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六册目次

柘軒集四卷詞一卷　（明）凌雲翰撰　清鈔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密菴詩稿五卷文稿五卷　（明）謝肅撰　明洪武三十一年刻本	一一一
清江貝先生文集三十卷詩集十卷詩餘一卷　（明）貝瓊撰　明洪武刻本	二二九
蘇平仲文集十六卷　（明）蘇伯衡撰　明正統七年黎諒刻本	四四七

柘軒集四卷詞一卷

（明）凌雲翰撰

清鈔本（四庫底本）

柘軒集四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凌雲翰撰。雲翰字彥翀、錢塘人。元至正十九年舉浙江鄉試。除平江路學正。不赴。洪武辛酉以薦授四川成都教授。坐貢舉乏人謫南荒以卒。事見歸田詩話。瞿宗吉與之最契。語必不誣。或以爲卒於官者誤也。所作詩文雜著散棄於家。至永樂中、其孫始編爲四卷。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雲翰學於陳衆仲、故其詩華而不爲靡、馳騁而不離乎軌。今案集有宣德中王羽序云、莆田陳衆仲提舉浙路儒學。政以文鳴於東南。程以文聲譽與之伯仲。柘軒汎掃程門、復承指授。其里人夏節作雲翰行述、亦云早遊鄒南程以文之門。是雲翰所師事者乃程以文而非陳旅、諸家所記甚明。彝尊之言未知何據。至謂其五言如陪祭作、七言如鬼獄圖、才情奔放不可羈靮。直可攀郁離之旗、摩青邱之壘。則評品頗當。於雲翰非溢量也。

不抄

柘軒先生文集序 乙抄

杭郡為宋故都前元盛時衣冠人物有宋遺風予生也晚前輩諸公恨不及識之惟柘軒凌先生與予衡齋叔祖為同年友至正間予侍叔祖於家塾先生來過見予所作課業亟加譽為予視先生為尊行而先生待以忘年交每以所作求正先生不吝於教誘掖獎勸之功居多自與先生別五十年矣宣德初自山後召還北京先生曾孫暹來見求為尊德堂製記蓋先生在日所蓄前代典籍甚富暹父敬與收藏無遺於所居作堂崇奉之可謂知所尊者矣今予告老

賜歸則先生所作若文若詩及諸雜著悉彙次成集矣暹以予受知先生處傳寫有所舛訛乞為校正且俾為之序予不敢辭因記先生存日所同遊者若大章徐公仲諲朱公光瑯張公景行莫公景元常公復初楊公等或以古文或以詞章或以經學擅名惟先生兼工諸作而又博學多聞自經史及諸子百家以至稗官小說靡不觀覽搜其秘而窮其奧採其華而摭其實故其見於制作諸體咸備不以一善成名豈區區淺學所能窺其涯涘哉矧又有賢孫曾能寶惜而珍藏之以貽後世知吾郡之有名儒之若是也豈非盛德之所致歟而如予者亦得以姓名附於卷者又何其幸之至歟

宣德五年歲在庚戌夏四月朔旦前

國子助教兼修

國史奉議大夫

周府右長史郡人後學瞿佑序

柘軒詩集錢唐貢士凌公彥翀所作也其詩諸體悉備莊敬而不褻和樂而不淫雖無刻苦龎密之工而平易典則皆其發乎情之自然有足觀者夫古今體格之高下與音響之盛衰雖云由乎其人然亦隨時以變賡歌之後一變而為雅頌之音其高不可尚矣再變而為蘇李曹劉之五言漢魏去古未遠也故其言猷足以羽翼乎虞周之盛晉宋以來沈佺期宋之問之流其風韻則趨而下矣李唐再變而有五七言律詩絶句歌行之雜其格度雖遺虞變之餘而音響之盛如李白杜子美渾涵汪洋法兼今古蓋卓然承乎千載之上者也他如王維高適岑參而下諸人之作皆號稱盛唐之音亦渢渢乎其盛矣自是而後雖高下各因其時而欲追逐李杜且不可得况虞周哉嗚呼滄海竭而江河不能為之自盈日月明而山川不能為之自晦治平之世而歎其音之不盛可乎凌公涵濡

國家道化日久而培植為有其本故其發而為詩宜其為治世之音也欤使其得以揖讓進退乎李杜高岑之間宜不必在弟子之列也夫古今之詩雖其盛衰高下之不齊然皆足以贍矣當時而傳誦於後世者若公之作吾知其傳于後也審矣詩總若干篇其孫宗載集於成帙凡若干卷以予有親交之好聞屬予序之予雖不識凌公嘗聞諸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觀公之詩知其為有德之君子也是為序

翰林侍　講兼脩國史慈溪陳敬宗書

原序

前段 後云

昔宋南渡僑寓錢唐五十年間詩書流津遠元〻統。

至元可謂極矣莆田陳衆仲提舉浙路儒政以明潔

精深之文鳴于東南程以文聲譽與之伯仲栢軒先

生汎標程門而獲親承指授家素饒裕典籍之富擬

於鄴侯且天分異常務學強記而尤潛心易理嘗領

鄉薦路梗阻試春闈行省授蘭亭書院山長不赴非

先生志也維揚朱仲誼於人慎許可得先生詩文讀

之每稱奇古遜納交也 不相識

聖朝更化尤重儒術首聘先生訓迪時則石林葉廣居

居仲始豐徐一夔大章會稽王裕好問同官者也王

謙自牧張呈光衡俞和子中宗杞授之楊明復初瞿

佑宗吉俞友仁文輔王正道子中張典行中方外者

簡易道泐季潭杞大璞仁一初相友者也資培既厚

發于辭章益無愧於古作者矣後陞成都郡庠教參

于宮羽比興切應府庠先生通同訓事翔望語

先聖畢會講堂側聞衆先生談論雅劇技咄詰咸根

理要在先生析衷居多今越去三十餘寒暑仰前賢之

年來與先生之道德恍猶昨日遇先生孫宗載持栢

軒文集見示復求予言嗚呼小子何能為役哉書先

生之有後而遺藁托有傳也姑述其行實所自隊

覽為役

是時

遇時同履歷之略繫于後簡庶幾覲者有可考而得之

先生姓凌諱雲翰字彥翀別號栢軒云

宣德元年夏五月五日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少卿後

學王羽述

錢唐凌先生行述

先生諱雲翰字彥翀生元至治癸亥歲家義安谷里
闤闠間以柘軒自號早遊黟南程公以文之門方學
博通經史潛心周孔之書處一室左圖右書講習其
間研幾極深嚴寒盛暑不輟維揚朱仲誼世號博聞
於人慎許可過而取其文讀之稱奇士遂定交至正
十九年己亥浙省以便宜開科取士登鄉試榜以道
梗不及赴都授紹興路蘭亭書院山長不赴教授姑
蘇之常熟高郵張氏兵起遂居吳興梅林村號避俗
翁

國朝洪武初建立學校招延文學老成經明行脩之
士訓迪生徒時則與教業居仲徐大章司訓王好問
瞿士衡莫景行何彥恭連同其事咸稱得人浙省參
政都陽周公伯溫扁其讀書處曰安易總制馬公參
政徐公接以賓禮與之唱和洪武辛酉以薦舉授
四川成都教授卒於官時洪武戊辰歲也配顧氏生
二子長鵬能世其家次鵠舉通經人材以母老乞歸
先生性詳雅和易強於記問飲酒不過多朋友至者
則必與傾倒盡歡雅善張呈元鄒俞和子中王謙自
牧宋杞授之楊明復初瞿佑宗吉俞友仁文輔王正
道士中張與行中方外若簡易道泐季潭琇大璞仁
一初及王景周毛起宗為詩文友進士沈新民葉貴
方質道宗等咸出其門先生之學本之六經以明道
參之史漢莊騷以為文題跋古今書畫考論評隲其
為詩詞賦情詠物纖縟穠麗而不失其正至今膾炙
人口傳誦不輟予幼從存齋瞿公得侍先生几杖見
其談笑敘論雖古今傳記稗官小說下至陰陽雜家
一切諸書莫不歷覽記誦今先生已歿四十年舊藁
再經兵燹所存者十不一二其孫文顯能不墜其業
命予至為邑庠弟子員教道從予間至其家報謝與
文顯昆仲挾及性善因出所存藁並輯於癸亥之歲
者共閱全評點竄不可盡識博至夫城別業將平地
積雪數尺門無雜賓推測文義補綴殘缺其間不能
無舛訛之譏乃次第詩文為若干卷命長子選繕寫
成帙俾藏于家以傳將來嗚呼世固有以詩文名世
及其身後遺文舊藁託之門生故吏期鋟梓以傳不
朽之名不幸厄於蠹鼠童孺水火者甚多孰孫如先
生有子若孫使手澤不磨其儀刑謦欬儼然如在復
加繕寫將垂不朽之譽于世後生末學於先生制作
之工拙不敢妄議今因凌氏之請姑書此于末簡候

知者為之序

永樂二十年歲在壬寅冬閏十二月望日鄉貢進士

同知壽春里生夏節拜手謹述

錫石抄栝軒詩集目録

第一卷

四言短句
扇面畫竹
四言長句
郭景諒畫
五言絶句
畫梅二首
四皓圖
雲松圖為吳以道賦
太白像
東坡像
宋復之所畫扇
兩竹畫扇
畫二首
為林子山題王叔明所作光山隱居圖
畫紅梅二首
俞文輔竹石
雲松觀瀑圖
竹枝二鳥圖

枯木立雀圖
鼠御蘆菔圖
墨竹扇面 二首
高士讀竹石
鉤勒竹爲沈景王賦 二首
畫扇 二首
題李淵之所藏裴日英翠竹黃花圖
爲李淵之題張師夔所作二圖
姚江放舟圖
琴
書
方季長紅梅翠竹二圖
劉伯倫像
李太白像
畫
漁村暮景圖
葉本蕃扇上竹石
無名圖
懸崖梅圖
鄭敬常畫扇

宋援之所作美人欠伸圖
楊妃春睡圖
海棠風燕圖
四景圖 四首
四鳥圖 四首
瀟湘八景圖爲錫參戎賦
瀟湘夜雨
遠浦歸帆
烟寺晚鐘
洞庭秋月
平沙落鴈
漁村夕照
山寺晴嵐
江天暮雪
俞文輔墨竹
扇面畫梅
梨花雨鳩圖
浦長源林亭遠岫圖
畫 二首
春望

剡西八景為開明空相寺僧華月江賦
鳥石臥雲
南軒進月
梅林退陰
竹窓抱秀
眺白鳬閣
淙清滌硯
雙桂秋芳
孤松曉翠
六言
畫 七首
高士謙墨竹 四首
畫梅
雙梅獨步圖
墨竹 三首
枯木竹石
七言絶句
林子山畫
春山趣遊
秋江意餘
沈思禮畫 二首
楊生溪居圖
閻仲彬墨菊
次徐總制韻 二首
孫生二畫
悅安圖
竹葉舟
破窯圖
并人馬履墨菊
春色
草堂圖
賈島推敲圖
西湖漁者
釣臺圖
訪唐丹崖留飲
為朱大理賦墨梅寫丹家意以大理明此故
求正云 四首
王本初小像
總司牛宴鄭都司以所和徐總制詩見示
因次其韻 二首

楊妃春睡圖 四首
觀奕圖為夏伯玑作
畫菜
畫
何秀恭觀奕圖
翠竹紅梅圖
青山白雲圖
江山高遠圖為馬篤平賦
為楊子東題竹石扇面
陳居中女獵圖
李思訓並騎圖
劉文質松溪小像
宋授之煙樾小休圖
沈禹圖
墨梅
畫紅梅
畫四首
畫扇面
龔翠巖所畫煎茶索句圖
畫二首
送宗禹慧公賦
九日前二日陳子善送酒并詩一絕因用其
韵以謝二首
雪中騎驢圖
沈焯扇上竹
宋復古畫
孔子送菊與周元亮先生因以詩索之
高士穗所畫烟竹
裘日英水墨蓮塘四禽圖
鼠銜蘆菔圖
墨梅
元日聯句
儆憲詩卷
為安道題墨竹
梁大用所作青松紅梅二畫
方季長所作梅竹
淵明像
畫
沈養性畫
鬼臘圖

渭川烟雨圖
牧牛圖
赤壁圖
滕王閣圖
裴日英墨菊
秋山漁隱圖為方仲敏賦
林子山詩意扇面
錢宗大扇
沈景玉題高士琪所作烟雨萬竿圖
高士謙竹石扇面
林子山畫菜上有蝸牛故及之
漁隱圖
杏花暮雨圖
畫魚
為揚復初題秋江歸棹圖仍次其韵
錢舜舉二菊
裴日英墨菊
邵汝舟畫
青山白雲圖
二仙圖

墨梅
方季長畫
芙蓉獅犬圖
劉耀卿雪景
墨梅
輞川別業詩意
松雪菊蘭蕙 二首
柯敬仲墨竹
馬虛中刻
鍾馗
王元章墨梅併次詩韵
吳以道扇
高士謙竹石
畫梅團扇
為潘晉之題忠孝圖
畫梅
為長卿題子昂畫白馬
倦繡圖
墨菊
王叔明畫次張一吳韵

竹石扇面
高林叢白頭翁
畫并序
柯　仲竹爲陳常仲賦
徐子方竹
徐希傑二色梅圖
松雲生爲周元亮作露華清曉圖同張一咲
方竹居俞紫芝題其上
李景中待月延桂圖
爲徐子方題徐熙杏花青鳥
方壺畫
王叔明爲芝塘俞子賢作山居圖子尚友堂攸
爲鄭敬常所得俾題其上
沈景玉畫
李廸猿
溪山才子圖
鷹
溪山圖爲張長司一中題
明辨之畫
贈沈山樵

畫雉
楊懋臣以紅墨梅二幅題贈趙秀貞
寒江獨釣圖
俞文輔墨菊
趙仲穆畫馬
梅月水仙圖
畫菜
爲沈竹窓題竹梅二圖
戊午元夕遇雨次莫景行韻
廬山圖
題梅用陸柳洲寄楊村居韻
畫蘭
吳孟文墨梅
吳孟文以古蠟箋畫梅團賦
吳孟文以白團扇畫梅同賦
溪居圖
二仙像二首
月娥扇面
陸本高鏡齋紅梅
群峯春曉圖贈王士貞之官三山

喬松雙鶴圖為俞仲和賦
畫梅 二首
桂城梅仙二圖 二首
序子華畫
盧伯膺寧木圖
畫梅 二首
海棠白頭翁鳥圖
高房山畫
詠海棠
三香圖 桂菊蘭
題竹并梅蘭圖
畫扇面
為方仲敏題白雲深處
溫日觀墨蒲萄 二首
秋林才子圖
鑑仲明上人畫
畫菜
詩意扇面
題墨菊有懷王士仲
墨菊為楊復初賦
梁日英寫紅梅翠竹
張師夔詩意圖
歲寒三友圖
莊子觀泉圖
宋授之遺墨
二喬觀兵書圖
豳風圖
行春圖
墨菊
忠孝圖
孟母斷機圖
張騫出使圖
柳塘春水圖
桂月凭闌
秋江雁陣圖
寒江釣雪圖
舜舉桃花 二首
詠長橋
梅仙圖
美人圖 二首

跨驢圖
秋江圖
次韻范石湖田園雜興詩六十首
春日十二首
晚春十二首
夏日十二首
秋日十二首
冬日十二首
蘭亭卷
墨梅
王太守馬圖
梅二首
虎溪三笑圖
槖駝圖
霜月梅
枯木竹石圖
二馬圖
芍藥圖
孟得名畫雪景寒鵝
次韻周公公輔避東陽東峴因其所述之實
而賦之二首
題白雲孫畫二首
集古句題蘇小小像
劉耀卿畫四首
畫四首
四時花鳥圖
謁仇山村墓追和張仲舉詩韵并序

第二卷

五言律詩

鑑湖八景為周復常賦
柳莊
桂林
蘭渚
瓜田
芙蓉巷
篔簹坡
按鶴亭
放魚池
劉松年詩意圖
舒嘯軒為陳經仲賦

贈寫真吳天碧
送王允迪
挽孔徽夫
送章環
怡雲軒為姚良賦
鳴鶴軒為徐文質賦
論詩次張行中韵
雙松軒為沈庶賦
悼王時明室張氏
柯敬仲枯木竹石
雪景卷
送沈欽叔屯粮苜蓿
題梅用張蛻菴寄楊村居韵
送羅宗敬
挽盧處士
宋授之春山隱居圖
贈醫僧胡碧天為高子威拮揮賦
挽徐書舍為四明王德脩賦
庚申歲八月十三日陪祭山川因懷諸友
是夜宿三一菴次余文輔題壁韵
悼吾子行道士
次俞子中病起韵

七言律詩

擬賦野無遺賢
西湖懷古次楊彥振韵
南山飛流亭
寄王彥強府倅三首
送清溪灝上人歸金華
碧梧生詩為馬伯庸賦
樵雲
蓼莪卷詩為王必先太守賦
栖鶴齋詩為丁彥一賦
雲樹圖
次徐總制浙江亭對柳詩韵
次無溫滿上人紀夢詩韵
送項庭初歸慈溪
挽鍾巖先生方直卿
草心軒為林子山賦
壬子秋屢次進士霖韵
贈道士毛啟宗

重過郴州次陸德陽韵
秋閨對月次桂彥良韵
愛日軒爲金華許景和賦
洪武壬子夏六月望日賁
追挽節孝周先生
送道士楊秋月赴京
題如山安上人詩卷
催雪次錢善長韵
送徐大年歸嚴陵
挽段禮庭
送劉本中歸海昌
杏軒爲倪伯温賦
吳山偉觀
溪山隱居圖
東郊勸農爲王彥必先賦
勸梅詩意圖
徐大參命作詩
錢唐十詠 并序
東海朝暾
西湖夜月
送謝鐵崖住祖庭
送王士瑞赴成均
送孫敬義還鄉
送於潛趙縣丞彥禮歸河南
停雲樓爲四明王德修賦
挽俞慎卿憲史
忠養堂爲張原善賦
松月齋爲張克敬賦
復鋒軒爲錢宗文賦
雲谷爲王彥常賦兼簡敬仲
九日遊吳山次韵
芳桂堂
來青堂
萬山窩
四顧菴
次張一中贈友詩韵
題莫景行隸書碑
贈陳惟銘北行
岳鄂王墓
青田山房

浙江秋濤
北關夜市
孤山霽雪
兩峯白雲
九里雲松
六橋烟柳
靈石樵歌
冷泉猿嘯
小桃源為朱賓天賦
挽王母散人沈氏
福源精舍為魏仲遠賦
喜晴次劉可與經歷韻
次楊仲弘宗陽對月韻
題葉伯政經歷水
寶州為莊上人賦
白雲為英上人賦
陳村起松石圖
白雲堆為胡元白上人賦
雲門草堂為徐彥鍾賦
素華內景為毛啟宗賦
繞湖漁隱
江山圖為傅德謙
挽沙子中進士
挽沈子齡
題先從主事薊丘山傳
商與淵水竹居
擬賦光子燈
撫松圖
元夕次陳尹子善韻
望雲圖
方外錢午峯書舍詩卷
分題得鍾山送沈明德
分題得秦淮送杜士能
送錢唐邑丞宋章甫
林先生素賦
題邦德新又新字說卷後
瑞竹杖詩
東園分題七業坡為王景周賦
柳氏慢娑卷
種菊卷為無錫錢子義賦

九月六日病起偶成
送詔使還京
送楊宗元分教海寧
思雲軒為羅師尚賦
遊孤山和靖祠
梆莊為會稽薛德明賦
松隱為唐景祥賦
送吳玉林分教富陽
上元會隱求俞紫芝先輩韵
悼王壺父自牧

真率齋詩為楊懋臣賦
悼黃氏父子次周元亮韵
贈筆工楊均顯
雙鶴軒為書詞衡賦
如存堂為程進瑊賦
送趙執中會試
送崔彥暉分教臨安
康雪庭上人用贈
東山書隱為鄭宗亘賦
萬竹軒詩為沈亮賦

送邦子理歸廬陵
湘湖草堂為貢文初賦
畫菜次朱仲謹韵
送連宏希遠
送潘璘文衡
送王明善
送沈仲名
雲卧樓為盧宗文賦
次韵張伯雨天一井閣詩
臘月見白牡丹為呂仲善長司賦

行素齋詩為韓性孜賦
暘谷軒為劉道明知事賦
靜養詩為德清知縣陳彥崇賦
雨香亭
丁巳午日忽憶乙未有作追錄之
布韈篇
悼王觀用賓
友恭堂為胡拱衡賦
五弦琴
南屏對雪宿簡公房次王子中韵

為吳以道題任梅翠竹圖
挽邵母李恭人
晚望
中秋對月次張行中韵
贈鐵符道人
鷄冠花
悉軒詩為上虞應信可賦
丁巳歲臘月二十日喜雪
聞鍾有感次余子仁韵二首
草庭為周元亮賦
悼融上人
清江文會詩為崔驛丞賦
孫仲文奉親圖
林德幽乃會稽陳維賢軒扁又號西疇因贈
詩兩中有懷次葉紫霞韵二首
鄭敬常求題畫像因用同姓八字讃之
蔵英軒為陳惟德賦
芍藥次王士中韵
白雲窓
己未端四後初以村居述懷及午日書事見示因次其韵
次韵周公輔進東陽東峴因其所述之實而賦之
送雲李昭為海昌訓導石翰
贈周思溫
贈潘茂華
菊隱為周子才賦
居間為濟人滿士中賦
題徐止善衣栽兒詩
贈周宗性純成教諭
林泉讀書圖為徐暫賦
題模範堂集雲軒
明遠夏氏求畫高耕夏日山居詩意
錢舜奉挑源圖
曾瑞卿所作山水圖
乙未午日次沈欽㭊韵
夏日書懷次沈欽㭊韵
五月二十日壽洪時中慶文周復初韵
望雲詩為常德新賦
拙菴為高仲和賦
胡敬衛瑤芝軒

美人圖
梅花消夢爲沈士欽賦
翠濤軒
集古句送鄭秀才赴京
遊虎跑泉次坡山韻
梅雪四律代張學徐樹陸平沉庶賦
擬賦挑燈杖五首
香奩八詠
黛眉翠色
香頰啼痕
金盆沐髮
月奩勻面
金錢卜歡
繡床凝思
花塵春跡
雲窗秋夢
雪中八詠次瞿宗古韻
雪梅
雪竹
雪柳
雪雀
雪鷹
雪獅
雪水
雪爐
雪湖八景次瞿宗古韻
鷲嶺雪峰
冷泉雪澗
巢居雪閣
南屏雪鐘
兩陵雪樵
斷橋雪棹
蘇堤雪柳
孤山雪梅

第三卷

五言長篇

七月朔壽徐大參五十韻
七月流火
萬孝子詩五十韻
顧定之墨竹

送葉繼善還三衢
丈八溝納凉圖
清凉詩為谷士源賦
悼王梅巖
送丁自南代祀嵩嶽還龍虎山
鄭生畫卷
畫
趙氏碧雲軒
題呂信夫傳
聽雪同張行中賦
雪山張行中索賦
清隱堂為徐清隱賦
思雲為松江褚伯嘉賦
送金井剛以傳奉赴京
胡拱衡峨嵋讀書圖
挽王士貞檢校
畫鶴
送刑部員外郎張時彥侍親歸永嘉
雲林書舍為靳夢文賦
南明軒為指南宗上人賦
為華子宜賦山隱
沈給事東園軒
半閑道人畫卷
雲林小隱為崔彥暉賦
靜齋詩為朱君玖賦
敬義齋詩為金華吳景暘賦
鄱陽王節婦詩
海暘子詩為李彥會賦
牧隱詩為李文昭賦
贈醫士沈士貞
悰雲軒圖為王子中題
聽湖軒圖為吳伯玘題
仙山訪隱圖
布穀篇
藥堂詩為吳伯玘賦
雪樵為吳江謝聘之賦
谷隱為鄭元諫賦
鴛鴦篇
寶軒為吳蕙善賦
報德詩為郝伯娌賦

送李守約
康上人畫二首
右雪隱玩梅
右南塢耕雲
送趙永貞改承德化縣以萬水千山路孤舟幾
日程為韵
春和許彥章檢校陪祭有作三十韵
南山紀事詩為楊復初賦
贈滿德庵
辛亥歲秋叢分韵得上字
雪竹軒圖為彭彥明賦
松雨齋為胡枤衡賦
竹居為張行中賦
蘭雪齋為沈德淳賦
送曾子貞歸廬陵侍親
畫菜二首
七言長句
洪武甲寅冬十二月祀岳王仁和知縣四明
陳子善先生夜宿祠下有作因次其韵
神湖上花朝春二月
景獻太子墨竹
布枝篇
贈朱仲誼之京師就其子啟文養
趙大年蘆雁圖
悼滄蟠
畫山水
畫馬為顧彥明賦
包山玩月次程宗吉韵
關山雪霽圖
郁常珍畫
畫梅
牧童畫
吳山對雪詩并序
美人折花圖
二美人圖
畫梅集杜句
送謝欽岩遊龍虎山
次張行中見寄韵并序
陳居中進馬圖
月軒為海昌張庚賦

花獵圖
鍾馗畫
望雲圖

第四卷 雜文
翰墨清事序
栫軒詩序
朱氏族譜序
和梅詩序
送沈新民還大學序
送金元甘之官分水序
送維揚顏伯琛序
送指揮胡公還平陽序 代
贈毋醫潘愷章序
贈世醫王敬叔序
贈卜師李適玄序
贈龍翔宮道士毛啟宗序
聽松軒記
志隱齋記
行素齋記
性齋記
葛母傳
吳山隱夫傳
說習齋說
白雲說
蘭皖記
拙民記
無心庵說
竹隱居士畫像贊 并序
莫隱居墓誌銘
張宗道墓銘

第五卷
張光弼草堂疏
仙林外方丈疏
重建觀音寶殿疏
重修復洞溪神霄雷壇疏
募像建真武菴疏
無能道人結草菴疏
沈谷華入道結菴疏
岳王廟化像修理塑馬疏
吳山東岳廟化鐵四太尉疏

鳴鶴遺音蘇武慢 并序
無俗念
木蘭花慢 賦白蓮　和宇文子貞韻
滿江紅 咏梨花島圃
蝶戀花 書莊爲夏景賢題
風入松 和日又陪初教韻
獅兒詞 賦梅　和抗山村韻
瑤華慢 賦雪
南南調定風波 賦翟寓〻傳
鳳凰臺上憶吹簫 賦鳳仙巻
沁園春 謝昆季隱居
木蘭花慢
風入松 壽羽仲和
一剪梅
浪淘沙

録完了
○柘軒集卷之一
明凌雲翰撰
○四言詩
○○扇面畫竹
故人清風集〻
在這里換頁抬頭接
連寫

柘軒集卷之一
○四言詩
○○扇面畫竹
故人清風美人明月胡爲來哉君子之節
四言長句
郭景謙畫
月中求天琴皷以和爰有君子于焉詠歌松風進清
石泉流響悟誰向雲入我遐想有道之裔姚夫林宗
假此圖畫像此從容雲月無窮松泉有待善幾勿鼓
爲境斯在
○○旭齋詩有叙
○○○旭齋劉景儀之自號也有昭明之義錢唐凌
雲翰爲之以詩云
九日爲旭羿不能射荒唐之言孰有知者旭日始旦
出自東方君子昭昭如彼朝陽以誠而傾類葵與藿
日入日出我息我作惟劉氏子志於高明爰有齋居
以旭自名日新又新用之弗匱其性以德其拙以偽
我作此詩惟明自貴孰傳草聖爲汝書之
○五言古詩

言絶句移前各門依一例移仿此

五言絶句

畫梅二首

老枝如屈鐵淡覺數苍新若露真消息能令大地春

吐花當暮景結實待芳風無限調和意都歸筆硯中

四皓圖

松下紫芝曲宮中鴻鵠歌誰知四皓去還比鄴侯多

松雪閒為吳以道賦

雲閑常盡日松老不知年甚似匡廬下閑尋待謫仙

太白像

正不吟秋浦如何謫夜郎尚疑顏色在落月滿空梁

東坡像

雨笠有時借雪堂從此閑眉山秋夜月清影在人間

宋授之所畫扇

樓擁千章木山橫一段雲夕陽遮不盡猶照白鷗群

雨竹扇面

月滿瀟湘浦移舟試一過如何今夜雨重聽竹枝歌

畫 二首

新居鑑湖曲爛熳藉花開苗得舟行路頻看載酒來

不是王猷宅如何竹樹幽山陰夜來雪有興也回舟

為林子山題王叔明所作黄山隱居圖

詩人頭未白又欲隱黄山好把無教意先傳滿世間

畫紅梅二首

江縣春光早紅梅却放遲是誰拈彩筆寫得向陽枝

林下藐姑射山中萼緑華駐顏無別藥一味服丹砂

俞文輔竹石

怪石玄雲立修篁翠雨垂雖非與可筆消得子瞻詩

雲松觀瀑圖

懸崖見飛瀑界破一天秋松密雲深處累居在上頭

竹枝二鳥圖

二鳥占叢竹喧啾春雨時朝陽有鳴鳳樓老碧梧枝

枯木立雀圖

木杪憐孤雀蓬蒿亦可依好於生處樂何用覓危機

鼠啣蘆菔圖

大倉多積粟任汝穴其間何事銜蘆菔生紅破一斑

墨竹扇面二首

剪得青鸞尾涼陰欠被分山風一披拂掃動石壇雲

山北多美竹不畏雪霜寒好共叢生桂移來月裡看

高士讀竹石

翠雨何曾濕蒼雲本自低湘山不可到轉覺望中迷

墨菊

誰寫鵝毛菊全開或半開霜華如許淫都向墨池來

鈎勒竹爲沈景王賦 二首

鈎勒筍篁葉渾疑雪壓枝全勝東光堂詩寫石榴皮

孤竹生來瘦揮毫欲動搖漫漫風月夜把像沈郎腰

畫扇 二首

氷潤秋光变鄉心在客船高樓見紅袖詩意寫樊川

三湖有佳處孤舟無定居秋風紈扇底歸興起鱸魚

題李淵之所藏某日英翠竹黃花圖 淵之乃我從姪之子也

翠竹閒旌節黃花老珮環玉閒秋夢斷帘上看南山

爲李淵之題張師夔所作二圖 二首

石好竹亦好昔丘到薊丘無端閒草木相與閒清幽

脩竹比君子好山如故人先生歸來里無復見清新

姚江放舟圖

一雨衆山綠姚江春水生雲林回首處方覺去舟輕

琴

膝上横焦尾何人識正音汾亭空有操不及杏壇吟

書

僧舍蘭亭帖■蕭郎取得還昭陵一片墨依舊出人間

方李長紅梅翠竹二圖 二首

江縣紅梅放雪中光滿春杏園消息近爲報探花人

爲愛新梢綠呼童覓護持他時霜雪操端是出墻枝

劉伯倫像

痛飮日採危朝容攘不知却嫌猶未達何鍤使人隨

李太白像

被酒出金鑾宮袍向未乾屋梁今夜月顏色夢回看

畫

白鶴行先遠追隨倦小童抱琴何用解倚杖聽松風

漁村暮景圖

鷗亂暮林近鱸魚肥秋水深江南無限好圖畫亦關心

葉本畵扇上竹石

石林春色晚老節有清芬待得兒孫長抽梢盡入雲

蕉石圖

石畔芭蕉葉經霜便不萎偶傳方子筆宜夏亦宜秋

懸崖梅圖

懸枝生筆底春色亂紛紛肯把孤高尾顛崖掃白雲

朝散常畫扇

遠峽連沙渚西風滿客船獨憐江上月今夜向人圓

宋投之所作美人欠伸圖

春日深宮靜閑觀女史箴倦來纔起立蝴蝶下庭心

宿作閑回

楊妃春睡圖

倦舞霓裳曲曾教枕畔閑可憐魂夢短不到蜀關西

海棠風燕圖

社日來双燕低徊拂畫簷海棠風不定誰為捲珠簾

四景圖四首

驢背馱詩去溪橋有路通花村茅店小春日酒旗風

偶看雲起處指點隔溪山莫問凉多少能令羽扇閑

遥山淡秋色捻被草堂分敲外涓々水流來半是雲

山村風雪夜犬吠有人歸不道梅花冷照灯挑竹扉

四鷹圖

曠野秋光肅蒼鷹先一群老拳猶健在挈遠幾重雲

錦架絛絛舊羈摩氣轉雄莫問狐兔盡飽食待秋風

飽颺飢則附物欲一天機會有長風便冲霄試一飛

主臂謀秋獮穿雲得羽毛特將獻

天子應不負微勞

○○瀟湘八景圖為緇參慈賦

瀟湘夜雨

巴山一夜雨剪燭話西牕何似瀟湘浦孤蓬宿大江

遠浦歸帆

江頭晚風急颯々片帆秋極浦蒼茫外何人獨倚樓

烟寺晚鐘

漠々長烟際鍾鳴寺已昏山僧歸去晚和月扣松門

洞庭秋月

月色秋逾好波澄影更深有人横鐵笛驚起老龍吟

平沙落鴈

相逐雲間侶翩々落遠沙晚風吹不斷叢此一行斜

漁村夕照

綠樹村々暗黃茅屋々低漁人貪落照晒網屋簷西

山市晴嵐

山氣不成雨晚晴人趂虛相逢盡相識大半是樵漁

江天暮雪

江樹晚模糊前村迷有無不須摩詰畫已似輞川圖

○○俞文輔墨竹

文同本進士家有篔簹谷所以俞省元胸中出淇澳

俞南畫梅

園前寫橫枝英華可含咀誰知江南春消盡人間暑

梨花雨鳩圖

年々寒食節院落梨花吐何處鵓鴣鳴紗窗夜來雨

浦長涼林平遠岫圖

余山千仭餘歷覧不盈尺壺中人未來烟霞日朝夕

畫二首

山雨忽開霽溪流遠亦壓時有濯纓人賞瑞看飛瀑

饑禽值游蜂款啄屢張口那知扶練見林間候之久

春望

西望北高峯南臨東海水不是登吳山那知春萬里

○日刻西八景為開明空相寺僧華月江賦 因年壬好同述

○○○為石臥雲

青天望玄雲萬古放不起妙勞一點頭已悟三生理

南軒進月

月到南軒外中庭可一方開門排放入滿室白毫光

梅林退陰

綠陰坐畫寒林深不知路予熟定何時山中雨如霧

竹窓把秀

三面逮高竹蒼凉畫亦送道人參玉版窓下說曹溪

眺白凭闌

凭闌見西山滿目青歷歷太白如可招三美無花笛

臨清滌硯

硯垢須頻滌何如只洗心纖塵渾不染頑石變黃金

雙桂秋芳

西方金粟身儼立雙林下給園無秋風布地知非假

孤松晚翠

歲晚歸來日蒼枝忽轉來神龍能護法日夜吼天風

○六言

石山室

種竹篇○六言

○○畫七首

尋源迸澗長柱倚扶斜陽未還橋下瀉々暮水和雲流出空山

春日村々花柳人家處々桑麻小艇却尋溪轉好山不用雲遮

小艇東去西去長江朝流暮流笑入蘆花深處清風明月億々

問訊南屏隱者草堂竹樹誰栽昨夜何時雨過山翁幾個飛來

長松落々千丈大廈渠々萬間庭哄樗材擁腫等閒空老深山

童子携餅沽酒僕夫汲水煎茶坐對青山相忘不妨終老烟霞

石上悠然獨坐空山誰與相親滿目長松流水安知不是佳賓

高士讀墨竹四首

陰深愈覺重疊翠濕何曾動搖靜裡試聽餘韻許來清勝芭蕉

○○右雨竹

画竹

新篁醉傍春晝長日移陰畫長一枕南薰破夢時聞粉郎吹香

右晴竹

紫極宮中暫宿黄陵廟下曾行一夜洞庭木落打窓都是秋聲

右風竹

天寒翠袖正薄月滿瓊枝又新祇恐鳳皇墨冷截筩吹轉陽春

右雪竹

○○画梅

亂插繁花晴昊不禁冷蕊疎枝江樹去々又發無數總是新詩

○○攜松獨步圖

高士清癯比鶴長松夭矯猶龍如在山陰道上經行萬壑千峯

○○墨竹（高士讀作王詩問王老學有題故三詩及之）

筆下篔簹有谷胸中清濁成川為問湖洲老可何如赤壁坡仙

山童偶敲茶臼野老閑敲竹枝明月不離襟袖好風都在蒲葵

墨君寫以老可石丈拜之米顛何似王維高遠一時詩画同傳

枯木竹石

脩篁美如君子古木秀似衰翁頗有米家石丈揮毫
正待雨宮
小幽室

桂芳写。
〇·七言絶句
〇〇林子山畫
8〇春山趣游
塞驢隨意踏蒼苔行到溪橋首重回想得山家春尚
半通墻桃李未全開
〇7〇秋江意釣
雨過磯頭流水香水深更放釣絲長分明一段江南
意帆葉蘆葦共夕陽
9〇沈思礼畫二首
漁在江湖樵在林相逢肯信有機心沙鷗尚未能忘
我飛過雲山不可尋
隔水樓臺映翠微山桃風暖欲花飛一溪春水深無
主却被詩人載得歸
〇〇揚生溪居圖
滿眼溪山畫圖開草玄亭子半荒苔如何紙寫漁家
意不及扁舟載酒來
〇〇閻仲彬墨菊
五本丹青不自誇戲拈禿筆寫秋花紙疑風雨重陽
日在訪柴桑處士家山

○○次徐總制韵二首
柳绕沙堤花绕城千门萬户賣春晴誰知畫戟凝香
處人與湖山一樣清
燕子来時花满城海棠梯雨半籠晴行人亂愛西湖
水流入官河也自清
○○孫生二画
○○○槐安圖
大槐為國竟如何夢境渾如世事多老我久無名利
念吹春行蟻上南柯
竹葉舟
長安流落嘆途窮一葉帰舟便向東尺尺圖中能縮
地瓢疑山叟是壺公
○○破窰圖
日暮帰来雪已深破窰無荼夜沉沉誰知櫳盡寒爐
火煉出經綸一片心
并人易履墨蘭
寫到黃花韵更高墨池秋水染鵞毛幽香一掬誰分
得知是并州快剪刀
春色
寒不能生暖不消融融轉覺望中遥東皇富貴誰能
識不把黃金鑄柳條
草堂圖
錦江玉壘入霜毫亦有人家蔭白茅道是草堂元未
住秋因梅柳是西郊
賈島推敲圖
蹇驢随處恣逍遥京兆相逢即定交看取古人三百
首工夫元不在推敲
西湖漁者
家住錢唐西子湖釣竿嬾度拂珊瑚扁舟載月帰来
晚不覺全身入画圖
○○釣臺圖
夷叟真為百世師先生高節亦如之只將正脉兼須
意九鼎分明重一絲
訪唐丹崖留飲
故人相見話襟期草草杯盤近午時莫道趙鄉風味
薄杏膠如蜜菜如絲
為朱大理賦墨梅寫丹家意以大理明此故
求正云四首
到畫群陰見一陽千花萬藥總包藏筆頭會得先天
意寫出寒花朵朵香

知白全貧守黑功一花使與萬卷同壽知玉光翻身
廢春滿乾坤六〻宮
雨熟金丸萬〻株黄中通理及肌膚此花自是真鉛
汞卻倩仙毫作藥爐
真水元從火裏來等閑相通即胚胎檀心玉藥分明
見莫作黄芽白雪猜

玉本初小像

童子穿雲得紫芝仙翁倚杖聽黄鸝香風雨袖歸來
晚丘是松花落粉時

總司牛憲鄭都司以所和徐紀判詩見示因

次其韵二首

梅子黄時雨氣凉金爐不斷爇沉香座中總是朝天
客曾醉
君門白玉觴
水晶簾捲午風凉薔薇花開樹〻香獨有總戎偏好
客挺傾江海入壺觴

楊妃春睡圖

天生禍水減笑精能使君王萬乘輕不獨昭陽有飛
燕玉環沉醉在華清
沉香亭北好風光春色無端屬海棠縱使胭脂變成
雪莫教一片到漁陽
溫泉浴罷力猶疲睡足春風總不知香冷馬嵬坡下　亦作馬嵬
土令人愁誦北征詩
三十六宮春晝長楊花撲帳晚生香美人畢竟成黄
土不及嬰丫識玉皇

觀奕圖爲夏伯玘作

春雨春風長紫芝山中日月自推移斧柯爛在松陰
下知換人間幾局棋

畫菜

風露含滋扶土膏肥甘淳不讓溪毛芹青銳得田園
意艳勝春前蒂雪挑

画

山風吹瀑濺寒雲雞犬逢聞路不分松下仙翁清似
鶴抱琴歸去禮茅君

何彥恭觀奕圖

山風吹日晝陰〻幾見松花落遠林總使棋枰能換
世仙人那得有機心

翠竹紅梅圖

倚脓仙人跨翠鸞御風來月下瑤壇畫圖誰爲開生
面興寄宮共歲寒

青山白雲圖
柴門無逕小橋低綠樹陰陰雨後齋却笑白雲閒不
得也隨流水過溪西
江山高遠圖為馬思章賦
萬里江山萬里舟烟雲竹樹遠相繆何人寫出無窮
意似記當年太史游
為楊子東題竹石扇面
欲羅南風解慍詩含毫長想鳳來儀明時又見簫韶
作留取蒼崖碧玉枝
陳居中女獵圖
獵事應難屬女工院人名畫說居中峨眉狐貉唐宮
婦逐鹿何曾用角弓
李思訓並騎圖
美人如玉馬如雲恢却開元萬乘君不偶班姬持輦
意畫師空說李將軍
劉文哲松溪小像
為聽松風直過溪長琴分與小童攜白雲不隔天台
路千樹萬花一鳥啼
宋竣之鍾馗小妹圖
戲搖嬰兒當貫魚小妹傳肩守寒初莫道丹青皆一
笑人間物物是苞苴
洗馬圖
會冰戲槊度交河天馬誰能更作歌却憶少陵詩思
好亂蟬鳴處晚涼多
墨梅
兩蕊三花便可人分明筆底有陽春平生一點和羹
意不到中書未是真
畫紅梅
漫傳丹桂冠西風文彩重教下筆同誰信歲寒冰雪
後花中還有狀元紅
畫四首
溪山花柳鬭清妍幾度春來放酒船畫裡生綃無一
尺為誰展畫白鷗天
扁舟與客共遨遊風月無邊入彩毫長為江山增感
慨後前兩賦類莊騷
柳陰樓閣又清和拂晚薰風入畫羅女伴相呼知有
約水邊亭子看新荷
山寺風烟一半遮水香知是落松花青鞋布襪曾來
往不記雲門與若耶
畫扇面

青天飛鶴挪鳴驚萬里橋頭杜甫情何似含歡紈扇
裡一聯詩句却無穀

覺翠巖所画煎茶索句圖

玉川和靖總清標煮茗吟梅共寂寥時世不同人物
似正知雲裡見芭蕉

畫二首

雲白山青萬古春桃花屋底讀書人扁舟忽有東來
客笑指飛流得句新

閒裡琴書白日長峰花相接水花香橋東信馬吟詩
客不是若耶遊冶郎

遣康為慧公賦

著意節原莫外求隨波逐浪是凡流滔滔一句誰能
識又在曹溪最上頭

九日前二日陳子善送酒并詩一絶因用其
韵以謝二首

秋叢繞舍鑄無緣九日風光不稱貧誰信柴桑千載
後東籬重見白衣人

青州從事殺名重過我蓬门不厭貧白菊花前上弦
月會須對飲作三人

雪中騎驢圖

山僻寒肩覓句勞蹇驢衝雪尚逍遙野橋護通閒清
思不及袁安卧亂高

沈炼扇上竹

昔人種竹繞東村雨後曾看長子孫春夢覺來紈扇
在曉風涼月畫銷魂

宋復古画

老知書画益人多奈此無情歲月何欲識營丘平淡
意高堂秉燭看嵯峨

孔子送菊與周元亮先生因以詩索之

秋風籬落徒徘徊那得黄花大似杯誰送草庭三四
朵可能分寄一枝來

高士撫竹畫烟竹

江上秋陰生暮寒平林渾似老年看九疑之上雲深
處更得詩人眼界寬

裴日英水墨蓬海四翁圖

香銷太液錦堂空長使詩人憶漢宮青鳥不來仙仗
遠露盤無力倚秋風

鼠衡蘆菔圖

學圃經年不惮勞野人生意滿東皋種來蘆菔從教
與懶用隨身却鼠刀

墨梅
姑射仙人氷雪肌夜來明月訪瑤池自憐綽約誰能見却被龍香道士知

元夕聯句
過雨天街月色新樓臺燈火照陽春盡誇樍有諸公子總是東風得意人

傲窓詩卷
偶向南窓倚暮秋寄情寧復傲公侯誰知容膝無多地高似元龍百尺樓

為安道題墨竹
何事清風滿剡溪依玕長得與雲齊此君若得王猷見興盡應須為品題

梁大用所作青松紅梅二畫 二首
仙館長松老更奇道門曾見出偏枝誰傳月下蛟龍影應有風雷起硯池
占得魁名即賜緋調羹心事尚依〻玉堂別有如椽筆〻吏待春風為發揮

方季長所作梅竹 二首 方號竹墅
竹裡梅花巧耐寒正如紅袖倚闌干詩翁傳得春風面曾在家山別墅看

竹傳唐帖悞鈎法梅效徐家沒骨圖誰道茂林春已暮不知春色在西湖

淵明像
兩晋文章在此翁陽秋都寄杖藜中詩人祇寫歸來意不道閑情似國風

畫
草堂築得傍林丘溪友相過即放舟剩愛白雲如畫意終朝長在碧山頭

沈養性畫
長虹如瀑牖如山萬竹深藏屋數間應半秋殺最堪聽把琴來此不須還

鬼獵圖
飛鷹走狗徧山坡狐兔全驅入網羅不有唐家鍾進士人間魑魅更應多
誰道龍翁作鬼雄形容彷彿記唐宮山林川澤今無此轉憶先生鑄鼎功
虛耗雖除若羽毛開元天子賜藍袍空令鬼物持戟跪不曾雄孤向塞嗥

渭川烟雨圖
渭川曾見竹青〻和雨和烟晝杳冥不似九疑雲霧

隔空款瑤瑟怨湘靈

牧牛圖

桃林地僻奈牛何此日周王已止戈芳草平原春萬
里牧童能唱太平歌

赤壁圖

江水東流赤壁孤曹瞞曾此戰周瑜山川不逐英雄
去卻為坡仙入畫圖

滕王閣

畫棟朱簾雲雨間朝看南浦暮西山風帆不送詩人
到高閣臨江亦等閑

裴日英墨菊

披圖便欲醉秋光映竹坐花似有香昨日山中新酒
熟先生閉戶作重陽

秋山漁影圖為方仲勳賦

秋色都從點染成白雲紅樹故山情溪漁釣得歸來
後卧聽松窓瀑布聲

林子山詩意扇面

門前春水碧如苔不見鷗來見鶴來翻憶斷橋曾渙
渡滿身花雨送舟回

錢宗文扇

吳淞江上見秋風水色山光下筆同聞道四腮鱸最
美幾時歸去作漁翁

為沈景玉題高士鑄所作煙雨萬竿圖 沈號木林

影薄猶疑翠袖寒東林日暮憶曾看渭川千畝誰能
寫煙雨空濛千萬竿山

高士鑄竹石扇面

何處參差舞翠鸞瑤臺明鏡上雲端如今織女支機
石也被姮娥借得看

林子山畫菜上有蝸牛故及之

曉畦春雨細如毛菜本青肥扶土膏葉底蝸牛曾濕
久詩人猶歎判升高

漁隱圖

漁者雖多屬款難稀溪行彿到嚴灘東都名教西周
業不枉人間把釣竿

為作暮雨 杏花暮雨圖

杏花庭院暮寒多酒醒其如客思何併識燒殘猶覓
句不知春雨濕漁蓑

畫魚

誰寫群魚入畫圖相忘渾似在江湖詩人忽作豐年
夢還有宣王考牧無

為楊復初題秋江歸棹圖仍次其韻
不為蓴鱸若憶歸緇塵惟恐上人衣欲知此日思親
意長似征帆帶雨飛
錢舜舉二菊 二首
露華如酒曉淋漓醉色和秋上別枝若使羅虬重有
作此花端合比紅兒
畫道兩施顏玉環多因醉裡認容顏館娃宮與華清
似都在秋風十二鬟
裴日英墨菊
濃墨淋漓寫折枝使從帝上見東籬玉堦分得南陽
水一夜秋香滿硯池
鄧汝舟畫
童子言師去未還採芝多在白雲間誰知流水桃花
外更有高人臥碧山
青山白雲圖
何處青山無白雲每來松頂便氤氳兒童不識飛揚
意剛道摩霄是鶴群
二仙圖
松枯石爛自春秋進入依然盡在流要覺仙人忘世
慮未應鍾呂勝巢由

墨梅
每愛高人楊補之小窗橫幅寫疎枝繁花亂棹當晴
昊勝似黄昏月上時
方季長畫
家山移在畫圖間桑柘連村水一灣知是方干高隱
處白雲長為鎖柴關
芙蓉獅犬圖
太液芙蓉秋苑深閒看嬰犬吠苍除蔡髮寫出忠君
意未必丹青識此心
劉耀卿雪景
徒步尋梅遠未還無端詩思滿溪山洛陽更有多風
雪獨有高人晝掩關
墨梅
客裡儀驚歲又殘燕山十月雪霏寒江南驛使無消
息却把春光帝上看
輞川別業詩意
夏木軒窗瞰水田黄鸝白鷺總堪憐那知詩到無聲
處能使高人憶輞川
松雪翁蘭蕙 二首
轉露花疎更作叢深林空谷自春風王孫去後多芳

華零落餘香繡幕中
筆轉光風百里餘吳興畫法究如書妻凉九辨無人
誦空憶中庭雪霽初
柯敬仲墨竹
閒詔曾見寫來傳四筍蒼梧又一時寫出竹枝欲外
意楚雲湘水不勝悲
馬虚中剡溪圖
清興都生眺望問放舟溪上又空遥遥人筆底天機
熟畫把雲山變雪山
雖春交情不可逐如何興畫使空歸詩翁倘寫胸中
趣皆道溪山有是非
鍾馗
揶揄風轉不多寒薄雪初消路未乾應笑舞翁珠髮
鑠也隨春色上長安
王元章墨梅併次詩韵
山陰陳迹老莓苔為探梅花踏雪來傳得一枝溪上
景眼明相見亦驚猜
吳以道扇
清溪雨過曉漁蓑倒坐船頭逸興多只有好山看不
厭又隨圖画入輕羅
郭晴八難
高士棲竹石
秋色分毫待客揮雲根烟篠巧相依夢回記得吹笙
處倒跨青鸞月下歸
畫梅扇
剡藤湘竹付良工撲蝶輕羅巧与同雖向炎天寫梅
蘂仁風都在動搖中
為潘晉之題忠孝圖
石畔葵萱總菊花黃金杯側注丹砂艾宣筆意誰傳
得孝子忠臣在一家
画梅
卷縱繁時影亦疏瑶臺和月夜糢糊何人識得春風
面收拾餘香入画圖
為夏節題子昂画白馬
十二天閑爛錦雲世人争羨五花文吳門匹練兵興
筆一出能空冀北群
倦繡圖
纂組猶然善女功倦容誰為寫東風空知想像唐宮
事繡出楊家一捻紅
墨菊
驚毛會得墨淋漓香滿秋風洗硯池画法若從書法

入趙昌應也學羲之
王紳明畫次張一笑韵
高人自是愛林泉每向山中枕石眠今日偶然溪上
去松風吹轉櫓頭船
竹石扇面
雨細珊瑚晚未乾秋聲一葉滿雨闌何人手把青鸞
尾掃退浮雲看廣寒
畫棘叢白頭翁
鳥中亦有白頭翁底事甘棲向棘叢不道朝陽孤鳳
好飛鳴原只在梧桐

〇〇畫 并序
〇〇〇高謙士謙為予作枯木竹石并題其上余遍
索交遊得十四人終之以余詩凡十六首二
畫共三十二首披圖則存沒如見展卷篤友
道云張昱光弼則廬陵人也王裕如問陳樺
宗亮則山陰人也宋謹仲謹則維陽人也韋
師孟李醇則嚴陵人也浦長源則易吳人也
周昉元亮則新城人也張與行中則常熟人
也王立本宗則金華人也王謙自牧楊明復
初俞友仁文輔王正道子中萬根文達則皆

錢唐人也洪武丁巳秋八月初吉題
枯樹婆娑近竹叢欲將心事托春風江南庾信今頭
白不為愁多賦未工
抱畫求題莫厭頻好詩比竹更清新坐來不待風敲
戶滿眼相看是故人
柯敬仲竹為陳常仲賦
奎章閣下日談經曾寫幽姿上御屏雲暗蒼梧清淡
畫空教瑤瑟怨湘靈
〇〇徐子方竹
〇〇〇昌化縣訓導章景文以圖經事至杭事竣將
道子方寫竹以贈吾友周元亮俾題其上
竹竹曾聞寫汗青先生又復理圖經故人贈竹緣何
事要使清風滿笛庭
徐布除二色梅圖二首
酒痕暈透雪肌膚紅影春園見一株好似石家金谷
裡戲將如意擊珊瑚
疎影曾看上薄紗揮毫落筆便橫斜驪珠一顆難摸
得散作東風滿樹花
松雲生為周元亮作露華清曉圖同張一笑方
竹居俞紫芝題其上

愛菊淵明後軒閒瀟溪孫子児能文露華清曉凉如
許湿却松門一段雲
李景中待月延桂圖
閒倚西風月未生露凉特覺桂香清詩成月在桂茶
上峡景如何画得成
為徐子方題徐熙李花青鳥
春色多紅閑别枝寫生誰復似徐熙露華不在金莖
上青鳥飛來也自疑
方方壺画
畫到方壺思不群亂山佳處屋平多溪頭艇子如梭
大只許先生載白雲
王竹明為芝塘俞子賢作山居圖于尚友堂後
為邦欽常所得俾題其上
画抱交遊迹已陳西莊依舊鎖松筠也知谷口烟霞
趣造物應留待子真
沈景玉画
雲壓春山遠更低心知是画意空迷林間亭子無人
到兩脚垂、欲度溪
李地梅
抱子攀蘿過别枝滿身松露濕金縷今來不復聞清
嘯把燭觀圖有所思
溪山才子圖
曲折清溪有路通吟詩驢背任西東披圖記得經行
處人在千山萬木中
鶻
椅木凡鳥不言巧狡兔妖狐穴未空回顧激昂如有
待平原昨夜起秋風
溪山圖為張長司一中題
西塞山明碧玉如桃花流水稱舟居玄真心事非張、
翰不為鱸魚為鱖魚
明辨之畫
雲林山腰晚更奇高人應不愧王維釣緑收起船頭
坐看到風波欲定時
贈沈山樵
建炊雄覽賦中閒別有山樵管白雲能為蒼生作霖
雨道人應不愧休文
畫雉
萱草荒蒿石漸低薰風庭院午時雞偶因元日同觀
畫笑飲屠蘇為君題
楊懋臣以紅墨梅二幅贈彥真命題其上二首

珊瑚擊碎冷無枝散作珠花點々明遠寄餘音溪上
去春風百里故人情
人到英溪識浚儀寒窗索句重相思江空歲晚無芳
艸聊折瓊瑤贈一枝

寒江獨釣圖

詩畫雖許爲與從敘無敘有巧相併寒江釣雪何人
筆得句真如柳々州

俞文輔墨菊

閒色幽花却耐看墨香和露不曾乾槐家池館如栽
得換作秋風小牡丹

趙仲穆畫馬

吳興自得曹韓法父子丹青更一家神駿按圖猶不
識空令天馬涉流沙

梅月水仙圖

形影相看態更真花中人是月中人丹青想像驚鴻
態不及思王賦洛神

畫菜二首

寒士須嘗百苑叠異教此色到群葵鹽梅不入和羹
用空使君王薦蔡齊
一林生紅着土酥曾同荻菜付庖廚先生砍補冰壺
得珠如時々看畫圖

爲沈竹窓題竹梅二圖

生平何人寫墨君翠痕餘處白紛々翔疑手把孤鸞
尾掃出南山一段雲
尋參曾記歷山坡年後如何却厭多猶有小窓橫幅
在空將老眼重摩挲

戊午元夕遇雨次真景行韻二首

張燈祇許到更闌縱有笙歌懶作歡空憶舊時明月
色連宵還恨不曾看
門々種樹翠成叢準擬元宵映綠棚遊興不因風雨
沮在窓閒却插書燈

廬山圖

夢裡廬山亦偶然披圖重見意猶憐白雲萬頃松千
個看得人間李謫仙

馬麟長春蝶并楊大台撲蝶圖二小幅成一卷

蝶繞花飛春事無扇羅又見內家妹昆蟲草木端平
畫不是豳風七月圖

枯林墨蕙

轉蕙光風百里餘空庭曾見雪消初數叢一發誰能
寫筆法渾如貝葉書

僧月海蘭蕙

光風轉蕙汎崇蘭墨潤滓，疑露未乾春色祖來渾似
海棠留清影月中看

畫 二首

君去還留我醉時東坡解道謫仙詩百年粉素消磨
盡猶有山花一兩枝

誰寫江村楓樹林草堂知有客相尋野船恰得輕如
葉秋水今朝五尺深

五花馬圖

八尺烏騅款五花按圖一見重咨嗟何人筆底疲風
雨驛使神龍起渥洼

張復初松下垂釣圖

春雨朝朝長綠波桃花時節鱖魚多遙知松下投竿〻
者定是當年老志和

徐陵墨梅

畫道徐熙似趙昌墨花有韻却無香詩人又動揚州
興春色真疑到玉堂

扇面山水

漢把重山曲〻通野航長得載詩翁舊時紈扇丹青
在不入涼風篋笥中

俞碧岩畫紫菊

菊有黃花秋滿籬誰看紫艷半開時碧岩多得研硃
露偶出無殺趙瑕詩

戊午七月六日書事二首

徒步尋僧豈得每逢門不接便遭猖炎天赤日宜來
與笑殺山陰王子猷

伏日殊無可興乘故誤儒里重尋僧恭爪不辭留住
客笑殺成都杜少陵

釣魚圖

衣食全家寄一絲人間榮辱曾知否醉篷底高歌
起正是鱸魚上釣時

洛神圖

子建才名托楚辭爲同留枕寄相思泱〻洛水情無
底誰見驚鴻照影時

画

欲向春山訪隱君野橋行過路紛〻上方樓閣應無
數留與閒僧臥白雲

為趙玘題高士攜墨竹

公子翩〻也自佳從人寫竹寫幽懷只今有酒誰澆
筆能使清風到小齋

姚伯和所藏五馬圖

識得驊黃不在毛天機流出付霜毫使君五馬行春處猶憶城西看小桃

墨梅

繞見花間似見春江空歲晚寄何人芳香只恐有消歇憑仗金壺墨寫真

畫紅梅

本到深時花欲無桃腮太俗杏粧麤孤山別有春風面消得徐熙潑骨圖

洛神圖

精游滿湖未言之羅襪凌波不自持畢竟形容何所似玉芙蓉在碧琉璃

間得中畫

杖頭驢背又敲吟君出深山我入林邂逅不須交一語春來花鳥總關心

吳孟文水影月香圖二首

却因清淺見橫斜水是湖灣影是花猶有吳生能寫得不須重到老逋家

欲知浮動逆黃昏風有清香月有痕認得玉妃真面目縞衣無復在獻门

題梅用陳柳洲寄揚村居韻

數枝閑傍石橋西縱有寒香蝶不栖何似南山千百樹梨花深處路都迷

畫蘭二首

蕙蕙芳草空無數惆悵王孫去不歸何似畫蘭相作佩也勝遊子芰荷衣

深林倚罷恐消歇故假人間青沐容忽見一叢崖石上動搖渾似泛光風

吳孟文墨梅

吳生妙絕寫墻盂不向水紙寄墨痕恰得笑天見梅桑桃江知有李重源

吳孟文以古流笺畫梅因賦

舊笺新墨未曾乾如何黃昏月下閑不足一枝斜更好令人喚作蠟花看

吳孟文以白團扇畫梅因賦

海波寒浸玉嬋娟勻引清風入座隅借得詩人掌鯨手驪龍頷下摘明珠

溪居圖

水上風來春氣生依然窗戶有棋聲桃花不隔仙源路應使秦人見太平

二仙像 二首

一拐隨身四海閒斂鋒久暗七星文等閒磨礪光芒
出劃斷青天萬里雲　鐵拐

似醉如癡不顧身誰知一一露天真靈臺便是中秋
月養就蟾蜍白勝銀　風僧

月娥扇面

靈藥當年悔一偷海天空度幾春秋涼飆又改班姬
扇莫道嫦娥不解愁

陸本高鏡臺紅梅

要將明鏡別妍媸想業應看祗自疑紅艷一枝誰為
寫侍閒人在影娥池

群峯春曉圖贈王古貞之官三山

唱徹陽關酒未闌渭城朝雨別離難三山春色多於
都總在王維畫裡看

喬松叟鶴圖為俞仲和賦

一個長松兩鶴棲上頭不許子規啼仙翁應在春山
裡丹井雲多路更迷

畫梅二首

詩到無聲也自奇眼明窗下見疎枝江南四月實〻
雨空憶曹瞞止渴時

每愛多才賦洛神凌波曾見襪生塵誰知更有梅兄
在消得思王一寫真

桂娥梅仙二圖 二首

金粟平鋪滿樹頭畫闌西畔月如鈎風鬟霧鬢歸來
晚折得天香總是秋

倚樹仙人是阿誰雪膚花貌總參差恐驚青鳥枝頭
夢玉笛拈來不敢吹

唐子華畫

我識吳興唐子華丹青一出便名家抱琴童僕隨驢
去山縣今朝早放衙

盧伯庸宰木圖

桃李家山春欲無孝堂留得望西湖墓門宰木今如
許惆悵臨風展畫圖

畫梅二首

墨作南枝卻耐看北枝何似怯餘寒詩人不用勞匡
剔閑到春來總一般

飛來峰下雪垂垂近水人家玉兩枝燕子春寒來不
得卻教鴻雁見開時

海棠白頭翁鳥圖

細雨墻邊憶舊遊海棠紅濕雨初收春禽似識文園

今也向春前哭白頭

高房山畫

尚書京口住經年每寫雲山出自然此幅得來如有意虹光曾射米家船

詠海棠

春色三分已二分海棠紅軟半深雲銀紅休照東風樹愁殺揚州杜使君

三香圖 桂菊蘭

淮山影澤與沅湘幾度紆行攬衆芳夢覺廣寒環珮遠却將吟筆寫秋香

題竹并梅蘭圖 二首

賣珠不惜買芳春山暮天寒翠袖新竹外一枝誰貌得分明空谷見佳人

江上寒梅已報春幽蘭還與鬬清新纖毫解把明珠贈信有湘皋解佩人

畫扇面 二首

阿母蟠桃花又紅七香車下五雲中群仙奏罷霓裳曲春滿瑤臺第一宮

萬戶千門錦繡堆沉香亭北看花開真妃睡足初妝起更待君王玉輦來

為方仲敏題白雲深處

千山萬水入登臨犬吠雞鳴杳莫尋試問白雲深幾許仙家更在白雲深

溫日觀墨蒲萄 二首

風飄霧洒一棚秋路入滄江憶舊遊憑仗金壺翻墨汁光神脫次有涼州

天風動地拂蒼髯摇落驪龍頷下珠一斗竟須澆渴吻道人從此不醍醐

秋林才子圖

木落山林秋滿天蹇驢背上聳吟肩滿擕鄭綮曾如此况是襄陽孟浩然

鎦仲明上人畫

老拜曾隱虎跑泉筆底山林似巨然此是太平真氣象家家茅屋起炊烟

畫菜

誰寫春菘入畫圖惜如桃得付庖廚此根咬得知滋味方是人間士大夫

詩意扇面

採藥仙人去未還偶逢童子問松間何人解寫雲山意不放青團扇影閒

題墨菊有懷王士中

採菊東籬事已非按圖長是惜芳菲西齋賸有墨蹲
酒惆悵何由見白衣

墨菊為楊復初賦

黄花豹與墨花同一洗人間萬卉空不許陶潜都占
斷守玄聊且欸揚雄

衆日妾寫紅梅翠竹

空谷佳人翠袖單紅顏長是怯天寒河東邂逅緋衣
子寫作珠苍竹裏看

張師夔思意圖

花木禪房常建詩吳興曾為寫幽姿龍溪漁子天機
熟見畫令人憶舊時

歲寒三友圖

歲暮天寒雪四垂竹邊松下出斜枝似人又向圖中
見方信山陰有戴逵

莊子觀衆圖

秋水成河灌百川濠梁何必更觀衆欲知無限逍遥
意總在南華第一篇

宋挍之遺墨

宋玉多才賦逍遥曾拈彩筆寫清秋西風吹斷南州
夢斷翠闈舊錢是愁

二喬觀兵書圖

不為帥倫不動心肯教銅雀鎖春深書中便識孫吳
意何似同觀女史箴

幽風圖

蚕月條桑為蘋緑蘩揚納稼應天時欲知王業艱難
處盡在幽風七月詩

行春圖

野橋村店見青旗玉勒雕鞍且復馳十日春光濃似
酒等閑閒畫小桃枝

墨菊

淋漓濃墨染香雲秋色秋光捉不分醉眼只疑烏帽
落令人重憶孟參軍

忠孝圖

葵藿傾心向太陽董尽樹背在高堂忠臣孝子如佳
卉遠伏母青為萱揚

孟母斷機圖

慈顔教子意何如直至三遷始定居一自寒機初斷
後經綸都在七篇書

張騫出使圖

浸從西域見流沙八月虛回奉使槎天上白榆那可
摘歸時只得帶榴花

柳塘春水圖

楊柳池塘春晝遲畫船猶記聽黃鸝飛花又逐東流
去消盡年光總不知

桂月凭闌

銀屏深掩燭燒殘金粟枝頭玉露寒陣陣西風吹不
斷肯教閒却畫闌干

秋江雁陣圖

江流東去雁南翔波影涵秋一兩行不得平沙觀落
處便從圖畫認瀟湘

寒江釣雪圖

風滿空江雪滿舟一竿收雨[illegible]人猶釣絲更放長三
尺不信寒魚不上鉤

舜峯桃花二首

花開記得滿金池一片枝頭不受吹十萬人家春似
海瑤笙誰向月中歸　照前式

晴日蒸紅爛若霞一枝如影傑定沙去年花裡尋詩
處錯認溪橋賣酒家

詠長橋

飛梁壓水跨虹腰知是吳江第一橋安得鱸魚共樽〃
酒垂虹亭上醉三高

梅仙圖

曾向松林夢美人雪膚花貌認來真一聲橫玉驚么
鳳枝北枝南總是春

美人圖二首

白玉搔頭壓髻雲困人天氣覺來遲簾前一任楊花
過〃惜春織不畫眉

淵明提筆賦閒情託物如何寫得成欲識春風無限
意櫻桃花下背人行

踏驢圖

曾見洪崖降雪圖更無田野正模糊何如驢背馱詩
去滿岸橋頭酒可沽

秋江圖

極目滄浪快翠微釣船初放客船歸漁歌一曲長煙
外驚起沙鷗傍樹飛

○○次韻范石湖田園雜興詩六十首并序

○○○予素有田園之趣每見范石湖雜興詩欲盡和
之未能也丁未歲隱居于苕溪之梅林村感興
時并事固景集不能無動於中於是取石湖詩

前盡和之以俟諸童子庶寓山歌野曲之意覺
者必有以知予志之所存焉，俗箭識

不西室

春日十二首

疏總屠聲似雨聲曉窗援筆書詩成東風消盡門前
雪，又見墻陰薺菜生
桃杏何曾獨鼓催春風先後自次開為憐紅影照清
泚不惜芒鞋得得來
草芽雨後一番青處處郊原趁雨耕我亦村居聊避
俗倩人錯比當淵明
村扉寂寂掩荊柴雨阻清明客少來自把新茶試新
火喜看榆柳變爐灰
連宵急雨送輕雷又見郊原草色回此去城門三十
里踏青能有幾人來
茶椰村村社鼓喧茶含宿雨柳含烟野夫何處堪行
樂不是茶邊即柳邊
高陂分水出灣頭宿雨晴時好放舟閒說春山多勝
事我時尋壑又經丘
筠籠採摘小童回櫻豆堆盤雜筍梅正喻家慄參落
甚不耐頻催寒中杯
竹籬村醪暫遣懷每呼鄰叟盡餘杯醉來卻倚柴門
立閒數昏鴉點箇回
春日田家始作勞下鄉看更苦頻撈知何學得仙源
隱不種桑麻只種桃
斷岸防頹青石包雨聲又聽箸中宵杏花零落飄香
遠明日扶筇度石橋
積雨初乾埋菜畦味含青土勝酥肥野夫不厭根頭
爵樹恨村童日摘歸

晚春十二首

木奴花發田鄰香靜裡偏知日晷長坐久出門看野
色亂山平處是錢唐
狂吟浪醉向飛翻春去渾無一點痕秪有東風知客
意亂吹茶片擁籬根
春色相將到抹茶柴門深掩似山家日長無事琴書
罷紗帽籠頭自煮茶
林邊方塘水邊洲杖藜隨處得追遊卻嫌薄暮東風
急便覺輕寒似麦秋
田頭緩步午風涼陂水青青浸稻秧愛枝蓐前雙燕
子落茶多處得泥香
無事此時三月中蒼苔門徑少人蹤抱甕知是誰家

女倆向桑柘陌上逢
水村高下自成圍處處人家白板扉榆莢揚花正無
賴筆閑又歎送春歸
門外都無車馬塵倚依階幽草與時新小窓日日風無
雨纔有薔薇占得春
水面秋針長緑葦雨餘櫻顆染淺紅東年佇想生意
陌西蜀塵知贈滿籠
晴雲滿戶日光遲栢子燒殘火漸微人在小軒閑讀
易一雙蝴蝶上階飛
酴醾壓架雪成堆一日須看一百回滿袖清香渾不
記却嬉嬉趁人來
雨中紅紫逸來稀愁見花飛鎮掩扉不是杜鵑啼徹
夜無人知道又春歸

夏日十二首

重重緑葉障林肥點點黄苍入杏稀絕似輞川圖畫
裡水田時有鷺鷥飛
亂蛙聲急雨餘寒坐擁衾裯尚覺單吹起却思天下
事幾時民受一分寬
閑看行蟻上苔錢日永依稀似小年麥飯正香葵菜
熟瓜將耕饗飯先天
稲秧新插緑如波正值田頭雨一蓑未到秋成先有
望差科不比去年多
人生出處在知幾雨塞山空鷺自飛學取玄真歸隱
好釣船閑理緑蓑衣
何段約 劉國齋老
晚釣歇抃踏淺流茅茨滿涵枕清溝緑陰滿地無來
客忽聽蟬聲起樹頭
屋後方池可種麻暗分流水過鄰家人間有地皆堪
隱不獨青門好種瓜
水亭傍午好追涼白鳥飛來玉一雙修竹似嫌炎暑
近併移清影過南窓
澗滴頻采白似漿畚中新流手掬香溪泉冷浸荷筩
飲共向槐陰納晚凉
雨中微服定逃墟偶值溪翁傳線歸獨有請縱如對
客一蓑時摽釣緑飛
千畝荒田傍曉鋤涼鑽水少每憂枯何如老子書田
好縱使豊年不上租
人間三伏長驕陽我獨觀書愛日長為問此時何所
樂看風漾篳竹方床

秋日十二首

束秆畦之日初紅起汲清泉灌菊叢不是幽人勤種

祗要看佳卉傲秋風
晩凉何處聽秋聲倚竹千竿翠繞扃自起開窓看微
月風瑩攙亂一池星
巧夕爭看織女機彩雲銷盡不成衣如何村落柴門
外烏鵲都無一個飛
坐對珠林日漸低閑看歸鳥正南飛野夫自爲吟詩
苦不是悲秋減帶圍
村道真如行路難歸來依舊客氈寒燈前笑對家童
說恰似琴川作冷官
雨後晴空翠四垂斜陽却與亂山宜悵來擧目渾無

碍正是秋風落葉時
一抔靈猶似野夫菩鄕人號小西湖雖須菴前隨時
有桂子荷花此地無
田家望望待霜手甲子收逢烟曉晴茅舍竹籬還自
好此身不顧諸承明
釀酒盈缸粟滿倉秖將壽昔度星霜詩書教子如何
似是牧燕山竇十郎
自笑遠方看處家去年猶記客天涯今朝又是重陽
節樽有新醪菊有花
琴川官舍護多魚却憶松江巨口鱸偶見秋風動歸

興不知還是李膺無
欲避兵塵不厭深遠携琴劍到梅林綠樽紫蟹聊消
日吾有床頭未盡金

冬日十二首

新居涂得屋茅高梅柳栽成似蜀郊歲晩歸來無一
事小窓閑看鵲營巢
年來請与太冬烘賴有先賢爲啓蒙三十六宮都歷
遍眼中物物是春風
祈栞書堂傍西茅齋熱終日勝老禪寮雷天罷愛風敲
竹似向緣臺聽鳳簫

門外沙寒月半龍柴荆兀不置簾櫳年來閑氣都消
盡坐對書燈一點紅
歸隱方謀一畝宮論交溪友與園公春風會到門前
柳好揀長條滿屋東
溪頭凍合雪風晴寒髮童童一氣凝誰把坡璨都擘
碎定知漁婦晩收氷
紫茶尤宜配白菘習生牙頰味偏濃擬同坡老殘年
他肯教何曾一日供
久客偏諳閭里情每逢鄰叟即班荆濁醪釀得邀人
吃爲喜今秋萬寶成

曉起驚看雪擁門地爐火暖自添春交遊歲晚俱零落擁後扁舟訪故人

不眠吟苦覺更長石鼎煎茶滿注湯詩句欲成緣底事梅花隔屋暗吹香

蒼朮頻燒烟霧蒸紫藤初熟蕙蘭清歲除都憶昇平夜簫鼓喧喧滿鳳城

人事匆匆歲月催檢殘官曆待春來已聞樹裡鶯聲變更看天邊斗柄回

蘭亭卷

字體紛紛變若雲後人惟說永和文昭陵一刻誰能學書還要與似右軍

墨梅

客裏俄驚歲又殘燕山十月雪花寒江南驛使無消息都把春光筆上看

王太守馬圖

滾塵六馬記唐宮矢却圖中玉面驄好逐勳業留太守東郊明日踏春風

梅二首

雁浮雖寫夢中春便覺芳香情襲人不墮縞衣風外舞水邊來借為傳神

蛾眉淡掃玉纖纖碧海春濃酒正酣青羽無端啼月落令人日夜憶江南

虎溪三笑

興亡乾坤迹已陳東林聊復避風塵虎溪偶過何須笑似笑清談解誤人

余驪圖

關山高蓋兩峯寒萬里遺裘雪未乾今日江南人見情不須常展畫圖看

霜月梅

北枝消得幾心肝却恐南枝不耐寒好倩東風與吹散只留疏影月中看

題伯京為瑞應宮吳提點作枯木竹石圖吳之紹鄭敬常得之俾題其左

瑞應宮前竹木蒼遠舊曾寫贈吳剛一拳怪石疑瓊玉堂使詩人憶瀟陽

二馬圖

形骸支離兩可憐胸中歷歷舊山川當時伯樂曾回顧肯信人間有暮年

芍藥圖

十載揚州錦帳遮紅紅白白鬪繁華人生想被春賜

却元是山中藥草香

盍得名画雪景寒鴉

飛鴉寒鴉不可招数株封雪落長條茅簷盡日無人
到何處高樓酒未消

次韻周公輔遊東陽東岘因其所述之實而賦
之二首

置守當年為寵侯剖符皆是帝王州一麻掛在長松
下方信箕山有許由

舊說東陽山水郡邑中濟ゝ盛府僚能令百里無愁
嘆未及消挨苍

聖朝

題白雲疎画二首

風雨虛空不可憑如何上下恣飛騰神仙變化誰能
識笑殺終南謹景昇

道本無形詎可參今朝秋月印寒潭機鋒剝處纔相
直不教前三與後三

集古句題蘇小ゝ像

柳色深藏蘇小家昔年相望向天涯不知誰唱歸春
曲纔見開花又落花　白樂天　李義山　曹唐　羅隱

劉耀卿画春夏秋冬四首

曹奎春山春畫開柳邊苍底把琴回誰家庭院東風
裡一片笙歌隔水來

畫橋南畔藕花香坦腹湖亭受午涼醉拍闌干因得
句不知驚去睡鴛鴦

老桂吹香襲絳袍倚將秋興寫秋毫何人記得南樓
夜月過松梢一丈高

曾倚江亭看鴈飛梅花和雪亞剝扉寒帆自向沙頭
落不是山陰興盡時

畫四首

世祖中興憶故人風雲不應ゝ星辰一絲九鼎閑輕
重來此丹青寫得真　右子陵

清談又復到業由洗耳元非洗飲牛覺辭得人天下
事盡歸那識帝心憂　右巢父許由

仁知微于動靜間不歸端木即歸顏圖中隱者無名
姓樂水何妨更樂山　右仁知山水

漁蘇樵林豈憚寄漢頭閑話偶相逢會稽太守誠何
事不及嚴陵隱最高　右漁樵閑話

四時花鳥圖

落ゝ花落月三更此影如何画得成一樹梨花深白
類詩人閑戶作清明　右梨花白類

滿院薰風清晝遲榴梅開到逼墻枝美人窓下閒針
線却愛花間纈眼兒　右榴花倩眼
天香一夕滿人間佳客飛來意自閑縱使枝頭風露
冷也應不是桂平山　右桂花佳客
紅梅竹裡報春光變易依依恋夕陽自有天生好毛
羽當筵舞袖錯教長　右梅花鮑老

○○請仇山村墓追和張仲舉詩韻有序

○○○洪武戊午三月二日清明偕弟彥翔外弟陳
彥恭謁拯霞先壠地與南陽仇先生墓相近
因睇為前一日偶閱楊巽卑所收張翰林詩
其有四三月六日偕楊元誠張仲川拜擇拯
霞仇先生墓題絕句云泪灑荒苔猶艸中史
無人過軍烟空墳前惟有山茶樹開到清明
自落任翰林字仲舉仲川之兄字伯雨皆先
生高弟元誠則其故友也其為詩所謂長歎
之哀泣於痛哭者矣因追和其韻以寫予懷
景行甚君亦先生高弟故書以寄云

叔平先生落照中半烟銷盡酒樽空年年上壠無人
到只為當書內裝任

柘軒詩集卷之一

柘軒詩集卷之二

五言律詩

鑑湖八景為周履常賦

柳莊

遶莊都是柳遠近翠相連種樹思前度飛花記此年
閉門時繫馬鼓枕忽聞蟬自得陶潛趣清風為颯然

桂林

分得巖前種年深自作林因思大廷對何似小山吟
浸葉為沉水收花當屑金中秋還有約載酒過山陰

蘭渚

愛此芳洲小漁家許卜鄰如何拋萊處亦有藝蘭人
雜佩誰相問孤琴爾獨親山陰亭子近修禊及餘春

介田

介種陽坡下紛披半頃田杞包原有象秉此或逢仙
白兔宮徒援青門地自偏水盆曾屬處六月鑑湖舡

芙蓉港

芙蓉開港上一路入紅雲露溢光猶泫波明影自分
仙人同酒棹遊女妒羅裙若共荷花撒秋風豈屬君

賀監坡

舊說賀監谷如今別有坡為憐清節好不厭綠陰多

暖逼冬生筍凉深夏近荷中郎如到此應更擇良柯

挾鶴亭

本是青雲物依亭也是幽鼓琴思鶴野相鶴記浮丘
三疊儀成舞千齡或可留永懷曾憩處松月故山秋

放魚池

陶朱元有法畜峙在陂塘春雨翻萍藻豐年夢稻粱
會時須一躍樂處孰相忘不是池中物風雷起浩茫

劉松年詩意圖

野水連村綠雲山隔岸青橋低疑礙艇樹密不遮亭
奇字無人問清琴只自聽百年栖宿意把卷慢書經

舒嘯軒為陳經仲賦

何處堪舒嘯軒楹眺望開清風生爽籟皓月動空
山欲寬琴音妙都緣意趣閒東皋伊近地每到即忘還

贈寫真吳天碧

名士號天碧傳家由道玄常於多暇日每縱寫凌煙
妙筆知吾子峨冠識進賢何如風雪裏看我聳吟肩

送黃允地

青門黃氏子雅量出奇姿濯濯三春柳汪汪萬頃陂
霜嘶驚電掣雲翼訝天垂沉有麟經學何姑獨抱遺

挽孔徹夫

滔滔洙泗水一脉到曲湖山木符先夢乾坤失鉅儒
空遺重席坐無復過庭趨回首東山塞何時一致芻

送章瑗

昔棒賓興詔歸途過富春悠悠尋故友邂逅識斯人
黃卷方潛目青雲已致身世家傳象劉卯國本王臣

怡雲軒為觀良賦

愛汝怡雲處閑看卻與情應知陶弘景不是狄懷英
氣逐龍身遠光搖鶴髮明名揭親顯日霖雨在蒼生

鳴鶴軒為徐文質賦

愛渊軒前鶴松梢更作群在陰其子和隨處有人聞
夜警多因露皐鳴每切雲從茲麈好爵細玩易中文

論詩次張行中韻

開門方覓句折簡復論詩每到真成趣由來不費辭
類深文淺近奧處化神奇得失真懸絕須旁一轉移

愛松軒為沈廣賦

愛松何蔵植秀色滿庭隅拔地疑千尺參天見兩株
藍田重作記東里自成圖門對雙溪小扁舟或可呼

悼王叔明室張氏

結髮為夫婦齊眉若主賓山同黃鶴隱書逼彩鸞真
蘭樹人皆羨蘋蘩爾獨親情傷但腹者臨穴重沾巾

柯敬仲枯木竹石

欲問李車石無言似點頭竹昏虞廟晚木落洞庭秋
楚客心偏苦湘娥貌正愁百歲年俛仰題畫憶丹丘

雲景卷

山雲大如許能令老樹低仙翁笑携波重手一琴携
院畫留冬景巨名識晏主先圖省客散把卷重樓

送沈欽叔乞種苜蓿

苜蓿能肥馬曾聞漢苑移遠遲識丈子見遂戲榴花
既有躬耕地爭鋒看賓家
聖朝多雨露不久在天涯

題梅同張暁菴寄楊村居韻

陽春微露痕都在老梅根冰雪好同當杏桃空自繁
吟詩扶短杖移屋了殘尊寄住南山下花時不出村

送羅宗敬

夫子覌光日江山入望深春秋三傳學忠孝百年心
群馬開空冀孫買見出林西風黄菊酒留別重登臨

挽虞處士伯膺之丈

吳山虞處士瀟灑地行仙雲臥憐丹壑茶歌纂玉川
蓋棺方事定刻石又名傳清遠重題號明經有子賢

宋授之春山隱居圖

邵良朗

棲倚東風外凭高取次吟柳低黄鳥近日撫翠屏深
世換如收局人亡不在琴淒凉圖畫裏愁絕百年心

贈醫僧郎碧天為高子威指揮賦

師號胡為稱碧天無點埃寧知桑苧品能濟棟梁村
大道傳龍樹芳名達鳳臺從森開壽域雨露日邊來

槐陰書舍為四明王德修賦

問訊城東地三槐德又新誰種樹者自是讀書人陰
滿吾公舍吾達孟氏鄰象山進學處相對碧嶙峋

庚申歲八月十三日陪祭山川因懷諸友

山川陪祭祀引望見江雲月到今宵好秋從此日分
驂馳黃鳥琢事逮白鶴群讀憶巖頭桂無由折贈君

是夜宿三一菴次俞文輔題韻

菴在包山下依壇路轉平主人多道氣留客見真情
天籟秋號木星河夜入城江心有明月待得海潮生

悼吾子行道士

布衣吾道士舉世莫能偕遠作騎鯨客空遺夢蝶齋
陽水書瘦硬方朔韻諧泰碣銘貞白臨文每愴懷

次俞子中病起韻

桐江清隱客頭白太平時每唱紫芝曲閑臨碧落碑
無愁何用解亦病不須醫恐有登高興先期報我知

抄寫

七言律詩

擬賦野無遺賢

東帛乞園起隱淪翩翩明詔不辭頻風雲自合從龍
虎卯蔡那能隱鳳麟五百餘年逢擡寫
聖主普天之下盡王臣陳謨幸際唐虞世青海應知
及兆民

西湖懷古次楊彥根韻

登臨長使客魂消剩水殘山閱市朝柳色已知隨處
好鶯聲不似舊時嬌雲和冷落閒朱柂風景蒼茫失
畫橋回首故宮荒草合欲尋前事竟寥寥

南山飛流亭

山溜泠泠來不竭激成飛瀑散空明紅霓下飲秋無
際河漢西流夜有聲橫鈿誰思仙子過作亭人是老
僧清平生慣誦天台賦不記看爐記赤城

寄王彥強府倅三首

西蜀人材天下奇使君來此濟時危雲龍風虎王褒
頌宮柳江梅杜甫詩蒼海只疑曉錦水越山渾似見
峨眉不才謬作蘭亭客又到君家洗硯池
野水平橋直到門幽居絕勝浣花村半簾草色留賓
客滿院書聲教子孫庭下甘棠陰漸密道傍苦李實
應繁自公退食多清事賸有詩書共討論
日日時收洙潤弃枕棲晚飲悶懸想草堂不用愛春
雨塵襟慮勞念史雲閑客已遠流馬道江湖空柔白
鷗群來會青李猶堪寄為問山陰報右軍

送清溪濃上人歸金華

六年兩度開禪扉夜夢東陽隔翠微溪柳野桃頻入
詠清風明月又思歸案頭日課如雲積座上天花學
雨飛開道赤陂周子諭墨名終不愧儒衣

碧梧生詩為馬伯庸賦

簡內閣丞相當年號碧梧生同周姓　吁王尚春寒為戚
鳳金井秋陰集好為君屢庭廷應有待主封唐叔豈
相違人材特立真如此高標青見見一株

搘雲

伐木丁丁山逕通林深長覺畫賓濛棟梁自挾扶輿
氣斤斧全收造化功羊野躬耕千畝雨渭川容釣一
絲風誰知作楫為林者只在商巖版築中

蓼莪卷詩為王必先太守賦

王氏墳庵頗有尋舊栽松柏已成林蓼莪每動哀親
念春草難忘一寸心峰遠端桃紅日薄波澄彭蠡白

雲深題詩不盡帥旁意聊為居俟寫德音

栖鶴齋詩為丁虚一賦

仙禽變化出胚胎栖宿琳宮丈室開七日緱山期一
見千年華表記重來身輕句響閒依竹頂重丹砂惧。
咏吾龍虎真人新著號會來騏驥到蓬萊

虞尚書同文以諸文明所作雲樹圖寄徐大参
復初仍寄以詩因次其韻

長句和平見治音京華猶記盡朋簪琳傳珠履星辰
近影動金蓮雨露深雲樹有圖懸厲寄春山無伴聽
鶯吟懸知兩地看明月愛國憂民共此心

次徐總制浙江亭劉柳詩韻

論射江亭當午日沙頭兩過少程塵七重札透戢無
致兩石弓開臂有神地積綠楊雲柔小勝懸句羽雲
花新他時會見天山定肯讓凌烟第一人

次無溢滿上人紀夢詩韻

上人夢赴天王供蘭若依稀似五臺地布黄金龍象
出笙吹鈕玉鳳鸞來貝多葉古人能誦優鉢花繁執
與栽出定予知身是幻袈裟從此不須裁

送項履初歸慈溪

秋風㭬㯭妖觀日一葉飄然渡大江堂上正須衣五。

綵沙頭邦得玉瓶雙同遊葛嶺風吹帽獨宿錢清月
在窓想共東鄰錢處士到家揀句對銀釭

挑謹嚴先生方直卿

賦罷歸田返故廬神遊樂國賴篳昏遺經絕筆無司
馬學禮趨庭有伯魚春樹暮雲空憶汝屋梁落月侍
懸手謹嚴齋冷紹圖像虞梅前翱萬鶴書

草心軒為林子山賦 子山晋趙仲穆為岳堂州因以名軒

北堂深處列閑軒為奉慈親背樹萱一脈有情通雨
露百年無力報乳中芰荷衣欲憐綫線栽水供微愧
倚門欣間春暉何所在渭陽猶是舊王孫

壬子秋嘉次迮士森韻

雨餘公館夜沉沉香裊金爐覺坐深群馬昔年空冀
北孤鳳今日見叢林賀公自足工吳語莊寫何須動
越吟宮燭風簾同試事且宜把酒細論心

贈道士毛啟宗

上士高居有好家每因齋戒閑玄宗青天畫處乘孤
鶴致道中閑下不龍說法寶珠懸泰米步虛仙籟編
笑答有時對客談中試應有人疑是赤松

重過柳洲次陸德陽韻

買花戟酒憶當年。風景依稀最可憐。彩漆有人焉粟

星海浸何處莪桑四照季鸞立枯荷雨，夜寒鶴栖古
樹烟。幾度湯金門外望，居民猶說槐宜細
秋閣對月次桂秀夫韻
露下松陰，鶴夢醒古香吹桂滿空庭雲端卑壁懸秋
月天上連珠燦五星詩思每因秋興發江聲渾作夜
潮聽試賢正需明時用萬士須當效古靈
愛日軒為金華許景和賦
春暉欲報意無窮大母高年母氏同表述限情猶李
客軒名愛日似楊雄五紋綵綫坐憐影三釜榮戈競
紀功何似北堂稱壽酒忘憂花照彩衣紅

洪武壬子夏六月望日嘗
詔新城事設縣令徐安卿邀飲池上出詩見示因
次其韻時教授袁秀善為本縣訓導故及之
山雨溜鳴記此來臨池假之碧萬杯邑中故友能相
砌階下宜男方半開勝日偶陪琳日醉輕風又送影
歸田！
聖主宵旰憂民廣會見新雨發田黃
追挽鄭孝閑先生 新城閑九亮之父
偶覩節孝先生傳甚似羅城徐仲車隴上白楊空復
見庭前翠草不曾除何負名士能為詠為有佳兒好

詩書西塽久荒廢悵望時雲猶護舊時居
送道士楊秋月赴京
南送知王五世孫便從嶺南悟玄門靈臺映潔澄秋
月虛室光世炫曉嘶凝眼月主生羽翼旦書符篆役
精魂聰明忠孝神仙事好赴蓬萊覲
至尊
題如山安上人詩卷
何年世國通分支認澤來龍治出奇要使依宗超悟
峰道時芥子納須彌疾風甚雨應難動地壁懸崖豈
易知一任石頭行路滑隨身竿木斜扶持

催雪次錢善長韻
歲暮時各雪未兵盼神何多苦怨胡云花白信當中
有三白要教天下知古道傳經思入益泰零呵筆擬
題詩幾家黑酒傾金缸賴楊珠氣悵望時
送徐大年歸嚴陵
高士聲名正鶴如去年承詔起公車玉堂久待歐公
學金匱深藏太史書華服歸來驚野老竹竿首得釣
江魚風帆好借春濤便重訪桐君舊隱廬
挽段禮庭
廬陵山水龍淡雅趣庭聞礼惟此翁逸士非如段太

尉州表甚似歐陽公年來研究無極妙在平忽感樽
柔紅佳兒求銘勒貞石故以潜德表無窮

送劉本中滯海島

律宮樂青萬首哉折柳西湖茶別何鷗鷺莫題當日
賦驪駒酒唱舊時歌新居近海氣蜒戲舊學閑詩草
太多綠髮丈進今白髮河梁携手重吟哦

吉軒爲倪伯溫賦

倪氏鋤鋤自有堂遥於花下結丹房夕陽壇上非前
事春雨江南是故鄉况是仙人如董奉何須女子識
韓康重來料外綠陰合叢酒銀瓶得共嘗

吳山偉觀

燕樓佳麗倚高寒城郭渾疑落鏡看舊說青山如立
馬新題筆表似飛鸞東西淮海三千里左右江湖十
二闌畫宇清寧民物樂臥聞鼓角報平安

汶山隱居圖爲吳以道題

松下茅齋清畫寒。采蘭來此得盤桓，雨滋南澗乘綸
釣，雲出西山柱笏看，黃鳥引雛過院落，白鷗忘我近
闌干，桃花流水非人世，倚晚移舟過淺灘。

東郊勸農爲王侯必先賦

雲雨初霽動出青東郊立馬出遊邀老農欲還三秋
望賢守寄餘一日春耕南畝歌何用扣角牌有酒正
須操觚詩記得豳風句恭並開冰復獻羔

董士勉題閻所藏雪溪翁觀梅詩意圖 翁前即錢舜舉也

欲寫寒梅恨未工丹青猶有雪溪翁要觀清淺黃昏
處畫有在經營慘淡中一鶴一琴猶舊日集丘集水白
髯風韵富畫省多才思宋閒吟詩與願同

送李克進經歷援三親安歸葬雉揚克進蘄州
李息齋之孫工畫竹寓居維揚先爲平陽府經
歷二親供殁於閩至洪武壬子冬始得歸葬徐
大参命作詩以贈其行

清時人物自風流寫竹真如老蘭丘綠水芙蓉思晉
地瓊花芍藥記揚州雨添雲暗瀧親恨歲晚江空獨
客愁賴有故人知已者會須能贈吝盈舟

錢塘十詠 并序

杭之爲郡冠乎東南唐宋以來多稱賢守而
白蘇爲最蔡襄李及次之其流風遺韻固可
考也、鄱陽王侯必先來守是郡因覽形勝有
懷昔賢於是大夫士以十題獻俾作者賦之、
意不外景物理實關於政治故得因題以
繹其義爲一章曰東海朝暾言侯忠愛之在

君
也二章曰西湖夜月言侯清明之在躬也三
章曰浙江秋濤言侯威信之孚也四章曰北
關夜市言侯惠利之周也五章曰孤山霽雪
言侯之光輝潔白也六章曰兩峯白雲言侯
之君友慈祥也七章曰九里雲松言侯持之
以操也八章曰六橋烟柳言侯容之以德也
九章曰靈石樵歌言民得其所樂也十章曰
冷泉猿嘯言物得其所樂也此詩人之意豈
徒賦詠而已哉予以末席不能從侯之游戚
侯之德而能忘也輒拔楊仲弘爲本齋王侯

東湖之作歌以頌侯庶知民之愛侯亦猶侯
之愛民也洪武甲寅春正月初吉鄉貢進士
錢塘凌雲翰再拜謹序仍疊以詩云

翰皮翰

東海朝暾

照耀扶桑望轉遲海霞蒸赤麗璇霄梧桐影動鳴孤
鳳蓬島光浮抹六鼇山迎尚留將隱月江明正當欲
歸潮寅賓自是羲和事敢有葵心仰
帝光

西湖夜月

南北峯前裏外湖秋清偏愛月輪孤神魚聽樂有時

出偃爲安農不夜呼十里水雲涵玉鑑萬家民物在
冰壺湧金門外曾行處人道賢侯似大蘇

浙江秋濤

八月觀濤獨虎林來情卑晶浙江濤偶因威武三軍
畏還感朝宗萬古心滄海神龍徒變化長江孤島付
清沉弄潮有禁閻仁政民說君謨直到今

北關夜市

羅綺明春數里餘卻關逸遲還傍民居河如北郭夜爲
市不似南州人趁墟景類元宵燈入畫家殊周爲望
聞爲使君到爲歸來晚夾道紗籠照作椒

孤山霽雪

快雪時晴春尚喧梅花開遍日孤山入林借舍深迷
路滿岸人家盡掩關茶烏旋烹新水活釣舟空伴白
鷗閑因思李友書中日童子開籠鶴未還

兩峯白雲

南山雲擁北山松雲氣何曾離兩峯無色飛揚常類
鶴有時變化忽從龍樂天偶向詩中道松景還于嶺
上逢想憶歐陽親令遠憑高望極幾千重

九里雲松

九里關雲萬箇松緑行記得舊時蹤黃金曾鑄宋儒

士谷徇皇知泰代封風露横隙鳴鵠鶴破清澎湃起
蛟龍我來酌論廬山句清氣飄飄欲益習

六橋烟柳

隄柳長烟連自迷六橋南北帶沙堤亂分雌霓連蜷
掛深藏嬌鶯自在啼紅出夭桃銷處滿翠和芳草望
中仗赤闌干外清陰滿書見蘇公遺馬蹄

靈石樵歌

伐木丁丁澗谷春行歌落日見樵人青山重疊白今古
古黄鳥嚶鳴如主賓清響有時諧雅調語言隨意出
天風盡和樵板西湖曲何似林泉樂在民

冷泉猿嘯

飛來峯高多白雲野猿啼處夜將分三聲忽向嶺頭
度一南真如峽口聞哀雖澗泉遥歷歷清和蘿月亂
紛紛亭中白傳曾留記明日重來看刻文

小桃源爲朱質夫賦

桃源歌覓怨荒唐此境依稀在海昌避世塵闌隱君
子問津何必待漁郎絳霞蒸處香香遶紅雨飛時點
點香欲效陶潛重作記東風回首意微茫

挽王母散人沈氏

萱草香銷淚濕衣白頭人去思依依春風堂上闌初
晴夜雨窗前冷斷機繅絲也知供見夢松鶴猶遺不
如歸鶴鶴丹旐西湖路回首南山盡翠微

福源精舍爲魏仲遠賦 松雪翁書扁

福源精舍何年有學士親書湖上頃卜地依錦封焉
最種松次第疏龍鱗魏公芳在多遺澤夏蓋山高畫
白雲前代名人留制作子孫從此藹清芬

喜晴次劉可與經歷韻

黑白溪雨連吳楚今日晴光滿樹頭粗白魚來人不
網冬青花落客犹楼借車踏水青秋出柱方看山綠
樹桐氏不想詣緣底事使君五馬出來遊

次楊仲弘宗陽宮對月韻

古月只同今月看月華更好藏華更霞凝仙掌掇秋
氣寒度天河帶水來金母旬來青鳥使玉皇對按紫
鸞笙鶴駕與斷蓬壺景何必重尋海上瀛

題葉怡政經歷水北山居圖 伯溫承永嘉 吳興政詩中及之

水北山人顏而洪放居宛在畫圖中縱如鷗鷺白吟
展何似鵬渡看鈞蓮出處要知天下重聲名當与古
人同草堂歸隱須他日猿鶴林毋慧帳空

寶州爲杜上人賦 上人渴吏居養居名徳然

大寶州中無不有難分高下與洪纖海名香水隨心

見玻璃本无作手拈黄道山河如幻化須知世界要
盆藏上人無坐憑然處俗士如何不願睹

白雲為英上人賦 上人姓□山□字□州人今住方□□庵

白雲之白何英英，年子深白同其情，種松無慕居六
祖，疑石不羨黃初平，老龍聽法雨隨至，蒼狗變態天
同行，乎公弟子似公少，不枉逍遙如能名

陳叔疑松石圖為峨嵋山人孫原題 陳田賀白華書注孔丘之

誰將青李來禽帖，寫作蒼松怪石圖，大廈他年要梁
棟，長竿此日拂珊瑚，體存飛白看來好，直計然金買
得無，何處曾經照顏色，峨嵋山館月輪孤

白雲誰為知元白上人賦

要使閑身到處閑，白雲相衣着禅関，龍歸不覺眾家
深，犬吠方知杖錫還，有用一時蘇大旱，無心終日在
空山，萬松嶺上何人屋，紙計平分住半間

雲門草堂為徐彥鍾賦

雲門寺近若耶溪，溪上人家雲半迷，秋雨正愁茅屋
破，春星遥傳草堂低，白鶴谷遠松筠老，碧藻坊深海
柳齊，何似南州徐孺子，故居新壁待重題

柳字下接柳 書作壁

素華內景為毛居宗賦

內景元從太素分，空花無除任繽紛，靈生虛白光疑

月扉之中黃氣，若雲玉局降神從地見，寶珠遺響何
天開，碧桃不老春常在，方外誰能識隱居

鏡湖漁隱

家住鏡湖流水東，門前日日藕花風，酒船不用尋狂
客，漁釣猶能學放翁，九馬一經新夏外，千名萬壑畫
圖中，滄浪歌罷無人聽，惆悵歸來月滿空

江山圖為傅德誠賦

江上愁心曾有賦，煙江疊嶂偶成圖，丹青自可追小
李，翰墨誰能繼大蘇，野店山橋吟杖短，桃花流水釣
舟孤，人生適志真吾樂，命駕歸來不為鱸

鈔目 韻

挽沙子中進士 二子元之師之侄進士

吳山蕭灑翠微如畫，知是前朝進士家，翠竹碧梧今代
見，靈椿丹桂昔人誇，功名夢斷邯鄲枕，湖國心隨博
望槎，欲覓衣冠遺處所，寒雲滿目重興嗟

挽沈子齡

曾操流落世稱賢，極手論心二十年，忽向青山葬黃
土，愁看丹旐破蒼烟，眼中無復金錢會，身後空遺寶
劍篇，一束生芻一杯酒，臨風一酹重悽然

題先侄立事劉丘山傳

生號劉丘今有傳，為國先登重懷思，白雲晴帳空千

里翎秋摩潭又一時盤谷隱居知李愿輞川圖畫見
王維他年畫錦歸來日準擬登堂誦此詩

高與淵水竹居

不待高秋爽氣新幽居水竹自相親已從淇澳思君
子更向湘江望美人小艇依林緣載鶴大竿當檻為
垂綸商家霖雨須賢佐汗簡書名是隱倫

擬賦老子燈　望丹蔡

竹形容五彩裳赤烏流處便騰揚東望梨火傳天、
祿南極星寒庭壽昌空洞已知心事白雲名猶覺鬢
毛蒼誰憐兩日盼客射策曾觀王國光

撫松圖

三徑歸來樂此生涉園成趣似淵明門前五柳初栽
落庭外孤松漸長成正好盤桓當美景何妨賦詠到
閑情華軒又見開華屬為有憐菊識姓名

元夕次陳尹子華韻（尹以獻策得官故及之）

嚴城五夜放重闉燈火交光似火山綵事設誇遊放
華傳柑送憶侍臣班西樓涼月歸來晚南陌和風笑
語聞可是吳兒貪樂事踏歌到曉不知還
月色分明勝昨宵遊人街上踏瓊瑤鳳頭塵土從飛
撲鶯指五辰欲動搖梅柔粉香風不定鄉添黃色雪

緣消太平有象黎民樂一曲笙歌倚洞簫
神仙宮有畫圖開端使詩人詠有萊燈大直從天半
落瑞羅都向月中來已聞獻策騰
飛處人見吹笙下鳳臺莫道草茅無補報也曾終夕、
望三台

望雲圖

長空望極釋銷沉獨立蒼茫辨遠岑愛日每消為子
意看雲長動憶親心白悔五色衣將擧誰記三山路
更深莫道大行成往事詩傳陟岵有遺音

方叔戴年峯書舍詩卷

白雲深子生親重明德與汝稱惟誇年參門對結精
舍三傳閑來窗邊時來常話歲晏翠夜半蔡杖吹
烟青藜親和勝助勤苦行聽唱名當大廷

分題得鍾山送沈明德

鍾山正對石頭城道士元非隱士名好看龍蟠并虎
踞爭教鶴怨與猿驚三春遊興雲同遠千里歸心月
共明去去金臺群玉府致身何必羨蓬瀛

分題得秦淮送杜士能

春暖城下白漣漪一舸真猶任所之月過女墻潮落、
後烟籠寒水夜分時復復堂燕銜泥見白白淮魚入、

錢如期子有才如杜牧此行莫惜重題詩

送錢塘邑丞宋肅甫

治世人才氣自豪起身應不愧蕭曹春秋有學經曾
試鐵石為心賦最高百里豈能栖鳳棘三年聊復試
牛刀還君又到錢塘處南浦新波映彩袍

大方圓上人有亭扁客航在趙上予遜林先生
索賦

老禪林度認鷗鷺聊結虛亭寄物情春水袛從天上
坐晚風還想月中行此身江海長為客彼岸舟航浪
得名夜半空中誰買去欲將此語問莊生

題胡德新文新字說卷後

一扁旭話炳丹青九字湯銘燦日星不是篆来曾有
語安能子墨重書銘乾坤四、靡無外江漢滔、豈
聲澤絕愛胡陰書滿腹命名稱字必尊經

瑞竹軒詩

上虞柳機仲兄弟二人皆其春暉之所四朝、
暉軒竹有一本二幹者生其軒側機仲取為。
其親宋鎮荀試徵詩為賦

朝暉軒與竹為鄰想當時、得春親因見同根分二
幹秋將寸草報、春恩聯此節無餘子權棹還枝有

使人狀光照萬里流慧業既至卯是前身

東園分題七葉披為王景周賦

森、佳木映陽坡不比桃陰十畝多誰見一花如蕊
宿人傳七葉是婆羅漢將證籍金臺業月光空照海
水波昨夜虛堂聞子落定知仙客賀吟哦

柳氏復姚卷 姚婦曰上虞人

姑婦嫡居守寂寥閨門風雨任飄搖柳因秋早驚先
落松到歲寒知後凋一寸丹心同默、百年華髮共
蕭、由來節義微名教為取書城廟下潮

種菊卷為吳錫錢子義賦

凌霜種菊待秋光不道春苗已厭嘗酒放少陵枯重
碧花憐懷瀉燈地成城風雨重陽意三徑荒蕪幾、
處香北有溪山氣可試擬聞桑等對幽芳

九月六日病起偶成

臥病經時莫嘆嗟，起來猶可岸烏紗，菜囊屢插看題
過，書帖重臨作字斜。猶覺風光吹白髮，不知秋意滿
黃花。因憐江海垂綸手。卻倚衡門數暮鴉，

送拙使渾一京

闌闕西浙路猶賒須利思光向海涯五夜星辰星貫
索九天雨露近皇華歸朝已過清明節行色將迎紫

葉花風虎雲龍當此日　頌成酒獻一
帝王家

送楊宗元分教海寧

閉戶讀書誰與鄰　翻然分席海之濱　太玄淳易知先世　清白傳家見後人　料料文變思漢古　埔時市近高當　新獨惜載酒　河梅別折浮梅花是小春

思雲軒為羅師尚賦

思親長日看雲生　親現因軒寫舊名　先世獨推羅仲素　今人重見狀依英　心閑瞑色隨烏保　回極秋容与、歷　杠与為三山歌陟岵　蕭蕭風雨候鵲鳴

遊孤山和靖祠

山有梅花山不孤　先生甘以鶴同廬　一抔黃土留南宋　千古清風映東湖　疎影暗香雪入詠　沈樹濃林白成圍　水仙祠下多秋菊　誰把寒泉薦酒壺

柳莊為會稽薛德明賦

幾年種柳繞村莊　翠色參天百尺長　垂葉正當高士宅　新花還遇別人墻　能詩杜甫惜春晚　嗜酒陶潛愛午涼　何日棹船來鏡曲　據舷吹笛看湖光

雪日雲

松隱為屠景祥賦　有國郡守求題

自杭溪上多長松　雪氣遙連天柱峰　籃田白有辨子記香當不受秦人封　風傳虛籟清聆耳　日食茯苓延好容　林岡若遇歸隱計　試具許我來相從

送吳玉林分教當陽

家住清溪溪水濱　讀將書劍走風塵　試論文學過時夏　為愛山川到當春　夢破小樓江月白　詩成古邑野梅新　明朝又擁皋比坐　識易那能識昔人

柳字當作
柳字

上元會飲次俞紫芝先生韻

中年行樂遇新年　綉日風光更接連　夜色遙通鶴鶴觀　春聲尤送鳳凰絃　雲中花亂疑流海　月下人歸是洞天　醉飲果霜暖君且　踏歌旋吹簫重顛

悼王壺父　白收

行藏多寄一壺中　揮上功名覺後空　長吉詩多兒仙氣　宗師文有古人風　笠悲夜月傷歸鶴　絨絶春冰悲去鴻　飛鳥不知何處所　芙蓉城闕暮雲紅

真率齋詩為楊懋臣賦

真率應知出自如　會名又復到齋居　舉觴便可頻燕飲　奎何妨更著魚　西為品題交互看　詩因分韻接連書　子雲識字無人問　白首玄經守蟀廬

悼黃氏父子次周元亮韻

善人不得歸鄉里　此事端為識者哀　客死忽驚枯骨

送人生那得好懷開眼中無復驪半超身後猶疑化、
鶴來丹井西頭松樹在空山斜日尚低佪

贈單工楊均鎔

翁在柏溪〻上居偶因縛筆致名譽已煩佩者橋秋
兔更助丈人校書兼毛校猶能利天下心辦寧毋不
中書玉堂新樣須重贈擬效柳如賦子虔

復鶴軒為魯翮衡賦

開軒正在西湖上復鶴偶來能守麻復胎似託兩黃
鵠過我鎮多一羽衣無道在陰其子和事知去却昔
人非仙家植子曾相送好佇孤雲自在飛

如存堂為程進賦

外家宅相不須論且築書堂傍故園珠玉照人蹤在
側瓊瑰贈寄毋如存心同白水傷枝壁回極柯山釜
倚門三復渭陽詩意好為瑰小序却錯瑰

送趙執中會試

聖主求賢在養民儒生觀國早光賓一千里外知鴻
鵠四十人中見鳳麟盡御瀾風瓜渡晚青袍沾雨杏
園春泥金帖子須先寄好向高堂慰二親

送崔秀暉分教臨安

臨安古邑帶山溪送客西行意欲迷高適故人憐子

美在群交及悅首敎彎弓射圓秋觀鴈看劍燈憶夜、
聽雞
昭代英才初策首離觴不用惜分携

香櫞即枸櫞也康雪庭上人用贈紫芝老人因
而有作予偶見之遂次其韻仍簡紫芝

圓
寬如瓜尚得飛光稗相贈枕青黃韻致蕃蔔重卿
座巧學流蘇映戶床嬋燭照來微芥影金盆合羅暗
生香南州士女爭雕鏤漫寫塗瞻取次粧

東山書院為鄭原直賦鄭本龍人居東山先世
從杭遷家焉嘗築室西湖上從徐勉齋授書經
因以為扁示不忘本也原直事親以孝聞及登
仕郡邑尤有聲譽故賦長句以美之

東山讀書隱居處如何只在西湖邊擬峴作記昔聞
耳思越為吟今信然薔薇花落憶李白書帶草生懷
鄭玄近聞去作慕下士忠孝君看先簡編

為竹軒詩為沈亮賦

種得筼簹得歲寒數竿便作萬竿看雲閑不覺侵書
幌雪細從教點盡闌縱有長絲垂紫鯉可無明鏡看
青鸞東陽已賦却居太一任新來常眼寬

送郭子理歸廬陵

嚴親兵亂久相違親故跌蹤方晉未歸著水瑞時先及
滅春每遺後故人稀已於名教能關係況有文章為
澆擇此別會成還薛計免教空望白雲飛
　湘湖草堂為負友初賦
湘湖卜宅似江郊梅柳同栽已放梢春雨滿時能在
屋秋風起處憶飛茅簟絲琉璃笑衣同荷葉分香飯
學包頁得扁舟枝樣大時重繫左右墻坳
其二　畫菜次韋仲韻
菘韭慳為早晚謀老夫正欲校其尤園蔬自覺能防
裏野芭雖細亦有秋偶為盤問思普直肯回甘說
楊倩少陵葉道貧如庾露盡筐不持衣
　送遠宗希遠
上書會事
聖明朝光負仍通使者船洲坳光生周興籍風亂聲
應銜蕭韶揚雄獻賦才無敵遠名傳家會已述祈澤
梅花當揚柳春風又送木蘭橈
　送淮璠文衡
采綠曾看在泮池飛黃況復傳
書東環王上堂林
明時風霜雨露無非教草木花生總入詩把酒梅邊
催廣平
春尚小傳車林下晚偏宜臨行又欲歌棠棣轉憶同

年兄汝師
　送王明善
月滿西齋夜不扁讀書相對短檠青春無草木滋多
識教摩臨柔櫓一綫鶯薦此時離家ゝ鴻飛他日更
實ゝ還將為子思王式一曲驪駒仔細聽
　送沈仲君
沈約才華足起予又因充貢別都居好將言行同君
寔負倚文章教子崖薦表他時稱一鶚尺書何日寄
復魚弟夫重狀盼合日送聯青雲還去早
　雲臥樓為虞宗文賦
金臺山色滿庭階謹仰長因紀食餘神女有時行雨
過仙人自昔好樓居龍綃不覺衣裳潤煙去方驚機
席座寒向栖樓蜻蛉借宿且留丹塹倚天書
　次韻張伯雨天一井閒詩元金蘇壓積塵同物
後在閒元書無異樣今在玉景周東圓篤文遠
先作予因和之
玉關鐵畫任欹斜豈有人識掛樹蛇曾見壁星疑此
石相隨落月是誰家龍蟠多動長鼎練沈灌光生夜
浴砂閒畫閑元到東圓紅樓翠幰不須誇
　賦月見白牡丹為呂仲善長司賦

無邊生意見芸滋歲晚歸來喜可知萬木正當搖落
後一花如在艷陽時雪中不假韓湘術月下須吟李
白詩若比玉盃真入眼疑歲春酒獻瑤池

竹素齋詩為韓性故賦

海昌亦有平原翁晚知齋居王春治坐樹淵泉唐李、
悉絃無弄堅晉陶潛書拾日與談章句素履時能觀
家西貴藥歸來人不識香花春雨滿堤蕉

暘谷軒為劉道明知事賦

扶桑瞰出獨登涼軒檻晴曦光金鎮鈐橘一點
大丹心傾葵方寸衣如中宋為扶桑作似鳴倉庚春
載陽風度千級覽輝下梧桐況復生高岡

靜養詩為德清知縣陳彥崇賦

闔戶為乾闢戶坤由來靜者動之根宇安泰定天光
發香迷境中地道尊讓說吉祥惟止止須知成性本
存存論心論事誰能此獨有希夷後世孫

雨香亭

輕雷送雨闇池蛙藕葉生香勝似花但覺熊簷鳴屋
尾不須清氣通窓紗桐江如舊高人釣盤谷深藏隱
者家想得亭中稱壽日碧筒杯裏酌流霞、

丁巳年日忽憶乙未有作追錄之

江西肥梅未作霖天時人事日侵尋三年艾葉能醫、
國五月葵花不易心唐殿賜衣猶有葛揚州鑄鏡久
無金校書欲弔沉湘魄閒說干戈楚地深

布穀篇

每向幽居就物情卻憐野鳥解催耕雨收江上一犁
王風動林梢雨簡鳴如入畫圖供賦詠其將恩怨起
陰晴紀官此日無人問極閑今秋萬寶成

悼王觀岡賓 同年林閑之子

情性由來不可期未應天道竟無知將闕司馬終傳
史猶記伯魚初學詩江阻錢塘何限恨山埋玉笥有
餘悲老懷正役成多感況值梅黃雨細時

友石堂為胡撰衡賦

峨峨山色標晴空中有高堂貌友恭詩禮相傳如歲
久壎篪迭奏覺春融枝連棣萼親情似樹蕃荊花紫
意同湖學育才先世事子孫猶有古人風、

五絃琴

聞說琴調天下治五絃況值未加時在床被袗曾遺、
象解慍須便更得愛和氣益從元氣出南風還賴颿
風詩緬懷千古巖廊上愛物仁民本孝思

南屏對雪宿閑公房次王子中韻 時洪武丙辰十二月二十七日也

遠近湖山次後濃此時㺯失舊時容天寒故把耕樵
浴雪凍唯將野菜供農閑又吟年幾句南屏同聽晚
來鍾翻疑一舸長橋過重登雲衣笈玉峯

為吳仙道題紅樓翠竹園

寒梅宜與竹交加淡骨風新對客誇翡翠曾個分作
茶守宮流血點成花美人君子同千里明月清風白
一家成風不來公風情都因客鬢憎年華

挽鄭母李恭人

恭人自從已經年子孝方知母氏賢室有梧楨存口
澤却無樣禪剡心回一門節義誰能及七月光陰白
可憐好寫斷機扶杼意未曾書補白華篇

晚望

曉日瑩瑤睒界寬秋來道處好望桂蕪鴻也自閑時
疎松梧瑞如保歲寒侪
開推天知對然還家有竹報平安深情一來酒留賞
泰易忘目孝子看

中秋對月次張杼中韻

桂樹聽青四散飄金風玉露滿璇霄中秋有月偏澄
澈萬里無雲倍沁寥壯志每從詩上見閑愁都向酒
邊消美人莫道青唐絶只隔盈盈一水遙

贈鐵笛道人

乾剛比德杼中孚使此人間號鐵笛學道正同閑戶
子傳家先旨管更吾鶴兆種斗天威近龍劍飛空月
影孫偶出市塵沸去晚桂花如雪點青冥

雞冠花

花號雞冠類剪裁一叢都映鳳仙開裏頭絳幘非籌
報耀頂紅羅似閣四大拳真能同橘木恒飢寧肯啄
蒼苔七隴識學之意玉樹欲殘後世衰

悲軒詩為上實應信可賦

華軒結構地園幽不似草獄陋巷中溪地尚能隨柳
子山靈瑞合起考公承渠此日何曾異杖屐他時或
與同轉有春醪堪獨酌更栽佳菊待西風

丁巳歲臘月二十日喜雪

快雪連朝遍海涯眼明無處著塵沙臘前正欲呈三
白天下方知是一家今歲連雲宜有麥何人剪水作
飛花晚晴便覺春波闊明日江頭理釣槎

聞鍾有感次崇子仁韻二首

曾將錦瑟思華年追憶當年重惘然五夜鍾聲來石
枕平生心事在帝城高樓明月枉呼酒古道西風快
看鞭顧有故人能遠我落花細雨話燈前

欲覺聞鐘記昔年老懷多感益悽然對前高梧當時
種屋上重茅近日邊已悟達人遺破靴遺屬市僧屬
枯瘦目昏頭白殘燈表始信聰明不及前

華胥為周元亮賦

無邊風月滿幽居森得庭前草不除猶憶耳提因學
禮尚存手澤在詩書傍人錯比康成宅此地真疑舊
亮廬我亦有軒曾種柘寧知意思何如

悼默上人

顯明古刹化烟霞甘露泉頭即是家落菊結成君後
寞枇杷開到雪中花也知寂滅方為樂猶信浮生自
有涯寫得舊時行道影不教塵土汚袈裟

清江文會詩為翁輝丞賦丞字柳庵陳西町無錫人

清江之水如綠澄蓋皆此地皆良朋一錢尚懷會稽
守二杜好斂舊四座忘機鷗鳥偶到座入樂鯈魚還
可晉蘭亭陳迹皆國畫新詩要借傳溪藤

孫仲文春艇圖

敬亭山遠白雲層如此高堂豈易升攀且不能忘父
母介眉猶可及嚴朋夏蓋傍砌依同賞春酒蓋觴傳
反惟
白稱錫類楊知誰考叔夜窗看西東桃燈

林塘出乃會稽陳惟賢軒而又號西疇因贈詩

賀豐湖頭一曲閒林塘幽帶看亭臺青山在上水在
下黃鳥自啼鷗自來春雨不移長對奕酒船絲紋即
衡杯會稽我昔曾遊地杖履何時得重陪
南陌東阡欲盡頭農人指點是西疇風流我亦懷元
亮畢竟誰能識太丘春及堂無耕[illegible]多秋成還有稻
粱謀夕陽滿地桑榆景為看歸鴉不下樓

雨中有懷次葉紫霞韻

風雨深秋又滿城西疇瑞後望西成錫湖白合歸狂
客飯顆誰能問瘦生白髮蕭疏渾易感黃花冷落尚
多情天公欲遂登高約只得重陽一日晴

百毛衣破 襲葉

寂寂孤燈照一龕壯年心事老年諳能吟快寫猶無
用遲利身名更不堪衣賤且將荷葉補帽穿猶把菊
花簪黃雞紫蟹人皆醉樂莫休言我獨醒
黃菊花開尚未諧展看偶愛露猶細作晴難得重陽
節久雨幾成十日泥桂事忽驚風過耳舊詞空寄水
半睛新晴忽覺秋寒好拄杖遊山獨畫樓

贈于友直寫生

于翁畫法出清新氣韻依稀似院人枯筆經營方匠
意解衣盤礴自通神森然草木知消識日露風雲絕

點塵老去始知真有盃眼中無物不陽春

追挽王彥㬢 士中父也

庭下槐陰雨未稠那知夜壑竟移舟忍將文字鐫金石秪見衣冠葬土丘雨露既濡空北望江湖長在只東流者思頗有傳家子為作高堂百世留

鄭敬常求題畫像因用同姓八事讃之

清白傳家古所難門名通德又閒端殘靡未近星辰聽竿蒂逍遙歲月看五色雲中知姓氏七株松下具衣冠戰推驛置非無意谷口先須賦考槃

歲晏對為陳惟德賦

曾見茅堂映德星雖无雖弟亦前經春歲晏革將除裘夜留燈花不聚螢好故庭蘭因作佩寧知泰稷獨非馨年來更得康賦學書帶叢生滿庭、

芍藥次王士中韻

一花開最萬花殘心若黃金臉若丹正愛寶霞烘薄暖紙愁風雨送餘寒四枝曾有荊公析兩字寧无蜀客看羅幔銀屏深護取莫教蜂蝶故相干

白雲窓

白雲長在碧窓寒臥久袈裟轉覺單來處就於層下宿晴時滿向巷中看陰深縹卅朝尤與氣壓龍山午不乾讀罷楞嚴方出户天花飛滿石闌干

乙未端四後知以村居述懷及午日書事見示因次其韻

池面細水樹款花似是荒村老杜家堂上每来如客燕園中還座在官蛙酒香昌歜欺松葉飯滑雕胡勝蕨芽石枕竹床凝午夢竟来滿浮一甌茶

節物驚心易感人枇杷黃熟雨初勻新醪為浮蛾蔟竟為賑何妨重補紉門插艾枝成故事粽包菰葉送比鄰村居此日方泥淖寺字誰能問子雲

次韻周公輔遊東陽東峴因其所見之實而賦之

每到看山眼倍明況逢東峴有餘清一時柱棹功頭拾三日籃輿道上行事業每因多難見文章端為不平鳴作亭曾擬某公故其道當時獨好名

追雲亭昭為海昌刺史 名始

戎名與汝姓名同吉別方知易巴東下榻幾時逢孺子訓符今代得文翁宗類紫從三更露海上鷗猶六月風自笑窮經成白首插花空對酒罇紅

贈周思溫

過却重陽菊未黃對花聊復舉離觴桃盃未必非公

理妙算推應是子房一片白雲觀舍遠五更殘月客
窗涼功名自謂多先事富貴應期存
帝卿

　贈潘茂華

抗鄭名醫說茂華子孫方脉世其家只疑盧扁千林
杏總似河陽一縣花道比古人端可慕功參良相不
為誇崇公作序能題品愈覺芳名遍海涯。

　菊隱為金子才賦 行中村集側楷也

先生家世北純供擁菊閑心事頗幽清節獨存三徑
晚黃花又度一年秋天書本草時兕讀斗酒餐英與
婦謀宅相作文因報德南陽從此在南州

　居閑為舟人潘古中賦

安仁已有閑居賦後尚居閑也自宜身外功名何足
慕胸中今古卻曾知松連草屋閑詩意路踏雲山入
夢思三絶忽驚重觀日少陵衡愧鬢成絲

　題徐止善哀吾兒詩

天遣花花竟莫回忍看瓊樹拚泉臺二三歲長能如
孝十六詩成始是哀哀而鍾情言眼前樂天安汝寄
題先會須積善如先世重有麒麟入夢來

　贈周宗性龍成教諭

百化是中周教諭又為教諭到南昌不除庶華留春
色重揉地芳帶雨香鷲鳥何如永鶴為斗牛長似射
龍光紅塵歲晚雖為別折得梅花當舉觴。

　林泉讀書圖為徐觀賦

城裏有山盡不如屋居聊復擬幽居道通天地方為
學志在林泉好讀書高架香浮芸帙亂短檠光動竹
窗虛公很已卜他年事況是徐卿積善餘

　題積毓堂保雲軒

慈雲無迹出柱上此地閑軒擁栗雲山氣有時還龍
斂天花無處不繽紛隨風偶作孤飛態映日都成五
色文知是神龍聽法罷杖空涼雨定中聞

　明遠夏氏齊盡高劇夏日山居詩意

斜分茅畫見夫工詩意分明筆意間且下樓陰渾似
題 此首句作人 舊四作此
霧偶來花氣和因風水品叢動翻翻敢雲母屏開四
四通閑道主翁歸鶴去不應猶落畫圖中

　錢舜舉桃源圖

閑說桃源何處尋披圖想像重沉吟錦雲霞霞藏蓮
島紅雨紛紛落樹林一葉漁舟迷遠近幾家泉舍隔
幽深服勇宋業將移晉惆悵先生避世心。

　曾瑞卿所作山水圖

山閣迢遞野橋斜策杖幽尋豈憚賒路轉峯回逢佛
寺雞鳴犬吠兩人家白雲作雨多如絮紅葉驚風少
似花不是福大能銷得空令泉石老烟霞

己未午日次沈欽叔韻

今年兩度逢端午前月方當後月非對子人將蒲酒
勸滿頭誰插艾花歸水亭得句題紈扇風館焚香試
葛衣讀罷離騷增感慨綠陰滿地客來稀

夏日書懷次沈欽叔韻

黃梅子熟看花潤冬青花開小作陰昨宵北牖雨聲
急明日西湖流水深論才子建得八斗棋酒太白鞋
千金幽懷欲寫記長句又閱綠牀新律吟

五月二十日壽洪詩中廣文同復初韻

仙況洪崖是兀翁後身聊復寄嘗當春秋學外無餘
子月旦詩中有王公清杜無惜恭七桃哀遲寧羨棠、
千鐘今年兩浸稱觴日類有春梅棣續紅、

望雲詩為常德新賦

慈母青容阻見閩卷頓何處是針汾心思白髮千莖
雪田極青天萬里雲寒遥聽鶴來幽、暖隨春屬去
紛、八年不作斑衣舞日下宜聯五色文

拙卷為高仲和賦

灌園把甕不辭疲日入還思偃息時端上鶴巢應笑
拙蟬遺蛻腎竟成癡幽居子美留廬詠乞巧宗元記
楚詞閑說一卷天目上坎尋高適重相期

胡敬衡瑤芝軒

去郭軒楹也自奇獨峯相對好吟詩如燈梁宋拾瑤
草勝在商巖採紫芝寶樹傳家成故事銅池應瑞出
當時多君系有觀賢意更種幽蘭寄所思

、送張紐善還三衢

佩玉曾聞鞠
聖尊賜金珠覺被深恩三千遥遥方辭闕九十慈親
正倚門臺憶鳳凰今遙失字傳姚竹書存老萊衣、
待歸時看斑採紅觀獻觴舞、

大八灘納涼園

萬斛貫當一逕開水花晚色映亭臺日將落處船初
放詩未成時雨又催琪珀藤漿供雪藕象牙連簟蕉
竹林溪風來爲奇如此何事客參不杏來

清源詩為谷士源賦

秋識清冷五指光源頭一脈自涓、滿陰瀰漾皆因
兩浸濁泥沙不見天正本當令氏絕訟流還許酒
綱古誰如谷永肯孫子心在皇羲太古前

悼王晦巖

數到湘江獨此翁晦暇巖穴見高風每將魚飯供堂
上長看草裏釣澤中民訟望塵多句逆戴飢發康與
人間如何玉樹埋黄壤稍有佳銘託鐵公 錢 [illegible]

送丁白南代祀嵩嶽還祀虎山

泰華恆衡列四方崧高維嶽在中央降神自昔生申
甫代祀于今秩漢唐明士祝釐通典禮鴻儒樂論作、
文章進攜蕙帳歸來鶴長向山中護草堂。

勤生畫卷 姓少先生

繪事幾熹知有分如以雲漢行煙雲昔嘉宗秦先輩
既說馬神龜河洛文煙濤妙絕推道子解衣盤礴是
元君王會作圖在今日好為丹青先策勳

畫

界畫曾聞殺畫科郎因陳迹費吟哦林深白日紫槐
如池小青天見芙荷西路名園無復見平泉道石竟
如何人間丘壑連尖熱不道崆峒此地多

趙氏碧筠軒

竹下開軒號碧筠舊家公族尚振振每聽淇澳思君
子獨立湘皋望美人詩到東坡稱作手諸題必定情
前身雪漢遺今清如玉翡翠蘭苕巧間新

題呂仙夫傳

居里還同朱壽昌傳家應自呂榮陽學仙已悟黄粱
枕事孔仍分彩服堂獨鶴歸來城郭是三蟲躍出丹
砂香子孫又為
明時用忠孝須知繫興常、

聽雪閣張竹中賦約以禁體

黄昏微霰已垂垂側耳還從靜裏知清韻松風茶熟
後暗敲花雨酒醒時黑甜今夜渾無夢白戰當年自
有詩侵曉閒窗何所見飄然多在老梅枝

雪山張竹中索賦

瀍朝積雪滿亭臺一著功成酒土堆錄對有疵緣削
出玉峯無翅解飛來趣晴更把渡獅型傍晚猶疑獨
鶴回記取開元張氏語水山策認作崔嵬

清隱堂為徐清隱賦

清隱之堂何所奇赤片氣在銀漢滴德公豈無劉表
嘆孺子亦有陳蕃知不獨丘園事高尚沉復河水肯
漣漪小篆有文人解讀月下鳳嘗意曾吠

思雲為松江補伯嘉賦 今當此書

三卯浴浴映九峯白雲飛處認吳淞思親悲似狄仁、
傑尚友當如陸士龍鳴鳥每從秋枕聽鱸魚曾向午

盤供十年不作華亭夢月落空聞北寺鐘。

送金叔剛以博學赴京

昭代搜賢設禮羅臨岐無奈别情何不逢錯節那爲器須信安排自有科雲細龍墀丹關近星河驚起緣舟過逕知上苑春光早聞道官梅白玉柯

淫 段 注

胡拱衡城嵋讀書圖

何處真成隱者居桑麻榆柳草扶疎淫張永泰門無轍山對峨嵋深有書經情客來時泛蟻小舟人到日供魚西園一見先詩思高枕憑疑是我廬

挽王士見檢校

多能我亦嘆多才戰藝賢關屢中魁南海忽驚王勃死西河還動卜商哀方期椿樹三山去擾恨桑榆萬里回一掬平生師友淚忍將樽酒酹泉臺

畫鵝

薛公曾寫十一鵝此卷多三孰寫成片片不來還有影九隼飛遠知無多賦形大小隨人意作態低昂見物情安得長才如杜甫為吟老氣餘峥嵘、

送刑部員外郎張時齊待親歸永嘉

博學登庸豈等閒為親捧檄為親還關廷久懸心遠赤江海重逢鬢斑日麗鳳臺辭紫苑雲還鳳落想家山高堂定想占烏鵲五彩衣藏道簡閒

雲林書舍為靳夢文賦

雲木成林絕點塵讀書精舍有詩人乾坤萬里吉鄉遠風露一堂燈火親不為肥甘如隱逸祗因勤苦見經綸衰陽物色歸圖畫誰解移家類卜鄰

南明軒為楮南宗上人賦

山村南明景最奇軒因高敞望偏宜倚欄好寄陶潛傲留客須吟杜甫詩龍日見圖誰共看碧雲暮合雨同思如何之向東林去溫封蓮花禮六時

送謝鐵崖任祖庭

謝庭蘭樹尚青青又捧仙書赴祖庭里鉢夜騰龍虎氣霞衣朝拂鳳凰翎金為宮闕知天近鐵作岩崖縣地靈獨有上清陳白鶴飛來聽誦蕊珠經、

送王士瑞赴成均

青雲高步快先登萬里鵬程自此升經究春秋唐杜氏志雖溫飽宋王曾朝廷正欲招賢士庠序宜辭失友朋觀國光賓須第一龍蟠虎踞是金陵

送孫誠叢還鄉 有園歸去來辭為贈當故及之

孫綽曾聞賦遂初陶潛亦復賦歸歟田園偏爾成圖
畫道路依然畏簡書老去還鄉非是遠醉來還自求
爲探翻思吠雪寒窗下客夢時時到故廬

送孫增魁丞秀才歸河南

祇將琴鶴返吳園告别忽忽業贈言衣錦何須誇季
子買絲端合繡平原歸時松菊猶三逕到處桑麻自
一村渭水西風多落葉臨岐爭忍繳樽

停雲樓為四明王德修賦

停雲藹藹在高樓幾度懷人嘆阻修安得陶潛共遊
何也勝王粲獨消憂重眠憶弟夢青眼秋望思親恨
白頭亦有神仙鮮怡悦何時騎鶴重來遊

挽翁順卿憲史

讀書讀律已稱賢孝友兼優閑遠選僊方喜故園歸來
里還愁滄海變桑田名登烏府三千日夢熟黃粱五
十年愧我平生曾識面欲攜雞絮酹新阡

志養堂為陳原善賦

堂前花竹自清幽養菊秋深不外求定省室歡志喜
慣晨甘還得及交遊彩衣舞罷雛曾弄綵膀斟菜饌
孟將收識事親志養意惟應張仲是前修

松月齋為張克敬賦

齋前盡是長松樹山月來時分外清龍吐大珠懸一
顆鸞窺圓鏡秋三更秋聲運度思檀響夜色斜穿屋
角明不用乘槎天上去且於江海老餘生

復錦軒為錢宗文賦

公庭復始事非誇忠孝相傳有幾家尚憶故城斜衣
錦里客餘淨盡綠麻日斜湘西烏樓樹湘上海門時
退衙閑坐小軒觀族譜不知閑盡一庭花

雲谷為王秀峯賦兼簡故也

陰陰幽谷只藏雲杖策曾來訪隱君山合轉添成龍
氣水回偏覺帶氤氳不須彭澤思工部正欲來尋寄
右軍翻憶臨江賢太守何時樽酒細論文

九日遊吳山次韻

陳迹空存事往非却因山色認依稀風輕破帽何曾
落潮送征帆却似飛有酒當期陶靖節無詩空憶謝
玄暉古今不盡登臨意醉挿黄花步月歸

芳桂堂

大書芳桂揭高堂甚似燕山竇十郎會見五枝承雨
露應知獨秀飽風霜種桃庭外寧無地栽柳門前自
有蹊祇用一經勤教子滿金未足勝天香

来青堂

容膝方謀屋數間未應海岱異判雲移家漸近前溪
水排闌干分隔岸山錦壁湘城人不見金莖漢在白
飛還滿簾華色琴書罷獨愛高人對我閑、

萬山窩

門外塵無一點紅結窩正在萬山中似知制四回舟
若如見伊川擊壤翁晚對翠屏消暇日時聞黄鳥懐
幽風不須安樂重題扁已覺無來俗慮空

四願樓

莊〻六合自高深一望方如有古心濟海白鷗從浩
蕩長空孤鳥付消沉東岡南澗頻經日春雨秋霜總
在心頭有小巷當絶頂花時無日不登臨

次張一中贈友詩韻

清朝有道野無賢屠木新茅屢見遷秋色逆連蕭寺
樹紅光下對米家船一壺浮蟻傾杯美三尺肥鱸入
饌鮮幕府長官才思敏筆藩詩句滿花箋、

題吳景行操筆碑

傳家譜牒今無恙達世歌詩每見情原上鶺鴒曾共
難山中鷗鳥亦同盟及時行樂候閑暇晚節交遊各
老成零落操筆誰與問紫霞栖處是仕城、

棠日常
子夷方
萬日鳥

贈陳惟銘北行 有兄惟學仲濟州有兄世墓在花嶋月母惟石

沙兄棒檄仲濟州逺別常思共被秋已啟詩人詠棠
棣更從卿老識松楸季引論德難為弟太史能文豈
好遊此日旨甘頻在念還家須早莫淹留

岳鄂王墓

前朝江表復相秦力圖恢復竟何人朱仙路近旌旗
曉古汴城高草木春江月照空埋劍戟胡沙遮斷對
車塵栖霞嶺下將軍塚夜〻悲風起石麟

青田山房

好漢正傳青田點留子山房在上頭採得松花堪釀
酒種靈芝為鶴逺空翠晴猶濕龍帶歸雲夜
不收兄弟相親無限樂杖藜書榻欲忘愁

美人圖

不踏金蓮步不移樓頭仍是玉蟠螭自將鳳管調銀
字誰把鴛機織錦絲渾伴有時來閣草還懷隨處共
彈棊鳴鳩乱燕青春晚謝却紫花幾萬枝。

植花清夢為沈士敬賦

香凝燕寢宵未分。急雨打窓渾不聞。美人憶在湘江
水。行路悦隔香花雲。夢裡分悵尚知我。落月屋梁疑
見君。西湖東閣兩奇絶。眼中蝴蝶何紛〻。

草濤軒

松軒誰作翠濤看，數華丹青猶未乾，江頭曾記八月
聽石上泥浮漫株看已因吹萬竅天籟還如波濤如
歲寒清境一枝可洗耳，何時與子共盤桓。

集古句送鄭孝(?)赴京

為君書此報京華，風吹聲如隔彩霞，庭下已生書帶
草，馬頭初見米囊花，最擬玉佩趨金殿，夜泊秦淮貰
酒家，君在江南相憶否，烏衣巷口夕陽斜。

遊虎跑泉次坡仙韻

杖藜偶到南山上，一見靈泉即馳仰，無炊堂子白於

詰曾洗甌胡大如掌，何年巨數落初瑕，長日還歷遍
餘磬須防歧，石把清冷境渋由來非妄想。

梅雪四律代張鑾余衍陸平沈康賦

北風日日吼，枯株點綴春光定有無，半樹(裊)裊深猶嫵
媚，一枝染重更糢糊，芳香未露還因冷，疏影彈還不
為輔，想得孤山人歸臧，扁舟誰復訪林逋。
天教姑射會勝神，邂逅相逢自主賓，綴便積成三尺
凍，如何藏得一分春，飢鳥啄處棲難定，么鳳飛來認
未真，攔徑丘題山路滑，無由重折贈詩人。
梅閣生與雪相謀，雪到梅邊分外幽，算老只除松，殊

字書第四字似
重改

頃論定還使竹低頭，增添冷艷疑臨鏡，封閉寒香不
入樓，對此一時清興發，西湖船勝剡溪舟。
老幹柔條被雪封，五花還與六花重，從渠易改清癯
態，到底難藏冷淡容，再色知非憐溧在，收香長是恨、
寒峰，何如伸向銅瓶裏，煮水煎茶興更濃。

相賦桃燈狀二首

形如新月帶微彎，相伴銀(缸)釭影不單，寸草有心須用
盡，瓊花假喜莫教殘，留連孤注知天曉，沾溉餘青覺
夜寒，賴得玉蟲頻努手，蘭編寧向暗中看。
閒鋤功名謝切磋，頻挑試問夜如何，從前扶策心長
在，到底推移力更多，次第燒殘三寸草，分明垂下一
枝荷，短檠他日寧同棄，好就昌黎重作歌。
斜倚青青玉一枝，策勳相小責違時，近來不厭頻挑
半，開卷專錄再帶遲，秉暗每乎貧睦後，生明多在正
心時，偶憐映雪囊螢者，如此形容想未知。
儒家此物同(筵)莛等，浸潤膏油即舍壁，倒影每來書卷
上，盡心長向酒樽前，接頭已遍窮年業，舉手能成不
夜天，想像流光端可比，只從暗裏句推遷。
燈檠還于盞內檢，却同挑剔強為名，賦形且截長為
短，舉手能教暗作明，輕助葉生還有色，緩推花落更、

無聲美人關却金釵脫却笑賦看畫未成

香奩八詠

黛眉翠色

春山依壓不成妝樓起珠簾認妙范篇翠巧於毬裊
改標青黛比畫時長提撥西子傾吳國有使文君老
蜀鄉果指國也小翠處應驚胡馬動漁陽

香頰啼痕

傷心何事損鉛華玉露無多玉筋斜掬粒凝膏痛如
意胡沙吹面泣琵琶愁滴錦字和衣摺怕界紅妝倩
酒遮翻憶昨宵殘燭暗一簾春雨濕梨花

金盆沐髮

金盆瀲灩忽浮脂鬢髮如雲試沐時雪懷石苦梳翠
綠波明池柳麝香綠頻添沉水心思懶未畫蘭膏子
握遲却把羅巾拭餘潤見他紅日上花枝

月奩勻面

初開玉匣遠看翠再御鉛華倩指勻白兔宮深凝望
文影娥池涂艷粧新芙蓉綠水偏宜晚芍藥金盤可
待春不似前時中酒後厭厭懷抱易生嗔

000金錢卜歡

底事春來減玉肌苔枝一去杳無期定知玉筋偷垂
處正在金錢暗擲時握裏幾翻空出卜抹蕭何地重
相隨不惜善見宜男草背立東風聽子規

繡床凝思

午窗風暖嗅芽香無語停針倚繡床意懶不緣閑嗅
木情傷端為刺鴛鴦絮迷濃處從圍碎綠結拋時任
短長喚起一春心上事數聲鶯語隔垂楊

花塵春跡

遲鴛微步不酒妝誰踏行蹤認有無春逐塵香初妨
拂曉風花落又模糊凌波羅襪驚神女襯地金蓮陋
玉奴幾度含塵空想像却憐新月印平湖

雪窗秋夢

碧天雲散月三更人在紗窗夢欲成燈焰有花隨蝶
化筆紋如水怕蛩鳴錢唐踐聽當年曲巫峽宜含此
夜情屠馬無端又驚覺滿懷幽恨不分明

00雪中八詠次瞿宗吉韻

999雪梅

關如爭青共歲寒比同顏色不多般散來虧臘都成
片剪碎紋綃卻作團風細易撒釵鬢鬢月明難許鏡
窺鴛殘卯靴比閑書字紙憑明朝贈又還

雪竹

三逕雖同蔣詡迹窺簷猶自問稀稠直於晚歲方知
節更待清風始煞頭阻食鳳凰端有感遙累翡翠護
生態季娜若有王獻異安得仙人業作舟

雪柳

柔枝曾記煙華時佛日光明每借暉縱使粉粧春態
度何如珠壓舊腰圍枯條𦈉〻俱成帶溜汁消〻可
染衣一夜東風渾不見看燈人向月中歸

雪夜

白鋼仿彿似裙袍為問烏程事若何無南畏寒寡古
屋有織幡悠悠前寨野田泥濕雖尋累門逕人稀易
設羅關道上林無限樹春風還雨舊枝柯

雪鴈・

一般瑩〻與斜〻疑是春歸趁柳花瑞比鳳凰還感
旦清同湖蝶帶南華逵道聚澤迷銀滿晴度樹陽聚
玉沙本折鳳蒲被老句併和圖畫落誰家

雪　雪獅

塼雪依稀類若麟却將毛髮變珠珍金鈴綵索聊為
飾玉爪銀牙宛似真方訝吼風能吐舌抵愁見睍笑
存身歡爐歡炭回春處想像難詩筆有神

雪水

只將興減論榮枯就有安能勝一無陽火燥來還作永
陰崖滴下不成珠寒消薰慢冰如節瀾及耕罷夜有
爐白浪緑波隨處看明朝春色滿江湖

雪燈

燈花為喜雪為祥又向窮陰見一陽星夜松明疑石
屋雪天凍火記江鄉連城白璧元無價照乘明珠句
有光堂燭春冰寒市過少年猶憶醉平康

〇〇雪湖八景次瞿宗吉韻、

〇〇〇鷲嶺雪峯

大地渾無一點瑕光明都是梵王家兩峯高並疑推
玉一道中分類剖瓜已為宮光如鷲嶺還因凍冽記
龍沙此時翻憶藍関句誰復能開頃刻花

冷泉雪澗

下有流泉上有松諸山羅列玉芙蓉爐頭久釀誰家
酒屐齒應嫌此處蹤且去煮茶隨意把引來劉木入
厨供澗邊亭子無人宿空使猿號昨夜峯

巢居雪閣

人間道岳是孤山高閣清虛類廣寒木處階顛從此
穩僧居疑小敘來覓探花琪樹緑邊繞玉字瓊樓句
上安表外湖光明似鏡有梅花處好憑闌

南屏雪鐘

翠屏化作玉千層樓近鐘聲恍若憑和雪送來清遲
遲雪雲遶出慢騰〻華鯨誤意秋翫月鐵馬渾疑夜
響冰一百八聲纔擊罷雷峰又點塔中燈

西陵雪樵

湖田風寒戰齒牙不知高樹已翻鴉遶持斧斫冰
片旋斫柴薪帶雪花市上擇錢沽斗酒擔頭雜笠掉
山茶路人試問歸何處笑指西陵是我家

橋白橋

斷橋雪棹

山逕晴光玉氣浮我來乘興似王猷橋邊端懷高〻

蘇堤雪柳

蜂鬚壓玻璃細〻流雪後來田花外棹雨中喜喚柳
陰舟還思寂寞春寒夜一舸歸來起白鷗
寒梢不耐北風狂何似東風萬縷黃西子畫來環黛
淺蘇公行處馬蹄香蘭同舊葉堆為琢銀比新絲可
織裏特得春歸飛絮亂盡如移近柳邊傳、

孤山雪梅

凍木晨開曙翠迴孤山景好勝披圖翠禽巢失應難
認皓鶴籠空不受呼已見万花開北隴其教一片落
西湖快晴更待黃昏月疎影隨身不用扶

栢軒詩集卷之二

柘軒集卷之三

五言長篇

七月朔壽徐大參五十韻

光嶽千年合車書萬里全天開斯地闢主聖旬臣賢有美生人傑由來挈巖淵景星方快覩時雨元開先盛世逢三五賢人出半千黃岡饒巨竹赤壁亘長烟物論咸稱首才名孰比肩傳芳由栢葉體道契松佺大廈須梁棟前賢類簡編玉壺澄皓月清廟永朱弦書畫陽氷亞詩應子昂專成僕嘆若此開闔圖依然遠借長風便親承湛露消一麾初出守百辟共朝天履帳星辰上光分日月邊皇惟水服袞端有筆如椽版籍登民數絲綸吏銓玉文龍矯〻紫誥鳳翩〻御酒浮卮滿宮花插帽偏階聯天表近悵阻地偏填野色明朱紱川容動彩旃地連淮海外省鎮浙江堧奕〻三台位煌〻五緯躔陽資樊理封域待甸宣兩親蕭曹接辯敵賈苑聯欽刑隨日化風俗與時遷析木初飛鶴高視尚噪蟬今朝實都麗後夜月嬋娟弧矢逢華旦椿秋見大年秋期先六日佳氣藹初筵壽域家千里春臺廣八埏正名協樂地種德有心田鶴鷺思同列麒麟喜滿前皇無瓜似棗亦有藕如船仙鹿銜朱草神龜上碧蓮歌慵鶯睍睆舞愛鶴翩躚旬有青雲路仍思紫府杖勞搖遲下士款泰階畫乾事業期周召文章繼許燕公其為輔弼去也與陶甄有道千鈞重無私一鑑懸考功齊郭令論秩擬彭籛愈覺勳庸盛元知志操堅作興周禮樂整頓禹山川已注長生籙當為不老仙未容居綠野寧許見華顛素積陰功厚能同造物旋借行追九老衆妙入重玄欲祝先天算還歌七月篇頌言多壽祉流慶日綿〻

七月流火

人間逢七月大火向西流民事終嬉晚天時始應秋三星低北户萬象拱南州箕尾同成緯珠璣巽綴旒金流分移〻鼓漢與悠〻頻炤輝瑤席疑夢度玉樓色連朱閣迥光動翠簾幽衆烈將催侯君營故眩眸氣隨霜露變事逐歲年遒布帛堪爲褐狐貍可製裘先時還有備卒歲每無憂偶讀豳風作端爲大業謀顧慚忘厚意萬一賛

萬孝子詩五十韻

古云孝悌至可與神明通其深入厚地其高亘蒼穹上唐聖之治下變時之雍流觀孝子傳乃見古人風保定

清遠形勝當要衢天民有苗裔良知有孩童

氏精并州殫遺緒勾漏洪溫其玉白璞爛兮金在鎔
豈惟竭其力亦復肆其恭堂前荊樹紫階下萱花紅
身無千鍾祿心有一寸形板輿快秋與萊服明春濃
常存懷橘念每感斷機功履杯戒前日溫席書歲冬
但知子力盡孰計時運終王綱一解紐四海皆與戎
無城不兵甲無地不烽燧南方亂豺虎中澤飛鴈鴻
墙與室不大倉卒難爲容他山號明府救地多奇峰
避難屢踐險兇亂性敦伕。俄然大風作出自空谷中
其行若有感其學爲子先至思遷遠地廣保聖善躬
竭來衆點首過年推霜。鋒生。送訪故里爲賞無遺蹤
所恃罪蔓髮惟孝特心胃神忽憑姪係吉猶在人聽
汝能篤以孝吾斯答其衷遇爲一時章闕俾後裔陰
易水流湯湯金莖屹棠棠豈無懷慨士亦有文章公
皆吉篤孝子不愧江汝翁官特立章表人豈素黃鍾
績永行屬鵠彩筆瓶雕蟲爲觀擇儒搜講遺居叢宮
遠全燕趙俗直與鄒魯同忽罹此戚已徑若堂封
哀傷動桑梓悲悼達椒松誦詩復蓼莪讀禮先捏弓
深戚養之薄殊勝祭者豐端因事跡異孟見傳精工
聖世惇孝悌淳風邁義皞卑書況文執戶教漸西東
孝子復有子承宗亦思宗詩因抔風鳴相府一馬聰
移悌爲長順移孝爲君忠垂名照青史應協翰黃鍾
我歌孝子詩錫類期無窮

顧元之墨竹

淮南吾畫竹其世宗虎頭前身蕭協律後身文湖州
濃墨遠景似健毫從酒游清如李息齋動若柯丹丘
子昂固莫及仲欽或可侔素得金錯法個字分剛柔
與來秘一掃揮屢踰復鉤雨葉已翻夏風枝仍報秋
遂令愛竹者不必穿林幽當開維摩像神光喝遊敞
何如君子容蒼顏照清流留中有渭川淇水同悠悠
載歌踏莫鼓吾其企前修

爲尊子直賦山隱

招隱何處所定在桃山旁人間西畝號地異其源壽
履隨綠玉杖雖映青瑤簪鬘月鋼顏色松風灑塵襟
錄液變白雪燒丹成紫金傳授龍馬圖嘯歌鸞鳳音
結吾希吳子悠悠閒此心

沈紹宗東園軒

隱侯吳孫子學古將入官長以堂洞腹有此前苦盤
軒東地頗衍日出作愈根偶得樹藝術永充朝夕算
種疏不致害瘠地方易彈種疏不歆稀稿食味易闌
學圃固云陋灌園乃所安杞菊春可攬葉藿時加餐

之子方揆策固寓佚猶難不愛東門瓜不愛九畹蘭
愛此寂水奉置備畫觀歡有園當耕種有田可遊觀
一朝擾之屆九萬鵬斯搏相期閒風上高步青雲端

半閒道人畫卷

餘杭佳山水我昔曾一游緬懷丘園隱句得林逋幽
耿門冬嘉樹陽岸昏平疇皇惟慕栗許亦復談伊周
毋以半閒號忘此終身憂獨懷稜逸志不異乾剛作
願子慎明德勗哉企前脩

雲林小隱為崔孝暉賦

白雲何英英蔭此嘉木林雲氣有卷舒林木恒蕭森
久矣慕高躅於焉遂初心澡頸弄山高濯足暑水深
草堂白秋期松飈空夕憐冥鴻飛避弋野鶴下聽琴
載歌招隱章重賦歸來吟白駒在空谷毋遐金玉音

靜齋詩為朱君啟賦

幽居絕塵想象山羅其前緣好得深趣以寂成靜專
齋虛室生白字定光燭天覈琴挂空壁熏爐坎遺編
荷涼下飛鷺桃蕃未鳴蟬悠哉歲月外閱為天地先
貽言崇陽氣保貞期永年

敬義齋詩為金華吳崇賦

齋居起沖寂蕭然遠塵襟斂收學乃翼馳驚志益深
斯須趨一變成順彌千尋明知主宰功究在方寸心
靈扃要整肅戶牖非時啟惟茲敬義立莫君神明臨
金華延陵裔去守翰墨林書編日孜孜碧窗畫陰陰
願追周云抑淺悅斯其深嗟予坐在斐得友期規箴
永言重方理庶播金玉音

鄱陽王節婦詩

翱箏夕已殘春柴秋先零貞心類松柏歲晏猶青青
丈川李氏女防身動如經白婦太原家目不窺外庭
上堂問舅姑下堂鵝鯀鼓遷時有戕伐渭流濁其涇
草竊起旁郡飈闌雜殖腥舅也保鄉里擊賊無留停
夫也保居守寧衆璞姆衋節婦當此時事姑盡儀刑
舅家夭已亡痛哭剝其形先有兩兒女玉雪憐婷婷
與姑共撫之閒門畫長扃奈何姑繼殞良影空伶俜
尚織修祀禮頻蒸為芳馨教女夜績麻教兒夜囊螢
父母雖孔邇相能白諸寧今年五十餘髮鬢微星星
兒成女有歸待事猶思經有日重節義飛章上
朝廷花誥來翩翩華表高亭亭行者為嘆息居者增
晶熒至今太原家芳名藉視聽人生諒有涯聚散如
雲萍綱常若海嶽不愧天地靈女史固有箴刑于如亦
有屏我歌節婦篇君子當刻銘

海陽子詩為李秀實賦

襄與侯沙際望見蓬萊雲蓬萊渺何許猶有雲中君
（柯改扶）曜靈登扶桑舉世如為所中天根龍響六合無嘉氣
云何海陽子未謝沙鷗羣觀水必觀瀾獻曝因獻芹
望洋昧所觀逐影徒為動積流成大川學古求多聞
寸陰聖者惜子當惜其分

牧隱詩為李文熙賦

川原淼微茫草色綠以青牛羊散平野欲與蒼烟連
龐然畢來歸散策何用挎所以隱君子於焉記山樓
朝牧日在東暮牧日在西兩岸無百尾兩岸無千蹄

對之悠兩志歆仰惟瑞貺因茲崇隆德望頌借自敘

贈醫士沈士貞

庵丁能治牛師曠能治音時知扁鵲術異跡同其心
五行播四序偏勝性為殃奈何表兩脈紫此寒暑候
岐黃世已遠奧義誰重尋長沙繼扁鵲論議橫古今
（益改盡）盡不有劉張從並辨名與琳錢唐醫之藪名士明且哲
惟茲隱侯裔醫價兼南金厚施還食報蓄積高於岑
揭來金閨彥有疾膚將深神劑運刀圭捷若磁引鍼
功成不受貺拂衣歸我林我風慕其人與語聞塵襟
安得理鯉魚為之既登門尽詢養生祕啟我聾且身

會面雖可期因風寄長吟

懷雲軒圖為王子中題

哀親在高堂征夫在天涯所以於此時瞻雲每興懷
念子失怙恃悠然坐松齋感此無定姿遡邈君音容乖
四方及上下悵望胡能偕因之為此圖亂灑托丹崖
似當日之夕山氣何其佳翰觀繫揚名百訓期克諧
（克改克）
顧言作霖雨楙當詠三槐

聽潮軒圖為夏伯祀題

觀水必觀瀾聽瀾無捷者乃於無夕處見此天地心
方其潮來上大江一綫溶溶將耳欲聾之寂寂否難尋
及夫潮既落泡漬成消沉又復以耳聽然然真如瘖
（鏗改鏗）
性於初至時湖闊陽與陰吹他鐵聲鼓從風鏘鉄金
之子於此軒危坐正其襟悟茲寂感理聞參古與今
已無言語迹況著丹青臨我聽不以耳孰知聽處深
擬將希夷意寫入無弦琴

仙山訪隱圖

仙山渺何許飛樓隱蒼穹誰携九節杖直入烟霞中
兩峰千澗息暑物微逵通松花落金粉衣袂回春風
幽懷何以寫賴有愛下桐其江既巖後不逐陶朱公
還來白雲裏揮弦送飛鴻寄漢隱君子苦心乃良工

五嶽在袖手三山入漢蹕無於生船上維嘗意無窮
我知固蓋理能使塵慮空朗為疚病鶴偽但遺樊籠
何當賦招隱山幽多桂叢

布穀篇

鳴鳩本鵓鴣形狀鵪鶉珠江東呼櫓鈸布穀江南呼
桑間拂其羽長與戴勝俱一鳴雨霖霖再鳴雨蕭蕭
三鳴未及已驚起扣田夫秋帶乃早出荷鋤卑前趨
我聞少皞氏獄鳩來應國紀官此司空俾為德之符
願言及律風
聖世齊唐虞將此鳴鳩篇進獻王者都

稿萱堂詩為夏伯玘賦

最〻堂下萱藹〻檻上花生無衆草木獨此能榮華
況當朱明候建墀開丹施晴掀飛雨鬮湖蝶戲來家
何如小兒侍朝暮報兩衙寸心圓丕揮蓋母慰無涯
錫類古所敦永言非重誇

雪樵為吳江謝聘之賦

大雪滿天地山林何所懷不掉凡草木但見其瓊瑤
瓊瑤因天美玟恐難琢雕草木亦已落猶存舊根苗
為樵苟不廢庶可成夫薪柴何且〻代無采見觀消
惟孩謝家樹松栢見後凋昔宰吳丘邑今游浙江潮

手執方舒手勝谷仍在階棟梁尚可得榱桷不待求
祈夏歲年晚雨雪恒瀼〻蕃鮮四玉燭光華麗璣霄
四海一雲間居其光勇先

谷德為鄭克謙賦

西都方漢志鳳昔欽德泉谷曰鄭子真子為少栖遲
躬耕本巖名推也及秦之稚見楊雲意亦今知我舜
如何定山陽令族宜在茲德德尚先世食業匪若芝
黃鵠怨嘤鳴如鈞當弩繳所以龐德公於為隱者師

鷺鶿篇 長卿鄭鴻也

積水白於練芳池成安匯濯〻出水連帶交塵垢清
嘤〻忽飛下照耀日相娛惟蛙池中藻不銜池上萱
性能池中鯉不數池上魚一夕發池荒遂棄枯
拙者方食鶩雌者已試翅雖鳩知有利精衛志不渝
物性固要奪民心為可誣至今南國樹落日空啼烏

箬軒為吳叢劉書賦

青山攻草如窓戶何珍瓏鳳為久不至箬箬自成叢
之子延陵後讀書此軒中畫陰氣夏綠古色謝春紅
心虛事性集本立道自充扶竿出鱗鮞久簡林書叢
獻門思有詩題句惭未工安得文太守深谷寫高風
假聰特為鄭伯陞賦

明友死無歸殯之謀非賢能於賢者施大勝猶与綵
賢者亦有子兵亂不得邑亂定子方至臨穴出涕淚
報德斯以德不在文字間文字首不紙世教誠相關
道山嵩崔峨萬水流縈繞相去數千里可望不可攀
一關西背逆無復業衣斑子固有戚容人亦皆欲頌
民胞物與意破訂冤以頌嗚呼子深氏義重踰丘山

送學守約　撓日撓

清高逸尖累藹末四高飈之子有遠行方與已皆撓
若行河所之鍾陵譽當先子時除昌遠四海倚來朝
感君仕王家玖琳瞬金貂望不有所懷悵望川原遠
今辰復何辰草蟲鳴喓喓感此秋氣來頗覺心挂植
趨庭會有期儒立笑瓊琚出門道可由進學德乃昭
去去當努力焚膏永凍窗

康上人畫　二首

林扃掩孤寂落木無餘聲道人坐空山都知岁峥嵘
夜寒寒有雪漸與茅屋平不惜梅花開但覺鼻觀清
殘經未能了映燎爛微明願以第一義於焉證無生

右雪窗觀梅

依三稿寫099

山靈有幽姿南塢春更好獸起露地斗布種皆藥草
等許袈裟草但恐根苗悩根望固云珠所貴抖之早
況以稊稗秋無食敢求飽感茲澤物功重開不教橋

右南塘耕雲

送趙永貞致丞德化縣回萬水千山路孤舟幾

日程為韻

知宦事新邑判涵須更勤隨行但琴鶴況乃僕夫從
檐聲與簧書累然不如僕子時春已闌花卉雜蘇叢
丈夫貴得時進又從遠寸鵬程從此闊搏風當九萬

又

滿方既寧揚二光亦興起皇風播九州貴路隘百里
錢唐雖古邑人民半凋殘持危與扶顛非公誰可倚
胡為移他邑又使風俗美哉丞何人斯譜系自天水

又

水流必赴壑況乃值大川傳載朝宗意浴日乃滔天
昨日戒庭松明朝化鸞烟皇威過四海所見如日前
勿謂道路難民事在所先會看一士譽當勝諸君千

又

千里復萬里道路多関閑況復春盡時好為多綿棄
時事雖舊邑豈獨庶民恭武事非敢專亦當念懷緜
遠期樹大廈寒士皆歡顏去去不可留悵望空雲山

又

山雲無定期水月有真過出處雖立賢愚時宗何幕
今辰復何辰送別江口波儀然發棹歌驚起沙上鷺
名儒為席珍猶更乃氏鑫百里句搢單從故路皆路
路人為我言何若方載途如何賢哉寧從馬思南徂
有穀盈我廚有酒盈我壺飲食非所念所念民力劬
官府有賢良府庫多銳模為政稚無狠要在德不瘝
孤雲在天未可望不可留者何為而飲今何為而浮
一朝從飛龍變化弥九州應知三農意起昔待有秋
沛然作霖雨江漢皆同流願言乘長風濟川有虛舟
舟行何迫、南風颭袂尾江上無難花香、春廣草
舊呈子
子時時潮已平波動日光耀中流復鶴鳴發此兒即偉
錢行直無詩成章愧其髮會看承膝呈如公信無幾
戒年客燕山問學時與游哉已來錢唐吏事師儒術
已庠大荒蕪赤手建宮室不有經濟心成效安可必
勗哉教養功為事貴其實鳳為寧耳棲朝陽待他日

日出春霧消江頭潮水平舟人理輕棹送客聯諸生
州縣被徒勞由茲至公卿仁愛在民物樂世皆和亨
請看莆曹業承作邦家楨南溟望不遠萬里聞鵬程
慕和許孝章論校陪發有作王十韻
學古始入官為有民社寄此理均人臣則職居相任
祀典逮百王法守由一揆丘陵以為壇陶匏以為器
肅嚴神祇位復辨上下次成象本乎天成形本乎地
牲帛兼脯醢禮樂尚明備將仰民所崇財用國俊係
兩儀同乾坤心廟異流萃日臨齋戒期卜吉事祀剝
不戀斯不忘能備乃能發皇風治無根感世寧有替
子詩登在驚應佚本為至風定為昭明山川載神氣
鐘鐘鳴鼓鐘秋秋陳鼎盖爾然靈之家先矣誠所致
有美文武臣承把賊一志陰明夜向晨日白天在水
鶴立儀當中殿奔走其際欣、神亦康簡：福相熾
湛露流玉階今風襲瓊珮方當感格時已著先滿意
禮卿士無譁樂奏神所雅益之以十朋介之以繁祉
祈報止春秋敬恭止禮還玉佩一鳴調金成為寶遂
三獻迄有終九府均被賜望翔康衢民稚觀牧熙世
雷動車馬還日出海波沸作詩聊記、年）
至明四貫歲

南山紀事詩爲楊復初賦

予實每好奇搯我遊山澤偏往會佳趣屢覓盡幽僻
維揚有泉山日出烟霧暘谿探不知遠但覺多寒阨
縈迴林麓深蔚葩綠逕窄陟閣縱奇觀來重心已懌
屹然峙浮岡天孤一峯翠百折乃肯下磅礴埒碑易
前而蒼龍首俛負雲巻雄踞虎安尾雌伏鳥斂翮
地勝氣所鍾土色賦琥珀上有百歲梅下有千歲栢
左右脩竹林森森列矛戟乃於隱約間欻然結幽宅
不知何人地款問山中客同遊忽告予先人此窀穸
爲言經營難小立話疇昔茲山革韜藍婦姒無嫌隙

島 鼓 島

惜土如惜金誰能此藏眡憶昔先人存頗有風水癖
偶讀青烏經遂識來龍脈窮探得茲穴屢請竟莫獲
因之號南山以志聊自釋神遊心不忘遺命在易簀
再請拒益堅哀情徒內迫負愧背君老失措手捫膺
三年讀禮經方寸恒慼慼昨承郡國薦專教上海庠
世變之京師所歷備艱厄覲貴未今茲此業人子責
雖惟熟中腸未復泚其額還家踰一紀終請始不惜
方將叔封樹詎意遠行役及歸歲云暮故地咨新闢
峨於峯鍾下石露見刻畫三復銘陂詩摩挲出圭璧
若曰風雨寒草草巢所盡重約舞鳳望遷歸在朝夕

昔歲事已非今獲始可釋百年如合符此理疑感格
翩徹先生言庶爲生者益我覩孝子志百順無一逆
臨事苟獲爲努力甘毀瘠於心或有慊神明諒能謫
如子克承家業播見巨擘古來卜言事往往著簡冊
致烏表清忠眠牛發陳迹佳哉滕公城歆傳玉棺石
予也慎其終令聞永無斁勿謂經營難餘慶善所積

贈潘德厚

洪武戊午秋佳辰又重九門前冬青樹想像如五柳
中有避俗翁於焉養衰朽鐵關扣門聲乃見二三叟
水心吾忘年虎頰吾畏友偶偕安仁翁所見知所守
湛然若淵泉溫其類瓊玖云是主簿官才能世無偶
昔者事先集易若反伸肘杭郡冠東南倉庾遍陵阜
出納既有程經營亦非苟尚不遺纖圭況乃累升斗
昔聞閒居時秋與春慈母郡國舉孝廉惟汝獨稱首
賦詩中書堂落筆海潮吼青袍方裹身英譽已騰口
祿仕安敢捧所貴爲母壽奈何不及養中心詎能剖
今年屬免喪文字復徵敢請解束錢唐見者惟恐後
書成筆其行河橋重攜手挈壺到三泖湖水清且瀏
鱸魚入饌羞香粳出春臼因之作畫圖可以識某久
求我索題詩成章愧呈醜胡能繼瓊琚可供覆瓿

譽之多祿四世複容根芳蓀帷—
聖明朝文化被九有圖書出河洛麟鳳在郊藪紺煒
變態鏊金印縢組綬賢者此山藪能者環堵棲九〻
識模姿爾在薪與熱嗟哉暁闊遠傾盡蒙發薊登臨
此日同留別不能久贈以黃金花西風一杯酒。

辛亥歲秋廬分韻得上字

明時—
聖主作文治在浙南聲教栖被漸與圖混翰廣科目
網多士網羅屬良相—
朝廷盡明揚巖穴竭搜訪世主之棟梁意在得工匠

玖段歎

棘闈重關設莘旅皆聞望有來君子儒俱為丈人行
校藝辨妍媸立言闡得喪豈無歐蘇出敢與兒董抗
再叙勇諸生三吹永一倡易書本黃虞禮樂宗素王
諭哉卒貫生騰皇此首況神奇化臭腐遺洗見盆盎
金鏞或在懸玉色恐無當治音貴和平贊諸刪冗長。
細句獨雨袖雄篇杜詩潑千軍潮獨掃百川可東障
措辭喜華麗賦質陋木强有美鳳鳴角無取馬立仗
撫序漸蕭條峯回忽清曠河漢瀉微雲天雨絶纖坱
月色秋正佳潮声夜逾壯蕉風亂星燭落露裂斗帳
憶昨巳居膣苺苔欽促析念茲歲如流毋使情盈蕩

誰謀先王宏能着履幾納千慮有得失萬事付遺志
為學竟荒唐惆悵益惆悵崑崙有丹丘蓬萊有方丈
願接虛數遊相期九天上。

雪竹軒圖為彭孝明賦

北風天大寒平地雪三尺蕭然軒窓外見此萬竿碧
此君有高節豈但容如簀顏從軒中人相看共貞白
誰歟作此畫先黃與凡席形神悅其間那知故園陽
豈無九節杖亦有淩蠟屐清興如可乘山陰訪陳迹

松雨齋為胡扶衡賦

西山落幽姿倚屏立天宇飛來石上實散作松間雨
商聲猶浙瀝倏勢稍軒舞風驚八月濤地裂萬雷鼓
斯須籟盡息慘淡形可覩誰謂工之良自覺心也苦
於焉名齋居允矣好奇古領教謫仙吟因之夢天姥

竹居為蔡存中賦

我觀隱者居種竹皆遶屋無竹俗其人無人俗其竹
紛〻遶籬往〻遍林麓豈不懷渭川因之詠淇澳
如何一丈地有此數竿玉遂令蓬蒿室便擬篔簹谷
笋出覩可供竟庵勝野蔌葉落重旬掃爨餐助山木
秋困幽事閑頗覺生理足夜眠聞秋声曉起見寒綠
繁欲加吝斤因哉資簡牘會當西高枝他年鳳凰宿

蘭雪齋爲沈德潛賦

猗〻谷中蘭〻叢上雪春風有時來綠艷終不滅
志士多古懷君子有貞節於焉抱清潤允矣全倫潔
孤標寡知音郢歌援成闋與言得同心援琴寫幽咽

送曹子貞歸廬陵侍親

潛魚無揚鬐倦鳥有歛翮物性安閑然誰謂天地窄
安路多適津高足疑且策羸觀已華顛胡爲事行役
寧食青原薇不食薊丘麥寧飲桂溪水不宿燕市驛
昨暮寒蟬鳴今晨歸騎迫欲林芙蓉花惟以遺遠客
頻有知聞辭因之慰安適子適在養志竭力甘戮瘁
錫類古所歎相望海雲隔

畫菜芥二首

芥能清我心助養頗爲急春畦雨露濡根葉每霑溼
園丁亦云勞小摘日供給爍吻殊可憐時〻啜虀汁
壯年功名心青紫如地拾誰言納須彌秪用子一粒
披圖見紛披胡爲在原隰歲晏思灌園抱甕當日汲

又

高田宜種蔬下田宜種穡歲饉與飢同安敢望肉食
而餘理荒畦甲拆費地力會看根本長取之戒勿亟
天公憐我貧此物頗不嗇使如終歲謀千甕擬可得

今笑披畫圖諷從歌當聽長能吹菜根天下無此色

楊士言長句寫

七言長句

洪武甲寅冬十二月祀岳王仁和知縣四明陳子善先生夜宿祠下有作因次其韻

我行右叙關前路正見岳王墳上樹墳前湖水日夜東萬古不流忠烈去汴梁城裏胡塵飛英精一藏天無輝宮墻烟柳自春色畫畫燕子將誰依斷愁又對西湖柳萬縷黃金拂人首長條折取贈行人誰時英雄一樽酒四絃彈出陌上花推手為琵琶却手琵琶坡仙有語誰解道猶歌緩〻妾還家姓古來今無限思歌看春風恐無地松鶴啟解骨吳也柳媒何曾知落霜

可憐淒夜飲千山致身不似良薇閑草市已見去舟舟復珮無復來珊〻西湖信是人間少彷彿十洲與三島倘有荒墳老樹身拱把如今成合抱白雲只在山之巔隨風忽墮詩人前酒酣戲歌曲萬事知心惟有天宋家秦檜過元戲叔許專和前志既豈無祖逖空渡江亦有魯連終蹈海嗚呼自壞萬里城誰挽天河重洗安朱仙重旗一朝退中原此恨何時平昔聞哲王用人傑蓋極何曾有崩裂天之所壞不可支叙鋒竟染萇弘血背嵬將軍萬夫雄丈八蛇矛成武功左傳一篇長在手正歌還籌帷幄中犬羊腥羶

潮不掃胡虜前徒萬戈倒咄哉和議竟丑虜此理無由問實是子復生孫〻有子移山不信忠公死英靈氣在天地間每到祠前即興起墮重再拜有所思中興好相真小兒良弓遂藏高鳥在萬古千秋傷有為望綱誰可成烏有誰念青衣顏黑青重〻廟斂民其賭公論由來在身後揭來吊古心自跳浩歌似有山靈知蒼苑雷霆動神馬快惚風雲生大旗秋復春今春復夏四時拜掃祠堂下也知天定能勝人列土分茅號王者丈夫生死有重輕死非其地如無生吁嗟吁嗟岳少保自公之死國不寧二帝只在黃龍城眼枯天地終無情何如父子麒麟掾離亂之餘除棗拱不教斤斧犯松楸肯使牛羊上丘壟詩人夜宿聽山泉出戶滿目皆荒烟不聞金鼓殺地祭但見玉鏡當空懸忠臣之志何然〻粗國惟公心似鐵明年國籌追為神湖上祀湖春二月

棗獻太子墨竹

古來畫竹誰最豪蕭悅不及王維高文同之後對棗獻學得南唐金錯刀骨銑新裂裁成扇頃刻春雷穿鉄硯圖成標以裊翠名宛似黃陵廟前見九疑峯高雲氣達天寒日暮城英啼手中瑤琴不敢鼓恐有風

凰來上枝室和年間好時節徽廟丹青更奇絶南渡
王孫愛墨君猶是東都舊枝葉二百年來迹已陳煙
梢露葉長清新有態衷衣今復觀制篇未必無倫倫
詩人尚友須千古實搜心内良工苦安得此圖掛北
窓坐聽秋聲起風雨。

布穀篇

陽春布德鷹化鳩眠雅可識心和柔野人因見拂其
羽有事南畝并西疇系林陰陰系甚熟彷彿禽言如
布穀秋成準擬未輸官農務當勤何待促周家開國
本務農艱難王業存幽風倉庚鳴鶴俱在詠布穀應
侯將無同田家望雨四清嘆況閭處處催春種黍稷
今年如滿家布穀之祥勝豐風

贈朱仲擢之京師訊其子答文奏

河橋柳青不忍折路岐頻覺中腸熱百年幾見一代
人、二月重爲千里別我居北郭遭亂離草編大義猶
日拔有傾而長過我者不通名姓知爲誰借我大義
汗漫讀因注首肯疑心服擲還上馬竟南征高峯飄
飄類鴻鵠明年我中已亥科思之不見將奈何每從
儒者談彷彿恐有小客來經過昨者相逢知姓字云
是崆峒鄭道士往得參同只自看仍以龍經進餘子
錄閑披卷又相逢風蕭雷燭插秋紅詩成取許叙史
寫八分作字何其工從此求游成其運學不能同頓
能識作文我衰隨客、二摘集如見顏色今春又作
風臺行佳兒彩服邀相迎、西子湖頭一杯酒三疊陽
關歌渭城渭城何遠臺城近碧草綠波生樓映行行
無限好江山物色分西持吟味江東日暮多白雲見
雲來如見君雲間君有雙飛鶴爲我銜來天上丈

題大年蘆雁圖

平林帶烟波渺渺風收葭荻秋聲小望中疑見影蕭
湘十百爲羣落陽烏楚天未雪無雨霜南來豈不謀
稻粱哀音君聽寒路迴光趨不厭閑河長汀洲水落
成平陸散亂凫鷖聚沙曲低飛不肯伴寒鴉猶繞荒
村破茅屋屋中有客揮五絃使之不得心茫然何人
圖畫能看此趙氏丹青稱大年徽廟元年傾風曆此
圖正是當時迹便從宣和到靖康良岳禽聲起秋夕
古往今來幾盛衰摩挲老眼覺成悲良工心苦人莫
識似寫周室鴻雁詩

悼滄塘

滄溪樓雲水皆立毫羽顧婚妹泣珊瑚解碎海君
愁摩南香消桂城泡蠟爲影兮滄爲形都將皎潔同

清泠九霄倒下遥虚白萬古直上澄空青遊邪鈎邪
傍何有不抵生前一杯酒海村月後頃眼明始識人
間七是史

畫山水

遠山倚天翠蛾掃綱地成九極天小方諸藁幻爾樹
杳然尺烟雲生綠紗依巖縛屋若不得人家高下清
溪西野橋終日總度馬村店傍午戍關難晋算曾過
潙公嶺樹木蕭森萬衣冷回中覧冬千萬山始覺此
身凌絶頂、鄧亭夜宿天未明僕夫悼遠催早行滿前
好句吟不得今見此圖同此情南宋院人專屬高言
中每退史屛軸偶蒙一笑使承恩賞信封疆日特使
江山萬里開畫圖妙絶更有九畔無會須收拾入指
掌掬狀號入重公畫

畫馬為顧彥明賦

老驥伏櫪志千里烈士壯心同不已因思飲水向天
山枕上邊聲夢中起昨者拭浴江之千騎踏細浪成
奔段岳
狂瀾、青絲絡頸緊剔柳雲湿五花猶未乾朱衣奚官
在坰野不備愛馬尤知馬一顧冀北無留良紙使世
間觀畫者畫師今古孰後先曹韓古有今龍眠近時
亦有任水監不及吳興為自然吳興父子其游戲皮
氏丹青亦同嗜曾歎前朝十二閑落筆爾得吳興意
庫中樹若畫入圖韓公所記令則無數行屈指能幾
數摘仙步陵井大蘇兜拇好古爭論價神駿端令萬
人評他年擬附備得之襟獻
君王亦屛下

包山觀月次瞿宗吉韻

昔我曲江觀怒濤越山不及吳山高如何古有任公
子一釣乃能連六鼇我今秋蘇尋翠麓地有白雲入
不俗丹房只冷殘窓虛夜半秋聲撼林竹踏歌連臂
下仙壇回渐西山昇彩鸞桂花飛氣作香雪釋首便
覺秋闌珊人生惟樂難再得始信光陰如過客陶令
空拋漉酒巾謝公謾著登山屐春前諸墻如白紅洞
門不掩來江風分師半席師已許維楚戲烘探秋紅
炷段漫
節何為寒鳥何處新雨能來爭論舊今宵爛熳得好
晴知是何人補天漏少壯而老理則常胡能不死凋
王光散禿而已識不悉歡風桂興無乃任兹遊可紲
王君詠礼事同階匪衆異中庭坐待明月來樹影圍
二一時至

閑山雪霽圖

前峯後峯雪模糊東村西村春有無恨雪時晴入佳

漸見漸々

想況復見此關山圖關山迢遞相聯屬玉漲球光瞧
人日扶桑飛上金斗過晴水流漸度空谷野橋行過
路三叉青旗神眉沽酒家驢騾傑客得少憩悵望迷
道還咨嗟詩翁好事常起早天寒紙隱梅花老柴門
時有故人來階下白雲須用掃此圖一日落虞案筆
法依希荊與關人生遠遊固云樂何似在家長看山
我本識字耕夫耳古祥便作豐年書田園歸隱會有
時麥飯能餐茅屋底

郁魯珠畫

平生山水嘗見之不意此關如此奇松雪老仙得其
理蒼論幻出無聲詩森森千丈長松下中有高人韻
瀟灑標致畫為進飛鴻情性同之句陶寫者惟能響
發秋春誰信雄成能致麟鉻陽先生真隱者為彼山
水傳其神漢山蒼蒼漢水綠君胡為乎在空谷他時
備教宛戟琴更鼓南風歌一曲

畫梅

玉龍寒嘶銀粟下山色昏冥如破瓦老枝枯榦無眼
容晴暴陽春生一歸東風團雪作好花明月落在詩
人家遠移何必得便步先兔敗淌能榮華花光補之
但寂寞王冕後來觀此作歲寒重約到孤山共倚果

居田時閑

牧童畫

田家養牛緣種穀童不解耕還解牧田疇之翁自
帰猶向籬中顧鵪鶉西風入樹秋有声千村萬落皆
收成截來短笛吹來得柏手時時歌太平太平氣象
難摹寫依稀似在桃林野被圖見此黑牡丹於信哉
萬

畫者

吳山對雪詩并序

庚申歲未除廿日以公事早過希孟家宗吉
聽至小飲還出時雪深尺餘遂由吳山官舍
從循松徑而上至爲龍潭過卜執中家狀以
酒果遂高下觀則西湖諸山歷歷在目城市
則屋鱗鱗相比公侯之第佛老之居金碧瑰
琰遠近輝映雅世所謂水晶宮銀色界殆似
之矣時雪未止景色蒼茫歡求名筆寫之繪
事惜無其人遂悵然與王友引趙工日宗吉
以詩來則又崇紀其後一日事畢歸訓堂前
二松乃南宋物也桃子時頓蔫時甘露降其
上五桂則十日觀陰陽所植將四十餘年
矣今宗吉乃能愛護之豈不重有感於吾懷

若袁安以僵臥爲高王猷以乘興爲逸矯情
者圖畫於何處忘情者非畫於處友且吾二
三人無私者高達者達而知公事之當勤定
道之當重因吳山之清遊繼虎林之勝事天
倫之樂無過於此歲月易流會合難再因宗
吉有作從而和之以爲他日之佳話云

臘前有雪宜三白笑倒田翁手爲拍去年天氣不多
寒盈寸猶難況盈尺嗟予亦是四金翁敢以玉山高
兩峯二賢珠玉在我側綠髮青瞳顏頰紅父交共喜
情懷盡意行不覺吳山近松間小徑縱鸞送竹杖芒
鞋須一遊山前相唐何潭潭山中道院鄰秘巷興來
偶到故人宅出果行酒方交談歲如何兮歲云暮白
首重來記前度湖山倒浸水晶奩玉樹瓊林滿梅樹
山陽先生坐高堂挺然特立道脩篁誰憐袁翁方避
俗寒窗癡坐如僵僵失喜一時現二妙對曲四舟[illegible]
同調明朝呵筆和新詩寫有梅花酒索笑

美人折花圖

深宮細雨流光溫薔薇吐花紅欲滴美人梳洗出簾
遲雲擁髻鬟高一尺愛花呼婢折來看一枝疑鳶黃
金盤却嫌綠刺暗傷人整頓玉纖香袖損笑語追隨
真有意攜羅衣裳點珠翠長安水畔若相逢不足杜
陵心亦醉路傍燕子尾涎涎蜨粉無計留飛仙春風
人面鮮傳傳始信丹青非偶然

二美人圖

黃金買妾身何習買妾心妾身生願充義重千黃金
主家珊瑚高比樹如意手中落紅雨墮樓化作關
唐不復樓前爲君舞按圖喪忍楚綠珠晉家事業真

剔胥

金屋重無人三千寵一身如何把玉笛吹動漁陽塵
樂國歌舞成消歇海棠飛作賊脂雪空遺恨識不生
塵香冷馬嵬坡下月按圖喪想起玉環唐家事業真
厚顏

畫梅集杜句

東閣官梅動詩興（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多才依旧能潦倒
一 三 三 四 一
戲時題筆長風起纖末（戲為雙松圖歌）亂攜繁花向晴昊（江畔獨步）
却憶年年人醉時（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千朵萬朵壓枝低（江畔獨步）
不知明月為誰好（秋風二首）武陵春樹他人迷（寄從孫崇簡）中
夜起坐萬感集（元日寄韋氏妹）山鬼幽吹雪霜逼（行次）歲暮
翦燈臥來已（歲晏行）將軍不見臨風三嗅馨香泣（秋雨嘆）

送謝鐵崖遊龍虎山

有美人兮懷遠遊逍遥九州復九州暫來淮楚与吴
越，五雲飛上千金裘八公山在肥水上草木尚晝森
戈矛，澄江如練謝朓道，況聞好鳥喧春洲東山薔薇
幾回落，昔人何處青苔摑錢唐故宮盡禾黍帝子一
去江空流，客兒亭前高丘登便欲看晨霧深出天雞
三啼更五點海日湧出黃金虬瑤笙聲斷白鶴遠知
有子晉從浮丘，蟠桃開花今已實似聽方朔重來偷
如何去作龍虎客，遠慕漢代張留侯我聞仙翁既虚
靖草茫究在山之陬，長桑丹光翳彩鳳或有紫氣頭
青牛子能候之閒至道，黃庭內景非難求四方上下
遊已遍歸來十二仙人樓：中長嘯弄明月樓年一
笑三千秋

次張行中見寄韻并序

予與友衆矣數參相中晚交行中則道義之
士也一日獲觀其師吳觀光相州集則知行
中之學有自來遂以御見其身壹父後行中
獲以古體謝附既望近体一首因併和之以
答其意焉

巧言如簧白口出含沙射影過於蜮不思黃鳥嚶其
鳴退放青蝿白若黑白非嫱根刱剁器真以毒形同

橘木偶然得集類武陵李商成章道長吉集足便可
登要津高攀惟酒根六翻文從字順乃立言意會神
交主客默躍冶每依不祥金剥璞始憐三獻王寂寥
嗣音大希渾厚真如元氣飯道逐惡能到李杜壓
倒何須揄元白恍理自信攜恍努好德誰能如好色
六義論因詩序知子應郢同思若得會當載酒過子
雲況有侯芭作[illegible][illegible]

是[illegible]

陳居中進馬圖

明王慎德蠻夷賓人天寸地皆王臣遠人重譯貢龍
馬流沙萬里來麒麟金風声動佛即剛室欽[illegible]樓明
河津不知何年離榆塞但見此日朝楓衣毛騎生來
玉琢鼻錢聰隐起瓜攢鱗最後踏白信無敵如此丹
青經有神鵰張欲飛使看喜拴制不得矣以嘆我聞
陳閎善畫意與乃輕鈴為前身按之圖中得所似惜
哉世上遺其真蹟貴此此不易索九方臯後知何人

月軒爲海昌張侯賦

軒前月來人不知月來空与人相期張侯心中有明
月一舉回聞恒在茲昔年見月親見在今年見月親
何之云霜徒勞玉兔搗桂樹摧落欲風放海昌之地
王百里斯民父母非侯誰民之望侯如望月高懸一

鍇分妍媸公餘燕坐此軒下中夜燔香空馳思瓊樓
玉宇在天上安得醉入黄金危霓裳不及彩衣舞嬉
軒護憶遊庭時
天王天下民父母光華旦旦無盈虧海隅蒼生罔不
祝依光已為賢僕期一軒雖小閣孝治此理亦自良
心推永錫爾類孝不匱謂予不信徵諸詩

兎獵圖

終南進士乃仔武野兎小精皆相值鬼田也歡促四
時作氣恍如聆一執銅鉦光為地欵畏卑益促張風
為擧途踌足飛不受鞭良犬尾搖何用組錦條來牽

錫衣搖

縱令鷹鈇紐猶能縛書虎豝眹眾兎為奔從更鈇一
箭作誅主戮為狼頹背枝達或作猝弁前試斧鵠鳴
口應已張弓蛇便肩搖東瞰彎負恐大角宛轉進手
弄飛捷高下舞坐作擊刺眾業當道逸超蹤執我倫
狰獰以覺口吐牙輕提凜疑智生羽遁命不假御乘
與獲歡何勞施網罟亦如塵世有司存顧積神仙里
宮府畫工後輩效前人戲筆何年遺舊譜已無異生
名譚場復有類構好奇古周易取象卑戰一輝子運
窮名數五如斯情狀不易知更欵形容亦良若釋於
虚設吠虞親何以漁陽制胡且須留取作嚴除竹爆

一歩春滿宇

鍾馗畫

北風吹沙日欲昧宮柳搖黄拂溪水終南進士係然
起帽碟子思含鈇袁袍藍帶南形甚偶為帽裹頭靴
露指白淨在傍口且吵馴授不異觶之趾手持上帝
書滿紙若曰新歲錫爾祉一歩竹爆物尽靡明日春
光萬餘里

望雲圖

上山看雲雲在天下山看雲雲在山朝行已与雲俱
出暮歸復與雲俱還在山之雲不可執在天之雲不
可攀白衣蒼狗須臾變化豈有定乃在孝子方寸之
中闡劉知有親舍於間間上白雲長自閑睢地王事
靡鹽不可得違光七閩向去行路之多艱瑞春西湖
弄湯漾春風好為鳴喈喈思親不見出涕濡衣裳在
筒空班斕他年彩諧或可須臾卽著青綵繡
君思一日如賜環刻木肖像環視頎翔州参軍若是
班此圖此意百千萬載留人寰母持夫人其刪

翰墨清事序

遯俗翁無所事事，惟以翰墨自娛。戊戌年夏至望前三夕，夢至一所，其地奧而塏，其堂高而敞，其室廣而深，有圖有書，有琴有瑟，凡古今名人書畫，靡不在而無闕者。適乃趦趄焉，見二人，衣冠甚古，危坐雅拱，因竊聽之。一人曰：吾翰林主人也。一人曰：吾子墨客卿也。今夕何夕，得休於事。客曰：敢聞主人所事。主人曰：吾處翰林，主中書，凡公家事雖甚煩，以有益於發號施令，簿書期會也。故書必爲選，夫書契姿媸，畫匠姓

嘗賦三都於十年，發百篇於斗酒，事則清高，夢亦甚矣。可聞客所事乎？卿曰：吾處子墨久，從主遊在公家，則周事其在大藝則均，若羲獻芝靖，顏吾二人左右執，有身後之名哉。彼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謂曲其妙，若佚勞人耳。余聞語悚趨而見之，若素識者，乃延余中坐。質者所言，余應之曰：皆是也，物有說焉。夫人之所以爲君子者，有器之藏而動以時，斯不器矣。余知二君子不器久矣。龜龍圖書，自此寔之；蝌蚪文字，自此傳之。書契非此其明，奚次筆端，非此其詳，必藏竹帛之名，崇牘之程，匯此是著，何有手評，青其發，此精

勞，此形亦神，此靈者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藝之是游焉之數也。書法有六，心之畫也；服章十二，身之飾也。其翰墨之源乎！列女有傳，後人圖之；名臣有慕，後人像之。其翰墨之流乎！玩物喪志，古人不與；玩物適情，亦古人所許也。語未既，戲有進者曰：好時即墨二侯頗見於他室。頗傾二人，莞爾而笑，曰：吾四人皆客之用也，何避嫌乎？余聞而驚寤，遂篝燈而筆之。詰朝，有碧窗吏倚杞朴生持卷以請題，曰翰墨清事，將求名士大夫善書與畫者各效其藝，以爲珠玩，幸序其端，遂徵於夢，遂書以畀生。即葛溪芳吏，即有元命友

仁翁，即鄉貢進士淩雲翰也。

柘軒詩序

柘軒孰爲之名？吾友叢黃氏先公石林而名也。公顯于宋，嵩居吳興弁山，時慕杜少陵詩，植柘石林。七世孫曰仲芳，洎其子黃備及見之。仲芳後居錢唐，語黃以故，求柘植軒之隅，歲久漸有實，實之色先是黑人。林靜久亦與仲芳友，因所見聞爲圖，并記以遺後黃。國學上舍仲芳，始以圖記示，俾序諸公歌詠，惠墨歌。國先世之手澤，繫後人之心思，志孝之意，非言辭之

可裨同請之歎乃強為之說曰嗚呼柄之歌詠則難胡為乎難哉有少陵詩為之前斯誠難矣軒之歌詠則易胡為乎易哉有仲芳嗣為之後斯誠易矣其為之前則芳亭何以制其為之後則柄軒何以作君夫八叢比世三槐繼徳猶有富貴望君惟素與祥寓其思慕之誠恭敬之眞哉石林公之澤於斯在矣玥公之在內則有安危劃卹正休戚之論與夫所叢之對在外則有頴昌救荒之政作為文章清新華麗而名聲為明時重者考之史冊昭昭如也今賢之文學固致於先世事業則無愧於前人喬木之望不乏論也

仇良從

顒翁總角時嘗聞父曰仲仁者出自考亭嘗治書經傳大父昇甫在宋嘗守盧州府舒城縣嘗有土田之錫咸淳年間教諭建康府案社院歷年且耆艾不樂於仕遂教於鄉弟子從之者衆殁而人以鄉先生祀之延祐間御史交薦教諭縣學弗就因自建康徙居虎林遂占其籍昌以家庭之學傳以私淑朝廷始設鄉校因秦為師自昌大父以上夫譜無徵雖大父與父俱記其字為名則以五行之生為序大父以下皆不可考又恐所聞者併至失墜思得當世能文之士述其概焉以余業文故請序余以聖賢之生有教而

宗之思焉有在人之愛公者亦猶子孫之愛親也子孫有能知親者豈不又為後人之所愛乎仲芳已老貴則方興而未已故重勉之當如是則柄軒之名有其寔矣貴書從學于余知焉　之方故遂言之為仲芳後推廣知本之論云

朱氏族譜序

嗚呼天開太極吾夫子以庚戌而生於東周之末太極復開朱夫子以庚戌而生于南宋之末聖賢之生異世同符吾夫子之澤萬世不斬朱夫子之澤豈五世而斬哉余於朱公昌宗家乘見之矣公字彥明號

子孫能世家亦有教朱夫子之子孫衆多則皆在南者昌之大父與父其一也且以朱夫子之子孫在考亭者其源也在武夷者其流也在建康在虎林又其流之與支也嗣在天下者乎天下有孔氏則皆孔氏之子孫有朱氏則皆朱氏之子孫此聖賢之澤不可與君子小人之澤例論而孟氏得私淑者亦章其澤之未斬其意匪惧乎澤之斬惧乎道之不傳也今昌也私淑孔子之道則亦聖人之徒能私淑朱子之道斯不愧乎賢者之裔矣自是以後子孫有能嗣之者在錢唐當以是為譜而當合他譜以正昭穆之離合

則二夫子之澐與天地同其久矣以世論哉是爲序

和梅詩序

余幼時聞先輩言海粟馮子振作文最爲汗漫一日袖詠梅長句凡百首謁中峯本公尋和之焉大驚異及詳閱二作則知馮以正勝本以奇勝皆非末學所能至也吳興林子山者亦嘗和則奇正迭出要不在二作下歎達和未睹也一日友生王子中氏尽和前作裒演成卷出示余愛其清新和雅在子山伯仲間是亦以正勝者子中俾題其端余曰古今賦梅者衆矣誠齋亦嘗論之一聯數句不害爲少連篇累牘不害爲多亦猶花之臻美人鄙葉莫人厭也今子中之作以稍牽於韻然能使人不以繁厭則無愧於此花矣子中方務於詩學駸駸乎作者之域姑以所言題其端他日拉子山氏同一正之則尽善矣

送沈新民還太學序

聖朝建學育才將見於用故栽木以爲譬天地之生材不爲不多且美矣惟木之爲材與人爲近植之以土地養之以歲月澤之以雨露堅之以風霜自萌蘗而根株自拱把而合抱栽於地而上干青霄何栽培養之尽道也國家之育材其猶天地乎上而成均下而府州縣社皆有學亦猶土地之植也里社之學必取於民府州縣學必選其俊秀成均則又拔其才藝之尤者與焉亦猶歲月之養也府州縣栽之成均培之必自拱把可待其合抱況合抱者久可待其干青霄乎吾友沈新民氏統乎學易府學弟子員與鄉貢進士選在四十人中居二十七人上既上於朝廷其年來覲御評培養成均未幾丁父憂侍母氏疾有兄倫養以餘力爲文今服闋將還不忍去膝下母勉之乃行告別於予予知其爲合抱之木而干青霄也但歎堅節於風霜保操於歲寒之後他日棟梁大廈而柱明堂者屬非徂徠之松新甫之柏乎噫牛山之美以爲良心故國喬木以爲世臣杞以喻道倣以喻交此特以各取喻而已古人以種木喻德者新民之父以尚德名堂則樂道好善亦猶三槐爲德之符其實可驗於人矣予以樗散之材不甘匠石之棄因新民之行故說木以序別廡附張號稼說之末云

送金元普之官分水序

聖朝之設科也本德行而兼六藝黜詞賦而崇禮樂蓋有合於成周三物教民賓興之意若明經對策則

文斟酌漢唐之制而加詳焉是歟庶乎寬然非徒事乎虛文而已一時之士咸喻上意莫不鼓舞奔走以圖報稱洪武辛亥鄉闈再開吾郡與計偕者凡五人焉元哲其一也元哲姓金氏名師古世錢唐人與同郡何希道李天有何子祥俱以春秋薦其一人以詩薦者則張克敬也吾郡春秋之學自應劉二先生後不四三人今歲乃連得四人焉是則郡同經同而薦又同者未若斯舉之為盛也聖朝幅員之廣亟於用人不待上之春官悉授以職元哲拜嚴州府分水知縣命將之官道過錢唐省親于庭訪友于里人咸以為榮也於是學校之士賦詩以贈俾序其端予惟儒者之用為世之舉其故何也以其有致君澤民之心而又知所當務苟徒守章句而不知變通則迂儒之誚有弗能辭者且分水之地去錢唐不三百里民淳事簡足以為治而釣臺在焉子陵之高風與山水同永廉頑立懦可以勵乎薄俗元哲之為理必知所先者矣於乎行也知以規焉

送維揚顧伯琛序

維揚顧伯琛為臨安訓導也將行請贈以言為朝夕勗蓋其父昔以判府為參予不敢辭也夫臨安據山川之勝故有學官聖世師古學兼大小經史六藝咸隸焉蓋駸駸乎成周之制漢唐以下不數也今學官之設叔興於趙玄晦作興於高丕升二先生玄晦先以春秋丕升以書玄晦殁丕升繼之教養既成群彥以著皆曰賢令尹知人故教官皆得人也所從訓導患朴茂之士身之所行足以為教口之所誦足以為學亦曰二先生知人故師儒皆得人也昔與何彥恭先生在郡學時嘗聖朝咸開科舉之再同倫貢薦內外玄晦與焉玄晦乃予與彥恭友丕升則與彥恭友伯琛則予友彥恭與伯琛同師於徐先生丕升則師於何先生伯琛嘗從予卒業則予之視伯琛亦何先生之視丕升丕升既能知伯琛而舉之予又安得不樂道之乎其為人也學篤而禮恭言溫而氣和孝弟忠信行而有寔經史六藝習而有文今則移其所受教者教于人雖其所為學者為所學則庶幾斯道之主善人以多信矣於是知伯琛將以華其行者六人焉因以盡各占一韻并所題各以五言古詩賦之因以師道立善人多六字為韻限以六韻會稽王好問先生則與予同年維揚[illegible]仲祖先生則與伯琛同郡錢唐何彥恭先生

俞文輔楊復初王士中先生則留予同里同經復初則亦與玄晦同經留有師道者也士中又善書得晉人法俾渠達而書之焉伯琛知勉焉

送指揮胡公還平陽序 代作

括蒼胡公之衛平陽也軍肅境寧而民有賴時今叅知政事徐公適知府事承宣之寄處有道焉剔其尤地廣衍人民淳朴風俗崇礼讓重信義教令之行速守惟謹故亦為易理焉乃徐公領户曹相去日遠而平陽山水之勝往來心目之間而弗得見也翊與胡公之還哉洪武五年春胡公以奉賀大事滯于鄉里事竣將還平陽道經浙江得與徐公叙疇昔撫其民則版籍日增風俗日厚雖王化所及四海皆然而平陽之民尤感化之速也固民之厚知公之賢思其民而不得見也見公如見其民焉今以母夫人之未葬不憚數千里之遠克終人子之事及其還也其民必曰上之人孝其親忠其事也如此吾儕小人可不知所事哉則所以興起其忠孝之心者未必不由于此傳曰孝慈則忠又曰上老老而民興孝公之還也尚為浙民道之

贈世醫潘懋華序

諺有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謂必世守醫者然後用藥寓治疾審也吾鄉醫者甚衆求能世濟其美若潘懋華者幾何人哉懋華以誠篤之資究岐黄之術開中和堂于青門之西恒以濟人為心故凡疲瘵殘疾顛連無告者咸赴焉因詢其先世則名醫悦可之孫仲寧之子也予雖不識悦可而知仲寧之學有自仲寧有子能世其業則仲寧之學不泯矣今年春予親友劉思礼感寒疾治罔效求懋華治之遂愈益懋華之法本諸長沙而參以家學之奥焉故病劇而無變壞之失病痊而無再復之患思礼將報其德而徵文於予弗復讓因書之曰夫傷寒之為病其法則長沙之論盡之矣叔和之編述無已之注釋蓋足以羽翼之若龐安常之卒病論朱肱之活人書韓祇和之微旨王實之證治程閻有得然不若金源劉守真張子和之法足以盡軒岐之蘊至若絜古實岐東垣好古亦可謂有功于斯道者矣噫守真雖有門人而無子孫世其家絜古有子世其家而無孫繼其後今潘氏之門由悦可而仲寧由仲寧而懋華可為世其醫者矣況能以劉張之學發長沙之妙予見南方以醫名者不必他求也故因思礼之請特為之書俾疾者知

所趣矣

贈世醫王敬叔序

甚矣醫之爲難也遺滿於素難之書詳著於傷寒之論人知其論傷寒也不知其兼傷風而論之寒之傷人也深風之傷也疾要皆六氣淫勝也且諸風掉眩屬之肝諸濕腫滿屬之脾肝急而緩以甘脾濕而燥以苦平其所勝違其所欲補其所不足瀉其所有餘如斯已矣庸子醫者虛實罔知補益罔措謂風爲寒投劑以熱謂濕爲熱投劑以寒悖血爲榮氣爲衛之理昧濕同寒火同燥之机乃至剛劑妄投復方誤用毫釐弗察危殆叢戒彼何人斯一至于此杭人王仲德吾友王世貞之父也深感風濕注於足少陰太陽之經醫者乃互決而治之藥屢投而證屢變甚至溢及四支痛周一身有類剛痓者爲匪病之病乃藥之病也舉家驚視罔措手足遂嚴陵王敬叔先生以公家醫事王善仲德素交來訪知狀曰尚可治吾尽心耳及診則脉九散爲甚三散之重其候有異曰是必風濕淫勝前醫頗失之今痛未已必針人中與承漿滿病并與曲池其病可已如言果然又爲治湯液隨其病大一仲德思所報敬叔曰吾與汝同氏且交雖殊其方安知不爲兄弟之親乎彼仁民愛物亦由是而推之何以報爲苟得業文之士書其傳夫庶爲學者勸則爲報多矣仲德乃遣其長子士原介吾友貢士沈新民國子監生楊得中以文請二友與士貞爲同舍益義爲也吾得已於言哉雖然越人之傳由子長而明戴人之學由知幾而爲使越人者錢中陽能明仲景之旨而劉貢父傳之戴人者李明之能明仲陽之旨而元好問傳之今敬叔有前人之學而無文以張大之良可愧也姑述其說可以備他日太史氏之所錄是亦爲仲德之報也

贈卜師李遵玄序

夫龜之爲卜所以決人倚時日敬先神畏法令也自太卜之法不傳所謂玉兆六龜與夫筮體百有二十頌千有二百皆不可得而知其可知者亦惟理之在人心者而已易大傳與筮至稱故曰以卜筮者尚其占是即書所謂龜從筮從之義求之周禮事卜筮者六官化占大事先之以筮而後決之以卜是亦従長之說也然太卜之書雖不傳而間見于史遷之書則猶有可攷後世有專門名家者亦能默契乎先聖之心不庚乎太卜之旨狐疑以之而決猶豫以之而定

豈不謂之名士也哉杭之青門有業是術者李其姓
通玄其號焉其為人也溫乎其容肅乎其躬其色也
和其氣也充志完而理明學邃而業工是為卜者之
倘叔竊
雄人有大疑就而決之必竊蓍根龜揲甲兩之位參
否之狀稽經為之斷焉人有不卜卜無不驗自非
有得於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之學其孰能是其號通
玄也宜矣古人之卜習則行之不習則脩德而改卜
今之為卜者間有不習則低低無所主使俾以濟其
私俾使古人命龜之意溺於術數之末而自啓之意
荒矣惟通玄則不用三兆之法辨六龜之理因人趨
避而以義命之大者告之是亦鄭詹尹嚴君平之流
亞也故樂為之書

贈龍翔宮道士毛起宗序

寔理之在天地間萬古一日也在人心萬古一息也
風霆之流行雨暘之愆伏必得是理之寔而後屈伸
變化無窮焉故人之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亦因吾心
之寔而致耳包玄教之立智者還做禮為之制接法
為之科金書玉簡擬章表也朱書丹篆準律令也琅
函積于藏書寶籙多于禮懺禮則君臣事則官府於
非篤信之士則弗克遵行也嚮慶高士毛君起宗生
有紙質勤學好問在總角人已譽之長慕玄教乃棄
俗以從投龍虎之秘籙傳正一之奧吾觀焉皆風檄
龍命鶴糾有奇驗及居龍翔之宮則名以誠著行以
道成凡有事于上帝必與監齋之選璽玄門之有監
齋猶朝廷之有執法匪德望聞于時文學推于衆者
弗厥職焉泰定甲辰夏六月大暑雨久弗止民多
怨咨右轄海陵潘公聞而憂之謂山林之中有道之
士其誠可以回造化而役鬼神於是發帑致醮請于
吳山三茅觀集人陳君伯達主行其事監齋之選首
禮于君承命惟謹未事則嚴齋戒慎居處既事則有
度其容有恪其禮儀乎其若臨懍乎其若親承乎其
若有聞焉凡且謹廉察之職中發戲之章言留子史
文意駢儷公於時詩歡于宿構有事于是者望之如
神明畏之如師保周析其旋規矩適中威儀棣棣蜂
有可觀竣事之日凡三達晴已而隂雲靜默祥飇款
與曜靈之駕已出暘谷而拂扶桑矣人咸謂右轄之
誠足以動天陳君之誠足以感人而君之誠有以應
右轄之命富陳君之忝者陳君嘉其相事有成徵文
以為華因語之曰世之有功于文事武備者則詞臣
載之必紀其衆實君子有脩己之寔則鄉里咸得以

業之綱維玄教之維輔玄教之書行玄教之行而克
為國家捍禦災患者乎則其一念之誠非有聲音笑
貌為者此陳君之所以必致其報也歟予于玄教之
事未詳其晉特重其有功於民故摭寔而書之以致
陳君之意云、

聽松軒記

無錫浦源氏居九龍山中闢軒松下聞有聲自松出
泠然可聽因顏其軒曰聽松鄱陽玉雪翁聞而扁以
篆同里張孝廉見而記以文固在也丁未歲軒燬于
兵辛亥歲復葺之壬子歲春三月源訪觀啟庵因從

弟澄如予叢文請續為記再讓弗獲因語之曰天下
之聲衆矣奚偏聽于松哉松可聽則凡觸吾耳者皆
可聽也雖然聽于天者以理不以聲聽於地者以道
不以形聽於人者以德不以名夫有非生乎有而生
乎無〻非滅於無而滅乎有方其松之屹立於軒楹
之外也焉有為之聲至于天風忽來飄蕭披拂徘細而
遠久而不去也然後至音發焉前如倡後如和韻如
笙竽鐘如金石洶湧如八月濤斯須風止籟息寂無
所聞則何之所謂聲者果有乎果無乎予嘗泛觀乎
萬物矣有形者有形〻者有色者有色〻者無窮聲

者有息而聲者無息源之聽于松也毋聽以耳而聽
以目毋聽以目而聽以心耳司聽非目不知其為松
目司視非心無以知松之可聽古人有聞歌而通者
聆聲而省者審音而知政者今源也因事物之微而
情寂感之理以是進學其可量哉若夫山林之佳軒
窓之美圖書文史之富前人有能記之者故特記其
名軒之意云

志隱齋記

古之人出處一軌窮達一致安於所遇而已方其隱
也乃以隱為志及其顯也則亦以所志而行之彼志

之不立者惟志於顯而不志於隱〻而求顯不足以
言志矣吾反顧中遺氏嘗以志隱名齋或以為異乎
隱居求志之意殆非然也求志則守其所行志隱則
固其所守皆此道也且人之處世未嘗不志於隱事
親之孝即事君之忠事兄之弟即事長之順居家之
理即居官之治故曰孝弟慈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也
孰謂出處異軌窮達異致乎若伊尹之耕莘太公之
釣渭孔明之廬南陽皆志於隱及其顯也莫非自隱
致之鹿門德公則終于隱者也終南歲用則隱之不
終者也中遺之志亦志乎伊尹之志矣伊尹樂堯舜

之道亦豈出於孝弟之外乎先儒為隱居求志惟伊
尹太公足以當之又謂顏子亦庶乎此中道誠能學
顏子之學則能志伊尹之志矣是則名齋之義非志
隱也乃志道也志於道則志於仁中道其勉諸

行素齋記

錢唐為東南都會以醫顯者非一人聖朝乃初獨以
周文傳氏稱捐其害學周里蕭摩齋始蘇萬可久蕭
則專南法而曾悞萬則兼北法而互哥得蕭法者聞
有其人得萬法者則文傳而已文傳舊有齋居而名
以行素嘗熟坐是則寛俞穴軒岐洎秦漢晉唐宋金
之學故治人之疾苟有生理無不獲愈人皆德其能
有所為而不知其為所當為也文傳書以醫道行乎
州里矣而州里德之行於親友矣而親友德之由是
以名聞於朝廷益廣其德為乃強為親老而歸—
朝廷以孝治天下故寧失一良醫不忍失一孝子得
請方其歸也易有所遇既歸而益肆濟人利物之心
有疾惟恐後未始有厭倦步足意視其齋居則以桑
梓數畝堂廬且並前參苓芝朮猶如也如是行素之
名益彰文傳嘗起于疾亦欲為之記弗果里人游仲
禮王仲德徐華甫三人者義人也德文傳甚其友楊
[illegible]遠春沸下疾徵文銀之子應之曰文傳之活人不知
凡幾人之贈言者又不知凡幾望之于家文軸充乎
梁棟挽能美行道之跡未能術行道之心今齋名未
記若非缺欸且行焉非為之也昔舜若將終其身於
飯糗茹草為固有於袗衣鼓琴皆行素也孔子飯疏
飲水固行素為憂固窮俚三都郝萊夷亦行素于陳
蔡於宋於匡非行素乎使遠居夷浮海非行素乎
當是孔子之時惟曾點春服童冠浴沂為近之後世
陶淵明亦庶乎此論者猶以點行不掩而志及之學
不足而趣有之故世之能行素者亦視其志趣之何
如耳今文傳之志於醫也學如張机遣如朱清用如
錢乙法忽劉張方會張李而加詳且羅謙甫朱彥脩
之論非匯匯為世之所能及也且人而無恒醫不可
作醫不三世藥不可嘗貴行素也合道德之害仁義
之責可素而行乎廣孔之聖未易希能希曾陶之賢
可也曾之言志不過素居之位陶之取反則在素心
之人文傳可謂能素位三君子可謂有素心皆可記也

性齋記

錢唐人有學老氏之學者寔南州高士之裔在一煉
師之弟子應誠其名克明其字性齋其號也質學而

氣清言寡而行卓與人交若疏而寔密與人語若畏而寔同每齋居燕坐或至終日悄然若思疑然若愚如觀鼻端之白如索淵中之珠人或詢之則曰毋歆達其性耳又勸其觀書則又曰書以達性性未有定與其觀書寧觀若彰與之反者知其識性也咸以性齋稱龍虎冲虛真人爲作大篆又錫以冲素宏妙法師之號由是人咸知性齋之爲克明也吳興林子山氏善丹青睹一道士於深山大谷之中長松茅屋之下正襟危坐真有定性之容一童子具有以知其加定性之功者丹青之妙一至於此噫性即理也理無形可以圖圖者圖其意而已且性之爲義肇於尚書暢於洙泗大備於濂溪考亭諸賢其說固在自誠明謂之性則子思子發之以爲性者之事克明欲究其說可不求諸章句乎或者以性齋所居之室在清寧道院中山川環拱樹林陰翳乃城市之山林若然則他日一遊其室由以終日當 師其景而重爲之記云

葛母傳

葛母姓徐名節字貞節金華永康人父同甫母沈氏幼統淑若成人勤于女工母鍾愛之及長兄紀授以女箴内則通其大義年十八適同里葛吉甫氏事舅姑如惟謹姑弗慈益竭力以盡奉養之道夫而姑亦大悔曰吾不知新婦之克孝也夫歿年甫二十有七舅姑欲奪其志誓死弗許乃綱紀家事如夫存奉舅姑以終撫子女以成祭祀不遺於時四廬孟增子晉致敬宗族周急貧窶內外咸譽之性淡泊厭所居之卑下大埔文山築室其下扁貞素以自志二子曰秉仁曰秉義女二人長曰佩無世次曰孝適同里陳世英亦無世孫六人嗚呼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源三從之義一無之節亘萬世而不可易者也教化不明廉恥道喪爲人子者不知所以事其親爲人弟者不知所以事其兄爲人門弟子者不知所以事其師捐責於婦人女子乎若葛母徐者足以爲世道重矣天錫高年神相厥齋積德之報胡可量也予嘉其事故述梗槩爲當世家以俟他日史臣之採云

吳山隱夫傳

杭有杜彬父氏居吳山因以爲號識者咸以吳山隱夫稱之所居又當吳山之勝過者甚衆予偶偕吳以達過其居得見其人焉顏蒼而容冰髮皓而澤 目紺而瞭膚積而腴其有道之士歟詢之則嘗壯而仕老而隱身以青囊之術鳴于時者因詢其學之初曰

書宦遊時心寔慕遁隱於深林大谷之中遇異賢傳第之士擇既上下若有得者同趨進而擇之士四吾所學者風水子顧聞吾與子言夫陰陽之宅攸異而理同天有四時其氣如春夏秋冬其德為元亨利貞以陽宅較顯而陰猶春夏之元亨使有秋冬之利貞陰宅較隱而顯備秋冬之利貞而有春夏之元亨也顯而無隱無以綿其後隱而無顯無以蔵於今此其大略也若其現天文察地理相陰陽度流泉則以序此景純以下之書具焉子能遵之後三十年必以此隱乎初以功名為心雖盡受其術而弗欲行年如其數仕既進身既老乃以此術為人售始一二驗又十百驗今則不知其所驗者幾自以名之顯則欲寔之隱焉予聞吳之四朵山樵錢唐之勝非明地理之学者能之乎人未有德於人者且貴報今既有德于人而拂貴報非有經術之學者能之乎且地理之學在風水言人心故有無形之風水焉有〻形之風水焉有形之風水則可以目現無形之風水則可以心會之有心會之言乃盡目現之妙彬父盡其人也彬父身其隱名扶其顯乎故書為吳山隱夫傳

說習齋說

放生發

錢唐楊文卿寓以說習顏其齋居而請說于予〻不能辭也蓋嘗論以習而後說未聞說而後習者夫習而說則順言其故之所至說于習則逆推其功之所成此然義語也嘗讀易而有得於兌與坎之卦夫兌之象有曰兌說也大象則曰朋友講習坎之象有曰習坎終大象則曰常德行習教事由兌而觀其說在乎習由坎而觀其習則在乎教習乎教則以習而言說乎習則以學而言其習一也蓋嘗達觀習學而言夫易之旨矣有曰兌以說之又曰說言乎兌又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而習之為體則本乎坎習之為用則見乎兌蓋不以兌之為澤即坎水之塞其下流二卦之義可以相通故聖人之言亦在相發明欲不然何其有以乎書論之言也且人之說在乎習〻而又習自然說乎中心不主乎樂弗[illegible]也夫萬物之說於秋由生而長而收而藏是習也物有不說者乎物之說乎秋即人之說乎習也今文卿年既高矣學既富矣而尤拳〻以說習稱其甚恨仁之不熟猶五穀之不如稊稗求吾道之有秋也方今聖人有作動靜會天理之定語默參闔闢之運以財成以輔相以左右斯民于善政善教皆可說也民說其政物說其天君

說其民亦有文卿之說於習矣予學易故以予所得者叙而為文卿說而書論之義則又先儒之說在焉予不容贅者焉夫說而不繹習矣而不察人聖賢所戒予與文卿勉加勉哉

白賁說

天台逕士嶽氏以白賁名齋求說于予弗獲謀固請之曰賁以文人所知也賁不以文人所未知也故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可以無文為賁乎又曰賁無色乎則無文斯為賁矣予嘗泛晛乎山水間有以得其說山之為山土石而已及夫春氣緣地夏木成林其為賁也盛矣至於華者歛而為實木者落而歸根而山自若也水之為水江海而已及夫風行微漣而翻色浪其為賁也大矣至于風而息而不作水波靜而不興而水自若也由是觀之則向之所以為文者非賁惟無文而後為賁也前之說易者有曰賁終反本復于無色不使華沒其實文滅其質也後之說易者曰此有道之賢遁去紛華泊然世外以質素為賁飾者也予不知士嶽有取于此乎無取于此乎誠有取於此則束帛戔戔丘園之賁有四矣姑俟以驗予說

蘭畹說

[illegible]

騷人以滋蘭九畹大夫以賛蘭為誠滋蘭止於九畹樹蕙乃至於百畝是蕙不及蘭也大夫得以賛蘭士惟得以賛蕙是猶不及蘭也蘭之類十有五而蘭為長則其貴可知已蘭之種有九而數之中又有山澤之異生於山者可餐而不可佩生於澤者則可(則)紉而佩也予不識澤蘭而識山蘭即山谷所謂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蟬翁亦謂今花得古人名者宋人集其長短句亦以蘭畹顯名凡歐蘇黃秦諸公之作在焉則是蘭畹者衆芳之所聚也臨海俞餘善儒士也其質甚偉其髯甚美工於翰墨長於草聖號飛遊浙西素學且適遜分教昌化邑以蘭畹自號俾其友徐子方氏求說於予抑聞之家語有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知其芳則其所號蓋因乎字今築室以近畹則室近而畹遐而畹則室可見矣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子方其同心者歟謝家語曰芝蘭玉樹欲生於階庭餘善其生於階庭者歟是為說

拙民說

易曰白賁無咎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士生斯世莫不以机巧自為及歷世变則向之所謂巧者秖見

其爲拙爾然後動其補過之心悟其還淳之理乃甘以拙自居而同乎愚民噫拙非矯乎巧也民非同乎俗也乃因其所固有行其所無事豈若鄉原亂德者哉圃元先生一賦極貶其巧而褒其拙終以風淸樂絶之語其一意夫民之常能拙也古之時其民無懷葛天其俗樸敎野處其居處巢穴其茹飮毛血亦自知其拙又安用巧風氣漸而民僞滋之人用巧者惟恐常既人惟巧是爲欲求其拙也難矣今有人爲天遺笑矣世變歷矣知機巧之無益信朴拙之有誠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求人譽而人譽之若嚴生翰臣是已生名雖積世家宗德遺籍于杭猶不忘其故里因即先世所居玉溪以自號以寓桑梓之思張先翔先生旣爲之傳且比德于玉又圃在也今復以拙民自號偕楊憩臣先生求說于予嘗聞翰臣乃松月翁之孫子婿翁乃楊補之先生之族貞居先生之弟其所聞見皆長者話宜其有所涵養而成就也少陵有云用拙存吾道東坡亦云下士晩聞道聊以拙自修翰臣能以拙爲用則其道自存能以拙自修則於道有聞也翔未曉乎今圃雖未曉視前自號玉溪生時則晩矣昔之愿者慮乎時不我與今愿者慮乎歲不

宋樟寫

我深其非易所謂白賁之反朴詩所謂白露爲霜之過時乎圃將所種先生不與梓樟之功抗覽所盡翰臣誠無愧拙則無忝乎民矣故爲說以昜之

無心處說

樸存舍亡心不可無寂然感通心不可有然則謂無者非耶不然也夫地以無心成化人以無心應物雖謂之無而有綱紐主宰者存乎其閒苟容心焉則所感狹矣惟人之心乘乎氣机其出其入莫知其鄉然非在我者有以操而存之其不至於凝氷焦火淵淪天飛者幾希矣然以之應物則不然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所以能感而遂通也先儒之說易謂無心者不能感有心者不能成感又曰無心之感天下之眞感也觀斯二說足以盡無心之妙矣予友鄭敬常氏書有得于此故顏其居曰無心處又懼或人之疑其稱也俾予說以置于壁云

竹隱處士畫像贊 幷叙

處士諱克明字俊 孫鄭敬常之父也

處士山陰人或以爲子眞裔山陰固多竹子眞又有隱名是竹隱之號其寄之矣先世當顯于宋以直言廢逐終隱爲處士僕以一行者克繼其隱在隱不在竹也處士克其容粹其言習文事而常矜

處人倫而過厚頗有遇者子倫又克紹其志錄其
像文徵以發其潛德是可嘉矣錢塘淩實甫為之
竹可隱吾其居隱可竹吾其麓屋匾右軍之亭麓匾
子真之谷右軍竹而非隱子真隱而非竹合之則成
手二美離之則處乎幽獨何實魂而川逝嘆斯人之
累牘望皎皎之白駒見猗猗之淇澳嘆生焉一來其
人如玉非斯人而疇獨

葉隱君墓誌銘

隱君名昌初名惟賢字景行其得姓則以有熊氏後
之季連其得氏則以葉數官後之原生秦漢魏唐代
有顯者在宋自始祖諱延秩而下一十世由進士科
仕州郡佐路郎官法從者五十四人是為吳興葉氏
自始祖之義宗刑部侍郎諱君濂而下至高祖宋承
事郎諱之演為六世徙居錢唐乃生曾祖諱世崇是
為錢唐葉氏曾祖生祖諱大有祖生子四人長諱如德
次諱大中則伯父次諱如貴則父次諱如敬則叔父
君實叔父出父無子出而繼之者也先其叔父配孫
氏於前元大德六年壬寅六月二十一日生君於積
善里少穎悟知為學長益俊邁知克家自刑部至君

已九世以深遠澤斯思振家聲以為世楷時處士以
君之以承意遂及時行樂使游以卒歲焉君大治第
西河南其堂曰有政請處士法師合家族以居之同
舍晉寧張翥記以先志題雍仲穆為書而揭之考幹
蠱之外無以學開書無不讀藝無不游元初仇山村
白湛淵湯北村鄧素履諸先先生皆咸得登其門卒
受教山村先生焉無適詩傳為場屋之文延祐賓
時年十九以前從業一試不售則曰吾寧藏璞勿可
再辭翰林待制楊公剛中舉師從以右轄亦不起有
別業在南山下作室介兩山間命曰兩山始有隱念
無何二老繼歿家事日繁交友日衆而君學日富遂
名師教弟及子姪輩君亦不忘所習乃日與講明以
求其至焉課侄僕惟責其成而已不妄加害恕且奉
己恐厚施人恐薄柯博士敬仲質庠帶未償頗有歆
得意亟舉授之有要見假君數萬緡以起家者亦無
責焉則不知名者胡可計其性行類此尤通佛老之
說遂以廣葉子自號後感瓊瑤玉蟾師授以內外丹
訣遂有得焉又知永明壽祥師山居詩一篇在叢林
有傳之者蒙法峰山碑與漢石經動有古意方外碑
勝其績甚多其畢指弟妹婚嫁西河第撥于安湖濱

別業稍近市喧遂卜居下瀕亭扁函暉墨用和靖詩
也釋師友天放人詩則標其名籍則詳其姓氏有元好
問中州之遺意但情不記其所交所知亦可悲夫後
復從居南屏別業其處頗多景物勝概因人而成有
若輞川之南豐者遂為卅有一題多賦之者君初以
家訓不敢飲酒者殆四十年而未嘗聞人之勸至是
每客至始肆酣飲然醉則止尤樂於著棊律琴家書
法書名畫古器甚都於是畫錄其器裝為二帙曰寓
房現餘集君歐公金石錄焉先處士法師之沒既葬
遂展松先塋為建堂宇遠求虞道園鄧素履二公之
文合為一碑諸士大夫因以棣華播之長句者幾二百
餘首又自為致嚴堂記歷敘先世營置之由屢附之
所創為選集經營供祭之規立石堂上以示永久
皇朝洪武三年始建學立師為英才者君以詩經為
杭州府學訓導所教者成一鄉之俊士晚惧族譜散
逸簿遊吳興撲訪故迹歸與從子約作家傳凡先世
之遺文翰墨附其後為君千卷四吳興莫氏家乘及
所與文敏諸子倡和目名苕溪紀行又嘗訪吳松故
時所遇題詠目曰寓間紀遊計平昔所為詩詞等號
為廣莫子稾又有和陶詩集綦名物抄若干篇藏于
家士君娶金華蕭氏先卒祔祖塋次楊氏宋后族蕭
一子楊五子長海寧學錄次瑒次穩在家女一人四
某適邢某為某官嗚呼予總角時嘗從外叔祖竹莊
詩先生學以君嘗學琴於元之孤里學詩于倪山村
歌楊予兄竟弗果後年始長至正己亥鄉舉始得與
先生交遊又獲交其猶子敬又同為杭庠訓導後為
小人間君遂以疾辭予亦繼以疾辭君以年老不為
痛嵐之嗟日予豈一己矣者哉傳曰人定可以勝天
亦盡其在己者耳志者從倪山村游時同筆有二人
為一則張雨字伯雨以高道顯一則張翥字仲舉以
名宦顯與君皆傾瀉成者以君隱名可匹顯名則遺
德文章而言非以地也君未獻世而慕陶潛劉伶之
達而為墳志詩則有待于現化之歲月斯可謂之達
者伶荷鍤以死為死陶自祭不以死為死然則隱君
其死耶其不死耶

張宗遠墓銘

公諱克用字宗遠姓張氏南雄始興人唐丈獻公之
裔也曾祖諱志遠祖諱華卿皆不及仕父諱季智官
至河源縣尹母葉氏諱妙柔宋重教公之女也元初
父任韶州曲江縣主簿生公於官廨因以州名之公

有兄諱某別與公同侍養有子二人長諱成某爲某
府判官先卒次諱成德爲百順趨檢公性資純厚幼
已若成人好經史號多識前言往行有以畜積其德
故所施無不當爲去鄉里遠母以病弗克行乃僧兄
以侍兄性慈祥尤能盡軋之數故克家者猶以公稱
先是有殘暴占據鄉里之田者公乃以義諭之曰凡
民之田皆子孫遵於祖父而安且久者汝等非祖父
所授歟子孫安且久者無之由是殘暴者化焉田咫
授父之任所去家千里海道之險恒出不測每歲必
一二省焉外悅父懷内慰母意雖關關阻隔而心志

通成後父遺翁深縣尹之官未幾公覺以心動埜往
省之而父卒居喪盡礼將善護柩以歸俗尚風水之
九良宅
學究兆有弗叶于卜者終莫敢葬公日夕籲天祈叶
占卜遇智人指以地遂克葬焉初庶母馬氏遇公勿
慈公事益謹謹及是庶母歟與所生子女爲公弟娣
西居廣州公曰豈有庶母弟妹異居乎即迎歸以養
併撫其弟妹鄉里多之再紀至元間歲飢斗米千錢
遂發儲粟平糶乏者周之飢者食之活人甚衆元季
兵起所在嘯聚始興地逃賊米黑以翁深尚操時出
剽掠市井無賴陽言復仇欲行劫先是以告公知其

欺賊寇案為爭口以食
必有服狀弗敢爭為
以求嘉告非薑酌。
狀叱夫之曰天道福善禍淫彼爲不善害自殞滅汝
等有罹其災者命也可致尤乎衆服而退故賊寇衆
孟年公明於義理達於事變里之長幼情有枉屈求
直於公郡之大夫欸有疑獄求決於公治家有法教
子有方持己以退讓忤意平無遠想故人畏之若師
保愛之者若父母稱之者以行而不名
大明洪武甲寅歲終於其家享年八十有四葬於深
塘之原其孫國學生從周者以事狀俾同學柯升求
銘於貢士凌彥翀曰吾祖既葬而墓未有銘恐久而
失墜願先生有以銘之予雖弗及識公有孫若此其

言可信不欺以老病辭遂爲之銘曰孰俾其守祖其
有孰俾其發視其後深塘大阜安且厚藏之以封斯
不朽

張光弼草堂疏

一笑居士在江西生爲斗南望詩名優於張
籍家計芳於陶潛歎謀數椽毋勞多說若物
々之可興與則處々之皆宜但不至於屋拘使
可謂之寬息此峥嶸事在特達心
右伏以昌黎寄玉川子首稱洛城破屋之數間東坡
題綠筠軒終比揚州鶴腰之十萬必能倚我墻屋方

何有此室盧雖博愛仁乃見義勇家徒四壁之立業
無一錢之西人皆見之許必出此若非慷慨而多助
安得輸與之一新必欲取杜工部草堂貲何時可辦
倘募得楊關西桃市埜今歲無憂桔質圖之名叙事
也

仙林方外交疏

仙林山何處飛來有如笠圍清津水此時流出不減
曹溪安看教闡慈悲須用法傳嫡嗣講主衲公大辦
若衲不違如意坐可卽堂中親傳正印向三生石上
頓悟前身敷致達磨面壁九年好爲達翁拈香一辦
磨改摩
口手相應衣法復行真成青出于藍不是盧達之虔
允符與論大振宗風禮西方諸佛之尊承良日吉祝
南面
一人之壽地久天長。

重建觀音寶殿疏

倘峯村金佛寺舊有白衣顯跡今則焦土空
存欲輪奐一新啟儀再覩欲爲無遮之大刹
特化有緣之善人不免備加高門共成勝事
右伏以家家有觀世音卽心是道種種行方便事入
手爲財若得衆信結緣便是善門示現惟金佛事類
事改寺

紫竹林梵音海潮之風聞甘露法雨之時謝襄經風
大悲化座宝象救爲之寂寥龍神冒昧恭敬今欲鼎
新大殿咸覩法身寶珠瓔珞之莊嚴華蓋幢幡之供
奉虔赤手空拳之何補俾白衣妙相之莫瞻務須指
虔捐金使可伐木運土多助募助大書特書表者多
燈上以祝！九重之萬壽晝禮夜誦下以錫五福於
庶民正當可爲切莫蹉過謹疏

重修後淵溪神宵雷院疏

錢虔施遣主為人綦清靜來打勤勞歆成經
營之功庶助扶倚之力是誠報本匪別生枝

人非青心我無難事

右伏以駕鶴持妙法九天氣到字如無騎鶴上揚州
十萬貫纏腰未有惟後淵溪之雷院乃右仙子之雲
房屢變易于星霜逐衰凌于風雨幸有救机之會便
爲入道之門必遇指金指康之人方錢運斧揮斤之
事既一舉而兩得且廣種而薄收請福于上下神祇
況可周人之急現像而恐惧倚者是爲敬天之威相
與圖成廣貴刹益種疏

募緣建真武卷疏

瀛海道人欲于超然山建菴祀真武神朝夕

扶情上以祝延丨聖壽下以保安庶民柰赤
手以難成必借力之是賴欲持疏語歷扣賢
門忱為照顧使能遂意
山氣超然欲奉玄天上帝空回究矣須憑白水真人
有此未了善緣須作見成活計賴仁和之為里皆士
庶之所居神非人奚能顯其靈人非神無以安其業
自武當降神之後於杭郡祈福所先需九朱瓷照城
郭雖無似此之規模晨鍾暮鼓羅幡幢須作如斯之
供養必得捐金捐廩使能模棟架梁會香五穀之登
成賴丨一人之慶世傳甲乙譜妖之營之家有壬癸

神福汝佑汝德無不報功有所歸

無能道人結草菴疏

無能道人欲結草菴以延緇笠奈乎赤手空
拳不免過扣高門共成勝事
右伏以石屋洞前穩便處正宜著腳草團標內定靜
中方可明心歡悟青牛老子之玄〻須伏五雲真人
之正〻奈無勝緣十萬貫徒有口誦五千言必須得
大力量人方可成好機會事〻助募助經之營之但
得地可卓錐不管室如懸磬叅叢覓萬若能衆衆支
以孝仙晨香夕燈便可祝兆民之頼慶他時住詁此

日抄題

悦谷華入道紬卷疏

右伏以人間赤松遊此平生之素志床頭黄金盡惱
壯士之愁懷自憐生見脱霜却類鈎魚上竹形雖落
魄性耽風流從師學業作成七字対五言詩為客趁
家引得半生忙十年閑未賽黄芽白雪先歌流水高
山而刀鋸陣裏常有隱德濟人於簿書叢中絶無累
巳偶悟黄粱之夢還思白髮之親打破斗甑出利名
場粧聽老作儞呆癡漢恨蒙人奉勸觀丨天顔登臺
省皆家〻之諸公孰四圍獨運〻之一老能向急流
勇退不是貓腳空回幸蒙鄉里心交喚作市廊骨董
遺是沈休文不覺腰圍之瘦損潤之陶元亮何曾心
地之遠偏且分以財用成其室只消經勝十萬貫便
見豁顯一把筆兄發歡喜心願成方便事彈絲品竹
於逸風月而閑人捐廩捐金成就山溪一道士聊為
告因权作疏頭

岳王廟化緣修理塑像疏

伏以凌烟生面究之又是百年遺電轄揮塑者已非
一日況丹青為修淡素土木久致崩摧孰將在天
之靈竟失行地之用必期多助庶可有為若鉄鐠之

勇著于王彥章比泥馬之靈顯於崔子玉一舉兩得
異世同符偕四將成中興炷赫奕精之焰參六飛為
上細肅清朔漢之塵竊以功忠章為伏義
吳山東嶽廟化鐵四太尉疏
吳山東嶽廟鈇四太尉一曰靈應侯二曰福
祐侯三曰忠正侯四曰順祐侯以禦災危患
皆以鈇肖像題靈非一日矣因軍器造作人
人有歎假為用者一夜託夢于王子澄曰吾
歎動國將作新吾像以離于此已而果為聞
用子澄識其語不忘累歎神庥動止協吉哉
不忘神德不敢自私歎求衆力圖成屢見神
功昭著願効勝事寔在吾心
右伏以鈇四太尉五百年著山嶽之靈全九河圖德
萬載全生成之妙豈其報國還主表臨淵異處化為
神奇必輪迴定有初歎既發大力歎殊初心若得靈
應福祐忠正順祐四侯之像存心享壽福康寧好德
考終五福之成倫如蒙加筆必有禎祥　福以富

栢軒詞卷之五

鳴鶴遺音　蘇武慢 并序

世傳全真馮尊師蘇武慢廿篇前十篇遣遺
世之情後十篇論學仙之事遺園先生謂貴
無隱獨喜歌之則能知者亦罕矣及現先生
所作非惟足以追配尊師而使世之汨沒塵
埃流連光景者聞之而有遺世獨立羽化登
仙之想則是篇於世其可少乎簽庵閑茂之
藏燈夕後三日偶閱遺園遺稾歎盡和之甫
成一篇輒為韻拘牽弗得騁於是行思坐推
或得一句一韻索紙書之越三日又成四篇
南步太平意殊悶悶廿三日城南醉歸擁爐
孤詠遂得四篇本興未已而夜寒手龜不能
足也明日更成二篇本并無俗念一篇凡十
又三篇覽者幸為正焉

雲綫紅竿月鈎星餌海上金鼇曾釣蓬島遠根崑崙
無外不比人間高步追本還源成功滿行坐待紫皇
飛詔哭今歲千歲來歸知換幾番華表　誰會伴阿
母重遊蟠桃再結目斷西飛青鳥林屋無扃洞天不
老鐵笛一聲雲杪嘹〻靈臺瑩〻明鏡塵土等閒昏　抄已抄

了看火輪飛出扶桑萬户千門皆曉習不如意辨何
如拙大巧又何如拙癡蟬殼鶴長鳧短總是一番
消歇逝者如斯挽之不得止水本來明徹君試看實
散天開見出自家秋月　推種得白雲黃葉交殺火
春不怕北風吹裂頭上簪花手中拈枝插者金銀害
關見說麻姑高騎鶴背載酒過門相揖便呼童掛折
松枝掃取一庭殘雪　玉珈離關朱門紫陌争似道人
茅宇樓有新雕盤無累味白儈小漢去縷害貴何緣
賤貧亦樂此外更無他搭有時將明月為家或於白
實為福　漫俯視六合之間茫茫何物不入靈臺丹

府鎮水青山野花啼鳥已把此心安住夢熟黃粱塵
飛滄海轉首便為千古聞雪雲歸去何時江上一笑
春雨芳草纖纖游絲冉冉可愛地脂江岩世事浮雲
人生大夢歧路悲向南北流浦春朝步嬌秋夜卻憶
舊時中寫閑故園何日歸歟松菊已非時昔　難似
我十畝素桑千頭佳橘飽有綠陰朱實漑釜烹魚飲
琥飲水勝咀嚼霞瓊漿鳥倦知還水流不競喬木且
容休息喜關來事事從容睡覺中窗晴日破悄多情
布帆無恙只不便尋源轉明月來時浮雲飛盡千古
翠屏宜晚桂棹蘭槳衡衣笑製偏嫌渠濃經卷看輕

鷗眠破長烟一望水連天遠　幸記得雪滿山陰舟
回剡曲何必過門相見浩氣難消哀情難會萬里碧
空横亙一道虹橋半天龍駕雨憶懷亭閒燕要長生
須出人間未卜遠緣深淺只在雲間目斷天際一帶
遠山如格隱隱迢迢霏霏棹棹魯草寒烟秋色歛著
殘蕪一聲長嘯推攜洞庭仙客對良宵明月清風意
味少人知得　君記取黃鶴樓前紫荆臺上神有青
蛇三尺土木形容水雲情性標韻自然孤特碧海蒼
梧白頭紅萼都是舊時行跡細尋思離亂傷神實厭
此生歎劍霧為實軒雨中風情一鉤凌風飛過下視

花花遠塊壓壓不復更知天大日月居諸春秋代謝
幾見捷衣流火記岳陽三度曾遊未必世人知我
游戲庭柳樹為枝榴皮作字聊說行藏如左列的重
關封狐千里不滿楚人家些凡堡黃金蓬萊引館歸
去有誰知那不須分天上人間南北東西皆可驕背
默詩鶴夫戲酒醮醉蘇堤殘雪露閱雲門璇階玉宇
飄耀日華光潔見說孤山猶存老樹清興一時超越
畫船歸更有漁舟此景頓成奇絕　還四顧表裏通
明萬頃一色塵土不容毫髮却憶韓郎花開頃刻誰
得染根仙訣雪後園林天開圖畫眼界迥然俱別待

黃昏約取林邊湖上明吟有月醉裏閑吟興來獨往
山靜悄無人語兩岸桃花一溪春水似憶仙源無路
花上鶯啼雲間犬吠偶到洞仙琳宇便棲留閑話長
生嗟我委形非故　圖畫裏昔日天台當年劉阮此
說荒唐無取避世秦人放舟漁子却恐偶然相與顚
日將沉林風忽動吹落半簾紅雨待少焉月出東方
拄筇疲藤歸去有酒無殽奈何長夜客有鱸魚相惠
如此山川幾何日月三國竟成何事目斷風帆江空
巖晚竟句撻思無已怕多情笑我華顚甚矣吾衰久
矣　客知夫水與月乎盈虧如彼逝者有如斯水弁

放中流聽其所止夜久江流聲細鶴爲子來客綷子
去予亦就睡蘧㢳忽羽衣過我林津驚覺一番殘醉
仙客難逢白雲誰掃如是株芝何處館鶴歸來金雞
啼罷夢斷閬風玄適松下高歌橘中殘着飢後自飡
龍脯待偷桃更借皇來爲閣木公金母　君不見洞
裏桃花々々開啼鳥又是一番春暮弱水三千巫山十
二指點處無歸路君抱琴來我邀君飲我醉歌賦君
去向人間遊遍朱門靜看只如蓬萊君實圃中充夫
富內獨樂正同安樂雖水決々予懷渺々西望無思
伊洛草色隨車花香襲屐風景至今猶昨杖松鶴啼

破天津便覺市朝蕭索摠役見萬古龍門三春桃浪
衝岸紫鱗爭躍月到風來水流山在安得二賢同酌
心上經綸盤中詩亂歎忽兀原難作笑紅塵逐利爭
名揚莫蝸蠻觸角

無俗念

等閑居稍笑今來古往誰爲英傑耳目聰明天賦予
怎肯虛生虛死去燕來鴻飛烏走兎世事何時歇風
波境界大川不用頻涉　踏遍萬戶千門五湖四海
一樣中秋月正面相看君記取全体本來無缺空裡
非空夢中真夢莫對癡人說使須騎鶴夜深朝禮金

閣

木蘭花慢　賦□蓮　和字并韻

恨汝胡太液誰留住慕珠仙向水殿雲廊玉容花斂
幾度爭鮮人間延秋無計搶寬裳猶憶舞便銷盡東
傾城傾國望中非霧非烟　雁飛不到九重天水調謾
流傳幸花老房空藥存心苦藕斷絲連西風颯々輕
解有水絲誰復記華年西得錦囊遺墨硯滴古沫寫前

满江紅　詠桃花島圖

謾寫瓊英空驚訝萍華虛度依約似清明池館粉容
遮路蝴蝶又來叢裏鬧鶯鶴還占枝頭語個東闌惆

悵殘四看愁如許　疑有月光搖樹疑是雪香生處自洗粧人去淒涼非故白髮宮娃歌吹遠青旗酒舍詩吟古和黃昏燈掩重門聽春雨

蝶戀花 杏花為粟果行題

一色杏花三百樹茅屋無多更在花深住旋壁小精留客醉擎杯忽聽黃鸝語　醉眼看花花亦舞風送殘紅飛過鄰墻去恰似牧童遙指處清明時節紛紛雨

蝶戀花

過雨春波浮鴨綠草閣三間人住清溪曲曲種小桃多似竹亂紅遮斷松邊屋　有客抱琴穿翠麓隔水呼舟應是憐幽獨歷歷武陵如在目幾時同借仙源宿

風入松 如見畫軸面款題

誰教盛裕更頻量從喚作衰翁惜花已自因花瘦況飄零萬點隨風須信人生如夢休言世事皆空　紫騮嘶過畫橋東猶記軟塵紅重來綠遍西湖路消魂是杜字聲中紅眼倚粧飛燕傷心照影驚鴻

獅兒詞 賦梅 如袱山村韻

臺隨破帽知是幾度尋春山南山北惆悵亭荒仙遠苔枝空綠村醪正熟為花醉何妨留宿春光似怕人冷落光回空谷　滿泥生意自是有高標不厭娉婷低壓樂當相輯側耳隔窗森撲既晴緩步又還信一枝節竹異標獨月在畫闌東曲

瑤華慢 賦雪

夢深驚醒試聞騰神有多少寒力如圓似瑩緩送是滿眼隋珠和璧五更書幌早已覺寒光穿隙料禽影波上漸稀遠裏情無行跡　有人獨倚危樓望千里江山高下同色坡仙飲處斟酌然不成醉翁賓客等閒拌捻箏柳絮梨花非白畫堂深技管方調一任他金蕉翻

商角調定風波 賦崔鶯鶯傳

把農情分付良工傳奇授為重右闖戶迎風拂花月寫畫西廂景笑書生最伐倖刪道師培勝琴駿汐靜閒姓名粉是近時三影　空思遠境畫難梅不濟調姜鸞翻殘金舊日諸宮調本終入時人聽藏客光懶窺鏡鳳桃寫金英細重贈李仲敢意續微之詠

鳳凰臺上憶吹簫 賦鳳仙花

菊婢標名鳳仙題品紛紛隨處成叢甚玉釵渾小寶髻微懸依舊花分五彩毗陵畫總付良工誰為伴雖既染紫鷹障來紅　玲瓏英英秀質多想是花神剪

密菴詩稿五卷文稿五卷

（明）謝肅撰

明洪武三十一年刻本

密菴集八卷永樂大典本

明謝肅撰。肅字原功，上虞人。元至正末，張士誠據吳，肅慨然欲見辛祖獻偃兵息民之策，卒無所遇。歸隱於越。洪武中舉明經，授福建按察司僉事。以事被逮下獄死。明史藝文志、焦竑國史經籍志載肅稿，千頃堂書目俱載肅密菴集十卷，而傳本久稀，藏書家罕著於錄。惟永樂大典中所收肅詩文頗多。其時肅沒未久，而姚廣孝等已錄其遺集，與古人同列，知當日即重其文矣。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肅初謁貢師泰於吳山仰高亭，時貢方舉詔請閩廣粟，當泛舟大海，因與同載至海邑，留居州北，執經問難。凡一詩之出、一文之就，折衷論議，必當於理乃已。是肅之學問淵源實出師泰。然集中題天風海濤亭詩序云：用先師尚書貢公玩齋所詠詩一句爲起，以仰止於公。又師泰遺集亦肅所刊行，均惓惓不忘其本。故所作古文詞，格律具有法程。其在濰州寄人一詩，載所與同徵修禮書者有張紳、楊翮等十人之名，爲明史雜志所未及。又送行人蔡天英頒琉球國王印寶一詩，考之明史外國傳，但有賜中山、山南、山北三王鍍金銀印一事，而不言召遣行人。凡此之類，於考史尤有所裨益。謹採掇編次，釐爲八卷。又戴良原序二首，別見九靈集中，今並取弁簡端，以略還其舊焉。

明謝氏肅當元末嘗從貢師泰游所作詩文析衷於師泰者爲多其密庵集
前五卷爲詩後五卷爲文以天干分卷世久失傳嘉慶庚辰購自楚中舊家
惜其殘闕太甚文佚去詩集載序一篇余以其集世罕傳世手自補葺裝
池而藏之按簡明目錄稱密庵集原本久佚係從永樂大典中輯成八卷
是四庫館纂修時亦未見其原集余意外得之如貧兒暴富其喜何如
也爰識原委於卷端
道光元年太歲辛巳冬十月十九日曉香居士汪鈴識

右與四方鴻生碩彥相加訂証又八年始克鋟梓則公門人
仕給事守禮所校證也劉公之言曰密庵之詩補誌闕證史
缺勸闡世教足厚風俗人雖殁問而不傳有不得不傳者至
其體裁音節格律高否則九靈山人備述之矣余何敢言劉
公親炙密庵公之門爲時偉人其言云然况俞裔孫承學不
能纘武什一尚何所容吾喙乎俞自幼時聞先世長老云纂
刻板舊在縣庠中以四方學士宦遊過茲地者求索無虛日
不一二年板即刓缺漫滅縣大夫以供應浩繁白於上遂議
附衙以零落不存矣以故密庵集流布徧海內而藏於故園
甚鮮而藏於家者尤鮮俞自筮仕即圖重刻以宦轍走四方
弗克爲而歸棲之日人以孀情廢學且徧方求無善工遂遲
日月又二十五稔矣今老矣過此當無日矣於是惕然有愧

乃搜所藏舊本又多殘闕漫滅盡索於故家親友得數部參
互補輯其不可者存其空格以竣一依舊本無一字更革付
吾姪武進尹郁巖鋟梓以行益以吳中多善工亦郁巖志也
經費度之於家無煩其它人姑具其重刻歲月始末云爾
隆慶元年二月之吉從孫俞進士出身監察御史郁俞拜書

容庵稿後序

國初人文日煥卓然諸名家以詩文鳴華者庚則有容庵公
云公賦資穎異閱覽古先典籍蹟錄靡不彩擷旁咸儲蓄森
發抱璞自娛比壯遠遊汲淮浙涉吳公盤桓吳楚燕趙晉
者久之勝區故跡登歷殆遍有觸輒詠揮灑無窮莫不淵浩
峻拔崢嶸當元論者謂得山川之助微之司馬子長觀而休
問論庠領薦於
朝爲福建按察僉事東法惟飭潔身友物於斯至矣無何下
世以賢祠於學宮所著有容庵稿集大都寫源於洙泗取材於
漢魏合轍於唐宋者歟凡靈氏序之稱其詩體文行甚悉且
謂紀錯什前無古人可以證史之珍補志之缺噫其知言矣
邑志曰謝原功倜儻豪邁詩文似之蓋亦稿也不想見公之

爲人耶咸久藏本與淮蜀孫鄒嚴技斯諸梓夫先世有善而
弗知不知知而弗傳不仁是稿之刻固宜謹劬神帥法祠其
實數謹劬述祖德之義繼言如此
隆慶改元仲春既望
賜進士族玄孫謙拜書

重刻容庵先生稿跋

歲乙丑余往莊武進事伯氏侍御公猶稱手是編曰此吾
容庵祖集也歲久殘闕家藏者鮮聞索諸親友故家得數
本參互補輯厥幾乎完然矣吳中少良梓人汝其攜以歸
梓焉余敬受命弐邑在三吳號稱業劇又附郡而衝柜役
三年晝夜栽栽殫厥心力雲靡輝瀾之慶唯是前命耿耿
於懷而未之遂也戊辰夏忝拜工曹道中當道該待罪錫
山館於陳君貞父課試諸子每暇休是編而誦且惟焉式
故從茂子子之鄉流風未泯而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淵
源有自故士習郁郁彬彬致美而尙禮余待罪荒郡不遠
百里來來瓶五六華弍十餘華未無定期期無定人皆余
視事時不相接珠爲者斯時也夫重歌樂身德神怡郢是

編與文士復加考訂珍者正之疑者闕之付之梓人凡一
閱歲余罪狀得白而書亦告成矣書成而伯氏已登世矣
嗟夫昔眾曾南豐氏悲其先代功行不得收於史氏紀籍
乃手慨緣自爲之序以期表見吾祖是集有
聘代名公評騭於前而得託諸文太史程公編入
皇明文衡爲政規模載在一統人物誌班班可考如此其與
曹氏之幸不幸又何如也哉顧余小子後陋寡學何足與
於斯文謹承伯氏之命爲之識其重梓之始末云爾
隆慶三年秋八月吉旦
賜進士第六世從孫師嚴百拜謹跋

重鐫寒菴公詩文稿述

偉世家於上虞歷晉唐宋以來人物蔚起冠冕史乘入我
高皇帝朝則徵聘開憲寒菴公以文章政事著名當世一統
志載會稽二爲有寒菴詩文稿行於世歲久殘缺頗多先
次王伯父猶齋侍御公雅志欲梓之而旁馳王事勢不能
逮比先大人水部公尹晉陵時手校是編而屬之曰先世
有美而弗傳是公等責也吾中多善工盍爲梓之先大人
唯唯抵晉陵故稱劇邑政務旁午閱三載始克告成事不
期踰年而先大人歿偉每思先大人不忍使先德失墜因
有此刻一見此刻稽稽泣下謂先志之如在也倍珍襲之
柰歲丙午偉肄業山中家受祝融之災此板亦燬燼於烈
燄矣守者之責謂可諉諉忡忡寤寐俱結課所以永之者

弗敢朝夕忘也及爲古新令偶稿篋中適
制臺蘭陵何公鍚封事有珠粒之概粵中良手鮮集鎮下因
出是編詳訂而重梓之刻成其奇而告於先大人曰寒菴
公之稿已亡悉矣可永其傳矣庶幾哉先大人作求之志
不至於湮滅而不肖亦得謝譴於寄者之不善守也若曰
揩手以彰明前美則偉不敢任因再述其重鐫之年月云
天啟五年春三月既望
七世從孫偉盥手謹述於古新州公署

寒菴先生稿序

余友謝先生原功天下之豪俊人也居於越之鄗越人無少
長望見原功皆畏服始原功壯時閉戶讀書期以事功見於
世當元之季挹其所學試藝江浙鄉闈不即售僅取一校官
以去後值兵亂浮沉藩鎮者久之入 國朝書被簡拔入禮
局與大常諸儒同考禮樂而忌者所不容遂出貳郡政千里
外又以爵鏽見黜因而歸原功既不偶漢然無所向聞西北
山水之雄壯其山則有泰岱恒嶽太行之嶮峰其水則有江
淮河濟汝潁之泛湯伏羲堯舜禹湯文武之故都孔顏鄒孟
之故里與夫戰國王侯將相之丘墓咸在焉於是由金陵走
濟南走太原盤桓吳楚齊魯燕趙晉魏之郊感今懷古一發
於聲詩當其登高臨下或籍中肘或創飲大醉必放歌朗吟

以適一時之樂何其壯也原功之詩五言古律則本之漢魏
歌行則遵李杜近體則祖少陵六朝晚唐無論焉他若山川
之離合土地之治革人物之廢興可以正史乘之訛謬補志
之缺略者則又等前數人而上之紀行之詩而至原功可謂
盛矣夫詩之有紀行自少陵秦蜀以後作者豈無其人然皆
循守故轍一唱百隨求其自出新意以古爲則者曾不多見
而原功獨卓如是豈其學問之富使然歟原功之學富矣至
其爲文尤高出時輩沛然有古作者之遺風昔司馬子長遍
遊名山大川而文氣益盛原功以既富之學沛然之學而加
之壯遊孟子所謂吳之槩者也則其所恃以不朽者徒詩乎
哉而予尤切切云爾者蓋見原功於一聲律之細微亦無不
盡心焉爾若夫原功年向老自謂曾不及少試是以人亦無

因以窺原功之所至若即是詩考其學力之能使胸次之超廓亦足以知其志之有在矣

友生金華九靈山人戴良序

密菴詩藁目錄

甲集

古詩五言

燕婉辭　題宋徽宗畫犬
送夏副柩　送倪孝方
送楊知州赴吳江　咏庭樹喜鵲
自君之出矣三章　發應天府
濟江　過高郵
次淮安　至灘城
悲海上髑髏　游石室
青州府學　登昌邑城
送別劉用章　悲古墓
謁伯夷廟　度沮洱
過營丘　弔三士塚
登鄒平縣城　謁伏生祠
淄川濯纓　入章丘
飲龍頭鎮　次莒州
圯上有懷　己酉九日
朱娥詠　勉任守禮
北窗閒臥　游閱芳山
南山宴集　發太原
晉陽　鳳凰山
鴉兒溝　長平
天井關　河陰渡

滎陽　蕭何塚
太昊陵　常思嶺
寄北行過相思嶺
乙集
歌行
和張員外　題四馬圖
海昌築城行　射虎行
清衣洞天歌　蓬萊望海圖
彈琴　七賢圖
春江漁者畫　趙魏公馬圖
見月行　越東書舍歌
龍女歌　田横圖歌

超然臺歌　瑯琊臺歌
下相歌　馬陵行
虞美人歌　汾河魚
題王昭君　羊腸坂
揚子江值風　送鍾伯寰
蘇溪梅花　柯博士竹木
顧周道水石圖　曹娥碑
雲壑圖歌　城江送別圖
題永嘉山水圖　壽李太史
春夜樂　畫龍歌
青山白雲圖　墨竹
諭虎行　題望雲軒

丙集
近體五言
送劉用章郎中　將往齊郡別相知者
弔齊女墓　望海門
淮海懷古　過秦門
望海　寄同考
寄楊胡二守　送周府舍人
長律五言
送錢艶菴叅政　次錢塘趙用行韻
太行山
近體七言
宋內門　長安填

長慶寺賞牡丹　題赤水洞天
送浙東憲使　奉和太尉康里公
萬壽寺樓　席上
斂池　撫臺懷古
垂虹橋　送舍弟忠歸上虞
題陳彥脩畫扇　明月湖呈艶菴
登山陽郡城　韓信城
洪澤　霸王營
龜山　泗州
盱眙　臨濠
逍遥臺　硤石山
壽春晚眺　送蔡叅軍

答沈元昭縣尹　呈錢艳菴叅軍
詠錢叅小桃　復用前韻
悼楊叅政　望太湖
送陳副樞　長至
拜范文正公祠　金陵懷古
眺靈巖尚方諸山　入閶門
峴山候海舟　登極目亭
泊福山　狼山晚泊
登益都府城　臨淄感興
海廟　青州即事
游書文公奉詔求賢　寄武昌舍弟志
歷下獨游　湘陽道中

下邳持月　渡黃河
渡江　鎮江多景樓
姑蘇紀事　浙江亭漫興
還會稽　劉坦之先生送詩
登湖陽諸山　送舍弟二首
唐志道別墅　還孫溪
游見李湖山　登鵝岩五首
挽王俍齋先生

丁集

近體七言

送薛文舉赴京師　送徐杜叅往滁州
生意坦爲張與權賦　送郝天碧
老母生朝　奠餘姚知州葉伯賢
寄龍泉長老　送姓太五往臨安
賦小游仙　賦大丹
游花　賦柳　感燕
過五疊山房　又賦柳一首
蔡溪別墅　七夕
次徐孝子北平道中　送唐知府還朝
玩月懷任耆民　游石塘
題會稽山水圖　送舍弟原臣
送莊九疇　還積慶菴
寄鍾伯寅　次韻杲菴大樸和尚
題呂運使孝感詩卷

壽貝彥中　答葉周道見寄
寄舍弟志　題樊樓圖
題長江萬里圖　宋元暉長江萬里圖
送戴先生應詔　題朱娥廟
送梁與史朝觐　題張建封擊毬圖
題明皇雖馬圖　題班姬接輦圖
送詒遺秀才赴京　題嚴氏青山宴集圖
登北固樓送汪僉事　送王允誠
八月八日觀潮　題王御婦卷
送賀宗武之太原　題瑶臺秋望圖
九月山堂桂花有作　送王允誠赴教官之召
送戴允言赴教官之召　次舍弟忠望鄉臺韻

次歸菴長老見寄　浙江觀潮
呂梁　雙廟
百步洪　亞父塚
歌風臺　贈嶧亭次歐陽圭齋韻
宿天井關　過耐牢坡
臨清晚眺　南宮望太行
望臺　早發南宮
真定南關晚眺　舍弟原仁以驢車來迎
乎它早發　入土門
井陘道中中秋值雨　井陘
自龍窩上故關　故關
自平定至壽陽　太谷月夜書懷

至太原　平晉道中
太谷立春　寒食出游
介休李胄道寓太原　國學生徐宗敬還京
自太谷上太原　廣武山
龍角谷　鴈甲嶺
沁陽西湯浦　登長子縣城樓
至澤州　硤子城南眺廣武山川
太行絕頂

戊卷

文淵閣述事　蘭溪道中
嵩溪道中　上閘關
下閘關　武夷
謁鎮閩王廟　大赦後閩憲書懷
寓莆田分司望壺公山　至泉州府
萬安橋　送陳德原之瓊州寧遠縣
送喻湯佐之文昌主簿　送朱止善知福州
送喻士文之馬田縣丞　武夷山
大王峯　天風海濤亭三首
壺公山懷舍姪惟昇　立春日憲廨書懷
憲廨言懷　六月二十五日出福州城
七月十五夜大湖看月　至鎮江
九月十八日天壽聖節　復職閩憲
復職日聞得子　同閩廉使登劒臺
登南臺山　謁朱文公祠堂

寒食泉南道中　玉山道中
岳王墓和馬令　送行人奉旨頒派求國印
五月六日馬蹶傷左足　懷新湖陳庭璨隱者
詠荔枝　初入獄
獄中作

長律七言

壽張知縣　和朱質夫見寄
送王知縣工計　荷傘

絕句五言

登鳳凰臺　發濉州留別父老
題唐人打毬圖　題美人圖

絶句七言

詠茉莉　書扇贈王宗祥

泊蕭山　題陳敬德練鵲圖

題圯橋老人圖　楊柳枝送沈自成 五首

楊柳枝 五首　二月七日望西山有作

題孫子廟壁　灘陽閑居 二首

歸東 二首　淮陰絶句

松陵留別倪元鎮　笠澤攬月

題馬 四首　題嚴子陵圖

題孫太傅像　題姮娥圖

答葉周道見寄　題趙松雪八駿圖

題柯月丘畫竹　過吳江橋

閶門望虎丘　題許由一瓢圖

讀霍光傳　題陳士廉所藏漁圖 二首

題梅鳥圖 二首　題班婕妤團扇圖

題張知縣挾彈圖　題陳孟文所藏青山白雲

題挾彈圖　題天際歸舟圖

題巫峽瀟湘圖　題東坡像

題漁洲横笛圖　次韻善性菴講主 二首

和張員外柳花詞 十首　送江約齋往雲南

題時苗留犢圖

題荔枝圖 二首　楓亭

萬安橋　過古通源驛 二首

入漳州　出漳州

十八年二月四日閒感 二首　五月三日憑廨言懷

憶老塋　別生母

別兄弟　別妻

別新娘子　自誦 二首

門人始寧任守禮校正
沛郡劉巽南編次

古詩五言

嬿婉辭

高樓有佳人被服何燕烜援琴發清彈曲盡思無限夫君
赴遐征空林錦衾卷不忍嘉會違但憂芳歲晚憶與君別
初蠶生及春暖紛衣淒以風君行猶未返君心海中石有
力那可挽妾心匣底鏡光華常不損飄飄雲中鴈雙飛豈
相遠願言懷故歡及時諧嬿婉

題宋徽宗畫犬自署曰賜應夫人守閤

別殿春日長君王多玩好不惟翰墨工繪事亦深造揮毫
出駿犬踞坐息輕趪金毛映玉爪生氣終外耀以賜應夫
人豈但賞巧咲後宮三十六粉黛正年少望幸日已深羊
車殊未到於焉托犬名警彼花房盜鳴吠杉此意足以守
宗廟神器一被竊萬乘殂遐徼嬋娟雖白石此物氣凋耗
望彼犬羊天令人重嘆悼

分韻送夏副樞

雄藩屠吳向聲政威更張謂茲三邊戍節制須才良夏公
稱國士龍劍飛寒霜遂膺副樞命撫戎向山陽山陽控南
北淮泗馳其勁向來用武地平蕪連大荒於焉分斧鉞誓
欲清邊疆擐鞍一騰躍帶甲俱慨慷野戰列步騎角師精
且強馬王敵所懾在變招流亡均田給牛耒肆耕淮海鄉
坐令狐兔窟化作禾黍場兵農既足食境內稱小康興學

厲髮俊出兵誅陸梁走濟諒有在可以綏四方江楓脈落
日馬首行離觴明朝度天塹截旆風揚揚

門有車馬客行送倪孝方

門有車馬客意氣何桓桓既持倚天劍復戴切雲冠自云
報恩子不畏行路難有能遇國士一語披肺肝而我不解
事抱琴齊門彈知己諒難得盛年嗟易闌拓落走吳楚與
子聊游盤懷才既無補竊祿非所懽念彼古豪俊豈必畀
小官達時展經濟乃使蒼生安之子素倜儻此衛期相歎
明當別我去贈以琴琅玕

送楊知州赴吳江

五湖帶三江形勢東南雄名州控其會萬井烟濤中魚蝦
足鮮食況乃杭稻充民生亦云遂歉歲稀困窮所憂鯨鯢
作赤手肆祈衛至今邊岸湯潑吹陰風誰能麾壯士蠢
除浮艨艟犀甲習水戰一掃妖氛空楊侯任州伯偉略錯
奇胷下當理民事上當恢武功

寄白先生令穿庭樹喜鵲

清風舒旭日雙鵲鳴相和不惜肆野木唯願巢庭柯主人
誠愛物瓊林亦婆娑高棲有喬蔭低濯無張羅飢啄月立
栗渴飲王池波養此侯印質傷彼月樹歌啣梁非偶爾送
喜夫如何夫人已詠德織女將填河

自君之出矣三章

自君之出矣五見桃李花思君如蛺蝶舞影常交加久別
自傷意遠圖寧戀家皇姑髮已白妾解供珍鮭　自君之
出矣襆被長織素何言衆緒微積尺難盈度親裁衣服成

遠寄關山去願君常彼體　自君之出矣對
鏡情何極還將寶匣藏恐　詎對孫
影恫持此待君歸照心非照色
發應天府
人生孰無志常恐時難逢隱士抱令德顯將樹奇功願已
何拙訥薄游向吳中山陽既　淮泗亦從我遊歸五湖
滏淪薄大江東鍾昇宏帝宅英俊集羣公南冠幸成貸矬
褐頹歸農纓與曲臺議披雲覩飛龍龍光燭宇宙幽滯屢
昭晰忽祇齊向役河山方複重去鄉日益遠懷親心轉忡
徒勞倚閭望書札難可通蔡淮何浩浩行子無留踪驅車
出關去仰睇冥飛鴻鴻飛不可駕策馬臨北風
濟江
曉裝將北征春江正東注回瀾漲蜀雪遠岸分楚樹亭臯
白狼峯溫溫來石渡郎迎初日旭復送殘月曙陰陽倏旋
周何物獨如故和船發清謳飛鳧為回顧孤生無百年南
北幾來去乘流雖足快絕險自當懼投鞭語何許擊楫氣
何怒川岳混一家乃不畏行路悠悠今古心及此得返晤
斗酒且自陶茲游諒難屢
過高郵
方舟越湖江厲馬趨海岱泰郵道所經撫事一長慨乾符
失其握政弊民自潰群雄相併吞中土正憔悴長弓海陵
來飛鐵頻堅鋭遂今百萬師竟屈三五隊勍順乃天啓閩
藩制吳會干戈紛四鄰柱石砥當代運去不可追戰死亦
何悔豈復念姑蘇麋鹿游已再嚢余過　城薄從嫖姚征

時事諒殊昔桑麥還青青憑濺覽社水流血一何腥想見
斷頭將雲旗揚窈冥
次淮安
即墨既獨保睢陽亦後殘終為唐室捍坐使齊城還眷茲
山陽郡形勢尊且安南瞻控江介北顧扼中原河海達舟
楫險固誠國蕃淮陰宏將略鄧公列兵屯荀生營壘仲
車隆孝仁撥事咸足賴戰守竟誰論搴旗迭勝負流毒漸
黎元幸值昌運啓明兩燭乾坤山川復佳氣生齒日已繁
曩余薄游地重艳紆行轅親友盡零落伊懷無寤言
游石室 在海州
昨發漣水陽今息朐山陰低徊石室上有桃樹林芳華
麗海日惠風拂塵襟想見芙蓉花只然方嘯吟暢飲揮玉
斝哀琫進胡琴白適天下樂誰知荒淫安期蘊長榮中
散識雅音舉世既莫喻乃果仙遊心芙蓉亦猶爾靈跡留
至今恨不駕白鳳逍遙以追尋
悲海上髑髏 海州作
蓬葬東海髑髏盈野草中間有狐狸顧啄鳴何哀彼歔
非人類應　首丘悲伊我實念此　膓懷以推生者不自
保死者知為誰已成螻蟻穴莫覩　以姿態愁裹亂來白
骨縈路岐　州半蕭瑟殺氣猶　抱理人術或懷匡
國謀文學　游夏操行如隨夷　名又孰辨雄與雌
天道益玄默禍福無定期違　亦奚疑陰風
海上至萬葦何離披於時念理　一
至漣城

喬林則羽棲重淵必鱗泳人生大化中行止乃不定耕莘
方自樂幡然荅三聘二疎辭漢廷賢哉孰能競好爵何必
榮早識在求稱茲利苟獲心外物焉足病濰陽衝要地書
社古云盛黍稷旣豊穰棟宇復煇映誰云其俗夸功利務
相勝實敦詩與書過化賴賢聖區區流寓餘無以贊官政
政乎民乃康弟恐余不侫豈無管幼安高蹈遺海濵生芻
倘可招敢不深起敬

青州府學竊感聖人聞韶之事

魯叟昔在齊君臣豈知敎何期萬世後王禮祀元聖元聖
去我邈韶音已闃聽厚味諒可忘至樂誠無竟君哉虞舜
氏道德一何盛作樂化天下百王莫能競於心得眞契無
位斯有命從容攝相閒暫使禮樂正去魯曰饋女適衛還
擊磬徒懷經濟具可奈兄弟政文王雖旣歿周公當復夢
（刪著）不見鳳鳥來已矣何所傷（叫式）六經垂訓明（郞叫 蹴）雖
巍峨宮墻瞻仰願沒齒庶以希顏生（莊叫 叫）

登昌邑城

漢季皆崩潰群盜紛縱橫黃巾雖已破餘孽尚蚊虻蟊落
孔北海坐困都昌城苟非劉平原何以釋圍兵始覺天下
士乃識蓋世英求援豈不怍民社安可輕惜哉青復陷竟
負知人明守郡旣無補升朝亦何成徒深奸桀忌巢壞卵
亦傾游自漢廷內志節誠足經寧以剛直折不爲囮曲生
千秋陟遺堞連雲想高旌懐矣欽賢歎曷由承一䑛

出膠河送別劉用章 時爲萊州府同知曾爲并州國士

齊民猶未蘇羈宦足長喟何意并州士軒車遠相慰旬朔

共食賑慷慨闘討議頓余非俊傑俯仰期不愧探道固夙
心徇祿非素志未還隴亦耕忽值時事異零落遂至今非
君孰能娟惓焉喪亂餘念舊如夢寐親交存幾人置酒當
輙醉北海雪掩晨東萊中生地出餞膠水西跂躅悵分攜
相望雖匪遥嘉會難再冀頻言各自惜毋獨簡書畏

悲古墓

西出萊城門原陸何渺渺古墓如星羅崴紆帶長道行人
日往來焉念宦穸窈鵂鶹鳴白楊狐兔眠蔓草零落忽在
斯長夜終不曉貴賤昔分殊今復誰醜好聖賢諒㩧萃盛
德擬穹昊旣歿常若生希慕苦不早流光疾於馳始壯歘
已老遺焉朝露晞微命安可保自非立脩名徒勞悵懷抱

奉謁伯夷廟 在萊州昌邑縣孤山頂

孤山起千仞不與衆峯儷飛甍冠其巔中列夷齊位㝡從
秦漢來時節脩祀事此鄕嘗過化仰止宜不替何必覩光
儀始覺頑懦厲至哉聖之清師表向百世讓國擂高風諫
伐明大義餓死無所悔於仁得深諳精明一寸心終古照
天地云胡孤竹城雲暗遼水裔矧乃首陽山豺虎正相噬
三復采薇歌悲危獨流涕

度洰涓 在青州府城東卅五里

曉望青社東長河橫洰涓中流橋梁峻絶峙樓櫓起飛鏃
攢巨石白骨委清泚蕭條經戰伐行路悲未已維昔至正
中中國蕩無紀交兵劉此邦封表迷四履大明掃羣陰龍
蛇成赤子壽域行矣開何誰落泥滓日暮悲風興啼烏集
殘壘彼哉割據心焉及朝宗水

過營丘 今臨淄縣
幽薊既分燕曲阜亦封魯全齊周四履王室資夾輔眷言
東大藩鎮靖自前古左負瀛海翻右攬泰山阻匪直形勝
會曾是賢哲聚丹書藏太公內政脩仲父田單復社稷曾
違委圭組高風邈難攀奇計譏爲舉伯王事復湮末俗變
風土婀乃鄒孟氏特達王道語諒哉見闊迂未可干世主
皇明御宇宙文教兼威武七篇仁義存於治非小補伊余
餐至言無饜方自許章經紆轍地曠仰極延佇雪宮有纍
纍基畫邑無遺墟耿耿欽聖心申章莫能抒

弔三士塚 在臨淄
尚父亮周室奕吾翼齊侯尊王樹伯烈治國貽陰謀奕葉
種強大美靈茸營丘田疆既究躍古冶亦龍游公孫復隼

駛勇智識相倖許讓共帷幄肆伐奏戈矛社稷有內安封
域無外憂我君豈暇豫顧盼倏懷疑 叶 萋菲錦終就黑白
蠅何稠同爲二桃死連闕三塚幽蒼涼蕩陰里行子去復
留事往義彌著世殊感焉休遺臺莓雯中碧牛山暮烟浮獨
念泉下人泫然雙淚流

登鄒平縣城
離離原黍茂蔚蔚柏葉青鸞遷必喬木鹿食惟野草生物
咸得性單人正飄零解鞍想鄒邑落日登故城岱宗雖峻
極濟水殊未清東陵死盜跖遺冢沒山靈於陵樓仲子小
廉何足稱臨眺轉多欝何以慰孤征伏生夙所慕牽簑翔
林烱

謁伏生祠 在鄒平
鷄鳴起冠帶驅馬出鄒邑敬謁伏生祠堂陛邈難及上古
帝王書冥心事時習惜哉乖世用荏苒餘九十孰知天慭
遺絕學賴之立流傳廿八篇與義識乃急區區梅內史所
上何雜集古文反平易今文獨艱澁冥茫千載疑欲剖空
汲汲况復洽道微鄙簡誰爲緝問生竟無言再拜重佇悒

淄川濯纓
淄川何悠悠東北赴滄海輕舟若可楫不去復何待青青
波上萍演漾誰得採鑿鑿淵底石靜閱八代改浮沉良自
由進退獨羅罪白日靈巖中天奄忽生遠靄聊且濯塵纓翻
然落深灌拯溺念神禹相去已千載登跨睇我髮壯氣猶
甡墨安得赤鯉騎仙洲拾蘭茝

入章丘 清南屬縣

平蕪渺原野遐路方悠悠忽踰沙河去并屋喧陽丘翱翔
帶桑柘鳴雁時相求加餐古驛館放馬青蒲洲顧念驅車
者疾行無少留輸糧售鹽直來自東三州 [illegible] 三
州在瀛濤島夷弄戈矛妻孥既遭虜徭役仍不休吁嗟姜
管遠執蟠蒼生憂袁海利方急攘夷功未收

飲龍頭鎮 屬章丘
馬上見晨月崎路行逶迤遂入龍頭鎮沙洲帶蒲荷榆柳
陰華屋正暑涼飈多怡然逢故老邀我還其家大兒擊羔
筑小兒開齊歌黍酒勸客飲勿辭今顛酡維督至正末日
夜憂干戈太平今在斯白髮已鬖鬖若復不爲樂徒死歸
山阿其言感余內壯志良蹉跎書劍兩無就又不脫塵羅
邅迍棲麤酌念報當如何長揖登途去華峯碧嵳峨

次莒州望郭重感樂毅田單作

單車背窩密一旦火城陽城海岱莒圍俛仰懐興亡莒圍
周微弱吳與齊爭强戰國燕昭小任賢亦封王恭何保齊
淨見弑寇悲涼爲知郎卽揵長驅遂遊淪望諸歆燕憐師
復豈不感此年爲宗社出奇誠莫當感能忠於事功立名
且揚背余好談畫旗劍游四方時命顧而獨甘心忱枯槀
蒞爲弔陳跡山川鬱蒼蒼往者不可企詠言徒慨慷

圯上有懐張子房

沂泗東悠悠蹦蹦立圯上同佩黄石期隆準能亡羸伏
本韓人五葉爲輔相國亡思報秦賭士椎博浪力政雖不
斃意氣亦雄壯歘來蟠龍蛇衆世莫知鄉授書何偉奇任
俠誠倜儻少年日以衆擊歘取金鏡叶逍遥隆準公嘯叱
役諸將関中谷虛巷潰素知己翦歸遂作積陽以歸與霸
王惜數或見殺此意徒慨慷方復從漢王城羽垓下悵平
生韓兩仇反手成掃蕩深衷實在斯寵祿非所望遂挾赤
子游高風避難伉余生千載下結想常入夢叶其說若美
人儒者不可尚

己酉九日瓜州次陶靖節己酉九日韻

廣陵值佳節游子欣慨交闊情日已適短斐秋自陽誇愧
魚龍蟄仰衝鴻雁高蕃木深遥岸微雲翳曾霄豈無況尊
酥薄慰行路旁采菊芳洲上獨酌當金焦酣來登遠游悵
望紫來陶達人愛重九從古非一朝

朱娥詠（蕭人朱回之女海寧米氏家怨殺其母年十歲力救被刺蘇城亦被害）

雅松生獨庭已擢凌寒姿皆爲出衆去反衛逺高枝何況

十歳女所稟眞英奇至孝自天啓刺害焉足移讐家迫大
母白刃正差差奮身當刃刺揮手挽讐衣被血死瞳視尚
恐逃殺之母雖一以脫遂達朝廷知詔書邺其家鄉里建
其祠亦復附曹大隆集清江眉丹青著往事宋史不吾欺
至今類寢在四壁苔蘚溢蘋蘩既奠薦庶士徒嗟咨高山
何漠漠溪流亦逶迤魂歸夜月故樹声淒以悲疇能復廟
祀萬世猶一時

勉任守禮進學

良玉不易求踏險崖巔上明珠誠難求杳渺浸瀛浪何如
探大道廓若天衢蕩騁車行弗息聖域將可望人生孰不
學此心在無放神明湛中存妙用能曲暢苟昧精一切利
欲紛作羔靈臺日已蕪出入迷所嚮水游体習坎雷行法
無妄德業一以成吾中胡不廣嗟哉媢學子此道當勉强
爲山或自虧白首徒悲悵

北窓閒卧

長夏畏溽暑開來北窓卧樹木有餘陰翛乃涼風過快哉
一室閒清絲砍雖和萬物何必小天地何必大苟能順其然
一氣終不牲道遥陶靖節微官哉求做李斯相秦國黄
犬意悲咤悠然望白雲孰可回吾駕

游蘭芎山

曾峯上回盤承虛蹋深塢外周峥嵘石中羅明闘土磴道
亘煙嵐仙居絶雲雨鑿井貯泉深泥灶並崖阻寘茫紫金
丹雕煥青蓮宇塔欲藤蘚綿庭寂苔蘚古甚令變巨杉支
天象儲柱雖依布金地終莫逭斤斧人生翻多難天伐何

可數顥樓岩巃幽聊結襲庵伍驕海自日生
霽雪照百樓凉飈蕩天姥撫化周四時飡霞昇
一以超道遙自退卑寄謝空學流胡爲一如許

南山宴集

我在塵網中而有世外心之步常獨往靜聽山水音
同懷客陵緬極窺臨振衣崇雲表洗耳清淵潯陽
氣嘉樹鬱鬱陰縱浪流觴飲低佪攀桂吟嚴澤悅〻
槃紫何深窈樓謎素履達官輕華簪薰風自南至曾
虞琴餘韻已寥闃憂懷良莫任

發太原

翩翩南國士仗劍遠行游行游向何所西北至并州并州
古帝都賢達已荒丘遺俗尚淳儉蟋蟀歌未休親王款戾

止達蕭條汾流四封羅帝衛飛宇若雲浮夾輔我帝室軒
蓋咸才猷豈無抜革意寧絲非所謀請爲脊令詠遊宦成
羈囚贖刑雖有諾千金諒難求商飈振原樹毛褐不自周
欲隨雲中鴈飄〻返江洲江洲命儔侶庶用結綢繆朋知
從此別愴矣登行舟

晉陽

節彼懸甕山晉水出其阯渟之湜方塘注之盈畎畝浩浩
汾河流東行何迤邐炘虞受封地汾晉環左右維城屏宗
周貽謀至孫子胡爲封曲沃自使絕人紀兵戈日強大劉
霸在東耳悼公紹餘烈王室暫寧止區〻隋家帝宮宇極
華侈於焉啓唐祚天運不可擬我來游異方斯境屢淹軌
慷慨懷古心中章不能已

鳳凰山

鳳皇不世出覽德乃游翔虞庭既來儀亦復鳴周岡云何
〻谷山而以名鳳皇山岑若鶱翥佳氣凌蒼〻一朝有靈
鳥至自蓬萊鄉厥聲應律呂其羽爛文章雖無醴泉湯飲
之甘且香豈之梧桐生萋萋朝當陽一枝暫棲托含意在
八荒柰何雞鶩群〻嘯方搶攘高舉戾雲漢與世邈相忘

鴉兒溝

渡鴉兒溝〻水何屈曲低佪倚坂旁回飈振叢木狐狸
逐家豕野豕自相逐蕭條絕人烟顧望但崖谷長衢亘澤
行者日南北薄暮塵沙黃解褐車下宿明月鑑我輪光
輝若華燭自念客行士不爲干爵祿又非商與戎遠身何
戚促脊令正在原嚶能脫羈束明發復登途哀歌扣牛角

長平

引轡方上年參旗正南舉行行堆路明忽在長平聚踟蹰
念囊韓不得守茲土嫁禍於趙國移師與秦拒趙卒一以
坑秦兵肆攻取借哉廉將軍制敵中見沮遂令鉅頭見殘
暴踰猛虎善戰服上刑賜劍非弱主咎爾頭顱山委命復
語

天井關

發太行驛令登天井關關山一何異宛若城郭
緣其下羊腸上回盤松柏被崖谷迅飈凄以寒
顧千里接岡巒雲霞屢變滅可以縱遐觀壯
氣結厚坤都邑多附麗熙熙生齒繁宣尼
雲中雄幟翻如何曹

脩坂雖詰曲徐行豈云艱日暮山氣肅我衣良苦畢努力
驅車去聆徠龍門山

河陰渡

朝發武陟城夕宿河陰渡平原鬱蒼蒼蔓中巳多露展我
素躍褕偃息並厓樹洪濤與風會看若迅雷怒揆余江海
士止逝隨所遇一葦苟可航濟險亦奚懼所念形影單恒
飢在長路中田豈無稼不受一飯碩引領望故鄉已復星
漢曙宣尼川上歎使我獲深悟

滎陽

濟水出王屋既伏仍流行大河不能限東南溢爲滎滎陽
古稱邑鼎峙京索城虎牢足形勝河汴揚淮淸晉楚既迭
霸劉項復兵爭成皐口宜守敖倉粟方盈創業雖足頼匪

德何由成東都紹炎祚不席地勢與山川失險阻天地載
淸寧昭代御宇內茲土麗神京人民日巳衆擊壤歌隆平
馬知客游士念此愧深情顧爲東飛鶴一擧還蓬瀛

蕭何冢

靡靡備路遙行轅駐陽武崇丘積蔓中云塟蕭何所念此
人中傑張韓乃其伍蕭名不足矜所貴忠事主入關當王
之背約自西楚蜀王都漢中視死誠孰愈養民以致賢立
國誰敢侮三秦良易定三河不難取蕭信登將壇城羽向
垓下帝業以成元勳著千古蕭蕭白楊風日暮振天宇悲
吟盡一歌欲去重延佇

太昊陵

突丘何隆隆窣木方蔽芾皇羲不可作封樹表萬世緬惟

開闢初人獸無以異雖有結繩政禮法殊未制自非神聖
興孰發天地和人文一以宣三才道斯脩立極盡恒性稽
疑示精意太和熏八紘獨守君師位羣帝承治統百王頼
書契惜我風氣漓復古終莫逮曰余昧先天玩象異深詣
何能窮蘊奧一理貫萬彙茲焉拜古陵特達酬素志願求
五十蓍決彼天下事

常思嶺

暮次大田驛朝越常思嶺嶺上奚所思思君善刑賞賞功
固有秩刑惡良有等頒體欽恤意治平庶無枉泉南七閩
地使節自茲往讞獄在詳明吐論當峻整微風振榕林仰
睇天宇迥於心得眞契凝光何煥炳

寄比行過相思嶺因而有作

相思復相思與子分袂久豈無同心結十手不能剖願一
見容華託夢千里道回風拂巾帷暫覯終杳渺閩山何巍
巍浙水何浩浩悠悠遠別情徒惜芳年老不贈連理枝但
贈宜男草

己巳七月二十四日宿瑒台山巖古淸水院用天啓重刊

本對勘

書潛記

密菴藁乙卷

門人始寧任守禮校正
沛郡劉巽甫編次

歌行

和張貟外柳花詞

蘇小樓閣外樟亭江水干柳花三月暮雪落向征鞍征鞍
浩蕩無歸定柳花還撲粧臺鏡鏡裏嬋娟感別離一夜相
思生鬢絲鬢絲白於柳花白恨不隨花送行客空將情思
逐花飛撩亂東城復南陌可憐輕薄任風吹消盡芳香委
路歧回首故林皆已老綠陰空自怨黃鸝豈如金水河邊
樹歲々東風花落處飛入大明宮裏去猶得天顏一回顧

題四馬圖

風吹細草沙場春忽看東絹落騏驎一疋前駈復回盻二
疋齊驅若飛電最後一疋奚官騎意態深沉目光炷太平
天廄粟如山此物飽食長年間玉臺閶闔通遊觀五花滿
身雲錦斕焉知汗血干戈底北伐南征千萬里芻養之恩
終未酬空負將軍共生死此圖乃是吳興馬龍種權奇信
無比嗚呼安得真致此萬歲千秋御天子

海昌築城行

海昌城々海衝此爲錢塘之北户行人但觀形勢雄焉識
居民傜役苦吾聞役民初省檄連夜下謂非築高城無以
保寧宇爾民不敢康服勞向官府東城樹羽旗西城伐鼛
鼓千夫鑿山石萬夫挾海土日未出已登埤日既入猶削
屢築得周遭百雉完臨平山木半爲杵天公有眼不下顧
隳兩新城旬日而城隳亦何害王事終靡塩城官未校工
動在賞慢工趋程期既畢民按堵浙河之西城似虎城外
妖狐應慄股城中編氓誰敢侮君不見王師昔南來奮擊
如霆雷高墉絕壘俱擘開乃知設險不足倚以德爲藩壁
莫摧嗚呼海昌之城城新作落日重門聞擊柝

射虎行

伏勁弩操長矛壯士射虎南山陬虎應弦奔俄自踣目睛
猶烱爍不自追愆尤向來牙爪森鋸刃一怒能摧萬人陣
飛行絕險忽焉烋崖石翻崩林木振朝饑吞麋豕暮飢啗
牛羊狼狐駭遁竄伏藏又拉人充飽腸天生萬物人最智
虎雖恃力焉足畏是何頭骨能瑰奇毒矢穿之終莫避此
時中矢勢益雄滑陵大叫跑曾空風悲雲起助狂視下瑪

不敢當其衝啞啞林烏啼虎斃林西嶠黃肩羅黑章奪目
光炳耀哈示虎兮何不從軒皇戰殺蚩尤綏萬方不然百
獸同率舞使虞執治道之彌尤胡乃山村肆饕口野窟畜
圖皆踐蹂自矜威武非衆倖豈想豪橫落人手君不見漢
家飛將勇且猂彎弓射死不射生又不見周公一去今幾
代猛獸還貽中國害設陷阱張關機人始與獸角殘害紛
相持虎欲食人人射虎虎強人弱何以支以智鬬力斯獲
之食虎肉兮寢虎皮吁嗟壯士知爲誰

清衣洞天歌爲王卧雲平章作

維山仙人玉皇客鞭背吹笙游紫極天風萬里下吳雲具
區東頭駐靈迹清衣之洞何神奇洞裏有天人莫窺瑤華
一逕香掩冉琪樹萬株光陸離峩峩石壇高幾許上通閶

閶闔天語鏗鏘璈磬嗷冷風拋曳旌旗翻玉宇是時仙人
揮白羽辟侶青衣進歌舞唯有蹁躚萼綠華金液行盃擲
麟髓交梨火棗空紛拏春光偏著緇桃華仙人醉來亂騎
鸞手為白日推龍車龍車燭天行不已玉皇乘龍見之喜
勅將大藥飲仙人壽與天地相終始仙人昔者憂黎元伏
劍上馬安東藩功成欲伴赤松子笑傲林壑娛晨昏玄洲
從來限弱水武陵無路通桃源何如此洞在人世只尺異
境移崑崙蒼龍東飛虎西躍一神攝之令護定是中妙用
合元符款忽凌空生羽翮獨憐海客非仙材乘濤遠踏長
鯨來願得還丹蛻凡骨九霞光裏覲瓊臺

題肅都監所藏蓬萊望海圖

蓬萊峯巒濤海上玉作樓臺屹相向共說神仙向此游欲
往從之隔弱流弱流滔滔三萬里極目蓬萊何處是神仙
有無良渺茫若為寫向丹青裏我家會稽山水鄉蓬萊秀
出東海旁碧桃千樹開春晝丹閣萬壽凌昊蒼長時飛舄
臨高頂海色澄澄天與永明月朝沉若木枝赤日夜奠扶
桑影淋漓元氣任吸呼靈臺不動光湛如直通天地有形
外彼大瀛海皆瀇汙此間即是神仙宅不如涉海求靈跡
秦皇漢武何太愚樓船方士無消息淒涼往事已千年蓬
萊猶作畫圖傳卷圖還君三復嘆有鶴飛來橫九天

聽王郎彈琴

王郎十日不相見今宵同宿派芳院試臨月沼坐彈琴三
四冰絃千萬變澹如夢澤水涵虛奮如昆陽兵接戰落如
巨石墜層崖泛如飛絮飄晴岸大江當春波浪闊深谷向

秋煙唱遠雙雉和鳴野木高孤猿獨嘯山月轉古文盤誥
有艱澁治朝雅頌無俚喽接輿狂歌感當世屈子離騷賦
幽怨安知虞帝皷南薰後來操變聲徒存凄凉凝響輟洙
泗激烈浩歎興河汾河汾千載有賢孫洙泗遺音宜久聞
猶將近調驚聾俗白雪巴歌誰解分嗟余豈是知音者頗
於律呂窮根源大樂之和天地同舍汝彈琴吾與論

題何參政所藏七賢圖

黃虞欲殺日月明十年四海橫戈兵士風已隨習俗變盡
舍仁義談縱衡遂使棲棲七君子獨著儒服令人驚胸中
豈有經濟具眼底廝看龍蛇爭大山長谷便同往不獨隱
迹兼隱名由來貧賤足閑適豈必蜀世千浮榮兩生不來
漢儀簡四老既去秦運傾寧知賢人慎出處能與國家關
重輕况今作者已云亡束帛合向丘園徵君不見旁求良
弼到版築一說能令商道興

題鄭江漁者畫

鄭江西津連上虞岸頭萬山環我居放翁學把直鈎釣此
豈有心專在魚昔風潮來泊江岸桃花氣暖燕人倦強吹
一笛臥中流夢到六鰲凌碧漢自離故國竟飄蓬愁見荒
江落畫中西伯文吟今寂寞後車何處載非熊

題朱元暉所藏趙魏公家塵馬圖

吳興戲墨先工馬卷軸風沙滿天下老壯駿羸皆入神况
乃長年病肥者窄衣尖帽唐奚官牽來鐵杜從天閑縱韁
家壓沙外闊落花青草隨身翻既未得成戰功又不令充
立仗雄氣猛氣空連羣飽食帶驕自多病嗚呼此馬多病

尚可醫此馬長命誰得知

見月行

悠悠異鄉人望望故鄉月四十二回天上圓回，見月歸心折我家高堂臨海城阿母向天看月行月行若哭見行處應念白髮增新明少婦持盃月中立勸姑賞月還暗泣良人在遠婦獨眠洞房月冷如黃泉尋常有月誰不看別離看月情始見

懷越東書舍歌

懷越東書舍歌者南陽申欽自歌其志也欽四歲孤長之訓之惟母是賴讀父書而耕先疇為治世良民足矣乃遭時多故無以自安遂負未成之學出而筮仕仕不違而學益廢蓋内之不能讀父書而母訓寔墜外之不能集公事而吏祿虛糜既乖陳力就列之言不中孝悌力田之舉吾惡乎無内疚哉欲脩初服事與志違斯志也歌以言之

天涯行人苦幽獨東望萬山尋遠目萬山隨水俱奔海海氣吹山轉平陸我家正在虞帝城四邊陸海羣峯青晴窓讀書長日靜沃野種稼三秋登隱居自可忘人勢何用必酬弧矢志起從中朝賢俊游天地無情遭亂世横經民校將自潛攻服為祿百不堪綠線那能補君衮微祿未遂供親甘悠悠念此憂心搗出山何如在山好昨夜春風過客軒故國書舍生芳中夢想當年幼學時得讀父書緣母慈母今髮白書滿楝芸落蠹生誰晒之行囊千卷遭隣火清晝焚香恐閒坐下帷董子古所聞閉肆王充今豈可嵗行

三復少二年目力心思不及前更添六載為四十一字未成真可憐況我雖云從宦學撫跡安知非拓落敢慕藉通金馬門分無功畫麒麟閣綠服惟思覲老親山中耕讀返吾真自餘萬事一莫問社稷安危歸大臣

龍女歌

洪武元年三月三十日余至淮安城北湖浦候舟將過安東曰謁浦上龍女祠碑云龍者東海淵聖王第三女嬪萊州柳大夫毅萊有廟此行祠也余異其事而歌之

君不聞東海王三女才色少女良冠金玉佩雲霞家起忽六合凌三光四海託姻無與當晝開水府如人世寶壁瓊筵照天地羣仙舟舟會佳期松得神夫柳家毅毅也前身

應是龍姿髯廣頰耆頰容玩世亦與潛淵同時来躍返初服天與伉儷還珠宮至今廟貌臨東海霧閑雲靈事何在但使龍推澤物心天下祀之誠匪濫我謁行祠向淮浦黯然帷中靈欲語十日一風五日一雨無衝波以危彼舟揖無大旱以敗彼禾黍嗟爾龍兮顧濟斯民千萬秋龍亦永荷厥靈於此州毋乖其道紛逢尤

田横固歌 在海州東海之鬱洲。

田横固在絕島上出青天之冥冥下臨滄海之浩浩廻隔三齊絕兩淮洪濤日夜舂崖蛟龍所窟棲秋宅孰謂英雄堪逋匿向来秦鹿走中原揮戈共逐烟塵昏漢家得之只三傑五百賢士徒喧喧便應入海長不返猶與王侯斯可哂慨然決劒氣仍豪何面長安見隆準隆準功成百戰

餘鄭侯繫獄淮陰誅子房不託赤松去一落猜忌寧全軀
腹心爪牙今若此敵國爭衡定何似始知夫子識先幾萬
古誰能無一死春風辟里樹参天主客游觀俱可怜雖走
奇勳立當世且將高義垂千年

超然臺歌 在密州北城上

東方千里遭旱蝗嗷嗷赤子何倉忙使君適來守高密快
意豈復如錢塘錢唐絶勝高密好却背烟花行野草雖鞍
不穩畫船安脫粟易飢香稻飽繁華回首得蕭條膏澤如
流堪沃焦吾民無憂使君樂，意超然誰最超超然臺高
北城上使君與民同登望民愛使君如父母千載姓醪不
飮忘昔我讀公文今我登公臺臺前風景發人興再拜公
像還低徊西瞻積陵關東俯瑯琊島渤海汪洋碣石孤當

山歙釜馬耳小灘淄流水更悠悠歎息前人都已休唯有
盧遨扶仙侶至今來往盧峯游因招蓋門子便約安期輩
嵯峨切雲冠縹緲凌風佩紛然爲我集臺端白日遶空旌
節寒紫霞深盃和石髓如瓜大棗行念盤就中一翁稱地
主詼笑群仙迭歌舞玉壺天開俄頃間碧桃春融千萬古
我幸承清宴妙訣從此傳會使日輪生月窟神明無憂不
超然

瑯琊臺歌 在密州東南一百二十里

誰謂客行倦懷古方悠哉清風吹送興飛上瑯琊臺瑯琊
臺臨東海碧西直嵩高莫霞赤半崖皎月分會稽別岫凝
雲低碣石天高地迴形勢雄越王曾駐旌旗紅九霄宮榭
瞰中國今日輦路無行蹤更有秦皇幷漢武恣意干戈暴

天下豈不豪雄蓋一時俯仰乾坤亦奚補偶來觀日出叩
買黔黎三萬家也復祠四時萬八千里飛龍車勞民耗國
有如此中夏外夷咸怨嗟柰何二君不覺寤欲火內烈無
堤崖莫貴於天子六合今已一莫壽於仙人更冀長生術
樓船采藥泛滄溟桂館候神凌太清紛紛方士有何驗去
去童女無歸情幾度登臨徒騁望縹緲蓬瀛隔烟浪銀闕
珠宮不得游驪山茂陵那免葬君不見金人去國淚滂沱
須德之名石以磨瑯琊臺高空嵬峩

下相歌

下相城淮水陽烈風吹大樹原陸何茫茫人言此地生項
羽有力拔山如猛虎横行天下八千兵三載成功霸西楚
是時豈無豪傑來一聞叱咤肝膽摧漢王拱手聽約束秦

社撲地成烟灰混一山河歸有道鴻溝中分何草草悲歌
帳下戀佳人羞面江東看父老胡不思坑降卒殺子嬰沉
懷王人心雖楚已屬漢寬仁必興殘暴亡所以萬人敵竟爲
五侯得空餘陵下帳中歌千古令人感慨多

馬陵行 馬陵本在濮之鄄城今此在沂海二州之交土人以爲孫龐鬪智之地因作此詩然作詩必非此豈知詩者哉

客行忽不樂停車馬陵間上有悲風古樹之蕭瑟下有哀
壑流水之潺湲陰森堠道餘古雪嶄岩兩壁堆積鐵石面
苔封勁箭痕草頭露滴將軍血青熒燐火黃昏明呼嘯木
魅嘯山精塵蓋剗頭償斷足此氣千載真難平西流沂水
東遼海勝敗孫龐兩安在爲提寶劍舞尊前落日寒霞射
光彩

虞美人歌 并序

余嘗讀史至西楚霸王項羽所作陔下帳中歌知其深愛虞美人及騅馬故騅馬尚不忍觀况美人乎而世言羽敗陔下美人恐爲漢軍得以劒自刎死然此事馬班皆不載豈偶遺之亦難明矣曩余從戎定遠過美人墓父老爲余言美人從羽自陔下潰圍渡淮漢軍且追及美人乃自刎死此其處也是則美人詎乏古烈婦風哉及過宿遷美人鄉也以其有殉主之節而祠焉已久微父老之言益信蓋事䓁一而有不幸者如美人徒以羽殘暴失國人惡道之亦使美人之節不白於天下余甚悲之故作是詩于以咏歌美人之遺事云

美人已爲英雄死鄉里猶綿歲時祀娟然珠翠映羅帷兩女巫歌舞起短簫咽鼓相喧啾迴風吹入楚雲愁楚雲爲雨幾千里似洗重瞳陔下羞山河百戰雄圖喪顏妾何勞悲王悵寶劒臨危妾自裁素心不貳君應諒願從騅馬出重圍騅難又渡騅涯終將血染原上土空餘碧草春離離我憶從軍經此地南公慷慨言遺事香魂一斷招不來今日荒祠堪重哀

汾河魚

汾河魚人不食魚躍魚潛魚自得未逐雲雷飛上天水闊波長渺無迹寧知公子江南來聽客劒歌聲正悲即把釣竿臨沮洳掣得鯉奐長尺許斫魚爲羹甘且鮮神物僅可叔饒涎嗟爾魚乎胡不掉尾而遠逝看卒乃爲香餌製人生爲[illegible]宜慎諸君不見汾河魚

題王昭君圖

君不見漢道昌單于朝建章君不見漢衛霙宮女嫁胡兒胡漢和親自高帝以色媚人非遠計遂令流患及子孫內家又遣王昭君昭君本是巫山女預恐妊娥妬雲雨一入深宮長閉門好夢何曾着人主寧期彩繪誤嬋娟王嫱辭君君始憐空抱哀弦寫幽怨風沙萬里向胡天胡天蒼茫歲月促夫死還城更從俗一寸良心不自持安用紅顏美如玉畫裏傳看出塞時胡騎蕭蕭漢日低即此堪爲中國歎不唯青塚草萋萋

羊腸坂

太行山天井關關南關北脩坂盤恰似羊腸百里千萬折縈岩絡峰曲穿懷澤間澤州城南崗昇攤萬牛服箱難引重絕厓黑入河底深奇石鐵積披頭竦振衣捏枙上青天時甘嚐虎兼啼猿桂峯四峰日色薄大樹羣撼風聲寒當關有廟何丹碧春曳西來游晉國一閒藺子殺賢臣從此回轅餘轍迹仭擔瞻仰重低徊輕車碑确行崔嵬白雲在望親舍遠瑤華入想鑾輿來聊憩松亭足清曠塵纓凈濯寒泉上遂浚孰果度星軺更挽藤蘿到橫望橫望何所見天地鄗若范大河浩浩通碧漢旭日杲杲生扶桑分明梁衛開原陸蕭瑟烟彌連泰稷荊榛自上信陵墳叢竹誰歌武公德桂劒微吟氣慘悽前登碗子城巍巍失路深憐阮校尉催輪大笑曹征西何如晉王令就鄴並駕四牡安無危蹄輪相踵日南北關吏獨問余奚來我本石門雲卧叟偶客山東轉山右堯舜之化雖寐寘追尋禹跡聊奔走㦯

蟀蹁寒弃在堂却隨鴻鴈向南翔此行周覽太行了忽復俯覜黃河陽河陽自是形勝地天生許公才德備公乎去矣梁木騘落日草懷一長嘯

揚子江値風

金山一舸沿潮落楊樹沙高大風作掀濤揚浪舞陽侯裂石漂沙驅海若日光陰沉雨氣昏長魚飛噬穹龜奔恍若龍蛇起平陸疾雷急雨喧乾坤眾工爭先沉錢矸前後覆自號哭競蒼茫神鬼紛憂摩咫尺黿鼉爭性命此時抱妊枕樓中乘興欲往蓬萊宮同舟相顧氣沮喪問我何獨神沖融我今行年四十五足跡周游半天下寸心湛如江水白生死非天定誰主狂飈忽息狂瀾平水天一色涵澄明吳歌杳眇雙櫓輕君山翠落江陰城回望中洲白鳥橫

送鍾伯震赴江陵

方城山高江漢長江陵昔日居荊王累葉豪華不可當五千餘里開封疆南浮蒼梧帶沅湘北據壁塞連鄖陽王巴靖謐淮浙寧叶師旅財賦雄且強合縱諸侯向山東叶揮戈足驅秦虎狼盟血未乾已背盟叶熊槐此謀誠不臧況復章華爲內荒親密讒佞踈忠良竟入武關身殞亡國人哀痛摧肝腸項襄胡乃與秦平叶大鳥不射空彷徨一朝白起拔郢城叶兩東門燕叶可傷後來牧守劉景升叶坐談西伯控一方先主因之取益梁伏龍鳳雛皆奮揚龍驤中原關羽獨大帝屯師窺兩國五朝君臣偕執窮屛蔽上流關失得叶皇明幅員包海徼叶蠻貊羌夷咸率服嗟爾成都彈丸覆山川形勢胡不覩叶浮我江陵千艦衆十萬

貔貅行水陸赴忽星橋在吾目獻捷南京定神速江陵貳令才謂足此時馬得虛糜祿即將善政敷遺俗却步巖廊鳴珮玉萬里青雲一黃鵠

蘇溪別墅梅花盛開

白馬湖東歲云晏殘雪茅居倚林磵邂逅南枝一點春欻忽繁花千樹粲滿地崢嶸明月陰連空窈窕仙雲深銀闕凝光何照耀蕊宮典氣蒼蕭森悠悠物外清游別淡淡琴中三弄歇謾將觴酌治天和未怕笛聲吹石裂青苔坐吟無洒掃風日清佳春正好却念達春欲白頭豈不令人思遠道廣陵開時明海曒天平折處橫龍門紀覽迎人西子湖暗香隨馬八公村治亭山寒歸夢短城頭欲曙霜角齒飛花有意送行車倦客無聊經野館自落三齋又二年不

見王面生瞳妍非無紅紫紛作陣轉覺泬泬如舜川花應笑我長漂蕩失脚真成落塵网那知萬里得生還仍向故園追勝賞後時花落芳事闌黃鳥陰成佳實纍年年看花足吾樂不妨靜寄東軒間

題汪資深所藏柯博士竹木

奎章閣高風日清閣中博士月丘生幽篁古木妙揮洒萬里不盡江南情洞庭山青湘水碧二妃遺廟無行跡鷓鴣聲歇江雨殘天矯蛟龍影岳辟向來懷古良悠悠零落此畫知誰収汪子得之宜寶玩三湘咫尺可神游

題何德脩所藏顧周道水石圖

沄沄石下波粼粼波上林過橋仙客忽長嘯一鶴來自蓬山岑蓬山岑不歸至聊樓瀛海內自適滄洲意恍如出峽

石群楓落影洪流碧又似泊金山廻潮漱樹崩厓聞江淮
風景真絶奇来往扁舟蔭清樾鳥飛魚泳辭吟中四首玆
游幾秋月虎頭子天機精剪枝水石来軒檻使我一見氣
崢嶸龍蛇起陸雷霆騰霧宜藏此畫慎莫時時挂光氣一
沖天趍然便神化

題曹娥碑歌

曹娥碑鑒定是晉王右軍書者其波磔與漢蔡邕
石經相似其結體與魏鍾繇同一軌轍非右軍不
能作也此帖四明黄繼氏所藏余為作歌曰

娥娥曹氏女生長虞江濱乃父安歌能樂神迓濤江心迎
伍君偶然失脚成沉淪其時孝娥幾十四日夜哀號動天
地奮身躍入龍伯宫抱父屍出洪波中漢安年迄元嘉始

悄淡荒墳烟蔓重裏度令深期民俗淳蒸肴桂漿方祭誄誄
文本是邯鄲作勒石垂光非溢美好辭既賞蔡中郎妙墨
重揮王内史内史臨池小楷精出神入聖由天成風格真
淳樂毅論氣運逸邁黄庭經曹娥之碑尤注意外足妍麗
中堅貞疾遲佷仰各合度正側方圓皆有程金錐畫沙錐
芒斂玉樹暎水枝柯清秋風擘飛鴻鴈叙夜天行列星宿
明元常銘石猶隷體力命雅深堪與此鴻都分法按於神
筆勢去来同一執流傳蕭梁到李唐緜〻鑑者迷精光退
之平時嚴姿婿於此題識何端莊乃知嗜好在奇古况兼
孝烈如曹女碑陰隱語亦了然可惜無言識魏武魏武徒
勞校色絲以孝移忠忍不為獨覺遺風扇鄉里循孫孝子
相追隨四明有逸民示我碑一幅真若圭璋出羣玉書家

往往無真識太息還君須韞匵

會稽雲壑圖歌

吾友薛文學既仕太常而張真人為作會稽雲壑
圖周孟啓先生題之以歌兼簡密菴論爾〻和之
以寄文學則真人孟啓亦當同發一笑也

會稽山何峻極雄鎮揚州從古皆句連盤帶三百五十里
千岩萬壑雲氣霞光變朝夕太常博士河東生岩壑佳處
棲雲蘿朝回也復懷舊隱真人為畫才士歌歌辭清暢畫
奇絶咫尺山川論大越越中茅宇日蕭涼想見梅關雙髻
雪向来耕讀良勤苦乘興登臨還訪古石邊磨鏡候軒轅
穴底探書待神禹忽經勾踐所棲岩草木長風猶吼怒報
讐復國伯中原畫策鴟夷亦雄武秦君奚為渡浙来拍手

笑之非仙才正須平地生羽翰何必陽海求蓬萊〻〻却
在重城裏積翠峰嶸半天紫右窺天目數拳石左傾滄浪
一盃水丹光萬丈出金雲仙人魏公長不死授以參同契
中訣騎鳳騎麟可飛起河東生刀圭未入口飄然乘雲至
帝鄉皆為小隱令大隱故山回首寧無情還憶我與爾振
策相隨行耶溪沿水去玉笥看雲生趍金華考度赤城轉
天姥兮攀四明跨劉綱之一虎叱初平之羣羊問謫仙之
石洞剥興公之翠屏飛揚宿留皆仙賞月榭風臺極蕭爽
八壺石髓食未終倏忽天書爾西上青龍雲氣護天都曲
臺儀禮多鴻儒黼黻皇猷在今日不應使返東山廬伊余
百年將半過胡蝶莊周夢俱破滿船載月鏡湖游一棹披
門問幸逢聖主跨六龍按羅賢俊裨天工尊主庇民

付諸公我得侍母丘園中毋使會稽雲壑空嗚呼毋使會
乩雲壑空

娥江送別圖歌贈縣丞達貢術朝京

越山盤薄龍馬孛中有長江帶潮汐雲驅雷迸欲淊天不
浸曹娥廟前石鄉人共說曹娥孝天性生來不須教邯鄲
作誄已現奇中郎題碑尤絶妙流傳曾與阿瞞看以孝移
忠何所難丈夫乃不如女子況爲同姓堪羞死家家江波
不盡流曹娥廟下泊行舟舟中美人顏半醉紗帽烏猶着
玉佩浩歌渌水押鳧鷖如此風流良可繪豈不見美人昔
日渡江來楊柳青青鶯亂啼美人今日渡江去涼葉蕭蕭
馬首西西上金陵天尺五青雲士友多如雨莫忘江上別
離時一玩新圖有所思

題永嘉山水圖歌

太初子來午湖示我永嘉山水圖洪濤積翠浮吾屋連天
鴈蕩森劍戟出海蒲門竦巖峯羅浮捗樓步郎高盤髻千
峯攢城郭瀑雨松陰晝杳冥銀床瑶澗春舜實紫金月就
隱容成青雲梯高躡康樂容成已莫招康樂猶可求不出
西城步定向南亭游眼中風物豈不好感歎在登池上樓
凜霄既覩雲飛鴻樓川復作淵潛虬池草生春兮王澤下
竭園禽變鳴兮使人鼓舌幾學嵇康事養生難附任公適
天伐悠悠往事付壺無誰復懷賢似太初應愛五言真絶
妙粲然朝日映芙蕖

壽李大使良誠 平陽人

一畫初陽地中長晴冥梅花春浩蕩絳宮仙人有嘉會卅
卅奉真佩環響長庚歇羅臺中天日華月來相新鮮仙李
揚芳百萬葉蟠桃結實三千年綺席亂盈酌瓊醑玉盤珍
瓏薦麟脯雞雞之營升鳳鳴颯颯朱絃玄鶴舞此時宴樂
樂未央西瞻若木東扶桑仙人却念人間世遙指白雲飛
太行

和楊鐵崖次韻顧仲英春夜樂

回文織就春機紅郎君歸馬如飛龍香閨畫屏燒絳蠟小
八清箏響銀甲翠鳳纓炮白鹿烹猶禽美酒玉花瑩瓊杯
瀲灩妾爲行氣酣笑絶纓胡纓大地有維天有柱妾寧無
心終事主還遶獨宿含啼婦燕子樓寒半簾雨

畫龍歌

海雲飛揚海水搖雲水挾風相怒號重淵無底龍聽聲霹

靂一聲凌九霄額鼻如山目如電生金鱗甲光芒見倏忽
變化那可攀驅江捲湖不作難天下豐年在霖雨勺水歸
潛還得所君不見丈夫用舍安有時吁嗟乎龍應解知

題壽慈嵩岳雲青山白雲圖

昔游河朔還歷覽河南山山峯崢嶸三十六峻極中天是
嵩岳嵩岳之高出崑崙衡恒岱華咸歸尊下臨豫野雄地
勢上應鎮宿聯天文太室關其東半夜倒瞰滄海日少室
關其西蕭晨俯掛青蘿月風臺霧閣何岧嶤翠崖丹谷堪
逍遙王子鳳笙吹絶嶺焦師霓裳翻絳霄便欲飛東往棲
息笑倚天門觀八極閑雲來往作賓朋彼此無心自相得
惜哉此願未果從徒看雲山落畫中山青雲白倏遠近但
開門若來踈鐘八十禪公雙目烟一瞬雲山皆幻境不須

只尺論萬里寸心要與天地並重曰山有岳兮岳有雲雲爲雨兮澤無垠雲不爲雨兮舒卷向乾坤稗公出處亦如此浩劫不聽名實存

題墨竹

坡仙寫竹如寫字指端所出皆酒氣意態飛揚若有神風梢老來還嫵媚鵝鴻鳩爪沙水明風霜鸞翔山月齋流傳戲墨在人間拭拂一枝看仔細

諭虎行

將之泉南道出興化人云有猛獸傷人者甚衆余未信薄暮而行果遇虎々伏不敢動良久將遁辞以諭之并示八閩官吏云

海風捲雨閩天晴攬轡晚出莆田城人言前山有猛虎山雨乍歇溪水鳴郵亭傳舍去路永古榕茂荔連林青蛙目入烟渺蕭瑟猛虎夜吼如雷轟當前立馬一叱虎卒隸竟氣方崢嶸鐵騎焚火明奪晝肥曜崖谷無潛形頹然虎伏作臥石利牙鉆爪徒爭獰縱逢乳犬那敢搏孰謂百獸稱震驚我職分符省風俗狐兔必播豺狼逐於菟跑躍寔豪雄啗人肥己當先戮林飈泠泠山月落伏虎欲行還踯躅應愧尋常肆凶雲深掩雙睛光熀熀於菟於菟毋爲狂且聖人寧百姓汝輩必在驅烈士不殺汝民害終未除孿我烏號重二石拔我龍泉長三尺截汝頭胷貫汝胸汝皮我寢肉我食汝雖後悔莫所益不如蓄威武爲帝守九關見者皆畏愛文彩何斑斑

題捻校鹽運大使翼城常德新望雲軒

本家太行西薄宦浙江右白頭阿母不得將萬里飛雲重回首雲生膚寸淩九霄縱横舒卷隨風飄我心非雲那可變望雲思親心始見綵節悲歌陟岵詩河山家邈路逶迤板輿迎養當有時寸草莫報三春暉

門人始寧任　守禮校正

沛郡劉　冀南編次

近体五言

送劉用章郎中赴浙東李司徒幙

戰塵猶未息推節佐中台幙府安邊策江山祖廟林將星
臨越地王氣藹蘇臺努力成勲業徵書早晚來

將往齊郡別相知者

佳期定何許遠別在于今去路隨歸鴈幽懷托素琴春波
楊子闊雲樹秣陵深相望餘千里瑤花好寄音

弔齊女墓

昔齊景公涕泣而女于吳女悲思父母之國及病
且死曰必葬我虞山之巔以望齊也吳如其言而
葬焉在今常熟州洪武元年三月十一日余將抵
役于齊道出墓下以謂女之於齊父母也於吳夫
婦也然自吳望齊之心之死益篤不以義合而移
天屬亦至性哉而世傳望夫石往往詠歌之不置
乃如齊女之望父母其詠歌曾不少見余甚悼焉

賦五言律一首

遠嫁悲金屋長歸托羿岑當時女吳泣萬古望齊心夜月
青蛾細春花玉色深香將遺東海擬事一沉吟

望海門

海門天門闊潮汐幾春撞紅吐三竿日青吞萬里江鯨波
浮井邑蜃氣溼船窓利涉無餘險閑鷗泛一双

淮海懷古

淮陰訪韓信海上吊田横相去四百里青山接故城風塵
旅客淚義勇二豪名倚劍哦前史中腸太不情

過秦門 在海州

秦帝何多欲勞民不暫閑閭閻吞六國臨海望三山仙舸將
風解延興截鮑運空令駒石闕相對愧蒼顏

登東萊郡城樓望海

暘谷知何地東萊倚郡樓日華浮海夜沙色淨天秋荷祿
寧無恥歸田可自由望中三島近便欲附仙舟

既至淮州寄同考禮者松西張紳士行王允揚翻文
舉吳郎敘達伯行鄭元長卿嘉陵楊基孟載吳彝年
曾仲望蒸山程汾文中東嘉　余堯唐　臣諸暨姜漸羽
儀余工虞謝肅凡十人皆自浙西而至南京者也

百戰重城破諸公以日危忽叔文苑士同草聖朝儀一苑
非余僧孤生念母慈故鄉瞻望遠愁絶鬢成絲

次舍弟忠寄楊胡二守韻

伯考傳叔也猶着密縫衣萬里長于役何年却賦歸越山
薇露長沉承鴈秋飛倚望勞慈母書來慎莫稀

次韻送周府引禮舍人崇德程原道奉使越買茶
北還

萬重燈燭曲雲覆馬頭飛微雨春芽摘東風使節歸異鄉
歌棣萼梁苑賜朝衣還念烟霞客聽鶯獨掩扉

長律五言

送錢鮑菴參政再鎮兩淮二十二韻

豪傑扶昌運藩垣托近臣明威重授鉞專制獨持鈞慎府
臨淮向丘山真楚民雜耕洪澤䁲列戍合淝春可但嚴中
閫應須守四隣青徐雲擁塞襄漢月連津破敵樓船壯衝
虛鐵騎馳三軍歸節制上相倚經綸起秩袍裁紫妾邊印
佩銀玉龍盤節瀏騘馬蹙蹄新慷慨踰天塹從容靜塞塵
輕裘垂帶緩橫槊賦詩頻明審秦王猛廉清漢祭遵戎兵
終淨洗倉粟要捆困絃誦興多士謳歌樂野人長才今盡
用屈志獨難伸兩楚從游地三吳送別晨未能偏附驥常
想玉為璣自我違時否須公解世屯旁恩流草澤包貢上
楓宸復見車書混仍還風俗淳功成當入覲高閣畫麒麟

江陰江自中次錢塘趙用行韻 時任黃卿

風流白面郎生長古錢塘覊賦千金直雕弓二石強上堂
歸父老謁帝入明光玉詔初蓮賜宮衣內使將萬言論至
治一德頌興王共擬龍騰劍那知驥服箱高才憎命達海
宦幸時康試鼓琴三疊仍傳酒一觴早聞啼野館獨燕掠
雲檣江塹雄南紀河流帶北方雨晴關樹碧天闊海山蒼
浩浩登長路悠悠別故鄉王程知有限民社視如傷眷爾
風鵬翮終當九萬翔

太行山五十韻

洪武十年余自越中北走燕南西度太行窩并汾
南取道于覃懷絕河汴淮江以還蓋太行東西咸
歷矣乃作是詩

宇宙尋陳迹山川攷夏書遂浮天塹筏來駕太行車脩坂
雲端走連峯石上驅岩嶤赴偫武綿亘連幽都既接常山
峻仍臨碣石扱大河三面帶滄海一浮盂天井關雄壯羊
腸路鬱紆八陘天設險九塞地呈圖河朔元為脊星躔恰
應樞陰陽鍾秀異土壤劃膏腴五穀資民食群材副國儲
蕭森羅杞梓卓犖挺杉櫧檜柏參天直梲榆向日數隰原
紛黍稷畎畝雜稉稌年麥先秋刈蔓菁冒雨鋤翠叢分韭
薤碧蔓引瓜壺豈但霜蔬圃由來衆藥區人參供土貢國
老應時需苓茯松根美脂生石裏濡膏應粲桂療嗽必歎
冬除參錯梅梔樹崢嶸橡栗林霜梨包水碧露棗濯珊瑚
百谷喧啾鳥重淵撥刺魚磨牙衝猰㺄過跡看於菟木客
頻來往清猿或嘯呼陽坡奔麀豕叢薄隱熊貙動植皆云

遂蹄拳敢惮劬哦詩泣山鬼岸幘似仙儒流水鳴焦尾晴
虹拂湛盧蒲萄微醉了杞菊飽餐諸芊茂眠歆藉泉香渴
屢歠白雲生絕蹸古雪積深渠環堞疑城郭回崖失道涂
烷烟多奧寶陶穴盡安居生齒何其衆淳風慎莫渝觀游
吾豈倦行邁僕將痡謾爾窮朝夕悠然念古初懷襄存禹
績左右奠堯都周撫登千騎秦徭塞萬夫蕭王踰射犬漢
祖距飛狐魏武推輪怨文皇託寶謨陘兵楚王信晉甲李
司徒出壘曾誅史臨洺更斬餘飛揚皆自此形勝定何如
聖主家天下蒼生率海隅茲山鎮中域為國壯方輿偶踏
烟霞表聊將意氣舒揮毫余解賦好事孰言迂始惟夸娥
負終尋李愬庵烏巾白羽扇放鶴向天衢

近體七言

宋内門

何處前朝虎豹關海鮮橋上雨斑斑落花慕逐流觴水芳草春迷疊石山列帝玉魚孤塔底梵王金構夾城間空餘往事南翁說沉海龍舟斷不還

長安堤

海寧州西來往頻長安堤上最傷春東風桃李非無主歸燕樓臺不見人天末雲帆隨望遠雨餘江草喚愁新故鄉門巷干戈底趙客相逢話是真

次韻朱主簿長慶寺賞牡丹

每說花中亦有王解將穠艷壓年芳翠華淺拂春風暖仙掌高擎瑞露香曾笑太真追勝賞不勞飛燕比新粧風流今屬尊公詠此日祇園醉幾觴

題月山赤水洞天

雲北雲南山萬疊仙人宮闕倚嶒崚晴峰落影半天碧雪瀑飛花六月寒白日雙鸞翔玉宇長年一虎卧瑤壇桃花莫使春光老遲我歸來轉大還

送浙東憲史陳天祥歸永嘉

送客臨江小小亭官梅華發酒初醒月前浪起蛟門白馬首風回鴈蕩青進食吏人趨傳舍拿衣兒女拜中庭會今憲法行東國三尺銛刀始發硎

奉賀太尉丞相康里公受兆馬上尊對衣之錫替趙

海漕

上公仗鉞維濡壮天子臨軒錫馬蕃金織雲龍衣一襲黃封蟻蟻酒雙樽朝廷有待供軍餉海闊應思答聖恩將相兼權真注意好平南服救中原

萬壽寺樓 至正二十三年秋七月來吳中

萬里涼風獨倚樓望中形勢壯吳州北臨江勢由天限西坼湖波入海流鼓角沉雄城月曉亭津迢遞野烟秋未應寶劒終銷鑠光氣猶能燭斗牛

虎丘

天末諸峯奔萬馬虎丘卻峙獨起尊鍾聲曉落湖江月山色晴分楚越雲臺迥瑤琴殘鳳曲池深寶劒閟龍紋句吳奇觀登臨裏援石興歌對夕曛

劒池

巳闢神劒千年化空俯靈池十丈寬泉脉尚通江海潤龍光曾照斗牛寒飛梁背負層樓重老樹根將墜石蟠一蜀蒼崖回殺氣來客仙鬼詠悲酸

蘇臺懷古

烏喙含羞還故國蛾眉揚笑入深宮龍月夜醉天池月仙樂秋傳桂苑風錯料敵讐難遠復那知霸業易成空層樓景物如前日麋鹿自遊春屮豐

和陳希白參軍垂虹橋

長虹化作石嵯峨震澤東頭欲逝波勢挽魚龍潛水府影連烏鵲跨天河勝游應去牽牛近壯節真乘駟馬過今日地維方板蕩力扶砥柱意如何

送舍弟忠歸上虞

汝兄隨牒猶爲客吾弟從游已弊衣霸國江山孤劍立海

天風雨一帆歸慈親髮白生新念先壠松青慨遠違亦欲
載書還別墅于今長路有危機

題天台陳袞脩所持畫扇

同客天涯又兩秋每因圖畫憶東州花邊得句吟偏好馬
首逢山看未休江海荒涼漁艇小乾坤浩蕩中亭幽何由
從爾丹丘去更挾飛仙到處游

明月湖自中呈鮑菴

海陵纔過又秦郵璧社湖中看白鷗鳴綠映空春瀲灩
珠闘月夜光浮螘經洲渚聽蛟杆真似神仙共餘自俯仰
山川風氣混楚人強[illegible]

登山陽郡城有感

飄颻雲起晝冥冥萬里 吹醉眼醒地控東南淮水白天

嶽齊魯太山青空聞得士居海島誰群分軍出井陘畫角
暮臭城上月向來豪傑已凋零

韓信城

淮流浩蕩楚原平嘆息英雄不再生天日可明歸漢志風
雲猶似下齊兵千年城郭名空在百戰山河姓幾更還酹
將軍一盃酒黃鸝碧草不勝情

洪澤

東流澤受群流處遠近雲飛倒影過萬古蛟龍深處有太
陰雷雨四時多牙船實欲通泗水錦纜虛疑轉汴河會稽
慶田重灌溉楚農齊唱有年歌

霸王營

將軍追鹿擁強兵叱咤諸侯盡膝行義帝杖來臣節失楚

人歌動霸心鷲乾坤故壘餘形勝鄉里遺風尚戰爭青草
白波淮泗遠為誰擊劒烈風生

龜山

天際清淮春浩蕩雲邊故堞暮嶽崟佛狸百戰鈎車卻水
鬪千年鐵鎖沉舉網老漁沿碧浪維舟孤客蔭青林勝游
誰在坡仙後滄海中原感壯心

泗州

艨艟戈舡上泗州兵餘城郭似荒丘楚山猶是東南冠淮
水何為日夜流斷砌落花官舍靜夕陽歸燕野堂幽昔光
如此非吾土擊筑尊前感壯游

盱眙

長淮清泗東南闊第一山當碧漢樓勝地幾回經戰馬客

自千里聽啼鶯波濤精動僧伽塔草木春深義帝城天際
汴河來袞袞陳留遺俗最關情

臨濠

吳船萬里泊濠州滿眼烟花亂客愁白骨近郊頻戰伐綠
尊何地獨追游觀魚月靜高臺上解佩風生巨石頭最愛
塗山青未了幾時玉帛會諸侯

逍遙臺

逍遙臺倚青天外玩物何須與物齊出水游魚觀未了穿
花飛蝶夢先迷悠悠蒙縣關雲近渺渺濠梁落日低若得
先生重説劒乾坤容易息征鞞

硤石山

淮甸西頭尋禹跡維州硤石見朝暾石從厚地分雙壁水

過天注一門洞泊雨添波浪湧兮　雲接栖林昏會惰
故壘防津要不使奸雄事併吞

壽昔曉眺

從征淮右身何遠悵望江南眼欲穿天入故鄉山幾點雲
低旅帳路三千紫金草木連森戟清鏡波濤渺盡舡只恐
劍鋒虛用盡平蕪落日思茫然

送蔡參軍南還

上相揔戎臨閫外參軍奉使趣征西長江波浪迎龍節雨
楚風雲入馬蹄出塞新詩工自賦擊壺如意酔能携雄藩
歸報邊疆事萬里行將息鼓鞞

次韻荅洪元昭縣尹淇濤書懷

淮南游子憶江鄉五月芙蓉集露棠矢意未應書咄咄生

涯秪合問蒼〻本隨黃鵠遊雲海豈逐秋鴻戀稻粱此日
襟期同沈約臨流濯足楚天長

淇濤呈錢鮑菴參軍

越客歸自發楚鄉淇濤落日照衣裳浴鳧飛鷺波光淨遠
樹平蕪野色蒼興在九霄騎赤鯉夢驚孤枕熟黃粱參軍
坐上多親友獨有玄暉迸路長

詠錢參政小桃

淮楚兵餘花木少小桃開得一株新平分阿母池邊景淺
發參軍幕下春紅雨未飄鸎語細綵霞初暖燕來頻垂簾
睢陽東風態只恐安郎賦未真

復用前韻

每愛夭桃紅勝錦桃紅何似客愁新去年花裏曾傷別萬
里天涯又見春芳景易隨流水謝多情猶韻玉堂頻劉郎
白髮風流在莫道尋真未遇真

悼楊參政

將軍百戰成勳業一死何慚四海聞鬼馬夜嘶淮甸月王
姬朝泣楚天雲殺身誰似田橫客失道空嗟項籍軍賴有
此心忠義在汗青不滅史官文

次韻張雲門中尉望太湖一首

雲門旌節駐西山注目平湖漫雨間春雨浪高魚欲化夕
陽沙遠鳥遲還龍都雖限天為界霸國休憑水作關日夜
戰船爭利涉鴟夷何可便投閒

送淮南陳副樞之行宣政院同知

長擁虎軍紓將略忽分龍節出春城朝息固合加先達祠

祿由來養老成浙右湖山新象教淮南草木識威名賜環
早晚居君側前席何須召賈生

長至

又見一陽生仲月誰知獨客最傷神天涯霜露深先壠塞
上干戈隔故人無酒步兵仍似酔倩金曲逆豈憂貧唯應
天意同人意欲放梅花樹〻春

天平山拜范文正公祠

獨倚天平望八荒白雲泉上每彷徨雙崖闢闢龍門壯萬
石縱橫虎陣張江整洪波浮舸艦洞庭飛雨洒衣裳于今
王佐關心切魏國祠前一瓣香

金陵懷古

霸國江山天下壯興王人物向來稀花餘吳苑迷仙仗

拂陳宮見舞衣北府駐兵猶昨日中原雜霸幾斜暉自南
混北歸真主六代空懸事業微
泊吳郡望亭眡靈岩尚方諸山
江舸南田纖望亭東風綠鬢欲凋零山川摠屬春光好草
木猶吠戰血腥香徑燕歸誰舊識尚方鸜鵒轉我曾聽遍憐
三百題詩寺石上藤蘿雨後青
入閶門
亂後閶門暫得歸莫春三月馬騑〻桃花也復如人面柳
絮依然點客衣畫舸神仙流水遠綠雲樓閣劫灰飛姑蘇
兩度看游鹿莫倚東風問是非
出崐山候海月
薄宦頻年勞遠道多情對酒戀春華棣花天外遙思弟拙

葉風前倍憶家舜寞崐立彈佩劒看莚瀛海鴐飛槎此身
歸定知何處還信吾生自有涯
登常熟拙目亭
虞山積翠横東海上有岩崐拙目亭井屋鷄鳴穿曉霧石
潭龍影落秋冥風回江鷁飛濤白天入蘇臺遠樹青何處
言公餘故宅畫橋綠卷眼偏醒
泊福山
青山如釜覆江皐甚欲持竿坐釣鰲楊子波聲東注遠狼
峯雲氣北來高天妃旌節還清廟海客帆檣拜莫濤想見
岳王飛度日馮夷擊鼓送旗旄
狼山晚泊 在通州
巨鰲翻動蓬萊石五朶芙蓉落楚天過海每來青鳥使浮

江重駐白狼仙雲霄鶻影旋孤塔風雨龍吟出九淵閒覓
舊題看歲月滄波走樹莫崖前
登益都府城寄呈東萊劉用章通守周仲賂經歷
城頭鼓角落梅繁休道戎兵列萬屯十二山河空伯國三
千賓客更何門遼東避地風流遠牧野陳師節制存何限
古今登眺意斜陽芳草滿平原
臨淄感興
古人已盡王霸略荣馬還過營丘城風低麥壠見羊虎燒
斷棗林紅甲兵田壠塚帶牛山碧王蠋家臨淄水清世事
浮雲忠義在悠悠行路也關情
海廟 在萊州府城西北
神龍宮宇儼肅冥變化無端善恭靈每作時霖蘇后土又

須王戮出彤庭天連萬里長沙碧日照三峯絕島青亦欲
攀鱗游八表仍嗟踪跡似浮萍
青州即事
東秦兵後半荒村尚覺遺黎可自存香子酒醇終日醉木
綿衣厚一冬溫炊烟入炕家〻撦刺棘苫墻處〻門便凝
卜隣依朴俗共栽棗滿平原
治書文公奉詔求賢遍歷三齊其還朝也詩以送之
明主求賢頻下詔寵臣奉使豈言勞劒光射日嵎夷近馬
首衝雲岱嶽高莫歎吾為國士浪傳景略是人豪巖廊
自有賡歌在欲理朱弦未敢操
寄武昌舍弟忠 青州作
汝南吾北兩覉身白下分攜淚滿巾書劒幾年勞遠道千

戍萬里𦗞慈親悠悠海岱浮雲晚渺渺湖湘碧草春何日
得歸茅屋去會稽同作采樵人

歷下獨游

李杜風流都已遠秪今名士况凋零自携一斗山東酒重
上千年歷下亭小海北涵翠水碧雄城南落萬峯青蕭條
涼雨天涯暮脩竹啼鴉最可聽

濰陽道中

白狼河上發牛車兩岸長風走碧沙黍穟黃侵雙隻堆棗
林紅帶百千家低鬟委女方鏃荳半醉村翁屢進瓜極目
平原天浩蕩故山何處海西涯

下邳待月

萬里吳船泊下邳秋風短鬢欲成絲孰無韓信酬金志已

後張良進履時河水東遷非禹跡嶧山西峙尚秦碑鱣魚
黍酒沙頭醉今夜如何月上遲

泛黃河 古河自碣石入海至東漢南渡以爲河決故道殊不如 今大序于未一逕于河則今之河并泗入淮由故道也

八月高秋泛大河笑呼河伯起聽歌自從雲漢浮精氣誰
鑿龍門殺怒波故道千年淸泗合凉風雙艣宿遷過沓然
欲坐如天上試挽雕弓射白鵝

泛江

大江秋盡浪㵾茫一處隨風度夕陽碧樹天樓甘露閣黃
花人醉廣陵觴中流雙櫓鳴鵜鶘明月清簫韻鳳皇最愛
金山落吾手滿襟雲霧泳龍堂

鎭江多景樓次劉改之先生韻

一劒南方定九州秪今風景不生愁山標萬里朝天望江

洗中原被髮羞綠樹馬嘶腸美道青雲鶴唳廣陵樓兩京
巡狩須過此長見飛龍挾綵肖

次韻姑蘇紀事

柳橋梲市偏江波萬騎長從秉鉞過樓倚五雲蕭慎杳地
連三楚甲兵多紙莛畫省誰陳醴絳燭牙舡有舞魔不道
太湖全失險合圍城外已吳歌

浙江亭漫興

樟樹孤亭望會稽烟波浩浩使人迷此身漂泊半天下雙
淚潺湲盡浙西鴈起長汀秋葉脫鶴歸華表海雲低典衣
也就壚頭飲衲寄鄉書醉懶題

還至會稽寄鄉中諸公

南北飄零短髮斑故鄉今喜得生還大車碧轅中原草小

舸青看兩浙山五斗米輕元亮達一杯酒重季鷹閒預欣
會合應聯句捲海樓春思不慳

庚戌秋七月中山劉坦之先生補註選詩辭簡而事
明論切而指達正五臣之荒謬熙菴山之淺鄙擬范
來實成一家言蓋可以行今而傳後者也詩以美之

西風吹雨作朝晴覽鏡應憐白髮生金馬玉堂寧入夢石
田茅屋豈關情五言謾寫林間竹初醞聊飛海上觥不有
簡編工著述悠悠百世竟何名

九月五日與陳淵如劉主敬同登湖陽諸山

白馬湖陽多好山小筇不借共躋攀澄波海上疑瑶席遠
嶠雲中見翠鬟雨過谷流穿樹碧天清崖露浥花殷便應
結屋依東崦長服朝霞駐少顏

寄舍弟忠原臣二首
震澤烟霞失釣槎龍門風雪阻行車別來遼遠鸞違鵠夢
裏清樽對棣花萬里移書方古籍九秋看月定思家卧歎
往事知何夕注目洸湘雁影斜
又
讀書也自願為官不道驅車值路難今日時清身拓落何
人喜極涕洗瀾未從玄圃安月鼎然倚扶桑把釣竿蘭岳
夜來秋雨急松雲深護鶴巢寒
自蓀溪上湖項至查湖唐志道別墅
芳蓀溪上度橫橋一逕緣山廿里遙懸溜百尋穿石罅晴
暾五色上林標振衣蘭岳乘雲氣散髮蘿岩看海潮晚酌
隱君湖墅好白鷗波闊掛蕭蕭

自查湖下湖項還蓀溪
大查湖曲路逶迤北轉蘿岩萬石奇返照弄霞美女嘯泠
風激樹鴈門祠水健穩載籃輿響山鳥驚看蘿帽聲蓑
滿林茅屋近不妨吟嘯過溪遲
同朱伯賢先生劉茂之處士王廷玉氏游皁李湖山
觀趙府判墓
皁李湖東杖屨游青山碧水共夷猶菱荷風急歸舟晚松
栢雲深古墓秋已得窮源書白石更應無釣坐滄洲閒身
隨處堪行樂莫問誰封萬戶侯
辛亥冬十月九日從余兄原禮及陸好問劉主敬同
登蘿岩倚聖屏憩禪菴飲清凉池臨蓋竹嶂謁龍湫
現仙李遂宿純項看月明日南俯大小車岩望東西

二嶺還北崖瞰石龜石筍復游甑久之乃下山所得
奇勝賦長句五首
虞丘東北有羅山千丈月梯半白雲碧石醉眠天籟發孫
松笑撫我心開海登采藥仙肩外雲晴藏書禹穴閒且就
草堂留一宿東峯和月弄潺湲
雲際捫蘿倚蔚藍聖屏北面憩禪菴萬年龜化崖間石勺
水龍藏樹底潭倒看渠波涵返照遙臨吳嶠帶晴嵐振衣
自愛登千仞不獨烟霞最所耽
純嶮岩嶤萬仞崇平看河漢亘長空清凉池靜魚吞月蓋
竹崖高虎嘯風興在石潭仙李碧夢回雲樹佛燈紅十年
塵土今瀟洒來往當為采蕨翁
曾游海岳極幽遐況在鄉山意又加已早欲呼龍作雨來

春先惜李生花匏尊玩月東西嶺金策穿雲大小車若得
結茅依翠谷只憑羲易了生涯
山勢東馳復北蟠蜿岩峯頂上平寬風迴月靜江湖動天
接青蘿日月寒鍊玉魏公來九井佩霞美女度曾巒為余
細說玄宮秘石筍凌雲也不難
挽王豫齋先生
棣樹生陰晝滿庭風流儒雅想儀刑養親固已營三釜教
子還能受一經四海交游如昨日百年耆舊見晨星東風
忽斷人間夢愁絶西原草色青

門人 始寧任 守禮校正
沛郡劉 巽 編次

送薛文學赴京師

帝念蒼生望治安詔令多士赴爲官壯心休道分符易好手當知補袞難秋水江湖浮去舸曉雲宮闕戴朝冠會承天語詢時政應有嘉言瀝寸丹

壬子三月二十日送徐仕恭往濠州省覲乃翁李子先生

再見東風草木蕃老親猶自隔淮村關山千里不能覲天地一身何可存夢蝶坊深趨曉寢乘龍洲近侍春尊爲言別後長相憶愁聽啼鶯倚碧軒

生意垣爲餘姚張與權賦

生意垣成舜水東隱居之子有仙風露凝曉圃三芝秀日炫春林萬杏紅王訣致身躋壽域禁方隨俗施神功何時與論環中妙一理周流六合通

送翱天碧住蕭山淨土寺

羅刹江東寶地幽袈裟獨上木蘭舟青山玄度同深隱采筆文通結勝游雙樹吹香連竺國雜花飛雨洒皇州道心何處非清淨雪裏芭蕉海上鷗

老母生朝

朝來佳氣滿湖堂喚婦升堂奉壽觴八袠慈親顏色好中年季子鬢毛蒼烏憐梅髮啼高樹龜愛荷新躍小塘願得日長如化國永宜孫子樂無央

美前餘姚知州董伯賢以洪武五年夏五月奉母夫人之喪歸葬崇德遵詔旨也

吾母作州臨舜水深心愛日在慈闈瑤池宴罷迷仙佩畫戟香殘卷綵衣萬里風霜喬木盡故鄉丘隴幾人歸莫忘聖治隆仁孝生死霑恩古所稀

寄龍泉長老償宗兼簡白雲禪師

招提城裏術崔嵬金策爭看步綠苔龍影曉隨崖雨過鯨音夜送海潮來茶烟颺鬢欹禪榻蓮社違盟把酒盃早晚相尋白雲老雄文奇句與同裁

送姪太五往臨濠迎父喪歸葬

雲氣陰沉日色微江親孤子血霏霏古來雖有招魂葬此去應須抱骨歸越甸江山凋木葉淮甸風雨濕麻衣蒼天豈不憐純孝看汝肩車駛若飛

賦小游仙

玉節霓旌到處游右登玄圃左瀛洲安期大棗親曾喫西母蟠桃屢得偷要聽吹笙緱氏館留連醉酒碧雲樓蓬伶誤讀黃庭字一落人間五百秋

賦大丹

浮世何人不學仙仙成高舉定何年一神變化非無地萬息周流自有天霜海波澄紅日麗秋旻雲盡玉蟾懸誰能問我金丹訣大笑無言在目前

惜花

舍南舍北飛花急故故隨風拂畫屏落日夢回傷別離少年心在惜娉婷醉騎宛馬穿金谷笑聽吳娃唱後庭轉首

繁華不可見黄鸝空解語丁寧

賦柳

石闌垂柳向皆生生態於人若有情綺席低佪凝黛近青
樓纖細舞腰輕蕩月淥水谿吳苑把酒東風唱渭城無賴
故交零落盡爲誰歆枕聽流鶯

感燕

綠陰深巷墮香泥燕子雙飛日又西金屋繁華雖慣入茅
簷低小謾安棲風迭捲地輕身在海浪兼天故國迷莫向
百花洲上去恐令生別恨幽閨

過劉則敬五疊山房聞鶯

五疊山陰坐石房交聽黄鳥韻笙簧東風急處野花落小
雨乾時綠樹凉伐木敢忘求益友携柑長憶醉華觴秪今
髮白風流在細詠綿蠻重慨慷

又賦柳一首

淮南三月柳垂垂回首歡游屬舊時日暎酒卮涵翠黛風
生歌扇拂金絲自歸彭澤門前種敢入華清苑裏吹春力
著人勝不得非關牽恨惑腰肢

蓀溪別墅

懶拳霞氣午湖烟暎帶幽棲屋數椽春晩光風蘭葉盛秋
蘇凉露菊花妍已深龐老龜龕不露成公政事葛天理
物情如燭照更應幾度絕韋編

七夕

茅居湖曲帶風林鷄草庭中坐月陰自覺天孫銀漢會不
關人世白頭吟作金何有王陽術獻玉休懷卞氏心也復
呼童具瓜果一壺村酒醉更深

次韻徐李子北平道中

馬首參橫夜已闌燕山翠削露初乾雲連郭隗金臺峻風
蕩荊軻易水寒西楚閑居前日夢清河遺愛後人看荊南
何處非王土仗劍毋勞畏路難

送唐知府還朝

淮甸古來多俊傑府公今代更賢能三年作郡民父母一
日還朝帝股肱天近儲宮需海潤風隨官舸夏雲層錢清
江上共相送光價劉公百倍增

甲寅六月十五日夜蓀溪書舍玩月有懷任魯民先
生時任已逝

懶婦山高湖水深狂夫逼夜發清吟臨流團扇颺荷氣玩
月胡床轉樹陰聊適灌園今日意敢論經世百年心乾坤
俯仰相知少愁對朱絃振古音

游石塘東郊必閘并劉則誠

四風蕭瑟披林阜潮耳商聲起繹驛遠水微茫江涌斷浮
雲葝塞石門高百年蟻歿隨雙足九轉月砂換二毛與爾
消搖入世外時來臨海擊雲鷟

題卲光直所藏會稽山水圖

宛委之山三百里碧峯無數落青天藏書軒帝知何在塑
海秦君竟不仙老鶴自淘沙底前神龍長護井中錢舊游
咫尺月賁秉欲棹春波載酒舡

送舍弟原臣之太谷縣主簿

常棣華前酒一觴憐渠楚蜀久飄揚三春入覲來天闕萬

里承恩涉太行親舍遥瞻雲白白客車深護樹蒼蒼在官
佐政須清謹佇聽賢聲到故鄉

送咸陽知縣莊九疇之官

暫時學稼出淮村一日瞻天入午門又向清朝紆寵命可
無佳政及黎元錦波楊子浮春色綠草秦城沒燒痕莫惜
此行千里別唯應思荅主人恩

弃過積慶菴

厓谷盤回路轉縁日高猛虎卧庭前好茶曾啜山僧枕獨
樹重緋野客舡夏盖峯青龍過雨上妃湖白鴈橫天低何
謾盡登臨意海寓蒼生已晏然

鍾伯震氏歸自荊南即游江浙詩以寄之

得歸越上幽棲日豈似荊南佐政年白髮山川春夢遠綠

窓花鳥莫情牽吹簫又送含珠月把釣還依掐石烟亦欲
踏青江浙去酒醒同詠卜居篇

次韻具菴大璞和尚奉旨還杭之南天竺夕佳樓

三經成註天顔喜一詔還山白髮踈捧爵每霑春殿酒賜
金唯買曉鹽蔬南高峯翠分羣嶂西子湖波合衆渠誰悟
夕佳樓上意摩尼即是本來軀

題呂繼道運使乃父孝感詩卷

玄學窮探心切至先祠追孝涕汍瀾天教金鯉方騰井人
報青牛已度關異事昔聞淮水澳新圖今見浙江灣賢郎
真得鱸臺使忠孝高風不可攀

會稽大禹廟

每上會稽何所作長懷帝禹此巡游山橫玉笥藏弓劍毁

繞梅龍護冕旒天地平成功有在春秋饗祀禮仍脩顧達
海內數文治重攷龜書布九疇

壽貝秀中

紫府仙儒降節旄九霞光彩燭林皐風懸東海安期棗露
熟西池阿母桃環列子孫連玉樹滿堂賓友列英髦瓊臺
石髓分嘗徧應許同躋壽域高

荅業周道見寄

故人遠戍蕭關外逸士喬棲越水千天入金臺丹氣暖地
連青海鐵衣寒應邀漢月傾邊酒欲御泠風振羽翰紫極
翱翔終遇汝暫時行路勿云難

寄舍弟忠

三年吾弟無消息一日行人報好音黃鶴磯頭寒月棹鳳

凰臺上早春吟豈知親髮垂雙雪應有家書直萬金東望
越山青際海種桃何處不成林

題雙猿圖

重重老樹絡蒼藤空際飛行快此生江月白時同蕭嘯峡
雲昏處捴無聲持環欲向何人獻試劍真教處女驚千載
心期如一日不知人世別離情

題天衣長老孚竹潭所藏長江萬里圖

萬里大江誰所鑿岷山直下海門通乾坤元氣長噓吸日
夜滄波自澒融巫峽雨霑神女佩洞庭雲接舜妃宮扁舟
懷向匡廬過月出猿啼訪遠公

寶林講主所藏朱元暉長江萬里圖

大江浩浩來天地寂憶乘流萬里行擊楫每當楊子渡卜

居欲向錦官城瞿塘曉峽孤猿斷赤壁秋磯一鶴橫爛醉
綠尊還采石米家身裏有餘情

送戴先生應詔

東帛加金賁海鄉特自千里上龍江天光照人尺五近文
氣凌雲萬丈長善走宛駒歸漢苑和鳴岐鳳識周岡定知
黼黻皇猷日金水河春細柳黃

次韻汪僉事題朱娥廟

鄭堯書媼柰渠何一死微軀抗太阿孝節當時配曹女英
魂終古挾饒娥翠幃肖貌香燈冷青史流芳歲月多請論
幸逢賢部使著崖先爲勒銘磨

送梁典史朝覲

皇治無爲自有聲風、歌頌獻花平四方海岳安坤軸八

表星辰擬帝青民在鄉閭真力士士游庠序必明經叅軍
暫主芙蓉幕便奉天書報政成

題張建封擊毬圖

擊毬嬉戲動三軍乘勢奔馳若有神但見馬頭飛烟電不
教杖底起纖塵鳳笙仙樂從歸醉燕子雲窓倚望頻一代
忠賢張僕射莫忘天子動行春

題柳機仲所藏明皇躍馬圖

開元天子騎龍馬來往驪山及太平華萼樓中張五經集
賢殿裏校羣經不疑野鹿嘶花卧却跨青騾首蜀行治乱
有機如反手請觀臣結頌中興

夏孚中所藏班姬援筆圖

娉婷容兒入宮初灑落才華絶世無自分婕妤承過寵敢
煩天子與同車齊紈皎潔秋風早長信幽清夜月孤無限
思情歸賦詠揮毫臨卷不勝書

送共論治道秀才赴京

皇帝龍飛十五年紫泥詔下九重天欲令萬姓俱安業先
勅羣司各薦賢治道尅宏須極盛聖心精一是真傳太平
何幸親臨遇送爾朝京快着鞭

題嚴氏青山宴集圖次唐應奉處敬韻

青山萬疊自天來一箇茅亭傍水開漢日已隨黃道轉客
星空向釣臺迴千年風節一編史百歲光陰幾酒盃最愛
風光如此好落花啼鳥莫相催

次汪僉事登北固樓送同年僉事之各府州縣分治
韻就送朝京

新羨旁角總英儁京口同登北固樓日月麗天鍾身近風
霜捲地浙江秋勅書按俗乘驄馬旄節還朝駕鶴月自古
長才宜大用太平功業煥皇猷

送王允誠任咸陽縣丞

龍江楊柳拂春烟拗贈新條作馬鞭寶劍有光終貫斗太
珠脫纇豈沉淵入關縱涉三千里見日須瞻天五天曠蕩
聖恩何以報應同黎庶祝堯年

八月八日纂風觀潮示同會友人

八月纂風風正急合觀海濤如湧山魚龍挾勢地維動鴻
鴈流氣天宇關雲斷禹峯浮一盖烟輕吳嶠濯千鬟揮盃
不惜臨流飲要使陽侯識醉顏

題王節婦卷

案砧逝矣遺孤小白髮姑嫜方壽考彼蒼應念未亡人孝節於吾頗終保含悲黃鵠夜半鳴顧影青鸞鏡中老百年耿耿一心存皦日當空照恒表

送賀宗武之太原府照磨

中都奉詔詣南京畫省掄材得俊英已覩鳳凰知帝德仍歌蟋蟀見民情親王開國河山壯列宿懸天昴畢明府幕只今須婉畫一麾他日看專城

題稀春谷上人所藏瑶臺秋望圖

何處登臨俯九垓剛風吹我上瑶臺鶴從仙島來雲至鶴自銀河渡水回佚女相逢方解佩飛瓊將別更啣盃芳情早晩都消盡却聽胡僧話劫灰

九月三日山堂桂花經雨而落慨然有作

桂樹花開彌水南花時無奈雨涔涔回風散漫天垂栗砌日着涼地布金漢武館中猶曆馥月娥宮裏更清陰誰知楚客淹留意寧與山樣自在吟

送王允誠赴教官之名

濟南佐邑調泰中再黙歸來氣轉雄深霧凝藏山裏豹迅雷驚化鮮間龍治安有策陳天陛道德無爲出帝裏莫謂一經徒白首皐比隨地拂春風

送戴允言赴教官之名

聖主旁求弟子師勅書飛下浙東涯畫舡遂擊龍江楫丹桂應攀月殿枝三策天人歸奏對五經闈奥入論思野夫不耐中年別添得秋風滿鬢絲

次舍弟忠過思南望鄉崖韻

五溪風俗共雲山王化漸摩古所難綵服洞氓雙脚健雕鞍使者赤心殫望鄉崖峻雲飛白鎮遠溪深瘴草斑自是成名須努力男兒休恐不生還

次永樂寺歸菴長老見寄韻

寶坊千仞俯曾空定起龍山第幾重一筆妙書連翥鳳五弦清響送飛鴻化行日本朝唐帝藥鍊丹砂伏葛洪坐我寸田寛似海等閑掄得火中龍

浙江觀潮

落木無邊江岸闊巨濤排入海門來勢連吳越奔千騎聲撼乾坤鼓萬雷宋帝飛龍何日返伍君白馬驟雲迴客懷對此真悲壯且飲樟亭酒一盃

呂梁 在徐州

野曠天低山蹲踞呂梁橫截大河奔濤聲動地雷霆震石狀羅星士馬屯濟險有懷扶底柱凌虛無夢入龍門長風若與星槎便終泝崑崙萬里源

雙廟 在呂梁西岸上祀關

山盟河激呂梁崇遺廟西崖祀兩公義勇壽亭扶漢社勳勞鄂國佐唐宗吳興燕載羆牲石徐土長存治水功乞我安流上洪去滿帆蕭颯更南風

百步洪 在徐州

黃河雄吞汶泗來百步東河如帶傚順水帆飛一鳥疾逢濤纜掣萬牛遲苔痕不沒坡仙字雲氣長浮聖女祠過客踟躕覽奇勝彭門落日重哦詩

亞父冢 在彭城

漢楚知誰與國謀中原爭鹿幾時休成功竟屬三人傑遺恨空餘一土丘寶匣龍泉還見蔡鴻門玉斗不須霽月歎息英雄事戲馬臺前大樹秋

歌風臺 在沛縣

秉鉞歸來士若林登臺何故泣沾襟應緣信布成梟首可但風雲感伯心天入碭間佳氣盡亭臨泗上碧流深三侯章在誰歌得擊筑兒童振楚音

瞻嶧亭次歐陽圭齋先生韻

黃楝河西一草亭嶧山相對兩峯青雲浮曾觀無今古石刻秦文似日星游子臨流方歎逝醉翁行路已勞形亦知仁者偏多壽何必丹立住福庭

宿天井閘 在濟寧

濟州二南天井閘東往西來萬巨航地接燕吳通漕運水連汶泗合微茫入雲鼓角軍城壯照野星河客枕涼攬秋起來瞻曲阜楷林高處有虹光

過耐牢坡閘觀梁山水漲

三宿淹留會同閘一帆飛過耐牢坡舊來禾黍秋風地今作蒲蓮野水波岸決黃河方泛溢塵生碧海定如何蒼茫天意知誰解北望梁山一浩歌

臨清晚眺

樓頭旗影落天涯極目平原欲暮鴉若帶自縈漳水曲柳條盡拂御河斜百年廬井無遺俗四海車書又一家諸將却趨幽薊戍秋風金鼓雜鳴笳

南宮望太行

尋山不遠數千里始向堂陽見太行羣嶂北連恒岳聳蜿蜒南赴大河黃已知天地凝元氣欲囑雲霞俯八荒它日向平家事了不惟五嶽恣遊翔

望臺 在趙州治南百步

高臺突兀俯晴空漢主旌旗在眼中西倚太行寒翠重北臨滹水碧波通乾坤再造中興業日月長懸佐命功誰料雲臺圖畫黯依然魏闕起奸雄

早發南宮東趙訓導

牛車曉出郭西門百室曾無十室存滹水貫城神禹跡石麟眠草漢侯墳棗林露冷羣狼吼黍壠風微野豕奔豈意相逢趙公子嚼瓜行酒共論文

真定南關晚眺

太行山麓滹沱水臨眺低徊逸興多水向文安歸渤海山趨懷慶負黃河涼風草野牛羊散夕照榆林鳥雀過物色關心鄉社遠酒邊聊賦大刀歌

舍弟原仁以驢車自太原來迎我於真定

我寓恒陽餘十日青驟方逐小車來即呼嚴老裝書冊仍別劉郎把酒盃趙國新封滹水險淮陰故道土門開太行遮莫高千仞不到河東豈浪回

平定早發

小車欲發候鳴雞榆柳參天路不迷斗柄正垂滹水北月輪將落井陘西九霄健鶻曾傷翮萬里神駒敢蹙蹄忽見戍樓紅日上却觀瀛海躡丹梯

入土門 在獲鹿縣

獲鹿城西第五陘土門岌嶪倚青冥秦皇何可塞行路漢
将偏宜出勝兵地勢雄高臨趙魏民風豪侠帶幽并鹿泉
一曲如流玉爲坐苔磯自濯纓

井陘道中中秋值雨

青石嶺頭涼夜坐仰天不見月光懶陘山雷起楚王廟綿
水雨来孃子關遠道着鞭心骨折幽房織錦淚痕斑終壽
棣蕚昇樓處太谷誰云隔萬山

井陘

第五陘山天下險經過真爲趙人羞奇兵爭羨淮陰捷闇
道誰思廣武謀綿漫白波車度晩故關明月角聲秋太平
時節休忘武請看諸峯似劒矛

自龍窩上故關

萬重山嶮無行處一轉龍窩有路通跨磵石橋花掩冉負
厓金佛樹蒙蘢迢遙絶塞方頻足沆漭曾雲已盪胷乘興
似游人世外未須壺圓覓仙宮

故關 山東西以此爲界

羣山外攤兩峯齊古石中懸百丈梯天入晉秦河水社地
臨燕趙海雲低十年關吏方高卧萬里行人且獨蹄更上
韓臺詢往事不愁風雨晩淒迷

自平定至壽陽

平定城西東晩裝黒沙山外度連岡斷碑古木雲長廟絶
壁懸蘿石佛堂白鴈天清聞遠唳黄花霜重見孤芳悠悠
故道風塵靜驟上看山過壽陽

太谷月夜書懷

太谷孤城擁太原城頭樹影落秋軒月明對酒夜三五家
遠将書路四千宇宙着此身暫寄河山䰟夢相牽太平
有策誰能獻注目汾亭重慨然

至太原

愛飲蒲萄酒自携晉陽游子氣如霓横天雪嶺飛鴻度捲
地風沙戰馬嘶邉色着〻烽櫓外鄉愁渺〻海雲西誰言
大道平如砥仗劒應須斷蒺藜

平晉道中

并州爲客歳將晩古道騎驢思悯然短髮數莖先自化遠
書一紙倩誰傳殘淡白草汾東野鴈出黄雲代北天浩蕩
歸懐禁不得湖山明月幾回圓

太谷立春

今朝立春〻滿庭眼見東風吹鵜鴂縱飲蒲萄雙琖白可
禁楊柳半枝青異鄉兄弟暌違日故國音書長短亭軟媚
婦言何足聽田家花樹久芳馨

寒食出游

亂山蒼翠拂晴霄寒食驕驄過野橋翁仲新墳簫鼓恣秋
千深院綺羅嬌忽驚錦字書纖斷堪望白雲親舍遥滿眼
客愁何處遣杏花雨色上春潮

介休李貫道以安東知縣聽對于山西布政司與余
同寓太原右衛知事劉景高所其還所治也詩以贈
之

李侯與我生同年觧后汾陽覺汝賢半夜談詩燒絳燭東
風把酒問青天河山景物輕車外淮海波濤大艦前想見

邑人迎令尹棠梨樹在綠陰圓
國學生徐宗啟奉部符来山西起取各府州縣驛丞
善知馬者赴京其行也贈之以言
觧向珠方持使節不教塵土上烏紗賓進就飲尊長綠傳
含懷歸獨屢花全晉雲山飛駟騎大河風水鼓靈槎還京
授得孫陽子定有神駒產渥洼
自太谷上太原訪徐伯讓主簿不值其二子留飲
太谷縣齋中夜飯太原驛路及晨行春風馬上吹殘夢野
水遙邊驛遠情麥葉纖柔青出隴楊花飄蕩雪漫城如何
相訪不相見愁對江南酒一觥 余嘗以晉桐之酒有江南之味
廣武山
青山鉤帶連嶔嶇想像君中米聚盈汴水尚通高帝甬河

瀾空漢霸王城萬年南北橫天險今日封疆屬帝京海內
英雄都駕馭不教豎子得成名
龍自谷 在祁縣北關
北鋒太谷孤城遠南出盤陀疊嶂稠天作崇關紆鳥道水
淳深谷漾龍自離〻坂黍稌秋實嘹〻邊鴻送客愁萬里
歸轅何日到胡桃陰裏飯吾牛
護甲嶺 武鄉
白髮書生過武鄉攀崖履險尚輝光關山對峙東西峻嶺
水外流南北長小犬巷黃隨履跡老牛雙轅負車箱遍麻
池上人如雨石勒何須毆李陽
沁陽西湯浦次介尚字韻
橫流觸石溪聲壯古木入雲關路盤不假風沙吹馬足要

令魚鳥識儒冠雁書數寄天何遠鶴夢重披日已寒咲撫
西湯亭下柳年〻榮悴有誰看
登長子縣城樓望潞州
太行右股山盤繞上黨城臨潞水皐饮覓人參除久渴非
關馬足事迴遨南轅直下黃河近朔雁斜飛紫塞高日暮
縣譙悲鼓角不禁槐露浥秋袍
至澤州
汾上車来經幾驛羊頭陁盡見手坡三嵕廟下戴星飯七
嶺店前衝雨過西憶重華漁濩澤東臨尚父老朝歌太行
千仞永堪振望見飛雲柰遠何
碗子城南眺廣武山川
萬疊雄峯翠錯摩烽樓粉堞俯長蘿振衣不盡登臨意對

酒聊為慨慷歌疊〻雲山連四塞離〻原黍帶三河宜擣
漢楚中分地浩蕩鴻溝漲淥波
太行絕頂
千里驅車涉太行秋風高拂鬢絲涼關當天井閒霾鎖路
出羊腸繞大荒廣武西連關陝近黃河東合泗淮長野夫
不盡清遊意綴節吹簫坐石床

門人始寧任　守禮校正

沛郡劉　巽南編次

洪武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朔以名入見試經子文淵閣述事一首

宮壺五點鷄三唱冠佩如雲列絳霄黃道六龍行化日彤廷一鷹立清朝象來交趾經蠻服馬出流求涉海潮退試文東閣下筆端五色欲飄飄

二月五日蘭溪道中廣使陶公俾作一律幷呈副使費公僉憲何公同一是正

大溪夾岸萬山青官舸乘風五兩輕百粵分符新部使太微執法舊明星歲當甲子天時泰春滿乾坤聖化行喜得同寅俱俊傑願持綱紀贊昇平

紫溪道中　屬鉛山

飛傳清晨度紫溪橫空橋閣絕雲霓激波岸並金鱗躍細雨山櫻翠羽啼北望帝鄉天咫尺南踰閩嶺路高低皇華最感旬宣意頻節遲回大樹西

上閩關

憲府重關奉玉音岧嶤關塞入登臨水流天上分南北山倚雲邊閱古今蠻服綏柔明主德官刑清簡使臣心來應霧雨需行蓋一嘯風驅萬里陰

下閩關

閩關南下路嶇崎並壑緣崖使客疑棧道萬盤全蜀險羊腸百折太行危翻思涉世尤多難轉覺攀夷却有時極目

建溪雲散盡武夷擁出數峯奇

武夷

武夷曾向丹青見今日經遊意豁然花貌雲中來玉女棹歌溪曲過儒仙欲從注易烟林表正擬觀風瘴海壖矯首峯巒千萬狀月華明處有啼猿

謁鎮閩王廟　王有二妹居左右當化爲紅二蛇見者凡閩人有禱即應

釣龍臺臨江水隅上有王殿祠已諸閩地稱王回禹後漢朝封國在秦餘潮喧鼓吹來滄海雲拂旌旗擁碧壺自古神明歸正直雙蛇出沒定何如

大赦後閩憲書懷

重開憲府八閩中皇化流行萬里通海接番夷爭入貢地連吳越擬同風治廳階峻榕陰綠衛戟門深荔子紅但願

五刑渾措了黎民隨處樂時雍

寓莆田分司望壺公山　山上有道觀

平地仙山起碧空靈疑日月桂壺中金壇一片拈花雨瑶圃千株荔葉風四海無波知獻雉八閩有獄愧乘驄細論吾道裨皇治宦憶邦人夾漈翁　斷象先生作通志凡通志暑四十餘卷皆出其手文公所稱重

至泉州府決漳州衛獄寓分司作

莫道泉南非要地遥從海外控諸夷雲濤大舶來犀象烽橹雄城駐虎貔正擬觀風敷帝德先應決獄示皇威此時若有民愁歎按部深慚著繡衣

萬安橋

萬安橋一名洛陽在泉南之晉江惠安二縣之交宋端明殿學士忠惠蔡公襄守郡時所造東西皆

因山麓爲阯長三千六百尺跨洛陽江上潮汐吐
吞洲隝環映可謂奇勝而橋阯西北公祠在焉祠
中對樹碑版者二蓋公自記其作橋歲月并大書
而深刻者字體弘壯不在唐顏太師真卿瀧淮記
下是亦奇勝也洪武甲子春三月肅秉傳決獄于
泉過橋讀碑摩挲偉畫揮翰之神顧視成功獲
涉川之利夫是以再拜、像低佪而不能去覽其
奇勝詠之以詩

萬安橋在泉南郡驟馬來時踏淼茫羣柱直排滄海浪夾
闌横截洛陽江荔花洲島春風暖榕葉亭臺曉日葱浩想
蔡公能濟險轉因驅石笑秦皇

送陳德原之瓊州寧遠縣知縣

承恩忽領月符出作宰遥臨嶂海南瓊島一隅爲地窄邑
人強半與黎参石舡停浦長浮浪吉貝盈機不事蠶但使
政成邊徼靜釀醽爲酒且須酣

送喩湯佐由試僉事降文昌縣主簿

文昌主簿新紆寵平樂分司舊拜恩獬豸高峩冠上角鳳
皇深護韡中身閩津海湧瓊崖曉鉾闕天回紫極春自古
功名歸秀士好將恵澤溥黎民

送朱止善知福州府

聖主御天國盛治侍臣薦剡及遺材殿廷賤奉月符出閩
海春迎五馬来到郡應脩使君閩過家還上越王臺共傳
富貴如翁子半百聲名動上台

送喩士文之柳州馬田縣丞

丹符佐邑龍城去金闕曾爲論治人解聽蕭韶知聖德好
將冠冕化文身公庭榕葉閒聲巧江水楊花鵝首新公退
從容詢往事羅池碑刻洗苔痕

武夷山 在建寧之崇安縣

南下閩關紆使節武夷幽事忽相牽幾重山翠啼猿外九
曲溪流釣艇前術仰此身鸞寵錫飛行何地覓神仙玄都
觀煮金芽飲注目豪鷹撥海天

大王峯

大王峯起壓羣山想像臨朝碧漢間城郭樓臺餘刻畫烟
霞猿鳥足高閑正思問俗紆輕馬難逐飛仙振佩環九曲
棹歌聊自唱天風音節動閩關

天風海濤亭三首

洪武十八年春二月廿九日余與右条議楊從道
自滻郡還過福之鼓山登天風海濤亭因作三律
其一寫登臨之趣因以致望京之意其一用先師
尚書貢公玩齋所詠詩一句爲起以仰止于公且
東清源禪師其一序崖壑勝處聞鐘鼓之音知大
士初度而羣僧贊歎也

全閩喬岳此第一誰作孤亭俯八埏風自天東吹日出濤
從海上挾雲来振衣千仞知猶健持節重臨愧不才回望
帝京當北極紫金佳氣護蓬萊

天風亭榭玉芙蓉臨眺令人憶玩翁萬里乾坤春浩浩八
方川嶽日融融爲尋陳跡紆驄馬錯料深淵蟄應龍佛國
有珠懸日月光華無處不圓通

風濤亭下萬山低度壑緣崖信杖藜杜若汲瀅池鳳浴枕
椰月蛟峡猿啼靈源有物雲㠯護大項通霄路不迷誰頌
觀音初出世鏗鏘鐘鼓石門西

壺公山懷舍姪惟昇 在興化府作

驄馬西臨莆口尖一山千仞卓崔嵬泉當絶頂通朝夕日
轉壺中照殿臺弭節偶然觀海去省風寧爲覓仙來還憐
鬍鬚都成雪家姪何時共酒盃

立春日寓廨言懷

迎得春還獻歲前風光浮動七閩天豈無盤送青絲菜況
有琴彈白雪篇紀省鬪鷄須守氣南華養虎在行推大鈞
生意何曾斷海柳江梅各自妍

寓廨言懷 福建提刑按察司宋時爲提刑司元爲肅政廉訪司國朝仍舊廨有後圃取坡語扁名曰樂園以見滿觀

樂園中間闢憲府東頭池閣足逍遥水檻浸月魚游綫雲
拱陵空鵲語嬌用法尚乖欽恤意居官何補聖明朝却慚
才薄塵糜祿唯待秋風舊臭離

六月二十五日按察使陶垕仲僉事樂肅爲糾劾左
布政薛大昉貪淫等事既奏准令按察司就行取問
彼亦造謗還詔有旨都提取赴京於都察院聽對肅
與垕仲將出福州城城中老稚莫不哭送詩以紀之

樂行飛奏九重書一使追回萬里途炎熱可能消素扇清
冰元自貯寒壺氣隨虹蜺橫南極夢挾風雲入上都恥見
忠邪皇鑒在爾民何用哭行車

七月十五夜太湖看月

震澤早秋二二月明老夫此夜暢閑情三千餘里出閩海七
十二峯看洞庭洸漾金波浮大地淋漓元氣濕青冥茫然
錯料鴟夷子倒載西施一舸行

至鎮江

封事相關入帝京却臨京口敢遲行江流清激金山寺地
勢雄盤鐵甕城丹闕翔雲雙彩鳳青冥披霧兩蒼鷹儀刑
不是忘欽恤要爲天家輔太平

九月十八日天壽聖節

黃河清爲聖人生歷數從天信有徵堯日輝光龍在御舜
韶和協鳳儀庭歲當甲子三正序秋入乾坤萬物成閩海
愚臣無補報但歌天保頌華平

十一月三日同廉使陶垕仲於奉天門辭弃蒙宣諭
復職閩憲

奉天門下承天語曠蕩天恩詎可酬縲紲身已吞雙搖席花
聰仍按八諸侯毎思盡力蘇民瘼終愧無才與國謀海宇
太平身健在閩方雖遠足巡游

復職日聞得子寄鄉里諸公

海右信來徵吉夢日邊朝退感恩榮織成獅虎衣重着抱
送麒麟子已生白頭遂良驚白髮何煩永叔聽秋聲使軺
若得家山過亂插繁花醉一觥

同陶廉使登釣臺

南征屢泊桐江舡想像高風灑九天二十八將豈吾侶一
千餘年無爾賢使旆已承堯日照釣臺難覓客星懸家憐
碑碣生苔蘚俯仰雲山重慨然

登南臺山

南臺突兀雲上頭長嘯俯雲曾少留山淨九仙騎鳳下江
清一女乘螺遊蜀天劒氣發歐冶隔海島影銜水流馬首
還城見新月更思臨眺荔枝樓

謁朱文公祠堂 在漳州府開元寺北登高山址西以蔡下陳北溪黃勉齋配享

太守祠堂倚翠閣坐間龍象是陳黃草生書帶祇園裏樹
蔚甘棠庠海陽川岳何年如帶礪壙壞終古似金湯邊祇
得離干戈若一飯猶應祝聖皇

寒食泉南道中

欲發泉南值寒食一壺聊復飲酴醾馬前搭葉雲迎蓋馬
首梨花雪點衣北碩清涼晴翠積東臨滄海暮潮微人烟
藂處長亭在深念羣黎有瘠肥

玉山道中

一年三過東津橋千仞碧峯突玉標古木影隨山鵲落早
梅香拂使旌飄羣氓習俗敦昭代景佑神靈　紫霄此去
閩關懸島道長安雖遠日非遙 有墓在崩岳山下

岳王墓和馬令

誰把長城自棄捐不能一馬涉中原三軍泣濕江南地二
帝冤飛漠北天幸浙翠華淹日月和戎絲帶轉車船幾時
消得英雄恨南拱枝頭叫杜鵑

送行人蔡英夫奉旨頒流求國王印寶就與國王之
來享者二人同駕海舶自福建起柁

五虎門西疊鼓撾行人承詔自皇家封金鳥篆須王致達
節龍驤夐海霞兩國東君歸絶島萬年天子御中華猶知
奉使旋京日浩蕩秋濤湧月槎

五月六日先爲馬蹶而傷左足自淸漳千里輿歸閩
寓是日之夜坐占長句

何幸家恩不自羁此心寧敢爲身謀塞豹得馬未爲福樂
子下堂方有憂難把股肱裨帝力欲揚耳目贊皇猷馳驅
未効先成跛緯燭華軒坐淚流

五月二十日寓堂清坐懷新湖陳庭豫隱者

載見薰風荔子紅忽思往事在眉中神羊曾有時人夢驄
馬眞觀八郡風雨泡火山嵩湛露雲凝炎海岑奇峰聳指
雪白無由黑欲乞還月向魏公

詠荔枝閩寓作

星毬朱柿雜梳黃磊落千林帶海旁火齊外包圍絳色水
精中結瑩寒漿每嫌天寶供妃子豈謂元豐獻帝王今代
御筵唯玉食不因微物擾炎方

初入獄

兩度入關持憲節一朝隨例赴神京楚囚冠束蕭騷髮獄
獄書陳徹惻情柙虎有文終自耀土龍不雨敢言靈寸心
俯仰真無愧唯待寬恩出聖明

獄中作

閩海歸來關下遊忽從圜土作拘囚文章何用追韓馬義
烈徒勞著李劉衰病母妻何所倚嬌癡兒女未知愁萇弘
有血終成碧歲歲春風草際浮

長律七言

壽張知縣

朱紱南來自帝庭牛刀宰邑萬人寧農耕蕺勝鳴桑野吏散慈烏下訟庭闔境幸霑君子澤蜀天欣覩老人星千年桃發陽春麗五色芝凝湛露馨好擧瓊杯飡石髓仍揮綠筆寫丹經漢良辟穀應留訣唐果修眞足引齡東日映雲生華彩南山當戶落空青池梢荷雨神龜尾海拍松風逸鶴翎欲灑兕觥聊上壽奚羨麟閣會圖形由來豈弟常純嘏一為哦詩尚可聽

和朱眞夫見寄

四海初飛戰伐塵栖遲游宦各天眞退之偶入淮西幙子美閑吾漢上綸大道坦夷堪履尾九霄騰踏莫攀鱗綵歸天祿譽青蘭何及秋江采綠蘋玉樞其銛祇自惜黑貂衣弊欲誰紉草議禮院雖承詔佐政名州豈若神春子涼風齊句闘桃花流水浙江春書船酒盞餘情在青鳥書來別恨新萬里生還聊爾ゝ百年相見好頻ゝ既翁況已成立墓洒淚遙應到海濱（先阿[illegible]我青先生 惟[illegible]史小紙源）

送王知縣上計朝京

封章上計宜居最奉命朝天在及期帝闕九重環象緯王春一統發垂衣班聯簪笏揚休日樂聽簫韶錫宴時既向楓宸沾聖澤好歸花縣慰民思殷勤農父耕田勸惰遊鄉人飲酒儀寡婦何傾孟嘗訴李娥仍誅虔公鉀薄風百里眞堪復善政三年屬有為莫道外官非近侍鍾山咫尺五雲飛

荷傘

癸亥夏六月八日余自南原將還漁浦道經皁李湖命婢唐璧折蓮葉以障炎日而涼颸颯然不知蘊隆之蟲也名之曰荷傘既還草堂所謂荷傘葉則已瘻遂截筒以飲酒存葉以療病因作律詩一首以示璧云

客行觸暑向湖涯拗得青荷作傘持烏雨乍來珠亂走浦風颯至翦同揮清香立鷺空思近圓影游龜竟失依正愛微涼消熱惱敢論高蓋帶傾危水中好葺湘累室陣外何妨蜀客衣誰謂脆柔難久恃自憐芳潔少相知截筒拆飲鮑尊盡屑葉須將肺病治摧折敷榮吾庇賴休歌杜鏡不堪為

絕句五言

丁未初至南京登鳳凰臺

城上青山合江中錦浪開紛紛六朝事獨倚鳳皇臺

發潍州留別父老

贊政既無補罷官何足多猶煩諸父老別淚洒銀河

題唐人打毬圖

慘淡風雲地奔馳汗血駒若非張僕射休上擊毬啚

題美人圖二首

睡起向深宮羅衣立曉風折香聊自嗅不是妬花容

又

彈得鶯鶯似春窓困思迷閑拋玉如意花底聽黄鸝

絕句七言

詠茉莉

哎倚薰風浅駐春生香被拂最撩人晚凉一枕花前夢曾見霓裳舞太真

書扇贈黄宗祥

磨蔔吹香度水關石爲屏几畫生寒游蹇不動沉烟細自把皇羲易象看

泊蕭山

来往錢唐沙白濤湘湖雉鄉氣猶豪爲誰重寫登臨賦奪得江家五色毫

題陳敬德主簿棘鵲圖

棘枝何可着文禽敘翼早棲不自禁應待上林春侶海向風飛去弄佳音

題圯橋老人圖

変〻江山起戰塵縠城猶可着閑身還將天下安危計都付橋邊進履人

楊柳枝送沈自成之武康縣丞五首

楊柳毵毵弄晚晴柳邊持酒送君行春風吹起如簧語可是啼鶯最有情

貳令之官別舊遊百花撩亂擁呉州秪應楊柳偏多思欲把青絲控馬頭

館娃宮裏柳揺〻恰似春風舞細腰今日更縈前日恨送行何惜折長條

閶閭城外柳飛花騎馬之官驛路斜此去緑陰應滿縣風

流元不屬陶家
吳堤新柳倚晴烟淺綠輕紅宛可憐不是多情管離別要
將春色送行船

楊柳枝五首

南浦春光媚綠波脩眉輕展佀桒娥若非張緒風流態敢
㧱清陰馬上過
記得錢塘折柳枝畫橋流水暮春時蘇家小女多才思一
曲翻從笛裏吹
吳郡東風柳遶城朱門華館掩鬟聲笙歌合奏春陰裏誰
念將軍灞上營
何處春來柳樹稠汴河千里接揚州可憐錦纜巡游後幾
度飛花送客舟

彭澤歸來萬事休更從何處托風流五株楊柳當門種醉
裏聽鶯卧石頭

二月七日望西山有作

冶餘無因上虎丘看花有夢過長洲五湖春水如天闊未
許鴟夷放一舟

題孫子廟碑 在昌邑縣見蝕壯

戰國干戈搭鬪時將軍出計宲能奇寧羞兩足都成斷還
愁齊師破魏師

濰陽閑居二首

閑居濰上愛高眠日晏行庖未起烟不用吏民憂我乏囊
中猶有賣文錢
堂前綠柳堂後槐九夏軒窓清蔭佳飲酒吟詩不解事恬

然飛與游無懷

歸車二首 八月三日自濰陽將西還

歸車得為老親寧不畏路難如上天千里青山過齊魯下
邳河上恰乘舡
得挽歸車載老親還鄉未到已催欣清簫送月山中夜綠
酒看花野外春

淮陰絶句

城中車馬喧塵土淮裏魚龍戲海潮米艦兵人朝打鼓酒
樓燕女夜吹簫

松陵留別倪元鎭高士

佳賓已散千金盡小畫無題五字奇邂逅松陵慚今昔酒
壺茶椀弱如絲

笠澤檥舟

秋風笠澤駐歸橈甘橘肥鱸酒一瓢斟送客愁愁不盡夕
陽黃葉洞庭遙

題馬四首

青驄未解絡頭絲沙苑開來嚙蓌時水潔草肥風日美未
須立近玉堦墀
八尺權奇白鼻騧東來萬里自流沙雄高碩盼渾沉志立
仗倫宜在帝家
渥洼神驥氣如龍玉鼻金蹄雪尾駿太僕立持絲絡鞚定
應仗出大明宫
沙苑牽來一疋驄雙瞳夾鏡氣横秋長鳴思踏關山道露
寢芻臺不足游

題嚴子陵圖

帝攬英雄已中興我何勲業樹朝廷欲令多士持風節暫使微垣有客星

題謝太傅像

未戰已能知勝負戎夷何可抗王師捷書忽自淮淝至談笑徒容更著碁

天生賢達濟時艱再造王家笑語閒一自白鷄成夢後越人空識舊江山

題姮娥圖

誰道姮娥是羿妻桂花香露濕雲衣翩然躍入清虛府不管人間有別離

巷葉周道見贈

戰國文章已不醇雄奇只合數先秦泰山碣石雲天表赤許燕然繼後塵

題趙松雪八駿圖

秀麥春風滿舊都王孫行處每踟躕鑾旗一去無歸日空寫瑤池八駿圖

題柯丹丘畫竹

參書戲墨冠神州忽作飛仙又幾秋昨夜海天涼月白玉笙吹鳳下丹丘

三月十一日過吳江橋

江光湖色渺西東犀甲牙船幾戰攻回首封疆歸一統玉簫吹月過垂虹

閶門望虎丘

雄城百雉控江湖虎氣騰空失湛盧唯有垂楊依綠水棹舟游女唱吳歈

題許由一瓢圖

先生若肯臨天下舜禹皐夔總是臣却重一瓢輕萬乘乾坤眞箇有閒人

讀霍光傳

廢立縣官翻覆手中興勲業更歸誰一封奏失人臣道千古延年漢伯夷

題士廉所藏漁圖二幅

不爲劉郎作諫官桐江小艇載垂竿高風想見千年上何必雲臺畫裏看

翰林歸去號玄眞風雨江湖幾度春志不在魚寧用餌添月況網彼何人

題葛原良所藏王元章所作梅鳥圖

翠袖佳人天外倚縞衣仙女月中尋十年一覺悲歡夢都把春情付雪禽

右梅竹白鳥

雪餘梅發暎春空咫尺仙凡有路通為問綠衣歌舞後更誰曾到合歡宮

右梅花翠鳥

題趙卅誠所藏班婕妤團扇圖

不顧同車奉至尊竟歸長信掩重門夢魂有到夫容帳猶託齊紈寫怨恩

爲張知縣題挾彈圖

紫陌春風萬物榮王孫駐馬意多情金丸不肯輕彈射却聽黃鸝隔葉鳴

題陳孟文所藏青山白雲圖

若人好是希夷孫文彩風流逈出羣往歲入關閑駐馬袖
中携得華山雲

題扶弹圖

五陵才子本豪華倚馬沉吟傍日斜豈惜金丸千萬箇自
緣不肯打慈鴉

題天際歸月圖

閑雲澹澹樹離離天遠江清小舸歸一段詩情誰會得風
流當屬謝玄暉

題巫峽瀟湘圖

蜀人休笑杜陵狂倚閣成詩兩氣香自有波瀾能浩蕩欲
回巫峽作瀟湘

題東坡像

重游赤壁泝流湍莫笑黃州老謫官千古江山歸兩賦英
雄元不數曹瞞

題趙思謹所藏唐子華漁洲橫笛圖

不見高人張志和扁舟吹笛雪溪過桃花水暖鱖魚美可
是金章勝綠蓑

次韻百官班教寺善住菴講主二絶

粟里歸來謾賦詩茅齋老去足棲遲此心閑靜誰能識唯
許廬山惠遠知

滿軒松月夜將殘漱枕江聲夢不安憶共攬衣成露坐白
蓮香拂水邊闌

和張員外次韻顧仲瑛柳花詞十首

靈女初來魏帝家樓前楊柳倚風斜新衣只擬裁金縷綠
髩何堪點雪花

細腰宮裏曲池平楊柳依然遶故城城上晚風飛絮急無
端感慨爲誰生

依依楊柳並閶門歌斷吳歈點別魂落絮看時和淚點柔
條折處帶啼痕

柳條無影馬鞍清張緒華年別有情狂雪莫教吹一點青
閑粘着髩邊明

白花飛來江水東不戀魏宮閶闔風把臂踏歌歌未已至
今春興惱諸公

煬帝巡游素樂何毵毵楊柳汴堤多飛花盡向龍舟舞彷
彿陳宮玉樹歌

三郎西内又經春二月東風屬下旬無數柳花吹御帳夢
中疑是馬嵬塵

煞管錢塘沸早春畫橋綠水柳條新重經蘇小門前過飛
絮多情惹着人

永豐園裏落殘陰白傅風流已陸沉不有兩枝天上植飛
花那入御簾深

門前五柳不須多息蔭醉眠還浩歌點撿飛花休委地草
中其奈寄奴何

送江約齋往雲南

天家帝將發三門一掃雲南息垢氛欲問烏蒙烏撒事翠
琰須誦雪樓文

題時苗留犢圖

漢吏循良稱父母時苗不遂物情私但能留犢要清譽不
念渠懷舐犢悲

題荔枝畫卷 上有蛺蝶

南風吹裂涪江果天寶年中入貢来正似内園妃子笑却
教蝴蝶也相猜
一聲鼙鼓動漁陽萬里龍旗幸蜀忙惆悵行宫成揭晏内
人休唱荔枝香

楓亭

大榕高荔接楓亭旌戟穿林小隊行海雨欲来山路遠馬
頭格磔鷓鴣聲

萬安橋

先師宣城貢公元至正初以翰林直學士代祀天
妃于泉南與郡守偰世南觀潮萬安橋即洛陽橋也公別之
以詩有且解金魚沽別酒洛陽橋下正潮平之句
後公作憲閩中既又以户部尚書分部福建每語
肅以洛陽橋觀潮時事國朝洪武甲子春三月肅
爲決獄来泉過所謂洛陽橋者因賦絶句一首云
翰林代祀屬前朝曾說泉南看海潮二十四年如一夢来
騐来過洛陽橋

過古通源驛 在漳州柳營江東

唐歐陽詹有詩云回峯疊嶂遶亭隅散點烟霜勝
畫圖日暮華軒卷長箔太清雲上對蓬壺此作載
清漳集洪武乙丑余以使事至龍溪過所謂通源
驛道因憶歐陽佳詠。歌再四次韻二首

使過閩越極南隅海島江岑混一圖出没雲霞旋日月不
浮弱水得方壺
每咲浮生滞一隅長風忽爾送南圖天池不隔仙洲路欲
醉方平十二壺

入漳州

每說漳州非善地霜威一掃瘴烟空低佪馬上觀風物碧
水青山佀越中

出漳州

馬度九龍江水寒環江山岳揀雲端八閩奇勝今觀盡欲
過潮陽訪老韓

洪武十八年二月二十日自漳州府回閩憲因思去
年七月五日出閩關土人云憲司官初過此關値微
雨故有小不利今出関而天日晶明旌節當復還矣
及至京師糾劾奸貪事既得實彼乃伏誅我則還職
再入關天又晴人復云必大亨也前後所作二絶句
謾誌于此
入關霧雨出關晴往蹇来亨未可憑但爲八閩除大慝不
妨縲絏到神京
再入關来宿雨晴南公遺讖以堪憑還知生死從天定只
把丹心注玉京

五月三日寓廨言懷

池閣凉生荔子風細傾尊酒與誰同百年身事從天定得
失何須問塞翁 時方墜馬傷足

憶先塋

縣北平山有墓祠牲牢合祭在春時勒碑欲擬瀧岡表調悵孤兒此志違

別生母

阿母垂年賴有兒兒今不幸母何依母恩難報兒心苦萬歲千秋不盡悲

別兄弟

六人兄弟我先歸棣蕚進前少一危須信死生元有命莫教諸姪廢書詩

別妻

結髮相看兩不疑紛紛會別幾何時如今當抱終天痛不到黃泉不盡期

別新娘子

與爾相從未幾時可憐生女又生兒他年若嫁吾寧見守得宗風在爾為

自訟

眼前生死日紛紛天地無心亦斷竟此事難乎誰料理劫灰中有玉俱焚

偶來塵世五旬三多少悲歡好惡兼本性不隨身共滅皎如滄海出秋蟾

段夏閏枝前輩天啓刻本補填闕字己巳八月二十一日書潛記時入秘魔崖已五日矣

密菴詩稾後序

余自幼時余先人常率余與從姑之夫密菴於蘇溪先人嘗謂密菴曰吾兒年雖幼姿頗敏願君規教之密菴曰凡從余游者咸以覺覺之吾寧舍姻戚而外顧哉後先人既殁而密菴比游齊魯晉趙燕魏之郊閱數歲始歸田里而余年稍長復拜密菴於蘇溪則慨余先人所與之語遂俯而教之擊蒙發蔀靡所不至常語以天地陰陽五行萬化微妙至極之理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治世不易之道六經傳記百氏子史之於書與夫制作之繩墨學書之徑庭無不指授斷磨卒礪冀余成學寔不役吾先人之所謂哉非謹義其孰能然乎洪武十有六年冬而密菴領薦于朝出僉閩憲則余莫能從以行嗚呼密菴之誨靡能盡聽密菴之學靡能盡傳和風未暢甘雨未濡僕未沃而枯未甦深有企於密菴而終余之所未至不幸遽絕余已逝可勝痛哉何勝痛哉然其殁後之六年余亦察薦于天官遂得拜命南宮哀密菴所著詩文凡十卷歸類成帙置諸座右潛與四方往來鳴生碩彥相加訂証閱八年始克先鋟梓詩然詩五卷卷以天干為第其卷文帙亦如之嘆夫密菴之詩植說闡証吏釋勸閱世教足學風俗人歡閱而不傳自有不容於不傳矣其詩體裁音節聲律高下則九天山人戴先生良備述之矣余何敢言哉姑書鋟梓之歲月云

洪武戊寅春正月上丁沛郡劉翼南謹序

密菴文藁序

文主於氣而氣之所充非本於學不可也六經而下以文雄世者稱孟軻氏韓愈氏孟軻氏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韓愈氏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然孟軻氏之養氣則既始之以知言而韓愈氏之氣盛亦惟三代兩漢之書是覯聖人之志是存耳文以氣為主氣由學以充見之二氏可攷而知也後之學者乃或不是之求方貴華尚采粉澤以為工遺密以為能吁亦末矣是故有見於此而思務去之者豈不謂之有志之士乎若吾友謝君原功斯為有志之士矣原功自幼強記捷識敏於學問比壯經史百家皆搜抉摘擢毫分縷解積之既久淵泓涌溢浩乎其沛然矣嘗一試江浙鄉闈不利輒謝絕場屋抱其遺經見尚書貢公于吳山公一見即

待以奇士已而同泛大海相與朝夕論辯一意古學刮摩淬礪訖為聞人後稍典教中吳從軍淮右以應聘藩維而浮沉常調者數載則疆土內附例徙

南京既與考禮樂而達官貴人有強致原功於遠郡者於是踰江渡河北走齊魯登泰山臨淄水而文氣益壯奈何不一二年復以踈隽不羈棄去平生抱負百不一試而其志之可見者獨文而已原功之文肖其為人其立論闊以正其書事簡以悉其序記銘贊雅健而奇警其詩歌彬蔚而穠麗庶幾傑出一時流輩無敢與並者原功既東還故里携其所著密菴藁若干卷授予曰吾所與游而文者誰歟惟是文草宜有序敢以請於予予不得辭謹為論次其學之有得於孟韓者書於首簡使世知原功之文非徒粉澤遺密之是務而其傑出一時者蓋由有氣以充之而又能本之以學也原功會稽之上虞人名肅其字原功密菴乃別號也故以題其藁云

洪武二年春正月望日金華戴良序

○己卷

記

寓軒記　小瀟湘記
昌樂縣朔公廨記　大明錫封濰州城隍記
芸香樓記　慎齋記
梅花庄記　梅屋記
上虞縣海隄記　夢夢軒記
樗舍記　聽鶴軒記
月會記　水竹居記
天光雲影軒記　存省齋記
竹梧深記　望雲軒記

○庚卷

序

莫氏家譜序　送趙知縣序
送懷遠衛知事碩君序　送毛子賢侍親序
孝女朱娥詩序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送鍾伯震之江陵丞序　選詩補注序
萊衣堂詩序　吳游藁序
和陶詩集序　趙才曾鑒序
送顧德如還淮安衛序　送翁好古之廣州府學序
送陳九成還海門學官序　送汪約齋序

辛卷

序

行春圖序　繡江送別圖序
送徐志敏覲親序　送陳中瑩之汧陽丞序
送錢季貞之榮河丞序　送東義初歸京師序
送許季琮遊成均序　和陶詩集序
長林先生文集序　送薛博士還朝序
贈王高士禱雨詩序　送屠士弘應名序
送何德如赴京師序　送盧季廉應賢良方正序
送周仲南序　送邑大夫王侯朝覲序
送澄甚源住東山國慶禪寺序

○壬卷

墓誌

故慶元路王學正墓誌銘　餘姚周處士墓誌銘
故葉夫人墓誌銘　桂林先生墓誌銘
黃菊東先生墓誌銘　故縣尹李公墓誌銘
杜德莊墓誌銘

傳

柳節婦傳　韓節婦傳

行狀

劉處士行狀　薛處士行狀
劉先生行述

說
黃宗德改字說
癸卷
跋
書迂樵傳後　書唐孝節侯傳後
跋聽松樓記後　題潘烈婦傳後
題費仲華遺安卷後
誄
黃菊東先生誄
祭文
禡旗文　祭盧宗賢文

祭浙江潮神文　祭閩憲所歷山川之神文
告先聖文　祭先祖丁峴墓
祭先考後山墓　寒食在治所寓祭文
祭朱文公　祭蔡忠惠公
銘
鉞樂二室　施氏平軒銘
雜著
勸農文　醉默齋言戒
草堂疏

密菴文藁巳卷

記

寓軒記

宣城貢有達氏即吳郡學官東偏闢軒以居名之曰寓以南行臺侍御史番陽周公所篆二大字屬予記之余嘗受業于其伯父故尚書玩齋先生於有達為同學有達與予俱以校官游于吳為同道而十數年來予二人之會別雖不一其淹滯流離之跡則又未嘗不同然則知有達者莫如予予之記其寓軒也固宜有達生於貴富之家而視膏粱紈綺之奉泊如也獨奮力與布衣士相角藝而再得志于鄉闈僅授校官士論惜之盖其道愈進其學愈篤其跡愈以脫落者豈非遭時之多故歟方宣城之有警也有達棄其家挈束書數千卷去之錢塘以浙江為澄江以西湖為南湖以南北山為敬亭麻姑美哉山川猶故鄉也嘗曰是以居于錢塘矣及錢塘用兵去之會稽會稽巖壑奇勝不減錢塘而風俗之厚文物之盛今猶古也又嘗曰是以居于會稽矣及會稽兵起去之四明四明文獻淵藪流風猶存而王侯將相之門閥多其姻戚入則有姻戚相恤之好出則有朋友講習之說不自知其在患難之際也又嘗曰是以居于四明矣居無何又以校官隨牒至吳偃息一軒於是始悟向之所居皆旅客遠寄倏忽東西如壓傳舍又不知今而後復居何所雖使居于是軒以終吾之生又能幾何時亦何莫非寓也此其名軒之意不亦悲乎雖然以有達視此軒此軒固有達之所寓也以此軒視吳郡吳郡固此軒之所寓也豈獨此軒哉凡吳郡宣城錢塘會

稽四明固寓於江湖海嶠之間江湖海嶠固寓於大地之內大地固寓於天之內天亦何所寓哉渾然大氣運行不息十二萬年之後烏知其不趨于大壞邪天固亦寓也而天地之間有聖賢者與乎萬物同歸澌盡聖賢固亦寓也況九不及聖賢者乎然天地不以趨於大壞而失其所以為天地聖賢不以同歸澌盡而失其所以為聖賢故天地以造化寓於四時者所以成生物之功也聖賢以道法寓於六經者所以著立極之本也士君子於六經觀聖賢道法之所寓於四時觀天地造化之所寓得諸心躰諸身施諸事業則天人之道寓於我矣夫道寓於我我寓於軒雖即死奚悲不然孰不寓於軒者於道無間虛生一世是則奚為而不可悲也耶是則奚為而不可悲也耶有達聞予言而喜曰吾將與子求所以去其悲者矣遂書以記寓軒

小瀟湘記

淮南行中書管勾吳江甯伯讓扁其所居曰小瀟湘既請江浙行省左丞周公書以篆且屬記於予予謂瀟湘楚水也伯讓所居吳江也以吳江而小楚水其亦有說乎夫吳楚在禹貢揚荊之域皆澤國之大者也楚之勝則瀟湘為宗蓋湘水發於陽海至零陵與瀟水會故曰瀟湘二水合流達于洞庭而靈麓雲陽蒼梧玉笥諸峯且錯峙其間山川之勝不言可知其土田貢賦則見於荊州焉尤善産香草若蘭荃蕙茝可紉以佩而英皇從舜南巡嘗至其地其後熊繹封國于是故屈原合而賦之于離騷由是言澤國之勝者必歸楚而瀟湘又楚之宗者也孰得而小之哉今伯讓之所居也擾虹橋俯龍宮繚以柳堤鑑以荷沼屏以竹林凉臺燠館梅桂森列奧而弗邃曠而弗敞固是以資宴遊之適矣當露晨月夕憑高以望則正控三江五湖之交其雲浪雪濤蕩滴汪洋混天一碧出沒日月烏飛于上魚躍于下棹謳菱唱悠揚續斷忽遠而近以應接乎視聽之間者其視洞庭孰愈靈岩虎丘林屋天目會稽鍾阜或橫于江或屋于海或特出于湖莫不競奇拔秀翠色蔚然與天光雲景盪摩掩暎以爭變化於空濶之外者其視靈麓蒼梧孰愈山川則既勝矣土田賦貢之見于揚州者貢亦優於荊也而土田肥瘠則古今迴殊秔稻之穰魚鹽之利資國用而足民食者又相十百不止於蘭荃之可佩而已彼英皇以舜野死泣竹成斑屈原以宗國將亡而欲懷沙自沉其忠憤幽哀使人興千載之感者又曷若泰伯至

德之所過化而子游北學孔子名列四科至今其人講求文學興行禮讓蓋彬彬焉則聖賢所以興感斯人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此皆吳之勝夫楚乎其曰小瀟湘所以大之也雖然伯讓其可以大而自詫所居邪必以觀於山焉其靜似仁觀於水焉其動似智智則達之仁則安之則聖賢之道在是而物産之饒又天所以厚吾之生也誠若是矣則小瀟湘實有於我且不在於吳而況於楚乎又奚庸以小大較之也邪若夫林沼臺館凡以資宴遊之適者余固不能盡識之而操觚之士必有為之賦者矣

昌樂縣新公廨記

洪武元年秋七月青州府同知密州事李侯益以府檄權領昌樂縣事後七月甲寅作公廨八月己巳落成縣丞楊有常

主簿蔣奎及父老某等請以其事而文諸石余辭不獲乃誥
之曰昌樂分青濰之交在宋爲濰州屬縣在
國朝直隸青州府然前元嘗改縣爲鎭而公廨廢不理其後
復置縣則寓民居而視事隘狹庳陋無以容吏胥甚非承流
宣化之所及是新定山東三府州旣設官而各縣循闕則在
往以州佐攝之由是李侯當昌樂焉侯旣至念斯民久苦于
兵撫民惟謹已而知民之可使也集父老諭之曰縣無公廨
而廢址在城中之震方若能助我作之乎衆皆曰惟侯所命
不數日而良材若干堅瓦若干土木備工之費爲錢若干米
若干襁負輦載聚之有田之家使掌其出納遂相與詣侯曰
請新公廨侯諾之乃擇日鳩工卽廢址上翦蒿棘剗沙礫剗
險築崖崇堂繚垣中爲聽事後爲燕室前爲儀門吏舍則對

峙廳事之左右規制合度不陋不華地勢隆平面山負海下
瞰廬井環衛拱揖所謂承流宣化之所者不在玆乎時予適
官于濰白事大府屢道於玆必與李侯會論議治民之要侯
輒以古循吏自期宜乎建立公廨而衆樂趨之起廢墜於百
年之後迄工役於踰月之間官不匱而民不勞也繼自今官
於斯者坐於斯布上德於斯成民事也又於斯則必思侯公
廨之作非徒然也至於繕城郭以衛民治學舍以造士修三
皇廟以使人知隆先代帝王之祀是則侯於事神治民之道
兼於兩得足以昭示永久而傳於不朽者焉侯字益源廬陵
人唐西平王晟之後

大明錫封濰州城隍記

皇帝建極之元年冬十有二月大封天下城隍神在南京應
天府者以帝在北京開封府暨臨濠太平兩府和滁二州者
以王在九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以記所在山川之祀各
有號而秩其秩焉由是濰州城隍神得封號曰鑑察司民城
隍靈祐侯誥下之日使者與州之官僚以羊豕卽廟祀神旣
宣誥文遂裁黃刻石石之陰又列典祀官姓名實明年春三
月丁巳也知州周通同知州事鍾和判官陳善闔辭以記屬
肅肅曩在京師會　上方徧祀于天地宗廟社稷百神命中
書省臣及翰林學士集諸儒議禮太常而肅與焉每一儀注
成　上親斟酌損益情文備至至于齋戒將事尤極其誠而
天地之祭則以應天城隍神監之是知　上之崇敬城隍而
加之封號遂及天下府州縣咸以配祀山川固其宜哉今濰
介于海岱之間青萊之會土沃民衆古稱都國其高城深隍

所以衛民限敵者必有神以陰宰之而神未有封號自
國朝始其冕七旒其服七章秉圭正覆無不如制赫然南面
以司禍福惟威惟靈蓋有不可得而測者殆亦誠則誠乎且
天子以誠而祀上下之神有司以誠而祀境內之神將見神
之饗之而錫福于斯民也必矣繼自今長民於玆者尙知所
以事神而毋廢慢天子錫之封號之意

芸香樓記

吾邑徐君李子藏書之所也作樓以藏名之曰芸香而屬記
於余余嘗登所謂芸香樓者卽李子縱觀羣書益閱月而不
厭緗帙浩乎其多書也夫多書而不能緗觀則蠹易以生蠹生
而不以芸香辟之則文殘字缺無完書矣然則書之完者固
有賴於芸香也此樓所以名歟夫樓者藏書者也芸香者

辟書之蠹者也而書者道之所載者也載道何書乎經史百
氏皆是也古者三皇之立極也二帝之敷教也三王之尚忠
質文也五伯之假仁也其禮樂刑政頗弗布於易書詩春秋
乎君子卽遺經則知夫皇帝王伯之道有隆汙也雜伯如漢
雜夷如唐倣先王而事未備如宋與夫秦項之暴殘新室晉
隋之篡弑戰國七雄三國南北朝五季之分裂僭奪頗弗紀
於諸史乎君子卽諸史則知夫百代之於道有得失也嗚呼
斯道之傳自皇而帝自帝而王至乎孔子不得君師之位以
撥乱反正而行其禮樂刑政於天下也於是繫易序書刪詩
作春秋以爲百王法然繼春秋而爲史惟朱子綱目筆削之
公不爽其法而馬迁先黃老後六經班固輕仁義賤守節司
馬統魏歐陽以周乱唐固無取也繼易書詩孔子而言性惟
孟氏周子二程張朱以仁義禮智爲固有而氣質則不齊能
發其奧而荀卿所謂惡揚雄所謂善惡混韓愈所謂有三品
固無取也太無取也者豈非以其講道未明而論著不能不
謬於聖人乎是以君子之所學則願學乎孔子也孔子已歿
學之奈何卽其書明其道反之其身可也如是則進而得攻
可復三代退而立言足訓萬世盖無非斯道之所發也豈彼
俗儒所能與於此哉吾知李子不以此而易彼也不然讀書
雖多亦不足尙况藏書乎余願從李子之後而勉力焉因書
以爲芸香樓記

慎齋記

鍾伯震氏之居其齋也密菴生謝肅過焉伯氏曰有一言而
可終身行之者而知之未也密菴生曰其愼與伯氏曰而能

爲戒繹其義乎密菴生曰未敢以爲是也吾與若必齋三日
而後可以論焉旣齊伯氏冠帶肅容西面而坐密菴生亦冠
帶肅容東面而坐廼告于伯氏曰於乎帝王姬孔何愼乎非
道夫道也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也可不愼乎不獨愼乎其
所覩聞而愼乎其所不睹聞也不獨愼乎其見顯而愼乎其
隱微也斯之謂愼焉耳矣是故天子能愼足以保四海諸侯
能愼足以守其國卿大夫能愼足以持其家士庶人能愼足
以不失其身夫其身之能愼者放之一家而準也放之一國
而準也放之天下而準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言而可終
身行之者其愼矣乎伯氏曰毋詩也士以脩身爲本取諸以
示戒庶其切與密菴生曰是以於其心有戒焉於其目有戒
焉於其耳有戒焉於其口有戒焉於其鼻有戒焉於其元有
戒焉於其面有戒焉於其手有戒焉於其趾有戒焉九戒有
九所以統之者心也心之戒曰尔謹其獨俯室其欲以定神
明則虛以靈由理達事主一無二如對越於上帝對目之戒
曰有接乎外則動厥內叶何以制之非禮勿視耳之戒曰衆
聲交作以雅以淫〻則勿聽雅以平乎心口之戒曰毋曰出
言胡尤曾是起羞毋曰出言胡患叶縎憂曾是階乱叶眷龍
惟訥則免于淚對叶力鼻之戒曰列鼎亨飪嚌弗殺顧弗義弗
食嬰以嗅爲元之戒曰於維尓元克肖大圜百躰攸戴其直
毋偏面之戒曰雞鳴而興盥頮尓始曷其厭然必有媿于屋
漏手之戒曰揖拜之節以致恭也威儀之盛德攸彰叶效之也
趾之戒曰惡乎陷於泥塗叶五易惡乎顛蹶於險阻遵彼周行
无行不可叶五孔戒已伯氏曰嘻叶火推而極之其殆踐形乎帝

王姬孔之道在是矣而慎則其要也敢不夜以思旦以省晝以強夕以惕戰戰惟恐其躬之弗逮也窗菴生曰吾亦曰慎一日求幾乎道而與若也鼚而後已云尒乃合而書諸戶牖曰慎齋記

梅花庄記

吾鄉管君起明以才行仕于時倦游來歸載書與琴出邑城西北三里築室以居環居植梅且頗茂矣而名之曰梅花之庄[illegible]命其子翰章雲以記屬予予亦何能記茲庄之梅花以道夫起明之意哉一日過起明低徊四顧所謂梅花庄者正在方山之麓麓乎廣二三百畝而陽溪抱流焉左卓古淡右峯蓮華百枝大闌橫峙乎其前而館宇之高敞泉石之幽奇樹木之蔥蒨則周以援焉 榕扉當扉架橋而跨之溪亭

其上布石可坐以觀山色而聽泉音也度橋得徑曲折林薄以出于野則田有秔稌渚有蒲蓮園有桑竹棋橘羅于庄而可樂者甚衆顧獨以梅花名焉則起明之意豈無所在邪夫梅有花而有實若也昔商高宗命說輔德而比之和羹斯謂實與六朝以來詞賦所稱幽芬絕艷斯謂花與且花與實一本而異名也實以用而可貴花以色而可尚尚花今也貴實古也古之貴實者既見于經而今之尚花者其詞賦是擬於經乎哉如其未是以擬乎經請以經言喻之矣夫隆冬之月草木不蕃而獨存生意馨焉以芳者非若有恒性乎靜而山溪喧而城郭玉堂茅舍無適不宜者非素其位而行乎蠻烟瘴霧雨晴風霾而純白之姿迥出塵表者非涅而不緇乎得復之幽貞也故能獨守以正而不亂於物焉得賁之白賁也故能不假文飾而自然光瑩焉蓋所謂聰明有融者也蓋所謂晴晴乎不可尚已者也合衆美為全德其花之聖者乎而視夫高宗所用之實何媿是則實猶花也花猶實也而名庄之意得矣雖然想夫起明蚤晨月夕逍遥乎梅花之下吟詠經言所謂全德者果且在於經歟果且在於梅花歟果且在於其躬歟之三者必有辨矣亦惟起明克全其德則經言可志而況梅花之見較耶姑寓意於梅花云尒或曰子以經而言梅花可乎曰昔之言梅花者固已具太極之旨矣予請以是而記之若乃花之盛時素雲無際琴聲琅然如挾神人以游乎藐姑射山瘸為有世外之適也者則豈無大夫士能為起明賦之茲不記

梅屋記

會稽周子和高慎嗜學名其所居曰梅屋間請記於予予復之曰稽山臨鏡湖湖周數百里竝島洲渚參互其中而子和之居實當其勝蓋雲霞之舒卷魚鳥之泳飛草木之蔚秀可取以名之者非一乃獨名以梅屋屋之外無一梅之植而以此名其豈無意耶意藏脩于茲游戲翰墨師以古梅是畫懸之素壁則風晨月夕若峙于坐隅羅浮孤山若移于室終日玩焉以得夫瀟洒出塵之趣特以樂終身而名從世此固子和所欲予之記之者也然予以為子和之畫梅固有所受尚泥焉而不能通變何以畫夫寫生之妙哉故善畫者必觀於物而善觀物者不唯目接其形必也心通其理明彼曉此觸處圓融見天地可以畫八卦見鳥跡可以制文字見舞劍器可以悟書法況即梅焉而寓其以手夫梅貞植也高而山巔

曠而湖江茅舍之隱玉堂之顯無不可者挺牙乎其頑幹之堅於鐵石也參錯乎其脩枝之撑於空碧也的皪乎一花之綻吐而眷意非不足也璀璨乎萬樹之皆芳而脩昊非有餘也拂乎其寒香之度越也淡乎其疎影之交横也於水月也而賞其精神於雪霜也而識其風操盖必有數千百本之成梅在吾胷中遇有所適則振筆而成形會理得出入神聖而生物之天頓不全於是也乎果能此矣將見子和畫梅當與獨立本之山水王摩詰之芭蕉文湖州之竹石枯木同奪天造而拔充之超絶有不足論好其下者也雖然畫與書亦類爾獨不見夫王右軍虞永興乎此兩公者吾鄉偉人也咸以善書名至今然究其平生所長豈止善書而已乎此爾文之徒亦以善畫而掩乎其它所長矣今子和於學方進而未止

吾亦棋其異日第以畫梅之善而著其名也不得無言以勗之因書以記

上虞縣海隄記

天下之水惟海爲大海實周乎地之四垂其在西北地勢高潮汐弗能及東南地勢下而南海則非江湖諸大川之所會其所會者東海耳然東海怒涌挂々西侵燕趙齊魯吳越之地其爲災也不一固當起隄以抗之瓤獲存囓盖自古記之矣皇明洪武四年秋七月越之上虞海隄潰大傷田稼民以訴縣々白于府太守唐公以爲憂乃亟臨海上行視决隄召縣令及父老與長于里者惻然諭曰惟天子命我出守以招事境内山川之神而爲民徼福也今海乃肆災于民其咎在予々可不爲禦之邪夫禦海莫善治堤治堤宜先鑿渠鑿渠得土即畀以爲内防然後外作石隄則不患无渠以通舟致石而隄成無難者第於吾民不能無瞀且勞耳若意謂何縣令趙允文曰太守公所以來者將隄海以弭災又不忍勞費其民何仁之至也然海隄於民雖暫勞而終佚之雖暫費而終惠之公又何憂乎父老及長于里者曰願爲海堤也得驗田以出粟何費之惜差力以共作何勞之辭以廣幹者爲程督之何事之不集惟太守公所令而已公犒然喜曰允若之言吾之意也吾爲圖之即還與閤府僚佐議無不謂便遂以其事檄委府史羅子真子真舊曰是吾鄉邑事也且太守公所委能不盡吾心乎既至則趙令以秩滿去子真乃獨蒙氣霧觸風濤度地合徒穿渠一萬三千尺爲防如渠之數於是乎大起石隄自纂風至于荷華池以屬

於隄故隄者前元郡吏王永奉檄所築也永見往時隄皆土纍故善崩始易以石九八里餘尚緊土則今爲隄處也隄趾布杙四行沒上八尺前行既陷側石以護之乃置方廣之石于其上外則疊以鉅石縱横上下句連衆錯以拒洪濤之激射内則栿夫石之小者雜以剛土築使堅密完壯仍包以石而與外稱焉其廣四十尺其高視廣得五分之一其長以丈計之至一千三百其石與杙以枚數之至十餘萬其用人之力以工積之至十二萬有奇也方隄築且四之三子真以事赴府々委縣主簿史文郁繼董其役而知縣張翼縣丞達貫道咸協相之夫以府史暨邑之長貳用太守公命以勸督事功宜其成之之甚速也然而率作恐違農時且必在水涼既乾之際間又相故隄之缺圮者與溝之填閼者輙補浚之以

故越又明年而工始訖焉是年並隄之田收倍于常民歌之曰彼海之災捍者其誰我有賢守作我石隄又歌之曰水既潤下田彼海傍甌窶汙邪秔稌以穰以食我于無疆言繇役罷而耕種遂也已而邑人謀刻石以識以訓導黃詔所具事實徵記於肅肅辭不獲乃為之言曰上虞北據大海海南有湖曰夏蓋夏蓋之南又連上妃白馬二湖而田之西盡江東極陳倉南距羣山北屬海者皆受溉于湖也然湖既逼于海海隄時壞則醎流乘湖以入而田為斥鹵五穀不育民且告饑矣是則隄海所以衛湖衛湖所以護田其利害豈細故哉昔王延世塞河成隄功費約省而漢史志焉韋丹築隄捍江老幼思之而唐史傳焉今太守公之禦夫海也隄既成截然令潮汐不復為羨溢之災故民思其惠利於永久而不忰乎

一時之勞費者豈非規畫有方任屬得人遂底于成哉其與漢之塞河唐之捍江功實相侔誠不可以不書也抑肅又惟水土之政所以養民凡受牧守之寄者能以是而為務則民獲其養民獲其養則教易以行俗易以美以贊國家太平之治於是焉在則太守公所作上虞之海隄豈不有關於水土之政之大者乎故謹書之使來者之有考也公名鐸字文振泗州虹縣人由殿中侍御史出為今官治郡多政績可紀此則著其一云

夢覺軒記

浙江之西爰有人焉曰守約氏嘗東上會稽與丹崖子相友善此兩人固確乎其有用之才哉及丹崖子從官四方則守約氏亦既仕而歸隱矣隱于西湖孤山間其志甚適也一昔夢游臨濠值農者焉覺而自念曰吾將耦夫農乎何以兆斯夢也居無幾何以例遣赴濠上耕于渠象山其夢既符矣又自念曰濠上去浙西有三江五湖之阻吾惡乎而至于此邪向吾浙西之夢濠上固已覺矣今吾儼在濠上豈復浙西之夢邪若果復夢當復覺矣吾惡乎而未覺邪夫唯未覺則是夢中占夢吾誠不能自辯矣乃精喪意迷猶豫狐疑倚乎牛角行乎田隴適丹崖子席帽布衣若遠若暇至自應天亦將學稼於是守約氏援之上牛相並而坐且驚且怪且悲且喜且語于丹崖子曰若亦惡乎而至于此邪丹崖子不能荅則又語之曰向吾初見若也將就若以辯吾夢覺矣及既見若也忽乎其忘矣而乃相與驚怪悲喜焉又即此之驚怪悲喜并以問若若與我果且覺乎果且夢乎丹崖子凝然若思久

而後應之曰且也吾方在乎夢中又焉能辯若之覺以否無已則質諸莊周乎遂同陟乎逍遙之臺而少息焉二子夢謁莊周周之正席已坐子列子矣咸再拜以見周謂丹崖子曰若欲辯人之夢覺也邪昔周亦嘗夢為胡蝶矣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歟胡蝶之夢為周歟周與胡蝶必有分矣此則辯乎夢覺者也子列子亦謂守約氏曰若之夢覺猶不能自辯也邪夫覺有八徵形所接也夢有六候神所交也識夫感變之由則無所怛吾又何言哉二子復再拜以謝既寤丹崖子不遠千里寓書於其友密菴生曰請繹莊列之旨以喻夫守約氏之夢夢將為大書于其偃息之軒子毋辭也密菴生閱書啞然笑曰列禦寇其無惑乎夢覺之真妄者歟蓋神交妄也形接真也

莊周之於夢覺則物我皆幻無適不可其幾道者歟若丹崖子知在夢中而亟求其覺固未盡得莊周之所適矣而守約氏於浙西濠上既夢而覺又疑覺之爲夢其亦未達列禦寇眞妄之所以然歟則覺夢相因何時覺邪亦孰知夫濠上者皇陵之所建也峙以塗山帶以淮川城郭以衛之宮室以麗之五方之人鱗次輻湊无貴无賤無長無少无不耕織以爲衣食桑麻蔚然五穀粟然而雞鳴犬吠千里相聞物產之庶也風俗之淳也刑罰之簡也徭役之弗繁也其猶華胥氏之國乎夫華胥氏之國乃黃帝所嘗游者也今守約氏何幸而得游夫黃帝之所游乎然黃帝所游夢也守約氏眞游也以眞游爲夢夢可乎哉雖然人能齋心心體則虛虛則神明湛然中居通乎天地應乎萬物夢與覺一是謂常覺吾請以此

常覺而覺覺夫守約氏之夢夢矣必莊列哉則丹崖子之聞之也其以余言爲然乎來守約氏張姓某名丹崖子唐肅處敬審菴生則謝肅原功也

樗舍記

上虞管起遠氏之避地于北山也山有大樗因作舍以蔭于其下而名之曰樗蓋自比焉且屬予記之時予有四方之游不果爲及歸則樗舍者已徙構城中餘十年矣而其名不易則又謂予曰曩屬子記吾樗舍不意文之久不出也何故余復之曰起遠固美才而有用者也樗固散材而無用者也以無用之散材比有用之美才余何言以記哉乃悍然曰子以吾爲有用之才則誠不知我矣獨不見夫元之季世乎朝綱解紐中原板蕩群雄並爭以爲敵國故中外急於用才而元所擇凡其才之可以宰一邑者或守一郡才之可以守一郡者或鎭藩維或以將帥之才而屈伏行伍或以經綸之才而汨沒簿書或位都卿相爵列王侯而非匡濟之才雖才有小大用不適宜固未爲不見用也及 皇明肇興天戈一麾四海讋慄向之所謂才者莫不低頭束手以就戮辱焉唯吾幸免豈不以其才之无用也邪天下已定 上乃更張治化深懲前代之失合羣才而聚于 京師親爲簡拔以用之有朝食虀鹽而莫調鼎鼐者矣有莫居逆旅而朝上巖廊者矣茲非有用之才乎然左承薦擢而右賜徒流右懷章綬而左伏鈇鉞者亦云夥矣是豈 宸衷之不愛才也哉亦其才不勝任而冒焉者之故也以吾才無用而獲免又何其幸歟此吾所以甘比於樗焉夫樗無用之散材故匠石不加

斤斧得以全乎其天而莊生嘗述其言以爲求无所可用而爲余大用者也子但以是而記之何謂無言乎余又復之曰噫有是哉夫求无所可用者莊生所以忘天下也爲余大用者莊生所以自私也自私而忘天下豈聖賢之所安乎然吾知起遠讀聖賢書而志將有爲者也道出處言必稱伊呂遺問學言必稱孔孟伊呂孔孟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故伊尹之未見用也耕于有莘固耕者耳而能樂夫堯舜之道及既見用也則相其君而覺斯民惟呂望亦然方其未見用也釣于渭濱固漁者耳而能謹夫丹書之戒及既見用也則尊主而庇民是伊呂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孔子謂如有用我吾爲東周而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此欲見諸行事者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孟子謂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雖不得

位欲其談王道道性善論養氣所以立言垂訓者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且夫天者降聖賢以其才非但使其自足於己而已必將欲其大有為於天下以濟乎斯人也而莊生之才既不足以濟斯人又不肯下於聖賢乃託樗焉以肆其荒唐之說欲高出於天地萬物之表其亦不知視乎聖賢也而益卑矣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蓋以喻夫君子所守處乱世而後可見然非周于德者不能焉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斧斤伐之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蓋以喻夫人之良心乃固有耳若然則吾聞孔子嘗取松栢以喻君子之周于德者矣未聞有取於樗也吾聞孟子嘗取美木以喻人之良心者矣未聞有取於散材也今起遠亦養其良心而周于德則用世之才全於我矣又何必自比於无用之樗樗乎樗乎其莊生之徒歟起遠有志於聖賢者也第以未之見用若无用然乃強名其舍曰樗耳夫豈其情也哉於是惕然喜曰是足以記吾樗舍矣敢不自勉遂為書之

聽鶴軒記

虞江之陽有軒焉翼然欲飛三光之所照臨八風之所廻旋絶雲雨而渺山海是維張九皐氏聽鶴之所也予嘗造焉而問之曰軒則勝矣亦豈有鶴鳴之可聽邪曰子何言之弗較也吾試與子憑軒以望東則青田鶴所産也南則委羽鶴所翔也而鶴之唳乎華亭綏于孤山者又不在其西北乎是則環吾軒數百里間莫不有鶴鶴之飛鳴而相過者庸詎知吾不得聽之也邪於時秋高雨新霽天無雲皓月出海上徘徊白道光華煥爛浸溢兩間而萬籟俱寂矣微聞空際羽音肅如戛然鳴聲既高且亮中乎律焉而使夫人之聞之者飄飄乎如馭泠風撫清絃與浮丘子晉遨遊八表而秋毫世慮之不入于心也夫然後知九皐氏所以聽鶴者蓋如此雖然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茲非言夫誠之不可掩乎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茲非言夫誠之感通乎蓋誠之感通者莫大乎言行故君子之於言行也深加慎焉誠之不可掩者莫顯乎德也故君子之德縕于己而著見于天下焉然德之所以能著見于天下豈不由乎慎夫言行邪慎言行而可以動天地非誠有德者其孰能與於此哉使九皐氏求所以能與於此則所聽之鶴不在青田華亭而在乎詩与易也而易詩之鶴不在聽之以耳而在乎聽之以心也心也者德之宅也言也者心之聲也行也者心之跡也九皐氏之聽夫鶴也固將深味乎詩易之旨而必求有得于心者與在自勗不在自勗爾九皐氏資清爽善讀書事親以孝聞故予為之記

月會記

昔先王之教民以睦也不睦則有刑蓋刑以糾不睦而使之睦是天下无不睦之宗族也宗族且無不睦則孝友於其父母兄弟烏有弗篤哉然自風漓俗媮人紀斯斁雖父母兄弟猶有弗篤于孝友者而況睦其宗族也邪乃於此時能明倫理以睦宗族隆之尊祖重本之道申之禮義廉耻之方相與務為善良不為惡慝將使和氣充周由家化鄉則君子安得不深與之哉若吾鄉黃氏之月會是已黃氏其先江夏人後居大梁七世祖諱茂有文學尤善騎射仕宋官至武經大夫扈駕南渡卒葬上虞蘭芎山下子孫廬于墓側因占籍焉世

遠族今或居郡或居邑或居村落惟春時祭墓一會輙散而其情弗相洽也族之長者曰廷玉及其從弟曰國輔曰士心曰君定此四人議曰吾宗族雖有親疏之殺然以武經公視之固一体所分也分而無以聯屬之幾何其不視族人爲途人也因相顧而慨傷且念夫子程子所謂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者犁然契于其心乃共定爲月會所以萃其族而脩其睦也其法每月吉舉族之人悉集族長之家致薦于武經公畢以長幼序拜相慰問外懸族譜圖而觀焉使知夫某爲某之子某爲某之孫而某之祖某之祢又同出自于某祖世次秩矣則族長命于衆曰凡在玆會莫不出自武經公者也可不念其先德乎或讀書明理或力田治生處有以仰事而俯育出有以尊主而庇民使族屬與有榮賴焉可不謂

武經公之賢子孫乎衆皆曰唯又命于衆曰毋以妻子之昵而敬衰於父母毋以他人所間而愛弛於兄弟於長幼毋廢其節於親戚毋失其婣於朋友鄉黨毋失其信義果能此矣可不謂武經公之賢子孫乎衆皆曰唯又命于衆曰昏曰喪祭必相爲禮疾病孤弱必相存恤易直子諒必相感化頑率奢傲必相決去是十數言者有乖其一斯乃武經公不肖之子孫也衆皆曰唯敢不服膺斯言以爲懲勸既乃序坐酒三行或五行行數不越七侑以果脯食則抗飢而止不務豐厚使可繼焉既會又惧夫會之屢而或怠也不遠數百里寫書來吳請著之文以昭示永久予家与黃氏爲世姻國輔丈之二子曰麒曰麟者予外弟也當其冠時予實損遜周旋於其間而鄉人已称黃氏之好禮矣今又舉玆月會以合其族非

好禮之切者能若斯乎雖然試攷諸禮昔之合族者必以廟故天子祭七廟則凡七廟之子孫咸得而會焉諸侯祭五廟則凡五廟之子孫咸得而會焉卿大夫祭三廟則凡三廟之子孫咸得而會焉士惟二廟雖再從兄弟亦不得而會祭况總免者乎是固合族之禮自天子至于士截然有等而士已不得於廟徧合其族况無廟者乎然今之卿大夫士或再世而昧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塗人視族人者有矣豈不重可慨傷乎則黃氏之合族也以月會盖亦得夫以義起禮之微權此君子所以深與其能睦焉者也抑予又以爲其會有言辞以致其敎戒有飲食以綴其情意惓惓焉惟先德是念濟濟焉惟士行是脩則子弟有出仕于朝爲列卿爲御史爲尚書郎而宗會之盛如花樹韋家置爲義田給其衣食給其嫁娶

給其喪葬而羣族得所如姑蘇范氏且得建家廟以合其宗族者或由玆月會而致之也夫故爲書之以俟焉

水竹居記

吾鄉婁思恭家桂林即故宅傍作一室不陋不華深廣合度環其外鑿渠開徑引以流水樹以脩竹名之曰水竹之居據脩曠而脫袢罥庶其可以務于學也間屬其友朱士廉請記於余後數日文未就挐小舟往過之則見大禹峰峭立天半其麓西行衍爲平地所謂桂林者直地之中而水竹居在焉東南浸湖西北繚江海而湖江海外群山踴躍閑奇獻秀者莫不內向地多喬木巨植蒼翠蔚然與水光山色混天碧而延野綠者不出戶庭而四瞩皆盡盖一方山水之勝會于桂林桂林之勝會于水竹居則思恭之居於是也不有游適觀

美之樂乎然吾聞思恭之曾大父夢龍在宋寶曆初以文詞冠鄉薦淳祐中以累舉恩射策帝廷授文學調主簿皆以親老不赴益浚于學尚書王公應麟称其信道之篤者也自主簿公而下子孫蕃碩而思恭之祖父尤以積善称里閭思恭通敏俊爽器識不羣以孝友世其家以耕稼養其父母以考德問業親其賢士大夫處事無難易不適其宜不止急人疾苦不啻如己人或侮之漫不與較而其中廓如其行能可以仕而不仕斯亦信道之篤者歟是則水竹居不徒樂乎游適觀美而已也想其端居朝夕或吏猶水上或咲傲竹間神情超遠悠然與二者相會於明清虛靜之鄉咏孺子之歌誦淇澳之詩以自警焉而進於善則思恭為學將無取於水竹之助乎夫水有原故能周流而不窮則君子之於學也不為一偏之所滯夫竹有本故能貫四時而常若則君子之於學也不為它技之所變蓋不變於他技不滯於一隅則惟道是適而所守弥堅推以澤物則沛乎莫禦此格物之學深得水竹之妙於形跡之外不亦樂乎斯樂也思恭宜有以自取之矣遂書以識焉

天光雲影軒記

吾邑有隱君子曰貝彥中氏自父祖而上世業儒諱欽世者宋紹興二十四年登進士第官建康軍節度僉判僉判公生龍慶淳熙五年亦以明經中其科授廣德軍教授至彥中五世矣彥中資純靜脩德務學克紹先緒然不慕仕進而其意慊如也即故宅西偏作軒四楹地亢而爽雖當人境而出乎氛埃之表非游心於高明者則莫宜居彥中居而宜之鑿池其前以来山泉而環甃之石深靜泓澄若開一鑑名以天光雲影取朱子讀書有感詩語也間屬記於肅師不獲辭惟朱子何感於讀書乎書載聖人之道道本於心朱子以心存其道至此悟焉故雖曠百世而相感感于書通于心也然此心之明莫可形容故喻以水之至清者焉夫人心莫測感物斯動徇欲斯放顛倒迷惑而遵道遠矣必敬以存之虛靈昭徹如鑑之空則五性粹焉不雜于氣七情和焉不乖于節由體達用而無間顯微也非以心之明故能應萬事乎譬之水焉小而濫觴大而滔天激揚騰躍皆不可鑑惟其靜也無擇小大瑩然一碧則天之凝光雲之浮影莫不倒垂以徘徊於空明洞徹中而上下顯著也非以水之清故能鑑萬物乎然則水以清而能鑑萬物者亦猶心以明而能應萬事也彥中名

軒之義其有取諸此哉使彥中端居恪處涵養既熟則湛焉方寸在我之天清明昭晰悉備萬物而粲然有序充周宇宙而渾然無外豈但如一勺水能徘徊光影而已姑借彼喻此此朱子至妙之所在在彥中宜深造而自得者乎抑予嘗誦朱子齋居感興詩其一序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學相傳必本於敬貫之以二言曰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此以水而喻群聖人之心也若讀書有感亦以水而自喻其心哉然朱子求羣聖人之心於書既得之矣彥中求朱子之心於詩可不有以得之歟嗟夫以天下之大人億兆萬而心學寥寥也有如彥中能專於斯非士之傑出者乎肅雖不敏願從彥中以共加持敬之功焉因書以爲記

存省齋記

吾鄉何德儒實美而嗜學〻于郡人王公玉先生〻生授以舉子業窮日夜攻之川力甚勇已而惝然悟曰是豈聖賢之學邪棄之有志于道以朱子存養省察之語錯舉二字名其齋曰存省請于先生嘗為記之矣又徵言於余以益輔其志余不得辭也夫道出于天具于人心著于日用事物之間二帝三王以是而為治孔子以是而為教顏曾子思鄒孟氏以是而為學其歸則一揆焉彼其治不本乎是時君所以崇智力也教不由乎是異端所以塞仁義也學不明乎是俗儒所以汩記誦溺辭章也夫欲屛俗儒之陋去異端之害復先王之政莫若以道然必人君躬行心得推以濟天下公卿大夫脩於己推以治于人而後庶幾焉若士之不待文王而興者亦何道之不可自明邪要在存養省察而已矣故子思之論

道不可離也謂戒懼其不睹不聞者非存養乎謂隱微必慎其獨者非省察乎存養省察實体道之始功也盖君子於不見聞之時既常存養則天理全於隱微之際尤加省察則人欲遏全天理所以立乎道之體遏人欲所以行乎道之用體立用行未嘗外乎吾之一性性無不有故道无不在自夫婦之愚至于聖人所不能盡皆是物也充周乎六合不見其有虧歛藏乎方寸不見其有盈以之贊化育則人物之性遂以之立大本則天地之道合此聖人之能事學問之極功而必先於存養省察者也雖然言乎存則存其心言乎養則養其性言乎省則省諸身言乎察則察於事是其凡非有四乎然性者心之所具也事者身之所行也能存其心則性之本然可得而養矣能省諸身則事幾之善惡可得而察矣況事由

理出理自心涵心為身主故錯舉存省而其義兼焉所謂体道之始功者也嗟夫德儒道不遠人求則得之而得之之術其惟存省乎存即戒懼省即慎獨戒懼慎獨子思所以紹家學而接乎堯舜禹精一之傳者也一則守本心精則察理欲是理人猶且存省況學聖人者乎吾以此輔德儒之志亦以自勉焉也

竹梧深記

上虞有山其名馴象北臨白馬之湖〻山之間有大林焉一無雜木唯美竹森竦若琅玕之植高梧卓落若琪玗之樹猗猗焉峯〻焉華間上行蒼翠蓊蔚浮于半空望之若屯雲然不知其中有隱人也而隱人之居于是若將終身焉者每行歌竹梧間其歌曰人方經營吾以幽貞人方鞅掌吾以高尚

尚友于古展也夙心浩然怡然以翳我嘉林以彼其志非下視一世者乎客著子聞其風而往過之隱人速客升堂〻署曰竹梧深既坐定隱人復詠前歌〻已嚚然自得客著子曰子殆忘世者也隱人曰嘻吾豈忘世耶世不我知故吾遯跡于竹梧間耳雖然吾斷夫竹比之管焉參差之則簫也簧其端則笙也吾栽大梧絙以絃焉徽以節之茲非琴乎柱以承之茲非瑟乎夫琴者伏羲氏鼓之所以順天地之和也琴者神農氏摽之所以達神明之德也簫者虞舜氏奏之所以成無為之化也笙者有周氏吹之所以守盈成之業也不寧唯是凡聖王之與其作樂也琴瑟簫笙咸在于列盖諧之以律呂應之以氣候以生養乎萬物以協和乎神人豈特鐘鼓云乎哉然簫笙琴瑟者樂之器也竹與梧者樂器之材也吾養

其材以待作樂者之用吾豈忘世耶言未既天風颯起乍大
乍細旋于林杪鏗鏘琳琅嘽緩噴烈聲中五音如古樂並奏
使人聽之心暢神怡若處乎羲農虞周之世不自知其手舞
足蹈也客莞爾頤語隱人曰嗟乎天地之間有正聲焉無古
無今未嘗不在而聽者能聽之況在夫琴瑟簫笙乎在夫琴
瑟簫笙者必待人而宣之孰若在夫竹梧者曰吹萬之自然
莊周所謂天籟者是已然其作也非成其止也非虧子亦有
得於成虧之外者乎且子知竹梧為簫笙琴瑟之材又知簫
笙琴瑟為羲農虞周之樂則不可不知夫天地正聲無古無
今未嘗不在也獨竹梧乎獨簫笙琴瑟乎雖然夫審聲以知
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此聖賢之學在隱人所當勉焉
以盡力者也隱人姓趙名肅字敬賢資謹厚篤於孝友從薦

紳游稽經考史喜為詩歌以言志其居于竹梧之深也而人
比以鳳凰棲于林云

望雲軒記

括蒼鮑景初丞大谷之一年值令主簿咸缺得專邑政明年
政平民悅大府称其賢聲籍籍汾晉間汾晉間佐縣者比肩
立然皆推重景初景初不自以為能歸之庭訓因名其官舍
所息之軒曰望雲以自表其思親之心適予游寓茲土以記
見請能無言乎予聞景初以冑監高才生授今官拜命之日
退謁青宮錫以襲衣寶楮與告省親然後之官是則景初省
親既承 上與皇太子以孝治天下之盛意於其之官又
道陟大行宜乎望雲而思親若唐之狄公也方狄公之并州
法曹而親在河陽既登大行顧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至

哉言乎後世人子之宦游未嘗不望親舍於白雲之下者由狄
公有以啓之也然狄公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吾何謙
於彼哉且以景初視狄公則古今人可相及也以并州視大
谷則壤地實相接也以丞視法曹則品秩固相次也以河陽
視太行雖近以括蒼視大行雖遠則親舍亦相似也於是而
瞻望飛雲慨念庭闈形留神往能不同乎狄公乎第以雲者
觸石而起盈空而游變滅無常不足以寓狄公思親之心耳
然在狄公則一寓目而親舍即在乎此此其造次顛沛不敢
少違其親者亦何待見雲而能後然也邪不過假雲以表其
思親之心之所向爾蓋狄公是心常在膝下若太行之真中
域不震不動與天地相為不磨也景初有狄公之心哉然非
公致位宰相卒以忠顯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信邪非
邪吾知景初又必有以自勉矣遂書以為記

聽松軒記

會稽陶仲淵氏尚志執撲其學可以用於世然知貴富不足慕遂樂開曠有遠祖貞白先生之風貞白嘗特愛松風故仲淵亦名其軒曰聽松介清河張孝本徵記於余余聞軒在鏡湖中洲洲有古松數百千章上干雲霄下蔭坻島倚松而環視則香爐玉笥秦望諸峯列其南而北東西咸瞰江海其波光滉瀁欲浸几席而空翠藹飛墮庭戶自外望之若神仙居焉非舟楫莫能至實越中山水奇勝之會有足愛者仲淵則尤愛聽夫松風也蓋仲淵既以閒曠自適不與世伍而獨伍於松松之磊落挺拔如高人碩士負才不售卓然有立仲淵盤桓其間意既有合而微風忽動松聲振響又若與仲淵相對語者是以仲淵起居食息惟松風乎是聽然聽於無聲

則天地間何莫非松風哉曰聲生聽則松風固獨有在於茲軒也風非松無以寓其聲松非風無以變其聲故風至自東則松之聲和以柔風至自南則松之聲暢以達風至自西則松之聲凄以厲風至自北則松之聲猛以烈至于八風齊動作大作細作疾作徐盤旋太虛其為聲也或高或下或清或濁或疏或數而成音焉是則宮商宣而律呂諧鏗鏘而金清越而玉繹縷而絲嘈薄而竹喧呼而匏鞺鞳而革音聲翕繹若韶武並奏使聞之者心悅神怡宛在於虞周之世而不知處乎遐陬僻壤也此仲淵之聽松風而有慕於貞白者如此然貞白嘗辭祿掛冠居三層樓而所以愛松風者豈徒然哉貞白蚤得仙術視青雲白日不覺為在遠仲淵有御風遠遊之思而後可以聽夫松風也貞白讀書萬卷一事不知即以

為恥在仲淵有窮理盡性之學而後可以聽夫松風也貞白隱居山中而梁武以事諮之在仲淵有經綸之才足為世用而後可以聽夫松風也貞白以士大夫談玄理而忘武備作詩諷之在仲淵有諫爭之才以振頹風而後可以聽夫松風也然則時仕則仕未嘗固其位時隱則隱未嘗忘乎世此貞白出處之大致仲淵能象之則仲淵之聽松風也誠有同於貞白之所愛哉夫既同貞白之所愛則其出處之大致亦宜有同焉耳矣仲淵其勉之仲淵故翰林應奉夏先生叔通之甥婿其學蓋有所自云

損菴記

君子之當自損者其惟忿與慾乎忿慾之不損則有以害乎其道矣然道具于心而忿慾亦生于心心能存道則忿慾之

來尚何患乎不能以損之哉會稽表君敬初佳士也學道三十餘年猶謂忿慾之難損也歷攷羣聖書於大易六十四卦取一以名其齋曰損屬記於余余因是以知敬初其善損忿慾而不使害乎其道者乎䷨上下二体自乾坤而來其下体☱有澤之象焉其上体☶有山之象焉此羲皇所畫也見重卦損三之陽益上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故曰損此文王所名也合兌下艮上而繹之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此孔子所傳也羲文孔子三古一心皦然若秋月之照寒水也被其光華以自備其心者不在夫觀象玩辭融會其理乎融會其理則羲文孔子之心不外乎我也余於敬初以損自治者而觀之安得不深喜夫心學之不泯泯也雖然敬初而亦嘗有忿欲否乎夫忿氣之發

其湯甚山峽嶒突兀而陵乎物則不止爲慾心之起其積如澤其昧不測而溺乎己則不止爲然陵物者常抵於人弱己者常居於下流所謂失其本心者非欲也忿爲而懲之是推乎山也慾爲而懲之是防乎水也懲忿窒慾而義理之心勝焉非損道之在大易者乎而敬初以之嗟乎敬初吾將與子杖屨相從即凡山澤而游之仰而觀山俯而觀澤心與境會則當懲之忿揭而止之猶澤之絕山也當窒之慾墳使不流猶山之塞澤也是觀山澤而得損之道則損道不徒在於大易而實在乎天地之間矣天地間之易夫人而能觀之在敬初觀焉則有以得乎形勢之外冝益求夫羲文孔子之心哉因書以爲記

密菴文藁庚卷

序

莫氏家譜序

予觀莫君孜所自撰其家譜因作而歎曰昔者先王褒建諸侯賜姓定氏立之宗法以維本支者載之譜牒世次以岳是以倫理明而治道恭也自夫譜牒放失雖有帝王者作無從考其先代若司馬遷不知舜爲虞幕之後而遷謂與堯同初不知漢高帝之父之名而徒曰大公帝王且尔他可知矣遷豈故欲爲是舛訛踈畧哉亦其譜牒無所於考也故晉魏而降官有圖譜民有簿狀逮隋及唐尤重其書壞於五季於是有足深慨者矣今莫氏出自黃帝至于季連而得姓爲芈又至于熊繹而封國於楚又至于屈瑕而官爲莫敖莫敖六傳爲屈生屈生之後遭秦吞諸侯失其官因以官氏有名嗣者從漢益州從事名卦者晉日南太守名含者元魏執金吾名雲者恭軍國名孝暉者西魏文帝長史唐有比部名藏用有神策將軍名仁有狀元名宣卿以及先宋自名廷瑛而下一十世由進士詞科仕州縣佐貳郡官法從者五十有四人是爲吳興莫氏自歸單陳而下至之賔六世徙居錢唐自蕭世崇至孜又四世多隱德弗彰是爲錢唐莫氏其譜如此蓋由得姓受氏代有顯人中更累五季之乱子孫散四方或微或著或盛或衰或亡或續其紀載雖不能無詳畧之異然先宋以來且二十世祖孫相望列之昭穆叙之長幼不徒誌其名氏官爵而性行之實隱顯之迹纖悉備足以暴白於後使孝子順孫有所考觀可謂善於譜族者矣使天下之人

譜其族者皆莫氏若則凡有姓氏者未必非聖賢之後凡同姓氏者未必非本支之族究其族之所由分原其祖之所以一則孝弟子愛之心油然而生有以維持其宗族矣宗族有維持之則仕宦多世德朝廷多世臣昔曰多世好盟互聯屬四海一家則上之為教也易下之承化也速所謂倫理明而治道泰者將不在先王而在乎今日矣然則譜牒之書有國有家者可不務乎而攷之沒ゝ務乎此者又豈無所見也乎攷字勉仲力學有文以世其家為是譜也屬予以序云

送趙知縣序

吳元年冬十有一月國家以浙東郡縣既盡入于版圖乃慎選守令以惠養斯民由是趙君時中出知上虞縣君東平人也以通習書律試吏中書書滿宰相以為賢薦之

主上遂得拜命為知事於龍驤衛親軍指揮使司賢聲益著故不待考績而復擢是官也濱行其友傅士典籤貝公遠合朝士寓公賦詩以送之屬序於余余與公遠皆縣人也從宦四方而至于此喜得賢大夫將為善政於吾父母邦也遂為舉其山川風俗人物之說而贈焉盖上虞在會稽四明萬山間倚江而負海以其山水之盤礴也故風氣完厚以帝舜氏之所封也故其俗敦於孝弟而勤於稼穡以魏朗王充孟嘗謝太傅李參政劉侍御為之先賢也故其士學必務精博仕必慕忠義而廉聲雅量必以相勉至于婦人女子亦往ゝ以節孝表見則又以曹朱二娥之遺風未泯故也豈非易治之縣哉然而十數年來天下多故分擾而浙者以上虞為必爭之地故壘山塹海而兵不少休供億徭役而人不聊生雖使

卓魯以為之令長固亦難乎其成善政哉及吳受命啓國闢壃既克浙西而浙東遂傳檄而定趙君是以有上虞之命也君下車之日周覽山川念舊俗之猶存慨前賢之已遠則必有以撫綏乎其士民矣使民焉而安田里得盡力乎耕桑使士焉而游庠序得盡心乎學術化干戈為俎豆易愁嘆為歡娛則善政之成也何有果能此矣則上可以稱君相選擢之意下可以副朝士寓公之望吾賀吾鄉真得賢大夫哉

送懷遠衛知事顧君序

吳既都于建業表裏江淮經營四方而注意於將乃建大都督府以總治戎旅立諸衛親軍指揮使司以分掌禁兵ゝ之什伍則千戶百戶又皆置所而管轄之以悉隸於衛方其師之出也命一上將統二三都督ゝ率指揮使之在行者整

飭什伍驍銳之卒貔虎之士伐邑攻城唯將之令是聽及其師之入也將歸于朝都督歸于府指揮使以下則各以所領士卒而歸于衛ゝゝ凡若干每衛設知事一人以佐指揮使上而承乎都督府宣號令而明紀律下而臨乎千夫長之屬稽簿書而赴期會與夫廩給之必時器械之必利舟車輿馬之具芻秸薪之須凡軍政之有關於其衛者知事皆所當為苟非其才則往ゝ不能盡職由是江陰顧君彥章自大都督府典書為懷遠衛親軍指揮使司知事彥章才士也讀書習律尤喜古兵略而時方承平無所用及國家注意於將ゝ之幕府賓客佐吏莫不掄才而用之彥章遂得推擇為吏以積勞而授是官也將行合府曹掾為徵贈言亦何言以贈之哉然粛竊觀國家都府諸衛之建立寔制立之良法也是以兵

之所向莫我敢當土地闢而人民聚以能成不拔之業者斯固主上威德之所致而亦羽翼爪牙之臣之力有足賴哉故凡仕於府衞者地望雄重非他有司百執事比也今君於府既嘗試吏矣於衞而又列官焉則是從爪牙羽翼之臣入而議謀帷幄出而輯和行陣立事功于興王之初流声譽於百世之下在此行矣可不思所以盡其職哉若徒仕於雄重之地事功弗立而声譽弗流夫豈文章之志亦非闔府掾曹之望也遂書以贈之

送毛子賢侍親序

越諸暨毛義子賢事母孝家素貧爲州書佐得祿以具旨甘及調餘姚以母年老辭已而大府檄義補吏山陰又辭未幾又辟大府典書乃不獲辭俛俛服役嘗致甘旨於百里之外

府中諸吏咸多之今年冬十月義白于大府曰始義不敢擇祿而仕者誠以養吾親也今吾親年且八十而失明不可以就養雖旨甘之具不少缺然不克朝夕左右矣以子式請得辭役以歸侍老母何喜如焉大府弗能止也於是府吏某等爲徵贈言予何言贈之昔漢有毛義少節者以孝事母奉檄而喜何喜乎檄也喜得祿以養也今子賢與少節其姓同其名又同其孝行可獨不同歟祿之厚薄同不同固弗論也然少節以得祿以養而喜子賢以辭祿歸養而喜喜雖不同而致養於其親者同也雖然少節遠矣子賢由是而益求夫少節之所以爲少節者反之於身無不與之同又安知聖朝之不褒寵子賢如漢之褒寵少節者乎而使世之人咸稱曰孝哉古今兩毛義此予之所望也子賢其勗諸

孝女朱娥詩序

孝女朱娥詩者士大夫之所賦吾邑馬志遠氏之所裒而固郡唐虞敬氏之所序也序言諸士大夫憫朱娥之祀廢發爲詩文將風有司轉而上聞庶得錫封謚賜廟額秩典祀比曹娥焉又言曹娥生而爲女死而爲夫人則大謬也夫掌禮君君華而正焉虞敬之言足以正謬諸士大夫之舉足以起廢豈苟爲而已哉嗚呼吾邑之有斯二孝女也在曩則曹娥在宋朱娥甫十歲以捍大母之難而死于母曹娥長朱娥四歲以拯父之溺而沉于江二娥年有長少而皆未笄時有後先而皆死孝而太史氏又嘗傳其事以暴白于天下後世矣然曹娥廟祀迄于今不廢而朱娥祀事迺廢于至正之末是固大夫士所欲起廢者乎邑令致之方朱娥死于孝也縣上其

事于郡郡從事虞公儀復其繇而太守章公呂聞于朝廷朝廷既卹其家鄉里既立其祠蓋三百年于茲矣今祀事之廢不推其神無所饗而孝子順孫於何觀感而興起則有司之欲崇孝烈以厲風俗者不當注意于此邪然有司之不注意者大夫士不以其事告之耳苟能告之有司則安知其不上于郡乎苟能上于郡又安知其不以聞于朝廷乎苟能聞于朝廷朝廷方徧秩百神雖不食之鬼亦命有司致祭況若朱娥之孝烈者哉則封謚之錫廟額之賜典祀之秩必擬千古又將併以曹娥之謬稱夫人者革而正之咸當於禮矣如是則二孝女也廟食相望於三四十里之間孝烈愈光於數百年之後使邑之人亦與有榮耀而且有所勸焉有司其必注意於此士大夫尚何待而弗告之哉君曰以詩而冀上聞云亦

不已緩乎志遠讀書綜律尚義人也唯恐朱娥之祀不復舉將持此卷以白于有司故予重爲識之焉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自三代禮樂蕩滅于秦至漢代秦而帝去先王未遐宜可以復其禮樂而爲治於天下矣然高帝不學而佐非真儒故其爲治不能復禮樂於三代殆亦叔孫通之責哉方叔孫通說帝之起朝儀也帝曰度吾所能行者爲之不過謂定君臣之位而已固未及乎先王之禮樂以達于天下者也而叔孫通遂以興禮樂爲名廣徵魯諸生是以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至哉乎其言之也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而禮樂其具也有其具無其本固不可也而高帝寬仁長者其豈無本乎曰固矣然漢承秦變古之後以古變秦

其惟三代之禮樂乎治三代之禮而教民以中龢三代之樂而教民以和使中和之氣充塞天地則萬物不疵而王道成矣王道成然後損益三代以作漢之禮樂則漢其三代矣乎是或兩生之所蘊也惜乎叔孫通學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兩生乃率諸生曁帝左右去三代之難采先秦之易以雜就其尊君抑臣之儀緜蕝而習之及帝既行叢之譁呼拔劍者莫不震肅而帝亦起皇帝爲貴之歎則叔孫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四百年之漢遂以爲禮樂止於如是而治化卒無以及乎先王者叔孫通之責也此與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豈獨今日兩生之不肯行邪是故無兩生天下萬世無禮樂無叔孫通則漢亦無君臣之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後世君相之圖治者其可不知夫學乎今　皇帝緝熙聖學治倣先王混一初元命中書暨翰林太常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禮樂文明年編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相與攷訂之將以成一代之制也而吾鄉朱伯賢先生實在徵焉先生生東南游西北遭時多故歸隱山林飯蔬飲水益力於學以學之爲王者事也故其論道德必歸之于三代之選其論文章必歸之于三代之英則今也應徵其能不挨三代禮樂以爲　國朝之治具乎雖然兩生不肯爲漢行先生肯爲　國朝起是國朝之德之盛軼於漢而叔孫通之學不足以盡今之侍從大臣也先生盍亦擬兩生之所蘊使三代禮樂不得復于虞者而復于今日焉則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將不復發憤增歎於與時矣非先生其孰能與於此哉告行之日書以爲贈

送鍾伯震之江陵丞序

皇明受命統制中國思得賢能以圖盛治乃詔天下大比士之明經者薦于鄉升于禮部貢于天子擢第有差而吾鄉鍾伯震氏由鄉學訓導以詩經中其科賜同進士出身將仕郎荊州府江陵縣丞祗服大訓即日之官其諸生之在鄉學者失其師愛慕不已遂相率爲徵贈言將致之於數千里外余弗能以辭則復之曰江陵荊州所治陸走襄陽水達雲夢南京視爲上游以控阨川蜀地險俗勁兵甲財賦素號雄強故荊州爲會府而江陵爲上縣則伯震氏官于茲也上承乎守下佐乎令御乎吏子乎民其公事也既繁矧今王師伐蜀取道江陵徭役供億倍蓰常時其軍務也又殷夫軍務公事既殷且繁雖裁委於守令而丞也亦相須以理頓其責可獨緩

乎然伯震氏明於經者也經之所云有有司之任有卿大夫之職有宰相之業大而天下國家細而甲兵錢穀孰非士之分內事耶知而行之亦不出其位而已此固天子有望於士士必能此而後足為天下用也若伯震氏可謂是用之士矣於夫佐邑不亦優乎或曰優于公事固矣其如軍務未已何曰噫伐蜀之師非久頓者而蜀之來庭其旦暮乎昔周武伐商則蜀羌聽誓漢武開邊則郡置西蜀以先主忠武侯之全制梁益俾關羽雄據荊州終不能得南北尺寸況隗囂公孫術之徒乎吾知王師之破蜀也猶摧枯朽耳則伯震氏將見王師載班樓舡金鼓順流而東下以奏捷于南京則必作為大雅以咏歌武功之成而獻之天子矣乃復贊而守令撫綏凋瘵之民民所利病咸罷行之必當其可是則公事軍務盡於兩得而兩明之經非空言以無負天子所以待士者在伯震氏不當深自勗邪余之贈言止於斯矣若諸生欲遠致其愛慕之意于其師宜各賦之詩而列之作者之後也

選詩補註序

惟稟清生人莫不有志志之形于聲文斯謂之詩詩於周為極盛而傳者止三百五篇下此為楚人之辭又下此為漢魏以降之五言而詩再變矣然三百篇則聖人所刪善惡畢備以示勸懲楚辭則朱子所校錄亦其發於性情關於風教者不則雖好而弗載五言則蕭昭明所選編次無序而決擇不精果能合夫聖人朱子刪校之法乎不惟不能合夫刪校之法而諸家之註果能合夫朱子註詩楚辭之法乎況朱子嘗欲鈔經史韻語文選古詞以附于詩楚辭之後惜其書不成

書成亦豈無註乎此中山劉先生選詩補註所以作也其立法蓋有五焉夫叙世代列作者名氏而略見其隱顯始終之跡乃以篇什係焉使有可攷一也苟合作矣雖昭明失選者取之苟不合作雖在選中者去之故卒然完美足為準則二也陶靖節詩與選者九真氏則以五十餘首入文章正宗而江淹所擬在焉是亦未為精審矣今所簡拔為篇若干表而出之以見正始風氣既衰而復振三也而補註凡例蓋倣乎詩楚辭之註用之韻補以協其音聲考之訓詁以疏其字義探之羣籍以白其事實繹之論議以融其指意然后著述之體以得四也其於六臣之著釋曾蒼山之演義宗人須溪之批點或失於荒陋或失於穿鑿或失於簡略者則櫽要鉤玄會而通之以不沒其善五也於是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山川谿谷鳥獸草木之名物凡有見于咏歌者靡不即其興比賦以敷其說而作者之志不昧于千載之下矣使諷誦之者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不知手之舞而足之蹈也嗟乎非先生博學而精識何以能為書之可傳也其有功於作者豈不盛矣哉雖然作者非一人人非一時時不同而辭亦異故漢魏諸作猶存三百篇流風餘韻及晉而跋涉玄虛及宋而耽樂山水及齊梁而崇尚綺靡流連光景是則詩者不特至五言為再變而五言之變抑又三焉於此可以觀世道之降而大雅君子未嘗不為之痛惜而深悲也而讀選詩補註者蓋亦不可以不知因幷書以序先生名履字坦之宋侍御史忠公之四世孫守志廣行以經術世其家云

萊衣堂詩序

吾鄉有老人曰貝敃之年八十餘矣眉髮雪白烏巾而鮮屨杖紫玉之杖逍遙乎田間時入城郭從耆舊游遇人無少壯貴賤一以孝弟語之或面折其過恨頗憚焉然皆稱之曰是善事其親而家有萊衣堂者余生也後且稍長即走四方不及識老人之父母而亦知老人之能養也老人間過余而言曰昔吾父母在以先廬迫隘嘗欲斥而新之吾方經營未成而父歿始落而母又歿焉吾哀吾親之不待養也置木主堂上事之如生所以追養乎吾親也乃名之曰萊衣而忠介泰不華公既為篆書之儒墨之士為詩若文又從而紀詠之然未有本其意以敘之者敢以請余謂老人不亦善養其親者乎親存而堂未成然親之居處未嘗不適也堂成而親已歿

然親之志意未嘗或違也惟不違乎親之志意以成此堂則常若親之居處甚適於斯焉也彼之立宅於墓次者孰與於斯而見乎其位刻象以奉侍者孰與於斯而聞乎其聲設宴以追其嗜樂者孰與於斯而致夫時新之薦攀栢而悲號者孰與於斯以謹其常祭而哀樂半之一飲食也則必祝之於斯一出入也則必告之於斯於斯舉目而天覆焉則思其親生之之德若是其大也於斯舉足而地載焉則念其親育之之恩若是其廣也天地之廣大無窮而思念其親之恩德亦無窮曾何有乎存歿之間哉嘻若老人者信能追養可謂不死乎其親者矣夫既不死乎其親則名堂之意殆以是邪雖然茲堂固老人所以追養其親者也而老人之子孫乃能親致其養於老人焉則天之報乎老人者不其厚與不其厚與遂書以為序

吳游藁序

始余游于中吳也與雲林方先生為文字交而相善及兵變而相失相失以來河山阻脩而音問不相通或傳其仙去或擬其滅影海山存乎否乎未可知也而口懸懸於予懷蓋予自姑蘇抵南京絕江渡淮奔走乎河北山東以南歸於越未嘗不訪求先生於深山密林乃得復會于舜江之野則於時已十年矣夫為別十年中間世故可勝言哉而言之亦惟掃頌大息流涕耳流涕之餘授予文一編曰吾所著述殆不止此皆即所游之地而名焉惟是吳游藁游吳時所作子實見而知之者宜為我序之予不敢辭則復于先生曰先生固嘗游于吳矣夫吳東南之一都會也山有靈巖林屋之勝水有

三江五湖之險而遺臺故苑舊家甲第仙佛之宮參錯乎城郭之內外民俗富而財賦強故達官貴人豪傑之士與夫羈客靜者無不喜游焉其游何如不過即其山川風物之美觴咏娛嬉以各適其所樂而已烏有如先生之游哉先生以為吳乃讓王之國而子游北學孔子與聞堯舜文武周公之道得聖人一體為文學稱首其流風餘韻未泯也斯其所以游焉者正欲以聖賢之道資進脩之益耳豈徒藉乎山川風物以為觴咏娛嬉之適而止邪則先生之游異乎人之游也已惟其異乎人之游所以發而為文亦有以異乎人也雖然文豈易言哉堯舜文武周公之文禮樂政治皆是也蓋其道之充乎中而其發於外者無非文如天之有氣則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如地之有形則有山川草木之行列文實道之顯不

可岐而二之也則子游之所以為學絕諸子各以所見著書則不獨文與道二而道之裂也已無有純全者惟董仲舒氏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揆其行事不戾斯言可不謂其文與道一者乎而韓愈氏曰所志於古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是亦知夫道之與文不可二矣然以實而考之則其文固未能一出於道况其下者乎文而一出於道惟周程張朱數君子耳且以太極圖說通書觀之其簡妙精粹幾並聖經以其得孔孟不傳之學故能若是豈嘗拘拘學為文哉予聞先生學文於待制柳公文獻黃公忠宣余公此三公學群聖賢之道者也其所以授予先生未必不合道與文為一而子游所以為學者亦在其中矣奚必待游吳而后有所也哉第以斯文之作咸在於吳故題曰吳游藁耳是藁也記若干序若干誌若干銘贊若干五言若干歌行若干律詩若干合若干篇嗚呼載道之文當傳之天下豈獨吳哉豈獨吳哉遂書以為序

和陶詩集序

晉王右傅四明桂公彥良從王就國之一年適余游寓太原與公解后一觴和命道舊故外出其所和陶靖節集屬序于余余誦之終帙復于公曰詩自聖人刪後有正始風氣成一家言其惟陶靖節乎蓋靖節乃晉室大臣之後豪壯廓達心志事功遭時易代遂蕭然遠引守拙園田然其賦咏多忠義所發激烈慷慨若讀山海經諸篇有屈大夫遠遊之志詠荆軻一首有豫國士吞炭之心其他未易悉數也第其辭常借解雅順而人不覺焉耳然後世慕之者衆或効其體或次其

韻不失之穠則失之華不失之俗則失之奇不失之弱則失之豪其於似枯而腴似易而高似纖而微即自然之趣寓無窮之悲者則求之千百無十一也是其詩豈易和哉今公所和曰其体裁諧其音節緣情而道事本理以達辭固矣至于剗絕牽強黜排滌飾沛乎莫禦渾乎無跡誠合作也然予竊有疑焉公以布衣入仕于中論事　殿陛則　天子嘉之侍經青宮則儲皇敬之遂以耆德輔翼親王國於全晉保山河之固屏夷狄之窺奠民居而藩　帝室不能無賴於公公可謂貴富尊榮矣是則公與靖節亦何所同而和其詩邪夫靖節山澤之逸凍餒所纏進不偶時而退安於命然以氣節問學弗獲表見于天下故託詩酒以自娛非真酣於麴蘖汨於辭章也公乃切切焉以靖節之詩是和靖節與公果何所同邪曰同其心不同其迹也何也在至正末天下大亂衆方以智術干爵祿公則遯于林壑以自樂其天固有契於靖節者茲所以屬知其時也歟及　皇明受命聖人出而四海清士君子應詔而起布列中外莫非英選若公者則以孔孟之學際明良之會不數年而登台輔以佐理宗藩蓋道德在躬既孚于朝廷文章已出將行于天下顧豈蔽于不耀之地而已也其視和陶集直公暑暇時一清事哉雖然自靖節以來和其詩者凡幾何人而公不多讓是不可以不傳使世之人知公與靖節蓋不同其迹而同其心者也公曰是足以序矣遂為書之

趙才魯醫序

有處士曰趙才魯氏才魯之先以宋大宗子國於漢漢王之

六世孫不仰扈駕南渡即越上虞而家焉家于虞江之北者號北趙虞江之南者號南趙而才魯則南趙之佳公子也自才魯父祖之上生乎貴富之門沐乎詩書之澤據乎士民之上其家聲地望不亦盛哉及宋社既屋則才魯之祖父雖通經學古欲見於世然版圖附元皆不復仕至于才魯亦惟无志是承獨教其子曰瑄者習舉子業未及試于有司而元亡入國朝以洪武三年抱書經被薦于鄉偕游來歸惟以所學講于里閈子弟其可惜也已嗟乎宋之宗族散處天下何可勝計乃如上虞之越不忍為殺士之裸京且百年于茲而九鼎再遷宜其子孫之復振矣而才魯父子又皆守道安貧無慕乎外故其所扶持可以係國家之用者竟自廢于不耀之地然又懼無陰德之及人故於醫焉而盡其心良可尚哉初

才魯之叔祖父宜幹翁嘗遇異人得禁方書傳其子公應公應所與游則貝子良友李公文用皆儒而醫者也才魯既為公應之從子又且游乎兩公間則是內之有家學之繼承外之有師友之漸摩雖欲不巧於醫其可得乎昔縣尹天台林希元病潮熱三四日或以為宜下才魯診之曰下非宜療以小柴胡而愈病得之中寒所以知其病者陽明旺申酉少陽旺寅卯今熱之潮不于日晡而于日出少陽證也維陽王仲遠邑中病頭痛發熱而惡寒或欲汗之才魯診之曰左寸平和而右寸緊盛是傷於食非傷於寒也不宜汗療以治中湯一服而熱去二服而可風三服而如故高唐盧廷舉館授于魯所忽鼻口出血如泉湧者才魯以為營血妄溢也屑人參側栢葉用飛羅麪和之服以井花水其血旋止高陽許孟貞病夜發潮熱者三浹旬肌瘦力弱衆以為虛勞而峻補之才魯診之曰脉沉而實此特內有熱耳不當補作承氣湯飲之大下而熱去范陽盧用中子態年七歲病身灼熱而喘欬或診其脉一呼得四至以為奪精也質于才魯才魯曰越人所云豈為小兒哉小兒脉一呼三至曰平四至適得病耳此其病得之外傷身灼熱者表邪漸傳于裏也喘欬者肺為寒邪所勝也宜用小柴胡去人參大棗加五味子乾姜主之如其治而病良已才魯嘗出遊見一男子卒然死道傍即取焰消硫黃煎以清油候溫而灌之復炳百會及丹田其人始蘇方其未蘇四肢逆冷昏不知人而氣之走于腹中者若雷鳴然此尸厥也渤海吳致無病利下而遂厥目不能視口不能言飲食不能下咽既五日且死才魯診之曰大谿脉未絶尚可

活也作葱白餅置臍上上熨以火復生附子煮清水而徐灌之有間手足温漸能言視乃日服四逆湯飲食進而利止鄉人倪敬之病咳嗽通身微熱衆醫以為感寒療以杏子湯而病加劇才魯視之曰此肺癰耳為桔梗湯使服之不三日嘔膿與血一升許又以大薊散飲之不一二日內無熱者其治病多類此此其所以有陰德之及人也予行天下及讀傳記知古今名醫不為甚少矣然未有不本黃帝歧伯以為學其學而有至焉者可以醫國而況於人乎若才魯由儒而醫既歷三世資於師友者又深故其治人之病往往奇中使之醫國則陰德之施當益廣而子孫之食其報者當愈遠而愈無窮也遂為書之

送顧德如還淮安衛序

吾鄉顧珙德儒奇士也自幼負氣不肯出人下及長讀書通知大義而尤善古兵略以才應薦入京師奉大都督府檄出補淮安衛千戶所司吏自主帥至于戍卒莫不稱之曰是善治軍務者也由是能聲日起雖同列皆自以為弗及而德儒亦痛加淬礪若劍之新發于硎其光燁然而其鋒銛然也每語人曰夫有才而不用於時甘老死山林何歟〻哉世方用才不得分郡守之符以惠安民社亦當佩將軍之印以鎮撫邊疆則上可以備國家用下可以為父母榮也此其志豈庸衆人比哉一日請于主帥曰珙隷役于茲且五六年而二親老矣遠在江湖千里之外得一歸省庶其展人子之心哉主帥許之遂渡江而南則母氏已歿而哀毀不自勝又懼乎莅深其父之憂也乃茹悲飲泣周旋衰絰中養生送死咸盡其禮人於是又稱德儒之善事其親矣其將復役淮安也沛郡劉主敬為徵贈言於大夫士得歌詩若干首屬序於余予嘗北游而觀于淮安矣北控大河南蔽長江西與壽春以夾輔中都衝實要之地也是以國家建衛於此而千戶百戶又各設所以隷於衛豈獨將良卒勁而賓客佐史亦皆賢也若德儒者可不謂之賢矣乎蓋德儒以刀筆議論佐帷幄行陣夕烽不舉而我軍晏眠於斯時也悃款白于主帥從容覲于老親既不失乎私恩又不違乎公義是固無得臣子之道者矣然予又有告焉昔鄧孝孫先生淮安人也養氣務學而講慕諸葛武侯之為將以其所學廣而所養深也今德儒之往盍亦有所取法乎事親如鄧孝治兵如武侯亦在乎廣其學而厚其養而已矣毋謂古今人不相及也德儒其勉哉於其行

遂書於首簡

送翁好古之廣州府教授序

洪武八年夏中書以廣州府缺教授署會稽翁好古氏往補其處既道過鄉郡遣所生父之喪不果行明年秋將之官絕江東來告行於吾邑當所與游以往年出京師時所得贈言若干篇俾予屬讀之學士宋公則謂師儒之任每難其人而喜得好古晉相陶公則謂好古有師友淵源足以典教二公之言至矣肅又何以贈之邪然好古當內附初以前鄉貢進士例赴南京以目眚放歸及是又以薦試于天官以明詩得上考將上聞而超用之好古復以目眚辭乞歸甚力上之人不忍奪其志而且愛其材也故有文學之選焉而或者曰朝廷以不次爵位待多士士如好古者處翰林則馳騁文辭可以華於國處成均則講說經典可以受業于高才生是之不處而出試令官于嶺海間其不可惜乎嗟彼蓋不知國家用士之意者也且以好古之才踐歷清華固無不可然玉堂胄監官不虛位而島居卉服民方向學國家亦何靳一士以掌千里之教事哉千里教事之掌于一士是固秩雖卑而其道甚尊者也非好古則誰宜茲選吾曰是以知國家不鄙夷裔土擇賢者以為之師使其俊秀通經學古足備登崇與上國齒則文治之洽也無間遠近不亦有賴于掌教事者之助乎好古宜有以自効矣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好古能副國家作人之意是亦作人也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南海諸生能受教于好古豈不有德而有造哉於其行書以贈之

送陳九成還海門學官序

皇明以孝治天下凡文武士官于內外者無小大咸得予告以歸省其親所以勸臣子之并盡其道也吾鄉陳九成氏教諭通州海門縣學之明年以去家千里既限以長江之險而母夫人年又高不可以就養乃用予告例而歸省焉居無何悉教事之曠將還淮南以予生同年而學同道也徵言以贈其可默乎陳故士族至九成早孤且值時多故貲產之減十九九成能躬耕力學以順于母以友于弟以從游于縣士大夫其行能卓卓也故守令舉之天官選之邑人士師宗之官雖卑也得以鳴其道祿雖薄也得以逮其親九成不亦有樂於此乎抑吾聞之曾子嘗仕得鍾釜之祿即欣欣而喜非以祿之厚也所樂者逮親也親既歿雖加以卿相而猶涕泣非以祿之不厚也所悲者不逮親也是其悲樂係乎親之存歿

而不係乎祿之厚薄可謂孝矣然猶自謂能養而不能孝孝固不易能乎夫孝本教也有天子之孝有諸侯之孝有卿大夫之孝有士之孝有庶人之孝自庶人等而上之天子雖孝有小大其德行則無以感於孝者以故大賢猶不敢自謂之能而況於衆人乎今九成之樂以祿養也既有似乎古之人由是勉焉致位通顯上而輔相君德下而啓迪民彝道行當時而聲流後世以及其親可謂不能孝者乎傳曰孝子善事君又曰事君不忠非孝也然則臣子之道固未始不相因而九成將有以兼盡之吾賀國家之得士而學官之得師哉是為贈

送約齋汪先生序

吾友餘姚景君德輝為郡文學以公事過其鄉及還學官也道經上虞携所交汪約齋氏與余相見於河水上察其非凡士心然異之而德輝亟語余曰約齋之先歙巨族也曰某者徙居奉化長汀且數世矣至約齋尤嗜學然不事進取嘗游四明天台間遇隱者授陰陽五行之說遂精其能以人始生年月日時主之以日以王相休囚推其壽夭富貴貧賤一定于命若燭照數計百不失一有李虛中之學術焉人之問命於約齋約齋語于人子未嘗不以孝語于人弟未嘗不以順語于人臣未嘗不以忠有莊君平之義焉搢紳先生通外家語者與約齋上下其論大弥無外小入無間千變萬化消息盈虛不外乎三才之道而必本於易則衆咸推服之有司馬季主之風焉余曰嘻季主君平善於卜噬而虛中善於推命今約齋得善其一以兼三人所長哉亦惟古昔九用日時

占候則均之為日者日者如彼三人何可及也而約齋能兼之是其風義學術足以立名天下不亦偉哉既德輝別去約齋留吾邑邑大夫士與德輝交者皆交約齋徵德輝之所稱引無一不信者故於約齋之將東歸也相率贈以言余之言曰天以陰陽五行生我衆人性無不善而氣有清有濁有長有短有厚有薄故清者智濁者愚長者壽短者夭厚者富貴而薄者貧賤此固命之一定而不易也然愚而能加反之之功則氣質可化天性可復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曾何命之足云若夫盜跖壽而顏子夭魯哀齊宣富貴而孔孟貧賤是蓋聖賢之稟雖清而或不厚不長非聖賢者乃得其長且厚耳然則富貴與壽不可以智得夭與貧賤不可以智去以其有命也今約齋雖善命術其能損益之乎不能損益而探

索玄與告人以實使於忠孝大節秉之在我而壽夭貴賤則居易以俟命焉此其喻諸人也深矣吾聞古之有道者多隱於藝術約齋非徒藝術人也其亦隱於是者歟遂書以爲叙

乙巳九月初五日跋

密菴文藁辛卷

序

行春圖序

上虞主簿史公周卿以府檄董築海隄工既訖且還官舍署文書矣而海鄕民庶不忘公之惠愛也請于同郡趙鳴玉氏繪公行春圖屬序其事於予余聞之公作隄捍海役夫以萬實閱寒暑矣乃獨圖公行春何耶盖公春時跨馬程督隄事巡行海上仰觀天宇則風日和煦俯察原野則草木句萌與鳥飛魚泳於海山湖水間者囿是以適公胷中之樂矣然公不以爲樂而以爲憂於是諭凡役夫曰陽氣既蒸而土膏動矣爾得無思舉趾而耕乎倉庚載鳴而蠶且生矣爾得無念婦子之條彼桑乎顧以海隄未完不得遂爾私也能無感于其中乎亦孰知夫隄海正以衛桑田桑田在則爾之衣食可資焉以出也其可怠若工乎雖然衣食所資而弗獲及時以自力則將迫爾以寒飢斯吾憂也今吾縱爾歸農既乃服徭愼毋後期爲也衆知公令而咸使之是豈非公之行春能惠愛其民民欲圖焉以昭其不忘者乎抑余惟耕桑王政之本而典民社者所當竭心以率勸也今公職在佐邑且董隄役乃能拳拳乎茲其眞知政本哉使公由此以陞爲賢令爲良二千石爲名公卿以佐天子益推其憂民之心而爲政焉則惠愛之及民者藹然若春風之被萬物矣公其勉之遂書于行春圖上洪武七年月正人日會稽謝肅序

娥江送別圖序

溧陽達公貫道丞越之上虞秩既滿將朝京師邑人士相與

送之娥江之滸公欲登舟輟挽止之咸皆嗟感歎不忍為別於是公起指江以語于衆曰昔吾絕江而東懼弗能佐理以忝朝廷寵命頼是父兄能教子弟能率三年無一事累我我得西渡江趍道千里以覲于天子何幸之深毋為不忍余別也衆闔辞以復于公曰自本朝有天下以来官於吾邑者不猛以厲民則寛以怠事不激以為廉則察以為智是皆不知從政往往不免故未有一人得赴中書以考厥績者考績中書當自公始公無彼敎者之失有古遺愛之風哉吾等是以於公之別不忍也乃再拜別公公登舟送者佇立水濱舟既行猶注目不少瞬而公亦憑於樓頋望踟躕于時天霽潮平四山如洗木葉飛撼撼涼颸舉之與翔鳥泳魚相下上于中流使人別情紛擾益不能自忍也好事者繪焉題曰娥江送

別啚將以寄公屬序於余余謂送公之別不于他所而于娥江也何故盖娥者曹氏女也其父盱善水以迎伍君為濤所溺娥已死援出父屍事載漢史後世慕之故以名其江然伍君之忠曹女之孝臣子大節也公嘗以教邑人士今公之去邑人士必臨江以送者非徒不忘公教亦以頋公克全大節也若乃區區不忍為別焉足重為公道哉姑併書于啚末而能言者又繫以詩庶乎公之有以觀省也

送徐志敏覲親序

余聞之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然事君者必得位而後見其忠若事親者則人人所同可不務于孝乎且以人子方壯之齒當父母就衰之年雖盡於愛敬亦能幾何時而忍違之故孝子愛日將以報罔極之恩焉吾鄉徐士學志敏今六合縣丞泉上先生之季也過余言曰始吾父以例徙南京付士學以家政俾養其母氏以命之嚴不敢從以行吾父既至賴天子寛仁授大名之清河丞一童疋馬去數千里以佐政於令秩滿得考績于朝又丞六合矣六合在淮南江北為天子畿内地以吾父跋涉遠役獲近日月之光何慈喜幸而士學瞻滕下娛侍亦四五年義當走覲奉卮酒為壽已得請于母氏行有日矣惟子與吾父交家善是以来告別余因贈之言曰志敏之先宋士族也諱某而下數世不分財以孝友傳其家家有積善之堂鄉人慕之而祖竹西翁在元以儒術進官至慶元令民德之而父泉上又以才賢應國家寵命再為邑佐咸有能聲志敏生于積善之家以慶元為祖以泉上為父泉上能紹慶元矣志敏盍亦思紹泉上乎泉上以廉慎

持身以練達効職宜上德而蘇民瘼惟恐弗及斯非忠於君歟有子如志敏克家養母與搢紳游以尊德樂義而先緒之是承斯非孝於親歟君親一志也泉上之忠於君猶志敏之孝於親志敏今日能於親也孝則異日以於君也忠亦將無愧於泉上哉雖然志敏母遲其行而翁且老矣展愛日之誠以懋致其孝在志敏職也若志敏攻進士業為歌詩清麗習二篆得古人用筆意予不復言以其無關乎覲親也大夫士喜其行者詩以餞焉

送陳中瑩之汧陽丞序

上守大寳之十年皇太子令中書省臣選國學生嘗試以事者一百五十有六名擬扶正八品咸得佐縣除目既頒而吾鄉陳中瑩實在選中授鳳翔府隴州汧陽縣丞詣闕拜恩退

謁東宮撫諭諄切賜衣一襲鈔十貫予告歸省中瑩奉命惟
謹既南還覲其母夫人將之官大夫士咸有言以贈屬序於
余余不得辭也始中瑩以俊秀而學于鄉閱六年而升于胄
監不數月而被旨受差遣于冬官發梓人出陝西作秦王府
使徽州勞工師之嘗造宮殿者點計軍器于浙江及福建承
宣布政使司咸以能稱則今之佐政于汧陽也何有然吾聞
汧陽介乎幽隴在陝以西陝以西周公所嘗治而教之矣風
氣有四塞之固習俗有中古之淳傳可考焉而或者謂地接
胡戎多尚武節是不知平王封嬴氏以岐西地文公東獵汧
渭始卜居之至孝公都咸陽而祖龍稱制霸業相承首功故
也及漢與唐咸都于彼所謂天府陸海者其地利誠得矣然
漢唐之治教果能繼周乎果能盡掃嬴氏之苟悉乎夫風俗

美惡視治教盛衰而幽桑隴黍之間關雎麟趾之化猶有存
焉者乎　皇明受命薄海內外一視同仁況聖人所嘗治
教之地故會府既填以親王而郡縣長貳又必擇夫賢者能
者以惠安斯民中瑩是以有此行也夫中瑩以賢能之士貳
一邑之政將得上考於中書宜久淹于西土者邪雖然士患
問學之不至不患政事之不成患政事之不成不患祿位之
不高使中瑩佐于令也不以祿位為卑而勤於政事不以政
事可苟而本諸問學則亦庶幾焉耳矣勉之哉毋負
上與　皇太子簡拔眷賚之盛心此大夫士所以贈之言者
也

送錢季貞榮河縣丞序

上虞錢季貞以諸生由鄉學貢成均助教博士咸器之已而
有　旨俾服役大都督府彔傳出湖廣省覈各衛軍數而
給之賞以才幹稱歲之孟春　皇太子董天官選為平陽
府蒲州榮河縣丞既拜命謁　東宮錫織文衣一襲寶鈔為
貫者十且得告覲其母夫人然後赴官季貞既歸省順牒云
邁縉紳先生有言以贈予之言曰榮河魏曰汾陰漢因之唐
曰寶鼎宋改今名元因之入　國朝名因之而不改茲土
也大河汾水以繚之首陽太岳以屏之安邑在其西非禹都
乎蒲坂在其南非舜都乎而平陽又在其東北是堯都也三
聖人所都相去無二百里而人倫之教本於一身衣裳之治
敷于四海斯民洽和刑措不用於時榮河實帝王畿內地親
沐神化故風淳俗厚遠令易治豈無自而然哉　皇上御
極有堯之仁有舜之知有禹之功幅幀既大賢才亦衆亮天

工而寄民社者靡不竭心盡力以副　當宁懋雍熙之政
將見海隅蒼生亦無一夫不獲矧榮河介中土嘗被堯舜禹
之澤者乎故輟國子生才器如季貞僅得佐政于是則
朝廷所以惠安黎獻者何其至也雖然吾聞季貞治尚書書
載帝王之道莫盛於堯舜禹其精一授受乃天子至于士脩
己治人之大本季貞講之已熟執此以往佐易治之邑綽乎
其有餘在力行而已尚毋孤榮河人士之所望哉

送車義初歸京師序

皇帝受命既平大亂即以人文化天下故內而京畿外而郡
邑莫不建學置師弟子員俾其明經脩行以備文儒道德之
任又慮其文辭或狃於前代科舉之弊而無可觀采乃洪武
十一年柬拔大學生之高才者四十有二人屬之博士務為

古學必欲其文足以貫道而後止吾鄉車義初褎然在四十
二人之列明年春三月　皇太子為四十二人者請於
上錫幣暨楮予告省親由是義初得以織文段四副以素縑
實鈔二十五貫歸為父母榮矣旣而將還大學徵言以贈曰
告之曰惟唐虞三代之道載於六經六經之作者皆聖賢也
雖不專意文辭而後世之文辭其不關於此乎然漢承秦滅
學之後高祖宜興文事而不遑文景而下得賈誼董仲舒司
馬遷楊雄而文章始煥然可述東都以降日漸衰弱至于有
唐以太宗為君輔以魏徵虞世南其文章不能洗六朝綺靡
百有餘年得韓愈而丕變之然後足為一王法承唐者宋建
隆而下文章猶有五季之粗鄙慶曆以來得歐陽脩蘇軾曾
鞏而文章始無愧于漢唐及濂洛關閩大儒迭起折衷于孔

孟羽翼乎六經則載道之文蔑以加於此矣由今觀之士之
生于唐虞三代之際者教養素備人咸知道故其言不期於
文而自文生于唐虞三代之下者教養弗備而知道者鮮有
能以文而貫道者実非豪傑之士哉　皇上以天縱之聖
處君師之位旣治而教必欲上登唐虞三代下視百世之王
故選爾四十有二人業文於菁莪之地使海內咸觀而化誠
一代之盛典也則義初何幸而復在選中可不有以勉之乎
雖然六經之文本原也何可尚哉然通達國体者賈誼之文
也正誼明道者董仲舒之文也善序事理者司馬遷之文也
議論不詭于聖人者楊雄之文也有王道意思者韓愈之文
也平易說理氣脉渾厚歐陽脩　蘇軾曾鞏之文也粹然一
出于道者濂洛關閩諸儒之文也義初於此亦嘗決擇之乎

誠使義初以六經之道充乎中則文之發於外者代言則渾
灝記事則謹嚴被絃歌而中律呂鐫金石而成典則列之六
經作者之後而無愧豈但若賈董歐曾而已哉義初曰敢不
自勉遂書以為序

送許季琮還成均序

吾鄉以秀登成均者率三歲不下六七人若許季琮其尤穎
敏者歟始季琮學于鄉鄉先生以易書詩春秋相教授而季
琮乃喜習禮記於是走刻受說于宗人時用先生先生至正
中名進士浙東西之學禮者咸就正焉然甚愛重季琮及季
琮入成均事助教曾公魯之言禮不異於宗人季琮將得卒
其所學不幸奔父喪以歸而曾亦去職矣然季琮服喪三載
間讀禮有疑焉輒識錄之意還成均質諸良師友而其行且

有日微言以贈予聞成均所以教國子者六經之道同歸而
禮樂之用為急蓋節之以禮和之以樂禮樂達於天下則治
道成矣成治道者固必資於禮樂而禮樂豈易言哉羲軒有
作而禮樂始彰堯舜揖遜而禮樂成備周監夏商而禮樂極
盛士生其間教之有具莫不就中和之德足以任公卿而佐
天子治道無成不可得也及秦滅學廢壞禮樂樂經旣亡惟
三禮頗存或傳於高堂生或得於河間獻王或刪於大戴小
戴歷漢唐宋雖其禮之莫行而士猶得以誦習其說奈之何
王安石欲行新經義罷儀禮而存禮記棄經任傳使學禮者
失其本原是以朱夫子病之旣考定易書詩春秋乃緒正三
禮以儀禮經為綱其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凡有關於禮
者附于經下而注疏諸儒之說亦具列焉是為經傳通解而

近代吳文正公澄謂賓朱子編類之草藁未加筆削遂於經加之倫紀於傳加之秩序於二戴記及注中表出逸經八篇以次正經傳又次之皆別為卷而不相紊其亦繼朱子相遺經之志者歟今以朱吳二書而參究之則先王之禮意可得而見誠制作之僃不刊之典也季琮亦嘗竭心于此不乎含此而曰我能知禮未見其能知也雖然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季琮學而求所以約之固莫急於禮者若文如詩書之類可不先有以博之乎自博而約然後能不背於道則為學者固自有次第哉吾願季琮至成均質所疑於良師友併以余言求折衷之且錄以見教於其行書以贈之

和陶詩集序

古之君子苟秉忠義之心雖或不白於當時而必顯暴于天下後世者是固公議之定亦其著述有所於考也若楚三閭大夫屈原漢丞相諸葛亮晉處士陶潛者非其人乎方楚之絀屈原也秦數紿楚原復切諫而君弗悟反信讒而遷之原雖流死而其心則見于離騷二十五焉及漢之末有諸葛亮者感激三顧輔翼而朝以再造王業事雖不就而其心則見于出師二表焉若夫陶潛乃晉室大人之後恥事異代超然高舉安於義命雖無益於國而其心則見于歸去來辭與諸詩賦焉之三君子所遇之時不同忠義之心則一而天下後世之所共知者也柰之何或者作反騷以議目累書入寇以外武侯託白璧微瑕以譏靖節則其忠義之心不亦泯沒于天下後世乎以今觀之離騷足以見其愛君憂國雖九死而不悔也出師表足以見其仗義扶正不得與復舊都不止也歸去來辭與諸詩賦足以見其不慕世榮惓惓乎其本朝也是以紫陽夫子或校注其遺文或發明其偉烈或表見其幽光於是三君子忠義之心炳乎如白日之行青天矣亦孰得而泯沒之耶然余又以謂大夫丞相皆嘗列位于朝其行事故易考而知也若處士則徒以一縣令在官不久尋復歸田其跡甚隱宜與屈葛若不相似然然而讀史九章其首述夷齊非孔明識義利大分之謂乎其次述箕子非靈均不忍宗國危亡之謂乎其曰精衛填海非孔明為漢復雠鞠躬盡力之謂乎其曰與三辰游非靈均悲時俗迫隘而輕舉遠游之謂乎至于所謂山陽歸國平王去京不自知其涕之流者其忠義之心視屈葛為何如也有志之士讀其詩未嘗不想見

其人而神交於千載之上若雲林方先生是已先生生金華學於古待制柳公文獻黃公忠宣余公德行文學咸有師授蔚乎士林之望也嘗一出仕遭時多故即浮大海至乎中州方與豪傑若交而鼎已遷矣遂南還四明棲遲於荒閑寂寞之地不知寒暑之幾易也其流離顛頓寒飢苦困憂悲感憤不獲其意者莫不發之於詩詩之體裁音節渾然天出者又絕似淵明非徒踵其韻焉而已因名之曰和陶集以予相交之善而深知其音也俾論次以為之序予得而誦之則其豪放之氣猛烈之志寓于高雅閑澹之辭足以使人嗟嘆咏歌之者不但與靖節異世同符而離騷之怨慕出師表之涕泣亦莫不具在其間也則是編之傳豈特著述之足貴而忠義之心無愧於古君子者必將有考於斯焉其可尚也已雖然

自淵明之後人知重其詩者不爲甚少韋蘇州學之於憔悴之餘柳柳州效之於流竄之後倣之而氣弱者非王右丞乎擬之而格卑者非白太傅乎而蘇長公又創始和之自謂無愧於靖節矣然以英邁雄傑之才率意爲之故無自然之趣爲有自然之趣而無柳白黃蘇之失者其爲先生是集乎當與陶詩並傳于後無疑矣予非私於先生也凡覽先生之詩而能求之於辭意之表者其必以余爲知言哉其必以余爲知言哉先生名某字某號雲林又號九靈山人云

長林先生文集序

長林先生既歿之十年其嗣子子清踵門而告於余曰我先人嘗尹茲土與吾子往來談說文事及屬纊予齒尚幼不能收拾遺文倘有存于子所將刻以傳焉余聞其言而竊異之

曰子有斯志吾黨士孰不欲助之乎然先生平昔爲文藁就輒棄去余所手抄不過在吾邑所作者若其官學京師出入禁林胄監餘四十年而著述散落無幾故余嘗以所抄合而名之曰存藁每行四方必實于橐與隨所得而編入之以傳于永久願未能也今子之來惓惓焉欲取先大夫文章以刻爲人子者不當顯揚先德如是邪遂以存藁授子清而友人潁川黃九成浚儀趙汝能葛城俞尚極相與命工鋟梓且陞辭屬序於肅肅於序先生之文義不可辭而諸君之趣亦堅曰述先生之文行論議而書于首簡曰先生生天台年十三四即從鄉先達走錢唐過金陵游京師盡識天下鴻儒碩彥或師焉或友焉大肆力於古文辭有譽王公間由是以察薦署遼陽路儒學正上疏請廟祀箕子于朝鮮中書奏行之授

內宰司照磨歷序自古后妃而評其賢否曰內鑑進之中宮廷議以其有裨於王化及助教國子以董仲舒當從祀孔子廟庭疏上而朝廷用其言轉應奉翰林文字同侍講金華黃公溍入史局編纂國史文名益起遂選爲上虞令治尚廉簡聲聞于朝擢南行臺監察御史命下而先生殁矣先生每謂夫六經而下左丘明傳春秋而千萬世文章實祖于此繼丘明者司馬子長子長爲史記而力量過之在漢爲文中之雄繼子長者韓子深醇正大在唐爲文中之王繼韓子者歐陽公淵永和平在宋爲文中之宗他若班孟堅之詳贍柳柳州之精覈曾南豐之峻潔王臨川之簡灸蘇長公之痛快亦宜諦觀熟考以自成一家斯吾有志而未遂焉者也欲遂其志而自成一家其在國朝群公之文乎夫趙江漢如星斗著天

行列森羅而光氣煥發劉靜脩如御車廣路輪轅堅壯而馳騁自得姚牧菴如豫章拔地深根而巨幹故枝葉挺茂程雪樓如王侯第宅門廡堂室內外莫不完壯元清河如項籍將兵人人足用馮海粟如符堅淝師以多而敗虞邵菴如長江大河清暢渾浩會歸于海而後止黃金華如洪波巨澤風浪不驚湛然一碧揭豫章如明珠在淵光耀不露而自然人知其爲至寶馬石田如彝器陳于宗廟無甚華飾而質雅可觀柳待制如禮家之備鄭文禮縟重複李五峯如秦漢間人語言嶄絶而頓挫至如袁清容博奧敏捷長於應制如歐陽圭齋尾頓舖舒未離賦體倚遒如陳莆田雅馴如程黟南平順而氣益盛如貢宣城潔淨而力稍弱如危大樸是十數公雖時有後先皆以文而知名者也夫我則措辭欲似班馬字字

經思欲似柳州序事不苟欲似臨川豫章第恨才弗逮志耳
嗟乎先生之文既如彼而論議又如此此其所以涵古茹
今會粹精粹內實外華發之於辭簡而備嚴而溫奇動而順
適舍蓄而明潤工於紀事而特論不浮在十數公間自成一
家不可以弗傳傳之使世之君子知先生之為文動關世教
若杞箕子仲舒兩疏者其亦可以考信焉先生名希元字希
元姓林氏自號長林子云

送大常博士薛文舉還朝序

洪武十四年夏五月六日
上御奉天門大常博士臣薛文舉謁告歸省既得　旨遂走
上虞覲其母夫人居無何當還　朝微言以贈薦辭不獲
回自念

天子龍飛之初嘗與致禮樂於大常亦竊知其說矣
上既定天下以事之大者惟祀故祀天地祀宗廟祀社稷山
川羣神咸極於誠敬其禮儀之注樂舞之等牲帛之數則
司于太常而太常設官莫尊於太卿其屬莫重於博士雖
秩有崇卑其為清選也則一是以
上常慎簡其人非學術行潔者不得與於此而吾文舉孝廉
士也以文學應詔
上親策之授太常博士其太卿則呂公公嘗敭歷中外政譽
颯起令居是職又以忠良孝順為
上所親信及得文舉以為屬公固優禮之而文舉亦竭其所
學佐公典禮所以贊
上之行事者寅畏小心夙夜無有怠焉故天地宗廟社稷山

川嶽神祇
上之祀幽明交孚神無恐恫物不疵癘大和所洽六合以寧
禮以之而明樂以之而備底盛治於中朝開太平於萬世
斯實
上之誠敬有以致夫福祥也而文舉幸得從公周旋樽俎於
其間豈非千載之一遇乎文舉宜益有以自勉矣抑嘗
拜太卿公於浙江公賜之教不敢忘故曰贈文舉以言而
及於公者以公方掌禮樂而深願公為唐虞之伯夷夔也

贈王高士禱雨詩序

洪武十二年秋七月杭郡旱大守劉侯彥清率僚佐建壇于
佑聖觀命觀主丁某禮致高士王景舟將求雨澤遂相與即
壇所齋潔三日大守執香顓于天曰某承

天子命以守杭郡郡寔東南都會而布政使司所治土廣民
稠民所賴以生者土所產之五穀也五穀槁而民就飢斯固
守土者之責也其責有五寃獄未理歟徭役未均歟窮民未
養歟遺賢未薦歟常祀未禮歟何亢陽之甚也願天降罰於
我弗及無辜之民而即賜之以雨祝已高士被紫霞之衣戴
七星之冠佩蒼龍之劍容觀既肅升于壇表以大守禱雨之
意達于天地鬼神矣乃凝然而坐儼然若思心正氣順與造
化者翕合焉頃之忽俯仰指顧若使鬼神上下奔走于青天
赤日中奮聲大呼一呼而飄風起再呼而玄雲集三呼而雷
電交至大雨如注三日乃霽田疇沾足而槁禾復實河渠滿
盈而膠舟復行郡人相慶莫不歸惠於太守太守則歸惠于
高士高士又歸惠于天地鬼神而郡人疑焉君子曰人與天

地鬼神本同一氣其理可以感通而無間乎顯幽然非大守之誠不足以格天地非高士之術不足以役鬼神二者相須故能致霖雨以禦旱暵轉凶歲而為豐年斯惠也豈無所歸哉郡人之疑既解而太守為徵大夫士詩歌以美景舟屬序於余余不得辭蓋嘗聞之在神農時赤松子者實為雨師在成周時禬禜舞雩皆掌之官以禳水旱在大漢時董子仲舒欲晴蔽陰而縱陽欲雨閉陽而縱陰然則闔闢陰陽祈報鬼神使雨暘時若固儒者之事而治天下者亦未嘗不以設官也自官失其守而儒者鮮或講之講之者逴逴遯於山林湖海間有若景舟出為郡邑檄鬼神禳水旱即人目以為道家之法嗚呼是果道家之法也邪雖然景舟嘗業儒善歌詩寄迹道家者流得月鼎莫公一氣雷法又且游于金門羽士鄧仲儋氏凡所禱祈輙有靈應故余推大守所欲美景舟者而書之庶幾作者之意也

送居士弘應名序

上奉天命為天子治天下以禮樂刑政威德暢達無間華夷十有五年 敕諭各布政使司暨府州縣民間秀才三十以上七十以下無違近悉徵赴 京師共論治道以安生民於是上虞士應詔者如千人其一則居士弘也士弘資深粹寡嗜好唯學是務以尚書教授其徒年幾四十無仕進意及是惕然興曰堯舜其君民士所當然願士弘則何敢與亦竭其才焉而已遂拜受聘幣將行請言以贈肅告之曰士弘行矣天子方待士以論治道而為治實在乎得賢賢材用則政教行政教行則黎庶安而夷狄來王鳥獸草木咸遂雖堯舜為治不是過也然堯舜之治本於道堯舜之道本於心堯舜之心同於上上之精一執中以施于治者視堯舜無以異也猶恐一夫不獲故孜孜焉欲以治道使士共論之也士將何以副 上待之之意邪雖然九州四海未嘗無材往往遯乎嵓穴藪澤茲聞 勅諭知 聖天子為民致士士之碩大純誠瓌奇偉者將風動雲行鶴然萃于闕庭必有深明治道者為 上所簡拔而敷納之間益廣宏規益光大業益使兆民有以永賴其在於斯乎士弘當見而知之亦宜有以陳於 上前非堯舜之道不可也慎之哉他日有明治道而為 上所簡拔者獨不在於士弘也與哉遂書以為序

送何德儒赴京師序

我朝官人自取於學校外有詔舉以致非常之士有科舉以選經術之士有薦舉以拔賢能之士然詔舉科舉無定期惟薦舉則俾天下守令若僚佐人各推其鄉里之賢

者能者以貢于　天子天子飲之食之而顧問之以治要其
應對中節而儀矩合度者無擇於其材之小大悉有以用之
用之朝廷則備六官而贊万幾用之藩閫則統列郡而布庶
政用之風紀則莅羣司而察善否用之郡縣則安百姓而宣
主德凡若此者不以資格拘惟賢之任不以日月限唯能之
使則是上之所以待士者至厚士於本朝越宋唐漢而有唐
虞三代之遇也可不竭其材以副上意使斯民復覩唐虞三
代之治乎夫唐虞三代之士得君行道固矣士之在漢若賈
誼董仲舒不見用於文帝武帝在唐若魏徵幾不免於大宗
而陸贄卒不容於德宗在宋若韓琦富弼杜衍范仲淹不能不
見嫉於仁宗之世則是士生漢唐宋雖隨世以就功名者甚
衆求其若臣一体如元首股肱以共成致治於天下者固亦

鮮矣是以　上既有天下而圖治益切不愛穹爵重祿以待
多士如唐虞三代時誠非漢唐宋所及則士宜何如其效用
也洪武十五年夏吾鄉何德儒以薦舉赴　京師徵言以贈
贈何言哉德儒容止雅潔尤慎於言行明蔡氏書二道政事
政事之善唐虞三代所以為君臣也政事之苟後世所以為
君臣也德儒講之不以熟乎其於覲　天顏承顧問必有以
謹對焉則德儒或居中或補外何莫非　天子之用士士有
唐虞三代之遇者又將於吾德儒見之矣德儒其勗哉遂書
以贈

送盧季應應賢良方正序

皇明定有天下文武元勳皆間世雄才輔德建威而内外攝
然矣惟百執事擢於儒素擇於文吏選於科目收於勝國取
於學校拔於行伍雖量材受職而計治效功則不能無弊於
法者故陟罰臧否實勞　帝心於是乎復舉孝悌力田焉舉
賢良方正焉舉文學焉舉聰明正直焉以廣開賢路欲致英
俊之才以贊襄至治也上虞士選舉擢拔而起者交臂接踵
若盧季應氏則又應賢良方正之薦焉將行徵言以贈因告
之曰季應而嘗學于鄉登于成均以病得歸即湖山間闢一
軒以所治尚書授其徒日講二帝三王之道而治体既明又
其言直而行潔可謂賢良方正也夫賢良在周則自鄉里升
于宰夫宰夫書焉以告于上而爵之在漢唐宋則公卿郡國
諸州勸送之以貢于帝帝親策焉而官之則是上之人有求
于下下之士無干進于上也今　天子圖至治於天下而難
得者才遂稽四代之典而興是科季應是以有此行也然竊

聞之士初入覲必先觀其儀狀察其應對度其材器高下其
中式者待以不次名位則是士患材器之不成不患朝廷之
不用也季應勉之誠使朝廷由是而得一王佐之才斯亦漢
董仲舒也得一將相之才斯亦唐裴度也得一天下之奇才
斯亦宋張方平也夫如是則　朝廷真得士士真得行道而
於至治有所助哉季應勉之雖然　天子注意二帝三王之
治以開太平於萬世彼漢唐宋有不足云矣在季應將獲效
用其亦執所治之經以往哉遂書以為贈

送周仲南序

聖人立教孝凡五等有天子之孝而諸侯不得行有諸侯之
孝而卿大夫不得行有卿大夫之孝而士不得行有士之孝
而庶人不得行然庶人之孝則自天子以下皆得以兼之者

耶盖人子於其親居處則有以極其敬奉養則有以極其樂憂之於其疾病哀之於其死喪嚴之於其祭祀則又無所不用其極此由庶人等而上之天子無貴賤一也是以國家之制孝子有旌其不孝者有刑必欲使人〻務乎孝也而皇陵在鳳陽復即是而建中京于以壯興王之地且致崇奉於帝先也則國家以孝治天下者何其盛哉　皇陵禮生周仲南上虞人初仲南乃父以例赴南京未幾又以例赴中京未幾又以例赴壽春而仲南皆在侍方是時勝國之士寓于此者凍餒疾殁不可勝數而仲南則竭力以左右其父道里之費朝夕之資悉有以給之不知在流離患難中者已而蒙恩放歸田里則仲南已占數鳳陽會洒掃　皇陵不得從父以歸父既至上虞語仲南之母氏曰吾流離患難中非仲幾

與君不相見今仲既籍鳳陽吾與君撫吾季以終餘年矣然仲南以父母不得就養歲時歸省船粟致饋且七八年不幸父殁千里奔喪擗踊哭奠哀毀踰禮與其季力營喪事卜吉於先塋之域時霪雨不止及發引天日開霽人咸以為仲南孝感所致士大夫來會葬者又莫不稱仲南之知禮也既葬事仲南以母氏命將於中京視其妻子其親友王君允誠抵君益謙闔辭徵言以贈其行余謂孝有五等者孔子曾參論之甚詳仲南既知之況嘗贊禮　皇陵又知　國家以孝治天下之意故於其父生則忠養之殁則安厝之一無違禮而其還鳳陽復以時而嚴祀之是固然矣能不早夜以思其母氏乎詩云母曰嗟予子行役尚慎旃哉母氏以之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仲南以之吾用是以為贈焉

送邑大夫王侯朝覲序

上以共治天下者府州縣官於民最親故俾守令及佐貳每歲終則更亘朝覲以所行之事暨山川人物土產具書奏聞天子既覽之乃命所司以綜核治狀視其賦役能平戶口能增學校能興土田能墾獄訟能決姦盜能弭即有以賞之其不能者罰及之則是守令奉其職不敢不慎　天子責其實不得不嚴凡以為安生民計也洪武十五年春義陽王侯子良隱居求志惟易是學有以其才行薦於　天子者授承事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事下車之日僚佐咸缺公事擾劇侯以清心處之無不當理民咸服焉未幾有　旨凡府州縣官既徵夏税或長或貳其來朝覲不待歲終也由是侯具奏書擇日戒行邑之士民追送于西門之外有言于列者曰侯来治

邑無幾何時而吾民戴之如父母侯茲入覲若遂超遷則吾民失所倚賴誠不忍侯之去也又有言者曰　天子念斯民既惠我以賢侯侯見　天子天子必問民所疾苦侯悉以陳則天子必終惠吾民侯當復来又有言者曰前年其官朝去年其官覲或黜或陟頓治績何如今侯上計政無缺失　上將嘉賞焉侯行矣請數日以侯言已羅拜以別且相與屬爾以序爾辭不獲竊惟考績計治試能課最之法在虞周漢唐宗者觀于經史則既彰明較著矣　國家制度一稽于古其考績内外之官於守令深所注意以其於民為尤親也居是職者可不慎歟若侯之慎於其職誠有如士民所言者抑又何云雖然為九仞之山者非一簣所積作五畝之宅者非一木所就成百里之治者非一日所能也然侯視事日淺民已

戴之其詣闕報政將獲上考不亦美乎易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羽儀於　天朝俟之才也詩曰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願俟歸所治士民之心也敢以是為序士而長於詩者咸詠歌以繫焉

送澄湛源上人住持東山國慶禪寺序

澄師湛源家天台不𠜾於世來會稽之上虞受經等慈居既數年復渡浙河入淨慈侍法於同菴同菴器重之俾掌藏鑰而聲譽日起蓋湛源戒行清慎通外內學為詩若文雲布霞舒其叢社之秀出者歟洪武十五年冬吾邑之東山國慶禪寺缺住持自令丞主簿以湛源為山林所美愛同請往補其處將行為徵贈言余謂東山勝地也而湛源高人也以高人而居勝地〻〻以人而益勝人以地而益高將在于茲然東山

自吾宗文靖公之棲隱起而輔晉成中興之業其敭歷中外所寓輒以東山扁焉迨公從孫康樂公復游息詠歌且建以招提於是東山遂名天下至唐沙門安師發師茲山究西來意在南宋時宗覺二師繼以明心見性克續祖燈而國慶遂為東浙名藍故凡住持是山者必道行無媿於三師而德望文雅有契於二公然後為稱所謂地以人勝人以地高者非湛源亦孰稱茲選哉湛源行矣由康樂創寺以來名住持僅三人焉至于近代吾所與游則有復源部白雲悅二尊宿者或由此而登徑山或階此而升靈隱其德誠不在三師下於湛源為鄉先覺湛源接其緒言餘論未嘗不以自勵茲又躡其武以出世焉則烏知不至其所至邪湛源行矣始余少長即游四方若岱宗恒岳太行嵩華莫不臨眺今且老之將至

而東山曾不一陟湛源茲行能挾我以往乎我將相與排石門躋雲梯倚東西岳以瞰重江想烟濤之泛毋追丘壑之躡屐俛仰宇宙風流已遠惟見江流而山峙意不能釋則湛源其語我以色空乎來故預書以為贈

墓誌

故慶元路儒學正豫齋先生王公墓誌銘

余行四方十有餘年始克來歸則運去物改故老凋落幸而存者若豫齋先生王公尤所愛重公亦折節交之方將從公俯仰天地尚友古人抱遺經而談王道以適其所樂孰謂公遽棄予以逝而嗣子錫圭狀公事實哭且拜以請墓銘嗚呼尚忍銘公之墓也夫然予知公為深不敢固辭乃序而銘之公諱介字萬石號豫齋其先大明人有仕宋知高郵軍者曰定定之子為徐溝知鎮者曰覺覺之子曰宗武者知越州餘姚縣以官卒遂塟雙雁山下其子用之曰家焉用之生二子長涓次鴻先辟進士出贅上虞之陳氏入元曰占數上虞無

子以兄之子為後曰呂祖慶元路儒學録配經氏生應龍嘗辟會稽縣儒學教諭弗就無書不讀尤邃於史注南宮靖一十七史斷序述詳明藁藏于家娶羅氏孫氏生二子公其次也公質厚聰敏其所學可見于行嘗自誦曰孰不為學貴乎誠之於身孰不從政貴乎有濟於物然政有得施與否而學則在我敢不勉乎泰定四年郡守論薦公于浙東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署台州路臨海縣儒學教諭需次至元三年始就職五年丁少母憂服除至正元年調諭天台需次七年乃視學事秩滿謁選江浙行中書省陞慶元路儒學正及考適廉訪僉事王公武行部到郡列公學行積勞轉上中書當擢郡文學銓曹以闕少借注建寧路浦城縣高泉巡檢實十六年也公居官雖卑不肯素飡以教以養而且有所為於臨海見

廟學敝甚白縣令出俸褐財葺宮室治齋館創明倫堂飾繪聖賢諸子之像范金以為祭器祀事嚴而弦誦作士椎服之於天台以學田所入廩士之餘積其贏以脩殿宇門廡下皆甓之而士不知集事之為難於慶元聘名儒若天台胡世佐浚儀王庠孫等為學者師講道肄業以程以督具有成績聞又綜校厚齋王尚書玉海板刻刊其誤以流布天下而元帥董公持齋郡守阿般圖莫不禮遇有加值寇發海上朝廷詔中書左丞孛羅撫師勵之已而敗績猶肆威福公率郡士胡公井等言於部使者曰孛羅左丞不能斬獲海寇其軍既為所覆乃更侵害吏民人情震而恐勢張漫不之省而驕恣日甚是豈所以弭寇安民哉不亟擊去之禍且不測部使者以聞請正孛羅之罪擇名將代之未報而孛羅移他鎮至揚州

被旨伏誅輿情快焉嘗攝巡檢于小溪小溪負山壍海海寇非時出沒民方惶惑公至數日或飛語其民有為變者帥府命郡治中般若帖木兒鄞縣尹許廣大率義軍捕之軍壓境上民相驚幾亂公諭之曰毋恐吾為汝明之乃單騎詣軍白曰本良民何敢為變若以飛語而遂捕之民急且變變自有司激之無乃不可請還軍設有虞某當萬死軍還公語父老以其故且撫綏之衆皆泣拜曰微我公則幾被無辜之戮今公活我公真吾父母哉民甚安之惟高泉以道阻于兵不果行而大府檄公攝鄉縣之麋山巡檢練邏卒結民丁保衛閭井公以无事鎮之而益无私販戶不夜閉又攝巡檢黃家堰其地據江海之會風帆浪舶寇鈔不熄公飭隊伍而嚴警備民賴無擾于時天下大亂公太息曰吾不能為國効力乃攝

游儌一隅豈吾志耶即日退歸足不入于城邑者餘十寒暑
惟以經史訓子孫而已以　國朝洪武四年春二月丁丑終
于家年七十有八有詩文若干卷公平生不事生産遇有鉅
費無秋毫顧惜以是數乏於貲然其奉親甘肥必備而名酒
嘉肴以宴樂族姻賓友者无少靳親舊有邀之亦便就飲：
雖劇醉不失儀矩而待人接物辭色可親或以貴富加之則
亦未嘗不折之以氣誼也故其仕宦家居人皆敬憚公焉是
月癸未塟于縣之永豐鄉王祥里曾嶼山之原夫人劉氏宋
侍御史忠公諱漢弼之諸孫有賢行子男一人即錫圭女一
人靜媛嫁同里馬彝孫男三人長蒙方力於學次鼎次復尚
幼也夫以公之賢仕于前代浮沉庠序餘四十年僅受一命
而今之士無擇於山林藪澤悉徵赴京師重爵高位不次超

擢合而較之豈其才智不相遠哉亦各遭其時也然公仕師
儒則能興學以造士攝游儌則能銷變以安民所職惟稱於
德不慚以壽考終而子孫又善繼述其視夫富貴倏起而倏
滅者果孰與耶公其可無憾矣銘曰
公博于學懿于德歷師儒任游儌職武文殊科用叅錯慰安
山氓驅海若我車既懸時改王俯仰堪輿中不怍所積実豊
施寔約將啓厥後受其祿勑銘貞珉告幽宅

餘姚周處士墓誌銘

洪武六年冬十月己巳越餘姚周處士卒明年冬十有二月
丁酉塟于邑雲樓鄉菁江里莫公山先塋之北先事之月其
兄仁祖命處士之子貫來謁余拜且泣請銘其墓子貫處士
之妻之妹之壻而義若兄弟然然自識處士凡十一年再至

其家已有千古之訣悲夫銘其可辭周以國氏本姬姓后稷
之後自秦以来子孫散處天下在汝南者尤顯著而處士之
先自汝南來占今籍已十餘世矣曾祖諱璉宋衢州教授妣
章氏祖諱元孫號有堂隱德不仕妣沈氏考諱止元杭州路
富陽縣教諭妣同邑李氏生二子伯即仁祖仲即處士處士
與其兄皆知書不慕仕進惟及時耕織以厚其生而尤力於
善者也處士諱莊祖字彥敬卒時年五十二配上虞劉氏吳
越王殿中丞諱某之十世孫宋脩職郎監潭州南嶽廟諱子
強之玄孫元處士諱道安之子有懿行生三子長即貫次嵩
次彰皆已受室孫一人葉方就外傅處士為人和易恭儉事
父兄以孝悌稱處族姻行州里以義信著於其配以敬相先
諸子有過溫言化之不加以盛氣在僮隷亦然人或欺而侮

之漫不較其後自媿謝然不泛交人人亦少知之而知與不
知皆稱為善人云處士平居善理生業率子姪役僮隷出入
阡陌戮力樹藝而地無遺利其配率子婦議酒食治麻枲絲
繭以為布帛而機杼無虛日內外蚤夜不倦于勤貲産以裕
而輸常稅出雜賦外秋毫無浮費至其祀先養親會賓友則
咸無違禮苟非其義雖與以百金一无所取然人以急告者
既貸之无難色也夫富貴而能濟諸人為善而能有諸已胡
不百年而壽止於斯非命也耶初處士疾作予偕妻姪用勤
往問之處士雖不善飲酒喜予至強起陪飲飲酬余情話甚
豈處士一不應而意則快余忘其体之憊也益勸余飲切：
弗能止夜三鼓華燈爛然光闔人且處士熟視予忽告予曰
予嘗交四方賢豪乃今視予林野中罔非鄙予者也予有言

願子聽之今年来吾稍疾即志慮耗殆將死乎吾先廬雖不廣然增構之足以庇風雨先疇雖不多歛盎置之足以實囷槖兒子雖不令然既教之足以付家事吾无卻顧之憂矣吾可以死死必薄葬子倘来會乎余曰嘻子奚死之遽是微疾瘳之則已焉可矣後數月訃来果死又往吊焉且哭之曰嗚呼孰謂處士疇昔之言而遂與余永別邪處士盖知命者也夫生而力善死而知命又克廣先業以貽後人若處士者不已賢乎自先王之政熄而田不井授民无常産力本者少焉子儉孫有隳其數世之成業而使祖考為不食之鬼嗣續為溝中之瘠者有矣又或恣行非義務富貴不饜而身死鈇鉞妻子為臧獲沒入其祖父之田宅者何可勝數彼其初未必不鄙處士之所為以今觀之果孰賢乎處士為弗可鄙也已故誌而銘之辞曰

嗚呼子能非鮮也彼成業是隳子力本叶也不義以行之子為善也知彼則必禍叶殿嫻子獲戮也有以啓後人之叶嫻不失其踐也維命既自知何傷乎短叶嫐也不朽實在茲其埋銘吾琢也

故葉夫人墓誌銘

余游河東至太谷縣丞鮑原善述其母夫人之行泣而言曰惟吾母之沒于今十年而墓碣未刻意若有待予業文者敢請余謝不敏則又泣而言曰原善今幸得禄而母不待養恭揚懿德我職宜然然使徽音必傳于後則非文不可子毋辞也乃序而銘之夫人諱瓊姓葉氏處之青田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世傑皆治儒術不樂仕進夫人於父為季女尤慎於擇壻得令處士麗水鮑某而歸之鮑氏世積善至處士能以先緒是継宗鄉称焉夫人以儒家子作婦于積善之門内政既脩宜獲多福乃不得下壽非其命歟夫人自幼聰敏柔静治絲枲外授之書輒能成誦通孝經論語見愛於父母既行益肅於礼主饋承祀不爽彝矩見喜於尊章居妯娌以和視親戚以恩教諸子以義待婢僕以恕見敬於其夫嗚呼可謂有女德婦道母儀者矣洪武二年夏六月某日以疾卒年五十有九明年冬十有一月某日葬縣城南中山之原子三人伯曰某仲曰某咸知書以孝友聞季即原善由國子生授令官佐治有能聲孫男曰某等在夫人卒後生銘曰

維括葉氏世儒紳耿蘊未發生夫人夫人敏靜悅聖文匪誦之口脩之身既笄而歸積善門上協尊章下族姻相夫敎子恭以勤子養弗逮堪酸辛中山之原幽宅新我書懿範鐫貞珉與古淵哲輝千春

桂林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恭字履謙姓俞氏越之上虞人號桂林學者稱之為桂林先生世業儒大父諱德雲妣陳氏父諱福妣陳氏張氏先生張出也幼孤家故貧母再適于陳稍長感發歔欷刻意為學治春秋從鄉先生徐原璧游未幾就諸暨楊潤先生習舉子業時栝蒼劉公基寓郡中復師事公公既以其學授之每醉則謂先生曰吾春秋經義中虎也凡得吾一斑者足以决大科況若所得之多其將炳耀於時乎先生未敢以為足益自飭厲援經考諸傳與同不得指歸不止發於文博辯而數暢迴出流輩元至正中嘗戰藝江浙鄉闈不利時方多故

即還湖山間開門授徒惟講說尊王黜伯之道足跡不入城邑者餘十年而天下改物矣　皇明洪武三年　詔求賢材邑大夫以先生應詔試天官中其科授承事郎兵部主事已而有旨凡朝士不願祿仕者聽先生遂辭歸日以詩酒適林野之樂一不關世事人莫窺其際也先生性孝友而尤尚氣誼母既再適率其婦時節候視唯敬弟敬既學於佛挽使歸儒推己貲產分與之為娶婦生子以同紹先緒樂安任素民卒既葬先生歸自會稽亟持牲酒詣墓下誄之曰嗚呼篤行君子亡矣吾誰與友哭泣甚悲姻戚嘗周急先生者報之恐後〻於先生有貸焉不計多寡悉以應之或為所負漫不較故其錢粟未嘗有餘於囊橐者年五十三以疾卒實十三年夏六月壬戌也至秋七月乙巳夫人宣氏以哀慟成疾亦卒上距所生己卯年凡四十有二載夫人諱慎正士大夫家子有淑德克相先生者也子男一曰鼒甫七歲女二長妙齋適同邑士黃儀次妙貞尚幼以是年冬十有一月乙巳合葬于何山之原有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先事之月其門人陳望陳信吳象趙敏闔辭以告余曰始先生臥病時預以墓銘屬子今石已能敢請嗚呼予忍不銘吾友也邪俯仰天地而親交凋落不自知夫涕淚之橫流也乃拉淚而序以銘之辭曰

春秋大義炳日星聖祖教息群傳興褒貶凡例相紛更各鼓臆說斯聲肯於維先生得師承扶排障塞通且明有欲用之執此行外正萬民中朝廷暫仕即已豈其情難進易退斯遯亨胡不壽考儀後生奄忽御氣游八紘何山原高溪水清屮木蔚茂玄室寧後千百禩流厥聲謚式文行徵吾銘

黃菊東先生墓誌銘

宋季朱子理學既行于天下而明士猶守楊文元沈正獻二公之說及文潔先生慈溪黃公稽經考史一折衷於朱子著書滿家於是士方翕然向風盡變其所學始知朱子有以繼周程而接孔孟實文潔有以倡之文潔歿其季顏菴先生彥實嘗宗之亡元之興以家學教授明越間與韓莊節先生明善袁文清公伯長相友善士而受業其門者或明經脩行或摛文決科皆卓然有立若餘姚菊東先生其一也先生諱珏字玉合菊東其號姓黃氏世居剡高祖諱某仕宋官至某州別駕徙餘姚之四明鄉而家焉祖諱雷字震卿妣翟氏父諱士儀字正甫妣舒氏先生天資廉靜朴厚八歲始能言〻已中節於時喪母哀毀如成人出就外傳雖大寒大暑雞鳴必起盥頮而誦習至夕則秉燭對卷不知怠雪之打牕而飛蚊之唾膚也十二三祖令說所讀春秋謬於經旨祖慨然曰吾欲介紹儒術乃若斯耶遂身親教之至十五六從顏菴受蔡氏尚書以求二帝三王之心研極根柢既有所得而郡邑巨室爭致先生于師席游客授者餘四十年中間屢試江浙鄉闈不一售則又歎曰明經豈專為決科哉況得失命也遂亡絕仕進意然未嘗一日舍書不觀尤喜讀邵子皇極經世書指趣精妙貫徹天人有以自樂嘗曰天人之理微邵子能推帝王之道大蔡氏能解然非朱子言定而發明之恐亦何能窺見彷彿耶其為學蓋至老而益勤先生有同母兄璧庶母弟瑨瑪玢庶母讒先生先生失愛於父而孝友益篤卒無間言父令諸子析爨先生於家貲悉聽諸弟所欲無幾微靳色

及父歿囑先生以後事先生治父喪所費皆己出不取于弟人或難之先生曰從先人志耳尋常中語及母夫人輙潸泣不能食歲時祭祀必極誠敬每自誦曰父子兄弟天屬也其可以死生而貳其心乎有富人兄弟以嫡庶分貲産不均爭欲據他事訟兄醜致其罪先生沮之再四弗聽則怒之曰若則訟陷兄死地何面目入祠堂見祖宗乎况若子孫相讎不共戴天禍可測乎必若所為吾絶交矣因感泣而止其兄聞之驚曰微先生我家幾破為置田宅以奉先生先生曰吾言義也不可以畜利終不受其所行類如此先生平居衣服飲食給於學徒晚益空乏且未疾所纒未嘗咨嗟胸中曠然唯誨人以善日益懃懃壻劉景祚居上虞白馬湖上延先生訓其子既至與太原王萬石陳郡晏肅數為文字飲以逍遥乎海雲山月間一不関餘事凡十閱月而先生之女卒哭之哀遂還海濱寓所　國朝洪武三年冬十有一月五日夜三鼓疾甚召其子熈命之曰吾歸矣汝善自持其身語畢正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一士大夫哭之曰篤學力行君子亡矣熈奉柩以是月甲子祔塟于上虞建隆鄉先塋兆次遵治命也先生娶同邑宋氏宋忠嘉公諱師禹之五世孫諱某之女有懿範先先生九年卒子男一人即熈能力貧事親女一人某即先卒著孫一曰階在先生卒後生有詩文若干卷其道粹理大抵由顏菴以泝慈溪者也又七年熈具行實踵門而泣請於余曰先生親舊唯吾子相知尤深而墓未有銘敢請余惟先生學有師承行為鄉表不及用於世而安貧守道以終其身今其子熈知讀書善治生買田築室以紹先業族姻朋

友咸称其能又能顯揚先德不使無聞則先生為有後而天之報施之者其在斯乎遂銘之曰

於學允殖於行允飭茲為老成式孝且友義皆是守以表宗鄉帝王治体天人與理探索孔明厥蓄靡施自求所志斯遯而享最美于石終古弗泐後人之慶

故縣尹李公墓誌銘

公諱溍字景明姓李氏廣平府磁州之武安人也通知書律辟署佐御史臺補書吏燕南河北道廉訪司入為令史禮部出掾江浙行中書省授官承事郎紹興路上虞縣尹秩滿而天下大乱遂家焉以至正二十五年某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一權厝蘭阜山下公為人和易有守然不受觸激於是非曲直必折於理乃止其為書佐為書吏為令史在臺憲省部圍皆要地而以治文書為事事不得專制然上官往往称其能為掾浙省值饑信寇至竊入錢唐錢唐富民施洪者陰為鄉導寇平省府致施洪於刑橡公籍其家珠玉金帛充牣列庭其子姓以白金六十斤賂公覬少隱其貲貨公正色厲聲曰吾敢官利已以賣法吾不為也遂盡没入之同時掾史咸推其廉為令上虞歲大旱公方患目既憂民飢且又瞠視災傷周爰阡陌間驗荒歉而免輸之民服其平公竟以是失左目之明縣有三湖曰白馬曰上妃曰夏蓋灌田一萬三千畝為豪民攘而田之前尹天台林希元定其經數復為湖林去官而湖復廢公至力復之民獲其利事載中書户部尚書宣城貢公師泰所撰記中軍與朝廷許凡郡邑得結民為兵以防他盜公諭民以鄉井自相保衛之義斂旗臥鼓家守閭閻使

乗問嘯呼覶縷莫窺蘊實不敢動民賴以安公由掾吏至官
縣令未嘗理家事悉治於夫人夫人柔嘉勤儉每俸祿入節
用而縮其贏贊以不匱及公居閒衣食所須是以自給杜門
默坐惟以國祚將衰是憂時三子既仕遠方撫從孫繼宗暨
夫人之姪彥實如己子萬里宦游常在左右教使成人咸授
以室鄉里故人胡文炳嘗主簿湖州之安吉避兵于鄞公迎
致其父子於家遇之甚厚以養女妻其季犿儀犿儀及其兄
升明皆有學行蓋深德公公於族姻朋友篤於恩義如此夫
人劉氏某之女子男三人曰公茂大同路宣寧縣儒學教諭
先卒曰公幹江浙行省宣使從參政董公摶霄總師征淮東
死高郵曰公義順德路錄事司判官女二人長適邑士貝瓚
次適南行御史臺中丞月魯不花自公歿之十四年爲

國朝洪武十年八月某日夫人卒年八十一公義遠戍海南
瓚具喪事所須與繼宗迁公柩以夫人合葬于縣城北三里
葉坻之原實十三年冬十月十八日也瓚字彥中隱君子也
與余善又以余知公也請爲之銘余謂公庶能之實有諸己
平惠之政施諸民與夫篤宗姻朋友之恩義者皆未足以知
公之爲賢也至其結民兵保鄉井以無事靖之然後可以知
公之爲賢也蓋當是時鄰境以鄉兵振聲威者或暴橫不法
或恃勢專殺或力弱而制強殘人民擾城郭於國無益而其
身亦不免焉以公較彼若委靡不振然多故之秋克保民社
竟全志節以歸全焉若公之賢其可不使邑人之子孫亦知
之乎乃序而銘之辭曰
維元用人取刀筆鄉相守令階此出公貴吏理發儒術歷臺

憲部掾江浙年勞及格閒天闕緋衣象笏趨祿秩作宰虞丘
歲三閱於時飢饉躬琬疏應能著績誠可述復湖灌田秔稌
栗治兵無譁民以謐懸車杜門全志節七十一年逝玄室

杜德莊墓誌銘

君諱肅字德莊姓杜氏杜氏遠有代序自莽家南陽行道以
大將軍顯于秦後三世至御史大夫延年家茂陵以佐霍光
定册顯于漢又九世至當陽侯預家京兆以經術功勳顯于
晋又十一世至修文館學士審言以文章顯于唐又十一世
至太師祈國公衍家越之山陰以相業顯于宋又十一世而
至君自君以上四五世入元家上虞之五大夫里未有顯者
君幼孤而貧聰敏絕人未就外傅已知字書於語孟皆能默
誦稍長語于人曰吾之先世有顯人至我而不耀奚以爲子

孫式即委志于學初五大夫里在宋時參政李莊簡公暨公
之壻直顯謨閣潘公德鄜咸居焉德鄜二子友端友恭受業
新安朱子朱子嘗過化其地迨元季四方大夫士多寓于此
若臨海郭兼心天台朱伯言餘姚景德輝三先生者或避兵
或卜居或客授而君皆得從之游以學詩書春秋刻勵艱辛
攻舉子業將戰藝鄉闈天下已板蕩不復有干祿意盤旋里
閈授徒自給以養其母值大明龍興以洪武四年秋抱春秋
就試江浙省中其科五年春與計偕有　旨免會試廷對授
從仕郎知萊州府福山縣賜緋衣銀帶謝　恩奉天門下仍
給舟車往之所治既至召父老諭之曰茲雖小邑然　東海
有魚鹽之利穀麥桑棗之植馬牛驢騾羊豕之畜足以備衣
食汝宜勉子弟於孝悌毋干刑罰又召軍民諭之曰編户若

千隷于軍者半之是民倍於差役民曰迫軍日裕吾何以為活今計軍田復役外餘田與民一体庶其平允然萊或在齊東俗悍愎而辱詐閭君令愛惡相半君行事必當於理一無所撓既三月山東省遣宣使至邑選民間驢騾充輓運凡若干疋乙有騾而善走者在選中已出境宣使以驁對者易而歸之已乙訴于憲司以君為知情實不知也及逮君於獄君曰拷掠鞭笞何罪不服恨不得擊登聞鼓以泄吾冤執法者怒竟以深文中君〻臨刑神色不變仰天歎曰命乎非吾罪而至此吾安吾命矣年三十有三是年冬十一月廿九日也從弟慎函骨南歸六年夏四月一日葬永豐鄉王祥里韓山之原曾祖榮妣吳氏祖韶妣杭氏父蓀母胡氏娶徐氏生二子長曰矩方十二歲次曰熊年二歲所著有疑義雜文詩歌

若干卷選古文曰秦漢文衡若干卷集近時名家詩曰元音若干卷藏于家後十二年矩奉邑士馬斯才所撰行實泣拜請銘余不得辭按行實君之先自將軍大夫以下封公封侯者煒燿史冊而後裔不耀且數世而君嶄然以起刻志砥行僥沾一命即有民社亦榮矣然在官日淺才未究用而以非罪死悲夫蓋亦命也然生能力貧以養母夫人死能安乎命無一毫忍懼之色其素所養為何如哉是則攻文章而取仕進勤纂述而垂名聲尚未足以為君稱也若君者不亦賢乎遂序而銘之銘曰 不顯杜宗大夫侯公炳德耀功未冑幽蜀十一其世乃生俊乂力貧養親緝學綴文於王利賓作邑東海絕命非罪其心不昧卬彼昊天匪擊登聞孰泄予冤悲風慄烈游魂飄忽爰歸於越幽室荒〻不著其傷載美石章

傳

柳節婦唐氏傳

夫女婦賢否其所係豈不重哉故易之彖曰家人利女貞思齊之雅曰刑于寡妻春秋書逆女送婦逆王后譏失礼也蓋失礼於人倫之首則无以為王化之原故必儀法先施於閨門閨門既正則一家咸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故有天下有國有家者欲本諸身以達其道必始於內故古昔有婦教焉茲教既微則牝晨惟家索長舌維厲階歎有狐之無裳感擇兮之風吹王治蕩而民俗壞矣其或秉節執義出乎天性而足以厚民俗裨王治者可無述乎述柳宗遠妻唐氏傳

柳宗遠妻者氏曰唐名字成曰德貞越之上虞人故處士子華之女宋侍御史劉忠公漢弼之諸孫以始祖累出自陶唐

故唐與劉為其氏之通號也德貞生二十三年而歸于柳又二年生子桂而宗遠喪事班白之姑車年八十餘歲以壽終嫠居四十二年年六十有七而執節不變如一日也初德貞為處子閑靜而慧言動不苟於善於女紅父母愛之擇所儷于同邑士族而得宗遠焉宗遠在前元累以明經應鄉舉且侍先君子從官四方貲產日減及屬纊無以治喪德貞盡易奩資既襄其事餘則置田以供饋祀且曰成吾夫之志也或曰爾姑既老子方孩其成立未可期則爾當盛年持單身將安所依乎德貞慨然曰吾不即死以從吾夫者止以老姑弱息在也借如所言吾其舍之而它適乎使吾它適則倍義害仁曾鳥獸之不如不如鳥獸則辱吾身辱吾父兄辱吾夫於地下矣吾忍貳吾心也邪況吾夫以吾先世有為忠臣者門

以用是而孀我我不幸而失所天斯命也可不安於命
吉又聞烈女之徇夫猶忠臣之徇君吾得從一以死即
無恨吾焉知其它哉自是益治然臬節用歲入粒聚絲
積屐家以裕上則於姑卑溫凊滫瀡惟意所適如事其子之
養也下則於子桂鞠育教誨務盡恩義如承其父之訓也既
桂成人為娶邑里陳氏女秉順不二年而桂卒無嗣德貞哭
之哀曰天乎何吾寡今吾獨吾固无所憾於天然吾夫與子
俱早世而无為紹其祀者則吾不能无所憾於天也言訖氣
幾絶若數四秉順輟其泣而抱其姑慰曰吾姑喪子而妾喪
夫其何痛如之然願吾姑之不以死傷生也妾既為子婦生
而奉吾姑死而不祔吾祖姑者天監之天監之自除服迄今
一十有八年年幾五十其守志如其姑其事姑如其姑之事

其姑也至正中天下大亂分據浙東西者界上虞為戰壘德
貞約其婦曰吾與汝以寡婦居干戈中設有急義不可辱一
處死耳婦曰與其受辱以生孰若伏義而死姑之言是也已
而空一邑人避兵山谷德貞攜其婦亦走依其夫之兄之子
樞而寓于蘿岩別墅焉別墅者樞所築以養其親之所也及
德貞至復治一室以居之而敬焉如母故其姑婦雖際流離
患難而卒獲全安者樞之力也然德貞在家居及別墅惟一
老婢以給薪水而肅然深户姑婦共處晝慍不覩于娣姒行
步不越于門屏自將益慎內外族親咸稱之曰此賢姑婦孝
順慈恕而執節之堅雖金石不足以喻之也嗚呼烈哉
國朝洪武二年夏五月鄉老以聞於其內外族親者列狀于
縣曰柳婦唐氏及其子婦陳氏皆以少寡相繼執節宜得准

式旌異其門號曰節婦以為州里勸有司詳覈之以白于府
府檄屯官覆實之以移書于憲府憲府審察之則將上于
而聞于朝廷且加旌異云
邑子謝肅曰書有之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此言虞舜以
匹夫妻帝之二女也帝女為婦而順虞舜為子而孝孝順之
道達于天下斯其治之所以弗可及與惟上虞虞舜支庶之
封邑邑俗淳美所謂孝順焉者固出乎其性然亦聖人遺風
有以感化之耳故曹娥年十四值父溺于江能以死赴不測
之淵援出父屍而漢史紀其孝焉朱娥年十歲遭祖母為讎
家所害能以身當白刃死終不畏卒脫祖母之難而宋史載
其孝焉今唐氏年二十五而寡能徇節義以成夫志養姑鞠
子以孝以慈子既納婦婦陳氏復以少寡又能化之誓不再

適是兩節婦也且節婦或一郡有一人或一邑有一人未有
兩節婦而在一門者亦卓異哉夫史氏之法貴而后妃賤而
匹婦雖一善一藝無不論著然亦名聞于朝者耳不則湮沒
而不稱願豈少也邪肅於唐氏姻戚也故得之詳且懼其湮
沒而不稱曰述為傳以俟秉史筆者擇焉

韓節婦黃氏傳

餘姚韓身之妻黃氏名妙權上虞人處士秀老之女也秀老
之先以儒起家至秀老尤力於善無子惟一女即所謂妙權
者憐之擇壻里中無可當其意知韓氏世士族而身又有俊
才遂以妻之時妙權年十八歸甫半載而身殁未有子以其
夫之兄之子賚為後且自誓曰吾不幸失吾夫不能為夫持
立門戶而有它志我則不可為人於天地間矣自是事舅姑

益盡禮待族姻皆有恩義至御其下雖恕而嚴內外屬人於
是知妙權之能守又能為也至正初有千户曳刺者守桀上
塘知妙權少寡而賢使來請婚者以權勢貴富動之妙權慨
然曰吾受父母之戒以歸于夫夫卽吾天天雖傾矣而吾戴
天之心常在吾豈以權勢貴富而背天耶況千户受朝命以
鎭撫斯民為職尤不宜奪寡婦之志曳刺知不可取乃止居
無何方司徒據浙東遣部將數人駐軍廟山有業某者勢尤
熾灼欲娶妙權妙權閉一閤操刀危坐奮怒曰有越吾户
限而議婚者吾以頸血濺之且得從吾夫於地下吾又何憾
嗚呼天衢矣聞者莫不為之感泣有以其事白部將者部將
曰吾嘗臨陣猶不能死之彼婦人而視死如歸吾寧不自恥
乎遂不敢言婚初妙權在室時性靜而慧雖巧於剪製而不

文壬卷　十七

務華靡父嘗誥列女傳輒識而誦之旣嫁卽宜悉去簪珥佩
服服短布衣日夜紡績以供饋祀家以漸裕姻卽教貲使之
成人貲亦善事之如實生己者天固有以報施之也
贊曰余昔游濟伭間見有某官之妻某氏者旣為命婦子三
人年可四十夫沒悉取貲貨弃其子而再適今黃妙權以盛
年喪夫無一弱息姪能以從子贅為後不絕先祀奉尊章以
成夫志門單户薄貲産弗饒力於紡績卒裕厥家因難能矣
至於強暴請婚或誘以貴富或迫以權勢而妙權秉志守節
之死靡它毅然有烈丈夫之風豈不尤難能哉然自多故以
來達官貴人遺親後君者不為甚少其與某官之妻異異使
之覩妙權志節之堅其必內自媿矣嗚呼丈夫之志節皆若
妙權則倫理烏得而弗明耶妙權之事余聞於其兄子思道

思道謹信人也故為書之以俟秉史筆者采焉

行狀

劉處士行狀

處士諱德明字仍卿姓劉氏其先沛郡人中徙金華有某者
為吳越國王殿中丞左遷象山主簿卒塟上虞其後子孫遂
家之曾伯祖諱漢卿宋侍御史忠公以讜言直節著理宗朝
事載國史曾祖子信入太學補上舍生妣余氏祖達孫未娶
而卒以從兄淮之子為後曰仁立是惟處士之父會宋亡元
興隱居教授號竹屋先生娶江氏生處士處士生六歲而失
其母哀毀如成人外母陳氏莊氏憐而鞠之十歲從父受書
以善記誦稱父或授徒它所亦與俱往為學益勤年十八告
于父曰某聞錢唐東南都會而宋之文獻猶有存者足以廣

文壬卷　十八

吾學也遂拜辭以行旣至又愛其湖山之勝頗廣著致財買
田築室迎其親就養親志甚樂蓋於時已納婦且生子矣行
省憲司以掾屬辟為處士處士皆以親老辭及親旣沒有勸
之仕者處士笑而應之曰吾材不宜仕固有待於吾兒也其
子時可等稍長擇名師教以科舉業每訓之曰吾宗自殿丞
公以儒起家至忠公而大顯其次中賢能之舉者相繼及國
朝混一以來天下文學德行之士咸被登崇然吾宗未有一
人綴名仕版者何其衰也夫衰極必振〻必始於汝曹矣而
不學〻可以善身以善天下天其或者使吾宗之復振乎汝
曹勉之自是不斷貲費為諸子待其師禮意必厚其朋友及
門必趣具酒食盡歡乃已賢士大夫至自四方者命其子必
與之交使得漸摩誘掖以成其材後其子咸以材能仕於時

馬

薛處士行狀

處士諱文珪字廷玉姓薛氏世家河東後徙杭州有昂者宋門下侍郎其弟朝奉大夫杲以昂附會時相蔡京恥之曰自徙越之上虞至處士七世矣曾祖汝諧妣吳氏祖舜卿妣陳氏李氏父澄則李氏出娶貝氏生二子長即處士處士生有美質稍長剛介負氣受業于鄉先生文靖余公元老當元至順末以明詩應江浙行省鄉試不得志時朝廷亦罷科舉處士掃一室取經史百氏書晝日夜讀誦學以益贍及至正中科舉再行處士曰嘻吾將終老矣不復與多士相角藝以取利達於吾兒則有望焉亟遣其子才用受學于今御史中丞劉公基時劉公寓於越與處士生同年每以老兄呼處士云及劉公還括蒼又遣從今禮部尚書錢公用壬以辛丙學盖二公皆名進士邃於春秋而才用承其指授充然有得將出其緒餘以決勝文場遭天下大亂遂自蔽於荒閒寂寞之地意抗慨也處士則勉之曰學在我隱顯以時何必躁進邪處士性孝友於父母能盡子道母嘗患風攣跬步莫移雖溲便亦處士扶持之油油翼翼常在左右母歿哀毀甚不數月復喪厥父塟祭一不違禮且廬于墓側南行臺御史大夫慶童公知處士善事親無間於死生作孝思二大字以嘉之處士常自誦其父遺訓曰非勤無以立事非儉無以持家勤儉二字吾柚簡也復書于屏使後之人有以觀省母弟文瑞及其婦皆早亡撫孤姪如己子其孫女則擇儒家子嫁之奩貲一從其所欲族姻之貧者或假貸不問有無而賙之恐後至其

而祿入遂養處士焉處士為人孝友慈惠以禮自將歲時祭祀躬治牲饌雖老而不懈與夫人相敬如賓視諸子雖有過弗撻第責以言而自无不畏懼族姻之自鄉里來者无擇於親疏慰勞款遇惟謹隣黨有患難曲加保護凡匱之有告者則賙之人有貸焉而後不能償輙焚其券以故寓於杭者餘四十年未嘗有餘財財或不自給亦無秋毫悔也年六十有八以至正庚子夏五月五日卒里巷之人咸哭予曰惜也善人君子亡矣夫人姚氏杭之士族有淑德懿行克相家政子男六人長即時可舉進士不中由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宣使授江浙財賦総管府知事次時和江浙行樞密院掾史時懋時庸並以武功有官先卒時敏江東憲司書吏時正以江浙行省丞相達實帖木爾公命落髮為僧曰元成主西天寺女三人某先卒某適南行臺宣使濟寧辛中某適浙西憲司書吏暨陽陳天與孫男二人曰某曰某孫女三人是年將歸塟其鄉值兩浙久阻于兵未果而遣時迁鼎矣皇明建極掄材致治乃處士之子故為知事者令仕至太常典簿故為掾史者令仕至廣東衛指揮司知事故為書吏者令仕至瓊州澄邁縣知縣雖推恩之令未下未及請封處士處士積善之餘慶其果有在于茲否耶而姚夫人於是年六十有九以卒實洪武二年七月廿九日也初夫人寢疾命時可卜兆于杭之西山某原至是將以六年春二月某日奉處士與夫人之喪合塟焉而時可東走鄉邑泣以語其從妹婿謝肅俾狀處士之行欲請銘以昭示後世肅既知處士之審也不敢辭謹以其世序行巳卒塟始終第而書之惟立言君子幸採擇而銘

非義以取雖一錢不與與朋友交不以勢利相翕合惟義之歸聞人之為善也雖小必稱譽之其為不善也雖未著必析以正言使遷于善故咸畏愛之鄉黨中恂恂然若無能為及事變來乘機出捷無難處者未嘗有憂色喜飲酒或獨酌或會賓客醉則朗詠古詩文以自適於文辭肆筆而成不事綴緝於為詩豪壯激烈無世俗卑弱氣然藁就輒棄之於書善行草當其得意往往有龍虎飛躍之勢邑而歎曰吾弟能此而已乎人爭持之以去而莫窺其際也以 大明洪武元年春正月十五日卒年五十有八娶餘姚史氏有淑德子男二長即才用次致用女二曰某適同邑盧樞曰某適張韶皆士族又明年秋九月二十九日才用奉柩葬于縣城西南駱嶺之原以肅之先君子與處士居同里學同門而才用與肅

又有同志之好請述處士之行將乞銘於今太史公金華宋先生肅不敢辭竊惟處士篤於孝友重於氣誼敏於文學擇明師以教子適經服先訓以承家裕後不亦賢乎宜其才德如是顧獨著美于宗鄉不獲施於世用以振耀声光乃賷志以歿而得年又止於斯惜也謹為次其行實而備書之識有俟於筆削焉

草澤先生行狀

先生諱嚴字坦之姓劉氏其先沛郡人守陵中山後徙金華有諱某仕吳越為殿中丞左遷象山主簿卒葬上虞蘇岙之下其子孫遂為上虞人入宋登進士詞科者纍纍有為至理宗朝諱漢弼者為侍御史謚忠公國史有傳於先生為高祖忠公娶周氏生諱怡以父澤知婺州娶陳氏生子華老不慧以從弟之子為後諱夢先娶陳氏生諱德輝娶王氏生二子長即先生先生生於元延祐丁巳正月二十六日自幼聰敏然家故貧無貲以就傳及長聞忠公遺書即感奮而力於學朝夕磯礪誦習講解於諸經尤邃於書詩闔門訓徒或客授一不擇其才智高下咸使有聞至正初編錄忠公奏議凡若干卷以父命請序於金華黃文獻公溍既為文序之且語先生曰子名法從後也宜力孝勵行以紹先緒先生歸佐朝廷纂脩遼金宋三史故中書參政臨川危公素特以翰林檢閱奉詔訪求天下名臣逸事先生具述忠公任官行事以畀之及危還朝史已成書因錄忠公傳致書報先生曰傳之不悉史官責也先生遂著忠公年譜一卷辭簡而備久之天下大亂先生避地邑之泰平山自號草澤閒民閉一室精註選

詩八卷又編註古詞及五言六卷計一十四卷曰風雅翼行于時入國朝邑大夫晏以其材薦不就洪武十二年秋七月詔求天下博學之士浙江布政使強起之至京師見
上于奉天殿賜酒與食親試以文將授官先生以老辭得給宝鈔若干貫為東歸道里費未行而先生疾作矣初先生以其季弱為弟後及是亦從先生於京師病請侍藥百至弗效手書四言詩云受中以生性命維始昌以保終動順弗理弃更世途若步瀰水跬跡弗循百行愆已執尼手行孰使予止遄哉聖賢道則在是命既衰予沒吾寧矣善體歸全無忝厥履已而擲筆遂卒於會同館實是年冬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年六十又三先生氣清貌恭冠衣肅整進退語默咸有儀矩孝友睦信如恐弗及其為詩有草澤稿三卷藏于家先生娶

沈氏有懿德子男二長謨次即諤後紂父者女二人曰玫適鄉貢進士李繼先曰琬適邑士徐裕孫男二演洙先生要既歸自京師其士友鍾霆謝肅王誠等往哭吊之咸以先生克守清白動必以禮宜易名曰貞恭先生而今大常博士河東薛文舉謂貞恭二字私謚先生者甚當遂用之以十四年秋甲子塟于象田山之原將塟謨踵門泣拜請于余曰先人相知之深無如子子幸述其行以著顯之余雖不文然未嘗輕以為人作行狀必其行有可觀乃為作焉若先生之行無愧乎貞恭則吾何為而不述哉先生生于忠義之門而有以自守出際聖明之世而無所於于謹於行而力於學可謂善人君子矣嗚呼先生已不可作此肅所以三歎隕涕而書其實庶俟夫執銘筆者之有采也

說

黃宗德改字說

予之游于四方也餘十寒暑矣既而歸休乎蘭皋讀先人遺書未始不自歎其荒于學也而外弟黃麟数至自城執經詰難多所起予盖予與之為別也久乃今所學大有進於前者怪而問焉則知其嘗游于王公玉先生矣及王先生之赴名也又嘗游于桂彦良先生矣二先生邃於書詩者也宜吾外弟氣質之日化于溫厚才識之日就于疏通而厥德之脩不難者盖有所受之也予又何以輔其學哉間有告於予曰始麟也冠而字之則兄亦既相禮矣今麟之字某也當為上避敢請易焉予曰易之曰宗德所以附其名麟之義也夫麟也者其身麕也其尾牛也其蹄馬也仁獸也毛蟲之長也長之以仁者德也非其形之謂也不以形而以德此麟之所以異於百獸與然而百獸也聖賢以為號為名為字者何限若大昊氏之曰宓犧也唐虞之臣曰伯虎也仲熊也曰叔豹、也其曰季騧也者非周八士之一乎其曰伯牛也者非孔門之高第弟子乎且聖賢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德也然而字名云爾者豈其自擬於熊虎牛騧哉亦以其能制服乎是獸也不然則雖獸其名號而聖賢其德也此其所以異於衆人與衆人以聖賢而自命其字名者皆是也本其德則非也其不異於獸乎哉雖然麟固百獸之類也而出乎其類者麟固不常有於天下也而亦不待乎制服者唯其有是德也故為百獸之所宗亦猶聖賢以德而為衆人之所宗也然則人歟之所宗者豈是皆以其德與今吾外弟之名麟焉者則固擬諸聖賢也亦必其德有以擬諸聖賢也而後免乎為衆人不則且有愧於麟矣而況於聖賢乎遂書是說以輔其學焉它日質之二先生必不以予言為无謂也

跋

書迂樵傳後

吳郡俞友立氏自敘其平生出處學術之槩題曰迂樵傳間以示余請書一言于後予何言以書之哉然予嘗讀五柳先生傳以謂陶靖節避世士也反若汲汲於身後之名何耶及讀無名公序則見邵康節亦倣五柳而為之豈其意皆有所在歟何其異世而同符也蓋靖節有志當世而遭晉宋之易代恥仕二姓遂不復仕既無事功以白于天下故自述其性情之實而載之文者亦欲使其名之稱于沒世耳若康節則不然康節以天挺之豪當宋治極盛之時又有韓富司馬諸大賢為知己在康節亦可以出而行其所學矣康節乃弗之

仕而唯探月窟躡天根以自得其性情之樂者豈以事功則司馬富韓方立於朝不待於已故耶夫性情難述事功易書陶邵二公它日既無事功以書于史官史官述其性情或失其實則非所以為二公矣此二公所以自為之序傳歟雖然二公者皆豪傑有為之才也靖節欲為而不值可為之時康節值可為之時而不必為故康節之發於咏歌者皆世外無窮之樂而靖節之發於咏歌者皆世內無窮之悲嗚呼吾未嘗不於二公出處之際而有以觀夫世道之隆汙也今迂樵不欲仕斯時似學陶靖節以大易紹其家學而究夫環中之妙又似學邵康節蓋將兼二公而學之者耶當其游戲乎天根月窟則夫世事之可悲者固皆不足以撓其樂矣若能相時而起本之性情而施之事功是又善學陶邵者也夫既善學陶邵矣又何患乎名之不稱于後世也哉在自勉耳遂書于傳後

書唐李鄴侯傳後

右唐李鄴侯傳二卷天台朱君伯賢之所脩也伯賢先君子約齋先生於元政漸弛將亂之際每令誦習鄴侯家傳此其心之所存為何如然當世終不能用先生先生歿餘三十年板蕩極矣而君之袖簡猶存顧以其文漫誕間加筆削繕簡而義該使鄴侯輔唐中興勳業赫赫于目前者其以約齋之故也歟昔張魏公佐宋南渡猶諸葛忠武侯之相乎漢也盡瘁出師規復中原功雖不成而志則甚偉故其子敬夫為脩武侯傳焉今君汲汲焉以鄴侯之家傳是脩則亦聞其風而興起者乎夫魏公行武侯之志者也約齋存鄴侯之心者也

然鄴侯之出也天未厭唐諸將傚忠故其復兩京也易武侯之出也漢運既去羣雄角才故其還舊都也難非其才智不相及之謂也或曰跡魏公之行事固似武侯矣以約齋而視鄴侯曾何勳業之可並稱耶曰噫是殆以隱顯而論夫士者也亦安知約齋非方隱之鄴侯鄴侯非已顯之約齋乎故欲知約齋之心者觀於鄴侯之傳則得矣而二傳之修皆以子而寓乎其父經世之心志焉豈徒然哉豈徒然哉

跋聽松樓記後

右聽松樓記今靈隱住持白雲悅公為東上人譔者其詞意足矣上人復介陳淵如請予題其後曰夫松無聲激於風而有聲聽是聲者以為出于松耶出于風耶必出于松則風之被物無不有聲可聽豈惟松哉必出于風則風之在他樹者

聲不松若惟松遇風則其聲細大抑揚鏗鏘要眇雖簫韶之
音有不能踰此幽人韻士所以愛聽夫松也然松非得風則
無以發其聲風非得松亦無以妙其聲之二者固亦相須而
後足以動人之聽與然善聽者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則
窅然之頃松風兩忘感通之際上下四方何莫非松風也獨
樸乎哉是雖百千萬耳亦聽之而不是獨上人乎哉上人亦
聽之以心而已矣他日質之悅公其以余言為然乎来

題潘節婦傳

余讀琅琊王先生宥所著山陰徐允讓妻潘妙圓傳慨然興
歎曰嗟乎天下雖大亂而綱常之道在人心者未嘗亡若潘
妙圓可觀也已妙圓在父母家善女紅知讀書年二十六歸
于徐甫三月為至正己亥之仲春西師攻越允讓之父安率

其子若婦走匿山谷間安為游兵所執刃血被衣將殺之允
讓直前請以身代游兵舍其父而殺其子又執妙圓〻紿之
以夫既死我必從爾〻容我焚其遺骸一慟與訣從尔則甘
心矣游兵然其言為掘坎積薪而焚之火既舉妙圓以雖刻
辭于磚云云即大哭躍入烈焰中以死嗚呼允讓死於父妙
圓死於夫夫為孝子妻為烈婦既孝且烈而夫婦兼之千載
之下生氣凜然雖死猶不死也其於綱常之道亦至矣哉是
宜有述以國史大書焉

題費仲華遺安卷後

右松䜣王先生所著海昌費仲華遺安齋記余得而讀之作
而歎曰方天下承平狃於富貴者或雩爵重祿不思所以保
之或積貲貨至鉅萬不思所以散之或置產擬封君不思所

以守之及多故以來身膏鈇鉞而妻子為臧獲者皆是也今
仲華生長前朝而老際 國朝太平之盛子孫滿膝下詩書
禮義有以訓之養生送死有以備之其所以遺後人之安者
不亦有似龐公乎故先生之記有曰以一身之安為一家之
安以今日之安為後世之安至哉言乎此雖龐公亦不能有
加於仲華者也然非先生不足以發龐公之貽謀非仲華不
足以佩先生之明訓余故樂道而喜書之

誄

黄蘅東先生誄

維昔四明文學聿興以傳以習以及先生先生之師顏蕃黄
氏其學寳博其文則偉凡經授業則貢禮闈先生以試見黜
所司維茲有命得失奚較維慎厥脩先民是儆稽經考史以

丹以鉛以數學年于五十年先生曰嘻維畜以施子且老矣
莫遂吾志肆吾之子由儒而醫於物有濟庶其在茲矧維息
女不與凡子既嫁既婚吾無憂矣所憂七十曾未抱孫（倫叶）須
外孫則秀式悅我顏（叶魚）遂釆于湖下惟于甥所及我親朋
時節游處焉圖畫書疑義切磨海雲山月載嘯載歌壺觴酬
酢簫笙閒作鳥飛魚泳亦孔之樂胡失厥令女以戚其心飲
醑弗旨操弦弗音朔風吹衣孤甥悲叫慘矣登舟言旋海澨
瞎彼白日亦翳桑榆以吾于世寧可久居維今之別載見莫
必溘焉露晞曾不卅日大哉死生吾斯反袂天理固然先生
何疑（記叶魚）孰不富貴或不令其終孰不利達或轉以窮維遜
而享先生有焉不爽于德其婦以全士而及此亦云賢只嗚
呼先生其聞予誄

祭文

禡旗文

天運有開皇帝建極剪除羣雄無思不服東薄江海西包陝蜀箭徼以南來享中國惟彼幽燕犬牙于北帝命大將有征無釋敘其偏裨羽林之師帝有賜扎屬我指揮曰部曰伍于以飭之肆伐有日爰禡我旗中權既肅列隊無違五方以色赫赫輝輝龍蛇繙繞鳥集翔飛厥猛莫遏貔虎熊羆如霆之擊如颷之馳無攻不破無敵不摧直指析木伊其豕矣撫我遺黎歸報天子凡此武功維神是倚神其效靈速我戰士謹

祭盧宗賢文

維年月日親友某等謹以牲酒致祭于亡友盧處士宗賢之靈曰嗚呼大化之行天清地謐人於其間萬物之一其生以死固理之常死非正命胡能不傷嗟乎宗賢何為而死死於盛年又何殀止豈賦命固然於善徒為亦貲產之饒茲惟禍階役于公倉知出納數孰量斛敢爭莫直其訴遂幽于圄仰不見天天既邈矣人孰爾憐呑聲銜憤發疾以卒累然孤兒泣抱遺骨朝發龍河夕休鉄甕浮湖絕江濤波不動水神山靈以奠不情護爾游魂得返故鄉故鄉信美又華其屋宜殯爾柩朝夕奠哭踰月而葬乃練乃祥乃服之禫厥禮孔明何習俗云衰多所忌諱曾不是思奪孝子志嗟乎宗賢母老子弱煢煢寡妻家政奚託所賴賢昆森列高門老老幼幼斯道能敦必恤爾子俾厥家是紹不失士行無改父道益亢厥宗有此能子爾猶不亡嗟乎宗賢亦則已矣顧惟吾徒匪親則友或以年相若或以志相同或以氣相合或以義相從當其

寧處樂以詩酒患難之來扶持救援詎期一別遂至於斯會哭柩所肝裂腸摧嗟乎宗賢既卜玄室以永其藏其自今日北風蕭蕭銘旌飄飄一觴祖道霑袂長號嗚呼哀哉尚享

階 動 情 明 宗 友 攜 已上等字叶韻

祭浙江潮神文

維洪武十七年歲次甲子春二月己巳朔越三日辛未亞中大夫福建等處提刑按察使陶厚仲朝列大夫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貴復初奉訓大夫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謝肅何履道謹以牲酒祭于浙江之神曰吳越之交浙江中界吐呑海潮或小或大滔天沃日雷湧霆轟馮其氣勢必有神靈烈烈伍王素車白馬倏陰而陽興濤上下菸菸或穆稱吳越王射潮使伏鐵箭若舂二王攸止妖遁兕匿陽侯海若亦率乃職我維司憲偕彼同寅奉天子命將按八閩羣黎是綏百司是糾頑廉懦立風俗再造鎮靖一方實在此行道出浙江駕以舟艘性神祐我濤波不驚蛟龍竄匿滅跡潛形太虛空澗山川清美長風送颿一日千里峩峩閩關不遠伊迩省風問俗使節戾止賴神之休去險即夷一觴是奠神其受之尚享

閩憲祭所歷山川之神文

維洪武十七年歲次甲子二月己巳朔越二十五日癸巳福建等處提刑按察使陶厚仲副使貴復初僉事謝肅何履道謹以牲酒祭于

大江浙江蘭溪建寧延平福州山川溪灘諸神曰

維孟之春天運載新
皇展其治黜陟羣臣肆我僚友欽承符節再振憲綱爰來閩
粵所歷山川自江而浙大溪急灘千縈萬折乃於其間峰巒
巑嶭關塞極天波濤攪雪選舟易馬水陸並行以莫不寧弗
稽王程何以致此由神之靈神靈伊何正直聰明或山川之
秀或人中之英有感即通如響應聲噫而風颳呼而雷霆斡
旋潮汐舒卷雨暘何神之靈與元氣并變化莫測惟格于誠
我亦誠止神毋我怨我荅神休一觴是奠尚享

告先聖文

大哉聖師道與天契著在六經訓于萬世小子狂簡講習有
年執此從政神如臨焉

祭先祖丁嶼墓

金峯起伏下作曲池四應明特孕秀鍾奇惟我祖考卜吉于
茲孫枝衍茂此惟其時肆我小子讀書誦詩叨逢
聖主權在法司擧善擧惡以公不私　天子曰咨閩有過釋之
八閩蕩蕩憲節再持斯皆祖考休祉所遺蒼蒼松柏寤寐實
而尚享

祭先考後山墓

祖父積德子孫蒙福遠登風憲持節南服八閩是綏舜好用
刑　帝憐朴愚宥罪復職時予始生宗祀有承命之曰肅曰
官以名是惟祖父遺祉所鍾勞想塋墓松柏森空

寒食在治所寓祭文

嗚呼吾祖吾父咸令其終遺休委祉實華我躬既學既仕其
志甚勇沉浮黜陟厥守不動甲子之春
皇治載新擢命憲事弭節七閩時逢寒食決獄海濱去家萬
里不違墓祭想像松楸怵焉感傷肴羞潔盛式薦其常尚享

祭朱文公 祠在漳州府登高山署祭畢刻文于祠而尊之

洙泗浩浩伊洛湯湯源遠流分或雜濁清天乃生公獨駕艨
艟沿派泝源沛乎莫當述孔紹程既知既行發揮精蘊著在
羣經千聖心學晦而復明百王治法弛而復張大哉斯道如
日之光以訓萬世輝耀丹青功成德立從祀孔庭有欲希聖
公實儀刑肅幼嗜學奔走百城歸求公師若羈倣盈夢寐見
公公告丁寧我昧一貫將老無成茲持憲節歷海之陽山環
水合郡曰清漳公嘗出牧有芾其棠既祀于公道原之堂由
宋迄元圯為榛荒　皇明憲臣季也廣能作堂祀公侑以陳
黃勉齋北山龍象頡頏祠宇雖隘前溪後岡存一於十囿彼

佛宮我謁祠下低佪徬徨黃蕉丹荔肅奠一觴明明赫赫公
神洋洋若或見公五馬雙旌公既戾止公駕復翔我莫公留
公之何方雖不可度于何可忘惟不遠復厥符服膺尚享

祭蔡忠惠公 祠在泉南萬安橋西北既令有司備舊事乃祭焉刻文于祠

海波混茫江濤舂撞瀝為淵澤累覆艨艟公一驅萬石截險
作梁神施鬼運不日以成人始利於涉無沒溺殃自大書歲
月著在石章摩沙傳畫如瞻德光雖瞻德光嗚呼厥功不忘

銘

鍼藥二室銘 并序

金華周玄啓讀書好醫方術學于櫻寧滑先生先生中州
儒而醫也其用藥絕似劉河間而鍼法則本竇大師凡所砭
療莫不奇中名聞翔南是則玄啓固有所受之矣玄啓嘗闢

二室曰藥曰鍼遇人有疾鍼可已者砭之藥可愈者療之亦往往以奇中有聲頭豈辱於師門耶雖然玄啓之於櫻寧親炙者也櫻寧之於竇劉私淑艾者也竇劉之所聞風而起者其扁鵲乎扁鵲身遇長桑君故能以鍼藥名當時而傳後世後世弟讀其書而欲精其術難也然而術不至于扁鵲殆不可止玄啓亦求止於扁鵲哉予既獲交于櫻寧又喜玄啓之術不苟止也遂作二銘使自警焉其藥室銘曰倫物致用惟精惟英俾斯人壽考而康寧厥道其孰明非神非聖曷全乎天地之生咨爾君子燮陰陽於慶萌在萬其行式昭令名其鍼室銘曰有微者物其劑也鈗以出入萬死其惡乎已天下疾蓋辨順逆制虛實然後能中乎陰陽之節若差毫末榮衛斯遏慎尓持操毋昧厥術

施氏平軒銘

天道平則泰階弗傾地道平則海晏而河清王道平則𦊅圄以寧大哉平乎貫三極也三極之道平其則也爰有君子以平名軒曰斯平也者吾心有焉靜則如衡用斯絜矩乾清坤夷爰得我所予豈能疏時予之志叶魚平乎平乎子其勗諸

雜著

勸農文

蓋聞王政之本實在於農民命所係莫先乎穀穀出于農農其可不務乎是以 皇上建極以來累頒 制詔既嘗免租稅又使闢田野社稷之祀雖有司已行而土穀之神則閭里亦祭其所以使民務農而惠養之者德至渥也則凡郡縣長官以勸農為職者宜何如哉當職奉 天子命出宰百

里於農當勸非敢怠也然而環際四境辟山岸海土瘠民貧深可憂憫已曾撫喻尓農使男子必耕稼女子必蠶織上必有以供國賦下必有以給家食而孝弟忠信又必有以敦勉矣今茲仲春土膏脉起頭惟尓農當興東作用是特出于郊率尓父兄告尓子弟凡有徭役吾為尓均之若遭水旱吾為尓禦之吾不差吏胥以擾尓鄉也吾不容奸邪以敗尓俗也但願尓農因天之時盡地之力尺田寸土皆入乎鋤犁西陌東阡盡成乎穀粟菽麥被乎原陸桑麻蔚乎雲天則尓農衣食足而倉廩實矣夫衣食足則知榮辱倉廩實則知禮節榮辱禮節尓各知之則風俗向厚教化既行而和平之氣可洽仁壽之域可躋矣若有博奕飲酒鬪狠爭訟以妨農務者吾則有罰其能自拔於農而攻夫學術使才德成就可備升用者吾且愛敬之如是則尓等不徒為良農抑亦為良士矣尚其勉哉

辭默齋言戒

吾口可食而不可以言吾口可飲而言毋便便言既出矣雖駟莫先吉凶榮辱一由使民生焉吁嗟乎吾胡不慎旃雅訥惟訥底免乎愆盍亦窮玄微之理以會夫渾全之道養剛大之氣以著乎經緯之文文將衣被乎天下而道則卷偹于一身蓋由一身以達之天下曾何有乎道與文之分雖吾未之逮而吾志之所存則當甚堅者也因為言戒并綴于篇

草堂䟽 有序

吾鄉清所先生俞時中氏懷抱利器未偶於時縱浪閒情遂忘于世欲煉長生之藥物先須棲息之草堂僉穀闕如結構

難也尚須伏義之親友當道之賢豪或携以錢或寄以貲使得遂一枝之安則眞若萬間之庇矣伏已

江上茅齋瀼西草屋欲爲少陵養拙先須司馬携錢曰見古人之情恥作窮途之哭乃若清所俞先生廟廊之具神仙中人旣文采而風流復抑塞而磊落身世雙蓬鬢稍經哉老之飄零社稷一戎衣快覩君王之神武不願銀章赤管偏娛翠篠紅蕖將棲息於一枝遠鶉雞之世事無多屋宇不礙雲山暫止飛鳥頻來乳燕遂物性之莫齊念人生之幾何時序百年心着苔濁酒林中靜乾坤萬里眼碧水春風野外會咏歌花嶼之書林揮洒金井之硯水飄飄乎管寧之皂帽翛翛乎勾漏之丹砂能事逍遥忘情犖厗卜居爲此便應黃髮老漁樵乘興沓然更有紅顔生羽翰但乏青錢以買野竹果於何地而置老夫惟愛酒山簡能詩水曹在鄰含圃園蔬之當與而抗疏匡衡傳經劉向九故人則祿米之宜供休孫老樹滄波自有釣碁局地幽忘盥櫛阮籍焉知禮法疎客至羅琴書謝安不倦登臨費莫嬾性僻惟待堂成

清江貝先生文集三十卷詩集十卷詩餘一卷

（明）貝瓊撰

明洪武刻本

清江詩集十卷文集三十一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貝瓊撰。瓊字廷琚，一名闕，字廷臣，崇德人。元末領鄉薦，遭亂退居殷山。明初徵修元史，除國子監助教。事蹟附見明史宋訥傳。考程慶玩辟文會選以貝闕貝瓊爲二人。然陶宗儀輟耕錄載妓女貞眞事云，嘉興貝闕有詩。今貞眞曲載此集中，則瓊一名闕審矣。兩浙名賢錄載瓊集二十卷。明萬歷中所刻乃止三卷。此本凡詩集十卷，文集分海昌集一卷，雲間集七卷，兩峯集三卷，金陵集十卷，中都稾九卷，歸田稾一卷。僅有鈔本流傳。康熙丁亥，桐鄉金檀購得之，始爲刊版。瓊學詩於楊維楨，然其論文，稱立言不在嶄絕刻峭，而平衍爲可觀。不在荒唐險怪，而豐腴爲可樂。蓋雖出於維楨之門，而學其所長，不學其所短，宗旨頗不相襲。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其詩爽豁類汪廣洋，穠麗似劉基，圓秀勝林鴻，清空近袁凱，風華亞高啟，明淨過張羽，縱橫愈孫蕡，足以領袖一時。鄉曲之言，未免過實。然其詩溫厚之中，自然高秀，雖不能兼有諸人之勝，而馳驟於諸人之間，實固無所多讓。其文亦沖融和雅，有一唱三歎之音。史稱宋濂爲司業，建議立四學，並祀舜禹湯文爲先聖。瓊作釋奠解駁之，識者多是瓊議。則其考證古禮，尤有依據，不但詞采之工矣。

貝助教文集序

吾友貝廷臣先生有子曰翱以文學選爲楚府紀善積其禄入之餘彙梓其父時爲詩若文爲若干卷以余與其父友也不遠四千里致書請余言以弁其首竊先生辱與余交寀久雖不敢自謂知先生而翱之意可尚何可以不敬辭哉嘗在元季文章鉅家如虞揭歐黃相繼物故而宣城貢公泰甫河東張公仲舉臨川危公太樸新安程公以文四三君子者亦各以宏才碩學居朝廷製作之任聯芳而繼響時會稽楊公廉夫以名進士屏居吳淞江之上嘯傲烟月亦以詩文自豪有凌轢古今磅礴宇宙之意殆若不以臺閣爲泰江湖爲戚者一時及門之士類皆英邁不羈而軼規規於繩墨之末先生蓋其傑然者焉先生天資夐出輩流其所居邑爲潮以西望取科第領鄉薦者前後相繼邑之人父教其子兄授其弟惟揣屋之文是務先生獨曰此有司之文也爲之不難乃取經史百氏暨大家集博覧強記漸漬儲蓄發而爲文以追古作者其言引物連類奇論層出濡筆伸紙千數百言立就無一篇出轍爲楊公歎伏於是聲譽大起而貝氏之文章遂擅名於一時矣余評其文馳騁奇崛如長風駕濤銀山鐵壁澎湃疊至黿鼉蛟龍百怪出沒而金支翠旂焜耀前後何其才之贍而氣之雄也惜其盛年違時不偶浮沉田里之間山林之下念有所屬亦時吐出胸中之奇

以泄其無聊不平之思及值　維新之
朝起自布衣預修元史預考鄉試旋擢
國子助教改助教
中京章已謂用會
國家方育材興治第所居官以訓迪爲
職業而長篇短章亦不過應四方知己
之請而所以敷張紳藻潤飾鴻業以鳴
國家太平之盛者則亦未見其有數數
然者焉雖然言之不文則其傳也不遠
余見前輩以著作名家焦心勞思於佔
畢之下其言未必不可傳也而卒至於
埋沒無聞者良以爲之後者不能繼夫
前人之志故也先生之文固足傳諸遠
矣然亦幸甚有子故雖不獲收大用之
效於前亦奚憾哉先生諱瓊姪臣其字
也世居嘉興之崇德學者稱之曰清江
先生云杭州府儒學教授天台徐一夔
序

文章追古作

清江貝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海昌集

土偶對　遊山記

吳越兩山亭記　方寸地記

貞素堂記　遊山記

迂隱菴記　味菜窩記

乾坤清氣序

送兩浙轉運司副使分司西路歸武林序

卷之二

雲間集

設漁樵對　霜林說

壺甌說　謙恒二子說

鐵崖先生傳　古泉先生傳

愚庵道人傳　樗隱先生傳

林泉民傳

卷之三

雲間集

馬孝子傳　澹泊齋銘

君子堂銘　用拙齋銘

跋蟬雀圖後　跋胡李誠沂州事後

書擊壤生詩卷後　跋胡李誠南征詩後

書貢谷小像後

卷之四

雲間集

復姓辭　性論

解鬼　辯拙贈常景元

三賢贊并序　罵蚊

拱翠堂記　故訓導胡先生畫像記

筆議軒記　松江府儒學藏書記

卷之五

雲間集

水雲深處記　天香方丈記

剪韭軒記　方壺記

白漚軒記　香影軒記

巖壑深居記　炙背軒記

蘭芳軒記　小蓬臺志

綠陰亭記

卷之六

雲間集

古澗寒泉記　萬峰秋記

虛白室記　樠隱記

觀捕魚記　菊庄志

蘭雪坡志

卷之七

雲間集

鐵崖先生大全集序　鄭本初詩集序

魷羅志略後序　遊仙詩序

灌園集序　用武提要序

瑞蓮詩序　偏旁辯證序

卷之八

雲間集

送石仲明序　送章起潛序

送方德玉序　送王志善序

送王子淵序　贈醫師沈光明序

元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照磨任公墓誌銘

郭處士壙誌

江山尉中王先生　黃公哀辭

卷之九

兩峰集

觀魚說　樂母張氏孝節傳

西郭生傳　鳴鶴軒記

一粟乾坤記　聽雪齋誌

水竹居記　恒齋記

東齋誌

卷之十

兩峰集

春暉堂記　清隱堂記

半閒雲記　西翠樓記

勉靜軒記　來青堂記

醫鏡密語序　玉泉隱居圖序

卷之十一

兩峰集

送王瑞菴序　贈星學梅生序

送嘉興知事雨齋徐公上淮安推官序

送材上人序　送劉性初歸雲間序

高麗宗主尚希古塔銘

卷之十二

金陵集

曉說　大魯生說

蒙筆居士說　石田說

過孝子傳　貞節傳

貴鼓銘　存善堂銘

卷之十三

金陵集

思勤齋銘　跋趙文敏帖

跋王逸老書八仙歌後

跋耕漁圖　書杏林生意圖後

跋馬文璧雲林隱居圖後
釋奠解　猶戒
卷之十四
金陵集
黄山書舍記　玩雲樓記
穀齋記　泮治亭記
竹溪誌　北山書屋記
白賁軒記　竹深記
竹深處記　愛日軒記
卷之十五
金陵集
尚友齋記　金清堂記
運甓齋記　擁翠樓記
存誠齋記　杏林小隱記
養志堂記　深悅齋記
如在堂記　約觽軒記
卷之十六
金陵集
九華精舍記　雲門精舍記
一梧軒記　留耕軒記
藥石窩記　灊峰祠堂記
茶屋記　追遠堂記

待月軒記
卷之十七
金陵集
復初齋記　宇定軒記
醒心軒記　映雪齋記
著存堂記　蒼筍堂記
遠清堂記
卷之十八
金陵集
武昌譙樓記　宗縣令謝公廟記
竹深處記　清泉書樓記
勤有堂記　體素齋記
卷之十九
金陵集
集效方序　冊太上皇帝儀注序
歐陽先生文衡序　横塘農詩序
送衍上人序　送鄭士衡序
送蕭子所序
送國子學正趙伯庸赴永寧尹序
送胡虛白歸海昌序
卷之二十
金陵集

送陳復禮歸四明序
送顏伯載秀才歸四明序
題秋江送別圖送陶九成歸雲間
送周進學赴長洲儒學教諭序
送許清夫赴桂東序
送徐真卿赴羅山縣儒學教諭序
送李敏卿赴桂陽教授序
送閔學臣先生歸洛陽序
送危於幰赴安慶教授序
送鄭千之序　送顏貴和序

卷之二十一

金陵集
送安止菴序　送安上人序
送楊文啓序　送朱昭大赴蓊江丞序
贈醫師王德裕序
送葉孟垿秀才赴雅州序
送黃孟輔序　送閔炳文歸安陽序
送魏文芳序
故滎陽佚耕處士鄭公墓誌銘
故拙齋處士張公墓碣銘

卷之二十二

中都藁

巢雲對　歲六說
神監說　歎說
說玉贈樂君玉　黃國華傳
怡怡堂銘　誠敬謙謹四箴
跋陳白雲家乘後

卷之二十三

中都藁
書理齋卷後　書九歌圖後
跋彩煙楊氏家乘後　跋堅白先生傳後
中星解　卜洛辯
學校論　與楊秉哲書

鑄鐘祝文　禽陳恭

卷之二十四

中都藁
蘆軒記　東軒記
薦福草堂記　杏田記
四清堂記　惜陰軒記
雙井堂記　聽松樓記
晚翠堂記　白雲書舍記

卷之二十五

中都藁
歸耕處記　屺思軒記

來鷗亭記　來德堂記
巢居記　翠屏軒記
風木亭記　居易齋記
瓜田小隱記　慎獨齋記
桃花流水記
卷之二十六
中都藁
遊山詩序　滄州一曲誌
葵軒記　具慶堂記
活水軒記　宜晚堂記
環碧堂記　一樂堂記

志古齋記　植勤堂記
卷之二十七
中都集
東白軒記　復古堂記
學古齋記　崇志齋記
望雲軒記　具慶堂記
旅軒記
卷之二十八
中都藁
唐宋六家文衡序　潛溪先生宋公文集序
和角集記　東吳先生文集序

貝氏族譜序　敘江漁者詩序
瓊臺集序　胡氏復姓序
求我集序
卷之二十九
中都集
隴上白雲詩藁序　送楮德剛序
送吳義享序　送錢子予序
送樓文剛歸會稽序
送國子助教張思廣歸平陽序
卷之三十
中都集

故孫正甫先生墓誌銘
故處州路儒學教授鄭以道先生妻蔣氏碣銘
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誌銘
故韓處士碣銘　故徐處士碣銘
戴克敬妻吳氏墓碣
故貞孝處士周公墓誌銘
黃南岫先生墓誌銘
故處士溧水徒君孝和誄
歸田藁
慎齋記　復古堂記
雲林解　贈龜師朱子中序

同壽堂記　耕學齋記
眞率軒記　溪雲草堂記

淸江貝先生文集目錄終

[seal stamps]

淸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一

海昌集

土偶對

岸海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樸然而鳥巢掩其顚入其戶則毒草茀然而蛇虺蟠乎中有屋焉仆而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閱五百春秋矣嘗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旱必禱海賈淅壽往來者必禱神皆荅之如響百穀既登無螽蝗霜雹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者如歸由是蒭牲秫而宮室之成光怪夜見髣髴金支翠旗自天而降而曰有事於是者麕至及其廢也咸玩而侮之神亦不能禍福於人豈盛衰關於造物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怪焉是夕宿于祠之旁有介而弁者見於夢曰吾既辱子子何毀之過邪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爲邑邑有令大而爲郡郡有守其爲禍福甚於神也罷軟者苟祿貪職者敗法扶守令而土木與內附百姓外柔四夷生殺繫其喜怒黜陟繇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僚之首不啻神之尊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複壁而居目瞽而黑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吾假丹青之飾而託乎太陰使玩者有時而慴彼肖天像地握珠玉被錦繡且假假爲尸居而鬼瑕未始見德於人乎奚不以讒吾者讒彼漢葛金雖積不救然禍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牆之厄吾恐揀焚而及巢巢基圮而坎穴殲其不爲吾祠之毀者幾希余應之曰汝之所斥者似矣而非其實也昭昭者或愚皎皎者或汚安知其才足有爲而時不可爲乎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而無稱於時一壺懷愼耳張華裂領禍至而不圖一曹彈兒邪耳人物不同而同爲

土木已余無以詰覺而識其語則獻諸上憚執政者之不悅也故厄

遊山記

距資廨二十里山之特起而雄秀者曰鷹窠遊者病其遼而未始一往焉季秋九日萬户馬侯仲貞偕柏泉故事以書招予遂率其季仲新及赤城徐大章越唐番仲華全思立循溪而東過蒿家嶺髣髴會稽道中獨無諫壁千仞爭雄天姥耳意荒林破家有古人秘器物文字可録者輒引騎而入又東過谿坎嶺山益奇路益峭乃棄車而徒僕夫前導緣綠而上經無人之境獵者麋紐以識其出入因得支徑行举确石中六七里曰亭午至天禾池池皆石深廣無尋丈春冬不涸歲有禾藪而莖華而實人以為異後舉三百武始至所謂鷹窠者大山嶄然中高旁殺巨海匯其陽泰桂亘其陰依石凭搏拔皆合抱山産茶數武有老

有沙門廬其巔因阻而為藩地而為沼環以蒼筤之竹益其幽絕處猶宜雪霽時而海濱之勝畢效於是矣是日也天高氣清遠見百里之外沃洲諸山如青芙蓉萬朶飛舞而前遂列坐石上引觴渺酌一談一笑不啻杜少陵之在藍田崔氏莊余恨力不足以得之為之剪荊棘伐蒿翳抗風亭於竹外激月榭於泉上以為高人韻士之賞天豈有所待乎酌已復迂道東出前谿復呼從者趣師善胡琴亟作數曲而林霏野色蒼蓊莫辨山趾聞風水鳴瑲谷中鏘然作環玦聲客或俯而飲或跳于下求其泒實出鷹窠而捷於亂石大木故其利不能遠及時大章以渠山勝處良友分韻賦詩不成者舉以大白遂皆至於醉噫使予忘幽憂而輕去故土者非茲山也耶歸志其游之始至正二十年也

吳越兩山亭記

蕭山嘗剥於兵吏于土者率無堅守意官舍民廬墳而弗治尹侯本中始至德刑並施安輯流亡歲登時和疆場既固乃築亭于北幹山巔以為遊燕宣滯之所題曰吳越兩山亭蓋自天目而來其支別為岸江之山凡屬於吳者飛舞擱搖之外自秦望而來其支別為岸海之山凡屬於越者環繞牖户之間攢峰疊嶂重岡複嶺或起而伏或斷而續大者如宗卑者如介麓者如犇隆者如矗缺者如鑿敧者如削旋者如領拱者如揖出奇獻秀不可具狀雲消雨止天宇廓清乃合僚屬領賓客凭高四顧延青攬翠盡終日焉一時善詩者咸賦詠之且馳介三百里請余為之記余惟五嶽之外赤城鴈蕩庐崖羅浮見於圖志者非一而有好山之癖如謝公者屐齒不一經焉蓋限於勢而莫能周也頓斂不出跬步而坐挹兩山之雄秀徵奇娥之神貢而從之一方恩可得哉吳越之境中介濤江亂流往來不終日可達

非若齊楚之處南北風馬牛不相及也而蕭山為濱江之邑斯亭又擅其要兩山之勝畢效於前則凡限於勢而莫能周者得以兼有之矣攷之紀載越之始封北至禦兒則錢唐亦越也吳敗越而取之後吳為越侖越為楚侖皆不能有其地興想夫大禹之勳大伯之讓高風偉績炳然在宇宙而不滅者如彼後之人斷覆而不祀者又如此不亦悲夫歷千餘載有元混一四海即錢唐置行省而浙東隸焉孰知其為吳為越也然今侯以鳴琴之暇登斯亭也豈將覽兩山以寓懷古之思而已耶其亦睹山之不遷也思固其守觀山之峻而極于天也思崇其業觀其出雲而雨六合也思普其澤於民則庶幾乎故書以復之俾刻諸石不譽於侯且以警其繼侯而來者云時至正二十二年秋八月初三日記

方寸地記

兩浙轉運使司照磨章君伯奐即錢唐所居西偏闢室為游息
所題之曰方寸地求文以記之予惟方寸地者心也固不容
予說而亦不勝其說焉漢高密侯鄧禹將百萬兵未始妄戮一
人此方寸也而秦白起破趙坑降卒四十萬宋王晉公祐以百
口保符彥卿此方寸也而唐李林甫作相好以甘言啗人而陰
中之歐陽崇國公為推官時往往為囚求生此方寸也而王建
為使則欲置人於法彼小人一念之慘刻與君子相反若水火
然豈非豺狼而冠弁也與予方病是而代之為鄧禹王祐者恒
鮮為白起李林甫王建者恒多嗚呼其方寸已荒矣百畝之田
陳其種厥父菑於前子播於後器利而力齊故其地恒美而歲
獲其入或者嘉穀之生不勝稂莠之害而蝨之亦不勝蟊賊之
害是棄之也今夫利欲吾稂莠也聲色吾蟊賊也其為拙者夜
旦相尋於無窮而吾治之者益忘益怠是徒知百畝之不治為

憂不憂方寸之地日昏而莫之治昧於內外之辨抑何悲邪其
流為小人而不為君子無足怪者大帝王之治聖賢之學豈外
乎心哉斂而小之則四海一方寸也拓而廣之則方寸一四海
也何有町畦之限乎脩潔以耕之陳誼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
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始終無餘事矣方寸既治所以立事建
功成自茲始至其慶流子孫如鄧禹王祐者有不足言焉伯奐
以右族之貴讀書其山之麓十餘年有司薦之春官未上以
運餉功授今職大府之事多所贊決造其所居可以知其所存
矣他日登于天朝益將推其方寸而及於邦家者寔有以望之
秋八月初吉記

貞素堂記

永康葛吉甫之妻節同里徐氏女也幼從兄祉授女誡內則即
通大義及長而歸于葛事姑母尤謹而妯娌間藹然有雍睦之
風內外稱之吉甫疾卒時年二十有七撫孤養舅姑弗再適於是
經紀其家事俾二子從名師讀書歲時伏臘祭祀無違禮既老
乃築室大溪之上山顏之曰貞素其子秉仁述其事介西公東
白求予文以記之予受而讀之為之歎曰婦德之著於禮也尚
矣或攷古今不失其大節如衛共姜者抑何尠邪節夫四十
餘年所守益固使見死者於九京心不愧而色不衄其視共姜
殆將而左右之宜表之貞素也嗚呼天下之物貞者莫尚於石素
莫尚於雪克全其婦德者似之然石而可鑠則非貞也雪而可
涅則非素也節之行不斷於前心益白於後其貞素固有過於
石與雪者乎昔予在
京師預編元史采婦人女子之卓行較然可傳於後世若西江
之徐緱寶氏有餘人往往亂離之際蹈水火觸白刃論者謂
其有烈丈夫氣非獲盡天年於牖下者可及余謂其含生於

含垢者為難而終始一節與二嫂齊明者亦未易至也是得以
比於處之常變而有異同之議然惜乎節之貞素如此而不得
列於編大編是蓋有司缺上其實而亦豈求人之知而為之哉
惟其不求人知而為之故其貞素愈久而愈明非徒勉之於暫
而已代之為人婦不幸如節者其亦有所興起夫是為記

遊山記

樂兒地四平無山其東北六十里有小山曰殳山山由殳道人
得名殳山之東曰史山庚戌春清明陳君仲謀約予遊殳山適
予被
召赴
京師而仲謀亦以雨止今年春三月丁酉天氣澄霽予與仲謀
幸無一事撓乃相謂曰不可以不償所願促治酒肉飲食已飭
陳熊陳魯兩生洎予子翱由大溪北折而東度陌越阡至殳山

之趾居人四五家皆棘與荊扉紙大相應彷彿桃源中而里之
巨族卜氏有家在山半家後得支徑而上高下維松萬株環合
無路俛首松下傴僂行而雲氣相盪不啻魚水鳶中山回路
盡有石斬然壁立者即安道人尸解處其顛有小石突出土中
類迸筍者有盤巨類木走根者方飲酒大醉皆熟欲睡皆踞
石而坐松風謖謖吹人衣耳目為醒欲過山北陸生來青堂而
生以事出其子聞之為者茶來獻乃喫二甌以沃燥吻已而復
東其達斬萬有公主墓云宋孝宗女葬于此又行至東山則所
謂史山者山視安山稍卑上建神官祠入至而禱者前後相屬
余亦倦而休焉兩山之中求其奇峰之環拱瀑布之噴薄如赤
城天姥無有也然予意在於一適耳意之所適亦何異夫赤城
天姥哉因觀祠旁古井井深二仞而泉澄可鑑疑學仙者光樂
於此或云山僧鑿石以濟三伏之暍者人獲汲以飲焉山之勝

盡於是矣日暮下山路益陡或有雛子石磊磊至不容足而
山陽王氏曰竹千挺聳天以非好事者不得造其所近山又有
三湖青嫩蒼與天一色錦帆往來可愛從者艤舟以待朝與
二生皆登舟仲謀從余徒行歸翼日戊戌放舟自馬橋南行六
七里捨舟而塗至紫薇山之陰山絶無草木左右惟石磊磊橫錯
布類馬者類虎豹蹲者類群羊之或從或臥若細路出石間
如紫蛇蹴蜿蜒而上山頗亦有神官古祠祠之下為廣福寺寺
建於唐時而飛樓湧閣高下向背皆依山勢而成寺僧言公古
道延坐半間雲所同坐者曰蘭谷曰天然惜余所知梓南山者
不幸而夭焉之愴然其東偏小樓曰賦遠樓與古道登樓望
而弱水三萬里之宛在其下蓬萊雲氣隱隱接於欄楯也又
西過商笑巖居中闢燕坐之室納湖光延野色即所謂天開圖
畫者信非夸言也時笑巖沒已久弟子道印具茗飲共讀章孝

標詩曰亭午逗野了半間雲所臨荷而食肉甜美不能過也與
仲謀各賦詩一解兒子翔復成五言長篇以紀其事既罷下至
半山有寺曰慧力蓋晉尚書張延光故第也視廣福尤極壯麗
旁像尚書父子而祠之兵燹之餘什亡不復支撐者不復易而
陶者舍其中博士為尾器於諸律僧守其道不去日於西廡
小殿禮古梅檀佛梵唄之聲徹於網香子嘉其信之篤而持之
固且歎吾儒之不能及也其東廡額曰之堂曰勝功德海宋張
即之所書四字在焉古道冀余題於楣間畫龍一躍首躍洪濤中
一既升而反顧恍惚有風雨隨之鱗甲飛動乃英茂章元銳甲
戌夏所作距今二十餘年矣其絲兩胡僧亦入妙品歎賞久之
寺南有勝果寺者不暇進且轉而進東山道遇才公大用泊桑
子才沈復東二生因與之俱東山與紫薇夾水對峙相去可三
四許石磴備峻余且賈勇先登古道則不及而後矣山之寺曰

崇福寺寺頗亦久徒見浩劫其荒煙野草間而僧食其墨頭況
讀書臺錢塘洗劫池走馬埒與無存者惟僊人葛洪井歷歲不
改其泉甚清汲者往往得丹砂或投石井中輒有聲如雷又有
慈烏泉者在山之東冬夏不竭余以道迂不及觀獨至但眂喝
石函函深黑可坐三四人人言舊多合抱大木三伏時如清秋
函前土皆五色兒童拾之以為玩今大木盡伐棟宇亦撤矣下
有農圃數十家望參差鱗比叢篠灌木交蔭其旁豈亦辟世之
人與四登絕頂東望岸海連山起伏者秦駐山也其北如獅子
騰躍者橫山也其繼東嶽行宮至是而遊者漸稀矣噫有其具
而無其時不樂也有其時而無其地亦不樂也今有其具有其
時又有其地此余所以遊覽之樂也抑天也非人之所能必
也不可以不記

迂隱菴記

孔氏之後有徽處東甌者其五十五世孫正夫以明經登元戊子進士第授將仕郎建德錄事三遷至永嘉尹性剛而寡取人咸以迂目之正夫聞而喜曰是非吾之實邪乃築室昆山之麓題之曰迂隱遂老而不復仕矣

大明洪武五年秋會于錢唐後以紙墨相周旋者累日因示所著迂隱生傳且屬予為之記辭不獲則起而復之曰迂者以其不知變而恒與時忤蓋非一人矣當七國時言縱橫者有蘇秦張儀言兵者有孫子皆中其君之所好而孟子皇皇齊梁之間獨以仁義勸之故為迂而不用大抵徇時為通徇道為迂通以同而進迂以異而黜此古今之所同也正夫必達於是矣嗚呼世皆尚圓而獨守吾方世皆尚巧而獨守吾拙世皆尚捷而獨守吾訥世皆尚銳而獨守吾鈍左次十年不得與通而售仕者相後先謂之迂非過也然方可刻而圓拙可攻而巧訥可飾而

辯鈍可削而銳則迂而通矣奚擇而弗為踽踽焉抑氣而志如以不知因有時而抛巧有時而失拙或屈而銳或缺方也拙也訥也鈍也處之而無欲就非以迂而全乎士固病於通而不得病於迂耳是故進退不失吾之迂隱能突梯滑稽以媚俗哉日放浪佳山水間鹿豕之與遊猿鶴之與儔是非兩忘寵辱一致其視天下之士豈不獨高也哉予亦迂之徒也盍將從之高蹈遠引觀乎赤城雁蕩訪真隱於物外相與歌迂隱之歌以適吾之天邪姑書以志其心

味菜齋記

天下之味貴乎適口而止菜之美者孰若韭晚菘求其味之鮮不若魚之鮮求其味之旨不若肉之太牢吾舍此而取彼豈以味菜之味愈於鮮之鮮太牢之旨邪鮮也吾懼其或戟吾咽太牢也吾懼其或毒吾腹則鮮且旨者誠非菜之比已吾嗜吾菜蓋得於無味之味此天下之至味也何必鮮且旨者為之金刀玉盤而後適口哉彼嗜鮮旨而不知味菜之美者眾也味菜之美抑非知味之深而然乎曲阜孔士明氏讀書臨安山中朝夕飯一盂菜一盤名其室曰味菜而求余為之記遂書之

乾坤清氣序

詩盛於唐尚矣盛唐之詩稱李太白杜少陵而止乾坤清氣常渟於人二子得所渟而形之詩瀟湘洞庭不足喻其廣龍門劍閣不足喻其峻西施南威不足喻其態千兵萬馬不足喻其氣若夜郎鬼子諸葛天發其藻神泄其秘二子亦豈知其詩之至於如此哉予嘗讀二集而玩之其凡則約乎情而反之正表裏國風而肖乎雅頌代之作者咸嗜其味矣不過醯一於酢醯一於鹹而忘其醇且和者長慶以降已不復論宋詩推蘇黃去李杜為近逮宋季而無詩矣非無詩也於二子之詩嗜而不知其

味故曰無詩豈乾坤清氣至是益漸而得之者益寡歟有元混一天下一時鴻生碩士若劉揚虞范出而鳴國家之盛而五峯鐵崖二公繼作瑰詭奇絕視有唐為無愧或曰劉揚而下善詩矣豈皆李杜乎則應之曰韶漢息而鼓吹作衮冕棄而南冠出固有非李杜而李杜者也蔣華采而輯之曰皇元風雅亦既行之於世識者病其駁而未純錢唐金弘氏精選當代作者凡三十餘人題其集曰乾坤清氣一日挾其集見予黃岡之鳳皇山下求序以冠篇端輒書其略如右後生新進法諸古參諸今或有得焉則麗而不淫也奇而不僻也易而不俚也始可與言詩之味已是說也嘗與能詩者道之

送兩浙轉運司副使分司西路歸武林序

至正二十有一年上以兩浙轉運司官非其人綱紀大壞擇中外臣有能者任之乃以南臺御史鐵木兒不華為都運新昌州

違晉花赤信合世禮副之阸至都運遂詣丞相曰煮海之場凡三十有四軍興以來其隸轉運司者仁和許村西路而已復經寇掠人多流亡西路歲額鹽八千引有奇十九年裁四千一百十二引明年益至五千一十三引又明年益至七千八百一十引盐二場為下副使外饑內寬宜往督之丞相曰法弛久矣上無以給經國之費下無以為業民之資往哉乃孟春正月公乘小舟至浹旬之間點吏之罔上為姦者僕丁之庇於强家者召父老立庭中申以三則奸者有罰禁其私販於是咸喻其意小大競勸莫敢違教自六月至於秋八月功畢而不笞一人特前仁和縣六百引補舊額一百九十引烏乎天下之利莫重於鹽而病亦甚矣上之人徒知其為利而不知病民往往肆虎狼之毒嚴刑峻法以驅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今公不臨以赫赫之威而有煦煦之仁群之冬日民愛之矣視唐之劉晏吾何左

右焉初公之來也以蒼頭自隨入視治所古槐秋蓋日色葯射四無周垣不以為陋逆命葺而居之坐無重席食與蒭䓞治如也視彼苟祿而為一身計擇高敞之第醉醲飽鮮而於所當務者一不經意寧無愧乎今都運尋拜治書之命公亦不久於此矣於其還也因舉其略而書之復作詩繫其後以昔民之思至正二十有二年冬十一月望日樵李貝瓊序詩曰

東海水不枯煮鹽何日已丈夫行負薪婦女面如鬼所悲力已窮徵歛豈無恥飲食皆桑肉富國那尚此朝廷擢老成撫我猶赤子昔逢使者憂今識使者喜嗚呼凋瘵餘坐使謳歌起天門有詔促振翼搏萬里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一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

雲間集

設漁樵對

客有出雲間涉大江北之京師遇業漁者偕老樵休于道意若有得者因詰之曰漁樵末事也方今明天子側席求士如不及盍舍爾魚與樵以圖富貴乎對曰客之誚已則善矣非吾所處也今公卿大夫以至齊民貴賤雖不倫其道一也彼漁于民吾漁于河彼樵于國吾樵于山吾何異彼哉且彼大宮室盛輿馬婦女不蠶而錦繡子弟不田而粱肉非民之鈞餌國之斧斤乎民日削國日壞彼猶未已也小覆家大赤族來者猶弗懲後報為之嗚呼國卒不免於樵民卒不免於漁今吾薪給於爨未始赭山而樵也魚給於食未始絶河而漁也視彼不庶已乎一飽之餘息乎樹忘吾柯矣濯乎流忘吾筌矣無覆家赤族之憂所

獲多矣吾何易彼哉客憮而謝曰僕之昧于道也請從若游曰又有大者焉渤澥之東其深無極曰有珠焉在大鯨之腹吾漁而有之可以光六合鄧林之西其廣萬里曰有材焉臨虎豹之穴吾伐而取之可以棟九廟此吾漁樵之所獲也大矣豈苟富貴而蹈禍者同轍哉客謝之曰大哉夫子之志乎願終身執御焉遂録其對

霜林記

華亭丞會昌俞君仲猷以霜林自號聞見予于清江一曲求其說辭不獲則為之言曰鄧林之木其高暴天其大蔽日翔鸞翳而伏虎豹蓋不知其幾霜也天下之人徒觀雷風之所鼓動雨露之所沾洽朽者析焉耕者條焉而一氣酷烈施於旣盛之餘莫不摧敗彫落若卷甲敗卒色灰而肉割回視春夏之交蒼倩芬鬱百嘫合者已蕩然無餘而天地生生之機亦幾乎熄矣

皦曉者非霜無以堅華者非霜無以實其至於參天蔽日者皆成於霜也惟士亦然蓋凡盛時志驕氣鋭好前而無忌視天下舉其吾若也及挫衄於世故進不得遂而退失所據窮之觸路然後知無窮之變以求已之不足智日明而業日崇是抑必阨而後成士必困而後立知此仲㦷蚤歲讀書績文有聲吳越間其去仕而家於九峯三泖也衆且以其壹鬱無聊若不能終日乃以霜林為况則知動心忍性懲其所已悔而益其所不能矣嗚呼宮室舟車之材恒求之氣化推遷之後而任大事决大議者恒得之閱歷艱難之老成故余方以是自勗因仲㦷而有所得為故書

壺瓠說

壺瓠瓠而圜者也或剖於酒器而俗以壺瓠曰其人則尢其過圜猶壺之不瓠也璜溪夏生士文破方為圜遂號壺瓠道人其言曰壺之為器黄流臭腐無所擇吾實以之無壺之㒵西子之姣不能瞽天下之目吾有目而不知為厲為姣咸詒之正鄭衛之淫不能黄天下之耳吾有耳而不知為正為淫彼曰可吾亦曰可彼曰否吾亦曰否吾何左右焉歲治田給貢賦外盼吏不至吾門日取壺中酒陶然獨酌與嵇阮為神交酒酣熱寢檻牽軒不知天壤間有蠻觸㩦擾也人吾與者吾異喜人吾仇者吾美成吾一壺瓠耳是非得失又何較焉余聞而歎曰生圜其外不稱其内方其内不異於外其號壺瓠非實也然皎皎者污察察者蘇此楊揮蕭望之不免於戮而司馬徽全軀濁世則言之無忤行之無窒非壺瓠之圜不能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因書以為說

讃恒二子說

廣陵王君呈舊官松江命其二子從余受尚書經長曰嶽字伯盈次曰恒字仲常且求申其說余乃進而告之曰大而不居之謂嶽在卦艮下坤上為地中有山之象日晦而光月朒而恒謙而益也為之不矜不伐其合謙之道乎不謙則盈盈不可以受故次而敗久而不變之謂恒在卦巽下震上為風雷之象夜燈以書暑褌以裘恒而無已也舜之弗違其合恒之道乎不恒則息息不可以久故謙而無功君子之異於小人謙與恒耳謙故處尊而卑處尊而卑卑而尊矣非卑惡尊邪恒故由常而變由常而變變而常矣非常惡變邪苟觀天地之道而法之舜之德可以馴致也進於是克己而已人欲勝天理微其欲勉讓與恒又可得哉二子其無盡

鐵崖先生傳

鐵崖先生者名維楨字廉夫姓楊氏世為紹興山陰縣人母李氏夢金釣自月墮於懷既寤生先生少穎悟好學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為築萬卷樓鐵崖山中使讀書樓上懼性弗顓易怠去撤梯傳食積五年貫穿經史百氏斟老師弗及因號鐵崖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授承事郎天台縣尹未幾丁父憂服闋改紹興錢清場司令坐捐鹽久不調遷放浪錢唐與道士張雨遊西湖南山窮日夜為樂至正初詔徵天下儒臣脩遼金宋三史先生不得預史成正統訖無定論乃著正統辨其詞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歷數之相仍者可以妾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强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

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
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
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
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
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
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掣統者在蜀晉而抑
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
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
泰和唐始於群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
春秋之大一統然則今日之脩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
與夫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
公脩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脩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
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

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于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
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
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阿保
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
明之初大遼之號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九
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
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覦中夏而石晉氏不
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有國始
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
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
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
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
顏氏世為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非君臣遼

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
卑詞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遂為翁而宋為孫矣此其說之曲
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
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
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
魏為分繫而以蜀為正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
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五代史
其說以為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契丹氏
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
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其國亦非
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為遼漢興而人心應漢謂之承晉又
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與
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

尚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昪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為憲
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
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
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
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為統也宋不必膺周接
唐以為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
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
願天早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
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
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
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
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有五
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

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絶爲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適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迹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潛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晉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爲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華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卽東漢西漢之比爾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疏遠牛馬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承在江東炯嗣祚覩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得以渡南爲南史也明矣再攷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

當絶我統當續之喩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居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闢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爲統至於拂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喩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爲何時待今聖人爲何君也哉烏乎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九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逮誕受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

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絶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絶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旣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

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吾史脩於唐唐史脩於宋則宋史之脩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余爲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爲律吐詞爲經而正統大筆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爲厚恥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聖天子當朝廷淸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脩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志甚盛典也故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爲未足而又遠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言也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爲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

之中而無一薾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辯以俟千載綱目君子云若其推于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統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王勃兒輩之佞其君者爾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為論辯出見者避之謂其正大光明雖百世之下無以易之者欲獻不果去侍吳興遊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于家海子弟八年始除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為江浙省參知政事惜其才欲薦于朝疏未上卒十二年汝潁兵起南北騷然先生既受代即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九九於建德九九敗復挈家歸錢唐艱難困踣慷慨自若十八年太尉張士誠知其名欲見之不往繼遣其弟來求言因載五論及復書斥其所用之人其略曰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詞以閣下之所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倫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為也閣下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相術也直言決不使遺棄也毀譽決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尚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也況為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為閣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為閣下之親族姻黨者無祿養之法有奸位之權矣其人有假佞以為忠者其人有誑詐以為直者其人有飾貪墨以為廉良者閣下信任為忠則臣有靳尚者用矣信詐為直則臣有趙高者用矣信貪墨為廉良則蹠蹻者進而夷者退矣又有某繡使而拜參乞生某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閣下禮之為好人養之為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責國之人眾矣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參議贊密者未見其有切政病規進閣下於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為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為閣下計者少而為身謀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六畏閣多端不有內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狃於小安而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爵祿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群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以為錢鏐大伯可以為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麋鹿復上姑蘇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乎晚矣東維子蓋晚年所號也很惡其直且目為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丞相達識帖木兒為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風之由是不合久之徙松江受業者益眾雖武夫悍卒識與不識皆知得其文為重

大明革命召諸儒考禮樂洪武三年正月至

京師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六月卒太史林孟器為買地葬之先生為人不尚峻絕之行接引人物稱之恒過其實士以此咸附之而於負者亦未嘗校曲直他日遇之如初有貴游子既破產流落淞上數踵其門竟持所購兒雲林畫去左右欲辱之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為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此性不好飲特癖於音樂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為禮法士所疾一日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蓄物犂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擬直語客曰老蟻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眾服其器度隱三吳屢遷其居有曰草玄閣曰藉景軒曰拄頰樓其曰小蓬萊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止臺上不復下且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縱樂恕老狂所著春秋大意三氏君子議史鉞麗則遺音及志序碑

銘贊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銘歌鼓吹曲凡若干卷行于世

論曰元繼宋季之後政厖文抏鉅儒務鐘一代之陋上追秦漢雖詞淵奇大自姚虞而下蹤健而不窘者一人而已湖南李祈評其所作曰玉光劍氣自不可掩身屢黜而名益昌良有以夫仕止典市官卒不得大用惠君子之所貴又豈位也哉

古泉先生傳

古泉先生者錢人也其先居河中府河東縣之歷山自魏而分散處荊揚者非一有別族在莊山者尤為強宗堯時九州厄於水禹采歷山之良用之人賴其利水平荊揚之產皆列於貢其莊山之別族援於商故人以歷莊並稱迨周之王以其有功於天下始封諸泉而隸於外府太公主九府圜法而泉之子母大顯俗說泉為錢云泉之狀外圓內方能通有無凡國有大事必

資之泉而民間九府之子姓蕃戰並盛泉號秦行六國以泉亞金鎰為幣秦更泉曰錢因賜姓孔氏孝文時乃去而如吳吳王濞陰蓄異志見泉大說曰吾東海矣用是國富兵強其一歸孝文之嬖鄧通武帝立怒其不佐縣官之急盡放泉族用白撰三族以天用莫如龍也故圜之為龍地用莫如馬也故方之為馬人用莫如龜也故橢之為龜時吏民起而為奸法不能禁死者數萬人自出者百餘萬人後廢白撰復泉職其品乃有三銖五銖與赤仄並行而獨於上林三官三者莫精於五銖故特不廢度亦不久降於三國或耗或破宋魏之際其體益輕而無殊之資矣其他若梁之東西泉不可悉致唐武德中有元寶者得上意銖遂廢而不出元寶至趙宋文葉益大錯鎔根據中國四裔皆知寶而尊之及有元混壹區宇楮幣用事而元寶微至正中州郡兵起亟詔元寶用之泉亦復顯故號古泉獨抹班闕焉

初泉之生也其母見史占筮之曰吉其繇上坤下乾是為泰之象繇曰背圓函方有文不居利博而廣施本支繩繩惟公私是資卒信而不誣旦其用也周單穆公有子母相權之說賈誼有七福之說光武之起馬援有富國之說晉議廢泉孔琳有救弊之說唐懲其濫宋璟有出穀之說是皆善於泉者宋之洪遵尤明其利害焉蓋自洪荒以來珠玉至貴未有易於泉者以其前民用也雖附權黨勢不交廉介士此泉之恒態然得之則貧可以富卑可以尊死可以生窮可以通失之則智者愚勇者怯故泉未始求於人而人爭欲致之惟其廢天下之義敗天下之法君子深惡之而無適泉者云

太史公曰泉之利博矣不可一日絕者也能為天下之患亦以起天下之奸故禁之嚴而死者甚焉蓄之固而據者效焉此後世之弊弗古若也三代之時非恃泉以理也恃權之以泉

耳不為之禁而亦無犯者不為之蓄而亦無據者恃泉以為理則上下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是泉之所以禍人也豈泉果利己乎泉果利己乎

愚癡道人傳

愚癡道人者隱于錢唐之東青門余一日遇于鳳皇山下揖而語請老子書與之語知士也因詰之曰名者實之賓乃以愚癡為號豈給我與乃愚若武子武子果愚乎癡若濟叔濟叔果癡乎吾之愚癡不可攻而益明天子方有事四方貴游豪宰哆然大言吾敝而莫當吹簫市人瞿然疾馳吾錮而莫前是知銳者非銳之與伏者非終之伍非愚癡之實乎然彼蹈險而跳者往往缺而愚鈍頑而思伏吾以愚癡獨無患故曰玉圄璞而美全鉤闕匣而神存何以名為余乃為之歎曰嗟矣守之以拙巧矣形之以拙巫者所以保身而齊大事由是道也彼所謂愚癡者亦

其顛與昔李斯智於秦見敗於趙高而族孔鮚智於漢見殺於袁紹而戮智固斯之賊鮚之毒已使二子國恐與癡不至血于市為天下笑彼夸智而蹈險如斯鮚者詎愚癡也余固有取乎愚癡而著述其智書之為傳且以自警云

樗隱先生傳

樗隱先生者高世之士也於書無不讀為文章有秦漢作者氣而不屑於仕或問其何取於樗也先生曰木之爲人所材者松也栢也揺也杞柳也楩楠也梧檟也松之直剡爲舟爲楫棰之堅揉為輪為輻梧檟之美削為琴瑟楩楠之大斵為梁棟若杞柳屈為器斬為杖而樗之高且巨非不若衆木也無松栢之直無梧檟之美無楩楠之大以為舟楫則不勝萬斛以為琴瑟則不中五音以為輪輻則脆而易敗以為梁棟則蠹而易腐以為器為杖則癰瘇而不任雕鍥是木之不材未有過於樗已吾

實似之然彼以其直也以其堅也以其大且美也不免於剞劂斲削斬屈而不得全其木之天全木之天而不賊於斧斤者樗也視今之所謂豪傑顯於時者或智或力或藝或果數年之間喚起忽仆銀黃之重而刀鋸隨之矣衆木為人之所材者乎吾以齷齪存無榮也辱亦不及無得也禍亦不蹈幸而全吾之天非樗類邪終日杜門謝客坐木榻讀南華內外篇不知宵壤間孰貴孰賤孰泰孰約也人以是高之咸稱樗隱先生或又云先生錦姓嘗以兵略佐遼公晉卿守會稽後以樗隱自晝云

評曰樗之不為世所材也亦樗之幸也代之坐廟堂享五鼎而無益人之國者非樗乎其不為樗者又往往不能終何者薰以召焚明以媒鑠求如樗之自全惡可得也故有道者晦其用於不用寓其能於不能若先生者是矣豈真樗也哉豈真樗也哉

林泉民傳

林泉民者陳留張氏字夢臣居華亭之城東門曰與子弟數十人講春秋經或勸之仕不應或又曰先生居空室食菽藜得無病於貧乎則曰吾病不能辭富貴矣吾病使金鳩可守華草不然臟也富翁可為曹兵不族也步障五十里珊瑚八九株石崇之附也鍾乳千兩胡椒百斛元載之毒也是皆無德而富禍之招也原憲季次不以貧為病雖沒不朽以此校彼其得失榮辱相病也吾病不能辭富貴矣吾病吾將羈戍林濯清泉與田夫野老游於無懷大庭氏之天足矣人以是高之云

評曰古以民稱者有曰天民伊摯是也有曰逸民伯夷柳下惠是也天民不可及已其有一節如逸民者尤勘林泉民讀書好古不幸時晦道否以屈為信以約為豐而無違中絕物之過其逸民之匹與代之食五鼎累鉅萬怙性以汰殺身沉

族視林泉民為何如哉呼所謂龍蛇其身潛而勿用人莫之測斯為稿品之第一者矣故錄而論之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

馬孝子傳

馬孝子者山東鄒縣人字伯傑父某拜南臺監察御史不以家
行傑獨與母鄒縣君張氏居盜起汝潁轉略齊魯境傑負母匿
草間母死倉卒不能具棺斂取石葬鄒地西盜入鄒縱傑伏于
墓上衆欲驅而前脅以白刃傑大慟曰母在此母在此盜曰此
孝子也乃舍之復還以衣裡既而邑刻于兵失墓所在求之二
年得於榛莽中而故衣尚存始克遷而祔於祖塋側御史轉浙
西僉憲留江南者八年遂買餘艫間走數千里省之皷唐人咸
稱其純孝云

貝先生曰三綱人紀之大也臣必忠其所事子必孝其所出
亦事之常爾而世以為卑行者之史爲勸戒何邪盡時不古
若而盡忠孝者求之治安之日已爲難矧丁干戈搶攘之餘
乎爲臣而死節者若張桓李黼李齊余闕楊文寧輩不數人
伯傑之孝則又見之於所未見也夫海宇之大孝如伯傑者
恐可遠數特處其常者不足稱處變而克盡其道與忠節並
論誠無一二焉傑遇寇不死宜幸耳其於是時知有母而不
知有身所以守四尺之土而不去寇雖虎狼亦矜而釋之天
理之在人心終莫之蔽也余因前進士潘天民言故録之以
備太史所采且著我朝忠孝之士有非五季所能班也

澹泊齋銘

建寧倅周侯克復王城參政周公之子也慷慨有氣節顔其所
居之室曰澹泊齋取諸葛武侯戒子書語也携李貝瓊爲之銘
曰
擊鮮薦肉綺席齊戟咽不知爲吾之淳狐裘錦袍歷宗珍不如
仰吾之麤韭被藻枕吾欄鬼瞰而爲尊融焰鳳盤吾懼天墜而
致盈百金雙璧之寵孰與寠而無恐朱輪駟馬之榮孰與徒而
無傾嗟達而伊呂之業約而孔顔之樂世紛紛其涵涵吾將從
汝之澹泊也

君子堂銘

猗猗君子止焉而安休焉而肆花卿不屈服素與純昌正其守
彼竹之茂不附不傾勁節直秀水周其陰雲覆其宇我讀我書
我酌之酎風旋雷霆玉鏘金奏玉鏘金奏其樂孔嘉君子之實
君子之華

用拙齋銘

風溪王子道氏以用拙名其齋介劉君賓谷徵予文遂爲之銘
曰
嗚呼渾沌既鑿鯨是七竅始開而大樸已殘矧歷世滋僞機變
百出又爲倕攫垂之指鍛班之削以反無爲之先吾嘗悲夫金
而能玉而斷木而搽弗若璞之在璞固之在璞全之在山故特
守吾之拙不強其所不能恐傷生而夭年奈何世之病拙而外
揣者生病拙而灌園所貴乎有道者恒樂於無用相與游於大
庭赫胥氏之天吴屑屑焉歎夫摘而不復往而不還哉與汝混
觀乎宇宙之中萬物蠢蠢雖所賦或殊莫不寓大巧於拙無俟
規矩而方者自方圓者自圓盡順性以始終又孰非自然而然
者邪

跋螳雀圖後

右宋徽宗螳雀圖御史薩公景昭購之越中而歸于曼山陳仲
謀者也觀其螳螂後蜩伺而欲前雀襲螳後反顧而將擊運
思之巧殆非畫史所及而鴻生碩士歷擧吳王舍人諫伐荊事
以爲務前忘後之戒余竊有感焉夫自春秋之季楚方凌晉而
吳乘其後吳方凌楚而越乘其後以至七國之文攻一螳雀也

漢之衰曹氏篡之而不知司馬氏踵其跡司馬氏篡之而不知劉氏踵其跡以至六朝之迭興一螳雀也由是以降紛紛不一何可勝數蓋士仁義之道而惟利之趨則彼此之相乘不知務前忘後者豈一吳王邪

跋胡季誠沂州事後

予讀林元鼎叙胡季誠沂州事而知流離顛沛之際有烈丈夫如此王若蔡溪楊樹溪秦英新之論甚於蔡琰失身夷狄五代時馮道朝廷主託少舉以與人曾不若王凝妻斷臂明節季誠不爲山東藩臣所屈而歷歷為海外萬里之行舍主敗之富貴而就一陽明海誠明於事君不貳之義而知所輕重矣元鼎之文直而信嚴而約若秋霜烈日尤能白其節於天下云

書擊壤生持卷後

城西門沈雍氏號擊壤生者持卷求予言嗚呼時非堯而稱堯

民富龍虎相啗之際而擊壤乎情有感焉堯民擊壤而嬉堯之徒也不知堯之德堯亦不德焉今去堯四千餘年矣尚爭殺而薄辟讓矣任慘刻而黜仁恕矣韶濩息而聲律變矣衣冕裂而等威失矣不勝其噬欲而甘蛇虎矣不勝其刑親而為盜賊矣安得熙熙皞皞如堯民擊壤而嬉乎惟其不得如堯民而嬉而思反乎無為之治此生之志也故書此以明之云

跋胡季誠南征詩後

右胡季誠先生南征詩一卷自國安達吳門凡二十首蹤涉千里朝煙暮雨遇情旅憤倚見歌詠而含悽若辛沈鬱頓挫一出性情而具經緯之體非徒摹擬少陵而作者也少陵自入夔州諸詩吾論高之斷有不亂傳之妙山川之助亦不可誣者今季誠將抗海踰嶠度鬼門歷蒼梧南之陽將益被瑰詭奇絕詩固不止於是也惜乎干戈格鬭之時浪游南北不得鳴國家之盛如虞揭歐馬之在中朝振大雅之音耳吁明天子方將復太平之業季誠豈果不及虞揭歐馬邪予實有待焉

書貫谷小像後

右邵君貫谷小像一雲間張梅巖之所作也君體豐而氣清好服古人衣冠蓋有西晉之風流焉此尤得其似雖工之善如顧長康者不復能過也初余識君於菲溪兒蔚存氏座鬚髮白皙甚口國非一時締織之士所能及遂結友而去時其曾大父翠巖先生卷卷訓飭諸孫以通經為務故君不遠數百里從辭君子中於吳門者四三年繼從沈君東岡於金陵者二年歲大比同試予登唐擣紙風檐之下一揮成章不當王良之騁於九達之衢而和鑾之音鏘然中節予知其冠四道士而薦于春官必矣既而為有司所黜又皆惜之君獨無慍色乃歸而益治其業予遂與二三子講學西湖之上不相知者十五年後予分教於

江淮相與握手道故舊而皆非昔時之狀豈得不慨然於中邪即其像而反復觀之少之時若朝日之出慶雲之交其蓉之始花也十年之久則既壯而貌已改於前又十年之久則既老而貌且改於中矣惟心之所存則未始有老少之異焉夫以其貌之改於十年之後則不能不感其時之速若雷電之轍而激也以其心之不易於十年之前則知其學之進若流水之盈而達也凡予與君交踰三十年亦求其心而已而貌之改不改非所論者又孰知壯之異乎少而老之異乎壯也蓋人壽百年而氣之盛衰猶旦之與暮此必然之理有不足惑者而進學之功由乎歲月之積智益明而道益崇所謂金之成於砥礪而木之堅於霜雪者乎視余之齒髮已變而索居無聞竊自愧焉故余書其後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四

復姓解

蕭溪王敏夫之曾祖爰孤隨母適何氏冒何姓者三世若干年至敏夫始去何歸王或曰敏夫始章其祖蒙何之非與余解之曰王何之別不啻涇渭黑白非若國之為郭奚之為嵇莘之為辛籍之為席敏夫之歸王是舉三世之失而反之正也使辛無以正之則王之世幾絕惡可辟章祖之名襲而冒之乎或又曰古有夏侯養於孫而蒙孫者駱養於安而蒙安者今王寔養於何其蒙何之姓亦若孫與安也乎又解之曰孫為夏侯外家駱為安養子蒙孫與安已証其族王非夏侯駱之比尤不當蒙何當如解子之歸籍朱之歸范也何者姓以統同百世不變氏以別異數世一變抑嘗觀夫水乎其始也必梗之其續也必蹤之其承有萬而本之一者可泝而尋也人祖其所出亦若水焉王氏不幸絕於前幸而續於後君子貴敏夫之知本矣以氏論之其姓雖同而出太原者不冒東海之王出高平者不冒新野之王歷千萬年而世守之況可以蒙何耶使何無後何固不得子王王亦不得子於何此截然之義不待辯而後判又孰得而亂也哉或又曰漢之婁劉唐之徐李當時莫議其非者何與余又解之曰此受之天子者也古者天子賜姓命氏婁賜為劉徐賜為李視得姓於黃帝堯舜之時不同亦為上者親之而為下者尊之上無所賜下無所受其可以妄附劉以徐附李邪至有罹禍而易姓者醜其惡而易姓者尤不一舉之以例王何失益遠矣或者無以詰因為歎之曰代有私其德而蒙其姓豈一王氏哉有如敏夫能知所出絕而復續蓋千百而十一非其天資過人而有學問之功不能矣故為復姓解不獨嘉敏夫之為人且以警天下後世之失而不正者也

性論

性之為性其本一而已矣囿於氣者不同焉曰剛與柔也剛者恒躁而柔者恒緩剛者恒勇而柔者恒怯剛柔之中又有二焉曰善與惡也剛之善者義勝而過於嚴惡者殘忍而已柔之善者慈勝而過於巽惡者陰險而已孟子曰性善舉其本而言之也荀子曰性惡求反孟子之說而不知性者也揚子曰性善惡混求兼荀孟之說而不知性者也漢之醇儒曰董子而謂性者生之質唐之大儒曰韓子而謂性有三品亦何異於告子哉至蘇氏則以初無善惡而聖人強名之為善惡譬猶則以孟子言善為火之能熟荀子言惡為火之能焚其紛紜乖戾如此而横渠張氏之論則不然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矣荀揚之失於是始決而於孟子之言尤備也嗚呼自性之不明學者各務立言以相勝而天下不勝其異論論愈高而失愈遠嗟乎繇孔子之後學之醇者惟孟子一人而止則有見其是非之的而言非若冥行索塗而不知所適者故其說為近措其理有不合於孟子也微張子之徒出而正之學者將安所折衷邪雖然諸子之是非不足辯也蓋亦求諸經乎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子思孟子之言性實祖於此彼以文武之民好善幽厲之民好暴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也以堯而有朱以瞽叟而有舜以紂而有比干是有性善有性不善也蓋皆告子之所與孟子言者惡知性之本哉性之本出於天天之命於人者果有不善歟程子謂之中周子謂之太極名雖殊而實則一豈苟然哉由此觀之性者天下之所同而不越乎仁義禮智信堯舜之善性也幽厲之惡非性也囿於氣而不得其中者也然理也氣也生而俱生而未嘗離者猶水之於器也故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

性不明學者由張子之說沿其流而遡其源則恆性可識矣或曰子之論詳矣其在於心而不在於書者雖無張子之說而其本之一又可得而時歟曰非也孟子沒降於漢唐窮理之精未有如張子者故其論出而天下攻之惟張子發氣質之性深有功於聖人之門卓乎其不可及已嗚呼聖門之教人莫先於性其教也必明之其失也必復之則可以治身而及乎天下國家此其為聖賢之大也學者務外而遺內則復性之功缺復性之功缺則見之所施者狹矣故述張子之說以啓之若大性有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與食色出於性之言盡不考於經而跖告子之非者則與蘇氏之所言相去無幾並不待中之而明矣

辯鬼

城東萬竹林古宅數有妖白晝出於中撫瓦覆器人無敢居者一日過者寢於床以髮繫床足而傳古清居之其妖遂息咸以為有道之士妖不能奸也妖蓋備錄之為傳客特以問鬼之說於余余應之曰有之彼有為厲於國然止之鬼扶邑丈人而適告之謂之無鬼可乎子產曰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蓋之所錄其亦所謂強死者乎蓋號儒者孟處於鬼而不知死生之理者也人始以為有也方疑而惺生目見人之所不見耳聞人之所不聞終以為無也既悟而疑釋真無所見聞矣惡知鬼之為鬼乎蓋宜原其理而告之使不惑於妖可也又傳以實之逕淫其惑矣夫凡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先王因而尊之為天下則黔敬懍而遵之猶以為未足也教之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生焉此禮之由作而鬼神之義著矣由是推之神為氣之息而伸而鬼為氣之性而屈以歲則有寒暑以日則有晝夜以人之在天地則有生而死

其理一也而萬竹之妖鬼之非常者及其久也滅而不存散而不復年歸於常耳蓋既不攷於此且論清況諸鬼而聚之其言不經如此而人猶信之予不得不辯

辯拙贈常景元

錢唐常景元少有氣節通春秋大經五試于有司僅一薦而年已老矣道雖高而無所客文雖奇而無所施蓋亦類乎拙者人皆笑之余為辯之曰甚矣俗之恥於拙而不恥於巧也有巢氏之民拙矣而無拙之稱風氣開而天下不勝其巧於是始羞拙於古而巧於今苟有一謀之失者輒以拙目之吾嘗觀一世之人巧於仕者其祿倍巧於兵者其功大巧於說者其術中巧於賈者其利博而蓋儒者區區獨守其拙旦暮與殘經破瓦相伍以事千百年斷爛之編矣曾老農之於田寸寸而耕以冀程穫之富其視巧者惡得而侔哉然巧拙之不齊性也拙固不能矯之而巧亦厲之於拙短之於長也使擒之而巧其病有大於拙焉雖然仕有時而躓也兵有時而債也說有時而屈也賈有時而不售也其巧亦窮已是巧者非巧之為巧時然而巧也拙者非拙之為拙時然而拙也彼昧於道者以利不利為巧拙豈知夫巧拙繫於時邪故病於拙而尚乎巧不知孰甚焉淄岳柳宗元是已吾將安吾之拙相與遊乎太古之天泰焉無外患之入所利下既多乎使窮於巧而欲反其拙噫弗可及也已故暢其義以質之景元且以自厲云

三賢贊 并序

璞嘗求天下士以文章名一世者古今不數人以事業著萬世者古今不數人若晉平原內史陸士衡及弟清河內史士龍此以文章名一世者乎唐平章事陸宣公此以事業著萬世者乎初士衡兄弟之歸晉也張華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且中州非

無能言之士而弘麗深逸殆不及焉史稱其遠超故焉高鳴王
劉百代大宗一人而已則其文章可知已宣公之佐書也嘗曰
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自居翰林至於相論諫數十百篇皆
本於仁義而所用裁十一先儒稱其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
賈誼而術不疏則其事業可知已華亭諸有二俊何至正二十
三年松江通守傾侯侹教授馮恕始地大成殿址擇堂而遷之
并奉宣公焉明年春瓊承分教之命始獲拜其像拔士爲異縣
人宣公嘉興人居非同里也生非同時也其出處本末不類也
然上下千百年間而異之人才以文章事業稱者獨此三君焉
且不克盡其用以死孰非天乎何才之厚於三君者如此而功
之嗇於三君者如彼故天下莫不爲二俊寃而尤爲宣公惜也
鄉人思之深愛之至合而祠之宜矣瓊嘉興人也數往來華亭
幼讀三君之書未嘗不服其雄辭大畧恨不得起於九原而忻
然執御焉乃實之伍
猗歟盛哉一門二俊龍躍鳳騫天運既移國步巨邅才高匪福
道否終厄爰獻迺翦玉碎璞全謇謇宣公華峰一柱衆邪而傾
孤立無與炳炳萬言以繩人主功澹時屯謗由直貿有列其芳
有煒其光近宗遠法豈惟一鄉九山峩峩與岳相望匪山之高
伊人之良

罵蚊

吁嗟蚊兮爾生可矜爾毒可憎針喙游藍緒翼方埏晝伏如同
夕飛孰識明燭已撤空床始登既息而休爾胡見曠且行且歌
什伍其朋經堂入奧擬擬蔑蔑或刺乎股或嘬乎肚孰集乎背
或爾乎臍倏前倏却據之弗勝究膚盡瘠飫腐就囮吁嗟蚊兮
厥類實繁小大非一尤忌高足約章經質姑姝轉九蹯懽借先
爾獨乎仇而爲僑狂劍充其操爆棄其潔爾偶乎盜而爲饕餮
吐絲有蛛釀蜜有蜂爾獨乎病而爲射工吁嗟蚊兮爾姓既育
爾求何厭殘忍無行宜食其肉正直有道履歸其毒瀆腹酲食
爾異不足露筋表節爾異不恋中以詈之爾將何爲

拱翠堂記

華亭之大澤東西周五十里曰泖環泖而居者多巨族其能通
經好古則有翠巖邵先生爲先生當宋季時嘗薦於有司代章
勞殊逸不仕家卒先生之孫南仲號浦雲處士者闢室所居之
東偏顏曰拱翠以示其尊也處士没四年其子文博復治地東
野樹藝爲於堂凡先生所藏經史子集及古琴鼎彝法書名畫
列度其中登降出入恒若先生之存而一笑一談接乎耳目也
且徵文以記之瓊昔嘗艤艘泝溪上距翠巖之居三里嘗從文
博觀其與仇白二公唱和詩風流文采猶可想見閱二十年而
所謂拱翠者不墮而又新之則浦雲之爲孫文博之爲子克承
乎先矣瓊請以山喻之山之平衍者有未足觀而奇秀之聚必
有嶄然如嵩華特起衆山之中而崎者邑者歸者峘者蜀者左
右而顧焉降者敖者隨者麈者如堂者如防者如覆鬵者前後
而宮焉不齊甲之拱乎尊小之拱乎大矣人本乎祖自祖而降
爲子爲孫孫之子爲曾爲玄爲來爲雲爲雲仍亦若衆山之於
嵩華而無不拱者此天性之自然又非木石之無靈特出於勢
者也使忘其本而自别之自絶之爲陘爲鮮則戚其天矣今翠
巖公之樹立於前而浦雲父子之相繼於後如此可謂知所尊
矣苟知所尊則於翠巖厚重不遷之德嗟絶孤撑之標必將視
而效之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於鄉人猶然况爲其子
孫者乎故不獨爲文博之盡孝思而能尊乎翠巖又以勗其
後人盡所尊之義而致孝思於無窮云

故訓導胡先生畫像記

張士誠之入吳也江浙行省以參政楊公完者檄之入分兵擊叛將王可攛于松江兵逸大掠至夫子廟執訓導胡先生責其金先生叱曰君不討賊而反爲賊邪衆怒刃之尋死至正十有六年二月也初部使者命先生來分教越閱月而可攛至二月己巳夜內外寮火烈焰亘天先生亟命闔閉門防寇徙新碑大丑通西北城乃率諸生李復買纂吾英克敏宋起潛尚德衡升屋大呼往來決之文令民撤草坊新其居既而火乃反風吾有鬼神相之者故東西佛老之宮咸燬無存此獨巋然如靈光寔先生力也方其變起倉卒在官之人莫不駭散奔走先生會稽布衣耳不食其祿不任其事乃以身餵虎狼卒至見殺而不悔嗚呼昔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子思居衛寇至則不去以爲君守蓋賓師之道與臣不同如此今先生當爲曾子不得如子思也而區區守此以死忠固不足班於孔父仇牧義固不足

班於王蠋斷亦傷於勇矣然先生之心以爲平居無事則朝夕講誦其中一旦遇患則委之而去曾市人之弗若也推是心也以爲守令則能死城社以爲將帥則必死疆場至違義苟活而失事君無貳之道哉是未可深議之也後三年太守王侯立中因採毅授獻懇言謂數百年先聖先師俎豆之區微先生之守恐能免於焚燒也乎而今日學者韋有所庇以講詩書禮樂之教者當知其有大功於此也而守既繪其像於東廡春秋伺而報之令宜叙其顛末立石以風厲其爲士者而知事吳陵徐君克初贊而成之遂以命瓚然猶隱而不得辭也敢直書而正之先生名存道字師善嘗以春秋經試於有司其來松江時亦未有知者噫生不偶於時而卒能顯於後矣先死之一日有詩書于壁示其必死之意并摹刻于左云

筆議軒記

瓚從錢宣撫公在錢唐時公讀遼金宋三史慨然有志取朱子義例作宋史綱目且命瓚曰宋南北三百年間載籍視前代尤繁兩及諸門生當與吾共成之瓚因告曰孔子作春秋雖據舊史而十二公之事有得於見聞及傳聞之辭故筆削褒貶一斷於心而垂法萬世今生百年之後而欲定百年之前宜不易也昔歐陽子居史館嘗論本朝之史有可書而不得書有欲書而不敢書史官務循前事不及詳於見聞而趙元昊自僭叛至稱臣一事不書他可知矣由是觀之當時君臣善惡功過廢置百事關大體者舉不得直書爲勸戒乃據以定褒貶寧敢犯天下不韙之罪哉公以爲然且曰考之書質之人當必爲之尋位兵變流離散佚閱十五年復會于雲間公又曰吾宋史綱目已有成書中又有可論者未敢出也嗚呼公之學下上古今貫穿百家其論事直而不苟足以追遷董而其慎重如此一日何濱

趙宗建氏過瓚請江讀書所求記所謂筆議軒者而公且以宋太祖之禍爲趙普之罪高宗不復中原爲張浚之罪以至韓通李筠李重進以下凡五十餘人悉援之俾有所論爲因觀所著則皆祖於龍川水心而其言鑿鑿合於人心天理之正使死者復生亦不爲過可見其爲有識之士而權衡素定於胸中故敢爲予之所不敢爲也龍川論唐己未庚申之變太宗恐於同氣此天實爲之而非其過可謂曲文其短而牽於頌宗建於建隆二年杜后疾革一事不特誅后私其所出且誅太祖不知公義趙普無忠告之言君子固無以易之使其全書既出務盡觀前古得失之大義豈非東獻雖然天網人刑亦作史者所畏蓋必有如歐陽子所陳者宗建其戒之哉故樂爲之記而并舉其與公前所言者云

松江府儒學藏書記

士必本於學學必資於書然荒陬之地書有不能盡致而寠人之子書有不得盡讀則無以窮天下之理而盡天下之變一旦欲推而措諸事業有弗病且餒乎故州郡通立學校又建藏書之閣凡性命道德之文名物制度之紀咸萃其中使來游來歌之士不待觀於肆而得之吁其所以教之周而無缺者如此松江夫子廟僅全於焚蕩之餘所儲經史子集散佚無一存者至正二十三年冬西蜀王公立中來守是邦汲汲以興學校爲首務時則會稽楊君忠鎮唐陶君柱扣蠻掌教延五經師廸子弟員月試季攷士習一新復以學廪若干頃賸米十三經注疏等書於中異巨姓家擴收度列書閣之書細冷每帙印識其上成司籍謹於所守勿爲竊凭而得盡有欲假者許就觀焉以其得之不易命燮列叙目錄若干卷志其歲月于石庶明其用心之勤則寶之於後非特一時而已其能繼而益之以至萬卷實有望於來者固不止於是也烏乎書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求道之要舍書何以哉若其在於心而不在書者學者又當默識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五

水雲深處記

青林在華亭東南六十里地平衍無大山惟叢篁灌木蓊鬱蔽虧蓋亦海隅之斗絕幽邃所也其民田牧于中犬雞早夜作若足生睢盱無毛然皆樂其俗而安其業熙熙如太古時三吳之變兵亦不及于宵徑竹岡絕黃浦邪迤而南由橫溪至青林盤四百折如帶舟礙石不可行抵暮候海潮而上回環徘徊念可孰室讀書以佚吾老媿欲留而未能也一日曹君士賓遣介持圖示予其號水雲深處者即賓之所居實據青林之勝且求文以記之予惟淵之深魚之適也林之深鳥之歸也山之深虎豹之伏也魚不深則鉤餌得以出之鳥不深則矰繳得以加之虎豹不深則陷阱得以掩而斃之故士之避地恒患其不深而鉤餌也矰繳也陷阱也又有甚焉今青林有泉水之會可釣而游也雲氣之出納可玩而悅也而賓之託於是亦既深而莫得跡也已世所謂秦人桃花源者又何以過之哉大抵天壤之間百年之頃至樂莫大於適意能適其意者不在華紱而在於一丘一壑昧者方且奔走通都大邑急於自售以徼利禄爲事趨死地如騖者不亦悲夫賓能果於忘世盡棄內外務日擢孤舟與海父往來暮色蒼蒼星月上升則放乎中流舉酒相屬家童吹橫笛作龍吟三弄以和已歌之歌則其寄興豈非高且遠邪余將去此而從之遊共相忘於水雲之外矣是爲記

天香方丈記

天香方丈者靈鷲峰興聖教寺李公方舟燕坐之所也東南之勝萃於虎林而虎林之勝萃於靈鷲蓋云八九月月有桂子落其顛見於唐駱賓王詩方舟由雲門來主其席境爲之益勝廣子兵燹寺毀於火載經載營克復舊觀遂以天香名其室且訪

子九峯三卯問求文爲之記而方舟之説則曰吾所謂天香者非特桂也昔慧理弘大雄氏之法於東土建寺靈鷲歷今千餘年中紹理而興者有宋之行果輩每合諸大龍象講內外典天輒雨曼陀羅諸花故有四花亭者紀其異也吾法無所不福故吾香亦無所不徧上徹渾淪下被磅礴微而無形廣而無際要不外吾之法則卑不外吾之香凡具手質者有雜香固無雜也限乎勢者有礙香固無礙也五音之奏可以悅耳香之所及不假金石而塞者以聰五色之章可以悅目香之所達不假黼黻而瞽者以明五味之和可以悅口香之所入不假芻豢而虛者以充非並非莅迷者觸之而覺窒者觸之而通躁者觸之而靜忿者觸之而平惱者觸之而洪暴者觸之而仁愒者觸之而起貪者觸之而戒咸者觸之而欣疾者觸之而愈是吾香所以薰衆惡而會於善即吾法所以超衆妄而歸於眞也豈獨桂也歟

吾將廣其香於無外而延其法於無窮以是而爲諸天樂以是而爲諸天膳以是而爲諸天奴使大地物既三毒八難十熱九惱無施而不可也予聞而嘆曰方舟之所造詣如此則知香之求於桂者淺矣予以事牽未能入名山覽靈鷲之秀一憩室中共談第一義爲快姑次第其言爲記俾揭諸壁以示其後云

剪韭軒記

錫山華李克氏居笠澤之梅墟築草堂若干楹題曰剪韭軒志懷友也介前進士盛江包叔蘊來謁記余惟韭特菜之卑者非有太牢之美古之儉者多嗜之以其適口而易致耳而郭林宗夜見故人剪韭爲具此一時之眞意也代之爲友者相附以勢相結以利相悅以飲食懸有剪韭之眞意乎今李克求友天下之士行倫志合而非勢利之相求也干戈搶攘之餘散于四方耿耿如參辰相望數千里外少者壯壯者老顯晦存沒皆不可知有過其軒而一接尊俎之驩雖太牢之美其有過於剪韭邪然會合之不常不能無憾於韭之剪者能無爲尓吁天子庶人未有不須於友者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貴人之弗鳥若也李克其求友生而不忘者乎至正二十有四年秋九月既望檇李貝瓊記

方壺記

華亭之泖湖有大姓爲宋子正氏即所居之西偏闢室若干楹方既四啓晝夜長明如洞天狀有石焉嶄然而獻秀有木焉欝然而交陰蓋不待取冷風度弱水而坐致方壺之勝因揭二字以名之且介前進士盛江包君叔蘊來求余言爲記余惟方壺爲三神之一在渤海東北五萬里外寔神仙之所宅也始皇帝嘗遣徐福往求不死藥至輒有風引船而去則有無不可知而方士之以恠往往託以惑世之人若子正之居地與人俱勝豈非

眞方壺也歟而朝昏汩沒風埃中以罔利徼名者惡知有此也余雖未睹其枯佛爲有會於心者焉至正初客錢唐屬國家承平無事而池臺苑囿甲於三吳時與一二賓客往來湖山之間此一方壺也及來華亭也海內兵變西北州郡毒於侵暴屠戮而細民之死者十九吾幸安居飯食以設禮樂於干戈之表亦一方壺也是非神仙之所得專矣彼居方壺而不能有方壺之樂至越海以求之其愚亦甚矣使不擇地而有其樂則非方壺而方壺也矣必讀穆虛曠瀰王侯之宮而後爲方壺哉今子正據蒼湖之買甲第連雲賓肢接壤所欲既足而無求於外日坐方壺中或觴或奕又非若余之所稱而已異日放舟湖上一造方壺而息焉則不爲生客也

白漚軒記

姑胥環城皆水也會稽陳君思可校書葑門外西水爲軒有白

漚日往來水上愛其潔素閒暇遂顏之曰白漚軒且徵余文以
記之余惟鳥之族非一鳳也鶴也皆其超然出類者也翠也鷺
也隼也鷄也鵝也或以色称或以味称以色称者人利其羽以味
称者人利其肉隼以善擊称鸚鵡以能言称亦不免為人覊惟
漚水鳥也色不味乎目孰得而賊之味不適乎口孰得而腊之
音不悅乎耳孰得而畜之此漚與人相狎而相忘彼此一無機
也故詩人恒以閒目之然三吳豪傑掛土動勞者無白漚之閒
奔走勢利者無白漚之閒相狎相忘又於人哉若思可者其得
閒之趣已乎漚不吾親吾不漚執觀其戲泛浩蕩之波翔集洲
渚之際漚之閒吾之閒也雖然世特以閒擬漚耳韓魏公相宋
嘉祐間定大業都高位身歷兩朝夷險一節至陶萬物如造化
天下仰之為泰山喬嶽乃以狎漚名亭則可見其一出一處之
間舉無心也是足信於漚矣彼局於機事而汲汲朝暮無須臾

之閒者白漚之弗昵矣悲夫思可有道之士非久屈於下者余
可不以魏公望之與異日於白漚尚無寒盟

香影軒記

雲間之沙門南山壽公樹梅揭奚燕坐之所日與之伍為清賞
題曰香影取林君復詩語也且徵余說以記之余時讀書三泖
上數與南山相周旋方花盛開輒造其室中不翅在西湖之孤
山坐放鶴亭夜觀雪舞百偷爲試嘗論其疎瘦奇古若龍之蜿
蟠之時皮皴而瘦綴梅之狀也先春而發首居萬物之上梅之
時也託於深林大谷冒風寒犯霜雪儼然而獨存梅之操也至
清而不湿至潔而不華梅之韻也其實酢而適口故以之和五
味梅之用也是皆見於詞人墨客之所賦者不一而未有能寫
暗香疏影於月昏水淺之際此君復為能冠於古今歷代之評
畫者謂其不難於位置之工而難於神氣之完若君復之詩可

謂得其神氣如善畫者而梅亦由是益見其高士無賢不肖莫
不愛其花而誦其詩猶口之嗜炙此南山所以揭之於所居也
雖然梅之香與影吾既不出一榻而得於梵唄之餘已抑亦即
物而觀天地之化乎當一氣肅殺野草之茂者色變山木之榮
者葉脫如漢唐壟阜蘭之下僵仆枕藉無一存者惟梅於此獨
然照人則往過來續之機未始有一息止者豈不得而見之哉
滋及於道者宜反之於身無間於晝夜寒暑以法其純亦不已
香影之微又惡足玩者邪南山與其徒無方山樓谷汲以究苦
空之說餘三十年而其志益堅不怠必有契於余言者余亦因
以自警云

巖堅深居記

僧天然者玉山大姓劉氏子家素饒於貲悉棄弗有戒妻子事
其母去從沙門之有道者學焉行甚苦戒甚嚴五臺三竺之士

咸以為不及數往來雲間雲間人喜而爭致之築庵數匝處其
徒而獨惡其囂也曰吾惡用是累人哉遂去之今年秋持張觀
畫一卷謁余叔涇觀其嶄然削而隋者為峰呀然虚而與者為
谷雲氣晻靄林木蓊鬱不啻覽千巖萬壑之勝於香鑪玉筍間
也乃指而告曰吾將寄吾於此覆耶而休則華樾蒸枕夢與也
躡屐而游則朱輪駟馬弗與也寓目有朝嵐夕翠之變則楚膜
倚頰弗與也傾耳有風篁瀑布之韻則哀絲豪竹弗與也木石
為伍虎豹為侶人孰得而吾即邪先生幸名而記之予聞而異
其人遂名曰巖堅深居而為之言曰大雄氏之教舉天地萬物
納諸無為其道者非舍吾大欲從彼之所甚不堪鮮有能致之
者天狀鬱於富貴之中而非素習寂滅苦空之說一旦悅而慕
之不有得於獨覺之頃而能一生死齊得喪外榮辱惡能超然
無累如此然是道也所謂蒙千里陵嶔巖使其不倍則不可入

而蒙者恒蔽而不通情者恒畫而不進終不足以造其室以至於沒其與物之無靈而老於空山大澤者相去何遠哉天然有及於此則其性方啓而不蔽也志方銳而不畫也其至殆不爲難矣竟世之縻縶衣而自抵梧於道乃挾禍福之說以恐愚夫思婦汲汲微利如賈之趨市又何衆與微若人之樹立則大雄氏之教亦久熄而不振已他日當造所居與之反復極論其所歸使無辱於嶽靈也於是乎書

炙背軒記

隴右邢君仲又主華亭之邵氏義塾題所居之南榮曰炙背軒以書抵瓊曰聚狐貉者不知有炙背之快有炙背之快者不知狐貉之至美當窮陰苦寒吾身猶蟠之紆而不得伸也吾口猶蟬之瘖而不得鳴也海日自東方出乃席而坐其陽先氣所及條焉外融而內暢不啻踰之沃火之鑠溫風之度耳聰目明百

體潛蘇欣然高歌作金石聲莫知其所以然者則天下有快於此乎然大明無私吾惡得而私哉天下固同此快也彼聚狐貉者惴惴不敢出閨闥假之醪而飲焉假之火而附焉曰是美至足矣又惡知炙背之爲快綠足宋人欲獻至尊而希其賞猶康乃云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追未之知也惟先生記之以成吾懶余乃爲之贊曰嗟乎溺於物者有無窮之慾得於已者有無窮之樂方海內兵爭智勇之士各欲自衒以徼一時之貴富朝暮奔走於形勢之途觸風埃履冰雪而未暇炙背如田夫野老者也仲又獨超然高蹈雖王公之尊不能詘而致之且與田夫野老以炙背自適則其不溺於物而有得於已可知矣昔杜少陵在夔州西閣暇日見之於詩者可謂極其形容矣今仲又之居亦少陵之西閣則炙背之快無適而不在焉余亦將從之相與坐談茲軒之下而與天地間萬物同被愛日之光豈非幸歟是爲記仲又通經術善詩論有司嘗薦之春官賦詩清贍有法世多傳誦云至正二十有四年歲在甲辰春二月既望楊李貝瓊記

蘭芳軒記

永嘉李至剛氏僑居錢唐城東闢室爲游息之所樹蘭其前顏曰蘭芳軒間求余爲之記按蘭與澤蘭類紫莖赤節葉綠而長古人恒刈而佩之王逸注之注已詳而黃太史又以一幹一花爲蘭一幹數花爲蕙朱子從而辯之且言今所見者花雖有香而葉無氣非可刈而佩者然亦不知古人所指爲何物也由是觀之天下之物其芳至植而不變者莫過於蘭而楚屈原著離騷以見志舉而稱之者不一則原之字比蘭之芳已故其好脩白潔而朝夕不倦也則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及時俗之好譏而惡直不能容也則曰戶服艾以盈腰兮謂幽蘭

其不可佩夫蘭別於衆草故不與時俱化而獨芳君子別於小人故不與俗俱遷而獨立使俱化而俱遷則芳委於臭腐而美淪於淫僻矣至剛之託乎蘭其亦有原之志哉蘭之是非固弗論也余聞至剛蓋五峰先生之從子弟蚤有氣節嘗從武夷杜君清碧游二十餘度江而北涉黃河覽太華客寄京師落魄不偶而南歸吳門一時將相皆欲屈而致之幕府至剛弗屑也然不能不病蘭之形支若矣呼蘭之香小夫孺子能知之至剛能不失其守如蘭芳之不變余知必擢於等夷而發聲天衢也於是乎書

小蓬萊誌

按東方朔三島記蓬萊在東海東北周五千里乘飆車曾抵其所秦皇遣徐福往求不死藥至輒有風引帆而返俗提其妄會稽爲東南大郡舊稱小蓬萊則以其地擬之也錢塘楊先生

族出會稽而老於淞上即七者察也東偏𦵔樓一所額曰小蓬臺示不忘越也臺俯大川川別二支其一南流其一北折而東中匯爲百花潭有三石梁跨川上南曰金鰲北曰錢龍東曰玉虹是淞之勝畢效於茲而爲小蓬臺所有江雲海雨山紅野綠擧在几席之下則視會乩之蓬萊小大不同其超乎埃𡏖不啻貞在三山雲氣中矣先生晨興披氅戴鐵冠燕坐其上客至不下臺好事者就見之相與高譚大噱或出桃枝杯酌酒酒半取鐵笛作長短弄旁若無人觀者以爲謫仙人也夫道山四時皆春而小蓬臺之春亦無盡小蓬臺之春無盡則先生之樂又豈有盡耶於是命瓚誌之瓚惟先生早擢高第宰天台後去而客錢唐姑蘇者久之州郡兵起從依元帥劉九九於建德九敗挈家東下淞之通守顧逖具舟檝迎之蓋去會稽三十年而息於是非蓬萊而蓬萊也會稽受兵尤酷累骨如莽千里蕭條雖

蓬萊而非蓬萊矣昔杜少陵放浪梁宋吳越後仕玄宗肅宗官至拾遺然流離顛踣之際由鄜入蜀東屯瀼西凡三築草堂少陵沒而天下稱之先生之與少陵其跡同其趣同其文章之信於時同異時小蓬臺將見擬於圖志杜少陵之草堂何足侈哉於是乎書

綠陰亭記

過瀫波橋東循碕嶴南折而西抗飛甍於萬竹間爲綠陰亭中可坐七客隱然有林谷趣方夏九州一火宅而亭之左右接葉雲布日光亭午不到地可誦可弦可燕可奕羊角風至褰青舞翠雖崇桃眩晝積李縞夜惡有茂密蒙翳如綠陰者哉予旣登嵐光清齋樓下瞰是亭俯游鯈仰飛翼徘徊久之足以祛其煩而泄其憤顧奔走勢利者不知有茲幽勝也因取至元間一時宗工仇山村王荊存李𥳑房曹梅南唱和綠陰詞俾刻之亭上使

游者覽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五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六

古澗寒泉記

泉出於山正出曰濫泉縣出曰沃泉穴出曰汍泉同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流曰瀵泉此泉之大槩也而天下之泉其名亦不一香爐之瀑布與天台石門所出者尤其崩騰而奇偉者也余在錢唐時嘗遊西山之靈鷲有泉流出澗中或隱或見者如綫如此曲折而下赴其激石有聲鏘鏘如琴筑之交奏珩璜之相鏘及趨寒泉亭其東西合流注大壑浪然如雨之至雷霆之薄如决銀河自天而落也雖未及觀瀑布之崩騰雄偉是亦西山之一奇矣方五六月赤日正中人皆坐大屋下行道者多暍死而泉之旁飛珠濺衣蕭然如清秋松風謖謖相和肌肉為戰而栗不知大暑之鬱蒸也與客俯而掬卧而聽日入忘返翌日至南山白蓮峰觀水藏而寺僧病遊客之數塞以巨石而泉微

落崖間無復所謂噴薄而䟮瀧者蓋不幸也後歸黃巖赴海之山皆無泉惟東山有扁龍泉北山有靈泉泉小不足觀及來雲間九山之麓亦不知有泉而沙門澤公楚蘭者所居之室在釣灘之上泉脈涓涓出叢篁亂石中薙除而疏尤甚清冽可以析醒滌煩與春澍一矣因題曰古澗寒泉求予為之記遂嘅昔遊之所見如此大泉蓄之有本則其流也必遠其及物也必廣君子之務實者似之傳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楚蘭之於學必能法之而不息其不至於極不止也余他日尚當一寄幽賞於泉上為楚蘭援筆賦之

萬峰秋記

法忍寺之沙門敬梓山闢室為燕坐之所西江清源尊者題曰萬峰秋蓋山之環其居者如青芙蕖萬朶而朝嵐夕翠之變接乎起居飲食之時其覺湛以虛其氣凄以勁其容㦿以肅蓋不待夫颯台既收白露先威而山中之四時常秋也行人已去松聲不斷清風生而猛虎嘯素月出而青猿哀則有默會於休而定定而悟者於是拈荒讀而結社與翡翠以為徒飲卓錫之飛泉分鳥殘之霜柿可以外榮辱而一死生矣且復徵余為之記無乃贅乎然余知梓山之所造已大峰決之道本一而為其徒者歧而二之宗於禪者不假文字直以求心為要宗於教者以為行必先於知不然則造道之門孰從而入邪二家之相矛盾不啻水火而梓山始亦以禪之高虛為難因居船子覆舟之所而取藏室之書及止觀語錄盡讀之閉門謝客專通博致九十餘年及其老也一旦大契其旨於文字之外由是欲其華而反其本且病昔之纏於糾摸則其於道何如哉或乘小舟往來江上往往賦詩有貫休寄味之趣初非出於有意者後復置而不作人多邀而致之者輒辭不就其峻絶之行又如此予方置叢

然東西南北未知所届又安得遂于萬峰相與掃白石覽歸雲適逸偕伴以成二老而忘世之風濤火宅邪姑舉其說俾刻諸石云

虛白室記

余聞金華多仙佛蓋其山川之雄深必有異人之所託不可誣也若黃公晉卿之門人橘湖沙門烽公虛白者其佛之徒歟虛白二十餘浙江而西覽匡阜於尋陽訪道林於洞庭而公亭以送之且壯其觀乎博大之區而從有道者以證其真印之傳屬海內兵燹遂留雲間久之與余往來雙矮溪上皎然如近冰雪莫得而浼也一日告余曰吾無一廛之居隨所寓而居焉而室之名曰虛白或譏其無室而名之是強名也然吾之為吾亦強名耳又况寓吾之室邪且不徒寓吾之室吾亦無也以其有而觀之其在越則越為虛白之室其在吳則吳為虛白之室六合

之內孰非室之大者乎先生莘記之余曰虛白旣強名其室而余又申之以說則亦累於有而攻之者益熾矣然有不可已者夫白生於虛惟虛故白耳日月之明一照而四海白而坐闇室者不覩其光故雖日月之所不及而不知其蔽於物也苟去其蔽則八牕洞然昏夜皆白如積雪之相射落月之相通不待燭之以火而無不見焉豈非以其虛乎此一室也物之至虛者莫若心存之而神觸之而通惟其珠玉文繡聲色狗馬之屬所以內蠱而外盪者非一至虛之體於是昧而失之類乎木石之無靈而爲昏爲愚已必也去其內蠱而外盪者如伐寇攘焉不使有一物之能蔽則天下之理昭晰森布雖居闇室不啻日月之中天虛而白也虛而白也者豈惟一室之近將充乎上下而俱白矣故其虛如谷廓焉可蓄其白如玉瑩焉可燭其虛白之室乎抑亦虛白之心乎是爲記

橘隱記

楊溪距華亭五十里地廣而夷水淸而駛人之業農居者至而成聚蓋有橘洲之勝焉丈人陸伯讓氏居之題其將息之所曰橘隱且求予爲之記予詰之曰太史公稱蜀漢江陵千樹橘與安邑之棗渭川之竹並與千戶侯然伯讓非事貨殖而資橘之利也若巴人所傳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者則又恢而不經非伯讓之所取也伯讓曰吾之托於橘者豈如彼之所謂哉吾遠祖績六歲詣袁術以懷橘見稱遂貽口實於後則吾有過人之識初不在區區之橘而已故因以自傍且繫吾千載之思焉耳貨殖之殖神仙之說姑置而勿言余廼爲之敘曰按陸爲吳大族自績至遜起爲大帝相而能以弱制強盡復荊州之地破走伯烈於夷陵遜沒而抗復將其衆出營西陵以拒羊祜者五年及遜之子機雲又以文章名世至於今其故宅之在華亭者雖湮沒無遺而所謂唳鶴灘黃耳塚猶可彷彿其所每欲訪遺蹟於荒烟野草中求其子孫必有興者而伯讓其最乎使居其位行其志亦一時之偉器也其父嘗從於溪北越五十年伯讓遂留其二子而自返其舊廬益將遺落世故與田夫野老遊於三泖之上顧謂昔時將相之功名事業不可復見於是治田築室樹橘其旁以示不忘乎祖而素榮朱實見於夏雨秋霜之際者可喜亦何待蜀漢江陵之產爲富而橘中老人之樂殆不得如吾之深根固蒂也然則伯讓不能隱而居其位行其志必能其心思勞其筋骨將終曰沒沒之不暇雖欲有橘中之樂烏可得耶以此方彼亦猶愈矣尙益封殖嘉樹俾過者指而言曰此績之後人也於是乎書

觀捕魚記

松江產魚非一取魚者或以罩或以叉或以笱或以罾巨家則斫大樹置水中爲魚藪魚大小畢赴之縱橫盤互人亦無敢探捕者歲莽而不去天始寒大合漁者編竹斷東西津口以防其佚乃徹樹兩涯鼓而毆之魚失其所依或駭而躍或怒而突或蹙然已在釜中矣於是駕百斛之舟沉九罭之網掩其左右遮其前後而盈車之族如斗之屬脫此掛彼捐錯析毫無一遺者予觀而歎曰魚之托於水也非無九州四海之可歸也而歸于數畝之陂朽株之下以爲至安無患若登龍門焉豈知誘之者將以制之養之者將以覩之人之機亦巧且深矣予又傷其盡而無遺何其不仁之甚耶嗚呼天下之死於盡取者豈獨魚已乎豈獨魚已乎故書爲記

菊莊銘

今年秋九月旣望余出城壯三里訪菊莊李君之居無五畝之園而左右種菊百本有碼瑙盤者株高五尺開十花圍徑二寸

強人以比西施中酒時狀元紅者株高四尺開十二花視瑪瑙盤微劣金鳳毛者株高七尺開十花色純黃如金圍徑三寸纖芙蓉者株高五尺強花如鉗金間深赤色徑二寸強此為第一品次小金蓮琥珀杯玉玲瓏寶州紅茉莉白株皆高三尺強花小大疏密不一而鵝翎鶴頂亦纖芙蓉之亞也他不可名紀者尤衆雖洛陽牡丹未有盛於此者可謂愛之深而培之厚矣君遂置酒賓子坐日既夕剪瑪瑙盤一枝而去越翼日命其子別來求文以記之余惟菊為草木之一前乎陶靖節鮮有愛者而陶亦託之菊以見其高然未始有所標榜也及宋周子目陶為愛菊目菊為花之隱逸者後人遂取菊與陶並稱之朱子通鑑綱目書曰晉處士陶潛卒陶之高益著於百代菊亦與之俱高矣吁一氣之烈草木摧敗與色若奔北將士蹶躓大荒之野而菊挺然冒霜不凋宜為陶之所賞可謂絕類而特出者乎君亦慕陶之高而又色別類分如此其趣固同乎陶已余亦愛菊之一也幸無官守言責之累每歲芳事過菊莊掇英汎酒和靖節之詩而想其人於千載之上不可謂菊自陶之後愛者幾何人也因書為菊莊記君亦城人字道原通尚書經嘗府試有司今老於松上云至正二十年冬良月檇李貝瓊誌

蘭雪坡誌

蘭雪坡者大名劉性初氏名其所居之地也性初幼有奇氣從宣城汪先生授春秋學讀書山中者五年後值兵變避地錢塘左轄張公才其人辟為賓客久之以疾辭無留祿意放浪九峯三泖間而屬余記所謂蘭雪者至於三四無動色于惟物之至馨者莫如蘭而至潔者莫如雪李太白高魯仲連之節其詩有曰獨立天地間清風灑蘭雪可謂知連之深矣當戰國之時七雄相傾權變之士掇以攻戰怨讐好合縱衡海內德無不報怨無不酬然蘇秦殺於齊張儀囚於楚范睢辱於魏韓非死於秦蔡澤取相位纔數月輒冉廢商鞅車裂李斯族呂不韋斥蜀視一時富貴不啻黃壤之朝菌何榮落之異邪而仲連解難兵交之際排難解紛却千金之報折帝秦之請卒蹈東海而去名立而禍不逮身顯而利不污此戰國一人而已以蘭雪況之又何過哉方今豪傑虎爭習縱橫之學為蘇張范蔡者干之以私策動之以飛辯竊高位私重祿與馬轂爽妻妾聞麗樂其成而不憂其敗也享其安而不計其危也性初獨懷仲連之志弗為人羈人亦不得而羈之又何有於蘭雪耶吁蘭雪之至馨至潔非仲連不足以擬之固有非蘭而馨非雪而潔者性初亦將擬其馨而尚其潔也乎雖然以馨而焚以潔而曦者古今所稱性初其慎之性初其慎之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六

雲間集

鐵崖先生大全集序

鐵崖先生大全集春秋大意若干卷史鉞若干卷君子議若干卷麗則遺音若干卷志序碑銘贊引箴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總若干卷吁富矣哉古之人鮮有也先生族出會稽母夫人李生先生時夢金鉤墜月中其父山陰君摩其頂曰是兒必以文章顯吾門故築萬卷樓鐵崖山中先生讀書樓上去梯轆轤傳食若是者五年遂以鐵崖自號嘗病國朝承宋以來政尾文抗而未有能振起之者務雄一代之陋歸于渾厚雄健故其所著卓然成一家言李翰[redacted]論文章之要如千兵萬馬而風恬雨霽寂無人聲惟先生有焉登張上第踐歷仕既為衆所忌又阯以妾婦之道媚於時多仇寡與而契之泊如也晚年放浪

雲門玉笥洞庭錢唐之間每酒酣興發輒自擊鐵如意歌哀三良弔望諸君辭識者以其天才似太白而學力過之不然何其正聲勁氣薄九霄空四海而凌轢一世哉至正初天子詔脩遼金宋三史先生乃著正統論凡二千六百餘言其言以為我朝當續宋統於世祖混一之日不當急於繼遼繼金正大剴切觀者韙之瓊早登先生之門今二十五年矣中値兵變不相知者久之及先生卒地九峯三泖而瓊亦自海昌至先領手編於殘缺之餘幸不歸朽燼流而大姓章琬欲鋟諸梓以傳無窮俾瓊序之吁荊山之璞豐城之劍不待卞和之獻雷煥之發而光怪燭天蓋天下之至寶有終不得而閟者先生之文章雖欲不行於世不可也瓊又何足以知之原惟唐韓昌黎之集李漢序之李翱皇甫湜贊之故不讓而書諸篇端實有俟於代之知言者云至正二十有五年春二月既望門生貝瓊序

鄭本初詩集序

昔宋景公使弓人為弓九年乃成曰臣之精盡此弓矣公登虎圈之臺援弓射之矢踰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餘力逸勁猶飲羽于石此功之倍也有窮氏與賀羿北游賀使羿射雀志其左目而誤中其右羿抑首而愧終身不忘故善射名天下此羿之巧者功不及弓人則其為弗良巧不及羿則其射弗神余謂詩人之於詩亦若是焉天下之善詩者非一而詩之工者甚寡務速者不暇工惰而不進者不能工必思之精如弓人之弓發之不苟如羿之射然後可言其工余獨得之鄭君本初焉本初之詩有曹劉之氣而不肆也有陰何之趣而不迫也寫物之妙濃若千態可謂工已非其功倍於人巧踰於人而能之乎自國朝混一以來八十餘年宗工鉅匠以詩名世者不少本初恒病其無古作者意故起而力振一時之陋未嘗妄作而極出之或

積歲累月而後成終歲所得者無幾片言隻字不合矩度則屢易不輟或誚其無倚馬之敏而有閉門之苦夫弓人以九年之勤不失為良弓羿謹一發之發遂至於善射則本初之詩不以遲為病在於遲而工不以屢易為難在於易之而後進也余學詩二十年未能窺詩人之閫奧至正二十二年始交本初於九峯三泖間因得所著五言古詩若干篇五言律若干篇精神心術皆盡於此而中州之綺麗有不足觀矣其門生弟子將鋟梓以余知本初之深也求序冠其篇端故不辭而書之本初錢唐人性坦爽與物無競登游四方九山川形勢欣戚感慨一於詩形之而世之勢利泊如也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

皖羅志略後序

皖羅距中國萬里而不載於史豈以荒遠略之也至正二十五年樞密院掾曹永嘉李至剛從副使帖木兒卜花公往守其地明

年舉詔逗京師至剛以疾不得俱廻留松江因記所歷山川形勢民風土産編而成集釐為三巻題曰鉄羅志略併錄梓鐵崖楊公既為叙其端矣復求余識余伏而讀之因撫卷歎曰炎漢之興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留匈奴中十年復亡至大宛為發導驛抵康居傳月氏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其要領歲餘歸漢為天子言之未能有如鈍剛之為詳也司馬相如之通西南夷至用兵而克之邛笮冉駹斯榆之君雖請内屬而長老且言其不為用者由是觀之國朝受命百年四方萬國咸在天光日華之下雖遐陬僻壤窮山絶島亦不得而外焉故至剛得與大臣涉海萬里而鎮撫其民未始傾一兵遺一鏃為國家病則視歷代之盛寔有過之者而是編尤足補紀錄之缺使列之輿地中國之士不待身經目識而已悉海外之境若過鴨緑窺摶桑也於是乎書

遊仙詩序

遊仙詩何所始乎始於離騷遠遊之作也天下固無神仙之說而屈子不答於君故乎湘潭蓋將陟六合隘塵俗排風御氣超然物表與日月齊壽以盡無窮之變觀其託為王子之言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内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則自廣成之告黄帝者莫之能過此真神仙之要不待飡六氣飲沆瀣漱正陽食朝霞而後謂之神仙也後有何敬宗郭景純者亞為遊仙詩不過誕妄期羨門之高假蓬萊方丈之勝而欲去此適彼其於屈子之言有得否乎惟其辭自成一家飄飄然有凌高躡空之想詞人固多擬之而能與之頡頏後先者甚寡錢唐陶菊莊氏爰遊京師與一時薦紳相周旋已有能詩聲籍籍在人耳又為松江丈學掾出所著遊仙詩十篇示余且以近體七言為之此尤古人之所未有也雖大篇長什不能盡觀是亦足以窺其高懷遠識要皆相於離騷之言非特擬何郭而作者也余非善詩也而於詩尤好獲見菊莊之詩殆得不為之擊喜而賞嘆 郭相遇屈近之語剽賊前古者其可盡廢矣當時與之遊者亦既知而成集兵燹以來散佚不存獨菊莊之藁章留故篋中且求余為之序因書以冠其篇端他日尚當續之於後云

澹園集序

澹園集者秦淮馬君文璧之所著也文璧蚤歳從鐵崖楊公授春秋學尤工詩與書畫每遇佳山水必託之豪素有並北苑米南宮之法輒自題其左時號三絶余嘗講學雲間文璧自杭來過相與放舟三女岡下登野王讀書臺酒酣慷慨歌魏武帝短歌若無人觀者疑古豪俠士也別去十五年中遭兵棘意其

涉獵淹充盡斷無聊之氣胸中必不能已而且澹園三家之上一伏戚甫得丧益昌其詩類以成編凡五百餘首出以示余誦之不啻鼓空桑以破瓦缶之音進大羹玄酒而撤醯醢之味信其致於天機不待雕肝琢腎之為工也且求余序余惟唐李白杜甫以降作者非一人擬秀於開元間氣河嶽英靈會授王國秀諸集識者猶病其乏風雅之遺徒以為天下之目業天下之耳剝其下者哉吁詩亦難矣文璧脫去凡近雕詞麗句或得之一花一草之微猶嘯颷呻之夕野揚風雷之中行役羇離旅游登眺之夕雨金朝嵐暮靄嬉遊之時丑賞獵場觴髏桔草傷心悽淚之地羇人之情思婦之哀神仙隱者之趣曲盡抒寫之妙婉而不迫奇而不僻蓋有曾人之風哉矣使其翺翔萬國覧黄河太華之勝大篇短章又不止於是也嗚呼氣化之變非復混沌之初而文章日趨於斲破獲見文璧之詩得不一加擊

御手遂書以冠其篇端云

用武提要序

用武提要二十篇集古之成法也一曰立軍分職嚴部署也二曰建旗置鼓壹視聽也三曰選將存亡之繫也四曰簡士勝負之決也不教而戰棄士與敵故精教練申號令次之勸懲以厲用命不用命故明賞罰次之什伍相保故謹分塞次之至經卒以嚴進退用騎以知險易營壘以宿兵斥候以防寇行則設鄉導戰則分隊伍而坐作擊刺亦皆有法焉他如審地利之高下察敵勢之強弱論間之辯候氣之審有不可廢者雖孫吳弗遇是矣兩河旨鋒豪傑並起名王重臣按戟四出往往羅致將不知用武之要故也嗚呼有國者不可黷武亦不可以玩武自七書之禁既嚴天下罕習之者雖武臣子弟亦莫之講此玩武之弊甚於黷武宜其一旦潰裂弗支使吾民為虜者十九也方

今張皇六師期復故國之舊則是書又可閟而不出哉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余固不得窮其巧已然聞前輩之論兵首及附民亦未始外吾儒仁義之說蓋結天下之本在是用武之要又可舍是邪錢唐俞在明氏將鋟梓以行世求余序冠篇端故特舉其凡而復申管見於末如此任將帥者或有采焉亦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一助云

瑞蓮詩序

至正二十六年夏六月十有三日琅溪夏士文氏有嘉蓮一闌漪瀾堂之前游觀夫秀鍾一氣幻玉女之擎雲見折雙能洗仙人之夕露瑞方連理之木名表合歡之花沖紛爭妍輕盈欲滌搖中流而纖影扇回吹以激芳水閑霜畢識弄珠之漢女月明烟渚凌波節之湘君豈當世之文明以著家之祈合雖荊衰四真之義既悴重榮香特徐續之行始異卒合未若斷之參差叠

見左右旁敷是宜宜之詠歌揣諸紀載宮沉羽振叶八音於管絃玉綴珠絢陶七情於翰墨兹叙其實式冠于端

偏旁辨証序

自鴻荒既闢而有文其法具於六書而數則窮於萬有一千五百大篆易而為小篆小篆易而為楷書其變不一然豈有外於一波一戈而究六書之法哉後世小學既廢而率承俗書之謬妄意古文不可盡求之點畫之間如以寧為丁以丁為一為省文示意文愈變而失愈繁矣則偏旁雖非大義之所損益學者豈可略而弗校以致魯魚帝虎之謬哉宋紹興進士毛晃增修四聲之譜既已正其偏旁如支丈毋母殳叉夷美之類固足以為經生學士之助而扶風馬君文璧病近習之多出於私見豔之為豔爽之為爽丰之為丰船之為舡尼之為𡰥居之為居晉之為晋臺之為臺鐘之為鍾燈之為灯是非謬亂於是詳求

同音異用同形異从一點之分一畫之別悉攷說文及五經等書釐而正之凡若干卷題曰偏旁辨証其視毛晃所定為有加焉既成編帙以示余且求序其首余閱之畢曰竊歎文璧用心之勤如此若余之不善書者從俗踵謬弗辨其誤而復誤一時之人也字無恨乎嗚呼字必有義而義各有從使不求其類而混之無別其累豈得謂屋去取得失之間邪是編之出非特有補於小學之功用之文章不施於金石則可以合古昔而傳將來矣余方挾兎冊以訓童蒙至有所疑尚獲從而考之猶觀今日之揚子雲也故書其說而亟勸鋟梓以廣其傳云文璧善古文詩歌書似顏魯公畫似董北苑中吳士大夫咸稱之偏旁辨証蓋特緒餘而已所學浩乎無涯余固不可得而測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七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八

雲間集

送石仲明序

嘉興尹秦郵石侯仲明之代也三吳之士莫不悵然而城與山墟海聚之氓雖不及識侯而一登其堂者咸駭焉非特秀之一邑也及其守崑山也則其士又躍然而喜山墟海聚之氓不及識侯而一登其堂者咸信焉非特一州也吁仲明何以致是邪夫民之利病繫於守令之得失天下之廣環百里而為邑者非一求令之賢者不數人環千里而為郡者非一求守之賢者不數人令而賢則利及於百里守而賢則利及於千里故能安生樂業於遐陬僻壤大山長谷之中否則為病為蠆蛇虎之毒哉守令之賢者不數人其得之難也如此故日夜冀其父母于我也若歲焉使一朝以無罪去則是終不得賢守令以父母于我

而民之窮且死者猶其飛蛇虎之毒無時矣仲明之為人余雖不獲接而致其所施即三吳之士與民稱之者若符之合其賢可知已嗟乎有國家務仁其民為簡守令而牧之恒病不得其人得其人而使不能行其志又豈務仁其民之心乎此余以數舉進退數易不安為今日惜而幸仲明由秀而升崑山也秀為余鄉侯之均賦興學於數月間其父兄子弟蒙其利者深矣是行也必推其施於秀者施於崑山可知已然不能不為秀之父兄子弟惜焉王君弘道者與余言侯之賢且求文以道其行故書其說蓋不獨為天下守令之勸而為天下守令之勸侯名克著號寶泉庫提舉四轉而為今職云

送章起潛序

余病天下之士有其位而局於才不能有所施有其才而局於位不得有所施有其才有其位者宜也非幸也有其才無其位者不幸也無其才無其位者亦宜也非不幸也無其才有其位者幸也然君子論其才而不論其位才浮其位雖卑冗而與之位浮其才雖尊顯而斥之固異乎常人之所見已常人知有位而已惡計其才弗才耶甚矣後世之不古若也古者度才而官位必稱其才又何議乎後世官其所私而才不稱其位故不得其宜而有幸不幸存焉而為士者往往恥局於位而不得有所施不恥局於才而不能有所施何其才而黜不才而進者衆也嗚呼其亦時之使然歟抑亦有國者不能求才以任之也松江儒學吏章子章起潛氏蚤歲力學不倦數遊搢紳間然不得奮於上其亦不幸而局於位者特干升斗祿為養余初未之知一日耳其議論下上古今心已異之又閱所為詩歌清麗有法能言人所不能言惜潛之有其才而無其位不啻沖霄之羽四翮蓬蒿之下也余又可以位之卑而易之哉故樂與之交久而益

篤孟亦與其才之有過於尊顯者也異日上之人求天下之才又可遺潛也乎盍考而去澄江包君叔韞陳君履信觀溪張君廣臣荊溪符君以愚賦詩以贈之而求余為之序於是乎書

送方德玉序

按周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疾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稽其事而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夫二氣錯行五為勝負而痟首痒疥瘧寒上氣之疾作苟失其養則夭其天年有聖人者出哀民不幸置醫以參兩其變而賦劑易之微自岐伯俞跗秦和扁鵲倉公克審其用以贊造化者也周以降醫無專官宋有郎大夫之職及翰林諸醫國朝因之內立醫院外立醫學尤重其任矣方君德玉者世業醫其先由汴從錢唐至君而名益顯歷仕永嘉天臨番陽平江今年復命攝松江醫學教授

而學之諸醫來求余言以送之余雅交德玉之日淺然聞其治人能察嬴盈休王以盡攻之之術往往起人於阽死亦中其之良醫也他日醫師考所入之狀必有十全之功豈不爲王政之一助乎

送王至善序

維揚東南一都會四方之所走集百貨之所塡委民生其間不務稼穡雖髫齔之童耳亂鄭衛而目蕩妖冶長則走狗飛隼擊丸蹋鞠窮日夜爲樂蓋其風聲氣習之使然而詩書禮樂之教有不能入者其有趨於長厚力學好古而屛色狗馬不足以感之則爲豪桀之士出於風氣之外世又不恒見也王君至善者其在淮南幕府時已熟其名及爲松江提控而余亦分教茲郡始獲與之相周旋聽其言考其行信其力學好古而不囿於風氣者也夫力學好古不囿於風氣余於揚之士誠百一而爲枚

焉三年之中上佐一府之理下綜六曹之事糾其違而搶其怠由是上官多所倚辦而莫能干以私又可見其寓之大而應於時者有餘養之完而見於守者不變如此獨惜其局於位而不得盡究所蘊也今年春書滿而歸余不可以無言故特擧其人品之高不與俗遷者論之嗚呼今國家庶事方殷以至善之才非久於簿書者將見信於既屈之餘譬之萬折之水東於龍門呂梁而後達於海千尋之木厄於霜雪而後參乎天爵祿之來惡可遏也哉

送王子淵序

余至淞之明年識澄江王子淵于頖宮時家燬於兵寓累無業太守王侯彥強以故人子過之周之以衆既而去游吳門者久之今年冬返淞上無僦屋之資寄食龍門寺爲童子衣泊如也方王氏盛時四方游士之無歸者三族之無養者必造焉子淵不以疏戚而汎濟之家之有無弗較也故其仰於王氏者非一人矣海內兵變江南北鉅姓右族不死溝壑則奔竄散處豈一王氏哉其賓與賄所謂不以其道得之者也然子淵所寓內安者反睨若不相識未有於而報之又且肆其讒焉以王氏之施於昔而背於今如此況彼之客於施者乎昔薛公之相也以取士傾六國而賓客趨之不啻朝於市及一旦失位則去之富貴多友貧賤寡交亦勢之使然也又何怪焉則子淵可以不足介於中矣然余於是悼時之不古而人情益偸抑利不足以結人也子淵通醫能治疾多愈遠近稱之而利人之心不然其前汲汲焉恐不及其天性之厚與衆人相去千萬矣余因書以道之云

贈醫師沈光明序

處暗室者具目之形而不能覩一室之中則必戚焉不樂思欠

而燭完而皭然後以爲快况瞽而不覩日月之光八荒之大泰山之高如夜索塗而莫知所從則衣之以文繡享之以五鼎勢與王公等亦必不樂也苟有能治之者使昭昭然見日月之明八荒之大泰山之高將不遠千里造之以求其大快於己夫有大快於己雖無文繡之衣五鼎之享王公就加焉此皆樂之至矣雲間沈光明者其先世嘗受術於龍樹師內障凡三十有六外障凡三十有六悉能治而去之不啻金篦刮膜而始之無所覩者毫芒可辨也光明克世其學邑之大夫士咸稱之余始而疑終而信既而竊歎之曰天下之瞽於目者有良醫以治之瞽於心者獨無良醫乎瞽於目者什一而瞽於心者恒什九明於日月者弗之察大於八荒者弗之覩高於泰山者弗之見由是是非邪正之無別禍其身而蠹其國豈非瞽之深者與心之瞽甚於目之瞽治其心者愈於治其目矣潤之以六藝廣之以道

德塞可通也蒙可啓也徹乎遠近視之而無不周也極乎小大
測之而無不合也則其為快矣止於目之能覩邪余因彼而感
於此矣今年秋賀璋者目病而視眊遂造光明治之既愈來求
余言以贈之故為書其說且俾吾學者有所警焉

元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照磨任公墓誌銘

公諱[illegible]字子良姓任氏世為蜀綿竹人寔少師希夷之後九世
祖嘗官四明因徙家奉化之崎山曾大父奕恭大父果德宋進
士迪功郎父士林字叔實湖州路安定書院山長一號松鄉先
生公自為兒時如成人讀書一過輙記不忘既長肆意經史博
通旁攷務極根柢嘗侍松鄉先生游鄞唐一時達官貴人皆折
行輩與之交初辟松江府史歷江陰鉛山二州照考蹤于江浙
行省校糧橫浦場典史轉江陰鈔庫副使江浙理問所提控案
牘轉海鹽州提控案牘陞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照磨承發架

閣事上官以公老成習法事多倚辦至正十四年督課會稽四
明中其三則民競勸無敢後朝廷兩遣使持御酒文綺賜之書
道出曹娥廟下觀曙咨嗟曰是女入江抱父屍出者孝也之宮
巍然相望而此棟撓瓦腐不支風雨豈非有司所缺典乎率其
屬捐奉葺之蓋其行事尤先於風教所關者如此十五年繼分
部永嘉天台及還民為刻石頌德十七年春告老歸華亭城北
之別墅而閒關兵馬之間身已病矣明年春二月庚午卒得年
七十有一公同生三人兄表字子駒蚤卒妹李琨娶鎮唐孔氏
先娶五十八世孫郁之女先三十三年卒男二人長大虎江陰
州佐史娶孫氏年三十九卒次嗣宗處州路龍村務都監娶何
氏女一人孟淑適浙東元帥府奏差邵士廉孫男二人長繼祖
娶沈氏次紹祖孫女一仲貞遺腹希曾曾孫男一公卒之年兵
興不克歸祔松鄉先生兆大卜葬于松江華亭[illegible]鄉西馬

鞍巷之堧于丈虎祔焉殺茅堂若干楹顏曰敬思復置田七十
畝有奇以給歲時之祭戒子孫毋侵幷入公天姓孝謹初松鄉
先生沒撫抯哭泣絕既葬廬墓三年九家之所當一不經意惟
取先生所著句章集藏之其在理問所時命儒師鋟梓行于世
嗚呼代之為人子者惟知寶其珠玉錢取而有之鮮知前人翰
墨之為寶者而公於斥言遺字未嘗委棄而磨滅使松鄉先生
之奇文章閎曠後世不與草腐木斃其真能子哉既葬五年而
墓銘猶缺其從弟來翁狀其族出行實俾嗣宗來請貝瓊于松
之泮宮乞銘銘曰

任祖希夷本蜀綿竹逮公之生遠大其族出而試吏孔仁且直
百鷙一鶚孰與之匹不好而嵩不惡而仇世莫予醫位局聲流
三年海陬厲府帝寵既老而歸食無餘奉惟堂以墓惟穀以畜
尚封其積號畜其施[illegible]龍之西馬鞍之宅公行不泯視我貞石

鄭處士墉誌

先考諱士元字元之世居嘉興之北郭曾祖儀掛宋朝奉郎祖
晦擢進士第授常州無錫尉七轉為都督府機宜文字官加贈
朝散大夫父不妄元饒州路德興縣儒學教諭始生而穎悟既
長力學通尚書經父沒時甫二十即教授華亭之楊溪以奉母
趙氏陸氏煢然子立備歷艱難常應進士舉再忤有司意遂隱
不出自號漢南處士終楊溪之寓舍嗚呼痛哉其生以己亥十
二月二十四日沒以戊申十一月二十二日春秋七十娶妻氏
先十五年卒生子五人長仁娶陳氏次時娶宋氏繼娶張氏次禮
娶周氏次哲娶吳氏次至未娶孫男三人本穎磨孫女一人寧
奴惟是親諸孤既卒襄事覺軍興未克祔錢唐法華山先塋之
側乃歸骨于嘉興以妻氏合葬永樂鄉之原不用浮屠法遵治
命也謹次其族出鄉里歲月刻石納諸壙仁等泣血謹識李鼎

榜第二甲進士會稽楊維楨塡諱

江山尉中玉先生貝公哀辭

嶲李貝公中玉者平山先生之子比玉先生之弟也博學强記東南之士咸推之以父蔭授江山縣尉時海内鼎沸詔徙行臺于紹興以控制閩越至正丁酉大夫擢公爲參謀統鄉兵守閩癸越二年城陷遇害一門十三人俱沒長子孟觽出而僅免嗚呼先生之忠烈固無愧於古矣余於先生爲鄉人且忝從其叔父次山公游故述辭而哀之辭曰

惟上帝之孔仁兮信禍福之與施何先生之不幸兮獨罹厥災豈其積之不厚兮又豈行之或虧嗟佐時之明略兮試一割於南境轡既摧於九折兮雖善御而遇騎衆鳥紛其高厲兮鳳樳翼於湯池盍低回以遠戢兮俟有道而一來日慘慘而晝晦兮風蕭蕭而夜悲悼先生其不返兮抑亦須而莫支嗚呼學貪生而惡死兮匪伊人之攸異死固有重於生兮蹈白刃而弗貳苟吾義之既獲兮尚雖醢其奚傷與平原而爲朋兮越千祀而齊光被懷祿而有此兮曰然何而不亡仰家廟而告之兮流余涕之浪浪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八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九

兩峯集

觀魚說

余讀書朱氏西齋左蛇而右渠書指叙徙臨而注自馬方天不雨水涸可越魚皆徙而去之其不及徙者戢戢泥沙中喋鱗損介日就於枯將爲鳥鳶之所啄螻蟻之所嘬孰有援而活之者余觀之戚焉以悲及春夏之交淫雨彌月不止百川暴溢浩乎如雲不見涯涘渠亦豬而爲大澤矣於是小大之魚甲萃洋洋然而泳喁喁然而噞有戲而安者有觸而躍者有驚而逝者往來無時隱見無方余觀之又懽焉而悅乃爲之歎曰噫嘻天下之物各有所依而魚之所依者水也昔之涸而戚者失所依也今之溢而適者得所依也苟得其所依其樂如是矧遇風雷乘洪濤而上龍門者當何如哉以魚之一物推天下之物使各得其所依相生相保其樂奚啻魚之樂於水也天下之物各得其所依相生相保亦若魚焉則余之悅於心而無憾者亦不止於觀此爲足也所懼不得如魚之得所依救焉有泥沙之困而日就於枯烏得不重余之戚乎故爲之說

糜母張氏孝節傳

嶲李之幽湖張氏女歸同里糜正生二子而寡時年二十有六奉養舅姑不再醮舅姑沒鬻衣而葬二子既長告以父志俾從師讀書遂以儒名於世咸稱張之教也至五十七終

貝先生曰婦之事夫猶臣之事君惟貞與信而已貞則不隨其節信則不貳其心然上下數千載之間求之千萬人之中如衛共姜者千百而什一也有元之興閨共姜之風書於閭閭克盡貞信者非一而余之所知者京口之王氏新安之吴氏尤較然著明者也當是時朝廷清明方將以貞信之行厲

化率俗故有司特上其事咸旌其門斯為盛典已若山壚海聚素無詩書之習而有貞信可稱者則姑胥王雍之母攜李褱寔之母馬寔母於夫之沒也堅執婦德歷三十年之久凜然如秋霜烈日使死者作於九京則見之而色不怛心不餒其去自淪於禽獸者實啻萬萬視共姜亦何遠邪屬四方有戎馬之事不得上請而旌之以為天下勸然其貞信見於士大夫之詠歌者又可得而掩之哉當與京口之王新安之吳並立於天地爭光日月矣吁以一婦人之賢足以表之於世不與草腐木萎烈烈丈夫不失事君之義者乎世降俗媮甚者叛於利害之頃未有死生一節如婦人者抑可歎也夫抑可歎也夫

西郭生傳

西郭生名士桂姓陳氏其先括蒼人五世祖宋少師退庵主秀之崇德㴋崇德地四平無山其俗質而尚文退庵樂之遂卜縣西之南津居焉至子清穀公開府益大其門清穀公性剛介累官至尚書通歷六部既老穆陵爲書清節高風四字寵之因表其閭曰清節里元季清節里第毀于兵後築月城其上生事其父螺室先生辟地於外者十年既定而歸結廬月城西謝客讀書受業者恒數十人時螺室已沒生亦無仕意或曰以爾之才盍乘風雲翔天衢與一時顯者相頡頏摧氣局志枯槁田畝中無乃左乎則懟之曰猩斃於醴蛆溺於汁魚觸於鈎蛾焚於燭皆昧於所戒也吾可據非其所據禍其身以及其宗如猩如蛆如魚如蛾爲小夫孺子所笑邪唯曰嘗游獵上給八十之母束遺書以教子使不辱吾先至願足矣聞者高之

貝先生曰余少時嘗從螺室先生游故知其世系爲詳且後觀家藏宸翰龍盤鳳翥之勢雖歷時已久猶欲飛動為之歎息當是時都高位柄大權或一再傳子孫已陵遲不振流爲卑賤四視熏天氣勢若可憑藉者忽焉澌盡而電滅陳氏先後幾二百年而清穀公之澤存而不斬德厚者流光詎不信然西郭生既與時枘鑿故不求用於時余觀其志亦豈時之所能用哉

鳴鶴軒記

傳稱衛懿公好鶴余嘗爲之解曰鶴誠有可好者夫巧於萬變翳笙竽而鼓琴瑟不如百族之蠢人然潔而不可污介而不可狎類乎士之有道者當天寒夜半白露初降則引吭長鳴洪而遠清而亮足以破喧啾之聲殆非百族之所及故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以其遠乎近而達乎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以其出乎此而應乎彼也衛懿公之好之有乘軒者亦異乎衆人之好已衆人之好陭也琴也嬖也惡知鶴之爲可好然以鶴之異於百族至於乘軒則天下之士將慕而歸之可以守其國而四隣懼寇至授甲而莫肯爲之戰寔有可亡之道鶴惡能亡之也哉使不好鶴其國有不亡者乎彼不是察而尤其好鶴鶴豈不愈於蠢人之百族邪惟其由鶴而亡亦鶴之不幸已故知衛之亡非好鶴之過也時未有發余之說者錫山楊君德中嘗爲一鶴以鳴鶴題其讀書之軒蓋將以鶴自况且求余爲之記余交德中三十年寔吳之奇才也始爲蘇州佐史擢風憲歷江東浙西二道不以好而同不以仇而異故一時上官咸敬而憚之及張士誠入吳即引而去之隱于吳山之陽義不尚操日與鳴鶴爲伍而無悦於鶴之翥而介者其視陸平原當主昏國亂不能如李膺之高及牧而思聞華亭清唳何見幾之不蚤邪故既嘆非鶴之亡而且美德中之獨高也是爲記。

一粟乾坤記

一粟乾坤者沙門理公宗元燕坐之室也余一日與二客過焉悟其名之侈而義之微也從客而詰之一客曰天地糟粕也人於天地贅疣也故於小而不悟其性於虛空者見天地之大而不見其有大於是者也故以天地視人則人為天地之一粟以虛空而視天地則天地亦虛空之一粟耳曷為紛紛擾擾堯舜以一粟相揖為讓湯武以一粟相攻為爭此有識所以寒心而竊笑也一客曰噫夫天穹然在上吾不知其幾千萬里之高夫地隤然在下吾不知其幾千萬里之廣而吾廁之以一粟忍乎而齊哉然自其虛而觀之斂之至密不盈於一粟推而放之則彌乎六合是一粟已具乎乾坤乾坤不間乎一粟也非盡參五神易之道惡足以與之此堯舜湯武為能範圍其大用也二客之論遽起而莫之能一余歸而思之由前之所言蓋病其有而以一身之小等天地於小也由後之所言則崇其有而以一心

之大參天地之大也嗚呼物而不化者雞鳴而起日入不得休如頑頑而不悔則樂空之說使知一切之為累者厭而弗居遣而弗存可也達而不拘者含萬物之粗而欲造乎窮神知化之地如凝冰而不察則樂易之說使不過於一偏可也天地無窮也以一粟視之必有能辯之者明日宗元來求文為記遂書以貽之俾自攷焉

聽雪齋誌

凡物之聲通乎耳而天聲之可聽者莫過於雷霆之鼓蕩風雨之四合使人通夕不寐雪也者凝而不可聽者也於其不可聽者而聽之此其善聽者乎故當一氣凝而為雪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固不辭以為聲或著物而有聲鏘然如飼春蠶以為有而莫可尋以為無而若可察苟非心極其清耳從而清者惡能聽其聲於無聲也哉是時也天晦無月夜坐一榻上頹凍爐之待曰及其既旦則連林俱縞大地盡白不啻海濤涌而雲氣合炊者既夷寄者既畢萬象畢入鴻濛中而反太素之天淪入樵子弗擬往來之蹤莫不動色相顧以為異而君子聽之欣然以為大快於已雖張鈞天廣樂於洞庭之野奏霓雲於幔亭之峯又何以踰其樂邪夫衆人非不可聽也富貴者聾於五聲而不及聽窮約者雖聽而不知其為樂惟君子會其聲之存於空寂者亦猶大羹玄酒得其味於無味然得其味於無味為善嗜得其聲於無聲為善聽君子所以異於衆人也錢唐戴良佐由吳門從家足山之西謝客讀書遭大雪夜降殆有得於傾耳之時遂以聽雪名其室而求余為之記因書其說柚曰雪夜操舟祖逝尚能為君賦白雪之歌以狀聲之妙已是為誌

水竹居記

距樂兒東六十里曰澄林其地多蒼筤竹青環翠合不啻左泉

而右洪也方平時勢家擅沃饒地鑿池築圃為觀遊之所計澄林棄壤委之田夫野老莫有爭者及三吳兵變所至成墟剗林參天獨田夫野老無廢興相尋之感而水之渥渥竹之脩脩識可託而忘世者此包生克恭厚直靖之而居之外寬內密不修不陋當三伏之炎也千原火烘而天風時至其戶內凄凄然如空山之秋大雪之晨琴笙竽合奔湍而交作則所以安乎體而適乎心者宜必高棟連雲周阿殺罘哉余嘗過之脩游倚之出沒仰飛鳥之往來悠然與心相會眷眷不能去安得從家其傍為東西鄰朝夕之間方舟上下豈非一快邪嗚呼地之勝又待乎人之高必因乎地錦江縣笑杜南客焉馬溪僻矣挪宗元宅焉今幸有其居以遊以釣以絃以誦是可樂已故記之

恒齋記

海昌鄒克讓學醫於戴德齋氏未幾通其術德齋且懼其易之

也成以守之之難克讓乃題所居之室曰恒齋既揭師之戒於坐隅復微余申恒之義余惟天地恒其位故高下不易日月恒其明故晝夜不息君子法之必恒其守焉而世之有恒者爲甚尠也孔子誦南人之言且舉易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而斷之曰不占而已矣嘗其人也及論聖人至於有恒則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傷其俗也嗚呼恒則誠不恒則僞恒則敬不恒則怠聖人之不可及者豈果異乎人哉所以異乎人者亦恒而不變若天地日月而已故有恒之與聖人雖非其倫欲進聖人之室者恒其門乎緻乎前而退於後非恒也謹其一而譏其二非恒也農恒於農而不去乎野故其地日美工恒於工而不去乎肆故其器日精知欲進乎聖人者惡可無恒邪克讓儒而醫者也其知生於恒已留一技耳死生繫之必進乎俞跗扁鵲倉公之巧而爲醫之聖凡書之所論有淺深

以有恒之心求之則可以造理纂之所統有緩急以有恒之心察之則可以成功彼射利小夫又惡能及乎此而以恒爲務歟由是觀之醫且不可以無恒斯足以應人之求爲吾儒者其亦有所警也夫

東齋誌

錢唐沈復東氏幼穎悟好讀書旣長授醫術於海昌慧力寺之忠上人取黃帝岐伯所論及漢以來張仲景劉守真李東垣諸家書窮日夜讀之遂造其閫奧忠亦無以過之者於是無貴賤貧富凡有疾者輒造復東請焉起人於阽死者數矣然一以利天下爲心其施甚博而取於人者甚廉故咸稱其有宋清之風無市井小夫之恒態焉從家紫微山之麓因顔其室曰東齋過余淸江一曲求文以爲記余惟東之爲方衰也日至夕而入虞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升於東而爲旦則旣晦而明光曜一新麻者變從者翔是一日之所始也歲歷冬而終日周三百六十有五度旋於東而爲春則旣塞而通一氣旁達死者蘇蟄者伸是一歲之所始也嗚呼天地生生之道莫盛於東而爲萬物之母焉故四方定位東爲首南次之西又次之而終於北若生者其體生物之仁將以仁其人歟抑又即其勢論之岱居四岳之宗而海受百川之歸蓋山之峙於東者莫高於岱水之會於東者莫廣於海生尚益進其術雖未達而仁天下尚足以仁一方一方之人仰之猶四岳之岱百川之海豈不獨雄於時而爲其所宗且歸如仲景之徒歟亦在夫積之而已復東謝曰博哉東之說矣請揭諸壁朝夕覽之以自勗焉是爲誌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九

淸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

兩峯集

春暉堂記

余讀孟東野慈母吟未嘗不三復其辭爲之慨然流涕也嗚呼論德莫大於父母故蓼莪之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是以父母同乎天矣東野又以慈母之厚同乎四時之春焉自寸草之微觀之氷雪之冱天風之烈莫不凋落腐敗如萬馬蹂躪無一存者及氣之闓者旣通而物之枯者復蘇則蓁蓁萋萋其生自有不可遏者當是時也塞六合之大一春暉耳而慈母之德以之拊我畜我長我[redacted]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宜特壯而有事四方而憂其行之久哉此人子之春暉不可以不報者不報不子也然亦不知其所以報也何者其所施者無窮故其報也無窮五鼎之適口豈足以爲養八音之悅心豈足以爲樂今或欲於事而不得報焉於是即一衣而有春暉之感如東野者至形之於詩歌然蓼莪之詩人兼言父母而東野專以母言者豈以父母之愛雖同而慈母爲尤甚或者其母獨存故不及於父也且自比於寸草者亦匪我伊蒿之意傷其不爲天下之美材耳余蚤不天獨與母居貧無以爲業二十餘汲汲東西南北以營衣食不及朝夕在其左右旣老又不能行道於上身顯而名立以爲親榮徒貽其憂而莫報其德固有愧於春暉也多矣安君東伯者名臣之子持也折節讀書以明經選于有司來上浙江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板授傳貽書院山長其母春秋已高而康寧無恙遂以春暉名其所居之堂且求余爲之記余知其與東野之所感者今昔不殊而克報人之所不得報非若余之徒懷區區之心如寸草者豈得不重有所愧乎噫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將見天下之人觀東伯名堂之義有以感其同然之心而思報春暉者非一余豈一書而已哉

淸隱堂記

紫微爲海昌第一峯而廣福寺者寔據紫微之勝宋慶曆間慧悟大師之所建也距今四百年矣慧悟之徒因公度地寺之東北剪茅築室題之曰憺軒後禮公又餘淸隱堂於憺軒之北爲燕坐之所繼禮公而興者未暇詳其人而在元季則有進庵先公起山與公春山勝公埜山珍公大鄂鑒公明遠旭公源秀相承皆一時之卓然者也時淸隱多歷年所榱椎冗腐不支風雨勝公閔焉而新之首發私帑以倡其徒經始於至正十有二年五月落成於是年八月并葺堂之東西兩㢠其制視前爲加廣焉又以其羨造用器備歲時之設無俟假於人矣十三年鑒公没越明年珍公繼没而與公尙詠不事事庶務悉倚之勝公十八年先公復没則昔老凋落過半勝公亦孤立而無助矣矧歲入不給賦斂日煩於是內營外應九十有五年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錯綜紛糾處之卓然不見跋疐之患矣譬砥柱屹立波濤中衆恃之以爲安也今春秋已六十因命明遠代掌其事而退而休於淸隱焉每一食之頃惓惓懇懇爲言自少至老執勞不懈及兵交境內學佛之徒散于四方而守是區區不去者惟勝先公之所託且欲遂安而莊嚴耳我後人其念之哉其念之哉明遠旣服其訓且求余記其本末之詳俾來者知其所積非一世所成非一人觸於目而警於心也余乃爲之歎曰天下之事必有所基以開其後必有所述以成乎前而代之佛堂構之寄者抑何衆也近而吳越之區自玉山之盛至於山壘野邑炳焉金碧之交煥者忽已走狐兔而翔鴞蔦而一堂之小巋然如靈光獨存豈非善述之大歟爲能圖前人之所難者歟大雄氏以天地爲幻若無待彼爲損益而先德之樹立如此亦敎之所關也嗚呼歟

與存亡相尋於無窮猶寒暑夜旦之必然定業於天而不繫於
人也然天不可必也其可必者人而已故盡人道以聽天可也
責諸天而遺乎人不可也是昔之趙進庵者在春山而今之趙
春山者又宜不在於明遠邪將見慧悟之傳久而愈熾已故為
書其說使揭諸壁且不特以勗明遠與時之後明遠者其亦鑒
於茲乎明遠年甚少深於教乘至若讀書戲翠工五七言詩皆
其緒餘云洪武四年龍集辛亥夏五月初吉檇李海鶴生貝瓊
在殳山草堂寓

半間雲記

海昌廣福寺之遂上人者鑿崖構屋高出飛鳥顛之曰半間雲
且徵余為之記余乃詰之曰雲之狀何如也上人曰當清秋時
天將雨初氤氳上升如蒸饋既而被霞四據又如玉女曝衣不
見遠近及天風引之勃然入吾室中洩窓戶披帷幔排之而不

能去攬之而不能執晌然如犯大雪山行覺有清氣淒淒逼人
如沐秋濤中前闕而隨合莫測其涯際也始吾甚厭之然一揭
之外率非吾有吾特寓焉而已矣雲之止邪吾不以為寬雲之
去邪吾不以為褰中分吾室而居之夫豈不可乎復徐而應之
達官巨姓華第綿亙屹乎山翅翼乎鳥舉雖欲一與雲接而雲
且不至焉不過畜聲伎藏寶玉所以贊目而資耳若朝暮交於
左右及元季兵變又皆毀於武夫悍將污於宿俳飼馬之所雖
惡之者仇而卒莫敢訶焉若雲之在吾前也今一室之小幸而
不為聲伎之居寶玉之府也又幸而不為武夫悍將之所毀也
為吾與者特雲耳故吾之視雲不啻故人嘉客相忘相狎忽知
其孰主孰賓也哉先生試於言之余應之曰上人知雲之勝彼
其論高矣猶泥於有跡未能會物我而一之也未能會物我而
一之則亦同室而胡越耳嗚呼雲無心也吾亦無心也以無心

相遭則吾之為室邪雲之為吾邪其飛揚下上而彌乎六合其
卷而斂乎[illegible]之邪然非上人之造於道不足以及
此已上人曰善遂書而為記洪武四年歲在辛亥夏五月既望
檇李貝瓊在清江一曲寓

西翠樓記

海昌郭子振氏寓居第之西偏小樓一所顏之曰西翠一時賢
人碩士賦詠者多矣乃馳价求余為之記余觀濱海之山自鳳
凰石犬而下皆卑不可見距邑西百里為吳興其七十二峰連
延若海濤起伏湖上者舉在欄楯之外此闕於東而拱於西也
然西不止於是焉擴其大者際之匡廬為九江之奇觀又放乎
西則嶽之太華巍然特起與天一色其翠當百於峰也又放乎
西其去中國絕遠者則峨眉雪嶺其翠奄乎巴蜀吾不知其幾
千萬里極於崑崙之墟所謂天柱者岱岐而廣其翠奄乎康居

大夏吾又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大抵極西多山自關隴而鬱巴
然故雄秀之所在雖欲不得而至媸嫉不得而窮近即七十二
峰之翠其所不及者皆可按圖而歷杖之所盡人之跡非可限
也觀夫四境之勝莫過於峰之在西矧觀夫匡廬太華乎觀夫峨
眉雪嶺與崑崙乎雖然山之小大萬有不齊而真賞之會于心
則一耳當夫積雨新霽海日東出於是挹爽氣於柱頰之頃天
空無雲倚翼盡歸於是賓素月於尊俎之間則其寄興之高為
何如哉視彼脩屑焉溺於聲色狗馬珠玉錦繡者抑已陋矣子
振尚覽山之翠蓄而為德則厚重而不遷散而為文則峻絕而
不可踰斯反諸身者卓然有所樹立是亦崑華之拔乎衆山豈
小夫孺子所得而企邪余固有以望之非直為一樓狀其勝而
已也故不辭而記之子振世業儒其先由汴從南至祖君玉公
嘗善藥以應人之求往往不責其直而起人於阽死俞公伯貞

爲書種德二字揭于堂又子文伯文叔克紹其傳而孝娛益文伯之子也有祖風尤工鍼砭爲時所推云

安靜軒記

嚮李張克成氏蚤從沙門祈公伯琚於報忠以究大雄氏之法乃闢燕坐之室題曰安靜馳書賀於余而請記焉余儒者也道不同不相爲謀言之無乃悖乎辭不獲則復之曰人以一粟寓乎天地而百歲之中沒沒焉惟物之徇喜怒哀樂所以相感相仇者奚啻寇之衆隙交至擊於東而生於西茍無道以定之其不至於顛倒錯亂眩瞀迷惑者亦寡矣傳有之曰靜而後能安蓋靜則一一則已勝於物物不足以動之不靜則貳貳則物勝於已恒爲所誘而俱往焉是知外物不特蛇也惟安靜以御之耳學佛者亦然特以外物爲外而惡其累已不擇義利一切欲絕而去之且必塞其聞見無思無爲使同乎槁木死灰豈不過

哉彼之空也物至而蔽不能使之不蔽也蔽萬物而不爲物昏也心之靈也事至而應不能使之不應也應萬事而不爲事撓也君子之學如此而已彼亦不通於道而分內外爲二本歟昔明道先生嘗告張子以性無內外之說與其是內而非外曷若內外之兩忘也程子之言可謂精矣惜乎學者不知致徒枝荒溺禪說以爲高殆將絕聖棄智然後謂之靜又烏知靜必有覺物非一於靜耶克成求定於至靜其與徇物之徒相去萬萬余謂其不嚮於是故卑所聞而盡告之若安靜之要則在於誠與敬耳由是而進將見所謂定者不以動靜而定與日而有以徵之矣洪武五年歲在壬子冬十月既望貝瓊記

來青堂記

秀之將君子陸景遠氏家於又史兩山之下以來青顏其堂取宋王文公詩語也謁余文以記之余惟邑居者恒病於城陋與極天下之雄秀如天台鴈蕩不得覽于碧於江雲海雨之外而景遠攄地之清曠不爲塵囂所限飲食起居與山相接可以寓吾目而快吾心奚必天台鴈蕩哉蓋真賞之所在不以一簣爲卑九重爲高則天台鴈蕩不廣於又史兩山而又史兩山亦齊乎天台鴈蕩之雄秀其真賞一也於是坐挹空翠於几席若賓主然而雲霞之晨雲歸之夕尤宜也予以讀書子以鼓琴或命客傾壺分曹對奕殆無邑居之累不知文公之在金陵與是何如邪故嘗論之文公之文章氣節表於一時又豈後人之可儗而其相神宗也雍容廟堂之上以伊傅之業自期不得有兩山之青以爲玩卒行新法以亂天下取譏當世既罷而歸也來青之語且見於閒居之頃豈不貽山之愧乎今景遠放浪田里三十餘年以沮溺之志自適得佚不怵于內榮辱不加於外是無文公之位亦無文公之詬兩山之青爲吾之所專矣余亦有好

山之癖者觀秦望於越觀西山於錢唐觀洞庭於姑蘇既老而息於茲將從之葬室其旁當割山之半青矣故記之

醫鏡寶語序

按晉王惟一銅人經督脈始於齦交終於長強任脈始於承漿終於會陰足太陽始於睛明終於至陰少陽始於瞳子髎終於竅陰陽明始於頭維終於厲兌太陰始於太白終於大包厥陰始於大敦終於期門少陰始於湧泉終於俞府手太陽始於少澤終於聽宮少陽始於關衝終於耳門陽明始於商陽終於迎香太陰始於少商終於中府厥陰始於中衝終於天池少陰始於少衝終於極泉凡三百六十有五而十二經十五絡之表裏可攷已然一膜之間死生之判不可以易語也代之醫者類曰背脊之強者刺人中以瀉之頭目之眩者刺風池以補之與閒使之治瘖瘂瘲之治脚大敦之治疝三里之治五勞視之若甚

易者思知九鍼補瀉之法不難於迎隨提按難於察同身之而刺之適乎淺深然姑舉其九若鳩尾一穴直中庭之下鍼二寸五分止中心者再亡中肝者三日亡中肺者五日亡中胃者七日亡中膽者一日亡中腎者不然日亡由是推之苟不知淺深之宜輕於用鍼鮮有不誤中而殺人者苟雖極其巧又可以人而試吾之巧邪在皇元時竇文貞公得丘長生之傳大顯于中朝而四方咸宗之且推其所得述標幽二賦行于世復注銅人鍼經密語一卷未成而没其徒有蘭溪王鏡潭及其子瑞菴者增注而成之則三百六十五穴之分寸不可有一過不及之差嘝乎微哉一日瑞菴挾之訪余旻山求序以冠其端余讀之累日為之歎曰嗟乎鍼為醫之一耳而書之浩繁有不可勝窮者皆非所以為密也夫觀室而不覩其密則未造乎室遠適而不求其密則未造乎道補注密語其用鍼之奕奠乎然其旨

閟而未廣也鏡潭父子因文貞公之注復衍之於後則所謂密語者既顯而不得閟矣學者復從而致之則知其所慎而見於治人者足以冀夫十全之效而無悞也已故不辭而書其說云

玉泉隱居圖序

玉泉山距蘭溪三十里當五峯之北嶷然青芙蓉危挿天半與金華東西相望而半山石皆蜜色類琺瑯者以其如束帶然故一名玉帶其巔有峯特起曰露峯峯之下有泉正出曰鏡潭潭通浙江而澄澈可鑒或疑神龍居之故又名玉泉山云山多合抱之木與夫空青丹砂千歲之琥珀往往得之昔舒元輿金仁山嘗隱其中非獨神仙釋子樵夫野老之所託也在皇元時則有王氏者為蘭溪之巨姓蚤從竇文貞公學九鍼補瀉法客京師二十餘年不樂仕而南歸營於鏡潭之上自號鏡潭先生左右樹杏千株每花開時遠近爛然與日光霞氣相射望之不啻董林焉其族人子弟從而從之者錯居其旁至數十家烟火之相連雞犬之往來熙熙皡皡有太古之風世莫得而知也則玉泉之境因人而益勝矣余不及識鏡潭先生獲與其子瑞菴交瑞菴屢游三吳間一日持隱居圖示余且將老於是因求文以志之余受而觀之乃為之言曰天下之名山非一而玉泉其東南之雄秀者乎若鏡潭所據峰巒林壑之美殆與終南少室並宜游而玩者所以長往而不來也然盧鴻李渤皆以隱為仕之媒非若鏡潭之不仕而隱也嗚呼都高位享厚祿豈非人之所榮而懷才不售絶物而獨處顧效龍蛇之屈蟠松栢之槁死没没焉無稱於時又豈其情也哉特以勢榮則必殆不若去位而圖其安利廣則必憂不若辭祿而求其樂此考槃之碩人永矢弗過也余恨未能超然引去相與入山讀書决泉洗藥方日汩汩風埃中未知所届回望丹崖翠壁邈在弱水三萬里外而不

得一至豈不貽愧於鶴猿怨鶴邪姑書其説以識余之心他日或能褰擢往候瑞菴庶不為玉泉之生客而為山靈之所拒也夫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

洞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雨峯藁

送王瑞菴序

余讀鍼經而知鍼之要不出於八穴曰公孫內關臨泣外關後
溪中脘列缺照海八穴治證凡二百一十有三而九鍼補瀉之
用由是行焉後李太乙飛騰之術其法有八曰迎之於前以殺
其發隨之於後以解其結提而升之以補其不足按而抑之以
損其有餘左之上引以陽右之下引以通陰虛之於中以生
其氣實之於內以散其血二家之說更相表裏皆本於岐伯雷
公與黃帝問荅之書攷之靈樞素問可見已通其術者金李則
有全真趙魔哥皇元則有丘長生真人竇人以授竇文貞公有
所著標幽拍送二賦及王能歌龍隨經行于世而趙魔哥之徒
則有洞玄李公高山陳公爲傳至於王通甫先生晉丘李清風

然皆不若文貞公之際遇世祖而大顯于中朝也故四方學者
咸稱北竇南陳之鏡潭王公則出入其門二十餘年盡得所
傳之的在當時已有道南之歎遠鏡潭之子瑞菴益精於術往
往治人之疾不嘗大將統六師以剪小寇殆非一時衆工之所
及於是南北之明鍼道克繼文貞者獨推王氏父子焉嗚呼人
之死生制於天而鍼能通其逆順屈者信之危者安之虛者充
之弱者強之塞者換之則其死生之制於天者且制於醫矣抑
非洞察脈絡之表而不差毫芒惡能收十全之效哉宜斯術
之傳千百而十一也瑞菴之術雖受於其父而得之於心應之
於手必有斷輪之巧者不可誣也今年春自越如吳王公實人
交謁於門者無虛日適大名劉性初病寒留鵝李因迎瑞菴治
之以數項之功起五年之疾故一方以爲神人其從而執弟子
禮者非一端菴亦不斷於傳蓋將廣此實之學於無窮而利人
之心亦及於無窮也歲云莫矣浩然言歸因序以送之而能詩
者咸繫于後云

贈星李梅生序

天下之士成於偶而敗於奇通於關而厄於塞故衛青才不過
李廣收於奴而侯公孫弘德不高楊雄去牧豕而相始之因而
終之顯如此信其不繫於巧拙而繫於命也代之談命者不精
於五行妄稱吉凶禍福以恐人心而徼其利以私一己甲曰某
日利乙曰不利彼曰某人貴且富此曰貧而賤手得手失百不
一中徒滋天下之惑已余來又山有梅君玉者踵門而求見盡
精五行之術者其告人吉凶禍福咸可徵焉定賢而隱於卜蓋
者也余雖不執於命益知其懸於天者不得而易也故序而送
之系之以詩曰

我生之辰斗直於卯日直於巳太白一星獨守垣紫咸南流會

斗尾則不及升斗位不登三公惟有文章吐奇經錄水府靈衛
紹功綸拔擢爲卑何以送汝窮請君推行年祝雖願寧尸鄉翁

送嘉興知事而斎徐公上淮安推官序

治天下之事非一而事莫重於司刑唐胡元禮爲少卿欲殺一
囚司丞李日知以爲不可元禮曰吾不離刑曹此囚必無生理
日知曰吾不離刑曹此囚必無死法當是時其事之曲直固不
可辨而君子以爲元禮之嚴不如日知之恕焉吾從而攷之舜
典自象刑至於流贖各有一定之法而繼之欽哉欽哉惟刑之
恤哉則司刑者當以恕爲本不可以嚴爲事蓋恕者德恒勝法
嚴者法恒勝德德恒勝法則無心於用刑無心於用刑者惟聽
人之所犯法從而輕重之雖殺之而無怨法恒勝德則有心於
用刑有心於用刑者必以刑加人而不得其當皆求免此胡李
二公皆以至公行之而優劣之判不啻霄壤如此世之刑官宜

有所擇而處之乎洪武四年春正月三衢徐公雨齋對嘉興府
知事陞淮安推官實材選也余聞之喜而不寐蓋雨齋讀書而
通律其掌簿書四年上下稱其文而無害則今專用刑之寄必
能存日知之恕而無元禮之嚴可以上副
明天子恤刑之意而淮安小大之獄知其無冤矣其行也邑之
大夫士咸賦詩以餞之屬余為之序於是乎書

送材上人序

天下之道無窮而欲窮無窮者資乎積而已水積而深山積而
高人積而至於化是知學之不可苟也知學之不可苟斷又不
足乎已不足乎已則愈至而愈未至愈精而愈未精聞者未睹
一奎之內案然以為人之莫己若也畫而不復進盈而不復受
其積小矣求至於道不亦遠乎此吾所以為學者之大病竊歎
勉焉而氣質庸下方其盛時不能有為以至老而無及已悲夫

材公大用學佛者也堅強而不倦純一而不二初受易於究平
澄先生後去而從嶽殺山之忠公本心悉以所得於東湖
定公者授之大用其所積於日月之久以窮性海之實者何
如哉後紫山齋公主抗之興福教寺即舉之俾主四方之賓客
遂得汎交而博求凡賢於己者必慕而師之而又歉然若不足
將往參道公竺隱於甚寶之上來求一言以行焉得不重余之
所感也乎抑嘗聞大雄氏之與其法廣被於中國而隋智者大
師又闡四教以法華為宗於是其入有門其趨有徑所謂行必
先於知者蓋儒佛道殊而功一如此反視坐而勸悟如瞽之於
黑白聾之於清濁豈不易邪充知而行若吾竺隱者儼然東南
之秀五山稱之誠百一而為收耳大用幸與之同時就而止其
是非毋盈毋畫吾見其積知日明積行日成不極於化不止也
而復之為儒足乎已而狹乎人者尚亦因彼而有所屬也夫洪

武四年秋八月既望檇李貝瓊序

送劉性初歸雲間序

宋蘇文忠公序佛者惠勤詩且言歐陽子好士為天下第一而
一時庸人披而顯於世者或負於旦夕之頃不待貴賤死生而
然勤獨始終不忘歐陽子沒與人語及輒泣下故書以傳之嗚
呼知人之難古今所同豈惟歐陽子哉而文忠公拳拳於勤言
之者深著歐陽子所以待天下之士如此其厚而天下之士所
以報之者如此其薄特表勤之異於人人也今鐵崖先生楊公
位雖不及歐陽子其好士之風則同嘗言方今人物宜拔十而
得一雖是不擇其類苟有一才一藝者稱之不置士以此多出
其門而忠前好勝之徒以怨報德者亦有之矣最後識劉性初
於稠塚中即以遠器許之及其終也性初哭之甚哀既與諸生
葬之復自松江走二百里求余為之傳以備太史氏所錄焉夫

先生以文雄一代固不待傳而知余嘗先性初從於杭以翰墨
相周旋者三十年義不可辭且嘉性初亦歐陽子之惠勤也視
彼負公而背於未沒之前者何如哉故歷敘先生出處行事及
所答關於世教者遺書以貽之將來於性初之別也復張之以
序蓋亦表其為人勇於義者如此猶文忠公稱勤之意也性初
大名人父兄嘗仕於元而能刮磨豪習從師讀書又事玉泉王
公瑞菴學九識補澗法後遇神師於海上盡授以正長生所傳
之密語其術益精治人往往有十全之效三吳咸稱之云洪武
五年歲在壬子冬十有一月初吉檇李貝瓊序

高麗宗主尚希古塔銘

嗚呼大雄氏之論性莫精於華嚴經八十一卷自晉義熙尊者
譯之至唐武后時再譯於賢首國師德宗龍飛三譯於清涼國
師華嚴之教遂廣被中國然代之信而往往而行以至於悟者

尠矣凡大地有生咸具是性謂之有而不囿於知覺謂之無而
不淪於空虛其妙孰得以爲之哉由信而悟者吾慈峰妙辯大
師高麗宗主希古尚公其人焉按狀師扶娥浦尚其名希古其
字携李人母嘗夢僧乘白馬入門遂娠師生有異質甫七歲母
授孝經一過即成誦不忘十歲好佛書十二歲見戒徽山惠力
僧覺海白父母願從受業父母聽之祝髮爲沙彌旣長聞景岩
福公住崇德之常樂因往參焉晝夜究華嚴觀福公攸其穎悟
曰異日樹教東南者必尚也又侍福公於杭之高麗五年升座
說經吐音如雷龍象大駭僉舉爲都講天曆戊辰領宣政院劄
住常樂常樂自福公之去寺廢已久遂葺而新之學徒不遠數
百里而至至元戊寅遷皐亭之崇先益闡其秘名聞于朝有旨
賜號慈峰妙辯大師閱七年退處與溪別峰蘭若至正十年江
浙行省太尉丞相尊其道遣使延之高麗特授御製金襴袈裟

及張士誠據姑蘇累聘不應疾亟起索筆書偈曰七十三年住
世只爲佛祖出氣今朝打箇撒場驀得虛空落地擲筆而逝二
十二年秋九月乙卯也五山震悼冬十有一月辛酉荼毗于長
平鄉之石頭里異香載道會者二萬餘人旣而拾舍利千數顱
齒舌本泊所持珠百有二十堅踰金石惡不能燃石頭里地三
夕有神光射天人以爲師淳行之符云師一號雜花道人嗣其
法者曰學字古海住崇先曰滋字翠翁住西湖之妙心曰慰字
安谷住秀之招提曰燈字無傳住青鎮之蓮堂曰證字節菴住
魏鎮之華嚴曰明字月江住南山之法興曰澤字雲海住西湖
之精進曰仁字靜雲住敵川之樺悅曰相字無見住常樂條曰
轍字萬里住范蝕之常樂曰梓字南山住嘉禾之楞嚴南山一
日持狀傳太尉丞相命來乞銘諸塔故爲次第其略如此師狀
偉器宏勇於進道日轉彌陀千聲客至劇談抵暮無倦色探深

抉閫非得於言語文字之淺陋者銘曰

於維華嚴　經傳西國　毗盧性海　孰探其閫
如雲弥空　如月麗川　菩薩脩羅　聲聞人天
一念內動　十界畢見　不索窈冥　近而匪遠
匪遠曷求　惟信爲門　克信而行　悟道之原
偉哉尚公　七齡有識　長參景岩　嘗持斷食
升堂說經　吐音雷震　龍象大駭　濟彼方論
十霜常樂　棟宇輪奐　繼遷皐亭　卓錫韓淵
帝賜嘉號　厥聞日升　毒龍在鉢　魔女分燈
特立物表　王侯莫致　七衆星流　一夕霞逝
玉岑無色　歡號鳥悲　公歎不泯　視吾銘詩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金陵集

瞭說

趙有瞭始好讀書不閒寒暑一夕視字如蚰蜒迫之愈紛遠之愈微旦起則目有翳而無所覩焉乃號于天曰吾何罪邪天奚暴而使我瞭邪豈以其為瞷誶不察於物耶若不生我邪天既生我而施之兩目又降罰而瞭吾不知司造化者何如也乃遜于野弟子往而弔之者皆笑客聞之獨進而賀焉趙怒曰吾既瞭故不得與人頡頏於時竊病而號于天客奚為賀客曰若何病乎其尤天亦甚矣黑白易別也吾不知其孰黑孰白西施之姣無鹽之醜人皆見也吾不知其孰姣孰醜信其瞭矣事固有大於是焉好利而憸卒沉其宗智伯之才而多殺也不察是非悅人貲已衛平侯之聞而自聖也利商於之富龍泰國之政畜百姓

之怨商鞅之是而為安也彼皆目如明星微察秋毫而所為乃至於此則其瞽有過於瞭者世僕不適其失為智伯為衛侯為商君不亦悲乎若雖瞭於外至論天下之道高極無窮大極無際及考古今事必原始要終而鏡其成敗是知瞭於小而不瞭於大若又何病乎黑白之不知由不睹乎黑白也彼能睹者且以白為黑以黑為白矣美惡之不辨由不睹乎美惡也彼能睹者且以美為惡以惡為美矣此病之不可攻而明也若之病可得攻而明吾將進金鈚施金篦除目之翳使若之視其纖不翅太山視其小不翅八荒視其隱不翅日月之運乎晝夜以為何如雖然目不瞭耳不塞足不尢手不攣人之大利也以瞭廢視以塞廢聽以尢廢行以攣廢執固為不幸而有大幸存焉此塞翁之子免於役而為福若之瞭焉知非若之福乎乃起而謝曰至矣客之言吾終身無所尤矣瞭為好古翁氏也洪武八年二月初吉貝瓊述

太魯生說

太魯生師朴愚子將辭而南游於楚朴愚子戚然不悅生曰吾從夫子久矣楚仕國也今將往焉而夫子不悅何也曰若才高而好辯才高則上人好辯則不亞惕之招也嘗觀之知若先覆巧者先厲惟匿知於愚而不伐其知天下不以吾為知寓巧於朴而不伐其巧天下不以吾為巧是莫與吾校者已故外患不至彼知者先覆巧者先厲非知巧之過過在吾伐其知巧也荊山之璞隱其至美而未之知也混於珞珞之石一旦光氣屬天如虹見卞和氏抱而獻之舉國信其美雖十城不易也然璞毀而不完和亦刖刖而死無足易若混珞珞之石邪今若不能自閟如荊山之璞恃才與辯而求合於時器狹者不足與論海愈闊室者不足與論天彼將驚焉而不吾容其禍甚於刖而至矣不

特全矣抑反諸大庭無為之天伏若形黜若喙之愈乎昔孔子歷聘諸侯卒窮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狎然幾死太公任弔之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盍投其得失焉生退而隱於山澤鄉月白吾幾發吾而夫子存之遂反華而質易巧而拙推銳而鈍毀圓而方默而不復言與人居而不知異乎人捐是非絕毀譽以太魯號之終身

夢華居士記

瀟須洪東舜寓龍河之天界寺夜夢神授如椽筆旦起謁住山全室翁翁方書夢華二字切驚而異焉蓋東舜未嘗以語全室全室亦未嘗知東舜之有夢也觀其所書而悟昔之所夢舉其所夢而比今之所書若出偶然信其非偶然也瓊因為之說曰昔江文通李太白嘗夢筆矣由是其文辭益工不知二子之天

才能人得於氣之淸而純者故其爲詩萬象不足喩其富八音不足喩其和鬼神不足喩其變豈待於夢而至哉抑心志旣專精神旣一故形於夜寐之頃如此而人之好異者論之或過耳夜半睡書而卧忽有鐵頭將軍狀甚黑而短排闥見余怒睨瞋摑於地曰吾中山之族世號萬人敵然性不好武唯大人長者輒從之遊爲之執役朝暮不憚煩蒙其拔於從髮間與陶泓陳玄並列今得事先生風簷雨窓者五十年或知有所不能文有所不及吾皆助而成之心亦勞矣願謂文通太白無豁於吾而黜其功豈不冤哉且六夢之占見於周官黃帝夢天風鼓塵又人持千鈞弩牧牛萬數而得風后力牧爲相湯夢負鼎者而得伊尹高宗夢良弼而得說於傳岩晉重耳夢與楚子搏有城濮之捷魯襄公夢祖而如楚呂錡夢射月而中共王穆子夢人助己而得牛王濬夢三刀爲益州陶侃夢登天門貴至八州督丁

固夢松後十八年爲公皆吾所紀古今稱之而獨疑於吾耶乃叱之曰若秦夢也罪當族幸赦而全之後側媚求說不顧曲直是非惟人之徇推類於案牘局促於饅筍李廣上功實差六級說浩後書不措一辭故累屈於孺子也夫不決喜也吾特取其強記一御引爲上客名顯天下而一時新進疾而排之者日相踵尙何功之可伐而欲以是驕吾耶若以夢言益可論者黃帝之風后力牧湯之伊尹高宗之傅說固徵之夢矣堯之有舜舜之有禹又何如耶重耳之霸天實啓之若小白之怙楚又豈夢覽其腦耶魯之不競其君如大國者非一亦皆周公祖之耶呂錡之中特出於幸穆子之牛卒禍其室夢何與耶益州之還蓋非一濬豈皆夢刀晉室名臣獨無天門之夢如侃公居五等之爵亦盡固之松耶若之所紀徒滋後世之惑而已乃起而謝曰先生之論高矣然天下之言非吾不傳天下之事非吾不明自

班固揚雄而下莫不資之吾其有得有失寔係於人人揑負吾吾亦病乎遂無以詰翌日過東齋曰夢耶非耶古人之事果不可誣耶天固有所屬於子間於晉之王珣者耶東齋乃以夢奎居士自號云

石田說

撝李馬德遠氏以石田爲號取左傳語也一日過成均見余求申其義余推而詰之則曰九州之田若雍之上上冀之中中揚之下下靑之上下徐之上中兗之中下以其地有肥磽之不齊故其爲田不一然有宜黍者有宜稻者有宜菽麥者有宜桑而蠶者皆可耕而藝也不可耕而藝且齊於無用者其惟石田乎吾實似之吾長生四十餘年而不成一藝之名屈
大明洪武之盛黜吏用儒天下之士應
詔而起者俟牧並驅至翔金門集蘂垣者有之矣吾兩爲天官

而不中六科之選子子歸吾讀書之所非石田之謂乎余應之曰噫子未通於道者也田之瘠者不得求其美人之拙者不得求其巧欲使石田如九州之田或黍或稻或菽麥或桑而蠶則人朝暮其上以營無窮之利皆不得者必爭而訟訟而兵其禍人也大矣此以利不足以及人獲棄於無用豈非幸歟今子病其棄於時不爲田之美者而爲石田直視彼之有智也有力也爲時之所用者勞其心思苦其筋骨至於斃而後已求爲石田又可得乎以是較之孰得孰失德遠起而謝曰此吾志也遂書以貽之洪武六年歲在癸丑良月櫹李貞瓊造

過孝子傳

過孝子宗一海豐昭明里人蚤喪父獨與母居元至正十六年春吳陵張士誠擁衆自白茅度江遂陷姑蘇略地至海上宗一負母逃卒與寇遇欲殺之卽以身蔽母中數創乃舍而去既返

益困餒以殆食毋卒六年不克葬寢苫服衰疏食不變居憂時與人語輒泣下有燕巢其室東西相向及葬毋燕去不復至人皆爲異云

貝先生曰人子事親始終盡道者不足書特於其遇變書之非必待有變而得失可觀也大其事也方寇之東略關境弃室過孝子知有母而不知有身前冒白刃幸而獲全視彼失其天性棄父母不顧自逃於梟獍者何如哉故不可不書觀其過變一節則事親可知矣及母死弗克葬不易服不食肉人未有一動心者特區區感其燕之去來抑何感歟奈歸孝子葬親有群烏為㘅土成冢烏吻皆傷因表其地彼燕於過氏何與哉并論而釋之

貞節傳

奉化陳氏婦以貞節稱者五人初陳元娶笠氏生子侗而元卒笠氏年纔二十二義不再適僅三十三年卒侗娶瑞氏生子瑞桼二人侗亦以疾夭瑞氏年二十六僅五十八年卒瑞娶王氏生子通甫一人而瑞復夭王氏年三十後五十五年卒通甫娶樓氏樓氏甫笄歸于陳至二十六而寡父母欲奪其志泣曰吾不幸夫死吾忍死吾夫而事人乎且前吾三世皆守節以終不可至吾而變使吾不得從夫於地下非婦也父母乃止其姑王氏年老樓氏事之尤謹姑卒斂葬卒如禮今年六十有二矣子四人長養才次養心次養吾次養賢養才娶樓氏生子孟雍孟興而養才適疾樓氏求善醫治之不愈方卒時樓氏年二十八越今十四年所守如其姑云

貝先生曰余讀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乾坤爲父母之道咸恒爲夫婦之道也夫婦之道終身不可變者故以恒次咸不易之謂恒不已之謂恒此恒爲能久也其五六之爻曰恒其德貞婦人吉象傳申之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是知恒主於貞貞固婦道之當然矣是以記禮者必始於謹夫婦而三從之義備見於篇凡夫存而順其夫不幸夫沒而不再適者不足惟也三王以降陰教不行禮義隳廢有一人焉克盡其道則皆以爲卓行異不動色書之蓋天下之守義者鮮特舉此以爲勸世變可知矣抑嘗上下數千年間自共姜以下未及汎舉若白公之妻貞姬曰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曹世叔之妻令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嗚呼若二人者其德可謂恒而貞者乎四明之陳氏一門五世皆能不貳其守如砥柱壁立千仞爲婦爲母何愧於貞姬令女邪雖其天性之美異夫閭閻習音樂工文辭之女輕於失身者而家法相傳教之有素可見也其諸孫協和爲國子生能歷道其實因合而爲傳使觀風者尚有以采之而上於朝以旌其節豈不有補於名教哉

國子學明德堂之東偏置賁鼓謹昕夕升降之節及有事於學則鼓焉禮也乃爲之銘曰

冒以鞹密乎外而虛中涉之寂也與土寅擇其應神而達通鼓于戎而成列鼓于役而勸工惟賁徑四而脩八故在樂爲大配金鍾而西東有鉦其聲擊之逢逢冠帶如雲惟汝之從警昕夕之二時嚴一陟而一降或燕而宴或射而同勿爽其節敢告聲

喙

存善堂銘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曰性善蓋易原其流行之始故先言善後言性孟子即其賦予之同故先言性後言善其理一而已矣笠澤沈茂卿氏扁其堂曰存善知善之當存則知惡之當戒者乎西白金公來乞銘乃爲之銘

曰
吾嘗觀場師之木也必封其本而上壽乎天良農之治田也必
戕嘉穀去稂莠而至有年嗟善之在人者苟無場師農父之智
恒戕賊而弗全鄭衛之音蠱吾耳蕪穢之蘙蔽吾前雖行無覺
既汰而頹故貴夫君子之學存乎中不爲物遷我全孔顏我宅
孔安是居是由無失其本然庶幾之而穀豐廩鉅非復兒之廢
百世其延

金陵集

思勤齋銘

國子生吳懋以思勤名齋求余一言中其義至於三四無倦色
余惟唐韓子進學解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所
以誨夫人也其游戲曰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
之時既能而嬉晝夜以無爲所以懲諸己也懋尚以韓子之誨
諸人者爲勉以其懲諸己者爲戒可與進學矣因爲之銘曰
木願爲才人願爲賢人胡不學以進以盤譬彼土枯望其參天
其學何如如行無退思故不昏勤故不怠惟思與勤進學之功
業日以廣德日以崇在昔聖人然亦不已未得則憂既得而喜
矧余小子希踪弗明墨卿司訓用戒其荒

跋趙文敏帖

趙文敏公少學山谷書後學鍾繇又以古今莫過於二王
遂極力攻之至其晚年所進駸駸龍虎躍之妙蓋得之心而
應之手不待觀公孫劍器而至此也論者謂其集衆體之大成
亦豈過哉此帖乃與其姪某者時爲儒學提舉猶未脫山谷氣
韻也吁公一代偉人博學而多藝非特翰墨之藝擅王而已余
素不善書獲觀真蹟於五十年後三復歛衽

跋王逸老書八仙歌後

凡藝始於學而卒於悟學而工不若悟之神此張旭觀公孫大
娘舞劍器遂進於草書也宋王逸老亦以草書名世先人守中
興士嘗藏二紙于家余少時尚及見之後爲好事者持去今張
宗儒來
京師以所書杜少陵飲中八仙歌示余蓋尤豪宕有法真有旭
之悟者乎李白詩稱懷素飄風驟雨落花飛絮之態雖非白作

亦曲盡懷素之變者余於逸老亦云

跋耕漁圖

右南溪耕漁圖刑曹郎中堵文明所作赤城吳仲謙之隱居也築堂若干楹背陰而面陽有山北自鵲嶺之春城迤南迤以屬其居而三與平岡旁列左右鳳山龍山挾兩隅而特起如侲价馬堂瞰大溪百頃可俯而鑑其南則峩然凝翠屛危揷天半西距寒明二歲三十里赤城桐栢皆在其東北起伏向背四顧類城郭狀天台之勝殆盡於此挑李數榮栾竹交陰不啻泰人之武陵汝世莫得而知者圖之位置亦曲盡遠近之勢矣仲謙於是治沃饒之地率童奴耕其中溪又多大魚時漁以給朝暮故以耕漁自號援求余爲之說余惟耕之與漁皆事之細者而豪傑之士窮而在下者恒託之爲名若伊摯之耕於莘野耕而躍也遂開有商六百年之王業鹿門之龎德公則隱而耕矣呂尚釣

于璜溪漁而躍也爲周之師而封東海若桐江之嚴光則隱於漁矣或論其爲伊呂者難爲龎與嚴者易又忍知遇時而成功者固非常人之所及而守節以抗世者孰能過於二人哉今仲謙肆志佳山水間非求顯如伊呂益欲附龎門之龎桐江之嚴而同其高也余恐才名聞於時且將應聘而出不得遂溪南之樂於異日而貽田翁溪友之所誚不若去耕與漁混乎田翁溪友以泯其跡之愈焉因書其說以諗之仲謙必有會乎心者矣洪武六年歲在癸丑冬十月國子助教檇李貝瓊書于時習齋

書杏林生意圖後

右杏林生意圖錢舜舉爲姑蘇陶友諒作也觀其依山屋數楹而坡石之外樹數百株彷彿花開高下芳紅爛然與日光霞氣參錯不齊遊者疑間過董仙人之所居也其生意油然可見矣然生意斂之至密不盈一粟包而達之彌乎天地杏林特其一耳

蓋一元之氣流行四時則有無窮之生意而物之生者亦無窮焉人徒觀大方春之時雨露所及者雖崖絕島或芽或抽或花或萼以爲吾拙而遍而生意之充塞莫不發茂盛長如此又惡知冰雪之際苦寒折膠薄者既然實者既脫如千兵萬馬塵大漠之野而亦未嘗無生意焉此造化不已之機也今醫以生意爲之杏林若蓋衆小以著大且言其術足以利物尤其虛而起其憊爲能捷天地之生意而死者以蘇功有補於造化之不及者歟吁董仙人之時食其杏而壽者幾千人矣後世之醫固未至於奉之神藥狀擬其治人而全乎天年其設心豈不仁矣哉此余深嘉友諒之爲人而又喜命名之意深遠也故書以貽之

跋馬文璧雲林隱居圖後

昔余客雲間與今撫州太守叅溪馬侯文璧居相近志相合未始一日相違焉文璧工畫山水能兼董北苑米南宮筆法視今

人蔑如也嘖嘖書之破往往託與毫素三吳人以重價購之皆爲余作雲間曉度彷彿游胥城太白間而位置神氣若出造化下見其爲巧而巧自形焉兵變之餘東西散處洪武三年文璧以召至

京師遂有撫州之命後二年余繼起爲國子助教相望十有餘里六閱寒暑求如向之在雲間時窮日夜爲樂何可得邪儒者唐明初自西江來文璧貽余近詩讀之忱然如夢明初且言其耳聰目明公退不輟筆但鬢少白耳乃出隱居圖相示觀其山之若有若無而高下雲氣戎戎疑欲飛動如天之將雨至文曠衣也下有伏流曲折小橋橫卧橋外人家皆草屋荊扉前後古木不根者數十株殆無刻畫規南宮未可優劣已復題其左亦有歸老之志焉余久思林壑即其詩畫而益增感慨第爲縶於朝未能引疾而退耳然老不任事亦何能爲邪技使能狀虎亢

之盟久寒而〻行〻也因書以志余之心使山靈有知尙無拒
於他日云

釋奠解

或問余三皇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其爲聖人也奈何曰庖犧
氏開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尙象以通天下
之變此爲治者莫過於三皇也曰孔子之於三皇何如曰孔子
不得如三皇脩君師之職於是刪詩書正禮樂贊周易脩春秋
以明綱常於萬世循雖同而事則殊矣然則祀三皇於學以孔
子配之可乎曰不可以三皇爲先聖以孔子爲先師奚爲不可
也曰義各有所當也按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爲
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
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
師之類也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

若周公孔子其下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蓋謂國
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
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合也是唐虞迨周所主先聖先師
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再稽之史漢魏之王取舍各異周
孔迭爲先聖孔顏互爲先師唐武德間亦以孔子配周公至太
宗貞觀二年房玄齡言釋奠於學以孔子也大業以前皆以孔
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
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徽中又從武德制顯慶二
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爲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
釋奠孔子定爲不易之典是唐宋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
有及於三皇也嗚呼太古以來人若禽獸然寒無衣暑無葛飢
而未食渴而谷飲無五穀以爲養也疾病相仇無醫藥以濟其
夭死也所處或巢或穴無上棟下宇之禦風雨川梁陸走無舟

車之安也其事簡其俗淳結繩而治無文字之可紀也三皇繼作而
後人之爲道始備此衆人疑其不祀三皇者夫三皇宜祀而不
得祀之於學也惟孔子當周之不振憂道之失也與諸子講於
洙泗之間以述三皇之所傳故宰我曰以余觀於夫子賢於堯
舜遠矣冉有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孟子曰孔
子之所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宜爲百王之所宗萬
世之所法所以祀之於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曾有廟然其敎
被於天下非一國所得而專者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虞世
南韓愈諸記可攷矣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爲先
聖顏子爲先師而三皇不預也盛矣哉孔子之道中國尊之夷
狄尊之爵以文宣王門列二十四戟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執鎭
圭巍然南面而坐祭則牲太牢樂大晟舞六佾於庭其所以尊
孔子者又豈以是爲加歟不如是不能稱其德周太祖嘗萬乘

過闕里拜其像又拜其墓禮漢之高帝明帝尤重其禮論者亦
不以爲過是貞觀之制出於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之私見闕萬
世不可易者今欲崇三皇爲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
功降孔子爲先師使混於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
然以爲不可也或又曰古者祀舜於虞庠祀禹於夏學祀湯於
殷學祀文王於周學舜禹湯文得以祀於學而不得祀三皇何
拘於貞觀之制邪曰周王天下立四代之學故祀舜禹湯文而
三皇將祀之於何學歟或進曰先生之言詳矣三皇孔子其道
一也崇孔子之祀當崇三皇之祀焉以佛氏之空寂老氏
之荒唐怪誕無益於人與國且崇臺廣殿徧於王宮法亦弗之
禁刻三皇之功及於人者如此而領之於醫不亦褻乎曰領之
於醫特主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
之以豐其祀可也祀於學則非義矣時余爲國子助敎適聞有

以邪說言於
朝破貞觀之制者既斥而不用矣余懼其惑人也故辯之

猫戒

成均會食所猫有饜其羞肉者日至馬山東孔然讀書成均嘗夜見一白衣好女子就寢以青荷裹飯食之然食而甘至八日不飢且語同舍生鄒傑等咸曰千歲孽狐能化人人多惑而病病而死諸生環守之然忽排衆躍池中若從女子狀衆挽而出亟命醫往治乃扃以閉户醫不得進雖越數日或見猫於堂謂即狐也遂而擊之斃腹有四子未乳嗚呼猫爲肉所餌乃以類狐死於肉而狐之惑人者竟免天下之事多此類余者可以猫爲戒矣然人不能辯猫與狐而誤疑辯人狐之難辯哉

金陵集

黃山書舍記

江陰舊爲常州屬邑大江自岷導之東流萬里至江陰達于海岸江之山曰君山君山迤而東嶄然與由里泰望秀拔天半者曰黃山蓋江陰以楚封春申君黃歇之地山縣是得名而君山則歇之墓實在焉若啟若嶅若宛若華向背起伏戟列屛峙皆境內之勝惟黃山其尊且大者也邑之津南張先生仕元至浙行樞密院都事去之十有五年始歸而省其先壠於黃山乃剪蓁翦藝松栢築別墅於山之陽以居朝嵐夕霏接於窗户江濤海雨撼乎几席此尤據其最勝處逐老而不復出矣先生之子宜寧其弟完澂治田爲事上給游瀹之奉暇則取群聖賢書讀之世之紛華不接於耳目也因題其居曰黃山書舍且求文以記之余惟黃山在吳越諸山不著郡邑之於齊魯特以春申而名天下嗚呼春申亦七國之雄也方其明也說昭王出身拘主遂相楚二十五年而與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以賓客相傾至躡珠履者三千人可謂盛矣及考烈之薨猶欲保江東之封而不聽朱英之言卒制於李園身死族赤爲天下笑又何耄邪上下千歲之久黃山如故而一時之風流安在哉豈其徒知徼無望之福不知戒無望之禍也今宜智非不周也才非不優也衆方倚衆風雲以取高仕而退然一丘一壑與幽人隱士之流甘於枯槁寂寞每天高氣晶覽庶帽之飛雲延石室之秋月考槃長歌超然放神埃壒之外視淮北十二縣之利殆不足以易此樂也使春申而知此則引身功成之後孟嘗諸君何可及哉惜余羈於世故汩汩東西南北未能相從卜居以耕學自娛爲憾他日尚當放舟過宜父子於黃山與樽酒弔古人拔峯

戚之未晚也姑書以為記

玩雲樓記

天台陳庭學寄金陵僦小樓以居題曰玩雲而求余為之記余惟雲者山川之氣油然而上蒸者也有曰慶雲曰油雲曰同雲其卷舒無時曰閒雲散為五采曰商雲而雲之狀亦非一有如旂幟者有如車蓋者有類人者有類馬者有類魚龍草木者有類鸞鶴之翔鶱者有如涌濤者如連峰接岫層樓疊觀者是皆雲之可玩也然雲無情也惟幽人處士玩之以寓吾情異夫聲色狗馬之玩矣聲色狗馬亦雲之過吾前耳物於物者不以雲視之情或因而遷非若玩雲之忽往忽來作起作滅為高也至於庭學則其情之所寓又不繫於雲焉何也彼以雲為可玩而玩之也庭學從其父經歷公往于濠今自濠至京師受知尚書崔公遂除禮部行人以不得朝夕奉其親欲焉常若不足者思高瞻望雲之所在即親之所在其觸於目感於心者何如哉豈若幽人處士玩其如旂幟車蓋如人如馬如魚龍草木鸞鶴如涌濤如連峰列岫層樓疊觀之可娛可愕而已昔狄公仁傑出使并州北登太行之顛四望白雲曰吾親舍其下庭學之與狄公時越古今而玩雲之頃同一感也嗚呼君子委身而事君者義之公也感物而思親者情之私也無公義於忠臣無私恩於孝子狄公可謂兩盡其道已而忠以事君孝以事親者天下之所同抑豈一人而然乎此余深取乎庭學也庭學嘗言有田安羽山之麓而親戚墳墓皆在焉將奉其親南歸然後為至樂豈徒託於玩雲以寄吾千里之思耶惟未得遂其私也姑揭名於連屋固不繫於雲而繫於親者可知他日歸是而進於
朝將命四方歌陟岵之詩則玩雲之感不止於此而忠孝之譽益著於時亦若狄公矣是為記

彀齋記

余少時學書汎取古人之斷碑朽楷窮日夜而摹之六書之法非不通也而卒不能工遂輟而中止及嘗學為詩復取三百篇及漢魏唐宋詩窮日夜而讀之六詩之義非不釋也而卒不能進又輟而中止書也詩也特一藝耳余學焉而不能至豈非不以其法為彀歟古之善射者莫如羿欲射之善者從而學之羿亦惡能使天下之人皆羿哉惟志於彀而已是故正鵠既陳決拾既備引滿而後發至不至力也中不中巧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所能為者法也善學射者不失羿之法射亦羿矣比射者必以彀為法也學聖人者亦然中者聖人之彀也汲聖人之門者其徒七十惟顏子見之明進之勇故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子可謂善學聖人矣聖人豈私於顏子哉其教顏子者即所以教諸子之法也教無二法或過或不及此諸子之學聖人不若顏子之得其彀也顏欲聖人變其彀率曰盍少貶焉嗚呼其亦重於求人而輕於責己也已重於求人者恒怠輕於責己者恒忽宜其不至於聖人也佛老之學荒唐誕幻非有法之可循可守為其徒者且冀其悟而入焉聖人豈若佛老哉而學之者恒怠且忽則佛老之徒勝已蓋佛老之徒必求至於師學者亦必求至於聖人而所得之妙豈不在於所示之彀邪余竊自訟其怠忽之過期進於書與詩之一藝且不可得況望至於道之大者歟會稽唐生之淳頴悟好讀書不以風雨寒暑少間遂以彀名其齋不遠千里馳价金陵求余為之記余雖未識生嘗與其父處敬氏交又同考禮於南宮固不得以荒落辭而私喜生之年少氣銳能以聖人所示之彀而進於學非若余之衰老所至者而止也故書其說使益厲其志云

游冶亭記

君子不觀山川之勝無以廣其志宣其文金陵之山川不一而冶亭特誌會通之地蓋有其勝者乎洪武三年春余客金陵思一至其所以求其勝推之故讀時頒編纂元史晝夜不得休又史成謁歸雖可游而不暇矣既抵舍親友相過者屢以冶亭爲問而茫然莫知所對心亦竊悔之六年復徵爲國子助教以爲必償向之所願而日與諸生講肄安敢舍其所事以遂吾私哉五月朔有一日休沐之暇遂與二三子道出虹橋西過朝天宮而所謂冶亭者始獲登焉亭在宮中之土山上山有三亭由冶亭而東曰鍾英由鍾英北折而西曰飛龍飛龍者元文宗出居金陵時所構及祠位道士陳玉林名亭以崇之蔵久與鍾英俱毀惟冶亭抗於古木叢篠間亦無黝堊丹漆之飾矣是日也夏雨初止四無留雲東望鍾山高帝天半而蟠龍之勢坡陀蜿蜒欲挾雲而上下其西則大江隱隱然白引一線依山而東江右諸山起伏向背者又若青芙蓉萬朶歷歷可數而北山石皆頳赭色方旦時與日光霞氣相射蓋亦鍾山之俚介乎近有民廬萬區鱗次櫛比及南北二塔屹然對峙金陵之奇觀畢效於亟矣俛與心會久而忘返不知沒沒埃壒中若知有此樂否也因爲之歎曰昔六朝皆國金陵若鳳凰臺謝公墩已湮於荒煙野草而冶亭巋然尚存余幸得一寓目其上不可以無述乃各賦詩一首且志游之始

仙宮有山如虎蹲石古不洗泥沙痕山頭冶亭久寂寞日夜雲烟相吐吞我來登山恐無路雨過新綠如雲屯解衣亭上坐盤礴身同野鶴初離樊横青疊翠起相向拂天高有鍾山尊蟠龍之勢欲飛舞起伏高下何蜿蜒大江西來赴碧海腥風五月吹江豚東南形勝此第一擬問六代英雄魂珠藏羽帳俱已隨荒臺草合颸烏啼百年死捋剗鱗甲秋聲夜作波濤奔墓莪更北山旁霞氣曉射扶桑暾同顧何如草堂閒往往月落聞鶯猿山窮水盡見平野人家彷彿淮南村莫愁艇子不復繫桃葉渡口花黃昏可憐今古竟何事江照王謝猶爭論向來海內俱腥膻聖主四馬開中原萬彙熙然蓋今始見青春一氣回乾坤重遊京國非少壯蒼老如星今幾存金鞭走馬白下門胡姬坐調諸王孫一時光彩動左右豈意零落此芳根方今幸際太平日衰朽自荷皇天恩平生英氣獨未盡賦詩尚敵曹劉垣長千貫酒喚李白江風山月須吾論

竹溪志

昔李白居徂徠山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日酣飲爲判世號竹溪六逸故山不益其高水不益其深而竹溪著於古今者因人而勝也吾嘗即六逸而上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之七人此獨逸之始乎孔子論其立心制行以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七人雖同爲逸民而其高下之殊繫乎聖人之權衡已授與沮溺荷蓧丈人亦皆高世之人惜其違中道異乎逸民之所爲也歷漢魏至唐而得六逸焉若六子信皆逸矣不知立心制行視彼七人爲何如抑流於沮溺荷蓧丈人畏往而不來者乎然以白之放浪金陵秋浦佳廬玉老間而風神蕭散鳳騫千仞之表其發於文章豪宕不拘而天機自協雖仕玄宗朝未數忤意而去亦猶下惠之三黜而不失其逸歟巢父之東也杜甫以詩送之又見其肆志於遠與滄泊驅馬高蓋視之不啻草露由二子而觀之六逸可得而知矣吾又惜時無聖人如孔子者爲之稱贊而品列之孰能權衡其高下邪惟其清風偉節不與其身俱泯猶有慕之於數

百年之下以逸稱者非一而竹亦與之俱高焉或者病其固而本之使果欲附於李白巢父必有大過人者亦未可深詆之也姚江之處士李德翰者家於大溪之上鉅竹千挺脩擢聚合上有飛鳥之往來下有游魚之出没彷彿徂徠之勝且為處士之所專矣遂以竹溪自號非慕六逸而擬之者歟命其子庸來求余為之誌乃舉逸民之論告之而竹溪風土人物之詳雲煙朝暮之變固未暇及也雖然所謂逸者不以其跡之同而在於趣之同苟知李白巢父之逸則其為逸一也庶不辱於竹溪矣足為誌

北山書屋記

北山書屋者楚溪陳守常氏讀書之所也楚溪之名山不一其回峯沓嶂戟列筆立爭雄而獻秀者莫過於北山書屋又據北山之勝朝嵐夕翠不起燕坐而盡在几席之間矣山之東去海

為近波濤起伏浩汗彌漫或見蓬萊方丈於晻靄中而安期羨門之跡彷彿可求西望姚江則邑居野聚井然棊布嚴華文命二聖人之德猶在於人而不忘者凡耳目所接必有會於心焉虛松風蘿月正在高世之士相友於閒寂之地尚無舍之而去如金陵之周顒始隱卒仕使蛾怨猿驚貽北山無窮之愧也携李貝瓊記

白賁軒記

玉而琢之而染絲而朱黃文之不可已也器非琢不工室非染不華服非朱黃不備斯有物之至美其與石也薪也菅蒯也一而已矣嗚呼盍亦反其本乎以其琢而玉喪其質以其染而本喪其朴以其朱黃而絲喪其純吾惡得不為之戚邪故為玉不若闕於石也為本不若朽於薪也為絲不若棄於菅蒯也使作器而必工作室而必華作服而必備雖文焉愈哉是以實吾質

弗願其琢實吾材弗願其染實吾純弗願其朱黃豈非物之情也惟人亦然世恆病其不文固而飾之以華閒而矯之以恭拔而強繩之以節朴若可觀矣不知始流於僞而其本已亡矣吾深悲世之所尚而不恤其所喪也安得復吾太古之天歟赤城逵南氏好讀書工五七言詩清麗有法始吾見於雲間信奇士也後十年復會杭之上庠則貌已改於雲間之時詩亦盡斂其華而無雕肝琢腎之病焉且題其室曰白賁取易賁卦上九之文辭盡知物待於賁賁極而反本故以素為尚不務過飾而僞者雖未聞吾說而心已會於賁之君子矣來求一言衍其義遂舉以告之且吾之說亦惡其飾而不及乎文尚求至味於無味之表可也曰唯於是乎書

竹深記

會稽之地多竹蓋物有所宜猶衛之左泉右淇也上虞為會稽

屬邑有大姓魏仲遠氏世居邑西北夏蓋湖上伏龍山之下環以巨竹千畝而棟宇弘麗與湖山相稱兄弟相與薰然而和名其堂曰詠春又一家之人生風氣渾厚之時多至百歲名其中奧之堂曰壽樂東南諸峯秀列前趨若金芙蕖萬朵而朝嵐夕翠可覽於江雲海雨之外名其樓曰見山至於游息之所則有窩曰養拙齋曰守約位置品列可弦可奕合而名之曰竹深夏蓋之勝專於魏氏矣當三伏時日光不到天風時來淒淒如清秋景而幽禽子規鷓鴣翡翠之鳥相呼上下為士之好竹者往往造其所仲遠必挐觴置酒酣燕連日至平生不相友者未嘗拒也余在錢唐時聞而欲往輒以事讓今年秋識仲遠於金陵且録一時知名士所為記示余曰諸君子至上虞者幸不鄙而揚之以文詞而竹深尚缺焉敢屬之於子余辭不獲則歷述其故而復之抑嘗聞宋文與可守洋州數游篔簹谷中今仲遠之

竹深殆過於篔簹谷矣其爲人謙而好禮直而有文斯合德於竹者乎於是乎書

竹深處記

距吳興東九十里曰青鎮鎮有芙蓉浦則其境之尤勝者也有張宗儒者世居浦上蒔竹綿亘數畝蔚然如雲因名其室曰竹深處介余內弟徐真卿來求記余嘗識宗儒之祖及與其父思孝遊自少至老獲見其三世心竊美之而且有所感焉夫張氏自五代以來閱五百餘年矣當時強宗右族侯庬咳仆不齊哉墜之一朝暮以業書存者惟宗儒一門而已亦猶竹之自祖而孫歷千霜百雪之餘蟠互交錯日蕃而日廣焉其本盛者支必衍亦自然之理也觀其竹者可知張氏之所積矣宗儒性好客凡遠近至者輒留不遣相與盤桓萬琅玕所挹天風而延海月世之所謂仙壇者殆無以過之客亦樂而忘歸以爲吳下諸家

不及也諸家之竹雖盛而其主無宗儒之風且不知有王徽之而拒之況他客乎余在嶲李時敏欲訪梁昭明太子書園於青鎮尚求簡齋陳公讀書所遂過竹深擬吟嘯之權衆以事輟今

又來

京師回望此君於芙蓉浦迴隔萬塵之表爲之興慨姑因其請而記之異日東還以償平生之好又當援筆賦之未晚也洪武六年歲在癸丑良月廿三日國子助教檇李貝瓊書于成均時習齋

愛日軒記

余友王止善氏家姚江之上林樸山而負海讀書耕田足以自給而無求於時蓋自先世至其父東皐先生已四百餘年越之大姓久而不替者未有如王氏焉今年會

京師告曰吾父沒獨與母晏氏居寔元獻公之七世孫年今八十有六未嘗敢違左右焉因名其室曰愛日取揚子雲語也幸記而中其義余惟日之運而周天者朝於東而夕於西其度三百六十有五而贏日之積而成歲者始於春而終於冬其數亦三百六十有五而贏靜而觀之一歲之久不異一日之近若飛鳥過吾前逝之而弗及若流水決而下注懍之而弗止故人之迫於日者少而壯壯而耄瀕之壓者忽變而不復丹髮之鬒者既蒼而不復玄是雖血氣之盛且莫可恃況其衰而待有盡之日乎此孝子所以愛日者愛其親也揚子可謂善推聖人一喜一懼之言已吁日無一息之停如此而人有一息之存如彼則其所懼甚於所喜惡得不惜其已逝欲延其方來歟孰能已吾駐景之大藥後天而獨久也惟其憂之牙故其愛之至雖有芻豢之味懼親弗及享金石之音懼親弗及樂則此心爲何如哉余蚤失父母以抱終天之恨時誦蓼莪詩爲之潸然泣下今止

善獲養其母於耆艾之時尤盡愛日之誠益重余之所感已書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余固不能及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敢以爲止善祝是爲記時洪武六年歲在癸丑冬十月七日國子助教檇李貝瓊在青巖讀書所書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金陵集

尚友齋記

檇李陳景文氏以尚友名其齋求予為之記予惟學不可以無友蓋足乎己者狹而資乎人者廣也孟軻氏論取友之道不止一鄉一國至於天下之大且欲尚乎古人焉尚友乎古人則非止一世之士而為千百世之士矣從而求之若夔若龍若伊呂若不可及已春秋之臣賢取乎蘧瑗忠取乎子文讓取乎季札廉取乎孟公綽惠取乎國僑直取乎史鰌其在聖人之門則顏子之仁閔子騫之孝季路之勇子貢之達曾參之確此皆士之所當進而友之者至於尚功名則有管樂尚氣節則有魯仲連尚神仙則有安期羨門尚隱逸則有沮溺亦豈非古之當友者乎惟其不足於一鄉而求之一國而求之天下又進而取之古焉蓋以無窮之心求無窮之理則所謂尚友者盡於是矣雖然上焉而為夔龍下焉而為沮溺地之相去數千里之遠世之相後數千歲之久其人烏得而友哉所謂友者友其心耳人有古今心無古今之異也言古人之言行古人之道者烏知[illegible]不在於一鄉一國乎一鄉一國且不可誣矧可以誣天下乎故居一鄉則不遺一鄉之士居一國則不遺一國之士焉同世而相遠曠世而相求非善於取友矣乎以是勗諸己又以是勗諸人恐其事遠邈而忽於近也景文其志之洪武六年冬十月既望國子助教檇李貝瓊記

全清堂記

會稽婁可先之卒也其妻王氏守義不貳邑之閭人顏所居之堂曰全清高其節也初王氏歸可先生子叔仁及澄而可先遘疾不起叔仁纔七歲澄纔提耳舅姑閔其少欲奪之哭曰吾不辜夫死幸而有二子爲吾嗣死吾夫而從之人死何以見吾夫於九泉也舅姑乃止二子既長亦克樹立而澄至匪閭使予游者二年值兵變散去越八年會予京師持太史宋公景濂所為傳示予求記其所謂全清者乃為之言曰古今人以卓行見於旌壤閭如詩錄恭姜春秋書叔姬史載夏侯令女及五代王凝妻李氏前後同一不朽者非其至清不可撓烏能以及之且恭姜叔姬令女李氏豈獨行人之所難行求異乎人哉不過為婦而盡婦道爾然上下數千年間其自淪於禽獸不恥爲不善未有恥而格於善上與四人班者信其所行亦難而至清不可撓非可強而至也譬水之為渭豈無衛風之所激蕩之所遷邪衛風之所激蕩之所遷其清從之而污若天下之水皆然也渭不失其清者性固異於天下之水歟使其可污亦涇而已嗚呼教化之不行風俗之日偷義之所在雖烈丈夫有不能盡知責之婦人女子邪以婦人女子處變而盡道烏得不責之而責其爲丈夫者乎今澄母夫沒之初咸欲奪其志而守之確絕之嚴如此蓋聞恭姜之風而興起於閭閻者謂之全清詎不信夫故論而白之亦詩春秋之意耳有司當上其實旌之以風厲天下可也於是乎書王氏可先同里人年今五十有六而叔仁與澄奉之尤謹云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冬十月初吉檇李貝瓊記

運甓齋記

昔長沙公陶侃刺廣州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對曰吾方致力中原故習勞耳嗚呼晉自渡江而南上下俱偷棄中原而不恤侃獨有志於此固非一時坐談老莊者所及也及都督荆湘等州控攝軍府衆事未嘗少閑又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

於時死無聞於後其聰敏恭勤於此見之非特運甓一事而已吾意其擁強兵據重地畜威養銳之久當率諸郡請命北伐掃黜首於鐘虡以雪宗廟之恥而即安一方凡四十餘年所謂平日習勞欲致力中原者宜虛語耳且諸胡迭興未易旁也蘇峻之變國破君辱正臣子致身之日大兵雲集乃欲違衆西遁縱虎白害亦獨何心哉周太叔帶之難齊小白有洮之會晉重耳有溫之師侃以桓文自任而所以勤王者如此又豈果能踐其言如運甓時耶他日且欲正卞敦之罪敦固可誅矣侃之處大難立大功亦由溫嶠輩激以天下之大義不相異同故使倖石頭之捷如其中為進退事與敗於垂成則何異於敦乎梅陶稱其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亦過論也雖然晉之危而復安亡而復存實資其力此為諸臣之冠而著之於史焉予故反復論之其行事雖有未至而所言則可為萬世法何者人

情好逸而惡勞天下之事恒成於勤而敗於逸運甓之喻豈不善耶剡山單陽原以名其齋蓋能志乎勤已初陽原讀書山中既老不仕洪武四年

詔徵諸儒即使強起之既至

京師又辭吏部乃授漢陽湖泊使然官無崇卑能志於勤則所補必有過人而不虛生虛死矣因其馳書三千里外求文為記故書以復之若侃之為政漢陽父老固能道之而陳敏於武昌平杜弢於湘州求其遺跡可想見其風流於千載之下乎

擁翠樓記

四明之奉化依山為縣而處士汪公幼海縣城西徙家縣治東三十武且朝暮與山相接也猶病其蔽於岩墻不能周達近之勢復即後圃建小樓為登眺之所焉於是大山橫亘於南者玉几第一實據次之其西則為石菜盤而鯉湖在石菜盤西五里絕頂有神龍居焉此山之在二方者環拱几席之間矣東有長汀七十二曲如巴蛇走壑東觸蹙節宛轉而不得肆世傳唐葉靖命龍所闢以泄水於海也蓋東三十里有山曰金鵝又架木匯於東南為龍潭龍潭之上附壁千仞類屏風狀者曰南山又轉而北望則青錦嶄然與玉几對峙一名蓮花峯此山之在三方者錯出窓戶之外矣觀其或起或伏或前或却爭奇獻秀不啻海濤濤而石筍列終日玩之有不厭者廣平舒汝臨為題曰擁翠而曹南吳主一書之乃馳書

京師求予為之記予惟晉謝靈運好山日事游放至伐木開徑窮天下之奇觀是有山之癖而未得其趣者也今幼海據其要領而閭境之勝畢效於一樓不待陟攀蕩放羅浮上匡廬游太華為足矣秋高木脫霜露天空延朝景之飛雲送夕陽之歸鳥山之翠奄於跟趾者無盡而吾之趣亦無盡焉噫有其地而無其

人雖美弗居有其人而無其地雖居弗美此之遇於昔而見於今天固將待乎人也不可以不志於是乎書

存誠齋記

昔熊渠子夜行遇寢石以為虎而射之飲金沒矢下視石也復射則矢躍無跡射一也貫於前而激於後奚有巧拙之不齊哉始之石而虎也不知虎之非虎信其為虎矣故志於虎而不忘於石宜其射而入也後之虎而石也則知非虎之虎信其為石矣故志於石而不忘於虎宜其射而躍也嗚呼石無情也誠之所在雖至堅而開物於天下之有情者哉是以瞽瞍石也不能不化於子三苗石也且格舞於干羽之時舜亦盡其誠而已至於周公之風雷鄒衍之霜荊軻之虹李廣利之泉與韓愈之徙鱷童恢之呪虎王祥之致雉是皆誠之所感非偶然矣豈獨熊渠子之射寢石歟至哉誠乎聖人天也誠無不存人而未至於

天必存之而誠焉存則積之久而驗之大又豈遽匹夫匹婦發於一念者可擬也此吾儒之教必本於誠而不違於動靜之頃或者誠有未至徒徒祈天而責人抑何惇於宣城王德裕氏題其藥寮之室曰存誠求予為之記故舉其誠以告之如此予聞德裕精於醫其游

京師也邊近謁之而著治之功非一則見精乎己以誠而其應乎人者固無不存其間金石如熊渠子也何有尚始終勉之洪武七年歲在甲寅三月十有八日國子助教胡季貞記

杏林小隱記

醫之稱於古者非一其論有過人者不可目之以醫昔晉侯有疾秦使醫和視之曰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夫以乎公之蠱於內不節不時其及宜矣此醫之所能言也以國之大臣任其大節而不能禦而必受其咎則非醫之所能言也由是觀之和豈特工於醫人蓋工於治國者乎君子謂晉之求醫已公之疾而已政非醫之所及和不當舍所務而責其大臣其說似矣使趙孟有和之智以知乎公爲有宮室滋偽女富溢尤晉遂至於卑卻趙孟不及此而和能因疾之不可為遂極言之若和之爲賢相業在焉固不得復見其人矣後有神仙董奉治人疾不責其報小者使植杏三大者五歲久成林復以杏易穀振貧者此又有及人之功非射利庸夫可同日而語也予在成均一日陳君克仁來言其里中之良醫同清遠者其論六氣尤能推和之說而一以利人為心號其所居曰杏林小隱遂近謁之嘗著十全之效往往如奉之神非假杏林之名以自神也敢以記請予知清遠非和之智則必為奉之神仙於克仁之言信而可徵矣於是乎書

養志堂記

景行氏有堂曰養志來其說於余乃進而告曰人子之事親不一其養而養志為大居有宮室之安出有游觀之適享有鼎烹之美燕有絲竹之娛而所志不存焉非養之至也孫養其志爲不恤乎外孟子所以從稱曾子而以曾元爲戒乎景行曰然曰未也此特事之一耳天下有不同之志士志於學農志於稼賈志於貨彼積書不親吉田不耘與盟游聚嬉而失其工賈之業將貽父母之大戚可謂養志乎抑不止於是也志廣大者或沮之以隘志清約者或矯之以汰志勤勵者或敓之以怠矣其視曾元儉於一肉者又何如哉景行憮然動色久而始定乎遂終其辭曰世之不及曾元者亦人之通病無足怪也然君子惡可例於常人卻必也其心同乎父母之心未發而先之既發而從之毋奪其所欲而違其所惡使志之所在無一不遂亦庶幾乎可也乃起而謝曰盡之矣因書以為記景行名宗有學事親以孝稱至於既沒而不忘其心志者欲焉今受知大宗伯相為行人云

深悅齋記

魏李除孟揖請書南湖顏其室曰深悅謁予爲之記予惟天下之所悅者莫大乎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公於人者也而悅之盡蓋一貫之旨惟曾子子貢聞之諸弟子弗與也況不及其門者乎顏子由博約而進至其欲罷不能此悅之深者雖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焉冉求乃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則冉於藝與子貢所造亞於顏子亦以貨殖為病而閔子騫原思季次不仕於大夫要皆悅其道者嗚呼學之不至固不足以言悅悅之不深亦不足以言學必也時有正業以專其習退有居學以一其志安之而不厭為之而不避則其所至猶水之入於物其為悅也深矣此君子始終之學成己而及人也苟未及此則所謂

朝聞夕死者何事不恥惡衣惡食者何適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孰知其與天爲一逐於宋厄於陳圍于匡不合於齊楚汲汲焉遑遑焉無所容其迹吾又奚取而悅之也宜見於弟子之親炙者已鮮降于千數百年之後抑又難矣使學而至於悅則天下之物舉不足以易之者豈暇悅衆人之所悅哉衆人之所悅居吾適乎體則思崇堂邃宇冬奧夏寒而已食吾厭乎口則思肥牛之腱龍門之鯉而吳人烹之和酸若辛而已樂吾娛乎耳目則思吹竽彈琴二八起舞陽阿結楚代奏錯陳而已是皆悅乎外者非在內也悅之深者體弗安乎居口弗饜乎味耳目弗假乎聲色惟聖人之道焉慊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矣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餘味矣衆人惡得而至之哉孟權既學而悅信其辨於內外不至於交戰若雖然悅之深若顔子者未易及已學者必法乎顔子其庶幾乎是爲記

如在堂記

天下之物有氣而無知有知而無情有情而無義此木石之所以爲木石鳥獸之所以爲鳥獸也其靈於木石鳥獸者有知而情必從之有情而義必從之是以莫貴乎人已故笈其類者恆淨歸父母之屬尤非同類之可班乎生吾致其養沒吾致其思顔色不得而睹也恒若接於目聲音不得而聽也恒若接於耳一出一入一升一降慇忍死其親哉世之人哀戚見於殯之日不能不殺於其終誠敬見於祭之時不能不衰於其久以寧戚之學於聖人且安於衣錦食稻焉乎是亦可哀聊記曰夫鳥獸失群喪匹越月踰時則必返巡過其故鄕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去之小而燕雀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則三年之喪聖人特爲中制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而思親之心則無時而可已也四明陳恩禮者生七歲而父沒越二十年又喪其母榮然孑立而慘憺林暢往往形於秋霜春雨復顔其堂曰如在可謂不死其親矣求予爲之記遂舉其說以復之且警汝之朝死夕忘曾鳥獸之莫若者焉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四月初吉國子助教樵李貝瓊記

約牖軒記

余讀易至坎之六四與諸生論大臣上結於君之道而張繼善來謁且言其友宣城黃立本者好學工草書顔其消息之所曰約牖敢以記請余始偉之既而復曰坎自二至五似離中虛之象爲室之牖焉牖者通也詩曰天之牖民毛公訓牖爲道道亦通也嘗觀孟子一書告子學於孟子者也其論性也雖孟子正言析之卒不悟其非者非蔽之甚於齊梁之君乎而勇之墨者會一夸之說由其明之可通也故在內者惟虛能受而不見其蠱蔽則不可強通之於外在外者惟虛能入而不見其阻阻則

不可強通之於內此猶先賴之燭室不於戶而於牖牖非正也自牖而通則一室之暗洞然八荒矣聖人之施教亦然是以成德達才果術而同功今立本之取易是能虛以受人思通其蔽若子請盍言以告之可乎先師有曰約貧言也牖下也納貧牖下而約也一樽之酒一簋之食其樂用缶其告用約貴乎質也嗚呼誠莫加於質故上林嗇夫之敏周勃張相如弗與也公孫弘之詐汲黯弗與也趙綰王臧之文石奮弗與也然文有餘而質不足焉若質有餘而文不足也代之悅春華而忘秋實者古今所同此浮華多合而恭謹之士恒齟齬矣立本信能守其質而一於誠可以處險而無咎是亦約牖之一說尚勗之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金陵集

九華精舍記

九華山在武陽縣山東十五里視武實諸山爲秀發於閩者實書郭首之在郡曾其勢不得與之抗而名著古今者亦有其人焉宋之息菴居士葉公是也公幼讀書縣山及登進士第累官至寶謨閣大學士出知嚴州有嘉禾瑞麥之應比三年又有芝生于庭人皆頌之既代而歸遂不樂於仕而所謂息菴者亦未于所號而勸其止也務陵思其爲人三遣使徵不起命表其里爲清節談者稱公有二疏之高而講學之功差而不幾則非疏受所及者及卒家無餘貲惟朱子翰墨及所叙世次與先後行事以遺其後且戒以存孝敬毋私蓄而已子弟遵公之教咸循循有退讓風至四世孫茂生官于建寧未幾納禄家居郡太守論及葉氏一門稱曰此孝義家也後田縣山徙于九華地益幽絶而九峯列峙亭亭如青蓮花孕出煙雨外林木蔚薈流四繞因名其居曰九華精舍山與人俱高矣茂生之子士萊當而好學嘗

國家肇興學校遂充弟子員於成均數見余請曰自吾祖息菴居縣山百有餘年舊業葛巷中焊於兵惟朱子十椅咏尚存而稲好之義猶可想也吾父甚惜資之不幸登沒士能又子子人京師四望九華遠隔四千餘里而雲巒翠巘恒在目識於游也河南程恒生既圖其大槩幸先生記之時予爲國子助教義不得辭若息菴出處始終九華之因人而著與士能不忘其所自皆可書也洪武七年夏四月十日清江貝瓊記

雲門精舍記

青州之鎮山曰雲門上有先知門儀可以通方觚實紙明鏡立納其中故以爲名而起原張先生世居之先生一號古邨少學於天台孟長文而長文之學則出於金文安公益六經之道漢唐諸儒不能通而一之至宋朱文公集周程諸說而大明焉當是時受業其門者非一而高第則有黃文肅公黃文肅公傳之何文定公何文定公傳之王文憲公王文憲公傳之文安先生私淑於百年之後可謂純正而無弊者然跡是議道雁楚之間四方遠近翕然從之皆稱古邨先生仕至滁州路照磨卒贈中奉大夫禮部尚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其子紳克世其學嘗出游三吳府始蘇建鄴海其邑人子弟題曰雲門精舍示不忘其出且祠文肅以下五先生於中明其先後原委之的不倍於朱子者也嗚呼天下之才局於所見恒昧性之爲性道之爲道得此遺彼而異端之說益肆可勝歎哉朱子析而正之至精至密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旨若日月既食而復元有目者莫不睹其光彩彼黃越一世以同匹夫匹婦者不攻而破掍昌黎韓子之排二家其功倍焉雖其紛紛起爭而求勝强附於道以杂立天地間然真僞之分得失之歸爲可得而掩邪古鄉不倍數千里涉江而南授長文學之師表於時及所著文集凡三十卷皆可傳也今紳雖述於後而又合父師而奉爲其守之固如此則所謂雲門者寔道之所在山將與之而益峻已是可以不書乎

一梧軒記

與錫張止齋先生老於九龍也昔植一梧于庭閱十年斑然秀聳而密葉雲布不知三伏酷烈之氣也先生曰縱徉其下酒酣與致輒倚而嘯歌同乎惠子之嘯焉既沒其子今禮部尚書緯中益封植以示不亡復願其室而屬余爲之記余聞昔稱嵇使於梧宮因問梧之大小一辭之失二國構兵然梧何與於人

使者獨以梧爲問耶且不問梧之材異於衆木而及其先王之事則其梧不在梧已若所謂一梧歷上有父子二世其年宜可問而知之蓋欲因梧而考其人也夫連林之木如東如附如庇如下其相輔爲勢者非止一二而已風雷之所撼霜雪之所震枝並存而後憖然未足以見其奇惟特立者無所東而直無所附而起無所庇而固無所屈而下至仇於風雷霜雪則震動飄突矣忠臣直士之寡與剪焉甚危而未嘗爲之少變於是始奇矣余本焉此余於一梧尤愛而譽之也嗚呼三吳之盛大家世族甲第相望嘉花異卉數榮交蔭四時不絕及州縣兵起殆盡於焚燒斬伐惟張氏之梧獨存輪囷離奇過於龍門之植是亦槩乎數矣惟中當知樹於前而芘於後如此惡可直視其爲梧也歟

留耕軒記

秦王翦將兵伐楚請美田宅甚衆且言爲王將有功不侯故及向臣請之爲子孫業翦之智如此其子孫有能耕者乎漢田蚡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至請考工地益宅蚡之貪如此其子孫有能耕者乎天下之人有無窮之心必有無窮之計及一再傳而忽焉冰釋何其暴也若于定國之高門張安世之金貂七葉繇於方寸所存世久而益昌非止一時而已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理之自然不可誣者故舉其人以驗古今爲奈何不務樹德往往咲刀腹劍陽予而陰中以快一己爲冢財兼善於爲謀矣四明之何鈞玉先生名其室曰留耕其千百而十一與先生有長者風里中爭者不白之官而白之先生性尤篤於義遇貧無養者輒周之或貸而不能償者悉焚其券縣東資國閘數壞於水爲築外防捍衛潮之患一方受其利又長衞爲四明永嘉天台會稽之衝有水亭以休往來者後毀於兵人皆病焉先生復新屋若干楹風雨有所庇矣蓋其忠厚仁慈出於天性以爲利於己者狹不若利於人者廣雖九野之土阡陌且不足以喻其方寸而子孫耕於後者有餘矣必如王翦田蚡之所爲屑屑以憂其貧也乎先生既沒人猶誦之其子機好學力行洪武五年以明經薦于春官則樹德之效已見於今日是不祈報於天而所以報之者不爽將使如于張之門繼繼繩繩敷百世未艾也余雖不得造先生之居嘉其所積之厚而樂爲其後人道之洪武七年夏五月既望檇李貝瓊記

藥石齋記

士恒病於內之所不足而以待攻於外畏者抑之而仁懦者攻之而強固者遁之而恤辟者規之而正貪者矯之而廉蔽者發之而明隘者充之而廣所謂藥石之益尤人之當寶者昌陽空青丹砂礜與也故君子以藥石進其德小人以藥石損其過寔攷古今亡之所以存喻之所以辭敗之所以成失之所以復豈非賢之人也哉或者好人之佞而惡其拂於己此藥石之言不至也藥石之言不至則病日深而身辱名滅嗚呼以藥石之可已病雖鬱吻毒腸亦有所不恤至於正言之謂逆耳而不受方甘於有過之地是知愛其體之小者不知愛其體之大者可謂智乎余嘗以此自儆而雲間衆拱辰顏其燕坐之室曰藥石齋取宋桐川鄭丙公語將求益於大人先生而淺儲趙公本初爲之記復屬予申其說焉余謂丙公之見倪偏歷言取吏撫民之道則既以爲是偏亦從而善之然一辭易其未至烏在其爲藥石耶拱辰兄弟四人讀書鳳凰山中二十年其於聖人之告弟子凡一病一藥皆用之而用功者余不暇讀告之也抑聞魯大夫臧文仲喜於季孫而孟孫惡之及孟孫死哭之多涕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石

能生我疾能殺我是又以人爲藥石者歟若文仲可與言智矣尙求以爲法於是乎書拱辰名奎撰浦先生六世孫通春秋大經嘗試于有司今以才選主興國之通山簿云

滿峯祠堂記

一氣旣裂而有文其所以開物成務莫備於四聖人之易故爲五經之宗自孟子沒歷漢至魏講易如王輔嗣者固未盡其旨宋周子得穆伯長之傳而太極圖通書作焉後二程洎邵子張子繼興故有皇極經世與正蒙之書蓋皆本諸易而爲之也然邵子則兼乎數張子則專乎理所謂殊塗而同歸者余嘗求之正蒙十七篇首太和參兩以闡造化之微次天道神化以推聖人之至若動物以下諸篇無非發端以示人雖或失之深刻固與易有不合觀其約而博精而實則孟子以來與周程之說相爲表裏而辯釋老之謬妄者此書爲然考亭朱子於太極通書

西銘有註其餘則未暇及也番陽沈毅齋先生因爲正蒙補以備朱子之未備而王禕撰罪乾補缺元德興丞上饒鄭君偉初補其三篇新安胡公雲峯序之亦旣行於世矣及閩南昌吳峯朱先生者深求邵子內聖外王之學旣老著書凡易說拙說皆發前人所未發至於正蒙且病其難而釋之豈亦采毅齋所註而損益之歟嘗欲購求定本以觀其異同得失時循搠而未出也洪武七年秋其子善來京師試補南昌文學掾僕見於成均因出所述滿峯行實如來示予復求記其滿峯之祠焉按滿峯爲洞雲處士之子初洞雲兄弟四人長雪澗次碧泉月澗而洞雲家少雪澗以文章鳴乎時而洞雲與之齊名滿峯又純正而弘博其著述也雖世無知者將侍子雲於他日矣嘗命善集其所纂而繼終其未成者善亦克承其志且建祠峯之上推滿峯之意而及其祖洞雲處士與伯祖雪澗以明其傳之所自來可謂能子矣嗚呼易在造化固無書也而聖人書之逮世降俗偷人心益晦邪說日滋非有卓然立言之君子會一心於古今則弘通易簡之法仁義中正之歸不亦隱乎此諸子之功爲甚大余不得不歷擧之也抑張子旣出正蒙以授門人且曰其觸類而長之吾固有望於後之學者毅齋爲能發張子之蘊矣若滿峯實先天之學而餘力及此益見理愈索而無窮所造何可及哉祠之於鄕旣合於禮而善復不墜其業有光於雪澗洞雲尤足嘉者故爲記俾刻諸壁云

茶屋記

楔李居生燕善顔其燕息之所曰茶屋蓋燕善嗜茶尤善煮茶之法凡茶之產于名山若吳之陽羨越之日鑄閩之武夷者收而貯之屋中客至輒汲泉烹以奉客與之劇談終日不倦御善

之會焉余因告之曰昔陸鴻漸著茶經三篇蔡君謨亦著茶錄上下二篇而玉川子則有荅孟諫議惠茶詩與善皆取而讀之乎彼奴視茶者未若鴻漸之深於味惜計口腹之小而不免御史李季卿之辱君謨以宋之名臣乃進龍鳳團希寵一時如丁晉公所爲不免歐陽永叔之譏若玉川子洛陽布衣耳諫議餉以先春之品其於煙焙吻沃枯腸飮之不厭可謂好之至矣然不徒足一己之好爲事且憂百萬億蒼生困於顚崖未獲其蘇息遂因以諷在位之君子是以天下爲心者乎此三子皆知著茶鴻漸固不足言君謨烏能無愧於玉川子也燕善必辯於是而有玉川之心已亟起而求書爲記余復嘆謂之曰俟大雪之夜過茶屋聽松風淘淘作秋濤聲酒醒一書未晚也而請之益堅遂書之洪武五年冬十月初吉兩山老樵貝瓊記七年秋七月七日重書于成均東齋

追遠堂記

追遠堂者天台林氏奉先之所也按林氏之始祖十一府君諱勲者五代時以鹽鐵使轉運合州諸軍事遂由閩之長溪徙家于黄岩半嶺其後支衆益繁散處梅溪園浦者特盛當宋設科目一歲聯中有司者八人曰雪村曰勿齋曰曉菴皆以能文辭稱故江以南衣冠大姓必推天台林氏焉至六一學正嘗言吾宗族之大非一世一人之積於是築堂梅溪置主其中歲一祀之且會族人子弟講尊卑長幼之序云遂割田若干畝給其費有女以疾不嫁者益以田四百畝而器物無缺矣其孫今國子生伯雲懼泯其實也求余為之記余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自祖禰之近推而上之則有曾祖焉又推而上之則有高祖焉然非止於是而已有高祖之祖焉譬之於木千盤百折以達于條然何莫始於龍門積石而出於昆侖江不始於漢而導之岷山論者不徒考其脉絡必窮其源而擇已人之邪本可不求之遠邪水未有無源而出者人未有無祖而生者惟為之近而有服者其恩隆為之遠而無服者其禮殺亦天下之同情也有能追而祭之不以遠近為隆殺豈非孝之至乎特古者限於先王之制大夫有廟無主士則祖禰一廟庶士庶人無廟而鬼上下之分截然不得踰而僭者故孔子曰祭之以禮曾子之言蓋為有國者而發使施之所祭必盡吾之誠耳非謂庶士庶人得祭祖禰以上而及於無窮為孝也君子於此制雖不得為而心實不能已於是伊川先生以義起三祭之名而初祖先祖與禰各有其類而得受祭焉林氏世次相傳越四百餘年源深流長知此而子若孫又能合雪村勿齋曉菴以及十一府君而伸其敬可謂知報本之道已曾謂公侯之貴或不及乎此庶士庶人乃能之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是皆孝性之遺篤於所親所當者々豈強之而然哉故為其請而記之以警者亦有所警乎中尚華論而之厚也夫

待月軒記

越胡子明氏築室舜江上顏之曰待月軒乃以書來言其故請清暉與月為宜三五之夕六合無雲輒據其中以徠焉湛然如銀盤挾衡東升至明所及可見秋毫於海天百里外亦一時之奇觀也寧修之以文辭余惟月之為象其行也有度其出也有時信可待而實之其有不得待者二或阻於時焉或阻於事焉余往年客游三吳泊舟垂虹亭下中秋月盈起而四顧水寒煙銷因舉酒相屬客為吹洞簫作水龍吟此一快也使遇盲風怪雨交至百怪夜出巨浪排山則無月可觀吾惡從而待乎去年過金陵鳳凰臺雖已湮為荒烟野草而山河不改景氣一新休沐之日與二三子步月共登浩浩乎若超埃𡏖之表想見泰府風神於千載此又一快也使有簿書期會之煩朝暮不得休雖有月可觀吾惡從而待乎嗚呼月固可待以時而阻焉者天也以事而阻焉者人也二者未之能免則能待月如垂虹亭鳳凰臺若幾何人邪今子明無一事之撓當月之望待於茲軒以樂其樂誠不易矣且人有盡而月無窮觀者恆有古今之感惜無顧兔不死藥以延吾壽相與周旋太清又可鄙之待而一玩哉然必其可待寔若無心於待而適與月會也天下之事多此類者非獨月而已予將老而東歸扁舟一過舜江試與極論之姑書此俾刻諸壁子明安定先生十九世孫好讀書事親尤謹內外稱其孝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金陵集

復初齋記

宜興強如心氏世居荊南山之遵義里元季兵變辟地來豐黃山者十年而去親戚墳墓中恒惓惓焉而不忘洪武□年始克歸治茅齋於宅之東偏題曰復初介國子生謝煜來求記夫有失而復復當大兵四起焚燒屠戮莫不東西奔竄農失其田工失其肆回望鄉里皆狐兔之墟而父子兄弟能相保以居者曾無一二咸謂不可得而復矣今而居復吾宅田復吾地水之涘者浚而復其淸塗之塞者闢而復其廣與夫一草一木較榮也違者久而復吾境之勝亦不異乎前矣蓋亂極復平數之必然而人亦不久於淪折如心之初志於此遂矣向使攻戰之未息兵旅之未平雖欲復於已失者其能然乎宜特表其所居也若余之由欈李而錢唐由錢唐而雲間由雲間而金陵來寓一日還復先人之舊廬寧無愧乎雖然君子所貴乎復者復性爲大性固甚於物也有宅之安有地之美利吾累也必能之其至淸水也哉吾由也必從之其至廣塗也殘暴夷賊之不存而一於仁恕忠厚焉其生生之理實如草木油然而長也聖人之教人復此而已而不違復者獨稱顏氏之子爲近之此復其初之爲近也如心好學讀書必知復吾本然爲事非徒區區故業是于區而雖之且以自警云

宇定軒記

古甌閩多秀士自宋朱子講學武夷而通經好古由科目進者不一余之分教國子生也識方仲文氏焉仲文家于閩之至升距武夷五里題其游息之所曰宇定軒取莊周庚桑楚篇語也嘗求記於余至三四無倦色乃爲之書曰一室之小吾之宇也六合之大亦吾之宇也抑不知吾之宇在於倫無小大之可言而德之爲宇有天光焉定而已矣今吾旦而興外物之交至若識於東而起於西排於前而擊於後中固不得有所定也中不得有所定則天光亦從之而昏昏瞀錯亂可勝言哉惟不撓於是非得喪自疑哀樂其至虛至靈突如日月之昭晰定之所發如此周未能窮其理顧欲身爲槁木心爲死灰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使如兒子然非吾之定也吾之所謂定者非若槁木死灰不知所爲所之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定非一於定也特曰與物接而不爲物所牿猶鏡之鑒物而不爲物所遷豈非定於此而疑乎彼歟推其所以異者彼以定而定吾以定而敬定而定者寂而無感定而敬者感而未嘗不寂其得失相懸矣爲己仲文求周公孔子之道而反乎周者將息物之累滌塵慮以盡止而定之之功觀其吉有默契於是非以老子

之語爲宗然爲是也余懼其溺於高虛玄遠而悟其非吾黨之差千里之繆無以救其終也因反復所聞聖門教人之旨以辯之仲文尚有所擇云

醒心軒記

余嘗論天下之至樂不在於珠玉之玩狗馬之適而恒得於一山一水之間故歐陽永叔醒心於泉上黃魯直醒心於竹所豈特解其酒之沉酣也哉大抵日與事接耳塞其聰目蔽其明如蟲如蝟顛倒錯亂所惡殆甚於酒已一旦脫囂煩而即幽閒見夫天之高野之曠烟雲吐納禽魚上下於是易其視聽不翅蟄而愈瘵而覺豈非境觸於前而心悟於內哉嗚呼天地之大一毫之小舉不外吾之方寸使吾觸於境而昏又復觸於境而醒吾恐暫開而復合乍明而卒晦則其昏者未嘗醒醒者未嘗不昏也惟其神明之舍洞徹無累湛然止水皎然清秋海月而魯

皆得其官又何待夫所謂醒心處也邪然隗黃二公皆一世豪傑之士其胷中灑落固非常人所易及抑榮辱得喪是非欣戚相爲勝負者自壯而老不知其幾矣遂託之所遇以明其樂之在此焉彰上人洞然吉安之慈恩寺沙門也居其祖師明心燕坐之所寢嘗宜所名者凡若干年今年春來京師天界住山全室翁受其學優而行堅遂留之俾住家塵之別室乃欲揭醒心之名以示不忘而全室一日以隸古作三大字以貽之何其前後之相符而會其意於不言也介春官行人王景行氏求余記故舉其說如此雖然洞然學佛者也究若空寂滅之法超然物表心境兩忘其所以醒之者寔求一山一水之間當知余之所論矣其質之全室或有合焉尚有以告余也乎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秋九月初吉國子助教檇李貝瓊記

映雪齋記

映雪齋者四明孫原仲讀書之所取其遠祖康爲法也大雪之夜人既休矣方執卷就其明以補日之不足則知其於書無時而去也不如是不能進乎學其志固異乎人哉嗚呼天地之理古今之變具載於書不可以不讀者董仲舒讀之爲膠西相兒寬讀之爲御史大夫匡衡讀之爲太子太傅朱買臣讀之爲會稽太守其讀書也必皆務於勤故有三年不窺園者有貧而穴壁者有傭耕不輟誦者有負薪行歌者而康之映雪其一也攷之於史仲舒兩事驕王正身率下所居而治而正誼明道之言合於春秋兒寬爲左內史勸農理獄務得人心不求聲名吏民信愛之匡衡在成帝時因日食地震之異抗疏直攻其失後復論治亂安民之機以及治性正家禁奢萬言出入殷盤周誥故又知其讀書者不徒謀祿釣名以榮一身顯一時而已宜非諸子之所及焉諸子之讀書不過悼其盈而求其通服其勞而必其成志既遂矣或濯以取禍又不知其所讀何書也余之少也氣質昏惰不能以古人自厲今老而無及而原仲法乎遠所以尊其居寔其志專其習是可尚矣乎吁長揖封人謂子侔曰昔而爲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余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余余之謂矣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得之於心而應於手臣不能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原仲其勉之是爲記

著存堂記

余讀祭義而知人子之事親其孝始乎死不異乎生亡不異乎存惡忍忘之於朝夕也嗚呼世之私於謟旨之鬼非其族屬至從而祠之若或親其光怪之發見洋洋然鑒之在上臨之在前莫敢有一毫之欺莫敢有一息之怠而於其親反疏焉甚矣其蔽於愚也惟仁人孝子之心則不然霜露風雨之變既齋而祭

所謂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入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亦豈出於僞哉死不異乎生亡不異乎存而其精神之相感鬼神之相接固有無間於冥冥者君子記之於禮其義精矣殆非常人之所能知也余故謂死其親而忘之者不仁或於神而昵之者不知孰余過邪國子典簿裘季和氏喪其二親而有終身之憂顏其堂曰著存其所以致愛致慤合乎祭義之所言矣且求余爲之記因著其說以明之初季和之父曰章先生嘗以明經薦于有司余獲識之錢唐奇偉磊落秀出等夷惜其不及顯融而沒季和尚克樹立于後可謂有子矣則於是堂必曰居吾親之所安也食吾親之所嗜也一升一降一出一入恒恍其所不及見聽其所不及聞未嘗忘之於心爲能嚴於所事不遐神明之尊非失於不仁不知者蓋擧以警夫人也歟

薝蔔堂記

天竺靈山教寺說法之所曰薝蔔堂住山珩公伯琚之所重建也堂負蒼屏千仞視昔為加雄麗焉初晉咸和間有僧竺惠理自西域至杭以其小朶峯為自身毒飛來者即其地置翻經院隋真觀法師益廣其制改院為天竺寺至宋仁宗時天台慈雲式法師來居於此願瞻棟宇庳陋弗稱大雄氏之教之尊謀易而新之而丞相王文穆公侍郎胡公則皆捐俸以相其役由是伐材於山陶甓於冶工劬其藝人督其勞倏焉而大殿中起三門前開翼以左右兩廡金碧炳煥不翅雲蒸濤涌地因之而益勝其後為堂若干楹則名薝蔔云繼法師而葺於後者代有其人元季至元辛丑寺燬于兵而堂亦隳矣

大明洪武五年伯琚之主天竺也慨創始之不易思圖終之為急乃發其私橐截經費仍揭舊名於中蓋距慈雲三百餘年

廢興若出於數寔教之所關也且馳書京師抵余求記其顛末辭弗獲則為之言曰錢唐山水之勝甲於東南而寶坊所居者十九蓋自齊梁以來益崇益侈矣一旦變起州縣剝落於兵燹之區未有能作新者所謂薝蔔堂屹然焚蕩之餘豈非資其荷負者職翊揮以揮其美物之有香者不一而薝蔔香之烈人之有德者不一而佛為至香之烈則掩乎衆物德之至則首乎衆人故入薝蔔林者不聞餘香入佛之室者不知有聲聞辟支也此天女詞舍利佛所贊而見諸經者如此嗚呼暗者不可攻而慧暴者不可反而慈嗇者不可弘而廣汙者不可邊而潔濕者不可節而約甚矣其局於一偏也至聞佛之說則皆承信而遷化洽過於教而行禁而尼豈非薰其德如薝蔔之香莫知其所以然乎雖未足以為喻然知香莫過薝蔔則知道莫加於佛矣異時退休湘江之上尚□伯琚於天竺尋丹井綵崖陟鷲登堂共論慈雲之事未晚也姑述其所營葺石俾將來有所攷伯琚名延珩族出湖李特深於教為五山所推云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冬十有二月廿日國子助教湖李貝瓊記

達清堂記

距昌國縣東三百武有洲曰芙蓉其水縈紆南流以入于海洲之上皆蓮芙蓉其異名也當三伏時紅妝翠掩映鏡湖三百里亦無以過於是焉隱者李文友所居既專其勝築堂若干楹因顏之曰達清命其子彥清來求記余嘗論詩人工於寫物凡狀其形者遺其神而濂溪周子之於蓮求神於形之外詩固有所不及也夫周子一代豪傑之士其生也後聖人千有餘歲而學之所造會聖人於一時殆非漢唐諸子所至其於一花一草疑必略而不顧乃有愛蓮之說何哉蓋其胸次洒落如光風霽月

則無一毫之累可知而達之至潔不妖可觀不可褻寔足以配之故目為花之君子非徒玩物類衆人之牡丹已且歎時之愛牡丹者衆愛蓮之同於己者寡也今文友有周子之愛取其語以為名其亦異乎衆人歟抑聞環洲而居者多大族而中達夫子嗣久矣惜湮於荒陋附擾人莫能知至文友始表四明之有芙蓉焉雖然一物之微發之於周子獲列君子之品第亦流芳於不朽況為士者日聞絃歌之聲日觀揖讓之習寧可不勉而至於君子甘於小人之歸乎宜即物以反諸己非特取香之達而益清為人之所美尚蓋其至美使體夫達清也哉是為記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金陵集

武昌譙樓記

縣有譙門古也或以譙門為城門見於陳涉世家豈亦施之縣乎後建重屋於其上故又稱譙樓蓋令丞所居必嚴內外之限辨上下之分非徒修之以壯觀而已謝叔賓治武昌之三年自垣而門自堂而廡舉新而完之而譙樓未及建也父老有謁而為言者乃謀於衆即山伐材瀕河陶甓因其舊址而經營之越十月而功成飛甍巨棟高出雲雨無雕鏤之費而弘敞殊過於前於是樓鼓角以謹晨昏之節可謂嚴其職內外辨上下者矣惟工築之歲月不可不紀遂狀其顛末馳書京師求予文以鑱諸石按志武昌在漢為江夏郡至吳改武昌晉庾亮陶侃嘗出鎮其地而環境之內曾厓峭壁之嶸峙者則有鳳凰大洪黃鶴滿𡵨流之扼東者則有江漢此非險固之當保者歟故壘已湮荒臺已夷而英雄陳迹尚想見於千載之下矣今所轄七縣武昌其一也唐宋以來民之至而土著者日蕃衆迨元季之變所至阻兵甾於攻戰千里蕭條過者興慨國朝混一區宇休養既久凋瘵始復流亡四歸而叔賓興壞起廢一新邑人之觀聽厥有次第哉登高望遠乃昔之剎封象天宅旅兔而盤盂也者今皆禾黍矣昔之白骨彌望嘯聚而號烏為者今皆宮室矣抑可以見聖天子之深仁厚澤被乎兩服之廣如此故茲役亦易而不煩也大抵時之不得為者春秋書新延廄是也制之不當為者春秋書新作南門是也譙樓既得其時制寔出政之所關雖重於用民非若延廄南門為春秋之所譏恐可後而不急邪凡吏之出入於門民之來往於道亦各有其時而不違矣故詳書以著更作之始俾來者有所考云洪武八年歲在乙卯春二月初吉將仕佐郎國子助教檇李貝瓊記

宋縣令謝公廟記

皇帝肇造區夏所以懷柔百神之道既周無缺洪武四年又更定其封號若崇化之縣令謝公其一也有司祇奉明詔惟謹而邑人為新其廟且以狀介國子生汪瓚求余記按公姓謝名鳳宋臨川內史靈運之子晉康樂縣公車騎將軍諡獻武玄之曾孫也元嘉中為鄞令鄞即今之崇化在縣未幾忠政大孚乃於縣東二里遣方勝碶以蓄水歲溉田五千餘畝碶北阻大溪復架石為梁民不病涉因名謝公橋構亭其上宋政和間改名豐樂紹興間又改名慶登云初鄞人於公之存德之如父母建祠碶南像而事之及沒而其神益靈嘉定八年飛蝗蔽天人走於廟禱之俄有暴風迅雨驅以出境紹定元年大水又禱之一夕而退嘉熙三年旱又禱之而雨咸淳二年雨暘不時禾且盡槁又禱之歲復大稔元大德十一年瀕海之州大疫獨不及鄞明年饑有巨艘自甬西運米至鮚埼問有人招之者曰吾謝鳳也人賴以活前進士陳觀為作記至正十九年寇海賊馮輔卿肆衆逼境官軍逢賊于湖城瞻仰見大旗飛揚彷彿萬騎雲合而旗有謝字賊驚大奔斬獲無數二十七年正月己卯火民廬燬者若干所且及夫子廟學正程式復禱於神風尋反滅火嗚呼古者忠義士體魄雖死其英靈不與為野土而顯之一方者亦間獲一二事或者出於偶然非皆神之所為也孰有公之庇民於冥冥所禱輒應而捍飢平寇尤彰彰於見聞而不可揜者其烈為何如哉禮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勤死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則公於禮宜祀先是程式洎史若江嘗以狀聞州州上之府府

上之省省上之朝封孚祐侯廟號資福盖有年矣

國朝復脩舊典雖未及加時以寵神明於千載而知其不為淫昏之鬼明矣余因求之南北分裂之日苻堅方熾且欲一舉而下江東微康樂公衛之淝水覆百萬之師晉已不國故其功在社稷為甚大復有孫如令者既著其職興利無窮至廟食於鄮百世之後凜焉若生則其大異於人而精氣流行宇宙間是得祀也故為書其實以登載諸石重為作迎送神詞俾鄮人歌之以慰悅其心焉辭曰鼓閛兮鏜鞳朝出兮夕歸神之居兮寧止從繽紛兮如水酌清醴兮羞文魚靈鼓紛兮吹笙竽列飛民兮時暘時雨上無飛蝗兮下無尿田每每兮多黍多稌萬歲兮千秋惟神是依兮孔樂且休

竹深處記

檇李董好問氏有耕讀所在城東之烏橋而雜竹萬箇森布交錯題曰竹深處取杜甫遊丈八溝詩語也間因陸景宣來求文為記予按丈八溝在長安重闕於唐大曆間其水通安福寺一時貴人莫不遊焉觀甫之詩則其地多竹可知今烏橋非丈八溝比亦以竹深名之若當三伏時若翠擁合日光不到此為盤礴寔翅冰屋雪谷而酷烈之氣不及也此亦檇李之勝雖丈八溝何以過哉嗟乎檇李介三吳之間踐東南大都強宗右族蕃石為山鑿池引流羅植佳花異木車馬之至者朝夕相躡孰知竹深處之可游可樂乎兵戈格鬬之餘蕩為榛莽而向之壯麗無一存者何其倏起而遽仆也烏橋之幽僻乎幾且為好問之所專其竹久而益蕃固無昔人之誇亦無今日之感是豈不足書乎雖然竹特草木之一王子猷謂其一日不可無者惡其俗耳使有千畝之廣而未能知竹之趣焉者衆也若好問其有子猷之韻歟觀其月出而林影參風回而水聲激必有與心會者京師未遂老於田里一造其所為快陡重千里之思而已故復其說如此至於論竹之德則白樂天劉寬夫所述已詳茲可畧也

清泉書樓記

臨江合三邑為郡有泉出郡西之山趾四時常清故以清泉名其里環泉而居者多巨族惟劉氏特盛寔原父貢父之裔也原父在宋時號稱博學所著春秋權衡意林尤足發揮聖人筆削之旨焉繼原父而舉者前後非一及時華出珠而立愛先生遂不仕家卒人皆高之立愛生子齊卿齊卿生子季淵亦清苦好學築萬卷書樓於泉上旁構小樓二間左曰一經示所治也右曰獨樂示所存也曰率族人子弟此焉講習殆非咏讀風月酣樂絲竹之所已洪武五年季淵以明經薦于考官奉

旨入成均卒學得余為助教且累求為清泉書樓記余惟聖人既沒而道之行於書者益磐有然其身不能竟已齊卿父子竭貲購之殆富於市人之肆嗚呼黃金珠玉無益於人往往瞷龍蛇犯虎豹采於山海不測之境以為利有大於生者故雖貴富家求之不厭蓄之甚固至戒子孫世守為寶其視六經百家之說知之者不能好好之者不能讀剝爛於風雨囓食於蟲鼠是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如此可謂至愚者劉氏之於書其視黃金珠玉不惟好之又能讀之其藏於樓者不為風雨蟲鼠之所侵則賢於人人何如哉宜其子若第知道者衆而一劉之緒久而弗墜也彼所居重貨歷數十年中忽焉變化如太空浮雲無一存者此不足恃為利而恒為吾累矣故樸之不振或飛於皀隸亦無怪焉由是觀之以其所好之不同而得失相去萬萬也余所以樂為季淵記之且使天下之士當以彼為戒而以此為法

洪武八年歲在乙卯春三月初吉在城南挹翠軒書

勤有堂記

窮天下之理監古今之變莫過書之所載矣唐以前經生學士傳寫而誦之故猶鮮而未徧至明宗長興三年始刻九經板給其所求正其所習焉嗚呼治本乎教教存乎書秦乃欲愚黔首投棄焚燒而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能知以是為先務可不謂之賢已乎其本雖可取而不可賣君子固無深譏也自時厥後刊者相繼陸走川通四海九州之內致之既易而讀之者遂輕積之既多而通之者亦寡不亦悲夫金陵王舉直氏鬻書于市復顏其堂曰勤有取昌黎韓子詩語也余嘗過而異之蓋一時書賈視時廢居惟珠玉錦繡為上而舉直以經史子集者於人者大多畜善本不翅珠玉錦繡非特徵十一之利且示人必盡其力又可知其賢也命其子良來求記余惟天祿石渠之藏其書

至繁苟勤而有之則在我而不在書也不然其中枵然而餒矣富知天祿石渠亦莫為畝韓子之詩所以惓惓訓子務於勤而已夫事皆以勤而成矧學者惡可有一時之輟歟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則得失之判決於勤不勤耳舉直之示人如此抑病致之易而讀者輕積之多而通者寡其意切矣今良為國子生尤慕兒寬倪衡為人孜孜不怠月試季攷恒中甲乙是由舉直示人之成而自勵其勤且有警稚而穀圖而識也故書其說云

體素齋記

體素齋者余友錢唐杜謙讀書之所取莊周刻意篇語也累謁記以暢其義余惟錢唐當吳越要衝左右江湖蠻賧海錯之所聚故其人尚利而輕揚視業儒者為左蓋風聲氣習自古而然謙知求道為心曰徒為生碩士將因是進而與之矣抑體素未易言也素之者無所雜之謂太古之時人游於無為不知有忠信也不知有廉潔也不知有禮讓也不知有孝慈也素之純也澆瀉既裂焉而忠信崇污而廉潔著偽而禮讓興暴而孝慈立質衰文勝假其素矣求如真人之無所雜者不得見矣謙生今之世而欲復乎古豈非天性之美乎或病其野而不知吾素之不假於外也不假飾而為文有天下之至文不假脩而為行有天下之至行此真人寶其自然者雖非謙所及而欲求至於體素誠惡其假於外而忘於內也雖然孔子答子夏之問有曰繪事後素聖人之論率恒先於質而未嘗去其文所貴適中而無偏勝焉使未至於自然者飾而為文脩而為行又奚害於素也哉尚以余言勗之乃起而歎謝曰請書諸紳是為記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金陵集

集效方序

金氏集效方一卷凡治風者其目若干居卷之首病莫重於風也治傷寒者其目若干次於風之下治瘵證者其目又次于傷寒之下治婦人小兒者則繫其終焉金氏自宋之南由汳徙錢唐之東里世業醫至擷隱先生而其醫大顯先生用藥損益古人之方治人奇證十不一失既沒其季子弘又取其方增而成編題曰集效方而不曰集古方變於古也按醫自秦越人死而方亦不傳漢張仲景始有方唐孫思邈以來又有所謂千金方而三因濟生及簡易方繼出世多主之嗚呼以天下有無窮之證應之以無窮之方古人仁人之心至矣然諸方豈無效之可稱而金氏所類獨以效言者何哉方雖各主於證勝而不適者未足以言方蓋君臣之品性有寒溫不翅甘辛之辨其過也必有以制之其不及也必有以濟之一毫之悞而死生繫焉矧北方之病恒實而宜下南方之病恒虛而宜補苟以施之燕趙者施之吳越不亡必傷而南醫用於北亦無益也所以參之劉守真張潔古李東垣之論與雖準乎古方必酌緩急之宜而去取之不盡執古人之方也執方而求效其效不可必而所類者皆效之已著可信而用焉譬之善兵者雖有孫吳之法而臨敵制勝其變不同殆有出於孫吳之外者矣獨醫之於方也乎擷隱父子本儒而通醫故能其巧如此非一時射利庸夫之所及者樹德務滋除慝務本舍是方何以哉今年秋弘至京師見余成均出以相示且求為之序予父與之游不得而辭也因書以質之云洪武六年歲在癸丑秋八月初吉國子助教携李貝瓊序

冊太上皇帝儀注序

稽古堯舜以天下禪未有尊號之稱也武王追稱文考文王則施之既沒之後漢高皇帝即位六年詔尊太公曰太上皇得人子尊父之道矣厥後唐高祖傳位太宗尊為太上皇睿宗傳位玄宗自稱太上皇帝肅宗即位於靈武尊玄宗為上皇天帝及復兩京迎上皇歸上尊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帝宋紹興三十二年高宗內禪加尊號為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先詔有司造玉冊玉寶祭告天神地祇社稷宗廟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大圭設黃麾仗百官迨事奏宮縣之樂行受賀之儀其禮始備乾道七年再加上尊號為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十二年加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八字蓋所以極其尊稱之美如此光宗即位亦尊孝宗為至尊壽聖皇帝寧宗即位亦尊光宗為太上皇慶元元年上尊號曰聖安壽仁夫以光堯享年之久四加冊寶其制特詳故淳熙之詔曰宜稽紹興乾道之已行補兩漢有唐之未備是以後代得攷而循焉

歐陽先生文衡序

宋興五季之後文章視唐益下其能振而復古以繼昌黎韓子者則有一人焉曰歐陽文忠公故當時蘇文公極推尊之與孟子韓子並言文公非私於公也蓋公天下之言也天下之人亦不以文公之言為過吾嘗反覆論之見公之大節在宋為名臣而文章特一事而已其居諫垣其居政府設施議論若三弊五事備河利害及討趙元昊議與功為陳三策何其剴切明白如此惜不得盡行其說至言石介亦事之小者杜范韓富四臣為小人所搆一旦同罷而始敢辯者乃上疏極論其忠而希文之出守饒州也復抵書高若訥責其不諫遂謫夷陵始非不知忤若訥意以獲罪誠不暇為身計而惜朝廷去一正人甘與同

序而不辭其忠君體國為何如哉顧以文章稱之者未足以盡其大也苟以文章爲上下則泰誓論文王不當改元武王不當冒文王之元年破僞書之妄而詩譜國風先後世次猶有功聖人之刪述宜其與孟子韓子並言也嗚呼孟子沒千餘年而得韓子韓子歿二百餘年而得公其人物之高道德之盛發之於言奚齊一元之氣流行宇宙而賦於萬物不見雕琢之巧而至巧寓焉故為學者所宗雖有負奇好勝欲進於先秦兩漢者亦無以過之矣金華馮忠者學精而志堅洪武五年薦于春官以少不更事俾居成均卒學而余亦被召為助教遂從余學古文時

天朝方鑑時之陋習將一變而至於古則不可不取法文忠公矣忠肄業之暇錄其文之粹者凡一百七十二篇類為六卷題曰文粹謂法之所在也可謂有志之士由是而進去古何遠邪旣成示予故為序以志忠之勤且使觀其文而想其人也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二十日檇李後學貝瓊序

橫塘農詩序

姑蘇控江引湖地美而宜稻由是業者恒足而其爲邑之嘉定之橫塘有秦君文剛隱於農者也自號橫塘農而農之言曰服天下之至勞莫如農矣然古之人莫不業農也不業於農則為游民而游民不容於三王之世後世游民多而為農之大蠹矣吾生長田間自吾祖至於吾六世未嘗一日而去農方農祥司春父子畢出耕之欲勤播之欲時懼稂莠之害也芟夷之懼蟊賊之食也扞除之時至而熟則其入必倍苟力之不務而責其穀之豐治之不早而望其成之速豈可得耶故吾之知農為深而人之不為農者亦莫知吾之知農也又曰吾視三吳巨姓享農之利而不親其勞數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徙無一存者予以業農獨全歲給賦外則擊鮮釀酒合族人鄉黨酌而相勞榮辱得喪舉不得撓吾中矣或勸之曰伊摯為有莘之農起而開商六百之業諸葛孔明為南陽之農出而定漢於三分之時今農治田之暇則牛背讀古人書當慕其為人且將羽儀

天朝以治田之事推之治國又可卒於橫塘也耶輒以太白睨而視曰吾寧以波之憂易吾之樂也頹然而臥聞者高農之所為賦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言為序

送衍上人序

予客雲間時聞吳中衍斯道者工於詩而未得交其人也今年春來

京師識斯道於王君常宗坐時方與諸儒編纂元史朝而出暮而休亦未暇讀其詩也六月八日斯道復見予曰行留龍河第一禪林五月矣既倦而歸先生可無一言邪予因求其所著獨恭集詩之凡千餘篇皆無刻拾窮眺語其大篇之雄健如秋濤破山鼓千軍而奔萬馬皆予莫之遏其短章之清麗如幽蘭初花淨含風露洒然無塵土氣蓋駸駸乎貫休之閒與齊己寒珠不能及焉嘻詩變而至中洲詩之義已喪焉不存工於詩者非一未見其能復古者幸於不可見之時獲見斯道之詩所謂黃林雜陳忽聞大雅之奏豈得不為之讙喜邪方將與之上下漢魏晉宋之變以泝古人經緯之體惜其別之遽而不可止也予聞斯道上客瀟觀洞庭過天目往來浙西東凡十餘年歷覽山川之雄秀固以資其賦詠而詩與境俱化矣粉交一時名卿才大夫所以得於討論何如哉然斯道之所悟則在於道而不在於詩也其出也不必於所往其歸也不滯於所留奚啻太空之雲遼海之鶴孰得而累之行矣或見奎公方舟本公立中於東南為予謝曰龍淵虎穴當歸而尋盟矣

送劉士偁序

吾嘗論學矣學必求其至而止孔子以天爲至者也顏子孟子以聖人爲至者也天不可至而孔子至之聖人不可至而顏子孟子至之彼實異於吾也自孔子而下求其至者亦學顏子孟子而已彼至焉吾不至焉豈不病且恥乎或曰顏子去聖人一間孟子亞於聖人吾隱從而至嗚呼信不可至矣苟知病且恥必以二子自厲其身所以急於學也然有本有末詞章之工也訓詁之習也非二子之學聖人者也詞章訓詁之學漸入其門登其堂者吾恐等立而竊笑者必衆卒亦莫能至也孔子沒其道託之經者亘古今猶一日孔子之道孟傳堯舜文武之傳天下之共由也其傳及於孟子孟子之後周子之太極圖通書張子之正蒙皆推聖人之經而衍其道朱子又類其切於己者爲近思錄此學而求其至之塗盡亦致之以正其所趨發其所蔽而措之於事業舍此而攻彼則本棄末務孰甚於是邪自朱子迄今百有餘年教者既昧於上學者復怠於下經之所載視爲空言未有病且恥而求至其所至者不亦悲夫吾少也無勇坐此而失之及知而欲進則其齒已老而衰矣莆田劉士偁者洪武五年試于有司遂薦于春官明年授惠安之儒學教諭以歸因舉而告之欲其率諸人者務崇其本焉非重於貴人也不敢以吾之不至且又阻人之至也矧朱子之化行於閩中人物之盛尤非東南諸郡比吾可不望於惠安之子弟哉

送蕭子所序

洪武六年春余被
召至
京師始爲國子助教分教諸生獲與學録西江蕭子所好問與子言稿録三年矣而吾父年今七十餘遠隔湖江千里之外滫

瀡之奉缺焉夫欲養而不得者人子之不幸也有父而不得養者傷何如哉且誦詩至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乃泣數行下嗚咽不能止余固知其孝矣一日子所走告余曰執得請于
朝歸有日矣先生可無言乎又曰執始由太和甘竹里徙武山後就武山西之鼓樓岡築草堂讀書而連山之環峙前後者巍峯如屏焉澄溪之分流左右者紆徐如帶焉雜樹千章鉅竹千畝不啻秦人之桃花源而風土樸厚猶存太古時因買鍾山之田一區與田夫野老錯耕以給貢賦外私其鼎供伏臘之費舉無俟於外求也又即甘竹里築養志亭時迎吾父宴于上既醉則兄弟起舞爲驩俾諸子歌而和之此天壤間之至樂也今其地必日治而益廣竹樹必日蕃而益高天尚俾吾父益壽而康強方春之辰高秋之夕奉之以徃來甘竹武山之境則上之賜侈矣雖廟堂之貴何以易吾之至樂哉予聞之而喜遂載酒于龍江之滸且爲歌以華其歸歌曰
汝焉之騁兮孰子能羈汝舟之迅兮孰子能維大江孔安兮山無岐送汝于西兮有父之思又歌曰田彼武山兮有黍有秫漁彼溪兮有魴與鱮釀黍爲醴兮烹升于俎燕且歌兮以樂吾父
六月十二日檇李貝瓊序

送國子學正趙伯庸赴永寧尹序

太史公作循吏傳自黃霸而下五六人而止嗚呼以西漢之盛何吏之循者若是之尠邪以吾所見聞者而論之尤信古今人材之難矣夫剛者過於殘察者過於急和者過於縱方者過於固迂者過於疏通者過於同學者過於辯卑者過於文而貪者可餌昧者可罔懦者可脅也民之利病繫於吏使貪也昧也懦也固不足論至剛而殘察而急和而縱方而固迂而疏通而同

厚而鈍華而文惡能盡其撫綏和集之道如循吏之為哉故天下之為郡不一而稱治一郡者未見也天下之為邑者不一而稱治一邑者未見也宜史之所載不過霸之徒而已後世求至於霸者益又尠焉

國家既一海宇汲汲於附民於是大用諸儒森錯布列於中外凡武健害用法者弗與也洪武六年夏三山趙伯庸由國子正選知河南之永寧予竊為之喜者累日何也伯庸天資過人而濟之以問學殆與予所見聞之循者則其為吏也不赫赫然使民之畏不煦煦然求民之悅正心以守法其有霸之風可知矣且縣在穎川數有鳳凰之集當時以為異今伯庸之往未寧盡其撫綏和集之道勸農興學而皆有孝弟之行美必聞皇之興見於境也他日稱今之循吏者其在伯庸乎其在伯庸乎

送胡虛白歸海昌序

予客海昌時嘗謁民曹尚書貢公玩齋於北郭坐有胡虛白者公極稱其好學工文辭遂納交焉未幾公如閩予亦挈家過雲間不相知者十餘年既老而講學檇李之雲史兩山下數得虛白詩讀之嗚呼尚書公已沒及門之士皆散于四方惟予與虛白尚存耿耿殘月太白之相配能無今昔之感耶初虛白從公學詩公為指授三經三緯法及論漢魏以下之變宏者曹劉精若鮑謝淡若陶靖節玄若陰常侍至於李杜之壯麗王岑之和平長吉之奇東野之澀必出入數家中而盡其意象焉故虛白未三十已進於詩凡體物而成者粲然春翹之擢穎翕然天籟之接曲殆非一時學者之所及也此予喜讀其詩且恨不及尚書公見之而世亦無大雅之徒能知作者之得失矣昔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堊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召試之對曰臣則能斲之矣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其為詩也亦然又安得起公九京如郢人聽匠石之斲哉是以益重予之悲也予病且廢學方將與虛白逍遙東阡西陌為隣今年春又有國子助敎之

命遂來

京師何其相遇之難與會徵天下諸儒海昌亦以虛白應

詔至則以母老求歸執政許之亟走橋門見予而別因歷叙其始終如此而君子樂道人之善且及於師友者亦學之至也洪武六年秋七月二十六日檇李貝瓊序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金陵集
送陳復禮歸四明序
天下諸儒應
明詔來
京師者咸需而官之以親老辭歸者若干人四明陳復禮與焉
或詢復禮既學而仕又賓辭則曰非不仕也吾母特吾以老獨
吾之少而特吾母也揚子曰孝子愛日吾讀而悲之大抵人壽
百歲爲日率六百甲子夭於疾病者弗論也不夭於疾病由壯
而老者幾人歟由老而耄者又幾人歟今吾親幸而至於老則
六百甲子之中日之逝者十之七其所餘已少矣此吾之可知
者也又幸而至於耄則六百甲子之中日之逝者十之九其所
餘益少矣此吾之不可知者也吾之於母欲致無窮之心而迫

於有盡之景則其所懼甚於所喜惡忍一日違其左右哉所以
無所顧而請之而
天朝致理尤本於孝若親之老且耄者歸之使終養是以獲遂
吾烏鳥之私也若又責吾之辭焉乃過乎檇李貝瓊聞而嘉之
於其行遂述而爲序諸生之工詩者詠歌以繫於後云洪武六
年歲在癸丑秋八月書于胄監之西齋
送顧伯載秀才歸四明序
四明顧伯載少有奇氣與弟履讀書南山中十年應試于有司
一蹴至給事中伯載獨恥習舉子業曰是不足爲吾之學亦不
足爲吾之文學必如古人文必如古人可也既而去從鴻生碩
士游益廣見聞之所未至者而赤城鴈蕩不過仙佛之所託亦
既數往而厭觀矣乃泝姚江探禹穴如杭覽西湖之勝春妝秋
抹至出朝煙暮雨之外者其變不一而海門潮汐雷奔雪涌抃
洪濤萬頃而西也於是知宋之南百五十年間安其樂而忘其
憂棄中原而不復矣及抵姑蘇見穹窿之高不踰孟門洞庭之
險不過彭蠡而嘆區區之吳保之以爭伯宜爲人禽而泰伯不
祀矣且聞博大爽塏則金陵爲東南第一四方人物莫不奔走
會同焉遂至
京師睹龍蟠虎踞之勢而知天地之所載蓄山川之所控帶宜
乎六朝定都以臨南北而
聖天子又當王氣於今日撫安億兆殆過五馬一龍之應焉留
留久之將歸名卿才大夫欲留而不可強也咸賦詩以道其行
而求予序於首予惟局於方者不可與論天下之大以其所見
者小也若伯載游歷之廣雖未盡禹迹之所至亦必有以充其
學而發於文其於古人可幾矣雖然今四夷咸賓中國無警方
興文學以崇太平之盛伯載尚于于而來羽儀於

天朝其能枯槁窮山絕谷挹冥泉而弄明月以終年歲者乎予
將望之矣洪武六年秋九月既望國子助教檇李貝瓊序
題秋江送別圖送陶九成歸雲間
右秋江送別圖處士陶九成東歸左司郎中堵文明作而贈之
也處士始居赤城值天下兵變遂蹈海入吳隱雲間之鳳凰山
後又徙山陽之南村
皇明洪武六年或以處士之名薦者松江守龐公即隱所起之
至
京師　以疾辭許之或疑其上下相比之時獨隱而
不仕何也蓋高者恒不屑於事雖萬鍾千駟有弗顧者非薄萬
鍾千駟也遺己而徇物非其志也此處士終於隱　亦遂其
志而不屈焉
京師之士喜其歸而惜其別追而祖之龍江之上而文明工繪

幸因寓而為圖觀其艤舟於岸者行人欲發而未發也引騎或
前或卻者賓客之咸集也波濤洶湧雲山慘淡相與置酒勞勞
亭上俯仰金陵之景無窮而古今之離思亦無窮也凡能詩者
咸繫於後而國子助教檇李貝瓊既賦十四韻復序以冠其首
云詩曰
秋色來淮南火雲猶峍兀迢迢白門道鞍馬動車轍憶昨雲開
時龍潭共看月賦詩淡不枯喜君如靖節高情天姥雲清氣鐵
眉雪飄零十年後相見俱白髮鍾山風雨夜辛苦那忍說向來
歌舞地野草纏白骨獵場猶種黍驛道今生蕨天寒老鶻鶚日
落孤鴻滅草堂何時築慚愧橋門列有道終布衣無才亦朱紱
且持一盃酒慰此千里別待我三泖邊蚤晚辭
閶闔

送周游學赴長洲儒學教諭序

今年春予與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濟同被
召至
京師授國子助教秋八月望預朝
奉天殿
詔臣俶等至
御前命之曰汝宜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縱橫戰國
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既受
命退而思曰古人有言曰孔子讀而儀秦行鷙翰而鳳音也
天語及此豈非灼見其說不徒惑戰國之君天下後世且惑之
心術之蠹莫過於此歟孔子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所傳著之
易詩書禮樂春秋者大中至正歷萬世而無弊也不幸亂於百
家而百家之中縱橫為甚以其切利中君所好莫不說而從之
視儒者之言仁義則為迂而不用矣此一時習於傾危險陂前

後一轍不能回其所向之途可勝歎哉然古今帝王皆知尊孔
子而斥秦儀未有舉其辭以戒人使禁所習而趨於正者故誠
於心造次不忘凡遇諸生必懇懇告之焉蓋學孔子則進而為
信為善極於大而聖聖而神不翅梯之升高杭之涉遠也秦儀
詐譎之末君子之所羞道者豈可襲彼之所為乎大抵率人以
正猶懼不勝其詐矧以詐率人其不正又何責歟此
上之命臣俶者將一洗天下之習而復乎三代之淳大哉言乎
河南周游學者正道先生之子也器宇而有學搢紳咸器之茲
之長洲縣司教職缺聯上之府府上之部試其文教其行遂授
教諭以歸人皆謂儒者右文之日莫先於教化師儒之位雖卑
凡藝優而德不足登隆而道不明者弗與也其慎而不輕如此
則游學視彼屈於事者優劣何如也其行也士大夫歌詠以華
之且求余敘其首因舉以告游學宜訓長洲之子一於正而無
越秦儀之邪說可也洪武六年歲在癸丑冬十月初吉檇李貝
瓊序

送許清夫赴桂東序

華亭許清夫起為桂東尹也來別余成均求一言以行予為之
戚焉不悅曰
聖天子以天下久苦於兵思得循吏撫而安之則其往治百里
邑宜不易也然清夫常知華陰矣華陰當潼關之險為陝右河
南要衝洪武二年始入版圖時國家命將出定巴蜀供億騷繁
器械芻糧之輸於軍者日夜相繼而車牛取具邑之四驛至越
境不得易者其民益困或竄山谷間乃度田而賦計丁而役繇
上封事疏其利病
上嘉其請以同州朝邑助之為益遷卒十傳卒十禁過賓迎勞
之費於是上下獲安又白之府若省俾韓城白水郃陽澄城出

車以給運者葬室以庇來者而華陰得以少休也流亡四歸初栽二百戶後至一千三百戶則撫民之道可知矣未數以最去民循歌舞其德焉今桂東為郴之屬邑其俗愿而勁其事簡而易治苟以施之彼者施於此則無難者是余之所惋也嗚呼善治人者猶醫之於疾也方六氣之相仇必攻以惡石毒草期於已疾而已及夫既復則時之飲食輔其元氣而强其四支所謂異術而同功也俗吏類不知大體以治寇治人慘急如束濕故不得其所者衆矣清夫由儒而進其効已著於華陰必有以惠乎桂東而邁古之循吏乎予與清夫有瓜葛敢以是勗之尚無視為老生之常談也是為序

送徐真卿赴羅山縣儒學教諭序

皇帝定天下之初急於興學凡州縣咸置弟子員使肄於學官擇經明行飭者為之師而

中京所轄九州二十四縣缺而未舉重其選也洪武六年用御史張度言乃以吳烈等十有九人充之若羅山縣教諭徐真卿其一也將行且求言於余余惟詩書禮樂之教廢無以淑人心而明王道李遼所謂事有殊而實急者是也漢承秦末既改求三代之法而文景復尚黃老趣七十餘年而學校始興若蒼師重傳則見於明帝之時唐承隋亦苦兵爭經生學士皆散秘七年而學校復置詔明一經者上聞及太宗增廣生員遂有貞觀之盛焉五季陵遲不足言者宋太平興國間肇置四書院而已仁宗命藩輔立學旁郡欲立者聽之然是學偏於天下矣然夫以文翁治蜀遣民就學以變蠻夷之陋而博士弟子之設遂遍之諸郡宋以胡瑗教授蘇湖二州其徒見之施政者若老於吏事後取其法行之太學皆因已著之效而知儒術之不可廢也天朝不待投戈息馬即崇教化為先務齊魯之風蜂氣習興聞荒陬僻壤殆過於前矣大抵道之升降繫學之廢興學之廢興關時之理亂則今日太平之原君子可不於此卜之乎真卿蚤從陳公子山游後受業鄉先生俞公易齋之門經既明矣行既飭矣推之以教羅山之子弟至於成就而備

國家之選又豈非砥礪之功邪蓋見其賢於人人不久一邑也予因以是望之洪武六年冬國子助教檇李貝瓊序

送李敏卿赴桂陽教授序

今年秋湖南李敏卿謁予成均蓋崇邑丞中卿之弟也敏甚信言甚文予禮之如其兄焉初予與中卿預編纂元史者五月而中卿之學極博凡三十六年君臣行事予每咨之而中卿亦稱予之叙事直而不詭故其論與異同史成予歸檇李且三年又徵為國子助教相望四千里外不得一見為快及見敏卿道其出處則知老於衡山之下托瀟湘玩雲月固非予之所能及也

未幾敏卿從桂陽教授而歸來求一言增送其所未至予惟湖南人物過於中州而敏卿之譜於宋者有奚待予之言也哉抑聞李氏之先為姑臧大族唐太宗以兵取天下致野仙與同羅鎧勒應募以功賜姓蓋親之也德宗時徽仲公以明經登進士第仕至建州刺史卒子弟遂家耒陽焉及宋設科目自芮而下擢於朝者非一而芮亦為安撫官至中卿兄弟則十有九世矣嗚呼公侯之貴金紫赫奕曾不一二傳而流為皁隸者何可勝數獨李氏一門之盛如此豈非積之也厚而發之也遠乎且敏卿位雖卑而道寔尊視州縣簿書期會之煩亦已優矣尚推所學以淑桂陽之子弟使彬彬然有齊魯之風上副

國朝建立學官之意可也柱道過家拜伯氏於堂其致予之耿耿焉

送謝學正先生歸洛陽序

昔洛陽賈誼為漢博士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立漢制更秦法文帝雖謙讓未遑且議任公卿之位諸大臣忌而短之出為長沙傅夫高皇帝之有天下事多草創而一代制作不可以不定者絳灌之徒智弗及誼而帝又不能用此余深為在上者惜也今

國朝僅草右文方復三王之治凡誼之言於漢者不待請而皆行矣處士聞先生者亦起於洛陽為國子助教嘗自比於誼人亦以誼期之時大臣無忌而短者其至公卿不難也未幾以病謁告留

京師治之六月病久不愈遂歸此余又為在下者惜也嗚呼山川神靈孕生奇偉磊落之士古今不數人國將使之有為於時也然遇時之可為而皆不得有所為不知其為天道何如邪初余與生同在成均資其講習之益一旦離散不能不為

之惘惘矣矧以衰老之餘猥官於此與四方儁秀相周旋而回望其放於嵩邙瀍穀閒追逐雲月為事如誼所謂鳳凰自引而去麒麟莫可係而羈者竊有愧焉士大夫咸賦詩以送之屬余為之序於是乎書俊聲之詩曰

同客

帝王都暫聚傷違別人先春帆去興宜秋葉發朝看少室雲夜對嵩丘月龍門且復遊鳳吹今已徹有使或南來題詩寄吳越

送危於幰赴安慶教授序

談者稱江西多豪傑之士文章自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文定公為天下所宗不啻山之於岳水之於海矣及元之方盛則有程文憲公吳文正公而虞文靖公繼起天曆元統間其文章傳之四方萬里歐曾以降二百餘年未有能過之也若臨川危公大朴又登文王之門博學而多藝其出於江海也文靖公序以送之且侍之以萬人之人矣及仕於朝為中書參知政事為翰林承旨屬大兵四起天下之勢日變而預大政決大議中外倚之為重其所施又有過於諸臣者豈徒文章而已哉余少時心識其名

皇明洪武三年始識于

京師則既老矣然耳聰目明與學者商確古今終日無倦色時余預纂史事弗暇與之周旋未幾而公卒越三年復見其子於幰粹然天球之不琢故知其有後也且將從而求公所著大篇短章合於經世者徧觀為快而於幰又有司教安慶之命來求一言以行故述江西人物之盛前後相望令又華於危氏一門知此然安慶苦於格鬭之餘詩書之習久廢聞於幰之至必將仰其風流餘韻而率子弟之有師余固無可言者嗚呼匠之制器也圓者必從乎規方者必從乎矩故恒執規矩以求方圓而

方圓不出乎規矩焉為師者亦然而聖人之道則師之規矩也惡可舍是而教乎異日由博士而升將見世濟其美乎敢不以文靖之待其先公者待於幰邪於是乎書

送鄭千之序

四明鄭千之之往中立也國子諸生與之游者載酒祖于江之滸行二日抵書目瓊曰真率預門生之列令典教百里邑且居國都之內可無一言贈貞邪辭不獲已乃復曰孟亦觀於水乎海門之書一晝夜凡兩以驗天地之大信者子既得以見之矣道出姑蘇又見震澤之蓄矣既而絕江泝淮即魚龍之窟互見厲之能集而其深且廣者可知彼溪澗溝澮之小朝盈夕涸不可以投芥者奚足數哉然猶未也水之有本而最巨者莫過於河蓋自崑崙至積石自積石至龍門從天而落徑山硤間千數百里而巨石之所盤束梗於前而滞於後不得紆徐曼衍而行

也故其暴怒壹鬱非江淮衆流可敵及其山窮岸開豁然奔放繞華陰歷砥柱下孟津道洛汭汯大伾達枯洚壯折而鬲高折而東一日千里奭然至大陸而趨於海矣惟其勢之悍也過之而愈起聲之洪也撓之而益震涌若雲翻怒若雷奔觸者無不崩而當者無不敗此河之奇觀見於龍門之阻非龍門亦無以見河之浩浩湯湯也使無其本而朝盈夕涸求其渙而爲文儘而爲聲惡可得哉士之厄而通者亦然聖人弗論也若唐之韓退之柳子厚李太白杜少陵宋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所謂天下之士亦皆起於困踣顚頓則揭陽柳州夜郎夔子夷陵儋耳其猶河之龍門歟六子至是道益彰文益奇譽益崇又孰得而抗之也由其所蓄類於河之有本而最巨者矣故常謂物之出於屈常者不抑則不振不塞則不昌今日之屈後日之伸後日之伸今日之屈此理之必然不可誣也君子於是察之而反諸身

馬千之之說藝有司遴選四十人之選其上春官也咸謂必顯於時而仕不稱其才能無戚戚於中邪殊不知進之之基寔在於是此天所以成其大者使動其心志充其所未至非止於第子師已尚益勵無怠乎雖老當拭目俟之

送顔貫知序

瓊嘗論孔子在春秋時汲汲焉歷聘諸侯之國晨門荷蕢接輿沮溺皆譏其不能隱而其言則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又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至於顔子閔子學於孔子者孔子使顔子仕顔子曰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回不願仕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曰善爲我辭焉夫以孔子之求仕如此顔閔二子之不欲仕又如此豈其道有不同而出處特異歟孔子聖人也當周之既東急於行道二子之賢不及孔子固知時之不可仕卸如舟有季路之爲矣是孔子翔於化人顔子閔子懼其制於人非以狗物爲通而自污絕物爲高而自潔也今天下既一非春秋列國之比大召諸儒用之雖有一藝不遺焉擕李顔貫知者度其才不足以有爲乃辭於執政求歸養其八十之母許而遣之予知其非辟世之倫而遯中庸義者也故舉聖門師弟子而論之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金陵集

送安止菴序

崇安丞眞定安公止菴之行也貝瓊載酒白門以送之曰何以贈我遂酌而告以止之說夫凝結至堅者莫如山卑而培塿高而玉嶽連峰沓嶂之環拱其體恒止而不遷也雲氣出焉草木生焉山一於靜乎流行不滯者莫如水小而爲溪爲澗大而江河衡波駭浪之起伏其體恒震而不止也坎而瀦焉魚龍宅焉水一於動乎古之君子其止同乎山而未嘗不行其行同乎水亦未嘗不止非有心於止也其止以時非有心於行也其行以時孔子所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世之拘於一曲不明夫出處者止而不行故功不及乎物行而不止故物或亂其心惡足以論止哉若[illegible]之託於田里且二十年曰

與田夫野老爲伍視一時之勢利泊如也可謂止矣既而起佐一邑之政非止而行歟亦由時而已吾無與乎其間也止固爲止行亦爲止此固合乎易矣予以爲何如曰至矣復進而申之曰時止而止時行而行止之小者也大象之傳曰兼山艮君子思不出其位彖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則父子之爲父子君臣之爲君臣莫不有所止聖人應萬變而不窮使天下順治者豈過於是耶必如所言不獲其身則內不知有己不見其人則外不知有人內外兩忘而止之道可得矣若知行止之在人者無六二之艮其腓六四之艮其身矣而於所止尤不可不求焉尚無以爲老生常談而忽之乃起而謝曰敢不以其規自勗遂書而爲贈

送安上人序

大雄氏西方之豪傑乎塵芥六合夢幻人世蓋將窮神知化而惡物之爲累也嗚呼神化豈外乎物哉然人之昧者恒以其所甚苦爲至樂以其所甚憂爲大利朝夕病於風輪火宅而莫之悟焉苟以其自覺覺之奚不可也使遇堯舜禹湯文武一之以大中至正之道亦必折而從之惜其後聖人而出溺於空虛而不返觀區區事業之卑文章之陋孰得以此而勝彼乎其教之行瀰漫於中國又賴其徒扶植而弘大之當南北分裂之日則有達磨在梁鳩摩羅什在秦佛圖澄在趙考其所歸鳩摩羅什佛圖澄不過假神通以惑世得其心印之正法雖立而未嘗有法相雖形而未嘗有相則達磨一人而已武帝最爲好佛亦未能悟其旨方且求之文字之末緣是不合而去一葦渡江特顯其跡道固不在於是也予在雲間時嘗與學佛者極論其得失有天寧雲虛僧主神通爲說強附於窮神知化之事故斥其不求諸心則去佛已遠謂之知道可乎及官

京師復接四方有道之士而百丈座元安公雪心者臨川之秀克究心印者也游方至金陵留天界寺六年爲校藏室諸品經五千四十八卷今年冬以諸山之請歸而主其永安禪寺渭公季潭復公見心皆贈之以言復介儒者曾公旦初求序其首顧遂衆所聞以質焉嘻道之大未易盡也然久而不墜者亦繫乎人余固望之雪心毋感吾儒之不振也

送楊文啓序

國子生天台林伯雲來言其郷先生楊文啓者隱黃岩之大閭其道足以自樂泊然無以求於外恒言天下之至貴無以加吾之所貴故不知貴之爲貴天下之大利無以易吾之所利故不知利之爲利不知貴之爲貴貴有尊於人者也不知利之爲利利有重於人者也吾何慕彼哉於是衣褐衣飯脫粟鼓琴而歌先王之風衆莫知其底蘊時出游佳山水間過四明之天姥況

鏡湖觀為究將終其身與流通忘返者為後洪武七年
朝廷用薦者言徵至
京師欲命以官復辭不就延授荊州儒學教授欣然而往幸先
生贈之言遂起而復曰予雖未識文啓蓋亦一世之高士嘗於
出處而不苟者又何待於贈耶抑聞天台戴齋王公以正學為
東南師表而文啓獲登其門則源委又可知已雖然今
國家方興學校而典教之職甚重而不輕也撰經正席以周公
孔子之道誨荊州之子弟所以變其俗而成其才者不在茲乎
報歸之暇覽江漢之同流仰衡巫之聯綿而弔三國戰爭陳跡
以發之文辭其為適固不異於大閣也

送朱晧文赴綦江丞序

天下之物非一莫不因而器之故崇溪之金鑄而為兵于闐之
玉琢而為圭為璧泗濱之石錯而為磬龍門之桐削而為琴雲

夢之篠剡而為矢豫章之材伐而為宮室舟車其取之四方者
無一之棄於工焉而
國家之用人亦然閫外之寄必求山西之劉惲論道議謀必求
齊魯之君子守一郡長一邑必待龔黃守法之吏諫諍廟堂之
上又在有莘之伊摯版築之傅說是物各成其器人各任其職
豈二理哉然古今取士之途雖廣未若
天朝合而用之雖伏於窮山絕島凡攻一藝者咸趨與四科之
選由是擇李朱晧文以文詞高等擢綦江丞俾持印往撫其境
而寧國汪太玄為薦佐之且求言於予予惟綦江為重慶之屬
邑居川江之南距府三百餘里負山環列人民鮮少舊置巡檢
以守之蜀明氏以地廣置縣及附版圖因而不革然其人未洽
於政化所宜宣達
聖天子德意雖在萬里之外總被沐仁不異於中國則自晧文

始尚勉之哉故為之序而能詩者咸繫其後云

贈醫師王德裕序

方伎之見於史者扁鵲倉公二人耳傳紀鵲受長桑君藥飲以
上池之水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
以切脈為名豈不怪已哉鵲固醫之良也聞病之陽論得其陰
聞病之陰論得其陽不出千里而決者至衆雖古之俞跗不能
過矣太史公好奇之過欲神其事故假之為說然倉公之傳實
祖於鵲然所治自齊侍御史成以下凡二十餘人皆以切脈求
之而觀於桓侯虢太子望色聽聲能知其生死又可不謂之神
也嗚呼二人者不可得而見矣代之為醫者遇疾之所在不及
察其陰陽說而致夭不亦悲夫友人王景玉氏數與余言寧國
王德裕之醫其驗不一今年秋應
楚府紀善之辟屬有腹疾謁告三月來醫皆視而走而德裕能

起於阽死是亦精於方伎者歟余以景玉之言為信及會于成
均相與上下經論黃帝岐伯之書喜其獲見於所未見其必遇
異人如鵲之於長桑君倉公之於陽慶者惜予不能張之法太
史公之奇也姑舉其略為贈尚從而錄其先後治病之功云

送葉孟梓秀才赴雅州敘

蜀去中國為絕遠秦始通之而劍門之險守之有餘攻之不足
者也劉備晉資之以抗吳魏公孫述李雄孟知祥皆乘天下亂
而竊據焉光武討述四年而始平魏伐劉禪者易於光武亦出
危道而僥勝之考之於史漢入成都則自高平第一屯于津鄉
會于荊門入于平曲戰于廣都而將士之死者非一魏自斜谷
駱谷趨漢中又自陰平達于江油而鍾會鄧艾皆不返今其兵
交之蹟猶可想見於千載之下也若宋洎元吾弗暇論至
國朝以平吳餘力剪僭號之明氏不頓一兵不遺一鏃而全蜀

來歸細門如昔亦莫得恃之爲險者豈非天威所加殆過於前
代也歟故既命官鎮撫其人民土地而番夷錯出百貨所居又
設市官以征之厲欲是華夷雜蔡爲雅州天全六番稅課司副
使予以其釋書山房而有萬三千里之役經白帝泝三峽上瞿
唐出龍門過石龕歷五盤庞頭以窮巴閩之奇觀發之文辭固
在此行矣雖然位卑而責至重尚慎之哉尚慎之哉

送黃孟輔序

易之爲道大矣周子程子去聖人千歲之久所以發揮其奧者
非秦漢士所及而朱子又摭程子未及之義爲方元之盛時先
師次山黃公與其兄午山先生講易於郟會程朱而一之而中
王父者又次山之弟能日記數千言精李號易之淵海獨推黃
氏一門爲盛延祐間午山先生與予此伺登進士第後中王亦
仕至江山尉卒有子崇克世其學尤專揲蓍求卦定事之吉凶
百不一失人咸以爲季主不能過且識其不習舉子業如前人
毀場屋一日之利嗚呼易固主於卜筮而祐夫神也世知卜筮
爲一事例於日家之小數又惡足以知易哉初崇從親于江山
丁元季之禍兄弟皆死于兵獨間關千里轉客雲間洪武五年
始歸石門年已五十有八而宗族凋落殆盡矣今年秋
朝廷用薦者言名至
京師因過成均見予乃舉所得於先師之緒餘與之極談累日
而天地無窮之理古今無窮之變莫不貫通又非區區局於卜
筮可至也既而以疾求歸執政許而遣之士大夫各賦詩頌其
志予故序學之源委而稱其父子兄弟焉

送閻炳文歸安陽序

國子生河南閻炳文爲童子時父母先後沒殯于過次越十有
九年阻兵未及附安陽之祖塋延請大臣求歸而改葬焉大臣

許之戒塗有日助教貝瓊爲之序復繫以詩曰
河內昔喪亂遠近俱騷然揮兵起叛吏夜摽赤白丸健者方出
走父子焉能全逾今半爲兒纍胄滿道間閒生當此時幸脫射
虎患二親不及葬有淚空漣泉荒阡翳荊棘魂魄驚未安翻翩
來
南都太學留經年安陽右太行所悲家室殘堂封已當營何日
歸青山松栢久化石蕭蕭風雨寒求慚反哺烏細目視蒼天巍
巍天梯閣蕩蕩金馬門敢私一身樂莫報三年恩上謁二大夫
吐詞亦何酸性求狐兔區重卜樓鳳原五月南風生獨上龍江
船白雲裝悠悠送汝千里還

送魏文芳序

昔蘇文忠公與弟黃門會于彭城之逍遙堂夜宿聽雨賦詩唱
和奚翅塤篪之迭奏也大抵天下之情聚而樂別而悲見之朋
友且然況於兄弟之親而厚者哉余每讀其詩以爲有常棣之
遺意能使人盡重同氣之恩其視相仇相怨待之爲塗人如衛
伯者用心何如也國子生上黨魏翰在
京師二年而其兄文芳不遠數千里訪之既見之頃怡然如文
忠公兄弟之在彭城又執知山川之阻霜露之慘乎發春當歸
且戀戀不相捨而勢有不得留也於是一時與翰游者咸嘉其
義發之詠歌復求余序其首簡嗚呼親吾所當親固本於天理
之自然有不待強而後能者亦何假余言以爲勸邪特閔夫失
其本而不及是究是圖惡可不因文芳而推古人之所重也

故滎陽佚耕處士鄭公墓誌銘

佚耕處士鄭公卒鄉後洪武三年冬十有二月[illegible]以孫王友
龍窆于嵩陽桂義鄉之臺岩山陽吳工原以其配東海徐氏合
塋焉越二年壬子友龍擢進士第授池州貴池縣簿狀其系

出行事請銘於國子助教貝瓊固辭不獲廼次第而銘之處士諱天覺字佚耕括之松陽人始唐鄭餘慶裔孫宗寓宗官至同平章事餘慶之後有如岳家三衢昆弟五人如岳遊衢挑括支兼茲繁散居麗水松陽平昌間而松陽之族特盛在宋時師尹克寬祖孫以明經及第克寬寔處士之從大父也曾大父某大父某皆隱不仕父某為元某提領母劉氏生五子其長為處士少負奇好學工詞賦宋亡遂不從進士試賦詩有金鼎無讃味更濃之語讀者悲之其先有銀鉛坑侵於勢家提領公常為理處士時年十八奮然往白之官勢家廼屈復詔曰若所專者利也吾所爭者義也今吾弟已亡使盡有為快曲直何連訟割而予之提領公沒事母劉氏孟謹劉一日疾革刲股糜而進既咳尋已人皆稱其孝至遇宗族睦成盡驩故內外無纖隙間晚好浮屠法數會父老以講佛書為事後至元五年遇疾不治曰

吾春秋已七十三復何求邪處士身長七尺餘貌甚偉美髯過腹好善嫉惡剛而不暴初同里徐梅魁女如珪通論語孝經大義工書亦有法梅魁為擇配三十不嫁及見處士曰可矣即以妻之生子一人天女二人曰錫曰鍾鍾亦夭錫適王桃宋司農唐珪曾孫也其妻周氏生二女曰細曰鉉鉉適葉氏徐後十年辛年八十三錫之歸于王也生文虎友龍而寡誓死靡適二子方幼皆養於母家而徐氏親誨之處士日出飲酒歸命誦出師陳情二表至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輒泣下不止嗚呼其為人如此宜其世繼繼繩繩不絕天之所施又奚相戾邪友龍欲厚其報役以杖朞服義也銘曰

惟括之鄭錄擕始遷迄宋歷元本固而締烈烈處士長身玉顏閱而不施約伏潛窮世以盈顧孰與終全得喪兩遺洞參六觀仁必有後庥施為偏雲岩之陽其工之原我銘于是百世孔安

故拙齋處士張公墓碣銘

洪武六年秋七月十三日華亭拙齋處士張公卒于寓舍京師不得奔走以撫其棺臨其窆越明年六月其子鼎走八百里見予而請曰鼎不幸失怙而鼎吾父生既晦而無所見沒又泯而無所述其為不孝大矣將與諸弟謀立石墓左幸銘以垂無窮嗚呼予忍銘處士邪初予年二十餘始習舉子業又從鄉先生俞公易齋之門處士不遠二百里來謁因獲叙外姻之好焉蓋予娶葛氏處士內子之姑女也處士先受易俞公在弟子中特穎悟故能盡究其根柢雖科舉已廢而講學于家者不輟予客泖南時嘗一過之以質性命之原連晝累夜亹亹忘疲故知時雖否而其道未嘗否也及至正初復科舉處士累戰累北且不罪有司益發憤讀之期必得而後已而病足不能行者二十餘年婁聞之後秀及門者恒數百予分教泮宮時復過之以

論文章之妙而反復古今得失益知身雖病而其神未嘗病也處士貌若玉雪可畫而有古豪俠氣急人患難家無留金有亦不能蓄也善飲酒至百盞不醉與人交貴賤無失有一善稱之極口有不善輒掩口而不言予與處士尤為莫逆有所豪濡數引物開鬧為之揮然冰解而性頗多忤物處士必直攻其失今則已矣惡得不為深悼而慟邪故摭其所叙狀不容不銘也按處士姓張氏諱仁近字如心華亭人拙齋其號以世之皆巧而獨病其拙也曾祖諱鈞曾祖妣余氏祖雲渾祖妣金氏考諱儀字景雲妣蘇氏生二子長文南次即處士先是景雲之弟吉甫後許氏無子復以處士為子晚有子復命處士子之既長乃愍以許氏田宅歸復去家上洋之蕭溪因復姓焉娶俞氏易齋先生女也有賢行生子四人升鼎衡恢升娶陳氏先卒鼎娶俞氏節娶朱氏恢娶鍾氏孫男六人淵源浩濤渭澤女一人壽奴淵

娶陳氏餘皆幼四子異室而處士往來其家至則留經月而去一日至鼎家而疾作遂不起享年七十鼎與諸弟奉柩葬蒲溪之東原寔是月[redacted]日也銘曰

驥曰千里而蹶於坦途木不中梁與柱而棄於丘枯命固繫於天又孰智而孰愚處約而豐名與德符惟砂之西有淡曰蒲玄宅孔安庶厚其諸孫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中都稿

巢雲對

淮南蘇恒屋于千仞之崖危乎孤離之訛一枝而雲氣出入乎户牖殊野馬絪緼不絕遂號巢雲而處其中凡若干年人莫得見之者有東吳生泛江而過焉恒方据槁梧讀老子書因介而進曰甚矣子之好古也自上棟下宇之作以辟風雨寒暑人固別乎鳥獸已謂之巢者假也又謂之巢雲者益假也吾嘗病世之假不知好古之士亦必假之物而為名則彼之困於假者奚齋也抑顯晦之跡既殊而憂樂之情懸絕吾請與子論之可乎且以觀吾子之所擇也曰可曰通都之中左回大川右屏群山究究下赴鬱鬱龍嵸甲第是營綠以崇垣椽之約之如跂如翬文牕洞開朱栱鈎連盤盤囷囷仰不見天以居以寢其居孔安不火本燥無冰夏寒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揚子有言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不能節之以制而侈亦相傾此漢之田蚡梁冀辛綰大概曾不及覆炎之為貴也吾惡為哉曰下瞰高原飛閣伐焚鑿石其閒可游可觀鑿而成壇壘而成家錯落星布崇岩雲滿或背而崩或環而拱虎豹縱橫駝為交蹟神仙學華勢方斷隴境與心融物以機動畏丹術生脩條上竦回飈激芳紅裹翠涌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金谷既虛而二十四友為禽宜來者之所戒後忍報其攖乎曰高臺九層上切星辰俯見百里極乎八垠洞庭為池浩浩沄沄鳧鷖往來倏瀧千群霜降之秋雷蕃之春以宣其壅以泄其煩斫栒藪和夕賓結隣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古者國有時臺以望氣授察其豐凶若章華姑蘇恒勞民為之而勢危累恭者君子不予也矧其下者簪千金以奉一已樂之所在惡必隨之曰風吹參差柱從絃張乍抑乍揚綠

宮變商徙腰衛頰二八分行曲按回波嚦僊翔揚娥眇娟吐氣蘭芳良夜何其厭厭未央絶纓帷炳燭傳觴其視巢雲爲何如對曰孔子曰鄭衛之音比於慢矣吾自畏之越自越之楚而息於此耳莊生之天籟發蘇門之嘯歌韻不愈乎世俗之好以喪吾眞耶曰結交金張連姻衛霍車馬相過氣焰熏灼耶事佔畢擧九六旛遑遊狹邪宿留平樂百金一擲劉鮮野酌杯觀五湖塤視四嶽其視巢雲爲何如對曰鄙哉貴游子弟席實業之寵私其驕豪荒淫無度故積之百年之久而墜於一旦不亦悲夫曰入黃閣延紫垣理萬民統百官令出如流勢尊如山門列霸戟堂垂曲旃魚鑰切啓麟蓋靈圖左右之人衣繡綺紈屏三族國延子孫流光百代比德前人其視巢雲豈不有間乎對曰以非常之才處非常之任者吾未知能悉知艱難之相萬又可以妄覬之耶苟居其位必不克矣曰然則與雲泰舒一壑一丘棲秀汲清委化而休非幾於衆身亂倫之流歟對曰生觀於彼而不觀乎此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雲之爲物閒於天地而有時不足固也藏於山澤而有時不足藏也汎濫如濤洶乎其不可排也回旋如雪洑乎其不可執也藏乎內外爲吾之藩籬也彌乎六合爲吾之帷幄也其變不一吾之玩也吾抑而睨吾之友也茫茫然莫知其所止油油然莫測其所如也於是拉弘景招太白小達盧仝少室逍遙倘佯以求朝夕視彼壯觀之居非吾之所安閑曠之囿非吾之所適馳騁非吾之所事聲伎非吾之所惑而一時赫赫遠近承風未若終吾天年而守其寂寂也東其生悅焉若失廼爲之歎曰吾子可謂不屈於天下之物而特假以見其志則凡世之沉溺者懸觀物之過乎前其猶太空之雲乎遂錄其對

藏六說

樂府奉禮天台王文中題其室曰藏六客怪而問之曰抑聞北方之有玄夫乎玄夫游淮絕江造龍伯於珠宮龍伯見之甚悅遂引之闕戟逍遙蓬萊之墟因語曰若雖身被重鎧其中實怯躡跚而行不能與尋尺波濤而與蛙黽錯居何其志之卑而行之汙也吾常乘雲往來挾雷雨騁天衢呼吸之間平陸成滄豈不壯哉始居龍門積石幽絕險阻以爲弗稱徙之洞庭又以洞庭爲隘從之大瀛每在赤縣神州之外三韓以東百越以南實表三萬里皆吾藪也若一觀而厭之乎玄夫仰而嘆俯而謝曰吾安敢同於伯耶或小或大乍顯乍晦上極無窮旁周八荒所以佐造化澤萬物此神而不物者吾猶不離乎物也安敢同耶然吾之先嘗神而時獻書於洛之汭禹取之則爲九疇以傳萬世循之則治易之則亂又九江之族能達來至定吉凶三王以來俾守宗祧世掌其職其後有爲清江使止於豫且遂見囊宋元王以求脫元王信衛平謀不遣卒爲所刳至今爲大恥吾懲吾祖故逃之無人之境或伏千仞崖下或游泥塗之中存一氣出入息之間久亦不死且至千歲固未嘗有求於人人亦不吾求也庶幾免矣龍伯曰不然翼者能飛足者能馳喙者能鳴角者能觝若所言必當所職必克苟見辱於支牀亦爲國太寶光復前業何爲齪齪如此玄夫慶然而卻曰斯言過矣爲國大寶適喪吾寶也使喪吾寶又何可寶耶抑又聞古有豢龍氏有擾龍氏龍非人之所能測亦非人之所能制也以其有欲遂得飲食之吾恐龍之大欲爲劉累之養且擾反教吾出而爲寶曷若退匿下游泥塗默焉而不言伏焉而不前以全其天故曰深藏若虛龍伯曰嘻智士也可謂善於謀己者也世之衒智而媒禍者多矣奉聞其言盍以玄夫爲法宋蘇文忠公涉歷患難之餘故有隱居龜藏六之語豈悼所行之非而始悔於後歟客毋

惟也因紀其說

神監說

市有瞽者河南董璥精術數人從而質其禍福者滿戶遂以神監爲號衆亦信之無疑或曰人之神寓於目瞽有睛目而神哉是又瞽之甚矣遁爲之解曰枯於形者目瞽而神從之妙乎物者神存而廢目可也且目能監物不能不蔽於物察乎小而不周乎大明乎近而不通乎遠惟神則無不照焉故莫得而蔽之者此人之所以聖也又奚待於物耶是知神之所監奚翅目之所監目之所監監於有也神之所監監於無也有者天下之所間見而無者非天下之所同見也見天下之同見者不足以爲明況一蔽於物則吾之自已死矣能見天下之所不見然後爲至也嗚呼神豈易言乎今璥必推之而擧足然曰若處暗室中天地吾不知其廣也日月吾不知其明也太山吾不知其高也

玉雪吾不知其白也雨歲白台吾不知其妓也由弗善於監也而洞究四聖人書以人生年月日時乎布策衍先後天之數凡大官小吏或通或塞或壽或夭枉論於未至之前而毫微於歲月之後非神之通於造化者乎然璥豈愛於通塞壽夭爲神也神固在於一而不戾乎數也噫瞽而至明雖不見其所同見而見天下之所不見如此彼有目而昧於見者何其多也吾因之而有感焉故書以贈之

敬說

抑嘗觀夫操舟者乎其器既備其工既習以運萬斛之舟濟天下之險若可恃也而有不可恃者焉蓋險不在於險畏險之圖於無形也泝洞庭上三峽出龍門過灩澦卒遇洪濤怒浪日晦無光又束於亂石利侔白刃苟失毫釐縱從而溺於是志必壹力必齊後號呼神明以求其庇幸而獲所止泊焉則推帆艤洞更賀大虛以爲既命於沉冢之鬼已然其所以能濟者知險之當戒雖洞庭之廣三峽之怒龍門之峻灩澦之深若履閫閾之近渺及其既出而放乎平波細流天風不作可以一日千里奚待夫善操者而後能也或覆而不救內屬黿鼉魚鱉者累非不偕也工非不習也病於玩肆縱佚不知遇險於至安也使如向之所經凜乎若險之在前而無時不戒焉又焉及於是哉由是觀之敬與怠之分而得失之形如此天下莫不知之奚惟人之常情恢於險阻不通之際而忌於尋常無事之時明於憂患困辱之中而昧於得志安樂之日故無以善始而善終者非止一事而已此予歷考古今而深悼之也四明胡莊字敬衛求予說至六七而不動夫敬者德之聚求諸經可見予何說以復吾子也嗟乎孝無曰知一以敬爲主不徒謹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其有不濟者乎敬德在刑曹三年爲太學六膳二年曰觀禮儀之

講法度之施敬可知矣尚毋蹈操舟之過吾知其爰高位享厚祿無疑也其勗之哉

說玉贈樂君玉

論天下之物莫上於玉衆皆知而好之而聖人亦不廢也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有其一莫不以爲異矧兼衆美如此而鄙文帝區區以色差上下惡知玉哉古者朝聘用玉祭祀用玉至於無故玉不去身使白如截肪黃如蒸栗而其德不足稱且同乎琭路之石棄於坻鵠而已君子奚取哉文帝於玉蓋有所未盡也然予又有說焉仁也智也義也禮也樂也忠也信也皆德之在我亦之而配天地者所以可尊可貴也豈玉之一物所

能比而同之邪玉偹是德故貴於天下之物人或病焉仁弗類溫潤而澤也知弗類縝密以栗也義弗類廉而不劌也禮弗類如墜也樂弗類其聲也忠弗類瑕瑜不揜也信弗類孚尹也惡得為君子則可尊可貴者在玉而慨然不及一物已其天之鍾於人者畜而不足抑物之無知而全其質人或致於外而不能全也乎嗚呼彼産於荒遠之地深山亂石之中醫而弗章斵而弗瑩而萬金十城之貫定於未遇之先矧絶倫拔類之才為人所求者殆過鼎彝結緑矣徒知好玉而不知自反執非惑與余觀孔子之言竊衍其義以自儆臨淮知縣事徐侯君玉粹然玉也擢于紫垣烏府無施而不可也洪武八年春秩終朝
京師考其績為諸邑最
上復命還撫其邑人遠近悦之余辱與之交廼書此為侯屬庶知已至而愈不至其進何可量哉

黃國華傳

黃國華字叔文處州麗水人性方嚴好禮終日衣冠危坐而施舍無倦宗族賴焉歳歉必賤直糶粟以活民或大寒有不舉火者輒遺之里中爭者多從直其辭宋德祐間惡少年群聚為盗包氏族最强號包家洞林某能持虎號林大將刦掠旁郡吏莫能制惟偁叔文不犯境一日殺牲盟里橋圖為變叔文適過之衆驚散曰長者得無聞之乎叔文知之廼召與飲諭以禍福因出金帛予之曰汝以貧為不義以此助汝衆慚弗敢取而去廼追與之元兵下處州諸為暴者率改行老于田里歳時相率詣門羅拜曰向非長者吾屬且盡夷寧復有今日邪所居之地曰弱溪初大家右族爭辟患其中重貨山積及聞兵猝至委之而走居人欲乗時略所有叔文叱止之命左右收貯一室事定各其主悉歸無遺有何通判者其家無某子孫至今猶德之數與人道其事後年八十六終

貝先生曰昔余預編元史凡朝廷大臣下至巖穴隱逸無不備録為傳一言一行雖小必見若叔文者仁以周約義以革暴方亂離中屹然為一境所恃豈不足方古之王彦方乎時有司弗能詢其事上之使紀載有闕惜哉後七年其五世孫慶池擢
泰府紀善見余成均言其始末故私筆于冊庶備異時太史氏采擇云

怡怡堂銘

盧陵郭惟璟氏唐汾陽忠武王後也與其弟獻璟同居共事和愛頌焉名其堂曰怡怡乃為之銘曰

翼翼高堂兄弟居之兄弟孔安穆乎春煕有酒在壷有琴可鼓既朝靡夕唱余和汝惟花有跗鮮鮮數榮其術若藩其仰若承

惟木有枝欝欝交布或岳而碎或拱而附我有兄弟宴額於斯我異弗如戚彼無知弗恭厥兄弗念厥父俾親作仇冒異劉虎嗟郭㫋氏忠武之孫上下怡怡餘慶猶存勿間於外勿惑於内彼之聽讒德由而敗我作銘詩匪夸以言愛變鶺鴒薄者宜戢

吾友會稽樓文淵常持誠敬謙謹四字誠敬所以存乎心謙謹所以施之事也因作箴以貽之

昔熊渠子夜行道逢伏虎引弓射之沒鏃飲羽金石之堅惟誠可通矧乎有知何遠弗從故事神則必假治人則必化嗟時益偷每鼓機而尚詐是知治心之要在乎不欺苟内外如一吾又何為

右誠箴

知伯五賢是招之基讌臺一會戯康子而侮段規卒為韓魏翦遂貽千載之譏是以古人以敬為主苟忽乎秋毫所喪奚補亦

有冀缺夫婦如賓遂舉於隴畝以佐晉君得失之微榮辱之大一出一入勉哉無慚

右敬箴

凌人者恒為人尤下人者恒寡吾仇敵蓋有不可爭勢有不可伐處於朝則國和處於室則家悅念盈必招損惟甲盈尊大易之言守而勿諼

右謙箴

陟彼太行羊腸九折防其銜轡遵其軌轍既及乎坦途乃驟而熙車價馬斃吾傷亦宜嗚呼禍恒伏於至微必戒謹其所事匪險之為虞無虞吾焉可恃爰作斯箴永為人規式成其德長榮公是師

右謹箴

跋陳白雲家乘後

漢王恢議擊匈奴韓安國謂不如和親便時附安國者衆帝遂從之宋紹興間秦檜議與金平而胡銓上疏請斬之後數又聞宜學士陳還薦公良翰疏忽論其失策以漢之強而言擊者不便以宋之弱而言和者為失余切感焉蓋匈奴之為邊患久矣高皇帝嘗困於平城終不與較至武帝慨然有開拓四夷之志遂與之絕中國之民始騷然不得休息矣安國之議豈不以固本為先而合王道之正哉若契丹之於宋遂其國虜其主以肆虎狼之毒神人共憤非若匈奴之寇掠而已也為人臣者當練卒選將誓雪大恥以慰天下不得偷生於朝夕也銓良翰之論為得春秋之義矣故漢用兵而海內凋耗幾至於危主和者豈不愉於貪功之策乎宋既通好納幣徒下穹廬之拜而二帝之梓宮不返疆土日削委靡不振遼訖於亡則檜之賣國事讎人類戚為禽獸可勝誅邪嗚呼胡銓欲斬檜既不於前而良翰劾湯思退等復不容於後予故以為宋之人物殆過於漢特屈於大奸而智略不伸耳朱子狀其行而極稱之公論之不可泯如此及來

中都識其五世孫公完一日抱家乘見予求志於後因得以論之云公完兄弟八人以先府君命舉命後同里之王氏且不忘所出而詳其世次藏之於家以示子孫其賢於人何如邪君子於此尚有所考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書理齋卷後

百年之木震於雷霆厄於霜雪而盤根錯節狀若龍虎宜不易攻也必有理焉苟得其理則斷之削之劃之劂之剛者失其剛堅者失其堅或者弗察縱横而欲以力勝焉至缺折其器而終亦不能克也由是觀之天下之事未有出於理之外者矣持私見妄為及其所當然而強其所不順也哉大抵因於天者易出於人者難為其易者成事其難者敗奈何代之曲士曾弗若梓人之智也余方嘆此而

燕府長史理齋朱公其能以是為的乎公之為人自少至老得長一致平居無事則取中庸大易二書讀之恒語學者毋無大過人者惟一主於誠而已非所造之精而能之乎初公以事至崇德余嘗過之於途及余為國子助教始獲數見之

京師則相距已四年矣今年公扈從

親王度江而余亦分教中都生相與盍簪累日且八年之中所與游者十無一二惟公巋然獨存尤足感者一日持卷求理齋之說故舉其所見如此嗚呼是理也塞天地亘古今泥物而求之不知先乎物也舍事而言之不知貫乎事也余持以一端論之若夫極其無形以合中庸大易者亦無俟於余言也尚從公而質之

書九歌圖後

右九歌圖淮南張叔厚所作以贈番易周克復者越二十年而神氣益新其一冠服手板見三素雲中二史左右扶之而從以玉女一舉旄一執蓮東皇太乙也其次冠服如太乙有半首人身者執大纛飛揚晻曖自空而降旁一姬執杖者雲中君也美而后飾翹鬋若無為漪歟翔而衝波相蕩石上江竹斑斑者湘君其後風裳月珮窕甚閒雅猶乎若思者湘夫人也一叟騎而杖左執卷二從者俱稚而異飾大司命也秀而豐下冠服甚偉執蓋者猛士擁劍者魁予一翁舒卷旁趨少司命也衣甲執弓矢皆裂髯張欲仰射者東君也一乘白黿水中者河伯而山石如積鐵大松偃蹇皮皆皴裂成鱗甲一裸騎虎行者山鬼也甲而執刀者一甲而執矛者一先後出亂山林木間慘無人色者國殤也叔厚博學而多藝尤工寫人物咸稱李龍眠後一人而已巨家右族以厚直購之是圖九二十一人有貴而尊嚴者有魁梧奇偉者有枯槁憔悴者有綽約如神仙者有詭怪可怖者有劍而墨者旁見側出各極其妙予在三吳時所見凡二此蓋其晚年筆也克復寶之不翅金玉而先左丞玉雪坡翁又以大篆書九歌之辭于各圖之後可謂二絕已間持以過予求志其左方按荊楚在中國南其俗好鬼自東皇太乙而下則皆所

事之神莫詳厥始然太乙為天之貴神司命為上台與北斗第四星文昌抑有不可考者而東君為朝日之義亦豈閭巷所得而僭乎雲中君者恐以其澤名雲故指澤中之神為君謂之雲伸以附漢志未知是否而河伯又非在楚之封內如湘君湘夫人也靈爽荒遠之域民神雜糅私創其號以罔上下者亦或有之而歲時祀之必用巫作樂其來尚矣屈原九歌因其舊而定之比興之間致意深矣又豈感於荒唐如人人之徼福哉其見之山鬼者辭雖甚迫至大司命一篇辛曰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信所謂順受其正者君子深取焉顧識者未之能察朱子為辯之千載之下志亦白矣余之寓於九峯三卯也豈嘗無勞命酒獨酌輒歌以泄其情令叔厚又即其辭以求其象使玩其象以求其心豈徒效爲和之輩之於詩哉且猶不能不朽屬腐滅於既久而文則傳之天下後世得者其彷彿也故書以

忘之觀者又可并其象而忌之云洪武九年歲在丙辰夏五月檇李貝瓊序繫之以歌曰

紫宮太乙中煌煌佐以五帝環其旁道存無為樂且康豈曰憺忽周八荒鬼宿大火蛟螭黃上台司命中文昌斟酌元氣調陰陽福我以德淫必殃下招帝子隔瀟湘蒼梧九點山蒼蒼陰烏三足升扶桑天門洞開夜已明神人瞠目騎騶張長弓白羽射天狼水仙胡為宅龍堂九河既阻不可方飛廉出沒波湯湯山中之人白日藏天陰雨濕啼幽篁光鑑戰士身盡創魂歸欲歸道路長吹簫擊鼓歌巫陽酌以桂酒陳椒漿神來不來何渺茫

跋彩煙楊氏家乘後

士知重其宗者必有譜而屬之遠近咸得通而維之其疏也恒由子孫日降而卑遂至忘其所出無足怪者間有修之散佚之餘迹及三四世而止或五六世而止彼崛起閭閻者又遠求

往古不別其類而強附之豈非誣且僭乎隋之苗裔有越彩煙楊氏上攷文帝之前下推榮王之後凡若干世錄其可知而缺其不可知者既不失於忘亦不失於誣且僭矣楊太史既為之序因書其後云

跋堅白先生傳後

右堅白先生傳番易周公伯溫所自作而其高風峻節略見之於此蓋公博學工文尤善篆隸初入太學月試季考恒出諸生上以蔭授南海簿四轉至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官升崇文監丞出僉廣東福建二道廉訪司事尋除翰林待制崇文少監又陞翰林直學士轉兵部侍郎至正十二年除監察御史召留樂陽二年多所建白聲名益起再除崇文大監以母憂去官起復為江東道廉訪司使歷兵部尚書由兵部為浙西道廉訪司使十七年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時淮寇張士誠轉掠江南遂據姑蘇其勢尤盛累任不下公單騎而往直抵城中諭以逆順禍福士誠大悟即稱臣入貢繼除太常禮儀院同知未上改江浙行省左丞又改南臺侍御遂升中丞而年已七十矣以榮祿大夫集賢院大學士致仕公始與宣城貢公泰甫同時而才名亦相伯仲自元有天下南士之居臺諫者實繇二公始海內翕然望其有為而二公亦以正君自任特遭時之變不得究其所施使前十年用之則其事業章章又何如哉伏觀辭翰益息文之謹識于後以致高山景行之思云

中星解

中星見於作曆之法尚矣天有定星星無定位各於四時考之南方而堯典言象言次言星之不同何也永嘉鄭氏本於孔注互見之說諸家無以易之蓋南言朱鳥則知東為蒼龍西為白虎北為玄武矣東言大火則知南為鶉火西為大梁北為玄枵

矣西言虛北言昴則知南為星東為房矣余求之經而參之考亭所論豈特以互見為文哉夫道至幽至遠而聖人察之至精至密春言星鳥以二十八宿各復於四方而星鳥適見於昏中故舉而言之至於仲夏則朱鳥轉而西蒼龍轉而南而大火適見於昏中不可以象言亦不可以星言矣秋之中星則玄武七宿之虛宿冬之中星則白虎七宿之昴宿故於此獨舉一宿焉大抵天以星為體而有廣狹遠近明晦早晚惟中者則載之故月令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餘月皆舉二十八宿而此獨非者以弧近井建星近斗井斗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則知堯典所載豈非以其中之所見而言乎聖人考中星以正作訛成易之事析因夷隩之宜所謂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者如此然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至朱子之時則日在斗昏中壁此見歲差之由而歲差之由恒於中星知之苟以為互見其法無

乃甚疎邪。吁，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而學者不之詳也，故表而著之。

卜洛辨

余讀洛誥周公獻卜之辭曰：余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陳氏釋之曰：卜乃召公，而周公曰我卜者，召公之卜即周公之卜也。學者皆喜其說，遂至舍經用注，以為周公未嘗再卜也。何其惑歟！按召誥，召公三月戊申卜宅，乙卯周公至洛。蘇氏曰是日再卜，其言是矣。蓋作邑大事也，所當詢考夫天而定鼎土中，豈以召公既卜而遂不卜乎？且召公卜以戊申，周公卜以乙卯，相距七日，惡有周公不卜而言我卜以欺其君哉？忽大事而欺其君，吾知聖人決不如是也。由是觀之，謂二公之心既一，故二公之卜亦一，則可；謂二公不卜而遂用其卜，則不可。陳氏勝為好奇之論，不知何以必其不再卜邪？其誤學者深矣。或曰：蔡氏集諸家之說以附蔡傳，必以陳氏合於經而取之，曰鼎於蘇氏陳氏二家無所折衷，前錄其再卜之說，後錄其不卜之說，以待學者審而擇之。今當直據經文，豈不白乎？而二家之異同不必論者。然蘇氏猶本之洛誥，直而不謬；陳氏則曲而費辭矣。使主陳氏而斥蘇氏，豈其良心皆因而弊之察歟？大抵陳氏於書固多異矣，而此章雖非大義所關，亦不可不辨。

學校論

學校合子弟而教之，折其氣而約於禮，收其心而進於道。剛者矯而巽，邪者正而中，鈍者攻而銳，昏者發而明，蔽者豁而通，入焉有孝之行，出焉有忠信之言，豈非由於教而然邪？然所以教人者，非強之以其所無也，因其性而為教也。性之出於天者本一，則無不可學而至，惡有過不及之相懸哉？苟棄而不教，則剛也、邪也、鈍也、昏也、蔽也，固於氣質之偏，一定而不移也。此聖人之所深憂，而學校之設，其亦有所不能已，豈非為政之急且重者乎？故天子之都則有辟雍，諸侯之國則有泮宮，下至一鄉一遂，莫不有庠序之制，自上而下，自外而內，其導之也有方，其選之也有序，可謂至精至密矣。漢之學校興於孝武，唐之學校盛於太宗，雖未及乎三代，而一時之效有可論者。奈何後世視為弁髦，勢恒屈於有司，遂歧政教為二，人才風俗，盖不逮古。嗚呼！制乎外焉者全乎內，治其末焉者求其本，而有國者或未之思歟？洪惟

國朝混一之初，首及學校，府置教授，弟子四十員，縣置教諭，弟子二十員，兩京之地則立國子學，有官有師，設之既勤，察之既豈將陶一世之人，復於虞夏商周之盛，非徒苟且以徇名也。然或惰而不樂，何邪？蓋天下兵爭久矣，禮樂廢而弗講，中原數千里無弦歌聲，而耳目濡染不過挾弓矢事鞭鐙而已。夫安肆放逸之餘，一旦束之使誦詩讀書，待來有禁，出入有時，此仁之以為禍之，勸之以為彊之，亦其情也。雖然，吾固因其性而為教，辟之於水，導之則行，不導之而為害，既導之則下，不憂其激而反。在亦惟覺以俟其有知，以使之復耳，而復誘其勸以懲其怠，進其能以恥其愚，則皆奮然用力而不懈矣。抑聞之，子弟之趨向在於師，師不尊則教不行，教不行則道不明，必擇博學深脩之士以為儀表焉。余承乏助教五年，睹其得失，故為說以責其下，而冀於得師如此，作而新之，正在於今日。

與楊象哲書

承書象哲錄事坐右：相去咫尺，久病不得數見，前幸以間過造幕府，獲觀史約序文，甚奇甚正，方厭今人之文腐熟無足觀者，忽遇班固、馬遷之在前，如寐而覺，如醒而醒，何其快也。然尚有所論者，欲再往而不果，敢以書布之左右。焉古之史官掾事

直書而已司馬文正公約諸史之文作通鑑一書而其義則大正於朱子之綱目焉上下數千年間未嘗不為之歎曰周之有秦漢之有魏晉之有宋周之有隋唐之有梁何前後之相襲同一轍也且彼不顧而為之者莫不以為歷數之當然所賴秉筆君子明大義於後世使覽者知力可逞於一時而不容於百代如此苟曲筆以徇其所為亦豈畏之而然耶將為當然而然也考之朱全忠事至今五尺童子皆知為唐之大盜甚於漢之曹操操不急於受漢禪全忠亟於受唐禪朱子書曰梁王朱全忠更名晃稱皇帝猶書魏王曹丕稱皇帝之例惡之已甚斥之已明而與上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下書漢中王即皇帝位者萬萬不同矣且當是時王建稱帝於蜀契丹稱帝於幽州王延鈞稱帝於閩紛紛僭竊朱子皆存而書之書晃稱皇帝以見朱氏之篡唐書閩蜀稱帝以見四方之幅裂其傷中國之無主為何

如也若其細注梁太祖皇帝朱晃開平元年與後注蜀高祖王建武成元年亦同終晃之弒至後唐滅梁宗廟遂廢朱晶又友貞為庶人倫錄而不親著其始終之實如此今曰通鑑之義并責朱子失乎奪之權衡則過矣且更裁之矧將發乎前而傳于後不可有一毫之戾者敢進其說庶幾嘗與商搉之

鑄鐘祝文

曰惟

皇帝受命于天既廣幅員乃建中都地大物殷鼓鐘之設政令攸存必審其音匪華以文警彼遐邇以覺聵昏範金在冶切同大鈞爰告明神歷千萬春敢告

答陳恭

友人陳恭告余曰吳門全生以聲年纔二十有四而穎悟絕人過人輒學濂洛之學衆皆非之甚者怨而訕之而先生獨與之者何也余曰余之所與者與其能學濂洛之學也彼非之訕之者恥其不知而忌人之知也嗚呼欲求聖人之道者必自濂洛始然在當時有斥程子偏而不正者有斥朱子迂而不適者使二子生於今亦必非之訕之矧於生耶生之言固衆人之所驚而怪矣衆人之所驚而怪由其不知也君子篤於求道奚人言之恤乎生之至否余固不可必而獨與其能學濂洛之學耳毋多歎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蘆軒記

天台李廷鉉之謫潁上也曰讀書一室中泰然自足復題之曰
蘆軒客有過而詰之者則曰吾所居無嘉木異卉出門四顧際
天連海惡彊亘以蘆而不可限也故以名吾室客又何怪乎客
曰嘻江國紀蘆洲至與口三十里大抵緣江之地宜蘆未聞潁
產之饒也且河南諸郡素稱汝陰而西湖在其境內宋歐陽文
忠公誠樂其勝槩即老于潁而不復時蘇黃門嘗從公游銀缸
畫燭之詩至于今人能誦之則當時人物富庶甲第相望畫橋
巨艦與波上下者槩可想已今既刳于兵千里蕭條一蘆洲而
已欲求如公擅西湖之風月懸乎而可邪嗚呼東西都之壯麗
計相萬於潁也然耕冊水奄為狐兔之區而金城玉千與連
昌繡嶺之相薮虧亦隳而不存此古今盛衰之變矣獨與歎於
潁之蘆也哉然蘆為物之微考薪之而不借伐之而不禁使有
嘉木異卉如向之可玩又孰取之表其陋乎其取之者以時之
所見特此耳抑觀夫既苞既體至霜乾雨析之餘散花如雪縴
紛揉交錯沙鷗落雁莫辨其所止固有無窮秋思不翅在瀟湘
洞庭間也視彼爭徐於春騰芳交蔭曾不及乎一瞬何以過吾
之所謂蘆哉廷鉉必有得諸心矣因以其說來告余深善之
知道遂書以為蘆軒記

東軒記

淮之南居人咸築土為垣覆茨為屋無高甍巨棟丹漆黝堊之
飾非惟凋瘵而然蓋其風土俗尚猶古也方文敏者作東軒於
所居之偏亦未始求侈於人客至繩席其中行酒賦詩連暮
夜至忘羇旅憂閒嘗求記於余余觀一時鴻生碩士之所述發
其義者殆無餘蘊矣然方氏越大姓也在元季時有拜海功儀

以名爵一門金紫氣焰赫然文敏在群從兄弟中謙沖自屈莫
不賢之
國朝革命挾諸豪於豪上遂由海瀆來安一屋之地即其所名
蓋求趣之所在乎嘗讀陶靖節詩有嘯傲東軒復得此生之語
竊為之嘆曰江左人物其能知道而超然物外者靖節一人而
已夫治百里邑倒念乎南村之宅食五斗國念乎畎下之田疇
東帶之煩甘心荷鋤至乞食至止酒初無一毫林於中者豈不
以得此生為至樂邪苟以得此生為至樂我可以易吾東軒之
所處哉由是夷致晉宋諸臣度江之初王導庾亮以區區一方
經緯天下未暇論也謝安夷大難樹大功而謗致隨之殷浩卒
廢而書空又能一日嘯傲東軒有靖節之高乎其於生已病矣
劉裕之佐武帝崛起於後任兼內外不足論也王弘欲辭盈居
頎何尚之既老復起用智將迎烏能一日嘯傲東軒有靖節之
高乎其於生亦病矣今文敏去富貴而安貧賤樂焉而游焉
而休外無所求內無所尤可謂獲全吾天於干戈搶攘之餘且
將以靖節於千載視冒進不已之徒違己徙人汲汲營營以至
於敗而後止者相去何如也予故推而為之記如此異時尚當
徑造東軒迎海月之宵升晴雲霞之朝觴酒賦興發援筆為賦
云

萬福草堂記

吳門秦孝昭氏既葬其親郡西十五里之萬福山又築室以奉
其主而題之曰萬福草堂因其地也聞求記於余乃為之歎曰
自中古以來人之死者有墓以藏其體魄固異乎不葬者矣然
數十年後草樹已深蛇虺之所蟠狐兔之所棲或怒然莫之一
顧則亦委之鬼而已夫孝子仁人有所不忍於其親而忍委之
鬼可乎於是建祠其旁四時朝暮謹而守之庶幾慰夫冥冥者

豈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道乎其於古制合否未暇論也㫋爲福之在姑蘇尤特奇峭狀類虎踞一名踞湖山五代時錢氏有國嘗建薦福寺於上中有五塢宋皇祐間郎度推官馬雲求其林壑之美因別以名曰芳塢曰飛泉曰脩竹曰丹霞曰白雲歷今五百年而勝境猶可想見於寒烟白草之外也孝昭用陰陽家言擇其葬地遂剪荆棘而立棟宇其南則上方穹窿其西則爲天平又西則天池環拱旋顧如戟列屛峙而穹窿之南則太湖三萬六千頃皆在指顧之中是知薦福盡姑蘇之形勝革堂復擅茲山之勝矣雖廢興之跡相尋於無窮此理數之當然吾能有之一時之境因人而益勝焉初秦氏之先居淮東之高郵業醫非一世矣後徙於蘇而孝昭之先君子明德處士允深於黃帝雷公問荅之書參以張仲景劉守眞李東垣諸論切脉問病性作起人於垂死而亦不責其報由是蘇人之有疾

者咸造其門而謁之處士不以貧富貴賤爲意應其求可謂樹德於無窮者至孝昭克守其業彌隆秦氏之名由是益大逮

國朝平吳遷民五百家於臨濠而孝昭亦與焉孝處士已沒越七年始克歸葬斯堂之作可見悽愴怵惕之心不待春雨秋霜之降而發已故不辭而記之俾刻諸石以示來者尚嗣之而弗忽可也

杏田記

吳門陳敬夫客隱濠四閱闢室若干楹廣不踰尋丈深與之偕中可坐客五六人予嘗造焉因觀其所而請名於予按臨濠古鍾離國而晉董奉嘗居之奉有神仙術托於醫以治人病不責其報惟令種杏一株及成林又令以穀一器易杏食之而積穀施貧無食者今敬夫蓄善藥應人之求抑亦有奉之風乎請以杏田名之然不謂之林而謂之田者蓋祖於李長庚之詩余固有其說矣凡人所依以爲養者莫過於田上者畝一鍾此秦陽遂雄盡一州而久耕水耨時歲不得休其爲勞苦何如也使不業田而有其地利者惟醫近之醫必宗於奉故曰杏爲田奚不可也嗚呼奉之爲神仙若論於荒唐詭誕儒者所不取而特取其有及人之仁焉夫享厚祿柄大權視人之轉徙溝壑不拯秦越人之不相恤區區窮山絕谷之士無民社之責乃能恤人之疾死不救而有術以濟之全而活者不知其幾千百矣可謂失之此而得之彼宜其沒已久而人猶稱之也世之庸醫又特假其名而漁利一時曰吾奉也人亦信其皆奉也爲有奉之治人且不有其利也哉敬夫雖無神仙之術如奉疾病者仰其藥而不夭其天年則其施也博與奉之杏何異耶德之所積殆不可以町畦而有杏田之實奉不足以專美於前矣是爲記復繫之以詩詩曰

田陂夕陽時耕時藝與[illegible]百力以私其利猗歟董奉樹杏千株地無肥磽有花紛敷既花而實以易以穀猛虎守之盜者斯逐惟敬夫氏蓄藥滿家烏喙昌陽空青丹砂取直弗厭施孔博何殊杏田不稼而穫我作成詩爰揭座隅益封植之乾匪茲畲

四淸堂記

鳳陽單公寧山之居京師也築室若干楹既成而環中實竹床一楮帳蒲枕以時休息焉蓋豐而能約約而能安者合而名之曰四淸見於鴻生碩士之詠歌亦既富矣復徵記於貝瓊至於三四而不倦瓊因論元之季華靡無節而在位貪墨民窮怨積胥起爲仇訖亡天下當是時人主非不圖治中外之臣苟有一節之淸者旌而寵之使皆有所勸而中令得以貨之邊將得以貨之六察得以貨之宰

相任天下之重者倚以貨之苞苴盛行曲直弗當法從而敗理從而墮矣彼且為虎狼為淵河累貲鉅萬猶不饜其求寧計國家之安危也哉公自少砥礪名節為郎功曹人莫敢干以私可謂絕無而僅有已遭時之變嘗率鄉兵保境濠泗之間衆恃以安及歸

皇明遂見知於

上為按察使歷工部兵部尚書位尊而祿厚被服必錦繡也玩好必珠玉也娛樂必聲伎婦女也有不足恠者乃斥而不近而以四清為尚等於儒者值其中無一物之累介然表乎波流風靡之餘者歟昔齊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君子以為儉漢公孫弘脫粟布被而汲黯以為詐夫弘之曲學阿世其偽可知而晏子雖不合於禮抑亦病其奢而矯之者或者猶稱其為知禮也若公之四清故近於晏之儉的非公孫之詐矣區區舉物為言而

不求其心又惡知所存有大於是者向使人人為其所為則身名俱榮以及於後世何其愚闇不知如此而公所以獨高也故樂道其善而書之賢者尚懲彼之失而監此為法云

惜陰軒記

會稽翁呂齡氏寓金陵之青溪性不悅於紛華益窮六籍之說額其室曰惜陰其言以為禹惜寸陰而陶士行謂衆人當惜分陰禹勤於治士行勤於事吾取以為法云乃馳書三百里求余為之記然余之荒落尚可以言此乎辭弗獲則復之曰日之經天而西也分積而寸寸積而尋丈以周所歷之度疑若可久矣方出為旦而夕已及之既進為暑而寒復襲之射之發而不返丸之轉而下走曷足以喻其疾邪君子苦其學之難成而懼其時之易失必務於勤如禹如士行可也傳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孔子聖人也好古敏以求之顏子學聖人者也語之而不惰

矧以閒劣之資而自畫自怠慨余為童子時不知進學為事飽而嬉倦而休習弗加益而年寖長矣及困厄不振瀕三御出五羊將觀天下之會以自壯復宿留三吳日從游嬉燕樂之適卒無所得而貌亦改矣中夜思之惕焉內慚謝其所與往來者盡發篋中書讀之其未見者則假諸人庶日有所進歲有不同塞者以通而虛者以充也屬海內兵爭遠近騷然於是辟亂山谷中又十有五年則既老而耄執卷竟日旋復忘之嗚呼少而壯壯而老坐於不動如此雖痛而悔又何及矣故常舉以告人使毋蹈其轍彼一時新進或未成而遽足或既壯而尋棄不亦悲夫今呂齡由國子生擢為

吳府伴讀退

朝而歸未嘗與書相輟且以惜陰自警是學汲汲恒若不足是能觀夫天有不息之機以致吾不息之功則其於學不極其至

不止也非徒余之所愧寔有望於若人焉姑書以勗其志

雙井堂記

按志雙井在寧州之脩江中江深不可見至秋冬水落始出而釣臺石明月廖成在其上蓋亦西江之一奇觀也宋黃太史山谷家焉公時與賓客來遊輒取水烹茶清冽異乎他泉且賦詩有十里秋風香之語雙井之名繇是益顯距今三百餘年而祠堂猶存不廢則一時之風流蔚可想已後盤谷先生居東甌之平陽者亦其苗裔嘗登咸淳進士第及宋社既虛遂隱不仕乃即居第前鑿二沼植蓮于中復以雙井名堂特示不忘其先之意雖其地與脩江不同寔有太史之趣云三世孫吉甫仕

皇朝補商鳳陽者五年于茲間過播門見余求記所謂雙井堂者至於三四無倦色以為非鉅手筆不足以屬也遂復之曰予嘗讀易井之為卦曰改邑不改井況脩江之井又非穴地而為者

終天地未嘗改也而此特放而名之耳然名之所在君子得以攷其事而論其人焉初山谷以詩鳴熙寧元豐間與蘇文忠公馳騁上下文忠公極其天才所至可喜可愕至況涵停蓄如唐杜甫者或未之及焉惟公盡古今之變深而不僻奇而有法在諸家爲第一惜其與時乂牙放浪竄斥不得久於朝廷之上使歌頌有宋之功德上軼三代徒發之游歷所見凡風雲雷電施圓臺榭禽魚草木悉寓於辭以洩其奇氣歐陽子謂詩人多窮余於山谷尤信之子孫綿延至盤谷僅一中科目又當革命之際弗及究其所施以終今吉甫博學工文亦區區授一典市官何其豐於才而嗇於位邪此天也非人之所與也然自山谷而盤谷自盤谷而吉甫歷若干世而流澤之深厚與雙井同一不竭視彼晨盈夕替者得失何如哉高堂豁然俯臨水鏡鳴者字無反復思繹而不改之常德尤可見也故因其請而泛言之尚益昌其詩以衍西江之派者不在其後乎不在其後乎是爲記

聽松樓記

平陽縣治南出爲峽門嶺門之西有大山特起曰九皇嶄然與東山相雄長巨族林敬伯氏擇其勝處而居焉山多千歲古松拱者偃者樛者直者𦶜然盤錯雷霆霜雪之餘不見遠近於是抗層構於蒼翠間題曰聽松樓諗余爲記起問其狀則曰吾嘗讀書其上有聲颼颼然謖謖然紐乎周阿達乎重霤者繹而不絕若合而不散雖朱絲之清況風匏之吹發曷足以喻之邪此吾聽之而樂也或天風夜作飛雨驟至激啣嶆般空同又若海濤之破山而西瀑布自大而落此吾聽之而駭也莊周所謂天籟者非歟幸先生卒言之余因論人之所同聽者莫過於樂而聽古樂者惟恐其臥聽新樂者至不知倦則雲門咸池不足以悅天下之耳矧松之爲聲非有六律七均之和以合乎黃鍾大呂者孰能聽之聽之而猶不知辨於古今之樂何如也其殆貧樂所在得於自然異於人之所聽矣抑聞之善聽者不以耳聽而以心聽而以神聽以神聽者上也以心聽者中也以耳聽者下也假於耳曷若會之心會之心曷若極乎神歟聽松之頃信其不徒以耳也余將起周而質之敬伯曰至矣遂書其說俾歸刻諸石樓李貝嗄記

晩翠堂記

物有同類而絕異者余於草木觀之矣風雷之所鼓動雨露之所發生榮而枝枝而幹綿山亘谷如青雲被覆遠近一色松栢蒲柳孰辨其勝負也及一氣之烈蒼然而不悴鬱然而益蕃向視向之衆木何其暴榮速落曾弗及乎旦暮之近視能與之偃蹇於冰雪之中也哉蓋衆木榮於一時時之變也不能不變而松栢貫四時歷千歲其大百圍其高參天不以時而盛衰也然後别其高直秀拔之姿而先後遲速前弗足論者此君子取之以比德乎大抵士之特立不回者非若新進之易合人方以爲榮而不足爲吾榮人方以爲辱而不足爲吾辱既於前也既久則伸於後也必大畜於內也既足則發於外也必周比爲援卒成其大器揚震亦起於五七矣顧松栢之在衆木歟然余之所見者亦尠也臨汾單守道者元中大夫湖南廉訪司副使明卿之孫政議大夫同知通政院事仁美之子也乃能刮磨豪習折節讀書雖間明兵馬間亦不以鞅掌失其母走二千里訪於金陵得之縉紳咸稱其孝焉
國朝置國子學聚四方之學者遂由諸生升上舍未幾衆皆趨遷爲美官𢵧金紫爲驚駭閭里守道方從余來中都紆教諸子弟乃以晩翠名其游息之所以自僃而無一毫媕榬意信其落落如松栢之翠而非暴榮速落者比矣嗚呼松

栢之於衆木類也其材恒見於晚士之與常人類也其志亦成
於晚事固不貴乎早也余知守道將有為於久屈之餘而發其
所蓄無疑矣因其求文以記之故申其說如此而復戒其守云

白雲書舍記

雲之為物不一而白雲則水土淸明之氣上升於天幽人處士
恒玩而樂之然其去留無跡卷舒無時所謂雲之閒者非若雨
雲雪雲之能澤物也會稽褚君德剛讀書蟠龍山下每淸秋雨
止牕戶皆雲也几席皆雲也被覆左右彌亘前後其居也以雲
為賓客其出也以雲為車徒其限也以雲為藩籬其飾也以雲
為采色雲無心也吾亦無心也日相接而相忘焉題曰白雲書
舍蓋據一方之勝而香爐玉笥聯緜於雲間鴻禧之觀龍瑞之
宮蔽虧於雲外城郭之埃塵迥隔而不及也鋤雲而耕披雲而
薪既足以自給而太夫人又壽考康寧歲時稱壽洩洩融融此
亦有天下之至樂萬鍾千駟孰加于是哉使有萬鍾千駟之祭
或不及養其親而反貽親憂得失抑何如耶書暇輒紋琴而歌
歌曰山出白雲兮既不以雨白雲浮浮兮又翳余戶余思無營
兮朝耕夜書卒歲有得兮食且有蔬覽彼白雲兮惟潔時撫杖
酌淸酤兮為母之壽雖是一時讀者莫不樂道其美焉逮洪武
之起為中書掾轉靑州都指揮使司經歷尋升鳳陽大都督府
經歷乃不遠千里迎其母安江道舟來
王都亦無異在蟠龍時蓋所居之境不同而同其樂也故復揭
白雲之名於寓所覩之所在即雲之所在有不待假於雲者覩
昔狄文忠公北登太行而興望雲之歎固不得全其私如德剛
矣因詳其出處而著恩義之兼盡云

歸耕處記

吳大姓謝伯禮氏隸籍閒從臨淮之東園築室若干楹題曰歸
耕處志其出而復歸而所歸非一故以處言之云初余遊九峯
三泖間嘗愛其俗務本而好學故無不耕之民無不食之地而
諸謝族蓋一邑比古之秦陽時伯禮自松江別駕歸亦耦田
夫野老於隴上不以為恥焉盡耕而仕也進而行吾道仕而耕
也退而求吾志出處一致也元季之變大敵州郡丁操兵以從
征役遠近騷然雖欲耕而不可得者非獨三吳為然已今
天子受命削平宇內卒復于伍民復于農農復于田工復于肆
皆歸之道也乃越在二千里外積十年之久出入東園不嘗九
峯三泖時邀將老焉出而歸歸而耕又奚局於一方也一日會
于
中都屢說於余且言向之功而爵者不得田吾田爵而祿者不
得田吾田獲田吾田而不失為農者五十年固無功而爵之榮
幸而免於爵而祿之禍天之厚於吾者多矣輟耕之頃談話東
阡西陌之上以為鹿門之龐德公柴桑之陶靖節庶幾尚友於
千載也或者方病其勞苦而祁寒暑雨之弗堪也舍耒耜去南
畝汲汲焉營斗升之祿摩肩疊跡於朝會不鑒其得失宜乎長
往不來者所以深詆之則為吾東園之歸者其何人也歲既登
矣吾亦可休矣於是釃酒擊鮮合族人父老酌以相勞酒酣皷
起而為歌歌曰有田膴膴于淮之滸既菑既播復膏以雨我稼
之芃芃兮庶無食于蠹兮于以樂歲之屢豐兮衆皆擊器和之
其樂為何如哉余聞而壯之雖未能遂其歸如伯禮喜見若人
於千起萬戚中可謂為農之久知農之深而超然獨高已姑序
其事并錄其言為歸耕處記

屺思軒記

余之分教

中都也

詔選國子生十人副之行而首選永嘉王廷采焉廷采母卒久矣一日讀詩至魏風陟岵之二章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爲之潸然泣下曰吾又何望乎雖然人之於親至死不窮乃以思名其室而上加屺者義繫於屺也義繫於屺而其思有二余從而論之夫父子兄弟處乎一室其入也相守其出也相從豈非天下之至樂而一旦有事於四方自燕而齊自越而北跋履山川之險蒙犯風露之久其有不思者乎此離而思也離而思者猶望其歸而不至於長思也或不幸而有故焉則又何如耶此沒而思也沒而思者終其身而已矣廷采之於母沒而思者也莫親於父母惡忌忌於旣沒哉惟其生甫十月而歸於姑宜不知

有母也及長而好學其孝父子之宜不知有父也年幾三十而始克復正且以喪母之爲慼其心同乎陟岵之孝子而事則不倫矣陟岵之孝子見於詩者自父而母自母而兄又設爲父母之辭欲其無已無寐雖思而不過於傷也若廷采者以其有父焉吾尚及事之而不及見吾母矣吾寧不悲乎於是叙取二章以衷其志思尤切於陟屺之時也嗚呼風氣日漓教化不行朝死而夕忘之者汨其天而不復曾鳥獸之有知矣余幸見若人於所不得見故因其出於一本而不可已者反復爲之說如此非以其多乎道之爲異也抑豈以是爲多乎道哉觀者尚興起於孝使不淪於薄余固有錫類之望矣於是乎書

來鷗亭記

震澤而下其水匯於華亭爲三泖民多環泖而居有姚宗文氏結亭一所以據其勝下俯平波萬頃而白鷗千百爲羣題曰來鷗亭繪而爲圖述而爲文者亦旣積矣復求記於余余觀飛動之族不一而鳳爲鳥之靈者也鶴爲鳥之傑者也鷗爲鳥之閒者也鳳一出千歲其來以德鶴一飛萬里其來以類若鷗者無鳳之文采無鶴之音聲出沒波濤之中下上洲渚之間未始爲人之所畜人亦弗之畜焉惟江海之士日從之遊以其無心也不然則不來已大抵天下之物以無心而相感天下之事以無心而相成海翁之說不足言者必若宋之魏公韓忠獻海翁無所操之慕無聲勢之求而狎鷗於渺茫者宜也公歷事三朝出受經略之寄入居丞輔之職前後五十餘年至陶萬物於太和措宗社於盤石雖古皐陶稷契無以過之猶以狎鷗爲號又豈嬌情而諷俗邪蓋其器識遠邁擧任於道非有一毫與乎其間所以樹大功定大事皆出於無心而已使如患得患失之徒挾數以爲能矜功而自詡惡知鷗之可狎也此吾爲魏公之爲

人不趨海翁忘祿聲譽之累而與鷗相忘者鷗亭成況而不爲之來乎今宗文閒而不試放於閒適亦有爲之達者其爲海翁爲名臣魏公未可知也然坐之頃四顧無雲九山前起遙見雪影翩翩於空青之外悠然自適殆非海翁之所知已余將老而東歸道出雲間艤舟亭下尚當擧盃於未寒云

來儀堂記

平陽林與直旣葬其大父文甫於縣治南九十里之茅竹里築亭若干楹於墓側歲時旣祭而燕合族人於此焉間請名於余按其先世爲泉南人在唐有揚府尉攢母死廬墓致白鶴甘露之應事聞詔立二闕於墓前號闕下林氏五季之亂擧宗七人徙平陽而散居焉四溪其一也由四溪而下嶺又析爲二族居嶺門者有宋參議公某則與直之始祖也參議公之後爲大諫公某大諫公之後有知道州望之望之生太玉元初爲建寧教

授歷官至建德推官而文卿則大王之季子重然諾審言笑以與時乂牙不仕而隱工鼓琴暇則抱琴往長林曲水間作秋鴻操一曲觀者以為神仙中人年六十有五終與直之少也其父彥暉出游吳越故常依之以居而朝夕有戒出入有節既長從師講學通春秋六經洪武八年至
京師補國子生遂升上舍皆文卿之教也志曰百歲之計來之以德致其前後而知善於計者請以來德名之乃進而告曰東南之發宗大姓位非不尊而富非不厚也或三四傳而覆而逝者一再傳而已其能綿延五六百年歷十有餘世者豈非繫於人物歟譬之場師之木尺寸而長至於參天薪日豈一朝夕之所致哉其風雷之所排霜雪之所虐吾不知其幾矣惟封之固而溉之勤其本既强而不為權敗傾仆如此君子之於德也亦若是焉存於方寸之中而施之天下之廣積於數百年之久而

發於一旦之間視彼區區祈天而不獲則怨天責人而不報則尤人何異不費而求穡不稼而求穫者哉若稽唐至大諫公而始大大諫至道州而益顯文卿又能不廢前人之德而及乎與直故知向之有位者不能世其官厚富者不能享其利而積德之效出於理之必然焉可誣也則後百歲而為計者又在彥暉之父子益厚其積亦若爾祖爾父焉人物之盛當不止於此而林氏之福其來為可涯也哉既名其堂復為記以勗之

巢居記

隱者巢居子築室城東門外廣容一席客至輒促膝而坐且寒於客曰鳥巢於木而吾之室寔類之其下平而不凳其蓋朴而不斷跡之以來清風審之以綜天而前有王山旁紆大川挹朝光於東隅納星月於夜總此吾之所居奚翅一巢也於是而偃休於是而嘯歌泰然自足不知其為陋也復仰而思之彼富貴家崇墉屹屹焉廣廈深邃其與吾之巢又何大相百邪且厚積以為冤之招外挺而為鬼之瞰曾弗若吾為巢之固而安也客乃聽然而笑曰彼徇於物者也子亦未能忘乎物也子以其奢為病惡知不以吾之陋為病歟子以其陋為樂惡知不以彼之奢為樂歟其趣既殊而是非遂起焉若忘彼此而一之也忘彼此而一之則孰為巢也孰為非巢也渾渾乎太古之天熙熙乎太古之人也子以為何如遽起而謝曰吾之所未及也請書為記巢居子者番易周克復氏客為檇李貝瓊也

翠屏軒記

睦大族葉明遠氏居壽昌之茗塘群山旁圍一水中亘而東注一山卻立千仞者曰屏風山乃築室其下為游息之所題曰翠屏客命其季子國子生焱來求余為之記未暇復也及余來中都焱亦與諸生奉

旨分教州縣之子弟遂至臨淮復申其請焉則為之說曰山之類屏者非一若二華之在關右羅浮九疑之在湖外赤城天姥四明鴈蕩之在海隅連峰沓嶂上接霄漢然皆不以屏目之惟九江匡廬則有屏風九疊與壽昌之山亦名屏風焉彼固不可槩以一物若或斷或連或起或伏有上銳如劍戟之列者有突怒如蛟龍屈盤者有傚奇獻秀如青蓮萬朵鳳飛而鸞舞者又可尊以屏言之乎惟屏風九疊出於千岩萬壑間與香鑪五老相參其曲折之狀可想已壽昌之屏風山閟於僻壤雖不得爭雄匡廬而游人寓公亦無至而玩之發於文辭以表其靈異豈非造物者將待其人也乎大抵天下之奇觀求必專於一方二華羅浮九疑赤城天姥四明鴈蕩之外其扶輿蜿蟺之所鍾者豈可限乎爾址邪苟得其趣於烟雲吐納之時春葩秋色之變猿猱禽鳥之情卉木萌蘖之發固不待窮周王之轍跡遺蹤隱

上天台淳瀟湘洞庭而覽其勝則翠屏不與匡廬之九疊已吾何爲之左右焉然明遠父子託於林壑之久宜其出入上下譽見歆聞而且好之不已傳曰仁者樂山斯可謂之仁矣抑予記焉退山之亭有曰以碧山爲屏風貽其儉也則其儉亦可知矣雖然君子之於物豈徒爲耳目之玩哉余嘗講易於家而求聖人畫卦假象之意抑觀地中有山之象則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道乎觀天在山中之象則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乎至如虛以受人懲忿窒欲何莫不取乎山澤也由是而進乎焉將與翠屏接於丘垤之卑而山亦因之益勝視境中所謂錦峰繡嶺者何如耶余老而繫於官未得如明遠放浪物外一登翠屏之顚名安期抱盧敖而徒彷彿其寸碧於天際慨然遐思而已尙慣厚於山靈而勒投謝客也於是乎書

風木亭記

國子生平陽黃瑨發孫昕洋父衍高蔡亭于基左題之曰風木徵韓詩外傳記皐魚之語云初伯高撫瑨甚勤而教之有法時年甫十二猶未知也既長而有知思報無窮之德而抱無窮之戚矣此亭之所作因求記其所謂風木者久未復也洪武八年春余分教

中都復與瑨俱且申其請乃爲之說曰木之性恒撓於風子之心恒棄於天此古今之所悲而皐魚至於哭而死也然余不足於魚焉漢毛義捧檄而喜義豈喜得一州縣哉蓋爲親屈也苟知爲親屈則不暇於擇祿而魚去親之久事主之難既因而歸自稱其失有三又何及耶孔子門人聞而歸者三十餘人則以魚激之且懲其過也雖然莫尊於親莫大於養親稱菽水之薄或缺於前而三牲之具不必享於後所謂事有不可全人有不可強者風木之感爲何如耶非特一魚而已今瑨志同於魚而與其三失惟以死而厚於祭也孰與生而養之薄死而致其哀也孰與生而樂之深故假其言表吾之思耳歲時展敬墓下登斯亭也俯金洲而仰靈鷲徘徊四顧又安得起吾親於九京歟此尤足閔之也嗚呼彼一時富貴者居有華構出有輿馬饜梁肉而襲綺紈者皆不肖之子弟曾弗伸其親於既沒不及事之爲戚如瑨者此又魚之罪人而世亦莫之惟已豈不重有所感夫

居易齋記

學必志於君子而君子之事居易而已吾未暇極論古今之人姑舉其所可知者提衿而附見納屨而從缺非曾氏之居易乎從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非孟氏之居易乎彼二子者豈知貧賤之爲約富貴之爲泰也處約必綏而不知其爲約則約而泰矣處泰必盈而不知其爲泰則泰亦何食於約哉分定故也而世之常人若其貧賤而欲去之則不能安吾之分矣然亦莫之去也羨其富貴而欲求之則將踰彼之分矣然亦莫之得也鮮知居易之爲事而爲君子之所爲者然亦不可責其爲君子也三陽魯睿文氏乃及於此蓋亦千百而十一歟一室蕭然日讀書其中而無一毫外慕意余固嘉之且求爲之記故告之如此抑求之中庸子思既言居易行險爲君子小人之辯矣復引孔子之說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蓋必由是而進焉不然吾恐未免於昔貧賤而羨富貴姑假之以文其抱悔而於自反之功未至也苟知自反則無往而非居易矧是區區者耶濬文尙勗之

小田小隱記

昔東陵侯邵平當秦既已遂去之青門老於種瓜吾嘗論高帝入關知秦人迎而降者已知有漢而不知有秦矣至天下大定

則相率為臣如張蒼之徒亦何怙哉平獨不忍背君而汚其身去東陵之封如脫屣而甘心瓜田之中是知有秦而不知有漢也宜歷千百世之久風節凜然與西山餓夫同一高也讀者且以前之侯也其富貴如此後之種瓜也其貧賤又如此為平一身之榮辱得喪惡知平者乎雲間邵子振氏平之後也徙居睢淮之東屯扁其所曰瓜田小隱豈其風流猶有存者歟余與子振為師友故知之為詳邵氏自翠岩至於雪溪自雪溪至於浦雲而及子振之父賁谷一門四世其盛何如邪及運草事昧破萬金之產乃從農夫於隴畝可謂有平之氣象固知貴賤無恒猶天之寒暑不足為吾之戚欣而泰然自足歟是可嘉已故為之記

慎獨齋說

昔人有鼓琴者坐客聞而去之以琴有殺聲也時見螳螂[illegible]持蜋其心一動使純古[illegible]之地可以欺人乎人不可[illegible]可隱也哉[illegible]其巧詐欲欺天下之人以為[illegible]是亦時於君子慎獨之戒矣嗚呼日月之[illegible]於獨者故君子[illegible]察乎方起未形之機嚴乎君神明之[illegible]乎若[illegible]傳之在前也其慎之如此惟其至於不[illegible]余之[illegible]殺何足以及此而國子生建應王以寧氏頻其讀書之所曰慎獨齋求余為記因舉所聞而論之抑朱子示學者體道之功莫切於慎獨及其告君也復卷卷進其說焉誠以應事接物本乎一心使公私邪正交戰於中互為勝負則施之家國天下必有不得其當者烏可忽於不見不聞而弗之察與曾子子思以是相傳而發於先儒者亦既詳矣竊聞夫僅知用力者不勇其朝暮之為不善者人雖知而無忌媿望其能慎於所不知乎此余所以益歎世道之衰心術之微而嘉以寧知為學之要也以寧苟於獨而慎之善吾守而不失惡吾制而不行庶無一事之不慎所至又可量哉尚以余言為之警之以詩曰

吾處闇室孰謂無人人雖不知敢忌事天至隱而見至微而著奚翅十手神明是儆惟操則存惟舍則亡奚翅六馬奔逸是防所以君子察其所發苟不自欺善惡攸決嗟以寧氏以慎於所仁義之充寔語是基哉作我詩匪偶之飾朝夕監之尚勗無斁

桃花流水記

桃花流水非出武陵之桃源者國子博士會稽錢公子予築室於龍山下有水盤回曲折送以其地擬之桃源也按桃源為天壤間絕境宜高人韻士聞而慕之今桃源州桃川宮南一里是也寔武陵八景之一陶淵明記蓋特指秦人避地居此不與世通使好事者輒言其為神仙詩人從而附會之豈不惜哉然自秦以降更王迭伯攻戰不息天下之人不死於兵則死於賊者十六七而山谷之中老子長孫至歷六百年之久理亂不及於耳榮辱不加於身以神仙目之亦非過矣及晉太康中漁者訪至而出其道卒莫之審則人只始病和風土亦懷今且同於他境長荊棘而伏狐兔惡有昔之種桃者乎或能自遠於城郭蓋垓之外如王維之輞川李白之住山杜甫之錦江孰非桃源之勝而白之見於詩者亦有桃花流水之語矣以桃源之為桃源也子予之意殆與此同已當其暇時徘徊水曲或坐石而釣或倚樹而歌其景無窮其趣亦無窮也則以林壑未有過於桃源而桃源不待往求而在是矣彼汲汲於貨利之途而栖栖於權勢之門者惡足以知其超然物外為高邪初子予在

京師時嘗屬余記之余因告曰公由布衣徵為國子助教方朝而入暮而出未宜忘嬉覓閒寂寞之濱也姑俟其歸於四年為

洪武十年乃復請老於
朝而桃花流水果為其所私矣不可以不復者故書其說以寄
之異時將躡蹻而往俟公香爐玉笥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中都藁

遊山詩序

洪武九年歲在丙辰季秋月朔予休暇無事與典簿永嘉鄭中
國子生陳芳林與直王敍董瑨林岳伯余季子羽出甲第坊迤
邐北趨四五里地勢隆然而隆岡連嶺屬實萬歲山麓之旁殺
者置關於上所謂東市之咽喉也予嘗往來而未暇出入上下
以窮其勝是日也天風颼颼雲氣行空中類方騎而疑乍旋乍
密日光吐而復翳始悄其將羽儀翔而去之萬里無津端倪呈
露行者欣然皆喜乃升高而望之連山拱其南長淮亘其北蓋
其地即春秋之徐漢為鍾離隋置濠州逮
上之龍飛改名鳳陽而都焉其東則獨山屹然一柱孤撐上為
司曆者觀天之所距獨山東十五里為臨淮崇墉峨峨東為帝

午人之豐樂可想也其西八十里曰荊山與塗山對峙天外志
稱山産美玉卞和以獻楚王今玉坑尚存荊山之南則為曾山
金碧起伏若走海濤而至于
皇陵信神氣所鍾誕生
聖人為中國人民主非偶然矣蓋自開闢距今越千萬年而豪
傑起淮泗間如王霸之輔漢曾蕭之相吳國不足方今日之盛
而肇大業於東南也時宮闕未營朝市之位已定四十八衛列
營左右統以大都督府焉牛馬徧野禾黍紛敷偉哉天下之壯
觀矣又行山北二里許過雙井黃先生先生東甌大族守官處
陽者五年聞余至邀迎於退休之所地閒寂無市聲少焉設芳
醴薦嘉肴殷亦懽然而留更起步爵劇飲無算遂至大醉而罷
乃循東山歸路尤峻絶惟石虎距雖樹草猗於是列坐石上者
久之惟敍臥不能起僮奴披之而行因顧謂諸君曰余自去年

春分教中都生未嘗一日舍所事而出游或出游輒以風雨止今年償其願而天復假余之美景如此覽山川之勝盡客主之歡使忘鄉土之思不可以無述也盍以溪山勝處良友分韻賦詩規重遊於異日歟衆曰唯趙翼曰詩既成什余為之序且錄寄嶰并云

滄洲一曲志

華亭大姓邵文博氏治圃揚溪居第之東偏埋而環之鑿方池廣一畝錯置巨石相為經緯類十洲三島之狀而奇峰突然特起如神人出珠宮靚有雲氣吹旦上升焉觀者以為成於造化也乃度地相方搆堂若干楹坐挹其勝循池而北則因高為亭風櫺月檻尤極宏麗老檜參天脩楊夾道不知有三伏時由亭左行百武又為小亭可坐五六客以待游觀而憩者小亭之西

五十武亦如之中闢塗濱于池垣有軒在蒼竹間曰綠陰軒之下溝以通衆水之來[illegible][illegible]有聲[illegible][illegible]月其西軒曰樂琴書合而名之曰滄洲一曲以記稱滄洲在海海中周回五萬里其人千歲不死有飛樓湧門珍金銀氣有琅玕之產紅鱗白鳳所集中國之人莫能至者此勢廣袤不同而外旋太澤中俯平野彷彿其一曲已戶者謹扃鑰扉人碩士解克遊是且不遠二百里招徠余游其子麟書暇輒往時十月始寒風高氣烈而海棠數本花爛熳如春於是置酒命客共酌於下自晝抵夜圓魄中天微雲盡斂二小姬出彈箏歌以和之擁離而罷忱然出埃墟而超鴻濛也後值兵變余挈家南還猶夢回思其所猶歷歷在目每稱東南之雄於貲者非一而能有林壑之趣莫若文博焉洪武六年余起為國子助教越二年又奉命分教中都生渡江泝淮過麟於道從而訊之則文博已沒且從家臨淮之東也而圃復湮為荒烟野草矣為之憮然涕下後數勸余成均因言去鄉里七年固不得守丘墓為成近祭室乎岡之下獨與母居藝其地有求可掬漁於川有鮮可食其適無異昔之滄洲一曲故猶舊名於楣先生幸志之余惟隨遇而安者必有會於心而不繫於境也若文博之居雲間也以其地為滄洲則山川是乎否邪今麟之居濠上也亦以其地為滄洲則池臺是乎否邪人之常情恒由境變苟會於心者之為一致孰非神仙之所居邪然文博當全盛時極耳目之玩視滄洲之樂不害也麟方厚於流離轉徙而不易其樂非讀書求道而樂乎達者能之邪故詳錄以記之且寓成今思昔之意凡覽與之跡尚有微於斯云

葵軒記

歐陽文忠公記洛陽風土稱其花直五千雖出於越者不能與

之角蓋昆侖旁礴鍾其妖於中國使人往走爭觀其美不足稱也有可稱之美者葵乎葵易生而不以其地後開而不以其時無一本五千之直人皆棄而弗視至於傾陽以庇其本皆未有及之者故余好之甚於洛陽風土所尚不知者非其昧高下之辨所謂黜西子而尊無鹽其亦弗之察耳既而思之葵猶傾陽人有君而可忘哉唐杜甫落落不偶間關兵馬之間至奉先所述引葵自況人之葵已計當時勢位之尊顯赫一時者何可勝數彼山破關中忍忘所事而北面臣虜則如葵之傾陽抑何歟邪嗚呼物有不可奪之性所以異於物人有不可回之心所以異於人然貴非所貴而賤其所可貴寔天下古今之間豈非獨葵也可不盡有所感乎且門儒者金德璇氏讀書之所左右種葵百本不雜紛卉題曰葵軒寄意深矣累求余為記故論之如此雖然余與德璇同為國子助教五年託於

清光之下尤爲葵之幸者視杜甫徒懷耿耿而不白於世以終蓋相萬也尚益勵其如葵者毋慕彼區區以色悅人爲媚者

具慶堂記

禮部尚書毘陵張公惟中有先府君錫山之居第而顏其堂曰具慶記未有所屬也乃馳書

中都爲請余序交十五年而知之爲深其居錫山也與弟安所奉府君止齋先生於既休之日府君神完而氣充以享滑甘之養此其可慶者一也及惟中以明經選冠東南計偕之士而遠近以爲榮此其可慶者二也至於元季兵燹州郡咸苦於殺戮焚燒而毘陵當南北必爭之地人民幸而免者纔十一父子兄弟固不能保其俱存也惟張氏不及此又可爲慶者三也嘗讀楚茨之詩其曰莫怨具慶不過述公卿有田者既祭而燕之一節耳然同姓之親所以交相慶而更相頌者豈果在於牛羊

哉豈果在於鐘鼓之奏歟蓋自足於內而發於外者也較三者其小大何如哉特取其語以明之而已止齋既沒兄弟之友愛尤篤具慶之樂先後猶一日焉大抵人之恒情莫不以富貴爲事惡知有重於富貴者使惟中不得事府君而骨肉離散死亡雖今起爲侍從官高居駟馬赫然一時亦豈其所樂乎斯足驗其種德之符若有柚明庭於宜賓已故邑中爲之歌曰積之既厚慶必後之翁季且康鶴髮厖眉讀書有子亦既先登如績而種如賈而贏三吳繹騷兵醜于徑閭人火居號呼出亡嗟公一門克完以安歲時伏臘更賀交懽吹塤吹篪如春之和抑人之榮鄉人是歌余聞而歎曰此天下之所同欲而有不可同者錄其出於天而非人之能致也止齋有其福而慶之於前惟中又能延其福而慶之於後繼繼繩繩將有所勸而不替矣因叙其事并錄其詩爲具慶堂記

活水軒記

活水軒者山陰儒者張德麟氏游息之所也德麟蚤歲負奇氣以與時叉牙遂弃講學鑑湖之上十有餘年所蓄益大所造益精矣又取乎水者示其不息之義也翰林承旨金華宋公景濂爲作古篆三大字以貽之且求余爲記辭弗獲乃復之曰天下之水不一而谿谷之所洄池沼之所蓄乍盈乍涸曾不及乎朝暮未足以爲觀也必觀水之大者乎水之大者其出有源江出于岷河出于崑崙濟出于王屋淮出于桐柏其本所盛則前之往者不止而後之來者不已故狂瀾巨浪日益月高浩浩沄沄破山走海孰得而窮之苟爲無繼豈能盡其奇觀而亘古亘今者是邪故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學者宜求其道矣嗚呼道之廣大淵深非一曲之能盡亦非一物之能喻而可見者莫過於水焉然言者或昧

其大經大本此百家之說雖多而皆不及孔子孟子唐宋之文雖盛而皆不及程子朱子以其如江如河者浩然弗睹所睹者特谿谷池沼而已也不亦悲夫顧余之淺陋何足以及此邪始因而發之耳雖然梗於木石汩於泥沙水從之而壅矣決之而流亂於術數軋於功利道從之而隱矣絶之而明是不可不致力於正學而無惑於彼焉使趨膠膠擾擾之中況溺以沒身者固未能至而德麟有志於道殆過尋常萬萬必將浚其源而達其流庶幾不局乎小而有以充之至乎大豈徒資其文辭以極波瀾而能夸耀於世爲工哉此余之所深望也是爲記

宜晚堂記

越大姓江濬逸氏世居奉化之蒲甘里地勢斗絶四山環拱而南屛一峰嶄然特起狀類玉几上可坐數百人下有東西兩溪合流至長溪析而入于鄞江又有日峰峙其左剡水紆其右畫

四明形勝之一瀆遠又據其勝焉六世祖某宋保義郎子怡齋由太學上舍試補臨安教授至瀆遠克世其學鄉爰知中朝士大夫舉秀才歷官至福建行省照磨尋升檢校官以母憂家居而代革勢殊矣因葺舊廬中與之堂題曰宜晚日肆意圖書而不復出矣介趙公木仲來求記乃為之說曰山之秀也宜日之晚木之茂也宜歲之晚人之守也宜時之晚日之晚固異乎旦矣歲之晚固異乎春矣時之晚固異乎少壯矣而以為宜者何也山晚而益佳木晚而益堅人亦晚而益智豈不宜乎初瀆遠汲汲於一試涉大江走長淮上太行觀黃河風波之險阻冰雪之慄栗未嘗憚其勞苦焉是亦宜也二十年中變故多而形貌改思慮深而血氣衰回視向之銳於進者孰與鈍之久榮於前者孰與困之全於是盤桓林壑之間嘯傲風埃之表尤為宜也夫退休之跡見於春秋方盛之時則怠而馳騁四方之志施於既老欲與新進爭前則暗瀆遠者視彼溺於利祿顛仆不止之徒相去奚翅千萬乎由是觀之山也木也與乎人也不病乎晚而尤宜乎晚如此使其悼懸車之景促痛凋落之將及以為非人之所宜者惡知進退存亡之道哉此予嘉其為人樂書而記之

環碧堂記

鵠李南五十里為幽湖巨族朱顯道氏世家於此築堂若干楹而水周其下題之曰環碧前御史中丞番易周公伯溫以大篆體為書三大字復馳書鳳陽屬記於余初余去顯道要余幽湖之奇勝蓋脈絡自南湖來洄而為洑旋而為渦至是左右回抱育渟蓄尤形勝之所萃焉使其奔放莫遏則悍而可畏渙散旁流則弱而易狎又何足以為奇勝也觀其方春雨止波瀾浩浩與天相涵不見洲渚而王雎翠碧往來其中景之觸於前者何如也及清秋之夕魚龍在壑衝風不起顛倒星斗而舟人漁子擊楫歌呼景之會于心者又何如也方全盛時並湖而居者非一飛樓傍閣雖南湖不足侔其壯麗而堂據一湖之要蓋有無窮之趣焉時方靡於

王事遂舍之而去客

京師者二年乃歸

中都者三年日沒埃壒之中未能有其一曲以從耕釣而徒懷想於二千里外今為顯道之所專也按朱氏世為鵠李人其始祖某宋文林郎侍料院官其子思明仕元為進義縣尉轉嘉興路錄事司判官思明之子青陽教諭仁甫先後相繼逮顯道已四世矣今一境既割於其此堂復葺而新之拖空翠於几席之間來清飈於歊歌之頃固可以盡四時之樂益見文獻之家與幽湖同一悠久也顯道業攻醫得九鍼補瀉法於金華王端菴室出宋文貞公之傳故非一時庸工所及性尤急於治人而人賴以全者甚衆則天之報施又可必者矧諸子若孫讀書好古余知後在陰下者非止於是而已異日解組南歸艤舟幽湖重登環碧之堂又當述而賦之云

一樂堂記

華亭夏顯氏有二親年俱七十而兄莊亦五十餘因顏所居之堂曰一樂取孟子輿之語也介前松江通守謝伯禮來謂余為記嘗論樂之為事非一又孰與乎父母兄弟相從一室之中哉大抵天之數恒不齊人之心恒不慊使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天下之至樂亦天下之至難也夫求至樂於至難誠千百而十一耳然則珠玉不足以為修聲伎不足以為悅輿馬不足以為盛惟幸父母兄弟之全者豈非彼之所樂在於人為小善之所樂出於天為大乎顯之得此蓋一門所積既厚故吉壽考而無疾病夭傷之患又處斗絕不爭之地雖海內連兵累年亦免於

離散之憂不然何其致人於所不能致事人之所不能事邪殆非偶然而已自今以往奉粥勸於朝暮相倡和以為驩娛切春臺之熙熙也嗚呼蓼莪常棣之詩極推天倫之所當重反復讀之特病煢然孑立無以遂吾一樂之私柰何樸樕事親忍於賢肉者常接跡於世人心風俗之壞至於如此不亦悲夫故於閔尤有所不能已且重余之哀傷感慕也惡可以無言乎初盟之父原甫從天台李東巢先生游莊復受經於同里趙公伯全薦紳之士咸稱之盟雖終及中人而聲譽藉藉布於遠近盟又能厚其所親不效於外物固賢於衆人已雖然孟氏之言三樂惟仰不愧俯不怍為君子之當自盡者苟不至乎不愧不怍雖處父子兄弟之間亦未能樂其所樂也尚勗之哉

志古齋記

志古齋者天台王蘊德氏藏脩之所也蘊德嘗受詩於可立先

生科舉廢遂一意於古文求進於先秦兩漢故取昌黎韓文公之語自屬云番易周伯琦為書三大字復求余記之乃為記曰射貴善於羿而天下不能皆羿也工莫巧於般而天下不必皆般也唐宋諸家通習六經出入諸子亦皆志於古而恆苦其難者時既不同才復懸絕思得強之以力哉蘇黃門曰文不可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至是氣也塞乎上下騰而為河漢旋而為風雨薄而為雷電列而為五岳融而為海嶽人得之發於文章所謂氣盛則言與之俱盛也諸家惟能善養吾氣所著不期於古而古雖有高下輕重遂與六經諸子並行不朽豈非一代之豪然乎往往取其書熟讀詳玩大抵立言不在於窮絕刻削而平衍為可觀不在於荒唐險怪而豐腴為可樂此古人不可至也古之人不可至苟有至焉亦猶射之必為羿工之必為般庶乎其不遠矣若蘊德者其志如此宜將高視無前而不足於今歟

雖然商臺邃宇孰與古之橧巢齊紈楚練孰與古之羽皮玉杯象箸孰與古之汙尊杯飲衣絲裳竹孰與古之土鼓柰何浮華之習崇敦朴之風壞或有語伊耆之茅茨則陋而不合於制尚有虞之瓦器則朴而不適於時悅周文之冕服則儉而不盡乎飾奏軒轅之雲門則淡而不諧於音列才之變而下也使班馬馳騁其間則必驚且駭矣非班馬之罪也所見者異也若吳志於古邪惧其合於古而病於時也嗚呼初余坐是蘊德復豁而為之不以舉世非之而變斯能古矣因其請而極論之第愧於古人者海之一蠡未及盡夫道之無窮也其尚擇之

植勤室記

余嘗論宋三百年間有大德而享其報者晉國公王祐也符彥卿與太祖外有君臣之分在周則為比肩同事之人而擁兵居重地一旦疑其為變命祐往察動靜之跡且欲因而薦之使小

人苟利富貴必希旨附和以誣其罪惡計吾之得失哉乃以百口保之坐是失官既而其子文正公相真宗十有八年孫懿敏公在仁宗朝復出入將相三十餘年植槐之應捷若桴鼓當是時祐非私於彥卿實所以忠於太祖者也使太祖無誅戮大臣之過而彥卿免讒構之冤此固有純臣之識矣若秦檜當國忌賢嫉功盡斥異己至殺岳飛殺趙鼎而張浚胡寅亦幾不免其陰賊慘酷何如邪嗚呼其子不足相副當熹而罷曾不反宋諸已其後卒祠爵廢棄悉以遠竄嗚呼善惡之積如此天之報施又如此可為百世之龜鑑已故君子莫不稱祐不徵近功至檜則皆怨罵欲食其肉然如祐之所存者恆寡而放檜之所為者往往有之豈其性甘為豺虎哉將以天之冥冥為不足信也不智甚矣撫之金谿有王熙謙和氏以晉公為法顏其所居之堂曰植勤虞文靖公揭文安公咸賦詠以美之復介工部主事彭

德倫來謁記故特舉二者論之大抵為善無應則輟而不進此固人之常情勸則始終無間焉以木觀之封其本而枝葉蕃去其蠹而實可食益有出於自然者孰與快意一時以殺其身肉未寒而名滅哉覽者宜有所勸是為記熙荆國文公十世孫讀書好古有長者風為鄉里所推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中都集

東白軒記

昔余僑居海昌之黃灣嘗遊百丈山將循龍湫而歸天黑失道窮轉深林亂石間逐螢光而前足為之疣目為之瞽遂抵野人之廬宿焉既而天雞三號日東白海濤中出起而覽之六合之內可見豪髮蓋旦而東夕而西西則淪於地而萬象俱晦既東則白矣古人從時作止則向之所苦委身無人之境以觸虎豹蟲蛇夭之方旦邪於是與客酌酒相慶且論世之否泰亦日之夜旦宜即一日之近以求一世之遠乎自周之遷迄春秋戰國則既昏而白於漢自漢之亡歷南北六朝則既昏而白於唐五季大亂已極至宋始白而禮樂文物為近於古宋訖而中國復淪於夷狄君子於此蓋深傷之必有繼宋之白於百年之後者越二十年而

大明肇興四方萬里莫不睹其景氣之新農夫野老相與謳謌田里以為一時之快焉余既喜其言之符嘗欲為說以著其無往不復之理有不能已者屬病未果而姚江虞玄佐氏有讀書之所題曰東白命其從子今監察御史曾聰來謁記乃書以復之與時尚當相從江上觀瀚海扶桑之勝猶能為東白之賦是為記

懷古堂記

梅川為餘姚之勝處士虞玄佐氏居焉凡自邑而往者泝行數十里而山石林木皆古人民棊布星錯稼本而不爭多至百歲剛莫往來東阡西陌間熙熙然如無懷葛天氏之徒則風俗古矣玄佐遠祖永興公以來歷三十七世而嶼山之南猶蹟虞家城其室廬古衣服古器皿皆古鼎彝匜無新制客有過其門者

病其習之過於野居之過於常竊非咲之以爲不合於時也獨樂之不厭且名其堂曰復古日讀古書其中鴻生碩士咸爲賦詠而又徵記於余乃告之曰孔子生春秋時性性傷今之不如古則春秋已非古矣矧距孔子二千餘年中國胥淪於夷至變其嗜好變其語言賤樸素而尚奢靡先王之法蕩然鮮復存者可勝歎哉有能以復古爲事豈非性之獨異乎人出於氣習薰陶之外也然古今人不相遠以今觀之則古之爲古矣惡知古之不爲今乎以古觀之則今之爲今矣惡知今之不爲古乎吾將通古今而一之非有古也亦非有今也求其道而已矣道猶萬古猶一日使吾之所言皆古人之言使吾之所行皆古人之行衣不必逢掖也冠不必章甫也其人猶古也徒見其往而詭於今忘其內而飾乎外曰是能好古而不徇時者也余未之信焉嗚呼方俗之益偸益偽尚幸見昔人於所不能見是知古之可

復譬猶往而從之以詠有虞之音其爲過何如邪姚江之上必有和余者於是乎書洪武十年歲在丁巳冬十月初吉檇李貝瓊在東軒寓

學古齋記

國子生桐川郭審言分教臨淮也顏其讀書之所曰學古聞過中都見余求文以記之余時承乏助教義不獲辭迺復之曰爾非古而必學於古豈非有可因而不可變歟周官曰學古入官是周不自爲古也說命曰學於古訓是商不自爲古也以今觀之商周非不古蓋創於前者有堯舜焉有伏羲神農黃帝焉所謂開物成務者迨降於秦漢及唐恒以古之爲固而疵其難行緣是日趍於便亦勢之使然耳苟求其中正無弊惡可不以古人爲法哉嗚呼古之人吾不得而見矣其道則備於六經故知幾莫過於易辨事莫過於書理性莫過於詩正行莫過於禮復善貶惡莫過於春秋此皆發於古人之論孔子定之爲萬世法炳焉如二曜麗明則學古者盡力於此非若莊周虛無之宗申韓刻削之旨蘇張縱衡之辨孫吳權變之術司馬遷揚雄瑰麗之辭舉不足以爲學者也余之昏愚怠惰既失於蚤歲今雖欲進則既老而莫能及焉審言入官有日將以成諸己而施之人必習於一出一入之間上泝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相傳無汨於諸說之猬煩庶幾不壞其心術而徇乎一時之好焉雖然聖人之學古也必本於信而敏以求之信之不深求之不敏又何以知古之可學而極其所至乎故反覆論之終舉其要如此尚勗之哉是爲記審言生九歲喪父大父仲韶鞠之既長好學克自樹立爲能守其業云洪武十年歲在丁巳秋九月既望檇李貝瓊記

崇志齋記

王公之尊賁育之猛季孫之富舉不足以撓吾中者蓋有不隨氣而衰不與時而變達則行而利乎物窮則晦而樂其天此志之爲大與天地相配歟孟子持其志易曰高尚其志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而世之有志者恒誇所見者小而不見乎大所務者近而不務乎遠彼翅蛭螾自足於蹄涔孰知鯤鯨之縱於海鷃斯不出於蓬蒿孰識鴻鵠之翔乎天哉惟豪傑之士立乎萬物之表而本之以誠其進德也必果其成功也必鉅聖賢事業莫不在我矣由是觀之人品不同而所志亦異如此然學者又可甘心卑污苟賤之域而忽於高且遠邪志伊尹之所志則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若撻於市亦伊尹也學顏子之所學則無伐善無施勞亦顏子也君子豈強人之不能乎亦在爲之而已余嘗以是告人特未見其能自勵者至一時好高而行或違之又無足称焉今兵部尚書陳公𠬞銘願其讀書之所曰崇

志不遠三百里求余記故舉其說以復之且公由鼻府一躍至夏官其位隊崇矣位之崇者寔由崇志而致若余之所以告公者不在於位而在於道德焉苟志於道德推之所為將見事業無窮非顯於一時而又乎百世非榮乎一鄉而施之天下此蓋公之素志亦人之所深望也於是乎書

望雲軒記

唐司空狄公仁傑方為并州法曹也北登太行回望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徘徊久之而去國史遂書之以傳于今余嘗論之雲之為物或往或來固無方也或起或滅固無時也又奚待託之以寓吾思親之意邪蓋以去親數千里外欲見之而不得得見者雲耳雲之所在親之所在乎是其眷眷不忘於是莫即所見而發之殆非因雲而思也求之於詩見於風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此人子勞于行役而思其

父母也見於雅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此先王遣使于外閔其情而代之言也由是觀之有事君之公義有在已之私恩無公義非忠臣無私恩非孝子二者雖不能無而不可以相廢者此狄公望雲之感寔同於陟岵之詩人抑在上者亦能閔之也乎後多興起而慕效者又足以見千萬人同一心千萬世同一時也永嘉能佑彥信洪武八年繇國子生分教河南之湯陰者三年而遠離色養之久遂題其所寓之室曰望雲比過中都求余記以申其志故為之說如此雖然彥信方奉
詔回京師將見其為
天子使持節玉門之西天山之北秉畔樹功如狄公之顯于天下後世庶幾盡乎公義私恩忠孝於是而著矣余當一書斯書非止於如此而已尚勖之哉

具慶堂記

國子生四明之定海戴習者宋朝奉大夫垍之六世孫也見余中都而告曰吾父年今四十有九母亦五十矣耳聰目明過於少壯者而吾兄弟二人又同室而居如春之和其心樂焉因名其堂曰具慶取楚茨詩人之語也敢以記請余嘗論天下之樂繫乎人者可必而出於天者不可必可必者世之所恒有不可必者世之所不恒有也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非樂之出於天而不可必者乎當四方無事之時求之於人而能有之者已尠況乎兵變之後方數千里或隕於矢石或夭於疾疫飢餓父母俱存而無故蓋又鮮也習之處山海斗絕之地不為矢石之所隕不為疾疫飢餓之所厄一門克享耆艾以睹洪武太平之盛是符詩人之所謂具慶者矣嗚呼君子三樂之一尤人情之同欲使有父而不及事其母有母而不及事其父有父母而

兄弟或離散分處是皆不足於心又烏得而為樂也若習之具慶則既足於心矣今分教相臺三年將上京師受官而歸也春朝月夕奉其二親希講鞠膝稱觴為壽其樂又何如哉此天也非人之所能致也余因而推其本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初垍之學理宗也為將有仁義之稱而無虐暴很殺之悔好讀書嘗著六經講義而鼠璞論深刺時之不辨名實者後仕丞相賈似道罷遷斥之於外以終然其所積者已厚而天之報之也亦必厚矣故習有人所不可必之福豈不知其所自哉尚益綿延其慶於無窮而大朝奉之世可也於是乎書習字原學倘敏好學益從吾友桂公彥良胡公舜咨游而人多推許云

旅軒記

余嘗觀乎逆旅之舍矣朝而至者夕往而更其次夕而至者朝往而更其次以其爲走東西南北之塗求庇於信宿之頃雖數

而莫之完缺而莫之補其勢然也及觀巨家右族治第相高至費千金而風臺月榭各擅形勢宜若可久而不易者越數十年間或死或徙已非一姓孰非逆旅邪凡居於是者莫趨朝夕之忽來忽往邪不獨是也天地亦大逆旅也萬物之託於中其生也必有盡其成也必有敗或近而一時焉或遠而一歲焉又其遠而一世焉由是論之皆旅而已有通其道者其樂於達歟友人陳生原象謫居臨淮五年以旅名其室且求予為記遂進而告之果以今為旅邪惡知向之非旅也苟知向亦旅也則今可以忘吾旅矣其在楚也楚吾鄉也其在越也越吾鄉也焉往而非主亦焉往而非旅雖然原象生於雲間長於雲間有總總不能忘者是固天下之同情盍視古今之星馳飈逝焉而不常如此則視臨淮猶雲間耳又焉能必於一方而不為旅哉尚因吾言以廣其志是為記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中都藁

唐宋六家文衡序

唐宋文衡總三百三十篇天台朱伯賢氏之所選也文不止於此而特約之為學文之法如物平於衡有不得而高下云嗚呼形氣相軋而有聲而聲出於人者為言雷霆之擊非不烈也海濤之升非不大也笙竽琴瑟之奏非不和也皆莫過於人之純聖人之經又純之至也故歷千萬世之文雖善於言者惡能擬而為之哉戰國以來孟軻楊雄氏發揮大道以左右六經然雄之去孟軻其純已不及矣降於六朝之淳華不論也昌黎韓子倡於唐而河東柳氏次之五季之敗腐不論也廬陵歐陽子倡於宋而南豐曾氏臨川王氏及蜀蘇氏父子次之蓋韓之奇柳之峻歐陽之粹曾之嚴王之深蘇之博各有其體以成一家之言

固有不可至者亦不可不求其至也予嘗讀之若原道原毀由孟軻之後諸子未之能及至宗元守原議桐葉封弟辯[illegible]乎是非之公使聖人復作無以易之其他馳騁上下先後相發誠參之而不厭信言之異乎雷霆海濤笙竽琴瑟氣與形之相軋相成者矣世之狃於所習苟趨一時之好者既不足以語此或知師古為事者又牿於昏惑怠惰而不暇進其閫奧焉此予之所深痛也伯賢工文三十餘年寔倍於予其定六家文衡因損益東萊呂氏之選將刻諸梓使子弟讀之而曾曲阜所作四篇則采前人所遺以附南豐之後其用心可謂勤矣間嘗挾之過予成均與之商確累日且俾序其首予何敢為之妄議邪抑嘗聞諸先君子之論文者務合於道非徒以其詞高一世為工也若六家者雖於道有淺深皆本諸經為說鎚驗而復純於此求之其至於古無難者是伯賢之志也若夫振起於下不為蹈襲

固有望於鉅人之豪傑豈專取乎文術也哉洪武九年歲在丙辰春正月七日將仕佐郎國子助教楊李貝曉序

潛溪先生宋公文集序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公景濂自少以文雄一時人不遠數千里求之殆遍於中國四夷矣其居青蘿山所作者曰潛溪集其在朝所作者曰翰苑集潛溪集凡若干卷故翰林承旨歐陽文公為之序而翰苑集僕萃記序碑銘表傳雜說爲前後續別四集云予嘗讀而好之浩乎莫窮其所至乃撫卷而嘆曰文章經國之要也豈直一藝而已哉而與時升降其變不一在唐則宗昌黎韓子在宋則宗廬陵歐陽子韓子之文祖於孟子而歐陽子又祖於韓子皆所謂傑出於千百者也元初姚文公以許氏之學振於北方下至天曆至正間又有蜀虞文靖公金華黃文獻公亦若韓子之在唐歐陽子之在宋矣然文靖公之放言極論縱橫無窮其氣哉莫敢迫而文獻公之不失準繩畢不可陷而高不可抑也大抵先秦兩漢以來聖人之經汨於諸子道固晦而未明也故各騁異同之說以攀擬一世恒病其駁而不純及宋周程朱子大發其闕是非邪正奚翅黑白之形而後之立言者由是求合於道亦既無弊矣又惜蓄之無源而從剽竊陳腐支離蔓衍之為工孰知其去古遠而益抗不亦悲夫公自五經子史靡不通究其造理也精其攷事也博故發之於文章悉鏟近習之陋學者翕然師之

國朝龍興遂以布衣登侍從之選歷十餘年凡大制作大號令脩飾潤色莫不曲盡其體實與虞黃二公相後先也雖然虞黃二公屬重熙累洽所以黼黻一代之盛者為易今

國家肇造之時將躬武功而宣文德以新四方之觀聽使知

大明之超軼三五豈不為難乎嗚呼正聲勁氣充塞宇宙星辰河漢山川草木風雨雷電鬼神變化龍跳虎躍雖極瑰詭奇絶之觀悉足以喻其巧邪昔公之纂脩元史也予猶預編纂之列熟其議論觀其儀矩非一日矣故知公為深而望公為重輙為之說如此尚使知音於後而非謏其所好云

扣角集記

扣角集者前翰林脩撰姑蘇申屠仲權之所著也仲權與予同學於鐵厓楊公門再試有司不中即棄去舉子業洪武三年徵至

京師草喻蜀書稱

旨擢為侍從官未幾病免歲餘復謫處上治田之暇輒肆意文辭前後凡若干卷酒酣誦之扣角以為節云八年春予分教中都生手其編來見且言土鼓之音不諧於匏竹散羹之味孰與於太牢願欲希一世之所好而莫恤一世之所病可[illegible]至愚雖然惟子知吾父子在序吾集乎予受而閱之累日乃為之歎曰何其富也抑嘗論文之升降不繫乎時而繫乎其人方仲權在於布衣進退人主之前人皆以為寵也而無異洞庭林屋之時至不合而斥泯於田夫野老人又以為辱也亦無異玉堂天上之貴視彼之驕盈於既達沮喪於困阨者相去奚翅萬萬哉故見之大篇短章和平古淡無哀傷怨懟之辭如此然是反復古今而歎之寗戚當東周之衰齊小白以諸侯伯中國不得與一時賢智之士如夷吾者同升而栖栖牛下悼堯舜不逢長夜之未旦悲歌慷慨未能安於貧賤而失之激矣既寧於齊亦不見輔主之功如夷吾焉仲權之居田里豈將竊比於戚而一談一詠莫非眞樂之所在則其跡雖同而心寔異也嗚呼戚之託於音也幸而有知之者傳之數千載之下不與風花霜葉俱腐惜無知仲權於今日而至音至味孰有以審之土鼓散羹矣然仲

權未始求人之知顧感之於斯也予故發其意以冠予首云

東吳先生文集序

古昔君子之立言其亦有不得已者乎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則其為書者莫非憂世而作若諸子好為異同祈勝於人者言雖繁而道益晦固不足貴矣余讀東吳先生五論得失辯邪正論而深取之焉世之講春秋者非一胡文定公謂聖人以典禮命討之權任諸己而於諸侯或進或退示一王之法濮鄉呂氏則以聖人作春秋以尊王室尊進退諸侯說二家各伸所見而有不同如此而先生盡發胡氏之說以斥呂氏之非亦豈有所左右耶孔子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而范甯亦以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則聖人進退諸侯無疑顧一時窮經之士弗之攷耳至於佛氏倡禍福以恐人而天下靡然向之唐宋諸儒攻

之不能勝降於元季而其徒尤熾矣先生極論邪正於風俗頹倒之餘其為扶樹世道何如也蓋所謂不得已而言者使春秋之大義既明中國之人心無惑吾可以息言矣嗚呼抑豈淺之為儒者所及哉余來
中都數從其子禮部員外伯宗游獲見所編遺藁無慮數百篇喜其無險怪之病而有紆徐曲折之勢而二論尤可觀也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若先生之文非載道者歟庶傳之天下後世不為焰朽蠹蝕必矣故序以冠其首先生名儀字明善姓貝氏嘗薦於有司性不樂仕自號東吳子其卒也翰林承旨金華宋公景濂為志其墓云

貝氏族譜序

貝之得姓莫詳其所始惟唐杜荀鶴有贈貝處士詩而不紀其名以時考之大率十有餘世矣曾大父珪在宋理宗時由蘇徙秀崇德之高橋遂占籍為崇德人至大父諱少游太學補上舍及歸元曰吾不能事二姓矣即浮沉鄉里中生二子予年十四五時獲聞諸先人而識之既長規緝而為譜越四十年宗族無可問者蓋大江以南為清河之貝纔一二而已今惟其益大益息乃自曾大父而書之云嗚呼天下之士恒病代無顯者譜從而廢以為不必為譜也然譜以著其所出辨其所繼而親骨肉之恩非徒夸耀於衆人之耳觀也且或盛或微或絕或續此固勢之使然尚可言哉吾幸受先人教訖名士籍苟徇世俗所病而不為則終無為之者故自大父之前遠而不能知者不必求以實之大父之後近而不得略者必將舉而書之蘇文公曰觀吾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是心也天下古今所同非一人之私也故以為言是知蘇氏之譜豈佚於前而始於此歟此吾敘於文公殆非過也惟伯父二子曰仲禮仲羨

於次為長而仲禮早卒一子璘去依外家居吳江慶弔不通娶某氏生子某亦莫知之而仲羨二子業田以衣食復還於石門西五十里為吾後者泝流推原不昧其始庶幾以終萬萬之意得以續而無廢焉有能大吾宗者當存而為勸或污吾宗者必削而為戒

敘江漁者詩序

太末之徐蓋出於偃王歷秦漢至今君千世凡數千年或仕或隱皆有編於時初徐在春秋國於淮北後為吳所滅而章禹奔楚越之有徐者豈宗族散居其地為立廟龍丘以祠偃王戰事見昌黎韓文公記由是知其雖失地與民而子姓蕃衍如此吳卒以兵前長如子西其終不遠之言使太伯之祀遂絕則一時強弱無足計者而得失較然可考焉其為天下後世監亦明已余嘗聞三衢人言有復禮者敦朴有學自號為敘江漁者欲見

之未果洪武五年秋按史淛江復檀亦追有司命起與九府之士俱遂以明經預四十人之選故益異之及為國子助教始識於
京師時穎上方立學官遂用為博士員或者惜其蓄而不施猶千里於鼓車也今年春来謁余成均且求言以中其業漁之志既重惟王之後多賢才復檀又傑然特出將與前後相望乃眷眷不忘山水之樂殆非世俗之所可及者苟反乎漁亦當從之穀江尚友子陵志和之徒一卒吾天年又奚慕彼之寵榮聲利哉然未有能知復檀者故書以贈之復為詩四韻系其後云詩曰

大魚重千金小魚細於針小魚不可食大魚亦復深扁舟隨海㵎朝暮穀江潯屈匿岩在魚庶以適吾心

瓊臺集序

滄海之涯赤城之麓有學道者嘗製瓊臺朱曲十年而始成其音律之和可以合於鈞天之奏乃率弟子按之五雲峰巔出神魚下玄鶴鬼神恍惚而至也信非人間世俗之樂所能倖者焉欲往而求之其人已化千有餘年而其詞亦已佚不存矣又安得天才雋拔如長庚仙人者起而補之乎且將誦之四方其冀有遇也適来
中都會李廷鉉氏因出其所著蘆軒藁語奇而意深大抵出入法曲之遺將續其響於既絕誠不易得也余聞廷鉉以彭城郡侯桂巖之孫譙善處士君敬之子而嘗受業於森碧先生孟公之門一時薦紳多稱之近謫居穎上棄其山水之樂土而置之狐兔之墟失其絃歌之貴游而混於樵牧之賤宜其會聾無聊不能一朝居也乃能肆意於詩籠絡萬象入於肺腑可謂不以貧賤撓其中者歟熟玩是編無慮數十百篇其五言七言近體必擬杜甫其歌謡樂府必擬李白嗚呼志亦勤矣余嘗謂詩至中州緊乎無足論者而乾坤清氣恒斯於人如此苟得之則發為麗藻使千萬人攻之而不足吾獨從容為之而有餘抑可畏已夫越二年復見余求書其首既書而不厭遂復題之曰瓊臺集俾覽者知東南猶有若人而無譛山中之寂寥云

胡氏復姓序

復姓正也而胡士安氏越三世而始復焉初士安始祖昌翼實唐僖宗之子朱溫篡唐去而避居徽州之婺源考水因別姓為胡至復唐以明經舉人號明經公沒而建祠於鄉元延祐間賜額為明經書院云七世祖諱衡字元忠為宋國子助教號明經公九世矣六世祖諱民獻號瑤碧居士五世祖諱次燮字舜彰高祖諱植字用之娶埤上張氏博娶卒張氏依其弟通判某居宜黄卒葬于宜黄有一子諱權字茂叔則曾祖也以幼孤落餽

寓饒唐者久之二十餘歸婺源依大族王氏居遂冒姓為王茂叔生子紹字寅之有子五人長諱坊字元禮以文章氣節重於東南鄉人往往猶能誦其詩次諱燾字仲甫條分葉布號雲屋先生仕元官至台州路府判實生士安焉將終呼士安而囑之曰胡氏自明經公以來綿綿延延歷世二十為徽之望族吾祖以迄于今始冒其姓而吾籍在天官難於變更此其快快不足者故嘗自書譜系其始終可考也吾死汝亟復之士安遂受命惟謹焉
大明洪武七年起為定遠教諭明年余分教
中都遂来求書而為之序余乃歎曰古之復姓者非一若范文正公之去朱歸范是也然其初從母適朱氏故其冒朱猶有可言者今胡之為王則無所因也又不得與文正比其失在於茂叔而仲甫繼而不易也今士安之復于胡庶幾不昧水木本原

之義哉然文正身請於朝而復之為易而士安復於三世之後為難人亦以此擬之嗚呼氏族必本其所出有不可得而亂者義苟當復孰計其遠近邪此固無足疑者矣於是乎書

求我集序

故處州路儒學教授四明鄭公覺民所著求我集人皆稱之夫闕不出余間得於其子臨淮教諭千實乃為之歎曰何其富邪豈天既嗇其位使獨豐於文也代之工文章家非一矣高者好新其說之取戰國策莊老之書論高遠而欲窮乎物論之說而不根于經以是為古固不合也下者不出尋常之見蹈襲唐宋諸家文辭以為博骫骳而無氣讀之使人欲臥以是為古又未至也公既富於中而發於外理明辭達若川之紆餘曲折而赴濤駭浪忽激而橫騖若山之平衍四出而層巒疊嶂卓立以爭雄且無所論二者之失玩之益久益奇斯為文之古者歟公生元大德延祐間時方以科舉取士嘗一試有司不中即棄去舉子業搢紳之士累薦於大府僅授一郡博士亦不赴而家卒其清苦之節尤人所難及者至正中太守王元常議行鄉飲酒禮公與同里王叔載共定其儀習而行之觀者歎息謂復觀紹興之舊蓋其學極該博自表揚而下皆推公一人而文特緒餘而已雖然達而在上以行道為心窮而在下以立言為事觀其言可以知其道也孰得以優劣論之哉千實既類而成編凡志序碑銘書跋若干卷古體歌行五七言詩若干卷懼其磨滅晦蝕於後也將鋟諸梓求余序以冠其篇端於是乎書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中都集

隴上白雲詩藁序

余在錢唐時與二三子錄中州詩總若干首成編題曰乾坤清氣蓋元初文治方興而吳興趙公子昂浦城楊公仲弘清江范公德機掃除宋之陳腐以復於唐其相繼起於朝者有蜀虞公伯生西域馬公伯庸江右揭公曼碩莆田陳公衆仲在外則永嘉李公五峯會稽楊公鐵崖錢唐張公句曲而河東張公仲舉亦留三吳以樂府唱酬金春王應殷縱然有李杜之氣骨而鄙守元豐諸家為不足法矣下至四明貴公伯成曲江錢公思復亦皆卓然可觀者若天台林公願之所著隴上白雲藁則未及見也且欲偏采四方之遺兵燹而輟越今三十年當大明洪武之十年以助教來中都分教諸生而顯之之子太原徐仲德道出淮西携其集示余快讀數篇因撫卷而歎曰詩固未易知也三經三緯之體已備於三百篇中然當時自朝廷公卿大夫以及閭巷匹夫匹婦因時之治亂政之得失蓄乎中而形于外如天風之振不能不為之聲而不知聲之所出如泉源之涌不能不為之文而不知文之所成於是叶而歌之用於閨門鄉黨邦國而興起人心使有勸懲矣及魏以降變而為五言七言又變而為律則有聲律體製之拘作者所貴合於古人雖一辭一句壯麗奇絕既不本於自然而性情之正亦莫得而見之也抑一代之詩有不可廢者擷取揚范而下至十餘家及覽顯之之集則尤窮日力於雕鏤言人所未至為工凡景物之適接於大篇短章者寄與高遠工而不浮清而不俚可以附於中州舊集而備清氣之一矣故書其首而歸之

送楊德剛序

洪武十年夏大都督府斷事官缺
上難其人諮之在庭以行府經歷會稽褚□爲之
命既下即治裝戒行賓客咸祖於東門外或告之曰子其慎哉治兵與治民異民牛羊也叱之前而前麾之却而却而懷悍之士如擾龍搏虎急則忿怒而無以服其心緩則玩肆而無以折其氣其勢豈不難哉余曰不然莫重於法法一定而人從之齊今國家重兵分爲四十八衛有揮有長悉稽諸古自能戰而歸雖其鳴弓拔劍之態不除斬捋奪旗之功可恃至懸法以示之使知所守則暴者爲之戢貪者爲之廉怠者爲之奮陽者爲之懲一出一入莫敢或越其防由是觀之治兵亦治民耳昔公之在青州也火伍無間子文來鳳陽也部校無濫縱夫以區區一丈人充幕府之選非素有威嚴致學術爲其所惲何以使之禁其一切之欲惴惴焉聽約束於朝暮如此邪蓋有其法而行之以公無私孰得而干政犯令也則令之往也任雖下而勢實尊名雖小而事益卑以其己著而卜其所行余知其易易然矣於是客皆喜其識遠與之劇飲而別因書爲送行序而工詩者求其後云

送吳義學序

閩去中國萬里而人物多同於中國或言其山川之秀風氣之和人生其間者内魯而外文余獨以爲不然在乎作之於上習之於下耳齊魯習於禮故揖遜不爭而周公孔子之教可見也秦人習於戰攻勇悍好前而商君之法猶在也瀕海之地歷三代以來棄於蠻夷素不知學常衰風厲其民歐陽詹始見於唐然後學者稍出及楊時李侗至考亭朱子大闡周程之學化行遠近窮經好古之士不可一二數抑非作之於上習之於下邪大抵所習之異性從而移則天下可使爲齊魯豈特閩與中國齒哉惟其俗之一變綿延數百年間無一室不悅於弦歌無一人不通於道術雖兵戈格鬭之餘内外所置學官弟子員散去而從他道惟閩不廢由是觀之在於習而不在其地也豈不信乎故嘗觀東西所歷恒病其不及郡學以告人欲其有所恭而爲之又來
中都獲見吳氏義學者粹然而不移確乎其有守余甚嘉之間考其先由固始遷閩居興化之莆田九十二世皆擢進士第爲太守者五人時比漢之萬石君表其里曰桂籍則前後人物莆田爲盛而且萃於吳氏一門焉其倅潮州死事者義孚之曾大父也義孚益抑克守其業弟豫長從鄭先生處可與公學矩林公游其學既成其文既工一時薦紳咸推重之性不樂仕乃去之挑溪之上築卧雲精舍讀書其中而先塋之在黄石者又逮之立山陵雲巖東題曰小盤谷以將老焉洪武五年郡使者強起之遂來
京師授鳳陽府學教授年今五十有七矣以其去鄉之久將暫歸而復來求余一言以行余既喜其有尚文之習故歷論之爲閩人榮并以勸其來者云洪武十年三月甲申檇李貝瓊叙亦之以詩曰

蒼蒼壺公山縈紆小盤谷青青榕葉老紅紅荔支熟言歸知物改惜別恐景促焉能有翅翮東南附黄鵠

送錢子予序

洪武六年春
上以國子學聚四方俊秀宜簡明經之士誨之
命今御史大夫陳公董其事上下抵若悉舉所知時余與會稽趙公本初錢公子予吳興馬公新仲至

京師遂承乏助教既而山西張公思廣浙公用中江西曾公旦
初劉公子寬先後至皆一時選也八年余復分教
中都九年思廣用中皆病免而本初以年滿七十爲請授翰林
待制致仕十年子孚亦拔國子博士而老焉余既廢於官不得
與祖道都門外竊聞其去時
詔賜內府新楮以示恩數之隆在
朝公卿大夫莫不以爲榮貴嘖嘖歎息咸謂武肅文穆二王功德
在吳越人宜其子孫久而益蕃當時若淮南之楊行密荊南之
高季興湖南之馬殷蜀之王建閩之王審知與武肅比肩而起
者後皆剪於大國豈若錢氏一門之盛與宋始終至都高位享
厚祿鐵券猶存四五百年之故物而子孫繼顯於今日也乎方
仕而遽止可謂決去就於一旦而優游于岩壑間與唐少尹
楊公巨源古今同一轍矣子孚乃馳書來告曰與子相知於二

十年之前始復相遇於二十年之後可無一言贈我耶余方以
勢之合離爲感復何可言者惟當乞身於
朝以從之遊耳姑書以復子孚或過本初於東西兩浙幸爲余
道問訊云

送樓文淵歸會稽序

余講學宴閒時四方之受業者非一而會稽樓淵侍故人曾新
民書見余欲焉若癡然焉若愚知其可與共學也遂進而與之
每讀書至夜分止雖風雨寒暑無少間二年之間而進者以益
愚者以明知其可與適道也方將致聖人之經以窮天地萬物
之理屬兵興散去不相知者十年及萬方既定大用諸儒余亦
起爲國子助教澄乃不遠千里徒步訪余
京師今年余留
中都復因蘇人致書爲嗚呼及門之士或擢

朝廷之上或居翰林之重或放江湖之遠或淪沉田里之中未
有澄之不負於始終如惠勤之於歐陽子也然歐陽子不以賓
客待之遂悔於後益論薦不已余敢因澄而尤諸子耶特表其
情之厚而義之篤耳初澄之父嘗仕三吳遂以家從不幸父沒
已矣而慨然遐想山陰之居有山奇而峭有水清而駛有雲霞
朝暮之變而竹樹之蔥蒨可悅也將奉其母以歸求余一言爲
華余聞而嘉之大抵士之輕去親戚墳墓昔非獲於王事而有
大不得已者怫恐也故雖富貴之極而有首丘之思羨者焉
羈馬之戀淵教也澄之行也益重余之感焉尚問東南有昔之
虎士哉達者乎幸爲謝之將掛冠東門往而從之矣於是乎書

送國子助教張思廣歸平陽序

國子助教張思廣先生謁告歸平陽道出泰泗間杖策見余且
曰吾將老於姑射山中矣余既無力以留之乃起而告曰嘗攷

諸易泰之爲卦六往居四九來居二內君子外小人之時也初
九之爻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之爲卦九往居四六來居三
內小人外君子之時也初六之爻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是
知進退之道繫於時之否泰而已今否極而泰正君子小人消
長之會其不彈冠相慶先生中州之碩果也當行其道於天下
惡可超然而肥遯也哉曰吾非不知也然吾之當去者有三焉
也迂也衰病也其能進而成治泰之功乎宜進而退說也宜退
而進厚也余聞而嘉之可謂見幾之決已嗚呼見幾者君子之
獨見衆人之所疑也衆人之所疑故有當去而不去者網於一
當去而去乎若思廣之去孰得而非之也初余至太學時浚儀
趙公本初錢唐錢公子孚而思廣繼自河南至學足以相資言
足以相發暇則與之出白下門登鳳凰臺覽河山之險固宮闕
之壯麗慨想古人於千載之上唱和成什皆推思廣爲冠焉盖

其養於中者既充則發於文者益肆一時從而學者雖衆而亦未知其所至也越二年余分教中都求其向之所與如思廣者益勘惜其不得備侍從於金門玉堂而遷高蹈遠引於上下相交之日也於是載酒東門酌以送之復序其交游之使賦如此善詩者咸系其後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中都集

故孫正甫先生墓誌銘

四明孫正甫先生以累世家學之懿起於百有餘年之後雖不及顯融而望重一時年八十有五卒既葬其子弘以鄉貢進士臨淮縣儒學教諭鄭真狀來謁銘刻諸石按狀先生諱元蒙字正甫姓孫氏系出河朔有名全照者立功瀛州仲子當補牙校以讓其弟而南遊吳越間遂家于鄞諱晃元翰林待制柳貫所志曰海君墓碣曾祖頎贊宋朝散大夫國子司業工部侍郎祖諱璘通直郎知臨海縣父諱嗣明將仕郎曾祖妣黃氏祖妣莊氏妣周氏嗣明三子長元厚次元佐先生其季也外莊內明異於常兒年十八父母相繼没相其二兄自卒至葬無違禮服闋益肆志讀書不間風雨寒暑有司選故家俊秀補學官弟子員從諸往時鄉先生曾公月卿杜公孟傳居上庠以先世嘗同官于朝有通家之好嘗曰文獻之傳固自有大手因受詩曾公出入諸家之說訛者正之疑者辯之一時同門皆出其下既歸陵陽年公景湯官四明為遣二子從之而紹興葉公敬常倅餘姚走書百里延之館下同知劉公文大宇文公子貞方行鄉飲酒禮先生為定揖讓進退之儀觀者以為合於古後歸杜洲書院申明朱子月試季考法朔望讀呂氏鄉約書善紀過以示勸懲遠近來粮而至者數百人至正八年有冠自徽逼杭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董公孟起總兵守三關辟為餘杭儒學教諭先是孟起僉浙東宣慰司都元帥府事下交布衣之士謂先生有古人風而其子亦師而受業焉故先生以孟起為知己檄至亟就道孟起去郡侯守顏平章左達失里繼至數訪以世務畫一以對切中利病二公遣之而不及用然皆知有經世大畧信非章句

儒矣閱二考調松江清忠書院山長則年已七十遂老不赴越
[redacted]十餘年病風痺猶日夙興盥櫛有造者必束帶見之前死之
一日始就枕翼日四鼓卒神色不變生於有元至元二十八年
辛卯十二月六日辛於
大明洪武八年乙卯五月二十五日娶莊氏與先生協德勤於
治家先卒年七十有五子男三人弘弈傅章為河南府永城縣
教諭局副使女一人適金華義烏縣儒學教諭同郡鄭駒孫男
六人復生端生震生謙生道生陽生孫女四人長適同里揚溶
明餘幼在室弘等以明年閏九月初三日葬於鄞之豐樂鄉黄
山之原以莊氏合兆蓋先生所自辦定云先生性坦夷不尚異
同而介然有守初為四明儒學訓導或一言必忤遽引去太守
丁某謝而留之不能得年公景陽俾攝鄞學事而食其廩祿亦
辭不受其見於氣節如此先生之產於讓二兄其貧而用資役
之者亦不預也欲屋城中居講學自給二兄年幾八十歡致於
家奉之如父焉疾病必親嘗藥既愈乃喜歿復治其葬又篤於
倫理如此與人交久而益敬有善稱之極口有不善輒掩之而
不言歲時謹於祭祀而不或見神幼子傳遇疾或請其禱者曰
夭壽命也烏可瀆祀徼福哉傳竟差歲服其明平生於書無不
讀為文婉而有法嘗舉有司不售遂不復踐場屋盡出所業以
授學者戒之曰學在我爵祿係之天柳公道傳黄公晉卿危公
太朴尤推重之浙東僉憲史公季徹亦以其才可登館閣欲為
薦弗果早號映雪子有映雪稾若干卷藏于家初
國家以六科取士有司以先生仲子章應
詔謂之曰吾賴女等以終餘日今與女訣矣尚念女未知從政
也或以吾老丐歸辛矣勿不女聽其以清白自持因嗚咽泣下
由是得疾臨没呼弘等戒曰吾自河朔府君以來傳十二世歷
四百年幸不墜遺緒今死矣尔尚勉之哉嗚呼宋之南度衣冠
大族華於東南及乎革命而凋落殆盡求其益遠益振如先生
數何人耶是宜銘銘曰
稼也不必其有秋學也匪祿之是謀出處以時奚恤莫尤高陽
千仞[redacted]擇東流黄山之原有封一丘石泐泉涸清風莫儔

故處州路儒學教授鄭以道先生妻蔣氏碣銘

故處州路儒學教授鄭先生覺民字以道妻蔣氏卒既葬於令
當用碣而求能表其德於不朽其子駒以狀授鄭真走見余泣
曰惟先生哀而銘之按狀蔣氏世居淮之光州光山有諱光者徙居
毗陵以董昌亂從于鄞因家焉曾祖嵘祖遜父善孫自號處士
母趙氏宋宗室秦王伯介之後夫人蓋處士之季女特鍾愛而
以道將出也弱冠好學績文處士遂以歸之屬姑目眚不能視
日侍左右不少懈而以道每旦往省必以吉語之遂明姑没舅
慶元學録方叔廓累年不起喜之益謹學録公因曰新婦孝敬
如此異日當使有子若孫以祚吾門學録公既沒以道服闋論
學于旁邑父之去游金陵而達官貴人咸異而薦之起為文學
掾清苦之節晚而益厲夫人勞不辭於體愠不見於色可謂能
安其分者在婦人尤難也歲時佐祭祀必以禮過宗族鄉黨
以恩夫之女弟適趙氏者久病風閒候無缺其死也出首飾為
治棺衾及一子鐵亡斂之如其母焉且為娶女一人後以道疾
革夫人以斬成疾殆者數四既愈葬祭之事悉親蒞之嘗欲結
廬墓側以居而不克就俄一日天大風曰晦無色晨起盥櫛如
常時至午不疾而卒年六十有九生於有元大德五年辛丑六
月二十六日卒於
大明洪武三年十月十九日明年十月附葬鄞之西亀山與夫
合兆子男三人長駒金華府義烏縣儒學教諭次真洪武五年

秋應有司舉以春秋經魁東南九府之士令爲鳳陽府臨淮縣
儒學教諭次鳳平涼會寧州莊浪縣簿女二人長適同里劉濬
次適天台葉亮孫男五翁升同升東升允升復升孫女三長適
王公權餘俱幼嗚呼蔣氏爲四明大族在宋時則有浚明贈金
紫光祿大夫浚明次子璿與弟玧繼登紹聖崇寧進士第其孫
陳忠肅公瓘爲扁其堂曰聯桂璿贈中大夫玧贈宣奉大夫實
夫人之六世祖也玧生台州通判贈中奉大夫梗梗生南昌通
判贈太中大夫如愚則其高祖也如愚生峴中慶元丙辰第歷
侍御史諫議大夫刑部尚書以寶章閣學士奉玉隆觀致仕官
正奉大夫於夫人爲曾伯祖其世次有可考者如此故生令女
以嫡名門婦道母儀爲鄉里法而又通詩書大義當以道啓迪
而雨泣曰古者雨不克葬爲無恪也故在廟亦發時得爲雨止
今若之何遂行觀者以爲知禮云銘曰

姚姚淑姿毓于名門如玉不琢中含粹溫爲婦可儀爲母可師
實全三鳳亦顯於時西巖之山玄堂孔安有碣崔嵬世久不刊

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志銘

宋之南文獻故家多萃於四明而世其學者有王公叔載隱菴
自厚齋尚書倡學者以考亭朱子之說一時從之而變故今梓
然皆出於正無陸氏偏詖之弊而叔載又能守之不失者請臨
濠叢論鄭東所著述初老人傳其言行纂纂可考述初者叔載
所自號也然不獲一試以終遠近悼之既葬之明年其子陞謀
立石墓道而以文詞顯于今而信于後者莫若國子助教貝瓊
乃授狀并書於使者來
中都爲請曰惟是不肖孫方斬焉在衰經中不得匍匐走謁諸
下惟先生哀而銘之庶先人死且不朽而尚書公亦有光焉余
辭不獲遂次第而爲銘按狀公諱厚字叔載姓王氏其先琅琊

人至宋從居開封高祖安道保信軍承宣使靖康之變扈從南
度始家于鄞曾祖協吏部郎中崇政殿說書祖應麟中實博
學宏詞科歷事三朝官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號厚齋父昌世
承務郎人皆稱承奉公黃文憲公爲志其墓曾祖妣某氏祖妣
舒氏戴氏皆贈碩人母楊氏公幼而知學八歲能賦詩讀書日
記數百言十歲已竟論孟詩書禮記并聞尚書深寧集習經義
詞賦操筆立就鄉先生王僉判叔銖趙太杜孟何戴教授表元
聞而異之因就見焉元延祐初科制行改治詩經從李國博元
白授詩於舒文靖公璘王與舒李世親盡得其原委又益充積
博洽凡性命治道禮樂法制及臺閣典故世胄譜諜鄉里多咨
問之袁文清公桷自翰林歸里第輒問所學對曰近於濂洛關
輔建安西蜀諸書稍已通習惟讀書記衍義正宗意有所得以
其明潔縝密有成法易知而可守也因言世之學者稍涉朱子

數書輒詆薄諸老與朱子同時其言論雖不盡合而博聞實
踐爲所推許今人耳目所不及乃籍口理學以文家陋高談闊
視漸成虛誕之風先生宜懲其弊以新士習文清著四明志命
公分撰二考且言子家世太史亦嘗究心否曰經與史同出異
名自有編年司馬氏爲記傳隋志始稱正史非古也作史必曰
三長年代協体統之會人物萃品題之歸叙事責詳不爲繁
詞有要不爲簡彼謏聞寡見雜出衆手舛訛遺漏欲以傳信久
遠豈不難乎因歷舉累代高下得失甚備文清大喜復問其文
作而嘆曰先師之道兹不隊矣嘗爲鄞庠訓導演說名理辨析
疑難諸生悅服往時博士朔望講義就章立題卒一篇而止公
病其拘采四書五經關世教者爲之直說抑揚反復聞者竦然
嘗三試不偶即棄去舉子業用詞學十二體爲古文本之三代
兩漢傳以唐宋諸家屬詞有法絕去雕巧然時之知者蓋寡矣

浙東廉訪司副使曾某署鄞直學公辭郡司牟應龍謂之曰先
儒謂越教亦為已之學也迺就職淦田砂岸先侯於蒙民者悉
陳而復之既考宣慰司擬授象山教諭考滿田租侵漁者不復
運調浦江教諭踰月即去官歸奉母時朝廷遣大臣李國鳳經
略江南以便宜用遺逸有司以公名上即署衢州路教授而中
書復用外臣薦除邵武路教授福建行省又陞為儒學副提舉
皆不赴既老嘗語人曰天地生人之初吾不得而知也可知者
理而已理之在人初非不善克復其初斯足矣乃號復初老人
云尚書富於著述玉海最為詳洽宋既亡而失復後得之中多
闕誤公考究編次請于閫帥鋟梓并他書十二種以傳袁文清
公所撰四明志或有誤于舍事苦恐丁將毀其板公白太守王
元恭曰袁公中朝名臣書法高古不可毀也元恭持書以進僉
事某悔命與舊志並行公為成續志若干卷鄉飲酒禮久廢太

守用經先生端禮言屬公與鄭先生覺民考訂一遵儀禮用賓
興歲行之以經費不足而田為吉祥寺僧所據白諸有司僧以
田歸敘歲入遂充其禮浹岐觀者謂自與以來昉見於此而先
王之教猶有也公天性質直人有過則面折至發赤品別人之
賢否不以勢位高下為輕重不以待遇厚薄為是非遇死厚於
奉生恤小篤於事大報德甚於念惡勇退急於爭進晚年益以
詩酒自娛客至論宋季事亹亹不倦且及至正史官詮次弗當
欲為釐正尤極論奉化陳桱續通鑑前後之失有遂初藁三十
卷藏于家戒其子陞隣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致身不
在外貌表襮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有
同流合汙以為通矯時干譽以為高戀得患失以終其身者此
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
大明洪武九年丙辰三月十日卒享年七十有七袁史氏秉出

相家與公合德先公卒子二人長陞次隣隣為弟寧孫後幹孫
通春秋詩二經亦卒無子遺命與同葬女一適戊某孫男一初
孫以是年四月十四日葬于鄞縣先塋之右與史氏合也嗚呼
四明之學惟尚書之廣博精深論者謂兼東萊西山二家之長
非袁楊所能及而公克繼其傳雖不見之所施足以垂後無疑
也故特書其大槩而事之具于傳者可略銘曰
王氏之先世居邛郟再徙于鄞繇儒起家逮尚書公擅其光彩
所蓄之富浩乎淵海昭昭大中或為異同偈而正之千者斯從
偉哉叔叔克紹于後遺編佚藁既習而守人亦有言惟祖惟孫
不譽以辭遺實惟尊彰紛黃小得失寧辨本棄末務內忘外
三年象山逮近是咨大夫有友學者有歸時既不偶宜退寔久
日遊以遨託意詩酒彼里豪會縱臨張盈亡易覆烟消雨汔
惟吾遂初初豈不善年踰七袞雖晦益顯鬱鬱堂封在彼高原

式衍餘慶以利後昆

故韓處士碣銘

處士諱性字可善姓韓氏世居明之定海後徙于鄞遂為鄞人
父某號妙心居士母陸氏祖某祖妣某氏曾祖某曾祖妣某
氏處士天性重厚遇物以誠不事表襮所入雖薄而周卹匱
婚無以為資喪無以為禮必謁其門鄉人有公私逋不能償為
代輸之卒竟不責其歸歲大疫比閭中戒相過報率醫往視或
與致于家既愈而遣之未嘗有矜色於是皆稱曰長者長者又
規置田若干畝為義莊以收族人建義塾以教子弟會兵興弗
果成所交多鴻生碩士以雖不學而喜聞論史蹟至轉事得失
即領其要初妙心居士娶陸氏生兄某又娶樓氏生處士而兄
以塗人遇之稍長即異居家素饒於貲十數有其一二人病不
均曰吾豈愛吾貲邪顧所以處之何如耳既而克自樹立遂與

軒輊上下而好義勝之居家時嘗於隱處獲遺金珠并悉還其兄泰柴無私嗚呼利者人之所必爭也故在人者且將攫而據之雖湯火在前亦不能止乃推吾所當得以與人真知其所輕重哉處士在外凡若干年而事親敬長之禮朝夕無缺浙西廉訪司僉事浦江鄭公浚嘗拯其家喜其為人因遺以麾溪集遂取為子孫法蓋鄭氏兄弟爭死十世不分處士感而慕之使其兄能推其心則一門孝友見於風俗既壞之餘卓然為東南望不知反此而求諸彼悲夫有别墅在城東羅栖衆卉數游其中浹旬忘返一日道逢金華故老相携度東津至所居譚噱通昔黎明呼從者治具從者請沃盥弗應視之則已逝矣生於元延祐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卒於

大明洪武八年六月十日享年五十有七善著其號云娶陳氏生子三人長英次章次圭女二人一適楊恒一適應彌通孫男

一人李孫女四人英將以十年某月某日葬于鄞之某原祖塋之側里人蔣朴為次第其行實來請銘乃諧石銘曰

孰不積殖泰貲利之盈溢禍咎爰處士無留貲急人患猶渴飢全吾天誠無欺力樹德百世儀卿之阡石巍巍俾來者觀銘詩

故徐居士碣銘

上海徐居士卒若干年其子涅走二千里見余太學泣且拜曰先人葬於某年某月某日而墓碣之辭猶缺是没先人之善輒以白之於不朽其罪實矣惟先生貞舉信於天下敢以銘請乃受其狀讀之則前進士華亭葉璵所述又足信者遂為之次第其行事而銘之按居士諱誠字信之姓徐氏世居松江之上海曾大父某大父某父金玉局大使妣褚氏居士以節儉起家殊積絲粟至有田二萬畝他貲無算遂雄一鄉性至孝局使府君嘗遇疾醫禱無應乃割股肉和藥以進府君尋愈服於治家具有儀法既富益自貶所奉如初未嘗過豐惟樂賑施周三族之貧者會鄉里之不能婚嫁者字其幼而孤者病予之藥死給之棺汲汲如不及庚午辛未歲大侵為饘粥以食飢者活萬餘人由是以積善聞州府皆稱居士而不字焉年四十有六即屏妻妾斷葷肉以內外事屬二子日轉法華經積至萬卷復鋟梓印施四方崇巷居學佛之徒松江俗多事佛而居士尤信之深嘗持五戒不衰益以慈愛為主時出見漁獵所獲輒售而縱之大瀆長林間所居之地多重州後浦為梁水以通往來人不為病嗚呼三吳之大姓非一真不剝下而自封黨權而樹威勢知推一毫為利人事居士能仁其族以及人而羽毛鱗介且不忍其死視彼之暴豈直相萬哉年既耄幅巾杖藜逍遥果林花圃子孫歲時奉觴為壽必戒以務本好學云及卒稚耋無親疏奔走號慟曰善人亡已生於元[redacted]年戊寅閏十二月二日卒於至

正二十二年壬寅三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有六其葬在上海之長人鄉黃達涇之原娶王氏姜氏皆先卒子男堅王出也塋妻出也女一適王顯孫男三人明泰卒麟鳳孫女三人淑宜妙德妙貞曾孫男三弘正炳文曾孫女二人壽奴妙正銘曰

川積而盈山積而雄必有其漸迄於成功居士之生服勞無倦始大其家歲鎡億萬億萬則有以及飢寒苟私一身我德曷延堅持五戒法華日轉匪福之徼求善斯善或暴而爭或淫而傾不暴不淫惟儉是程黃涇之原永安體魄有刻不磨過者宜式

戴克敬妻吳氏墓碣

安人諱恕姓吳氏世居四明之奉化祖某父清之母朱氏年十九歸于同里戴克敬氏剡源先生之孫壽卿處士之子也體素羸弱多病而養事舅姑不怠舅姑既沒自殯至葬事必親之歲時祭祀尤盡其敬後病為少衰以為獲神之庇克敬為貧而仕

壓廉訪司海道府旦出夜歸必以其事語之善則勸之行而止
其不可行者爲助亦多性好節儉樣之所入爲益置田宅宗族
鄉黨恒給其困乏不計有無或貸粟不能償者未嘗爲言訓諸
子尤嚴無姑息意婦道母道殆無愧焉洪武五年六月十三日
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五子五人長濟次濬次潰次壽次海濟娶
吳氏濬娶陳氏潰娶毛氏女二人長完適鄞縣儒學教諭毛冕
次詠適沈寶亦儒家子孫男四人宗權宗柱宗樞宗桯初克敬
卜葬龍潭山以祔祖塋又卜他兆皆不叶一夕夢僧指葬地曰
此張山主張氏方立券鬻除某既覺頗怪其異後果遇二人因
購而得之山拱水趨精地理者極稱生氣之所鍾聚宜造物待
其人乎七年九月丙午穿壙將葬是夕宿山上復夢一老人大
呼曰㴱潔宜浚即從之及閱書與所言合乃名其山曰符夢山
云銘曰

名都姝麗不善紉木偶巧以珠玉飾四明吳氏崇儉德爲婦爲
母行齊式義周困乏無疎戚男誦女繹各有職年胡不遐踰五
袠夢符之山兆既食神人所告此爲宅哉作銘於刻堅石子孫
其昌永千億

故貞孝處士周公墓誌銘

公諱天祐字思順姓周氏其先汴人五世祖從宋徽宗官靖康
末扈從高宗南度占籍于杭曾祖淳一曾祖妣某氏祖道誠祖
妣某氏父公英妣姚氏初公英年踰高無子禱于山川之神一
夕夢神人賜以白石而姚氏娠公閱十四月生公幼穎悟異常
兒稍長好學讀書日記數千言後受易於吳興宇文子貞以三
舉有司輒斥其不如己者往往皆先登因嘆曰科舉之得失豈
足以榮辱吾邪學至而得之者宜也非幸也其失之者命也學
不至而失之者亦宜也非不幸也其得之者命也即棄所業文

不復爲居家以孝聞父母有疾晝夜侍左右不去寓樓諸祠乞
以身代死親歿哀毀踰禮其產頗饒又推恩宗族貧無歸者五
妻妹甥女之孤貧者監察御史李完者薦于朝授嘉興路崇德
州倅不赴築室瀛溪之上耕釣自適搢紳士多造其門歲時會
稚耋置酒酣宴敬而不越於禮或里中有爭者輒諭而解之人
爲無訟洪武四年七月十七日以疾終生於元癸亥歲七月十
八日以是月三十日葬芳家山祖塋之側享年四十有九娶宋
氏子二人長惟敬次惟誠女三人長適孫景義次適李秉忠其
一未行孫男一孟琛孫女二人嗚呼以公之學行過人而與時
忤如雲雷之蓄不稍一施又竟奪其年而止於是何天之報施
慳嗇於善人也與之游者私爲之謚曰貞孝處士以著其實云
銘曰
嗚呼處士其才孔有而時之不偶也其積既厚而年復不久也

穀隕于畝而殖此根芳也天默默以默吾將安咎也刻石墓道
庶存而不朽也

黃南岫先生墓誌銘

在昔元之季世國家日敝陵夷紀綱不振方遣大臣宣撫各道
時推舉奇士黃南岫先生以策謁見其目有十曰選宰官貪
汙除吏弊抑兼并省冗官汰僧道覈田賦興武舉作士氣結人
心磊落數千言明白剴切可以撥亂於未形興治於將來而大
臣暗不能用及寇賊並起海內分裂中書省參知政事普顏帖
木兒希古內臺治書侍御史李國鳳累儀奉詔經略江南得先
生十策觀之歎曰世未嘗無經濟才上之人顧棄而弗求耳欲
薦而起之則已病矣初先生與懷玉鄭原善同里葉峴林定老
相爲師友三先生皆擢進士第而先生性剛直不可犯疾惡如
讎見善輒稱之不已故與時每每不合偶隱居教授老益澍

東廳訪司第時舉為麗水儒學教諭不就中州李彥方持部使者節至郡因見先生議觀甚偉美髯過腹議論慷慨自謂行天下未見有如此華人竟不仕家卒識者恨之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壬寅四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以丁未歲某月某日葬於宅東之棐衕閱十二年其孫今

秦府紀善夔池來中都求國子助教貝瓊為銘刻諸墓石按狀先生諱許字與可先由閩從處州之麗水九世祖某宋承直郎大理評事評事生迪功郎南康司理司理生師思師思生某某生某大父諱國華以好義稱父諱和先生生而穎悟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所著有四書聚要讀易大意詩書類編要語天文地志官制皆有類要及古今人詩文四六駢儷類選先居先府君墓側石壁山下有石壁晚集若干卷為文一本於理不事華靡前歿之時

撰陶靖節作挽詩二解娶趙以厚氏皆先卒子二人長文楙次文奎孫男四人夔池夔康夔教夔棐夔灝好學工古文孫女一曾孫四綸維絅某所居弱溪又曰南原讀書之堂前直南山因稱南岫先生而不字也嗚呼王業之衰也必有知微之君子先事而憂此先生當至正間將獻大計使能行之則可中興以復至元之盛而莫之察焉訖至於亡豈非天邪銘曰

御之善也王良是求奕之工也必師夫秋舍之而敗吾將安尤方亂之初生先生獨見於未形而弗咨弗謀豈人之惡直而悅彼佞柔抑廢與有時將壞爛而莫收棐衕之原有土一丘惟積之既封子孫百世式延其休

故處士溧水徒君孝辭誄

夫行莫尊於孝友而詩稱張仲於周節莫近於廉退而史錄梁莫於漢章乎特詩百代有光然皆出於所稟信非勉而後至也若溧水徒處士聖者其殆庶幾乎按徒氏一門四世好如琴瑟及聖有弟堅病痹不起而聖與同飲食起居者三年非其孝友之可見者歟其在鄉里中號稱長者至辯太守李行之枉止郡史彭叔儀李孝文之為非其廉退之可見者歟其行足以儀於人其節可以高於世而閭巷之兄弟益為之戒繼踵之士必敦其所尚也以某年某月卒某月某日葬于荊唐圩蘭推玉碑堂不痛哉余懼綴文之士舉其一而遺其二也私為之誄用著厥美辭曰

猗矣先民出處有時豈其好逸違中立奇惟徒處士曠世相襲居約志仲卑為靡及蠅溺于汁猩斃于醪人胡弗懲以貨爭妻一室蕭然窮于蓬蒿有琴有書詠歌以陶州伯臨門中谷深逃匪招為柱佩較所操孝為人羈落其羽毛鴻翔千仞方夷並高逸士得姓古司徒氏惟祖惟父欽華不仕植木既滋將敷榮散

一門四世緦麻同爨伯叔雖異實同一人中吟不寧通于我身如何相仇殘忍無親乃私其室反我天倫我撫其家其施既鈞或倡而和熙熙如春有弟遘疾屢頓弗起晝接几筵夕同姜被三輪手藥活于阽死夭壽雖命微君其鬼群雄虎爭王室亦顛大江東西遠近兵連電激雷奔孰過其前儼見膏野百里無煙去而辟之雲鵠之舉擷秀陽岡履足寒泉積之已豐吳鄉其年天豈余欺禍福斯營嗚呼哀哉昔君之存孔宜且和閑關留客縱以酣歌君實有言貴賤同波不樂徒憂白日已俄神仙有無世遠其謠疾而弗治良醫奈何靈柩發軟封于山阿素旗揚揚悲風折柯行道興嗟雨泣滂沱回視一世所存孰多道雖未融名終不磨嗚呼哀哉

歸田藁

慎齋記

君子之所以至於無過者其惟慎乎馮道戒唐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路遂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道之更歷五朝八姓無人臣之大節固爲天下後世之所譏其言則不可廢也余故取之則人當知所慎焉大抵國之理亂身之榮辱事之成敗法之臧否皆繫於慎不慎之分著於經見於傳記非一矣使古今之人苟知所戒守於此而應於彼何險之不濟何否之不通乎奈何縱肆無防往往蹈危而莫之悔也予方嗜是而泰溪馮彥中氏闢室爲讀書之所顏之曰慎齋曰延鴻生碩士反復考乎朱子之說以泝中庸大學之要自一念之發充之無一不致其所慎用功之密殆過於常人如此復求余記以申其說姑舉所聞以瀆告之嗚呼有所畏而慎之者慎於已然無所畏而慎之者慎於未形慎於已然者不過一時之迹

一事之小慎於未形者斯能一始終表裏而無間矣茲於彥中特嘉而與之尚勉而無畫可也是爲記彥中少孤好學長克樹立上奉八十之母歲餘其孝至於中年即以內外事屬其二子而以琴樽書史自樂云

復古堂記

泰溪儒者馮彥章氏深病時俗惑於浮屠而喪祭之禮俱廢由是獨還泉行之而盡革其所爲顏其堂曰復古遂以書來質於貝瓊且求文以爲記余嘗讀李翱去佛論欲申其義以正是非得失久未克就今其言適契於中乃不辭而復之曰古者父母死送往而返不可得而見之矣居於倚廬寢苫枕塊其疾痛之情爲何如哉所謂喪則觀其哀也至其祭也合諸天地不過數而失於煩不過踈而失於怠而齋以致其嚴肅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其於思慕又何如哉所謂祭則觀其敬與時也斯爲孝子之實去古既遠王教不明風俗大壞自歛至殯以主浮屠之法至有七七齋以徼福滔昏之鬼而小祥大祥設道場越宿以薦之雖破產不吝異說既於輪廻吾不知其何說也嗚呼炁之方聚則神形之既滅則鬼是理之常無足怪者而彼謂死者得以復生惡有已熄之火而復然已仆之木而復起邪然其言之行於世也已久而病之蠱於人也已深使中國胥淪於戎狄使聖人出而治之亦未能回其陷溺之心況區區寒吾儒欲以與之爭必不勝矣故伊川在洛僅化其一二則其不信而化者固衆也豈不悲乎彥章思復古之不易復也專取考亭朱子所定家禮爲矯數千百年之非正之於一旦可謂豪傑之士愈於俗儒含此而附彼者非見之明信之篤得於天資學力之至弗能及矣而鄉黨習俗之弊或譏而非之者抑豈少乎

予卒見若人於所未見之時烏得不喜談而樂道哉庶幾聞其風而有所感奮興起焉先王之制爲可復戎狄之禮爲可去也於是乎書

雲林解

客有問於余曰跡雲林而心市朝其隱而慕仕者乎曰道不可以獨善必將推以及乎人故隱非君子之所欲也曰跡市朝而志雲林其仕而求隱者乎曰功不可以久尸必將斂而法乎天故仕尤君子之所懼也苟必於雲林以絕物爲高往而不返固非義矣必於市朝以殉物爲通進而不止又豈足與邪曰若李侯致和者何如哉或疑其號之弗稱也曰致和家盧江之上有大小蜀山之秀輔以雞鳴龍穴於是讀書其中若千年而高之所適奚翅盧鴻之在終南李渤之在少室司空圖之在王官谷李白之在匡廬司馬承禎之在天台也遂以雲林自號且將抗

志風塵之表而萬鍾不足以累焉洪武初嘗
天子偃革修文乃翻然而起上下推之由薄書至嘉興郡幕長亦其時也夫時隱而隱未始忘乎仕時仕而仕未始忘乎隱卷舒進退合乎道之當然毋足怪者若泥其迹而論之不若求其心而舍其迹之愈也客之疑遂釋起而謝曰先生之言至矣因書爲雲林辭以貽之

贈龜阿朱子中序

決天下之大疑定天下之大事必取於卜焉見於經著於傳聖人豈以人爲不足信而信區區歲久之伏龜邪抑龜之靈猶過於人人固弗靈於龜也蓋龜至公合天之至公既謀之人復參之龜天人相須疑可得而決事可得而定已晉獻公不能從而禍其國楚靈王不能從而辱其身是皆違天之過也然則龜可廢哉惜其龜書不傳而僅存三易於世故孔子特詳於蓍而不

及龜耳令之卜者亦能即其兆而觀之吉凶定於前而徵於後非精其術而能之乎檇李朱子中氏世業卜居於城南凡仕者少壯而卜貴而求贏者必卜疾疢者必卜利弗利多奇中遠近稱之初余赴
京師子中爲卜之曰吉久將而方旋乃擢其奇無翼而飛無足而馳五稔其來歸余雖未信竊識之於中旣而爲國子助教一年分教
中都生三年四方學者悅其名而不攷其實咸推尊而師之洪武十一年春果以免病獲許田里與農夫野老逍遙東阡西陌之上則其言爲不誣矣因爲論以張之嗟乎龜之可信如此能傳龜之意者亦在乎人而已書曰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記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龜卜夫恒則業必專若子中者豈非上恒而專異夫市井尋常之夫歟於是乎書

同壽堂記

崇德之鳳鳴里有蔡公惠氏業醫五世矣凡疾病者無貴賤必造焉其樹德也厚其取利也廉嘗名其堂曰同壽咸詠歌以侈之而記未有所屬也及余自
京師歸遂來爲請余聞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而夭殤弗論焉人之常情孰不欲上壽也不可必得至於中壽斯足矣孰不欲中壽也不可必得至於下壽斯足矣蓋分之一定暴如蹠蹻遐乎而致之仁如顏子遐乎而與之是出於天者已皆不同醫者顧欲使之同壽何哉豈天有不及而猶待於人也然可以觀其仁矣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若醫之爲術爲能全吾之仁歟嗚呼全吾之仁亦在乎術之精而已故自黃帝雷公問荅之書以至張仲景劉守眞諸家之論參攷旁通而疾之

淺深治之緩急無一毫之偏於是虛者使之充弱者使之強屈者使之伸危者使之安舉不厄於天殤則造化在我而壽之不同者獲登於期艾豈不有功於天耶不然往往反其所用欲求不死而速其死此醫之拙者也公惠自其曾伯祖梅友在宋中醫科仕至防禦使其大父君實克繼其學因集心法所傳纂爲若干卷曰同壽秘寶方至公惠而聲譽益著其傳爲可知矣古人云不爲良相必爲良醫夫良相位尊勢之所及者廣苟施仁政足以活天下之人良醫位卑勢之所及者近苟施仁術足以活一方之人故相之與醫雖非等倫其心則一耳吾於公惠原其心而卜其術所謂同壽者又豈夸言也哉是爲記

耕學齋記

友人戴禮嘗從余遊
京而久而不樂乃歸檇李之西陵治塊瘠地數畝以自給暇則

閉户讀書殆與世若相忘者遂題其室曰耕學求其說予嘗攷之古者井田之法固無不耕之民而黨庠術序又申孝悌之義則其子弟亦未嘗不學焉所以士之升於公者往往多出於農非若後世坐談禮樂不知樹藝之務而緣南畝者其於飲射讀法至老而無聞也蓋自秦以來始變先王之舊錄是事岐而二矣可勝嘆邪其或忘富貴者學而必耕若貧賤者耕而必學故袁閎以司徒四世之孫方諸兄紹術各據數州之地乃退于田里豈其才之有弗逮邪此忘富貴而然也然二家志雖大而無遠畧力雖強而無成功千載之下論者不高紹術之所爲獨高閎之所守則其得失爲何如哉若兒寬未達而傭也帶經犂鋤朝暮不廢此若貧賤而然也卒顯於漢位至御史大夫回視向之爲伍者遽乎燕雀之在下則其榮辱爲何如哉苟有志於此進則如寬之仕退則如閎之隱庶乎其知道矣惜乎又未見

之也今禮會

皇朝革命之初俊造競進超然遠引孰測底蘊之淺深歟故歷舉古今言之予雖老矣尚能相從東阡西陌之上共樂其樂云

眞率軒記

凡禮有以厚爲貴者有以簡爲貴者以厚爲貴必過於文文則僞以簡爲貴必過於質質則野較二者之弊使文而僞孰與質而野哉觀夫田夫野老相餉茂林之下一談一咲驩然無忤蓋其眞意所存器不假於鼎匜俎豆也樂不假於金絲匏竹也儀不假於揖讓進退也豈非合於古歟宋司馬溫公與文潞公富鄭公輩在洛時忘其宰相之尊而等於田夫野老嘗爲眞率之會卮酒壺肉得盡其歡雖若簡而禮實未嘗簡也雖若薄而意實未嘗薄也其相與一本於誠而已苟推是道無往而不眞率也歟詐之習亡矣今天官史錢唐葉時中者取法先正以眞率名軒求予爲之記故舉其說如此嗚呼天下之衰其眞也久矣在上者或尊嚴以爲威在下者恒卑屈以爲恭而欲眞率處之人將怫然不悅吾懼其復防一時也而時中殆將復古爲事爲質而不尚文斯可嘉已於是乎書

溪雲草堂記

溪雲草堂者海昌郭子方氏之新居也海昌在崇德南崇德則崇德之水而介乎二境之間其旁流又析而南迤行六七里上有桑梓之村居人星散雞犬相聞彷彿絕境之在物外者子方擇其勝處搆堂若干楹左爲讀書之室右爲燎藥之房遂題之以今名云予嘗放舟過之道狹而迂僅一帶耳魚鼈之所居科斗之所儲疑其不能爲雲類山川之有神靈者方時之將雨勃勃然上蒸如煙如霧如海濤被覆兩崖不見林木而漁遵野艇或隱或見於空濛中此其第一曲也及沿流以窮其所至則雲

之見於朝暮者尤蓊鬱非一狀執之而不可玩之而不得揖於前而後復合散於上而下復凝九幽人處士之廬落錢皆雲也窓户皆雲也雖出於山騰於川者殆無以過是休生之頃引爲賓客而塵埃野馬弗至吾前矣並溪之人未有知者子方乃專而有之喜余之至因觴於堂上求文爲記遂書其所見如此復徐思之天下之物本於無而形於有有者卒歸於無雲之忽起忽滅忽來忽往哉彼既強名之余復強言以實之非通於理矣惟其隨時而莫知其神澤物而莫知其德君子宜取之以書卷舒之道焉則與雲爲一矣子方尚勉之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三十終

清江貝先生詩集目録

卷之一

五言古詩

雜詩七首　真真曲

飲酒　烏龍井

十月既望鳳凰山晚歸

白水村　九日遊鷹窠山

民部尚書曹德基出使三吳因紀其事

送金子厚歸杭　贈莊元霖

耕樂軒　泮池荷花

戲贈李煥章　食糟蟛蚏

乙巳除夕　題尚址海聽雨軒

王鷹圖　次韻張希戴雨中書懷

凌霄花　丙午七夕

讀書堆　登積慶寺閣

名都篇　蘭

對月懷邵貞谷　懷夏士文

郊居　送潘時雍歸錢塘

題誠道原瀟湘八景　辟亂

出璜溪　歸崇德西曹村

遷居　立秋日

夏夜　丁未重午

荅客一首　題綠綺軒

仲冬秋涇客舍　皂林驛

春日宴滄洲詩一首　遊仙詩三首

丁一鶴詩　采芝生詩三首

題夏頤貞西疇草堂

卷之二

五言古詩

讀史五首　己酉歲初度日書懷

初夏郊居二首　述懷

晨興在艮山作　錢孝彬抄詩爲賦一首

對酒懷邵文博擬東野一首

早春　擬出塞曲

赴召留別諸友　送吳濬仲

六月十五日夜坐明德堂一首

出都門一首寄張孟兼主事

辛亥初度偶成　題戚蒼崖寓

獨酌　初冬一首

孤松　擬蘇州一首

擬東野一首　送錢公擇還象山

題聽雪齋　夢遊澄林

楊貞婦王氏詩　送王公勉赴沁水教諭

題金德俊葵軒　和張惟中員外

秋懷　題畫竹
送黃仲麓上官檇李
次韻張師廣助教登雨花臺一首
題朱孟辯層巒圖　送盛孔昭赴淄川丞
題上虞胡機仲朝暉軒
雨中漫興　杏庭
擬古　晚眺
古意三首　宿方文敏東軒
送張思廣歸平陽　分題送友得忠孝廟
池河驛　大槍嶺
滁陽驛　猛虎行

李氏三節婦行并序　述懷

卷之三

七言古詩

夢遊秦望山歌送客歸越中
雪蓬小朶歌送奎方舟還靈鷲
遊菩提山值雨宿存恩菴
鳳凰山歌　京口王節婦歌
玉山窩偈歌　題子昂松樹障子歌
題王立本山水圖
甲辰七月十三日書所見
題趙仲穆畫馬　送王好問赴春官

送浙省都事貴德輔選糧北上
送文從周入京師　鄧法師禱雨歌
張靜婉采蓮曲　出塞曲
野中吟　田家行
送李志剛　白苧歌
送天台吳蟾友主桐栢觀
題子昂秋林早行圖　題子昂秋江漁艇圖
小蓬壺歌　醉芙蓉歎
題趙彥仁竹泉所　次韻鐵崖先生醉歌
用東坡先生韻賦竹軒
孫孝子歌　白苧詞

行路難　團扇詞
題兒雲林畫　折楊柳曲
題王叔明茅山圖　秋夜長
遠別離　白雪歌
董逃行　雨中
正月二十九日楊鳴鶴席上分韻得幾字
丁一鶴以疾止酒詩以誚之
穆陵行
送定南宗住四明大慈寺

卷之四

青蘿山房歌　題火龍烹茶圖

巳酉清明　蕘叟吟
耕樂吟二首　遊叉史兩山詩
海翁謠　重遊叉山
題徐復初參政驄馬圖
吳山人詩　胡虔雪獵圖
過梧桐涇　雙樹堂
郭忠恕出峽圖　送進士霖歸天台
送車定夫赴萊蕪簿　徐給事山水歌
精衛憤　秋露軒為馬本道賦
鴈聲樓辭并引　桃源圖
鳳凰臺懷古　雲中烈婦行

題倪雲林木石　毛女辭二解
題山水四景　分教中都一首
桃核杯歌　題華山圖
贈桑槎客　李將軍歌
題董源寒林重汀圖　題子昂松石脩篁圖
太行山謠送靳用中歸潞州
次韻答王蘊德紀善雨中見寄
日苦短辭九章　題海山秋曉便面
孤松圖

卷之五

七言律詩

送襲封衍聖公孔希學還闕里
送愚上人歸越中并東奉方舟長老
觀海與鮑仲孚同賦　送王克讓員外赴陝西
送戶部尚書貢泰甫開司閩中榷鹽易米給京師　題徐大章曰鶴山居
三月晦日　寄內弟陸熙之
寄潘時雍　送翁鎮方歸天台
題雲溪耕隱　題丁成之清樾軒
鄭憲卿省郎繼邈松江還詩以送之
雲間見李克斂將歸吳陵作詩為別
賦小瀛洲　題芋溪漁友宅

十月聞雷　靈鷲觀燈
謝賈齊臣惠碧箋　題靜天鏡碧水書軒
送興福寺長老鎮靜菴
六月三日汎舟　七夕
十一月廿三日夜集次韻盧廷舉一首
剪韭軒　題王士亨看山處
元夕次韻鐵崖楊先生
二月十六日雨中遣興
清明日陪楊鐵崖飲城東門是日風雨
送淩秀冲歸杭　寄林叔大
槐陰亭　即事

經故內　立夏日
題雲深處　題夏士文園亭
重午　瑞蓮
題淵明像　題松鶴山居圖
寄奎方舟俊用章二上人
白蓮　中秋
錢塘秋夕　奉寄崔伯恭左丞
無題　夜坐
立春日宴西清高士滄洲一曲
別呂德常　姑蘇
瑞梧詩　錢塘春日
遣興　奉和鐵崖先生求仙詩
宴夏士文漪瀾堂　觀潮
嘉禾道中　答馬文璧見寄
支子　綠陰軒夏日書懷
客居　風涇荷花
題周伯昂水村圖　題劉商觀奕圖
初冬口號　答宇文仲美
冬日漫興　己酉立春日
正月二日偕邵質谷過呂德常留飲
聞夏士文南歸喜而有作特先寄之
寄陳性天

三月五日飲子性天所見牡丹有作
雨中書懷　過滄洲有感
讀胡笳曲　雨夜獨坐
秋思　紅菊
雨夜　至日
送秦子材歸秦塘　雪中次韻陳仲謀
蔡竹膚至剪燭聽雨一首

卷之六

七言律詩
元夕　郊居
紅梅　蜀山圖
庚戌中秋　歸安山一首
庚戌九日　木芙蓉
寒夜憶梅擬西崑一首
次韻陳仲謀　次韻楊鳴鶴
發春試筆一首　訪遠上人
再用韻答古道一首　送王熙易奉使安南
京師雨夜一首呈宋景濂學士王子充待制
張孟兼主事
丁一鶴病愈見寄然且戒酒次韻答之
送楊鳴鶴還鴻山　題材上人遐觀樓
鶴山觀舍詩　龍江道中

送韓伯時歸山陰
贈王廷威
奉寄一鶴子材諸友泊古道明遠諸方外交
寄麋孝子
寓幽湖客舍
送朱顯道赴濠上
試院中和甯景元
中秋試院和馬新仲一首
別僧覺原
癸丑元日
寄材大用言默菴暢明遠
臨平道中
寄一鶴道人
送谷克讓歸湖南侍覲幷柬李中卿縣丞
望青溪白蓮為賦一首
送趙澤民歸越中
送江西僉憲趙宗典移守合州

送朱伯良赴隴西縣丞
送莫孝英赴賓州上林丞
送醫師張仁齋
贈龍虎山鄧子方鍊師
二月一日病中口號
送馬本道赴潁上
送楊九思赴廣西都尉經歷
新晴
送朱質夫赴寧遠知縣
梅泉處士虞長卿挽詩
送詹同文承旨還鄉
贈韓友中
和張思廣九日韻
鳳凰臺
秦淮對月
送呂元振歸四明
乙卯清明日飲劉志遠宅賦詩一首

次韻夏士文
題王顯宗延歷圖
分教中都一首
苦雨懷劉子憲
次韻方文敏秋興五首
丙辰元日時在鳳陽趙穆仲諸友枉騎相過
題洪大隱傳後
賦晚菊黃白二本
秋日漫興
次韻楊秉哲見寄
病中一首寄方文敏
早春寄黃仲真
鳳陽晚春
送馬伯溫之廣西
送王用中歸金陵
賦西山爽氣亭
送王以寧歸建德幷柬詹道原
方文敏惠二白瓶及新茶土錢

聽松樓
留別陳敬夫
寄燕府錄事楊秉哲兼簡新民逼德二紀善
題梅軒
洪武六年五月一日早朝一首
癸山隱居夏日

卷之七

五言律詩

臨平道中
夜坐
壬寅夏五月廿四日對雨
題暎雪齋
魏塘夜泊
過竹岡
橫港

靈鷲十景　人日
送王宗成歸越　冬夜
亭林漫興　守歲
寓翠岩菴　三月晦日
歸石門　晚眺
過王景曙　荅鄭宗夏
題戚子昭畫　觀水
秋淫雨後二首　甲辰元旦
初度一首　寒食三首
五月十六夜獨坐　登雲間驛樓
青林道中　夜泊

重過亭林　戊申九日
懷語溪舊業　夜飲南山所用貫谷韻
挽溪南處士　寒夜
己酉元旦　次韻貫谷千山夜泊
暮春雜詩　寄翰古清
過妓　舊宅
寺居　溪上
荅楊鳴鶴　題山陰讀書處
遊叟山　登林客居
題紫微山嚴上人壁　排悶
雨中寄九龍山人　次韻楊德中見寄

次韻楊鳴鶴遊紫微山用章孝標韻
贈醫者徐仲純　壬子至日過東青堂
送陳楚賓赴泗州學正
題蘇明遠畫　病中次韻張思廣見寄
雲卧　次韻荅鄭州玄澤
題葉經歷水北山居　送曹季材赴京師
詠炭　題馬文璧畫
題王白雲畫　戊午早秋漫興二首

卷之八

五言長律

書事二十韻　李子庚挽詩

黃灣述懷二十二韻　題空翠軒
丁未除夕　擬香奩八詠
對雨　辛亥元夕
述舊三十四韻　丙辰立春日大雪
曉菴山水小幅　題畫

卷之九

七言絶句

寄陳文舉四首　雨後偶書
陳進善見過　對菊
别侯春燕　賸南洲紅棉
西胡竹枝　贈小南枝

城南絶句　清明日
枯棘雙禽　道中見梅
東村漫興　贈陸文寶
立春後五日　次韻賀谷暮晉三首
題紅梅　漫成
別徐楚芳　兒雲林小景
聞箏　己酉重午
歸東郊偶成　客史山偶成
過無錫　土橋
丹陽得風　題杏花
夜發　三月廿五日夜口號
辛亥重午　辛亥七夕五首
澄林冬日　贈別
八仙花　過東昌寺訪照覺原
春情　西湖竹枝
題松下丈人圖　題扇
題紅梅二首　早秋
題溪山春曉圖　山家
題馬文璧畫　題凌波仙
送成德琦兄北歸　墨梅
宿王維遠白雲半間　題徐雪舟墨菊
題雙陸士女　題虞曾應山水
題東坡戴笠圖　朱寶送桂花
題竹間桃花
卷之十
賦
鶴賦　懷舊賦
大鵬賦　不礙雲山樓賦
玉笙賦　濮園賦
鐵硯賦　醉賦
石經賦　春雨賦
白鷳賦　金鑑錄賦
詩餘
溪宮香　瑞鷓鴣
應天長　玉蝴蝶
玲瓏四犯　鎖窗寒
八六子　南浦
漁家傲　西江月
風入松　鳳棲梧
風入松　水龍吟

清江貝先生集目録終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一

五言古詩

雜詩

我聞度朔山蟠桃何鬱鬱千歲纔一花結子復何日飡
之云不死數腴反枯質跨鶴凌九天將期五龍匹謫非
廣成子欲待安可必

祖龍帝六合不暇談黃虞且復求神仙入海窮方壺置
酒阜鄉亭超然忘故都空留赤玉舄安知今有無

種桑飼春蠶桑葉何沃若種瓜待秋摘瓜蔓何漠漠春
秋各有獲在野猶可樂君看金張館草深狐兔宅勿較
是與非看雲倚高閣

大哉龍門樹鬱鬱上參天根株豈不固小草還相纏虛
收行素秋凄其風露寒病葉危欲墮翔禽亦已遷朝華
痛夕隕掩淚復何言

結束將何之龍門訪陳迹戒途及良辰置酒別親戚迢
迢越千里人馬疲登陟大江不可濟天方限南北悵然
廻吾駕去從山林適

春山一雨過百草皆縱橫百草不出山山中人遠行懷
金別妻子殉祿辭父兄寒暑忽已易燕趙千里程龍門
能碎舟風浪安可爭性命輕鴻毛苦為朝暮營愧此山
中草萋萋林下生

薛公未罷相賓客競相傾一朝偶失意門無珠履聲昔
賢已如此何論死與生秋燕辭空室春蟬抱留英氣虛
信物理聚散亦人情達士甘寂寞力耕謝華纓道尊豈
慼祿心違貌希名爵屑非吾餌朱鳳以時鳴悠然動遐
想五嶽益為輕

真真曲

姚文公為承旨時一日玉堂燕集聲伎畢奏
有真真者操南音公疑而問之泣對曰妾建
寧人西山之苗裔也父司竟庫于濟寧坐盜
用縣官財賫妾以償遂流落倡家公憫之遣
使白丞相三寶奴為落籍且謂翰林屬官王
棣曰汝無妻以此姬配汝吾即其父也背裝
昔出於公棣字棣華後官至翰林待制噫以
西山之賢子孫陵遲疑不至於此然辱於始
而正於終是亦天也貝谷筆談記其事乃
賦四十二韻而沉鬱慢婉亦足以盡其大畧
矣

碧綠窗通遼何日緣長松墮羽別炎洲不復巢梧桐請
君且勿飲聽我歌懷在昔全盛時冠蓋紛相從盤游
易水上意氣天山雄金刀手割鮮酒給葡萄濃坐有一
枝春秀色不可雙婷婷劉碧玉綽約商玲瓏寶髻金雀
釵巳覺燕趙空或聞操南音未解歌北風上客驚且疑
姓字初未通問之慙復泣乃起陳始終妾本建寧女遠

出西山翁父母生女時謂是金母董梨花鎖院落燕子
窺簾櫳迢迢官明方南歸山水重侵貧國有刑桎梏加
父躬粥女以自贖白璧淪泥中秋娘教歌舞聲價頓漸
豐末為倡家婦遂屬梨園工覽鏡拂新翠吹簫和小紅
身居十二樓屢入明光宮京華多少年門外嘶青驄自
傷妾薄命失路隨秋蓬不如孟光醜猶得嫁梁鴻客聞
為三嘆祖德寧未崇回黃忽變綠人事何匆匆有客傷
縲紲無人憐蔡邕遣使白丞相削籍歸舊宗小史三十
餘勿恨相如窮配汝執箕帚今夕看乘龍賓憲並玉樹
鷄鵝開金籠銀甲不復整紅牙不復從提孌自沒水綿
絡亦御冬應非事羊侃頗類歸建封琵琶感商婦老大

猶西東崔徽怨顏頻浪寫冊青客依依章臺柳落絮春
無蹤小妾恨題驛竟與瓊奴同時多因坎坷事或伏遭
逢焉知百尺井欲登翠玉峰借問為著誰內相姚文公

飲酒

六龍驟朝暮百川無西迴所以陶阮華落魄事酒杯共
盡生者樂勿為死者哀借問東方朔桃花今幾開秦皇
及漢武求仙亦荒哉弱水三萬里何勁登蓬萊與君且
一適隨意坐莓苔

坐看萬古月因思萬古人萬古人不見萬古月長新持
酒勸我影可以成主賓利劒不斷愁大樂胡能神南阮
與北阮一富復一貧白骨俱化土碧草空自春酒盡月

欲落狂歌驚四隣

烏龍井

曾飲烏龍泉為愛烏龍井不辭登降勞迢迢越南嶺石
散駝馬羣樹結龍蛇纓遂坐泉上亭聊以觀我影歲久
科斗滅朝寒鏡鑪靜徘徊不忍去勝處心已領有約待
春深携客來煮茗

十月既望鳳凰山晚歸

村黑畏衝虎且復歸柴門風林月未出宿鳥爭且喧浮
雲忽斷續萬丈飛金盆湛湛天宇高光氣相吐吞我行
月遲遲是身亦無根試求不死藥飛騰同久存老妻有
斗酒洗盞當前軒酌酒消我憂萬事俱忘言

白水村

朝發白水村風帆健如馬行人互先後去鳥紛上下白
雲生遠岑青天入平野依稀林木外幡幢見精舍河邊
四五家猶是雞豚社我遊亦已屢把酒心莫寫欲訪桃
花源悠悠愧漁者

九日遊鷹窠山

忽忽已九日出門淨無泥地偏定斗絕有山如會稽賓
客後雜遝僕夫各有勞天風海上來我馬驕且嘶坡陀
出險徑窈窕導迴溪前登鄭家嶺始覺華蓋低作者四
五人更訖千層樓日午扣其戶不愁蒼耳迷欲附棲鶻
巢上陵萬丈梯豈但畏猛虎彷彿聞天雞共燕倚竹林

落日猶在西相看且一笑四郊多鼓鼙

兩河兵興京師乏食民部尚書曹公德基出使三吳因紀其事

東南實天府歲漕三百萬龍城積紅腐虎士班白粲馬知十五斗不解戎馬亂采稆以爲食屯集成背叛至今兩河地僵屍作京觀諸侯土貢絶君憂切宵旰尚書出宣官跋涉非所憚國無九年蓄志士常切歎空山獨病臥無書訖飛輸中宵望使星迢迢阻河漢

送金子厚歸杭

故人金子厚四十猶落魄扁舟泝江濤訪我黃山脚我慚老窮經春蠶空自縛羡君神仙姿翩翩九皐鶴不上

光範書暫費壺公樂高視萬物表道尊鄉相薄山中十日留窮天慰離索聯詩出險語酌酒成大噱東風碎河氷歸思中夜作鵝黃催柳條椒紅拆梅萼重來未有期惜別中頗惡俱宜愼出處一飄寧改樂飛鴻正南來有書幸相託

贈延元霖

延生固長貧賦詩朝忍飢破裘連百結但覺詩愈奇鏘然擊天球未作秋螢悲嗚呼識者死舉國無人知鼓柁洞庭湖遠過三高祠我無一斗酒爲生開兩眉宇宙非不大四顧將安之日落暮山黑百鳥爭寒枝翩翩五色鳳寂寞雙翅垂聖人坐明光遲汝一來儀

耕樂軒

隱者東海頭安時事耕鑿有田百畝餘相率治塊埆我探沒牛腰我書掛牛角三洲雷雨均旣耕必有穫吹簫賽田祖操豚不爲薄上給縣官租酣歌見貧樂江南風景異況乃民斂數連雲承枯盡池臺總零落尚恐兵未休遠近無土著全生虎豹羣豈忍厭藜藿

泮池荷花

荷生泮池中雲霞明鏡窩清颸激回芳濁水鍊妙質凝碧洗朝雨嫣紅酣落日折莖致牽絲食薏時摘實猶凝南浦之涼匪東林匹

戲贈李煥章

吾懷不成梟善射不中鵠及此感衰謝世道方局促皷皷明月珠如何混魚目

食糟蟛蜞

江鄉富魚錯有物小而錯天晴走白沙月暗來滄海空腸朔客疑尚被蔡翁採刀斧不足膏鼎鑊遂俱逮失身酒泉流舉族糟丘臨對此哀汝生食之豈其罪

乙巳除夕

春風何處來庭草忽已碧不惜流年馳感此千里客管葛樹功名孔顔豐道德低回違宿願覽鏡雙鬢白高堂夜張筵新酒行琥珀得失誰與論浩歌永今夕

題尚北海聽雨軒

海門飛雨集高棟有餘清斜侵虛壁過遠逗大江平聲花朝亂滴庭葉夜俱鳴涼知蘇道暍潤喜灌園英微茫空暝色蕭瑟自繁聲飛蓋阻來客獨坐矜深情

樵李郭宗夏兄弟五人友愛尤篤後值兵燹東西散處宗夏思之為作五鴈圖賦詩一首

五鴈何翩翩飲啄同清池失路在中道飢寒不相知昔為八龍聚今作四鳥離鶵颺廣漠至十月百草衰天高羽翮短苦受胡鷹欺上林豈不廣念汝歸何時管蔡興流言坐使君臣疑京城死大叔寤生手刃之淮南歌尺布千歲有餘悲東阿苦不容七步詠然萁骨肉成虎狼所爭毫與釐我觀五鴈圖為繼鶺鴒詩

次韻張布載雨中書懷

夏雨盈百川高岸復深谷鱗鱗低度雲汩汩駛流涤口譬歎翔鸛鵝訴哀病鵠征夫在中道以棄亂心曲更希若木光照此車下獨

凌霄花

大椿何亭亭相倚立百載陵君亦楊芳灼灼精光彩感彼徑寸苗附此千尺喬同心無異枝倒翼在學翰來榮耀白日翠發牽清飈經綿欣有託淖汋靜無妖坐愁節序易顏色易俱凋

丙午七夕

生涯慘悽情不復說羈棲暖叔記發秋置酒陶嘉節曲無二八舞味鷹水盡潔輕紈怯迅飈明燭散初月林鳥戾且飛玄蟬淒更咽主賓聊晤語兒女空感別耿耿候雙星漏將河漢沒

芳辭樂清夜浩歌悲暮年故國山河迥殊方斥堠連交于戍契闊賓客暫周旋念曠情易洽懷歸思更綿列星稀未出金波遲始弦落爐衆殘燭聲吹起終送後會復經歲舉爵共無眠

讀書堆

泊舟亭林湖突兀空王宮當時讀書處鳥雀呼秋風前瞻兩金山扑舞波濤中眷茲一簣力克配千仞崇恐有文字癖中夜飛白虹荒哉夢中語且復詫兒童我亦有膏肓五經老未通草堂可遂結當作兩希馮

登積慶寺閣

層構何巍哉金碧中突兀俯見百里外山斷平野闊青天傾東南伯氣忽已滅憶昨皇慶初六合既同軌春茲蔭茨中鬼工成觀闕我來屬喪亂彷彿大業末奔竄雖云苦登眺亦頗悅居庸不可見太華纏一髮故鄉今何如路險復霜雪蒼蒼白日晚目送歸鳥沒

名都篇

趙魏天下樞相從多書游起家至千石結客傾五侯光輝喧戚里意氣動神州鬬鞠東城罷張逸西第留倒海為我飲燕山為我羞妙舞呈楚豔清歌列齊優共稱齊

三壽惟願樂千秋福盈知所戒寵極懼生尤
蘭
叢蘭何青青雜生滿中澤阿那風葉翻葳蕤露房拆芳
潔終自持光榮諒誰飾勿為時所化歲晩同荊棘
對月懷邵賓谷
携酒東園遊望舒已就缺促席尊未空芳舟君夜發東
西耿相望復對三五月階前給彩盈牕下朱紘歌同抱
成異縣思遶回風結異縣非千里遐君胡與越吳越邑
誰和楚調哀自輟感此百年客世故恒羈絏榮華一朝
露采秀亦可悅歸濯清江流寘棲保芳潔
懷夏士文

樓船昔西邁霜降百草衰日月一何遒子行忽經時衆
綠榮枯條谷鳥鳴且悲射虎塞道路欝欝勞我思我思
晨復夜諒匪渴與飢行人發吳門消息安可知且復慰
其私宜敢言是非惜哉無六翮念子何當歸雲中有黃
鵠會嚮東南飛
郊居
直木惡為輪疲馬思巷㢱匡時既非才契約斯寡悔采
詩鑒興亡讀易明進退永懷嵇阮放甘與沮溺對
送潘時雍歸饒唐
海縣兵未息公子今何之酌君蘭蔔酒聽我白苧詞憶
昔來黃壤始為桐子師諸生老伏勝說客擬張儀連床

風雨夕秉燭聽新詩殷殷金石聲冀足解我顏同居石
壁下斗柄倏三移敗時勢利交所貴兩不疑久遠地主
思亦有尊鱸思菜書向錢唐磬折從此辭錢唐宴都會
西湖天下奇朱樓起相對上有千蛾眉羽衣何翩翩趣
子冰雪肌樓前五陵兒丞馬金雞酒酣復張樂但惜
白日馳近者曷爲夜不及全盛時空山鳳凰去月黑號
狐狸春風吹行殿碧草生荒基何當從子遊觀濤醉鴟
夷卒苦草太玄徒爲麻蘭嗤子實濟時具飛騰方在茲
伍石既已過小大隨所施從容宰相前奮舌論安危豈
無一尺箠盜賊不足笞天空羽毛急木涸舟檝遲臨岐
更揮淚中年傷別離

題誠道原瀟湘八景
瀟湘夜雨
江空夜如何急雨千里洒水生黃陵廟雲暗蒼梧野鼓
瑟來湘靈移舟近漁者重華不可見竹上淚如寫
洞庭秋月
軒轅已上天弓劍人間留唯餘萬古月長照洞庭秋君
山雲氣滅水合天光流勿遣金蝦蟆眈歸千丈湫
漁村夕照
曦和勿西匿阡陌散餘輝澄江度雙翼遠岑明半規孤
煙野店起歸人一何遲遺榮羨父老衰白無所悲
江天暮雪

會雲起汀渚萬象入溟濛散漫飛輕雪低回逐勁風思
羣無夜驚失侶有征鴻泛泛獨飛鈞扁舟黃髮翁

平沙落鴈

羣鴈來衡陽亦如萬里客日暮空徘徊欲去飢無食蕭
葭暗汀洲驚風吹倦翼上林須春歸寧為羅網得

山市晴嵐

山光洗新黛好雨不崇朝日遲蒙淡霧天近靄微霄其
尖猶隱約金翠鬱岧嶢前峰恐無路有客度危橋

遠浦歸帆

楚客發天際揚帆入三湘回首青山遠忽已過潯陽晚
樹何歷歷歸思浩茫茫來愧波上鷗漁父共相忘

煙寺晚鐘

清鐘象蒲牢夜徹海底鯨海鯨豈有意蒲牢本無聲二
物偶相值坐使百里驚高僧定初起月上空山明

丙午冬十一月辟亂亭林明年春館于揚洲卯
賓谷氏四月一日鄉兵復大起合境之人鳥竄
麏驚不知所届余亦去而從之既定而返因寫
懷云

茫茫新戰場白草迷四顧烽火連石門我歸亦無路窮
魚久在轍驚鸛空繞樹故園今何如猶思讀書處近聞
遭寇戮豈復有親故安得附晨風從之西南去

出璜溪

白首事章句不登金馬門空名苦為累遂柱三聘煩一
歎雖屢空五斛非所存願借田父游卜宅溪南村霜寒
收柿栗日暮牧雞豚去矣從本性得與巢許論

臨崇德西曹村

田翁睠我歸假我茅堂居石橋跨流水夏木交四隅風
蟬聒旦暮亦有安巢烏覽之為欣然息駕歌唐虞寄我
六合內何地非其廬嗟哉百年客千金營一區

遷居

我貧無定居一歲三四遷破廬僅蔽席於生已為寬南
鄰盛車馬甲里矜綺紈高樓出雲兩一一居神仙何異
玉臺秀四時遊且盤念力守窮棲去去非所安

立秋日

葉落天始秋一氣自回薄葵藿凝清露衰老獨先覺行
雲翳白日向夕風雨作彷彿同一瓢流水百遺落園葵
遂含滋可以供我酌白髮西鄰叟相過慰漂泊貽我酒
兩鶴對之中頗作高歌盡君觴從人誚徐邈

夏夜

悔暑久屢興飛蟲亦彷彿玉宇曠無隣星河阻靈匹春
蠶朱火中悼彼青陽失舊知傷已逝新歡邀難即蟲蟲
氣知焚惕惕心為怵惕先霜萱交易變蒲柳質彷徨不
能寐坐俟東方日

丁未重午

世亂無安宅盡室久在路山蜩始一鳴海燕時變去已
歎朱戶非不見龍舟渡采樂詎能壽酌酒聊自豫四時
紛相代百歲同為寓日長坐風簷更讀離騷賦
荅客一首
簪祿非本性適彼南山阿蔡蕃日不充慷慨獨商歌有
客向我言與世同其波商君覆七國季子傾三河區區
守章句白首成蹉跎念之為三歎所樂良已多潛魚駭
鉤餌飛鳥愁網羅結駟非不榮違己當如何
題綠綺軒
朱絲揚白雪白鶴舞婆娑猶聞廣陵散不發慨慷歌風
來茂苑樹月落洞庭波不見古人久為知古意多

仲冬秋涇客舍
水涸天始寒爽氣薄綿絡空林無榮木亦鹵草俱白燕
斜各有營驅馬不得息嗟予亦何者慘慘長路側飢寒
恒累之豈不厭所歷址風來廣漠徒御皆少色盈盈但
四顧白日忽西匿山川莽悠悠沿洄良未極索寞中野
戲遂侶南去翼誰能獨無情歸哉山中宅
皂林驛
朝發白水村夕次皂林驛水腥無飲馬林黑有歸翮昔
時兵交地白骨如山積萬竈今已夷風亭煥新飾居人
尚星散父老悲故迹圖國關山月夜逐南征客
春日宴滄洲詩一首并引
歲在著雍涒灘春三月一日藥谷高士合賓
客序兄弟飲于滄洲一曲平池漪翠高閣延
青圃景中天繁陰四合微飈遠激幽芳襲人
清躁在盡嘉有既旅徵嬉坤之刺繪羨伐木
之求友終宴忘疲遷坐復酌鳴鶊間發協朱
鳳之相和舞袖雙回翩驚鴻之欲舉嗚呼蘭
亭金谷會豈能常滄海流沙兵猶未息歎神
仙之無驗宜曠達以為高用綴新篇以紀雅
集詩曰
天闊無雲雲山明洗新黛遇從屬休假置酒滄洲會柔
荑綠堪藉雜英紅尚在累觴既不辭秉燭還相對清彈

促哀聲松歸呈脩態蘭亭今已矣金谷徒增慨大化會
有終四時窮復貸厭厭夜無歸從人譏倒載
遊仙詩三首
巍巍閬風臺層構切青霄一氣存太始三神建高標天
風翼芝蓋仙曲和簫韶左揖赤松游右御山圖朝上帝
綴其頤元君目相招富貴一脫屣於焉恣長謠
寸田何茫茫其廣周九野超然凌崑崙郎河夜西瀉高
城風塵表日月乃在下神官役鬼工樓觀冊青假勾陳
與玄武衛此神明舍麻姑別千霜豈是得道者不見海
三枯白髮徒盈把
景風翕玄圃漢漢瓊花開手弄天上月夜宴九成臺盤

行五色芝酌以紫霞杯黄屋豈爲貴秦政亦荒哉浩然
中獨存萬象方胚胎絲絲婁玄駒生死盍堪哀

丁一鶴詩

大道日已蕪游談紛頊頊韓非不得死商鞅終桎梏偉
哉高世士結屋青山左年來頗得道已覺初心果朝漱
玉池津夜存金鼎火御氣超六虛萬物真蜾蠃

采芝生詩三首

功名不可恃利禄恒爲愆舉世紛蠛集伊人鴻寥矯十
年不出戶上友綺與園金芝數九莖煌煌生石間朝陽
晞宿露光輝一何鮮采之備服食度世希神仙求謝城
市人振衣百尺巔萬虞悵已違肆志獨超然

采采復采采相與登高丘可以充我虛五鼎何足侔茂
陵豈識道且從方士游徒聞甘泉產更入蓬萊求白日
忽已暮悲風來素秋未若幽居子不懷四海憂清節尚
巢父素心追許由

負版行欲僵飛蠅死猶集赴燭夜蛾焚好酒猩猩泣所
以思遠託道路方險澀寧希百金賞豈慕千戶邑求言
從我求鵬鶚惟一粒有材寔爲累無欲安所入韓彭苦
不悟蓋同匹夫執商山今寂寥高風邈難及

題夏顧貞西疇草堂

九山惟鳳凰突兀尊中臼山斷忽平野四水東南流海
潮日夜至新沙成故洲愛此斗絕境遂與長沮游茇葯
苔濕道相率開西疇俗類桃花源無曆知春秋風寒禾
黍熟雨多桑柘稠土芝頗益氣玉延亦可羞過從有黄
老請謁無王侯四時共相保千歲非所憂如何萬里客
日暮行未休騎虎不得下短衣歸飯牛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一

淸江貝先生詩集卷之二

五言古詩

讀史五首

吾憐閔仲叔始辟懷喜懼及其見司徒喜懼亦皆去勞苦非所堪虛名豈相誤用舍何必言投劾時已暮

周黨久不仕身屈名四馳去綠一旦至舉族更勸之安知脩道者出處亦有時慨然中途返獨守東岡陂

東漢多逸民山棲久懷璧遼東亦逃名詔用三公職求婢在明火求士當務德此道今何如其人安可識

嵇英抗高節萬乘不能屈設壇爲見之豈若壺山逸光祿位已崇匡時竟無術遂與張楷輩尚待黃瓊出

五侯濁四海白日淪光輝處士切憂國空言相是非郭泰不絶俗申屠能見幾朱鳳翔千仞百世令人希

己酉歲初度日書懷

余生若小草望成百尺材强因客土植苦被秋風摧徒懸五十過況經元二灾白髮不可變青陽忽已回未忘築裹好幾見桃花開殘編掩黃石虛室生蒼苔故人且共棄王孫誰復哀終歸葛洪井詎上鳳皇臺衰嫈置勿論待月酌金罍

初夏郊居二首

強學不知老索居恒鮮歡誓將從余好山河阻且綿淒淒風雨交四月秋浦寒夕寢不能且日高猶未食念之安所尤適遷固有偏無外患叉力稼或逢年

仲夏祭庵鳴氣淸天愈高新田已當泊南風翼良苗田翁起相戒無務東作勞豐年諒可必勿爲曼草交嗟余失路久竟負伊人招屢空亦宜然何日耕東臯

久客始歸寓井西舊宅述懷一首

在路日思歸已倦風水艱前經石門店喜見西南山懷我初去鄕忽忽三十年兒童盡成老比隣無復存阡陌迷東西甲第空毁垣秋風落古木方池荒夏蓮嗟忽營世換豈獨遇神仙蕭蕭井西宅白晝唯高眠所欣無維縶貧賤何足歎

晨興在叉山作

夜雨四簷絶坐待扶桑暾天高無餘滓物景方晏温黃鸝萃霜木白鷗來寒門所欣居處幽已忘超走煩時枉道人過或逢田父言傷哉亂離後衣冠今幾存賦斂日已亟何地爲桃源結茅向絶境牧豖學公孫

鐵牙鄉抄詩爲賦一首

好古思古人古詩朝暮讀滂泊玄酒味和平綠琴曲古人今白骨古意不諧俗已歎知音稀古淚空滿掬鐵起亦執古其人美如玉昨者忽相過大雪山中宿不知破硯冰抄詩夜燃燭諒非飽謝才可繼曹劉躅嗟之詎能殺藜藿且當東

對酒懷邵文博擬東野一首

今日忽不樂孫酒從盃將酌酒云解愁愁坐如有桓安
得二三子促席相與言尚思渚洲地十月花更繁雲隨
鶴蓋合雪避貂裘温終旌後東燭歌吹高堂宣盈盈二
八女白苧鸛翎翻月落猶未歸清夜宿西園到今題詩
與素壁龍蛇脅荆揚忽雲捲海內俱星奔斷腸臨湊論
四首顏上也昔如鷹脫韝竟作駒在轅淒涼城南路甲
第今空存瀟湘窓下流三神鎖朱門江陰隔秋晷山寒
啼夜魂詎忘白壁贈更戀綈袍恩索居悵無匹落葉滿
孤村

早春

山寒花尚遲雪霽江已緑懷新感游子㖞節宣難伏且

同尋組樂辛免章紱束更擬登前峰青郊可遊目

擬出塞曲

翩翩荆揚士結束赴幽州將軍宜樂戰匈奴爲我仇已
通大月氏更取烏孫留驅爲白狼北洗兵青海頭歸來
飲高廟燕雪平城羞
早從漢捕虜萬里唯一身軍中已三年苦樂安可陳但
見隴底雪不識隴頭春北風利刀劍肌膚皆盡皴天王
正關邊詎恤中國民

赴召留別諸友

用世非拙迂白首在山林詩書況久輟柱樂非所任王
事忽相縻遂令違我心迢迢適西邁惻惻辭東岑中田
澤雉雊古木鷄鶘吟所親亦胡越耿耿展與參楚來一
回首涕下徒霑襟終當返田里灌園布濮陰

送吳濟仲

弱冠知君名五十始逢君南宮試同宿十日披清文叉
我倫脩藥鉄近幽蘭芬兹言歸故鄉告别郡悲聞蛙蛙
中林鹿猶能念其群況我同心友去住從此分夜度淅
江水朝看天姥雲春倉正㗲㗲夏木方欣欣安得遂同
載歸偶沮溺耘

六月十五日夜坐明德堂一首

大火直初昏回飈薦微寒行遶曲池靜坐蔭華構敞天
高積陰散水明圓魄上翩翩去鳥逐唧唧幽蟲響胡爲

京國滯羈旅林壑負吳中有尊罍吾當理歸鞅

出都門一首寄張孟兼主事

日落宿都門鷄鳴發浮化城南夜來雨連山色如赭青
松夾高崗烟火通旅舍到家須十日當田熟秋稼如何
山巨源未知嵇叔夜野鶴終去人疲牛豈勝駕寄書謝
所親吾今老林下

辛亥初度日偶成

吾生本如寄有酒還自酣豈待三宜休已知七不堪陶
泓且當傳孔方安可談綢繆㚒神龜束身慈老蠶尚能
從故去卜宅南山南

題盛蒼崖鳫

八月鴻鴈來往彼天南呼前飛後已息後至飢相求日
落洞庭晚風高彭蠡秋彭蠡多蒹葭遠近徧汀洲恒恐
羽毛損稻粱非所謀寒門阻冰雪異鄉安可留徘徊念
其族天外復千儔身今萬里客肉非九鼎羞慎為弋者
獲遠寄征人愁願以海為池上同朱鳳游飲啄分微軀
不愧波上鷗

獨酌

行年已六九髮脫身漸羸不及桃李花遂成蒲柳衰貴
賤必同盡造化寧吾私徒聞王子喬何處求安期區區
營丹砂貪生無乃欺今朝飲無事酒熟當自持

初冬一首

一氣變昏旦洞房風露淒田禽亦已化秋蘭同蕪薉為
客久成老懷人殊未夷慘慘白日暮迢迢歸路迷世哀
不獲騁天遠何由稽求思讀書臺言采山中薇

孤松

青松類貧士落落惟霜皮已羞三春豔幸存千歲姿螻
蟻究其根烏鵲巢其枝時蒙過客賞但感愚夫嗤回飈
振空至百卉落無遺蒼然上參天乃見青松奇苟非厄
冰雪貞脆安可知

壬子秋七月一日與鄭文伯飲于朱弘道竹所
是日大雨擬蘇州一首

殘暑尚為癘客坐三四邊青山一雨過虛室夜翛然飲

與公子酌語非中頗宜雖無絲與竹庶譬賓主懽所貴
相知深豈惟懷一樽尊浮玉蟻風炬拆金葩圓厭厭詠
露斯會面良已艱天明即鴻燕西里獨悄悄

擬東野一首

破屋夜通月霜氣刀稜稜病骨不覺寒卒歲仍無繒殘
燈吐復翳僵臥知凍蠅事業漸蕪沒文章空鏤冰已失
國士意頗為年少陵長歌獨慷慨坐候東方升

送錢公擇還象山

金陵一杯酒送子歸海隅五月南風正荷花滿鏡湖登
堂酌春酒上壽雙親娛但惜千里別莫贈鮫人珠雖同
天地間一旦吳越殊皎皎渥洼子翩翩丹穴雛悵然不

得從遠望白雲孤

題聽雪齋擬孟郊一首

霆轟急雨瀉石鬪衝波盪百族巧鳴春絡緯催秋紡誰
知空山夜聽雪乃真賞病骨僵如蠅殘燈掩虛幌積玉
呈幻質潛韶泄微響一氣變鴻濛五音歸惚怳神清已
無夢理悟寧有象苦寒不可禁更鼓王恭氅

夢游澄林

我夢游澄林方舟坐垂釣一水窮縈迴三峰隱奔峭嬋
娟碧篠合灼灼朱葩耀殘雨趂回風斷雲通返照林昏
野老炊溪動寒女漂平生愛桃源何年陪員嶠永謝白
髮滿起應

金門詔獵思洗樂趨空歌操羨調一鶴巳與識九疑那
免誚覺來復京華語兒成一笑

楊貞婦王氏詩 并引

天合金沙里女王靜安年十七歸同邑楊伯
瑞伯瑞為樞密院斷事官未幾死于兵靜安
守節不嫁權貴爭求之至斷髮至自刎不殊
余讀其傳而悲之為賦四章以明其始終云

石上有琅玕孫生何猗猗婉彼深閨秀笑語閒且儀棠
華誇未晚芳潔當自持玉鏡一朝委相求豈無媒氷泮
時當歸遂峰罕新拂行行別父母遂居君子室君子官
巳崇新歡鼓琴瑟如何事前驅中道來相失東家有宋

玉西家有王昌皆知慕明艷詎忍蕪大綱露多為能污
江水不可方貞心耀白日峻節厲秋霜泣淚欲成河涓
軀遂如墓宰同陌上花誓比山頭樹鐵綺獻秋功條桑
事春務向非厄彊暴豈知金石固

送王公勉赴沁水教諭

清商隕一葉白下未知秋倦鳥息高陰潛魚依弱流君
子方壯首山河阻且脩歲夕衣畫繡驅車良未休我棲
雙明璫何以結綢繆悵焉隔千里白雲空悠悠

題金德俊葵軒

結廬在林屋所欣知者稀南風應凝賓我園日芳菲負
杖觀其生草多露沾衣有葵獨傾陽豈願回清瀾清漣

雖不照物性諒無違

禮部員外張惟中七月十二日暮歸賦詩八韻
和者自尚書牛公以下凡若干人夫漢諸體
互有不同巧於狀物者過麗切於言志者恒直
惟中過食之頃率尒成章且不以私而忘公情
與景俱至巳子因繼眾作之後兄器不足以諧
室柔也

秋至星火流病覺中懷劇成均祭分教才非一抔服日
入欣暫休野老或爭席清談雜虛無以永風月久百年
會有盡富貴非所適鳴虫亦知候倦鳥思假息脫冠巳
重然如何拘百役酒醉不復言適固存目擊

秋懷

露下百草變凄凄天地秋亦如中年客玉顏安可留山
鳴迅商激水涸行潦收恩方改團扇意復存弊衣梧桐
葉盡脫孤雛夜啾啾光景忽巳逝感之雙涕流
黃鵠日千里潛魚必深池蠢茲橘中蟲化蝶纔天飛解
辭苦不巳倏忽脫蠶絲兩翅既摧折何日回枯枝非才
慎所處富貴亦何為且盡一杯酒物我共忘機

題畫竹

太史公紀渭川千畝竹此圖僅盈尺而遠意
不翅千畝觀其毫枝髮葉歷歷可見於秋烟
暮雨外筆法視古亦精巳寓目久之遂起余

南山之興徑欲買舟歸臥其所云賦詩一首

市朝非素心林壑靜玄賞讀書甘寂寞寄竹更蕭爽衛
人虎豹經閑户蠨蛸網寒梢朽不實野莽苞初長風生
回鶴夢月出聞猿響如何猶戀祿厩馬存病頼相期結
二仲鼓馬共來往

送黄仲宛上官博李

嚴霜戒秋杪百草俱已衰子別何匆匆一尊聊共持今
晨白門道後夜滄海湄長歌獨慷慨健步何逶迤古來
聲利場日出紛火馳進非才不任退亦分所宜吹竽我
豈濫售璞人皆嗤峻節當自厲坦途方在茲從容有新
語千里僩相思

次韻張師廣助教登雨花臺一首

行行出城南登高望三丘雄堞壯天居宫殿吞雲浮星
分斗牛野水合江漢流蒼然淮上山聚米當馬頭氣已
無湖漢人今冠中州慨慨憶當時遠近開朱樓仙人翠
羽帳王母珊瑚鉤貂蟬霧七貴車馬從五侯光輝互照
耀意氣何綢繆
皇威復禹跡風氣移荒陬千屯夾虎士萬斛回龍舟將
軍衛霍功相國房杜謀我來覽奇觀發興屬清秋已將
函谷並遂與洛陽侔所悲迫衰謝蒙汜安可留目送桃
葉遠水深鳬鴈洲清談哂諸老匡時忘遠猶燕窮八極
曠惻此千里游

題朱孟翔層巒圖

疊嶂何崔嵬遠近皆可數不學王宰遲棄墨如棄土林
藏風雨黑石戴冰雪古初疑造化鍾已覺精靈聚遥思
兩山下流泉細通圃茅屋今何如人去苔生户

送盛孔昭赴淄川丞二首

天寒北風利有客赴臨淄臨淄古大國山川何逶迤小
白相夷吾尊周攘四夷田單守即墨一日走燕師二子
不復見名今千載垂為我弔精魄伯功未可卑
魏有徑寸珠守境無撞子照車十二乘何如照千里世
之威王賢孰知天下士所以飯牛兒商歌中夜起徒求
南海產半觸蛟龍死異才何代無紆絲今可理

題上虞柳悅仲朝暉軒

日東上扶桑嘷嘷雞子黄遥夜忽復旦仰瞻有啓明征
夫起當發宿鳥號且翔城郭互參差曲户通天光空照
室中人豈鮒鬚上霜竹枝自垂蔭萱草亦揚芳此心諒
已短此恩一何長欲報固無極念之安可忘

雨中漫興

端居少賓客鳥跡徧階除夏雨復蕪旬衆木青扶疎金
石何必陳此樂當何如未懷漆園吏相去千載餘萬物
雖一體忽若胡越殊久苟不知我我豈能知魚

臨川饒孟侍所居西軒有先大父所植杏一株
今百年矣幸不剪於兵火因築亭于旁名杏庭

云宋景濂作賊子賦詩一首

結構非壯麗可以樂晨昏仰蔭百年樹深蟠千歲根緊欒朱蔬數雖離青子纍秀出風烟表潤含雨露痕戎馬方縱横境内悉崩奔桃李摧爲薪荊棘騎高門榮華旅難恃尚見文獻存未擬匡山田詎論曲江園讀書較貴琴命客置芳尊永言益封植祖德慎無諼

擬古

荊山一何高上與天門通搢聞產玉處吐氣成白虹縣菜混燕石世已無國工務之濯不完不如在石中卞和恥再刖玉亦悲無窮吾今死抱璞庶以全其躬

晩絶

極目登高丘秋高淮泗平淮泗東南流故繞鍾離城東京昔喪亂英雄紛戰爭殺人及雞犬曠野寂無聲惚惚千載下復見新人耕魏公今何在銅臺春草生公昭家中骨豈憂王室傾北海因爲豪平原安可輕時哉有屈信漢道再昌明

古意三首

春風天上來蒲城紅與紫如何朝暮間飄落隨流水堂前兩冬青霜雪猶不死向來三月時誰言及桃李

對酒發長歌歌長苦難續浮雲空自行白日安可逐黄河走東海千里纔一曲奈何人之心頃刻有翻覆

六國多好士堂上各三千所覩苟不愜禍福恒相因李

國賊黄歇馮驩復田文種栬得秋實蔑裴徒剌人

六月一日至臨淮夜宿方丈敏東軒

北斗亦四時恒星自昏曉如何百年客貴賤俱擾擾酒酣虛室臥雨絶四山悄道冥天地廣身在風露表六合一何大毫芒未爲小宅神惟寂寞適意忘娛樂朱鉢竟誰賞白髮今已少求期江湖居相覩有魚鳥

送張思齊歸平陽

十月天地閉北風河已澌送子千里道太行極崔嵬日暮歸鳥疾雪深著兒飢酌以一卮酒爲說身上衣伐木運重賦白駒不可維悠悠南北岐惻惻勞我思

分題送友得忠孝廟

丈夫死殉國於道詎非宜烈烈卞侍中忠顔王室危肩撓敢爲逆戒師焉可支躍馬娶其鋒以肉充虎飢苦戰既不旋有子亦從之精忠貫日月未憇馬革屍至今石頭下尚使行人悲悲冶城山秋風吹古祠送客遠徂遏塈慨傷我懷當時諸老臣清談竟何爲酗酒酹英魂忠孝以爲規

池河驛

早發紅心驛日暮宿池河百里無人烟狐兔馬前過山明見野火梁淺通微波却立時踟躅前登益嵯峨北風何蕭蕭塵埃衣上多下馬留信宿對酒一長歌

大槍嶺

巍巍大槍嶺羊腸盤九曲深林野雉雊短草豺虎伏行
人疲不進慘慘對僮僕下得仙居澗始復就平陸一株
羅浮花春深綠如玉五年悵不見今日開我目

滁陽驛

群山繞滁州城郭帶林壑豈惟居人稠遂使游子樂昔
藉青滿野羊馬盛幽朔固知
英雄主四方歸大略回視清流關往事殊可薄斯花寒
未開細雪春猶落且持一斗酒獨與故人酌

猛虎行

有虎有虎在彼中野高步風生何物敢侮以比直臣獨
立無與前稱長孺後載文舉亦有埋輪復聞破柱為時

所憚豺狼氣沮奈何令人使我懷古

李氏三節婦行 并序

隴西李子平氏子茂德聘同郡張氏女年十
八歸李氏生子庸甫六歲而寡舅姑憐其少
也欲嫁之使左右風之即引刀欲斷髮以見
志乃止茂德之弟仲德亦蚤卒其妻張氏年
二十有八生子慶方亂亦誓不再適從弟希
賢妻陳氏二十有四希賢卒時其子度方孕
四月一門三婦以貞白聞而庸既長好學仕
元至正間累官至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推
恩贈父將軍同知益都路總管府事隴西郡
伯母封隴西郡夫人再調關東宣慰階中奉
大夫而夫人始卒年五十有六
大明革命洪武初辟庸為司農主簿四轉至
嘉興府知府所至嚴而不殘夫人之教為多
至今滄洲父老猶能道之可見家法有素而
關於世教之大如此為賦三婦行以俻太史
氏所采云

赫赫隴西傑奕葉何光輝一門見三子不同鄉里兒三
婦名家姝玉貌長蛾眉大婦居中堂夜織流黃機中婦
具朝飧泉出江魚肥小婦二十餘金刀新製衣青松與
女蘿百歲欣相依未及白頭日雙鳳俄分飛入房洗粉

黛豈復施珠璣盤龍掩明鏡寡鵠琴中悲生既不同室
死則須同歸鴻鴈猶有信婦道安可違殘燈冬夜長素
月光徘徊共績還共語白玉當不灰有子官已高少壯
忽復衰丈夫少氣節恒懾白刃威女子乃如此盟山同
巍巍

四月十日兒子翀自鳳陽留一月遣歸因令
早營草堂叉山下為止息之所云

老病不得歸獨處常戚戚二子江南來眼暗初未識生
常戚垂堂肌肉如雪白一月長途間海風吹盡黑買酒
為相勞問吝向中夕追追漢陽簿春來斷消息阿塗在
母傍頗知工翰墨艱難且懷棄候使洗憂釋所愧無空

居百歲半爲客經營須及早尚變龍湫辯況近讀書臺雲鎖四山碧泉深出丹砂地冷多琥珀既非塵世資庶遂陶阮逸良辰戒僮僕匆匆又南北五月方鬱蒸日氣成霞赤出入非所宜川陸慎所歷惜別豈無淚向汝難弄滴秋江有鱸魚當掛吳淞席

述懷

浩蕩三十年如萍寄滄海起爲太學師一日揚光彩逸邁赴
中都送客紛雲藹名慚相國知禮感
親王待徘徊未得去忽漢朱顏改
詔許江南歸青山草堂在枝浪黃牛村猶瞻金馬門適性詎非樂捫心空自論田翁四五人共忘鄉相尋把酒酹及碁白石今猶存天寒落松影歲久生苔痕試求金光草超然事幽討依稀顧況臺寂寞錢王道東門歎黃犬我駕胡不早長歌歸去來吾從鹿門老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二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三

七言古詩

夢遊秦望山歌送客歸越中

秦望何崔嵬削如青蓮開下臨七十二湖之浩蕩上接三十六洞之縈廻夢中夜度浙江水輕如鶴背乘風來欲求軒轅上天處白雲尚鎖燒丹臺徒知有弱水安可覩蓬萊但聞松聲萬壑乎爽飛湍之喧豗赤日倏淡而無色復殷殷之雄雷蹴千盤乎歷百折香爐玉笥左右列山中二女問何遲桃花落盡燕支雪金鷄三叫失所在惟想參差白銀之觀開龍綃寄別淚三載猶未滅有美一人兮佩珊珊昨遊吳門復東還余願從而上下兮吁安期於雲間回首腸千里可望不可攀

雪蓬小朵歌送奎方舟還靈鷲

蓬婆雪嶺高崔嵬橫絶青天飛鳥回山中小朵更奇削石作蓮花千葉開巨靈擘山斷山脈一峯夜向東南擲千秋乾竺空有名萬里峨眉盡無色橫青疊翠分西湖洞口白猿猶可呼咸和之年有慧理卓錫尚愛飛來孤木杯高僧兩眉雪身如濁水青蓮開翻經石上不知年桂子年年落秋月

遊菩提山值雨宿存思庵

連山插天危欲崩木客結構當千層我來看山風雨惡入山喜見靈泉僧開門留客共野飯風回雨絶清無蠅

酒酣熱發喚不起夜深花落龕中燈軒轅已恐即韓衾
許氾未可識陳登天明車僕催欲去却嘆世故来相仍
重尋曲折恐蹉跌安得速討開支藤林開川谿見爲下
山寒石峻愁猿騰呼舟獨返草堂路他日重来共蹤擬

鳳皇山歌

大城周迴三百雉紫微閣對吳山起天目西来爲鳳皇
蒼然不過錢唐水玉輦金輿北去蹤行人折盡上陽花
杜鵑夜叫葛洪井燕子春歸蘇小家燕歸不識更新主
王氣凄凉作風雨城南楊柳聲金黄一束纖腰爲誰舞

京口王節婦歌

大江如帶從天来金山焦山碧崔嵬風吹楊花度江去

妾心如山不可回憶昔移所天豈獨甘守節兩草方孀
縮那知中道訣玉琴不奏雙鴛鴦玉簫不吹雙鳳凰紡
績紿朝朞娥眉忽成霜蠨蛸網素壁燕子歸空梁生乖
同室處死期同穴藏鬱鬱山頭樹已見參天長白璧須
惡玷白絲須惡染邊聲亂胡笳萬古悲蔡琰

玉山窩偪歌

玉山窩偪天下絶起伏進退皆天機巧如鸞鳥銖木杪壁
輕如快鶻峯尖飛流蘇帳下出新劇河梁古別傳依稀
黄龍磧裏胡雛語李陵臺前漢使歸當筵舞劍不辟客
頓足踏地爭牽衣玉簫金管靜如水西夏東山相是非
昔聞漢主出大漠七日始脱平城圍當時論功孰第一
木偶解走單于妃奇兵百萬竟何事將軍賜級增光輝
龍爭虎戰亦同幻尊中有酒君無違更呼左家雙鳳和
我曲玉斗碎落千珠璣

題子昂松樹障子歌蓋王成之所藏者紙尾云大
德八年正月廿八夜燈下書

吳興筆法蕭鍾王不獨醉草過張旭既無河朔少年之
杳拖又無深山羽人之退縮故人相遇今何夕銀燭吐
光如月白手寫青松障子歌百金一字無所惜何物小
兒憎嫵媚玉環飛燕皆傾國嗟哉平生秃千兎夜寫蠅
頭愧無益王孫騎鶴去不還日落太湖雲氣赤君家此
本世希有詞翰風流與之敵紛紛真贋那足辯珷玞敢

厠連城璧勿同玉枕未和書一閱昭陵永相失

題王立本山水圖

我有愛山癖每欲名山去秦溪一日寄新圖欹枕高堂
覩雲霧何年王宰留真跡青城天彭接太白金堂石室
猶可識大樹小樹參天直千盤百折分秋毫木客時與
行人遭一門通天劍閣險三峽漲雪瞿塘高小舟如鳧
爭入浦啞啞臥聽雙鳩搰拾遺近在浣花溪却面龍湫
結茅宇豺狼塞路何由通采芝亦有商山翁安得相從
向絶境振衣千仞来天風

甲辰七月十三日書所見

行人漸稀日已没星墮西南大如月一道餘光夜不收

青天萬丈金虵掣

題趙仲穆畫馬

吾聞冀北之馬如雲照川谷八尺飛龍在天育濼河逵幸翠華遲柳林大獵金鞍簇是時四海為一家東踰日本西流沙拂郎近獻兩驕驍不數郭家獅子花公子前身豈曹霸一馬真輕百金價黄金臺上𠍴為客白髮江南隨意畫騄駬騊駼各不同飲泉齕草落筆工君不見龍庭首蓿與天遠何人更收青海騘

送王好問赴春官

君文空桑協宮徵我文尨嚚不忺耳早隨舉子踏槐花曲江走馬秋風裏院門魚鑰晨未開白袍鵠立三千士

風簷落筆許先成食葉老蠶春乍起樗蒲三叫不作盧白首讀書猶未已兩河草動持干戈奎星無光作者死五門下詔蒐遺材四月文場酣戰蟻先生有志復先登朱鳳一鳴唇衆喙卞和誰楚空遺刖曹劌刧齊方雪耻軟裘快馬入居庸得意看花麗春市上林賦就氣凌雲我亦明年獻天子

送浙省都事曹德輔運粮北上

邑田未聞歲未熟白粲一金纔一斛將軍初下山東城使者復轉江南粟颶風五月西南回黄龍朱雀一時開雷霆夜搥海若死雲霧晝合天妃来黑洋北去五千里直沽近接金河水内使傳勑賜宮壺侍臣出報龍顔喜

送文徑周入京師

文郎氣如虹北上何匆匆重經九折坂復覽百步洪日月四地底山河拯雲中有書一萬言欲獻明光宮蚩尤獨山折天柱百川亂流赤子苦龍驤未見下益州虎旅猶聞駐靈武草白風驤驤跋涉無乃勞驊騮識駿骨憐驚非凡毛臨岐更酌酒飛雪落征袍何以致纏綿錦帶昆吾刀

天冠法師鄧均谷禱雨歌

至正辛丑秋七月官河無舟死魚鼈錢唐城中十萬室鑿井深通海鰌穴海底九烏朝並出流金鑠石氣愈烈我無快刃斫旱魃檮杌為妖降吳越老巫歌舞帝不悅

真宰之罪何當靈天冠法師與天通丹書鐵券呼龍公石壇晝晦羣神降金支翠旗来半空舉杯擲地霹靂從澍雨一日聲如砰三四白水禾芃芃兒童謝道歌年豐百金不領歸空同師豈瑣瑣貪天功笑汝蜥蜴能為龍

張靜婉採蓮曲

妾長平康里能舞復能歌鬢斜梳墮馬眉淺約彎蛾陌上遊人顧門前俠客過塗黄衪拜月拾翠欲凌波已知一身重不受千金與十五事秋娘十六歸羊侃顧妾比雙蓮為君朝暮鮮君能重妾綢繆意别起高樓大道邊眷乘油壁香車出夜入流蘇甲帳眠高樓下俯平湖濶照妾濃粧并淺抹五月平湖水正深盪舟相逐起鸂鶒

莫學藕絲容易絕試將進子託同心

出塞曲

七星旵星大將旗猛士百萬皆熊羆追逆逆出鴈門塞漢虜相見遲相持軍中無糧殺牛馬夜得降人知衆寡天山月黑潛度兵飛箭着人如雨下捷書明日報甘泉死者白骨歸何年春風草綠秋風白塊皚爲君長守邊五嶽爲城海爲塹天下人當棄弓劍

野中吟

野中古墓何纍纍子孫已絕傍人悲送車百兩喧鼓吹却憶出祖東門時墓前青青春草沒墓下縱横狐兔穴昔年已見野人耕今年復見隣人發千年髑髏出黃土翁仲無言泣寒雨何時故物總成灰猶有玉釵留半股

田家行

田中八月紅稻熟田頭黃雀飛且啄去年出走不得收今年父子田舍宿大婦小婦長裁衫夜起剪桑飼五蠶不言畫眉無寶鏡不恨搔頭無寶簪稻登場蠶在箔新穀可舂絲可絡賽神城南聽神語但祈無兵歲不苦

樞密院掾曹李至剛從帖木公守犯羅一年詔回京師遇風抵曹涇明年夏復踰海北上詩以送之

白洋十月行人苦北風簸浪魚龍舞黑洋六月南風回海客椎牛賽彭祖使者迢迢入帝畿連艘夜發迅如飛六鰲尚戴三山起一鵠仍從萬里歸張儀雖困猶存舌

置酒都門歌激烈丈夫得官貴少年腐儒窮經空白髮

白茅歌莫華亭丞戚彥忠

山東未息馬山西尚揮戈急起州縣丁壯開白茅河海風裂面天雨雪山高水深不見日萬人鑿土如鑿山河邊死者誰收骨白茅河成如白虹百里直與昆城通將軍不待驅鬼工平地遂作魚龍宮問誰愛民如愛子華亭戚侯古莫比昔去今還悲復喜非汝身爲白茅鬼戚侯之德河之水千古萬古流無已

送天台吳蟾友奉董宗師命主桐柏觀

天台之山四萬八千丈中有飛仙共來往東方未白天雞號扶桑赤日三更上山人曾識玉蟾翁丹砂九返面

如童吹笙醉跨千年鶴朝上崆峒暮廬霍葛洪井西松樹老子晉臺下桃花落日邊人寄董師書別我却入天台居麻姑相見已白髮蓬萊弱水人何如我亦張帆上南斗餐霞有訣能相授青天更約借龍騎福地應知令虎守

題子昂秋林早行圖

北上莫度河龍門如天誰敢過西遊莫趁蜀瞿塘如馬誰敢觸大星未落月掛樹行人出門向何處日日西東往復來青山不斷天涯路天涯路險更無窮破衆羸馬怯秋風日高茅屋猶未起愧你山中白髮翁

題子昂秋江漁艇圖

朝漁江之南暮漁江之北朝暮淸江邊公侯不相識西
塞山前秋日微滄波浩蕩釣船歸老翁何來一相就鐵
笛夜吹彭浪磯

小蓬壺歌

君不見蓬萊方丈三韓東上有飛樓湧闕何穹崇始知
九州更在赤縣外弱水不與人間通赤鱗伏可擾白鳳
馴可籠瑤草四時碧桃花千歲紅爐殺一去已無跡燕
齊弟子徒相從鐵崖老人有仙骨七十復向雲間逢高
臺剪斷一曲幽絶境銀河倒斟双玉虹自非麥娥之神
從其處安得縮地如壺公讀書已去神禹穴獻賦不到
明光宮麻姑相過急洒掃有酒莫使金樽空酒酣更呼

双童爲我歌小海鐵笛雷怒來天風

醉芙蓉歎

蜀江芙蓉四十里花外樓臺夾江水蜀主龍舟八月來
日照千門錦雲起一朶依稀武都女雪色宮衣輕欲累
巳竊玄珠化水仙不同石鏡埋黃土朝妍夕態還相惱
傅粉塗黃俱草草春風入髓猶未蘇丹砂換骨應長好
凌波殿廢花亦殘江上秋深風雨寒武林城南偶識面
把酒共看頳玉盤十年流落雲間路欲尋舊賞知何處
芳心一點對斜陽脉脉無言歲華暮

題趙處仁竹泉所

王孫寶玦已流落九馬不復歸長安梨園歌舞入殘夢

白屋無人空翠寒流泉汩汩如流乳竹應笑歌成律呂
酒酣濯足望洞庭一片瀟湘隔秋雨有鳥有鳥來丹山
羽衣五色朱其冠人間腥腐不足飽食汝竹實飲汝湍
汝一出三千年

次韻鐵崖先生醉歌

先生愛酒稱酒仙淸者爲聖濁爲賢淸江三月百花合
江頭日坐流萍舩左携張好右李娟紫檀双鳳鵾雞弦
傾家買酒且爲樂老婦勿憂無酒錢白日西沒天東旋
秋霜入鏡何當去蓬萊有路不可到祖龍已腐三重泉
何如快飮三萬日酒醒即起糟丘邊頽持北斗挹東海
月落枕股樓頭眠

用蘇東坡先生韵賦竹軒

朝飢不飽肉朝寒忍看竹愛竹已成癖尙勝桃李俗食
肉鼻生肥我癖無良醫籜龍未可斸頗怪饞奴癡竹下
哦詩空咀嚼月明夜半來笙鶴

孫孝子歌

亂兵夜入高郵城孤兒失母號且行城邊白刃耀霜雪
負母獨出千人驚君不見鴟鴞生子食母肉人間更有
鴟鴞族兒知有母同死生蓼莪已廢猶能讀

白苧詞

江淸月高夜未央芙蓉半白微有霜天寒小隊分兩行
胡姬更勸蒲萄漿酒酣回身入洞房金爐火煖鼓都梁

頌君朝出夜飲酒祝君千年萬年壽

行路難

古有行路難其詞非一近見楊伯謙之作則言其易而不言其難也故申其義焉

采玉乎闐河問君勃律何時過采珠鮫人室問君百粤何時出珠玉歲久同為塵君胡重利不重身海有波鉄我揖山有石摧我輪行路難出門即羊腸何况萬里道管叔危周公逹人侁曾史尊有酒盤有壷鼓坎坎歌烏烏海不可涉山不可徒路旁之人愛尔玉與珠行路難我以為父安知非虎我以為兄安知非狼仰天悲歌泣下沾襟

團扇詞

團扇何皎潔誤方雪與月雪當有時汚月亦有時缺妾恨似天長君恩成雨絶昨夜秋風長信來星河已見西南回妾有新詞詎堪寫夜撲流螢玉階下

題兒雲林畫

雲林先生老更迂酒酣落筆元氣俱滄洲赤縣隨意掃不學徐熙沒骨圖沉屏石帶波濤潤石上烟梢勢千仞參天古木蛟龍僵赤葉已脫荊門霜北風蕭蕭白日暮相偶應知不相附丹山之羽何時來會待春色陰臣回

折楊柳曲

楊柳何青青春風拂長路朝送行人歸暮送行人去行人南北無已時折盡可憐無一枝

題王叔明茅山圖

一峯拂天三萬丈衆峯旁聮不相識我行未盡天下奇王宰寫山工異狀巖〻勾曲雲蒼〻溧陽樹天高去鳥沒日落行人度茅君已千年浪憶燒丹處猶疑風雨夜騎虎山頭過平生好山獨未歸山中桃花如雨飛相從采朮定何日長向雲間瞻翠微

秋夜長

夜長何漫漫婺婦歎且泣落月當窗照迴風辱戸入新愁不可道古恨無時斷吾将叫重華於江之南蒼梧山高湘水深耿耿不寐起觀東方濤皎白露降而為霜瑤草無情亦隕其芳安得不老既去而薦周公待旦思無三王傷哉何為攬衣彷徨

遠別離

君不見青天之月三五缺三五滿惟有別離愁千秋萬古何時斷憶昨郎邊行城南柳飛絮遮絶出居延匹馬隨都護今年得郎書猶在天山戍黄河入大荒白草迷歸路夏日青無光胡風起朝暮不若路旁塵隨郎馬蹄去妾居但守節郎去當封侯昔為白門雛變種江上棲今作隴頭水嗚咽東西流時憑萬里夢夜到西梁州三十六部猶未滅良人那得朝金闕可憐池上紫鴛鴦白頭生死不相忘

白雲歌
見命大炎王已灰种為六葉空花開北風萬里塞門來
一夜吹落金銀臺璸坑委谷何喤喤龍蛇但縮虎豹哀
洪流不作龍門雷崆峒太白危欲摧將軍夜出猶未回
馬前一片大如杯山中野老居崔嵬酌酒以勉燒芋魁
安知銀屏翠箔圍白白但歌田有百穀年無災

董逃行
北風破肉胡兵利漢將驅人死胡地丈夫四出婦女號
長安十日城門閉夜入南山恐衝虎尚勝迫迫隨捕虜
城中有地盡蓮蒿城下何人種禾黍夜聞董逃四面歌
却思鄉土淚滂沱

雨中
江南正月如臘月花開未開春尚慳空中白雨急飛瀑
海上黑雲深抱山老夫閉門愁不出十日西窗聽蕭瑟
公卿鞴馬五更朝且獨高眠舒我膝銅雀破瓦不補天
戲詩強學號風婢荒村無路竹雞喚載酒何人尋鄭虔
白頭為農計亦足棄書耕田買黃犢

正月廿九日楊鳴鶴席上分韻得幾字
兩山昨夜風雨止水漲新痕注沙尾黃知彭澤柳初芽
紅見武陵桃欲蕊老去逢春更惜春平生酒伴誰知已
白髮楊郎古奇士千金已散歸田里閉門留客為張筵
共喜一時成二美小兒行觴不計籌大兒割肉能操匕
冬雁下筋白於肪秋蕪洗泥寒刺齒且須快意在今朝
況我中年會能幾亂離相見亦偶然海內交游半為鬼
顛狂豈顧傍人鄙但恨白日無淹晷賦詩已覺無曹劉
罵客安知有程李坐中一鶴能高歌々作連珠盡傾耳
風卷新聲入夜雲裊竹哀絲靜如水看為倒卷玻璃江
百尺高樓眠不起

丁一鶴以疾止酒詩以誚之
一鶴先生老耽酒夜飲一石朝五斗春來連月醉如泥
窺戶欣無太常婦杜康昨者忽為厲雞鶩不薦談天口
結交昔在王侯間折節應羞兒女後地經槜李却垂淚
日落君山獨回首浪說壯游年少時結束正似幽并兒

胡風破肉雪埋脛拖花駿馬如星馳天街下馬意氣盛
胡女起問郎君誰涼州葡萄不論價龜茲觱栗當筵吹
安知反覆一秋毫白髮斷滿紅顏衰吳王宮中走麋鹿
真娘墓下號狐狸出門兩足苦無力強與老儒時賦詩
君不見人間萬事隨流水別有乾坤醉鄉裏不如與君
更挾兩鷗尋李白陶潛共生死

穆陵行
至元中胡僧楊璉真伽利宋諸陵寶玉因倡妖
言惑主盡發攢宮之在會稽者斷理宗頂骨為
飲器璉敗歸內府九十年矣洪武二年正月
詔宣國公求之得於僧汝訥所乃命瘞金陵聚寶

山立石以表之余感而賦詩一首

六陵草沒迸東西冬青花落陵上泥黑龍斷首作飲器
風雨空山魂夜啼當時直恐金棺腐鑿石通泉下深固
一歸白鴈度江來寶氣竟逐妖僧去金屋猶思宮女侍
玉衣無復祠官護可憐持比月氏王寧飼烏鳶及狐兔
眞人欻見起江東鐵馬九月踰崆峒百年枯骨却南返
雨花臺下開幽宮流螢夜飛石虎殿江頭白塔今不見
人間萬事安可知杜宇聲中淚如霰

送定南宗住四明大慈寺

伏龍羅漢無人識萬里如雲倏南北南北山川不可窮
雲去雲來自無跡朝辭鳳闕向東湖身乘一葉秋江鴻

東湖何處更求我白雲去盡青山孤開樓夜看山頭月
月色湖光射冰雪四明太白相崢嶸天地虛空一毫髮
老夫漂泊悲蓬根相逢已契三生緣人間火宅不可住
他年聽法來松門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四

青蘿山房歌并引

青蘿山在仙華之東蓋仙華為黃帝少女升天處其山峭堅千仞而支別為青蘿今翰林學士宋公景濂讀書其下因名其所曰青蘿山房絕嶺之雲煙長溪之魚鳥皆棲於耳目之間矣公雖去此而猶眷眷不忘間屬予賦予聞適意山林者恒抗公侯之富而爭名市朝者恒識處士之介是皆得之此而失之彼惟公則不然昔之處也非必於山林安其時也今之仕也非必於市朝行其道也故在青蘿不為損至於視草北

門亦不為加隱顯一揆喧寂同趣孰得而窺其際邪公擅一代之文章所著多行于世而時於山房者必有光氣燭天與山之寶玉同不泯矣遂為之歌曰

仙華之山何嶄絕兮摩天萬仞青相磨山勢東來忽平
地逶迤不斷為青蘿青蘿隱隱如崩石奇娥負山山為
析欲叫軒轅向何處千古萬古空遺蹤玉女得道登雲
車淩空直上太清家雲車不復返落盡金莖花風凄凄
兮又下雨行人悵兮子規語山回路盡或逢花知是青
蘿山人結茅宇山人紫府神仙客身今六十頭尚黑胸
蟠五色丈女絲手煉五色神媧石絲可為君成天章石

可為君補天隙一朝寘之白玉堂青雘寂寂寒無光何年借我白石床卧看明月来東方與君酌酒歌我曲君歸早訪初平羊

題火龍烹茶圖 并引

右火龍烹茶圖蓋寫古帝王事而斷𦆵落數半為好事者裂去獨有茶具及黄衣中使拱而立者二人烹茶者一人曲江錢惟善定為唐之玄宗豈昔見其全歟然所謂玄宗者不知當勵精圖治與張説一二大臣共樂集仙時耶抑其既耄而昵於妃子時也特人物位置要非院工所及未暇考譜以實之姑為賦詩一首題其左云

松聲忽作秋濤雄銅龍吐火鱗甲紅黄衣中使脩玉食
泉出金沙甘露濃春風一旗色尚活建溪山人兩前摘
蓬莱殿裏沃焦餘玉盌分沾侍臣渴名花换起海棠魂
細葉未數丁香根宮中一日歌舞散世上千秋圖畫存
開元盛事何人省書生亦解詩雙井空山槲葉燒破鐺
閉門讀書秋夜永

己酉清明

白紵衣鮮紫騮馬清明酌酒梨花下馬蹄一去不復来
梨花又見清明開城南城北多新墓日落啼鵑滿高樹
有酒誰澆千歳魂子孫盡徙濠州住主人更勸金叵羅
阿蠻起舞玲瓏歌生前不飲君如何

蘆菔吟

清江老人腹空洞白首談經恥無用酒酣入水問河神
乞我黄虀三百甕平生不羨將軍腹冰壺先生真我族
山妻日晏具朝飧露葉霜根甘勝肉君不見海上巨族
如公侯韶書夜遣官兵收

耕樂吟二首

南村北村喧僕姑一雨已蘇百草枯青秧如雲不見塗
木龍三伏閑在閣桔槔之樂人間無阿翁哺雛婦餉夫
生来不作章句儒但擬百斛量明珠東家擊鮮大作社
西家酒熟携滿觚 語畱昨日五門下
天子盡賜今年租

近天不以城南杜范蠡湖頭一茅宇成生隴上已離
豆長南山少荒土出門豈識鄉相尊對客何憂子孫魯
歲祈五風十日雨上無飛蝗下無虎四海從今盡中國
作歌且為歌洪武但存父子與君臣風俗當如結繩古

余避地千金圩釁游吳史兩山酒酣輿歎賦詩一首惜山中無賞音者空弃亦同於尾語耳姑錄以自娛云

[illegible]人夜劃蓬莱服着紗尚作青獅舞叉基得道以飛騰
烟火千家白成塢前年盜起官軍下存者如星纔四五
我来欲買讀書牀出入未愁穿猛虎山寒月黑無人聲
夾道長松作風雨佩環何日歸公主泉下銅棺閟千古

右仆麒麟罷官守林宿幽鷄聞鬼語苦耽勝槩惜殘年
共說當時慈老父錦紡池臺已零落田翁八十劚新土
傷哉土俗尊巫覡伏臘黨祠沸簫鼓祠旁甕井深不枯
雲氣隨龍有時吐試上崔嵬望汰洲直將培塿齊天姥
春前野桃渾欲放雪畫黄精亦堪煮興來起挾李長庚
重載琵琶雙玉女

海翁謡

海翁隨白鷗白鷗亦不驚千金散如土身與白鷗輕閒
翁甲子翁但笑人間豈識安期生祖龍一别阜鄉晚巳
見六鰲脊腐三山傾天空潮落夜如水月色下照珠宮
明麻姑到家急汎掃桃核酌酒為勸王方平

壬子春二月既望弁君子村招余重游叉山遂燕
陸景遠氏來青堂與者丁一鶴董祖南景遠父子
及余季子翔一觴一詠不啻蘭亭之會也酒半移
尊公主臺側而董海翁亦至子材遂大醉臥石上
不能起命兩童扶之登舟余與衆客至東山興盡
而返回賦一首以紀其事云

老夫一月不見山山癖無醫殊未瘳野桃作花已爛熳
故人約我山中游日串出海風雨收千巖萬壑清如秋
帝子何年上天去黄鳥歷歷鳴相求來青堂上坐終日
飲酒況得公榮流金刀割鮮氣傾壯白日下地仍相留
酒酣長歌動左右詩成落筆蟠銀鈎平生快意在一適

放浪豈知公與侯玉臺王母自千劫海屋老人今幾籌
青春無價須秉燭明朝花落令人愁

題徐復初叙政驄馬圖

青驄萬里來安西五花滿身玉削蹄將軍大雪騎出塞
風鬃未洗龍城泥何人落筆通造化天上房星降中夜
朱衣老奚鸞有神不獨開元數曹霸漢南漢北千帳空
將軍賜爵論邊功此馬豈與凡馬同辭鞍落日從遠放
黄金臺高春草豐

吳山人詩

西江吳山人者讀書綴文尤通地理書蜀貴道
嵗見之無復者山人乃指范蘭峰地既固且安遂

葬之以十金報山人卽不顧曰但得天下名士
一詩足矣因持卷求余賦故作古詩一首貴道
今錄起居注出僉浙江按察司云

吳山人讀書不作章句儒西上玉笥觀白虛尋龍經在
神莫閟金盌玉杯何處無負土哀哀者劉氏兒死無兒
惟有弟山人為卜范蘭峰水抱山回上田美紫荆一榮
復一枯罔頭日落啼老烏百金報吳笑不顧一詩價重
雙明珠君不見孫生瓜熟能供客客指黄花洞前城山
空白鶴今有村白鶴南飛杳無跡

胡虜雪獵圖為徐復初賦

太古天驕宅幽朔平沙四面無城郭生兒豈識種禾黍

走狗呼鷹共為樂北風颼颼大雪飛越嶺度岡馬蹄急
弓開滿月不虛發赤豹玄熊號且立日暮兩狼歸掛鞍
熊支勸酒左右彈一時快意良不惡金刀割鮮行玉盌
君不見漢家天子獵四海塞下將軍歸奏凱青丘雲夢
何足誇猛虎長鯨肉俱醢

十月三日過梧桐涇待官糧僕彥宅妾麗氏唐氏
白經感而賦之

天寒水清石齒齒杏葉初黃豆花紫鄰謝歌畫不見人
頭白烏啼月明裏當時豪俠傾五侯一榮一枯八十秋
綠珠亦解死金谷草露作淚無時流

奉化李公復祖母沈氏年二十生子七月而寡既

長沈為娶兄之女為婦生二子亦寡長即公達次
公復二母今皆已老號雙節堂為賦一首

鳳翦鸞膠難續絃雙龍鏡破難拼圓阿婆二十已守節
新婦哭夫方少年大兒嬌啼母心苦小兒十月安知父
破窓風雨來早秋夜績燈前共相語山頭松柏摧為薪
山前翁仲亦成塵紅顏憔悴每白髮生死不愧泉下人

郭忠恕出峽圖

巫峽何危哉夬掛如龍門禹治九州不得到此峽口水作
雷霆奔問汝江中人幾日三巴去峩眉五月銷古雪灔
澦堆深虎須怒巫峽之險安可攀胡為吳檣楚柂日日
來往乎其間高堂中有如花顏銀屏翠箔青春閒涉此

萬里通經年猶未還黃金不買死直欲高南山沒舟非
龍汝非虎黿鼉出沒蛟螭舞前者已脫後者號江神無
情天又雨石危巖兮利刃橫一葉完轉行千盤擬此硯
嶼棧豈待杜宇夜叫猿猱啼安得鑿之盡平土萬古不
識風波苦

送進士羅賜天台

赤城雲氣神仙家千樹萬樹蟠桃花十二樓臺起花外
石門水長通胡麻當時劉郎亦草草出山卻憶山中好
無信丹丘日月長玉人已共桃花老山空水流雲自飛
劉郎看花須早歸

送車定夫赴萊蕪簿

空青丹砂世所奇烏蒙昌陽亦皆用赤城車子玉峯孫
年過四十猶未貢南宮昨日獻文詞百族紛紛見孤鳳
一官初試萊蕪邑古人今人差伯仲釜中有魚晨不爨
案上無螢夜猶誦尚思論道程朱後玉峯先生寅肅綜
一編大學正全書子復傳之四方共平生河神護百變
豈望為郎食官俸迢迢北上不可遲十月黃河雪先凍
老夫買酒無一錢作詩直比瓊玗送

徐給事山水歌

給事中徐以文善山水嘗為禮部員外張惟中
作層巒疊嶂圖惟中求予題詩于上予又賓齋
中覓為好事者持去乃賦長歌一首以復之云

吳門故人徐給事一水一山稱絶藝濃豪爆墨隨意成位置非難在神氣大山積棘青嵯峨小山起伏蛟龍縱木滴百道噴薄之飛湍宛然坐我明星玉女下五月六月松聲寒荆關筆法自奇古未數盡師揚契丹仙家樓臺十二闌飯煮胡麻演可飡采藥何人入火室讀書有客居王官我游白下未得去五更出門雪淞鞍虛空翠微不復覽一日剪向高堂看員外張公尚文采身住南宮志滄海李白已死今無詩卷示老夫增慷慨近來好筆復持去夢覺烟霞竟安在白鶴夜怨清猿悲山中春老歸何時寫我平生有聲畫償君太古無聲詩

精衛憤

定海漕戶夏文德元至大四年夏運粟赴京師其子永慶侍行抵河間海津鎮文德墮水永慶奮身入水中挽父衣出波面柁工提戟鈎其衣得不死永慶浮沉洪濤力弗支而溺時年二十一太史危素為傳余讀而悲之為賦精衛憤云

乍登太行莫涉滄海水天吴九首馬一角白浪崩山颶風起精衛萬古長銜冤無人為汝叟天門孝子亦何辜死掛扶桑根顱銜西山石朝飛暮飛折兩翼西山石盡海不極月黑珠宮闃魂魄魂魄不歸恩可已乍登太行莫涉滄海水

秋露軒一首為馬本道賦

天高月淡飛螢火白露無聲葉間墜烟甲含風抱樹枝鮫人泣淚成珠顆江南狂客寂能詩更學神仙飲上池瑪瑙瓊分竞殿日芙蓉杯瀉漢宮時朔風北起濃初結海日東回流未滅沆瀣元精六氣清淋漓復比三危洲窓外香凝桂樹寒階前晴滿菊花園披衣露易空庭曉一葉敲荷還自看

雁聲樓辭并引

會亂馬本道之客金陵也題其所寓之樓曰雁聲樓求予賦之夫雁秋而南春而北亦若客焉明月之夜霜氣橫空四野寂寥對聞其聲固足以感人者況在江湖數千里外進無所責退無所適又當何如耶然必處於厄者能聞之彼富貴之家二八列侍歌吹間作鸚鵡嘹而鶯燕啼惡知悽然於雁來之頃也余因為之辭未能寫其清亮哀怨之意姑以洩其旅憤云

二月塞門雁北飛八月塞門雁南度小樓聞雁卻思鄉為客年年在中路雁啼何歷歷野闊聲更哀秋風起閶闔吹過洞庭來洞庭月出三湘雪猶許畫時古隸剔湘靈抱瑟為寫之二十五絃彈欲絶樓頭中夜起彷徨芙蓉葉紅新著霜天邊有弟消息斷雁去雁來知幾行五侯置酒花滿堂贏女玉笙吹鳳凰不是關山萬里客那識此聲能斷腸

張經香寄桃源圖因賦詩一首

張生寄我桃源圖桃源有路歸何日高堂坐見武陵溪
犬吠雞鳴猶髣髴雲氣挾山山欲行山窮水闘桃花明
仙家只在流水外世上無人知姓名一日花間問漁者
山河百二如崩瓦赤帝西來祖龍死復見同槽有三馬
太廟去秦六百秋子孫生長不知憂商顏黃綺亦何事
白髮出侍東宮游龍爭虎戰俱塵寰絕境空存已非昨
種桃何必栢秦人春到花開又花落

鳳皇臺懷古

鳳皇臺前山色古鳳皇已去今平土雕甍繡柱非昔時
月白連營宿貔虎登高四顧何壯哉金陵形勝自天開

酒星不見李太白何人與傾三百杯拒霜花紅秋草綠
尚想英雄起相逐山河萬古一金甌宮殿中天開玉燭
元嘉之事安足談瑯琊法堯終可擲葱葱佳氣今復見
黃旗紫蓋天東南當壚小姬字桃葉唉我重來髮如雲
相逢莫惜千金裘五夜吹簫醉明月

雲中烈婦行并序

武州守雲中張奉先妻華氏年甫笄有古賢婦
風時舅沒姑老事之盡禮宗族稱之生子亨亨
娶錫均祥女頗涉書史至正戊申秋閏七月番
將竹貞爲亂寇掠雲中婦姑匿複壁間爲遊卒
所得驅迫以前華氏厲聲謂卒曰我張奉先妻
也驅我安之必死於是復謂婦曰汝年少將若
何婦曰嘗聞忠臣烈女之事已審安献辱乎姑
曰欲經無索欲刎無刃婦曰賊可激而怒也遂
大罵不絕卒怒殺華氏錫不爲動聲氣益厲又
殺之姑年四十有五婦年二十有一余聞而壯
之作烈婦行

出門何匆匆姑行婦乃從蕭條百里外但見旌旗紅東
家破柱索珠玉西家夫死無人哭鳳皇中道忽相失豺
虎滿城誰敢觸仰天天高蹋地無泉白刃如雪馬屯塞
川乍可玉碎寧能瓦全剪人還共悲妾死猶生年雲中
之英雪峯萬仞同嶄然

題兒雲林木石

東海兒迂十年別昨日朱顏今白鬚作詩作畫猶未休
酒後揮毫見三絕綠江白屋知幾家參天古木僵龍蛇
苔皮半死或垂癭亦禁木肚都成花我知用心亦獨苦
衆史爾奴隸足數英華已剝餘本根老氣尚存氷雪古

毛女辭二解

山藥爲衣雙足赤何年入山不火食宮中歌舞猶能憶
猶能憶空作恫白日晚阿房灭
鳳皇釵脫烏雲鬆紅顏花鮮還自把朝朝暮暮南山下
南山下千萬年不采藥能神仙

題山水四景

雨前雨後花滿川春光浩蕩殊可憐山人日高眠不起
勸酒提壺落紅裏
青林五月不知暑玉女曬衣中夜雨客至清談酒更添
白楊梅熟薦吳鹽
田家酒熟當早歸天氣漸涼催授衣一夜西風破霜莖
芳菲不共芙蓉死
天雲漠漠四野低大山小山玉筍齊春還何處尋消息
花發枝南與枝北

洪武八年三月奉
旨分教中都生自龍江至臨淮凡十日為賦長謠一
首以紀山川風景云

月金陵別忽忽催夜發無處不傷春楊花半江雪海
水忽成朝奔流亦西迴行人度江去何日金陵來可愛
焦山孤直對妙高臺天遣神鰲戴峯石青蓮一朶龍宮
開雨足南風生五兩楚柁吳檣競來往海門鴈陣入雲
飛鷺杜鵑帆迎月上信宿過淮陰不見淮陰祠將軍竟
為兒女詐空憶釣魚城下時行行泗州近岸有鐵佛古
水如泉下伏猶疑作雷雨平生不出戶焉知天下奇前
瞻鳳陽城宮殿起參差兩都未足論天啓萬年基四方
此會同車馬填九逵苦酒能寬憂酌酒日賦詩遠遊頗
快意白髮蓋成絲悵望芳草綠秪合歸植杖明年上疏
當乞身葛洪井西鏡湖曲

桃核杯歌

鐵崖楊先生桃核杯歌序稱元初丘長生醉卧
三日不起世祖候之時方醒曰臣侍西王母燕
食臣桃一枚因出手中核剖為二杯一以獻上
一留長春宮余切怪之而江南野史紀蜀道士
王回嘗進桃核杯於其主云得之陳希夷所或
者假之為丘長生事乎而先生未之攷也道家
虛誕亦不足論特愛其詩有神珠脫胎日月成
鬼斧鑿竅乾坤開之語可謂巧於詠物者矣因
賡一首而主於王回為言蓋以傳載有所據云

度索之山有桃屈蟠千里兮結子輪囷大如甕天上惟

聞方朔偷人間不許劉郎種何年阿母燕雲臺食桃戲
作鸞鶴杯遺士王回獻闕下缺月夜墮青天來玉杯未
辯新粗詐擎十銀杯一時化安知別有蓬萊物百斛葡
萄向君瀉鸞驂鳳舞在君前酌此可以求神仙山中看
花試扶雙窊窪一醒一醉三千年

題華山圖

太華五千仞石色青如昔嶄然表西極峰白爲濛關河
流破石雷霆啟父老空談巨靈跡山寒五月起清秋烏
飛不過仙掌側我欲上從羽客雲臺閒鐵鎖高攀猶可
攀千葉池邊食之久不死明星玉女相往還相往還人
間萬劫纔一息舉頭大吹鶴下方日落咸陽秋草碧

贈乘槎客

六月淮南不知暑閉門日日風和雨乘槎仙客何處來
把酒張燈連夜語酒酣示我搘機石曾到天河見河鼓
人間倏忽三千秋弱水三枯海蕪腐吳争越戰空陳迹
山繞錢塘作龍虎柳外樓臺十萬戶太平曾自南朝數
吳娘玉面勝梨花解向尊前胡旋舞欃槍衰來淚相續
城郭秋深半禾黍內前樹老啼寒鴉山月無情照今古
白首相看亦偶然忘形何必論賓主天為酒星地酒仙
麒麟將相皆黃土約我他年一櫂歸西湖烟浪從漁父

李將軍歌

漢家李廣曾無雙年少提兵飛度江黃石素書心已授

龍文赤鼎手能扛不作諸生白首苦千金結客輕如土
朝呼野外黃頭騎夜獵山中雪毛虎
天子詔書開四夷五年出塞事征西三冬氷雪皴人肉
萬里關山碎馬蹄今日相看鳳陽道綉袍換酒情偏好
虎符金印來未遲錢硯毛錐吾已老豪俠平生感慨多
尊前擊劒起高歌定知班固文章在為勒燕然示不磨

題董源寒林重汀圖

天下畫師無董源學者紛紛工水石雲山萬里出巴陵
白首淮南見真蹟亂石平坡淨無土松根裂石蟠龍虎
偃蓋千年飽雪霜深林六月藏風雨江上村墟何處入
浮空遠黛蛾眉凴漁人日暮各已歸小舟如兒落潮急

我昔西清嘗看畫南唐此本千金價坐移絕境在雲間
月出霜猿啼後夜滿游未掛吳淞帆令我一夕思江南
安得買田築室幽絕境閑窓日日分晴嵐

余客雲間郎公筠谷所暇日觀畫西清庵而董源寒
林重汀為第一筠谷出入必寘之左右未嘗舍去累
求余題而未暇也後十年至
中都其子麟携以過成為曰先人嘗言必得先生爲
文章與此圖爭蒼古可也敢重請焉於是賦詩一首
程書于左惜筠谷既沒而不及見之豈勝今昔之感哉

題趙子昂松石脩篁圖

白髮王孫老薊門達人只就山中飲酒酣落筆有天機

寫作陰崖百年樹一株偃蹇龍地影纔呈風聲三伏冷
泝脈入地成虎兕死骨經雷縮人瘦森森竹石俱蒼然
一日坐我天姥前王孫騎鶴歸何年山空月明啼杜鵑

太行山詞送新用中歸潞州

太行之山包然跨晉號拔地千仞誰能踰天何不難羊
腸九折坂使人驚古方嵩而長驅山寒六月積水雪窮
猴狖鳥左右時相呼故人王女泉頭居壯上豈不愁崎
嶇翔風吹沙不見塗青天茫茫飛鳥孤我歌短歌傾酒
盃勿言太行險人間之險何時無

次韻答王蘊德紀善雨中見寄

老夫三月不出門懶性有如僦對夜

聖明過物先采摧枯槁於時亦沾灑病鞠只合中野棄
寒雀寧思上林下印常不啓信官閒書亦慵躭從客假
淮南六月如早秋未秋吳綾頗相訝白雨三更滄海立
黃河一道青天瀉池湖紅艷落蓮衣石長綠文成蒸藉
姑惡時鳴父老憂兒車夜過兒童怕空懷南巷人相遠
豈有東家馬堪借百錢沽酒悅拼空斗米如珠抱余貧
已憖不作子虛賦尚託端居廣文舍隱几南窗亦自高
驅車九陌知誰暇識字終非楊子博題詩旣許曹劉亞
但覓丹砂苦未成丈知白駁那能化兩峯絕境可誅茅
何處良田足甘蔗赤城仙子王符孫雙璧今傾鳳臺價
楚筵設醴未應忘齊門鼓瑟空遺罵時看新學氣如虹

病送殘年肉銷脖扶動終當去石門日斜田父茅簷話

日苦短辭九章

日苦短夜何長蟋蟀悲鳴在北堂白露下河漢明叶黃
姑織女東西望撫雲和薦清觴同心胡爲名一方麟有
趾鳳有章蒼姬感之國乃昌世之微佞爲良銛利一割
投于將恍巧辭蘋大防壞涂食桂鄺饕弃聖去曾軻造
梁道旣納鑿徒俍俍昔少壯今老蒼朝樂暮歇同藹英
胡不歸阻異鄉孰假以翼令高翔

題海山秋曉便面

巫子門前吹颶風一杯瀛海白浮空周回巳存赤縣小
浩蕩直與天河通方壺員嶠不可見弱水更在三韓東

無人鞭石爲飛跨萬里下拾明月龍王宮金雞三叫呼
客夢日車夜袞波濤紅樓居之人起相顧白玉窗戶光
曈曨我願羲和停六龍豈不能長懸照下土朝東暮西
使人成老翁至今纍纍野葬悲英雄六龍爲我駐光彩
千古萬古游無窮

孤松圖

戕眉古松寒不死曾見仙人三洗髓霜摧雨剝雷霆餘
千尺老蛟鱗甲紫城南桃花千萬株亂後一株今亦無
長身獨立何偃蹇正直自是神明扶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四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五

七言律詩

送龔封衍聖公孔希學還闕里在京作

星斗光芒萬丈騰賜書連舸出金陵鴈遵青塚天將雪馬度黄河夜已氷博士經存終漢出上公爵重自唐升喜聞手植庭中檜翠接東蒙袟百層

送愚上人歸越中𡊮東奎方舟長老在京作

天界歸來亦已遲庭松此日定回枝山中結社無靈運海上留衣有退之鶴去雲霄隨錫杖龍收風雨入軍持西湖若見方舟老為說三生夢裡詩

觀海與鮑仲孚同賦

弱水之外有蓬萊雲中髣髴金銀臺終踁汎濫群流合始與鴻濛一氣開石壁三更看日上星槎八月到天回麻姑何處窺清淺近日無書寄鶴來

送王克讓員外赴陝西

貂裘萬里獨衝寒舊是含香漢署官白雪作花人面落青山如鳳馬頭看關中相國賓王猛海内蒼生望謝安應念東南有遺佚采芝深谷尚盤桓

送户部尚書貢泰甫開司閩中

昨日除書下五門地無中外亦殊恩三山迥出南荒小八座元同北斗尊悟主已知如内相封侯終見自公孫荆揚樂土今凋瘵他日從容為一言

兩陽未散出師頻聖主經營仗老臣天河轉粟遥通蜀臘月看花近到閩道上豺狼應避馬山中猿鳥不驚人公餘定有詩千首好託邊鴻寄每春

題徐大章白鶴山居

孫烟一曲紫雲村好客尋常遠到門水落已知魚可筍夜深不畏虎當蹲人送酒酌花下稚子讀書當樹根白鶴千年時過此山中還有令威孫

三月晦日

王師未下姑蘇臺客子野次獨徘徊城南酒徒不復見院裏桃花空亂開兒女新年俱已長弟兄何日却同回故人千里寄書至相約山中拂紫苔

寄内弟陸熙之

我别衛兒溪上宅月當二十四迴新如何萬國尚戎馬即恐四隣非昔人簫鼓誰家猶作社樓臺廢苑不成春夜寒憶尔無由見悵望黄姑析木津

寄潘時雍

潘岳閒居學灌園一椽茅屋近青門野鳥得食頻將子慈竹團陰定長孫賓客過門車蓋合兒童汲井轆轤喧春風金谷空流水且共高歌醉瓦盆

送翁鎮方歸天台

雲氣空濛是赤城高歌歸去不勝情天傾滄海東南迥地接丹丘日夜明念我好將黄獨寄知君先向石橋行

春風一路啼鶯巧定有花間窈窕迎
題雲溪耕隱
屋外青山青似蓮雲溪隱者即神仙桑麻杜曲非無地
雞犬桃源別有天載酒隣翁時叩户貫魚溪女不論錢
卧龍何事煩三顧秪合隆中老歲年
題丁成之清繼軒
九龍山前處士宅草堂低小盡青苔樹陰滿地日不到
水氣著人秋已回無數黃鸝相對語有時翠碧忽飛來
移床與客竹間坐千里好風何快哉
鄭愿卿省郞繼毬松江還詩以送之
鶴城翠織出天機卷付星查使者歸瑞草奇花春欲動
彩鸞青雀畫交飛峒人不用誇山罽朝士何須惜地衣
聞說千秋佳節近具宮高會更光輝
雲間見李克敏將歸吳陵作詩為別
與子西東二十霜尚思年少醉錢唐人間日月如行客
馬首山川忽異方歷歷早鶯初變語翩翩歸鴈未成行
明朝陌上重分袂更盡吳姬酒一觴
賦小瀛洲
海上瀛洲碧水新地連方丈絕風塵九光霞舘邀王母
一曲鸞笙降玉晨若木迥枝長掛日桃花結子不知春
祖龍謾自求方士卻恐流傳語未真
仙人長住白銀宮不似淮王惜八公日月自周三島外

山川盡縮一壺中赤麟紫鳳池臺勝姹女河車服食同
清夜步虛相和處琪花如雪又春風
題苧溪漁友宅
微君白苧溪頭住細雨斜風一短簑山木兩邊啼杜宇
浪花千頃落鴛鴦故人且復辭光武使者何須訪志和
我亦買田來結屋沙棠船小日相過
十月聞雷
天氣初寒春尚賒坎中夜半有鳴蛙百年宇宙腥戎馬
十月雷霆起蟄虵老柳黃霜後樹小桃紅破雨中花
三公燮理非無術愁聽空江度鬼車
靈燭觀燈
天樂風傳應臺雷鶯啼春色似蓬萊一天象緯迎秋轉
千月龍宮徹夜開西國胡僧依樹坐上方玉女散花來
夜深借榻山房宿更欲題詩到二臺
謝賈齋臣惠碧盆
萬里堅昆來碧盆青蓮十葉類天成于闐若玉本同色
韶州白甆空得名馬湩可能蓋北饌駝蹄且復薦南烹
茅齋此日是家具一詩為報故人情
題靜天鏡碧水春軒
綠波如酒不成潮一曲潛通海眼遙花樹園深青鳥下
桃花浪暖白魚跳躍星夜列開天鏡細雨朝飛落虹橋
杜老賦詩須重過遂公結社肯相邀

送興福寺長老鎮靜庵

西山樓閣湧波濤西國高僧見白毫貝葉有文留藏室
天花無跡上方袍毒龍在鉢秋雲濕馴虎當門夜月高
聽法他年陪相國定因元亮置松醪

六月三日泛舟

六月三日好天氣清江轉柁雨晴初樹頭雲欲出紅日
石脚水生跳白魚何處老翁還獨釣可憐遊子未安居
野王堆前三女實得意唱歌隨所如

七夕

滄江雨歇暑漸微銀床一葉迎秋飛牽牛相對織女出
明月不照征夫歸寸心耿耿只自苦雙鬢蕭蕭今更稀

御侯神光向中夜秋螢暗度欲為樵

十一月廿三日夜集次韻盧廷舉一首

河橋春向柳條歸買酒從教更典衣倒海北風三日盛
着人南雪六花飛銅盤燒燭詩初就羯鼓催觴令不違
身後空名亦何用獨憐張翰早知幾

剪韭軒

三韭行厨亦浪誇傍人猶笑庾郎奢春宵翠截山中葉
臘月黃分雪後芽野飯猶能留上客侯鯖豈復到貧家
盤中一筋青絲細絕勝蕪菁散作花

題玉士亭看山處

看山何處候神仙地近城南尺五天林屋雲消横玉笏
上方雲斷出青蓮行人獨去西風裏倦鳥雙回落照邊
此日騎曹誰紀馬閑支手板思悠然

元夕次韻鐵崖楊先生

元戎出號初鳴鐸狂客忘歸更賦詩猊虎千屯防要地
魚龍百戲學清時月臨粉堞南樓靜天接滄江北斗垂
可得夜遊重秉燭佳人雙唱玉交枝

二月十六日雨中遣興

城頭落日啼乳鴉城中烟火爲千家斷雲漠漠夜還合
急雨紛紛風更斜世亂不歸空洒淚春深何處獨看花
白龍堆前水二尺明日泛舟擣紫霞

清明日陪楊鐵崖飲城東門是日風雨

盪舟擂鼓出東門惟雨盲風野色昏海上一春猶作客
樽頭三日共開樽青山石馬新人塚錦樹黃鸝舊相園
快意百年須痛飲轉頭何處不銷魂

送凌彥冲歸杭

正好聽君蘇武慢傾壺共坐白鷗沙十年戎馬猶塞路
三月歸舟催到家江燕與人同是客野桃成子亂飛花
使四多寄平安字要看張顛醉墨斜

寄林叔大

湖州別駕三年別文采風流想見之水晶宮裏無俳節
浮玉山前多賦詩海燕空歸尋舊宅吳蠶未老賣新絲
金閶學士臨池處還與何人話昔時

槐陰亭

雲圍車蓋起童童文正三朝相業隆種樹百年蟠厚地
讀書六月坐清風蟬吟露葉初回夢蠶吐秋絲忽隕空
今日洛陽卿相宅牡丹誰看狀元紅

即事

少海旌旗落照中沙陀兵馬鴈門雄朝宗久擬諸侯禮
翊戴方尊節度功今日豈宜求駿骨當年應失倚全忠
冊書鐵券存終始萬古山河帶礪同

經故內

山中玉殿盡蒼苔天子蒙塵豈復迴地脉不從滄海斷
潮聲猶上浙江來百年禁樹知誰惜三月宮花尚自開

此日登臨解題賦白頭庾信不勝哀

立夏日

江寒雨急仍北風知户喜聞南巷翁錦城鮓送籠芽白
玉盌酒瀉桃花紅三月忽驚春似客百年那得老還童
一雙黃鸝辭無語飛過小月高樓東

題雲深處

朝看雲出暮雲歸翁住雲深已息機海上仙人教種藥
山中玉女未收衣須知倏忽神龍變已作絪緼野馬飛
我亦無心共來往五城宮闕夢竟稀

題夏士文園亭

窗户青紅竹裏開竹深無地著塵埃山移閬苑千峯出
水接銀河一道迴釀酒每留賓客醉賦詩重許老夫來
暖風遲日春如海隨意何妨坐綠苔

重午

北里共持蒲歜酒南翁未解木綿裘白波青嶂三吳地
梅雨盲風五月秋揮汗幾時朝鳳闕怡竟何處覓龍舟
海榴一點紅如火時序催人共白頭

瑞蓮

雙花相向復相輝白帝西遊擁一妃羽蓋風清朝並載
珠宮月冷夜同歸翠房已作鴛鴦結紅粉那嫌蛺蝶飛
亭上酒醒香不斷滿汀暮雨濕仙衣
秋水嘉蓮瑞一門初花驚見出同根弄珠漢女無留跡

鼓瑟湘靈有返魂相府昔年曾製曲仙家今日重開樽
合歡何限風流意怨綠愁紅謾自繁

題淵明像

素琴無絃不復鼓清樽有酒還相持差奴還鼎亦苦早
先生拂衣應已遲子房結客報秦日武侯出師匡漢時
古人今人本同調坐對南山惟賦詩

題松鶴山居圖

仙客廬敖東海頭好山百轉接舟丘開田種玉一千頃
閉户讀書三十秋雲氣上天如白鶴茯苓入地化青牛
年來浪跡吳淞道夢裏猿聲憶舊遊

寄奎方舟俊用章二上人

奎公不種遠公蓮卓錫西湖已十年路入靈山靈草合
泉通滄海毒龍眠聽法每期雙樹下題詩須到四花前
干戈滿地傷飄泊目斷千峰紫翠烟

白蓮

大液初花宿露園香濃粉淡不勝寒金莖側瀉仙人掌
玉葉危擎帝子冠水闊天空愁欲墮風清月落好誰看
西湖腸斷西施死一曲菱歌唱未闌

中秋

中秋甲子無風雨吹笛星橋意興闌七寶已修天上月
三神不隔海中山故人此夜知何處狂客經年且未還
小隊羽衣新按曲廣寒宮闕夢魂閒

錢塘秋夕

殘燭無光小院幽梧桐一樹更蕭颼西陵風雨來清夜
南國山河入素秋雞唱四隣呼客夢鴈回千里帶邊愁
可憐季子貂裘弊遲暮何為賦遠遊

奉寄崔伯恭左丞

武林城下捷書回郡縣遙知次第開一柱危擎南極正
三江遠阻北人來謳歌便見唐虞德達濟深期管葛才
東閣幾時陪笑語雲間夜〻仰中台

無題

樓臺十二近藍橋簾幙重遮半面嬌洛浦有神通子建
天壇無意會文簫仙衣重紋裁蟬翼寶髻雲鬆插鳳翹
月落江寒春夢斷相思空寄海門潮

錦瑟鸞笙恨總牽尚思華屋對嬋娟春風豆蔻初含日
玉女蘭香未嫁年綃拆鴛鴦裁寶扇酒行琥珀滿銀船
蓬萊一別三清淺憔悴應知不及前

夜坐

夜寒蟋蟀語秋根獨客無眠憶故園天作穹廬籠四野
月飛明鏡照千門胡笳相應時〻發戎馬初生處〻屯
東嫁封書寄兄弟一身猶滯海西村

立春日燕西清高士滄洲一曲歌者李氏善胡琴
者阮仲明引觴奏伎賓主盡歡即席賦詩一首

百花堂深香霧生將軍燕客更多情春光已到黃鶯谷

客夢如在芙蓉城蛾眉八字遠山碧鳳尾雙絲流水清
金樽英酒斂秋露今日為君懷抱傾

別呂德常

黃鶴仙人道德尊少年曾記及龍門玉山照座聯兄弟
白髮升堂識子孫衰謝已知英氣盡激昂猶喜賞音存
不堪杜宇催歸客明日扁舟出海村

姑蘇

城濱姑蘇伯業終蕭〻茂苑自秋風青絲白馬來江表
紫蓋黃旗入洛中宮殿獨留殘月照綺羅應逐曉雲空
如何十萬貔貅士不及吳陵一旅雄

陸景周宅橋梧復榮以瑞梧命之為賦一首

石上孤生百尺標鳳凰枝老尚蕭蕭半身秋委龍虵蛻
一氣春回霹靂焦影薄未能遮月色聲和猶待按雲韶
山童日夜勤封植莫使青青露葉凋

錢唐春日

三月皇州望欲迷湧金門外草初齊滿山雲氣不見日
一雨天街都作泥温室樹移鶗鴂去玉津花落杜鵑啼
斷橋何日重携酒醉和兒童唱大堤

遣興

我住雲間今四秋恰如杜南在秦州賦詩黃耳塚前去
打鼓白龍潭上游暮景飛騰如過翼此身浩蕩一虛舟
黃塵九陌繞車蓋且伴老翁隨海鷗

奉和鐵崖先生水仙八韻

千葉名花閬苑移濃香百和為熏肌漢皐翻羋脫春如醉
翠袖輕扶夜更癡賦就陳王空自怨珮遺交甫至今疑
承恩不向金塗立入道初將羽帳離步月有時羞素女
行雲無意妬瑤姬水邊寂寞誰能賞林下風流總未知
腸斷三生孤舊約眼明萬槁出新枝朱弦五十閒瑤瑟
黃九為君重賦詩

二月五日燕夏士夫漪瀾堂與者魯道原馬文璧
馮國如賦詩一首歌者張寶童不至故及之

漪瀾堂上又東風祓禊春光酒未空海鳥一雙鷗尾白
山花千朶鷓頭紅水邊列坐皆詞客天上清歌少玉童

不省日斜誰倒載從教拍手笑山公

浙江亭觀潮

山椒岸坼晝冥冥動地西風帶蜃腥滄海倒流吞日月
青天中裂走雷霆欲拍白馬今無跡莫信神魚尚有靈
一氣虛空自升降乾坤與我亦浮萍

嘉禾道中

秀州城下雪漫漫一客東歸更覺難鷹度空江寒月黑
馬嘶長路晚風酸吳趨欲賦知誰和漢節忘回不復看
俯仰乾坤正蕭瑟雲間身寄一枝安

五月十一日過璜溪訪馬文璧時同門呂德厚具
酒相邀衝雨夜歸明日文璧有詩見寄用韻答之

因君懷抱未能開白鶴磯頭一棹來江黑坐看飛雨至
酒酣催趂落潮回故人有約須重過野老無機不用猜
明日山瓶猶未竭當憑更擧左慈杯

支子

南風院落掃繁英薝蔔無人也自榮五月六花開白雪
何年三粒種青城巳將色染天衣重那惜香分水殿清
胡蝶夢回聞更好酒醒夜半月微明

綠陰軒夏日書懷

錦水西頭處士家深林無徑綠陰遮窗前翠合書帶草
堦下紅開旌節花本籍居亭蘇老病晏從宦賞悅清華
一雙海鳥無機事日日飛來傍釣槎

客居

稅家處士橋西畔六月蒲蓮晴野塘乳鴨成花能黑白風蟬隔葉自宮商買田不待沾微祿垂釣須教具小航自比成都浣花叟旁人應是咲清狂

風涇定光寺周回三里皆荷花彷彿有錢塘西湖之勝與筠谷高士同賦

南風隔浦聞花氣菡萏紅開十里花宮女三更環白帝洞庭千頃落明霞鑿池不待煩靈運載酒渾疑過若耶何日與君追勝賞滿船明月唱吳娃

題周伯昂水村圖

愛尒讀書陽羨里喬林古木五湖東山如城郭銅桁並

水落田疇畫通野老猶能說周處仙人何許覓張公園收橡栗霜初重飯煮桃花歲屢豐馬隊豈堪迎祖企草堂今復見盧鴻已知貢賦隨時給還咲衣冠與俗同一艇微茫在烟浪采菱歌斷夕陽中

題劉商觀奕圖

日落青山未了棊兩翁渾似海僧癡不辭虎口方爭險曾取龍牙會出奇春在洞天應不老路經石室到今疑老樵若悟歸來早物外神仙豈復知爛柯山頭生白雲爛柯人去世空聞楸枰有路縱橫列石子如星黑白分寂寂中流方對壘迢迢出塞未成軍當時一着安劉氏四老應宜策上勳

初冬口號

朝來吉語解離憂四海銷兵戰伐休地闢堯封皆內屬江通禹鑿已安流後見老生談俎豆遂聞壯士脫兜鍪種瓜好覓青門地我亦爲園學故侯

荅宇文仲英

五兩夜逐秋鴻但十年辟兵無定居君今不奏子虛賦我亦終返班生廬蹄鵠如斗足野飯江魚斫玉分玉餘更種南山豆一頃試看兒子帶經鋤

冬日漫興

天陰十日猶未解朦月荊楊氣候偏雨合樹聲來夜半風催花信立春前酒徒已老今何處狂客不歸殊可憐

山茶一株欲爛熳百壺留我醉新年

己酉立春日

今朝獨酌黃柑酒海曲逢春且自寬老愛陶潛家栗里貧如杜甫客雲安身輕不佩將軍印髮短猶勝隱士冠試筆更題新帖子風光無處不宜看

正月二日偕邵貫谷過呂德常宅留飲

東風十日消殘雪溪上水生三尺高同舟爲覓故人去閉閤不放老兵逃銀甲彈箏促羸柱玉盤縷肉鳴鸞刀夜深更盡百杯酒莫惜淋漓宮錦袍

聞夏士文南歸喜而有作時先寄之

傳聞正月樓船發靈鵲先人到竹扉哭衆殘兵河外徙

莫容諸客海邊歸山花雨過紅於酒江草春深綠染衣
從此高歌太平日往來林下定無違

寄陳性天

西岳雲臺陳處士移家秋浦四無隣先生虛室渾如雪
夢在清都別是春摠藥或聞林下鳥看花長悞世間人
我來更乞胡麻飯為尔題詩蒲綠筠
汎掃天壇事老君即從年少悟奇文青童汲井朝分乳
玉女裁衣夜染雲水上赤魚還可駕山頭白鶴自成群
遥知客去能長嘯月冷天空半嶺聞

三月五日飲于性天所有紫牡丹一本三花不意
池館丘墟之後復見於此為賦一首

名花新剖麝囊開與客花時載酒來越土一枝分閬苑
春風三朶出瑶臺朝雲重壓珊瑚樹宿露低傾瑪瑙盃
重憶當時歌舞處五侯池館錦千堆

雨中書懷

漢苑秦宮跡已陳金沙一簇為誰新山河有恨空懷古
風雨無情只送春南國鷓鴣愁北客東家胡蝶過西隣
尊前莫唱昇平曲白髮秋娘也自顰

過滄洲有感一首

騆馬橋南曲逕賒可堪重過故侯家青袍杜甫從漂梗
白髮劉郎怨落花憔悴已看身似鶴娉婷不見髩堆鴉
野芳亭上春猶在獨坐吟詩到日斜

讀胡笳曲

百年已到甲辰終休倚山河百二雄八駿何勞巡海內
一龍今見起江東專門學士空談道伏鉞將軍競策功
忍聽胡笳傳時曲此身飄泊歎秋蓬

雨夜獨坐

天陰十日不見星蟄龍欲起驅雷霆大風五月忽動地
急雨三更如建瓴剪燭西窗還獨坐辟兵南國幾時寧
可憐骨肉來相隔蒲樹秋聲誰與聽

秋思

兩河兵合盡紅巾豈有桃源可避秦馬上短衣多楚客
城中高髻半淮人荷翻太液非前日花落蒼梧又暮春

莫上高樓望西北遠山猶學捧心顰
翠栁無枝栁御堤風來閶闔更淒、玉籠別主鸚鵡訴
金井啼秋絡緯齊水上拾紅韓氏女窗間織素竇家妻
傷心又送銅華去直似黃河不向西
悵望知音阻漢皐海門秋水欲成濤鷓鴣未肯隨胡鴈
燕子長敎辟伯勞錦繡莫酬青玉案琵琶空續紫檀槽
可堪獨閉簾櫳坐花影鋪階月正高

紅菊

日照東籬爛若霞欲驚春色到山家宮人曉端葡萄酒
道士秋開躑躅花莫擅穠纖妝白雪未論鶴頂養丹砂
[illegible]香只自誇寂寞也羞彭澤醨

風流還競洛陽耆稜樽九日來同賞揷帽休譏老孟嘉

雨夜

寒夜悲吟似夜蛩銀釭何事結花紅愁聽風雨三更盡
憂在波濤一葉中神女佩環歸楚館鮫人機杼靜珠宮
連陰未解何由旦翅濕南飛萬里鴻

至日

獨客無家望轉迷山空木落氣凄、愁催短髮渾如鶴
病覺長身不稱犀書斷薊門天萬里棹經秦樹雪千溪
何由去學神仙術一鼎丹砂夜自泥
日上扶桑曉色紅閉門慵似杜陵翁千戈送老甘人下
江海生春尚客中雪盡南枝開大庾天回北斗掛空同
試傾百斛蕪城酒未歎甑辜雨髮蓬

送桑子材歸寧墻

書囊未了復晨雞歲暮扁舟出大溪司馬倦㨿枚乘客
伯鸞欣對孟光妻山通石屋風烟合海接天河日月低
一路梅花千樹雪春來約我酒重携

十二月十六日雨雪至十九日大雪次韻陳仲謀一首

滕六春前試出奇三呉人賀太平時空山何處饑黃獨
半夜無風雨白毬梁苑一時賓客盛藍關千里逐臣悲
老夫坐看縱橫落醉擁蒿肩日賦詩

十二月廿六日蔡叔庸至剪燭聽雨一首

水氣昏、接海邊清江枉客繫兵船天風十日河氷碎
夜雨三更瀑布懸寂、春光歸柳上匆、離色在花前
故人著屐能相過剪燭西窓話昔年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五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六

元夕

夜醉城南酒百缸春來端使客愁降障闌雲母東西一
燈射琉璃日月雙鐵笛仙人傳麗藻金釵小妾度新腔
歸來誤作三山夢月色如氷白蒲江

郊居

背郭茅堂任入燕通村小徑曲縈蛇碧雞坊裏詩人宅
石鱉崖前刺史家流水暗通三徑竹曉雲濃掩一溪花
他年著我林閒老垂釣共分鸂鶒沙

紅梅

時世新粧學內家漁人錯認武陵霞百年艮嶽空留樹
一夜春風為藥花月裏嫦娥羞素服山中仙客餌丹砂
也知風骨依然在雪後黃昏瘦影斜

蜀山圖

連峰接岫遶秦州雨洗蛾眉積翠浮石出劒門皆北向
水通鹽澤自西流松頭一片秋雲濕鳥背千盤細路幽
策馬匆匆度關客何如漁父一扁舟

庚戌中秋九思主人置酒于泊景園副使子仁理
問同會時風雨驟作抵暮旋止天無餘滓華月東
出相與聯句十餘韻皆大醉就寢遂忘所詠因復
成一律

溪雲通月轉金盤石上殘樽興未闌[illegible]
其辭良夜誰同看主人不得携王趙詞客猶能敵孟韓
細數中秋知幾又栽松花新酒更須乾

歸叟山一首寄楊總中丁一鶴

叟山即與浣花同犬吠雞鳴處處通卜宅定知唐杜甫
剖符須得漢文翁荷秋夜雨衰猶綠棗落秋風熟已紅
一鶴道人今可過九龍山客試相從

庚戌九日是日聞蟬

今日出門風雨收東山西山須可遊那能束帶從三事
且復開樽破客愁鴈別紫臺初碎雪蟬鳴紅樹不知秋
晩花細菊應相笑歲月無情自白頭

木芙蓉

萬里名花蜀上分發江渾似錦江濱夜承仙掌三清露
春剪巫山一片雲未許王家誇少婦還從卓氏妬文君
所思欲寄知何處鴈斷天南日色曛

寒夜憶梅擬西崑一首

星河西轉夜初長夢斷羅浮月在梁青女五更欺病骨
玉人千里割愁腸銅龍水滿聲催漏絳蠟花銷淚作行
明發南枝應有雪試從樹底覓春光

次韻陳仲誅

一夜秋霜入鏡中靜觀諸妄已圓融雕龠自訖寒枝小
病馬猶思碧草豐出海雲霞無旦暮經天日月自西東
危樓獨倚無窮思心事何人得與同

次韻楊鳴鶴
安圖滄洲願未酬欲忽光景豈能留江草江花還刺眼
春風春雨又從頭已知出処非同調且擬登臨為寫憂
君看南山盡松栢英雄何處葬眠牛
發春試筆一首
宮花無意插烏巾暫到
金門遂乞身不用天官書上第已蒙學士喚山人葛洪
井畔應堪老范蠡湖邊又見春重賦遂初慚造化狂歌
痛飲樂吾真
遊硤石西山訪達上人坐天開圖畫所為設酒痛
賦詩一首

清明無雨試登山丹井西頭一扣關石戴樓臺飛鳥外
天開圖畫白雲間楸欏樹合陰初綠躑躅花殘色尚殷
却喜遠公能置酒老夫為次一開顏
再用韻畬古道一首
宮殿如波湧兩山上方不與世相關望窮弱水三神外
夢在匡盧五老間茶烹土銼旗鎗碧酒瀉銀瓶琥珀殷
聞有仙人葛洪井丹砂乞我駐紅顏
送王熙易奉使安南
持節遙通五嶺南酒闌揮劍氣猶酣海風不洗春冬瘴
山雨長和旦暮嵐玉盌白浮椰子重金盤紅擘荔支甘
紀行定賦詩千首變語時同父老談

京師雨夜一首呈宋景濂學士王子充待制張孟
兼主事
昨夜歸心已到吳秋風相趣理荒蕪蓬蒿一畝揚雄宅
桑柘千家范蠡湖但覓丹砂扶老病那能白髮事馳驅
題詩為謝京華客索住山頭一腐儒
丁一鶴病愈見寄然且戒酒次韻荅之
千年遼海歸來鶴骨相依然玉雪清康樂愛山元是癖
淵明斷酒信非情隣人問事時時過野老知名處處迎
三月閉門纔一出南風萬頃綠疇平
送楊鳴鶴還鴻山
慷慨長歌行路難何鄉堪借一枝安黿鼉吐浪江湖闊

烽燧近人天地寒田父朝携新酒送山妻夜補舊衣完
只應去逐梁鴻隱萬壑風烟試獨看
題材上人遐觀樓
上方臺殿湧波濤萬里無雲見羽毛滄海一杯流地底
雪山千仞小秋毫天邊作客登臨倦夜半驚人笑語高
猶有泰川公子筆為君題賦擅風騷
鶴山親舍詩并引
富春為吳孫權之里權大父鍾嘗種瓜瓜美有
三客謁之鍾為設瓜既而指示鍾葬地化鶴而
去故名栖鶴村其地有黃花洞世傳黃石公所
居洞有石床尚在每風雨輙聞兵甲聲天霽則

石床隱〻有文見可識琅函二字余友李巨川
與毋隱於是遂題其室曰鶴山觀舍元至正中
會稽揚鐵崖先生數遊洞中必過巨川飲竟日
忘返余為賦詩一首
我愛郎君似老萊移家踏隱碧山隈赤城舊令常過
白髮慈親八十開亂後桃花還自發秋深榿木更須栽
炊烟幾處相連接雲氣無時共往迴泉出龍蛇多枸杞
石藏虎豹盡莓苔賞心最憶黃花洞亦擬他年跨鶴來

龍江道中
長江風浪走高枕白首西遊第一廻五色文章龍虎氣
六朝形勝鳳凰臺草生白下連天碧花近清明滿地開

一路好題詩百首金閨使者不須催

送韓伯時歸山陰
中書落筆萬人驚奉檄東歸也自榮十葉相傳忠獻貴
一官初授廣文清春歸故國花都謝雨過空山葉已生
亦欲相從涉江去千巖萬壑杜鵑聲

贈王廷威
江南文物三槐後傾坐郎君有阿戎酌酒初逢李監宅
說詩頻過杜陵翁麒麟腰褭歸天育結綠懸黎待國工
揷架書多須可讀日長山院杏花紅

壬子春二月丙戌天雨新霽卉木向榮遂賦紫微
後動游山之興因述一首奉寄一儒子村後東良
佐諸友洎古遁明遠大用默菴方外交以訂其約
云
東風日夜催花發花滿溪南路不分二月紫黃成鼓吹
四山金翠掃烟雲題詩尚憶維摩室酌酒重登帝子墳
如此風光君莫負畫船歸載石榴裙

寄麋孝子
幽湖老人七十餘一身如蠶隱圖書朝廷不起常美甫
鄉黨已知徐仲車海燕定巢來屋裏林烏得食上階除
雨晴有興即相過一葉小舟通竹渠

寓幽湖客舍
我與太古明星宅白首西東寄此身已免崎嶇投劍外

致辭寂寞老江濱枇杷結子初肥雨芍藥留花不見春
萬古乾坤同逆旅兩山風月屬詩人

送朱顯道赴濠上
將軍五月過盱眙雪浪樓船快馬馳天地重開
新造國山川多紀壯遊詩千屯霧合耕耘處萬里星奔
貢賦時卻向秋風候旌旆南還莫負鷹前期

試院中和常景元韻一首
野老何知近上台高堂夜坐曙鐘催采珠滄海元無價
懷璞荊山信有材三月龍門須快躍五更魚鑰未曾開
卻思年少多英氣也赴槐花此地來

中秋試院和馬新仲一首是夜無月

花落銅盤蠟炬殘風簾讀卷未能安地分甌越秋多雨
人在蓬萊夜更寒敬禮每煩陳俎豆清談仍喜接衣冠
獨無仙客知微術天柱峯頭借月看

九月望日錢塘瑪瑙寺僧照覺原過幽湖讀書所
出示詩數篇因其別也走筆賦詩一首為贈且有
紫微山之約云

野老讀書溪水南渾如杜甫百花潭安得仙人來七七
且從禪客語三三山多秋雨都荒菊樹著新霜未熟柑
更約葛洪丹井上好詩連夜為君談

癸丑元日喜雪因携酒過來青堂招諸生共飲

菱覺黃雞唱已三偶聽聲碎飼吳蠶攜風夜半愁回北

瑞雪春前喜過南携酒試從田父飲買花那稱老人簪
豐年有象應堪卜滿意來青共笑談

寄林大用言默菴暢明遠

中秋看月醉流霞月裏桫欏又落花老去總經思古寺
春來乞食向誰家三山弱水元無路七寶恒河更有沙
他日升堂重論法莫嗔身坐白牛車

臨平道中

三月六日好天氣臨平湖上酒船開青山如鑒白高下
白雲不收時去來道上看花多躑躅林間伐木到楊梅
如何也趁西風燕遠過錢塘又一迴

一鶴道人回叟山未遂盍簪先以詩寄之

三日不見已為疎別來忽復一秋餘携李城邊又回鴈
桃花水生初上魚可無薄酒試留客定有新詩能起予
絳蠟雙葩連夜結即聽鳧舄到堦除

送谷克讓歸湖南侍親并柬李中御縣丞

五兩風生楚客歸夢魂先已到庭闈九疑舜冢蒼梧野
三國周郎赤壁磯天地茫茫人自老古人歷歷鳥空飛
若逢李白煩相問別後平安一字稀

五月三日登閣東望青溪白蓮槃然如雲徙倚久
之為賦一首

地清無暑即蓬萊高閣披襟六快哉楚樹日沉風北起
鍾山雲合雨東來枇杷子熟三時過菡萏花高一色開

今夜、凉無限思吹簫人在鳳凰臺

送趙澤民歸越中

天末秋風生白蘋連環入夢客思親蛾眉下嫁終傾國
俊骨須封莫問人禹穴讀書今幾歲蘭亭載酒約新春
翰林供奉如相問為說愁添雪滿巾

送江西僉憲趙宗典移守合州

今日梯航萬里通使星一點向秦中虛夷十月無冬雪
山水三巴有閬風須可賦詩邀杜甫即看為政似文翁
珠還合浦元非異但變三田黍稻豐

送朱伯良赴隴西縣丞

華昌風俗今猶古城郭絃歌定幾家渭水北來同究近

龍山西過武功賒天連首蓿荒秋雨地種蒲萄壓紫霞
更喜清官有朱邑明年新政萬人誇
送莫孝英赴賓州上林丞
十月西征天氣寒兩江今日靜波瀾蠻夷萬里皆唐制
齊魯諸生盡漢官榕葉似雲蚕滿戶荔支經雨蜜登盤
柳州刺史文章妙公退從容好細看
送贊師張仁齊
縣壺長向市中藏海虛龍公夜授方盧阜仙人知董奉
長安女子識韓康藥存九轉芙蓉暖松化千年琥珀香
暫到京華即歸去一毫榮辱總相忘
贈龍虎山鄧子方鍊師

鬼谷仙人弱水東身騎一鶴御青童坎離龍虎蟠金鼎
日夜神明守絳宮筆掃琅玕三竺雨琴彈霹靂滿林風
白頭欲問長生訣笑我京華尚轉蓬
二月一日病中口號
新年尤苦病相侵白髮無持自滿簪五柳先生蓮社約
四明狂客鏡湖心滿城風雨花時過曲水東西草色深
明日兩峰茅屋下故人持酒一開襟
送馬本道赴潁上
悲歌把酒氣仍驕幕府藏名怕折腰萬古山川豪俠窟
一時文武聖明朝牛羊滿野秋俱放貔虎連營夜不囂
馬援已衰猶矍鑠少陵多病且逍遙當筵落筆烏絲濕

掛劍看書絳燭銷我愧白頭居太學雲林唯待伴漁樵
送楊九思赴廣西都尉經歷
邛笮康居路盡通西南開鎮兩江雄漢家大將推楊僕
蠻府參軍見郤隆象齕蒲山雲氣白雞聲千戶日車紅
明珠薏苡無人辯行李歸來莫厭窮
新晴
扶桑日上海門東野綠山紅在眼中流水轉龍分別浦
斷雲如鶴趁歸風雪色一時開菡萏秋聲五月到梧桐
白頭病客鄉心折獨愧登樓賦未工
送朱質夫赴寧遠知縣
萬里番禺自漢通乘槎有客氣如虹地分銅柱風烟外

山涌琉臺雪浪中帝子旌旗何處問黎人衣服與時同
興來好和蘇公語又度西南月半弓
梅泉處士虞長卿挽詩
先生出處任乾坤四十不登金馬門長者已稱如石建
孤臣終惜棄虞翻天寒柏樹無乾淚月落梅花有返魂
李子緇衣青漢立風流文采喜猶存
送詹同文承旨還鄉
奉天殿下親承詔老著黃冠出紫薇萬里雲霄雙鶴去時與宋致二翰九江風
浪一帆歸春前載酒黃泥坂月下吹簫赤壁磯文采昭
回看

帝製山中草木盡光輝

贈韓友中

雨花臺下古仙客門俯百尺玻瓈江青山偃蹇自相伍
白鳥浮沉時一雙天寒鐵樂龍蛇蟄夜永讀書風雨圍
紛々市人不足數與尔笑譚傾百缸

和張思廣九日韻時王景行有約阻雨不赴

秋藕無花寄斷絲拒霜猶學漢宮姿錦袍江令還家早
白髮秋娘對客悲剩水殘山留勝槩酸風苦雨失幽期
未慚寂寞陶彭澤更把黃花盡一卮

鳳凰臺

鳳凰一舉周八極金陵猶有鳳皇臺萬年龍虎自蟠踞
此日鳳皇須復來隴西太白已無跡江左夷吾真有才
登高送客多古意長歌慷慨共持杯

秦淮對月

大江流月浩漫々一鶴南飛尚未安素練秋垂銀漢闊
神珠夜吐貝宮寒胡雛截栗霜中起商婦琵琶水上彈
惆悵故人千里隔小樓十二獨凭欄

送呂元振歸四明

千里東歸訪故園春深滿目野花繁山橫鳥道如龍轉
水落蛟門尚虎蹲賀老風流誰復繼舒公氣節更須論
故人為謝崔文學何日聽詩酒一尊

乙卯清明日偕馬新仲李守中劉志遠遊聚寶山

過泐季潭長老三塔院飲于志遠宅賦詩一首

城南春花花正開清明微雨灑塵埃路從周處臺前過
山轉曹彬廟下來墮地游絲輕復起近人嬌燕去仍回
高歌擊節狂歡賞共盡生春酒一杯

次韻夏士文

故人不見十年餘長憶故人看舊書直從淥象山頭至
相過鳳凰城裏居白雪翻匙共野飯銀刀出網分河魚
從來陶令苦迂僻只擬東皐歸荷鉏

題王顯宗巡歷圖

六月霜威見直臣綉衣玉斧大同巡山分駝脊高中土
路折羊腸恐遠人今日邊戎應辟馬從來漢使獨埋輪
白頭校字衛年少為客
京華又一春

分教中都一首

中都學舍今百區聲教遠及蕃方初新羅百濟亦遣子
期門羽林皆讀書一時復見制作盛四境已安攻戰餘
老夫竊祿愧無補惟解匡正校魯魚

苦雨淮水之溢性來不通緬懷
南京故人劉子憲為賦一首

寒猶挾纊思南國老更扶藜坐北窗白雨三時如倒海
黃流一夜盡成江榴花支子開無數鸂鶒鵁鶄下作雙
天上故人何日見劍心詩思未能降

次韻方丈敏秋興五首

地拱皇陵松栢深

君王法駕歲時臨漢宮甘露曾聞昔周室豊年豈自今太史已刪金匱錄詞臣應製鳳臺吟憶陪仗千官入春日新鶯在柳陰

一日

龍飛濠泗間垂衣胡馬走賓顏已來肅慎通滄海更却呼韓閉玉關使者旌旗分道出將軍部曲凱歌還白頭野老知何事紫氣常瞻萬歲山

天限長江雪浪浮臨江百尺起朱樓春風秋月歸新恨楚水吳山憶舊遊已沃腥臊無胡漢從来壯麗有西州萬年大業如磐石四海諸侯盡綴旒

錦城春色醉芙蓉中第樓臺有幾重萬里黃河邊北注一丸函谷小東封生常客寄悲工部老託官聯忝辟雍始信畫論應千古浮江一馬化為龍

西湖一雨始知秋水碧山明散客愁何日仙人留白石當時宋祖戰清流銀河接地西南界玉氣通天日夜浮懷古登高無限意暮雲千里重回頭

丙辰元日時在鳳陽趙穆仲方丈敏王緘遠枉騎相過

今年元日漢鍾離著處蕭鼓太平時老夫畏酒復多病好客到門能說詩春前春後雪纔見水北水南花更遲却憶華堂高會處玉盤纖手送青絲

題洪大隱傳後

黃冠野服共逍遙七十何曾識市朝傾國楚妃端不嫁入山商皓若為招田中雲實收雙玉樹底風聲厭一瓢化鶴却歸遼海路上林無處問漁樵

賦晚菊黃白二本

引蜂勾蝶過紅墻千葉新花只道粧仙質曉勻胡粉白御袍秋染鬱金黃東家欲鬪西家艷十日元同九日香可笑當時彭澤令清如楚客在瀟湘

秋日漫興

青楓葉赤雨新霜倦客栖栖自一方已愧公孫踈學術浪傳司馬擅文章天寒老驥愁長路日落孤鴻没大荒何日兩山陪野叟一談一笑共相忘

次韻楊秉哲錄事見寄二首

堯封北盡劉門寬教戟楊郎書調官幕下賦詩諸客避馬前射鵰一軍歡人才今日收孫楚相業從來許謝安無限江南好山色他年歸約老夫看

一曲西湖卷畫閣花時載酒正紅顏鄴枚上客團車盖燕趙佳人結珮環甲第樓臺分處處南朝事業尚班班傷心可得重行樂空愧沙鷗白鷺閑

病中一首寄方丈敏

一秋已過春復回柳條梅蕊定相催淮南病客惟高臥
雪後故人今不來詩卷暮年愁總廢燭花清夜喜還開
東軒風月與誰賞新酒雙行琥珀杯

早春寄黃仲真

樂全先生七十餘樂全堂深花事初山中酒熟試留客
竹裏日高時讀書黃冠野服真自稱杰車駟馬今何如
相知還有惠施在適意共觀濠上魚

鳳陽晚春

愁聞杜宇還催客老向鍾離又過春洞陽水簾迷絕境
山名雲母憶仙人牛羊白放空村晚燕雀交飛甲第新
載酒看花同一適百年胡蝶夢中身

送馬伯溫之廣西

樓船椎鼓發江中昨夜搖烏喜北風可惜春歸還送客
何知別後已成翁浮天雪浪三湘闊到海雲山百粵通
有子漢陽專簿領一書千里託飛鴻

送王用中歸金陵以有覲迎之期因并及之且戒
其進學

王生別我向長干門地從來盡達官水落瓜洲初鴈到
山圍建業尚龍蟠秋風客路嘶驄馬月夜仙壇會彩鸞
金印虎符來未晚莫忘重把指書看

賦西山爽氣亭

屋外雲山走海濤商歌和角氣猶豪把杯有客尋陶令

拄笏何人記禹曹生獻市聲從地僻老增詩興敵秋高
九華三泖何如此金谷池臺半野蒿

朝朝攬翠一凭闌田里從教懶不冠夢破喜聞秋雨霽
神清疑對雪峯寒霓裳琴曲傳三疊石鼎車聲出九盤
南北驅馳亦何事西風塵土沒征鞍

送王以寧歸建德并柬魯道原

睦州城郭風煙外亂後衣冠喜尚存山倒半江雲氣合
灘回七里浪聲喧讀書才子初還舍買酒隣翁盡到門
相見魯公勞問信春秋何日試重論

方文敏惠二白瓶及新茶土鐵

建溪春茶風露潔杰城海錯波濤腥老夫不費百金字

遠道忽來雙玉瓶古井汲泉動夜月高堂酌酒呼張星
江瑤蕊支亦可並既醉高歌誰與聽

聽松樓

忽從何處聞蕭瑟樓外長松一萬栽隔屋嚼歌聲自和
滿山風雨夢初回華陽真逸元同趣太白仙人信有才
賞客焉能辨天籟哀絲豪竹送蓮杯

留別陳敬夫

天低海上山如黛雲盡淮南柳未黃浩蕩春光還自好
飛騰暮景為誰忙齊車秣馬歸應急把酒論詩樂未央
明發匆匆又南北有書時托塞鴻將

寄撫州錄事楊彥哲兼簡新民蘊德二紀善

西蜀楊雄苦著書相逢長憶武林初盧前王後名非忝
楚尾吳頭跡更踈花柳春連朱邸静星河夜落大江虛
已知老病慚英俊且復從容好曳裾

題梅軒

枝南枝北花無數萋在羅浮海上村白雪已空天下色
黄昏曾返月中魂水仙與子宜相近瘴雨蠻風定幾番
今日賦詩須我輩何人東閣與重論

洪武六年五月初一日早朝
奉天殿時西域國師來朝蓋前代所未有也自製
盛事因賦一首

中天宮闕絢琉璃五丈高懸日月旗

天子萬年當玉座國師五月拜丹墀御爐不斷龍涎噴
宮扇初交雉尾移江海小臣陪百辟白頭今日覩朝儀

交山隱居夏日

病客從教懶出村兩山一月雨昏昏野花作雪都辭樹
溪水如雲忽到門無復元戎宣鼓吹試從田父牧雞豚
來青處士時相過猶是平原舊子孫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六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七

五言律詩

臨平道中

落日臨平路連山盡向南水聲黃鶴寺雲氣白龍潭夜
亂今誰在幽奇昔屢探湖邊樓閣廢高柳與天參
西施採蓮處所歷已皆非鴈度輕陰去人銜暝色歸甲
兵隨地滿煙火隔林微賴有杯中物愁來為亦揮

夜坐

黄昏畏虎出須使户常閑鳥雀林間噪漁樵海上還雲
深驛騎斷月照鳳凰山夜亂吾何適飄飄獨厚顏

壬寅夏五月廿四日對雨

出門仍苦雨豈復辨朝曛白日不照地青山都入雲江
漚元自濕杜宇豈堪聞書有張公子相過共校文

題映雪齋

門前雪一尺苦士未能眠永夜生虛白窮年守太玄寒
通窗外月夢落洞中天太乙如相過青藜不用然

魏塘夜泊

風帆如健馬一日過嘉興水鳥時相喚秋蚊尚可憎照
人明月近接地白河澄耿耿渾無寐中宵對玉繩

過竹岡

迢遞竹岡路村墟烟火邊地從滄海盡天入大荒垂網
集知潮落舟行覺岸馳平生貪勝槩隨處一題詩

橫港

南行入橫港茅屋帶林丘落日猶斜照寒潮忽倒流牛羊平野散鷗鴨小溪浮喜見平生友難邀一葉舟

靈鷲十衆

蓮花峰

亂雲交靄霽孤石竦岩嶢地識金仙隱岩看玉女朝香爐分秀色太華竝高標孤育峨眉雪千秋尚未銷

龍泓洞

遠通羅剎國近接梵王臺海客愁穿入山人採乳回林間無日月地底有風雷聞道蜿蜒去寒潮自往來

葛洪井

洗藥源頭路通人有石門水涵青壁靜雲與紫崖奔鼓翼朝飛鳥連肱夜飲猿仙翁今不見濯足弄潺湲

合澗橋

橫水東西落幽人日更過宛宛龍赴壑隱隱鵲填河緬想赤城路潛通滄海波遠公不送客芳草澗邊多

連雲棧

危棧梯空上人行杳靄中險應踰鳥道幽已出龍宮日月三天近風雲一逕通何時倚飛翠極目送孤鴻

飯猿臺

猿父識猿性身與群猿居應同支遁馬豈賦狙公狙共息貝多樹時分香積廚黑衣今不至長嘯意何如

夢謝亭

相傳謝康樂曾寄杜明師此客今為土何人更解詩山空黃葉墮歲久綠苔滋日暮高亭坐悠然動我思

理公巖

山僧住上方高處更蒼蒼不雨雲烟濕長春草木香削成看小朶幽絕擬空桑誰識跏趺處白猿今亦亡

題名塔

寶塔高千尺東南遠建標江山留過客日月記前朝鐸受天風震梯經劫火燒四賢誰後繼千古意寥寥

呼猿洞

白猿呼不至洞口白雲重澗落經霜果崖留挂月松相傳來萬里獨嘯應千峰碧玉環猶在何人識舊蹤

人日

卜宅憐楊子登樓擬仲宣客星猶海上人日且尊前谷鳥晴偏樂林花暖欲然浩歌醒後醉何用惜中年

送王宗成歸越

回首蓬萊閣東西兩眺高參天秦望樹動地浙江濤事往登臨倦時危戰伐勞應無舊隣里夏雨盡蓬蒿慘淡風塵際崎嶇道路中榮知金馬滿老信木雞同擬逐桃源客相尋綺里翁不須登廣固撫跡歎英雄

冬夜

月斜窓戶白不寐夜何長避亂多空室偷生且異方安

巢無燕雀競肉有豺狼脉〻如菱藿傾心待太陽
歲月悲游子風塵老腐儒兵交連北莫客隱向東吳草
白秦皇道天淸陸瑁湖昔時遊樂處撫事一長吁
水闊三江地山空十月時寒花禁露變獨對受風敧老
大將何事漂淪幸託茲不忘憂國意晨轉復成詩

亭林漫興

野王讀書處一曲鎖風煙客記蕭梁日僧談石晉年黃
金曾布地滄海復成田遺構丹靑落回頭一悵然
繞屋盡流水通人無石橋地偏冬不雪江闊夜還潮但
喜逢迎簡寧辭跋涉遙鞋笠與古木風雨更蕭〻
每過高僧話應寬過客情詩成天籟發酒瀉雪香淸文

度推英俊元方辱弟兄何知漂泊際懷抱一時傾
又出亭林道棧臺尚自疑無邊春草色不定野雲姿未
就龐公隱空懷惠遠期〻何所適重擬結茅茨

守歲

守歲西淸第幽懷且自寬極憐公子意須盡老夫歡明
日王春始躔星子夜闌殷勤一杯酒到手莫辭乾

寓翠岩庵

已荒丹井宅近息翠岩祠老去時聽法春來且賦詩花
香蜂出戶對客鳥爭枝絕境風烟外漁人不用疑
彷彿東柯谷雲間雞犬聲梳頭忘日晏濯足愛江淸草
徑須頻掃茅堂苦未營攜壺訪父老亦足慰吾情

蓮社僧相引柴門客屢回日高人語靜風遠佛香來碧
愛琅玕繞紅香躑躅開便應從此老城郭有塵埃
蟏蛸當戶罥科斗滿池生可惜春光去何時晚計成病
多添越思愁減發秦聲此意無人會芳樽且獨傾

三月晦日

野樹殘花落風荷小葉開夜遊須秉燭春在更持杯曇
閣雲霞變空樓日月催江山莫淹滯准擬賦歸來

歸石門

不待秋風起匆匆歸石門宦遊情已薄婚嫁願猶存竹
所須開徑花時獨灌園比鄰共來往適意倒芳樽

晚眺

極目三邊靜傷心萬室空斷山明落日飛葦卷回風漢
節無歸使夷歌有野畫烟塵幾時息歸釣古城東

過王景晴

不識滄洲路還經白石磯林深煙似織江黑雨初飛野
店多先閉漁舟獨未歸幽人宅已近薄暮扣柴扉

答鄭宗夏

思君不得見起坐若為情夜亂長南北交遊半死生家
書春未達燈火夜偏驚何日聯床語西牕聽雨聲

題咸子昭畫

石轉交流水山浮欲動雲名園鄭谷迥絕境輞川分老
樹龍初化仙人鶴不群已臨吳道子不數李將軍

觀水

布穀村村急三時農務勤青山十日雨白水一溪雲即恐崩沙圻邊知小圃分明來看激灔鳥鳥動成群

秋泟雨後二首

地蛤吳會盡天與海門通雨洗泰山碧霜侵越樹紅居人分絕島飛鳥度寒空極目情何限翛知入刻中

石潤冬猶熱江潭晚乍晴樓臺消蜃氣鼓吹入蛙聲且伴雙鷗逸何須駟馬榮交遊今總絕酌酒任吾生

甲辰元旦

五十今朝過趺經滯海濱天陰不見日地冷未知春梁物題新語閒襟待故人宮花過朝士那上小烏巾

二月十三日初度一首

知非吾已晚白首尚他鄉不入廣文館寧要太守童寬憂應有物却老信無方謾憶兒童歲斑衣父母傍

寒食三首

不知春已過一月雨聲中蒲短初侵水花殘更妬風病疑耽酒過窮覺向詩工失喜聞鶯語飛來草屋東

出門皆白水風雨復通宵忽以三川破惟憂萬室漂娟輕鳥下潑潑大魚跳嘆息佳人阻空瞻烏鵲橋

為客雲間久深懷父老情江山元壯麗城郭又清明傳燭初分火吹簫競賣餳重携一樽酒花下試同傾

五月十六夜獨坐

大野喧射虎深林集羽毛天空雲氣盡夜久月輪高士卒悲秦戍兒童唱董逃此時空感慨深泊嘆吾曹

登雲間驛樓次李希顏韻

萬國干戈裏荒荒野日曛殘唐終五季炎漢亦三分戰伐求頗牧謳歌憶舜文傷時一惆悵倚柱送孤雲

青林道中

葭菼連雲暗菱荷逆水漂青林千曲轉黃浦一支遙賈客晨衝霧舟人夜聽潮何時免行役黃髮老漁樵

夜泊

四更風露靜欹枕獨無眠野闊天斜倚江清月倒懸誰家橫塞笛有客盡歸船可惜雲深處淒涼不及前

重過亭林

欲訪曾遊地樓臺半有無夕陽明鳥背秋水落龍鬚為客今成老逢人亦暫娛夜歸衝暝色重問顧亭湖

戊申九日宴邵武叔變桂軒

晚香迎九日秋色勝三春驚座非無客傾城凡有人且聽歌白苧莫惜岸烏巾更覺清狂甚不知誰主賓

懷語溪舊業

不到溪南宅桃花又一春長貧疑造化已老厭風塵直道難容世虛名只誤人扁舟即歸去吾豈戀秋蓴

十一月九日夜飲南山所用賀谷韻賦詩一首

水國潛鱗靜風林倦翼回夜深雲掩月春遠雪封梅剪

燭清談久歲鈞急令催山僧更多意莫惜盡餘杯

挽溪南處士

天地消兵氣江湖隕客星群英同日起一葉向秋零伏
勝終秦士楊雄老漢庭尚思風雨夜縱酒共忘形

不發專門學猶存盖世功時危明出處道在任窮通節
士無元振諸郎有阿戎九山雲氣冷何處壟仙翁

寒夜

月落江天黑長風正怒號霜雞寒失次別鴈暝呼曹孳
㭊征人起鳴機織婦勞所思千里隔十二碧峰高

已酉元旦

不改山河舊同瞻日月新百蟲未啓蟄一鳥已鳴春白

髮羞明鏡烏紗製小巾吾生任貧賤擊壤學堯民

歲旦屠蘇酒還從稚子先宮花元不稱野服更相便出
處寧非道窮通莫問天紅梅亦多意爲我發餘姸

次韻邵賁谷千山夜泊

一水疑無路纔通纜子舟連山分秀色絕境散窮愁行
與月相逐臥看天倒流野人應不識林鳥自相求

暮春雜詩

世亂疲奔走空傷萬事非塞鴻還北度戎馬未南歸樂
土居人散豊年野客飢閉門風雨過一徑落紅稀

不見春歸路倦登江上樓五更愁聽雨三[illegible]慘如秋寂
寂紫含笑嚶嚶黃栗留無心自相惱豈識老夫憂

四海尚風塵千門轉寂寥傳聞收土地思見復征徭節
士心肝在將軍髀肉消何時聽野老鼓腹頌唐堯

況況江湖上悠悠宇宙中一身常有患萬化本無窮已
覺丹砂妄唯應白髮公滄浪還可濯閒伴釣魚翁

寄韜古清

一葦三江度人曾識道林龍公來聽法狐女試觀心雨
散空花亂風生萬竹深我慚牽世務白髮謾盈簪

爲客長如醉聽詩忽已醒共飡香積飯更拾劫初鈴掃
榻還堪卧呼舟約再經黑龍休易點破壁起雷霆

過妓

曾是梨園籍年應未破瓜春風一枝雪別是漢宮花出

藏偷習淚蟠龍小髻斜琵琶寫幽怨流落共天涯

舊宅

甲第無人住蕭蕭風雨寒樹陰交繡户苔色上朱欄舞
鶴猶思主鳴蛙亦爲官豪華易消歇都作夢中看

寺居

堪憐小兒女相對色凄凉有客哀元亮無人候子桑水
螢飛寶地山鳥入書堂九曲溪頭路何時上小航

溪上

歇馬城邊路茅茨在眼中迢迢一水靜寂寂四山空白
日西南決青天上下通行人俱已息獨立數飛鴻

楊鳴鐵枉顧留宿及山有詩相示用韻答之

轉蓬悲杜甫命駕愧張翰把酒忘年老聽詩坐夜闌不
趁龍尾道休上虎須灘白屋眞堪樂青山且共看

題山陰讀書處

蘭亭脩禊處愛尔好林泉閉戶不曾出讀書渾少眠青
山秋氣蚤綠樹午陰圓何日期相過西陵一問船

辛亥春二月十日偕桑子村丁一鶴遊殳山

野曠天無際山青雨乍晴路從紫背上人踏鳳毛行謖
謖松風細輝輝竹日明浩歌猶未已新曲和流鶯

澄林客居一首寄戴良佐沈復東

借屋暫移家當門六株槎地蒸雲觸石江漲雨崩沙虛
檻初垂顆冬青未落花老夫無一事日日醉流霞

高人戴安道詞客沈休文共喜成三友何勞比五君園
荒葵自種水近竹宜分鐘鼎非吾事山中看白雲

題紫微山巖上人壁

雞聲催客起一枕夢初醒日射千山赤天垂四野青夫
容元自好蒲柳已先零海上兵戈後哀歌不忍聽

排悶

白首尚為客飄飄天一涯耳鳴通夜雨眼暗隔年花畏
酒從今斷題詩浪自誇有村如栗里准擬更移家

雨中漫成寄九龍山人

稚圭蛙兩部日夜成笙歌四月雨聲惡兩山秋氣多青
苔生客舍白水落官河悵望九龍客扁舟難重過

次韻楊德中見寄

五月大江滿白波如白雲看山重約客載酒試從君竹
所宜頻掃桃源或未聞龍蛇今已遠麋鹿任為群

次韻楊鳴鶴遊紫微山一首用韋孝標韻

金刹藤蘿外通人一徑微天風鐵鳳語海雨墨龍飛木
落仙翁井雲收玉女衣東樓曾試月夜挾綵鸞歸

贈醫者徐仲純

我愛南州士風流今尚存讀書通魯史賣藥向吳門擬
乞丹砂長同傾綠酒樽茯苓應已長夜雨斸松根

壬子冬至日過來青堂三首示勉中祖南二友

浪跡依劉表忘形見陸生山中釀酒熟雪後具舟迎好
學來諸子論詩過二更窮愁一披寫杯盡更須傾

衣冠且從俗猶有晉風流我愛陶貞白人稱爲少游蜂
房寒未割雞柵暖宜修不必論三仕何如號四休

擾擾知何事人間即夢間試從千佛轉能見幾人閑水
落元通月雲行不礙山長歌和樵者日暮抱薪還

送陳楚賓赴泗州學正

舟行入淮泗初上廣文官地接中州近天連大野寬清
時先俎豆異俗盡衣冠暫別蓬萊闕無慚苜蓿盤

題蘇明遠畫

絶境疑無路平川不起濤天光兼水闊山勢敵秋高葛
令惟求藥秦人自種桃雲霞如有意他日待吾曹

病中次韻張思廣助教見寄二首

為客金陵久驚秋素髮乾酒狂山簡放詩苦孟郊寒野圃荒誰理宮衣病總寬封書寄兒子早晚發長干

有淚如銀燭心灰却始乾空瞻鴻鴈遠不念鶺鴒寒江海浮吳闔乾坤入楚寬登樓重擬賦落日在闌干

雲卧

謝傳東山下白雲自戶幽身如蟬蛻解夢挾鳳車游石洞初收雨衣寒已怯秋無心信舒卷天地日悠悠

次韻管[illegible]州玄澤

相逢俱一笑官不補遺餘鸞鳳隨新曲龍蛇見草書日邊來使者濠上只空廬更展胸中學平明對玉除

題葉經歷水北山居

地接天台勝山圍鴈蕩高詩人同謝朓羽客見盧敖樹色分屋翠江聲應海濤何年此棲託蓮葉好時搔

送曾季材赴京師因寄劉子處助教

跨馬金陵去征衫尚有塵壯心知烈士離色惱羈人草白方經燒花殷欲借春殷勤一杯酒何日重相親

家愛劉公幹同為太學師班聯金馬客興在玉臺詩地闊雙魚斷天空一鴈馳惟看千里月夜、獨相思

詠炭

三日淮南雪烏薪價重銀色疑成鸛鵒形肖刻麒麟夜照清虛室春扶老病身貴衣留好客未覺孟郊貧

題馬文壁畫二首

龍江今喜對鴈蕩昔曾聞樹黑深藏雨山青半出雲行人知虎跡仙客問羊群老我來何日林泉定許分

小橋危跨壑破屋幸依山避地人相過朝天客未還眠春草外猶掛古松間寂寞南窗月殘書亦久閑

題王白雲畫

瑤臺人去後麋鹿自成群樹濕纔經雨山昏又出雲仙家三島外春水一支分獨坐扁舟客櫂歌時遠聞

戊午早秋漫興二首

久作東山客山空少四鄰汲泉從老圃隔嶺見行人虎豹應須遠雞豚亦自馴幽棲猶未穩更訪武陵春

爛熳葵花早亂開籬落間秋風機杼動夜雨桔槔閑妝家公孫老思鱸記宦還有時逢野叟猶自說朝班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七

五言

書事二十韻

父老歌迎祐君臣憶至元清光回日月喜氣入乾坤不
意經綸喪相圖事弁吞秦隴空大漢騏驥死中原浪信
傳三捷深憂病七奔關中防豕突河内且蜂屯泥血今
千里傷心遠五門羽衣悲弟子實玦泣王孫管葛真難
致孫吾莫易論如何輕大業俱是竊殊恩近報中台坼
遙瞻北極尊狐狸號白晝魑魅薦黃昏貢賦時時急征
徭處處繁故園荒草徑何處覓桃源野外朱旗閃城頭
畫角喧飄零從老去局促偶生存醉憶劉琨舞狂興阮

籍言登臨空洒淚去住總銷魂水國秋鴻落霜林夜鵲
翻相知共南北不得問寒溫

李子庚挽詩

學入元戎幕曾陪御史驄一身辭汶上萬里入閩中東
觀文章妙西平將略雄艱危真自許敢決更誰同斬馬
求番劍號旗拓楚弓行師百道靜破賊兩關通擬復充
封大重開漢業隆綱鑒猶若闕鷹隼若為龍重寄將朝埋
日長星夜隕空柱天徒有志填海竟無功已並田疇義
皆知葛亮忠江風吹獨樹山月照幽宮英氣寧為土神
光或吐虹尚憐諸子在國士有遺風

黃灣述懷二十二韻寄錢思復

海岱初雲擾荊蠻遂土崩王公甘久辱奴僕盡同升遠
適將妻子端居謝友朋草堂森苦竹瓜圃蔓寒藤抱盡
山光斷天昏海氣蒸夜深常畏虎秋後更多蠅鶴髮愁
難理烏皮懶自凭嫦娥羞不薦鯉擬怯先登拔劍歌誰
和聞笳寢復興通達欣已絕疾病恨相仍自擬秦民去
重煩魯使徵吹毛多見謫刺舌尚須懲耆老惟君在文
章對客矜才全懷白璧道重比朱繩虎榜名非忝雞林
價盡增極知童子陋深愧大巫稱家憶春停騎高談夜
剪燈病駒終棄櫪生鶴必飛騰點已楚信屈時多任愛
憎賦詩聊莫廢好事老猶能漢月今頻滿天河本自澄
山陰有孤棹雪下興還乘

題空翠軒

萬竹如雲盛琅玕起石邊分枝巢翡翠解籜化蜿蜒黑
映瀟湘雨青浮鄠杜天含滋園露露倒影漾清漣不奈
蟬號夜深期鳳至年小寇知隱者虛室候神仙月上南
榮坐風清北牖眠壁魚乾繡帙海鶴採朱絃結友多袁
仲封侯薄渭川忘形日相對秀色更娟娟

丁未除夕

東風來日本北斗碎玄楞坐並華椽陸班違禁禁朝清
觴陶令御明燭炳通宵曲付娥眉唱香添鵲尾燒俗傳
儺逐癘事類傳成梟舊疾應全減新懽且共要壓城雲
暗度侵幔雨斜飄紅折叢梅萼青纖弱柳條明朝還獻

嵗更頌玉盤椒

擬香奩八詠

黛眉顰色

繞歌愁易歛欲畫思難任雨過峯猶濕春歸柳未深漢
宮休鬪學秦鏡莫重臨不是嫌施粉翻疑病捧心曲如
天上月纖似樹頭鶯盡日窺青瑣如何別到今

香頰啼痕

何限相思淚年年苦別離當春羞客見終日為君垂落
粉和雙玉殘紅界一絲仙人辭漢日公主嫁胡時脈脈
流應少鮫綃拭已遊空彈銀甲盡却恨錦書遲

花塵春跡

羅襪淺波小潛行芳路中東風吹不散南陌去誰同黏
想蓮雙拆痕留月半弓定知爭拾翠應怕踐殘紅喜蝶
無情撲蠢犀有意通如何珠百琲小妾妬翔風

雲窗秋夢

朦朧欹玉枕蛩語夜何長羽化為胡蝶神遊踏鳳凰金
屏殘宿火翠被怯新霜不識天涯路相逢馬上郎關山
度遠水雲雨會巫陽不奈亂鈴攪驚回月半床

繡床凝思

丁香花百結兜轉若為生蛺蝶描初半鴛鴦刺未成重
將綵線續獨看柳花行入戶羞雙燕傳針惟一鶯那知
天女巧翻為雪兒輕困懶春猶刺無人識此情

金錢卜歡

字憶開元日清光尚自全不知人遠近猶似汝方圓一
別烏衣後三逢白鴈前芳心偷自祝吉語定真傳王兆
待龜灼銀河待鵲填可能如子母無術學神仙

月奩勻面

新粧自時世寶鏡拂塵埃妬雪重施粉看花莫近臺春
風玉樹並秋水白蓮開瘦怯空光照嬌憐頰色回初融
妃子酒更點壽陽梅有約西園會嬌娃不用催

金盆沐髮

髮亂朝沂沐蘭湯試手簪色褰空自潔人遠為誰容花
妻隨飛鳳水動浴蟠龍到地青絲滑掩月黑雲濃向日
晞初淨臨風館更纔休疑華山女此地復相逢

對雨

劉雲纔斷石夜月又從星霹靂開三峽滂沱覆四溟寬
臺稱兄爵志喜續麟經即恐蛟龍怒那知蜥蜴靈潤添
禾黍色清挹芰荷馨戢戈今應息謳歌且復聽常希流
麥陽誠眾讀書螢倚杖前村望平坡綠滿汀

辛亥歲燒燈日張彥昇攜酒相過與楊鳴鶴丁一
鶴陳仲謀及諸門生十有二人共飲因以笙歌歸
院落燈火下樓臺分韻賦詩余得歸字

節過傳柑後餘寒襲敝衣雪從梅上盡春向柳邊歸且
接從人飲何須客妓圍金吾猶不禁鷄鵡試頻揮上客

推文晴仙翁得令咸交游知有道笑語共無機細雨朝還作高雲夜不飛玉簫倖鳳曲銀燭㩦蟾輝但覺新懽洽應知舊事非莫辭同泳倒良會古來稀

壬子夏端居二湖與二三子讀書而苦熱如焚一坐四遷杜少陵發狂大叫非過言也回思雲間時往來呂邵二族其地有林藪之美池臺之勝可以避暑而游士寓公咸會于此相與窮日夜爲樂及兵變之後所至成墟海內忘形半爲異物感衰榮之無定悼生死之相違遂成三十四韻粗述其事云

地僻徙吾放山深少客過昏昏蒸酷暑欝欝抱沉痾斷酒愁爲散抛書睡作魔雲生空望雨水涸不過河唱和閒娃吠邀遊記鶴坡輞川移絶境瀑布激懸波數子論新好諸翁樂太和百篇齊屈賈 [illegible] 五字遇陰何 [illegible] 共衒佯狂徹 [illegible] 爲知好辯軻 [illegible] 冰壺淸莫比 [illegible] 鐵硯老猶磨 [illegible] 公子時同載 [illegible] 將軍夜不訶 [illegible] 結交眞有道 [illegible] 與物總無他 [illegible] 每喜方舟坐何煩信馬馱秋風千户竹宿露半池荷席踏藏鉤令亭邀穩樂娥 (有舞月李頻) 黎行凍蟻瑪瑙進寒鳳潦倒衣從濕欹傾弁武俄胡雛能嚼粟漢女善燋姿對舞翻朱袖群謳歛翠娥紛紛方大喙浩浩漸微酡壺中恒三馬詩成愧一螺如何弃俎豆却使老干戈落鴈長淮遠驚鴻大野多死生俱異域出處不同科淚泣荆人玉腸回越女梭紙憐成甑墮及此歎蹉跎室已如懸磬門今信設羅決胥榮小草平地引危柯水鳥浮沈鐵林蟬斷續歌兮甘晉白屋身免東青綃晚牧幽湖上春耕曲澗阿丹砂尋舊井金剎遶祇陀豈復同儕樂應知廢切磋莊然咸平昔興發强吟哦

丙辰立春日大雪二十韻在鳳陽作

正月淮南雪空花五葉纖隨風成喦玉平地出形瑩重折篤猶元輕穿翡翠簾色迷雲外鶴光掩月中蟾河水冰猶合冱岡火復炎方圓如有道先後亦無嫌歲旱今方劇春寒更覺添夜深聲淋瀝天近氣淸嚴鼓女愁停杼饑人誤郭鹽一時迎勝賞萬里入瞻路失羊腸曲山呈馬耳尖炊煙空近市急溜斷虛簷林鵲饑爭啄川魚畏却潛往來嗚杖屨歌舞起閭閻研凍詩重賦添存酒試拈節高貧士臥時信老農占獨樹危能立枯荄潤欲沾宮粧梅索索野秀麥漸漸白苧歌誰和朱門本可羨護思金帳客痛飲正厭厭

晚菴山水小幅

高堂見林壑忽似過雷峰窈窕一門陰崢嶸千嶂重人聲何處谷虎跡有時逢怨還流淸耳留雲起盪胸松枯突落子草碧暖勾茸勢出丹青巧神疑造化鍾滄洲非世外玄圃亦王封絶境須吾賞他年策瘦笻

題畫

水通銀漢達山對赤城高一曲瑤臺路春來盡碧桃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八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九

七言絶句

寄陳大舉四首

鳳凰臺下猶為客雲滿蹁躚一病翁却憶仙人讀書處
月輪夜照水晶宮

秀州西去湖州近我欲模臺舊闊借我釣魚舟一葉
坐看七十二青山

金刀火霸元非物但取乾坤與坎離采藥笑躡凌弱水
三山何路覓安期

當年我欲醫君癖今日君應笑我狂一曲雲林天定許
野猿山鳥未能忘

雨後偶書

海門雷電夜陶龍江黑風高雪浪春今日看山雙眼碧
浄天金翠萬尖新

陳進善見過

南風綠樹午陰圓好客聯鑣過海邊可惜紅顏成白髮
風流却話十年前

對菊

高僧已送鮫綃白好客仍分鶴頂紅秋日兩株開澗堤
晚花元不嫁東風

別侯春燕

蓮子有心元自苦楊花無蒂若為生錦機織字難成匹

玉局彈棋恨不平

勝南洲紅梅

龍門狂僧老萬回燕支常樂玉堂梅木杯何日過東海
恰得海底珊瑚來

西湖竹枝

六月玉泉來看魚湖頭雨過盡芙蕖芙蕖花開郎更遠
玉泉魚少亦無書

晚小南枝

相逢彷彿在西湖姑射仙人玉雪膚春淺芳心渾未許
天寒翠袖不勝扶

城南絕句

花樹園荒客不來金銀猪柏舊樓臺風林日落爲爭棲
雪岸春遲花未開
流水縈迴一逕斜隔林雞犬兩三家雲深嶺塢迷行徑
潮落村船閒淺沙
已從春草長閒門風雨連朝不出村老婦煎茶燒土銼
故人送酒滿山樽

清明日

二月楊溪花亂開黃鸝紫燕斬新裁春到清明已如客
看花一日定千回
出門今日向何處花惱山翁走欲狂此身忽已過半百
直須爛醉答春光

北里南鄰日日過花開不飲竟如何庭前昨夜暫相賞
地上今朝應更多

枯株雙禽

山禽白頭如老翁一雙相命復相從秋田無禾苦不飽
下上胡爲荊棘中

道中見梅

烏龍井上灼鋪雪白鶴山中又見香須可百回來繞樹
莫教一片落隨人

東村漫興

溪上秋風老拒霜居人星散似淮鄉誰家十五琵琶女
就客能彈陌上桑
八月雨多新水生村南村北斷車聲老夫不識市朝變
但與野人歌太平

苕溪陸文寶挾筆過雪聞持卷求余言而一時縉
紳之作不啻百萬有論筆法自趙松雪用落墨而
始廢者有爲筆卦者近世庸學小子率意妄作類
如此可歎也已因賦五絕

近代何人下筆精吳興松雪眾知名欲過大令歸前輩
敎學中郎恥後生
吳興松雪真奇士書到通神逼二王讀有兒童誇世獨
更無弟子得升堂
退之作傳聊爲戲子雲草玄真好奇更有區區工畫卦

强分奇耦辜庖犧
石鼓鐫功元自缺秦碑頌德久應訛一時篆籀今誰解
白髮江南王雪坡
謾禿霜毫臨北海更求雲萬寫蘭亭也知不改無鹽陋
浪抹青紅鬪尹邢

立春後五日

北風夜吹碧海東立春以來仍苦寒城南酒貴更須買
江上花遲誰與看

次韻邠賓谷暮春三首

處士濞同鄉子真水南結屋與山隣已從竹筍生旁舍
不遣梅花誤世人

一枕槐根午夢長不知夢裏別中見禽工唱和偏是熟
蜂苦經營也自忙
櫻顆紅垂山雨晴荷錢綠卷水風生佳人莫惜頻付学
狂客從教醉絕纓

題紅梅

山杏一株臨大路宮梅千葉倚空墻如何冰雪羅浮女
也學春風半面粧

漫成

今朝無酒只清坐落筆猶有氣淩雲天下黃金賤如土
何人爲購相如文
東隣昨日收白骨西隣今日啼青娥傷心又過中元節

城下招魂應更多
平生落落苦難合十五讀書今老翁却怕秋來添客思
梧桐昨夜又西風
南金大貝亡何物六月胡商死道邊滿地清陰日亭午
老夫高枕北窗眠

赤城呂微之博聞强識宋亡遂晦不仕一日大雪
中至巨家易穀立堂下久之堂東偏衆客方詠雪
有分韻得蝶字者苦思不就微之不覺失笑咸詰
之曰汝何笑曰吾欲用滕王蛺蝶事耳衆客皆驚
陰知其爲微之也延之坐不可欲贈以穀辭既去
使人尾之至其居地極幽阻及雪霽候焉荊扉竹

屋不蔽風雨見桶中坐一婦人蓋其妻也問微之
所在曰出捕魚矣得於溪上具言所以來之意曰
諸子可少留乃換酒共飲返宿道傍大樓下主人
恠與馬之盛因言其狀主人亡不知有微之也明
日求之則已還居矣微之嘗與陳剛中相遇於道
剛中下驢揖邀問來驢故事各舉一事至四十事
而剛中止矣微之曰吾尚記某事出某書凡三十
端後不知所終因賦一絕云
空山積雪深一尺車馬何來野老疑溪上捕魚歸換酒
更無人識呂微之

別徐楚芳

別愁如劍割人腸空洒西風淚萬行楚尾吳頭各千里
相知從此不相忘

兒雲林小景

雲林筆力如王宰剪斷吳淞水半江更須著我扁舟坐
閒看飛來白鳥雙

聞箏

白髮淪郎工錦箏江南江北盡知名雙手重彈白翎雀
猶是黃龍塞下聲

巳酉重午

風雨端陽生晦冥汨羅無處弔英靈海榴花發應相笑
無酒淵明也獨醒

歸東郊偶成

愛酒狂生老未逢十年蹤跡滯吳淞歸來鄉黨都非舊
不及青山向我濃
海上逃生萬死餘亂兵初定且安居封侯萬里須弓馬
錯教兒童盡讀書

客安山偶成

春逐啼鶯去不留一川風雨滿山秋笙歌不到愁人耳
若聽笙歌更淚流

過無錫

水抱新城缺月彎城頭高似九龍山將軍已縛山中虎
道上行人日往還

土橋

數家星散土橋西苦雨酸風叫竹雞一夜破窗愁不寐
翻回白日照春泥

丹陽得風

出門平地即羊腸白髮應添鏡裏霜今日天風亦憐我
盡情相送過丹陽

題杏花

日光霞氣曉相蒸一路新花似酒酣記得少年遊賞處
春風信馬過城南

夜發

歸人不寐夜如何月滿溪船唱越歌彷彿吳淞江上路

別愁一夜上心多

三月廿五日夜口號

破月五更飛上天北林烏啼驚客眠勞生擾擾亦何事
溪女溪童相盪船

辛亥重午

去年重午憶嘉興風雨龍河一病僧今日山中又重午
故人持酒說金陵

辛亥七夕五首

子晉吹笙學鳳凰緱山一別已千霜當時黃屋非無意
豈有神仙到帝王
阿母西來降漢家剛風萬里送飛車空留千歲蟠桃核

白髮劉郎不見花
五夜天邊綴鳳梭長生殿裏望星河玉環他日無窮恨
更比牽牛織女多
東家西家爭曝衣我但曝書誇小兒壁中科斗古文字
猶有射天光陸離
性拙如鳩本自偏柳州何必更祈天人間機巧知多少
無復三皇五帝前
澄林冬日
連村黍柘猶存葉一樹枇杷已著花十月澄林好風景
恰如秋浦野人家
贈別

一南一北鳥辭母一東一西花送人與君此別似花鳥
對酒那不惜青春
讀書所有白花一株狀類楊州瓊花而花損一葉
俗稱為八仙云為賦一絕且悼瓊花之不復見而
獨見此也
一夜東風吹白雪化為胡蝶過西家七香車遠人何處
空認唐昌觀裏花
十月廿九日過永昌寺訪照覺原
幽湖水落夜初冰湖上雲山翠百層一箇小舟輕似葉
西尋瑪瑙寺中僧
春情
新來不盡遠山眉翠被春寒起更遲靈鵲定知人有喜
一雙飛上萬年枝
西湖竹枝
閬郎北過李陵臺湖上荷花今又開郎似郢王墳上樹
枝枝葉葉盡南回
題松下丈人圖二絕
長松百歲走蒼蛟日夜松聲如鳳鮑山人有約賦歸去
我亦來借白雲巢
仙人手曳九節杖行看好山應未窮石間三秀食可飽
一曲試和商顏翁
題扇

冰紈一尺寫脩竹瑟瑟清風生夏寒不見江南鐵鉤鎖
總成石上青琅玕
題紅梅二首
紅羅亭下又春風小鳳飛來樹已空後主當時歡宴處
新花如火照唐宮
野橋山店記年時管領春風有一枝却笑羅虬不解事
百篇空賦比紅詩
早秋
白髮新來不滿梳王脩金管總成疎梧桐院落秋風早
一夜神清喜讀書
題溪山書晚圖

仙家雞犬白雲中水複山回路不通萬樹桃花香似海
莫教重誤打魚翁

山家

鉏豆南山八十翁相逢相語夕陽中門前一箇冬青樹
不學桃花似酒紅

題馬文璧畫二首

長憶秦溪馬文璧能詩能畫最風流酒酣落筆皆天趣
剪斷巴江萬里秋

田家一簇江南路草閣柴扉近水開人背夕陽巫峽去
應將秋色洞庭來

題凌波仙

姮娥竊藥能奔月嬴女吹簫亦上天萬古阿甄還魄苦
江清雲冷夜如年

送成德琦兄北歸

雲中歸鴈總成行腸斷連枝尚異方春滿江南江北路
柳絲不似別愁長

墨梅

雪後尋梅恐未真花光一日寫花神廣寒玉兎分秋穎
剪斷羅浮萬樹香

夜宿王繼遠白雲半閒

吳歌但少玉壺雙且盡仙家酒百缸一枕梅花清夢遠
不知夜卧白雲窗

題徐雲州墨菊

先生愛菊似柴桑三徑歸來亦未荒莫道空山秋色淡
新花一朶御袍黄

題雙陸士女

手轉梟盧爲破顔玉人何意整雲鬟也應暗卜関山客
歸馬須看一擲間

題虞魯瞻山水

御史新來水石工數峰依約米南宫試添茅屋秋林下
著箇江南鶴髮翁

題東坡戴笠圖

兩屐新泥翦笠欹滿村風雨獨歸時玉堂天上神仙客

婦女兒童總未知

朱實送桂花

廣寒宫裏桫欏樹金粟初分第一枝滿室天香吹不斷
老夫清夜酒醒時

題竹間桃花

萬琅玕裏一枝香向客無言又似顰彷彿武陵溪上路
放舟何處覔春人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九

賦

鶴賦

余竊悲此崑閬之靈禽兮胡爲獨處而無儔誠仙人之
騏驥兮閱寒暑兮三千飢不啄乎腐鼠兮渴不飲乎盜
泉生既囚而憔悴兮夜長鳴而徹天月朦朧而將曙兮
風淅瀝而戒寒尚蹁躚而欲舞兮紛磊落其如人戀青
田之故林兮盰華亭之大澤路中絶而忘歸兮嫌甚勞
而寡匹頂的的以補丹兮毛毿毿而儷雪負僑君之曉
駕兮帶結心於紫極欲抗音而復禁兮時顧影而自惜
陶河食而無厭兮鵝又悍而不德彼優游以飽鮮兮亦
絢練而矯翼內深省而益悼兮豈以才而見賊昔有氏
之西來兮忽余眷而踟躕內不賫於九鼎兮幸託君之
階除諒一息而萬里兮奚孺子之能呼一引步而三却
兮思接趾於泥塗苟懷恩而報施兮亦豈憚夫隕軀羅
其玩而無禮兮義獨潔而不汙目四顧而沖沖兮白日
奄其西徂訪玄夫以決之兮盍含情而改圖覽中區擣
一埊兮曾何足以度世眇千起而萬域兮陋紛、之蠛
蠓窮寥廓之無極兮蹲六合而高厲嗟罔羅之雖設兮
已超然而獨肆將西歷於青城兮何太白之崢嶸杜宇
號而血吻兮天憎、其無情狐九尾而猖狂兮夔一足
而伶俜望滄海之無垠兮會百川以東入悲精衛之含
憤兮力既微而何及山孰別其有三兮洲孰窮其有十
扶桑不可以託巢兮蟠桃不可以爲粒日晝晦而淪精
兮雨蕭、而翅濕指神堯之所都兮九門靜其嵯峨載
吹笙之王子兮拍鼓瑟之女媧棲建章之高棟兮浴太
液之清波夾玉輅以翺翔兮友丹鳳而婆娑尚努力於
廣遠兮矢厥心而靡佗

懷舊賦并序

余春秋二十有四館于雲間夏景困氏九十閱霜暑尤
隆主賓之禮後去而覓舉武林遊留西湖中罹兵變東
西奔竄邈不相知今年春因訪焉則已物故而其子士
文克承堂構余私喜其餘慶未艾也復館于潕澗堂者
累日高談大噱夜鐙以燭過從猶好不能不爲之愀然
乃操翰爲之賦曰

覽雲間之雄秀拾海月於珠宮訪野王之荒臺俯蘋背
之方達命羽人以前導召宓妃而後從騎晻、之宿霧
激泠、之回風悼逝士之永逝闊華樣而興歎或縱飲
而宵分或玄談而景晏寥諸秀之璀璨擢園英之朱粲
歷十載而一來感凋落之過半登高瀧而長思夜漫、
其弗旦樂疏往而哀聚何遭時之多難已焉哉物忌盈
而必毀運寔關於否泰豺虎橫而麟鸞鷄鶩鳴而鸞鑠
懟霞氣之使食奚神仙之可企閔余行之未已絶洪流
而東邁忽聞笛於山陽淚棹然而獨泗嗚呼千齡一息

兮放曠自娛伊人不可作兮死生異塗聊寄心於翰墨悵旁睨而踟躇

大韶賦 幷序

傳曰堯作大章舜作大韶韶繼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也周禮曰大韶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也前乎舜者堯非不繼嚳也後乎堯者禹非不繼舜也特於舜言繼者法成乎堯也在嚳之時法猶未成堯雖繼之而可繼之事未備舜協于帝在舜之時功爲已協禹雖繼之不足爲難矣則可繼之善、繼之功唯舜獨也是韶爲舜之樂無疑季札觀樂見舞箾韶者曰德至矣盛矣如天之無不覆幬如地之無不持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後孔子學之於齊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蓋知樂之盡善盡美莫過於韶宜當時之盛名丹朱在位群后德讓祖考來格鳥獸蹌蹌鳳皇來儀也然非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何以臻此歟故述而爲賦不徒極其聲音之美而且本之舜之德云

賦曰

有東吳公子壯遊齊魯之疆覩于嶧山而見孔林之主人焉主人曰公子之遊也亦將有所睹乎曰無也生於震澤三江之上僻陋寡聞竊慕禮樂之事而六律七均之制嘗究心久矣願有請於大人先生焉主人曰噫吳會東南之天府而天下之善音萃焉然公子猶有所未足者豈將厭淫泊而訛鏗鏘乎必將抉陳娥携趙女擊鵾絃考鼉鼓若是以爲樂乎公子憮然不悅曰霓裳之曲唐之所以播越也廣陵之散晉之所以分裂也固不足言矣若此者又夷狄之樂無異紂之靡靡以亡其國者豈君子之所樂乎願聞其他主人曰七德之歌七德之舞太宗之業王業也亦嘗聞之乎曰伯者之事子孫無所法焉曰漢祖蹶起龍飛沛中置酒層臺悲歌大風遂基四百光啓西東若是何如公子曰猶有伯心之存也駁而未純然亦一世之雄乎請言其上主人曰抑聞武之六成乎武之濟河而西也馬散弗乘牛散弗服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其寢兵不用也爰作武以象功焉鼓以戒衆久然後戰也長歌連延起其業也發揚蹈厲時不可失也故一成北出再成滅商三成自北而南四成南國是彊五成分左右以居周召六成復始而爲天下王振鐸夾舞秉戈麾揚若是何如公子曰其容美矣此武事也未盡善也請言其上主人曰其惟舜之大韶乎當夫六府治三事和叙九功形九歌繹陽之桐可以琢琴瑟焉雲龢之篠可以竅管籥焉泗濱之石可以斲而爲磬焉荊山之金可以範而爲鏞焉八音既具而大體短脰之屬有力而不能走者以之爲鍾簴焉小體騫腹聲清而遠聞者以之爲磬簴焉其作也椌以合之其終也楬以止之洪者鏗而充清者磬而介悽切而

不流泛濫而可會當夫朝廷之燕享宗廟之祭祀於是而奏焉升歌在上匏竹在下代作間奏秩秩有序或擊或戛或拊或搏清亮而高遠象乎天之渾淪廣厚而含容象乎地之磅礴一變一通亍四時之終始一散一潤兮風雨之回合是時也熙熙然八荒一春嘷嘷乎洪荒大朴格三苗於洞庭丹朱賓而有格俯而聆之純如辛甘之相濟皦如有倫而莫敢訕如斷玉之復續繹如貫珠之碎落飛流合而萬壑雷轉清風生而天籟交作唫九囷之蒼龍唳九皐之玄鶴既幺妙而悠揚亦和平而澹泊無急微噍殺以感其憂無嘽諧慢易以感其樂其動於物也客何為而肅若神何為而來思歟何為而舞

於土階鳳何為而翔於羋矣明協乎大章博凝乎咸池所以保無窮之治以示安而不忘乎危也悼六龍之南巡歷蒼梧而上九疑阿毋之玉琯猶在湘靈之錦瑟宜悲悵遺聲之寂、咩有虞兮遠而然而齊之有韶陳亡而流於兹也海外之有韶聖人之化播於蠻夷也宜季札觀之而知德仲尼學之而忘味彼武之六極於陰特著其武功此韶之九極於陽定昭其文治也公子以為何如公子迺避席而謝曰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主人曰未也請授以九德之歌其一洪流横曰玄黃判風氣開洪流横民乃災五行汩帝為哀禹治之啓始疏決九川平九垓百穀生田每、其二洪流救曰洪流佚兮民災既除山有禽獸兮川有魚鱉可食兮可居胥樂且歌兮毋忘厥初其三三苗格曰惟聖亶聰御有九圍蠢蠢三苗險阻是依出師于南奮我帝威我師陟遐苗亦來歸其四四凶黜曰德與刑曰國之經四凶斥焉八元在庭帝無為四海寧其五正德之歌曰惟天降命物必有則民之替、胡廼自賊五教不行禽獸奚殊聖人龍飛四方之極其六利用之歌曰水既平兮別九州下為隰兮高為丘陸則軒兮涉則舟以美濟乏兮百貨流財孔阜兮樂且無憂其七厚生之歌曰下民孔艱兮遺墊溺寒我衣兮飢我食我無民違乎父母職其八鳳皇來儀曰充不德于舜不辭授以天下萬物治寒暑無易風

雨時節韶九奏朱鳳儀其九萬世賴曰天覆地載高廣莫測孰察積是俾衣而食帝治天下如岷如垣萬世賴之安知其力公子曰嗚呼禮廢樂崩幾千秋矣而始聞主人之宏論乃復為之歌曰雅南已亡兮流濫曷正靈栗雷怒乎空無無聲綠綺不陳兮薦檀槽與繁箏妖倡為妍兮嘔鸞鷳而啼燕鶯孰究夫大韶之盡善盡美兮寔過夫六英六莖後千載之睹人兮集厥大成安得聞九奏於清都兮御天風而上征

不礙雲山樓賦并序

赤松溪楊竹西氏築樓一所在居第之南而海中大小兩金山飛舞而前因取杜少陵詩語顏之曰不礙雲山

鐵崖楊先生爲之記夫有雲山之境者恒不得其人有
雲山之趣者恒不得其地而茲樓獨領其要朝嵐夕翠
不起燕坐而盡得之豈非先生所謂境以人高人如境
勝哉竹西嘗命余爲賦久未克就歲閼逢執徐之春放
舟溴上始獲登竹西樓遠眺五茸三泖窮目力所至爲
限飄飄乎若一羽凌空飛度三素雲中也命酒共酌援
鑿雷之琴歌白雪之辭提騷而罷因援筆爲賦不惟狀
雲山之勝且寓感今思古之意焉賦曰
巍乎層構之造天兮既內敞而外隅滄海浩浩而左匯
兮銀河淵淵而右紆激回風於四阿兮宿雲氣於薄櫨
七星掛於北戶兮送結隣而迎望舒荷倒植而生茵

兮芝旁生而扶疏寔仙人之所居兮候安期於虛無兩
金崖巍而並峙兮娥眉巧以迎予斷太華之仙掌兮劈
蓬萊之左股掃新黛之聯娟兮洗海門之秋雨九山址
起而向背兮翩鸞迴而鳳舞泰山拱以旁繞兮列郡若
於齊魯雲霏霏以晨蒸兮散玉衣而輕舉何卷舒之無
恒兮倏爲龍而爲馬羌不起於燕坐兮挹爽氣於尊俎
招孕娥之二子兮萋高唐之神女聊徙倚而四望兮悼
吾行其孰與日散爍於斷雨兮鳥沒影於平楚美人期
而中訣兮魂煢煢而若喑吾令雲以申誠兮山復險而
道阻願從赤松以援遺兮邈清塵之藹古昔祖龍之帝
六合兮度浙江而東巡玉氣颯以耕穢兮瑞草萎而白

春悼三女之中夭兮高塚峩其猶存暗沙露之風雨兮
猶想夫萬乘之雷奔偉希馮之風悟兮遣九齡而知名
荒臺圮而荊棘兮餘鳥跡之縱橫金石輟而弗聞兮激
流水之冷冷平原振藻於東吳兮翔雙鳳於太清胡麾
旄之一敗兮竟鍛翼而就烹黃耳去而不返兮唳鶴寂
而無聲羨記室之見幾兮遂南旆而孤征念丹穀之易
憤兮鱸秋美而可留卒全軀於濁世兮歷千春而尚榮
尋古洞之丹砂兮弔黃鶴之仙人天曹曹而無光兮哭
深林之啼魂白骷皎以雪積兮火萬竈之飛烟情仲父
之隕阼兮與海水而桑田悼陸忠而覆族兮宋南度而
淪祀溴宴薄而少恩兮獨弗念乎厥始嗟時俗之好怯

兮語荒唐而無紀球余轡於高丘兮濯余足於清泚訪
吳子之獵場兮平蕪綠而靡靡挾白羽以命中兮感麛
麛之飛雉寵西施以亡國兮猶痛恨於後嗣爰抗音以
高歌兮酌兕觥之芳醴諒高明之可居兮胡汩沒而弗
止陋齊奴之金谷兮歲曾幾而荒蕪雲月空而燕去兮
烏雀啾以鷙呼斥粉黛而弗貯兮列圖史而自娛辭曰
雲動不測龜電霹勃蒙蒙兮山靜不遷嶽峯巖嶪嶪
叢叢兮飛樓巍巍靑延翠樹嫩陰陰兮瞻望美人于彼
夕陽思無窮兮弦吾秦琴目送飛鴻煙空濛兮

玉壁賦 并序

昔余至雲間夏景淵氏九嶷時出寶合族必奏技爲樂

鄭雅並進余甚陋之錢唐陸生携玉笙相過會于呂紫
芝之玄霜臺為作數闋劉亮凄切不啻聞鈞天廣樂于
洞庭之野使忘客居之憂遂出句曲張外史玉笙引求
余和因賦長短句以贈之既而余遊吳門觀海江返寓
于海昌之黄灣與生不相知者二十年而玉笙之音猶
隱隱于耳也雨窻孤坐壹鬱無聊友人張子雨来謁手
持玉笙詩一卷曰生所得近百篇兵變之後亡佚不存
此特記其尤膾炙人口者今附李氏子求公詩於二百
里外可謂好之篤矣余讀而喜之且知玉笙固無恙操
翰欲書向之所作病其散緩無氣磬諸瓦釜厠于黄鐘
大吕之間其不斥而罵者鮮矣然俯仰今昔悵然有感

於中可無復於生耶夫笙簫之器古之人精音律工文
辭者已極其形容之盛玉笙之名雖著而其器則未見
也故略而不及余因摹寫其聲著而為賦以補其遺焉
辭曰
海岱之貢嶧陽孤桐可以啄師襄之琴焉三楚之產蒼
梧叢篠可以竅伶倫之管焉皆足以備八音而宣八風
矣猗歟王子晉鶴以玉肇制葉形御音赴曲方其厥甲
觀樂名山瑶臺九層上通泬寥其處崇矣不若脩成之
宅空同也椎鐘擊鼓長夜之飲其樂極矣不若軒轅之
張洞庭也於是黙蛾眉屏皓齒慕神仙游洛汭接浮丘
上太室嚼瓊瑤而食露氣兮彼多欲之多心吾獨好此

笙竽兮託風雅以禁淫削籀飾而東壺蓋兮文惡其材
之弗任惟西極之奇璞兮乃產乎崑崙之岑鑿甕盎之
和氣兮託闃寂之太陰爰命工以采之兮跂峭阻而拮
嶔崟古雪夏積而不化兮蝕背壑之蘚苔虎豹晝出號
啼夜吟王孫跳擲前呼怪禽縣崖結縛藥而齧齒兮曾
莫得闚夫海錯與螢珠也觀其白如截肪黄比蒸栗氣
成虹蜺光燭日月溫而有文剛而不缺嗟魏叟之遐擲
悼荊人之再刖拚瞬晦之有時胡琨玨之罔辨全璧琢
而為環斷匪椎而為玦爾乃延効其能竭陳其藝運思
吾之利刃鑿為筩兮十二紛擷列以參差象鳳翼之相
比勢欲振而孤飛聲若壹而群衆黄鐘作則溫風生而

春葩紛敷清商奏則嚴霜隕而秋葉凋悴何其神也惟
鮑也滯惡有玉之清越惟竹也滯惡有玉之和平此其
又足貴也富夫桃含芳而春媚月揚彩而夜明寒液咽
而交赴浮雲凝而不行惜芳節之幽情左宛右轉成
嘉肴旨酒傾申白雪以廣意陽綵霞而飛聲湘靈不
敢蹔其瑟巘女不敢弄其筝厥狀伊何初欝勃而欲泄
忽嘈啐而交沸鳥鳴春而嚶嚶鄭風而蕭蕭或始戮
而卒肆疑將絶而復綴彷彿蘇門之嘯翔鸞鵠於崖際
又似深宴夜哭淚盡而不能為其氣其悲也語剝剝以
將別其怨也心悄悄而不遂其婉也有賡歌之雍容其
激也有特立之清厲其禽也若達而不携其和也若反

而相濟其絡繹也貫驪珠之纍纍其縹緲也絜飛空而無蒂壽臣恍而辭顏寡婦哀而掩涕嗚呼鵠駕去而不還悵市朝之屢改幸不委泥沙而同碎例金石而猶在望公子於雲澗識羽人於東海想逸響之無傳欲持此而奚待呼之而虛足以宣其壹鬱吸之而盈足以平其塊磊劉關發而更奏譔一聽而增慨乃爲之歌曰故都鬱兮草樹秋鳳凰去兮百鳥啾啾感今思昔兮徒離憂安得如王喬兮從浮丘又歌曰酌紫霞兮羞玉芝舞回波兮吹參差天湛湛兮白露滋君不樂兮欲奚爲於是由盂再鼓夜歔欷欷撫泉賓而愈放抽獨蠒而尤纖迹使伯夷去其介仲子失其廉孟賁忘其勇京兆易其嚴

海若爲出天吳爲唉老龍無聲清猿絶叫爾賓客於四座騖野王之三調雖中郎督郵之善音亦莫洞其弘妙乃知玉之爲物衆德之萃筌之爲樂衆音之要是宜協九奏而致鳳凰娛六英而薦清廟或吏鍊遂徒爲隱者之具龜茲齊衆特時俗之所好也

灌園賦并序

錢塘潘時雍治圃于城東門築垣四周引泉成渠以灌圃自號其意以爲無功而食人之食者元氣之賊萬物之蠹也故勞焉而後食身執其役以給朝夕之費二親無戚戚之憂萊妻有同志之驩吁㔟於貴富者不知澹泊之爲高酖於寵榮者不知道德之爲大旣盈而覆古今一轍則灌園之利不已多乎昔於陵仲子辭三公而爲人灌園充其廉也向秀吕安灌園于山陽安其逸也潘岳去長安令而閒居灌園病其拙也時雍亦君人之四與或者疑其居有闤闠囿利之習座有俗客鳴聲之聒又安能效彼之所爲者非知言也乃述賦以廣其意云賦曰

步青門而長嘯遊余心於古初目藻麗而弗近敦朴素而爲廬賁灌園以自業類潘岳之閒居食五鼎爲不及飲一瓢爲有餘幸免隸於征伐或弦琴而讀書恥桔槔之尚巧迹末景而區區其地襟江帶湖背紆黛蓄拱以連山突怒起伏寔東南之形勝爲帝王之行都周金城

兮萬雉列甲第而當衢族茂紛夬家擬陶朱肆有藍田之玉斗量南海之珠技博古今之妙音會八方之殊傾國過乎燕趙毀利疑而電輕据若神人之綽約耀氷雪之肌膚於是命相開藩墉我南服象天河而鑿池凝紫徽而建閣集貂蟬之濟濟衛虎豹之肅肅畢應乎庶務者蕭曹之倫肆張乎太平者枚馬之屬衣襲綺紈食兼粱肉塗比車蓋庭奏絲竹巖棲者未覩其盛家食者思發其所畜也乏臣時之明畧乃退蟄乎齊民甕不食之棄壤託豗豕以爲群厭濁流而遠注闢斜逕而支分筍長渭川之竹萊生雲夢之蕡蒲荒秋雨菘茂春甘者如薺脆者勝芹始芽茁而冒土忽蘋布而覆雲荼三名而

可食蟲五色而成文候靈雞而畢起庶戒遠而務勤蚩
擷秀於寒暑必決潤於朝暾恒獨往而無求爰四顧而
欣欣乳鳩呼而相應惡草蔓而當芸感生成之攸遂亦
有藉乎人其或風雨之晨燈火之夕俎豆娛親琴尊
命客揄竿引鮮充庖有辛崑果磊落秋山輪囷菑田夫
之所羨又焉得獻之吾君嗚呼革絨不優於野服瑤臺
何異於蓬室謝乘軒而取蹤雞抱甕而奚恤箏陋彼而
榮此聊逍遙以終歲金谷廢而蛙鳴玉津空而狐穴中
雖侈於五畝後孰惜夫一石乃爲之歌曰朝汲於河兮
其流湯湯暮觀我圃兮其葉已黃炎風卷沙兮白日藏
尚昏其事兮毋弃而荒又歌曰登彼陸兮猛虎噬人涉

彼海兮白波滔天我藝而灌兮入以事親晉勿彼適兮
危其身歌既闋幽情暢白露下初月上陶然一適混乎
無象妄通塞之有時蹇余行其焉往

鐵硯賦

客有鑄梁州之鐵爲硯者持而售於讀書主人主人用
之以代陶泓焉風雨之夜滅燭就寢夢一猛士被甲戴
冑面純黑而甚偉進而告曰時哉天乎吾之利天下者
多矣胡枉吾之材而置之散地乎主人乃賓而問之曰
若非棠溪之族乎若非太山之英乎若非九牧之所貢
者乎吾聞君子隨時而變化若何爲而懟於天乎介者
曰吾蜀之良也軒轅之破蚩尤也爲戈爲甲爲劒爲

鋏爲鉤爲鐵爲鏃爲鎬氣重六師威加四極神化蒼蛟
而雷電爲之繞體光吐白虹而日月爲之奪色漂大野
之流血落高天之迅翼王者得以成其功武夫得以奮
其力此吾有功於戰伐雖缺折而莫之惜也逮秦而滅
六國吞八荒驅其族而銷之亦何殊夫鳥盡而弓藏精
爲神兮十二守故宮之淒凉世復以吾之利不可廢也爲
刀爲泉爲布爲帛通四海之利法九府之式勢傾國中
海育衣之五銖遁濟天下斥黃金之萬鎰入紫闥排朱
門贊天地行鬼神弱者以強而卑者以尊此吾有功於
貿易雖流徙而莫之究也夫何挫吾之芒折吾之氣視
融爐功即墨爲猛脣銅雀之破瓦曾不及焉所雖目之

爲貫苟策功乎輸墨之場斷至無而鑄鐵鑄之器也主人
曰嘻子何局於彼而不達乎此耶六合既清可以去兵而
行仁萬民既壹可以去貨而談義凡子之爲矢爲貨皆
聖人之不得已也今主人書有屋漏之痕文有湧泉之
思子歸吾而畢命吾託子而見志焉夫射髑而無失者
壯士之志力田而有秋者農夫之心董生成名於下帷
李侯卒業於磨鐵李子引椎而佩印買臣負薪而腰金
長卿題柱而遂躅終童持節而重臨並假翼於賣漢終
脫身於山林故柰君已擢第於昔而子獨何疑吾於今
也哉山房月微燭光吐日蟠蛛腹水飢龍濬出方源思
而逢討每含辭而涉筆搜六籍於蠹餘補千金之狐腋

固資器以成能已辱子之我即及其凌天闕出風埃逍遥乎玄圃放浪乎瑤臺校奇字鵰逸才疏況於太液接群龍於蓬萊右毛穎而使御左陳玄而爲揞滴金盤之秋露步玉堂而躡上台顧不偉歟且鳳咮說眉山之重龍尾出端溪之先或以聖人之德著或以才士之銘傳是皆一石之清潤激波浮於百年始皇徒驅而犁海神媧竟遺於補天宗其人而名世亦宜力乎簡編而予攬取於爲研不思與是歟者一其高而同其堅乎介者伏而謝曰先生之言至矣不復有所悔矣遂遁而退余亦驚寤用誌于齋不易吾素

醉賦

余讀柳柳州答吳武陵書稱其辭賦及答客問而其文逸不傳因賦之以補其遺辭曰

弱水竭三山圻少君戒石芝歟吾將築九千仞之麴臺介風雲而賓日月撥青天之北斗酌千秋之古雪膾長鯨於東海肉狡兕於三穴縱長夜之樂貿一世之豪脫處士之一角巾解仙人之五色袍右挈吾榼左操吾瓢出上方之醍醐引西國之葡萄流白雲於春甕落丹泉於夜槽擊玉環之鵾絃裂雙成之鳳簫闢六幺作霓裳閱朝五斗暮一石耳不及於聽音目不及於觀色蛾殺萬鍾泥沙白璧力過孟賁者醉能擊其頸辯雄張儀者醉能斷其舌吾兒女之愁而不爲動心夷王侯之勢而不爲折節太湖三萬六千頃醉俯之一兕杯太華三萬六千丈醉覽之一蟻垤擊缶而歌心驍燕趙拔劍而舞氣吞吳越走桓溫之老兵踏周顗之狂客又爲能踰規矩而守繩墨也於是醉天地廬八荒神交曲生封侯醉鄉浩浩焉陶陶焉卒千日而爲常奈何武公老而自尤屈子逐而自絜因酒星於大獄斥酒池之發轍絶纓而幾失其驩吐茵而幸貸於貴不知堯舜樂之不厭孔子溺之不絶也九州與裂百川無迴豪傑相從白骨生苔吾其與犀首之徒相忘於無事之日乎淳于髡之滑稽於戰國乎與河東之季從時歟啓乎漢袒之和叟而歌呼者乎與徐邈之中聖乎阮籍之放曠而酒其性乎與荷鍤之伯倫乎抑投轄以留賓

者乎與待詔之王績乎辱高斥捎之李白乎與陶潛其乾沒於義熙乎山簡遊於習池乎與甕下之吏部乎韋曲之杜道謠於李府乎嗚呼與世無忤惟酒可從醒者爲愚醉者爲智醒者爲介醉者爲通天下之憤非醉不釋天下之難非醉不紓命輕一羽氣吐長虹決銀河而洗學蟠扶桑之六龍復酌吾以大白游海闊而天空

石經賦 幷序

五經載道之器也秦燒詩書經燬而道自若也漢求壞壁之餘書禮樂已殘缺十九惟易以卜筮存詩以弦歌存春秋以口授存而俗儒章句之徒傳會穿鑿使五經大義不明於天下不亦悲夫靈帝熹平四年議郎蔡邕

與棠溪揚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求定六經文字
詔許之邕乃書丹于石命工刻之立于太學門外時四
方摹者日以千計然未知道之所存也特以邕之書耳
洎唐文宗時高重爲國子祭酒與鄭覃侍刊定九經于
石嗚呼漢唐石經已風摧雨剝於數百年之久與岐陽
之鼓嶧山之碑同一榛莽已因推衍其凡以爲之賦云

賦曰

繄聖作而明述兮尼父集夫大成歷四海其遑遑兮感
鳳鳥而不鳴吁嗟時之終否兮託空言以載道世莫知
余衷怛兮閱萬世其杲杲纛旣杲而不德兮擧六籍而
火之薄先王之仁義兮尚法律而爲治慨祖龍之飽腥
兮阬亦湮而無煙易幸存於卜筮兮詩亦肆於晃絃春
秋閟而不出兮禮樂佚而不全科斗蠹於壁中兮光白
虹之射天氣逐憤而劉王兮家六合而舉諡乃僞革而
爲軒兮極壞爛於十一洎六葉而遵武兮炳大明之當
中熟百家之肴亂兮一道術而異同易科斗而爲隸兮
復家畜而人誦道固不可泯兮亦何待夫汗牛而充棟
時旣降而道晦兮經歸滅而莫收劉中勸之或奸兮怒
咸失於校讎圖熹平之四祀兮帝孝靈之當宁正俗儒
之穿鑿兮偉中郎之博古辨魯魚與亥豕兮刻南山之
堅珉窺乎四十有六兮擬翼翼之成均鉤銕畫之屈強
兮妙骨氣之洞達非饑隷之羸形兮非寒岩之枯楔非

醉草之欹斜兮非劒舞之渾脫初崩雲之恍恍兮紫列
宿之離離鸞振翼以天矯兮樹交枝以參差鷙鳥攫以
作飛兮群鴨遊而戲海彼鶴頭與隼尾兮曾何足以爲
態渴奔泉之渴驥兮縱入草之驚蛇勢或均於墜石兮
体已悟於畫沙觀者紛其堵立兮車連連其日至豈
八法之是尚兮幸經存而不墜陋石鼓之苔剝兮鄙漆
書之土瘞觀奇陽而偶陰兮窮太極於有無感堯湯之
揮放兮求厥中於典謨何二南之和平兮悲雅變而逮
胡儀三千與三百兮伊朝夕之攸執何曲折而精微兮
謹一出而一入嗟聖人之憂世兮徒感麟而掩泣二百
四十二年之筆削兮善旣勸而奸戢正夷夏之內外兮
亦綱常之攸立夫何經之徒存兮昧古訓之時式痛賣
官而列肆兮盛後宮之傾國奄豎當以盤錯兮文孰恤
乎社稷九州裂而鼎峙兮黎庶化而爲豺經雖綴而何
補兮政與道而相乖遠有唐之文宗兮乃繼漢而有作
驅巨石之嶄嶄兮列廣庭之落落吁回首其幾何兮悉
風推而雨剝文斷缺而莫辨兮委荊棘之漠漠吾恐爲
沉犀於蜀門兮同刻鯨於昆池曾不若慶雲與和風兮
詭良岳而効奇又焉得紀功千載兮擬岣嶁之禹碑譬
已焉哉石經泐兮刻藤出薗連車兮布萬國撫遺墨兮
相得失遺之存兮昭白日

春雨賦 幷序

孟春之月時雨方降周視草木莫不色悠悠造化之妙如此宜孟軻氏以況君子之敎也余少從師讀書而知仁義道德之說求之甚銳晩不加進則氣質昏著可知其不得如草木之化必矣故作春雨賦以自勗且示子羅使及時而用力焉其辭曰

維著雍涒灘之歲正月初吉土乃脉發融風應律布春令於避陬回朝光於潛室燒經雪而未蘇蟄俟雷而將出欣違寒而獵溫奧節旁而從進于時靈雨斯降生我百穀伊農之慶匪珠匪玉以今揆昔載披厥録一歲之候三十有六觀其屯雲蓄而成衣隤石膚而傳羽紛抉扎以隨風顆冥濛而交霧作紫空而絲散或綴物而珠

纍方疑有而可聆恍若無而莫覩醞比玉之醴泉泫如飴之甘露無町畦之或間沛旁流而布濩繫舟𦨴以耀林滋綠苔而生路紫鱗噞而爭躍纁頸呼而猶怒何決辰而未休達中夜而復迅開簾櫳以護寒覺琴書之含潤田夫悅而晉作騷客閑而揮恤余何思而何營感四時之錯運欲抗音而熟繼取殘釭之落燼嗟杳暟之諸子各因材而為訓躬四勿而不疑契一言而奚問若時雨之所化何力約而功峻惘奇偏之弱質奚古人之敢希嗜乜蒙其既遠徊偃偃而安歸羌及時而猛晉慨失道而愈非當霢霂之湮洽悲爭往而心違願為杞而在山沾一溉於既仆悚百尺以乘天任扠負於崇構願為榱而紛敷奧常蕃於朝夕託瑚璉以薦芳曰神明之可假願為芝而三秀濯朱柯而久鮮豈幽人之所食表土德於苴泉願為桐而不夭披玄液之滲漉斲有虞之清琴協宮商以成曲材奇推而為薪恥斷絏之徒襲何余疾之難遷徒逞逞而汲汲屬萬族之方新期往訓之攸執惟渴飲而求足信江海之可挹來侁侁之小子庶佔畢之是習知與行其並進亦何悼夫弗給象為高之可仰孰窮堅之可入眷躍如之在前思卓爾之有立感春雨而於章庶乎學之恒緝

白鳩賦 并序

成均教樂所大樟一株有二白鳩棲其上春來冬去亦

物之異乎類者余愛而賦之其詞曰

夫何雙鳩之皎潔兮孕異質於金方豈仙鳳之變化兮抑野鶴而回翔肖刻玉以為形兮砥粲錦以為章性弗慧而徒勞兮時白玲而久藏幸主人之見狎兮託廣庭之嘉樹既不為其所好兮亦不為其所惡夕同棲而晨興兮春偕偃而冬去振霜翎而益鮮兮與月魄以爭素羌所賦之純美兮雖處污而不緇女恒尤於眾嫮兮士戚病於見訾羞鴻鵠之上燉兮悼鷃鵲之就羲兹惴惴而懷懼兮尚飄飄其安之王雖摯而有別兮鶻遇秋而愈急彼各挾其能兮固非余之所習何意氣之敢矜兮韜光輝之時及顧微軀以徘徊求故林兮求哉

金鑑錄賦

帝開元廿有四載兮屬千秋之良辰進絲囊與寶鏡兮衆紛紛其相循臣九齡獨見其微兮述今古以前陳監美惡於一鏡兮盍監得失之在人鏡使中而無隱兮洞萬殊而咸覩亦俯仰而取容兮月或冥而爲土書炳炳其如星兮與湯盤而爲伍期補衮之萬一兮竊比夫翼周之山甫惟一心之易蠱兮恒惡直而好諛臣固不能矯以隨俗兮盍圖終於厥初使銘昴之辭偶符兮寧取無逸而爲圖集殷類而成編兮奚翅玄冥之百鍊光夜吐以屬天兮何益君之聞見堯擧舜而禪之兮詎舍朱而無恩撫九州之廣大兮匪黃屋之爲尊凱吾贅使之充兮寒吾裘使之溫曰精一而執中兮本乎堯之一言心凛凛其履氷兮罔一息之不存兹爲鏡之金背兮君日監而勿昏至暴秦之并周兮與黔首以爲仇阿房岌以造天兮極寰樂而未休慕神仙之高擧兮求弱水之三丘徐市去而不返兮嬴已僨而歸劉兹爲鏡之水心兮君日監而勿流手三尺而崛興兮壹六合以獨帝文景嗣而恭儉兮遵益昌而弗替後竭內以事外兮微孰優夫二世數四七而遵武兮洗日月於方騶痛桓靈之孱弱兮擁逆乘而莫制兹非鏡之可監兮焉用夫渠搜之火齊彼典午之承魏兮閱螳雀之相攻躋載盛而易顚兮審厥子之弗聰泊渡江而清談兮祖莊老以成風

衍崇佛而舍身兮胡貪地而受降叫破金甌而不顧兮士重介而談空兹非鏡之可監兮焉用夫赫連之青銅目或瞽於娛嬿兮耳或聾於新聲受嬖姬而殺嫡兮褒代中而周傾彼小白之創伯兮尸中國而會盟卒詭子以召亂兮肉已蛆而兵爭繼有漢之人彘兮亦累帝之聰明抑遠監夫中生兮兹吾君之容成我太宗之戡亂兮克修文而偃革惟至誠以馭下兮諧神明於玄默斥美麗而朴素兮懼燕安之爲賊孜孜以求言兮庶日嘉夫縱出宮女之三千兮來獄囚之四百彼刻民猶噉膚兮悼徇私而亡國知識弓之難精兮譬作室之屢易立帝範於子孫兮兹吾君之衷則君之大畧誠不可及兮既内平而外從焚珠玉固足羨兮復弗坊之樂工相姚宋爲知人兮奄竪爵而加隆誅后戚以示公兮兆夫婦之不終禮既輕於楹子兮化天倫爲寇戎太廟壞而弗戒兮吏汲汲於東封曰祈福於太山兮又曷若爲民而運中臣卷卷於臣職兮冀君心之日檢也恒法堯而非桀兮事必防乎其漸也義或娩於大訓兮實將垂之琬琰也中獨懷此欲介兮願從諫惡之沒顯也面從而背違兮臣固不敢也君苟不察臣之忠兮何貴乎鏡之照膽也使如盤龍之錫於匣兮蓋舜禹之同揜也宜帝覽而味其言兮特優詔以褒之惜不久而中棄兮肆匹夫之所爲卒信讒而爲忠兮斥荊州而無疑內玉環於

宮中兮覓胎禍而速灾叶予胡彝而播醜兮君旣耄而
弗知闟闒腥於戎馬兮夜倉遑而獨西駐六師於馬嵬
兮猶不忍於蛾眉四海驛騷兮九廟俱灰曠蓬萊之故
宮兮濁太液之秋水徹野鹿之啣花兮痛羽衣之何在
叶豈非人監之旣亡兮徒馳使於千里天眷眷於神堯
兮幸兩京之載清居南内之凄凉兮感風雨之鈴聲偕
丹扆之有歲兮伊君道之當明金鑑豈一時之可珍兮
歷萬古而爲程

詩餘

漢宮春

細雨靡纖作魚鱗縠紋鶯哺紅甜那堪歸期總負別恨
還添榴花一點記重重繡戶珠簾人作起玉釵半脫達
山輕拂雙尖　不道而今落魄怪朱顏頓改換得霜髯
無心新聲樂府舊膩香奩傷今弔古但時時強擬江淹
渾得似春風燕子飛來也傍茅簷

瑞鷓鴣

楓林初夜月輪高鳥飛不盡楚天遙一曲淸江恰似瀟
湘路何處人家傍小橋　十年空負歸來約已無蓬吝
新桃謾思田父前時同在錦豚社日相招酒壓梨花碎

應天長 吳仲圭秋江獨釣圖

澄江日落沙一葉歸航渡口初泊垂釣何人不管中流
風惡西山靑似削曠千里楚鄕蕭索問甚處更有桃源
看花如昨　往事總成錯羨范蠡風流故跡依約纖利
虛名何會蝸頭蝸角宮袍無意著但消得綠蓑靑蒻驗
堪斫明月當天酒醒還酌

玉蝴蝶

極目江南千里故人何處一段傷心漠漠行雲纔霽又
作輕陰許西風寒蛩近戶背落日歸鳥投林正秋深殘
山剩水憑怕登臨難禁　多情總老流黃不寄尺素空

沉綠綵紅迷豈知零落到而今似丁香離腸暗結點白
雪衰鬢先侵思憶情一聲羌管幾處憐砧

玲瓏四犯 春情

江草江花總付與春風何處池苑露染烟栽依舊翠深
紅淺天氣漸近清明但覺此舊時都倦問此情脈脈誰
念惟有乳鸞巢燕 鈿箏低按斜飛雁尚依稀小窓深
院珠簾日午重重下空鎖秋娘怨憔悴一束楚腰也定
怕蕭郎再見想夜深暗卜歸候把燈花剪

鎖窓寒

鴈別衡陽春光已到去年時節河堤弱柳拂水萬條煙
結更無情東風幾番海棠一夜西園發但草深曲徑看

花人少亂飛蝴蝶 最是傷心切總過了花朝漢宮傳
燭方回未老白髮那教成雪憶當時歌扇舞裙小樓十
二空夜月待重尋舊侶高陽喚酒携桃葉

八六子 秋日海棠

滿空山亂飄黃葉花仙特地衝寒恨薄命蕭娘嫁晚捧
心西子粧成恍然夢間 清明時節曾看院落早鶯猶
困樓臺乳燕初還悵過了韶華一枝偷綻拒霜爭艶斷
霞分影空羸得人白先嬌老去天應不放春閑倚闌干
春風別愁幾番

南浦 賦水光山色舟

一葉小如凫趂幾番煙風日日來往何處最堪看吳門
外都是白波青嶂斜陽半欲采菱尚有達娃唱謾載得
前村月歸來人家三兩 何須萬斛黃龍擢灔澦瞿塘
雄天風浪空爲利名牽誰能似鴟夷散髮湖上秋行更
好鏡中新綠東西向雪寒夜靜定多在蕭蕭蘆花深淺

漁家傲 早春

弱柳纔黃梅傳粉燒燈已過花朝近塞上歸鴻猶有信
飛成陣王孫一去渾無準 院落沉沉人又困腰肢頻
覺羅衣褪兩點青山從淡盡君休問青山更有新來恨

西江月 九夕

夜月將圓寳鏡春冰已碎青瑣千門燈火近元宵一向
簾寒猶峭 海上雙魚不至雲間彩鳳難招小樓十二

更蕭蕭白髮空思年少 其一

十日催花雨過九衢著柳風輕城中何處不聞燈簫鼓
夜闌千柄 爵酒何辭數盞吹簫更引娉婷如今海角
嘆風雲零落月半窓清影 其二

風入[illegible]

一鈎初月小如眉又是去年時東風著意催花柳元朝
過休放春遲野老田夫共樂青山白水相宜 男兒了
事却成衰七十更何爲也知七十從來少但從容把酒
論詩獨樂園中司馬雲臺號[illegible]夫

鳳棲梧

一日思歸歸便許何[illegible]忘却歸來路春已無多風

又雨桃花御黛渾無數　第四橋邊君住否唯有當時
月照傷心處水滿洞庭飛白鷺吹簫夜過西山去

風入松

踏槐猶記伴兒童今日總成翁十年不到西湖路輕孤
負秋月春風回首桃花水遠傷心燕子樓空　倡條冶
葉自西東何處訖流紅繫華夢斷愁多少都分付鶯語
杯中莫問今來古往倚樓閒送飛鴻

水龍吟春思

楚天歸雁千行一書不寄相思苦匆匆過了踏青時節
更愁風雨燕子黃昏海棠春曉幾翻淒楚問誰能爲寫
重重別恨算除有江淹賦　尚記銀屏聲箔琵琶夜
調銜諧芳年易度沈腰寬盡白頭如許弱水三山武陵
一曲重尋何處奈無情杜宇年年此日到淮南路

蘇平仲文集十六卷

（明）蘇伯衡撰

明正統七年黎諒刻本

蘇平仲集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蘇伯衡撰。伯衡有空同子瞽說已著錄。是集卷首有洪武四年劉基序。而集中厚德菴記云菴成於洪武壬戌十二月。則是記乃洪武十五年以後之作。基所序者。尚未定之初稾也。又集末有洪武八年胡翰跋。謂伯衡遷爲太學官。居太學六年。考明史稱伯衡以丙午歲爲國子學錄。伯衡所著國子學同官記稱以丁未陞學正。其詩又有庚戌七月十日奉命編摩國史口號。則伯衡由學正擢編修。實在洪武三年。上距丙午僅五年。翰與伯衡同時。所敘不應有誤。或史誤移後一年歟。集爲正統壬戌處州推官黎諒所重刻。宋濂序稱其不求似古人。而未嘗不似。又明史文苑傳稱。濂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薦伯衡自代。稱其文詞蔚贍有法。殆非虛美。鄭瑗井觀瑣言病其用意太苦。造詞太繁。殆不可爲法。則過高之論矣。

蘇平仲文集序

文以理爲主而氣以攄之理不明爲虛文氣不足則理無所駕文之盛衰實關時之否泰是故先王以詩觀民風而知國之興廢豈苟然哉文與詩同生於人心體製雖殊而其造意出辭規矩繩墨固無異也唐虞三代之文誠於中而形於言不矯揉以爲工不虛聲而強聒也故理明而氣昌玩其辭想其人善矣非知德而聞道者也而況又經孔子之刪定乎漢興懲衰周之敝於華而反之於朴也故豐沛之歌雄偉而不飾移風易尚之機實肇於此而高祖文帝之制詔天下咸用簡直於是儀秦鞅斯懸河之口至此幾杜是以賈疏董荣韋傳之詩皆妥帖不詭語不驚人而意已至由其理明而氣足以攄之也故周之下享國延祚漢爲最久有自來矣武帝英雄之才氣蓋宇宙而司馬相如文以夸逞之文侈之以啓其夜郎邛筰通天桂館泰山梁父之役與秦始皇帝所爲無異致勤持斧之使封富民之侯下輪臺之詔然後僅克有終文不主理之害一至斯乎相如旣沒人猶尚之故楊子雲用是見知成帝然而朴厚之根未嘗拔也故趙充國將也而有屯田之奏劉更生宗室之子也有封事之言往復開陳周旋辯析誠意懇至理明辭達氣暢而舒夫二人者非汲汲以鳴生硬儁爭名當代者豈非習尚有源而得之於自然者乎於戲此西漢之文所以爲盛國祚絶而復續聲如元氣之不壞而乾坤不死也論不及此而以相如子雲爲稱首不亦悲乎東漢班孟堅之外雖無雄文要亦不改故尚故亦不失西京之舊下逮魏晉降及於隋惟日趨於綺靡而已是故非惟

國祚不長而政化所暨亦不能溥四海後之
觀國風者益於是焉求之乎繼漢而有九有
享國延祚幾及漢者唐也故有陳子昂而繼
以李杜有韓退之而和以柳然後氣復昌而
理有所寓詩文皆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
繼唐者宋而有周程張歐蘇曾之徒出焉於
是乎文追漢唐而高者上窺三代豈不以理
勝而氣充乎元承宋統子孫相傳僅過百年

而劉許姚閻吳虞范揭歐黃之儔詩文皆可
喜後則由其土宇之家廣也
大明撫運土宇之大上軼漢唐下與元同而
廣於宋雖混一未久而高文宏辭已有若翰
林諸公余攷入子蘇平仲其一人也平仲於
文定公為九世孫文定公長子諱遲以微猷
閣待制工部侍郎守婺遂家于婺故平仲今
為金華人起前鄉貢進士選為國子學錄即

陞學正
上親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一時號稱得人
見於著作者語粹而辭達識不凡而意不詭
亦由其明於理而昌於氣也余與之同朝每
得而讀之未嘗不為之擊節焉
聖天子龍興江左文學之士彬彬然為
朝廷出者金華之君子居多與用之施文檄
之行故實之講燁然足以華國所謂如圭如

璋令聞令望而顒顒卬者則[redacted]能或過於
平仲有由然哉他日徵我朝文章言語之工
有以為
國家之盛而追配漢唐諸作者其必於平仲
有取也夫平仲文藁留余所良久今得告
省親金華於其行也特舉古人之大槩序而
歸之以致期望之意云洪武四年春正月十
日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前御史中

丞兼
太子賓善大夫護軍誠意伯括蒼劉基序

浙江按察司副使劉寅紹興府學人胡備賞刊行
天順戊寅季夏吉日

太史蘇先生平生所著詩文若干篇前蒙陰蔣海林
與直編類分為一十六卷鋟板鄞庠歷年既久朽失
過半印行于世者亦泯泯無存嗚呼惜哉正統庚申
予授官栝郡公暇訪求先輩遺文故老首以先生是
集舉嘗欲求一觀竟不可得後因公事抵溫郡謁
少保黃先生先生以平仲文集見示予讀之竟日手
不忍釋惜乎集中字義多舛訛繆有不可讀處諒
求假而歸公暇躬自謄校正繕寫成書命工重壽
諸梓以求其傳與同志者共覽焉
正統壬戌八月望日處州府推官晉人貢黎謹識

太史蘇平仲文集序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略
何如耳愚謂去病真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
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伺隙者常紛
然襍出而無窮吾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
而拘乎古之遺法其不敗覆也難哉為文何
以異此古之為文者未嘗相師鬱積於中攄
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覈也引

而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為工
哉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
氏若文公之變化傀偉文忠公之雄邁奔放
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未之多遇其
初亦奚暇追琢絺繪以為言乎卒至於斯極
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漓氣弱
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
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喙比聲不得稍自

豪厲以震蕩人之耳目殆猶散帚瀰危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曾弓吕鼎亦已遠矣每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蓋晚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警敏絶倫誦説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辭精悍而不雕澀毅然而不苟雋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壯

皇朝由國子學錄爲學正 上親擢國史院編脩官以贖辭歸瀛以翰林承
旨致政將還
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即以平仲應
詔既至復固辭
上亦憫其誠特 賜文綺楮幣遣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困也人有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世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哉孰知平仲之困乃所以成其至貴者乎瀛重平仲嘱其序論其文所以數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復有斯人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眉自文定公長子微猷閣待制遲來知婺州遂家焉今爲婺之金華人去文定公九世矣洪武十三年冬十月

前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宋濂序

[illegible]竹文集目錄

迪功郎東陰縣主簿永嘉林興直 編集

卷之一

雜著

周書補亡三首　擬范宣子復鄭子產書

師儉訓　畏慎訓

蒼玉軒釋　默存齋釋

寓軒辭　中巷辭

金子權字解　橋亭對

聽竹軒對　蟋蟀辯

名亭辯　望雲亭志

志猛虎　賀原之

太秦辰　中齋箴

卷之二

雜著

分野論

蘭雪軒銘 并序　歐刑

桂孟平字箴　金有堂箴

表文

代翰林院勸進表　國子學賀登極表

翰林院賀登極表　中書省賀平杭湖等處表

代秦王府官謝表

謚用文

謚祖謚用文　謚祖妣謚用文 並代劉學士作

制誥

代翰學士封靖江王制　擬恩授大都督府副使制

追興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誥

王弼授龍驤衛同知指揮誥

頌贊

鄭婦黃氏旌門頌 并序　何遜山先生贊 并序

夢芝軒贊 并序　宋忠簡公畫像贊

故吳王公畫像贊 并序　歐文靖公真贊 并序

太師韓國公畫像贊　譚君小像贊

鄭氏三老圖贊 并序

策題

國學公試策題八首

卷之三

說

養素齋說　俟庵齋說

恐齋說　存齋說

常吉孟迪字說　范氏二子字說

臧生名字說　譚氏三子名字說

僅孝行字說　宋說

傳

蝦夷傳　武德傳

蕭齋傳　范錚小傳

胡嘉祐傳　金貞婦高傳

王節傳　謝成傳

卷之四
傳
譚濟傳　張正傳
黃夢庚夢裴傳　張毅傳
黃毋劉傳　陳節婦傳
天刑生傳　梁道士傳
序
林氏族譜序　譚氏家譜序
黃氏家範序　吳氏孝義集序
古詩選唐序　重校漢隸字源序
編考辨證序　心學圖說後序
范氏文官花詩序　蔡氏重修族譜序
三壽圖序　陳氏文錄序
樂虎集序
卷之五
序
說齋先生文粹序　張路公詩集序
申菴先生詩集序　寥菴集序
陳子上存藁序　鄭槃集序
鴈山聯唱詩集序　鄭叔文字序
王子文字序　宗元常字序
王子成傳後序　送歐陽公輔序
送陳李明序　送陳伯柔序
送胡先生還金華序　送譚鉉撫州平陽序

卷之六
送孫太初序
序
送皆王相汪君序　送孔成夫序
送梅知州序　送田同知赴太原序
送後生赴國學序　送徐生還國學序
贈高士啟序　贈林子山序
贈玄默子序　贈金與賢序
贈岳德清序
記
天寧禪寺大佛殿記　開元教寺興造記
太平興元律寺記　重建廣福院記
清泉菴記　重建江口斗門記
松陽縣學復射圃記　遐田記
卷之七
記
國子學同官記　王氏祭田記
陳氏祠堂記　脩睦堂記
一心堂記　同愛堂記
友恭堂記　壽萱堂記
慈敬堂記　春暉堂記
寶貞堂記　師萊堂記
瞻雲軒記　春暉亭記
依遠亭記　商山舊隱記

厚德菴記　厚本亭記
時思堂記

卷之八

記

川上書堂記　平村山書舍記
劉氏水竹居記　世美堂記
安高堂記　節義堂記
存古堂記　師古齋記
景古齋記　堅白齋記
琴齋記　松石齋記
靜學齋記　幽齋記
洗心亭記　梅初亭記

南軒記　清源書院記
南華適居圖記

卷之九

記

定軒記　清風亭記
聽松樓記　聽泉樓記
皆山樓記　三然樓記
氷壺軒記　湘南清趣軒記
臨清軒記　蘭芳軒記
遂初堂記　南野堂記
西枝草堂記　紅玉山房記
雙竹山房記　竹林書舍記

栖雲軒記　青山菴記

卷之十

題跋

跋陳彥弼誥　跋宗忠簡公誥
跋王魯公除少保誥　跋虞上先生贈父誥
題劉宣撫墓誌銘　跋忍齋先生奏藁并書
跋韓侍郎傳　書徐文清公家傳後
書贈貞良王公適書後　跋四美圖
跋先文忠公墨蹟　書酒泉閑闢記後
書靈洞栖真院題名後
跋黃侍講送鄭仲舒序
跋張承旨錄古歌　跋陳子上書

書張孟熙字說後　書歸與安說後
書徐進齋三命辨後　跋勤有堂卷
琴書百考跋尾　書讀易記後
書德泉銘後　跋保母帖
跋先文忠公和杜詩　題劉養浩鐃歌鼓吹曲
書上蒲陳氏族譜後

卷之十一

祝文

國學大成殿備造祝文二首

上梁文

東都督府上梁文　張都督府上梁文

[illegible]記品

悟真寺碑　閒室馨禪師石塔銘
天地泉銘并序　對經室贊并序
天香室品　清淨禪菴記
著雪軒記　無涯偈
送王上人遊方詩序　滄浪集題辭
謚議
南陽先生謚議　遂初先生謚議
祭文哀辭
為胡左丞祭常忠武王文
為察平章祭忠武王文
祭許祭酒文　祭段知府文
祭胡先生文　夏太史哀辭并序

貞惠先生哀辭并序

卷之十二

碑誌碣
故元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包公墓誌銘
金華衛指揮副使王公墓碑
溫州衛中左所千户馬公墓碑
故元吳江州儒學教授孔公墓誌銘
梅軒處士林君碣銘　鄭君墓誌銘
黃景昭墓誌銘　敏齋處士林君碣銘
張母林夫人墓誌銘　翰林應奉唐君墓誌銘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周公墓誌銘
故元承德郎浙東都元帥府都事鄭公墓誌銘

王府君墓誌銘　竹陂處士俞元瑞墓誌銘

卷之十三

誌表述
故元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
故元朝請大夫僉太醫院事包公墓誌銘
逸叟處士徐君墓誌銘　宋君墓誌銘
許處士墓誌銘　會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葉君墓誌銘　故元翰林待制學士陳公墓表
謝氏西山阡表　吳府君墓表
故元承德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判官周公墓表
程府君行述　陳子上墓表

先左司府君壙誌　先鄭君墓版文

卷之十四

誌壙
注府君墓誌銘　趙州判官張君墓誌銘
譚益之墓誌銘　齊舒吳君墓誌銘
孔教授妻任夫人墓誌銘　夫人周氏墓誌銘
楊子奇墓誌銘　見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林縣丞母吳夫人墓誌銘　周君墓誌銘
熊知州妻王夫人壙誌　柳君妻潘氏壙誌
鄭婦鄭夫人壙誌　亡弟思誠壙誌
東谷先生趙君墓誌銘　玄逸子碣銘

郭府君墓誌銘　兩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危齋先生王布言甫墓誌銘

卷之十五

詩賦辭

義門詩 并序　鈞勒竹賦
雲林辭 并序

古今詩

周伯寧春晴江岫圖　送蔡恩賢參政使蜀
送蔡侍制出守靚州　送宋起居還金華
文淵古劍歌　送曾叔温赴淮安帳
郭熙關山雪霽圖　題宋會稽菊
題耕隱卷　送金主簿赴吳江任五首

送李丞赴堂邑　流觴圖同龍子高作
送饒秀才還邗江二首　送陳思可赴選貢任
長江送別圖餞朱仲雅赴山西省幕
中丞劉先生開翦山茶一枝並帶因效栢梁體至
陪諸公郊行　絕句
送王希暘使交阯　即日
贈徐季手　朱澤民畫
方壺雲山爛煖圖同胡士恭題
庚戌七月九日蒙聘欽奉　郊華宜奏賦此
明日入見於　奉天門有　國史編摹之命口號
明日詣相府控辭述懷
越三日丞相以辭職歸養　聞欲歸　俞允志喜

寄祝翰林待制兼國史　寄吳文明憲副
贈王檢校還北平四首　逢雨雜書二首
史館雜書　東齋夕書
絕句　雪夜聯句

卷之十六

別集

空同子瞽說二十八首

蘇平仲文集目錄

慶州府判官章貢黎諒校正

雜著

周書補亡三首

獻禾

叔虞邦于唐越有禾異畝同穎乃獻于王拜手稽首曰天子茲惟祥我罔敢知茲惟不祥我罔敢知矧敢曰其禾孚于休皇天上帝亦既崇建有夏有夏今用顛覆亦既崇建有殷有殷今用顛覆嗚呼天命難知禾則匪難知勤穀苗禾乃殖穀苗不勤禾罔攸殖禾殖惟人不殖惟人故天之降命于夏于殷亦惟其用德天之斷命于夏于殷亦惟其不用德天匪難知不常厥德肆不常厥命我聞天有咎徵厥咎無大亦允罔或愆乃不可不念休徵並至自反難惠乃亦不可念時則罔有類嗚呼天子撫皇曰出于祥惟曰未有若夙夜自敬德無替無怠將永不墜天之降休命

歸禾

唐叔獻禾于王王命歸之周公乃言曰嗚呼休茲匪我幼沖人克養茲亦惟叔父周公德惟時周公難厥身在東厥心罔不在我周邦宣我股肱耳目延濟我家于多難而我幼沖人不明弗克知天肆崇降威以震動于越茲後顯降休祥用歸公暨予不宣若一人嗚呼惟時周公天尚不審歸于曷敢不祗若天于曷敢遏公功於其歸周公于東哉王曰公昔丕顯成湯格于皇天若有類于伊尹亦粵我穆祖文王受殷命暨我昭考武王迪有祿並有賴于號叔及閎夭及散宜生及泰顛及南宮括矧我幼沖人敢公教告之敍公左右之我則弗克乂我受民矧曰其能格于在上嗚呼尚既乃心以予萬年欽承天之休嗚呼無曰予沖人惟用顧于先王文武

嘉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作書以誥曰俾來乃命蔡子以嘉禾曰臻茲在予旦嗚呼予旦尚懼弗克恭于王以獲戾于天夙夜不自皇其皇敢行貪天之功曰厥休旦之休其惟王克嗣文武德天乃用申厥眷命休祥攸集嗚呼時則大可慶亦大可恤我思夫人未適祥乃罔不畏既適祥乃罔或畏惟不畏畏乃縱肆厥淫洪怠敖以逆厥辜故自古小大邦罔不用降災日興罔不用降祥日亂嗚呼王尚永寅念于茲哉王尚若商王中宗之祗謹于桑穀哉王克謹惟天眷命有申王惟不謹天不惟不有申命亦作孽王亦入于咎我非敢多誥王惟心我惟股肱心不啻厥庶克有濟鮮哉嗚呼圖惟厥終永保茲顯休命

書序有歸禾嘉禾篇目而亡其書竊意雖唐叔之獻禾當亦有書蓋俱逸矣昔白居易作湯征以補亡君子不罪也伯衡雖不敏輒效之作獻禾歸禾嘉禾凡三篇陶宗任與及丁卣父辛齋先生台夫暴比妍其真不知量哉其亦大可哂哉伯衡

志

擬范宣子讓鄭子產輕幣書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伯患之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後書子子產曰四鄰諸侯以撤邑之爲盟主也納以備好節以持哉爲時恭之寡君嘗命其寡大夫曰我聞[illegible]

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以薦羞令列國來朝供事玉帛以為庭實將焉用之寡人其辭幣寡大夫對曰非玉帛之是利惟禮之是供國之大禮惟朝與聘凡朝聘有珪有璋有好貨有倍鼎有贈賄是之謂禮禮之殺又矣誰敢發之盟主將馭諸侯以禮者也若欲無煩請從而幣之不用是廢先王之大禮也可乎寡君用其寡大夫之言惟藉行禮是以受之而不辭也不然敝邑於諸侯之幣受且不欲矧敢重乎為盟之會執事盡其土貢重之以宗器以恍于我吾子所知也當是時也諸侯之爲辱在敝邑者見之曰晉鄭兄弟之邦也今鄭之服事晉猶不敢不恭而加幣焉況我異姓之邦其誰敢受犧牲玉帛而不以中禮于晉於是乎幣奠不有加焉自是以來幣之重也靡有之矣然則加幣以爲禮則執事之是咨若乃幣加而寡君弗止焉實匄之不敏不能補察規諫以至此也匄敢不伏其辜今吾子不比之罪匄以爲敝邑賴之而重之以遺諸侯其無乃未之思乎敝邑雖褊小公賦不少盡索惟是舉鄙晉不參稽廢伯國邑之賦以供百事庫堂有餘貨也抑諸侯之幣幾何而曰賴焉其誰信之昔我先君悼公施舍出積以爲民也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至于今不替則弊邑之於民也生之而不浚有自來矣民猶弗之浚而况諸侯乎兄我同盟匹也而敢有浚心恤其匱乏通其有無無敢不均若曰浚之又誰浚哉或者君其寄匱時作庶民罷弊土地所生不足供事以異日之加幣也悔于厥心其從初也則懼以爲討其不從初也則懼無以給請之又憚煩也乃將匄以爲口實乎夫主齊盟者將惟禮是講豈其受幣禮以幣行亦以幣成禮足矣豈在重乎雖君之務者猶亦敝邑之所喜也豈若無厭幣初之從寡君之始願也敢有責備我知享而已周書有之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寡君之於諸侯識其享亦識其不享不享必棄信棄信必背盟背盟必怒鄭鄭將不免以一矢加遺雖欲寶幣相周還也其幾之能矣從初幣之非禮之賊也不惜愈於不享盍執事其圖之

師儉訓

惟義門鄭君仲德既嗣總家政乃至于師儉堂登進家人肆告之曰予弟子姪子孫子孫咸聽予訓昔漢相鄭侯置田宅必在窮鄉作室不對垣牆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乃稱彼隅亦稱彼師嗚呼惟爾彼師亘惟鄭侯之儉哉古之人茅茨不翦土階土剛則有若唐堯乃不可不師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則有若夏禹乃不可不師嗚呼惟堯惟禹時乃聖人猶儉若茲惟予暨爾烈曰凡民奈何弗儉惟堯惟禹時延天子猶儉若茲惟予暨爾烈曰厥人奈何弗儉思夫儉若車之枙若馬之勒車以枙止馬以勒閑人而無儉情之從欲于何其制相古今邦君及鄉士及百姓罔有克儉而或不吉罔有不克儉而或不亨令予與爾其無胥曰儉無益亦無胥曰不儉無傷尚胥夙夜儆哉嗚呼先祖有訓曰毋樂奢侈以干天刑毋旦醜之從惟舊矣今予曷又若茲汝訓惟我鄭氏肇我家于茲自彼有宋我九世祖爰始從爲義聚越五世延克臻大義又五世延展于今令予與汝攸居攸用厥室廬暨厥什器罔匪先祖之遺厥有制鑊無有奇巧斯其成見之不惟遺我後嗣者若森我聞先祖之自奉至於衆衣至于食飲匙亦無有經肥惟我先祖豈曰展耳目口鼻之欲亦惟

不敢不于佚德是尚是若是庸是迪以制厥心以愼厥身以保厥家以永厥閭嗚呼先祖克儉不惟其言于其身惟若茲故在我後嗣賴之式克有今日鳩人有言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敝化奢麗萬世同流于其可不戒于時予其敢不訓汝惟儉之用傳曰永念家之升降在茲則其無滋長無肆欲無怙侈無耽樂凡厥服食器用以至于百爲與其過于奢寧過于儉去厥泰亦去其或不泰從厥約以從其所未約嗚呼爾克用予訓爾迪克倫于先祖爾亦式克師古之人是之謂義門之彥用迪師儉堂尚無靦面目惟爾後人迪亦永有師師厥家人皆曰敢有不恭再拜題出仲德廼屬眉山蘇伯衡書諸閒具訓子子孫

畏愼訓

趙君彥嘉畏愼自牧爰作箴若大書揭諸座右茲豈曰用朝夕

觀省其亦將訓迪于後之人予爲作訓曰我聞戰戰業業若涉春氷若履虎尾時曰畏又聞洞洞屬屬若執玉若奉盈時曰愼心非畏害制事非愼害應惟畏惟愼時乃要道肆君子不敢不率嗚呼惟心之動若火之炎若川之決若馬之逸君子屯心若救火用畏爲水若防川用畏爲土若御馬用畏爲勒肆厥心罔有弗存惟事之至若絲之棼若輻之輳若叢之滋君子涖事若治絲用愼爲櫛若運輻用愼爲轂若除叢用愼爲斧肆厥事罔有弗濟相古先民有若堯有若舜有若大禹有若成湯有若文王武王有若周公孔子旣克聖亦罔匪惟畏愼之行有若丹朱有若商均有若鯀有若桀有若紂有若幽厲不克聖亦罔匪不惟畏愼之行嗚呼豈惟聖狂攸在迪畏愼與不迪畏愼諸侯克保厥　大夫克守厥家士克存厥位庶人克全厥身亦惟克畏克愼畏不畏愼不愼未有不亡厥邦畏厥家失厥位凶于厥身嗚呼凡人畏厥畏愼厥愼亦罔不能雖無攸畏亦克用畏深曰畏愼亦克用愼茲惟鮮能哉必所其畏愼其乃無畏否則終又于畏雖愼可及嗚呼予以聞先正之格言咸告爾矣爾其夙夜畏哉愼哉爾尚無畏畏哉爾苟不畏亦畏哉爾尚無愼愼哉爾苟雖愼亦愼哉爾乃克存乃心爾乃克齊乃事爾亦則惟克由聖哉茲不啻不肉于廼身爾如有位有家有邦尚亦永保哉嗚呼勉哉勉哉

蒼玉軒辭

軒曰蒼玉者何四面竹森然玉立也竹則何以曰玉貴竹也何貴乎貴其德也其德何如君子以其冬生乍也中虛道也有節文也特立志也理而析義也直而不屈勇也爲籥爲管爲矢爲

箭爲籩爲符爲杖爲簟爲篷爲笠無不宜材也與中節蕃繁也群君族也不倚不亂禮也其德莫加焉奈何不貴之貴之而不飾之以玉何足稱之貴則曷爲曰蒼玉玉其質也蒼其色也質之溫然玉無以異也色之蒼然玉無以異也予之以玉之質而不以色可之可乎玉有六瑞蒼璧其一也禮天以之㮣莫大於事天故玉莫貴於蒼璧竹而謂之蒼玉貴之至也然則何以軒焉爾君子貴夫玉故佩之故無故不去之其貴竹也猶其貴玉也何獨竹而無故去之夫是以軒于其間動作也食飲也寢處也無不與之俱焉又從而歌之何也所以成君子之貴竹也亦所以貴夫君子也焉成君子之貴竹也著之文辭昭其美德是謂大其貴大其貴則夫人莫敢不擬竹於玉而竹之爲貴信於天下矣言亦所以貴夫君子何竹有似乎君子故君子斯貴焉

非君子雖有竹莫之貴也然而君子之貴之也豈曰娛其耳目哉亦曰比德云尓是君子之德見於貴竹矣貴竹之君子其可貴不甚於竹乎甚竹之可貴也是以其所貴亦貴之貴其方貴至於認其所貴則人將曰所以貺之也凡爲君子也夫是之謂貴君子之德也君子氏名何居何郡邑里甫原彭君尚賢號合以選爲平陽縣丞軒在南原之卜鄕鄕視其作於洪武戊午秋七月十日云

默存齋釋

余君可立識夢至尚口乃窮惕然有警於是以默存名其齋而或者非之曰語默何常之有哉惟其時而已矣時不可默夫安得而默時不可不默夫安得而不默不可默而默則仲尼之所謂隱不可不默而不默則仲尼之所謂躁隱躁君子不爲也躁君子亦不爲也今可立以默存名齋蓋有取默默者存之語也是將有爲誠默苟存之徒矣爲往而不爲隱哉事親也其能柔聲以諫乎事君也其能犯顔以諍乎交朋友也其能忠告而善道之乎何哉可立之名齋也余曰可立之名齋未必過也而子之求之未必不過也可立之意亦將以默而存其不默云尓不默而以默存古之人亦有之矣楚莊王縣陳諸縣公皆賀申叔時獨不賀不賀非默乎莊王讓之申叔時雖其說焉固未嘗終默是其不賀於始者乃所以存其說也故說行而陳以封信陵君赴趙門下士皆諫侯嬴獨不諫不諫非默乎信陵君辭之侯嬴効其計焉固未嘗終默是其不諫於始者是所以存其計也故計用而趙以全申叔時一默而存已縣之陳侯嬴亦一默而存垂亡之趙則默之所存亦大矣人不知不默存於默不能以默存不默言不中而身不能存蓋無足怪者夫不默以默存者天之道也天之有雷不獨人之有言乎雷收聲於秋冬寂若無者此非以默存不默乎當春夏之際轟轟然而鳴天地之間品物之衆有知無知之屬無不鼓舞動盪甲者拆而句者申蟄者啟而發者達其功至于若是則固存於秋冬之默也使雷日夜隆隆嗚咽以及安能神其用乎故夫人患不能默耳不患不能不默也苟能默矣於不默乎何有平居默默似不能言者及臨大事決大議一言而定國是功存社稷澤存子孫名存宇宙此豈默者也而非明乎天道者烏乎能之哉不然自古以敢言而受上賞者既多以不言而遭顯戮者不少然則不默果不足以存身乎默果足以存身乎客愧而默默遂書以爲默存齋釋

寓軒辭

天下無物不有依寓也明寓日月威寓雷霆潤澤寓雨露肅殺寓霜雪土寓夫生植水寓夫灌溉火寓夫烹飪春而發生寓之夏而長茂寓之秋冬而收斂堅貞寓之不惟麗乎天地位乎四季者有所寓合乎兩間者皆有所寓也堅之寓松栢茵藉飛之寓鸞鶴雀燕之寓蘋藻萍蕈潛伏之寓蘭若之寓茶菜菊之寓參麻神之寓菁藍群之寓魚鼈美之寓稻粱黍稷蔬果藏之寓鯽鮑鯨鰐小蟲水草甘之寓鷄豚鴨鵝犬羊鹿豕賤之寓牛馬勤勞之寓珠玉金貝水銀空青珊瑚之寓齒革羽毛狗之寓粉黛丹漆而服食器用寓焉而況於人乎是故君臣貴賤所由寓也父子慈孝所由寓也兄弟長幼所由寓也夫婦綢繆所由寓也師友道藝所由寓也而況於一身乎人如聽寓於耳視寓於目出納寓於口呼吸寓於鼻運用步趨寓於手足而不知三

才之理寓于心焉寓也惟夫三才之理寓于人之心也是以昔者聖哲有作別九州畫井牧而疆理得所寓樹公侯卿大夫士居士農工商而職業有所寓制爲衣裳黼黻棟宇舟車耒耜杵臼弧矢酒食鐵炭棺槨泉布而利用知所寓立之朝覲會同冠婚喪祭蒐狩飲射而禮文以寓設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羽龠干戚綴兆而樂舞以寓定之象刑而禁令以寓布之綱紀而法則以寓爲之郊廟而敬以寓刻之符璽而信以寓於高城深池寓提防於勸善懲惡寓勸懲以規寓員以矩寓方以繩寓直以準寓平而又一切寓之簡冊以垂式於千萬世凡此皆財成輔相經綸參贊之所寓也而所以能爾蓋由其理寓之心也故君子欲得其寓者莫如身寓其身於善則心之理全寓其身於不善則心之理失全其心之理斯爲知爲賢失其心之理斯爲愚爲

不肖豈獨吾之知愚賢不肖寓焉道術之顯晦風俗之美惡家國之興替世運之盛衰莫不於吾之用舍寓焉必也百歲之中兢兢業業不容一日暇逸以求盡夫人道然後吾寓形於兩間無愧也苟以宇宙爲傳舍人物爲逆旅視其生也若寄視其死也若歸其存也蠢蠢其沒也泯泯則其名雖曰人其實木石焉獸蟲魚草芥之不若矣而謂君子寓之乎禮部侍郎黃君子邑以盛年粹學倚才雅望爲時名卿寓其興於詩酒山水則有不暇也寓其情於歌舞管弦則有不欲也寓其志於富貴功名則有不爲也寓其術於權謀則有不屑也寓其言於荒唐則有不取也然則君以寓名軒夫亦欲全其所寓而寓於無愧之域而已矣吾敢爲之辭

中谷解

無偏無倚無過無不及之謂中至下至深至大至廣之謂谷中所以範圍天下者也而不外乎正谷所以囊括天下者也而不越乎虛書曰王道平平非正而何又曰王道蕩蕩非虛而何君子之於天下也不可一日而不正亦不可一日而不虛夫惟正然後能中夫不中夫惟虛然後能谷夫不谷偏於左則偏正則不偏而焉有所偏倚乎右則倚正則不倚而焉有所倚有餘於前則過正則無餘而焉有過不足於後則不及正則無不足而焉有不及是則不中之所以中者正而已矣高者不可蓺虛則下而何所不藏淺者不可受虛則深而何所不受小者不可容虛則大而何所不容狹者不可居虛則廣而何所不居是則不谷之所以谷者虛而已矣中即正而谷即虛也故學以中爲體而以谷爲要焉中也者萬善之所出也谷也者萬善之所入也

非中不足以爲學非谷不足以成學古之聖人或執之或用之或建之以此知學貴乎中而亦求至乎中也古之君子或寬以居之或謙以自牧或虛以受人以此知學貴乎谷而亦求至乎谷也然中無定在者也故堂一家之中也而不可爲一國之中京師一國之中也而不可爲天地之中惟洛邑則爲天地之中而謂之一家一國之中又不可中之無定在也如此而執一焉何怪乎天下之不中者不出於中也然谷有限量者也故溝洫一成之谷也其於江河之所納者不能納江河一隅之谷也其於四海之所納者不能納惟四海則爲百谷之長而溝洫江河之所不能納者無不納谷之有限量也如此而我取益焉何怪乎天下之不谷者不入于谷也是故君子其於中也不患其無定在而患吾無以中之其于谷也不患其有限量而患吾無以

谷之故將中天下之不中必先中吾心之不中將谷天下之不谷必先谷吾心之不谷人之一心三極之主宰萬化之本原也可以制萬事而不可偏於一事可以包萬物而不可有夫一物苟為一事之所牽一物之所衡則不能自中何以中事不能自谷何以谷物喜而無使之蕩焉怒而無使之遷焉哀而無使之傷焉樂而無使之淫焉所以自中也自中然後無我而至中者形焉夫何患乎不中先入之言而無使之留焉自是之意而無使之萌焉驕吝之氣而無使之長焉滿假之色而無使之作焉所以自谷也自谷然後無礙而至谷者形焉夫何患乎不谷不中之在我者中則其在天下者不足中矣當出而出當處而處當受而受當辭而辭當言而言當默而默當賞而賞當罰而罰孰不出于中哉不谷之在我者谷則其在天下者不足谷矣含

垢而藏疾兼聽而博采俱收而並用山負而海涵天覆而地載蓄之大而業之富孰不入於谷哉夫為學非中固無以體然非誠意又何以致中夫成學非谷固無要然非遜志又何以致中知此者可與論學矣可以盡性矣趙君伯容其先宋宗室也世為儒家而伯容嘗登故翰林待制柳公深晏先生吳公之門講論洙泗濂洛之學方將擯去外累而獨求諸內自號中谷子嘗試問之蓋有見於此是以為之解

金子權字辭

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可之中而有不可焉者不可之中而有可焉者則何以處之曰揆之以權而已矣君子以權揆事也猶其以權稱物也今夫物斤斤而累之自一鈞至十鈞至百鈞至千鈞至萬鈞推而上之其累之也愈多則其所累者愈重斤斤而析之由萬鈞為千鈞為百鈞為十鈞為一鈞推而下之其析之也愈衆則其所析者愈輕輕重之數錯出吾之前其不得亦已甚矣惟有衡而衡有刻也此為銖焉此為兩焉此為斤焉此為鈞焉此為石焉而又有權焉權也者所待以平者也推移前却以從乎刻以極其變是以高者不可抑而低也下者不可揚而昇也重者不得以為輕也輕者不得以為重也莫不適其情而莫之或拗亦莫之敢爭也古之所謂君子者當變故之紛紛而審乎可不可之計而取舍向背不失其宜者亦權而已矣夫畀我以心而使我以之制事也蓋有自然之權焉是故不可一日而廢也娶必告也而大舜之娶則不告親為不善者不入也而佛肸之召孔子則欲往管叔也蔡叔也霍叔也皆附庸康也而周公則或誅或不誅舜也衛也宋也皆以金餽也而孟子

則或受或不受夫聖賢之權固有所在也而常情豈識哉故夫事有非常者之所以應之者雖不守常而亦常道未始或棄焉不惟不棄且克有濟焉夫是之謂權權也者臨時之宜處變之用也夫無權者猶知為之衡而不知為之權以從乎刻者也其何以極輕重之變而使之平乎故君子之學莫大乎權莫難乎權夫惟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者可與權故卒然臨之以大變不可得而亂也故大任可得而當也故大事可得而為也故大議可得而決也故大難可得而平也然則權可以一日而無之乎因字思義而日進於學而深造乎道而謹執乎義遇事之變而昧臨事之宜則吾弗之信於戲勖哉

楊淳對

越之士陸孟文家于姚江之上歷山之治園以蒔橘中橘而

構其亭成之日聞名於客客巧歷之莫當其意也起名之曰橘
亭其友高明遠謎于客曰孟文鍾情於一物因乎而寓名諸公
亦知其志歟或對曰我知之矣蜀漢江陵千樹橘其人千戶等
孟文之志大率以此不然珍葉之産于越者不爲不少矣而孟
文之圖非橘不蒔美名以命其亭者其豈無之而孟文之亭非
橘不命則何以哉或從而非之曰噫此志乎利者也孟文何取
焉孟文君子人也而爲利乎而獨不聞乎巴東人有橘大如瓮
剖之見二叟對奕其中相顧曰此樂不減商山孟文夙懷恬澹能
無慕慕之情乎蒔橘盈圖乎亭其間而日夜望之固有不能自
已者矣方其追逐自得釋然解脫利之韁脫然去嗜欲之牿雖
處乎一圖之中一亭之內而游乎有二叟之樂亦高世之士哉
又有非之者曰甚矣若之流於誕也世有斯事吾未之信矣今

有之不已怪乎夫君子之於利也且猶不爲況於怪而爲之乎
竊謂孟文無慕乎爾也彼蘇軾有楚井鹽橘頌者以井水服橘
葉耶已是蓋不必據富貴之位錄尺寸之柄而可以推其及物
之仁矣孟文蘇於進取而切於濟利者也聞其風聲得不願亭
之乎惟其所願學者此也是故此之所種者孟文不獨得乎其
圖而又以之名亭然則孟文安性而不爲此哉明遠曰允若爾
之言於討亦左矣吳越楚蜀交壤之境何地無橘何橘無葉以
方比之葉而已人之疾何獨於此見之而他未之聞焉此固白
有道術焉耳不得其術而欲庶幾其爲雖有兩人之心寧不爲
矣人之惡乎則孟文又何取於斯耶三子者皆曰然則其志果
何若明遠曰亦若屈原而已矣原之頌橘也謂其受命不遷也
謂其文章爛也謂其內白可任也方之伯夷而嘗以爲象焉

自古知橘之深而尚橘之至豈復有加於屈者哉今孟文之於
橘也其知之猶原之知也其尚之猶原之尚也是以果之晚者
非不多而其圖之所蒔則惟橘焉名之美者未嘗無而其亭之
所命亦惟橘焉原知而尚之形諸頌孟文知而尚之表於亭此
雖於橘其志一也於是三子者欣然爲孟文壽悄之以歌曰有
橘有橘豈后皇之嘉樹兮有亭有亭橘之以爲庭實兮嬖美人
之好脩豈其花是玩而其實是食兮壹獨揆其中情曰布枝葉
均於焉比德兮願爾子孫勉爾封殖兮庶以永君子之澤兮

聽竹軒對

沈侯恭仲故仙隱翁之孫也世家端安之北湖養性嗜竹環其
居皆樹之而起居食飲無非與竹俱招與出遊則謝以聽竹不
遑暇有客問焉曰竹可聽乎曰竹有聲何爲而不可聽竹之聲

何若曰類宮非宮非宮類宮似商非商非商似商以爲角爲徵
爲羽非角非徵非羽以爲非角非徵非羽非角非非徵非非
羽聽以何時曰風可聽也雨亦可聽也雨可聽也雪亦可聽也
遠之而聽可也近之而聽亦可也俯仰而聽之可也坐臥而聽
之亦可也聽之何如而春容容聽而耳不聽力力緊緊聽而精
不搖颯爽瀏亮聽而懷抱爍淨滑鳴吹聽而捉塵有不唾不塵
聽而不惰心不忽不遠聽而不喪志有金石革木匏絲之器可聽
而又焉用聽夫竹曰琴瑟韓之樹之雖鼓考之役之笙簧吹之
之籟要亦聲之聽聽籟之而後有聲而無餘聽竹也不拇不揩不
拷不伐不吹不鼓不處乎不搖揠而有聲而有餘聽有餘聽者
自然也無餘聽者非自然也吾何取不於其自然者是聽顧聽
其非自然者哉雖然隱几傾耳此吾之聽竹也故心遺形從吾

之不聽竹也吾之聽竹得於人也吾之不聽竹得於天也聽竹固若簡乎曰胡不破爾琴舍爾琵琶與爾相與聽竹於吾軒於是客曰嘻以人之聽易子之聽不可也以子之聽易吾之聽可乎哉乃歌曰截彼筦氏之手兮問答於無聲之叟兮返吾無聲之固兮何必琴於物兮從爾復兮復歸而去

識航辯

客聞識航而往觀焉詰航之主人曰公治軒於第而名以航吾未暇論也昔之人藏舟於壑可謂固矣半夜有負而去者猶公之航於此焉識歟人不負之去得乎曰彼之舟藏矣而不識焉是以人得負而去也我之航則固識矣又孰得負而去也吾見江湖之上洲渚之側舟之泊者非不識也揚沙拔木之風卒然而起蔽天沃日之濤洶然而作蛟龍黿鼉之怪歘然而竄乎之

摧敗而傾覆者亦多矣則識也果足賴乎曰夫識非徒識也有其具焉有其地焉識之而無其具無其地猶不識也有其具矣而具不美猶不識也有其地矣而地不善猶不識也故善操舟者其物以識先治之其處可識先審之治其具使無不美審其地使無不善然後乃可以識此識之道也先美其具則大患可得而禦雖卒遇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動又善其地則大患可得而避雖卒有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及風恬浪靜擧檣而進有風怪雨轉柁而止而豈至於摧敗且傾覆哉天下之險者無過江海而天下之濟險者無過舟航舟航固濟險之具也而世之操舟者恃其可以濟險也逐利而不知止直前而不知戒方其張帆順流一日千里自以爲快及乎風與水爭飄蕩擬敵而不可禁止也蒼黃而識非惟識之之物素不治而識之之地亦素不審雖欲取其於臨時地勢不計乎險易是烏知識之之道哉夫具有而不美地有而不善則與無地無具何以異乎雖欲極人力之所能爲以禦避乎風濤蛟龍之變而不可得至於束手綵視其摧敗傾覆而不可救故此非識之失也識焉而非其道之失也我嘗自淛河渡揚子浮淮絶汲泝濟沿漳而北遊又自直沽遵海而南歸環顧前後左右之舟未有具完地利而摧敗傾覆者也亦未有具不完地不利而不摧敗傾覆者也夫操舟一識之間尚得其道以免於患又况君子之行已而身之安危家之興廢所係焉者可以無道而欲免患乎嗟夫勢利權謀之可以涉世不猶舟航之可以涉險乎人之倚勢利權謀而趨世不猶操舟者之恃舟航以濟險乎世道之險甚於江海富貴之禍甚於風濤蛟龍恃舟航而涉險者其舟危恃勢利

權謀以趨世者其身不危哉奈何世之君子貪得而無厭冒進而不顧也觸罪罟蹈危機首領青於斧鉞浸于鼎鑊爲得因將誰咎乎將誰執乎故我之仕也於彼之所倚者畏之如虎狼遠之如蛇蝎奉身而退仁義爲之櫓楫詩書爲之桿檣道德爲之維忠信爲之可進則游乎學之海止則泊乎聖之涯今也年踰五十荐更世變身之不辱而祖宗之無忝非敢自以爲能識幾審適焉耳矣則固識之力也休吾身於斯軒强吾軒以斯名因物理之察寄者以圖終而訓後則亦安而不忘危之志也而客又析僣爲客不能詰遂巡而退余時在坐獲聞其辯以其言之足以有警也於是錄之航之主人名泳字仲澔浦江人世所謂義門鄭氏也

名亭辯

義爲酥谿之上胡君伯器之家在焉伯器臨流作亭旁植長竹浮光靜影上下映帶不知塵囂之接埃也因名其亭曰水竹洞天客或難之曰何哉君之名亭也洞天者眞仙之館而亭者燕遊之所以燕遊之所方之眞仙之館可乎夫古人之名亭尙其人者有之即其地者有之以其物者有之寫其意者有之未有無其寔而冒其名者也今以洞天名亭尙其人乎即其地乎以其物乎寫其意乎借曰取其勝槩似之云乎則物非常態遂豈之與匹無有驚心駭目之瑰觀不必捫危梯蹙犯蟲蛇虺兒之不測斯可闚其境若三十六洞天者名雖美於亭何有焉伯器以告空同子空同子曰名亭者非非也難者非也往應之曰若以爲洞天必在幽遐峻絶之域乎則穉石羊角華蓋跛窮迹闃闠地之廣袤不過尋丈未嘗凌風雨而亭屋宸也若以爲必眞

仙之所栖止而後謂洞天乎則安期羨門赤松洪厓固嘗混迹廛聚周流濁世無乎不在非必尋名山以爲窟宅也今吾酥谿泉深而土沃民皆安於畊鑿俗朴淳而有古風又豫時休明盜賊屏息物無癘疵而吾之亭據山溪之要會風氣之繚密水竹之淸華鳧魚之下上飛禽鳥鶴如在世外行道之人躑躅延佇風日沿溪流度阡陌想望亭宇者摠於蒼翠之表將以爲何也然則吾亭之在酥谿上不猶洞天之在宵壤間乎名以洞天奚爲而不可也賢大夫士東西行過吾門而吾延之亭上與之爲情耳目之樂抗思埃壒之外講論繕性撿身之學內王外霸之略其人往往山澤之臞列仙之儒矣不充乎自足泊乎無求浩乎不爲外物所奪然則吾終日相與羣居不猶眞仙之與君乎名以洞天奚爲而不可難者如曰子之言辨矣抑古之人有爲則又應之曰有之宋程公闢之知福州也得閩山嵁崟之勝作亭於其處以其山川之勝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於是名之曰道山之亭吾之名亭與程之名亭固無以異也道山之名不見非於君子則洞天之名又孰得而非之哉客果不能難習伯器乃求空同子文將以爲名亭辨而幷書

望雲亭志

余游南鴈蕩次于平陽間過余所亟可立坐于亭上目其揭榜曰望雲余笑謂可立曰子日夜拊膺與商賈較錙銖於市區亦嘗望雲若余也耶余嘗登仙壇將待雨方霽見山氣與澤氣初若葛筐煙升自山腹少焉上薄于天彌漫充斥凝物持凴豁洞眞者而旅嶔杉松楩楠柢柘不翅小草見雲中俄大風海上來力與之持翕霍動盪若鴒銀若疏水又[illegible]也遂散爲

解剝蔑者若駕若裂帛若東西散去燁然日出虹光上燭林彩掩映紅嫩翠菲又類補僧伽黎衣奇哉觀也余躊躇延望不能去自是新雨後輒登而望焉子於雲也亦嘗若余之望而亦同余之所見否歟可立曰先生之望適意也吾之望寓意也蓋吾南昌人上距宋豫章太守孝南十二世而翰林直學士諱則六世祖也　朝廷以吾祖知瀛者見謂儒者召至　京師授以征商之職而以去年秋至於此顧吾母在南昌今年六十有三矣高年不樂就養遠方迎致不可也歸侍不獲也定省之久曠恩慕有不可勝言者引領而望南吾親不可見所可見者親舍上之雲耳雲也朝夕卷舒於吾親舍上而吾曾不如以故望而感焉望也飛揚聚散而吾親舍其下吾見雲猶見吾親以故望而　焉足感而又足慰也以故朝而望焉暮而望焉延若先生

之適吾何有焉余聞而歎曰壽哉可立乎子之望不同於余其與登太行而望者夫豈不同乎囘有勝百世而同情若是哉雖然子知忠而親矣望雲以自慰矣亦知親之思子而倚門而望乎而倚閭而望乎可不思所以惻之乎將何圖以慰之乎余甞子之出仕也而親敎忠之訓豈無望子之能官乎亦恪遵亦早夜黽勉以奉職而已職舉則能官能官則子職亦脩子職脩則悅親有道親有道則雖不在親側而親未有不喜慰者也而子亦足以自慰矣又安用於是雲朝焉夕焉而望焉也哉可立曰先生有以廣我矣請揭諸楣閒以時觀省焉作望雲亭志

志殺虎

余至高溪之乜日有虎夜踰菜子甲垣攫其豕豕呼然作聲甲驚寤穿窬也夜暴火燭之不見豕而見虎迹焉黎明與二弟俱踪

虎迹覓豕行至黃土隴見兩虎藂薄中呼曰虎在此虎在此鄉黨鄰里聿與我共殺之不者不惟吾豕被其攫諸公家之豕亦恐不免不惟豕不免害且忍及人於是環高洪一聚壯者捺㕛與其弱者擊鋼鐵器往助甲虎見衆前且行且咆哮作聲震以懼衆衆不為懼益鼓譟環之虎乃躍而起甲之長弟遽挺鐵虎虎怒爪之其右股披劉甲之幼弟舂戈刺之自喝貫脅一虎隨斃其一猶咆哮作噬人狀然解戰傈慄若牛鳴衆知其無能也宜前刺之於是兩虎俱斃剝其腹豕固在也虎於毛蟲中最暴矣人聞欲虎且猶勝悍畏之而況敢搏之乎使其據深山大谷雖日攫麋鹿雉兎以自肥孰得而斃之哉顧恃其暴戾縱逐之欲入墟而攫人畜而弗忌得一豕竟殞其命悲夫世之人自竊威權足恃而貪欲無厭忌者其亦知所鑒也乎方甲行覓

豕惟二弟從焉先殺人刺虎亦惟二弟詩言外禦其侮此兄弟豈不信矣哉甲及其家旣而斃兩虎誠若快意者然為酒食以勞鄉黨鄰里貴抑亦賴矣一弟又幾不脫於虎口持虎皮上送官人則不顧其得重賞以其皮之傷也雖於吏議乞弗之賞然則出死力捐家貲以除暴者上功恢府而致文法吏無吹毛求疵而欲沾賞與均可得乎烏可得乎

黃瑞芝

金華陳如圭甫塋其母于蘭谿豹山之陽年餘墓下產芝一莖其色赤而紫其高可尺許其蓋輪囷五重與今畫家所繪紅女所繡金銀玉石器皿所追琢者絕相似而光彩燁然過之如圭甫自以為得天瑞焉未而裁諸家且十餘年矣其生色猶澤燁然也長山胡先生過而見之知其為禎祥無疑也乃為作賛芝之而

如圭甫猶以未得余言為憾而請焉按易書春秋皆不言芝詩三百篇於草木之名最悉亦無有所謂芝者爾雅釋草曰菌芝芝之名始見于此楚辭九歌其山鬼章曰采三秀於山閒王逸注三秀者芝草也他如抱朴子所載有參成木渠建寔等名段成式酉陽雜俎所載又有夜光隨辰鳳腦白符威德等名則芝之類蓋非一矣漢四皓采芝于商山歌曰曄曄紫芝可以療饑稽諸本草芝有青赤黃白黑紫六色而歌獨以紫為言豈紫者獨可服食與然當時但取以療饑耳初未嘗以為瑞也武帝元封中甘泉齋房生芝九莖帝為下詔赦天下既又作芝房之歌以薦于郊廟則始以為瑞矣自是後世有天下者莫不祖而效焉於是有瑞光得則元芝出王者仁德尊有道親耆老則有是應之說興矣則以之為瑞豈一日哉抑知宗元嘗云摘壞

猶能蒸出芝菌則芝與菌本一而已大抵無有根苗初無播種不假培植不資灌溉皆非人力所致而出於蒸蒸湿太和所蒸則爲芝之陰濕所蒸則爲菌菌常有而芝不常有不常有而間有焉則謂之瑞可也出乎國都者甘泉函德之殿大同壽昌之所産是爲有國之瑞生乎民間若李與祖某親消徵循善孝治慈家衆瑞將至之祥與夫近代吳全鄭旗室之所産則謂之家之瑞可也今獨乎如圭甫之家者果類古何等芝則不敢臆決而其色與本草所載同類異不謂之瑞可乎昔吾天者必有徵乎人是芝之產也不于其家而于其家則謂之孝感所致也亦可余雖未獲快覩長山先生其所識又奚必目其奇形瑞狀始信其爲禎祥也作瑞芝說以□之

太素亭記

絲之潔或涅之可謂太素乎曰不可玉之朴或斲之可謂太素乎曰不可物莫質於疏幕越席味莫貴於玄酒大羹音莫淡於蕢桴土鼓惟其淡也真也質也是以純而不雜也純而不雜此之謂素而太素云者則極其純而其不雜無以加之之謂也繫絲而涅焉朴玉而斲焉謂之素且猶不可而況可謂太素乎是故疏幕越席而犯之以文繡綵飾則非復質矣玄酒大羹而和之以麴蘗鹽梅則非復真矣蕢桴土鼓而節之以聲音律呂則非復淡矣何也猶絲之涅也猶玉之斲也雜而不純也夫文繡綵飾足以壞質麴蘗鹽梅足以損真聲音律呂足以亂淡孰謂夫人五色耀目而悅之五聲盈耳而樂之五味適口而嗜之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乎而況戕賊斲喪之者有甚於彩色音聲臭味者乎於戲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天地之心也一團渾然萬善咸備未有不純焉者也而汨沒于利欲流轉而忘返宗之何其不操也蓋人之生不能無欲而可欲之物又交乎前惟上智之人能不爲其役中智而降不爲其所役者幾希夫役於物則將竭其智以求所欲盡其力以爭所欲苟勝其欲則雖與污穢混濁而不辭行詭巧狙詐而不恥其性有不蠹乎其心有不失乎尚何有太素之全哉吾居太素之域之望乎與山林者多愿愿敦朴無他焉不見外物也與市井者多矯僞詭譎無他焉物引之也由是言之士之出于無懷氏葛天氏華胥氏之世者夫安得不質如疏幕越席乎不真如玄酒大羹乎不淡如蕢桴土鼓乎不素如不涅之絲乎不朴如不斲之玉乎無他茹毛飲血而口不役于味也衣鳥獸之皮而目不役于色也擊壤鼓腹而耳不役于聲也巢居穴處而形不役于安

佚也不識不知而神不役于好惡也其性不鑿而其心不失也此其所以熙熙乎皞皞乎渾渾乎其太素而後世之人所以不及也然則生今之世欲返古之風亦惟去其欲而已矣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太素之門也惟精惟一執中素之方也若顏子之三月不違素之効也若文王之德之純素之至也知是而失其赤子之心吾未之信也使夫人皆不失赤子之心而民德不厚士習不淳風俗不美吾未之信也而不熙熙不皞皞不渾渾不太古若者吾未之信也浦江趙君思復傷雅道之衰而衆爲是謫也思復常以氏爲天氏無懷氏而從之自號太素生而請諸余思復儒家者流余故不欲從葛天無懷之後援老莊之說資吾之作太素亭記以贈

沖靜齋

義余過隱者金華山中方鋤耘莫與語曰冲靜得自然樂乎何足
爲余問何以則冲靜隱者曰天地之道冲靜而已矣得天地之
委和以生得天地之委衷以靈者人也其有不冲靜乎冲者不
能不冲靜者不能不靜則亦自內出者滑之自外入者撓之耳
出自內者喜也怒也欲也惡也愛也樂也之六者伐冲之斧也
入自外者得也喪也利也害也榮也辱也之六者汨靜之淫也
之十二者不出不入不入不出則不滑不撓不滑不撓則冲者
未有不冲者也靜者未有不靜者也而非知道者不能也知道
則安乎命任乎真以其安乎命也故榮辱利害得喪雖若爲殊
而視之泊然不知孰爲得也孰爲喪也孰爲利也孰爲害也孰
爲榮也孰爲辱也以其任乎真也故得而不喜也喪而不憂也
利而不欲也害而不惡也榮而不樂也辱而不怒也古之人之

遊心於淡合氣於漠槃出于此而已矣惟冲故佚惟靜故寂佚
故與物皆春寂故與物俱息夫是之謂得乎自然知之者蓋鮮
矣而況於蹈之乎斯言也余識之久矣來平陽張君子玉予
王年垂六十鬚髮皓然愉愉乎其容也津津乎其色也揚揚乎
其志也休休乎其不知老之至也怪而問之曰子玉非有華勝
以君也非有膏粱以食也非有文繡以衣也而休休乎而揚揚
乎而津津乎而愉愉乎意者有道乎不然則何以能若是也子
玉謝曰吾何道之有愚夫大塊賦我以命也猶其賦我以形也
長短肥瘠妍醜黝皙非所謂形乎休戚通塞成敗窮達非所謂
命乎命稟於生之初一定而不可易不猶形稟於生之初一成
而不可更乎則吾百歲之中貧與富也貴與賤也休與戚也吾
何容心哉何所用吾智力哉何逃於大塊哉吾其斃吾猶勞
吾旣疲剝之是殉而名之是務於朝其間哉窮若對兔而吾樂
焉桑樞甕牖而吾安焉布衣帶而吾適焉飯糗茹藜而吾甘
焉則吾何爲而不休休而不揚揚而不津津而不愉愉而又何
道之有余延始知子玉惟無慕乎外故無營於時無營於時故
無疑於物無疑於物故無動於中雖不敢自謂知道其幾於知
道之爲乎而子玉郎然息之所求觀於余余愛重其爲人延爲
誦隱者之言焉因其所言而求其所未言則於道也幾幾矣

蘇平仲文集卷之一

蘇平仲文集卷之二

雜著

分野論

[illegible]校正重刊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爲始詳尚謂秦爲東井輿鬼之分野魏爲觜觽參之分野周爲柳七星張韓爲角亢氐趙爲昴畢燕爲尾箕齊爲虛危魯爲奎婁宋爲房心衛爲營室東壁楚爲翼軫吳爲斗越爲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

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illegible]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爲祟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以爲象則驗災祥於星土其法蓋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玄枵則在子魯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爲可疑者杜預等注既莫能詳而鄭氏則謂國中之封域於星則有分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度數毫分縷析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野相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屠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已疎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

代之分埜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埜槪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埜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埜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其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者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縱衡之不齊猶夫天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之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至以天之比相

爲天之有其體及其肖故有吳越異東之異其戾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九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也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秦韓燕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爲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爲列星而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昔[illegible]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曆家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是之

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豈專係於星哉

問刑

或問曰聖人尚德不尚刑信歟曰信歟則帝舜何爲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周公何爲戮管蔡殺武庚致辟管蔡孔子何爲誅少正卯曰德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未嘗以之專造天下也而聖人至於無已而用刑也必本之以欽恤行之以哀矜欽恤仁也哀矜恕也恕故不喜刑而致深也仁故不加之罪而求其死也是故聖人之刑不徒曰刑而曰義刑聖人之殺不徒曰殺而曰義殺義者宜也在下者非不宜於天理不宜於人情不見刑見殺也在上者非宜於天理宜於人情不刑之殺之也宜於天理人情而後刑之殺之雖刑之殺之

而無愧焉不宜於天理人情而後見刑見殺雖見刑見殺而不怨焉是故義殺舉而天下莫不畏威矣義刑施而天下莫不遠罪矣帝舜在位所殛竄流放者鯀共工驩兜三苗而已不闕他有所殛竄流放也周公相周所殺戮致辟者武庚管蔡而已不闕他有所殺戮致辟也孔子相魯所誅者少正卯而已不闕他有所誅也蓋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尚德而不尚刑也不尚刑體天也故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不尚刑保國也故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周道既衰判爲十二析爲七國而刑日非古矣至于秦而極焉商鞅倡之李斯和之趙高從臾之呂政力行之胡亥成就之有棄灰之刑有偶語之刑有腹誹之刑有督責之刑有相收司坐之刑有見知故縱之刑刑人半于道上而尸積于市成陵自是以來有國家者耳目習

熟謂刑不重姦慝不息也謂刑不重號令不行也謂刑不重紀綱不有也謂刑不重遠近不懾也故雖仁人之議刑寧過于重雖仁君之用刑寧失於重往往以刑而鼓其勢以刑而作其威以刑而濟其怒以刑而飾其下甚者則以刑爲嬉而廢墜之上郡邑之間朝夕之所務無非刑者夫刑故聖人之所不廢也曷嘗以專造天下而後世奈何獨盡心焉喜刑而致深加之罪而求其死其刑其殺果義乎果非義乎果無愧乎果無怨乎曰然則三代以上刑愈省而犯者愈寡三代以下刑愈繁而犯者愈衆何歟曰古之刑用必得其當無罪有罪生死殊塗人心灼然知所好惡則安得不愛重其性命如泰山也後之刑用不得其當有罪無罪同歸于戮人心惛然莫知所趨舍則安得不輕視其死生猶朝暮也是故人之重性命於泰山而重犯法者由在

上者視之重故亦自重也人之輕死生於朝暮而輕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輕故亦自輕也夫不此之思而反戾焉有疾視其臣民之心而惟恐其刑之不勝也前刀鋸而後鼎鑊左鞭箠而右桎梏使無辜之徒駢首接踵以就死豈刑期無刑之道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則人之善惡顧所以道之者何如耳又安用多殺爲且牛羊犬豕雞豚魚鼈人資焉以養生者也其於人也異類聖人之殺之猶有所不忍也而用之必以禮焉殺之必以時焉何至爲民父母視其同類曾牛羊犬豕雞豚魚鼈之不若而忍矣旦旦則之刑之誅之夷之也雖能使人屏氣服慄不能自必其性命而於國脈亦已傷矣獸窮則噬鳥窮則攫況於人乎或者不堪其毒而群起恣肆以決性命於斯須不識能盡誅之否也昔

人有云刑以勢行其盜也甚勢以刑張其士也遠故廢叢以刑懼天下傳國二世成廟刑措不用歷年八百此往事之跡也自古有國者其於杜微之靈長則皆啟罔之晉其於刑之輕用則不免劫秦之尤此吾每觀前史未嘗不嘆其何心也曰然則如之何而用刑曰明德焉以訓之禮樂尚以儀之旌善良以勸之中令今以敎之而猶有不率不悛者焉於是擇其尤無賴者誅一以徵百是之謂張其勢以德不以刑用其刑以義不以勢

蘭雪軒銘 並序

天台陳庭學爲事讀書在其劇而意度閑雅閑則退休一室取詩書而詠歌焉因扁其居曰蘭雪夫生乎群林者蘭也而其芳無匹不閑兩於寫冬者雪也而其白垢莫能滓故蘭爾之芳者悠然而心神清潔雪之白者瑩然而毛髮棘人之於蘭未有

不愛之而於雪未有不畏之者也人之生斯世也行不脩而吾名無稱前不立而隨俗雜化不足起人之愛羨難矣如二物之不若矣大抵善學者往往會萬物之理以爲一己之用是故吾梓傍仰觀之而明父子之道棣萼相承見之而得兄弟之情於風敵留羣而相益之功以著於日映月盈而持滿之方以得於松栢而識困窮之節於稂莠而知防微之戒凡若此者未易以殫述也古人之觀物如此則庭學之於蘭雪也夫豈徒哉曰其請爲著銘曰

有蘭非菲有雪霙霙伊誰取之以爲軒名洵美陳生式燕以安匪物之玩惟德是觀莫馨匪蘭莫潔匪雪馨故不漑潔故不涅不漑不涅君子攸同匪玩乎物德焉是崇和順中積英華外溢清白自持勢利莫移匪蘭而馨匪雪而潔君子之風君子之節

全有堂箴

監察御史王君元輔以全有名其堂余知其有志於學也曰其請爲作全有堂箴其辭曰

惟人之初生一而已焉及其至也爲智爲愚爲狂爲聖不嘗天之與爾其何以則然豈不由固有之性能全與不能全乎於戲在我之天其孰能遜之奈何不勉以希夫聖賢有如斯覆而不克奉以周旋則負斯堂猶將有辭其將何以無愧於兩者之間也

桂衡孟平字說

人之取則者三尺之衡權之設也有輕有重物之麗者有重有輕而凡銖兩斤鈞惟於衡焉是從勢則偃多則昂不低不昂斯得其平夫然後民將以服莫之敢欺莫之敢爭而衡之所以平則由其無物我之情斯衡也猶出於人之經營若夫人之具

手足形也蓋有自然之衡與形俱生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又曰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惟人日用之間雖不能無情而能若斯衡之不用其情自一言一動以至于造次顛沛惟王道之故行惟天君之是聽循乎其無偏頗也泊乎其無將迎也蕩乎其無偏黨也浩乎其無愛憎也莫乎其不作聰明也則事變之錯出于吾前者雖萬緒而縱橫吾之視聽何至不免於嘗吾之則酢何患不得其正而吾之於此形也無媿其有庭矣惟平惟衡我字我名天之與我者恒必弟克奉夙而夜以兢兢爾名爾字周弟與余京余將致愛助之誠夫安得不以父師之訓我者爲爾之丁寧

表文

代翰林院勸　進表

伏以纘百王之正統莫大乎宅尊得萬國之驩心宜先於建極
蓋惟體元而居正斯足應天而順人是以高帝開基甫四載而
即位于氾水世祖興復僅一年而踐祚于鄗南雖遠暮之不違
而丕稱之是謂義有攸當道在隨時欽惟
躬膺曆數之歸總合乾坤之大玄符顯握江左首平黃鉞用啓
淨揚道定僭偽燕收於淮東奄提封奄有荆楚奧來享來庭吐蕃交
廣西隴蜀于疆于理左濱泗右河淮合藩使毛者咸服僕截阻
兵恃險者悉就誅擒推聖人無愛之心委上將專征之任義旗
所指群帥之內附有拳仁聞所乎建城之款降唾至盡師出以
律而民遂其生斯不戰而屈人故大悅而歸己今則士誠衆首
於　闕下會稽通犭于城中弓矢決囊與昌載關此皆二儀
福贊以申保佑之休百神効靈以開混一之運豈功盛烈之善
揆諸二帝則已多大寶鴻名之膺會諸兩漢則已統是雖聖明
謙讓之節夫豈幽顯仰望之情臣命眷命不可久違謳歌難以
固拒輝陳忍觀冒瀆　寰區伏望仰體天心俯從人欲特頒
明詔俾釋良辰舉其禮而正其名以其德而居其位則郊廟社
稷萬靈永有所主華夏蠻貊億載得以承事

國子學賀　登極表

寶曆在躬應千齡之上聖瑞圖啓運得百姓之驩心
歸御云初謳歌為盛中賀欽惟聰明天縱剛健日新仗天劍以定
群雄道符漢祖歷一紀而成大業功邁唐宗陶乾符而以戢杷
而上帝時欽詩書禮樂以造士而下民祇若風行雷動聚治隆
於多方春育海涵措仁聲於庶類仰正統之繼紹知景命之永
延九在生成罔不變頼臣等濫觀鉅典幸際昌期車同軌書同
文行同倫致治恭陳於善頌育才庠序有學敢言稱贊
於成能

代翰林院賀　登極表

皇穹眷佑誕錫貞符
哲后挺生丕承正統華夷永賴臣庶均驩中賀欽惟四馬渡江太
祖龍御極　大明建國八延成周於照臨洪武紀元九域同歸於
載定於昭融烈有赫鴻猷　仰沐恩波叨居翰苑雲從龍風從
虎幸逢千載之昌期河出圖洛出書頌啓萬年之文運

中書省賀平杭湖秀越表

伏以近悅遠來率土歸
聖人之德南征北伐無敵為王者之師適聆齊芥之特班過見
捷書之游至群情胥慶一統維期中賀臣聞高帝開基載與齊楚
之役太宗啓運復加光晉之誅夫欲和衆而安民則必燕弱而
攻昧事非得已兵不留行茲伏遇
皇帝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廓清區宇恭昭衣被乎恩光積
累延荒嬰上供其方物頑茲浙右尚阻華風爰致斯赫之威
用副傒蘇之望收海陽以遏其衝變定泰郵以搗其腹心湯
泗水盤若摧枯臨淮若春取如拾芥討姑蘇而負固地迴而
窮生　寰瀛弥切於解懸戎車壅塲于孫寶勢成犄角人致智
能罔縵羸旗親縮之役戈恐後先懷仁聲謀臣之猶願爭先若
響宜乎吳松陸下鐵唐於祁黔昏會稽於版圖昆山傳檄而
從距牙斯伏將李誠而附蒜身慈空扳將就殊於槀街禁拫
環攻其外郡雖負天險實出廟謨城既渠魁佇看夏之不腆維
其士女幸睹克之後時臣等叨列星垣復覩雲布烟火萬里式

戢神武之功干羽兩階永底文明之治

代秦王府官謝表

伏以誕膺景命闡皇圖一統之基丕建鴻號爲宗社萬年之計疏鞏闢於上宇遂董正於官聯中外臣歷觀夏商以及周漢方其設茅土於子弟孰不任忠良爲股肱盖凡前後左右之人罔非吉士則得輔贊平治之術斯爲令王令神聖之膺圖仰皇王而承則方立經陳紀之始爲宗子維城之規況秦國四封奄有關內而形勢百二在其域中府署之關傳相之設固將藩屏

帝室豈惟保祐王躬宜得重臣以申器使臣等經文緯武才不及於曹參待古通今學有慚於賈誼夫何僥倖乃辱甄收兹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將曲成於庶物高明齊乎日月兼求備於一人斯折銚之微蹤亦叨塵於華選臣敢不夙夜苟非居堯虞舜之道焉敢陳於祗適訓謨冏俾阿衡尚見乎之賢謹其達

諡冊文

德祖諡冊文 代翰林學士作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

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當先於追遠 祖功宗德禮莫大於正名蓋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爲國考文於古建諡在今伏惟 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謙厚克勤克儉將身永念於貽謀無黨無偏務遵每期於垂裕肯構唐上崇於少皞而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本源發霜露而增怵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號鴻名乃克將於禮典作廟有奕鏤玉惟崇謹奉冊寶上尊號曰

恒皇帝廟號 德祖陟降有臨神明如在繼志述事敢云有道之曾孫啓土建邦永賴在天之烈祖謹言

懿祖妣諡冊文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

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之大倫正始必由於內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今日之洪業皆重闈之積累茲緬懷撫尊敬上徽稱伏惟 皇曾祖妣 神道順承壼儀雍穆儉勤弗懈德音夙著於宗姻禮備溫恭慶衍延於孫子實由中助玉瑱前聞惟積德於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令眇躬獲承至尊愛考楷範式崇諡冊謹奉冊寶上尊號曰

恒皇后從受帝祉永膺令名重翟褘衣莫遂生榮之願闓雍肅迹尚祈慶相之功謹言

制誥

代翰林學士封靖西王制

朕惟寶歌保五郡而奉漢式彰推戴之忱李積舉十州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寵遇越常典以褒嘉肆外藩忠於內附爲積既懋其報宜豐具位某秉性北朝爲近藏任維城之重寄乃眷土於遐陬撫綏合宜官府各脩其職兼恩威並著於部落咸賴以安全茲朕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曆數之在於夫孰李先遣使而來獻籍其土疆不待興師以及境知同禹發之識真主義華筳手之歸成周是用頒新命以示恩仍舊封而授任朕使守其祭祀豈惟保茲民人於戲錫爵疏封不忘誠服之意示恩能退實切寵綏之心尚思對揚益崇忠蓋可授光祿大夫靖西王仍給金印俾其子孫世世承襲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建府官以臨萬國任臬運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步兵於
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量雄深胸襟韜略之奇披服詩
書之雅早登華貫依鎮藩翰保境安民待四方之既定握增錢
戶受一旦而来歸明炳幾先忠於內附盍去留灼知乎天命肆
危疑克斷以人謀辭項從劉知同曲逆舍貿去從識擬伏波凡
我師徙東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按堵有如泰山精言恩之既
切懋矣是用擢居省署俾贊樞機匪若効順之勤式示輸誠之
勸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既華錫以殊恩待國士之
衆以酬國士之知益圖於顯効可授

潘興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誥

環衛之司實居左右簡擢是任用表勤勞具官某直而能容剛

而不拔方渡江之伊始即杖策而来歸奮前驅而捍彼南征剛
中堅而保我東土奔走禦侮盖無戰而不從艱難備嘗斯有功
而必録茂拊再襃之命存屬雖有休聲既克副於望實誕加峻
秩庶足展其威名督騎士總材官任良重矣訓武經中兵法爵
其勉之可授

王弼授驍騎衛同知指揮誥

社稷之守必在於爪牙捍禦之臣視之猶心膂克效夙夜匪懈盡瘁
其人具官王弼沉靜可嘉果敢無敵始列右廡繼長千夫國家
鞬而率先戎行時將士鼓噪而克勤乃卑勇冠一軍能爵
之恩愈隆汗馬之勞益著茲陞擢彌切倚毗帶礪山河朕不
遺於故舊功銘竹帛爾式克於欽承可授

頌贊

節婦黃氏旌門頌有序

姑蘇吳縣之閭門里有旌門焉朝廷所以寵褒姚節婦者也節
婦姓黃氏名妙清歸姚氏爲諱榮之妻生男女各一人而榮以
病卒榮卒時節婦年二十有九子文聰纔二歲貧甚力紡績以
俯育或勸其更嫁節婦曰夫死不嫁婦人之常況有子可從何
為而更嫁此足一移我則匪人不聽後十二年張士誠入據姑
蘇亂兵掠文聰以去數從人間消息比二年不聞問或曰異日
者有子可無更嫁也今子待矣無論死葬今生歸亦不可望不
嫁將焉待乎節婦曰我豈以子存子亡爲去留者哉終不聽又
四年文聰始脫身來歸節婦喜且泣曰姚氏有後矣我死亦
無憾後八年里耆列其狀上于縣若府監察御史為言實以聞
制下旌其門為節婦之門則洪武七年春三月也今節婦蓋春

且三十四年今已六十有三文聰思無以侈　上賜而昭示罔
極聞伯衡宮適爲太史氏介朱脩郎金華山中求書其事勒諸
樂石伯衡惟唐虞三代之世其教既明其化既成其民俗之美
至於比屋可封當是之時旌其門閭表厥宅里猶不致綴然則
所謂樹之風聲使民益勸於善雖唐虞三代之聖人猶不能不
以之爲務也況當世降俗漓之後有天下者不善其善以爲勸
寔可哉　皇帝受天景命君臨萬邦凡有係於風化者輒
加表異蓋以此也而姚叢妻黃以貞節著聞褒崇旌表如此是
猶唐虞三代之民加唐虞三代之令典矣遠近聞之其誰不感
慕而興起此所謂賞一而勸百者也不其休哉不其休哉夫推
明　聖意而播諸聲詩者史氏之職也因不辭而爲之頌頌曰
天眷　聖神民君民師匪曰治民亦欲迪之　聖神奉天式和

民則陵遷化推作新萬國恭嘉鄭婦錫以旌書風行而表孰不
濟難非有舘婦自率規矩四維旣張五倫攸叙吳縣有婦鄭妻
氏黃年二十九良人遽亡儲無儋石室若懸磬母子煢煢相依
爲命霜風凄其落月照帷閒關機杼孜孜與刑道人或勸之
他適胡乃奮誓有辭如蚕條旣自指詩與弟俱何以入焉而夫
氣如我不歸死我志靡他我下從夫我子如何子未成童孰於
亂兵倚閭而望寒暑再更僉曰已矣安知非死無子爲倚不嫁
奚俟婦曰噫哉何言之早我志可易太山可移太山可移我志
不易仰天一慟血淚雨集時旣寧謐子亦生還雖無甘旨以養
攸全鄭字郎史交謂宜褒乃具封章乃請于 朝乃被綸音旌
其閭里若鄭之報無共任是昔視其門門則以旂今過其門門
有緈綽楔龍光有爛匪爾之私俾世視勁嗟臣事君猶

婦從夫凡百在位曷監曷圖婦道不貳尙爾 聖君臣鄭嘉瑞
有不寵異刻辭里門以昭端思以揚清芬以詔後民

何遜山先生贊幷序

晉姓何氏自唐會昌中諱晉者避兵東萊其後子孫遂爲萊人
故晉萊之有何氏與安陽韓氏東萊呂氏實同其盛衣冠奕世
蔚爲望族卽所謂能世其家者也而於我蘇氏代有婚姻之好
爲有若遜山先生伯衡生晚雖不獲拜其儀容然其素行酒言
蓋嘗聞之矣今觀趙魏公東里公之書讀宋濂蘇君之文能無
重老成人之思乎不揆末學輒係之以贊贊曰
退不絕俗進不同塵易之嘉遯先生其人況問學之該博經術
之精純緻今緒於奕世備雅操於一身仕不釋祿而全委質之
義醫以自詭而推及物之仁用能澤被乎鄉邦望重乎搢紳
一郡之文獻後百歲而益振慨峯木其已拱孰儀刑之可覩此
所以想高風於往日而嘆我生之不並辰也

夢芝軒贊幷序

華川先生王樁生於至治壬戌十一月十有七日是年先生大
父南坡公年七十歲是日則公始生之旦也前夕公夢芝産于
所居之軒前覺者有異兆也樁乃生遂告於賢者僉曰先生夢紀
之法無得為諸證之遇離之貴發人占之曰離火也文也艮山
也貴飾也凝寢者而有華章大華其有耀火自下燭芝雖異卉
伊草之族稱其以文鳴乎王氏其後興乎芝也其瑞乎故錄曰
爲貴而輝光以燭于家人文章也又曰利上行南國之祥飾爲
蓋其門有佗家乃昌地公既得錄因名其軒曰夢芝所以志也
今天子定鼎金陵而先生遂以文學被還由侍儀郎三轉而學

制翰林於是二百八十有八甲子矣然則南坡公之夢豈非所
謂有開必先也歟故里生蘇伯衡追爲之贊贊曰
恂恂碩人兮維德之行匪今則然兮曰自高曾有種必獲兮無
善不徵芝兆于夢兮而明發孫以生頭角嶄然兮嗤嗤駿聲
於芝之兮又何必乎九莖既登崇兮天下文明將與休哉兮
匪家之祥維國之禎

宗忠簡公畫像贊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撥亂而安夏始以一言
能母此旂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
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聰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已殞於
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娟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
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殿撰王公畫像贊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浮光人自浮光徙蜀自蜀徙溫至公九世矣公宋皇祐贊良儒志先生六世孫也諱益大字居安累舉進士不合於有司閲歲中歎平戎十二策覆國史編校歷三省樞密院主事中書門下省錄事判大醫院主管崇道觀丞相陳宜中薦授右文殿脩撰德祐失國執節不仕以壽終于家其子與仕元以樂清縣尹致仕推恩贈公承直郎同知瑞安州事江浙提舉陳先生旅實銘公墓碣則太常博士柳先生貫篆焉伯衡獲從樂清君之孫端暇拜遺像而誦銘文謹撫其槩而述讚曰

有卓其識有壯其猷志欲吞乎戎狄策嘗獻於見杌無適不宜無試不効章交薦於廟堂位歷咸乎華要宋鼎既移拂袖來歸酌東海以樂飲嘯西山之採薇生氣凜然遺像斯在雖去今已邈悠可想見在風采

虞文靖公真讚并序

故蜀國文靖虞公以碩學雄文際遇文皇帝爲表海内伯衡每竊其文未嘗不想見其人歲幸從危翰林素得公遺像而拜焉既命工摹寫遂爲之贊夫以公之盛德豈後生小子所能形容而伯衡尤區區如此者蓋不勝夫仰止之私焉耳贊曰

生乎閥閱之門會乎熙洽之辰接羣儒之統緒與一代之人文終之逍遙丘壑時止則止始之雍容臺閣道信乃信故能使人敬之若蓍蔡而於時仰之猶鳳麟想聞其議論風采外至四裔退享乎榮名富貴七十有八春曷不觀此褐衣角巾委蛇如山藹巍乾壘百世之士全德之人雖儀刑其已遠凜生氣之如存九原倘可作也吾敢辭執鞭之勤哉

太師韓國公畫像讚

堂堂韓公秉國之成鳩業以定經費以盈群賢以進百度以貞四夷以服品物以亨公初無作執得而名天啟生之光輔大明天下之士瞻其儀刑想其風采不群同符曰若蕭何唐之玄齡功成而退不伐不矜袞衣朱舄安享尊榮蒼顏白髮時遊大廷其德日新其福日增　天子萬壽共享太平

謝君小像讚

堂堂乎果毅之姿卓卓乎雄深之量其材之奇由生長湘潭對敵其功之高以戰鬪既閑韜略籌運帷幄之暇日賦詩而撫弦躬好賢下士之風每甫世而彪稈時方際乎　盛明年未及半乎壽錄吾將求之雲臺麟閣君安得撫松於丘壑也

鄭氏三老圖贊并序

昔余見睢陽五老圖於宋淳民所又從故相吳履齋之孫琳見香英圖其人雖不出於一家其生雖不同於一氣想其以盛德高年希會於一時風采足以竦動朝野雖皇足以敦厚風俗可謂一代之盛美矣未嘗不咨嗟歎羨而慨夫生不並時以爲恨也今鄭氏兄弟三人伯陽仲齡高蹈遠引於山林之中仲舒名成身退於虛游之日而並爲一鄉之達尊且其人出於一家其生同於一氣慈愛良偕諧如也視睢陽洛社諸賢老位固不侔而其爲一代之盛美殆且過之矣而余也辱與之生同時居同郡且嘗獲登其門登其堂挹其光儀聆其緒論此余觀此圖類曩時咨嗟歎羨有加焉而又自以爲幸焉抑聞之帷古盛時上有聖賢之君則習俗淳厚民多壽考或上壽或中壽而夭閼者鮮之今伯陽兄弟以壽白之年康寧於雍熙之上雖天也亦惟

國家仁厚之德涵煦之澤培植覆育其民無異於古是以鄭氏一門而三老出焉然則三人者優游於道之中安享子孫之養而爲太平之民矣也引年復戶之令行粗割饋酳之禮加斯焉
聖上之賜歲錫頒賚聰明三人者如一飲食起居略不見衰憊饜其福而尹未艾也鄉人士君子歲時陳五豆六豆尊之長之於庠序之間視一家之慶而 聖朝之尚見焉則三老乃邦家之光豈止鄭氏之人瑞云爾哉其關之也固宜吝惜歆羡之不足贊以一辭以頌壽朋之什區區之情有不容已者矣而況仲舒重有請乎贅曰

番番三老惟鄭之良既多受祉既壽且康亦既競爽望于一鄉以我耆年際今盛世時和家給風淸日長式相告語無遠且近仰有松竹俯有泉流可以休息可以遨游今我不樂亦又何求

伯氏攸居仲氏來趍季從而後稽如翼如左圖右書其樂愉愉人孰無兄人孰無弟食則同堋處則同宇老而益親壽若鄭氏比今兄弟偕然雖在自天尊之扶我人極天既厚之又壽考之維 國之華匪宗之老曷不觀此雪鬢霜髯歲儉無恙七縣具瞻豈惟七縣 一人其寵之

策題

國學公試策題八首

問爲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同爲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取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爲能斷也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得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爲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學者之論卑雖甚未至之理務爲高說而抵其已往之跡易爲言請陳此十二君者其始何得何失而其後効相反以備詰問之及覆其所以成而改其所以敗庶有取也

問能稼而能穡斯謂之良農能攻而能守斯謂之善禦能開邊而能安邊斯謂之優於爲國故漢收河北兵不再興唐復河隴未嘗出師今西番朔漠之地秦漢唐宋之所不能有者我國家談笑而悉取之矣伊欲使戎狄賓服不敢南向而牧馬邊鄙之民目不覩旗旄耳不聞鉦鼓而安於耕鑿必有良策二三子其悉陳之

問井田也學校也禮樂也此王政之大者也爲法雖不同而先後嘗相資顔淵問爲邦而孔子則以四代之禮樂語之滕文問爲國而孟子則以三代之井田學校告之然則此數者果可備

發於夫爲治未有不本於古而可行於今者也孔孟所言具在方冊其設施之次第顧推言之以聞于上

問羲和之典曆后夔之典樂皐陶之典刑益之典鳥獸棄之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人之身而兼數官者有之一歲之內而歷諸司者有之豈其人皆賢於古人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將徒知計班資之崇卑而恥於効一官歟抑拘於數易之制而材有不得盡歟夫當虞之時洪水方去天下可謂多事而當其時事無不治今四方大定非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往往廢弛夫安其分而專其智能於一職與夫急於進取而無常職其得失亦可見矣居今之勢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

問常袞之居相位也避舉不自專一命已上皆付之定法可謂

盡公無私矣而賢愚有同滯之嘆崔貽孫之居相位也未一年
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得人之
稱後之宰相以常爲法乎則涉於避嫌以准爲法乎則近於專
權專權致威福下移之譏避嫌失竭誠徇國之義而謂賢相難
之乎夫古之賢相孰有加於伊尹傅說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
數求哲人傅說則旁招俊乂周召則明揚俊民旣不自以爲嫌
而其君亦不以爲疑是果何道歟爲相不師伊傅周召願白其
於常推之閫抑可不可歟請爲之說

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學校而言學校可乎有庠序學校之設
專之於后夔成周國子之教總之於樂正則學豈非尤學士之
所當重歟後世何以希闊而所講歟古者與師其出也受成於
學其反也獻俘獻馘於學則兵豈非亦學士之所當知歟後世

何以忌諱而弗談歟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藝爲
器之末所習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六德六行爲空言徒
世之學校果三代之學校歟夫何能從城闕則其習至于今而
尚存成材就實則其人質諸古而有愧豈非學校徒以著令而
存其教養之法已廢歟然六館三學之士或叩閽上書而挽留
先生或倡明大義而不汙僭僞或指斥權臣而寬責不恤亦嘗
見之而君子以爲盛事果何以致之歟其豈所謂不待文王而
興者歟　國家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二三子遊焉息焉豈惟稽
往行以自鑒擇善者以自從而已凡古法之當施於今與今日
之所當務者極陳之以備舉欲頒便教道興而人材盛亦有司
之望也

問教爲大府之一農居八政之首是故爲國先務未有或先于
勸農者也　今天子每歲孟春躬耕藉田以率天下之民
郡縣之長吏皆兼勸農之職重農抑末者至矣是宜事本業之徒
什伯於逐末作之輩也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而民多遊手何
歟將畫疆之緣陌猶缺則井地之法未易復限田之制不可行
何以給之不爲之禁與則國家之調度一切取辦於有田之家
不能無朘削之病而操奇贏者頗安享厚利將見背本而趨末
者滋衆乎調消息之便俾農民無所傷而遊民無所利其道何由
可得而聞之乎

問商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書曰不千古訓乎何其訓是
以夏商周之有天下其損益者有之而所因者猶一　日董仲舒
以謂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人廢古而
先王維持天下之大經大法蕩然無復存焉者矣漢興撥拾於

煨燼之餘其豈無一二爲先王之權輿然自秦迄今千五六百年
時君世主初未嘗舉謂然取法之爲務也而不害其爲有天下
有天下而最盛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大抵襲秦唐之政一切因
隋而其治則皆幾乎三王乃若新莽之復井田宇文周之復六
官可謂篤於師古者矣而無救於其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
以傳遠而先王之法度顧不可以舉措歟夫豈高帝之大度文
帝之仁厚宣帝之勵精太宗之英武乃致治之資而莽之愚宇
文之僭固自有取亡之道歟將善復古者貴求其實而不貴慕
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迹歟不然豈所謂世殊事異不相
沿襲者不繆而商周之書乃虛言歟幸推明其故

說

章貢熊滂校正重刊

養素齋說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為甚夫古之士為聖為賢達則能以名位養功業以道養天下以致養民不達則能以著述養萬世而今之士不免為鄉人而於聖賢之所能為者皆莫之能焉夫今之人所食者聖賢所食之粟也所衣者聖賢所衣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晨興而夕寐無不同也目以視耳以聽口以出納手足持且行亦無以異也何獨聖賢之所能而不能乎且聖賢者其形與吾同其性與吾同非四耳而三目六五常而二心也而吾身之所具者亦未嘗缺其一也彼聖賢何獨能為吾之所不能者耶亦惟養之有素而已耳盡人之所以為人者不獨身

為爾也周流乎身者氣也主宰乎身者心也存乎心者性也發乎心者情也聰明而不惑者智也勇敢而有為者志也寬裕而有容者度也持達而有能者材也堅忍而有立者節也而皆不可以不素養也節不養則隳材不養則偏度不養則隘志不養則陋智不養則昏情不養則流性不養則失心不養則放氣不養則餒身不養則不安慎起居節飲食所以養身也直所以養氣也寡欲所以養心也存誠所以養性也執禮所以養情也致知所以養智也自強所以養志也正大所以養度也問學所以養材也廉恥所以養節也節養則全矣材養則成矣度養則宏矣志養則不可奪矣智養則不可罔矣情養則不詭於物矣性養則不斁於私矣心養則無往而不存矣氣養則無往而不大矣身養則無往而不泰矣養之有素而至焉者之謂聖賢之有素而未至焉者之謂賢不養則鄉人則夷狄人今也不此之養而徒養其口體稍異焉者則文飾以養其過吐納以養其生朋黨以養其交矯偽以養其望著傳以養其欲而庶幾乎聖賢養功業以名位養天下以道養民以致養萬世以著述宜其不能哉是故不徒養口體者知貴其身者也不為今人之所養者能拔其類者也是所謂能以古人自任者也平陽吳元範氏敏而好學含而有守以養素名其齋余病世之士養之無其素也久矣喜元範之知所養又恐其未知養之之方也故為說以遺之

慎脩齋說

平陽有雅德之士曰宋以厚氏年幾六十不懈乎學故有讀書之齋名曰慎脩問謂余曰願為著其說以相吾志余曰至矣哉子之所以名齋也鄙人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雖然昔者嘗

私淑之矣唐虞三代之聖人或兢兢業業或慄慄或翼翼[illegible]皆所以慎也故曰慎徽五典曰慎乃在位曰慎厥麗曰惇德曰慎厥身曰慎與聖人若是其慎者無他天體物而不遺人物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一念苟不慎焉一息苟不慎焉則人偽參之而天命幾乎息矣而吾與天二矣而失吾所以為人之道矣焉有失為人之道而身脩者乎而可以為人乎此所以慎之而不敢朝夕以寧也嗚呼於穆不已者天純亦不已者聖人聖人與天同運宜若無事乎慎而其慎猶然學者固可忽焉而不慎哉慎之奈何如執玉如奉盈如見大賓如承祭祀如臨師保不覩而戒謹不聞而恐懼所以持其心克如是則知所以畏天矣知所以畏天則知所以事天矣知所以事天則循乎天而不失所以為人之道矣身豈有不脩乎盡命於天而具

於吾身而著於吾身而接於吾身者各有五具於身者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斯五者其名曰五性著於身者貌也言也視也聽也思也斯五者其名曰五事接於身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斯五者其名曰五倫慎則由乎仁而親疏無不愛由乎義而裁制無不宜由乎禮而品節無不當由乎智而是非無不察由乎信而言行無不實五性於是乎盡焉慎則貌極其恭而作乂言極其從而作肅視極其明而作哲聽極其聰而作謀思極其睿而作聖五事於是乎得焉慎則君臣以正父子以親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五倫於是乎敍焉身其有不脩乎慎者脩之要也脩者慎之功也非慎固無自而脩非脩又烏足爲慎不慎而無不慎聖人也慎而後慎賢人也無忌憚而不慎小人也聖人不慎而無不慎故其身不脩而無不

脩賢人慎而後慎故其身脩而後脩小人無忌憚而不慎故其身放僻邪侈而不脩由是言之學者亦從焉自慎而已苟或不慎日以其心與事物相轉旋於無窮幾何其不爲無忌憚之小人也存亡係於操舍而吉凶生於敬怠不慎則至於爲小人夫何足怪然則慎之於人也亦大矣如之何不慎余於子之名焉字不重有警乎書曰慎厥身脩思永則願相與共勉之也

默齋說

天下之道有小者近者實者而又有大者遠者隱者其小者近者實者我可以言傳也人亦可以言求也其大者遠者隱者不可以言求諸我也猶不可以言傳諸人也言不可得而傳也故夫子罕言命不可以言而求之也故子貢得聞夫子之文章而不得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夫言傳不可也豈不可心授乎夫言求不可也豈不可心領乎苟有心授心領而不默焉而契於針之於石者乎此非徒默而已矣誠以爲道至微妙非言語所能形容也苟固滯而專乎言語之末非惟不足以盡之且將隔是非之端而好奇立異者不勝夫紛紜也孰若默示以行而使之默悟之爲愈哉是故善學者欲求父子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親欲求君臣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義欲求夫婦長幼朋友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別所以序所以信而於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未得則默而思也既得則默而行也扣之而不吝也難之而不辯也詰之而不告也咻之而不顧也吾方深思力行之不暇而假答假辯假告假顧乎哉如是則其於道也察之精矣見之審矣得之深矣執之固矣言不得而拚之商萊不得而動之新說不得而惑之飛語不得而沮之夫安往而不默乎故其

默也豈三緘其口哉默契於無言之域也雖欲不默其能不默乎彼甚惑者皆於道無得者也不惟無得亦未嘗見焉卒然而問而莫知夫問之爲是爲非茫然而應而莫知其應之爲非爲是而遽然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是非未脫口而左右前後之毁譽已盈耳則又譁然而與之爭雖欲默其能默乎而況爲學之務先治其心心之在人也未應接欲靜將應接欲明既應接欲一而主默焉默則無應默則無欲默則無爲無爲則一無欲則明無應則靜靜則足以制動明則足以燭奥一則足以御煩默也者心法也故善學者務之游於夫子之門三千人而秀出其間者獨顏回從事心齋而終日默如愚而夫子亦獨稱之曰好學甚矣默之難也是故顏回慎默也慎默而後恭默恭默而後淵默雖堯舜之治天下亦豈外淵默哉都俞吁咈是不得已而

然也要其極致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蓋其精神心術常與造物游於撫舜無朕之表其然其天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必若後世之君臣日夜勞於論議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中國自治四夷自服也至哉默乎爲學之先務爲治之要道乎禮部侍郎括蒼吳君景安嘗以默名其齋而徵說於余余觀景安昔與山林而事學也既以顏回之所以治心者治心今處 朝廷而事 上也當以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治天下則其爲是齋也非徒與其學者默契於無言之域而已因爲著余之所聞者以爲說且將觀厥成焉

存耳齋說

言小而可以喻大者吾於吾鄉徵之矣西齋之姬亡其耳東陽之媪往唁之曰何唁曰閔姬亡耳以故來唁曰視吾耳存乎曰存耳亡而耳不亡吾耳亡耳而吾不戚也而媪吾唁則亦過矣曰姬之耳金玉也金玉寶也姬亡之何以不戚曰耳能聽斯貴矣非以金玉爲耳而貴之也耳之存亡於耳何加損而戚焉於戲人之有身不猶其有耳乎爵位之於人不猶耳之於耳乎所貴乎人身者以其有仁義之心而已矣豈以爵與位而貴哉仁義之心天之所以與我者也爵位非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存乎天之所以與我者雖無爵位不失爲貴也亡乎天之所以與我者雖有爵位何足貴也是以仁義之心不可不存而爵與位不必存奈何世之士於爵位則知存之而於仁義之心則不知存之古之士存其不可不存者而不存其不必存者故不可不存者存而不必存者不至於亡今之士不存其不可不存者而存其不必存者故不可不存者不存而不必存者亦終於亡夫亡而後存焉固不若不亡而存者焉亡而知存焉猶愈於亡而不知存者焉豈惟爵位以仁義而存哉存亡之間君子庶民之分也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庶民之所以爲庶民係乎仁義之心存與不存則恐焉而不存之可乎哉且夫是心與生俱生無不存者也有不存者奪於欲利之心而無所不欲云耳故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欲之爲人害固如是乎然則果能視凡可欲之物如吾之鄰之姬之視耳而視仁義之心如其視耳則不可不存者不存吾未之信也李君伯章以其號存耳齋徵說於余伯章嘗佐應天府知常熟州今僑居平陽與編氓伍他人處此將不勝戚戚焉伯章何以無不豫之色有自得之意也豈不以存夫天之與我者哉豈不以存夫天之與我者哉其號曰存耳齋也宜矣余尊交

伯章有年知之深故爲之書

常吉孟迪字說

國子生常功邁從余遊有年矣一日作而請更其名余乃名之曰吉字之曰孟迪生曰名若字先生既命之矣其義何居幸終教之則語之曰大易之卦陽爻多吉陰爻多凶其故何哉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之於言也不順乎道不言君子之於行也不順乎道不行言焉無過行焉無悔夫安往而不吉乎小人之於言也不順於道亦言小人之於行也不順於道亦行言出而過行發而悔夫安往而不凶乎故曰惠迪吉從逆凶迪言善逆言惡惠迪從逆猶言向善從惡也且夫吉凶豈有常哉然君子常吉非天之福吾君子也君子所爲者常善有致吉之道也小人常凶非天之禍彼小人也小人所爲者常不善有取凶之

道也故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生以忠武王之孫定遠侯之子國之右族家之貴介而資質純朴氣象安和不謂之吉人其誰信之如欲自童而冠冠而室室而仕仕而休動無不吉亦惟自一話一言以至于飲食起居造次顚沛而必惟道是從而已自一話一言以至于飲食起居造次顚沛而必惟道是從生其爲恭常吉士矣箕子所謂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家用平康豈不於生見之乎生尙因余言而益向道哉

范氏二子字說

余游平陽范君元璉見其二子伯也俊拔而倜儻仲也樸茂而周愼皆稱其家他日元璉請曰名晒字士東吾伯子也名昱字士寅吾仲子也願賜之字說使得以勉焉諗書晒也昱也均爲明也夫天下之至明者無過乎日而天下之所恃以爲明者亦

無過乎日日之出也求一物之不見不可得也日之入也求一物之見亦不可得也夫日之明故無不燭然其明皆自東自寅始東明之方也寅明之時也中于天自東而升也至于午自寅而進也于西于酉則云暮矣晒與昱之冠也以之二言制表而爲字豈非本其始乎所以必本其始者我知之矣時乎寅也日出東方是爲平旦夫人惟平旦之時其淸明之本體與日同量而其致用之功足以繼夫日之所不能爲淸明之氣正氣也雖日以之而光况於人乎人不能無欲者也及乎晝而交於物則勝於客氣於是昭昭者皆昏矣夫是以貴於存養也淸明之氣因當存養而存養含蓄則何以哉東方發生之地也寅者敬之謂也養老於東學明春於東郊祖生氣也朔日曰東寅天地曰寅亮亦不外乎敬也晒爲昱之冠也以之二言制表而爲字久矣非

使之敬以存養而滋長是氣乎夫惟主敬而後正氣充周正氣充周而後天理流行天理流行則物之在外者安能累我而明之在內者焉往而不猶日哉發之爲事業赤乎其光輝著之爲文章煥乎其光察昭之爲聲名燁乎其光大而於稱夫名之義也何有兄兄弟弟一本而成因余之說交致其勉此叔父之志也亦余之所望也

戴生名字說

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陰陽而已矣其光爲日爲月爲星辰其威爲風爲霆其舒慘爲雨爲露爲霜爲雪其氣爲寒爲暑爲燥爲濕爲明爲晦其時爲春爲夏爲秋爲冬其跡爲鬼爲神其徵爲休祥爲妖孽其理爲泰爲否其凝爲山其流爲川其生人爲男爲女其生物爲草爲木爲鳥爲獸爲昆虫爲魚鱉而莫不有

牝有牡有雌有雄其位爲君爲臣爲父爲子爲長爲幼爲夫爲婦爲君子爲小人爲中國爲蠻夷戎狄其於風俗爲淳爲漓其於天下國家爲理爲亂其存乎人也於性爲仁爲義爲禮爲智爲信於情爲喜爲怒爲哀爲樂爲愛爲惡爲欲於身爲榮爲辱於質爲剛爲柔爲强爲懦於資爲明爲闇於行爲善爲惡於事爲吉爲凶皆陰陽之所爲也而皆不可不和也於是聖人作樂以和之聖人之作樂也亦取諸陰陽而文之以管磬絃匏鐘鼓柷楬而已是故六律陽也六呂陰也爲之度數爲之節以調律呂以諧音聲而平其曲直均其繁殺齊其小大比其終始使之秩而不亂協而不乖不凌不犯不沾不滯則無不和矣取諸陰陽者無不和凡陰陽之所爲者有不和哉由是動盪其血脈流通其精神蕩滌其耆端禁遏其邪思克其資質之偏全

其性情之正成其文武之材皆爲吉士之歸由是閨門之中父子親長幼叙夫婦別由是朝廷之中君臣正上下辨政敎興由是郊廟之中天神降地祇出人鬼享世運由之以昌風俗由之以美風雨由之以時三光由之以明四時由之以順六氣由是而不爲灾休祥由是而畢至妖孼由是而潛消萬物由是而各遂其生君子小人由是而各得其分中國由是而尊四夷由是而服天人一原感應無間如此然後可以言樂如此然後可以言知非軒轅氏之大卷陶唐氏之大咸有虞氏之大韶夏后氏之大夏殷人之大濩周人之大武孰能與於此哉後世德之盛極之逮不能庶幾六代之聖人方是時也非無管磬絃匏鍾鼓控揭而並莫能事神祇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息灾害遂群生位天地則知樂者聖人作之而初不徒作之今徒見八音之陳

列則謂之樂五聲之鏗鏘則謂之樂是知有器之樂而不知無器之樂也有器之樂工能和之也無器之樂非工能和之也工之所能和者末也工之所不能和者本也今夫樂不惟有本抑又有要而皆在乎人也何謂本和之謂也何謂要有爲撑而聲爲變之謂也本之立者樂不勞而和要之得者和不期而至聖人之於樂也非本立而要得哉盖聖人之體天地之神也聖人之性天地之德也聖人之聲天地之和也天地之神以爲體天地之德以爲性天地之和以爲聲擧聖人哉吾猶聖人也聖人能立其本得其要以和陰陽而吾獨不能乎反諸身而已矣求諸心而已矣自强不息而已矣浦江戴生叔能甫之子也年甫弱冠而有志于學其名曰樂而其字曰和之吾友方希直既發其端以致其勉余也能不思所以繼之故因其請而申之說如此生屢質諸尊人其亦以爲然否矣乎

譚氏三子名字說

長沙譚君㫋翁有子三人伯名棨仲名檠季名集於是以告伯衡曰吾伯子仲子生于金華黃溍先生嘗爲著名既而皆未字也願爲我字之辭而祝之夫斯禮也古者冠而行爲今吾之子皆未冠也而行斯禮焉蘄其早知而夙成也幸無以爲變禮而辭焉伯衡學於㫋翁今踰一紀矣而識三子自其孩提之日後爽而爽皆今器也能忘愛助之情乎其敢以不敏辭乃祝之曰有棨之戟此之謂棨門之貴盛則列乎是棨雖一器足以顯人之門地而况於人豈不能棨時棨勳以顯其親嗟小子棨字爾公顯爾尚勖哉朝夕以賢哲自勉正弓之檠此之謂檠弓之弛檠則資乎是檠雖一器足以輔弓之張弛而况於人豈不能

行道濟民以輔其君嗟小子檠字爾公輔爾尚勖哉朝夕惟賢哲是慕嗟小子集公義爾字集之爲訓猶積云爾海之深也積水天之高也積氣道猶乎躬君子攸貴尚論其要莫先積義積義則氣浩然充塞乎天地當大任處大事臨大節決大議而乎其有餘裕勖爾公義尚敬內而直外勿始勤而終懈既祝已又語之曰顯親子道也輔君臣道也積義爲學之道也大抵皆人道之所當務也未盡子道不盡臣道不可以爲人盡臣道不盡子道而可以爲人乎又焉有爲學之道不盡而子道臣道克盡者乎然則入而事親出而事君固三子之所同也況焉而爲學三子可不交勖之哉苟交勖之則爲人之道孰有不盡乎三鳳也昔見於薛氏而今於譚氏見之矣三子者勖之哉勖之哉

樓彥術字說

佩於身之左右者曰佩職乎佩之間者曰珩曰瑀曰琚曰璜曰衝牙曰組珩瑀琚璜衝牙組皆佩之具也而莫要於珩珩也者上橫者也三組繫焉而中組之末衝牙懸焉兩旁組之末璜懸焉瑀貫中組之半焉琚貫兩旁組之半焉而交貫瑀中上繫於珩下繫於璜又兩組焉佩而非珩則組無所繫組無所繫衝牙璜以懸之琚瑀以貫之亦安用之故曰佩莫要於珩也夫惟莫要於珩是以佩有白玉有山玄玉有水蒼玉有瑜玉有瓀玟而莫不有珩有瑀有琚有衝牙有組而莫不以珩爲要焉白玉也山玄也水蒼也瑜也玟也其色不同其品不同其爲玉則同自天子以至于士其佩一用玉者無他焉於焉比德而已矣德之用無有貴賤故玉之用亦無有貴賤必有德也故必有佩也身不可以須臾去德身其可以須臾去玉乎哉古者上之爲天子

次之爲諸侯又次之爲卿大夫下之爲士其於玉也固無人不佩焉亦無時不佩焉後世則唯化者然後佩焉又惟郊朝之間朝會之頃然後佩焉後世之於玉也雖不得人人而佩之時時而佩之而生也名琚字珩豈下德佩之哉今夫名父兄朝夕呼生以之令夫字朋友朝夕乎生以之則琚與珩亦既不絶于耳矣耳之接乎其名也猶目之接乎其形也形之所在德著乎其外名之所在德寓乎其中而吾於其形佩之以身而吾於其名佩之以心佩諸身卽其德而比焉可也佩諸心思其德而比焉可也此不亦君子所以貴玉之意歟嗟乎所爲貴玉者貴其德也貴之故佩之佩之所以求似之也豈曰觀美云乎哉佩之而不似之人則病之矣貴之而不得佩之故名之名之亦所以求似之也豈曰假借云乎哉名之而不似之則人有不稱之者乎

然則生之比德於玉也庶尚可得而不及没乎而余也異日將於生觀德焉乃若玉之爲德孔子言之詳矣說之要不待消啓也生義烏人姓樓氏今肄業國子來徵字說故爲生誦之云

染說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翬象翟以爲色取藎取梔取藍取茅蒐取紫蘆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涗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熾之渥之暴之宿之瀝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使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

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雉其色則又有間矣蓋彼天地四方草木翟雉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染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材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尚論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

哉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于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為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為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為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為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緅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為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　朝之搢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交者無不推許之以為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邸即希直請其所為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余自蚤歲役盡心於文畢吾五十而志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余説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余哉此余之所以踐變助於希直也

繆美傳

武毅將軍繆美壽州安豐人歲壬辰江淮大亂集勇士捍鄉井推陳也先為主帥乙未夏與陳也先渡江而南從陳也先所為後兵敗以丙申春三月率所部千餘人馬三百餘疋自歸
上于滁陽　上以為故越國胡公是月從胡公攻下建康出北門逆水寨軍乘勝克鎮江丹陽五月克廣德宜興八月攻常州所過也壁若金澤楊國明皆降丁酉春二月拔紅菱橋洛社諸寨三月克常州四月從攻寧國舍長槍援寧國兵與戰敗擒其衆既下寧國從攻下徽州七月由軍楊完者侵徽州從戰西門又出北門戰又戰于東門連捷追北二十里戊戌春從襲阿魯灰院判營破之進攻於潛昌化擒其縣甲上之三月從攻嚴州道遇長槍戰却之進拔嚴州五月偽吳張士誠與楊完者合軍犯嚴州敗其舟師東門追至大浪灘而還又分兵出西門擒其將錢自是敵軍勢蹙矣八月壽昌息領其兵援之十月克蘭溪霸江用降人將元帥為導取義烏遂會胡公金華城下
上至金華美從胡公大敗處州胡深元帥軍梅花門外遂至交道擒其偏裨金華遂降己亥正月分兵取諸暨略地至紹興十月還次金華十一月復從胡公攻處州處州軍據括蒼嶺其地險隘衆莫敢先美率敢死士持挺魚貫緣崖登其壁以入我師守將石末宜孫棄城而遁屬分兵略定旁屬縣將元帥葉琛使諭元帥胡琛曰　今上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時自附將誰與戰力且去年爾之衆戰而大敗今年我之師不戰而勝則天意亦可見矣與其阻險偷生旦夕孰若改圖可以保富貴也琛然之出降龍泉葉元晉平遂以胡深葉琛章溢劉基入見乃出鎮處州汲寇焉之而還駐金華庚子四月除胡公樞密已閏五月從擊信州偽漢兵攻諸暨狼狽引去胡公還師金華留美故林都督守信州辛丑二月以其師取石塘五月張士誠軍犯諸暨胡公從美部兵東援與之遇於楓橋戰却之未幾美交寇軍犯信州復以求為保繳往攜行至草坪　關敵保玉山戰

湖之戰于東津橋以寡敵衆無不一當百敵懼而却遂復玉山
永嘉侯命爲前鋒北進信州又命結營敵壘之後絕其歸路賊
中聞援兵至開門夾攻交鋒軍覆者無幾　上聞之出銀
碗一文綺三郎賜之壬寅春胡公命引兵還金華至常山聞胡
公爲蔣英所刺乃兼程進至金華發喪張士誠軍乘胡公之喪
攻諸暨急曹國李公遣笑以援請於守將曰夜斫其營其衆可
亂而走也從之吕副樞果棄輜重僅以身遁事　聞有綵衣之
賜甲辰三月移守嚴州四月謝再興舉諸暨叛附張士誠笑從
胡參軍城新城敵𢧐載版築笑統奇兵出敵背決戰敵敗北西
城以完遂留守焉乙巳三月張士誠大舉圖新城號二十萬聲
振浙東笑初應之北門之外覆斗巖之下敵攻西門又遊當之
再戰再捷會曹國公大敗之于龍潭笑逐其餘衆至于湖頭受上

賞丙午正月從王指揮拔海岐拔無壹洞舡山寨遂敗陳友定
軍于舡山大寨五戰而入浦城洪武元年春從下建寧延平四
月復從林都督殄海寇于昌國十二月除武毅將軍管軍千戶
明年春從曹國公北征克景州蔚州忠州戰錦川六月從攻上
都復取道通州往援大同戰黑河遂與之入軍俱還北平三年二
月從華都督攻下雲州五月復從曹國公擊上都敗蠻子太尉
軍于察罕腦兒進攻應昌分兵擊花環察曹國公命護送江主
清士馬至北平十月班師南還定封行賞錫以世襲之命則四
年二月也六年夏城中都而以七年春移戍平陽平陽岸海而
故城規制彿僻笑改作之在平陽八年年未六十解其軍居
子以爲急流勇退有賢達之風云
史氏曰有古豪傑之士其既成功名非獨有過人之才畧要必

又能擇所從而去就焉馬援不舍隗囂而歸漢光武尉遲恭不
舍劉武周而歸唐太宗將封爵爲浮囚之不暇尚可望新息鄂國
之封哉夫元之將士與陳也先共事者亦多矣獨錢將軍逆知
其無成而決意臣附　今天子於草昧之初錢將軍今也
猶在　帝室爵爲武毅位冠千夫澤流後嗣不亦宜乎於
戲去就之所關繫豈輕也哉

武德傳

武毅將軍武德壽州安豐人至正末江淮用兵以材畧屢著爲
義兵百戶累功至千戶慨然有志於功名而共事諸將皆不足
與成功從元帥張鑑渡江歸我寧國太平之地且三四年言於
張鑑曰天生勇猛之姿堂堂雄萬夫今日舞於東明日舞於西
事勢可知矣不早擇所依一旦與草木同朽腐豈不可惜哉張

鑑善其言乃以丙申三月相率自歸　今上九月從鄂國
常公攻毗陵將下而從常公援魏國徐公于牛塘明年三月復
從攻毗陵克之五月與張鑑攻下泰州六月攻高郵七月除管
軍千戶十月從曹國李公赴常公于池州戰右力流矢中右股
拔去之血流至踵弗顧戊戌三月從取於潛昌化三月乘勝克
徽州賞以銀碗由千戶爲萬戶五月苗楊左丞軍亂爲[illegible]
曰可襲取之頭爲先驅李公問曰何以知可襲取對曰乘高覘
之見其軍勢首尾衝決部曲時徒衆不安又其營營以此知之
李公以爲然從李公出擊破其營是月移兵取蘭溪十二月
上至金華其守將[illegible]以城降從入金華己亥正月分兵克
諸暨三月復從李公擊紹興敵勇争先右臂傷而戰自若李公
曰人人如武某何敵不捷哉賞米三石加銀碗後二年二月王

保反金華越國胡公遇害賀仁德反處州院判耿公遇害浙東震動德以是月從李公定金華三月從處指揮進擊處州遇賀仁德軍于劉山德貽當之戟手罵仁德曰爾初無容足之地來歸我　國家我　國家命爾爲元帥爾不思報効而行叛逆若爾者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誅爾死在頃刻尚敢逆戰耶仁德大怒揮戈刺德中右股德引刀斷其戈追擊之大聲呼殺入諸軍從之仁德敗走爲胄城之戰德又歎以精銳突入其陣擒戮仁德黨爲其下所誅處州平回守嚴州甲辰官制行改管軍百戶乙巳三月僞吳張士誠軍犯諸暨從李公擊退之賞綵緞二李公遣從朱指揮援浦城所過若金剛橋無盡祠諸寨皆下丙午春江山之十四都民據山寨爲亂從徐元帥直抵其庭群盜大驚德徐曉以禍福則相與羅拜願貸死悉撫定之洪武元年

正月復從李公下建州劍州汀州還師從都督林公捕海寇昌國之蘭秀山七月復從李公南入　國悉定閩溪諸寨十一月李公請于　朝以爲管軍千戶而　命下以十二月階武畧將軍三年移衢州四年　朝廷定功行賞賜世襲　制書文綺三端如之三年靖海侯吳公出行邊德被檄赴靖海侯于平陽靖海侯察其可屬任而平陽重鎮外控島夷命就鎮平陽十年換武毅將軍鎮平陽八年年將六十乞致其事得請則十四年春也其冬　上以海内悉平定而雲南獨外聲教遣將統諸衛軍合十萬致討以德宿將命與諸大將將兵偕行

論曰昔馬援去隗囂歸光武輔成漢業爲漢功臣封新息侯歸老私第及光武命援將兵討交阯援雖老不敢辭盡忠蓋之臣心乎報國身之不恤我當然也武將軍亦皆專明委質聖明去就之間動中機會至於起自作致出從征伐間　命除行條既許　國其智識忠義於援豈非異世而同符也哉書之簡册千載而下想其風烈孰不歆慕援不得專美于前矣

葉富傳

承信校尉溫衛葉富者德安人也字君美年十六喪其父而克自奮發以時其家業者已知其不凡年二十陳友諒起荊湖徵爲萬戶友諒陷池州太平富皆在行月從思自拔歸附　大明不得間不克如志君曾欲歸棲癸卯八月　今上親率諸將與友諒戰數晝湖戰康山戰湖口友諒中流矢死富同事者率請立友諒子理于武昌富乃乘間以所領舟師自歸　上于於江賜以米十石命隸鎮江翼甲辰夏始授總旗從周指揮守嚴州乙巳四月僞吳張士誠軍大浪瀝其舟如處皆乘伏刺

其戈而前衆皆披靡大軍繼之士誠軍大敗追北二十里有白金之賜八月士誠軍復犯爲右從嚴元帥出擊敗之獲戰艦一僞萬戶一人仍賞以白金加織文丙午八月從曾國李公取桐廬富陽餘杭十一月乘勝下杭州吳元年正月李公奏爲管軍百戶二月　命下九月從永嘉侯朱公攻台州先登火其浮橋擭馬二戰艦二賞白金如初台州既下分兵守嚴州嚴水若十一月大軍南攻福建諸路富因舟道領舟師來攻洪武元年春福建諸路悉平還次金華四月海寇據昌國之蘭秀山爲亂從都督林公擊定之七月復從李公經閩溪諸寨二年正月進昭信校尉統於徐指揮從李公北征則其年二月克惠州錦州大寧全寧遂度遼河敗爱猷國王軍進攻上都回次通州八月往援大同敗孔興脫烈伯二國公軍明年五月從擊與和應昌齊州

高州分兵援紅螺山時也僅遂及大軍與蠻子太尉軍戰于駱駝山而以七月還金華四年二月世祖　制下賜文綺纈各六端後二年之三月由金華移平陽十年四月授承信校尉十四年冬與千戶馬俊出擊山冠自平陽之林浦越龍潭過泥嶴以破吳崑岩嶺小龍銀舜岩以抵萬松嶺歷福寧之岑嶺吳村豚頭嶺而涉瑞安之烏山萬丈林會大軍以殄餘冠凡破數十砦斬首二百級生得偽官士卒三十人奏功賜楮幣

史氏曰人材之生多于興運匪獨將相重臣爲有文武凡厥僚屬亦一時之選也千載之下尚論其世知有伊呂蕭曹而已其能因事見于方冊者幾何人哉壽事明察晉執干戈從征戰歷馳四境之外轉戰一統之業亦可謂能矣而使之無稱可乎故其事余喜爲之論次焉

范軒小傳

栢軒先生篤行君子也聞人之善輒好語之聞人之不善輒法語繩之先生曰吾豈尚口哉吾恐夫人不得爲善之利也而惡故思所以激之激之故與以好語也庶使人歆慕而勉爲耳吾懼夫人狃於不善也而滋被思所以匡之匡之故繩以法語也庶使人愧恥而戒焉耳先生齒里鄉黨之人因先生之言而恤其先人之遺孤而案其親族之無主後者有之兄弟異爨而復同居者有之背沽而折節爲士者有之而爲不義者至戒人無以聞於先生或過先生謝焉或遇先生而面發赤焉先生蓋有道者也益王烈鄭泰之從也然余有感焉世之爵祿得則富貴失則貧賤此其可歆慕也豈直好語比乎邦君大夫以勸夫善者而曾莫之勸也世之刑罰輕則譏笞重則劓刖此其可愧恥也豈直法語比乎邦君大夫以懲夫不善者而曾莫之懲也法語不足以傷人之形軀好語不足以濟人之匱之而其使人懲勸也顧反捷於邦君大夫之所操者此其故何耶既而思之豈毀譽之出乎公論而予奪每於私意歟豈此之德孚於言而彼之令未信於下歟豈人可以理諭而不可以利誘威怵歟不然大之不榮而榮其小大之不愧而愧其小人之情固然耶使刑祿舉不能勸懲也則聖人何設焉先生名幹字景先婺之金華人以文藝許公之高第弟子自號柏軒人因稱之曰柏軒先生云

胡嘉祐傳

義士胡嘉祐永康人字九祚永康在婺之東南在處之西去處之縉雲可三十里元之季處婺縉縣冠蜂起元帥石抹宜孫鎮守之以兵不能止也於是縉雲縣溪之冠應民杜氏以乙未冬盜

出永康境上殺掠以逞嘉祐憤然曰鄉郡有急可坐視之乎走縣曰令願助官殄冠令問安所得兵乎對曰募武健之士又問安所取餉乎對曰請輸家財令曰善即歸散家財募武健之士得千餘人而什伍之大署其旗爲義兵冠至輒迎擊由是冠每氣奪其後寇來降嘉祐以爲此特詐降以懈我師耳益訓練其衆候同明年四月冠果復掠縣郭焚廬舍入據縣治四出殺掠郡將勒兵致討嘉祐率衆助郡將遂復縣治郡將駐縣中其帳下士關出暴橫嘉祐乃排帳直入問郡將曰將軍之來吾以爲欲爲民除殘也豈意乃助冠殘民乎郡將執手謝曰若眞賢人哉惟不忍民之殘於冠也故勒兵而來除冠何翅請助冠殘民嘉祐曰即如是兵士暴橫何不禁郡將遂拔帳前旗予嘉祐曰其樹之吾兵士有敢擾吾民者立斬旗下嘉祐出旗樹于鄉壁

言曰將軍令擾民者斬此旗下於是士卒不復出縱出亦不敢
犯鄕井乃按堵令討事縣訪司慮使問令縣有可與共患難
者乎對曰有胡嘉祐文學醇存誠者過其邑子也乃從容言小
人習知之此人以重義著聞縣中嘗有人娼嫉之而誣汚以大
罪獄無左驗得釋及其人賊殺家奴誣人事將依罪盛勸之曰
此報怨時也嘉祐曰人以計傾我我亦乘其阽而傾之人固可
鄙而我獨非鄙人哉終不報怨凶年鄕人粉草根木實以爲食
誡諸子曰今皆飢餓我與若饘粥毋乎盡發廩賑之其他存恤
族姻鄕黨之孤者寡者疾病者未易以一二數此其重義蓋天
性然也眞可與共患難者應從乃爲檄著曰義士胡某使使郞
軍中授嘉祐假旗鐵兵珍冠且給以鐵甲之屬嘉祐遂與方
允中等引兵去縣五里而屯于鯉溪或言此寇往來處奈何屯

此嘉祐曰是乃吾所以屯此也吾非以我等之衆足以殄寇也
勤官軍依鯉溪爲聲勢鄕井耳我等在此則寇不敢越而深入寇
不敢越而深入則自此以西可保無虞矣奈何不屯此時呂
玄明壁方巖自守亦致書嘉祐曰君提孤軍當據衝恐非萬全
計爲君計者莫如去鯉溪壁方巖而共守焉乃可爲全也嘉祐
曰吾將招集以保鄕邑此吾衆之所以集也若去雖然易此皆
爲身計而不顧鄕里相扶持之義者也我豈忍爲之不往而諸
保受圖鄕分兵捍之往往以寡勝衆丁酉正月大破寇于咸平
于合德二月又破之前倉乘勝追北至黃碧又明日寇乃盡銳
從間道繞出方巖呂玄明與戰敗不其從孫伯純戰死嘉祐聞
之率衆以明日黎明引兵往助玄明遇賊于占田遂大戰而寇至
者益多嘉祐顧謂方允中等曰衆寡不敵矣退據要害惟乃

戰耳自辰至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死于陳嘉祐厲聲曰終
不令兩賢獨死義且戰且罵不旋踵死之縣令野達達而聞之
曰嗟乎胡義士未嘗有斗祿寸組一旦倭患而能以私財社衆
赴鄕兵倡忠討賊轉利安一邑吾爲天子命吏顧不如爲計里
其愛於鼠輩又不能殺之吾獨不獨大愧於心其負忠義士抑
亦甚矣爲之流涕率諸義兵發喪而以禮祭之
史氏曰元制後一縣苦賞官六品不幸而死于難則視其所當
得官超一等贈之嘉祐於制得從贈郡爲上請報未下而
天兵取婺城復贈竟不及矣洪武己酉　詔修元史嘉祐於法
得立傳其子以事在前代無譚　聖朝既不敢以聞而時人又
無能以其事送史館以故秉筆者亦莫得而登載焉有如嘉祐
之所樹立豈以後期不載難立傳不立傳而加損哉夫其以義

自奮志在爲國殄寇以身徇之且猶不恤況家財乎斯可謂大
忠矣苟無稱焉則何以激勸哉余過永康父老爲余言是以具
書之

金貞婦高傳

貞婦高名文奴溫之瑞安人年二十六平陽金幼芳聘以爲婦
明年生子曰暉暉生七月而幼芳以病卒金故平陽富家盜起海
上其家安川瀕海焚掠蕩然無遺貞婦以單與暉負其田供給幼
芳卒而出嫁稱屬之婦克舉是時方左丞明善周總督於道日
事兵爭幼芳兄弟析居久矣提其妻挈東西走避之不暇何暇
扶持高母子而叢紫負暉竄匿山谷間紡績以自給艱苦之
狀人至不忍見而高無甚愁怨辭色或勸之曰世有壯子猶不
足恃者此三尺孤又足恃乎遺世多處饑於貴者且不能全活

况一弱婦良貴之乎不及府椽州從他日喚勝何及高曰我足一踐金氏門知死金氏而已餘尚復何願乎與其覊鬱苹生孰若死䘮死吳兵也其稚志堅不爲浮言所惑如此嗶七八歲日夜策勵之以詩書曰不學何以成人不成人有子與無子何以異呼感毋之言亦知自策勵臣于戍至今年二十二歲矣高今年四十有七鄉人士無少長咸稱之曰貞婦云

論曰人皆謂貞婦儒家女龍江書院山長高賜貲叔其父也父詩號經史貞婦自幼居父旁聞之熟其見義明其操時操於艱若之中喪亂之際固當於賊晉如是則名爲儒者當何如哉然吾見綾急而奪奋者亦多矣若貞婦豈惟世之爲人妻者愧之貞婦其可謂無愧於彛倫也已

王銘傳

疾威將軍指揮王公名銘字子敬和州人歲乙未年吉預國公公起兵于無爲之海子口以應　今上公往從之預國公一見公大奇之留居帳下夏六月從攻下采石磯東勝取太平而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丙申二月預國公與常忠武王合兵攻之公以驍勇俾居奇兵之列正兵方與之合公率舘奇兵大譟擣之其衆不能支遂破其水寨三月從攻陳也先營於殺春拔之進克建康鎮江七月偽吳張士誠軍侵鎮江擊走之追奔至江陰石牌而還八月從攻常州會青衣叛去與偽吳軍合乃還軍從大將軍徐公于牛塘丁酉三月從攻下宜興七月與偽吳軍大戰于太湖流矢中左臂引刀出鏃復戰勇氣彌厲預國公勞之曰力戰而創不恤壯士壯士李度宣將也其麾下士衆創而戰固當欲予何人而得此於爾哉八月從攻宋州判軍于石牌戊戌四月復從預國公擊瑞州援黃鶴鵠項張榮等兵有白金文綺之賜遂從攻双刀趙于池州之撫陽冬十有二月從　上親征婺州與于五月偽漢陳友諒軍入太平犯龍灣從預國公迎擊敗之逐北至采石公獨駝入其陣敵接槊刺公傷頰而公轉旋三周殺傷過當流血淋漓不顧也賜文綺銀鈔各一　上察公忠謹辛丑六月拔於行伍以備禁衛佩刀劒侍左右無寒暑朝夕頃刻不離八月從　上取江州癸卯八月偽漢軍犯南昌　上親督諸將往討之公彼堅執銳扈從遇友諒于彭蠡湖之康郎山聯舟鏖戰蝟米盡亦交諒軍敗退保鞋山敵舟蔽江面扼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之食出禁江口求戰又大敗之友諒中矢死兩戰公賈勇爭先功爲多尋分遣諸將撫定荆湖公往吳山縣諭降等曰爾主遣城數十方地萬里精兵百萬大艦數千猶不能全而一旦送死禁江口爾等保區區尋丈之險况能久生哉今大兵西出追討僞漢酋豎爾不早歸順尚安所逃死乎弗聽遂加兵諸壁壘悉平有功擢管軍百戶甲辰三月從黑丁指揮往擊廬州七月克之八月往復安豐乙巳五月從常忠武王攻下安陸襄陽九月遂攻泰州閱十月克之丙午夏四月轉擊淮安又下其秋　上命諸將攻浙西公從常忠武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敗北直抵城下公與有功偽丞相張士信悉境內精兵來援屯于舊舘出我師之背忠武王命侃健士由大全巷繞入東阡復出敵背爲奇兵以分其勢且據要壽屯絕其歸路公在行伍戈先驅晝夜之力又敗其援兵偽元帥徐義之援于烏鎮冬十月舊舘降十有一月　湖州亦下遂攻蘇

州大小之戰數十丁未九月蘇州破擒士誠師還而公以十月
分兵守禦松江洪武元年春被　旨佐翁德指揮守禦太倉二
年二月　制授昭信校尉依指揮管軍百戶　四月從翁指揮捕倭
寇海上遇於海門縣之上幇及其未陣擊敗衛擊之所殺不可
勝計生獲數百人以獻復有白金文綺之賜三年七月泉州漳
州不靖從平章廖公往撫之悉定其地四年二月都試百戶用
鎗之精無與公敵者與百戶尤寶用三合三勝立除武略將軍
太倉衛管軍副千戶後二月召至　闕下超拜宣威將軍長淮
衛指揮僉事五年八月　詔若曰溫亦東南重鎮苟非其人豈
堪付托其以長淮衛指揮僉事王銘爲其衛僉事公拜　命以
九月蒞溫審利害度先後而施張弛舒慘之功威行惠流而遠
近爲之易視聽聳常每奉　旨造海舟數十艘心計指授井井

有餘吏無所倩其奸民用不擾瑞安民周廣三等盜弄兵三魁
私鑄劍者殆至六百餘人殺燬掠公選士捕以方略盡獲而誅之
乃上　奏曰臣所領鎮岸大海而控島夷城池樓櫓因陋就簡
非獨不足以壯　國勢爭有風潮之變抑將何以禦之勢須改
爲臣敢以　聞報下以七年八月繕城而陶甓甃之延袤三千
餘丈高視舊益三之一既崇飾雉堞改作各門層樓使實敵臺
羅與城相稱又每若干步爲敵樓三間環城之上凡五十餘樓
以八年十月浚濠自南門至東門以丈計之一千而贏其深與
廣皆倍於初又剏二堰閘曰南關曰堰頭爲蓄泄之限以九年
十月增築外垣首起海神山尾屬郭公山爲丈二千有奇其高
與濶各十有二尺由是海水縱暴患不及城矣換廣威將軍錫
以世襲　制書曰則十一年四月也十四年冬十月栝處吳達三等

構亂比平陽瑞安公出兵捕之比延安侯唐公統大軍至則寇
之就殄滅者十六七矣延安侯五閱月而撤歸一方奏凱還
京實公力之以爲十六年春公得告往知州故葬先公先夫人
且行郡之耆庶塡道留行觴告曰吾士民賴公而老者得其養
少者得其長傷殘疲癃者得其休息奈何舍我去焉不得前公
既還之則皆垂涕以別及公還自知州男女無老稚爭相邀迎
咸欣欣然有喜色郡守長相顧曰吾屬爲　天子牧民民視吾
屬去來漠然不以爲意王指揮職乎軍者民其去也戚而歸其
來也喜乃爾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哉吾屬愧王指揮多矣
史氏曰凡人之才有所長者必有所短是以武能戡亂文能附衆一
人之身兼茲二美謂之全才夫其生也豈偶然者求之往古一代
不數人焉公生當　興王之運方用武將從諸大將東征西

討則奮其才略搏戰不捷而功以烽及天下大定家被　寵眷
臨制方面則興廢舉墜推恩布惠而民以懷況謙恭而不伐敵
愼而無愆於戚若王公豈非才全而德鉅者哉論次于篇一以見
公之賢非流輩之所可及一以見　聖朝將帥得人之盛云

謝成傳

千戶謝成字德用滁之定遠人歲甲午隸萬戶陶洪材其爲人以
備前驅六月與俱取泗州盱眙縣十一月破雲山岩歲乙未正
月遂從故鄉史大夫衛國鄧公拔和州署百戶六月渡江克采
石進克太平八月從克溧水溧陽十一月還守太平署千戶歲
丙申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集舟師屯采石衛國公與常忠
武王合兵搏敗之成擒獲其戰艦二三月從拔陳也先營于般港
獲卒三人乘勝克建康擢牽七人同留守禦六月從攻衛國公

軍發德歲丁酉二月克長興六月僞吳張士誠遣兵入寇從將
萬戶出城東門奮擊走之獲卒二人七月攻下徽州以功遷萬
戶十一月苗軍楊完者擁兵薄城選勇敢士往眥之咸推成
率數百人橫戈鼓譟衝之衆皆辟易自相蹂躪大軍繼進遂殺
其師楊先者僅以身遁論功成最受上賞歲戊戌二月從攻於
潛昌化獲卒七人三月進攻嚴州拔之後一月張士誠兵圍嚴
州率所部出擊追北二十里獲卒五人遂還守嚴州歲辛丑八
月復從衛國公攻下樂平執克饒州獲名馬一移兵指撫州擒
其迎敵將一人卒十五人遂得撫州歲壬寅正月從守南昌僞
漢陳友諒發精兵集南昌成分地守寺步門寇犯寺步門成先
冒矢石與戰獲其驍將三人寺步門既捷寇兵奪氣遂潰衛國
公言於 皇姪大都督曰今日之戰氣吞敵者惟謝成爲然賜

錦被二加文綺一歲甲辰四月從攻下吉安及太和州十一月
從圍贛州乙巳正月克之五月前克安福州遂守南昌官制行
實授百戶會忠武王克襄陽 上命衛國公鎮襄陽以成
從洪武九年別從指揮王誠下南陽進攻唐州又下鄧以其兵
攻泉白先石臨等砦戍諭降戍進討鄧隨其援隨盜將黃口之
地均州房州望風皆下二年 制授昭信校尉襄陽衛管軍百
戶三年三月從王指揮戍金州九月回守襄陽十一月復從王
指揮戍嵩縣四年閏三月仍回守襄陽四月 召爲虎賁衛百
戶佩銅色從八月以元從功多超授處州守禦副千戶階武略
將軍處大郡也衰多岩險其民稍馴望郡負固跳梁成至無復
竊發者守處之五年青田之沐溪民周大豹私結黨盟聚四百餘
人盜出平陽殺三魁巡檢郡衛徼處州平陽守將會捕徼至之

日成投衣而作曰此行非我不可也即日領兵向沐溪今賊所
過無所犯師次沐溪一卒入民家掠其雞一成立執而刑之衆
愈益懾服時八九月禾孚盈野無敢私取者駐師之所有大港
魚充物其中主家私自意漁且竭矣比師還視之則魚固在其
行軍以律如此周大豹等皆名得矣而平陽守將利私擄其卒
持文書來捕餘黨五十家成卻其文移于地曰籍令果其黨與
猶當体朝廷寬大之意貰之況非其黨與同縣請之乎焉卒曰
而歸白而師羅織平民有常律無自遺孽也如不用吾言我當
具奏彼乃不敢過其當是時微成五十家無類矣沐溪民以爲
成相率祠之又二年錫以世襲 制書授武毅將軍又三年以
府軍後衛後所千戶 召至京師明年 上遣千百夫長
凡二十四人督造海舟浙江成在遣中當發之汾水路見遣者

卒縱私人安孚縣官捕繫役否衆積過取無如之何而成獨不
然又從而爲區畫焉執事者樂其力未半載而舟首完且歸
報也父老持羊酒追送浙江成堅辭不受後諸見遣者以虐民
被劾例黜成卒伍獨成學騎射以廢 旨還擢其從郡衛
臨海備倭寇海上則十七年夏也秋七月有 旨守禦平陽先
是守平陽者以其地岸大海過於關防民舉足輒覆安成至一
切除去違近安之不戚處州矣成平生不事詩書而篤於孝友
以祖法檢身始從軍上有老母下有稚弟軍行常攜以從自識
時與弟文才貴賤同居共食雖富貴不變而二弟事之如嚴文
不命坐不坐所至門無請謁雖吏士候於大門外非公事不得
輒入而待搢紳先生恂恂卑遜惟恐失一士聞將發三老問民
所疾苦懇懇白之守長兩賜或頒時輒憂形于色自奉養約甚

無異息者夫大布之衣家人進錦衣延不衣狗馬聲色泊然無所
好蓋其天性然也

史氏曰謝將軍當削平僭亂之日身列行伍之間搏戰吳越秦
楚之域所至輒與有功非勇且智烏乎能之其為衛國公之所
器任也宜矣尚論 皇朝大雅有古賢將之風未有踰於衛國
公者也而謝將軍在衛國公麾下踰一紀則其孝友恭儉下士
愛民異乎彼之長千夫者固自有所漸被哉
聖天子興王之際將無小大無不得其人矧於衛國公謝將軍
徵之於戲豈非書所謂天惟純佑命則商實者乎

蘇平仲文集卷之三

蘇平仲文集卷之四

傳

黃巖教諭部校重刊

譚濟傳

譚鎮撫者名濟字濟翁長沙湘潭人也其先曰世績仕宋官至
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至濟七世矣濟少力學歲壬辰湖湘
騷動濟集衆捍鄉邑會武岡楊完者元帥率其部東下濟遂與
俱東甲午次江右以功擢千夫長明年次宣城積德遂至錢唐
兼管軍器軍儲事丙申春除湖州路知事尋陞萬夫長戊戌秋
楊完者為左丞江浙行省與張士誠太尉有郤戰不勝自剄死
其所部皆欲降張士誠濟獨持不可曰依人為可不慎今欲得
所依莫若往歸胡統軍耳歸胡統軍不獨得所依亦可借力為
楊左丞報讎也於是行樞密院同僉員成立遣濟持書往歸胡
統軍胡統軍者故越國胡公也時以上將鎮建安濟往歸胡統
軍胡統軍賜濟文綺銀盌各二即日署為萬戶員同僉與諸將
校聞之於是相率歸胡統軍濟歸胡統軍之冬從王元帥攻下
蘭溪金華既已降遂與俱守諸暨遂乘間拔蕭山更佐王元帥
戍建安戰咸臨步大捷又捷於金山橋更戍衢州從王元帥攻
下廣信而留戍偽漢陳友諒軍圍廣信從出擊生得偽萬戶一
人吏卒二人馬一遂從衛國鄧公攻下臨川進兵援南昌引兵
拔建昌凡三年而還戍金華其年十月偽吳張士誠遣謝院判
寇東陽義烏從戰東江橋生禽偽萬戶一人居歲餘復從擊張
士誠軍于新城之龍潭生得偽萬戶一人轉南戰鉛山遂至霜
城敗賴元帥軍前峯寺下進破景江橋禽生得一將四卒更從
曹國李公轉西戰桐廬富陽餘杭崇德下錢塘而曹國選濟為

鎭撫侯從曹國南取建州劒州汀州洪武元年從胡左丞東平
冠呂國海中蘭秀山後一年忠顯校尉　勑書下其夏從徐指揮
北征至北平遂爲征虜副將軍鄂國公追也速丞相軍於大寧
全寧錦州遼河復從曹國赴大將軍魏國徐公于慶陽由涿州
過中山渡滹沱出井陘至大原而魏國已舉慶陽於是別由代
州踰鴈門援大同行至馬邑遇劉平章軍與戰虜千戶一人行
未至大同四十里與大軍共敗孔興脫列伯二國公軍於懷仁
追北十五里得元帥一人又追至東勝豊州黑河雲內乃還明
年復從徐指揮出居庸來擊雲州遂及發子太尉沙不丁平章
軍戰駱駝山等處從攻上都得萬戶一人從攻應昌得院判一
人因遂曾王軍黑松林至慶州古城還攻高州從趙左丞往松
利嘉論下諸屯堡還至全寧曹國追之部送元之降臣及宦官

之北平已而復從曹國追沙不丁餘丁至三不剌野馬川而回
北平以孫入賜文綺二北年十班師　詔下遼金華而計功行
賞大例賜濟文錦六帛六被濟　制書其令子孫世襲戍金華
三年爲洪武七年調平陽會杜萬戶若六百餘人出入瑞安之
小村百丈殺三巡檢溫州衛命濟領軍往捕悉擒捕反接送
獄明年夏青田民葉保五謀反處州衛檄溫州衛合軍捕之亦
以命濟濟曰此小孽何足煩吾官軍取之以弓兵足矣卽挙擒
頭東山高樓三巡并望仙口六處巡檢往會處州軍于楊山案
竟破之虜者七十餘人蹤跡徇之然於民秋毫無擾平陽民楊
伯存造僞鈔磐山九年夏事覺濟旦擒其地獲之吏唆伯存援
數十人濟燭其奸詰伯存曰此數十人者爲亦造印耶抑行使耶
伯存對曰非也吏教我援之耳濟切責吏曰當先按汝數十人

還平陽維攝者千戶事往往擾賜仍攝以將備一年事無鉅
必盡心焉有持牒來訴者或歸其事有同或以屬各所提控問
所處當否卽有不當折以片言無不心服上官或執所見必開
陳使得乃已濟雖乾沒還而溫人歸之到于今十四年秋平陽
六都陳以仁亦以造僞鈔發覺其鄉人初聞官來捕大懼旣而
探知來者鎭撫更相慰藉曰是嘗捕造僞磐山者無懼也濟
至十六都械以仁及黨與竟還村落閭閻知其冬處州寇吳達
三等犯平陽西鄙官軍出討兩百戶戰歿二三父老詣縣千戶
言曰賊勢如此宜發民丁作聲勢令小民所敬愛無若鎭撫
者可任也縣將軍謂濟曰無惜一行濟至江南告其民曰事急
矣何不團結相保守咸扣頭曰惟鎭撫命於是其子弟皆荷竹

槍木梃而前一晝夜得七千人分扼宜山梅奧烏石嶺石塘感
岡風嶺雅嶺曰毛指揮軍乃至縣西南不殘擾濟之力也已而
延安侯統大軍駐縣境寇窮遂入海去還濟沿海往來截捕
緝使虹得下海士卒或散入鄉村寄民得以軍旅從事照徵至
下林巡檢林有將卒十七人宿民家盡縛其家人丙以爲賊要
路方肆行榜掠雞犬去矣濟追及之縛民而縛十七人者還其
主帥曰亦卒爲幽屠其自詒之雖府從征者無不樂聽濟人恩
安惟濟邪忍云
史氏曰余讀宋史至譚世績傳觀其佩佩立朝磊磊挺挺倨而
身以死未嘗不欣欣慕焉乃今見其裔孫有若濟者所謂賢者
必有後誠然哉方濟與等輩方去就之際非明炳幾先何能全
其身自拔歸　本朝四方從征以成功名而福祿地及後嗣此

其材器真過人哉天下大定守封疆於海隅間與郡邑之吏共事舉措鮮出人意表仲尼曰君子不器其斯之謂歟其贊之辭

張正傳

張孝子者名正字居中溫之平陽縣[illegible]里人九歲父仲達[illegible]於母林十三歲母瘡發于頸左角[illegible]醫視之曰此瘡惡不可言腫若至鼻雖扁鵲不知爲計矣正晝夜號泣禱城隍祠閉戶泣禱引刀刲股肉持歸家煮爲粥以食母瘡立愈初瘍醫見其母之瘡之愈而不知其愈也正食以股肉歎曰吾見患此瘡者十人十不救張母獨無恙何哉已而其事頗聞人比之孝已正事母極孺慕之情事無鉅細不咨決不行年三十娶婦陳婦嘗安得施于床者僅以錦繡正曰吾在襁褓時母推燥而就溼今吾母寢處何如而吾乃寢處此於吾安乎即以衾其母陳事姑稍

懈正輒曰娶所以爲養也若不盡力孝吾母何以爾爲陳嘗有間言正曰我豈孝衰於妻子耶不然此言何自至白其母切責其妻其妻亦感悟更爲恭順之行洪武丁巳秋母溺下伏枕血囊淋漓正時以手拂去之了無難色後六年春母疾病毀瘠人人以爲切其脈察其證不可爲正曰吾聞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坐視而不營救之理禱于東嶽行祠復刲股和粥藥未進而母竟華矣母沒朝夕悲號感動聞者及既葬日至墓所未嘗不流涕於墓正可謂孝義人也已或曰吾見其孝矣焉在其爲義也曰正持身端謹見人交通權貴漁貨賄以自肥撤然曰一時意議快如子孫何其家無餘貲鄉鄰故相貸不能償者必竭力周之而又孝好義若社助之有族弟孝者家貧母老而病篤會有命本且行恐母不諱無誰爲收悲甚正曰而母誠不諱棺斂吾

吾責也不行將斗歲其母死正遂買棺斂之本于孝某歸報月亦死一子猶未斁救之亦正也如此凡七十餘人可不謂之義人乎余友翰林君濟嘗言其慎許可特推許正余因意其必有過人者及邑士林斌徐允爲余道其事乃益知正之過人而謹書之推許不偶然矣昔閔損孝而孔子稱之匡章非不孝而孟子許之甚矣爲二子計哉雖善扶我者夫人如所勸閑孔孟之時去古未遠也且猶如此况千百載之下吁若正者亦難能矣亦難能矣論著于篇余爲特而廣諸

黃夢庚夢弛傳

黃夢庚字伯明弟夢弛字伯[illegible]處州麗水人　秦府紀善黃夢弛在某兄也　諸王府官多[illegible]或罪官獨夢弛左遷龍江宣課司大使後以其入錄鈔惡繫刑

部獄夢庚聞兄被繫疾走　京師視之會有　詔書罪無大小得輸粟邊郡自贖夢庚謂夢弛曰兄罪不可測夢庚日夜憂之計無所出天幸有此願斥田家之田往輸爲兄弟可白首相保也夢弛持不可夢庚曰父母之遺與祖宗遺產[illegible]夢弛曰我豈不知弟今日賣田即吾父母他日何食夢庚曰兄繫獄父母朝夕食且不下咽使兄獲免歸見父母父母喜欲飲水無不樂者兄知終已持不可夢庚當繫無罪歔欷自言　天子輸粟贖兄罪夢弛恐乃許之夢庚既還家以賣田事白其父文彬夢庚樂然持表東西奔走從人貿白金乎夢庚乃比行七十餘里道病幾死者數矣然猶自力以達大同輸粟五百斛刑部乃釋出夢弛夢弛在獄中母張殁二弟拾斂盡禮極力營護事夢弛一如事父其兄　召試送京師留國中　龍江兩人者未嘗不更

吾省侍夢庚妻葉夢池妻魏初聞其夫議析田輒從旁曰勉之勉之竊聞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使而兄得生還吾舅姑死無憾勉之勉之君子以爲黄氏兄弟妯娌皆非常人也

論曰昔晉明兄弟至相與爭田今夢庚兄弟盡讓其田以活其兄無秋毫顧惜昔之論者往往謂今人不如古人觀此兩家兄弟古今人果孰愈耶夢池九世祖師恩師恩兄福州節度推官四分先人遺貲命三子各取一分而以其一升師恩師恩不惟不較尋推其金帛重寶予兄子若夢庚夢池其師恩子孫哉且世人舉事敗於婦言者何可勝道方夢庚夢池讓田時其妻或一人梗之雖不中輟猜詎知不失機會其葉與魏可不謂之賢婦人乎

張毅傳

張毅字多剛揚州人元之將亡四面兵聚揚州毅奉父母避之大同 國朝取大同立都指揮使司以毅讀書而曉法律召爲書佐毅亦喜得俸養父母不辭爲書佐治文書見謂勤敏有聲廉不可干以私洪武五年冬母趙病卒毅棺斂扶櫬南歸行至直沽其父又以六年冬死于直沽毅以力弱不能歸兩喪爲里外夫之而負骨歸揚州以十年夏補丁隊祖貫之東服除都督府起爲書佐出補浙江都指揮使司令史毅有兩叔父其次叔父客死成州殯焉其長叔父居鄉里老且病貧甚毅爲令史都指揮司念次叔父喪未舉長叔父老病貧之乃倚日夜憂念至感泣十五年夏從延安侯平寇溫處還司謁告歸省父母墳墓舉次叔父喪以附舉畢爲長叔父壽毅曰告長叔父曰毅不幸父母沒矣賴有叔父在得相依顧厥半歿欲留侍叔父不可得御叔父以往則叔父已老又病甚不可與俱行毅遂浙江當量口用俸錢其餘以奉養叔父叔父雖老病無若戚戚也其叔父曰汝兄客里返葬父母士叔亦賴汝免暴骨異鄉且兄弟老身而奉養之有姪如此我旦夕死不恨吾姪讀書知顯親大節勉之勉之吾族無其後矣乎於時揚州人聞其叔姪如此無不歎曰毅雖爲吏之揭鄉里存者百無一二於其父母生不能養而死不能葬兄能葬矣從其從父若張毅者乎窮亦賢哉余不識毅讀揚州錄予余劉子仁所著孝行錄且盛稱毅在都司有能聲及居延安侯幕府推不忍之心脫人於忍者之手凡全活者若干人免罪累者若干人蒙其恩者若干人然則毅可謂仁孝人矣既得以文墨吏目之哉其有爲有守而不幸爲吏也雖爲吏而無愧於古之君子其義可尚也由是子仁錄之猶箭錄之莫非出於義也於戲孝所以事上也仁所以恤下也毅克究之焉雖吏而不爲君子哉余喜吏中有若毅故論次之云

黄母劉傳

黄母諱文淑姓劉氏温之永嘉人宋宣和辛丑其先名士英者爲刑學教授龍出撫夢兵部郎冠方臘而全其城靖康丙午邁判太原軍府事金人犯太原死之封忠烈侯詔立廟鄉郡謚曰忠烈在今明倫坊學宮之東於劉爲八世祖父於早世母林是明夢居劉以弟不幸身任養母保抱扶掖悲懇爲及歸黃氏值時亂洗濯補綴衣裳遺饋候問給於途識與不識稱其孝如出一口黄氏永嘉故名族閥閱與劉氏相望劉夫曰松陽縣儒學教諭諱發父衢州明正書院山長南一南一父諱職郎適道通道史朝奉大夫奉祠而卒紹興二年進士御史檢法官衰

賓七世云劉爲黄氏婦事舅姑姑張性嚴毅家人輩鮮得其懽心劉委曲承奉食上泣侍不徹不退晨昏懽父嗌疾姑覺之猶女歸媵媵八年無子乃爲聘婦生子通通生五日而所生母死劉鞠育使長大通年十二寵發卒時劉三十有六歲南一尚無恙然老矣私念通非劉産而恐劉有他志也晏見于面劉揣知其情因泣曰夫在日妾且猶仰望通終身而視之況誰則夫亡乎有如不一心黄氏養老人而字遺孤者有如日自是孝慈介鶴爾一乃喜過望越三年南一亦卒劉居喪哀毀甚治喪無違禮營壙信奥以塋葬夫之柩合窆焉日夜攻絲枲資通從鄉先生陳公蕃學進士業通亦自知砥礪明年文書一日誦書行且讀不覺墮井中出得狂易疾劉謂其從父生者不忍棄黄氏宗祀猶自吾世斬乃爲之聘吕氏之女生子性前比應發以適

未成童乞養婦之子幽中廢爲子雖乞養子劉思之不嘗知通棧以室矣冲孫見通狂易私心甚喜自意通且蚤死即其家貲當奄有而不意曆氏生男也性生中孫珠攀欵劬然露刃入卧内戕之類劉奮當其鋒將不死刃下勝保不義中孫相與執送官寘諸法後九年通果死狂易劉勞苦與性居而中孫詡宗百端偵伺崦嵫之未幾海上盗又起兵興魄以亂離料理室業劉辛苦支吾門戶終無恐懼意又未嘗廢蹕時節祀享與夫族姻鄉間餽問慶弔禮人益以爲難能與性居二十二年爲令洪武元年秋得疾且革執性手曰我爲汝家婦不幸寡持二世短命保汝父子躬嘗險阻艱棘中雖不敢不盡死力然一弱婦人耳安敢自意無他萬一有不測我死有餘罪今天幸得見汝成立有婦有子我可以下見汝祖矣雖然思兩世孤節先緒不絶如

綫克有今日益感激泣涕闡宪宗以成吾志斯焉可不勉言畢而逝卒之十有九令性以雉餞補于鄉君子頌性之賢劉之敎云

史氏曰余聞性之妻之弟王然道劉事未嘗不喟焉爲之太息其豈非爲造黄氏之家若乎始有通又有性其後性獲全皆爲之由是黄氏之先不泯焉若敎氏之節非再造其家而何蓋不獨寿節之銘無媿爰論其存心之孚先見之明爲而材又亂爲企之感曰何君夫不妬而爲大寘少室斯不亦存心之孚乎對通以死而爲納婦斯不亦先見之明乎中孫之暴以身拒之而迄脫性非勇而能之乎貴身持家政遭多難而家滋殖非材而能之乎若劉真女婦而丈夫哉於戲賢乎矣

陳節婦傳

陳節婦胡正温州平陽縣人宋國子博士孝其曾大父也孝與

兄國史院編修官芳俱以禪蘴登嘉定丁巳第節婦年十九父棋孫以妻同縣陳齊道芳道於宋黄州通判用中爲曾孫歸陳氏三年生一子未夫而芳道稍卒節婦身膺澤弗梆惡并始服人不能堪而安之芳道族之人風以再行節婦向姑泣曰妾何敢爾也夫士婦稱未亡人謂冷無子亦辨作陳氏鬼況有子乎妾幸生長衣冠家曰聞禮義之訓豈可與閭左無識者伍而辱先乎使妾之足一移不獨妾之靈弗若老姑幼子將仰之誰其有不失所者耶言已泣不止其族人風之不動則遁之節婦曰我知之矣欲我他適而奪吾之田宋田與節孰重輕即棄田以畀夫之族而日收力紡績仰以養姑俯以育子銖積其餘以粜其夫子嵗傳宋刑部尚書周坦之女孫以爲之室姑年八十乃終以礼爽葬之惸惸一婦人既完其節又克盡送死之禮而

孫有陳氏之旌可不謂賢婦哉君子過其門指曰是家有節婦歎息而去鄭婦壽五十一年卒卒時年七十二

史官曰世所貴閥閱之家者豈以其傳緒能長組哉能法敍飭故及後昆至更數世而不移世教有所賴焉故也有若國博胡公兄弟並起進士別其教之行于家必有可觀者矣至於孫婦鄭婦人女子亦能以貞節自守食貧抱孝無懈不可謂非君子之澤入人之深如此哉余嘗表而出之作陳節婦傳非推以爲胡氏之賢亦將以愧夫世之生長故家而不令者云

天刑生傳

天刑生者名闕天刑生其號也生生而病兒聵因名聵而自號聵翁及年壯更得盲聵相攀病生傷目之不明也耳之不聰也手之不能執也足之不能履也曰嗟若吾聾吾盲吾攣吾跛者孰為之天也天何刑我酷也吾殆有隱慝乎昔之刑幾而吾今與四刑悲夫以此更今號曰天刑生云或曰生嘗坐族子恩脩乾沒內庫物貲錄其家就逮南京　今天子矜其非辜卒還其家財而縱之歸　天子即天也　今天子不忍生罪而縱天且刑生孰信之或曰生大父父仕皆不大顯未嘗爲主柄作威福倚法報復嘗獄而漁色淫刑而黷貨亦未嘗武斷而兼并極者窮欲而暴殄天物生又讀書循理未嘗多行不義而熟視□不得所以致疾焉而生乃有斯疾信隱慝致耶夫天於人也隱慝猶且察之而聵之盲之攣之跛之如此則陽為不善者又當何如人之爲主柄以作威福者倚法以報復者嘗獄漁色淫刑黷貨者武斷而兼并者極欲窮欲而暴殄天物者多行不義事者何則可聵可盲可攣可跛者何可勝數不于彼是刑是則是殘賊乃使生目盲生耳聵生手攣生足不既夫刑乎所謂福善禍淫者非邪或曰天人曷嘗相干生者生死者死吉者吉凶者凶天何與焉而生乃謂天刑之不亦誣天也歟哉或曰若生者而信天刑之則亦天之未定耳天定且將以刑生者而刑其可聵可盲可攣可跛者吾著者可息而惡者可肆耶生俱佛之苦無悉歌衛人之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生姓潘氏金華人其先世仕宋中書舍人默成先生最顯後六世而宋亡又二世乃至生生通經能詩文而詩出語尤絕人生口吃於書面頌否人是非得失期期言不已喜悲亦頗人以此發憚之有除拜惟恐生知之而發之見生輒趨避去之生今杜門不復出遇事猶賦作詩風刺向令生不以疾廢　詔起文學士儒生且首推上生使生得如汪伯華拜御史亦且諤諤如乃祖而生竟

以疾廢矣君子皆爲之太息曰不幸不幸云

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潘生者得不爲善人乎而其疾患至于此則夫善人天何與之之有哉仲尼而不得位顏淵而短命死冉伯牛而有疾子夏而喪明聖賢且如此獨潘生乎人皆謂生之自號爲遊祭其言乃可謂能自反者莊周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其潘生之謂與

梁道士傳

梁道士貞者字松間處州麗水人其先世仕宋多由儒科起家禮部侍郎倚最顯貞禮部之弟制參材之曾孫也八歲喪父母十二投紫陽觀爲道士時玄妙觀有高士曰特授希玄先生楊景會以道化從近貞若紫陽六年不見道乃入玄妙事希玄凱悟其道希玄弟子數十百人而貞爲高弟希玄既蛻去貞嗣

江淛淮浙汴道日界以至燕山碣石候羨門安期生之徒特進于大宗師一見器之留居崇真宮十餘年乃與集賢大學士六十四薦于朝得處州路玄妙觀住持提點領本路道教事貞甫歸領職未一年　今天子命趙國胡公取處州貞入青田山中以避明公延之相見乃詣軍門見胡公則軍士所覬而屯圍與僚宇矣道衆死于鋒鏑與赴水投崖死者相枕藉也於是收而掩之即毀殿以栖丐食飲以卒日所觀闕館招之辭曰吾所以如此者祖師之香火不可委而去之也不往軍士發延皇殲諸城貞稽首曰壯士幸勿毀而毀不為止則卧墻上曰此不可毀也即毀當身與石俱碎耳軍士惕其言乃止不毀而更為葺之耿院判俾建曾大齋所獲信施以贍其衆以予各莊市牛種一歲不歸已宗後二年南軍亂復作衆不污觀不燬淀鎮為

及參軍胡深歸鎮處州俾建醮三日夜參軍縱觀之梁棟傾圮曰失今不治他日將何所用力貞曰前年積惜粮去年行和糴道士憂饑饉之無從取也暇治觀乎參軍惻然為指觀之粮三百餘石施以白金二百兩鹽二千斤貞即盡心殫力支歎給補葺滿既訖功慨然曰粗足塞吾責矣辭去參軍與知府程孔昭不聽會嗣天師亦強起之乃復為強起雖起然然去一切俗務而獨求諸內一室蕭然敗帷處凡人不堪也而怡處超然宇至對坐清談竟日無一語及世間事得酒即滿引竟醉遇其得意援稚琴鼓一再行使人目擊而意消四方賢士至處州無弗款門願見之郡嘗天旱長吏遣巫禱雨者禱且兩月終不雨何指禪若請貞禱貞辭曰不能無已則設醮耳然不竭誠雖設醮雨不可得也指禪乃命貞醮方藏事當午日炎炎如烈火俄陰

雲四合大雷電以風雨大作三日乃止咸以為貞所致詠歌之貞曰我豈能致雨而適與醮會耳諸公聞之曰長者長者建州兩道士爭住持相與怨于中書丞相李公命玄教院擇高行道士往平之而玄教院以屬貞貞至建州以片言兩道士委服乃奉幣物為貞壽貞即罵曰若等出家者乃爭至煩我遠來市人不若也何復以市人處我趣反而幣物無以點我也兩道士愧而退初希玄貌去常住收其田而其道號父莫為理者及貞歸自燕始鬻金若室甕山冢更葬而祠祀焉貞之留燕也與上元楊叔脩為友往來相善叔脩病貞為延醫具藥費廢三千緡錢從貞南歸叔脩從之人毀貞以償貞曰朋友有通財之誼何以償為君遠客此土而我行且歸鄉里何以償為叔脩持錢來償終已不取貞自燕歸無幾時叔脩從經略使經略江南行次處州

經略使稱便宜除叔脩又用事郡縣官可立得也叔脩見貞劉曰為且曰若有親故欲得官者以姓名來貞謝無親故辭嗜進于爭嗟貞以重賂要為關白貞大驚且怒曰我豈為若輩關白者耶人以告石末參政參政嘆曰此真道士也益敬重之貞既出家為道士惟一兄行年五十不娶貞暮暮請兄曰兄先人世嫡奈何不娶異日宗祀將誰屬者而兄終不肯娶貞涕泣以告族姻曰兄不娶恐宗祀不祀矣幸為我勸兄其言懇款惻怛族姻相率勸其兄其兄乃肯娶貞罄橐中金為兄娶婦曰兄娶果得子得子梁宗以祀罄金以全梁宗誠不恨兄娶連得二子而卒時其長子三歲其幼子生未周晬今長者年十三幼者出就外傅教字一出於貞有族子六歲而孤貞所以教字之者同於兄之二子今亦且冠矣此皆篤行固君子所以及者貞托迹方外

而余則其見重於四方賢士豈徒以道術哉
論曰始余見道士蓬萊宮時道士方客遊而意氣自得視其頫
輩輿翩劍履侔杞帝所戲如也後見于玄妙則披鶴書領鄉郡
道教人皆爲道士榮而道士澹然無毫髮之異自不見道士今
又二十年又見之亦無毫髮異其始見時年已六十餘矣曰光燄
燄燦人似欲飛動此非有道者耶余亦安足知之次其平生事
于篇殆見其衡氣識也括多名山盧仲綸尊居簡徐虛寂之流
托焉而出入人間道士旒㢑也詎知非其徒耶

序

林氏族譜序

平陽林氏五季時自長溪赤岸來居四溪宋中葉自四溪析居
嶺門嶺門之族字敬伯者持其譜圖指示余曰惟我林氏自周

悼陵公歷十八代而至于今二千七百餘年其名字世次皆於
此見焉然以時論之今距宋唐未遠也上距晉魏則遠矣又等
而上距漢秦周則已遠矣遠若難稽近者易考易考者當詳難
稽者當略今吾世譜顧詳於遠而難稽者畧於近而易考者無
他爲年代綿邈卷帙浩繁兵火之存更存於散軼之後得於毀
裂之餘由唐而上全而有徵由唐而下不全而無徵故也吾於
其有徵者旣不敢忽而不錄於其無徵者亦不敢旁求曲證故
以稽譜實于前而斷自所可知者爲嶺門譜系附于後蓋林氏
之在平陽也曾祖福唐尉後若干世徙四溪又七世徙嶺門又
五世支爲四房曰文曰行曰忠曰信其初兄弟也服雖窮親雖
盡而同所自出也先生倘以爲弗畔則願爲我序之於戲君子
重乎譜者非以誇門地也所以慎同異別親踈也故无所據而
强加之是謂誣其祖可據而反遺之是謂忽其先誣祖不孝也
忽其先亦不孝也今敬伯之所爲不妄援於已遠不輕棄於已
疏眞知孝之道哉仲尼不云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者也古今林氏以功業顯者余不暇論姑言敬伯之所自出
者高若福唐尉之執役廬墓可謂孝矣若知諫院之直言極諫
可謂忠矣事親不過乎孝事君不過乎忠臣子之事君親而於
忠孝無憾可謂盛德之士矣盛德者必百世祀此其子孫之所
以有衍而無替也自今敬伯率其族人相與勸勉處家庭則以
尉之所以事親者事親列朝著則以諫院之所以事君者事君
則信乎能繼述矣其於孝也又何加焉余見林氏之福澤方來
而未艾譜之所書豈但若是而已哉

譚氏家譜序

譚本姒姓子爵其分土在今濟南歷城之間者春秋之附庸也入
春秋三十九年周莊王之十四年魯莊公之十年見滅於齊桓
公而譚子奔莒譚自爲齊所滅子孫遂以國爲氏而其後有漢
譚平定亦有大言爲單氏者而其後有梁東南寺刺史覃無
克而齊明帝時零陵有譚弘寶以四世同居旌表門閭彌後梲
役長沙譚氏莫詳其所自出有仕顯宋爲禮部侍郎贈端明殿
學士者名世績其先自南昌來遷而長沙之譚氏自端明公始
顯蓋自端明而下及今八世矣子孫繁頗其以才學行誼自見
者往往有焉至正壬辰丁亂以來族人四出避難族譜由是散
軼其七世孫濟大懼久而後人不知其世也來謀於余余以爲
宋孫寧黃之節公之爲譜也七世以上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
皆略而弗著蓋慎之也今取法於斯其豈不可乎於是斷自所

知爲本房圖既成復屬余叙叙曰古有大宗小宗之法先王所以叙天倫係人心明教原致政本者也由漢以下宗法廢而門地盛於是譜牒之學興焉族之有譜其猶宗法之遺意與近代言族譜者二家焉法既各不同世經人緯取法史氏之年表則歐陽氏也系聯爲譜若禮家所爲宗圖者則我蘇氏也其爲建人重其本之所自出而尊尊之義明辨其支之所由分而親親之道立則未嘗不同也尊尊親親而譜法盡矣是故宗法既廢之後先王叙天倫係人心明教原致政本之遺意猶粲然於族譜見之君子無志於存禮則已有志於存禮者其復忍置而弗講乎譚氏之族遠矣其系序之承衍支屬之分與所以莫詳者兵燹之荐更載籍之無徵焉耳今君之爲者雖不能如我蘇氏致詳於所親而不遺於所疏然於歐陽氏之法庶幾有合焉學

自天下多故雖名士族鮮不苟簡以殺禮而譜牒遂及於此加之意其可謂知禮也已矣譚字[illegible]今以忠顯校尉爲管軍千戶所鎮撫守禦于金華云

黃氏家範序

治國非難治家惟難古有是言也夫國大而家小不難其大顧難其小何哉家主恩者也而其流也瀆義至于滅義矣故家之治豈易易乎故欲治其家者必以義濟恩以義濟恩舍禮法則何以哉漢唐以來士族之家雖服屬盡而能聚族以居若陳平張氏九江陳氏金溪陸氏今浦江鄭氏亦惟範之以禮法而已矣故範之立不惟可以治家抑亦可以保家鄭氏同里黃君晉善有見於此爰立家範總九十則自冠昏喪祭下至米鹽細務事爲之制有禮有法的然可行乃以告余曰吾與吾弟資深資文合食而同居非有範也而歷三紀猶一日者規也今吾之子與吾弟之子十有一人矣自今而後吾之孫與吾弟之孫不知其幾人焉吾之曾玄與吾弟之曾玄又不知其幾人焉規者能必其不遂至于疏也歟而不爲之範可乎此吾家範之所以作也若夫損益之則繫乎子孫是望於戲君家之範豈余得而損益哉爲君叙之可也叙曰國之所恃法焉耳矣其立與立其廢與廢故一日不可無之然法立而不行謂之褻法法立而不奉謂之玩法法立而不遵謂之悖夫悖法玩法其責在下褻法其責在上有法而褻與無法同有法而玩與無法同有法而悖與無法同家之範猶國之法也其可一日無哉使有範而與無範同則雖立範又何貴焉則範雖立又何補焉是故善治國者行其法者立賞玩其法者悖其法者無宥夫然後法無不行而國無

不治治國猶然而況治家乎今黃氏之家有範矣其克奉與克遵者必賞以家範之賞其不克奉與不克遵者必罰以家範之罰何患其不行而家之治也又何難哉合食而同居雖百世可必也抑黃氏義家也義家子弟不待乎範而與行孝友孚由禮誼固當有待範之立而後勉強人斯陋矣矧範之以範而不奉爲不遵焉至于見罰而猶不恥焉不悔焉不勉焉則亦匪人也已矣則亦匪人也已矣於戲言出余口猶有弗忍焉者孰謂黃氏之子孫而忍爲之乎尚愼之哉

吳氏孝義集序

孝義里在諸暨縣節孝鄉即南宋曾恩所居里也恩事見會稽志而里定由恩以名里之吳氏其先世居開化鄉之峽上宋熙寧中玄丘居士泗由峽上來遷而孝義之有吳氏自此始傳十

一世至筠西翁宗元而家益裕族益大乃同室廬以奧合釜爨以食通其有無共其休戚子孫遵之今且五世矣閨門之內秩秩乎其肅雝也群從之間抑抑乎其愨愿也小大之政井井乎其有倫紀也吉凶之禮繁縟乎其中架度也鄉里之中諄諄乎其盡恩禮也僕隷之微循循乎其能謹飭也道其里指其門而相告曰此孫孝義里而行義無愧前烈者雖乎人人無間言也筠西之孫誠念作始之難而懼保終之不易尚與來者無替詒謀而相與繼述之此孝義集之所以編也觀觀之道莫大乎昭本始故諸圖先之開家之方莫急於守先訓故家教家範次之文辭所以鋪張揚厲者也故記序銘讚次之而歌行什詠次之所以垂示悠久者也故碑銘行狀次之而挽詩附焉人之交也各以其類觀其交際而其人之賢否徵見故尺牘次之大人當

也性於孝感於人而然也故孝夫婦次之錄爲八卷總爲成帙因其卿先達桂仲晦請余爲之序予觀天下之物必原其積而後其勢磅礴其源而後其流遂世家之澤有引而無替未有不由子孫之善繼善述者也善繼述者將何所致其力哉亦惟盡心於日用彝倫之所當爲者而已耳是故父慈而子孝夫義而婦順兄友而弟恭上和而下睦家之肥也父子之慈孝夫婦之義順兄弟之友恭上下之和睦孰使之性使之也性本於天而人同此理故賈氏之於吳氏姓雖異而孝義之行若出一人自南宋至于今時雖殊而孝義之關若在一時性之在我雖異時異姓之人猶且同之何獨至於同時同姓之人而不同乎是集之編其名蓋有由矣夫以八卷之書不忘其所始則觀是集之人其可忘其所本乎故能充孝義之性斯能盡孝義之實能盡孝義之實斯能延孝義之慶延孝義之慶斯不失爲孝義者之後而可以居孝義之里詩書所稱孝悌厥德迫配前人敏乎不墜之未爲乎尚懋勉之不然徒有是編也亦末矣

古詩選唐序

詩之有風雅頌賦比興也猶樂之有八音六律六呂也八音六律六呂樂之具也風雅頌賦比興詩之具也是故樂工之作樂也以六律六呂而定八音詩人之作詩也以賦比興而該風雅頌但詩人作詩之初因事而發於言不若樂工作樂之初先事而爲之制焉耳於戲韶籥也大夏也大武也以至于桑濮諸國其樂之作也陳之以八音和之以律呂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商也周也魯也以至于邶鄘衛諸國其詩之作也經之以風雅頌緯之以賦比興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

也樂音之有治有忽不係八音六律六呂而係世變詩音之有正有變係風雅頌賦比興而不係世變哉夫雅詩之音係乎世變也是以大小雅十三國風出於文武成康之時者則謂之正雅正風出於夷王以下者則謂之變雅變風風雅變而爲騷騷些變而爲樂府爲選爲律絶變而愈下不論其世而論其體裁可乎李唐有天下三百餘年其世蓋屢變矣有盛唐焉有中唐焉有晚唐焉晚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中唐之詩也中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盛唐之詩也然盛唐之詩其音豈中唐之詩可同日語哉中唐之詩其音豈晚唐之詩可同日語哉昔襄城楊伯謙選唐詩爲唐音錄蜀郡虞文靖公序之既夫聲文之成係於世道之升降而終之以一言曰吾於伯謙之錄安得不歎夫知言之難也蓋不能無憾焉無他文之日降譬如水之日下

有莫之能禦者故唐不漢漢不秦秦不戰國戰國不春秋春秋不三代三代不唐虞自李唐一代之詩觀之晚不及中中不及盛伯謙以盛唐中唐晚唐別之其豈不以此乎然而盛時之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之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体裁論而不以世變論也其亦異乎大小雅十三國風之所以為正為變者矣詩與樂固一道也不審音不足以知樂不審音則何以知詩伯謙之於音如此則其於詩也可見矣此文靖之所以不能無議也韓平陽林敬伯蚤歲誦文靖之序深有槩乎其衷及遊國學質諸博士貝廷琚劉子憲而知唐音去取出其嗜好也其友東陰縣齋暇日乃更選焉非有風雅騷些之遺韻者不取也得七百六首隨其世次釐為六卷以所選皆五七言古詩故目為古詩選唐

敬伯之言曰竊聞詩緣情而作者也其部則有風雅頌其義則有賦比興其言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其篇或長或短初曷嘗拘拘於其間哉又曷嘗曰我為風為雅為頌也因事而作出於國人者則曰風出於朝廷者則曰雅用之宗廟郊社者則曰頌又曷嘗曰我為賦為比為興也成章之後直陳其事則曰賦取彼譬此則曰比托物起意則曰興如斯而已矣奈何律詩出而聲律對偶章句拘拘之甚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盡變矣故後世之詩不失古意惟有古詩而今於唐詩亦惟選古律以下則置之而況唐之詩近古而尤渾融莫若李太白杜子美至於韓退之雖材高欲自成家然其吐辭晴與古合者可勝道哉而唐音乃皆不之錄今則不敢不錄焉余偉其論之確識之受而選之精也是以備著之於篋此詩選勝於唐音遠甚使文靖

後生而見之寧不快於其意必有以發揮敬伯之用心者矣惜乎九原莫作俾使余序其編端也

重校漢隸字源敘

重校漢隸字源六卷臨川宋李子所輯不鄙伯衡以序見屬其書伯衡雖未之見觀其自序李子之輯是書也未嘗一日之力伯衡於隸法初不通曉何以言哉雖然嘗觀科斗之書出孔安國為隸古定非秦始有是隸也自秦人變篆以便隸胥則隸固權輿於秦矣而謂漢隸為字源何哉蓋雖肇於秦至兩漢而法度斯備點畫俯仰之勢既去篆分之意遂成一代之文至于王蔡邕梁鵠鍾繇諸人傑然以之名家百世之下咸取則焉雖總謂之漢隸可也雖謂漢之隸為隸字之源亦可也經涉世代不免人用其私智拘於今之學鼓於古之略臨學之家狃于習熟承其訛而踵其謬所從來久矣焉志于古學游心於藝事者不本諸漢焉乎本哉夫本諸漢者豈曰漢之去古未遠云乎亦惟漢法六体書試吏籀篆之教史籀之學夫人誦而習之字學猶近古也是以有取焉耳蓋書之体雖殊總其實不越乎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之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外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尚論書法之源舍是則何以哉世人下筆往往與古背馳而流於俗謬者六書之學弗講也因之以周衰重之以秦火保氏之所掌小學之所教雖不可考也而說文解字字原等書猶有足徵焉者誠能反本循源而求之於斯其於形聲事意轉借之辨何至於昧文字子母聲音之源何至於迷波磔點畫偏傍位置之類復何乖之有然則隸法雖備於漢而所以觀其會通以極乎書之為書者其可舍漢而遊止哉此宋

儒要識字源之所由作而李子之所以重校也然錄愈氏有不無迷其途無絶其源祖述兩漢述之述者希矣根柢六書源之絶者希矣雖以之盡古今之書靡然有餘裕矣豈惟隸哉豈惟隸哉漢末能讀古書者必徵賢人以所聞伏生可以考論也李子生卑書混一之代年學便留志于稽古推其餘力重校此書其有關於字學之大者世惟無專考文則已倘有事於考文將於是乎徵焉抑聞孝宣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讀之京兆杜鄴從敞子吉得其緖餘亦以小學名家至於敞受學之師史乃逸其姓名君子慨焉今李子述其承傳之自甚悉使人觀其書而知其師亦賢矣敢也已矣

偏旁辨證序

扶風馬侯未出仕時篤于古嘉未之士相率委贄而師焉侯病世之學者於書學置而不講自一字以至偏旁承偽踵謬十八九乃爲書若干篇曰偏旁辨證與承學之士講習云及侯出而爲郡臨川而東陽孫侯適以進士通守其郡謂侯此書誠有補於小學者也可不廣其傳乎就畫其事屬余敘之予惟先王之敎小學必以六藝書其一也稽之周官掌養國子敎之六書有保氏焉三歲則一考之以同其文其爲敎如此是以其時士無弗知書是非有正而人不敢用其私也歷秦漢而至于唐經殘敎弛已久書之爲書也因世生變趨便就簡益遠先王之舊矣然猶有維持之法焉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或不正輒舉劾漢之制也取士有明字科學館諸生試書凡書日學石經說文字林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十

八通爲第唐之制也其爲法如此是以其時士亦無不知書是非有正而人不敢用其私也自時厥後特與制殊非惟先王之教不復而取士之法亦寖之行矣學士大夫率謂書非切已事高談性命者恭遠大而忽近細游心藝事者較工拙而論媸妍班揚賈許陸薛二李二徐之說雖有存焉者幾何人能盡其心也哉形聲點畫轉借之辨迷文字母子音之原夫豈獨後生小子哉先儒朱子患之嘗欲取說文解字序爲首篇以詔于來學倚乎有其志而其書未就爲嗚呼成朱子所欲爲之志以明先王之所以教豈不在後之君子乎此馬侯之書所以作也爲觀其書凡一字之全譌偏旁之不經流俗之習熟傳寫之差舛牽强而穿鑿杜撰而因襲一點一字之分一畫一字之別同音異用同形異從之類莫不推尋其端緒論列其得失考訂其訛謬區別其部類而其取舍義例有不合於班揚賈許陸薛二李二徐之說者蓋鮮矣明先王之教成朱子之志端在於此書乎 國家方稽古以制度學校之教循取士之法行吾知亦將有取焉而於同文之治不無助矣豈惟有補於小學云爾哉是用不讓而爲之序使覽者知其書實繼先儒而作而盡其心焉庶幾樂侯之志也

心學圖說後序

金華浦溪之上有隱君子曰鄭君彥粹宋川陝置制忠愍公之六世孫也始余得其辨書注釋讀之固意其碩儒者乃今讀其心學圖說信彥粹之爲儒者篤於學矣夫堯舜禹之相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萬世正學於是乎出焉商周繼之其間聖賢焉不學而亦焉有外此以學者哉違乎

周衰聖人不作異端並起其所以爲學者大抵非帝王之學漢興群儒掇拾遺經於秦火之餘往往溺於訓詁而不知反求諸心則既失矣後千數百年濂洛諸大儒出當宋世相與倡明聖學而論著爲子貢之徒所不得聞於仲尼者昭然若揭日月天下學士始知不知道不可以言學不明心不足以爲學夫何繼習既久雖有豪傑之材亦皆焉惟先儒之成言是誦莫肯以精力自致而今爲甚譬如朱儒之觀場人笑亦笑學人揶揄亦揶揄其目且猶無見也其心况有得乎則其失愈遠矣夫千古帝王之學固因濂洛諸大儒而復明至於天地事物之節理性命道德之精微諸大儒又豈敢自謂其言盡矣備矣後之學者無所容心無所容喙也乎哉此考辯之書所以作也考辯仿濟事外於九聖經皆傳考及釋老之書靡所不覽而未嘗阿以爲同異思而黙体乎造而自得得其說直欲溯濂洛泝洙泗窺先天之秘推其用心可謂勞矣非儒者而能與於斯乎惜夫是書出於三百年之下而諸大儒莫之知而莫之取也向今考辯與諸大儒並時而生從而就正焉其有不傳信乎而觀使余得而讀之豈知言哉唐許魏宗固盛也而不敢若書以爲脉之係幽而難明吾意所辭口不能宣得吾之所言而不得吾所不言則於脉有不能明而且妄投藥矣於戲醫家之說萬一失之其禍止于傷人吾儒家之說萬一失之其禍將至于亂世昧則儒者若書視醫者書豈不愈難乎故余平生爲學不敢爲苟信成言亦不敢輕出臆說觀考辯之超諸獨得多所發揮無慨然有感乎聞與說所不能盡者於斯尚於有以啟哉哉

范氏文官花詩序

京口范氏自宋至今爲郡望族其先世嘗植文官花以爲饒賞辛稼軒所爲賦水龍吟者也近代趙松雪鄧素履諸賢咸有題詠幾若干首是花唐時惟學士院有之其殊形異色余固未嘗得見竊誦諸賢之賦詠而想望焉豈非范氏之嘉祥哉蓋草木於天地間爲物雖微乃若鍾夫粹美精英華忽焉而榮枯焉而悴是則不偶然也故孔楚之檜斯文之興廢係焉廣陵之瓊花世道之盛衰係焉田氏之荊王氏之槐門祚之升降係焉則草木有關於人事也久矣而況天地生物有定形則有定色白者不能若紅者不能紫今以一卉之微一日之間而迭爲之變而具有其色又花之異常而不多得者也孰謂范氏之有是花也暢茂殷榮數百年猶一日而可委諸偶然乎是宜諸賢賓客傳稱樂道之也於戲言天者常徵於人則於是花可以見范氏之所積矣觀物者取必于天則於是花亦可以見造物之厚于范氏矣不然宋德既衰元入中國元德既衰 皇明膺運天命之去留人事之廢興且至于再故家喬木不與海桑俱化者鮮矣何獨是花之在范氏庭砌閱雖運去物改而其舒翹挺秀自若也世之物然赫然以貴富之家身得之而身失之者多矣文何獨范氏一門傳諸愈遠而流澤愈長賢材繼作項背相望不惟詩禮簪纓承祧且組綬蟬聯也吾祖文忠公之銘三槐堂謂魏公之德與槐俱萌君子之於范氏觀德有不在是花乎范氏之嗣人尚無替封殖哉他日余過京口尚獲寓目當賦角弓之詩而諸賢之篇什僉謂君方將鋟板以傳故爲之序

蔡氏重修族譜序

予陽多鉅族向論其盛則未有加於蔡氏者也宋先後有國三

百年而蔡氏舉人行一人登文科者十五人特科八人補入太學者十九人特補二人請漕試二十八人上書者二人勉解八人冠武科者一人登武科者四人凡八十二人焉其不由選舉而以進納借補蔭叙者又五十四人焉嗚呼可不謂之盛乎其族舊有譜晦庵先生子朱子嘗叙之毁於洪武乙卯風潮之變此譜則八行七世孫仲謙因舊編而修補者也持以示余徵文爲序嗟夫族繁而分世遠而疎地殊而忘此其勢有所必至者然而君子使之合於已分戚於已疎不忘於已殊未嘗無其法焉三代以上維持以宗法秦漢以來維持以譜法譜法之行猶宗法之行也何也自吾之所自出以至大父之所自出以至於大大父之所自出又推之以及乎始受姓之祖又推之以及乎屬之疎遠者無不登載昭穆以辯之字行以聯之系序之

承傳支派之分異皆可得而考雖數百世之久千百人之衆其初一人之身其一人之身而痒疴疾痛不相關乎平居或有老壯稚弱不相救護疾愛者寧不恥乎或有力不相賙貧不相救死不相收者寧不悔乎或有以富貴加之而凌侮之者寧不改行乎則雖分而恒合矣雖疎而恒戚矣雖殊而不忘矣譜之所繫如此有尊祖敬宗收族之心者未有不用其情者也余觀蔡氏之譜自九府君至仲謙十六世仲謙之下又四世世常百餘人不爲不蕃由五季歷宋元至于今不爲不遠或家睢奧或家步廊或家朔城或家永嘉不爲不殊而尊爲叔伯行某爲兄弟行某爲子姓行其名某其字某其號某氏未嘗不可考其合族之人服雖竆親雖盡而戚情伙貌未嘗不相往來冠婚喪祭未嘗不相赴告患難緩急未嘗不相扶持豈不以譜之立乎然則仲謙於譜之修爲得不汲汲用其情也雖然今通都大邑故家舊族雖可指數而子孫日就衰替其克保先業者甚少也而蔡氏獨茂衍豐殖不改其舊業果何以致是哉天下之物其基厚者其積高其源深者其流長故積善之家傳世必遠蔡氏由九府君而下皆知力學而有德行嘗請許忠簡公誌八行銘朱文定公誌判史墓之文則世爲其慶非朝夕之故矣其族之昌大非他姓所可及尚有由然哉夫然則爲之後者罔當謹家牒克嘗繼先德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誠克念爲無忝焉則蔡氏之盛又當何如是皆余之所歎慕而樂爲之著述以爲序

三壽圖序

湘江縣東行二十里其地曰長猪有大姓曰黃氏世家其上黃

氏之良曰資善曰資深曰資文其生也同氣其分也同體其爲人也同德其處家也同心其壽而康也又同而又有連山有清流有茂松巨竹有佳花美卉有禽魚圖史琴奕可以娛其耳目志意而三人者寄傲其間不知日之夕也吳興林子山過而見焉於是繪爲圖以著其事揩焉而告予曰揮翰而中坐者資善也觀書而坐于其左者資深也袖手而坐于其右者資文也鞠躬而進茗飲則資深之嗣子籀也是雖存其大節而資善伯仲以垂白之年相從於山林之下衎衎以相交怡怡以共適藹然恭順和孺之風亦可想見也已斯人也而使之遊于鄉鄉之人尚有所觀感乎而使之居于邑邑之人尚有所觀感乎而使之登于國國之人尚有所觀感乎故吾圖之不獨以褒黃氏一門之爲蓋將以竦動夫人之爲兄弟者爾子史官也其言足信

序之以文以昭詠歎不屬之子將誰屬焉予聞壽也者存乎人而命於天者也非智可取非力可獲非財可致以故世之兄弟並臻壽讓者不多見也藉令見之往往出于一從再從三從群從之間若夫同氣而生同躰而分而同壽者不常有也藉令有之私其慶于田廬皆頗較大長短得失強弱以手足之親而猶秦越人之相視則雖欲同居合食休戚相關有所不能焉藉令能之嗜好不同趣舍亦異或仕于朝或賈于市或耕于野睽離之日常多而會合之時常少則雖欲朝夕聚處自幼至老未嘗相舍有所不得焉藉令得之家非給足時非休明凍餒切於躰膚追呼勞其筋骨皇皇如也則雖欲優游佚道之中其享有生之樂有所不暇焉今會善伯仲於在天而智不可取力不可獲財不可致者如此而於人之所不多所不常所不能所不得所

不暇者又如此求之一邦未見其倫況一邑乎求之一邑未見其倫況一鄉乎子山雖欲不修以圖安得而不修之以圖展卷之頃觀其伯仲之叁坐也氣岸莊重凝然若三趾之鼎足以鎮浮競儀燦發炳然若三階之星足以表俗且猶使人歆慕之不已而況於其族姻時親炙之者乎而況於其子孫日周遊于其左右者乎恭順之心不油然而生則吾弗信矣然則子山圖之予文從而序之非過也宜也

陳氏文錄序

陳氏文錄者宦遊東昌之士爲今浙江 都指揮使陳公作之文詞也公以廣威將軍平山衛指揮鎮東昌十有四年功紀之多何可縷數士或記之或序之或詩之特表章其大者云爾

聖天子之於公知之尤深 恩寵優渥度越尋常不次超擢斷自寵眷由是有浙江之命而公之來涖浙江也開塾延致會稽鄭元直先生使諸孫師焉先生因屬其諸孫裒集記序詩爲一帙題曰陳氏文錄不以伯衡陋而俾序其篇端伯衡辭不獲乃爲之序曰古之君子紀勳銘功汲汲如不及者善善之意長惟恐其不我傳而已矣蓋文詞之於功業也猶持之於鼓也鼓之於鐘也鐘無挺鼓無持則不鳴有功業而無文詞以發揮之思隱之精微何以見經營之周密何以知猶曰其事發於人之耳目其浮沈於人之好惡則當口碑之而心誠之然稚者有時而壯壯者有時而老老者有時而往則有志有爲之成績亦與之俱往焉在其爲傳也謂之口誦若托之簡冊藏之心孰若識之簡冊在昔名公卿未有馳譽於當世垂名於方來而不繇此者也文詞之所係亦重矣宜乎東昌之人士表章公之事業不容自

已庶幾古君子之遺意也蓋始公以文武材畧受知於

聖天子創業之初眷遇日隆圖任益重及取中京即以東昌屬公而公蚤夜竭其思慮爲之經畫募士卒修儀甄亂里賓殯棘蹈城郭列府寺樹旗旌布市井相地宜立醫學通漕渠藝蔬稻餘威以著寇賊以除反側以安流亡以歸生聚以蕃遠近以享商賈以集舟楫以足倉廩以實饑饉以寬誠奇偉而偉績矣然都邑間見之所僻邇則其莫之盡見也 九重知之四方則莫之盡知也乃今伯衡得是錄而讀之事以實書辭不華飾盍不曾涉其境而睹覩疑疑焉然則當世欲知公者盍是錄方來欲知公者亦少徵是而先生之所以褒集者其亦士友之所以表章之意歟雖然公以勲舊爲 國重臣臨制乎方面事當什伯於此豈久而輝後簡自有史氏之大書特書是錄其豈非

權輿也哉

繆氏塤篪集序

古人兄弟俱善文詞士林未嘗不以爲盛事故二應之在魏二陸之在晉二盧之在唐當時稱之後世傳焉余觀於平陽在元之世兄弟並以文鳴則有若鄭氏居今之世兄弟並以詩鳴則有若繆氏鄭氏兄字季明弟字季亮而其文集曰聯璧繆氏兄字仲琳弟字仲卣而其詩集曰塤篪夫鄭氏一門而能文者同氣二人焉繆氏一門而能詩者同氣二人焉此余每嘗其聯璧塤篪集所以概嘆平陽人物之不可及也且言之精者爲文而詩又言之精者也然而鄭氏兄弟固難能矣繆氏兄弟豈不愈難能哉序聯璧者翰林承　旨宋先生也今仲琳乃以塤篪集請余序其首簡顧余豈其人乎雖然以仲琳爲兄而有弟若仲卣以仲卣爲弟而有兄若仲琳塤篪交映迭設迭發鏗鏘炳煥震耀邇遐固足以使人歆羨初仲卣應薦至　京師官之而不拜後仲琳應　詔至京師官之亦不拜仲卣之來歸也縣令程君延爲訓導欣然而俯就仲琳之來歸也縣丞彭君延爲訓導亦欣然俯就不汲汲於利達而切切焉爲　國家作人是務其出處之際若合符節尤足以起人愛敬然則仲琳仲卣之在當今不猶二盧之在唐二陸之在晉二應之在魏眞士林之盛事哉覽塤篪集者當何如也是爲序

蘇平仲文集卷之四

蘇平仲文集卷之五

序

說齋先生文粹序

宋自濂洛周子河南程子倡明性理號爲道學遞相傳受至乾道淳熙間紫陽朱子廣漢張子東萊呂子鼎立於一時而東南學者翕然宗之說齋唐公出乎其時又與呂子同君子登而獨尚經制之學真可謂特起者矣而豈立異哉尚論道統由周程等而上之至孔孟由孔孟等而上之至三王又等而上之至于五帝經制者二帝三王之治迹也論之曰治本於道道本於心得其心與道而後其治可得而言則經制性理固自相爲表裏蓋也苟從事性理而經制弗講焉不幾於有體而無用乎公之尚之也有不能已者矣立異云乎哉公與其父侍御史堯封其兄說刑教授仲溫樂平主簿仲義皆紹興名進士家庭之間自相師友不惟史學絕精而尤邃於諸經自謂不專主一說不苟爲苟同隱之於心稽之於聖人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謂三代治法悉載于經灼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此其志爲何如哉天文地理王霸兵農禮樂刑政金易筭數郊廟學校井野饋漕莫不窮探力索於遺編之中而會通其故不當若身親見之上下古今犁然對昭之以爲世變精粗本末粲然並舉其所造又何如哉使得志而大行焉舉帝王之大經大法於千載之後輸成一王之治俾天下之人復覩唐虞三代之盛夫何難之有然天性廉直利不能回勢不能撓忤物既多謗讒彼歸仕未通顯而遽自引退其欲發而措之事業者僅推而托之論述此君子之所以追恨而深惜者也所著書六經解百

五十卷九經發題經史雜答吾學經解思書各一卷諸史精義百卷帝王經世圖譜十卷乾道秘府群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地理諸辯各三卷故事備要詞科雜錄各四卷陸宣公奏議詳解十卷說類文集四十卷今去公甫二百年存者更兵燹行乎世者惟經世圖譜諸史精義耳其他傳者蓋亦無幾矣楊雄有言好則人亡則書亡求公於公之書而其書又如此不愈大可惜哉諸孫懷故爲是極力搜訪得文集焉觀士介所爲序乃重刊本也以發題序書足四十卷之數且附說之什應用之作居多然則亦非集史之舊矣欲求舉爲文粹嘉惠承學則又懼以寡陋淺見而輒去取犯不韙之罪伯衡曰梁昭明太子統嘗以一人之見去取秦漢至本朝數千百年諸家之作爲文選矣宋姚鉉嘗以一人之見去取唐三百年諸家之作爲文粹矣他若文鑑

文類未易枚舉至於呂祖之文自謂約六經之旨執得去取之而公嘗摭取二十六篇爲韓子本是舉也猶是意也奚爲而不可使是集出則公之學術厖亦粗足表見後公而作者有志於學而無從見其書一旦得而見之豈不猶可指而若獲拱璧哉於是序故林孫論議記序書啟奏議樵若館職策一百五十四首釐爲十卷其發題易書則寘于前詞科仍列于後合十五卷不鄙以序見屬伯衡覩陋何足以知公竊嘉慶故不墜其家學喜承學之士得有所考故不辭而書之且以見公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所蘊之精復所造之高妙不盡在是猶愈於槃乎無微云爾

張潞國詩集序

故元翰林學士承旨嶺北行省平章政事致仕潞國張公既葬之十一年其方外友北山上人彙其詩來京師前慶應住山見心復樵師類次之將刻以傳會伯衡自金華召至乃請爲之序伯衡嘗在史局讀公之傳念其詩文與之收拾又且較隆晉竊歎焉則今於北山之請也其能以不敏辭乎夫文辭之盛衰固關於世運而世運之盛衰亦於文辭焉見之然則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可不尚論其世乎昔元起朔方有天下至元貞大德而盛莫如焉公之生也適際其時其所值者粹矣其言之昌也有以哉然而覊旅不偶留滯江湖之秉詠歎寂寞之濱幾五十年至正初始用薦者通朝籍至是而昔之耆老凋謝殆且盡矣由國子助教八轉拜翰林承旨遂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天下斯文之未喪實有賴焉而孰知夫貴之也學而用之也不亟是以其望實如彼之暴者也豈徒倖於一旦至致顯赫者所可同日

語哉自公居翰林國事日非權臣日橫是故其鋪張音載翻歎匡復之什既與清廟我將之頌鹿鳴鳧鷖之雅比隆至於緣情托物發爲歌詠類於匪風下泉有眾焉方鳴其盛而遽悼其衰乎亦悲乎夫何天不慭遺而公云亡公亡不獨詩亡而元季亦亡矣文章世運固迭爲盛衰者與抑觀漢唐以來凡以文鳴者際乎天地之運之盛也其制述乃有治古之風逮夫光嶽分裂皆靡然若衢風之泛弱升不有作者不能自振焉今公晚年之作雖當運去祚移之除其情舒而不迫其氣存而不散其言簡以壯和以平猶之盛年也其然非其中有不隨世轉移者存然乎不謂之作者可乎則其詩誠不宜無傳也公平生爲詩所作至多而不自惜擬其遺尚五百餘篇皆可擬爲來學者公無子一女亦先卒其葬也卜地燕京城南而安厝之北山之力居

多北山廬陵人受業衡之福巖寺族孫哀三十年雖恠之從而嘗從吾儒者游與公文最善今老矣而謁公之不朽者甚篤視愚勤之於六一居士庶幾無愧也已伯衡之會試禮部也公寔同知貢舉得所對策其貫不實與同事者以其言切直黜之公爭之不得每與歐陽文公言之以為恨而文公以語伯衡雖不獲登公門生之末而公亦伯衡之知己者矣既聿序公之詩於改上之後俯仰今昔泫然久之

中啓先生詩集序

中啓君以詩鳴元統至正間其著述既多類皆放失於兵燹之間幸而流傳於好事者十僅二三其子徵極力收拾蓋自君沒後十二年始克衆次成集以授余求序其端余聞君自總丱知學即善記覽工辭章號稱儁才時出為歌詩先輩争下之而君不自足也延祐間故侍講黃公溍仕于其州遂受已事焉侍講文詞為世楷模然剛中少容從之遊者鮮克當其意而獨器重君悉授以心法他從遊不得者君盡得之而君又能因侍講之言以治經之餘力力追古之作者於是君之詩與年日進沛然莫禦而其聲光勃然而起炳然而不可遏時之名能詩者風斯下矣抄鄉達兼善外史張伯雨至謂侍講之有君也猶吾祖文忠公之有黃山谷陳后山其見重於搢紳間如此哉始余謁伯雨於杭之開元宮伯雨以君和其詩三章示余私心慕焉及君來為經師吾鄉校遂獲與之交自是或歲一再見或間歲一見見必以文字為娛樂海宇變故以來出處不同山川間之思見其人邈乎不可即矣此余歸自江東過其鄉得遊之處輙為之腹痛間見其遺稿摘伏讀數過不自休而不能無九原可作之歎則余於世之詩其能已於言乎昔者溯陽方先生韶父格吳贊府善父學詩草諸昆父皆以古詩人自任東南之士翕然師尊之論者獨推侍講為得其宗而君侍講之世嫡也則其所詣亦可槩見矣余復何言哉竊獨慨君生長文明之代才高而學贍使其與一時鴻生望士文學侍從之臣通籍著庭之間鏘金鏘辭作為雅頌播為歌咏以鋪張太平雍熙之盛豈不偉為之然年踰四十再舉于鄉始以春秋乙榜授學校職十五年未及改官而遽去物故愁居憫處曾不放年竟以不幸死矣今其詩之見于集中者多希雄秀之音則其志不亦可哀乎尚幸有子君徵賢其遺藁世其家學足以慰君于地下云爾此余所為撫卷不自知其心喜之文集也君諱桂字彥芳中啓氏越諸暨人

絜庵集序

絜庵集詩文若干首平陽孔子升先生之所作門人同邑林興直敬伯之所葺次也敬伯以告余曰先生志於立德者也立功且非其志而況於言乎然而先生由進士科出身雖不斬以文辭名世而求文辭者則因以先生為宗矣則先生雖欲不述作烏得而不述作嘗聞諸先生文章非應用應用非文章此至論也凡吾之所作亦應用云爾吾敢自謂文哉以故先生雖為文未嘗留藁于弟門人間私錄之亦不多也先生既棄代其子恭為與直敬裒粹為一則卷附以詩四卷因先生自號題曰絜庵集一二同志將鋟版以永其傳故請為之序余取而讀之理到矣氣昌矣義精矣辭達矣典則而敦謹溫純而整峻該洽而非綴緝明白而非淺近不粉飾而華彩不假鍊而光輝古之有德必有言者蓋如此尚論文章何以加諸至於詩則出於性情而不害

於嗟吁有優游詠嘆之思風雅騷些之遺而先生自視焰然何哉豈不以世之爲文者於學無所聞於道無所得設出其辭以爲奇僻恠其字以爲古隱晦其意以爲深奥元其体以爲高而流俗之所向也先生則不出乎是自意不足以追世好而云然也歟至于文辭之陋未有甚於彼者也嘗謂先生而爲之乎人固有却菽粟而進蜆蛤者亦有舍布帛而求綺繡者苟弗責先生之文而惟流俗之所謂文是貴則與是何以異乎夫蜆蛤可適口而不可療飢綺繡可悅目而不可禦寒養生則必以菽粟而不以蜆蛤也卒歲則必以布帛而不以綺繡也先生之文布帛也菽粟也世之所不可無人亦不得而弗之貴者也叔伯季牟於其遺藁苟竊知所貴者矣然則先生之有叔伯不猶楊子雲之有侯芭也歟先生世系爵里行業詳見墓碑此不重出

陳子上存藁序

子上陳君旣沒之十有八年余過其里從其子訪其遺藁若得詩文總若干首詩爲四言爲五言爲七言爲古爲樂府爲律爲絕凡若干卷文爲記爲叙爲銘爲贊爲頌爲跋凡若干首加詮次焉釐爲若干卷題曰陳子上存藁俾藏于家叙曰夫所貴乎文辭者非以言之工而貴之也當理之言斯貴矣甚言當理雖其人無足取君子猶不以人廢言而使之泯沒也况其人若子上者抗特操於亂世臨患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志不污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發諸性情而有合傳之來世而無愧可使泯沒而無聞乎此余於其遺藁所以不能已其情也六藝百氏之言子上無弗學而以求道爲急凡詩文未嘗苟作要其歸不當於理者蓋鮮矣自爲舉子時其所作已爲流輩推重金華胡仲中先生以古學名當世傲視一世人於文章斷許可獨敬愛子上而稱之曰能其雅進士也朝之名公鉅人若翰林歐公太常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文宜用之朝廷施之典冊相與論薦之而子上以親老願取慶元路錄事南還趣上未二年變將不可爲解自免去當兵柄而恆強州郡間者爭欲致子上用之而子上終不爲其用周流東西所在常使人不知所至未嘗終月淹也最後總戎某州者必欲脅致之子上遂棄妻子南至于閩又北至于懷慶尋以疾卒于懷慶旣卒而其文亦無能爲收拾者以故平生所作存者止此云嗚呼得其材於天成其學於己不獲措諸事業而徒托之述作君子之不幸也至於述作又多放失不傳抑何其耶藉非子上所操自足以暴於世則天下之於子上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此余之所以重有慨也其友謝徵元氏欲率同志鋟板以永其傳力雖不逮而未嘗忘之其豈不猶余之情歟豫章揭先生伯防稱子上之文上本遷固下儷諸子詩上遡漢魏而齊梁以下弗論可謂知言矣復何所庸吾喙哉

鄭璞集序

安固高君賓叔才甚俊氣甚豪長余二十餘年其伯兄則誠甫又先左司僚友高君於余父執也而辱與爲忘年交今三十年矣歲之正月會于平陽出其詩文曰鄭璞集者俾爲之序高君之文根柢六經出入子史詩則淵源風雅沉浸騷選莫不理到而辭達氣充而韻勝味儁而光溢余素知而愛慕焉今觀凡在集者粹然大玉夫玉之質也炳然琬琰珪璧之輝也蔚然瑚珩琚瑀之音也謂之本理之玉人猶疑焉况譬諸巳腊之鼠又孰

僖之而名其集曰璞璞何與思而不得則以問諸高君高君曰彼以腊鼠而與璞玉同稱亦惟自貿太高而已自高故剖璞詞夸故貴不副實不副故始謂之貴其玉也而欲與之市終見之則鼠也謝而去焉無足怪矣古人之文章大抵出於道德明備之後是以言立而人信之今世之士屬辭聲韻稍協則曰我能詩言語布寘成章則曰我能文此其自大不猶鄭人之於鼠乎人之視之其有不猶周人之視鄭人之所謂璞乎吾嘗以爲戒而不敢不勉其實此吾集之所以名也而又何疑焉余於是益歎高君非獨文詞人未易及其處已取名尤人之所不敢望也文忠公曰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故實浮於名而人稱其美高君之謂矣然則高君之鄉爲文辭者固多可傳誦者亦衆而人人循辭求高君之文得其片言隻字心希志慕而

去豈偶然乎夫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固非人所得輕重然持金玉而欲市者持錢而求市金玉者必有定爲輕重之人居其間而後欲市者與求市者信而無疑焉今高君求序其詩文不就可以輕重之人而顧以及余余嘗粗學行無足動人是非可否無足取信將何以塞請命辱交之久也不敢終辭姑述其名集之意以爲序覽余序者可無罪高君而有所自警矣

禹山樵唱詩集序

言之精者之謂文詩又文之精者也夫豈易爲哉然古詩三百篇有出於小夫婦人小夫婦人而可與能則又若無難者是何歟大序不云乎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有是志則有是詩譬如天地之間形氣相軋而聲出焉莫之爲而爲者夫何難之有自古詩變而爲選選變而爲律天下之爲詩者

不必皆本乎志務於聲律之域留於聲偶研揣之間取聲之韻合言之文斯不易矣又況不能積歲月之勞極其材力之所至而徒摸擬以爲工而欲馳騁以盡夫人情物理之妙宜其愈難哉是故知詩之作在言其志則可謂善於詩者矣孔君顯夫持所謂禹山樵唱徵爲之序余閱之累日合古今體八百首托物以追端比事以見義屬辭以致意發吟風弄月之趣於聲嗟氣嘆之間大篇短韻雖紛並陳鋪振發而曲折皆如也余乃爲之嘆曰美哉顯夫之詩也不研揣不模擬不費辭而及乎聲容之妙比興之微人之所難而顯夫獨無難焉若是者何自而能之蓋顯夫自幼明乎六藝之學兩擧校官皆辭不就其志宜欲取世科以濟世矣年二十四得憤疾既不可有爲於時而又申之以憂故患難則其平生之情敍倫悱非憂思傺慨鬱於物者

宜不以名其詩而發焉則豈非所謂本於志哉人固有因於疾而名於世者若張籍之於詩是已今顯夫雖以憤而志不獲申其詩豈遂泯滅而不傳乎是用語顯夫曰子無自附於樵唱世將有采而陳之者矣顯夫名克烈先聖五十五代孫今居平陽平陽有山曰禹焉顯夫嘗隱其間故以名其集云

鄭叔文字序

人之類衆矣不可以無別也故爲之名焉又從而爲之字焉名字者人之所以自別於衆人亦使以識別乎我者也然而衆人之中有聖人焉有賢人焉聖人賢人之於衆人其具耳目口鼻手足之形與夫飮食衣服動靜語默之節無以異也其所以爲聖爲賢者卓然異乎衆者德業而已矣名字之不立欲自別於人之類且猶不可得而況德業其可以不立乎是故務以德業

自別者果有以異於人者也務以名字自別者非果有以異於人者也世之學者無不慕聖賢之異於衆人者而於名字則知所以自別而於德業則不知所以自別是猶不免爲衆人也何以別於人哉是故善學者不汲汲於名與字之美而汲汲於德與業之崇浦江鄭楙叔文來徵字序余惟夫古者冠而後字之字之所以貴之以成人之道也則字之於人也亦重矣知所以重字則知所以重身知所以重身則叔文之徵序豈直求美於名字之間者哉乃告之曰物相勝而適均之謂楙故其字叔文從武人也或文有餘而武不足或武有餘而文不足謂之適均可乎不可也或偏於剛而不以柔克或偏於柔而不以剛克謂之適均可乎不可也或質之勝而流於野或文之勝而流於史謂之適均可乎不可也其少勉焉擴其過增其未至使可

文可武知柔知剛不野不史夫然後適均而可謂之成人也已雖羣於衆人之中而衆人莫不推尊之以爲出乎其類也已此謂不以名字別其身而以德業別其身其爲自別也至矣夫叔文義門之秀妙年而好學多能而善詩於予有世契予故以是致慇懃之意於戲叔文亦在勉之而已

王生子文字序

涿溪王生閭謂余請曰小子名江字子文願先生爲著說使知所勉乃告之曰天下之至文孰有加於水乎水行地中海爲鉅江次之江出岷山歷瞿唐過灔澦下三峽合漢沔并沅湘吞彭蠡以趨乎海而軋之排之鼓之梗之逆之迫之受之翻之沮之激之而爲湍爲灘爲波爲瀨爲漩爲渦爲漣爲漪爲瀾而或廣或舒或亂或繁或徐或疾或衡或縱或仰或昂或大或細

而如雲如霧如綫如帶如輪如洄如沫如鱗如縠如篆而天下之文悉備矣然何莫非自然也哉惟其自然此天下之至文必歸諸水也嗟夫大凡物之有文者孰不出于自然獨水乎哉是故日月星辰雲霞煙霏河漢虹霓天之文也山林川澤丘陵原隰城郭道路草木鳥獸地之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郊廟朝廷禮樂刑政冠婚喪祭蒐狩飲射朝聘會同人之文也而莫非天下之至文也夫是以可以觀時變可以化成天下其在人也則堯之文思舜之文明禹之文命文王周公孔子之所以爲文此文也其在經也則易之卦爻辭彖書之典謨訓誥誓命詩之風雅頌賦比興春秋之褒善貶惡內中華而外四夷此文也不然則何以經天而緯地彝倫攸敘而植人極垂訓萬代而爲百王法式哉古人之所謂文者如此豈辭翰可擬哉奈何後世區區

以辭翰而謂之文耶自夫以辭翰爲文也文之用末矣救弊一生之精力從事於其間者音韻之鏗鏘采色之炳煥點畫之嫵媚則自以爲至文矣而烏在爲文也嗟夫文而止于辭翰而已則世何貴焉而於世抑何補焉音韻鏗鏘而足以爲文也則文又何難焉采色炳煥而足以爲文也則文又何難焉點畫嫵媚而足以爲文也則文又何難焉此之謂文其去文也不已遠乎今生之家以孝義稱閥家有則也執禮有節也處事有術也接物有儀也內外有辨也尊卑有序也親疏有恩也質文有宜也亦可謂文焉乎矣生耳濡目染日引月長周還進退唯諾步趨升降俯仰則雅詳慎可觀可喜亦既異乎區區以辭翰爲文者矣誠能闡由聖賢之訓析釋詩書之圃游泳道德之涯歸宿仁義之奧究極天人之蘊成就文武之材出爲邦家之光則天下

之至文不在水而在生矣余嘗爲病夫世之人溺於辭藻故以此爲生告尚念之也乎哉尚勗之也乎哉

宗元常字序

爽口之味有水草小虫蜩范蚳蛙野果之實然人情有嗜者有不嗜至於豹之胎猩之唇封熊之蹯則極味之珍異矣然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者而人性無不嗜惟稻粱黍稷魚肉蔬果而已是故稻粱黍稷魚肉蔬果謂之常食輕煖之物有紗縠罽褐狐貉羔羊之皮然上俗有宜有不宜至於雉頭之裘火鼠之布數人之絹則極物之珍異矣然非可常致以禦寒暑之變可常致以禦寒暑之變者而土俗無不宜維絺綌吉貝絮纊繒帛而已是故絺綌吉貝絮纊繒帛謂之常服常也者人所資以爲養生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故自生民以來食焉而易稻粱黍稷魚肉蔬果服焉而易絺綌吉貝絮纊繒帛未之有能焉於戲豈惟服食然哉三代而降九流百家之說並起可以喜可以愕可以眩世可以駭俗可以動萬衆亦已衆矣而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者謂之常道是則人所資以爲人不可一日而缺者惟聖人之道而已蓋具於人心者有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接於人身者有五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長幼曰朋友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人之常性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人之常倫也而皆天地之常經也夫聖人設教豈有術以強人哉不過爲之度量品節使賢者智者無此之過愚者不肖者無此之不及云爾故聖人之訓布在六經其爲言也婦人小子可與知焉其爲行也婦人小子可與能焉及其至也與天地參彼九流百家之說非不深且辯也非不奇且長也而且其誘世莫此之能易者於戲此所以爲常道也噫識人之所資而不可一日缺蓋有甚於常食常服者矣何也常食之缺飢而止爾常服之缺寒而止爾若常道缺則皆爲禽獸夷狄也已而世之人以常食示之曰日用不可缺皆曰不可缺也以常服示之曰日用不可缺亦曰不可缺也以常道示之曰日用不可缺皆不之信也故子之服食無不取而道之常道鮮或從於戲其亦不思而已矣苟思常道之去則爲禽獸夷狄之歸其於資聖人之道也豈不甚於資服食之爲乎而常經不明焉有焉矣雖然道豈若服食待外求哉蓋學者反諸身求諸心而已矣操之而無使之奪於高虛也廓之而無使之局於隘小也治之而無使之溺於荒也擴之而使之無蹤也安之而使之無動也擴之而常使之參前倚衡也造次顛沛主乎敬也視聽言動由乎禮也喜怒哀樂稽乎中也自強不息法乎天也夙興夜寐顧諟無忝也生死以之終始如一也則庶幾乎其有常德而無悉乎其爲常人也宗氏子樫其字元常而伯衡不今不足爲之辯然伯衡於樫爲中表兄弟且愛其質粹而其知學而望其操矣前者不有以告之非誼也故作字說以貽之

王子成傳後序

子成初用父蔭補任官歷官至吳興之永尚吳興之南潯由南潯陞崇德縣庫子成平居不爭事里中子弟揄之然其所居官類皆日夜拌營與商賈商販錙銖而麗於法或繫劇術役以乾沒通資養其官被其家者相踵也子成在沙渚南潯率月有羡餘往廣濟至終更無一家私事實焉識里中子乃大喻曰始吾以王君爲

不事事者害乃今知王君非固不事事者當子成在南海時廣
憲訟尚與興呉興吏無大小皆賀賀子成獨不賀江浙行中書
省改饒院饒興呉興子成舉呈晉將是供給不辦省改便宜
徵起送子成子成謝曰無功徼賞非小人之心也省改曰眾至
不去卑賞不之非功而何子成曰是將者宜是故錄於是省
改不獲進其秩是歲至正十三年也子成從廉訪得廣元路
錄事判官時方國珍爲行省左丞分治于慶元子成自度與左
丞決不合乃不上更着紐布衣以自隱亡何 國家取浙東將
將辟子成自佐使者凡再遂子成送使者曰爲我謝元帥爲時
多故嘆府不有異才不足與共濟或恭迓加以衰老郎薦爲元
帥起無益爲分贊華物從來郡將知其志亦不敢屈也子成今
年幾七十雖蔬食不給而未嘗輒有求於人時時出入里巷閭

邑知已輒留留飲飲輒醉醉輒拂衣竟去賢士大夫以此皆
延頸慕交之而愼擇友仁譚濟發重子成付至嘗用此文人行
非獨以其藝也覺異作子成傳盛稱子成蓋安分者至於其趣
操則不服書余故得取爲發序云

送歐陽公輔序

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起自休寧拜翰長之明年伯衡實進
士至燕因得拜公于崇政里第退復得與公之孫公輔遊公輔
生長伯衡一年聰敏未之或先朝夕綜理家政裁答書疏賓屬
門客酬則請書爲文不退頃刻自退伯衡見之未嘗不羨且愧
也別公輔南歸未幾而兵興出處之不知且十有六年 國家
底定縣異公輔來南復相見乃知公輔積官至中書左司都事
而於當世之故益熟矣嘗與之論元社之所以屋與 天命而致

之豈不由人乎哉天曆元統以來海内無事士大夫安富貴而
務爲功名職于郡縣者以將迎爲要以依違爲賢以漁獵爲務而
司憲度者亦皆保其祿位顧其妻子類效樹私恩爲自完之計
其低佪盜觸苟且歲月不以是是非非爲意者則號識大體而
无見重上下相蒙政以賄成馴至至正間變起意外而遂更之
支爲然則其亡也天耶人耶必有以辨之矣於戲公輔其知言
哉今年春公輔來吏家事自北平山東還而使西按察僉事之
命下且行欲得一言爲贈伯衡竊謂君子之爲國也猶醫師之
治病也今夫純之有肥氣之症有羸病之深淺而爲醫者莫知之
而不能辨察之而不能已則由其不知病之所在與夫治夫其
方藥之不得其良也有醫師焉切脈而灼知其病治之有方投
之良藥固不待煎洗割解而自失爲昌謂爲國而異是乎

聖天子起民間混一四海既悉思革前代之弊於是簡拔人材
分布郡邑而責其諸風憲則其尤者也而吾公輔與焉公輔侍文
公自垂髫所接識皆朝之耆老成人所聞皆廉時之要得所學乃
聖賢之道而又養之以歲月習之以世故述其言論聲譽諸師
蓋不惟其寄良方美藥抑亦知病之所在矣雖以之爲國無難
也而况一道乎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君其戒哉
夫君陳尹東郊時殺之爲周久矣而其言且如此矧今秦趙內
附未久也則向之吏習庸知不有存焉者乎申明 憲節作
淛之伯衡於公輔有望焉

送陳季明序

宣城陳君季明與余同舉于鄉同試于禮部又同爲校官江東
中更喪亂不相見且十餘年季明仕 皇明由湖廣僉憲擢

轉江西知事入爲大理評事陞刑部郎官曾余以非材列官胄監乃援集處假日過從篤叙情好蓋二年于兹矣今季明以特旨出爲江西左右司郎中過余言别以謂當時同舉之士兩牓凡四十人不啻今亡者過半存者又散處四方得在同朝情洽而誼隆吾二人者而已吾今又當遠去子烏得無言乎噫群於天地萬物之中而吾幸而爲人豈若河鼠然足乎滿腹斯已也凡民之肌寒曰於我衣食爭鬭曰於我曲直顛蒙敗困悴瘝恫曰於我開導撫恤秦人之肥無以異於越人之肥秦人之瘠無以異於越人之瘠而秦越之肥瘠與已之肥瘠何異哉學焉而兼濟之爲務此君子之所以汲汲也君子之學可以兼濟矣不處富貴之位不操尺寸之柄雖欲推而加諸四海得乎然當貴之位尺寸之柄 國家之名器也求之而不可得得之而不

能有行可勝計哉於戲求之不得命也得之不能行才不足志不立則然也才不足者次之志不立者煦煦以希合于于以取容臨利害禍福慄若毫髮則耳目熒於視聽手足失其舉措慄而不敢吐氣矣人也比肩而立何補於斯世斯民也余觀季明在秋官讞獄詳允遇事慷慨不少阿循可謂處其位操其柄而才兼焉者矣雖彌齊海內殆無難焉況江右湖山數千里之間乎今參政江西實惟滕公識大體而可大受季明行哉余見賓主之相得而言聽計從矣余知彼民其浮其有瘳矣季明行哉余復何言哉

送王彥和赴北平省檢校序

括於故宋時其士起閭左而位公卿者比比有焉論其學術操履之正則未有如給事王公者也高門大閥是不一姓觀其子孫更八九世尚克守其先業亦惟王氏而已豈非有德者必有後也與我吾友彥和又王氏子孫之穎然出者也彥和儀貌秀其偉於書無所不讀自幼以博聞强記名閭里間里巷之士彥和視之若無人弱冠偕其兄彥中試于鄉不中即棄去作爲古歌詩雜文長老咸推讓焉給事公之夫人實東陽郭氏於我曾祖妣爲女弟而余又與彥中文詞同考試鄉薦以故彥和友余最厚自余辱交彥和於今十七年矣其聚首日久而情洽惟余得寓括之歲及彥和丁外艱之歲及此年爲然然今春彥和以議禮被徵而赴京余承 詔入史局纂脩元史余忝鼓諸生上庠際於職業雖歷三時相與考據問辨亦不能數數也比史成上奏彥和方謀歸養而北平之命下矣凡交遊者皆喜其自此升而非彥和所樂也蓋彥和有別業在椒上樹藝畜牧足以具甘滑

豐柔爲大夫人之奉且其地並大溪一水自龍泉南來道其門一水自松陽西來繞其廬合流蛇行而去四面層峯疊壁秀若屏障有脩竹千百箇如碧雲蒼雪又多松櫧楠大者且十許圍而會其中禽鳥自鳴自止朝霞夕靄俛吐而翕斂漁歌樵唱雜然起於芳若間奉親讀書之隙徘徊臨眺日賞日勝信乎有足樂者余嘗偶焉且歲率六七至至其處而况彥和若之何其能忘情也雖然彥和以聰明俊特之資又從而遇之於山林久焉養之以底于成固將昌王氏也昌王氏固終使達其時得其位推所學而行之也彥和雖欲終隱得乎是故人之處天也其出亦天也處而身以脩出而道大行則存乎人而皆所以奉乎天也君子之生於斯世也亦惟奉天以周旋而已吾何撓容乎心哉高君季迪率朝之搢紳賦詩以華其行余親且故敢序其

耆儒以尊彥和之志云

送陳伯柔序

伯衡弱冠讀虞文靖公送陳伯柔遊金陵序見其稱陳君超邁不群慨然有志程伯子之學心竊異之後十有七年癸巳從來南京適陳君官中書異難始得有質於其君當長二十四年且至南京已一年不以伯衡既至後生淺陋爲忘年交乃知君爲吳文正公之高第弟子其學甚有師承而能文融暢而深永信乎稱其人焉既而出佐諸暨未幾事之餘而能不大聲色以學爲務耄倪有所依賴於職明辨而適用陳君其庶幾乎哉君在諸暨且滿三載以例來朝吏部將其精用進秩之際特超遷之而君引年辭歸吏部以議擢留之又辭歸林以館盛爲之又辭執政於其志不欲重煩以政乃聞諸 天子俾歸田里以

彰 朝廷佚老之意時之大夫士莫不高其風而伯衡深有望焉君臨川人也臨川舊文安公鄉郡也昔文安與朱文公並起於一時其自任以聖賢之道則同而其學有不同焉者雖以鵝湖白鹿有會終莫能定于一其後文公之學天下咸宗師之而文安之學獨行於臨川四明番易自夫前代設科取士一用文公之說學者往往拘持以希寵而文安之學雖三郡之士亦莫之或講矣先儒有云文公以道問學爲主文安以尊德性爲主夫道問學尊德性二者如之何其可偏廢也則文安之學豈不在所當講乎是以文正學統學基之編作焉去短集長其知先務亦推後來是望陳君生文安之鄉登文正之門有志乎程伯子之學師友淵源之所自固習聞而素講者也觀其進不苟同退不苟異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也矣乎哉 國家方建興學立師

不廢士習其然則推所求得者以淑諸人君安得而辭哉伯衡辱交最久故於君之歸也不以衆人之情之者爲君喜爲以鄉學有不可廢者致勸勉焉

送胡先生還金華序

前年秋伯衡以非材奉敕成均會許先生爲御史大司成相與甚親且樂也未數月而張君孟兼亦來爲學錄吾三人者婺人也人已嘆其婺多士矣又 詔書招延儒臣纂修元史而宋先生以前起居注來胡先生以前鄉博士繼來王先生以諱州通守又繼來相見益親且樂三人者亦婺人也人皆謂婺信多士交而伯衡與諸先生亦自慶夫會合之盛焉夫士君子出而從遊其所至之處一旦遇夫同郡邑并里之人爲樂固無以加也而況於其所遇者有親戚之子有同門之雅又皆以文字爲職業

議論沾儒翰墨爛映有相親相長之道其樂何可量哉許先生歸且踰年今史書告成胡先生復引年固辭而歸則於伯衡私心如之何其不慊然也雖然尚論東南文獻之邦未有先於吾婺者也其人材之衆學術之懿蓋自昔然矣奈何比年迫於公私之多故非其父兄之甚賢教有所不暇非其子弟有超卓之才傑特之見不能於學者亦多矣他日求士於婺萬一如求釜錡錢鎛刀斧於鐵爐冶則豈不大可慨乎伯衡竊懼焉幸而數于鄉國若古之所謂父師少師者有許先生乃今胡先生又歸推夙傳於先正者以淑之二三子蕃蕪而成就夫何難焉則人材秀出足爲邦家之光猶及見之其樂又可量哉此伯衡於先生之歸始則慊然而更以喜也昔仲尼念吾黨小子之狂簡於是乎歸而裁之今二先生固不敢自同仲尼然二先生學仲尼

者也仲尼之於魯二先生之於婺其爲父母之邦同也而婺亦伯衡父母邦也則以仲尼之所以造魯諸生者而造婺之諸生不惟二先生是望而望之誰哉先生歸會許先生于四賢精舍幸爲伯衡謝焉

送譚鎮撫調平陽序

都指揮使徐公以平陽岸大海內與南閩接壤外連日本諸番雖宿重兵而守將不足以任折衝既簡千夫長之材者往代之復命鎮撫譚侯濟翁往任焉將命之日濟翁方與吾黨之士誠謁胡先生金華山中胡先生方劃筆承備語譜相規以酒行而報至濟翁命焉竟歸論坐咸憮然不懌曰譚侯其遂去我等矣自今我等當誰慰藉哉竟酒無一人辭者嗟乎文武士之異趣久矣求其相能且不可得尚何相暱之望乎今吾黨顧於濟翁

如此夫豈不以於濟翁而復見折節下士之風哉蓋余之留京師也閩浙今藩翰惟浙東諸大將能忘勢以禮天下之士而平章李公左丞林公指揮徐公賈公素衣詣余握歡然以不得趨其下風爲憾豈謂免編摩之職來歸則李公林公皆薨入朝徐公賈公皆移鎮錢塘所見克紹其風猷而士爲之翕然歸之若上則長師朱君下則鎮撫表仁仲及吾濟翁皆其人也而幸託交焉濟翁嘗日過余升堂拜帝必衆周旋必殷語笑必懽相接以文而相與以誠始余見之意其新交際適然耳既而其後交際皆然今且四五年朝夕聚首其交際未嘗不然過相規也疑相質也急相賙也喜相慶也有無相通也患難相恤也疾病相憂也歲時必詣吾門拜吾親而時致異味奉焉曰而之親猶我之親也陳酒殽召故舊必及吾兄弟焉曰而之兄弟猶我之

兄弟也況姻婭於吾而以逆之耶其門必有以服焉曰而之親戚猶我之親戚也四方後又游吾土而知吾者道之惟恐不至焉曰而之朋友猶我之朋友也嗟乎無所肯以若余豈足言士哉而濟翁爲悅之乃爾則其於鴻生碩彥可知已且濟翁交余於里居食之日固知其不能延譽而使之增重于時於是從而懽悅焉則凡濟翁之交際豈要名譽而借助聲勢哉夫亦志乎道而已矣豈易得哉而今文當別去於濟翁之別也豈不異於人之別數故吾於所爲送濟翁者所以衆矣余獨表其一節以告平陽之士尚聞其風聲而澡治洗滌以求友於濟翁而無察視爲武弁之流哉先民有云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濟翁能取友以宏其德器而增益其遠大之業雖當方面而有餘裕矣況佐平陽乎此余之所望於濟翁而亦

濟翁之志也若余者則豈足言士抑豈濟翁交哉

送孫太初詩序

建安孫太初爲千戶所照磨金華者第既成將沿牒趍京師長其所事者朱公翠士文賦詩以贊其行不鄙無似而請序序曰李唐之世最重戎帳賓僚之選故夫名士大夫往往托乎其間位雖未達而榮如貴仕焉蓋主賓相得意交孚飛書移文而倚成以宣借著者寧微而材徽以著謀行討叛而功序以立遂緝而名譽以彰其視他吏州邑處勢賤陋如東縣如跌盆徒適觖然懷之望而不得一展布希知用於當世者信若倍蓰矣則夫孫之豈徒以其職優地峻出幙府而可持遊庭也哉皇家昭受天命奄甸萬方錯兵守圉若衛若所周于列郡而主其畫諾者率用儒流雖官名古今異制其職守則幕僚也況君

之辟舉出于落輪而今之用含老斷自　宸衷則其選不愈重哉苟預在列為將無棼也自海隅底定盡地然兵以臨制金華惟署千戶一所其握符之英有若朱公之賢敦詩而說禮忘己而下問好謀而樂善既古名將蓋無愧焉太初乃以時來與其侯而與之並遊又能柔用柔剛不抗不阿持文墨議論而上下翱翔之生獨協和金玉春應雍容朝夕之間而雅易呈然搏鼓不驚尚論今茂府而金華近家浙東焉則夫主賓之相得志意之交孚如魚之川泳鳥之雲飛以登覽美觀溫石之在河陽授何愧哉是宜朱公於太初之行相引重而不置也矧今自衛以至于所皆得歲上其賢勞之名於于　朝由是取知納柚擢居華要者比有矣太初行哉駕為驥而騰空鵬爻翼風而翔於際余知旦夕問耳太初行哉

蘇平仲文集卷之六

序

章貢邦後學蕭泰校正重刊

送晉王相汪君序

聖天子既一函夏圖惟治道念夫為國之藩屏在乎眾建　親王爰以夏四月乙丑九子一孫同日封為王授之冊寶錫之車服府之土田復簡　朝之重臣為之保傅　親御便殿　召諭而臨遣之俾之先往經城[illegible]制府寺備儀衛置官屬施政教以待　諸王出閤而龍舒汪君實肆　晉王相昔三王之於世子莫不旁求碩士為之師為之傅為之保而道以德義輔以政事保其身體漢氏以來因之凡諸侯王列置傅相其位秩差後三斷[illegible]今　晉王所賜履表裏山河乃堯之故都叔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要保王躬而制外閫不有重臣則何以哉汪君負倜儻磊落之資夙承訓於家庭又嘗師武威余公其與學雖文宏材幹略卓乎非流輩所可及　上之渡江也首被知遇出入左右數歷中外惟其所用而擢賢以著譽著則為石之鍾伏叩之大鳴焉小叩之小鳴焉今繇二千石擢拜是官　眷注尤非昔比矣漢光武以張佚不避於正脈故用佚為子傅唐太宗謂李績不遺於李密故托績以孤幼帝者為子擇相類如此汪君之使河南也波留父之而卒完節來歸其在中臺也敢犯　天威匡陳讜論可勵　晉王豈復有過於君者哉則君所輔導視佚與績之所輔導者雖有本支之異而　上之所以用君者與光武太宗之取佚與績蓋千載同符也已嗚呼矧能恭孫以爾綸以光孝友之行以拓維城之功以追河間東平之賢使晉邸稱為今　王

保有社稷與 國同休永永無疆上無負 聖天子建親
王之至計擇保傅之盛心固大夫士之所望而亦君之所任爲
者哉君且行 朝士之能詩者式歌以餞而屬余叙之於是乎述

送孔成夫序

惟二年十一月癸巳知縣孔君克勤受曰清河越四日丁酉朝
于 朝下吏部考厥績以其民于于而政俾復往治厥邑爰自
丁未涖辭 天子登進克勤申命之君曰爾邑瀕于河胥
屬天降亂草竊朋興剽劉爾邑民爾邑民四方出徂亡宅弗克
宅田弗克畋邑時則望塵自朕命 二 熊羆之臣底定中土爾
邑民乃携持厥婦子復故宅里惟爾尹茲邑亦既越三載民情
民痾亦宜迪知之朕永念人惟求舊俾復命爾以往嗚呼我民
亦孔艱矣爾曷相厥居爾曷闢厥衣食爾曷勸厥農桑爾尚克

乃事無乃刑夙夜宣昭朕德用澤潤保乂之我戎士苟有雖厥
次造于爾土以冕于爾有民時則執以歸于京師爾克俾乃民
有生有聚于而邑罔或怨咨爾克及爾暇逸以詩者惟乃子乃
孫是訓凡民亦莫不寤于爾弗走惟爾之歸若厥子於厥父母
時乃能朕則爾嘉其大用爾克欽受命再拜稽首以告伯衡曰
聖訓聖心罔不在斯民克勤雖無良民牧敢其曷以對揚伯衡
曰君克勤惟君世家闕里孫托祗慎厥身嘗列在近侍克荷眷知
肆爾畀茲邑君亦既克綏茲邑民于前曰我闢者厥始斯匪難
善厥終如始斯惟不易矧乃祖仲尼有訓既庶斯富富斯教嗚
呼邑無小大民無衆寡治則同道往其率由茲以終厥功茲惟
無忝乃祖之爰訓茲亦惟克對揚 天子之明命君克欽
念哉

送梅侯鼎重赴和州序

和峙江以爲城南抵采石北控淮右立國於南者倚之以爲重
鎮蓋自三國以來則然矣 聖天子受命而興也嘗駐蹕
于茲部署諸將乃渡江入都金陵既平江東遂定浙右閩陳暨
張兼閩并粵取楚襲蜀懸軍直兵下秦晉而天下以定則和
固興王之地哉不可與偏州論亦審矣是以例定爲藩等復爲
州而其守尤慎簡其人焉爲州之一月平陽令梅侯鼎重被選
往知其州事或曰和重鎮也守宜用武也然受璽于和者咸曉持
相之家居其半法之不行則籍兵法之步行則搆怨嫌政則獲
罪搆怨則取侮梅侯雖材且賢蔡乎其職也豈不難乎哉余曰趙
奢田部吏耳猶能以法繩平原君之家平原君賢國之公子也
猶知賢奢之爲矧今紀綱脩明貴戚之家一一奉公如法過於

平原君遠甚而梅侯乃 天子命吏又非奢之比也無虐
煢獨而畏高明梅侯奚爲不可居重鎮膺重用其職之能事也又
何難焉或曰子之言是已請書之以爲梅侯贈行序

送田同知赴太原詩序

今中書右丞楊公爲參政江西時幕府號多賢而鎮撫田侯無
曾特知名既文且武大見任使諸軍政民以至于聽訟察冤無
不適其宜獄府老吏咸傾心下之楊公入朝而田侯亦代還統
壓羅河之上杜門讀書耕食新矣方楊公由御史中丞出鎮山
西也爲郎缺長貳公曰吾所統皆股肱郡且其民悍犷難治不
有人焉足爲士卒黎庶倚賴者不足任而吾所知人惟田鎮撫
最材而效又著即具名以聞而請之 上乃命爲太原府同知
田侯且行求一言爲規余觀之春焉而草木榮秋焉而草木落

夫其榮也非自榮必有使之者故從而榮也其落也非自落亦必有使之者故從而落也是故使之者至無物不從使之者不至無物或從古之爲治者舉天下之大而無不爲之用者無他焉者總其所以使之者而已矣而教化刑政之具忠信之勸懲之方則其所使者也夫以田侯之材誠善於所以使之之術雖以之轄理可也而況爲郡乎集流亡以實其地課農桑以掌其生謹邊防以除其患時役使以齊其力同好惡以得其情興學校以華其俗轉慘悴爲樂康予以吝知已予以欽承者注夫何難焉而又安用余言哉於是書以爲田同知赴太原詩叙

送樓生用章赴國學序

勝國設監學以蓄貴游之子弟拔田里之秀民使受業其間滿百人即止取之如此其難也業成然後積分積分及格然後私

試私試之法以入學之先後貢十人而止必三年大比然後與天下貢士群試於禮部進之如此其難也試於禮部中有司之繩尺策于天子之廷然後賜第出身例不過七品官淹滯常調遠者或二十年近者猶十餘年然後改官其改官而歷華要者十不能四五淹於常調不改官以沒身者十八九用之如此其難也我　朝之設監學也凡田里之秀民執經就列與貢者齒不嘗限以常額略課試之虛文嚴責成之實驗甫二三年即試用之巡行列郡舉其職者蕆事復命或擢左右參政或與大郡或僉各部按察司事是不惟易其取之之途進之之門而用之之術抑亦易矣於戲　朝廷待諸生之優誠前所未有也諸生生今之世居今之學不謂之厚幸可乎哉雖然勝國之於諸生也取之難進之難用之難者無他不貴之也不貴之以故困折之也　皇朝之於諸生也取之易進之易用之易者無他貴之也貴之以故假借之也夫困折之則其求之也不全而責之也不備假借之則其求之也必全而責之也必備諸生生今之世居今之學吾見其易成名也吾知其難爲稱也吾所爲甚且懼也然有師資之益有教養之漸而又有國之刑賞在焉誠脩游息者誠能勸焉懲焉而感奮焉則成材就實自致於用以稱

旨竟夫何難焉此余又未嘗不望諸生自勉也今年秋大選郡學弟子登于監學金華學子以選在行者十有四人而樓獻用章居其一用章勤而敏介而通其在郡學已自能頎然出其頭角矣猶今去而遊於監學乎惟知自勵幸毋倖其易尚思其難益致其勉能爲人之所難非用章之望而誰望哉使明体適用之學不愧於前脩設學取士之盛典白於當世則余雖病

處山林尚能作爲棫樸之雅以慶人材之秀出以歌　國家之盛美也用章行有日凡朋從咸賦詩以送之而見請爲叙故述此告之

送徐生繼先還國學序

國子生徐繼先移病歸金華既踰期而愈將往卒業其同舍生何與道樓用章以省親在金華請於縉紳先生賦詩以贈之謂非余莫之叙也相率來謁嗟乎繼先昔生之疾作生父兄之望生愈者甚於生之自望生知之乎今生之疾愈生父兄之爲生喜有甚於生之自喜生知之乎生亦知父兄望生之學成有如望生之疾愈乎生亦知父兄喜生之學成有如喜生之疾愈乎惟知父兄之所望與其所喜者在乎疾之愈然後知愛其身亦惟知父兄之所望與其所喜者在乎學之成然後知淑其身焉

其舅叔其身所以慰父兄之心也而豈自慰云乎生也疾則歸就舉愈則往卒業後復稍亟往来而不倦煩者奚豈不以此乎哉嗟乎繼先生之歸也凡可以愈疾者既無所不用矣生之往也凡可以成學者宜無不勉焉如使於凡可愈疾者用之而於凡可成學者不勉焉是知愛其身而不知淑其身則父兄亦將缺望而又何賞乎雖然疾豈徒愈哉非治以良醫不能愈也醫良矣非飲以良藥亦不能愈也藥良矣非慎起居節飲食救淫邪之去蹊元氣之復亦不能愈也則學固可類乎哉是故師者醫也道者藥也氣質者淫邪也德性者元氣也不得賢師不聞至道不變化其氣質不成全其德性而學焉有成者乎今奉 天子之命居儒學之館教育天下之材自司業至博士助教凡十數公余雖不獲盡見之而不可謂不知之也之十數公者皆學尊望隆業專而與周孔之術邪于詩書禮樂之文以生之妙年得與英俊並遊而受業焉則師既賢矣至道不患無聞矣生誠克以愈疾之心而戰兢競日而自强其知而允蹈持其心養其性去其偏而復于中而學焉有不成者乎學成則德可久業可大名可遂所以慰父兄之心不其至矣乎而生父兄之瞿瞿焉生喜也視今日之喜豈不相千萬乎此亦余所望於生者也誠如是余與不爲生助喜乎嗟乎繼先尚懋勉之乎

贈高士敏序

曩余游燕都士敏之先公時任大祭公則吾父行也因以故人子謁公於舜化里第得公與之爲禮朝夕往來門下且數月公服日褻衣緩帶坐蹋棋一卷頭過余禮移時始去儼然老成典刑也余將歸會公旨太夫人維揚遊同再而南公嘗言吾兒曰興士敏者且冠矣頗知力學攻文辭行且至維揚嘗出以見子子其弟視之苟有得無忘相訓告也比至發東道積公間道以往余則乘道海上竟不得過維揚與士敏相見後聞公奉太夫人來姑蘇又謂爲理官吳興以卒雖相迩而疆場事費以故亦不得往哭公與士敏相見今年 國家蒐羅四方之賢以議禮考文由是士敏來 京師知余在城均數抵余所自以爲相見恨晚云蓋公嘗語士敏吾有故人于蘇平仲者在金華異日見之可與講學者也士敏以公之言爲信而不遺余之姓名以故見而喜喜而定交焉安知余之非材哉野人有山鷄野人不變而過客愛之從以爲鳳故也使過客知其非鳳則過客之弗愛甚於野人矣余嘗推從公游不啻公之推與之過情也惧若山鷄不足爲世俗徒累士敏耳士敏名父之子非若余之不材托契家而後交焉厥足以榮尙已又焉得不自以爲喜也士敏預脩元史尋入 東宮爲伴讀復從翰林編脩時秦邸兒善待 王留居 京師日與之處觀其儀表之頎昂志氣之軒豁議論之辨給文章之雄贍未嘗不羨公之有子余長士敏且十年內視不及士敏遠甚無以副公之期待也固不待他日能不發愧乎且高氏世有聲稱公宜食其報而位又不稱其德焉譬之水其積厚乎畜而不流一旦決其防而然其何能禦之也孰謂遺其時以光昭前人不在士敏乎矧士敏年甚壯材甚美往入 朝官甚見器其馴致於通顯也何難然則士敏之使余喜豈徒悅振要當以功名事業豈特文學而已哉

贈林子山序

人之生不幸而失身或爲農圃負販或爲百工技藝或爲阜隸

倡優否則不幸或病狂易或聾瞽或冥頑而或聵或瘖或跛則其最不幸者也而吾之生也幸而不跛不瘖不聵不矇且幸不冥頑不聾瞽不病狂易於凡皁隷倡優也百工技藝也釋圄負販也幸皆不失身爲之則吾之有生也夫豈易哉又況辟於爲物而靈於萬物爾於衆人而貴於衆人與天地並立相爲終始者乎於此見吾生之甚不易也古之士知生之如此其不易也是以懼焉而不敢淫汲汲焉務以遷善補不足慨焉日夜自强而不敢以斯須而肆焉今之道者類然而不省冥然伏若徒然飽食而頑然不務進脩而慢然不聞大道者見其面墻而立其行矣謂與聾者瞶者瘖者跛者奚以異師心自用恣情失正與病狂易者冥頑者奚以異其名爲士而其失身固有甚於爲皁隷圄負販者爲百工技藝者爲倡優釋老者皆曰萬物之

靈穀亦必與草木鳥獸衆人同歸於腐壞澌盡泯沒而已尚何奈天地而相與終始之望乎雖天士之貴賤在聞道之存亡在物學世降習汚天下之士於是始以爲士之貴者在乎爵位之崇高權勢之隆耀若氣之充溢名譽之光輝而相率馳騁於務學以追世好之不暇其於道之存亡一切不暇顧也既有偏流於而甫督務正學而遵古道者由乎其間舉天下之士不以爲迂闊則以爲詭左不相與然之則相與笑之矣矧皆合其學而與之共學乎於此亦不思夫有生之不易而已矣此亦甘心爲草木鳥獸衆人之歸而已矣不亦大可悲也夫於斯時也而有人焉能自拔于今之人求合乎古之士即文獻之邦就當世之碩儒以講求洙泗濂洛之學爲已事若子山者豈苟慕其名哉豈要譽于士林哉豈將以眩遠近之聽聞哉其殆均知

生之不易而不忍爲草木鳥獸衆人之歸也云爾推此志也則子山既亦超於人而有合於古矣何取於余也顧乃不忘下問而求益焉余也雖嘗抗顏一日爲 國子師然自幼侍遊他邦中遭海內變故憧憧焉擧擧焉加之近歲不幸而瞽且聵焉而於鄉學昧昧焉則其於道亦可見矣將安所進於子山乎獨念夫有形則必有神神者何精華英銳之氣也凡物莫不恃之以立而人爲甚古之君子幼而壯壯而老老而至于死道以爲已任足乎內無待乎外不淫於富貴不拙於貧賤不奪於禍福不撓於憂患不回於勢利不愧於俯仰皆是氣之所爲也而不可不養也是氣也在人在天地一也朝氣之絪緼彌六合而薄三辰非不勃然盛矣然不保朝而銷夜矣詎足恃乎雖在天地猶然況在人乎夫是以貴乎有所養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

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余不敢以疾病而不加勉也余之所願學者如此子山其謂斯何苟有意焉尚勉持以從事則不忘既於始而有進於終可以充有爲之志而極其材力之所至將於高明之域不在余則在子山矣又何往而道遠之慮哉

贈玄默子序

混沌無閡遊于放逸之野遇玄默虛子入無子方相與論道淡虛子曰至哉道乎大於天地細於毫忽亘乎古今散於萬物狀之而無象執之而不得恍恍惚惚不如歸之默默入無子曰二儀之高下七曜之著明山川之流峙寒暑之變更禽鳥之飛泳草木之榮悴與夫人之男女飲食作息經營何莫非道之流形也吾以爲昭昭執稱其冥冥混沌無閡曰唉若之於道也尚管窺

其與哉不過闡其偏耳夫形而上者謂之道無形無體無臭無聲得其一偶爲物得其大全爲人而與性俱生焉故道之微而顯也不在乎能言而在乎能行苟徒逞辯說以彷彿又何足爲之重輕也邪傍有一士神淸而鬚髮皓白而長身闊混沌無聞作是語已支杖而歎曰存於天地之後兮有於天地之先無一息之或停兮無一物之不全不知其孰始而孰終兮但見其忽在後而倏在前敲之以一言兮曰玄之又玄誶無忘言之人兮黙焉而意已傳凌虛子入無子方問其邑里姓名其爲士者不答竟去混沌無聞曰若不聞余之全櫛有孫仲春號玄黙子者乎卽其人也卽其人也

贈金與賢叙

古之善繪者畫詩圖孝經爾雅儀禮論語春秋者易象皆有經以行下至漢魏晉宋之間講易有圖則禮有圖列女仁智有圖圖遂與史並傳助風教而翼彝倫則繪之所係不旣重乎然而豈易能哉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繪之事象之效也實有該造化之妙理者焉不得其妙而能合於天造吾弗知之已於戲與造物者遊得於心形於言粲然在紙而成章則謂之文得於心形於手粲然在紙而成象則謂之畫余嘗學爲文述山之勢水之態烟霞雲霧之變草木鳥獸之形以至于神情鬼狀或曲盡其思致則使人讀之不啻若登山臨水仰烟霞雲霧俯草木鳥獸而鬼神出沒乎左右心目爲之竦動焉雖未必能窮造化之妙也而其故則可知已又況心手相應而爲畫哉使人觀紙上之象而竦動也固當什伯於紙上之文而或不能然豈不以規規於筆墨畦町間乎蓋

有道有技道至而後技至自昔以技名世者莫不有道焉庖丁之於割輪扁之於斲由基之於射宜僚之於丸非徒積習之所致也況於畫而可以不事道歟余祗平陽金與賢與賢先君子曰傳誠甫爲儒學官芳暢翁事尤長於寫神與賢妙傳家法有士顏而無惰姿一時名大夫士無不與之遊雜名稱甚嘗爲余作小影見者咸以爲酷肖而未有以報與賢也謀諸同志與賢謂之曰我無事乎報也以一言贈我足矣夫贈之爲言增也古人之於人或延譽之而使增重於時或箴規之以增益其所未至則贈之言余固無能爲與賢增重而與賢名聞諸公間亦無待余之延譽若夫思繪畫所係之重明物理以進於道以增崇其畫力以追配於古人則區區所望於與賢而不容已者故述以爲贈

贈岳德淸序

杜巖金華同知潘侯叔聞病目延周漢臣者治之漢臣出入叔聞所余數數見之其徒有岳生者未嘗不與之俱漢臣治叔聞之目凡砭鍼湯熨與夫削之和之加損一以屬岳生比叔聞病愈漢臣辭歸余亦徵赴 京師余之叨祿于 京師也八年然後得請歸養及歸從人問漢臣則且死矣而岳生者余固忘之去年冬有持胡先生遺岳德淸詩示余者言德淸余嘗識之余亦不記其爲漢臣之徒也歲之六月德淸過余相與問勞乃知其爲杜巖與漢臣俱出入叔聞所者爾時相識也而忘之則余見德淸安得不喜且愧哉德淸故鄂忠武王之裔家于嚴陵棘與所求東名山與區往往有其足迹而雖愛金華之長山至輝看爲不能去其所至人莫不虛館以俟爲人治目比有奇驗則

德清能傳違臣之謀可知矣余因問德清人目病凡幾證狀何若也德清引古方書言目之病其證大都十七八證而名狀各異又問治之皆有術無術對曰唯瞽不治餘皆有治之之術也然則天下無不可治之目已對曰然余術辭曰嗟乎德清生亦知余之病乎余目與人同而余獨視不及尋丈尋丈之外莫辨牝牡不辨此吾友也熟視而弗與揖彼非吾友也拱手而迎之以此動輒速謗招刺不知此果類古方書何等證也生將何以治之乎然余固能决別賢否賢者愚者其瞭於尋丈之內焉生縱不吾治猶可也嗟乎德清生亦知人之病有甚於余而余之所甚患者乎乃者雨不時降吾東以旱溪流斷絶車無所用由是方地千里不問高田下田鞠爲槁壤夫稼者務無弗黄而殆矣而肉食者若不見而安之省且督吏若胥日夜取常租之盈甚視民之少壯者之有菜色老弱者之膏爲殍也與瞽者瞰者眇者無以異觀其目則非瞽非瞰非眇者不知此果類古方書何等證也生將何以治之乎人也固　朝廷使之舉錯民之枉直者也生不有以治之其於賢否是非利害曲直廢置取舍從違顚倒錯謬每事類夫此則斯民將柰之何德清謝曰此非目病也苟非目病則何病也對曰此所謂盲於心者也夫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況乎以心盲之盲責醫目者醫哉則雖工亦安能治之雖然凡人之病必有由來得其所由治之斯愈此不易之道也今人之盲也亦必有由然矣故竊以爲苟治之以治何大夫則聖大夫之術何患其不治哉又焉用吾醫目者爲余病其辯遂次第其語以告操黜陟之柄者且以見余之識德清有素云

記

報恩光孝天寧禪寺大佛殿記

比丘軒公住持報恩光孝天寧禪寺之七年洪武十六年某月某日新作大佛殿成其費取諸經用之羨財而衆聚施以助不給出力爲之外護則廣威將軍前溫州衛指揮使司事王公銘寺在衢署之東宋崇寧壬午某禪師所建癸未賜額曰崇寧萬壽政和己亥乃改額曰天寧萬壽紹興丁卯又更賜今額某年以災毀重興未幾而荐厄于某年至某年重葺又燬于某年元之至元幾年始復于[illegible]至正末困于力役田既出質衆亦散去而寺之頹弊已甚　國朝洪武九年二月軒公以選自惠日來主法席患其經營者什不以植傾者以支朽者以易缺者以完而土田以復淸規以振會有司治海船邸寺下處工徒不戒子犬又以十三年春啓爲淨衆之區軒公謂其徒曰寺之殿興法之隆替係焉我等坐視可乎僕神苦力撥拾贏羸以圖興復凡有此者莫不感奮民信向相繼致助西偏地勢稍迫則請於王公所使與東如一地以尺計者若干尋建方丈庫司祭堂既而曰有方丈以議事有庫司以儲財可以事土木之功矣然欲復舊奴宇莫先於治殿以處奉佛相儼識允協以白王公伐大木于羅浮象浦採貨食匠僱工事以其夏六月望至是而乾復爲屋以間計凡若干高深崇衍稱焉壯麗舊所磨番蘇楝厚礎斷聖藻繪無遺功金相玉毫安奉如式幡幢華蓋鍾磬莊嚴其壯觀頗亦倣於昔多矣爰以狀因鎮撫譚君濟來徵文爲記余聞成壞固有數而以廢爲興則存乎人又必人與時會乃能不難於以廢爲興茲殿之建當山冦竊發之日厳擾物匱

之時首尾僅四寒暑而巖然成就如此豈不以智性融通於事
於理未嘗分別而生欣厭有若軒公而又超迭 聖時哉弘惟
皇上渡江之初即以故龍翔集慶寺爲天界善世寺
寵僧侶之四年徵有道浮屠十人就蔣山太平興國寺大建廣
薦福會後六年 命天界住山宗泐取經西竺又五年 詔郡
縣咸立僧司以糾其徒佛去之見尊奉至此報古所未聞也蓋
西方聖人以神道設教大率使人去妄而歸眞因現以生悟其
誓願之廣大慈悲之深重欲高深擴衆之區生成動植之類莫
不拔迷途脫苦海而來躋於慈恩普照日之中此與 中國聖人
博施濟衆一視同仁夫何以異 聖人在御務用眞乘亦惟欲
禪至化陰隲群生豈專福田利益於一人哉軒公祗承 德意
而致力斯寺於斯時既成皆辟以殺所事方務竭功畢渥被龍

廢幾教基上並 鴻圖至於萬億斯年而海隅含生之類永有
依怙其營度之勤擘畫之表興復之功當發書不一書殿之建
特其權輿爾尚刻石以俟焉軒公名子軒號宗晃嗣法於宣翁
雖禪師者舊與公同心而劾力者曰某曰某云

溫州府開元教寺興造記

溫之佛刹傳天台智者之學者惟開元最鉅在今玄妙坊東晉
天寧二年郡人李敷捨宅以建初名崇安唐開元二十年詔諸
州咸以一大寺爲開元寺而並寺爲溫諸寺之冠例改今額石
晉天福二年復崇安故名至宋治平四年火火而復完政和十
年更爲天寧萬壽宮其後爲寺仍曰開元建炎十年也紹興十
年又以當燬未幾重興初寺辟法明院後迂法明于來福門外
而以地畀寺斥大其址並子院五曰藏院曰天台教院曰千佛

律院曰圓覺曰圓通西禪院寶慶十年重建山門又移千佛立
于寺之後元至元二十七年各路例設官講所因以千佛爲之
自是千佛不復隸本寺俱燬于延祐元年而重構于泰定四年
歲時御祝醮薦梵唄咸在焉越三十五年至正丁酉颶風大
作棟宇蕩覆幾無存而上下兩序亦圮甚矣主僧至剛惟克
蒐而新之樹法堂闢山門範銅爲鐘構樓以庋而罹主正心也
所宜有而未及爲者固多也今住持仰山欽以 國朝洪武五
年自顯恩來補其處銳志興修圖惟服經織又以病去十六年
春諸山相率白于郡府請辟之出再正法席即採已之資斂田
之入市材鳩日召匠僦傭百堵皆作殿堂門廡庫庾齋庖溷圊
或因或革以次就緒佛菩薩羅漢諸天神睟塑莊嚴煥焉華
新僧佛之供器物之需纖悉畢備下逮垣牆皆所之繼有廢必

舉凡至剛未及爲者至是仰山無不按其法之所宜有而申其
志之所欲爲矣雖名曰構以爲新實則剏始十七年某月某
日工告竣重來請僧會請數十年之廢成于旦爲力不易而功
甚鉅宜有述以示方來而寺之沿革興廢皆無所攷議介前溫
州路治中金君朔求余記之竊惟開元自有寺至于今千有六
十有八年矣阨于燬攸者三于前家壞于颶風者各一由代
有其人故其壞也隨復而其存也迄帝在梁則有若宗慧開義
并鑄大鐘大鼎在汴宋則有若姓南韶關獻頌仁宗召對賜旨
號御家翰錫以文英大師之號而御書閣做建自是祐至熙寧
丙憲一大藏教之賜在南渡則有若眞教因山門爲閣祭百有
三十尺東西各翼以基高與之等觀水心葉公之記其規模之
雄傑巨麗猶可概見也元有國百年先後登于主席是足遽緩

則有若至興思聰者訓宗岳至淵寺之久而不廢豈不以人乎
際今昌辰尊崇象教不有仰山者出人與時會假方便力示現
有爲孰能於昔歲間畢還積耕將墜之緒振宗風以不墜
也哉然稽乎此有大興建皆在時和物阜之際易爲成且易
易耳今仰山興事於仍歲水旱之後帑藏空虛之日而能悉續
于成不怒于素固猶其材之過人亦豈易乎其難矣宜無以
告後人使相與扶植於無窮乎簡不辭而備爲之書若夫如來
以種言說開示趨極示正路五時八教三觀十乘之旨法庭重
哲龍象成萃將而行之又豈不在仰山當不待記而昭示世嶠
文字所能記不敢因記興造而輒有所陳也

太平歸元禪寺記

平陽有新寺曰太平歸元其地樸樕雜條距郡邑之境唐末以

來列刹皆未能成過之元後至元中邑長者吳君良佐之所剏
也其爲事甚偉而其爲力亦勤矣今四十有五年吳君孝亦十
二年于茲而未有登載其事者其子常孫平若恐來者不知所自爰詣
石介鎮撫譚君濟翁求余爲之記吳君秉好施與每歲夏秋之
交輒發粟周其鄰曲嘗造舟飛雲渡募篙師操以濟往來者資
地一區縣北隅平夷間瘞不能葬者既而曰謂此足以行吾誠
未足以幸人爲善且吾將生長安樂於太平之世皆 上之賜
也願籍佛力以報焉而卜地之西雅山之下其地衍爽以居佛識
宜於是以至順壬申夏度地八十餘畝夷高而增卑縷經而支
陂使平正如一隴以後至元己卯秋八月乙未興役中爲大佛
寶殿四阿崇三十有六尺盖其尺十四以爲廣深視廣不及二尺
左右翼之深廣如之殿之後法堂祖師祠侍者寮居左檀越祠

首座寮居右法堂之後觀音閣又後爲齋堂爲方丈殿之前山
門三間門東門西翼以夾各二爲維那知客之寮其之東西各
一樓東樓棲經一大藏度爲西樓範銅爲鉦鐘懸焉門之外壘
門臺門之前爲放生池其上爲梁其前樹扶闌又前列七成浮
圖而其數如成皆甃石爲之左右廡各十有七間自法堂屬乎
門中左廡爲伽藍祠而廡後曰庫廩曰行堂曰廚院在焉曰東
庵曰倉司又在其後中右廡爲僧善祠而廡後曰栴檀林曰選
佛場曰照堂在焉曰西庵曰涵園又在其後數而方丈方丈之而
門外至于臺門內至于庖湢與夫作役之舍屋以間計通百有
六十有八凡事佛之儀物奉僧之器用制所宜有者罔不精備
而㝵垣孚與脩衢周陌柵之木石錢甓釘灰丹漆匠傭之費爲
四十萬爲五千緡爲米數千斛石佛菩薩阿羅漢以至護法天

王之像設悉塗以黃金爲金百十有八兩以至正乙酉春二月
甲戌蔵功而比丘智涌實始終功其勞是秋迎致逆川順禪師
主之又割田千二伯畝爲恒產勅賜今額定爲十方禪院仍下
宣書護持則明年夏四月也帝師亦錫吳君號正心德大圓悟
居士云尚論其世蓋有元豐豫之際於時郡邑閭巷之豪百
倍吳氏甾埒封君者固多皈心真乘喜施不靳者亦未容無之
名藍上刹方興土木之功捐十金資之以田數十百畝助其不
及則自以爲輕財好施而人亦與之輕財好施之名觀吳君獨
力自任以濟於成風斯下矣自昔爲浮圖氏建大寺市大田非
王公則戚畹也吳君一布衣男子耳十餘年而能爲王公戚畹
之所爲此其材且智爲何如抑聞之寺落成之日吳君年未六
十即屏家事不問作樓四楹于方丈之西室入處之焚香默坐

閱月踰時不出户二十載猶一日年八十有四一日閱般若經終卷遷入室延寺衆語之曰老居士　行矣幸大衆稱揚佛號訣別合掌隨衆稱揚而逝夫離俗去智完悅生死㣲特如是豈非所謂知施貨和起慈悲心發願回向具足方便成就無上菩提佛果者與孰得以造寺功德爲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而議之哉常等克念父祖之勤勞孜孜焉求文昭示寺僧使知物始之不易而相與保守於無窮亦可謂賢孝子孫矣

武義縣重建廣福院記

武義縣之闍閭中有佛刹曰廣福院元之至正丁酉春燬于兵寇其年冬僅剏大佛寶殿未及視其成而僧散或逝或徙莫有任其興廢之責者爲日已久爲者余從遊來歸過焉則朱宗粹捐貲鑄金鈴煥然鉤然覆雉耳目矣上人志晉爲余入坐方丈而言曰　皇朝癸卯之歲志晉用中乙之次命主是山顧瞻院宇莽不遑寧處切自思惟失今弗圖將有朱業而隳頹者乃與君徒宗與慈法經營籌理而延慶寺住山如海邑士洪德潤等矜吾之有志也所以佽助者靡不竭其力甚且衆捷益以己資聚材庀工成大殿於甲辰之夏建山門於乙巳之春嚴像設於丙午之秋而兩廡之作以戊申夏法堂之搆以辛亥冬燕室庖湢湢之屬次第訖役凡制之所宜有法之所當備者方列緒成之過不自揣輒欲具事狀求記於執事而尊下臨敢詳請之按院始於宋之嘉祐丁酉本福聖浴堂也治平丁未初賜額曰壽聖遺燬于宣和庚子未幾重興紹興壬午乃改賜今額曰廣福元大德中災數燬院又當其衝爲横流瀦畜之地山門既圮而衆亦無以自安主僧求起得今址於徐丈肅公之孫揚祖乃公之

別業遂徙而建焉實至大辛亥也自嘉祐丁酉至今洪武壬子凡三百二十有二年一圮於水再燬于寇蓋有數焉至於以廢爲興未有不存乎其人者也且起之之建始事以辛亥晉之重建訖役亦以辛亥偶然哉前乎起也願未不登於文字固莫可考也視俞公之記起致力於大觀之際歷二十年若猶有待於時秉惟力繼之而後規制大備可謂難矣今但產不加多而物力不迨前且皆徒晉悠然以興起自任訖能以十年之間而復還舊觀不亦難哉思其難相與扶植彌縫之使之永久弗墜是誠在乎後之人精次第書之俾刻石昭示焉施錢與助者之氏名具列于石陰此不著

清泉庵記

洪武十六年春余客平陽欣聞闍閭之宿學思得寂寞之地澄坐滌慮焉余友前簽陰縣主簿林敬伯乃相與之縣南猶門之清泉庵初眾道林氏屋側復折而逕朱陳二氏居之前後以入庵爲屋若干間大山屛其東天妃祠峙其南祠之祝史盧于其西劉氏園于其北鄉臨趙氏家耳㣲則東山九鳳諸峯森秀羅列暖翠飛嵐若有使人有塵壟之思因自可樂也庵僧曰東源嚴師嚴重簡默對坐移時視瞻不苟類有道者余心異而喜之暮返而朝往於此無旬矣乃知師年十八得度傳法於虛白日公後三十有三年爲洪武戊申司藏綸江心其夏指揮何公高其行言於郡禮請住持神山禪寺又三年謝去其衣柄於歸元比年敬伯導人彦輝與晉仲輝者以茲庵又虛率里人延致之人固疑師之不屑也而師欣然不拒夫領泉嶽林升坐說法號爲長老而居之不擇乃尙不惟不擇居而安完其寂且其發未嘗

不盡心焉此豈非有道者哉師以庵未有記具石求記而吳君元乾又爲之請乃書曰庵剏於宋淳祐間名正因堂禮越吳氏始居此者曰正覺大師傳六世而至太古闓元至正甲午燬于寇太古營其私寮將營興復甫樹前殿未及視其成而報緣盡矣師徇衆之請來主此則戊午夏也坐堅前殿建後殿翼僧室翼以兩廡嚴像設其中皆出於師以介鹽泉場改今名永業僅五畝凡瓶錫之集香花燈燭之供日用食飲之需皆仰給於施亦惟師道行足以起人敬信以啟施者相繼也師於之爲全鄉人俗吳氏云

平陽縣重修江口斗門記

平陽之江口舊嘗因海隄中斷之埭石爲兩崖廣各三丈内外貼石爲左右翼又數石甃於前後中涯植石楹杙於便門鋏坎啗板以爲閘毋門板十有二疊時水盈縮而開閉之復以屋五間覆江口斗門宋端平丙申縣令林公宜孫始作之元至元二十四年里之義士鄭君存耕嘗經理之繼存耕而致力焉者則其族人前福州路閩清縣尹惟前松江府華亭縣尉公誼其歲至正辛丑也後二十三年　國朝洪武八年水暴溢颶風激海潮相輔爲害涯崩屋仆而門亦圮今且九年矣爲縣者更幾人而視之恬然蔑然雖欲起廢未孰爲之倡哉十六年夏衡康彭君尚賢來爲丞是秋以公事過其地目擊之慨然不寧亟謀興作會主簿新安吳君經中承令運自瑞安與史成郁揚君孝忠進用至自浙江議以克合責成於水利所及之鄉大家之役于官者其人咸不勸而趨以謂浮屠一家猶能出力役衆施完砂塘陰均兩斗門今在位者興無窮之利吾屬顧不能効

勤勞乎或輸以財或爲以力協謀併智以任其事者九人以公誼實致力於斯也鈇厘而若成推使督役者於是市石與木撲日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隄涯門牖以至于屋悉復其舊而欽完堅緻視昔過之足支久遠又以其餘力修平安渡馬道百二十五丈以免人於淖始事於九月庚申而訖功於乙酉皆數刻石紀成而因謁君復元屬筆於余蓋江口在縣之東南二十五里左江而右山潮汐之所上下諸山谷水凡三十六支皆經此而入江知斗門之未作也殺流既莫之遏而海鹵水亦得入以害稼民交以爲病自作斗門然後溢不患溺乾有所仰而惠利及於二鄉五都之人溉田大萬五千三百餘畝則其所係豈輕也哉歐陽子有云作者未始不欲長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使其繼者恒如作者之心則天下豈有遺利江口之有斗門蓋嘗有待木旱無虞歷百四十八年猶一日豈不以補而繼之者有其人乎壞于暴水而中廢者九年不有諸君子以興起爲已任將遂廢前人之功失一方之利然則是役也雖曰修舉廢墜功蓋與剏始等矣於戲使凡爲縣者皆能識思其義若諸君子則門之復當不待今日民之家利其可以世計哉故爲之書使來者尚有考而用其心也

松陽縣學復射圃記

松陽之有學學之有射圃蓋自宋紹興始元之制凡民不得持弓矢故射息而圃亦廢爲家右因侵而有之殆八十年有司漫不加省　皇帝即位之明年　詔郡縣皆興學置師弟子員而講習乎六藝儒生葉端等作而言曰今學令射居其一射圃之復惟其時矣以告今王君會王君微赴　京師事格不行而提

刑按察僉事張公行縣適至乃具以告公爲按圖籍凡學之地侵于民者責丞李君命簿劉君文彬悉復之而地卒以歸正其疆界爲其畛域樹垣以繚之王君踊白　京師禮部使者祗承德意宣故地於久廢之後幸與斯文甚厚宜有以示後人教諭毛君輝耀爲而起遂命之來請文書曰侯以明之此射之學故也其人之賢不肖觀其射之中不中見焉故以射致衆衆致而後論士是以三代學由之而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致辭者三則僅有存者夫學政莫大於射也尚矣

國家方脩文教而稽古定制焉則射圃之復其豈細故哉

乃爲之記曰復地以尺計之直學之東南則縱七十衡五十直東北則益其縱二之一去其衡三之一直西北則其縱倍東北之三其衡不及東南之八直西南則其縱得東南之衡而去其一以爲其衡東南故所謂射圃也張公名志道字宗陝西人王君名彝字秉文北平人輝邑人縣學學錄一紀士論多之云

覈田記

宋南渡後金華縣始名覈田射畝於紹興辛酉檢踏於嘉定甲申覈實於咸淳丙寅立法詳而爲制密户有恒征地無遺利治不失有田斯有賦焉元之下江南因之以收賦稅以祁力役而水旱于其則驗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加以歷歲既久舊籍漫不足徵由是縣之民每遇災主佃各列其田自訴許報覆益步加畝以幸免常相而賦額日虧矣至正庚寅令民自實其在均役而已不暇覈正也版籍入　皇朝遂有虛空之賦名曰虛鈔糧而其數之多爲田至千三百九頃有奇民困逋而其償吏惴惴惟懼入不登是懼而公私交以爲病矣昔間中書省丞命檢覈除之戶部覈田令併以五尺爲步造弓尺以量存下皆更改成籍毋敢自任既而命明州府通判王琮來治之甫興役又以事罷去會今王君來倅郡遂以命君而君亦自以爲已任爲縣統鄉十有二鄉統都上鄉七中鄉四下鄉三都統保大率十乃令都擇一人爲爲量長保擇一人爲爲里長都以五十步爲率築堠一爲表其都之界保以三十步爲率築堠一爲表其保之界田以畛爲率樹木表一爲書其甲乙之次樹楮表一爲書其多寡之數而劣都比保分曹易地相司察焉有田者則各以名數如其時新木草者自占書于表而樹之田間擇吏之清強者分董其役以金華縣丞鍾晉董東南鄉以浦江縣丞杜秀董西北鄉侯乃出詣諸鄉即寺觀以次會衆糇糧以食飲衝冒暑雨跋涉阡陌覈畝而申量焉各乘其形之方圓曲直長

短絕彼補此乘累繳積以定畝數乃以今昔之度準之有餘者增之不及者減之岸溪而鄰于水昔跨之山林園池而墾築耕稼者收之量既周乃案諸所表爲魚鱗圖爲流水冊用以會賦圖以會田董之以東陽縣丞趙斗南夙朝夕親臨而程督焉凡田既除前虛鈔之數其爲增者收者總百五十二頃有奇減者鄰者總三百四十五頃有奇所以扶計者四百五十有三圖以幅計者如所之數而皆有副檢量之役起洪武四年夏四月丙申訖其年秋八月庚子積百有二旬有四日圖冊之役起是秋八月壬寅訖明年夏五月壬子積二百有五旬而畢以竣事聞數十年之病一旦以除父老相與慶幸爰伐石圖其懲久介智者任山晋仁求文爲記余聞經界者仁政始三代盛時分田制祿由乎井地之均而井地之均由經界之正自是以來其制世

殊至若貢賦以足用因田而成賦無古今一也今檢覈之難執
政責成有司可謂急先務矣苟下且六七年而吳有供事者豈
國家裕民意哉是宜王君於莅政之初不憚勞勸而懇懇焉殫
其力也更張推允而經費不虧民征用寬上有節度下有堅守
仁民之政孰大於是嗣爲政者毋替厥成金華之民利賴寧有
既乎然則托焉以垂永久將不在余文矣王君名綱字之紀槜
州人嘗覈田蘇州爲諸州使者冠其來倅是郡也由承運庫使
外補云

記

國子學同官記

乙巳秋　詔郎應天府學爲國子學設師弟子員其禮士助教
正錄非有操守遂於經術者不得登用維時博士則
上親擢金華許君存仁爲之丙午春以章貢劉君宗弼爲博士
臨安李君宗表河南張君用周濟寧崔君文秀爲助教豫章完
君彥明爲學正廣信鄭君一中金陵杜君淑循爲學錄臨江梁
君以誠爲典膳其夏用周除淮安衞經歷其秋彥明除建平知
縣以誠除官諸場管勾其冬一中除上海縣丞繼用周則廣平
郭君可久繼彥明則衡昌李君克正繼以誠則章貢呂君仲善
繼一中則東陽張君孟兼而余以七月承授學錄丁未秋學正

正四品始設祭酒司業與博士即拜存仁祭酒宗弼司業是秋
陳君彥博由元翰林編修署典簿洪武陳君子方由元進士署
博士槜州高君仲雎由　太子伴讀署助教而余亦承進
學正補余處則吳興張君伯淵也其後存仁謫郃州宗弼拜浙
江按察僉事子方拜江西按察僉事彥博遷太常博士宗表以
事罷去淑循遷太常贊禮仲雎陞磨勘司令伯淵陞磨勘司丞
仲善陞太常典簿孟兼陞祠部主事余轉翰林國史院編修官
辭疾不上今在官者祭酒則孫先生以　太子賓客兼博士
則汴梁李君叔允典簿則濟南周君敬中助教則上蔡朱君季
禮合文秀可久克正爲七人而叔允尋權入　東宮兼伴讀
云自余爲國子官屬於斯之二十一人者皆獲托官聯而與之
遊亦一時之幸哉然甫六年而升沉出處去就離合不齊已若

是况於他日乎此余之所以慨然也因爲之記俾同僚時覽觀其姓氏庶用自勵焉來者覽考其平生以議擬其得失亦未必不有取於斯也梁先生名貞字叔亨會稽人劉君名丞直周君名循理潘君名時英郭君名來高君名聯朱君名明復冗君名完哲鄭君名貫紐君名璟其名如其字者許君呂君亦梁李君及東陽臨江兩張君名宗義則婺緣陳君名世昌則鉛山張君名濟則河南張君名溥則吳興張君暐者臨安李君名也宗顯者南昌李君名也余名伯衡字平仲稽山人

王氏祭田記

浦江之孫溪有義門王氏王氏之長曰士覺既舉子姪作祠堂以祀其先於是割上田五十畝據議入租以石計者若干別儲之以供粢盛以月日具其田之畝步字號柱某都某甲具刻諸石乃來徵文爲記古之有國家者莫不有廟廟必有祭祭必有田其禮可得而言矣　天子爲籍千畝諸侯百畝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盛禮莫大於祭祭莫大於敬是以古人之有事乎廟也常食不食常居不居常服不服常器不用雖其褻也而必變焉必遷焉必更焉必異焉敬之至也夫醴也酪也粢盛也所以饗先祖者也苟不別儲以資用而臨時求諸常稟不既褻乎又焉得爲敬乎此先王制禮　天子諸侯之祭粢盛□遺其薦舊之類必於鄉原焉耳之鄉以下可類推也已而記禮者又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當是時也井天下之田授天下之民凡民無不受田之家焉有士而無田者乎所謂無田者非無田之謂也無祭田之謂也無田則不祭田之所係豈輕也哉而固可無也哉後世備無其制祭無其禮而况於田乎貴爲公卿大夫猶然而况於士乎今士覺以布衣之士顧能推其誠孝即家庭祠祀其遠始高曾之祖而凡同居群從之考妣無不及豈非用心之厚者哉且王氏系出鳳林異時其先有登進士至達官謚忠思者於崇寧年相曾公爲近宗則士覺固公侯之子孫也於是自附於古之有田祿者以田五十畝供祠事不亦甚得於推矣夫余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喜其猶古之道也於戲不賢能之乎抑聞君子之舉事惟可繼也故可尚惟不窮也故可貴士覺此舉本之以孝節之以禮斯不亦可繼乎由之所入歲取不竭斯不亦不窮乎然則其報本也詎曰一時之計而已來裔因其報於心者用其出於田者而以奉事雖至於百世可也楚茨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士覺有焉其卒章曰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余於王氏之嗣人蓋日望之

陳氏祠堂記

平陽陳君謙邑之故家也其先五季時自長溪來居南監元大德間南監瀕于海陳氏亦不能獨存惟謙曾祖府君僅以身免遂徙居金鄉娶包氏生謙祖府君府君娶繆氏生謙考府君娶盧氏則謙之考妣也謙以洪武十年某月某日作祠堂正寢之東以奉先世之靈始於謙曾府君而不及高祖以上者因厄於水而譜無從稽也祠之制同室而異龕一遵家禮月朔必謁有故必告時節必祭牲殺器皿亦一遵家禮既即以載事又欲來者知所以報本始之意介余友梅　雲來請記余聞凡有生者莫不有所自出知其所自出則知其所以報本矣報本莫大於追遠追遠莫重於祭是以古者飲焉而祭先酒食焉而祭先飯一飲

一食猶不敢忘其所始則夫吾身之所自出者其可忘乎由吾
身推之吾親之所自出未遠也吾祖之所自出雖遠而可追也
其本一而已矣孝子慈孫宜無所不用其情然而聖人爲其過
與不及也於是有禮焉有制焉尊而貴者其禮隆隆則有所卑
而賤者其禮殺殺則等而降之去廟而陪親以爲殺乃無與之
所以之而脩祭祀苟非庶人後世無祿之士爲之則於禮未稱
禮者緣情而爲之者也苟欲其稱則雖古之所無可以義起之
此祠堂之建爲不僭不褻而於士爲稱焉吁夫自宋儒之議行
至于今非一日矣郡邑之間搢紳之家能念其所發之所自世
事乎此以致崇極於其先者幾何人哉今謙於蕩析之餘室廬
先業貲財盪然不以爲吾力之所致身與妻子之所當養養長
額卽廬以爲吾先祖父之所積累者寧是故其禍澤之所斷被者

遠也於是報享稱情爲之而致其崇極如此可謂知本矣然則
祠堂之作雖禮之當而亦不可不書也僭者所謂俾刻于麗牲
之石庶其子孫思繼承於無窮

陳氏脩睦堂記

夫族之貴乎親睦也尚矣是故周之盛世大司徒教萬民以六行
而睦居其一能睦其族者則賓興之而不然者則糾之以刑焉
於時世族之家雖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其族之人初不以服
窮親盡而弗之親也故詩有之曰君之宗之飲之食之又曰諸
父兄弟備言燕私則其親且睦爲何如哉其所以能爾亦惟君
天下者有以開導維持之也自葛藟之詩作斯民已不獲由乎
先王治教之盛而況千數百載之下乎其間有不待大司徒之
教而能盡其親親之仁於服窮親盡之餘豈非歐陽子所謂賢
於三代之民者歟此余於陳氏之求記其脩睦堂所爲書悃而
樂道之也陳氏家于羅水來儀鄉蓋自沐求其先庭相望東井
西陌閭而百年之喬木蔚乎蒼然尚論鄉之舊族未能或之先
也至子明且十世矣蓋陳氏望于來儀而子明又陳氏之望也
子明嘗命其從子孔淵曰吾祖吾父之於吾族人尊者老者寒
者卒布帛以爲壽嫁者娶者喪者葬者皆有所贈以贈貧不能
斂者收之恩則篤矣情未孚也惟吾祖父亦欲以時與之相宴
以致歡然洽愛之情亦何遭時多故奔走以事力役旧不遑暇
志不克申而遽卒矣今吾與若際四海一家之日幸
聖天子休養生息之恩獲優游於田里則成先志不在今日乎
乃作脩睦堂於正寢之前歲時令節則爲酒醴羽手豕布几席
羅豆籩聚宗族延致而燕於斯斑白在坐子姪序列觴獻斝酬

壽斝致祝辭辭則述祖宗積厚垂世之所自而以孝弟忠厚交致
其勉有合之以食之遺風焉於是族之老屬言曰人之宗族至
于不相往來者比比也而吾子明乃能以時與具酒食與吾族
人共辭飽於一堂懽欣而情洽無親疏一視非陳氏之盛事哉
來者能繼續於無窮斯不失爲禮義之俗矣然則可無以告之
乎子明曰是吾志也相率來請詮發之潮江鄭氏一門群從數
千餘指有同祖者焉有同曾祖者焉有同高祖者焉又有同始
祖者焉而其親且睦也雖同父者有不啻焉余見之未嘗不嘆
其美而今又見陳氏焉鄭氏聚族而居號稱義門其難能也君
子以爲難陳氏非若鄭氏之聚族也而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
愛乃爾豈不愈難哉謂其賢於三代之民非耶於戲澆漓有與
敗本爬析以速諸父朋友者然則同族乎將信脩睦陽國猶然

别同族乎有能念夫族屬雖支分派別其初則出於一人而視疎猶親每事類夫此又何致於塗人之歸哉聞子明之風而興起余不能無望焉堂之成乎將成之歲月不書而書其事非獨以張子明能爲人之所難亦以爲富而好禮者之勸云

一心堂記

浦江多大族而傳世之久者有黃氏黃氏先塋之在花橋者見于開元十道志其族散處邑中而邑中之族水南惟盛水南之族則達原兄弟叔良達原之諸父出分久矣至達原任其家乃謀于諸父復會居而合食焉饔盛之異戶者通于一田園之異籍者歸于一財賄之異藏者聚于一什器之異用者司于一奴僕之異主者屬于一而以一心名其堂會余歸自南京達原其子宿來請記惟我仲姑實爲達原之祖母則余於黃氏固姻家也誼

不得辭乃記曰三軍猶一人曰進而俱進曰退而俱退余嘗見之矣一家猶一人曰耕而俱耕曰織而俱織余未嘗數數見焉進而無不進也退而無不退也此之謂人無異志夫然故出戰入守相救相助無不至焉不惟可與共生而亦可以共死耕而不皆耕也織而不皆織也此之謂人各有心夫然故借鋤取箒勃谿閱墻有不見焉且不可與共從衆而況可與共患難夫三軍衆也疎也一家寡也戚也心之一也雖衆且疎者無弗親也而死生可共焉心之不一也雖寡且戚者無弗疎也而逸樂不可共焉此同居非難而一心爲難也有家者知率家人敦行孝弟而不知以心感人心使人以其心爲心猶知爲之三十六輻而不知爾之以一轂也未見其能親者也嗚乎一心不一心豈惟親疎係焉門祚之盛衰恒必由之周之興也以三千臣一心

商之亡也以億萬臣億萬心家國一道也烏有門祚之盛衰不繫于心之一不一乎而不一心可乎雖然主將之於三軍也三令而五申之而不一者有賞焉有罰焉賞之罰之而不一者有刑戮焉此其所以無不一也一家之中父子爾夫婦爾兄弟爾長幼爾夫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長幼也所謂骨肉也骨肉主恩者也賞罰也猶恐其賊恩而不可也繩之以政令賞罰刑戮如之何其可也然則將何以一其不一而致其一也傳不云乎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而已矣上兌下坤其卦曰萃上巽下坎其卦曰渙而其彖皆曰王假有廟萃言天乎祭祀莫大乎誠故精氣之既散者可得而格也是故聖人以聚天下之衆以拯天下之渙夫聖人之聚衆而拯渙也夫猶有在乎誠而況一家乎而況骨肉乎故家人之象曰風自火出君子

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則非誠而何達原必此之屬矣不然其名堂也不直曰同心顧曰一心何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居斯堂者果能致謹於言行積誠意以相感動則一家猶一人豈特三軍比乎將見恩以相愛文以相接雍睦之風弥久彌盛鄉無間言朝有旌褒黃氏且與鄭氏並立于一邑之都十餘里之間而浦江爲禮義之俗矣不其盛哉不其休哉於戲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同愛堂記

凡人之生必有與也朝夕與居者國則君臣焉鄉則長幼焉學則師友焉而家則父子兄弟夫婦焉自有生以來未之能易也而家爲最親一家之衆所謂骨肉戚疏之殺雖則不齊非愛不親其致一也愛根乎仁仁根乎心夫仁心人皆有之故其愛人皆可以能爲非有矯於外也大道之行天下皆同胞也而無不愛況

於家親者乎推固有之心爲親親之仁達之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相接也以粲然之文相攝也以歡然之恩此之謂同愛夫惟同愛然後不蔽於有我之私不蔽於有我之私室廬而異戶田園而異耕貨賄而異藏什器而異用服御食飲而異施爰逸勞苦而異猜末之有也此非家之當務乎而能者鮮矣余遊平陽簡泉陰主簿林敬伯爲余誦其鄉人章氏之美其言曰章氏浦城人自宋崇寧間康州刺史及十一世孫伯歸以文林郎主平陽簿因家于縣之白沙詩禮繼承衣冠奕葉世載聯美嘗爲望宗有字子誠者主簿君之十世孫今徙居縣西白石屛山之下讀書有文樂道尚誼鄉邑推之年逾六十不欲以家政自嬰取其資業分給諸子其子曰坦曰昇曰賓曰桊四人者相率白父母曰以骨肉而爲秦越不同居不共爨有無不相通休戚不相

關是不有兄弟也不有兄弟是不有父母也何居父母曰若等能如是豈非吾願哉於是四人者退而各致勉焉今五載矣孝友之風藹如也鎭撫潘君聞而嘉之名其堂曰同愛爲之記俾知所勖唯下執事是望嗟世降俗偷民不見德一鄉而不爲秦越者無幾焉一家而不爲秦越者無幾焉甚則一室猶秦越也余所見孝友人之衆焉爲孝友之行者十餘世而不失親親之仁者不過婺之浦江鄭氏未嘗不歎其能爲人之所難也今章氏之是舉孝友之開迹之始也孰使之余固知其骨肉之間有油然而不能已者爲非得德之良心乎亦可謂難能矣雖然國以法而理家以禮而立臨於恩者尤當謹於禮鄭氏不過以禮維持云爾又若古之九江陳氏金溪陸氏何其不然也兄弟則而行之本之以愛動之以誠而持之以志則若子若孫若從子孫亦猶今日之行也豈惠不逮夫人哉異日平陽有曰章氏孝友之門余與敬伯猶及見之敬伯幸致斯言因以爲同愛堂記

友恭堂記

洽莫備於成周其馭民也均其食則有井田焉聯其居則有比閭族黨焉糾其行則有鄉大夫州長焉統其屬則有宗法焉而勸其善懲其惡又有推別之與爲民生其時禮讓興行風俗敦美父子兄弟相與爲孝友弟于其家而親親之仁洽于九族急相賙也喜相慶也死葬相恤也患難相救也達之天下無間也亦其勢當然蓋無足以異也後世爲治者惟徵斂獄訟期會是務而馭民之道蔑如無井田以均其食也無比閭族黨以聯其居也無鄉大夫州長以糾其行也無宗法以統其屬也至於勸懲之際亦率其方而不足以使人戒勉也民之不得由乎先王

治教之盛亦已甚矣然其間篤於恩義幸於倫理如唐張公藝宋李自倫王不二之流史不絕書是乃出於天性者可不謂之難能矣乎而今浦君思中自吾至又爲余述鄉人之美求記其所謂友恭之堂曰浦氏世家于吉聚族而同釜爨以居且五世矣濟服衰者今三人焉伯曰與賢仲曰與稚曰與恭雖遭值變故家日以削而孝友之風彌久益著雖容一堂之上周旋集嬉之中怡怡如也諸子材皆克肖每守家法朝夕與諸孫力田服賈恭子弟之職而與賢教之以禮郎冠昏喪祭行之內外數百指莫不唯唯致謹曰諸父之教也邦之大夫士嘉之因名其堂曰友恭云敬諸思中之言則浦氏與婺之浦江鄭氏其世之久近不齊其以布衣男子行脩於己教行於家能爲古人之所難如出一軌是皆不待文王而興生乎千載之下不失爲三代之民

者也歐陽子嘗言後世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豈弟信矣乎余於蕭氏雖不獲登其閭登其堂見其長者而與其小者遊如鄭氏也獨念夫三代之英大道之行自孔子不得見之矧今去孔子又千五六百年矣蕭在江之東吉在江之西乃有若鄭氏蕭氏者並以孝義著稱豈不由比屋而立乎頭乎何人獲覩其事而聞其風安得不爲之喜者於是爲之歌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克舉之以爲與賢伯仲之頌又歌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爲與賢來裔之規又歌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猗歟兄弟莫遠具邇且以示風厲於夫人歌已遂書以爲記

壽豈堂記

去年冬金華趙叔交至京師中書右丞相汪公自奉使浙東時即識叔交暨中閒叔交至數延之見叔交因言頻歲以來小人獲安於田里樂生以興事而以餘力貿地于郡之南十里聚先世二十丧序葬焉復卜居于墓道之北二里聚群從兄弟同室爨以處焉合祭饗以食焉此皆 聖君賢相之賜也丞相聞而嘉之爲篆二大字表其堂曰壽豈俾持歸揭之叔交遂以記見屬竊聞在史局諾而未暇也今余謁告歸省叔交復以爲請乃爲之言曰人之於兄弟望之以壽考耆同欲也思之以豈樂者常道也常道存乎人者也同欲係乎天者也在人者盡焉而後在天者從之也歡欣洽愛苟有所不足則乖戾矣則不相能矣則行殘賊禮矣所願欲其可與乎長者交而幼者悅焉幼者恭而長者悅焉則常道之盡也友恭之至薰然於太和天且助之福澤鍾焉未有不克享多壽者也使天人兄弟皆然三代之民無以過矣斯固爲 國者所幸望於天下者也望天下以三代之風必率天下以三代之道賢其賢以善三代之道然也賢之所以訓不賢也善之所以勸不善也蓋爲 國者不下堂而能徵彝四海操是術也爲兄弟者叔交者宜丞相之所褒嘉也而丞相之表叔交之堂也豈徒一家一鄉之觀美哉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此之謂也金華之人見之將曰吾之兄弟猶趙氏之兄弟也彼能是而丞相至爲表其堂吾何爲不勉哉浙江之人聞之將曰吾之兄弟猶趙氏之兄弟也彼能是而丞相至爲表其堂吾何爲不勉哉天下之人傳道之亦將曰兄弟之天吾與人與趙氏一也而壽豈之名堂丞相獨加諸彼丞相非私趙氏而外吾衆人也以能友恭與不能故也吾何可以不勉哉延頸舉踵是慕是効則大道之行也將見之矣叔交尚懷求圖以慰丞相之意哉

愨敬堂記

平陽范洵子美葬其先父毋於青華山之原作祠堂于墓之側以爲歲時汛掃修葺之所 國子助教劉子憲名之曰愨敬而吳編脩從善爲記之他日子美質於余曰記禮者不曰致愛則存致愨則著乎不又曰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是愨與敬其豈無辨乎而吳編脩頗以謂愨即敬也信如其云則記禮者語何復乎而劉助教命名之意果何居乎小子不能無惑焉願先生以一言開之余愛子美之篤於親雖欲默焉得而默夫禮有本而又有質本者何愨焉爾矣質者何敬焉爾矣威儀不足之謂愨主一無適之謂敬敬同乎誠存於內者也愨近乎質見於外者也禮以愨爲本而以敬爲質是故君子之祭文有餘不若愨有餘也物有餘不若敬有餘也而況墟墓之間祠堂之

中乎墓焉而親之軆魄藏焉祠焉而親之神魂依焉是故墟墓之間至哀也祠堂之中至敬也至哀無文至敬無飾此君子之祭不貴乎繁文而貴乎愨也不貴乎備物而貴乎敬也愨故本立敬故實盡立其本而盡其實故死可使生也亡可使存也君子非有術能生之也能存之也齋敬之至親之精爽接乎而然感發見而昭明故既死而如見其生也既亡而嘗若其存也祭之大端舍是無所用吾力矣嗚哉劉先生名堂之意乎是亦合內外之一道也不亦善於禮矣夫昔孔子嘗而奉焉也顏子貢猶疑焉矧今去周末又二千年世愈降而文愈勝則夫人將懸之義而直以敬當之蓋無足怪者矣又奚惑焉祭於斯堂也尚務其本與實哉而之二者豈特祭而後務之又豈獨祭也所當務哉予羨曰唯唯請書以爲記

春暉堂記

備人者曰予人百錢人可得而報之也備於人者曰受人百錢可得而報乎人也是故取百錢之直終一日之力而舉其償焉之事是謂能報使備於人者取人萬錢則終月不能報之矣取人十萬錢則終歲不能報之矣取人百萬錢則終身不能報之矣其故何哉備之者其施常有餘而備者其力常不足也親譬則備人者也子譬則備於人者也夫備人者之於備於人者其施少以萬計又多以十萬計多多以百萬計備於人者之於備人者猶不能報之也況親之於子其施不啻以萬計亦不啻以十萬計不啻以百萬計子之於親獨能報之乎是故肥甘輕煖以奉口體可謂養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先意承顏以適志意可謂順乎親而報乎親則不可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使國人稱願曰有子可謂顯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淺之也順之也顯之也舉不足稱其施也是以小雅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唐人孟郊亦云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蓋子不能報親鞠育之德猶人不能報天生成之恩也然仁人之於天雖無能報焉盡爲人之道而求無負乎天則未嘗不勉之孝子之於親雖無能報焉盡爲子之道而求無負乎親則未嘗不勉之人道盡而於天無負焉乃所以報天也子道盡而於親無負焉乃所以報親也又奚必若備於人者得百錢則効百錢之力而後曰報哉南康彭君尚賢弱冠而先公捐館尚賴母夫人熊氏守節教子底于成立今年夫人六十有八歲矣而尚賢擢以賢良爲宰平陽尚賢喜祿足以逮親而不敢謂能爲親報也於是摘孟郊詩語名其奉親之室曰春暉而求余記余嘉尚賢將古仁人孝子

之用心故樂爲推明其說以爲記俾夫人之事親者知所從事云

寶賢堂記

南金大貝明珠拱璧以至犀象翠羽丹砂空青衆人寶之賢於衆人者弗之寶也其爲人也賢於衆則其所寶者必異於衆是故重耳寶仁親子罕寶不貪楚國寶善魏文侯寶賢而擬寶則匹夫也觀其所寶而其人之賢不賢可見矣此余於伯安求記其奉母之堂而知其母之爲賢母也伯安故吳長者之孫長者有三子第二子仲周是爲伯安之父元平陽州同知致仕天姥之孫吳江州儒學教授子美女則其母也年十九歸仲周事舅姑極愛敬稱其能孝遠近無間言舅歿未幾而仲周即世雖時姑年七十餘矣伯安十一歲其弟嘉才三歲老有所養幼底于長大成立皆母守節自誓帥事將育之盡其道也此其所以爲

賢母與伯安作堂以奉母而名之曰寶貞昭母之志也於戱衆人以爲寶者其豈非天下之寶哉然有之於人不足以爲益無之於人不足以爲損乃若賢者之所寶全之則足以爲人失之則不足以爲人是寶於衆人者曾何足謂之至寶韜於賢人者重於天下之寶矣如之何而可不寶也亦惟寶天下之寶而不寶其不可不寶者是以爲衆人不寶天下之寶而寶其不可不寶者是以爲賢人婦女之所不可不寶者孰有重於貞節乎自古賢淑若共姜之流愼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失之失是以人之貴之也有甚於金玉珠貝焉苟使其不此之寶而奪其志則人之視之將不若金玉珠貝之可寶矣是故寶此而不爲賢淑者未之有也不寶此而爲賢淑者亦未之有也伯安之母賢於人之母亦惟其所寶者異於人之母云爾寶其貞以節無愧前哲克

配古人而子不失爲令子宗祧也土田也室廬也貨財也無不保有也於戱何其賢於人之母也豈不以嫠之後有貞節戱尋常與風俗之不振也甚矣安得若吳氏之母哉余能不爲之一言雖然貞之爲言正也從一而終此之謂婦之正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此之謂家之正然則堂之名豈徒以彰母之志節閑家之道亦不外乎此矣

師萊堂記

誽君元璉平陽之隱君子也有二子焉伯曰昶字士東仲曰昱字士寅年皆踰冠矣朝夕勉元璉之側依依猶孺子間相率來請曰竊聞古之人有老萊子者楚人也年七十而親猶在養恐恐然懼無以悅其心乃備其童子之服而習爲童子之戲娛嬉乎二親之左右療戲有以解吾親衆老之顧而悅懌平生愛曰

之情傳者述之當時稱爲至于今猶一日也小子與老萊子固不侔而吾二親尚年無恙則與其親無以異也凡事吾親若大舜若曾子且猶當勉以若萊子之所以事親者事吾親敢有不勉乎以故名吾奉親之堂曰師萊願賜一言以爲記余喜元璉之有子而愛二子者知自力於孝也乃語之曰世之言孝者必以老萊子爲稱首然其孝行他無所見惟楚國先賢傳述之曰著五色斑斕之衣爾曰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爲小兒啼爾曰弄雛於親側爾夫著五色衣則孝爲小兒啼則孝弄雛則孝孝又何難焉三尺之童可以與能舉天下之人皆老萊子也孝又何難焉子思論事親在乎脩身而孟子亦以誠身爲說親之本古之爲人子者未有不能脩身而能事親者也亦未有身不誠而親說焉者也不能體不孝親所以脩身也善之克明行之以道體不爲而親不得則身誠矣身誠則親說矣夫孝孰有大於此者乎曾謂老萊子而不務此乎傳者顧獨區區於斯三者抑末矣余意夫傳者非以老萊子孝若是而已也特以見其於凡可以致親之歡欣者無不用其情既盡乎其大者末之若童子之服亦脩之童子之戲亦爲之且情之不能自已而人莫之加損焉此所以爲難能也謂之孝奉二親夫豈偶然哉今生伯仲以盛年事高年之親而知師之可謂能自得師矣抑不知生推於斯三者是師乎亦將師其無所不用其情乎如使師其無所不用其情則信乎若師老萊子矣親其有不說乎孰不以爲若萊子者稱生也二子者尚勉之勉之乎余於元璉友也是以云

瞻雲軒記

武君士弘嗣職之冬　朝廷用兵雲南其尊人武毅公起自休

致與諸大將偕往君方守孤圍于平陽雖欲侍行不可得也念
定省之曠日夜不寧于懷望飛雲而徘徊仰瞻不能自已於是
名其燕處之室曰瞻雲而來記於余夫雲之往來聚散於天地
之間也變化不測舒卷無常充塞乎上下周遍乎四方有目者
咸覩覩而思其親昔於狄梁公見之今於君見之人固有異世
而同情若此者乎狄公從仕而思其母獨處家庭君供職而思
其父行役于邊徼人固有異世而同情若此者乎武毅公嘗上
休致之請矣及雲南之命下即日上道切不以老爲辭其爲
忠也何以加諸君雖不獲修爲子之職於萬里之外不敢以將
父之情言於九重之上而孺慕之心一飯不忘其爲孝也何
以加諸忠孝固臣子所當盡者也世之克盡焉者幾何人而見
於武氏一門父子之間此余因斯軒而知之也西南諸番遠而

陵者惟雲南自古以來桀驁爲國以爲中國莫之能制豈果不
足以制之乎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大軍入其境其臣庶
簞壺望風迎降惟恐不先不頓刃折鏃而方萬里靡然歸附之
中此非人力蓋天威也班師振旅不在朝則在夕武毅公獻捷
于京師歸休于私第遂佚老之願於桑榆之景夫何遠人有猜
出則特閱習其武備以備扞城之職入則奉慈闈侍顏色以愉
愛日之誠於斯時也要在是而覩亦在是固不必瞻夫雲矣宜
何如慰幸哉忠與孝也不惟見於一門而於君一身見之矣君
自洪武乙卯以勳子入侍東宮侍衛乘輿辛酉夏始被
旨選平陽鎮撫其冬括寇溢出平陽西鄙君領軍由梅溪入絡
溪以攻吳岩寨轉而南攻麻洋山坑直擣福寧之境復以孤
軍深入所向克捷遂會大軍於萬松林凡破寨二十斬獲無算

有楮幣之賜　國家可謂有臣矣武毅公可謂有子矣爰備述
之以爲記

春暉亭記

人之於我推食解衣免我於飢寒者也患難而扶持脫我於死
地者也其施則有間矣而我之德之則有間矣然免我於飢寒
者德之則知報之脫我於死地者德之而不知報之非不知報
也欲報之而不知所以報也是故可得而報者其恩小不可得
而報者其恩大於此見恩愈大則報愈不易矣親之於我其恩
豈直脫我於死地者比哉寧尚得而報之乎雖欲報之將何以
爲之報乎縱報之亦豈足以稱其施哉昔孟東野有見於此發
於聲嗟氣歎之間曰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猶小雅詩人所
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於戲恩之同乎天而無事於報是惟親

之於子德之同乎天而不知所報是惟子之於親人於天也固
無得而報焉可不盡爲人之道求無負於天之所以恩我之意
乎子於親也固無得而報焉可不盡爲子之道求無負於親之
所以恩我之意乎盡爲人之道所以事天也盡爲子之道所以
事親也故曰孝子不過乎物仁人不過乎物夫孝子之道莫大於
此又何以報爲哉苟此之不務雖窮極富貴以養其親烏在其
爲報也平陽謝氏兄弟二人伯曰希元仲曰復元其父捐館之
日皆穉諸孤也母夫人徐氏守節自誓力於紡績事其舅姑葬
其夫教乎其子未幾復元伯仲皆早卓能樹立其後希元爲官
尉使司從事以沒復元曰豈以兄之亡而廢吾世哉凡可以順
適夫人者日致勉焉其後特經兵燹家用焚蕩復元曰豈以家
之燬而廢吾母哉凡可以順適夫人者益致勉焉夫人沒復元

之能順適其意也雖吾夔愚僃吏而撫不謹者今年八十餘矣鶴髮而童顔聰明而康健愉愉如也蓋復元自兵後卽奉夫人隱居西山之下先塋之側總戎者以復元賢且能以其名聞于朝擢平陽奕元帥府照磨復元不得已視事然未嘗不以親老為辭而夫人亦曰貴賤常事也苟一時富貴其如後憂何不乂若辭而歸退然以養親教子為務夫人喜曰汝功從而能自勵若是汝父有子矣我異日見汝父地下可藉口矣其為夢誌父之墓使我見之於碑足矣復元奉命惟謹且與兄之茂樹焉每風日晴美夫人輒攜婦孫登臨而眺望欣欣然有喜色復元乃搆亭以為遊息之所名之曰春暉而求文為記余自言此使爲諸稻問可是言推之則於其名亭之意庶幾得之欲報其親不知所以報而既佐官田買以養親者其亦知所勉矣

懷遠亭記

昔者聖人之於鄕也欲舍之而去情且不能忘使去之穩久而能忘其情乎是以在陳而有歸歟歸歟之歎焉奈何後世之士去故土而處他邦久而安安而樂樂而遂忘之而不復懷也夫故土之念豈人之情哉蓋有以移之矣凡恭之足以移人而使人忘其土思者甚哉於富貴然則得志功名之會既顯當貴之途其去故土雖久且遠而其情未嘗忘焉者豈非忠孝之至哉而惟毅仁爲行之君子爲然余弱告歸由翰林觀逆諱君德閒從搢紳先生登其懷遠亭閱其言曰吾家長沙之湘潭壬辰之亂思試所學共濟艱難於是奮身戎行歷湖之南北江之東西以至於兩浙入 皇朝從諸大將四方征討 朝廷錄其寸功授管軍鎮撫俾戍金華金華距吾鄕五千餘里吾去家二十餘年墳墓之存亡宗族之休戚皆無自聞知能無志於歸省哉長此簡書其之直遂安作斯亭退食之暇端居凝想 恍若足踐吾里身抵吾家山川市井巷陌之接吾目風謠俗論之接吾耳發幾用以自慰云於戲故土之思富貴之樂有所不能移雖淮泗之濱之上匡山之下而心未嘗不往來衡岳洞庭之間抑何忠孝之至也若君有毅仁爲行君子哉雖然故土之不忘而忘其本乎君讀書明於大義然則更斯亭也豈但興懷先基與族人而已乎其必仰懷乃祖端明公學行之正文章之懿事業之盛名節之著而思繼其美矣斯所以爲懷遠也歟不然金華去湘潭道路非不遠也君去家歲月非不遠也然三十年爲二世君之越鄉五千里不踰二十年夫何遠之有由端明公至君七世矣七世爲年計二百有餘去之二伯餘年而懷之愈

久而愈不忘斯所以爲懷遠也歟

商山舊隱記

漢高帝以馬上得天下孰不奔奏四皓獨抗高尚之志雖嘗一至漢庭高帝終不得而臣之此其人何可及哉自綺彭諸公視之將謂則有間矣然彼不免於誅夷而四皓固善其道而死果孰得失也先民有言曰睎驥之人是亦驥之徒也然則睎四皓之人可不謂四皓之徒與余於楊君子瑜是以有取焉子瑜溫之平陽人以儒術而尚道讀書而能詩方國珍平定之日選士之曉暢文法吏事者為其各郡縣吏由是子瑜有商州之役而商山四皓之墓在焉子瑜過其墓下低徊顧瞻喟然嘆曰嗟乎四皓脫去功名富貴之累自足山壑林麓之間令吾乃尚升斗之祿而離鄉井棄骨肉於四五千里外獨不爲四皓之所鄙

吁乎且吾平陽多佳山水其勝槩不在商山下吾能無志於歸哉投牒乞歸守長以子瑜明敏經術高之集事不聽子瑜則曰吾欲歸不得而吏于此非所謂吏隱者耶因自號商山吏隱既而凡親老者例許歸養子瑜即日治裝南歸葬考鳳山之下奉母以居其言曰吾嘗吏隱商山矣非商山眞隱者而何於是扁其居曰商山眞隱居平歲而母以壽終子瑜日夜哀慕以至成疾又二年年五十九竟卒其子鼎元寶泰元發眞觀之歸而傷其遽沒也行其廷仰其扁思其親悲不自勝以爲吾兄弟殆將於斯致養矣豈不能於斯終養乎雖然將何藉以解吾親之願於冥冥中也相率來求文爲記余觀 國家興王之初庶事繁夥非刀筆薄書則無以紀載施行而吏由此見重固不遑以他途取士公卿大夫胥此焉出同時與子瑜校歷者既屢遷此費緣拘用固亦多矣不量力而任逾於器不旋踵而罰昇以隕其軀者其豈少哉子瑜之材豈不足以翔翥而無累乎出未幾而辭歸得以天年終于牖下則子瑜之於四晧雖非其倫吾能勿以爲四晧之徒與子瑜有知當亦謂余爲知己也元寶兄弟於其親既沒之後克謹其承父且不忘而奉孝焉以記爲請可謂不死其親矣何其孝之至哉余故不辭而爲之記且授以鳳山之章俾時歌以侑祭其辭曰幽幽兮鳳山完觀兮商顏杳窈窕兮洞壑邃衛爲兮開闔樹木兮樞樂有翔兮有蘭可佩兮可食亦有桂枝兮可以板援神來歸兮雲乘轅鸞先路兮翰其蹤躋其清兮擧鮮以濯以薦兮敢有不虔禪於歲兮發其誤但福我壽我兮曾與玄

孝德庵記

平陽縣北之五里有山曰鳴山考其地脈則由焦下山折而南行其爲金山又其爲步廊山而茲出則支于金山蜿蟺盤薄既會復張首尾起伏勢若援貌坐揖要會九鳳東山暢與峙其前雅山沙岡首與仙壇石刹上高下峰拱揖其左右前則帶以長河風氣之所會淸淑之所鍾也武略將軍馬侯敬平陽之九年踏以營宅兆葬其外姑周夫人遂拘菴山之麓與役於洪武壬戌八月癸巳而以其冬十二月巳亥落成前爲廳事廳事後爲中庭中庭後爲祠堂中庭東西各爲軒東曰朝陽西曰致爽東西軒之外各爲步廊以爲庖爲湢爲圃爲守塚者之舍爲間凡十有七余客遊平陽馬侯以告曰外姑生於我乎養故死於我乎葬吾妻嘗請於吾曰先父母沒無後妾哀不自勝禮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又不得祀先父母歲時奉嘗將欲爲此重妾之哀思者幸先母葬鳴山即是建菴爲祠庶先父母精爽有所托妾之哀思可少紓以亦可爲良父計哉若夫成妾之志則在鄉矣吾念其孝又善其處是也得禮外意遂爲祠新菴且買田若干畝爲永業以具犧牲蹹齊粢盛食居守者亦既作神主安奉如式矣敢請命名而賜一言爲記俾吾子孫無替吾妻之志云余乃名之曰孝德菴而復于侯曰父族母族妻族之於我也服之隆殺緣情之戚疏有不容不然者矣然當用吾之情則一焉固也大凡妻之族猶不可不用情其有無主後而可不加之意乎今侯以義起禮斯菴攸建固用心之孝而亦何莫非所當爲哉雖然世降俗偸人子於其父母終而忽焉遠而忘焉且猶不免妻之父母不言可知矣侯於其所疏者致隆極如此德之孝也又何加焉聞者孰不感慕而興起況於子若孫乎

孝本亭記

子之本乎親也猶草之本乎荄木之本乎根也草木猶物也猶能庇其本人子於其親苟不孝報焉可謂知務乎生而事之死而送之則所以報本也養之謂事生葬之謂送死養不可不孝也葬可以不孝乎至於葬則無所爲孝矣生而養之或失於薄猶可得而用吾力也死而葬之或失於薄將復何所用吾力哉是故易於喪葬皆取諸大過過其失之薄無寧過于孝也過孝云者豈曰若後世之孝葬云乎亦曰周于身者必誠必信不使有悔云爾周于棺者必誠必信不使有悔云爾何莫非我之所當爲故曰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若徐君宗迪葬其親可謂盡心也已矣豈不以知本哉初君之先府君過睬之梅源見其土厚泉深岩巒鬱紆風氣綿密而知爲吉壤同異曰當歸

藏於斯甲午春山𨺚把縣君奉府君遷地仙桂里而夏四月丙申府君卒其冬十月癸亥卜兆嶺奠宕葬之日大風雨而事猶不暇申越四年十月辛未母夫人陳氏繼卒而祔以卒之後十四日君又寢疾不獲與定居皆葬焉兄若弟曰先父母雖葬然不得地於梅源以葬猶不葬也朝夕相與圖之洪武乙卯歲得善地梅源之城塢遂以是歲十月庚戌自兆遷而葬焉並墓構亭四楹歲時鄕拜掃饗其間而以孝本名之至是屬伯衡爲之記伯衡惟君以其親所葬地非親之志慊然而不寧必改葬而後已則君之孝於親何以加諸是亭之名蓋有由矣然而又欲托文字以昭後人蓋不獨以孝之所出自蓋諸己而已亦將使來者知吾親固吾之所出而吾子孫曾玄豈不出自吾親世有戚疏服有隆殺其本之一也本之所在視之宜

若之何則上丘壟而撫松楸寧能已其孝敬之情乎死矣而事之如生亡矣而事之如存烏可不同於我也於乎徐氏之子孫登斯亭而讀余文尚僾思賢父兄孝親之意而無自負其薄哉君平陽人典教鄕郡凡十年召至 闕下將官之而君辭疾堅甚今將 旨歸老于家以學行望于士林云

時思堂記

溫之平陽東南三十五里地曰郭宕爲其鄕之望者曰郭氏郭氏系出唐中書令汾陽王王之七世孫太初府君廣明間避地來平陽郎錢浦以居其子景救復自錢浦遷居郭宕至景高十六世矣爰以至正壬寅十月望日郎正寢東室設爲祠堂妥其先世之靈始太初府君肇家于平陽由府君昭本始也非僭也次高祖次曾祖次祖次禰又其次所生父尊自出也非褻也規

制中度器物完具歲時薦事儀莫惟謹扁曰時思而來請記古者大夫士之家祭于廟庶人無廟祭于寢三代而下廟制既廢而祠堂則始自漢室不過即墓所爲之變禮也宋儒去墓而建于家則變而協諸義矣崇禮之士欲致崇極於其先可不爲之然祠堂奉先之所也而所以奉先則有其道道者何思而已矣在禮有之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嗜夫惟能致其思也是以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必肅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然則子孫精誠之孚不孚祖禰明靈之格不格其不係於思與不思哉則思之所係不既重乎有祠以奉先矣而不能致其思焉則雖陳其器皿飾其籩豆潔其酒醴脯醢粢盛以薦以享夫何所饗之有觀祭而之名堂可謂知所以奉先者矣非違於禮則何以與

於斯於廟祠堂之設祭禮以時孝子仁人用以尊其先者也人何憚而不爲之乎人不能爲而景高爲之不忘祀事之不舉而推思思之不至揭名楣間用以自勗又徵求文以告來者何其篤於孝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人且則之况孫曾乎勿替引之善繼善述何患其不至哉余沸然而爲之記非惟以嘉景高之賢孝富而好禮者尚知所興起景高名珽魁岸而有才爲翁鄭朝美官于閩嘗引以自佐用平寇功擢福州古田縣尉陞瑞安州同知云

慈壽堂記

李氏慈壽堂曷爲而作奉母也作堂以奉母而名之曰慈壽者何慈所以昭母之慈恩也壽所以表子之至願也感之也深故望之也至則何以感乎母之於子也鞠腹乳哺提挈扶持推燥就濕朝夕任之方其未有知未能言也飢也渴也寒也暖也苛癢也疾痛也惟恐失之懇懇焉惆惆焉求而得之是心也無間於子之幼小長大也其爲慈也莫甚焉是故慈以撫子父猶母也母猶父也聖賢獨以予母而曰慈母慈母以天下之爲慈莫未有若母也者故夫子不敢不康母慈之也無留無害母慈之也求以得歆必從母慈之也爲得而不感之歆然則望壽何居母之壽加一月子有母慈亦加一月母之壽加一時子有母慈亦加一時母之壽加一歲子有母慈亦加一歲母之壽加一紀子有母慈亦加一紀則望其至于期頤而旦旦焉懇乎哉也宜何如而祝之願之也爲乎能自已耶雖然所以祝願其親者非獨望其我慈而已也爲在非獨望其慈壽而已也百年之謂上壽八十之謂中壽六十之謂下壽借使母年登于百至於我能養之日已過其年之半百矣况脩短之不齊而其未來者不可逆知也思慈恩之罔極莫之能報也而又不可以弗之報也惟願其享有多壽於終身焉之養焉致愛敬之誠焉是則不獨望其慈我之謂也慈也者爲母之常道也壽也者爲子之常情也而以之名堂何也亦愛其也喜且懼也何愛乎愛其親而欲其壽者人子之至願也使親得其壽以副子之願欲者天也知得諸天者爲不易幸而得之雖欲不愛幸烏得而不愛幸又焉用喜且懼哉親之壽懸乎天子之心雖不敢必得人也天幸壽吾親出乎期望之外可喜也亦可懼也夫惟知懼然後致須臾之養而不可得則年之高也已然大期之日至雖欲知不足知不足然後知愛日知愛日然後知惜年此四者李氏所以名堂者也李氏就謂鳴其名叔剛其字撫之崇仁人叔

剛能母陳夫人今年八十有四矣而叔剛以文學家薦辟官翰林教國子欲迎養不可也欲歸養不獲也賴其妻能率其子孫事其母甘旨之奉朝夕無違凡足以娛悅之者無不用其情而其母亦樂有婦有孫也優游綏安無不徵適常寄言叔剛曰我老矣而聰明康健若無恙念我也惟若蒙 國恩寵備任館閣如克盡瘁以報以稱雖不在吾側而吾猶有不樂者哉叔剛奉命惟謹不敢乞歸左右就養仰之婦子堂於是乎作而求伯衡記之伯衡與叔剛同邑已識生人叔剛有母而祿逮養伯衡則欲孝而無由雖爲孝矣故於叔剛之事企焉羨焉歎焉嘉焉進恨焉愧焉嗟夫處斯堂者雖不有親也忘叔剛之忘感而顧望鄰學而喜懼焉愛日而及時惜其職焉則又何至若伯衡之追恨而愧悔也哉是爲記

記　　　　　　章丘貢欽校正重刊

川上書堂記

金君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若弟在滌之涘不踰閾而川流可挹也自明隱居教授閭以臨以觀而心有契焉因以川上名其書堂而求余記之嗟夫昔者聖人之在川上所爲歎夫水者不在水也在乎道也而余於道猶望洋焉則自明之所以名堂者余安能言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川上之流水則有足徵者矣一日有旦有中有昃有夜而水之流也自旦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弦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溯乎千萬年之先而不見其始焉沿乎千萬年之

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水哉於是觀諸日月西者沒而東者生於是觀諸陰陽上者剝而下者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匱者甲於是觀諸鳥獸老者斃而穉者猶亦猶水之前者逝而後者續也嗟乎何以然乎曰出於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機不自運也則何以然乎詎不關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天命不已故命于天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微之爲草木鳥獸且猶然而況於人乎人之於天也其氣同也其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氣聚乎形理聚乎氣是故天地以氣爲橐籥焉以理爲樞紐焉而人之所以爲橐籥爲樞紐者亦惟氣惟理焉蓋氣之在人也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無不同乎天也而況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已矣性之在人也無往不體無時不然者何誠而已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

夫惟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聖哉苟之君子不睹亦戒不聞亦懼發乎己之所自知行乎人之所不見亦謹焉者所以立其誠而全在我之天也獨之不謹則有時而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不至矣誠之不至則無以與天一矣而人也曾水之不如矣嗟夫有志於道者可不謹乎哉由君子之學進乎聖賢之道余未之能焉抑不敢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輒相與言之猶有俟於是則請以爲川上書堂記

平村山書舍記

延平林子鼎嘗作書舍于順昌縣之平村山貯以家藏經史子氏之書暇來則兀坐而讀之以求聖賢之學比由進士爲主簿婺之義烏請追爲記余以謂自孔子沒歷秦漢魏晉以至于宋千五百年間學士大夫治儒術者至多讀聖人之書者亦衆求

其學之醇而無疵者有能明六經於一時則有之矣而終莫能使之煥然於天下千萬世猶一日也復六經於無失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所以載道立教之言卓若日月之明而心術以之開闢人極以之扶持世道以之斡旋而到于今賴焉者實自夫周程張邵五夫子之繼作也嗟乎之五夫子者曷嘗覩見聖人亦不過讀其術讀其書而已其所以能爾者豈不由其爲己之爲務哉人之生也皆有血氣之性有血氣之性故皆有利欲之心有利欲之心故皆有功名之志而後世之學有訓詁有辭章有文章有典故有地理有兵刑名法有星數醫卜而又有老莊浮屠儒者之學惟聖人之道而已矣吾聖人之道一而百家異端不可勝數以一吾道而處其間與衆楚人中之一齊人何異乎而況吾之道其功利甚大而其效則非若百家

異端然可取必於目前也苟徒知尚儒者之學而不能致其躬實踐之功何以收源逢自得之妙於其積力久之餘吾見其義理之微不能勝利欲之習雖誦說聖人之言雖多而於陰用百家異端之術以千譽以射利以欺世以希寵祿以致近功以塞其功名之志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則君子之於學其可不為己乎道南之學發於龜山楊先生而豫章羅先生延平李先生迭出而續承以授考亭朱先生尚論關洛之統緒有所托乾淳之師友有所據李先生之功蓋莫大焉今十數大儒之書家傳人誦之矣能因其言求其心以明聖人之道者幾何人哉夫亦為己之功有未至焉耳延平固李先生之闕里順昌延平屬縣子猶生其間獨染其流風不獲身親受教於先生之門與聞言論風指以淑艾之私乎列子猶氣稟而質存志確而習美蓋可

與有為者誠念夫世之忘本趨末而見以千譽欺世者非先生之學也必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一洗古今出入口耳之陋則其為學也斯既矣而其於道也將一變而至矣而余何足以契之

劉氏新作水竹居記

廬陵劉氏家有堂曰水竹居自宋季稱之矣蓋水竹先生之所名稱之者丞相信國文公也先生諱宗權咸淳已巳進士第授其官時權臣擅政國事日非乃不上而歸隱于郡西青塘之上信國與先生友善其持江西憲節也就見先生青塘愛其居水竹之勝俳徊久之大書扁其楹然後去門人因以為先生別字好事者復繪為圖其子孫皆克世守之至正壬辰堂燬于寇扁與圖亦不能獨存有字彥中者先生之曾孫也謂堂之有無乃門祚升降之機棟宇不興則無以起後人之孝思遂以洪武四年即故址重構焉於是其友周君思中為請於余曰幸為記其與後之自釋張前人之美以垂訓於將來余惟信國忠義自靖雖死生之大弗顧也天地間何物足以動其心乎而謂愛夫區區水與竹乎得不以先生姱節雅量使人即之而愛慕者未易以形容夫淇澳之竹美衛武公者托焉漪瀾之波表貞取度者托焉今雖莫知所以形容先生也托諸水竹尚亦比德之義也夫不然惟水惟竹無地無之苟非有托乎爾則又何愛乎爾余之生後先生百餘年余之居去先生千餘里何足以知先生即信國之愛慕先生與先生之能動信國則其人品宜何如哉君子之澤不可斬也堂如之何其可不復也宜乎彥中汲汲焉興作之為務也以余觀於彥中其餘慶將而事術業也豈曰以為一家之美觀云乎亦曰我祖之澤吾我後人者固有出乎斯堂之

外然堂乃我祖居處之舊精神實往來乎其間今復舊觀云後先哉後之人升其階行其庭入其奧尚相與思其平生以想見其人仰夫椽楹不啻若親夫儀形慨於學問與於德業使詩禮續承衣冠引翼則氣習之承存風獻之不泯書所謂無遏佚前人光者其殆庶幾乎於彥中如此可謂能世其家矣堂從一時興復之功有足稱道故遂不辭而為之記

世美堂記

南昌李氏有世美之堂在郡城之循仁坊其先曰端明殿學士兵部尚書贈開府儀同三司豫章郡清惠公之所作也公諱大性字牟宋嘉定四年辛未首以寶謨閣直學士出守于吳寧宗親書世美二字以寵其行公於是即鄉郡作堂以侈上賜扁蓋李氏自宗室世家四會居南昌者自清惠公之曾祖始曾祖諱積

中建家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以元祐黨人謫居南昌因家焉殿中生衞尉丞良弼衞尉生戶部郎中知徐州安國戶部子七人清惠公其長子也次大異侍讀學士封豫章郡侯次大理知眞州次大東江淮制置使建康留守兵部侍郎封豫章郡公次大京知撫州次大成主管建昌仙都觀次大鎭朝奉郎一時父子兄弟持節剖符爲公爲侯先後相望亦盛矣哉視元凱之世濟其美殆無愧焉有臣如此爲之君者何如其喜形于宸翰以寵異之烏能已也而堂之作所以對揚天休光昭世德烈可以已乎今國子正宗顯清惠公七世孫也伯衡尊與爲僚因得觀其家乘考其顚末宗顯謂堂未有記請追記之伯衡之生去公遠矣烏足以知公而記公之堂哉然竊聞之故家右族雖不復得其祿祖而氣習之僅存風聲之未泯猶不失爲

能世其家固已難矣況於衣冠之蟬聯奕葉如李氏者詎宜保其氣習續其風聲而已豈不尤難乎哉此其所得以託覆以有出於堂之外矣夫堂猶非所恃又烏在記之有無也雖然當其時列名富貴與公等者爲不少矣討其第宅之鉅麗無特百倍於公之堂者其豈少耶今欲求其彷彿但見荒煙蔓草荊林生之而瓦礫無復存焉者矣自嘉定辛未至今洪武戊辰一百六十九年變故之相更而公之堂巋然其後人世居之居之者又有文學位望若宗顯者焉於是可以觀德矣則堂不可無記也書莫爲於前雖美而不彰莫爲於後雖盛而不傳李氏世子孫其無忘爾祖之訖可哉

安遇堂記

錢塘姚志道作安遇堂于其居第之中介徐進士先生求余文爲記進吾亟稱志道之材之美年且踰強仕矣而名不登於仕版迹不離乎州里然而未嘗戚戚以悲汲汲以求居嘗自論曰使吾隱約以終耶吾何知焉使吾有時而達耶吾何知焉吾知惟吾所遇安之而已矣雖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仲尼獨與顏淵而其弟子不與也然則隨遇之安固君子之當務而豈易能哉吾何敢自以爲然哉抑將盡吾心焉爾此志道之志也故揭其堂曰安遇云乃若俾一言以相之則願子焉是望余嘗慨夫天下之士居則頌堯虞衣則殺文繡食則願膏粱於是賤乎貴貧羨乎富以逞其欲而富貴者又往往患失而臨事計議其美惡而就避之舍其位而行者果如是乎哉於稱乃有若志道者以志道今日之處貧與賤苟不戚戚於心不汲汲于外則他日之所處雖位之卿相祿之萬鍾豈不顧乎至順哉其度越人也遠

矣則余雖不識志道於進善之謂焉得已於言乎昔者聞之當爲而爲之者此之謂義莫之致而致之者此之謂命命存乎天義在乎我故凡有生之所遇休咎也通塞也貴富也貧賤也莫非命也我何所存心哉何所措其智力哉惟君子處之曰休咎而休咎曰通塞而通塞曰貴富而貴富曰貧賤而貧賤而不實欣戚於其間則義所當爲也雖極天下之變不失吾素守也夫是之謂安遇古之聖賢若大舜若伊尹若傅說若周公非安於遇何以偶然樂于河濱耕于莘野築於傅岩而不以爲辱也龍袞然君天下相天子居之若固有而不以爲榮也卒然遇風雷而不知其爲變也翛然致流言而不知其爲禍也仲尼顏淵則不遇以終已畏于匡絕糧于陳若于陋巷而其樂自如也其與有天下而不與焉者夫豈異乎哉故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

賤憂樂之至也彼何以若此安遇也哉道無往而不在無時而不然聖賢之行無適而非道也故夫聖賢遇無不安者非安於遇也安於道也道一而已時自異耳烏乎往而不安哉非固知義命者其孰能之是故義命猶權度也天下之物亦衆矣以一人之心當天下之物而輕重長短之情無或失之者有權度以度之也君子而不知義命卒然與事物相遇而不失其義者鮮矣又何以能無之焉而不安也此乃余所學者慕道之有志故因魏君之請而以告志道信其能安遇矣乎

節義堂記

滄州衛知事魏君以節義名其堂使來請曰自吾有堂堂有斯名亦已久矣然未有發其義爲吾記之者故爲筆焉余爾魏君家梁溪梁溪於此陵爲勝地九龍之山天下第二泉在焉魏君

作堂其間不以觀游爲美而以節義自警亦可以見其志矣乃記之曰節義之立不立豈惟君子獨其所由判國家治亂安危亦恒由之何以知其然也士之出于三代之際者養之有學校敎之有敎化其不篤於道同於德有道人之節取乎舒安由衷少以其義得失利害禍福不動其心殺之可也辱之可也飢之可也寒之可也爵之以五等之國富之以萬鍾之祿臨之以三軍之威使易其所守而爲不善不可也夫如是故可以共逸樂而亦可與同患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其豈不由此也歟秦後惟東漢諸君子無愧焉自元興以侍官專政挾天子威權以震灼海內紀綱於是大壞矣而當時君子其在位者則伉志厲小之間不少屈意以迎合附麗至於羅織幽囚之獄起而其節操愈堅其在野者則聞風慕義婦稚歆羨奔走扶負而相勉趨死而不悔夫如是故終漢之世不軌之徒懷篡奪者猶先相望畏忌而不敢直遂而漢之社稷危而不遂亡者是賴之也然則節義之所係豈細也哉近世學校不脩教化不行士鮮不爲習俗所移故其邪心從於外物區區貪富何足爲重輕而求之者隳名節相悖義不顧性命而惟恐不得悅倖得之姁姁以爲容答皆以爲悅汲汲保身固位以爲務平居莫肯直道以事上緩急遂至誤國而歎君若是者雖日累千百何益於人國家哉　聖天子知節義與國家相與有無創業之初庶事未遑而獨於前　朝伏節死義之臣或優以爵秩或寵以褒贈或列諸秩祀或錄其子孫以示風厲至於爾來垂兩紀矣雖朝廷清明四方無虞士大夫幸而享富貴之樂不睹患難之途無由以奇節高義自見而豈可不力也哉志其勢而取舍不待

志人之勢而特立不懼招之不來而麾之不去斯何莫非節義也豈必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而後爲節爲誼哉故觀魏君之名堂非所謂有志者乎雖然人之所恃以特挺而有爲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入芒忽而不爲歉大塞天地而不爲盈不以困抑摧挫而亡不以安富尊榮而存蓋有以爲氣之主也故隨其所遇而皆安操其柄而如意衆人之於是氣也無物爲之主而反聽命焉如使將之兵如朝霧之氣如暴雷迅雨之涌求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斯須之時則已潰散消泯而不見其迹矣未有處大事臨大節而不顛倒失措者由其爲氣所使而莫爲之主故也均之是氣也有所養者爲正氣無所養者爲虛氣惟氣之正者浩然剛大不變於物特虛氣以應夫紛起之變其不變於物乎有志於名節者苟不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

虛氣未有所樹立非余之所知也願與魏君勉焉

存古堂記

故集賢吳公家有存古之堂公薨後十有八年其甥孫惠卿請伯衡述記之伯衡素服公之碩德懿望嘗獲拜其後惠卿之克世其家而又幸附名於其堂乃不復以陋辭而爲之記曰三皇五帝之世之謂上古夏后殷周之世之謂中古秦漢魏晉隋唐五代宋之謂近古近古去今未遠也而中古則遠矣中古去今未甚遠也而上古則已遠矣軒轅氏之鼎陶唐氏之爵有虞氏之敦兌之戈垂之弓和之矢此上古物也而猶有存者況於中古乎夏后之璜殷人之彝武丁之卣伯乙之鼎楚姬之寶盤仲姞義母之匜崇之鼎離之釜此中古物也而猶有存者況於近古乎嗟夫今之世去上古中古如彼其遠也而往往尚

存其物者由人之貴之故寶之寶之故存之也抑非有勢與力而又有錢貲雖欲存之亦焉乎能存夫必勢必力而又必錢貲而後能存存之雖多而何益之有然世之溺焉而惟恐其不存者恒多天下有物生天地之先爲人物之祖其古也無以尚之其於人也不可一息缺其存之也不待勢不假力不待貲然而世之存焉而惟恐其失之者未嘗多也何哉吾之所謂物者道焉耳矣此天所與我者孟子所謂存於人心而聖王之所由者也古之聖人賢人不存此而聖而賢者未之有也古之愚人不肖人存此而愚而不肖者亦未之有也今之人貪不希古之聖賢徒獨用其心與力於古物間或亦甚矣夫存其恃勢假力待貲者而不存其不待勢不假力不待貲者不過一好事之家耳將以稱於天下曰賢者則不可也夫所貴乎賢者以其能存皇王之道也存皇王之道則今之人是亦古之人而已矣是則道者豈非至古而至可貴可寶者歟何可以不存之也人惟知離釜崇鼎姞盤殷卣夏璜和矢垂弓兌戈虞敦之爲古也則存之而不知莫古於皇王之道也故莫之存也苟知皇王之道有古於虞敦兌戈垂弓和矢夏璜殷卣姞盤崇鼎離釜則知世間古物非古而好事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矣惟好道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然後皇王之道存於天下是故道之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無一焉不失爲古之士道之不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累千百焉不免爲今之人此君子之所存在此而不在彼也惟集賢公起緇生躋膴仕由上都學正八遷而爲集賢大學士自將仕郎六轉而爲榮祿大夫始終一節爲時名臣其平生事業固非伯衡所能知乃若以存古揭其堂使之均知大義然視爲當爲而

力佐人主寬推所存君臣之義安危疑之勢可不謂之賢乎哉道之素存則亦何能爾哉公既以之發身又將以貽厥後是以有此堂也豈世俗惟古物以爲存以營示衣器者可得而比乎凡公之子姓誠克守以爲訓而存其所存則生乎今之世何患古人之弗若而居斯堂也尚亦無愧哉

師古齋記

耕稼未有不師神農后稷者也古之善耕稼者神農后稷而已矣不師之不足爲良農貨殖未有不師白圭猗頓陶朱者也古之善貨殖者白圭猗頓陶朱而已矣不師之不足爲良賈爲弓莫不師揮爲鐘莫不師倕爲車莫不師公孫氏爲宮室莫不師公輸子揮也倕也公孫氏也公輸子也古人之善爲弓爲鐘爲車爲宮室者也師之而后足爲良工於農賈百工然矣孰謂

士之於字書也擇古之善者而師焉而不及古之人乎周有史籀秦有程邈李斯漢魏有蔡邕張芝皇象鍾繇之徒晉有索靖衛瓘卞壺張華謝萬王逸少父子之倫唐有褚遂良薛稷歐陽詢虞世南柳誠懸顔真卿韓擇木李陽冰之輩宋有蔡襄黃庭堅米黻張有吳傅朋之徒皆書之善者也吾之於篆於隸於分於真於行草也師之數十人焉則吾之於篆隸分真行草是亦之數十人而已矣豈獨書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孟軻古之善為人者也為今之士而欲善為人夫安得而不以之為師乎是故文王去周公古矣而周公儀刑之堯舜文武去仲尼古矣而仲尼祖述憲章之仲尼去孟軻古矣而孟軻學之古之聖人賢人猶師乎古之聖人賢人而況今之士乎商書有云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今之為士者誠能奮然自勉曰天之所以

與我者豈於古而獨於今也則古人非吾之所可及也今人猶古人耳未嘗有異也古人為聖人賢人而今吾為衆人豈不可恥乎夙興夜寐言焉而師其言行焉而師其行猶之工之師揮師倕師公孫氏師公輸子賈之師白圭猗頓陶朱農之師神農后稷則生乎今之世有不有乎古之聖賢者舜矣於戲非有志之士孰能與於此哉同郡宋君仲珩嘗治一室以居六經群聖人之書而仲珩尤工字書凡周秦漢魏以來下逮唐宋諸賢之法書銘刻莫不皆藏焉暇親有餘力則誦而習之於是扁其室曰師古而求余記之夫仲珩之嚴君太史先生以高文鳳德為當世宗師仲珩家庭之間父子自為師友可謂得所依歸矣而仲珩不自足也必曰我師古之人我師古之人不亦有志之士乎其充充是志也而力行古之道則追配古作者豈直乎書而已哉雖然宋襄之不鼓不成行不禽二毛房琯之車戰王安石之用周禮皆自以為師古也而或亡或敗或至於禍民是故士當師古而不可泥古仲珩尚慎旃哉斯言也敢請質諸大史先生苟以為可則因以為記

景古齋記

平陽有好古之士曰吳元乾氏凡一言一行皆師古之人而性嗜篆隸真行諸書非古不為也於是名其居曰景古而徵記於余余辱交元乾欲其景慕夫遠者大者乃告之曰世人知景慕乎古矣而可不景慕其所貴者乎夫神農氏之耒耜黃帝之衣裳陶虞三代之圭璧鼎卣孔子之劍履顔子之簞瓢此天下至古之物也而已不復存猶今存焉雖景慕而無補會稽之罘之遺碣泰山郎嶧之斷碑凡秦漢以上遺物故器鳥迹蟲書山宮鬼

冢銑異幽怪難識同歐之字此亦天下之古物也今間存者雖可以悅目適意欲景慕之於人無足輕重焉能太公老聃楊朱墨翟莊周列禦寇荀卿管晏申韓之屬所著之書太史公之史記不韋淮南之訓覽以至魏晉以降幽人逸士憤世嫉俗作為辯論多者數十百卷少者為言亦數萬此亦天下之古物也今其存於世者固足以考既往之得失稽道術之離合而所以輔世植教迪民彝而成治功者不在爾也吾又何景慕焉吾之所貴而景慕不暇者伏犧文王周公孔子之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書商周魯十二國之詩春秋禮經大法宏謨洙泗之所陳濂洛關閩諸子之所申邃微近求著之於心服之以身施之家則長幼序而親疎稱措之國則教化行而風俗淳是則天下之至古而可貴可景慕者孰有加於此乎然猶未也吾心之中有物混

馳雖之爲五常揭之爲三綱明如日月而無所不照大如天地廣厚而周遍推之乎其前而無始推之乎其後而無終是爲古今之會事物之宗在昔聖人賢人未有不貴此者也吾景吾尊賢而行之以道而持之以不息而全之以不失則聖賢豈可幾而及之矣豈非吾景古者哉何必上探太始而希踪鴻濛也耶

堅白齋記

平陽王伯原業詩書而綜諸藝工文翰而慎交遊凛然孔子弟先生之內姪世家王與邑著姓也曾即吾弟之西闢齋以爲藏脩之所負與所攝鑑璵璧則畫館錄陳乎左右近則吾黨未合猶乎伯先問名於先生先生名之曰堅白齋未及爲作記而先生逝矣至是介先生仲子怡伯請余而喻焉嗟夫先生豈不欲伯原以公孫龍之幻爲飛而以仲尼之言自勉乎且望之也至矣蓋天下之物方其未磨涅也堅白有餘者恒多及其既磨涅也堅白不足者恒多今夫鈍也礦也石也非不確乎其堅磨之則磷矣不以磨而磷者惟玉乎是故物無定堅定堅玉爲獨矣今夫雪也羽也絲也非不皦乎其白涅之則緇矣不以涅而緇者惟玉乎是故物無定白定白玉爲獨矣貞堅於玉而亦貞白於玉故天下無物可以言堅惟玉可以言堅無物可以言白惟玉可以言白玉也者足於堅白者也雖石以礱之不毀也涂泥以瀆之不染也雖百磨百涅又豈能奪哉富貴貧賤禍福死生所謂事也無常而使人喪其大節有甚於磨聲色臭味輕煖狗馬所謂物也善感而使人失其本心有甚於涅然而君子惟患志之不定而事之無常不患也惟患德之不純而物之善感不患也古之君子當大任而不懼處大難而不撓變故交乎前而不亂爵尊乎身而不易動之以不貲之利而不能隨劫之以鈇鉞之威而不回屈無他焉志定而已矣目視采色而不眩耳聽聲音而不惑口食肥甘而不厭身處佚樂而不溺馳騁田獵而不荒從事百爲而不驕無他焉德純而已矣嗟夫志之定也德之純也猶玉之堅也白也應乎事而事不能累交於物而物不能引不猶玉之不磷不緇乎然則學者不持其志不經其德可乎何以經德曰寡欲何以持志曰養氣氣養則志定矣欲寡則德純矣德純而志定則玉不足爲吾堅亦不足爲吾白矣吾也接物而本心不失臨事而大節不畏焉往而不若古之君子哉先生名齋之意詎不以此伯原其亦知所勉夫書而歸之所以記也

巽齋記

巽齋者前平陽州學教授孔君子亮藏脩之室也其扁江浙行省左丞番易周公伯溫之所書也子亮昆弟中第五於巽之次有合焉其室在東南隅於巽之位有合焉此齋之所以名巽也而徵余言其義以爲記夫巽之義聖人作易既言之矣其又奚言顧子亮名齋之意雖本乎先天之位次而巽之所以爲巽則猶有當推言者焉請言之也若謂夫閒居以養其心若於此而齋戒也孔子不云乎聖人以此洗心而退藏於密然則於斯閒居而以易養心豈非孔氏之家法乎夫凡卦有象有辭有占而隨風則巽之象也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則巽之辭也君子以申命行事則巽大象之所傳也而觀象玩辭則居者之事也子亮辭典教之職退而家食藏脩將息乎斯其於有攸往見大人者察之必至審而於申命行事者究之必至悉動則觀其變玩其占而已言乎其要則

巽自避來避而爲巽西乃得位得位而近君其動之占所以悔
亡而有功者四以一陰處四陽之間而順於五皆以正而相得
巽之善者也子亮神明之胄學術之優年高而德劭望尊而譽
隆豈果於避世而不動者哉一旦 國家旁求耆老備儀象聘
申公故事束帛加璧賁于丘園安車蒲輪以上道進居近列
衣被 清光則所謂得位而近君順而以正相得者不在易而
在子亮矣而況其吾用而未始不動其吾舍而未始不隱而吾
固自有未始與之俱動俱隱者存焉夫如是則子亮之於巽也
斯審矣豈徒次與位之有合而已乎易之取義非一端是故巽
爲有攸往見大人申命行事而又或爲伏或爲隱[illegible]者疑
子亮之退處斯齋有類乎以潜伏隱藏爲巽者是以爲之記

松石齋記

人之常情於天下之物接於目而不以爲異者日見之而一日
不見焉猶不能忘情也況接於目而以爲異者日見之而一日
不見焉獨能忘情乎哉此陳君子仁松石齋之所以作也君合
肥人 隱居黃陂湖鳳臺山之間仰而見夫蒼然挺者直者[illegible]者
若總千若蛟龍騰若幡幢列則松也俯而見夫嶄然峨者[illegible]者
突者若置碁若虎豹蹲若主璧植則石也 心甚異之事觀之暇
讀書之間視若大賓押若密友未嘗一日不接焉去年春 朝
廷聞其名召至 闕下說書東宮擢知平陽縣事君奉命而來
宣德意布教條給賦稅平獄訟孜孜若不及退處便坐仰焉而
松俯焉而石莫之見也懷思焉悵望焉以名其軒而求余記焉
於戲君之異夫松石而情之不能忘若是其必有以取之也豈
留意於物哉昔者聖人於松不曰後彫乎於石不曰不磷乎彼
彫之謂貞不磷之謂堅凡物之貞堅固無若之二物者而其用
尤莫大焉故夫松以之製器以之作室故夫石以之攻玉以之
補天使君不有取乎爾則何以異之而情不能忘若是耶異之
故知之知之故取之取之故不忘之不忘之故比德之不暇也
然則斯貞堅之節爲當世之用特不在松石而在君矣此固縉
紳士之所望亦君之所自任者故以之爲記

靜學齋記

非學無以廣材非靜無以成學嘗聞之諸葛孔明已獨不知以
靜而爲學乎抑靜之時而後學乎如使必靜之時而後學也則
通國之人終日能處深山窮谷者無幾也終日能杜門却掃者
無幾也終日能不與事物酬酢者無幾也而人之生日用之間
不能不有爲亦人道之當然也朝有爲則朝不得靜處日中有

爲則日中不得靜處暮有爲則暮不得靜處朝而不靜則朝不
暇學矣日中不靜則日中不暇學矣暮不靜則暮不暇學矣豈
惟自朝至莫無靜處之時自旬日而閱月而踰時而終歲寧復
有靜處之時然則將何時而暇學而學無乃遂廢乎尚何成學
之望乎以此知學須靜云者亦曰靜以爲學之地而其要則
不過心不妄動云爾無若弈者然方弈而一心以爲有鴻鵠將
至思援弓繳而射之則心不妄動矣心不妄動雖不處深山窮
谷不杜門却掃而與事物酬酢不害乎其靜也心妄動雖處深
山窮谷雖杜門却掃而不與事物酬酢不免乎其不靜也靜則
雖性不可與共學而學焉有不成者不靜則雖性可與共學而
學焉有成者是謂靜在內不在外以心不以境彭君仲輝平陽
之雅士也隱居田里絶意名利言動以禮自律朝夕爲志詩書

閭則從搢紳先生考德問業嘗取孔明語稱其書室曰靜學齋因張子玉氏求余以為記故與之言於戲夫人處乎閑閒靜寂寡心於學且猶成也而況仲輝閑居山林無事物之奪而專心以學所成就豈不過人遠甚他日聞平陽有殊出乎其類者必仲輝也

幽齋記

深山邃谷草木叢茂樵蘇斷絕地之幽莫加焉觀陰清書冥類偶寂寂蔑壁不驚眾之幽莫加焉宴坐終日目耳無營心念寂然趣之幽莫加焉地惟幽故勝景惟幽故靜趣惟幽故適以幽適之趣遇幽靜之景處幽勝之地其為樂豈有不可名言者矣而非心辭神釋者何足以知之揚君孝思蜀人也家在嘉定之龍游其山則有三峨龍門登高其川則有瀆江王渫大渡為孝思未出仕時日徜徉乎其間木石與居麋豕同群甚其地與景並幽有會於其趣而得以樂其樂也因扁其居曰幽齋故游宦平陽與余解后以余亦蜀人也有鄉曲之雅求文為記昔者君之樂乎幽也余固不得而窺焉觀夫今之在平陽也有職業有徵發有期會有管轄有聽斷有送迎可謂煩且劇矣地也豈也俱非復昔之幽矣而君自朝至夕從容暇裕初未嘗不樂也間問其寓間乎寂乎門無所謁人迹幾斷雖在城郭之中公署之內而隱然若山林之幽宜乎孝思之樂易如是其然也遺二出與處而已矣處則山林出則朝市雖曰殊途而吾之所以為吾者豈有間於其間哉故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所性不以窮達而加損而況於趣乎然而未易能也而孝思能不擇地而幽幽而適其賢乎吾知古之成功名而享富貴者必終始一節惟其所遇而安者也然則君他日所成就孰得而涯涘哉

洗心亭記

東陽吳伯圭氏通判撫州之二年作亭於公堂之西池上退食之暇則於斯危坐而息焉內省而精思因名之曰洗心而以書來告頗有以記之於乎伯圭夫豈有取於攷然一勺之水乎殆其志存乎聖賢之學因借易所謂洗心以退藏于密者以發之也余雖淺陋能不樂告以所聞乎夫天下之事不為少矣而古之所謂聖賢者為萬至而無不接接之而無不得其情天下之變亦無窮矣而古之所謂聖賢者為變百出而無不應應之而無不得其當今世之士左一人呼焉右一人問焉其唯諾不亂者鮮矣前一人叛之後一人推之其舉措不失者鮮矣而聖賢者以一心之體應接天下之事變常裕然有餘裕此豈偶然哉主靜而已矣惟其靜也夫然後足以制動靜足以制動者靜亦而動亦靜也足以無為而無不為無不為而未嘗有為此之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聖人之心湛乎其猶澄江魚龍居焉蝦蛤生焉鳧鷖浮焉蛟蜃投焉牛馬飲焉神妖怪物龜焉荒查飄石容焉千漚萬泡起滅焉條焉屬焉莫能汨焉而映徹萬象纖毫見也妍媸鉅細無遁形也遺針墜芥可指取也夫其靜何以能爾也則亦仁而已矣故曰仁者靜端哉仁乎其洗心之要乎果能仁其有不靜乎焉有靜而不退藏于密乎聖賢之學無先於此矣然則其洗心也豈真有以澡雪之而其退藏也亦豈兀然伏其身頹然無所用其心哉彼揚雄者顧以為世之賢人之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寘之翁華穆隔之地嗟乎亦已不思矣吾恐其習之無素卒然與事變相遇義利不辨取舍不明幾何其無錯謬而顛冥也而是

心難乎見於楷七矣獨不見夫嘗事事之子弟乎一旦出而任其家事數年將皆與之伉蕩賊又乘關而入據其室朝夕鍾捘且不暇尚何暇雍容暇豫以養其心哉故夫養心猶持兵也善持兵者裝營方略治三軍之衆楚八面之敵而其身嘗逸焉善養心者去情欲群於萬有之中立於萬物之表而其心嘗靜以為事夫兀然頹然如木偶人者而後曰靜哉雖然余之言何足徵也伯圭黃文定公王文憲公金文安公許文懿公里中子而四賢實以朱文公之學相授受伯圭風既有聞今出而仕又適在許文安公鄉郡文安雖不可作然而尊其所聞行其所知詎不有其人耶伯圭嘗試就而詢焉不有得於此必有得於彼矣其歸有以告予者乎而余言爲足徵哉

梅初亭記

翰林學士江夏魏公有別業在蒲圻其居北異卉種種並植而公於梅獨有取焉遂本邵子所謂梅初以名其亭公之言曰吾嘗求之晝夜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晝夜莫不有初也徵諸四時矣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四時莫不有初也又嘗質諸天地矣浮而在上者爲天凝而在下者爲地天地莫不有初也合之爲宇宙宇宙各有初也散之爲萬物萬物各有初也然而未易窺也而吾於梅見焉時乎冬也雪霜凝沍萬木枯槁兩間之生意幾乎息矣而梅也粲然而有華盎然而獨春微陽伏於方陰回微陽於最先造物之發育於是乎權輿矣故吾之取夫梅也豈曰翫物云乎吾之名吾亭爲梅初也豈曰其秀爲其賁之初乎蓋以其芳於一陽來復之初爲最芳數余之始猶正爲歲之初也猶朔爲月之初也猶晨爲日之初也伯衡聞而歎曰嗟乎草木之榮非自榮也固有榮之者焉草木之悴非自悴也固有悴之者焉而其榮悴乃氣運之先見者也故曰天命不僭賁若草木是以君子往往觀之以識夫屈申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機然非有道者其孰能與於斯今夫梅之榮於冬人之所同見也至於陰陽剛之復則公之所獨也公其有道者哉且國之將興必有卓識之士明燭幾先發人心之趨向神鼓舞之術而相與維持作興之而王化於大行以共享平成亨嘉之治者諸載籍可見矣 聖神繼運揭象維新文天地開闢之一初也而公以風儀雅望爲 天子之所優禮出則持憲度入則居侍從神化宜民發揚于於雍熙不難公是望而望之誰哉伯衡不佞請以是記公之亭

南軒記

池生華仲得南軒先生張宣公所遺端石方硯硯背刻銘文凡三十二字及南軒二字蓋公所自書字亦公親筆云華仲視之不啻如弘璧大玉也治特室以居之以爲南軒公之自號斯室居公之硯其硯所居表以其號禮亦宜之故名之曰南軒且請於余曰願有記惟公生宰相家而能以古聖賢自期義利之辨而卓然有見於大本迄能任夫道統之重其爲贊督府也預一時及魏公歿辨抗論和議之非遂受知孝廟郎省講筵更任迭處五握州符三持使節其剛大之氣謇諤之風宏遠之略豈弟之政備撥之術出處之際皆非當時君子之所及雖年未五十天遽奪之而有公輔之望可謂名世者矣後公而生者慕公之爲人願一見之有不可得之既聞其風聲且猶歛衽況得見其遺物若硯焉若號名具在氣澤斯存豈不猶親見之乎不

知寶之愛之尊之貴之此尚德之云也而豈文房之寶之謂歟一硯之微長不滿尺厚不盈寸而宰仲居之以特室表之以其號焉可謂過也哉蓋公之所以不朽者不係硯之存亡而公之賢則硯之輕重係焉夫其人賢矣其一物之遺後人寶愛尊貴之至于此也然則人固可以不賢哉於戯公精微之蘊見於其書而施及於今者豈直硯之比乎則夫以寶硯者寶其室夙夜勉焉是誦是習是蹈以希夫公之賢焉乎可已耶如是則宰仲誠哉尚德者矣而凡登其軒觀公之硯者其不特有所慕其亦思所勉也夫

清源書隱記

奉新之大源宋翰林直學士余公之故居在焉子孫皆克守其先業曰可立者公之六世孫也清源書隱則其藏脩之所也可

立司征平陽謁余而請記余雖未嘗至其地可立言之甚詳大源去奉新縣治西南二十里其南白鶴峰峙焉其東障以雙鳳犀牛諸山而下馬村應城祠據焉其西直以登仙嶺而張天師壇李八百洞在焉清溪環繞而襟帶乎其間余氏之居大源自豫章太守始六傳而至學士君第則其所創數百年之喬木鬱乎陰森而甍桷隱見於蒼翠之表過而見焉者不問知爲舊族也前有旌表亭有仙人劉道真石刻其略云時有青雲飛梯不絕書至今存焉由是觀之山川之環合風氣之綿密可想見矣竊意居其中者豈獨余氏而已與太守居並時者今亦有存焉者乎與學士居並時者今亦有存焉者乎蓋今有之其子孫亦有以需世其業若余氏者乎余氏歷宋元以至于今上下四百年矣而世澤流乎其未艾也何彼之泯沒無聞者衆而余氏之

世獨久而益振豈其與清淑之氣獨鍾于一家是不亦可徵其思乎蓋求冠之引襲由忠孝之積累由禮法之承傳禮法之承傳由詩書之講習太守始積書以遺後人而學士能講習之故其門戶益大學士積書以遺後人而可立能講習之故其門戶不墜夫書非積之難而讀之難非讀之難而會其英咀其華得諸心爲實德行諸躬爲實行斯惟難哉今可立之書室以書隱命名余意其書必插架而充棟也凡子若弟誠克直知而允蹈心得而躬行則皆爲善士之歸大源之有余氏余氏之在大源豈不相爲悠久也哉余嘗本其世澤淵源之懿而道其不可不以前人自力者爲記若夫山水林壑之淺深奇勝之觀當有妙於文辭者爲何立賦之

南華澗居圖記

洪武元年夏國子祭酒許先生謫韶州郡居宰相張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乎祠之前其岡巒起伏草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戶域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閒暇時時臨眺而樂焉曰使吾爲此州人奚其不可也於是號南華逸人且爲龍虎山道士方壺子繪之縑素云初 上行幸金華訪求文懿公之後得先生召之見未至而 乘輿還京師驛召先生赴京師一見與語大說爲立京學命爲教授鑄印使佩之仍命入侍 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京學爲國子學拜博士未幾擢陞正四品拜祭酒出入 兩宮且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于人材之進退時政之弛張無不預議先生感會圖報是是非非無所顧忌所爲學校前後學規更設法以教養者數十事無不施行其見知於 上者至矣然亦不勝

夫人之媢嫉也會先生嘗以學官什器用之私室言路因以移用官物坐之章上　上覽之而咲而媢先生者不已於是臨州之命行矣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旦以微言而遠謫嶺海間去親戚而伍夷獠人將不勝其感戚先生不惟不感戚且安而樂焉觀其自號有悠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人爲何如蓋君子求在我者而已矣使其中有所愧何往而能安使其中無所愧何往而不安是以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言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此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爲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之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蟲之所潛藏瘴癘之所聚此騷人遷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余故著先生出處之故覽斯圖者得以考焉

蘇平仲文集卷之九

章貢黎諒校正重刊

記

定軒記

劉君公翼以浙江按察知事入奏留京師搢紳與之游者誦君之美而告於余曰劉君故儒生也雖躋膴仕而雅不忘舊學茲有齋居之所曰定軒願乞言於子以記之余聞之愧且謝焉鄙人於聖賢之學未之有得劉君之所以名軒者烏足以知之將以語其觕也又未嘗及君之門瞻望其輪奐之美二者何居雖然竊嘗觀之矣二儀高厚而無窮七政循環而無端四時變化而不測而莫不有定運焉人之爲人手足耳目口鼻之爲體與夫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爲物而莫不有定形焉五方之異音九州之異俗賢愚賢不肖強弱勇怯之異質而莫不有定理焉內而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外而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而莫不有定職焉予奪褒貶賞罰陟有定法焉尊卑上下之於輿馬宮室器用服食有定制焉朝覲會同冠婚喪祭飲射蒐田有定禮焉四民有定業焉百工之作什器有定式焉凡窮達有定分焉道合則合道離則離有定守焉惟其運之定也是以章部會元分至啓閉盈虧薄蝕退留伏逆可得而推惟其形之定也是以峙者流者飛者潛者動者植者倮者可得而名惟其理之定也是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放諸四海而準惟其職之定也是以治衆若治寡而庶事不勞而集茲一定而不可私也故尊爲萬乘命一有德討一有罪而必付之所司制一定而不

可喻也故雖有過人之材出群之力蓋世之智蹴乎封君之富
而亦無敢越厥志惟一定而不可奪也故四海猶一家而千萬
人猶一身惟其有定業也是以無職事者世夫而惟其有定式
也是以輪人輿人弓人廬人車人梓人之攻木築氏冶氏鳧氏
㮚氏段氏桃氏之攻金函人鮑人韗人韋人裘人之攻皮鍾氏
筐人㡛氏之設色玉人楖人雕人之刮摩陶人旊人之搏埴其
為師者不煩而其為弟子者有成分定也是以用則行而舍則
藏得不喜而失不戚守定也是以可生可殺而不可誘之以利
劫之以勢定運也定形也定理也此天地之所以寧萬物也定
職也定法也定制也定位也此人主之所以平天下也定業也
定式也此衆人之所以擇而處之也定分也定守也此君子也
所以自強也而皆為學之當務也今吾之生也幸而為人乎旋
孜孜勉勉求踐吾形盡吾性安吾分毋易吾所守不吾用也則
禁吾業焉如其用吾則吾將端笏人主之前立不易之法建
經久之制損益一代之籍翊扶天地之運以舉吾職庶幾善學
者哉吾然縣舟以入海必定之以指南夫然後克有所底止而
況學者知之何其可無定志也故傳有之曰知止而后有定劉
君倘不以余言為老生之常談則請以為記

清風楔記

金華府經歷廳事之後舊有軒若干楹歲乎劉君為經歷之又明年
始葺而新之以為燕休之所地不改闢而勝戶不易鄉而敞城
之北夫客諸峯不掩乎睥睨者一舉目可見環以喬木左右映
帶賓客遠邇野與捿生君時從僚友集處其間油然不知日之
既夕九坐乎軒中者如坐大山長林之下未有不灑然者也大
守鍾君曰是宜名清風楔既而告余請為文以記之余觀鼓万
物以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無過乎風而吾祖文忠公以為風
也者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為
形故不窮夫如是故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為德摧敗草木而
天下不以為怨嗟乎豈惟風為然善為政者莫不然聖王之於
民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生之而不有殺之而不怨蓋得風之
道也而君子法之曾参用蓋公之言以治齊而齊大治者其不
出於此乎金華雖劇郡然其山水清遠其習俗淳厚其君子貴
德而賤利其小人尊吏而畏法九為郡者卒以風流文雅談咲
觴詠為事方國初用兵東南常倚金華以為重大將相繼於此
治軍實以平勾吳定於越取七閩自是郡守以下勞於營帳將
日夜不休故郡直乎文耳之猶不暇尚何暇能雍容自適如
故事哉豈其材皆不足歟庶民之難撫軍事之難集不臨之以
勢威則馭之以智巧皆務出奇而莫知行其所無事也而叔廣
雖昔人之雍容宜其不可得哉惟二君之材賢既足以相濟而
文能叶其志順其俗樂其時而施其政一切苛去奇撓而與之
相安於無事以故不勞而治然後因其餘閒葺其庭宇而與僚
友退食之暇講求政理焉商確古今焉優游以自適焉郡之人
聞其翛翛以適乎斯也咸樂然相告曰自軍興郡無此風且二
十年矣何幸於今復見之斯世其小康乎使其餘與我休息乎
我等其將優游以卒歲乎此與聞其鐘鼓見其旗旄而欣欣者
實以異蓋君子之風善為政之徵也向使政未平訟未理田里
未安雖有燕閒之地雖與適此而亦安能獨適哉故一軒之葺
於二君之政雖不足以為損益而其為郡不煩綽有餘力則可

所見也已矣余喜二君之政成嘉斯民學與之同樂而又悉有方者將奪二君以去也故述其大節如此俾來者登其軒聞其風概乎想見其人以其所以治郡者治郡則民之於二君雖至久遠而猶蒙其庥也而斷斷者亦將托以不朽乎

聽松樓記

鎮門在平陽縣治之南一里其地介乎東山九鳳兩山之間林氏世居焉即其居之左作樓以奉其親則余友敬伯也余嘗與客過之入坐樓中俄有聲若潮汐至而波濤洶湧若兩霰交依而人馬並馳也若笙磬絃匏之雜奏而合止以柷敔也徐而察之則環樓皆古松柯葉蕭布若草若蓋然際天望之有太古之色颯颯然南來觸之動之撓之而紛披而交亂而參錯而為此聲也客顧謂余曰美哉風颯乎蕩滌世之汙濁以快一時之懷

有不在茲乎而孰營為是而孰吹噓是其出於風也乎哉其出於松也乎哉謂其出於風耶風行乎空莽之間方其未與松遇也曷嘗有聲哉謂其出於松耶松立乎巖壑之際方其未遇風也曷嘗有聲哉由是言之謂聲出於風不可也謂聲出於松亦不可也謂出於風於松皆不可則果安出耶余曰子未之知耶物之無形者非風而何物之有形者非松而何凡物之在兩間有形者實無形者虛虛者實者相值也相持也相磨也相激也而聲於是焉生故槖無聲鼓之而有聲管無聲吹之而有聲唯風與松亦然是故風非松其聲無所托松非風其聲無所發聲出於所托故其情無常聲出於所發故其作止有時然則謂之出於風可也謂之出於松亦可也人籟乎地籟乎天籟乎敬伯父子朝夕披襟而坐隱几而聽其審之矣于其得之固不必起南郭子綦也敬伯父子其豈非莊周所謂心融者乎神凝者乎不然自有此松即有此聲函胡消越洋洋盈耳聽之而不聞過之而不顧曰不知幾千百人而其聲自鳴自息於天地之間不知幾百載矣何獨敬伯父子聞焉顧焉樓焉而聽焉能發之狀足耳之欲觀若聵蚍而撫有宇宙焉敬伯作而曰先生之言至矣吾覩皆吾名吾樓曰聽松請書以為記

聽泉樓記

永康縣北三十里有山曰方巖巖峯嶙峋拔林壑幽邃泉流其間而呹東之而崖篤之而嶂迸之而窪內之而石扼之而木梗之而聲出焉或大或細乍疾乍徐既清且圓發天然之律呂寄遺音於滄泊非絲竹朱絃之所及也胡君濟源搆而聞之怳然不知泉之聲而疑有若作樂山谷中者曰異哉此孔子聞之於齊

而三月不知肉味者也何為而在此哉徐而察之則巖壑中皆流泉迴轉激觸而為此也倚杖臨聽戀戀不能去乃即泉之涯搆樓曰聽泉起居飲食常在乎是霜夜月夕蕭然端坐窮泉之聲足耳之欲而自適焉或者以為陳六代之器絃匏三百五篇雅音之遺風豈特泉之比乎聽者且猶坐暗焉而況山中之泉琅然有聲焉足以悅耳而濟源聞而從之至於作樓以聽之雖其嗜好與人殊也抑豈非符乎濟源以旨子乎復於濟源曰韶不圖乎非有度數而節節自成此韶之大全也故曰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而凡有聲者皆吾笙磬匏絃也獨泉乎哉然世之人方汨沒於溷生而聽者雖欲縱有此聲無此耳吾先祖所以興歎於水樂也今濟源獨能賞識韶於數千百年之上追伶倫后夔友其人於

寞漠一旦聞泉聲入而心融可謂有會於音矣是其中必有所得也不然泉鳴幽壑響遍空山過而弗顧聽而弗聞人曰以數百年而泉也自唱自和於寂寞之濱不知其幾千萬年夫何獨濟源領焉聽焉而不厭焉其得乎天爲何如也然則濟源延州來季子之徒歟東郭子綦之儔歟雖然方濟源聽之而有得也濟源口且不能自言而況大人乎則濟源之所以聽泉者將誰知之何怪夫人以爲僻也彼雖吾僻又何病焉爲吾適而已矣適吾適也吾不知老之將至矣又何病焉濟源笑曰有是哉乃歌曰今夕何夕得聞籟韶起而視之空山寂寞草捆不驚明月中宵有間無聲流泉潺湲后夔已矣鄒曠莫招聊縱我心於焉逍遙

會山樓記

武義西南行四十里至俞源俞源綠插之遶水在其治之東百有九十里介於群山之中其地方廣數十里山聯絡無間斷其溪折行山峰圍不見首尾皆自高趨下初於山隙處遙望見謂是瀑布其田皆墾闢山址爲之累石以爲畔岸高高下下秩若階級其路皆側逕緣崖懸磴臨流如曳練隱見本末其民居多負山而因山以爲垣墉櫛比九數百家挾大而望于鄉者曰俞氏其居第之址於衆中央以衢術其四面之山若望雲霄峯九臨之勢亦高出壓危而俯窺几席也余嘗出其登山之雄尊崇秀婉麗端重傑特峭拔不知可方於衡王屋五臺峨嵋三峽赤城雲門五老羅浮與否觀其高薄霄漢者潤含雨露者欲飛翔者發挽蹲者旗幟舒者昇降直者劍戟攢者若角露者騰躍上者俛似窺者環若衛者拱而揖者馳而赴者赩而集者離而分者合而合者將仆壓者欲踣趨者立者偃者仰者擬者湛者突者𡽱者巘者使人神驚目眩不暇應接亦奇矣哉而往來之人矜之奇也況於王若者乎少則矜之多則厭之頻見則輕之偶遇則貴之此人之常情也俞氏之彥宗善生長乎其間朝夕起居食飲接於目者無非山也意其輕且厭之矣顧乃若未嘗見山者至於作樓以臨以觀是何其情與常人殊也蓋天下之榮辱窮而君子之於榮貴乎自得使其中無得極天下之尤物方其快意無物與易忽焉情遷未有不厭者也使其中有得極天下之微物以適吾適無所不可雖至役窗又何厭之有哉吾善之於山也其得諸心者與不然何以能不輕且厭耶且夫朝陽夕陰春雨秋露風雲冰霜煙霏雲霞變化不同而嚴若能忘不同雖窮天地不能盡其妙也又豈一覽而能發其妙哉然則宗善亦將沂乎有物之初而求於一氣之始以綜觀夫千古之變也如此則宗善與常情殊矣宗善與其季宗遂宗吉宗禮皆高尚其志無慕乎外故知其人尚於其所樂觀之

三然樓記

人之生有耳目有心志有神氣曰耳目吾以之爲用者也曰心志吾以之爲主者也曰神氣吾以之爲幹者也爲吾用者過則詘故欲廣吾視聽焉吾主者尊則昏故欲適吾意趣焉吾幹者勞則耗故欲安吾精爽焉然則視聽廣矣然則意趣適矣恬然則精爽安矣視聽廣然後用行意趣適然後主尊精爽安然後幹強故諸然所以養耳目也故然所以養心志也故恬然所以養神氣也養生者安得不務之有以養耳目無以養心志其養其外而不養其內非善養生者也有以養心志無以養神氣是養其性而不養其形非善養生者也耳目而耳目養焉

心志而心志養焉神氣而神氣養焉則可謂善養生者矣此張氏三然樓之所以作歟張氏世家乎鄱陽里作樓里之小井山下則思中也樓為屋三間中間北嚮名曰然東西間皆南嚮因名皆然東名怡然於是人號曰三然樓思中嘗與余登焉坐乎其中一望數十百里高者下者共者散者峙者亢者動者植者皆几格間物也而吾耳目得所養焉入乎其西窗焉丹桂杉松梧檜森萃成林旌映軒戶清風不動爽氣自發林表卑暑氣出塵境得也夫也休也戚也樂也辱也皆不足以累我也而吾心志得所養焉憩乎其東方床榻几可据可隱群書羅或俯或卸書辞架而志放掛壁而忘弾無思無為精神與穀之周流呼吸之出入不知其關鍵之在我之在天地也而吾神氣得所養焉乃始知思中命名之意非偶然也余與思中蓋異方而同得矣嗟乎養生外吾內吾性吾形以養吾生余每恨無以得之今不下階不終日而兼得之於斯樓然則斯樓其道山乎其蓬萊乎其壺嶠乎夫哉樓乎其為足以求居乎思中讀書自足於世寡多得官自得然退隱惟思為所況而斯樓斯息若將終身焉此其所貴為何如哉世豈無朱甍碧瓦以為高雕欄畫棟以為美姬妾以為好管絃以為娛鮮以為養役視斯樓孰不自以為雄然是室明而為用者役焉快情縱故而為主者溺焉淪精奪魄而為伴者伐焉余見其未有以養生且先戕其生矣又奚待較而後知其非雄也思中有以務識其賢於人也遠矣乎

水壺軒記

始余識鄒郡鍾侯于京師後四年侯移守余鄉得見焉每不鄙而謂之曰我以冰壺名軒權矣子其為我記之竊以為天地之有水猶其有道也道在天地間人能凝之則人與道一而道為人所有矣壺之於水也亦然凝則水與壺一不凝則水自水壺自壺焉能有水哉是故道凝之謂德水凝之謂冰今夫冰瑩然其瑕潔然不滓澈然可鑒世之能然為人者其氣殊未有其於夏之日之烈者也雖金石之堅剛然不流鑠推冰於其間巽冷冷因自若也當暑而出一壺焉挹之者不知炎熱之切於肌膚而渴者以蘇躁者以靜其炎有似乎君子之德也以時藏焉以時出焉藏之密焉用之周焉則陽不燠於冬陰不伏於夏風不淫於春雨不苦於秋雷出不震雹霜不為菑癘疾不降而民不至夭札夫聖人之參贊燮理也固非徒冰之是恃然周公作豳風必謹著之仲尼脩春秋無冰書之又常不敢以為忽者蓋一藏一出亦有助於陰陽之和寒暑之平也凡此又有似乎君子之用焉是以有志之士不獨於冰比德而其致用之功亦斯尚也今鍾侯以之名軒其非有志之士乎統統乎擇道之在我者不能凝也而孜孜乎其務學也休休乎其寡慾也定其心而不使動於貪鄙毀譽榮辱也臨之以利害禍福而其守不易也蒞之以是非曲直而其聽不惑也則侯之凝冰以神明其德可謂能矣昔者侯佐樂昌尹斯門如下邦當百戰之餘令其民厭苦憔悴有甚於焚溺也宣上之恩德以通聯之閭閻撫摩以休息之平政令以生養之於是創殘殘敝之餘莫不洒然如當暑之挹冰而安於田畝閭里以樂生興事故侯之於民也猶冰之於夏日也豈惟二縣一州之人大人其誰不愛戴之而所至遂以循良著稱侯之致用如此

於侯之抱負百未施一焉其與出萬壑之氷以一壺固無以異也而其惠利之於人亦豈小補哉然以余觀之侯豈久外者朝廷且將嚮其民爾如棄之芻狗徵入大用之則夫所謂蓋君子之用者詎不於侯見之乎余知侯之志有在而亦以此望侯也故不辭而爲之記

湘南淸趣軒記

譚君齊翁潭州湘潭人也今以溫州衛中左所鎭撫戍平陽治書室于縣事東南隅扁曰湘南淸趣而屬余以記余謂君曰湖州之域山川之勝甲于南方而湖湘之間山益峭水益深純登臨指顧之間淸寒奇麗之觀無不爲遊觀者嘉足以寄高情而發逸思是固然矣今君撫軍平陽相望半萬里不啻遼遠如彼其脩阻也山川如彼其遐悠也則所以成君之趣者焉從而得之其誰復信之以斯名也揭斯軒也不已疑乎余方疑焉顧使記之將何以爲記君曰子知軒之名而未知吾所以名吾軒也自吾去故鄉而居金華而居平陽蓋來三十餘年矣上世之丘壟先人之弊廬嘗無一日不往來于心雖桑與梓當接于目自公而退假寐軒中則彷徉蒼梧之野彷徨祝融之峯仰九疑之巃嵸俯九江之浩渺聆洞庭之九奏嬉女舞以傳芭湘靈出而鼓瑟倚斑竹想二妃歌瑜領企三閭采薰之蘭況之芷而延竚夫重華悠然交契雖若平生雖參乎一軒之中而浩乎有湘南之趣飛神泯焉志意適焉飄飄焉栩栩焉休休焉及乎覺也吾身未嘗往而吾居未嘗易也蓋吾之趣無遠無近無彼無此無今無昔混而一矣爲是揭斯軒以斷名又孰得以爲疑哉余因啓曰我求之迹故以湘南視湘南君會之心故以非湘南視湘南非湘南而視同湘南此之謂不物於物不物於物則其趣固天趣也大凡趣得乎己者己知之人莫之知也得乎天者天知之雖己亦莫之知也然則君之趣余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於是相視大笑記其說壁間俾同余疑者袪焉

臨淸軒記

魏晉以來書之妙絶可喜者亦衆矣而論者必曰右軍曰大令是則古今以書名世者豈復有加於王氏父子乎其父子之書當時尊之後世讀焉豈一朝夕之力哉右軍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其所至皆有墨池則其平居勤勤於書可見已故曾南豐記其臨川墨池以爲右軍之書晩乃善則其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於戲書雖一藝臨學之家固可以不力哉此仲聞之所以日暮學也敷仲聞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元達之仲子也侍講至正間爲宮僚以善書極爲儲君所敬後儲君嗣其退朝日必臨眞書千字草書倍之以爲常多其能勤也作臨池三大字旌之侍講乃爲臨池軒以侈寵賜接部員外郎程以文寔記之則侍講之書獨步當時豈偶然者仲聞幼傳家學迹奉手書臺逼侍講矣僑于平陽鳳山之下治軒以遊息取名賢墨迹石刻朝夕必慕而手追焉因扁曰臨淸軒問余告曰吾之書固不敢望先人若先人之尋志則嘗見之矣夫人貴勤而況於吾小子乎今吾臨池而學之不輟使水之淸者變而爲墨則吾書庶可不失先人法度此名軒之意也願先生爲我記之余不云乎有志者事竟成桑維翰累試累黜主司惡其姓故也或勸之更姓維翰指鐵硯曰硯穿則吾改吾姓後迨登第致位宰相豈不以志哉維翰大節無足取乃若其志則可尚已

觀仲聞之言不亦有志之士歟挹之而不盈益以揃力自效吾見仲聞之書雖古人可無愧也豈惟足以娛侍講人其有不以稱王氏父子者稱仲聞父子乎臨清軒不獨近臨池軒以稱且將與墨池並存矣雖然陳氏故宰相家忠義大加焉其在元也百年之門戶皆鼎盛矣而侍講尤以文學名節重于天下書之望於仲聞固不止乎書而仲聞宜勉焉

蘭芳軒記

務君維周武毅公之孫也嘗以勳臣子入侍　東宮初置燕湘王蜀王殿下者悉統之而教以坐作擊刺之法燕王遂比平君又被　旨屬遂之　上察其材而謹與會武毅公上休致之請即命襲職而調戍平陽君以英妙之年膺五品之秩為國家守封疆于海隅既貴顯矣而能若去紈綺之習退食自公恬處一室覽觀書史臨寫法書間則援琴鼓一再行蒔有蘭生之風室中列盆數本綠葉紫莖蓋菁菁焉芬芳可念微風不動香韻自溢如在深山幽谷間因名其室曰蘭芳軒而屬其鄉人濟寧某求余記之余惟蘭香草也固天地之所生當培殖之灌溉之然後花葉茂美而芳烈益遠惟人亦然聰明賢知非不與生俱生也加之以問學充之以見聞重之以進脩則其材成而實就而出乎其類焉古之君子余未暇論也今在位名公　九重之所倚毗四海之所具瞻孰有過於曹國李公者乎人徒見其材德之碩大勳業之隆赫而不知其所以致此者由望其於學也猶記曹國鎮浙江時內撫新附之民外禦黍閩之寇小大疲於奔命之事親可謂煩且劇矣然而少暇輒與縉紳諸論儒學道治之道至於文翰亦未嘗不留意焉向使其不篤學乎學自足以成功名享富貴豈不過為功名富貴之人其志業又安能若今日之盛哉之古之賢將相而有餘也君之於人大矣今君之好學如此豈非漸被曹國之流風而興起者乎然則戍平陽固昔一時之選而君與濟寧獨得士與賢且以其暇而曹國得於觀感者深矣君出而在公則宜力效忠入處家庭則遊心墨翰靜觀於左右把玩芳於朝夕觀其好尚可以知其人矣他日名位事業豈可涯涘也哉余因記斯軒而推及之以見方今將帥賢而好學者未嘗無其人而其來爲有自

遂初堂記

劉君宜中風年親命遊學於京用近臣薦補國子生限於資出從事官經使者府歷福建廣西湖南三道遂擢華亭縣尉而君溫人也世家平陽之域江里其地綠海前接青華後擁遙岩九鳳新羅夾峙近若金字諸峰層見間出於其左右一方之勝處也以此君得意功名之途而退休家林之心未嘗一日忘焉自華亭來歸絕口不言仕進延接鄉閭雖縣令吏在門而不為起兵興之後鎮府爭以得士相高諸公雖知君不可屈亦不敢煩以職務唯使便宜以江西理問所知事強起君君迄不赴乃作遂初堂於鏡江之西後擬要會大治亭館以極遊眺之美蓋超然與世相忘久矣余適其里來請曰吾之堂未有為之記者願托筆於子嗟夫天下熙熙攘攘不為聲利而馳天下攘攘孰不為聲利而往乃有抗思埃壒之表寄跡山海之間甘與鷗鷺為群縱恣分希覽煙雲之變化聽潮汐之往來以究觀盈虛消長之理不居其榮樂忘乎其辱不必於得無愛乎其失若君者乎雖比志也雖謂之與太初為徒可也不亦高世之士哉然自至正

夫德海內橫潰寔廬煽乎冠裳貫騎圓於烘爐皆力焚於斬新
朝虞而夕戒愁居而懾處蓋二十年孰不慨君之不得遂其初
也
大明則平僭竊混一寓縣施恩布惠涵煦乎羣生使之
安養休息於天日照臨之下鳥獸草木熙熙然同春而君始獲優
游於此共爲太平之人而無豪髮不如其欲又孰不喜君之得
遂其初也然則初志之遂不遂其不係於時之理亂哉名堂之
居豈曰退休之志遂夙昔之願償亦曰昭　上賜焉幸也
皆嘗聞之士大夫謝事而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
願其欲者不足人之群嬉嬉好之交不與約居獨遊於閭里之
間未有不颯然者也是以老於位而不知歸者十常八九焉於
歸而無留祿者十無二三焉君壯盛時從業方興名譽日起非
迫於耆令非怵於淸議慨然遺簪紱之榮而從泉石之樂其賢

於人也遠矣此余不惟喜君初志之遂且有不可及之歎也之
以彰君之淸操雅致以風僥倖顧位而不知止者又何辭焉

南野堂記

平陽張君子玉家于坡南直九鳳山之下去縣南可三里許其
地接衍夷曠環四面之山若新羅彭鳳東山陽谷吏峨皆勁奇
聳秀几席間帶之以淸池蔭之以嘉樹不出戶庭而幽思集雖
逆大道而罵聲隨往花異卉之並植水禽林鳥之相呼謠歌野
唱之朝聽而笠烟簑之出沒足以悅耳目而愜意趣而又依有
麻桑食有黍稻畦有菜蔬林有橘柚潴有鯉鱮擁有鷄豚子玉
居而安焉安而樂焉以爲在朝言朝在野言野亦各位而行之
一道也今吾僻居城南所與者郊墟里之人所談者耕稼樹
藝之事則吾與淵明固非其倫而守拙田園庶幾似之以其詩

語名吾堂曰南野夫豈不宜旣而以告余爲記余旣在昔君子
不得與山林與世相忘也天下承平而後隱故曰世無巢許不足
以彰唐虞之盛淵明之門苑南野種林東皐雖樂夫天命然當
晉宋之際亦豈能無繫乎中今子玉得托於田夫野老日晏偃
坡南以適其適蓋由遭遇　聖時也向使夷夏未一寇盜未殄
甲兵未戢田里未安則里有桴鼓之驚門有追呼之叉子玉雖
不要留民弁命能無幾愁慮惋慨乎坡南雖勝亦安能獨樂哉然
則子玉不惟若淵明有三徑之趣菊與桑麻有近苟之量歡賢
爵祿無軍馬之虞如栗里尚論其時運之遭心志之樂若
且過之抑何幸也耶雖然居之勝如坡南無地無之自晃一以
求何地不可居而世之士率不甘乎巷閭苦中貧當世之富貴緣
求自異於獨衆不量力而冒進不旋踵而傾覆者皆是也子玉

爵祿不入心又不肯自異世或懷其材而不售晦迹而不求聞
雖保然布衣而超乎寵辱利害之外較其所取孰得孰失固無
昭於辨矣觀子玉之自處如此則彼有田園之樂而不能一朝
享者詎不以外慕奪之乎於是益知子玉之爲賢非他人所得
而及也此而不書將焉乎書

西坡亭堂記

平陽縣之前有大山焉隆然特立曰昆山中脊支而爲九故人
又曰九鳳其西一支降爲平衍東向而西稍迤邐至于文巷塞西
歸然拔起若樹重屛樣要會而獨擅其奇是爲西山謝君複元
之居在焉路從縣門過南坡入文巷南折而西行田間逕蹊
時上可數百步有小澗架石過之又緣坡陀而入始至其處風
風新羅諸峰森秀前列左則淸泉福地中岩右則陽谷吏峨巑

皆輻輳拱衛如彼貌踞而圭璋植可指而數長松鉅竹擁蔽翳
蔚仰不見天日俯則聚落有聲指杏鍤河流如曳疋練隱見其
間宛若繪畫山址泉側出瀦為池綠色沉沉望之使人不可游
餘波穿沙石潺湲瀏瀏有聲類琴筑無不稱觀遊者去城僅五
里許而閒寂觀幽不類人間世非親戚故舊來候者日無人迹
復元故第在明倫坊左雖頗野逸猶以近通衢過客時聞里
巷語會燬于冠於是築室于茲以負西山而西山乃九鳳之支
麓也因名其居曰西峯草堂余遊平陽而識為記嘗聞蔡州有
西枝村亦以直太白山之西得名杜子美避安史之亂至秦州
其地勝欲營草堂以居而卒不果然西枝村之名遂流聞到今
西山山水林壑之勝可並西枝村與否雖不敢必然自有宇宙
即有此山千載之上西山與西枝村等耳西枝村以子美而聞

自今西山有聞于世將不以復元歟復元至正末家居值兵燹
東西播遷無定止者數載與子美何異子美沒身干戈之際復
元際今海宇昇平謚為太平之人視子美差幸而高年皓白之母
在堂一子猶未成童居有室廬不害寒暑而田歲入不足以給
饘粥其艱難比子美殆甚焉異時總戎者以復元有智略奏為
幕僚使有親令已貴富不久辭以親老力辭去獨甘隱約勸酒
活之操如此其為人也賢矣哉地以人而重人以賢而重也尚
矣西山之有復元猶西枝村之有子美也則西山為有不聞者
乎惟益堅晚節如壯年時無忝昔人任重道遠之意草堂之所
將遠矣

韞玉山房記

卞和抱璞玉再獻再不售而至于三則楚王命玉工理為璧則
秦王請以十五城與之易均是玉也或以刖而或以易連城人
孰不曰方其為璞也未見其可寶故疑楚王弗之寶及其為璧也
灼見其可寶故不惟楚王寶之而秦王亦寶之余獨以為不然
有希世之寶必自寶也然後人寶之已不之寶而望人以為寶
難矣哉玉之產于荊山者天下之美玉也使卞和什襲而深藏
雖萬金而與之市猶楚人將見天下之人卞和不知出此而皇
皇焉汲汲焉謂而獻焉則與販夫何異夫販夫立乎五達之衢
守人之褐而強售其物何者其所寶者不足觀也奈何以天下
之美玉而自同於販夫之強售焉其輕之不既甚乎固有以來
楚王之侮矣而至于刖其足蓋無足怪者子貢問於孔子曰有
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孔子告之曰沽之哉沽
之哉我待價者也彼卞和惟不知待價也是以至于刖使其知

待價也又孰得而刖之哉有美德者謂之賢有美材者謂之能
人之有美德美材也猶其有美玉也不自貴而自毀以求用不
自寶而自卑以求合未有不若卞和之取侮者也是以古之賢
者能者懷其德抱其材從容畎畝皇皇汲汲舉非吾事有絕介
然從交致敬盡禮然後出皆所以自貴自尊也是以人不敢侮之
亦不得而侮之伊尹之在莘非成湯三聘之勤則躬耕莘野終
焉而已矣諸葛亮之在漢非昭烈三顧之勤則高臥南陽終焉
而已矣其有自貶自卑以與世市哉不獨二子古之君子蓋無
不然新安吳君韞中越自垂歲讀書為文自足山林而不事衒
售至于材美外見而不可掩名聲洋溢而不可抑 朝廷起而
寄以民社然後解冠而出仕其淮平陽也政事有過人者而未
嘗忘學余往何其有古君子之風及徵余記其所謂韞玉山房

然後知君蓋善學古之君子者也雖然玉韞於石其光氣嘗見於外故山輝如白虹玉之所在也而况韞於山房乎藉使抱材德而試用於此也余知將有好善者言乎尹旁達而聞天者必君之所在也且取之以為朝廷以為圭璧薦之　清朝登之玉府也已君固不得久淹下邑况得栖遲於山房哉蓋韞櫝而待價君子行已之方一世之寶為一世之用天之所不能閟藏人亦不能閟藏之也

愛竹山房記

始余挾永嘉訪王君如淵過晉安坊西行數百武見竿水屋一區竹樹蒼翠光彩奪目顧謂同行者曰是必隱君子攸居同行者問何以知之余曰嘗聞君子之所居則山川為之明秀草木為之摩舉其善色之所鍾則在其屋室門戶之間猶珠生而岸

不枯地有寶藏則神明之光舒也是以偃息耗者不求於人而觀其山川草木屋室門戶焉今歲云暮天地閉塞水電冱凝萬彙摧殘而竹之在是家者蒼翠乃爾雖曰其受命也獨抑豈非隱德之休徵乎同行者曰此將先生之廬也余因介王君就見先生睹其儀形接其緒論休休焉盛德君子也出曰與桑梓居畏壘之山而畏壘大穰君子之善慶足以沾溉一鄉也久矣况植物在其庭砌間乎顧瞻久之然後去他日王君語余曰令龍泉文學字德昭者先生子也方德昭未出仕時扁其書舍曰愛竹山房事親之暇則學於斯蓋先生平居於世間一切物舉不好而獨好竹林立其廬之前後左右者皆手自封植樹之如嬰兒持之如盛友德昭以先生甚好之也護視尤謹謹焉此山房之所以名愛竹也願為德昭記之余謂夫竹冬夏不變有貞介之節焉特立不撓有幽獨之操焉虛其中抱道之器也直其外操行之表也實有似乎君子故君子好之非君子雖有竹不好也先生泊然無欲澹然無所好而惟竹是好豈不以物非人而有同於人者與父母之所愛亦愛之善事親者也則德昭之於竹宜何如其愛敬惟德昭之心豈愛親之愛雖一物之微不敢忽而因以及其大者乎亦猶推此以學其學而行其行乎引詩書之澤為鄉邦之譽而為蔣氏賢孝子弟宜矣而豈多得哉吁善慶所鍾固無間於人物也然而物之生豈可與人之生同日而語乎今蔣氏之圃猶有若斯竹之秀蔣氏之門宜其有若德昭之賢人孰無子而先生之子材獨克肖異乎人之子有由然矣因此為記欲知一家之善者尚有所觀覽焉

竹林書舍記

華蓋二水合而東北流五百餘里至于廬陵又四十里支為文江以去其水紋縈迴類文字故名文江文江之東今溫州府司獄王君子直故居在焉王氏世業儒其居文江十一世矣居旁多脩竹蓊然以為蔚子直嘗面竹搆屋積書其中以誦以習而歐陽先生玄然則其所欽受經者也語子直曰是宜名竹林書舍會朝廷徵用明經之士郡長吏遂起子直詣京師時方重征南至者問授斯職而子直得峽州後以最擢今官子直涖永嘉九年清暇之餘手上下興介之德形于造次文不以仕之倦而廢於學終日手不釋卷延致耆俊相與上下講論永嘉諸君子與之遊者見余未嘗不稱其賢且以其竹林書舍未有記屬余記之而子直亦屢以為請江右士風之盛推廬陵為冠其人無貴賤無不攻書而文江特盛十餘歲童子悉誦孟詩書易諸

經傳註說皆能暗誦余嘗過其地而目擊之嘖嘖然歎其不可及於今乃根艄時未獲接識子直不得一造所謂竹林書舍求觀平生未見書曾多君子則有足徵者矣請為子直賦淇澳之首章雖然吾祖文忠公有云世之能寒燠人其氣啟亦未有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者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竹獨不顧於其間此竹之所以可貴歟夫竹一物之物耳而況於人乎而況於士乎如使居富不能動其操驕變不能致其節得志不免於驕不得志不能不隕穫將屬而附麗特立而周章是皆愧於竹者也必若子直然後無愧於竹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矣抑聞廬陵先哲劉公掌求學淳巳巳進士以賈似道擅政國事日非棄官歸隱青原抗節為丞相信國文公敬重信國之特江西忠節也相於其庭大書亦竹君

扁其廬至今廬陵人士以為鄉邦之美道其門者低徊瞻仰不能去子直與劉公遭時不同出處固異介而有守則相似也鄉人士之過竹林精舍有不低徊瞻仰哉有不低徊瞻仰哉

棲雲軒記

上人本庵居于鼓嶺之清暗寺一日過余請曰吾佗遊而歸故山嘗治小軒以自休名之曰棲雲而未有記敢請之先生余戲之曰四大并有也五蘊皆空也而況於雲乎然則師將何棲且何以棲也無所棲而亦無可棲者又何有於記乎本庵曰視有以無則皆無視無以有則皆有以真實視假合則其雁真也以假合視真實則其雁假合是故謂幻為幻可也謂幻非幻可也無物不然獨雲乎哉吾固無所棲而無所不棲無可棲而無不可棲者先生為吾記之亦可也雖然當有以相示遂辭去越翼日遣兩僕夫舁余入山余亦欣然弗拒也比至本庵延余入坐所謂棲雲軒具湯茗果蔬酒勞苦乃導余循山址以其嶺而周覽焉日且入風自木末下寒氣襲人毛髮皆豎乃相與返憩軒中歷談山中故實出蹈僧地爐中煨芋啖之室氣盡白以為夜斯晨也啓牖視之月猶未墮充斥布濩無非雲者昏然窅然乎其猶譚餡也爽爽乎其猶帷幄也蹣乎若路岐之出沿也觸乎若積雪之初霽也若張旂旄而次沙漠也若玄黃朱黛而潰萬象判也四向網鏤竹樹皆不見第聞猿鶴嘯呼聲隱隱靡靡間本庵曰幻乎非乎相顧大笑余於是嘆曰一氣之[illegible]中而雲其一者也何謂幻乎倏焉而合莫窺其始忽焉而散莫究其終可不謂幻乎且晝未始有也而暮夜之有也何朱暮夜未始無也而旦晝之無也何往不謂之幻可乎則與夫功名富貴倏盈而倏衰

而卒歸于共盡何以異乎而世之人莫不美榮而真舉者皆得而惡失而動一世以汲汲營營焉至死而不知止也豈不足概乎余乃今然後知方外之士去喧就寂衣穠食淡於凡世人之所慕羨者一切無所求雖其形骸亦外焉未為無所見也然則本庵之名軒殆意在是矣雖然無記得乎軒在寺之法堂之後寺在鼓嶺之麓而鼓嶺支于長山南峽大夾西齊紫巖東抱三洞又東為龍洞其北則雲巖也左右有澗會于其前三洞餘流皆入澗中水與亂石鬬鏗鏗虢虢若非世間金石聲沙草叢生倒披水面始見謂是翠羽之毛鬈然絕可愛旁多松杉檜櫓其高挽天其大蔽千其葉翳然其間禽鳥嚶嚶為與澗聲相和然吾寺擅山之奧而軒又盡有寺之勝焉相傳為劉李標讀書故其有者棲山詩寺之僧類能誦之云

耆山菴記

貴溪上清溪之陰有山曰南山南山之背西一小峰陡然孤起曰耆山考其地脉則由鬼谷而來忽伏如踏倏起如騖[illegible]絕不絕亘十餘里乃奠為叠湖琵琶諸峰而拔山又支于琵琶溪永來自七閩若長虹蜿蜒走其下即上清溪溪之北東為正一宮北為宜陽帝北西為龍虎福地又北西為二十四岩拔山對峙其南蓋由琵琶俯視特其支阜由南山而仰視之但見其拔乎衆會而獨擅其尊不知其為支阜也及至其巔四顧則諸峰拱揖互拱圭璋[illegible]層出[illegible]見人以其若祖父中坐而子姓之羅成盛冠服撰杖[illegible]而列侍也故名之曰耆山南山之有耆山猶泰山之有大人山云地勢負絕長林古木[illegible]乎相望[illegible]多[illegible]可以樹藝至於天朗氣清[illegible]見[illegible]郡之山若[illegible]之雲林盱之麻姑

[illegible]則可指撫有[illegible]他[illegible]莫能及非得扶[illegible]而[illegible]者為足以居之哉嗣四十三代天師張公[illegible]而樂之[illegible]以洪武己未八月即其地作草屋三間命曰耆山菴因山以為名也而静得軒在焉鶴松[illegible]其前松之下有[illegible]車[illegible]之右有[illegible]之圃距真人府四里而近距先世[illegible]二里而[illegible]公謝[illegible]請[illegible]迎[illegible]而日於斯逍遙或[illegible]默以居或諷咏以[illegible]或焚香讀易或[illegible]琴臨池或勸道書丹經大洞玉訣靈寶[illegible]書[illegible]則[illegible]延覽以寄其千載之思焉[illegible]來求為之記伯衡惟[illegible]之區域自漢天師開道以來其人[illegible]占形勝不[illegible]餘力[illegible]宮[illegible]錯峙鄉比耆山近在[illegible]而顧至于公而始斯建蓋天地[illegible]以有待也不然[illegible]千[illegible]百年之久而一旦以顯何哉公柄法祖[illegible]內[illegible]德符外形行[illegible]而學廣靈仙飛化之變幻禁祝[illegible]祈之靈[illegible]儒道釋典靡不該貫[illegible]日多所涉獵[illegible]其[illegible]餘見於文詞[illegible]一時亦[illegible]推[illegible]學之士之宗之也耆山之於[illegible]水之於江海而已　天子[illegible]親焉王公[illegible]信焉[illegible]其[illegible]舊而[illegible]崖[illegible][illegible]山以有名莫詳始自何代其名實之[illegible]則自公始焉地必以人而重也尚矣此天地之有此山必如公者然後[illegible]之也[illegible]然有道之士天地之正[illegible]六氣之[illegible]是[illegible]與造物者遊於無[illegible]往[illegible]來無所[illegible]而亦不能[illegible]也是知公亦[illegible]夫[illegible]世[illegible]之意而[illegible]比云亦豈[illegible]石[illegible]烟霞有可日而語哉乃敘其名[illegible]之[illegible]而詩以系之詩曰

耆山斗拔[illegible]下[illegible]土上[illegible]空[illegible]出金[illegible]生[illegible]會[illegible]獨雄[illegible]四面[illegible]何分高[illegible]如[illegible]拱一

[illegible]曰[illegible]自太[illegible]視[illegible]帝所[illegible]朝[illegible]鬼工一日軒[illegible]其[illegible]上帝有[illegible]我公我公得之[illegible]石攻作室[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太[illegible]黃文玉[illegible]以[illegible]其中山[illegible]若[illegible]而[illegible]若花[illegible]草[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百神[illegible]一不二[illegible]自[illegible]生色[illegible]為[illegible]虹曰雨即雨風即風手[illegible]元化天[illegible]功[illegible]不作年[illegible]浩[illegible]數[illegible]　聖人撫世公[illegible]星冠之[illegible]錫來　九重王侯卿相[illegible]不恭令聞令望何[illegible][illegible]言[illegible]成宅[illegible]千一百歲[illegible]者此與[illegible]同大[illegible]生[illegible]石有[illegible]有[illegible]若甘露[illegible]以充頤公[illegible]天地相[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史官作詩昭[illegible]

公何必非喬松毅山何必非華嵩

蘇平仲文集卷之九

蘇平仲文集卷之十

章貢黎諒校正重刊

題跋

跋陳彥弼誥

興國軍推官前知饒州安仁縣事陳公彥弼擬淮南節度推官知亳州錄事參軍以元祐三年五月廿六日署行至六月三日其勅始下時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凡所登用皆天下之賢材勅後署名揭揭可徵也守中書侍郎呂大防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尚書右丞王存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胡宗愈守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孫固守門下侍郎給事中兼侍讀傅堯俞守吏部侍郎皆在四月四日前此甫五十有二日耳而呂公著以尚書左僕射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劉摯以尚書左丞拜

中書侍郎孫覺以右司諫拜御史中丞蓋同日我先文忠公時為學士在翰林是夕召入見於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付詞頭奉旨太皇太后問公所以擢用之故語公以神宗擬待之意甚悉公哭失聲太皇太后及上左右皆泣下已而命坐賜茶徹勉公盡心事上以報先帝知遇公拜而出遂撤金蓮燭送歸院即行司空左右僕射詞世傳一揮三制是也餘詞則劉攽曾肇等行呂司空以下皆再三表辭不允賜詔各一口宣各二斷來章批答各三皆公行於是諸公乃就職獨傅侍郎以舊疾未平表上後復申辭免之請仍有詔不允亦公行則五月二十三日也今其名下前小書未到而後不書豈非敕詔之後五六月之後遂就職歟元年春司馬光拜左僕射自以歷事未久乞用文彥博為侍中行左僕射而守右僕射佐之用其言依舊以師相起

彥博不煩以事而侍中扈至今故書關也領者姓蘇氏延安
者姓蔡氏萊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兼工部侍郎在二年之夏蘇
公由刑部尚書遷吏部尚書在二年之冬顧臨遷給事中與我
先文定公遷戶部侍郎實並命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宇文
員外郎紹節之叔祖嘗言州縣不依數令放免積欠者黃左司
郎庭堅之叔父嘗體勘蜀茶者周考功辭郎事皆名士云觀此
盡可想見一時人物之盛森列於二聖之左右前後雖所謂群
賢多士殆不是過矣哲宗臨御十有五年而莫盛於元祐之際
不歸之君子在內之功抑豈可誣然則此卷豈但足以係孝子
慈孫無窮之思而已

跋宗忠簡公誥

右故宋宗忠簡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

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掖縣差通
判登州道士高延昭恃勢把法公窮治之不少假延昭至京師
因林靈素訴公改建神霄宮不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奪羈
置鎮江實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叙復就差監鎮江酒官此則
當時所被誥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陳過
庭等薦公可臺諫召赴闕欽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
以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屈從和無益乃不遣行會
選易河朔帥守擢公直秘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
秘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天下
兵馬大元帥公爲副元帥暨高宗即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
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薦徙知開
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爲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

建炎二年秋薨于汴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
而遺以計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公先是公上休致之請
特授朝散大夫後恤典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
三司詩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公
盛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以忤一道士得罪用事者坐廢四年
及河北事勢危急始擢用以捍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受任居
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渡於斯之時岌岌乎真如以一髮之繫
同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尚賴公雖老而奮然自少身任恢復
之事夫何規摹甫定羣策畢成而時宰忌之每事輒從中沮之
公不勝憂憤疽發于背而死及之致非有志之士所爲太息流
涕者耶公既薨而宋竟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慭遺也
將未欲混一而遂奪之也於戲喪亂之來必生弭亂之材以擬

其後公材略不世出天固生之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
不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沒宋之偏安於一隅者豈
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觀是誥者未可豈以爲足見一代故事也
此誥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爲今洪武六年癸
丑公七世孫經重加裝池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削奪之由
并官伐之繫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寄慨者係之實自識之
十月二十日也

跋王魯公除少保誥

淳熙丁未五月公乞退除特進觀文殿學士判衢州奉魏國太
夫人歸里亟求閒便養秋乃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明年二月光
宗受禪改元紹熙下詔諮訪初政公疏六事及禹所以繼舜者
以對有旨拜開府儀同三司判建寧府事使適丁魏國憂不識

服闋降制而公以執政哀毀成疾尋上休致之請於是有少保
之除命以五月二十三日下至八月十二日公竟薨矣則致仕
乃在丁憂之後未除少保之前行狀謂休致之請少保之除皆
在薨之月者非也尚表謝朔二日贈少師則乞退之初未嘗
致仕與之行始贈少師或者謂能指日以觀文殿學士少師
致仕者亦非也尚賴此誥之存足以訂其謬云公自熙寧甲午
至辛丑八年之間備歷政地遂以辛丑九月拜右揆壬寅九月
進左揆距丁未夏薨凡又八年乃罷先是癸卯冬以魏國年將
八十辭位不允乙巳三月又以星變辭章四上不允九月以長
長子又辭而慰留丙午夏以旱又辭仍不允秋以魏國年齒高
又辭會高宗升遐孝宗諒陰兌拜魏國既晚文官充上冊寶禮儀
使開議事堂佐皇太子參決庶政不敢求去至是高宗祔廟禮畢

乃力申前請而去由是觀之公去志未嘗一日忘也而其得君
之專行乎國政之久亦惟道合而已矣夫豈持祿保位若公孫
弘張禹孔光之流哉是亦後學所當知也故併著之

跋朱漢上先生贈父誥

金華朱元良出其先世所被誥命以示伯衡蓋以漢上先生拜
翰林學士而加贈其父者也伯衡頃讀先生初以胡安國薦高
宗召為司勳員外郎辭疾不至紹興甲寅趙忠簡公除大夫薦
先生宜侍講論召拜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荊襄都督府詳議官
而都督則忠簡也先生因言屯田荊襄之利高宗善之遷秘書
少監兼侍經筵未幾改起居郎轉中書舍人兼翊善翊善晉
郭千里除將作丞先生言其從李氏田曾經按治千里所訴既
寢而先生遂除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俄拜翰林學士而與學士之

除也又為冬之五月十日此推恩之命以六月四日下相去蓋三
十有四日云竊惟紹興三十年間惟忠簡與張忠獻公並相之
日為盛二公皆帶都督諸路軍馬忠獻出視師江上忠簡居中
總樞政然邪正難於孫近之徒盤結其間終不能去忠獻所行
有關三省樞府者余欲與求趙鼎孟庾皆不能平相繼罷去
遂拜折彥質權參知政事權參知政事今觀誥中所署姓
名可概見矣而司封員外郎誥待者則伯衡八世從叔祖官至
敷文閣直學士去之二百六十五年而先生之後人猶能寶藏
惟謹豈非君子之澤哉

題鄧賓撫墓誌銘

伯衡竊聞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發其異謀而下每入謁必先
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辭除少保來謝語主閽吏欲請如故之

禮使以白公公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尚變常禮往
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曹
恐懼奉命諸將咸陽憚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溫州通判不數
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素指之實也雖居西
政出處後見公遇事輒抗知非其黨也乃譖之搆言其有
跋扈狀擔入其言謀于王暎暎以為不若遂一宗室有風力者
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領制財賦以奪德夫至
坤維中晁公武辯公事且為其物色公陰事公武曉之發又
引公所遂使臣魏彥悉者相與發其私力掎之遂興大獄而公竟以
封州以沒於戲正人之不能獨立從古則然豈獨公乎且公帥
蜀八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況諸將忌之於外宰相銜之於
內迎合祖何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他人此固司馬溫公所謂猶

一黄葉之在風中也雖欲再見其可得乎偶觀其誌文輒疏所傳聞于後以補其略所以見羣枉害正其勢蟠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跋杜思齋先生奏議并詩後

伯衡聞丁大全得志時以丞相董槐言其奸邪至上章劾之未報下旬發府兵迫逐槐太學生陳宜中劉黻黄鏞林則祖曾唯上書言丞相槐秉政未幾月而為奸邪所中傷大全怒宜中等攻己奏削其籍又有稱頌者論大全欺面貶衛南買似道得志時朝士少不附己輒陷之死地而流放者相隨籍也京學生蕭李因星變率同舍生唐棣等八十三人扣閽言似道專權誤國以道知表奏宗出於世今京尹劉良貴捕置于獄坐以借用金師爵爾寬淳州由此觀之方二人者獨柄立威言之者未有不遂

其怒而羅織者也先生在右庠前論大全後論似道略無顧忌真豪傑士哉況先生之論似道也正以星變固與李同時不知何獨不遂其怒而羅織耶稽今史失於書人無得而傳焉觀先生除武岡軍新寧縣尉時所被告命實咸淳巳巳則度宗嗣位之三年也後七年德祐乙亥似道始以起師謫循州尤可見似道據相位時先生未嘗羅織豈非幸歟然到于今士大夫知有宜中規孚而不知有先生得不以宜中規孚者故其事白于天下先生不當逐故其事不白于天下歟是則幸者乃所謂不幸而不幸者迺所謂幸也已先生之志固不在事之傳不傳人之知不知蓋風聲義烈之或泯則後先生而生者將何所觀感而興起哉當理宗度宗時國祚微矣丁賈之奸邪非不能爲莽操也其所以不敢睥睨宋鼎者夫亦一時豪傑之士能言責言敢言有以破其機而挫其鋒也則先生之言雖不得行其事豈可不白之天下使後先生而生者有所矜勸耶尚賴此書親出若伯衡得聞其風則此書之存與如蔡貫道之逼足增志士之氣豈特足爲杜氏之重是以表而出之於戲豈爲先生計哉

跋譚侍郎傳

國子祭酒許先生謂宋史傳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譚公世績傳錄以歸其七世孫濟以補其家乘之缺濟并記以示伯衡於戲公以忠義爲賢將立當世沮之詆之不恤不幸之死以之何其偉與伯衡之生也後公數百年讀公之傳仰公之遺事想見公於數百年之上而恨不得爲之執鞭焉卒公之後有若濟者且辱與之游而獲見其所爲家乘公生細三府君行君生淵源縣丞縣丞生相然居士居士生萬十一府君安豪安豪生賢一

府君庭長五世惟縣丞嘗出仕餘皆隱德不耀以孝友力行于家庭以仁厚推重於鄉里有慎行君子之風視萬石君家蓋無愧焉賢一府君庭長之子也濟今 興運服勤戎行四方從征綽有成績方以忠顯校尉爲管軍總管擢成兵華發驛駐吳夫公華毅宗列官侍從垂二十年然身不容於時位不稱其德同時沮抑公若蔡京何㮚與唐恪輩志滿而意得以公視之不翅天之與淵也今其氣焰有存者幾何哉而譚氏之後方興而未艾也先文忠公嘗云善惡之報至其子孫而後定又云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眞知言哉敬念之餘掇識卷末惟爾後人尚益思所[illegible]焉

書徐文清公家傳後

考亭朱子之學大行於世由公與文定何公始文定承朋傳之

術於文節黃公而公則親承指授於朱子者也文定後學之寓
王公文憲傳文安金公文安傳文懿許公而其學人到于今傳
焉徐公蓋景父而誦傳公之學者曰通齋隱君葉由庚公朔波
隱君與文定文憲皆以道學倡東南之望及臨君祖而其學益
莫之傳近時間若後生於公師友之淵源猶昧昧不知而況知
辯其學乎然則人之崇尚文定之學者不過風承響接以世所
共傳為信耳豈復卓然有見而灼然有知乎不然公與文定雖
各名家而其所學則惟一道況隱君論辯周子太極圖與論語
萬詞點學集文定文憲皆深服其言則亦烏可弗謹其學之微
宋渡江以來斯文之先達前脩且亮責而能貸唯公及中書舍人
潘公而公之學行尤粹且正是誠何可及哉去之百餘年而無
稱焉尚得謂之有尊德樂道之心哉公之六世諸孫陵以此得
見蜀綿竹張孝仲之餘而感慨係之矣

書贊良王公遺書後

伯衡年十二三側聞鄉之長老言宋時永嘉人物之盛道術之懿固莫如於淳乾之際而尚論其所由來實出皇祐賢良王公景山且盛稱公學術議論文章卓然過人伯衡私念公之在宋仕不登于朝化不行于國而數百載之下言道斯道之源者屬之公焉必有大過人者矣自是會永嘉學士大夫輒從問公遺書皆以為高文大冊散落無存間存一二亦不多見伯衡未嘗不歎惋久之茲過永嘉尋安公九世孫淵始得見其家藏儒志編若干首劉也因戴惟嶽二墓文觀是書雖不能盡知公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亦足得其緒餘已於敎學之前因有斯人乎鄉達豈無歎哉使假之以年究極高妙得其道當時則其道不既息大矣乎微者安得謂六經群聖人之道至濂洛橫渠明道伊川諸子出而後復明又安得謂五代文詞之習至歐陽永叔尹師魯蘇子美諸公作而後丕變也惜乎公年三十有一而遽卒豈非天乎雖然揚子雲有言存則人亡則書而遊世胡汝仲又廣之曰千古聖賢之道由斯人而知之後乎千古亦特由斯文而知今之道夫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吟味其書而知其道焉則公之遺書何可以不傳也淵圖重刻以嘉惠承學不亦宜乎抑豈不以學術之在一家一邦不若公之天下也歟此君子之用心也伯衡既幸得見少償素願又重淵克承家學無愧為人後焉其勞臨識于篇末而竊望焉

跋四英圖

異時余聞劉正奉者欲於燕都故帝祠塑侍臣像久不肯下手

一日觀魏鄭公像於祠曰吾得之矣亟走入祠為之不日而成觀者駭歎稱其鄭公之貌少有異於人者及備官國學則前代之物器圖籍書畫皆上于朝廷而鄭公之像在焉幸獲見之相傳以為閻相筆儼然并見神精之森聳而歷遠稍其所謂社稷臣者此卷鄭公像正類發所見者其為名筆無疑閻相前發被有所作畫皆載唐畫雅藝術志此圖雖不載然陳秀公在元豐中定為閻相所畫太宗所命來之去唐未遠也要必有所據矣宜知內府藏閻相畫三十有二亦無此圖豈藏秀公家不經一覽書譜亦莫得而記耶且貞觀所錄功臣五十三人圖形凌煙二十四人而止爾至配食太宗廟廷則梁鄭公實通高士廉四人而止爾不獨如晦雖無恩亦不從與享當時去取固自有意也此圖果出太宗所命又豈偶然去今已五百餘年余蓋猶

不能少其主名況欽肅斷其敎難矣哉雖然漢高祖用其才以成帝業其著者三傑而已太宗之臣多文武之材尚論人英亦惟此四人是或一道也夫四臣者功業名聲有足動人者矣而其狀貌則不足以動人三世者卿身不勝衣一代宗臣貌如婦女古之可以大受者類如此士誠不易相識奈何欲得天下士而以貌取人也獨不此之鑒夫噫

跋先文忠公墨蹟

右先文忠公手帖一通乃與滕達道者本見文集第二卷按公元豐二年春由彭城移知吳興其秋李定等言公訕謗朝政以八月十八日赴臺獄十二月二十四日責授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明年二月一日到黃帖中言二年不知出此則遺帖時當在五年春矣時達道以某嘗有免法至大

不道者小人出力擠之落南都留守翰林侍講學士知池州徙岳州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均州所謂知前事尚不已者指此也初達道倅湖州杭守孫元規一見亟謂其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劍安之宗後爲御史中丞充館伴契丹使深爲其使揖與公所受敎及安撫河朔太原方略藏名人言可究其父舅范希文益素究心西事者也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公謁王文甫坐上得陳季常書報神藏殺西夏六萬餘人獲馬六十疋喜惇嘗賦詩故語次復問其詳爾又按雖則之則從水猶見揚大發侍御家刻本固從水而此從心則一時筆誤云

書清安閣巘記後

洪武庚戌秋高麗國王遣其陪臣刑部侍郎金桂來 朝獻社

頗知文墨折節從朝之名公遊爾出此記以相示自言其八世祖錄所作也以其時考之實宋重和之七年時端聖在郎日又狃于宴安耽于盤樂宴請宰輔蔡京王黼等于宣和殿而京作曲宴記流傳四方以爲盛美是以高麗聞而慕之倣寫有誦而錄爲之記也則知上行下效其捷如此況中國之爲君臣者以道德仁義化成天下表儀萬方則遐方之觀感興起又當何如哉且盤樂辟酒之邪而其文學侍從之臣紀事陳載之善有若錄者代之詞臣盍不能無愧焉而有宋文治之盛作養之盛人材之衆言語之工無內外遠近之間於此亦可以見矣是以錄之

書靈洞栖眞院題名後

乾道己丑九月二十三日范公元卿與韓公無咎呂公伯恭曾公正中及韓公之子沆遊高安靈洞次栖眞院題名院之戶閒

後二十四年紹熙壬子正月十九日范公之弟元兪元臣亦來遊復題名其傍自乾道五年己丑至今洪武五年壬子凡二百有七年而伯衡來拜八世祖少傅公墓下歷覽久之蓋伯衡曾子時侍家君省墓從傍竊觀已知景仰而私識之矣去之三十五年乃再至焉于時所見題識雖具在而粉墨之剝落則十五六矣於戲金石猶有時而銷泐況壁字乎況墨擦乎後三四十年吾而存至其能必其不遂至於磨滅也夫金華道術之懿本於呂公其言論所及猶將起敬而況其氏名之所在韓范諸公皆當世賢者學行有過於人字畫之工近世亦莫及而視其日就磨滅曾不動心豈尊德樂道之謂哉因顧瞻徘徊不能去會院之僧德順言業已礱石欲勒寘廡下且謁宋內翰記之矣於是乘學士之上石且少助焉不惟使來者有所閱知亦求永爲山

中之貴云又我少傅公先娶孔氏追贈衛國夫人贊武仲之女於正中爲中表而無替之姑實歸我七世祖少保公封福國夫人自呂公之夫人視之蓋祖姑也故諸君子同爲栖眞之行脩薦眞之禮非直爲游觀也時我六世祖以知韶州居少保公憂以故不同行今家藏無谷當時往來尺牘具可考而宋內翰跋中偶不之及是用併書之

跋黄侍講送鄭仲舒序

右侍講黄公送鄭仲舒還朝序前本乃公門人今翰林脩撰傅深所錄公親改定凡二十八字後本則公之親筆與錄本多不同蓋初草也伯衡前九年觀於南京仲舒至自北平兵革之餘以僅存爲幸今再觀于錢溪之上則裝黄成卷矣觀國公平生爲文改竄塗乙以課塗稿既脫稿即以歸錄之庶幾乃已已發往

諸水錐手姪弟使見之今觀於仲舒所加改定且并初草附之此其相知之深相與之無間爲何如則其期望之遠且大尚何怪哉公爲此文時年已七十有七孟子所謂達尊三蓋兼之矣而不自滿假臨文評畫作字端謹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斯之謂歟初學小子拘攣材能蹈實之中肆筆疾書曾不檢點亦可少愧哉仲舒蚤成名立足以當公之厚望君子類能言之伯衡獨表此以爲世法戒且以自警云

跋張丞旨贈朱季誠隸古歌

隸書盛於東漢其金石諸刻之存者見于歐陽脩之集古錄趙明誠之金石錄洪适之隸釋隸續又有婁機者亦宋儒也具列世所存漢碑爲漢隸字原於是隸學彬彬可考已然非嗜古之士誰暇究心于其間哉近時求于隸學而以善隸鳴者有番易歐陽伯龍虎山道士方從義臨川朱季誠手書舊隸字源文作漢隸總領別類辨訛字類與兩漢字統以附字原之後此三人者之書余皆見之仙居朱季誠所作隸書余雖未之見觀張丞旨推許之意溢于歌詞之表季誠蓋亦嗜古而工隸學者矣尤妙於楷書八分其書世不多見而至今猶信其善書者徒以世甯之詩也然則季誠將亦由書而名世乎將亦由詩而名世乎

跋陳子上書

於歲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情也而至遍鄉里損者不忘墳墓妻子而置身於難險之地則以所重者甚於身所愛者甚於妻子所不可忘者甚於墳墓所不可去者甚於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重於身者焉妻子非不愛也而有愛於妻子者焉墳墓非不忘也而有不可忘於墳墓者焉鄉里

非能去也而有不可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舍彼而取此哉然非識輕重之人亦焉乎能之吾讀陳子上貽謝復元書未嘗不歎其於輕重也明於取舍也審而又悲其遭丁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斯時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其不幸也耶子上余友也同舉于鄉同試于禮部後一再見于四明而遂永訣矣髮在京師從弟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子上壙銘讀之而高其行而悲其志今讀此二書愈益信其行之高其志之悲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凛凛然焉於戲子上真賢乎哉錢用壬傳子敬趙時春唐元嘉皆子上同年進士也彼惟重所重而不重其所不可不重愛所愛而不愛其所不可不愛不忘所不能忘而忘其所不可忘不去所不能去而去所不可去卒之身首異處妻子戮

辱壙其葬無主而爲鄉里丐然則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四人之不幸也子上雖客死山東然卒葬以禮壙其墓者又皆無忘而知其與有榮耀然則子上當豈其不幸也耶甚矣體量之當明而求合之當審也雖然向微復元子上安能決去而其壙其墓者子亦安能保全是故子上之遂其去志而銘其墓者子之獲保無憾者以復元能委曲翊護之也於戲復元眞子上之友哉復元亦賢矣哉

書張孟龍字說後

陰陽分而爲五行五行分而爲十幹十二支幹譬則井木自根而幹自幹以達于枝而榮發爲其實一本而已是故十幹十二支即五行也五行即陰陽也而陰陽又未嘗判若兩物也關人金生字張君以兼豆曰其生以戊寅而其歲爲丁丑兼二年而云乎亦以戊爲剛丁爲柔而欲張君兼之以成其德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天地之育物必資陰陽之兼施也書曰高明柔克沈潛剛克是聖人之馭世必貴剛柔之兼用也而況於學者乎美矣哉先生之命字也張君能不吐剛不茹柔則張君其克承師訓矣於乎念之哉

書鄭嬰說後

養生全眞之術老子道德之書其說存焉其義備矣爲醫家者於是取之足矣而鄭有望於余言者何陰陽之交五行之運存乎人者未易言也無亦觀於物而已矣物之近似者莫如其蝸其龜若也蝸之伏也蜩之蛻也龜之息也無現無隱不飲不食而形神以完其與嬰兒者何異焉嬰兒之在母也呼吸隨母口鼻皆閉而精充以全其與至人者何異焉至人者神止氣定絶粒知味稟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百歲爲一息而游於無窮者也知其非嬰兒乎豈惟嬰兒其龜乎其蜩乎其蝸乎由龜之伏蜩之蛻龜之息而求其術不歸於嬰兒者乎審歸於嬰兒焉乎往而不爲至人哉是故老者關鍵禁籥不可窺見也織紐本根不可名狀也恍惚杳冥不可搏執也余何以言之太上養性其次養氣其次養形是則余與子之所同也子亦知得其養則長失其養則消乎與其養嬰兒而不消未若養吾子之心而不失也凡有物不歸於盡者曾亦有之乎故雖天地之大也猶有時而壞而況於人乎且以萬物持形以立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哉子幸無內養之是務而養其大體焉則所謂先於天地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不能外矣嘻爭乎歸與我余雖以辱弱無以之輒從事占畢間竭日夜之力而不知止神疲精竭日朘月削精顇與子從事於斯毋□吾方顛倒五行無處吾寧

書徐進書三命辨後

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包括天下古今生人之命蓋昉於虛中夫造化之妙其變無窮雖聖人有所不能知而欲以有限之數推無窮之命誠哉難乎矣雖然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礴於三十八萬四千里之外而曆家測候以三尺之箭五斗之瓶而不能逃此與人之生於兩間十二紀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之內往者過來者續而星翁包括之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而不能外則何以異殆亦未可遽以二者多募之懸絶而疵之也其四柱同其貴賤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貧富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脩短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休咎異者有之存乎世運焉爾存乎地域焉爾存乎氣候焉爾存乎

稟賦焉陰陽否泰晦明消長此之謂世運五方九州山川限隔此之謂地域一時雖爲八刻一刻雖爲初中末此之謂氣候受形之初胎氣攸鍾此之謂稟賦稟賦有厚薄氣候有早晚地域有南北世運有盛衰明盛衰之機別南北之宜審早晚之節權厚薄之等以斷賢愚貴賤脩短休咎之故此談命者之所以徵也豈惟四柱哉豈惟四柱哉余性讀書而遂於方技諸書之論如彼余之說如此原性其亦能析衷之也夫

題勤有堂卷

余家故多藏書而余年少時不知讀即讀亦若戲翫有不免爲玩時愒日不自知年運之徂而學之不益業進也比列官成均從先生長者討論古今文義渺不省出何書作何說諸生顧有質問者於胸忘口欲言若或鉗之假令記一二亦不能成誦然

後愧而悔悔而嘆曰先文忠公嘗言悅耳目而適用用之不敝取之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隨其材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而無不獲者惟書而已書之所存道之所存也其可以不讀乎而吾之讀書也乃不能若古人之發憤忘食刺股焚膏今於其詞且不能習熟尚何淑吾身措諸事業之望哉因思四明程時叔先生有讀書分年法方欲發其書以取其法端居而讀之玩味其英華究極其根柢則職守文從而奪焉不勤之失一至于此欲誰咎哉欲誰咎哉王君舉直名其藏書之堂曰勤有徵言於余余不暇勤取他說而特識余之失使君之子孫用以爲戒及時自奮勇於求索毋生余之愧而悔悔而歎則君之藏書庶幾不失望焉

學書百字跋尾

余自兒童時從長者遊竊聞其道宋乾淳間號爲有學深先生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兵制律歷之類雖不悉究根究訂其端緒實取傳而亦未精算爲一圖累至於百現曰潛書畢考說精唐公聞其升而分陝之說以爲職方輿地畫在其腹中大易呂公閱其禹貢考以爲是書集先儒之大成夫以唐公之精呂公之精詳其推敬先生如此則先生之書當從置坐右以爲著述者比哉思一見之垂三十年而不可得未嘗不以爲憾也此邂逅先生諸孫梓而可謂則散落久矣竊十二五僅存焉且因出以相示始得見之少償夙願又未嘗不以爲幸也論者求其全書而卒業焉於斯道其略焉相與論經制之所在猶精之所在也先生蓋探先王於數千百載之上究思精詣於圖牒簡之中明絕學之指歸示一王之準則可謂至矣而學者方

玩思空言高談性命顧以是爲近者小者而弗加甚貴可不悲哉則夫去之未二百年而將遂泯墜無傳豈曰勞而少功云乎亦曰世好殊致之異嚮切近之意微務誕之氣勝云耳且三代之制度托之簡編以傳者其存幾何朝廷雖意稽古考求有所訪問往往無以爲對見亦多矣而是書也可措於實用有裨於治道既墜者既如彼其僅存者亦終莫之講何哉況今無板本則後余而生者將不止不見其全而已此余不惟幸於得見而又撫卷爲之慨且懼焉

書讀易記後

嗟夫古於易莫完於易莫精於易伏犧畫八卦而文籍生則經豈後有古於易者乎秦焚典籍而易以卜筮存則經豈復有完於易者乎書出於屋壁多簡闕之史官詩多出於閭巷之小夫婦

人春秋雖出於仲尼然本魯國之史而禮皆樵出漢儒之綴緝易則伏羲畫之文王演之周公重之孔子贊之皆古之聖人則經豈復有粹於易者乎嗟夫易之為書古矣完矣粹矣而汨而不明者吾祖以為諸儒之說亂之也漢室去古未遠儒皆京房之流已死於術數災異況後世乎經學至宋而大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或者猶謂其各有所偏況他人乎由是觀之則先儒之於易也知之有至焉有不至焉言之有至焉有不至焉亦可見矣使其知之言之而至焉吾無可言也如使其知之言之而不至焉吾無言矣可也此趙先生讀易記所以不容已也與易者天地之蘊萬物之奧也惟聖人能言之聖人明乎天地萬物之情故也不明乎天地萬物之情以言乎易者則賴有聖人之說存焉耳先生當易道汨而不明之際不專主一說不務為苟

同尚雖以造端辨析以折衷而一本之於聖人此其志豈苟哉諸說具在如指諸掌士之處乎窮鄉下邑有志于學而力不足以致諸家之書力足致之而或不能殫其歲月之勞一旦見先生之書豈不深有賴哉顧乃謂其足以應有司之問則其知先生也抑末矣昔西山真文忠公不有讀書記乎不知其書亦徒以應有司之問否也吾知其不為是也必矣文忠之書非為應有司之問而設何獨至於先生之書而云云乎得之心者不可喻以言得之天者人不與力焉先生措心於易六十年矣其所得者吾亦安敢謂其盡於是也先生讀書亦有記惜已為人持去吾不得見之又焉得隱度論之

書德泉銘卷後

平陽浙江其邑聚皆斥鹵之地故其水皆苦惡獨昆山有泉仰出甘冽異諸水宋朝奉者引以給邑人之用蓋自宋南渡後然矣元大德戊戌廉訪僉事兗顏公行部見之嘉其勤已以濟人名之曰德泉為宣閫都事鮮于公為著銘既刻之石矣而鮮于公復以副本予朝奉之孫郴州教授景玉開化教諭景明二君寶藏所至時之鉅公多題其後自趙公子昂吳公幼清至鄉君天錫凡十人聯為一卷世藏焉 國初為兵士所得教諭君之孫以蘇從陳維志購得之則洪武十二年也後四年余聞之而嘆曰昔羅浮道士鄧守安以廣州一城人飲鹹苦水春夏多疾疫欲引蒲澗山滴水萬水二十里外分一城貧富同飲甘涼規畫處置具有條理以告吾祖文忠公文忠公以告漕帥王敏仲夫故仲以帥一道之權而為此宜若易易也然卒不能成守安之志豈不以難為力哉今宋朝奉一韋布隱居之士耳顧能

引此泉以惠一邑可謂能為古人之所難矣使人不恤其力用其智以惠利及物皆若朝奉之心天下豈有難為之事乎且引西湖水以給杭人唐則守相李長源刺史白樂天宋則太守陳述古循刻石湖上使後來有所考平陽之人賴宋氏而給於[illegible]嵗用竹百丈役工二人皆出其私力獨可無述以示後乎此二公之所以擧李也與向使宋氏不厄于兵革則邑人之利賴之雖到于今可也今泉如故而莫能引石亦已磨滅唯故石槽卧道旁而德泉與朝奉之名下共石磨滅者尚賴此卷之存焉亦以厲護藏惟謹豈徒以其文翰蓋亦有羊之意焉好事者有能因此而脩復宋氏故事則泉之流衍邑人之蒙其澤將必有日矣其豈無繼鮮于公而表章者

跋保母帖卷後

今　大本堂有鵞羣帖大令真蹟也自唐迄元諸名公題跋其
存而裘文清公其一也文清以謂嘗見保母帖雖是墨本而筆意
正如此乃知古人字畫妙固不可及至於鐫刻之妙後世亦未
易及焉今此卷前後有楷字小方印乃文清之名豈其當時所
見本耶據周丞相跋帖益拓本然前後又有裴通甫印通甫姓
蘇人名易嘗爲石洞書院山長號冊好古家有靜春堂多藏法
書名畫歸于伯機趙子昂極推敬之而歆伯得此帖蘇其爲通
甫家藏舊物無疑矣余數細會稽人此石已不知所在則似此
本亦豈可多得尚賓護之哉蓋非獨宜於臨學亦可以爲禊帖
之助樓參政詩云披翁聽未見此志余婢之銘何絕類則以石
之出在宋渡江之後而我先文忠公保母楊氏墓銘作於元豐
間而語意特合初非蹈襲以故又云固知文章有暗合習跡所

見略相以也因敬伯持以相示錄跋所知于後而歸之

跋先文忠公和韋詩後

此我九世伯祖文忠公書以遺我八世祖少傅公者也蓋吾家
舊物今藏金華方氏方氏之良子議持以相示且請題其後伯
衍按文忠公紹聖元年甲戌六月五日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
惠州安置而以冬十月二日至惠州此詩則作於明年之春正
月十日又明年丁丑二月十九日復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
夏四月十七日被命即行文定公亦自筠州徙雷州五月十一
日相遇於藤州遂同行至雷而以六月十日取別十九日渡海
秋七月二日至昌化是時少傅公方自許下來省文定公亦在
行間故文忠公爲書此詩以所題月日推之正在中途云夫當
竄責放逐之日流離道路之際而能戲翰墨字勢筆意無秋
毫不足之意則公之超然自得爽適不改其度抑亦可見矣

跋劉養浩鐃歌鼓吹曲

右鐃歌鼓吹曲余友劉養浩之所作杜叔循之所書也養浩文
辭有名縉紳間而此十二曲材雄氣昌辭與事稱有古作者之
風尤爲諸老所推固無待乎叔循之翰墨以傳然叔循早以書
法入侍　春坊大爲　皇太子所眷其書流輩中亦未見其
比焉遠方峻士誦養浩之作覩叔循之書不獨可以想見
今天子聖德神功巍巍蕩蕩天之爲大而　國家多士濟濟材
學臻極抑亦可見矣

書陳六分族譜後

上饒陳璟示余以其家譜其先自潁川遷閩之長溪自長溪遷
温之平陽四百餘年上下十五世而代亦且五易矣纍纍承承

的然可考雖位不大顯而其間善士相望不其盛哉校以功名
富貴赫奕於一時者其皆無之然不過一傳再傳而聲跡泯滅
自其子孫不知其世者有矣視此果孰得失哉於戲祖澤流衍
於冥漠之中子孫又能繩學勵行以濟美焉雖至於百世可也
陳氏之嗣人其可不知所勉

書龍淵集後

巖陵以學術稱者前則中齋桂隱二劉公並起草立而樹和子
其後凡六七君子村民陳先生其一人也先生以經學教授而
尤善古文辭東南學者多宗師之伯衡不獲識先生君其及門
之士則往往與之遊今又辱交都事沈君龍淵而見其所作文
則根抵乎理而不事雕刻詩則辭不費而意已至得於先生者
深矣伯衡之視多良爲卞和之璞多矣玉不既信矣乎君方歲

嚴將用當以功業名世詩文特餘事耳然一時文章政事無愧求如君者豈多見乎哉此伯衡不自知其謭陋而輒敢書其集後以致歆羨之意者也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甲子眉山蘇伯衡書

蘇平仲文集卷之十

蘇平仲文集卷之十一

[illegible]校正重刊

祝文

國子學大成殿脩造祝文二首

翼翼皇朝盛矣維年所未鉅桷傾丹腹亂床欽承　睿旨維新是圖擇日程事百工具作伏塵盛煙以濟明謹羞告虔尚祈昭鑒

禮殿有嚴安聖妥神積歲惟新自我　熙朝有飛其棟有煌其楹金碧煇煌四國具瞻昭薦俎豆式告竣事神哉顧歆來淵

上梁文

康郡督府上梁文

伏以出將入相依郎虎踞之都列戟建牙巍昌鳥革翬飛之宇規模大矣典禮宜之伏惟都督保祿相君閣下間世英賢熙朝碩輔心惟獨日力足擎天方群雄競逐之秋識真主於潛龍之日契合魚水會慶風雲張皇六師威行萬里之外蹈成五服名收一統之餘載戢干戈遂膺茅土錫有崇墉之室廬以聚族屬可無雄峙之邸第用表恩榮爰擇基而經營仍從儉而不奢爰相方位乃建堂基地宜秦淮擁勢之雄攬江山之勝美輪美奐人誇京邑之增輝宜室宜家我見子孫之延吉爰涓穀旦爰舉脩梁敢陳六偉之辭爰助群工之頌

拋梁東人在祥雲縹緲中紫氣近依雙闕高青山長拱獨龍岡

拋梁西幾處昔游今復攜　楓陛近聞傳紫部府街行見擁沙堤

拋梁南春色融融照碧潭殿下承恩皆錫予府前車馬是宜男

抛梁北　主聖臣賢天合德虞門夜夜山公侯戍附龍鱗
攀鳳翼
抛梁上共喜太平今有象揚旗直度鐵門關洗兵更挽銀河漢
抛梁下一代威名震華夏　君王神武重功臣分封更擬
麒麟畫
伏願上梁之後玉關奏凱金鼎調元坐令田野之民均耕昕嬉
之旣受天之慶篤生肯構肯堂之賢與　國同休克永如帶如
礪之誓重光疊祖耀古震今

衆都督府上梁文

伏以　帝命股肱錫上棟下宇之材木身居將相備前堂後
寢之規按都邑增輝子孫逢吉伏惟都督恭祿相君閤下威行
外閫望重中朝衆所瞻懷今之柱石豐功偉績簡在

一人之心遠略雄名播震四夷之膽惟疏封之有日更賜第以
爲先營來擬椅梓杞之堅良不假斧斤尋引之樸斲瑤琢將伊
陶風雨於人間繡拱雕甍按雲霞於天上仰觀輪奐之美益知
恩寵之隆處處居其壽而熾昌而熾以似以續有如日之
恒月之升方擧脩梁式陳善頌
抛梁東　闔佳氣葱葱安龍王侯男尚主車如流水馬如龍
抛梁西長樂鐘聲發伏舞佐　玉皇調玉燭拔金鐸太奇闕
抛梁南朱門華廈仰彈璋長慶四時惟五福更誇百子與千男
抛梁北四震天聲誰敢敵奏凱班師紫塞還功名已向燕然勒
抛梁上甲第規模極宏敞和氣祥光似海深芝蘭玉樹凌階長
抛梁下擧目江山明似畫泰淮雨澤添瀟挑鐘早雷開雖學架
伏願上梁之後垂紳端笏論道經邦秉鈞軸於廟堂爲庇府於

華夏跡商周之運族世篤忠貞爲王謝之家聲代有文武受天
匪佑與國同休

碑銘記品

悟眞寺碑

龍水之泉源有叢林曰悟眞其相傳後唐淸泰甲午淮南王楊行
密之所刱也於時錢氏有浙東不知行密何以來剏寺蓋其事
述無所徵實矣雖簡有行業僧曰文泰者開山闢其規制猶未
備宋陳錢公居與寺隣施以餘地增廣其址於是普明從程相
繼經營之始稱所謂大伽藍其實殿宇成以大中祥符己酉而
山門樹於乾興壬戌其闢法堂以天聖丁卯而鐘樓之作在明
道癸酉刑部侍郎胡公則號爲外護逮咸淳乙丑歷年旣多棟
宇就圮嗣主是山者茂公卑而一新之後六十年爲元泰定甲

子闈四龔無錫殷增置田若干畝未及有所興造尋司鐵鑄于徑
山而成壞有數至正癸巳春燬焉側金所布勸爲尨禪惟鑑
樓三解脫門僅存壽昌祐師闢更之端有長材而行願精堅旣
補其處孜孜焉以興復爲已任是夏首建維摩室己未春僧堂
祚造兩華堂　皇朝乙巳秋建覺皇殿洪武辛亥構東西
兩廡壬子冬營選佛場壬戌春必杞建齋堂而少恭者以其力
塑普賢大士像又勸邑之長者鍾明像設塗以黃金釋迦佛則爲
狋逸摩訶迦葉則狋逸仲第存禮阿難陀則狋逸季第存言曼
殊師利則其文殊則淸脩比丘法瑜用栴檀雕爲水月普濟
則普覺智思聰若執金剛護法神像以致藏殿庫廊廢院包漏之
爲或新或撤或率同志緝成之而以其年月日告訖功要伐石
介狋逸之子文圓徵辭爲記余念師劬躬盡瘁老不退轉歷三

十方來者稱一日成此勝因可謂勤矣而豈爲觀美哉亦將以安
處徒衆相與脩行佛道而紹隆宗風也因徵偈言遂之使刻揭
偈曰
泉源幽幽括之與擾群山繚環如青蓮花宅其要會有大叢若
如化天宮輝貴林壑能象幽奉人天具依云胡因緣而加以餙
我佛有命去故作新猗與吾師來此頭力寢食舉進以事餙興
宴寧其徒鳩衆所施伐木于林攻石于山做瓦于陶百工竝作
推信所有故成所無美輪美奐彈指幻出寶殿中峙崇堂後居
前敞山門傍翼脩廡旁皇兩面玉色金相菩薩天王在左在右
一一梵相莊嚴妙麗靈山儼然四衆歡喜乃具香華乃羅幡幢
乃合鐘磬作禮供養供養既已舉揚義語聞諸比丘爲幻爲真
若說爲幻丹極壇戶芝而流并窓在目中說非幻若初我未嘗

示現有爲了無見相諸比丘衆當知世間有成壞相是名幻有
有有無相亦名幻有推真實際不依幻有自無始劫盡未來際
於其中間無能壞者其無量光遍一切處大若法界小若微塵
罔不彌入更無餘欠有情無情同一明了斯乃金剛不壞全体
此不壞者名光明幢此不壞者名清淨域此不壞者名神通藏
此不壞者名波羅蜜此不壞者名無漏果若能會此別證真如
譬如猗風畢竟何待所以者何汝當諦聽心外無相相由心生
心正住時相何從顯一切世相起滅無常如空中花須臾翳[illegible]
非花似花倏現忽滅如水中漚爭聚互散從朝至夕出彼沒此
皆由一心念念不停四大和合五蘊流轉種種因緣亦復如是
如使執著長無明圍明妙性何以不昧欲證真如當斷妄想
雖則如是紙上妙道非有而有非無而無[illegible]有無落第二義

凡我學人作此思惟加精進力同登上善

簡室馨禪師石塔銘

慧照一宗遠來李葉雅以家叔雲叢出而根之然後推廣由是
高峯中峯相繼而起至千岩長公以其得實證爲世推度而法
筵之盛遂冠於東南故其得度者皆不失於空門翹楚尚論
嗣法上首推簡室禪師爲巨擘焉師諱[illegible]馨簡室其字族
義烏方氏父一清母徐氏師自幼不茹葷即超然有棄俗之意
泰定丁卯長公在伏龍山之聖壽寺遂往師事焉年已二十四
矣壽親受其具戒居侍師凡十五年恂恂然若闇於機者聞語
法要輒心領而神會同時於學者皆自以爲弗如也一旦喟然
嘆曰日月如跳丸人命如春霜朝露而吾又安於此吾其爲井
蛙乎乃躡蹻出游吳越間歷扣諸方究竟己事大尊宿若元叟

端笑隱訢蒙堂忠咸嘖嘖嗟許泰頭石真於石溪真問師甚虔
來師云伏龍真問其名師稱名以對真云詎不聞乎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其字曰簡室可也師欣然作禮云謝和尚命字韓衣
經出真云好箇師僧只恁麼去乃反伏龍依長公以卒其業簡
而就思思而能脩凝然宴坐又垂一紀長公問恍師曰汝乎實
地上人也擔負大事吾將焉避焉宜善自護持師既受付囑以
至正壬辰與同門弟德峻扶錫來金華至於城西止焉其地有
泉曰君子泉乃宋賢劉先生嶠隱居之所岡巒廻合林樾幽蔚
將結寺以居地主曹仁卿即割以奉師繼而華景向金穀之施不
求而至不數年遂建精舍其規制一如大伽藍榜曰清隱[illegible]與
一鉢之入而凡供養之需沛然有餘遊方之士來者如歸曾聖
壽虛席三宗貧謂非師莫宜相其鄰率相勸請固辭則白于郡

有竊毀之 國朝辛丑歲也金華之人瞻慕莫能已乃相率述
師明年復歸于清凉居十年洪武壬子十一月十有四日示寂
端坐而逝春秋七十夏四十六龕留七日顔貌如生茶毗得五
色舍利無數遂以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塔于精舍西三里爲
德猷奉狀來請曰是不可無銘以傳示久遠始余歸自南京往
在國師名播神州乃往謁之延坐室中移時起居外無一辭余
謂之曰嘗聞長公見客口如懸河剌剌數千言師其大弟子
顧默然如土偶特不言以餉我耶抑執德不同作佛事亦異也
師曰昔吾師未嘗不言而未嘗言今吾未嘗言而未嘗不言道
無隱顯焉有語默乎余頷之旣而見其履行誠實不事緣飾凡
接學者亦未嘗假一切言語相以爲教乃知師於達磨氏之道
庶幾弗叶矣乎其克纂前人之矩矱爲四衆之依歸有不偶然

者矣以故慕而歸世外交則今於德猷之請其可以不知師爲
辭乎德猷今國主淸凉嗣以律事勤已以裕人盖所謂備三
學齊擧者且銘曰

無上正法不可思議直指心源何有文字譬取空言其世之季
降枝蔓本根乃離不求諸內曷從其辨變之諸決誅繇於起
我於我師則以默契啟方提唱以單家轉我於我徒亦以默示
夫我常默師曰言異表辭先覺道圓如是有若日月普照人世
有目斯覩非手所指又若雷霆音出于地聲應四開豈其耳致
不辯而證不行而至破諸妄幻入佛三昧謂我不信視此舍利
舍利煒煒螢如是闡匪獨師存道與不墜太史著銘以詔來裔
觀此行者善述善繼

天池泉銘 并序

龍溪縣之松眞寺有泉曰天池余侍家君居焉 世祖少傅公
甚過而酌之主僧懶順曰此泉鑿石爲池深可五尺廣及三之
二然而沛乎洋溢泄乎盈明曾不以澄而淨不以撓而垢不以
閱月而特不絶不及而溢不以朝夕給盥嗽爲酒漿供洗濯毓
牛馬而耗竭乎不既異矣乎余曰噫固哉子之言也我觀世間
此流水者猶如氣之呼吸通乎毛孔竅之往來見于鼻口自有
無量世界即有無量水泉滿其中無有去來無有盈縮無有添
減無有淨穢湊洞池沼乃至江淮河濟大海皆復如是彼之有
去有來有盈有縮有添有減有淨有穢皆非實相而此泉於河
沙諸國中譬喫一毛竅之在諸身一鼻竅之在諸面也又何獨
異之哉乃贊之曰

濁水者泥清者潔而水初不自清濁此水非濁亦非清畢竟誰

能清濁之非惟清濁而無有亦復初不增減世情妄意爲流
水適眼觀之本無二能使泉生一酌頃心地清淨熱惱除之能
遍滿十方界世世爲人種種用一切佛性亦如是當觀水相知
我相

辯證室贊 并序

或問無關居士擊言無語循後二門云何入遂辯見其旅而差
便入圓覺云何乜處徵心居士答言真辯者無所辯無所不辯
真徵者無所徵無所不徵譬如飯中有沙雖小兒食一入口頭
了然知辯覺無飯吐沙不待揀擇是名無所辯而無所不辯又如
背上或癢未童手搔一舉手間自然順適高下輕重不待識擬
是名無所徵而無所不徵何以故以無心故彼愚人終日關米
去沙而沙之不去真童子終日爲人爬癢而人不之快則有心

以爲之累也以無思惟心離如來法雖千萬億辯可也而況於八辯乎雖千萬億徵可也而況於七徵乎雖然惟無不辯故無辯惟無不徵故無徵惟無辯無徵故曰以無所得故而得惟無所得故曰眞辯眞徵居士作是語已復說贊曰

非辯而辯指鹿爲馬辯其所辯涇渭分流非徵而徵緣鵠爲鵝徵其所徵針石相投子將要我果何不升微辯之室而誰徵辯之比丘方其動也開口說法珠聯玉貫及其靜也必默瞑目雨止雲收果孰辯而孰徵曰有聲現而無餘但見一室千燈之並照而瓦礫木石之照顧也

天香室品

有一梵志欽東游海澄淸悟浩迦山行次定海臨有大比丘唱道鳴鷄山中隨緣應感開導衆生咸期同證無上妙覺四衆

歸依如佛出世即往求見時時大比丘宴坐靜室其室中間妙香芬郁非蘭非麝非龍腦非欝金亦非栴檀梵志聞未曾有歡喜無量依禮而白大比丘我聞佛世尊以慈悲願力說法利生方便開遮普濟群品天龍護衛則降異香從以雨華自時厥後尉教尊宿道行高深處其住止亦復現瑞今此室中妙香馥郁非焚非爇有異感焉一刹那頃根塵清淨此大殊勝不知何以願爲我等顯然宣示大比丘告梵志我此山中有大樹其名曰桂根柯所結花萼所發流出妙香在山滿山在谷滿谷在林滿林在室滿室眞非實殊無足異者梵志聞是語已心生疑惑自念言我見六合大地何所無桂何桂無花若我妙香一切桂同異足者云何彼桂與此桂得有差等若說此桂妙香獨異足者云何此桂根柯花萼與彼桂曾無差等根柯花萼獨生等而妙香有等差此何以故爾時大比丘復告梵志當知而衆桂本來無差雖有高下本來妙香非有淺深亦非有高下故之衆桂與凡草木齊植並榮如薰無如蕕日雜曰覺由是不能異此桂妙香等譬如百千水皆受泥沙於中一水不受泥沙故有滿濁又如百千鏡皆染塵垢於中一鏡不染塵垢故有明暗不可妄生意見說水說鏡本有淸濁明暗我比桂與彼桂者耶水鏡相亦不可說有高下淺深何以故一水十百水乃至千萬億水元無淸濁故一鏡十百鏡乃至千萬億鏡元無明暗故此大桂與世間種種桂同一芬郁故以是思惟世間一切人與一切桂等無有異譬如此妙香亦何差別若佛世尊若菩薩若羅漢若比丘若比丘尼若優婆塞若優婆夷若諸凡夫齊具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耳鼻口眼手足身意於圓妙覺性中實無有差等彼

諸凡夫與佛世尊常住大圓覺妙心一塵境界如妙蓮花如淨琉璃如寶月輪無有汙染無有留礙無有住止無有去來無有成壞無有起滅而諸凡夫執著薩迦耶見迷而不悟顚倒沈溺如暗室生如晝夜行苦樂生死展轉無邊乃知佛世尊猶如此大桂若諸凡夫猶如彼百千桂若有能因是開悟堅持禁戒解脫幻妄則不生四緣不生四緣則不縛諸根不縛諸根則不染諸塵不染諸塵則不牽諸識不牽諸識則不造作諸業不造作諸業則不輪轉諸趣不輪轉諸趣則覺性不昧與佛無異無悟故無異本無異故耶說偈曰

圓覺妙覺性本來無差別佛不異凡夫凡夫不異佛凡夫墮邪見迷而不知悟迷悟反掌間乃與佛相懸譬彼林中桂花有貴白紅妙香流芬郁三者皆如是若使將一枝於隱木中埋瘞之

即狂醒不復與桂同臭味雖云變於桂無加損乃異離壞故其香本不滅又移植桂林芬郁逐如舊一切諸佛本由香而生悟因悟而成覺求斷貪嗔痴以及憎與愛事理昏迷皆除覺性終不味名為入吾室

金華縣水心清淨禪庵記

湛湛清淨者諸佛之心無識無名求斷諸有若生死所由盡也天下生民出入生死不離諸境莫豈天命之乎父生之君食之心領之也何者法界性中無聖無凡無人無物群生與佛同入涅槃無生無死而剎海之內生死熾然天下大患在有身也身非我有而視身為我則外有可欲內有所宜好惡取舍從所忘則毀人利己而利害生生死循環三途異趣污穢皆則息苦大三界惟心此之謂也古之行深般若者無作無為一塵不受耳目心志若存若亡不見不聞能所皆盡如淨琉璃內涵寶月如夢幻泡利雨不能濡一真獨立無古無今清淨域中不容他物則出世間矣生死之海竟安在哉常樂我淨復吾初而已也淨光在金華郡城北郡人作室水上廟堂佛閣前後相輝法師王公宴處九年而殿于大師衣缽食指期與徒金華瀾岐然金帛為倡首而他緣繼之遂以乙卯夏四年復朝京明年春作佛閣曰水心清淨禪庵徵余辭記以記其役予謂生民有欲耳目所接莫非污垢色陰一痴則四陰是亡水無細大悉歸于海物無污垢皆歸于空昔者須菩提請問閣世王曰空可洗乎否也王曰不可呼天下之污至滌而止天下之淨至空而止善提即悟頭相空之至淨之極也淨至于極則入有而不見一物入空而不滯於空清淨其靈虛空有否已如來藏中不留朕迹辭說安在哉

若雪軒記

出平陽縣南門五里山曰夾嶼夾嶼之陽寺曰淨明淨明西無主僧瑛師玉峯居之寺西南昔筆構軒三楹軒前鑿池池上植竹碧幹雜立翠葉茂陰扶疏容戶達于九帶悅可人意乃以若雪扁其軒相其徒無瑕書詩與琴從諸學士為方外交無開居士日過從造其軒中而問瑛師道存空寂心與世冥此佛之教今師何緣留物如是况枉雪者繽紛而下飄飄而集山川原野城郭道路田疇藪澤邑屋殷落沙石草木無所不被拂為而墻諸為而纖縱為而圓無不轉而皎皎潔潔天下無物可以比雪天下惟白可以稱雪今師指竹而謂之雪而又以若易雪之白若読此竹其色紺碧上下洞徹如争琉璃纖毫塵土不可浸清風不動爽氣自集一剎那頃使人毛髮以至心膽洒然清涼熟極錯陽與雪無異緣佛求實亦已遠背瑛師答言以非雪相視雪之相以非雪色視雪之色於竹之與雪則有差別視非雪相以非非雪相視非雪色以非非雪色於竹之於雪何有差別此何以故世間一切物同一幻故世間一切色同一假故無物非幻無色非假則我此軒翠竹曹雪何云若雪豈惟竹雪妄名立號為幻為假自吾法身及吾法性悉幻悉假以是思惟則竹非竹而雪亦非雪則若非白而白亦非白雖有竹雪實無竹雪非幻而幻非假而假我且忘我又况於軒居士曰善哉善哉乃說偈曰

河沙諸品類種種非實相彼假自執著遂名立名色遂妄以亂真我此強分別而謂竹非雪又云若異白不知竹雪者非二亦非一非一亦非二若白亦復然此以何因緣本皆幻假故瑛師

善幻巧軒以養蛩名乎別以歸於普度有情衆若能悟斯指法
爲法所縛竹蛩既兩忘巷白亦雙泯於一彈指間求此無明戲
常住空寂境無生亦無滅不作如是觀即落第二義

無涯偈

王府參軍胡公仲淵御史中丞韓公三益有方外交曰無涯浩
師君武義之靈智院勤求佛道精修苦行無間君士因其號爲
說偈曰
我聞江河及淮濟一一津涯皆可見惟有滄溟與渤海望自身
不見涯涘四海縱然浩無涯而視此虛空中大哉虛空不可
說其東無東西無西南與北亦復然於中四海一勺如乃知
世間無涯相畢竟無若虛空者先佛所說無量法正與虛空等
無二通滿大千三千界不分中邊及內外聞師此說何以故圓
明妙性本空寂更無河以涯涘者終涉有涯即外道一切佛子
爾當知此是真實第一義若能思惟悟空旨即證無盡涯無海

送玉上人遊方詩序

上人無瑕玉師受業於□陽之淨明寺寺始於唐以吳越將有大
比丘曰道隆禪師君之遂爲望刹嗣是代有名德至上人十七
傳矣上人聰明而不凝滯能以學道餘力攻詩鳴琴以鼓邑之
秀多與之遊一日語其徒曰觀水者必之河海觀山者必之嵩岱
越之天台育王吳之雲巖靈隱徑山京師之天界乃古佛顯化
之地有感真示現之迹且學徒雲集法會甚盛爲叢林則水之河
海也山之嵩岱也吾可以不遊乎行有日與之遊者咸賦詩餞
之會余遊南陽上人持示求爲之序噫玉非上人之名乎無
瑕非上人之號乎夫無瑕之玉質之美者也質美必成器人

斷鑿而後非玉工雕琢之器何由成哉是故天下之美玉必得
天下之良工然後爲天下之至寶夫人亦然有美質而後不成
君子弗貴也有美質而不能自得師德無自而成也故師之於
人也猶良工之於玉也而人師其易得哉爲佛氏之學者固貴
乎一法不立而日用洞然六入皆空而真機獨露頓入靈源親
見本來發揮性地妙明真照洞徹一切苟不得天下大宗匠痛
拙痛割則知解未忘本智不彰證其似者而以爲德本真難乎免
矣過夫差別因緣師乎受業境界微細情習究然呈露聲如爲
不除根識毒蛇發盡未來際了無休期尚何成道之望哉夫然
故自昔具大慧究大量者未有不遠訪師資勤求印可者也上人
不即安於山林顧皇皇然陟江湖其豈不以聞見未廣踐履
或闕也敷本道探上乘手提正印足以師表當世者庸詎知無
其人上人行哉不得之越得之吳不得之吳得之京師不得之
名山得之林下究竟大事俾透虛空當於此行發之矣彼見上
人而曰歸來有餘師歸求有餘師此爲大以啟人者也慎勿此
爾爲

浩遊集題辭

金華蘭谿住山見心禪師復公抑負穎秀善吳風雅既得徐公旨
詮亦深造於觀境旁參曲證趨蹈交於諸方直指單提對眞機
於無上惟了心之爲務遊戲影而退樂林樹葉以爲衣採木實
以爲食常寂常然無作無爲融通而有之機得入一乘之妙緣
然寶坐寂爾山門若將終身以隱斯道雄文雅製若爛虹舒霞
望鴻聲飛馳水鏽聲若指劍埋于地而斗牛之光自若箱藏於夫
而登山之鐘自鳴是以逃名而名愈著避世而世同挽手提正

印聖鎮名山扶植教基循從興望則其勢有不得已者喻補饒
所建緇素如歸破異說於頓門啓諸佛之秘藏物緣鄰物應感
隨機慣辦若若水之春融障礙者如日之驅去因闘入見聞不
歡欣大器細根咸獲濟利雖林嶽野寫亦皆同游覺海之中倘
草君花一是家將甚慈日之下信乎法門之領袖能發之將將者
也而況貴紹尊賢識仁義禮義不過飲食之人欲抵幾吐捏之小
心方外之良優益即如彼天下之士投判恐不先在野取衆於
義經如水濟義於戴記畊域不逆勢判俱亡斯亦可謂難已方
在定水之時適下戎衣之日或故交而契闊或許知而過從或音
向之往來或文義之扣擊撫為道途之使淬逢江海之滋齊斷
風月之鄉周旋泉石之境分席而語筵坐而陪無虛日也由是
內而清朝法從外而方伯連率搢紳韋褐之名勝若宛巾拭之

翹楚鳥發不期而集于門文墨無定而至其堂愛其聲援翰名
清遊無取觴章賤諸文梓數盈集於東林之社衰其情於六一
之泉將在茲乎凡歌記銘至于賦詠作指詞氣雖別狀情歸屬
不殊垂紳正笏雍容廊廟此其與則也秋水霜空星月交映此
其光輝也清商朱絲一唱三歎此其幽深也玉瑱黃流土型大
英此其中著也一展卷間非惟後公承交之端交際之廣可以
見而並游之屬後彼言爲藻清操秉尚抑亦可後矣哉曾柱昔
事寶安仁誠信以乎非意氣之可繼縣滑盛衰推道義之是要
故淡而不厭久而能敬自伐木之詩既息而市道之風復熾矣
附癸奔朝親夕踈可手援則執轅而不辭者頼衢雖投石其達
慨慨我嗟歎匪獨斯今卑爾後公是名儒行平居昔千里作尚
有若佛印之於東坡祖元之於山谷行之以為常稷息或為一

時危當如賛貞公之于次律晏嬰之於子路安之而無憾欲知其
道高考斯編兄寶傳流以為風雨同濟風於太古庶薄俗於類
波頹抽　肯白雖刻雕無競桃李之芳華之拔果之功用烏可
同日語哉予也極惟藏於相國某交遊于汝洲欣附神交式假
予墨楮擴條秦教序編端珠玉盈編沙礫在列君子幸勿以為
誚大方向從而是正

謚議

南陽先生葛公謚議

讀聖賢之書由聖賢之道雖與得喪死生造次險難無累於其心而
從容於出處去就可謂特立之士也已彼雖不幾於材志雖不
免於物視夫談王論霸以為希世貴身之助同俗媚衆而豢持
祿保位之識果孰得失哉自道隱習陋士之所務者空言而實

德爲爲君子思所以矯其失也回吳今發於文而經術以明備
於行而名節以立使人均知道無二致不可岐而二之此固足
以扶世而覺民信今而傳後又爲在當身難時會以就功名也
哉有如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葛公資曾某溫德讓凡卓絕
生長臨川之鄉熟博考學之統窮探極討真知實踐其為說辭
詳而不至於支離其所守雖約而不失於簡易既深於道尤深
於文剖析之精微援據之該博論議之正大造詣之淵懿實諸
古人蓋無愧焉近若鄉邦之良遠若四方之秀不獨尊尚其學
術抑且信服其行誼間出其緒餘以應有司之求遂冠鄉闈聲
名昕陛中朝者咸存者無幾方將付以斯文之柄擢居館閣之
中而力求補外以便就養未幾丁內艱而起亂反之矣後君全
讓倅臨江爲使於江東憲府福建行省雖進易退皆不豫仕家

熾于兵橋于南閭衣食至或不給杜門著述自娛苟非其義屈之不取也其充職州司謂不可多殺徼功而戕賊國本力與大將抗雖得罪弗顧也其預衆文衡謂不宜好奇衆難以斷埏士習憂與主司辯爭討從斯已也江東番治于建寧則以爲無事可治素餐莫甚焉而投牒自劾閣省政出於番酋則以爲非我族類贅畫不行焉而浮海北上既至燕都見其君臣宣淫而安危利菑上下瀆貨而官常蠹斁拱戎璠者務報復而不恤國家之難尸國柄者樹朋黨而不納諫諍之言則移書哉詰之在高位者指切當世無所諱忌莫悟主聽少有史張言不見采至轉官不拜慨然慟哭竟憂憤以卒推此志也使大受焉引君當道見危授命詎不優爲之哉門人學子僉曰仁恩義色由中達外井文而何經德不回至死不變井貞而何於是合二字私謚曰

文貞先生云

遂初先生鄭君墓誌

家庭之間可以考德出處之際可以論學蓋親親以至愛物人之行也故富貴而惡貧賤人之情也夫惟德之循然從仁義之心全仁義之心全然後能將行孝弟而利濟民物夫惟學之至然後內外之分明內外之分明然後能恬退而安貧賤不冒進以苟富貴有若浦江義門鄭氏世居浙河之東而名聞四海之內一門孝友十世同居德義之所薰陶禮法之所防範群從得諸觀感固於至冑亦彬彬乎多賢矣尚論其迪德而善學者獨推遂初先生仲涵固自有由然哉先生事親至孝母病踰年日夜抱持之至疽發而不自擇母食瓜而終遂終身不食瓜後居父喪哀毀骨立積憂致心病耳以瞶每遇忌日擗踊哭行禮若初喪之時其於族姻也通其有無嫁其孤女其於朋友也拯其疾危周其匱乏其於鄉鄰也濟其寒飢恤其患難雖古之視民之飢溺猶己飢溺者殆不過爾則其德有諸己孰得而掩之哉先生涵濡六經群史之說研究性命道德之蘊考求聖賢行藏之故炳知內外輕重之辨自放山林無求於世作爲文章寓意明道在前代則持使節者交章薦舉署學校官而不赴入 國朝則求賢之使臨門勸駕而不起譬如冥鴻翔乎寥廓弋人雖慕之而不得羅致之則其爲學之功又焉可誣也易曰幽人貞吉詩曰張仲孝友先生實兼焉合二美而私諡曰貞孝先生族諸故事僉以爲宜其於儀世範俗亦豈輕哉謹謚

祭文哀辭

爲胡丗美左丞祭常忠武王文

於皇景命 聖神受之肇生良臣左之右之附翼攀鱗良臣如誠智謀忠勇孰與王伍曲逆之奇淮陰之雄嫖姚之雅汾陽之恭揆厥所長萃于王躬王之始奮自彼淮浦命佐商周德符伊呂允有獻爲天心允符明良契合如水與魚乃分齊斧乃與戎耕乃擐甲冑鷹揚以先飛渡長江直平浙東彭蠡之捷功爲時宗浮勝既下江右率從追奔逐北至于衡湘遂俘僞王遂取荊襄旋旆西指蘇湖秀杭負險恃竊安此百粵奏凱來歸乃洎建伐威聲嘽嘽如霆如雷聞之者震當之者摧自彼齊魯以及河汴城無堅壘一鼓而莫衆破竹勢直搗燕都師之所趨如掃空靈幽異之區澤潞之境閩隴之阻沙漠之窮曷能枋一塵孰不稽顙萬古莫難枯易如反掌混一之謨本于 九重王實有此戡定之功王功茂矣王澤深矣烈烈嘉猷萬古今矣謂宜受祉黃髮

兇酋出將入相相 明天子方倚長城遽停祁祈天乎不吊悲動 當年昔我先公委身戎行竭其智力經營四方肝膽相照莫如我王王視總猶有如猶子彼衡識王受自童推恩之懇之敬喻一紀先公既阻我思我將援身報國惡無罪悔我之所望惟王而已如何今日王又云亡嗟我小子能不痛傷身未許戎莞兮飛揚類不執紼望不臨兇鉞斷千里有淚如血一幽一明哀哉決絕

爲廖平章祭忠武王文

求忠昔與伯氏有役一旅知天命之有在委身於 真主奔走御侮自彼淮土方衆雖阻之備嘗艱苦自意得見王於和協之餘立談之間分投氣合有如肺腑余亦不自知其何以同事戎行至于今蓋十六寒暑惟王文武全材有力如虎雖猛將之盈庭氣英風之敢擬況於余者將弱而敢與王爲每受命出征輙忘其䨲法而相與蔣角皆賞思附乎驥尾至於轉戰六師滿歸九字上以報昔 聖明下以又安遐邇則王之所自許余亦征北伐日關地千里混一之功佐運之數寔本而耀古真可謂不負平生之語矣何堂堂山立之軀遽奄忽其辭於將下民之無祿抑脩短之有數然王之表表者固雖死猶生而聲名與國同休於千萬世也余之欲敘而吊奔噫交塋則念情好於疇昔感幽明之異路而已耳於乎哀哉

祭許祭酒文

於戲人生一世盛衰戚休雖云異境自達人而觀之均夢幻與泡影夫得吾忘也既非吾榮則失吾忘也又豈吾病蓋不以爵達而損益者惟君子所性至於人力莫能致者雖聖賢所歸之有命我儀先生識高才英博聞強記流輩無競切於家學力追先正德懿行發爲文章莫不珠輝而玉瑩聆其議論辨其威儀孰不敬視而傾聽昔先生之未出也識者見及門之士拘者以開躁者以靜散者以斂惰者以敏固知其規模可以任國家之政除 聖明之龍興寔惟然於聘聘立談之間幾與義應罰拘見之何晚不煩以官師之職處授斯文之柄侍經筵而領春坊奉安閒而陪顧問對揚惟精白之心啓沃皆典謨之訓思遭遇乎尋常名實洋溢乎遐近凡其義以爲道以自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朋而比不諂以狥嗟易所謂蹇蹇匪躬娭者獲以爲悖悖吹毛求其疵瑕中傷成於俄頃位甫正於辟雍車忽遭夫更嶺尚聳鴻濛之墅淪迺歸安於鄉井冊淚幽可游可詠若將終焉若乎無悶然無假不肯咸謂方今之時若文之運弓旌四出招延者復有如先生之老成宜膺求舊之眷而冠群公以進揚賢中之天爵致君民於堯舜以增光於前人而垂裕於後亂奈何於指之聖良覓同薷揶以推隕將蓋類之珍奔抑吾道之莫賓於斯天人之際消長之理蓋先生之所風講亦先生之所自信存幽明於一途等丸尚吞恭乎兵氣而況先生之耿耿者曾不爲異物而斯毀則其有生亦既異乎衆人之爲人也向未衆而名已泯苟能如此良有餘矣而亦可以瞑目吾黨所不能釋然而相與臨究而悲哽者夫豈徒懷契分於平生戚死生其猶醉醒誠悼夫人物之渺然嘆學之不今猨視餘子聲則雖隱念先生不可復作雖大道之孔彰而吾其誰與歸

祭殷知府文

明明天子郎位之初徵多士如舜四方來萃君於其間材優體粹
一見之頃使我心醉歷手爵交不待媒介遂獲爲僚國學之內
朝誦暮諮如魚有水同堂合席俛仰三載並家選擢我出佐邑
我既東歸君亦北邁相望萬里君顧我悔八載之後豈期再會
君受命爲民師帥五馬既驅驂譴是就我受遷爲邑惠民嘗
君之爲邦撥亂先德仁聞洋溢膏澤　爾惟推老稚倪悉協慕
況巨室小家交歡同戴舜有水旱周有忌慝謂君循吏其升以
最夫何一旦君遘疾嘆夢生不測事出意外世其死矣天乎何罪
我方執義幾古枕泉間之泣咄望空書惟嗚呼哀君不聞膺背
歔晩死義古今一轍刻木之徒斯誓不對君之不幸亦復何悔
禍福之至雖不以類君子觀人豈論成敗君能自信余言不朽
念昔國學同官行年新衰之餘惟君我在今君又沒世路愈隘

我孝生存識娩雖類人稱恭惟胡年不親寫情一奠涕泗交墜

祭胡先生文

嗚呼仲申良金美玉燕足以方今學術之精紙尚非獨其燕足
以擬公述作之古雅推激以自持曾以譽之不啟故不合者
甚多而合者恆爲方年歲之壯盛侶東鹿而在廷遂黄追於群
論乃　聖主之龍運承特招之　明詔遍　寵光於九重
倅右文之臣意振教鐸於一邦又元史之纂脩遂大筆之獨佔
參公論以褒貶深上契於　宸衷然而實能而不售材富而不
試代言顧問　上雖注意亦柄用引年乞歸公則少行其素志
得不以聲譽之隆吾所謂富而不在乎祿之豐道德之充吾所
謂貴而不在位之崇不然既俞所乞拂袖而還長山之下竹林
之間既全以終賁田以耘非樵牧以爲伍則漁樵之同群亦樂
何樂而志氣欣欣嗚呼仲申意諸百齡以重鄉郡何斯文之衰劣
悵典型之淪喪而遠荷賁者相過悲坐書詩英俊在列伏惟歷運今
者之來寔是人非惟文墅明庭暗卷荒蓬距公之云沒曾是諸
之幾府概夫事之殊異忽乎已至於斯更一二歲徵文獻於門
籍者何從仰其育微敢牛羊於丘壟者雖傻爲之呵爲況一
紀少世乎此吾黨所以重爲狀而歟歔也雖然生必有死豈必
有衰猶且有役興圖君兹惟古聖賢其身雖沒而其名永垂者
亦惟托之事與文辭公之所蘊固不見於設施公之所作則與
古人而並驅其味也雋其聲也希大篇短章細書是刻者有不
家傳而人誦之然則公固自有沒而不埋者存矣吾黨無憾哀
矣以爲聊紓此言以侑一巵蓋不獨慰公於九京亦將緩後死者
無窮之悲嗚呼仲申以爲是乎以爲非乎

夏尚之太史哀辭有序

我師克燕拔其知名士赴南京既而其類擢拔官　王朝太史
夏君獨以老病乞歸且歸會遣使分道搜訪元史乃強君如江
廣君辭不得命乃行行至番禺以疾卒二年冬十月十二日則
卒之歲月也君名以忠字尚之世家衮州宋孝成恭后父族也
曾祖自得燕貢進士叟業蕃易陳克齋先生先生師徽國朱公
其所辯問答語錄世傳焉曾君以上皆世其學君幾有聲于鄉
年四十餘始用薦對衍聖公克堅薦授孔顏孟三氏子孫儒學
正危公素之治田雄霸辟君以爲副時惠州教授改涿州既居
丙申秋燕都開設流寓科君入就試中其科擢翰林國史院編
脩官調國子助教遷太史院都事方君田雄霸時伯衡北遊得
一見君道上不聞間歪一紀比相見南京情誼之篤乃若久要

者聞嘗語伯衡曰吾自分老死于慈不復上先人丘墓去秋將
少于正年有十二將更喪亂家嫂毋以死無雖爲敎恒恐其失
學俱先皓今名在停籍不能即死誠可愧然　聖恩寬大且
夕且得歸守塋域教子讀書以終吾餘年可謂不幸之幸哉抑
吾平生好爲詩多至千百篇兵後片楮無復存今雖老矣歸訪
故老於山椒水澨追徙寺昔江山人物懸爲若夫悲恩感慨托
聲詩以寄吾志亦安能已乎行當錄以遺子子爲我序之則我
盛年之作雖不得皆稱亦治朝之什而吾衰莫之詞攻者得與
麥秀黍離並傳焉嗟乎言猶在耳而君竟死矣此其有足使人
傷悼也夫此其有足使人傷悼也夫乃爲楚歌以哀之詞曰
嗚呼夫子之好脩兮胡遭時之棘艱飄風忽其烈烈兮白日薄
乎西山服南冠之峩峩兮旅膺服以崩濩包羞而覥進兮旣非

余心之所安欲退而自放兮又繫縶而莫余捐奉赤舃之明命
兮備使介於炎方凌大江之浩淼兮道忽經夫故鄉汗之川兮
湯湯衣之山兮碧蒼蒼山川宛其如昨兮何世故之不常閱遺民
於舊墟兮慨星辰與木稼忍少留而弗發兮遂悠悠以前行歷
大使之歎歎兮旂旄之冰呼雍與奔其轡轡兮邈域宅而滕
腥穢倘怳以內傷兮氣歔絶以外壓晉日月之幾何兮竟棄捐
而魄形塗風志之莫申兮即長夜之冥冥亂曰已而盍兮嗟爲
翰仍予陽兮離浮暑城恍惝兮且以楯不死之樂兮烔可求耄
朝爲兮海之琡飄舞鸞兮爲鞭鞚兮翳翳泮兮有此兩頭海
之隈兮不可以久留蒐歸來兮無離鄉縣汝髮兮卧龍州之
上兮鬱松楸蒐不來歸兮使我心憂

貞惠先生方公哀辭有敘

貞惠先生方公之知漢陽也庶富敎可謂兼舉之矣在郡五年
不惟民愛之而天亦助之先生以壬子夏拜　命於時郡入我
職方且四年二州二十縣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先生下車揭書
諭民有冤抑自直於庭者吏不得誰何日延耆宿周詢幽隱
先是　詔民墾荒田者滿三歲乃征吏欲功未滿歲輒征之民
疑以情田不加墾先生如　詔旨約民且籍其丁產類爲上中
下三等等復三之遇科徵則視籍爲高□追呼不道皁隸遣
符爲信符印而析爲二左以追呼石識先生所程之緩急一決
於已吏之舞手謀利者無所售而民之於生產作業始得各其
力比三年戶倍於舊有奇稅以石計者增多十有三倍而藏民
之庶可見矣封內家給而人足雞犬羊牛之聲相聞桑麻榆棗
之陰相接杜稷山川諸祀壇壝莫不脩潔器服莫不嚴飭垣之

外莫不周樹名木新作水驛城南門廡堂室易草茨爲瓦甓
會館宴林二師文構石牌四上敎民陶瓦蓋屋百餘間時學宮
隳則伐木爲殿先士歐水民之富可見矣役浮屠脩孔子廟堂
殿東西廡射圃造弓矢樹正鵠釋奠前進士爲師選補弟子員日
一再親學親爲正句讀敎中否爲縣社立學學凡數百區生徒
二千人公事稍閒即召吏胥訓以詩書法律其於敎之也豈曰
具文云乎夏秋二稅前期移文與民約小大家咸以後期爲恥
爭先輸負不待督責而登遁逃之民襁負而來受廛者相屬及
先生以經構就逮老稚號泣填道隨行數百里不能去者將以
千數後聞先生且死皆相向慟哭非有以得乎民其能然乎壬
子夏旱先生袒跣歷禱群祠遍溪待命祠下誓不得雨不還既
而大雨如建瓴五穀皆熟後是連三歲三禱皆響應如初癸丑

秋蝗先生省愆顯天庭夜闕竝中蝗蝻悉乃飛蝗蔽天而過郡
獨不災宋嘉侯朱公充祖統舟師百餘艘征燕過郡河水涸舟
膠莫能進會先生夫發民浚河否則論如軍法日已晡先生仰
天默禱夜漏下二鼓天雨明發水溢兩涯舟去而民無擾非有
以契天心其能然乎先生貌狀文軀猶夫人也視聽言動猶夫
人也何獨為郡而治効乃爾於乎我知之矣年甫弱冠研究群
經及濂洛關閩諸書真知先聖授受源委凡道德性命之蘊精
思力索而允蹈之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制度名物之屬亦
辯析歸於至當既然以為不合天人以為學學非其學也而於
易尤注意一卦一爻必欲驗之事爲其學術有如此者生平奉
養甚約不御紈綺大布之衣來者不易日惟一肉不治官事辭
卻不進其寡欲有如此者在官月俸米十斗給僮僕餘悉留

倉助軍食時斛米可易白金三兩或以聞先生先生若不聞每
行縣以綫縷自隨杯勺不取諸人兗州守奉二木瓜因童以進
笞童而反之銳陽令緣鄉曲推故以燒鴉侑書力謝去之其廉之
所為夜則白於天其廉謹有如此者公讌雖几席詳方謹先生
徐折衷以片言當於理而止於律書一發權通無留事大將軍
徐規公副將軍李曾公提兵十萬趨北平駐郡師將帥時要官
勢吏爭索物饋朝夕傍午先生從容酬給人人意滿而去其明
敏有如此者性不近名務以德化府庭之間弃去械杻輕繫罪
輒亦不妄用民役隷者隨事大小裁決或笞辱或戒諭不留繫
牘而尤慎於燕獄曰省月録獄無淹囚或有未報下者時食之
以粟浙西江西兩省水陸數千里運糧百萬濟師先生撫其民
下翹郡民且憫其道塗之苦于　朝謂其費耗其則但有如此者

郡民以牛車轉戎衣于燕歲費甚兩輦牛相藉物故欲造舟以載
時有令役民舟者詳條佐民令持不可先生曰民苟便饑甚困
吾不辭也立載以舟郡倉絕糧省檄民轉粟青州走七百里民
以為病會淮安漕運濟南者道境上先生欲俾淮安輸郡倉而
濟南改青州告于行省不得命即具白戶部奏　可郡將抉擇
賞勞當五六月調民數萬築城民樂其積事兩淮而郎工先生
議欲以　聞同列懼獲罪辯責稍親不署名先生獨署之事
聞即曰　詔罷其勇敢有如此者學術以本之寡欲以持之廉
慎以將之明敏以行之惻怛以勸之勇敢以成之治天下無難
也況為郡乎　皇上器重先生注意圖任之而脩先生者
遂中傷之御史又從而羅織之先生視榮辱得喪一致遂不與
辯而就逮謫役江浦年僅五十有一死其及之此其道之所以

不大行而其澤之所以不遠被也悲夫豈天不欲天下後世目
真儒之効歟雖然道德自任之死不回不亦貞乎書恰之政治
於千里不亦惠乎合二字為先生謚以昭公論不亦宜乎翰林
宋公濂既銘其墓余乃表之以辭辭曰
時之真儒　國之循吏積有此夫此焉躍自布衣亭與大郡愛君
四祖叱危持節扶本仁輔義樹德悦遠歸化樵耕戴俱頌有威嚴
可以大書此天人交乎小試之効亦既昭如此此俾來事樞四面
為姓燕幾雖度屹去朝中途佞遺誣蛾又剪著之此此澤不大漏
斯世斯民亦獨何辜吁已乎已乎吾道之非一至于斯也夫乎
天乎可必也歟吁之是為此此嗚呼吾徒泣下沾襟豈曰此夫之
私歟豈曰此夫之私歟歟此

碑誌碣　　晉吉劉氏校正重刊

故元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包公墓誌銘

故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上黨郡侯包公諱深字東伯括之麗水人考諱開宋府學教授元贈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上黨郡伯妣鄭氏贈上黨郡君生於宋咸淳辛酉四月五日仕元大德至順間年自引歸晚以子容德官授書封承事郎集賢院都事至正戊子四月二十六日壽八十有八明年十二月十九日葬于治平寺之原元墓左公本孝子之七世孫國學上舍生諱徽者其生父也母翁氏於太常府君爲中表兄弟公生八歲喪其父母時太常府君方教授于家往師事之見公警穎異常兒自顧無子遂命爲後以故公受封孝子墓仍以田大畝給孝子墓時蒙宮治命也葬後十九年容與三品加贈今官皆勑爵公雖早孤克自振勵備書史事無不精鍊文氣岸然梧著出焉暢遂官貴人交相引薦由郡列曹掾歷納溪泉兩縣典史調處元路行用鈔庫副使年且五十矣一日喟然曰仕將以行道也不然則爲祿仕云耳今吾俛首下僚道之不行矣而吾二親又早見棄吾亦斗之粟奚爲哉遂謝事見歸尚羊山水間惟日以教子爲務猶子皆有材局而莘與容德概然有志於當世出遊京師受知時宰薦之於朝屢受官使日近清光恩寵之遝一時鮮儷詔鐫其象祖税力役之征無有所與蓋異數也公被德音頗謂家人曰朝廷遇我以優典爲其能賢而已我獨不能彰上之賜乎於是推其有餘賑親故鄉鄰距其居三里有山溪焉架石爲梁曰保安橋以涉于溪水涉者以爲病公爲便之里有觀音院相傳孝子所重建歲久摧圮經而新之割田四十畝入治平寺以贍其徒而崇道觀亦舁之田半於治平其於爲義皆此類也公娶以此鄉推其賢前配金氏累贈上黨郡夫人繼薛氏子四人長居行誼有公之風蘇慶元路儒學教諭陞江官翰林院大使容德累官朝請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金出也女二人適項順陳驥薛出也孫男二人嗣祖斐州府達始縣知縣皆承事守文太常禮儀院掾史孫女六人婿曰山陰知縣張晉曰晉陵曰兵部尚書世列門曰吳洲府同知祝孝方之子金生曰某曰某曾孫男若干人曾孫女若干人公以孤三尺之童見器於太常府君而爲之子不待督督早夜力於學問以材長見有祿位雖高尚其志早就閑散指揮事業不自其身於義方之訓行於家庭諸子揚於其家兒二仲皖葵出爲世用致位通顯貤恩昭被既爵侯伯不惟公食其報而太常府君亦家寵光其於命後之志復何有哉而况孫曾衆多克守先業又有若嗣祖者際今之聖時出宰百里善於撫字於昊縣亦駿發焉則公之幼慈積後可見矣嗣祖懼夫沒日遠日踐以伯樂狀造爲史氏求銘其墓敍而繫詩之豈獨以表公於不朽且俾考禮如陳氏之爲包氏而包氏之風絶而復續自公始詩曰

猗歟賢公聖道而孤來後于陳以姪從始夙興夜寐不戒而能傳通詩書明習法律爰被推擇歷試大邦邦伯柚手仰其聲蓋乃與縣吏乃司筦庫低回歲月莫伸其業喟然興歎拂袖而歸著其所蘊嗣人之遵誌既嗣人克承公志發迹帝布通籍朝著帝謂予今由父之賢不當下賁賦牧是錫既錫賦役復封甲錫

爵則邦君三品其秩亦既有子而又有孫仕于熙朝以武事聞
人亦有言河潤九里維公之澤沛乎未已太史勒銘以煒其門
尚其來裔念厥本源

金華衛指揮副使王公墓碑

明威將軍金華衛指揮副使王公既沒之六年其夫人遣其故
吏袁仁致言于伯衡曰惟吾夫以忠事上以恭承兄以材勇自
見奮身行伍列職環衛雖天不假年而勞烈則多矣
聖天子是用憫恤遺孤錫之土田恩眷之隆班於勳舊使無文
字銘之神道實以彰勸訓嗣先生太史也敢屬筆焉伯衡辭不
足以知公則又道仁挾其六歲孤僧家奴奉事狀再拜固以請
乃爲序曰公諱瑛字君寶世爲廬州梁縣人元至正中盜起汝
潁公與兄故右副元帥王俱以良家子從軍右副用捕寇功補

義兵千户公常從之不去 上起兵於濠右副以知曆數有在
與公率所部來歸 上嘉其誠俱留帳下右副由千夫長陞
萬夫長由萬夫長陞元帥其取孫家山蹂黃墩蕩湖口剗鼓扭
寨取滁和兩州奪采石舉太平破溧陽溧水克宣城寧國觀閣
徐揚毗陵擊常熟擒張士德戍嚴陵下金華拔諸暨戰臨浦攸
蕭山鎮三衢援廣信從李明道雖曰善謀善戰以清暇動亦惟
有若公者恒在左右以資羽翼相爲犄角也公自哲官長身擁戈
躍馬先士卒以赴敵矢石交下意氣彌振堅城勍將身至力取
一舉皆下之右副自廣信戍入 朝公提其師徒平章邵公復臨
川援南昌有錦袍之賜右副還金華謝再興犯義烏東陽公力
戰卻之授千夫長則甲辰六月也七月右副卒 廷議以公父
在兵間實陪王業署立命統其衆加領兵官明年二月張士誠盜

劔侵我新城從平章李公出戰獨當一面引抗摧善戰之彝鋒
衝其中堅生擒僞元帥蔣英等三十四人斬首七十八級遂奪其
艘大敵東來之賊大敗橫屍蔽野委棄資仗舉之數日不盡 上
賞目與元帥何世明次沿山建于安溪遂從參軍胡公進次浦
城摔于古林橋于西陽嶺于景江橋于南壁寺自閏十月五日
至二十二日大小之戰數十奪名馬十五破砦二斬首二千餘
級獲將校五十餘人降卒八百餘人凡賚銀碗十有四枚米百
有八十石頒之麾下又明年從李公取桐廬富陽餘杭遂入錢
唐龍以聚衣又明年錄其前後功勞陞指揮副使仍鎮金華實
指揮使徐公爲之請云洪武改元之春李公移兵建寧延平授
公以從武命謀安汀州還從左丞胡公捕寇海中之蘭秀山盛
之分兵略將樂朝天明溪白雲虎頭黃龍青龍等砦悉降其衆

二年加明威將軍從李公北征行至通州病內熱平章鄂國常
公俾昇歸金華就醫藥六月七日竟歿于毗陵得年三十有五
上聞而悼之命賜衣棺存恤其家是年十一月廿四日祔于右
副墓左縣曰當塗鄉曰姑孰原曰李家界夫人夏氏側室魏氏
子一人僧家奴也公沒後四月乃生女一人尚幼自古帝王之
興命世之材應期而出以弼成大業匪直股肱重臣凡厥登庸
陷陣搴旗斬將之士皆其流匹也百世之下尚論造周興漢知
有十亂三傑而已其衆勳行陣之間不在封侯之列或名存而
事功無徵或身沒而姓氏俱泯夫豈少哉然則王公之勤勞
國家雖簡在 上心如之何可無述也夫人之請可謂賢而有
識矣衡弗辭而銘之銘曰 桓桓右副如鷹之揚赳赳明威繼
翔天實生之以資我 皇我皇膺運起兵濠梁爰自獻

威顯忠良吸堅執銳猙獰戎行左顧右眄淮壖江□孰爲阻
執馬群猙孰敢負固孰敢逞狂伯騎其項中斧其亢夷凶殄醜
庄費土疆□惰功未奏右副奄亡明威曰嗟我死後兄之兄之
乃分所當將將士伍敢有不戒敵王所愾敢有不竭既殄渠
于彼甌邑亦翦越渊于此東陽猷賊連連錫于樂清閩曲
鶩波湯湯蹂以突騎枕以餘旌山經海蠶載鄰執瘡結鶴右
來庭來王南服既清　皇威用張乃卷旆旌旋指翔方奮爾淚
此昭我天明匪公自矢亦敘所望天何二豎猶兇膏肓樂表閥
勁中道淪喪旌壟穆當奇組名長况也閥閱輝其有光　宸衷
簡在何日而忘樹碑表阡　國有具常褒其伐閱勒此銘章

溫州衛中左所千戶馬公墓碑

洪武十六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平陽守禦武毅將軍溫州衛中

左所千戶馬公卒于位享年五十有二嗣子良從治命將葬于
陽縣萬全鄉鳴山之原而葬下以三月十有七日前期奉狀請
銘於前史官蘇伯衡公於禮應銘而良又以禮請爲得而辭按
公諱復字世傑姓馬氏高郵人祖重四府君妣顧氏考元一府
君妣蔣氏公幼有大志身長不滿六尺而音吐如鴻鐘膂力絕
人善騎射織士長張士誠起高郵署公用爲萬戶使隸人手章
滿公既而從渡江入姑蘇及士誠以姑蘇納款凡其下人授官
有差公擢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鎮杭特元祚將終公料所
施其材略胥歎曰嗟不附驥不能致千里人不得所依獨能發
名威榮乎丙午冬曹國李公奉　詔取杭公率所部數千人
歸附曹國公嘉其誠立命從攻崇德援之進取嘉興回守富陽
吳元年正月癸卯授宣軍千戶月從永嘉侯朱公平溫州台州賞

以鞍馬尋分兵死守海口數進海夷擊于福州既會大軍撫之
福州宋府克延平汀州洪武元年正月從都督林公捕海寇呂
國之衛芳山七月從曹國公攻破閩縣青龍等砦二年正月
進階武略將軍成金華二月曹國公以征虜副將軍北伐公從
於拓拔林公以從軍至蘇州敗江東宿國公軍下慶州進擊大
鄭全寧遊河又下遼陽攻上都八月發大同克馬邑興孔興餘
列伯二國公軍遇合於大捷逐之至黑河擒之北平三年二月
從攻吳州敗敵於藥淳莊見之地以五月克上都擒昌國萬
六月取南州撫州八月師回北平往援保昌而班師
詔下以十月還戍金華四年二月賜文綺絹各八仍下
制書世世承襲戍金華五年務洪武七年以平陽岸大海俾移
戍焉至平陽與所役事與侯吳改營其城十年七月授武毅將

軍十四年十月處州盜吳達三等寇延平陽西部公率所部出
林來嶺趣羅頓鎮賊黃灣賊吳若山吳岩山吳琥院絕中懸
崖有兄若堂四面壁立萬仞賊巢據高莫克公至其下視賊笑
右縣萬夫提著樣村上獲吳寶叜　也錄氏栽以當其衝與分擊
賊栗於則勦殘戮萬於林所向披靡征南將軍延安侯號大軍
乃至推分任諸將以公習地利當命爲犄凡破二十砦斬首千
餘級賊平威以功為其事聞有旨褒嘉之賜新年而疾革端坐而
逝一年其不西迎初外舅陳元吉知公非常人延爲贅婿其姿
也公資養以禮養外姑三十餘年生事死葬一如其母外家無
後期於外舅墓則并祠外舅有婦與公同仕而失勢者無有以
周之而叔其子以從女恭嫁昔延接賓友尊俎之間情文藹
然配陳氏側室楊氏子男四人良者側陳氏出□楊氏出玄早

亡女四人長未行而卒次適周忠餘尚幼怡衡惟公爵列五品
杜冠一軍而爵位世及將與　國家相與悠久其得於
上者侈矣非勞烈之茂何以臻此公嘗南蹈閩嶠北涉沙漠轉
戰萬里之外決勝兩軍之間置無奇計遠略而平生未嘗以語
人迄無得而稱焉是則可惜也歟惟　聖上錄人之功雖遠不
忘拔之千百户之列而擢置環衛者累累有之昭被珠澤曲陟
崇階人之於公豈有望焉而天渥眷之不尤大可盡偉乎然其
所對立固自有餘裕播以銘詩使千載之下知我朝千夫長有
若而人一代賢材何其衆多也哉銘曰
於皇　上帝眷我　大明群材挺生如雲之從小大祚臣罔匪
人傑奔走輸忠光輔鴻業桓桓馬公蓄勇沈雄奮挺大叱孰當
其鋒如在傍吳諸其材昝日夜引領以伐所托文武李公附罪

鍾唐公率所部迎于道傍李公曰嗟汝饒大余是余汝指蹤汝余
从牙公盡職奮死以自誓既收崇德遂平栝李帖温定台朽拉
枯摧廓其氛祲吳越攸靖旋師而南大攻七閩瀕波浩浩不見
其涯視若平地揚艅飛渡絶會步騎千城之下七閩載安凱奏
而還處彼卜瓏閩粤之山李公受　詔載定朔漠公寔與從
將或角當堂六軍百萬其群雲不顧身莫與公徧黑河以西陰
山以北何戰不捷何攻不克武功告成萬國威寧雖忽世及亦
孔之榮　皇鑒于古率備武備剖符列戍星羅碁置維公所戍
于彼金華里閭晏晏有條有麻平陽岸海國之重鎮孰克保障
更以公往公入其疆增城浚隍凫是兩瞭如木有防辛酉十月
盜起于栝蔓延既眾乃援特鼓乃鳴公乃率部曲
往斧其喉何異泰山壓夜雖鈹列戟既獲將至止

士馬不勞饒敵短賊軼提于朝　天子曰都內出楮幣綵
繒寵嘉尤推所勞勤　皇仁如天靡金有功凡百勳舊爰崇爵
曰公曰侯孰不公望豈不使年奄篤論及長城之歎□弄之悲
爵寵爾臣一是渺渺鳴山蒙蒙墨兹宅努勛名不磨不在此刻
故元吳江州儒學教授孔公墓誌銘
昔有元致崇極於先聖凡聖子孫例得以布衣補州縣學官以
故平陽孔氏於時有祿位成功名者相踵焉翔公材德之優學
問之邃文章之工出乎拳拔而出身又特用曲阜子孫判補州
郡教授孰不以速大期之及起教授吳江年四十六矣又二年
竟卒于官於乎皆其命也夫公卒於至治癸亥十月二十四日
而以重紀至元丙子十月某日葬于新塘里至正乙未十一月
廿一日乃改葬今宜之所後二十有九年為洪武十六年伯衡

客遊平陽其子克敬以其季克勤嘗同朝率事狀乞銘　不得
辭乃爲之記公諱文翔字周卿孔子五十四代孫後唐同光二年
端禮者自闕里避亂來居平陽歷十世而至宣義郎漕舉進士
伯齊伯燕子以從兄贈承事郎任之第三子曾登進士承信郎淮
北提刑幹辦官員司爲子生釋褐進士迪功郎淮北路帥幹漢
孫公之父也母夫人周氏公生而宋亡未成童剛意爲學迪功
府君器之使受經於鄉先生林公舜山學詩於史圖蔡公淑江
時兵變後家無遺書號經史爲聲律等書日誦心惟至忘寢食比
冠名已起矣克爲宋故都尙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乃以至大
間辭親出游若湯陽方公回淮陰龔公開南陽仇公遠白貢戴
公表元永康胡公長孺公誨時其門而見聞益充造詣益精諸
公亦喜爲之延譽名聞於一時省臣二府若大明高公肪東平

王公侯爭引拔之未及按官丁迪公府君憂未除丁太夫人憂
服除著籍爲縣學教諭以師道自任士論翕然歸之縣達魯花
赤木八剌飛爲下部擒公言之分憲得釋其爲上官敬信如此秩
滿黃公溍贈以言爲鐫甚至改池州路學正貴池縣學與袁氏
爭魚陂郡父不能決司憲乃檄公與楊主簿者按視袁氏以公
學官易之而尙冀傳公結之曰據文界淺水爾烏得深中流立
奪學地歸諸學郡守以公先聖人後親信之而貳車與守不相
能以公屬於守至誣以言公曰立於爭地不去尚得爲知幾乎
拂袖竟歸治園亭藝花木日求四方賢士與鄉人之老者觴詠
俎豆之間隤然與世相忘郭公貫在吏部趙公孟頫在兵部雅
知公相與推挽會襲封衍聖公思晦以爲薦授上冒前資特授以
吳江之職階將仕郎則至治辛酉也視事伊始寢疾害稼磨

田租無從徵者凡三頃而閘丘知州必欲取盈公爭不聽則請於
會府竟如公言免徵由是知州銜公日夜蹤尋其過皆發會有
之職循出納之際慎且兩歲訖無所得江浙省臣聞公材名辟
致爲掾方治裝以暴疾卒公所至必興學校以敦化爲先治生
具有成績平生篤恩義好施與宗族百餘口賴其若者以饘粥
其少者以惠直言正色舉宗推重之女兄歸潘氏女弟歸薛氏
遭使候問相繼於途外祖周氏無後歲時祭掃其墳墓躬自爲
窮振匱解衣推食於親故鄉鄰懇懇如也世尤於義士行或不
檢絕弗與往來人咸敬憚焉家廟在城西事多穢蕪壁像所御
衆不稱制忽謀於伯兄建安録事與功改作高座工甫畢而大
風雨挾海潮奄至平地深水六七尺而聖像以座高賴以獲免
其先見類此娶陳氏先八年卒合葬新阡繼汪氏後二十七年卒別

[illegible]陳出也克烈克[illegible]
德路學教授仕
皇朝歷將仕郎淸河知縣建州知州汪出也克然與化路學正
勝陳出也孫男四人希城希球希在希至女八人伯衡悲公有
其材有其時而無其命丈夫克烈之能孝乃爲銘曰
士之窮亨係其所遇來時提出或致富貴文宣孫子在元之世
視凡庶士恩數異焉公之生式逢盛際翔家其中而屈其外
才李於人畢望復卒蜀宜寄飛翔翔朝者四十八齡遽殺其翅
僅需一命卒不大施雖不大施文獻克繼是謂能賢公乎奚視
昭明于上其藏在是鐫闢其幽用詔來裔

故梅軒處士林君墓銘

林氏系出莆田闕下初遷長溪再遷平陽居平陽者非一族人

因其所居地望爲別而居鎖門者是爲鎖門林氏鎖門之族始
於宋其路師府參議遠至其子光祿大夫知諫院季倫而益顯
以科目宦學相繼迭起洽于宋季六世而得故元梅軒處士處
士諱元彬字文卿生以大德戊戌正月三日卒以至正壬寅八
月十五日葬以今洪武乙卯年二月十七日兆在親仁鄉茅竹里之
原長八年嗣子世光爲饒江陵路儒學正孔克烈爲狀請銘山
錄伯衡銘而勒諸墓上之石伯衡嘗造爲史氏紀烏銘功其藏
業而考辭評事文知處士爲孝德長者此而不銘將誰銘乃敘
而銘之處士讀書務明性理不爲章句釋詁擇然後言賢者從
交付度然後許諾即許諾已百金不易也治家以法冠婚喪祭
一本朱子家禮未嘗苟如俗人或污者之法循流俗之祀雖至
孝其母以其父之沒也哭之過而喪明處士百方醫療稱于世

搘傍以便舉衆旦則抱坐堂上暮抱入臥內以爲常晨夕不離左右自食飲以至便溺躬扶持之凡二十餘年母乃卒處士治喪執禮甚哀戚與從弟平陽州醫學錄元吉友愛尤篤歲□命學于怫爲之役歲癸巳盜起犯餘郡處士率衆人浮海避寇之夢城時舟中流大風雨與波濤鬬勢欲覆舟同舟之人號呼者皆號泣獨處士凝坐自若神色不少變徐謂衆曰詎不聞死生有命使命盡今日縱欲能生乎孰若安之爲愈頃焉風息舟竟獲登陸人人手加額曰此公至誠所格也明年群地疫人各病氣作病者相仍里中不敢往來處士毋殺躬持善藥視之秉丁者昇至家治之多賴以全絕根之家分粟貸之又明年歲凶賑之如初更設粥食飢者所活百餘十人而不自以爲德也寇平歸故址葺室以居自是家事置不問日逍遙

曲水間或援琴作秋鴻一闋翛翛然有塵外之趣見者疑爲神仙云臨終寢疾諸子進藥却而不飲仰而笑曰吾能已疾疾能饒命耶訃聞閭閻居巷處之人咸曰善人亡已吾將何賴相視泣下配藍田程氏邑右姓婦儀母道闕之有素而善綜理家務後四年卒年六十二亦卒實丙午十二月十六日也其葬與處士同兆同日子男二人世光佛也女二人壻曰鄭天祿曰陳沂孫男二人長樂宜國子生擇稱授迪功郎青州府錄縣主簿大興方曾孫男二人公積公模女二人尚幼處士高祖諱勉朝奉郎通判漳州府事曾祖諱仲覺正議大夫主管□州安撫司公事祖諱縱夫朝散大夫知道州事學者尊之曰怡堂先生父諱謙翁元建寧路儒學教授母鄭氏登仕郎大謐之女而樞軒處士自號也處士以賦性耿介不能與時推移有溫而不我致以

終身然平生所樹立自足爲搢紳歆慕彼富貴赫奕而枉己者齊若難藉人將湮其名失得果何如也與直起諸生有氏杜春於其家富材學其強而平生業如方至之亦人盍知處士者寥之積於是乎在矣銘曰

處於家庭行何德也臨乎危難見何異也材而不仕固吾志也施而不德行吾義也利乎其後固多於籝金之遺也緜乎其芳又何必析圭之貴也俯仰無愧優游卒歲於戲不圖見斯人於斯世也

元故廣德路平準行用庫副使郭君墓誌銘

至正四年十二月丁丑廣德路平準行用庫副使郭君貴卒于私第以十三年十二月己卯葬後三十年爲洪武十六年其子季拜且請曰先人葬已久而墓隧之石猶未有刻諸孤惟是後死子今年六十恐旦不可諱無以下見先人謹奉　之狀以請銘於而賜之銘則先人不死而季郎死無憾矣伯衡感其言悲吝拜而不敢辭按郭氏世爲平陽人曼號鉅族與立君之名貴權其字也曾祖諱自中宋迪功郎祖諱崇昭不仕考諱元春宋太學齋諭母陳氏而君則出也生於宋咸淳己未三月四日幼聰敏　有過人之志十歲母沒又五年父遘疾醫者不能治語君曰汝不幸早失母今我又憂不起汝將誰恃以立宜自力以底于成君涕泣露禱于天引刀刲肉於腹左脇右肾薦以食父父疾立愈而初不之知也既而婢以言聞者嗟嗟稱其能孝踰年父乃卒君雖失怙特然獨立而能自奮發力學與人將氏器之延爲贅婿郡學生員受于樂清于永嘉于瑞安于溫台遷檻千戶所歷太平台州慶元三郡　曹掾既書滿署

路句容縣尹史改信州路平準行用庫副使及期廢格而民特六十矣喟然嘆曰我爲吏三十載未嘗廢人從以胥渭二京師衆賓客甚譁所事二千石率皆中朝名卿不以吏遇我與句容惧只尺墨猶見謂無能然設縷刀筆簿書間竊出不能以寸非命也邪夫仕將仕以行志列職先卑志莫之行矣何以宦爲哉拔綬竟歸初雲樂清佳山水卜居焉後以先世墳墓在平陽留長子守樂清田廬而携幼子返平陽杜門端居專自養以董其生晏須髮斑白而童顏不衰賓友相過不酣醉不聽其去賢大夫來莅平陽恭其典刑多造于其廬問以政事咨決君諏經據律前陳指導動中肯綮而慎重過至從容一語未嘗及其私諸公愈敬重之優游事外翛然以樂隤然以委卒至順盖二十年餘年七十四而終臨終之際初無所疾昏氣息奄奄冥然而逝娶薛

氏先二十三年卒男曰觀經筵檢討女曰寧適鄉貢進士周向德繼娶某氏後二十二年卒男即學也學行卓然前朝舉孝不就　皇明舉秀才以老不行孫男四人寅錫勉南女三人婿曰樞曰既經歷鄭桓曰真定史公達曰■郎存某某在西鄉章家原蔣氏墓殊清原鄉東崇山葉氏祔君墓左三十步昔有元以吏治操譎莫留貫之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以故豪傑之士折而從之然得之不得有命孔子固嘗言之而不諭韓子所謂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幾何人也君以有賦有爲持文墨論議州郡間觀其在運糧所佐千戶衆侯克敵聲著蘇船立法監蘇使後之人可以繼處在台州見留於守趙公鳳儀任以事不辭勞劇而致平反疑獄在句容禆贊其令李允中以寬恕平易爲施而闔縣從施而已以治狀嚮百姓謳歌言

留可以知其非祿祿之疏而必有得於禆贊而進亦可以資籍然年未及期社身而去其於所以汨役而逐退者豈不相什百哉然則君之在吏雖不克究其用而其志則可尚也已銘曰

世材與時貴賤之資得得不得亦命之爲紛紛鄉大夫曾不是思唉笑喉甲夏宋一尉君材乳溺濃潤不宜而又有時大路駕驂低佪簿書殆三十期服義不武有司之知不待年老而歸之高尚其志山田水涯樂天天命吁嗟康寧知其人視此銘詩

黃景昭墓誌銘

君諱文明字景昭姓黃氏其十七世祖晞與宋太史文節公之七世祖珥從兄弟也同自金華徙于分寧世之後留居分寧者爲之子直從自分寧徙鄞鄮息之子俊又自鄞徙諸暨生應生惠卿根根三子長比部員外郎宋卿次正議大夫彝卿次

承事郎晉卿宋卿生宣義郎光先生傳傳生宣教郎虞卿生良材良材生嗣無子以朝奉郎知盱眙軍臨安閣之玄孫子倜爲後倜生宜己丑乙科進士朝散郎知衢州江陵學諭三司淵婿之子正議大夫彝卿之孫承事郎之曾孫也君生諱之考也吳氏君生于元之至大庚戌十月二十日卒于國朝之己亥五月六日以辛丑十月三日葬于某鄉之原存後十有九年其子鋼奉其狀請追銘其墓余先是從鋼家求知其自紀之諸暨之世次思其先世發貴文墨之蕃奕顯其子孫退者而家多鮮曰嗚呼著者流光亦由引而申之代有其人故今銘爲叙其事君之節行有光前烈銘以示來裔又安得而辭君之事親也以養身孝家處內而生產作業以附戶服勞而不惮而事餘累而行不以能而委其賓客曰吾有子

矣家政一切實不問而娛意析利親友過門輒留與飲飲輒竟
日夜君左右侍奉往往不解帶天寒冰雪夜半取果地中煮之
以饋所以順適之者無所不用其情耳見矣其待宗族也因仁
壽莊田正其疆畔發其歲入之數籍長幼而時給之又爲之規
約俾從人有所遵守從父兄弟以乏聞諸至被辱掠禍且及其
妻子君慨然曰鄉鄰有患猶當相周況兄弟乎爲出金帛往代
之輸方國珍構亂者兩軍趨越郡人鮮不安居其鄉固按堵無
他虞而君嘗率其族載其帑避之他所無何官軍抑至張鄉里
焚蕩狼藉惟君舉宗以免去免禍其撫卿鄰也每歲發粟貸鄉
黨以春夏之交斂以秋冬之交不問豐凶不計多寡皆不取息
有不能償者來歲貸之如故里小家以貧故産子多不舉君遍
其産時例餽以米人若干名曰餽母米由是里中産子得不至不

舉長史延義士大儒其尊宮閫郡惟君一人迺之長史好謂君
曰此役吾熟計費殊浩穰君既身任之後得無悔乎君對曰世
人傾貲崇飾佛老之居且猶不悔況先聖人之居乎縱傾貲以
崇飾小人又何悔焉於是具竹木炭石瓴甓黝堊之類召梓人
陶人攻金攻石設色之工棟梁榱桷之朽蠹者易之陊壞者
之毀缺者完之帡幪帷幄之故弊者更之像設五色之漫漶者
新之甫五月而南面之像衣冠之容殿堂門廡齋舍之屬煥然
一新凡用錢若干萬緡事見宋宗待制黃文獻公所爲記此尤人
所難能者然此特衆人耳目之所及者他若行乎不見不聞若
固無得而稱焉娶東陽曹氏婦德母儀冠于九族子七人長鐺
也次鏐鎰鑑鈺鍾君歿時冠者纔三人餘或未成童或甫齔
亂或在襁褓今皆克成立有孫男十二人孫女九人曾孫男二

人同居不別籍內外雍穆略不見有間則其行脩於己而化行
于家又可見矣於戲黃氏之在諸暨自宋以來登科第爲達世
貴人官以儒行者稱者彬彬焉衣冠蟬聯同相望非積累深
厚何以臻此書乎史官宋濂氏之言曰衛尉仁叟于鄉仁實大
人俾加于宗族而其三子十一孫皆能仕方臘之亂閉關拒
家財以濟俘者而其子爲進士者五人特奏者一人自是與有
禄食者終宋之世於戲今君之有德于族于鄉可謂恪其世守
孫有不食其報乎當知後之視君亦猶今之視衛尉仁叟無疑
也銘曰
文獻之家莫雖爲繼有顯黃氏興自五季祖德宗樹幾田百畝
維君嗣之克比克類不世其祿世其德誼人之有急若疾在己
振之以財如棄塵秕有朝有學君所獨治用錢鉅萬曾不爲意

紛紛鄙夫孳孳於利斬其先澤奇不盡愧君不多壽君多令譽
前承後引垂有餘裕

敏齋處士林君碣銘

君諱均字孝科姓林氏號敏齋其先自莆田遷長溪赤岸自
赤岸遷平陽四溪宋初迪功郎飛又自四溪遷瑞川六傳至生
官誥院膺君之高祖膺生朝奉大夫知雷州珪君之曾祖珪生
朝奉郎知烏江縣榮君之祖而諱恭者其父也母吳氏迪功郎
知江陰縣兌之女宋帝傅吉蘊古之孫君生元貞己未五月己
丑爲人質直忠信非其人未嘗輕交家饒於財以錢貸人取息
嘗從輕至正己卯鄰不戒于火烟燼至君家君與其兄析箸出
凡所傭人金帛服用而已㑹不顧曰彼可毀此不可使瑕也里
人乘時或取粟其倉或取貨其帑君戒家人勿禁曰與其歸於

煨燼無遺為人所有也陳明若眾貨不已樓櫳延於梁木火焚其足矣君援諸火中人益以為長者歲庚寅入郡城得鹽引一十有六道元寘橋上囑慎至曰暮覓者終不至明日鷄鳴復往慎見一人彷徨來往詢之曰我虔州王文興也失鹽引覓之不得君出諸懷中校數而歸之文興伏地謝曰微公寧尚可復得耶甲午春兵火之餘癘氣流行死者相枕藉賴君予措而收者五十餘人又二年寇復作琛塗川之民被其毒猶甚類皆乏食不能存賴君發粟而飽者七十餘家嘗有佃人夫婦有田租未入視其粟太半傷於火問之對曰旬日前家失火蓋歲一空僅餘此爾君聞之惻然遂損其租加振恤焉萬全石塘架石為橋其脩九十尺其廣得其脩二十之一而贏五寸丁酉之秋大風雨水暴湧壞焉君重建之不以煩里人又除四脚橋東驛道一

百丈有奇車者無濟盈行者無側足相與誦美之平生輕財好施往往如此非學而能蓋出於天性也晚年更築室東郭之外均橋之北率妻子居之居均橋二十五年年七十有一以至正乙巳十月壬寅卒遂以閏十月甲寅葬章濟之原配應氏生於元大德丙午閏正月戊戌卒於洪武丙辰九月乙巳而葬於年　月　日子男一煥女一婿曰孔諒孫男三人時昷旭女一人適陳謹煥念其先人不有祿位隱居行誼而施及鄉閭澤在子孫宜得銘以昭之矣今弗圖後將無聞乃奉邑士劉東所為狀來請余觀三王之世井地以居民而又教以任恤之政與刑是以比閭族黨遂州之間其出入守望疾病患難之際莫不以義相扶持如狀所云君於鄉黨隣里可不謂能扶持之以義乎是雖生于千載之下猶三代之民也賢矣哉乃為銘曰

人之於財顧惜錐刀君視百金屣敝弁髦里閭呻吟彼若不聞君聞其聲若疾在身死喪之櫬飢餒之粟拾道之遺已索不宿道路之險川梁不脩有司之責君職其憂救災恤患肫肫其仁居今之世奚愧古人孰無鄉黨孰無緩急我銘其藏用勸凡百

張母林夫人墓誌銘

昔劉向傳列女一言一行之善無不錄念女德之盛衰係家道之隆替昭德美樹世坊也以今所聞張母林夫人克事其父母奉其舅姑輔佐其夫成就其子又克守其志保其家於艱棘喪亂之際誠賢乎矣不有以發明之非惟其事將遂泯沒抑何以振起於斯人哉其子正奉表甥金滌之狀來請銘余以此不得辭也其叙曰夫人諱靜宜姓林氏世為平陽人宋奉議大夫太常寺簿銓孫其曾祖考也祖考某考某妣徐氏夫人生於元大

德丁未十月十日聰慧淑靜女工之事不學而能家貧而孝特為父母所愛擇婿得同里張仲達遂歸張氏治內事勤而儉處上下恭而和逮事其舅為州三老喜通賓客仲達篤意於廚傳餼饗以悅親洽歡鼓舞盡醉極歡以為常夫人治辦雖勞無厭倦之色其舅喜曰婦善事我賓客退而知仲達能盡子職夫人賓相之同辭稱之曰賢夫人歸仲達年十七從十七年仲達得瘵疾在牀一年夫人百方延醫治之至禱于神刲股食之終不愈仲達濱死語夫人曰我死後爾何恃以立其早擇所從無用以我為意也夫人泣曰妾知君君顧不知妾耶雖君不有妾而使之他適妾忍不有君父與子而委而他適乎仲達沒後二年舅病拘攣夫人扶持之左右遇得美味必留以饋諸孤欲得食輒曰汝等食之日長汝祖食之日短也舅沒舉其子行喪無遺禮

巨室淑夫人之能因其所親請婚夫人怒罵曰我豈聞左無識者比而若出此言也我何獨不幸喪其夫而使人欲奪吾志也號泣不已絶所親不與往來日以教子爲務爲之擇師又爲招致善人君子與之處曰若父在義方有所受吾猶致其力而不敢擇矧今若父不在乎雖遭時多故家毁于冦而所以程督之者如初子曰思誠曰昭曰正後皆克成立好學而有文思誠洪武元年舉賢良擢刑部郎趙州判官有白金文綺之賜夫人與爲鄉里榮之昭優游田里而樂赴人之急切夫人得疾疾亟巫因劾正十三歳割股肉糜和藥以食之乃愈後其兄卒于官正走趙州負其骨以歸縉紳士僉曰非是母烏得有是子洪武十五年春夫人疾病醫者以爲不可療正猶割股和藥竟卒于三月二十六日春秋七十有六卽以其年十一月甲申祔于夫之

兆舜曰萬全原曰昆山子三人卽思誠昭正也女二人婿曰陳禺邵昇孫男六人恭塋堅真建撰孫女三人尚幼其銘曰

人孰無子孰若張氏取子三人俱克有闢伯佐方州官紀其能仲勇於諱季以孝稱惟子克肖猶母善教嗚呼哉惟母爲女爲婦雖不盡道賢其與夷相古貞淑何愧淨而篇質碣表銘辭幽室播其淸芬爲世作則

翰林應奉唐君墓誌銘

翰林應奉唐君處敬年四十有四以病卒于濠之寓相山其孫之濤奉骨歸越祔于山陰縣承務鄉赤土山先塋之次而爲狀授使者將圖其不朽於伯衡昔歐陽子深慨天文之後古者難得其人又謂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時乎君之文可謂無愧於古矣亦旣遭逢盛際而用之朝廷矣然未究其用以一眚之故至竄爲新民而困頓以死其文章迄不得施諸與用遂使一代之詔令不能追還三代之盛是雖曰有命抑豈獨君之不幸歟故於其死也凡知之者無不爲之悲而至今論者猶爲與育賢材者惜焉伯衡知君特深安可使君嘗志地下而無一言以白之君諱肅字處敬其字也自號丹崖君士世爲杭之新城人君之父始遷居越故今爲越之山陰人曾祖文源祖榮貴父應麟母汪氏君生有異質穎而克勤幼從鄉先生王萊山授毛氏詩比長兼通諸經旁及子史陰陽醫卜書數之學無不研究資爲古文簡潔而雅選律詩歩驟盛唐樂府古詩上溥漢魏晉之文特其餘事元王篆楷深得筆意至正壬寅君充試江浙中其選以道梗不得上春官省臣便宜授杭州路黄岡書院山長轉嘉興路儒學正

皇朝取浙西例起赴南京君以父憂東還洪武三年春用近臣薦召至京師纂修禮樂書其五禮應奉翰林文字脉事御其秋科舉法行預考南京貢士有織文之賜其冬扈從

東宮拜 英陵有羅衣之賜明年夏以疾失朝參例免官歸鄉後例謫佃于濠則癸丑之秋而君以是秋至瞿相山卒於甲寅十二月六日而歸祔以乙卯七月二十四日娶汪氏子男一之濤也強學能文克世其家女一人早卒孫女二人尚幼所爲文十卷藏于家嗚呼其不朽者在是伯衡無以加之矣銘曰

世所須而或乏焉貽以之驥馭材適用而不息雖驟不免棄置故君之文足以華國而其身竟死於貶棘非人之能不能亦世之責不責此悲夫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周公墓誌銘

至正乙未閩括之寇蔓延平陽且兩歲矣民之黠者跳踉以相
附和弱者不能自存於是四境之內胥而為盜者十六七制閫
道宣慰使兗齊普木鎮溫求可倚任者或薦公可當寇問所以
可者僉曰公以門功補海口場鹽司令能正書院溷其治所久
廢無能葺公初至謁先聖立勸竈戶新之柱悉易以石不半歲
告成亭民頃緣兄弟積為民患以賂持權勢前後場官少忤之
輒遭反噬公竟發其奸罪論如法海口之俗歲正月十日爭曾
聚東郊擲石謂之壞祈陽支體不恤有司痛繩以法莫能禁其
來久矣公懸榜約束之無一人犯者其俗遂革閱二年得交盤
四千引以此知其可也宣慰曰郎周司令耶我習聞其人便宜
命公攝行平陽州事而判官左丞織里帖木兒至自台先是公
以副元帥吳世顯政乖其方任用非人變在旦暮毒且及民詣
左丞言狀請移寓許不旋踵而陳安國弒世顯據其所任治兵于
平陽號安者亦戕于賊悉如公言左丞由是器公倚公討賊安
民給以糧五百石俾令就職人皆以兵以食不足沮公撫行公
曰父母之邦也受命在行遣以所給糧賑飢民曰事無急此不
然皆盜也時平陽惟江南鄉阻江為壁鄉民自相團結賊不敢
入境公以五月至江南也自沙岡抵大家民輸軍儲設法募丁
壯為兵而訓練焉民既用命軍實具而兵日眾或請出師公不
許人謂公怯公曰以新集之兵擊數年之寇苟不持重萬一失
利憚[illegible]後將何以成功在兵書致人不致於人寇至
擊之未晚八月閩寇李帥金祈端宗天黃瀆江公勒兵渡江迎
敵賊大潰斬其首百餘而生擒數十人兵士請乘利深入公不
應敵大閧公堅坐不動徐自定陳其貪掠者斬以殉而申明紀
律遂拔屯逕而寇東濱我三合而三捷復遣輕兵衝其後賊戰
亂獲其酋金安三吳邦大邦大泰殺蹟無之所得至是獲之賊
奪氣追北數十里殺獲甚眾獻俘于左丞仍以計誘致李帥金
翁端及他酋數十皆戮之而散其火伍歸農獨西溪寇恃括寇
不下且請決戰待括寇黨稍進其搖迎川公曰賊輕我矣今日必
殄之部署其眾而下令曰勿輕動聞鼓聲則進望其白旗下多
精兵命士引弓齊發仆其執旗者鼓而進賊不能支自相蹂躪
壁音勿殺我當投降許之張中卿者即趨而前俯伏公撫而慶
之遂諭眾曰周知州知爾從賊出於迫脅不爾誅降無不宥不
者疑乎盍乃已仲卿又歃稱公誠信人人喜曰有生意矣爭舞
伏來降上功行省陞浙東道副元帥揔制平陽瑞安丙申正月
別寇樹兆出掠走之獲酋金龍十明年又出襲我覆之獲酋吳
天會寧等遂命弟誠德分兵援瑞安諸處寇而歸其民黃宗壽等
之肆居平陽者進兵會括分院兵夾攻寇之抄平陽者敗其衆
充惟吳帥五道之福寧王賢五所括分院以誠德功聞于朝皇
丞相授忠顯校尉同知平陽州事兼行軍鎮撫李引兵趨象攻
以逼王賢五方置營而吳帥五傾眾奄至誠德會當其衝奮矣
擊五中矢其下負以走因其亂擁之福戶數里未幾晡得吳帥
五并三賊酋鄭子敬送于閫肖誅之經略使在閩道從事官工
部員外郎曾堅分鄉賜酒勞之承制擢公行樞密院判官自是
平陽之人安於耕鑿以供租稅矣公曰外攘之功粗立其益緩
內治之脩乎登於州南五里而錮蕭苕蕪鬻平訟獄布寬政行
義投與民休息浚河渠若干里深丈有二尺廣倍之築海隄若
干丈廣二丈崇半之又興土木之功官署孔子廟學東獄祠

城隍祠廣福宮悉復其舊內而布徵繇外而備職貢使者屬出其途迎來送往權無或違罅禍亦無餘衆庶于是嘉所師畢還弟紹德漕運粮二萬五千石上供天子嘉之賜龍衣一襲及上尊酒頁授行樞密院判官階奉議大夫而官誠德以昭信校尉温州路總管府判官紹德敦武校尉同知平陽州事麾下士錫命有差當是時方國珍姪明善以樞判制温公不爲之下而明善援公受札以舟師公癸卯之役自念彼不有朝廷况有鄰州乎且彼據三郡而吾以區區一州與之抗終非萬全之計進父老語以故欲委地去聽民自爲去就父老曰方虎狼也公於我等救年安全之一旦以遺虎狼忍乎公若終惠我等等與之修睦公用父老言遣弟明德往請拘留不遣辛丑夏遣都事張君錫詣貢如初天子益嘉之進朝列大夫同僉行樞密院事仍分院因

明善舟人在直沽者殺掠而不克壬寅春遂以三千餘舟列營平陽瑞安公四面受敵敵諸軍以忠義人皆感奮發雖其鋒又遣使人断其可渡乃解去追獲舟一百會朱貫院都事與曾持詔來勞公乃遣都事前天錫從詔使入貢謝恩且進地圖表言國珍侵軼乞庭代天子覧表爲下詔諭國珍仍有龍衣御酒之賜超拜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則分省印使佩之以紹德即行樞密判官官誠德國珍披詔大怒調台慶兵之兵來攻相持閱六月陰貽公帳下林淳以厚利使爲應三四兵攻其外淳應於內九月平陽陷執公及誠德紹德以去誠德慷慨罵明善遂遇害剝其皮焉至死罵不絶口紹德則縋以石而沈諸海送公國珍國珍甚禮公好語公曰省甚貴臣若能甚爲公獨敢我抗我非除士哉自今與公釋憾其仍爲我所公曰

我與爾有不共國之仇而與爾共事乎然國珍終不敢害公越三年王師取台慶公與國珍例遣赴南京後公以誠意伯劉基言得放還田里洪武辛亥大臣行追者復遣赴南京其秋八月壬寅卒于南京享年六十有六後十月歸顚克敏歸其柩平陽以甲寅十二月甲午葬於睦嶺之原公諱嗣德字宗道姓周氏平陽人宋任鎮軍節度推官元贈中順大夫淮東道宣慰司使上騎都尉追封永嘉郡伯徽臨之曾孫元累贈太中大夫河南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永嘉郡侯雷霖之孫元太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致仕贈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輕車都尉追封汝南郡侯謚康惠應奎之子也曾祖妣張氏追封永嘉郡君祖妣葉氏妣許氏並封永嘉郡夫人妻鄭氏封永嘉郡夫人次陳氏其壻永嘉陳聰奉事狀求伯衡銘其墓昔我先君

以江浙省左右司都事佐戎于括於無月不過問伯衡不敢以不知公爲辭乃爲叙而銘之銘曰

元運將終並海之邦自租自税大慝民方海邦之民亦札之瘡頭其會歛權協鹽鐺脅兹平陽于方只尺噫嚱炎炎何以不友文武周公敦猶克壯天矜于民俾依保障公来至止豈無州牧郡寇橫行曾莫敢遏凡厥士女東竄西匿寢食不違烈戰耕織公既至止奮其戎兵招降討逆內謐外寧凡厥士女有室有家鬪擊恭授我種桑麻相時省稟樗然空虛謂公職職公則訏訏征從其薄刑用其輕追還稽覈百廢具興洗垩之君明神之蘊出治之所棟宇渠渠麥彼水旱爲民之痌以禱以禪河渠攸濟蓑鼓潮汐爲民之患廼踰廼理作之畔岸唯民休戚係公行乜公獨罔凶孰不痛傷比山巋巋不崩不墜公功鏡鏡克頌克對

我求民銘勒碑墓道無曰不顯終古有程

故元承德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鄭公墓誌銘

故元承德郎浙東道元帥府都事鄭公既沒之十有四年伯衡過其里其母弟前翰林檢閱朝端狀顯伯衡于逆旅俾銘公墓伯衡辭有行色而其婿郭疑且率事狀以來追惟先君昔仕閩閩浙省與公從兄朝元皆同時又內交公伯仲間契家之好樾及後人誼不得終辭乃為叙而銘之叙曰公諱禮字朝美姓鄭氏世家溫之平陽邑衣冠蟬聯寔推為首曾祖嗣僧宋宗訓郎知澧州安鄉縣祖善老宋太學上舍生考大珪元贈承務郎吳清縣尹妣陳氏贈宜人公美于姿而負材學早被推擇為溫都漕運萬戶府奏差遂署處州路麗水縣尉在官六月丁繼清府君憂哀毀骨然不勝喪服闋起為松陽縣尉攻進義副尉眾

州路安溪縣主簿調慶安縣主簿就陞本縣尹進從仕郎又特承事郎閩清縣尹進徵事郎福州路總管府經歷遷承德郎浙東道宣慰使司元帥府都事時方國珍擾慶元公義不與共事不上月皆不花平章開省福建便宜授公為行省檢校官而省行臺又奏公監察御史公知大事已去俱不赴漕運司奏差例入元帥府為奏差始出官公曾運至京師為中書省左丞有王集參政孝先識拔不限資格授以麗水之職其在麗水也益勵而民安松陽如麗水而威惠尤洽在安溪以深蒙欽特為郡守長樂王立孫才鄭所禮重俾攝郡録事又攝晉江縣尹安溪之民請于府乞還公晉江之民則乞留兩邑安溪竟攝縣郡猶戒無犯公居署公募義兵禦寇定之又諭下南溪之寇其閩康安也未上會寇圍縣城帥閩以公前在安溪能却賊城太守北鐵

屢以偏師挫賊鋒拔城圍解與有功焉懷安當孔道兵燹師二府勅賊速遣官究推治公優為之績用尤著在閩清亦以泉閩又資漕運糧二萬余石輸之南行臺以故福建廉訪使郭與祖南臺侍御史拜住哥福州路同知鄭旼交章薦之惜夫公之志業未盡展而運去鼎移奉身而退以全其歸公之自處則可無憾矣生于元大德己亥二月二十一日卒於今洪武庚戌正月十二日壽七十有二塋以卒之春三月十三日塟在豐山之原兩娶俱張氏繼陳氏以贈以封並宜人子男一人剛泰以賢良舉今將仕郎真定府稅課司大使女一婿郭睍睹都安州同知孫男二未名銘曰

顯顯鄭宗盛莫與京聯組綬大閩高閎暨公兄弟益宏厥善公材既明學文風成仕途猶飛起自妙齡無試不宜綽有能稱

亦既仕矣胡不大行肯偃者令斬其陵冒進者詆豈公之情功名仰義孰虔孰經討其所據就戮既狼狂顛死節亦孔之榮欲知其人視我斯銘

王府君墓誌銘

王氏為瑞著姓宋理宗時監察御史琰仕太常少卿贈忠惠公曼一之弟亟榮自義烏之鳳林遷清江之深溪六傳至府君深溪地西直諸暨方諸暨未入版籍時編管者避之自壬戌以相侵奪於其時大家豪右携幼東西竄避以脫一旦之命而宗祐骨肉不暇顧者皆是也王氏曾不怖喬頭乃率一家之衆篤為孝友之行而禮儀之興遂抗衡鄰郡鄭氏是雖善人君子夫豈相之抑亦府君兄弟有以為之志躬行之實不以變故而易其處是其說也兄弟之中府君最少而先逝其墓有宿草者今六

年矣邦人知王氏能爲古人之所難而不知府君與有力焉爲
善者何所賴乎其子燧等隆禮狀來請銘此余不可不銘也府
君諱士傳字識之曾大父曰鑄大父曰元父曰滄號善淵懷生
與其弟政同財共食者其父也府君善承父志以孝謹稱及父
喪祥且釋矣哀戚如初喪日夜號泣目爲之病雖病目毋廢哀
猶自力至毋所躬奉湯藥毋止之曰汝二兄能孝汝婦子又善事
我汝毋矣無用爾對曰子事父母服勤至死職也尚得以疾而
廢厥職哉終不敢退休私室寢處母之榻前朝夕扶持者十年
及毋歿每哭輒傾絶仆地遂喪其明奉其兄復之杵之家政悉
怡如也事無鉅細不敢專擅其兄之旨家亦不敢自有私蓄諸
松帶曰先君臨歿之言在耳吾居於富乎初府君之婦劉氏其
女擇所從得府君遂以歸之而其家素富厚而子幼甚一旦病

篤老以屬府君府君經理其家其業一一整飭維持其戶門而撫
其孤不啻若同氣比孤長大發以貲業其孤并府君以其季府
君簿籍一毫不取聞者莫不高之府君教子不急於營貲產曰與
二兒講論明義之道而率之以身孝于姓戚稱服德之進退周
還斂容正手趨步不敢肆姓好施與嘗役隸白兄曰夫財積之
非難積而能散爲難今年饑矣此人不當賙卹况鄉里宗族乎
乃發廩賑之凡疾病而不足於藥餌死喪而不克棺斂者往往
賚以財帛平生不識偽言偽行詐人以諾雖百金不易此閭三
尺童子來見必以禮接與之言可使也况於年勢利漠然不以
屬意雖田夫里嫗皆知其爲長者嘗感疾數歲減損謁醫禱
神而愈久之病帶下幾年在床首血若蔭臨終日以手撫告君子
不多愁之能于而請府君香火易簀之夕誡燧等曰我死後

亦聽命伯父盡力生業無損祖創以貽我蓋言未竟而卒洪武
乙卯十一月十四日也享年六十有二遂以丁巳十一月十一日
葬里朗山之原娶周氏諱淑和同邑人宋迪功郎楠之曾孫女
父鼎毋黃氏有柔嘉之德而克相成以道生於元之延祐丁巳
十一月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五以辛酉二月二十二日卒是年
九月八日合葬府君之墓子二人長即燧次恩女一人適張侃
孫男七人曰斯淇淵漪深濟曾孫男三人楷檟橒尚論人物功
業易見學術易知而附德于身而不試者則雖極其形容不
足以盡之有迹者可窺而無迹者難知故也自府君言之行成
於內而教行于家固無愧三代之民矣然而襃進不㝷而終
其身於內者豈易窺哉狀稱府君言行忠信器量寬博有濟時
之材而志不願仕有瑤琚之望而氣不自矜有守而近仁非猶

與府君同里且有連焉能知之若此歟是用備述而繫以銘
序不有尚考其行而則恭其人者乎銘曰
王宗奕奕莫與京歷宋迄元甲乙稱合族聚君自 皇明
處士善聞君善承承之伊何日躬行孝于父母友于兄入猶宗
保出年總有孤三尺方幼惟君持其危扶其顛田連阡陌金溢
篋中分畀君君弟府視之若鴻毛輕執飢執寒救無失我閭
我仙出至情隣里猶尒刲宗盟休哉化行于家庭長幼五世千
指孫息則同宇食同鬴合敬同愛不從戀和氣盎若春陽孰是
亦爲政聖所榮其生也順沒也寧夫復奚憾不百齡其墜宿
草半歟青瑩爾幽揭此銘世人骨肉不相能者風可銘亦可
興

竹坡處士俞元瑞墓誌銘

洪武甲子春不遠來爲楚龍方俞堅使人持狀來求誌父竹坡
處士墓銘前五年予友李秀議之李安中客處士所予過之京
中爲予言處士之賢且目其兄弟雖別居而通有無相休
戚危禍對門不擧火食恰恰然略不見其有間州里之間雖賤
士爲有德之人童孺無異辭而學士大夫過門無不見推者稱
之歎曰嗟夫處士不嗜仕進自放山林而力行乎孝友慈讓重
然諾好施與賑人之乏絶不計家之有無交於人不以其得時
失時疏戚緩急和門未嘗苟利害禍福爲趨避就非所謂有所不
爲而可以有爲者乎越二年又過之館于其新堂處且在列子
姪奔走將事處士時歲上矣且一年猶衣冠出相與對案酬
酢殊款洽又未嘗不歎其精爽有餘也去之永嘉一月而處士
竟卒則壬戌之歲十二月二十有八日距其生甲戌之歲得年

四十九堅等以明年癸亥之歲十一月三日葬于里馬脖原之
山至是以銘爲請余雅敬重處士而堅又好學有文何敢辭於
言乎按狀處士姓俞氏麗水之俞源人其先有諱德者嘗知松
陽教官教官生處義生至剛至剛生源世業詩書而以德善稱
處生諱字元瑜是爲處士也姓縝氏處士內剛外柔而持家
謹嚴視與食飮之宜當足以得其歡心父歿擇此山以葬諸
銘于翰林宋公濂刻諸墓上之石然其有關於來世戶門之務
自任其勞而以逸諸兄若弟無始終一也至正甲午松陽青田
繼寇盜附和起四出剽掠鑿其境矣郡民不知所爲處士曰此
烏合之衆耳予女玉帛爾何能爲之有固結以抗之可保無虞
也衆唯唯少壯者挾弩老幼者四隻至處士部署而甲以定約
離絡內外屬屬旁近盜却而卿氏以安當是時衆處士深命潦

數十里不惟侵暴不允且將胥而爲亂其禍有不可勝者矣戊
戌冬守將舉城欵附 國朝而括不下俞源介乎其間兩軍押
至不能居處士乃挈家衆之城府居焉會越國胡公兵入城舉
家被敵獨母從處士負母而逃得免於難兵鋒從叙其業蕩然遺
田數畝而已歲饑當南田市粟賑其里人至熟里人償之處士不
受嘗東過齊魯西略蔡鳳南遊閩越北抵幽薊所至問其名士
而禮於其廬遇同州之人不能自歸者輒資之使歸有買于杭
而家誣于官者賴處士貸之錢不竟死其人三年然後歸稼所
貸矣償息倍蓰焉處士曰亟反而息非我所望也里之兒知學
教堂門無以至象英然輩穀出于處士者十三其於教子
尤刻意歲求良師締不遠數百里迎致家塾躬承事之使爲子
師以故諸子皆克肖而堅遂以文學有名搢紳間其爲人大槩

如此於戲在上而貴顯者未必皆賢在下而隱約者未必皆不
賢是故君子之於人也不觀其用於世但觀其無愧於世處士
檢身慎行而美名令譽聞於鄉閭達于士林亦既生順而死寧
矣而可使無傳乎配潘氏溫柔儉勤處士家索而優裕其佽助
之力居多子四長堅也次琛次奇次希女一人未行孫男二曰
景容景樵銘曰
我觀所在大家相望孰無小民聚廬其鄉嗟彼小民於彼大家
面黎皆肯慶間迹趾君在桑梓何惰何施方其生存小大環歸
及乎淪逝會哭如市久而益思是孰之使人亦有言君古仁人
服爲林丘澤流鄉鄰既周我急亦拯我厄克任克恤自孝友出
惟其亡矣哀哉人斯銘識鉅賴樹隮刻以永被與言則此貞石
尙俾樵牧善視松栢

蘇平仲文集卷之十三　　曾孫紹立校正重刊

誌表述

元故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

至正末方國珍據台慶溫用名士以收人心凡士居其地者不爲所用則爲所禍而其於公也不得而用之亦不得而禍之四方之士聞而莫不高其風　國初胡仲淵以　王府參軍領括將進公于　朝而先之以書幣公返其書幣謂使者曰使孔暘一出足於天下重辯毀從參軍後亦不辭不然何益況吾父年垂九十不可與判去左右參軍奈何欲使之背爲不忠孝人耶仲淵愧其言而止洪武元年按察僉事趙壽將使指來于所求得公於溫以應　詔公終辭不起士益以是高之公神明之胄起家爲名進士仕州縣爲良吏師學爲儒林當世莫而仰之不在彼而在此也公自幼篤志於學嘗詣從鉅人而諮經史百氏之書罔不該貫果元統乙亥鄉薦溫之士以春秋貢者自公始方上春官而科舉廢而歸以術聖公思區舉書求志青院山長未上而科詔復下至正元年再爲于鄉宜二年進士第授台州路錄事階將仕郎九年轉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代歸以二親年高絕口不言仕進十九年中書參政普顏不花公以臺治書李公國鳳經略江南將便宜除拜承制授公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俾得便養公辭檄狀欲而起其爲錄事於台也下車適大旱以郡守命禱於假王祠下未竣命而雨如注莫不驚異民汪明之兄弟爭家財吏受賂不決公問汪曰兄弟親孰與吏汪對曰兄弟同産吏途人爾公曰兄弟同産以貲逐人彼何不思之甚耶其兄弟立感悟叩頭曰不敢復煩官府矣

乘括食事會發且於行部在獨安以難決之獄凡所平反無不服其明允道以最聞朝廷遣使分道宣撫巡行得公治狀甚悉遇之其爲令於慶元也會方寇參公國以括賦役不均舉行覈實吞縣皆擇人往董之惟慶元獨以屬公乃令民以田訟多寡自占即不實罪及辟保立法周而用法嚴民自占無敢不以實既以田制役以賦定富者專充負下重困之患遂除公自爲書遺吏努以公堂酒釋宮在縣西大溪之北公始視事趨謁見木不得前問舊有鄉歸稍且艸力況左發且數十年即經營興搆七六月而成其脩七百尺其廣三十尺置以墨爲閒四十有九宋往者使之壬辰歲侵縣西鄉小民六十餘人稱貸於富民弗從强奪其而獲其粟以去富民訴之訴公以爲强刼公惻然曰彼以食其活性命乃瀆備亦可矜矣今以其活性命者戕其性命吾不忍爲也若何獨爲子富民悔謝而退閩寇犯縣境公能以義兵擊退之民賴以妥急於仕者爭欲平民叔首與公曰軍功與民命孰重吾辭其將而縱之平陽鄉邑也時行樞密院官府緝姦行刑事公不矯以爲異不比以爲同事無大小一裁以法雖權綱不少假借之君子稱其識大體爲平陽三歲丁丑以人艱解官明年州人以版圖上于職方公與陳子上者慨然有浮海之志顧父判府公在堂子上入閩公窮獨無儔却掃一室名曰樂菴惰有所圖院御書壁而已後三年而判府公捐館公年六十三而執喪哀毀又十六年公以疾不起洪武壬戌七月二十七日也得年七十有九臨終謂諸子曰吾今而後有以下見曾大父于地矣蓋公之曾大父曰景行宋太學內舍生處宗寺學修故事官先聖子孫賜同進士出身授慶元府學教授

陞徵仕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宋亡不復仕是以云架閣之
子曰士瑛元永嘉縣學教諭陞以子貴贈從仕郎曲阜縣尹曲
阜之子曰入明翰林郎公朝孫蔭承家新州學正龍泉縣虎山
長江州路儒學教授湖口縣主簿□元會稽縣尹以承務郎
松江府判官致仕公其嫡也諱暢字子升生於大德甲辰正月
十九日母恭人許氏湖廣儒學提舉蔡官先生蒼端之女娶三
氏封恭人以大德丙午三月十一日生以洪武己卯十二月三
日辛葵孫丙之葬與子男五人琛銳詳凱王出也端偁寡陳出
也詳凱早亡女三人皆已行而卒孫男四人宏毅寬基孫女七人
長適林與方次適項俞餘未行平生所為詩文總十二卷曰聽
庵集藏于家琛等卜以十六年癸亥十一月十日合葬于某
倫其門人故御史主簿林與直爲狀來請銘伯衡辭不足以

知公竊幾公當運去物改之後不降其志而得明哲保身之道
若然用悔而不失出處去就之義可謂無愧古之仁人矣銘次
而顯銘之百世之下孰不尚有觀感而興起者乎銘曰
恂恂孔公宜聖之孫道踐聖王學貫天人宏中肆外而尚以文
遭於橫逆元國實亡遁章綬有社有民敬於爲文一本於仁
世運既否歸狀海濱
大明受命萬國維新求賢有 詔使者在門引疾堅卧耳若不
聞所執者鄭匪狷其身潔廉令終允矣全歸與之永歸蒿里
贈勸銘于石千載弗諼

故元朝請大夫僉太醫院事包公墓誌銘

洪武元年八月我師取北平士大夫仕胜行而性皇庶宋之
遺赴南京中道又倒旣鳳陽時公以列卿在道中欣欣喻所
曰吾國亡而吾不能與之俱亡有餘罪矣是行固當既而有旨
特授以官公竪然曰終不克死執灌將而旅寓數矣曰何以見
先君於地下發憤而卒二年三月廿八日也享年七十有三其
子守志奉柩東歸遂以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祔于上黨塋夫
人之墓後廿年守志謁濠州照磨黃伯生所爲狀泣請曰先君
之死志不白於當世小子雖焉倚於而罪之銘則先君雖死不
死矣伯衡年十五六時游廣東即熟聞公之名該又尋交守志
誼不得以不文爲辭按公諱容德字子成姓包氏處州麗水人
曾大父諱某大父諱開父諱桂本宋辛子陳茂元八世孫來後
包氏公貴贈大父累贈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
追封上黨郡伯妣郭氏上黨郡君父累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
士輕車都尉追封上黨郡侯妣金氏上黨郡夫人公少力學倜

儻志不群甫弱冠游淮汶汲周游陳宋齊魯之墟以至燕京氣
岸雄偉議論辯博一時公卿爭願見之隱然名動京師會文宗
受命周王當入繼大統親王往迎擇儒士有才器者爲輔行乃
以薦公謁見周王于和林語稱旨面授翰林直學士行至上都
之無兒泊而周王遇害命遂寢公還京師後用御史大夫鐵穆
爾晉化薦擢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照磨兼承發管勾架閣
持便闔以下皆坐事空一司以去公行使事有豪民十姓結勢
要以重賂權顯出守宰上作威福以毒齊民號十虎前後使者
爲所賂置不問公發其姦悉捕寘於獄十人者百方行賂覬覓不
可得竟從海外民大悅服而郡縣吏皆知守法一道肅然御史
署其考曰廉介無私仁明有斷徵入爲秘書監典簿承旨[illegible]
江浙行省得朵傳薦贈封牧命歸爲親壽仍下璽書復其家鄉

邦榮之還朝特著作郎操賢府君訃聞南歸持服哀毀過差
葬其父語所親曰甞吾出仕苟祿以養親也親今已矣何以仕
爲哉當營舍墓下儘居終吾身携妻子留于無服闋復北上將
挈之俱南適中原兵起不果還自是所在寇盜國事日非公居
常鬱鬱不樂憫之仕不越受賞識察立爲皇太子揀左右親軍
都指揮司廷議以任事者率世襲少年非佐以老成識大體者
不可廼以承直郎都威衛知事強起公不得已拜命衛號繁劇
公處之裕如而廷無留事未幾廣平王咬咬出爲遼陽行省丞
相素材公奏爲其省左右司都事以自佐廣平王行未至遼陽
而前中書省左丞相賀公太平代之賀公相知公猶深以本省
理問官奏留進階奉訓大夫本省嘗承詔時粟數千萬斛運餉
驛給軍餉設官居守一夕土冦焚抄殆盡事聞繫守者坐以盜

株連數百人公馳至都堂白丞相曰今名都重鎮宿兵動以萬
計冦掠府庫且不能禦而朝廷亦若罔聞知涯頭粟山積而居
守官吏不滿數十人尚安能禦冦乎今繩之以法正所謂不能
三年而緦小功是察也丞相韙其言立命出繫者數百人賴以
全活因留爲太醫院判官田判官陞同僉又以朝請大夫僉本
院事公在京所主皆朝廷重臣若吳寧王帖木而達識有古賢相
之風所交皆天下士雅敬重公其當國有大事輙咨訪焉公亦
爲之畫盡多所建明然未嘗有所請九轉官三在遐方而六居散
地人益多其有守爲人剛直不阿雖用事者或有過面折之稀
顧後其人慚悔至踵門謝改之其爲一時嚴憚蓋如此教本好
義出於天性葬父日喜孝子墓割田以奉其祀至正末京師蝗
旱斗粟易白金二兩公月廩入輒分贍故舊家無餘粟公先以

爲雖善草札初師智水禁寢後自成一家爲詩清婉而典則於
書無不該貫下至醫卜家古書亦洞其微臺閣名公咸慕而與
之交揭文安公傒斯歐陽文公玄張潞公翥最親娶張氏封
上黨郡夫人子男三人長守文太常禮儀院掾史先卒次守禮
次即守忠女三人山陰知縣張宣刑部尚書世列門祝金生其
婿也孫男四人　孫女二人尚幼於戲公當南士擯斥
之日晉乎爵位如持左契非有大過人者則何以能爾在廣東
以燠靡而克振揚風紀在遼陽以省屬而入與宰相抗論是非
使所居官皆要路其樹立當何如及乎運去鼎移則守志不降
竟死於憂憤而不失爲全臣雖平生所蘊不獲盡展復何憾哉
弔而係之以銘百世之下試知其人尚有考於斯乎銘曰
君子所貴大節爲先氣苟不充節何以完烈烈包公惟氣浩然

是以夷險直道而前公持憲度趨伏推奸公佐省垣正色危言
宰相知公公不拔擾磨仰芽翁又何忝焉高岸爲谷滄海爲田
南冠而縶喟焉慨歎內省或孜生也何安德義無虧含笑九泉
有死而已發憤忘餐是謂成仁先民所難紛紛鄙夫志與時遷
得寵遺義曾不靦顏不有公者孰障狂瀾太史勒銘于彼新阡
尚其烈思千萬斯年

逸吏處士徐君墓誌銘

溫州府儒學教授徐宗起得謝歸自京師謂伯衡曰竊聞古之
人不必皆能有以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
惟我先處士隱約以終材無所試而志不獲就無以表見於當
時矣子其爲我發明之伯衡辭不斐之辭不足以爲重則自爲
狀[illegible]以[illegible]請狀處士孝友仁慈剛毅直諒父年老疾病謁醫者

療之弗愈乃徒跣走新羅山哀禱于山之神求以身代父病尋愈咸以爲孝誠所格後七年父遐卒治喪執禮哀毀幾殆無生事嫡母范氏生母朱氏備極愛敬待庶弟有恩意其婦喪爲擇聘其屋獎腐爲新作之有無相通白首無間言有異姓之親之孫貧無以爲資致之家而衣食之長大爲娶然後聽其去如此者二人焉家本匱也歲以手困乏者携以資不能娶者沒沒若不及尤刻意教諸子飭禮舉使師事鄉先生鄭如圭史伯璿時時誨之曰業詩書之謂儒治法律之謂吏二者皆足以發身人顧多樂從吏者不以吏之取效捷於儒之致用乎然儒術寬厚而吏治刻深宅心既異則獲報亦殊天道不遠可不慎歟此吾欲若等爲儒而無爲吏也族姻子弟亦以此訓之識者推爲名言嘗語所親曰局促海濱狹聞見廣得乎吳楚齊魯幽冀之墟多奇偉傑特之觀委身往遊斯快吾意耳一日躡屐出門竟去遂抵燕都鄉人周提舉應奎素材處士言於中書左丞許公有壬許公見處士容貌魁岸論議慷慨儒書吏律無不該洽甚器重焉即命授以官而主銓吏求賂處士曰吾唯不欲以賂得官以故在此使屑行賂則吾翱翔仕途久矣或勸宜俯就曰得不得命也因咄咄嗟唶曰輦轂之下而政以賄成中書欲用人而抵於銓曹播令得官忽可行乎哉遂南歸故邦曰與親戚舊故縱飲劇談一不問斯世爲何世去家五里地曰柏洋墾山爲田疏泉爲池結廬種樹有隱居終焉之志因自號逸叟於戲措行而於彝倫無愧出言而於風教有關固可尚矣無寧不爲官職而不爲吏變所守不愈可尚乎若處士眞善自樹立者矣而况宗起邃於經說深廣純固爲教授十年克以師道自任朝廷聞其

賢徵入翰官之學近引疾固辭令歸里居學者名曰超梯爲學者所稱觀其子如此則其義方之教積善之慶又可觀已而言行吾不暇白亦君子之所不忍見哉伯衡烏得而沒諸處士諱岩支字仁卿姓徐氏其先閩人曰寅者實相王審知晉天福間其子孫避亂來平陽故爲平陽人曾祖諱某祖諱入父諱巍老生于至元壬辰十一月二十三日至正甲午年六十三避寇方全鄉之仙桂里以疾卒于夏之四月四日冬十月癸亥葬其鄉之壺嶺娶陳氏有賢行後四年卒卒後十四日祔

國朝洪武乙卯諸子文卜地鳳林鄉檯源之鐵場遷而葬焉十月庚戌也子男三人長曰應時其次曰興祖即宗起曰顯祖皆側室黃氏出女二人一適郭學一適蔡晟孫男五人欽望弁侑琦女五人曾孫男二人欽敬銘曰

於戲執有術者而無報者乎奈何世之人闘闘於目前之効也覩逸叟處士無忤於世合章甫搢紳以詩書迪厥子而積善以遺後者之即世之後而其子遂膺妙柬典郡教卓然以學行爲時師表不尚有天道哉我銘其藏發其幽潛百禰君子其可不知勸乎

宋君墓誌銘

至正癸未先人從事廣憲子成爲照磨號紫石字學正先人以子成多材藝朝夕過從當有資益言於官長使食其祿而關君廣州憲師二府甚敬禮之方是時子成與余父子間其過也君三年先人移閩關子成亦調福緣寮巡檢延別自是遂不復見間之以世變亦不聞問後三十九年爲洪武癸亥余來平陽會其子顯廷始知子成爲巡檢後四年年四十五竟卒矣嗚呼

以子成之賢縱不貴富猶當壽考而止於此不惟可惜亦可悲而簡湯湯曰吾友不幸早世材不克究於用而澤不克加于時幸而得銘信後世將無憾於地下矣子知吾父者敢請余聞其言惻然雖文不足其敢辭子成姓宋氏諱允恒子成其字也別號昆懶山人上世由閩長溪之赤岸來君平陽始自五代時夙稱望族世載厥德曾大父志榮大父宗壽俱隱德不仕好施予以其私財引昆山之泉惠利一邑濂陽歸子公樞爲作德泉銘見州志父熙春元衢州路開化縣儒學教諭母唐氏子成受稟穎異聰敏過人未冠得學強記天文地理醫卜術數無不該洽將心藝事時唐白公無咎之教授平陽州學也見子成嶢然秀出諸生中選以爲婿而宋遺左遺淵先生則其父也得子成所作文辭嘖嘖曰佳婿哉子成婿白氏十五年而妻歿時子成年甫三十有四人多勸其再娶子成不肯曰凡娶爲嗣續爾吾有三子矣又何以再娶爲夫不以前子爲子雖閔損王祥之後母猶爾況世之婦人乎無寧鰥居爲吾三子地終其身不再娶朋化君欲中分家財與子成伯仲對曰家富出分此秦弊俗也宗何効之更盡出其妻之首飾貲裝充公堂之用其爲學正巡檢計口用俸而歸其餘賑宗族之貧之者雖在嶺南得異味輒附海舶奉其父兄福緣棣新州新興縣所統大率獠人子成視事伊始吏錄舊比請出總據洞峽以有金珠實貝之獲子成曰不思宣布德意以惠安遐荒而務誅擄之豈朝廷立巡檢意哉擯人聞之喜帖帖按堵狄瀚新興關縣令丞州屬子成權本之以公齊之以勸疏理滯獄晝夜竭慮不期月獄爲空大姓麥氏叔姪爭財子成諭之如蘇瓊諭乙普明兄弟者麥叔姪亦感悟去

既而各持積牒來謝子成曰吾無爭此也買田持去豪吏溫君玉强占民地頗延戾而欲得致其罪子成燭其情奪地歸民而生君玉權縣一年抑強扶弱類如此繼子成巡檢福緣者生事擾害民用不靖外連獠人也聚山林帥闕檄縣合各處弓兵捕之子成拔檄以爲民積抑弱發吏則使然豈其情哉今捕以弓兵吾恐民之重困冤之愈滋非弓兵職可平也君是單騎直造其地也聚者望見子成爭自山下羅拜馬首泣曰惟公會教等去以故至此子成好語之曰吏爾虐吾又罪爾胡忍爾輩其歸各安爾業否則難制矣遂遣歸婉已衆舞兵盡一日歸復業尤以是見知於部使者欲以補職官者吏秩至廣州未用而以前在新興中瘴毒疾暴作卒于崇報佛舍僅以母夜未舉爲恨[illegible]之至正戊子十二月九日也年不滿惜之簡以己丑春扶護航海歸平陽即卜地新羅山之陽葬其大母與子冬十月望始葬子成爲金鄉圯山瑞岩之原夫人白氏有賢行生于大德壬寅二月六日卒于至順丁丑七月十九日男三人長即簡爲學尚誼士林推之次乾出後外家仕

皇朝同知黃州府事次賓早亡女一人適同邑鍾思中[illegible]四會縣稅課局大使孫男三人曰亞顯曰亞承曰亞基亞承範之子仍歸宗云銘曰

材也既奇學也又熙敏任雖卑而克有爲未賞而[illegible]使之殀矣短施自古如斯嗟乎子成兮又奚悲

許君墓誌銘

處士生長有元之盛時脩其素於畔畛之間而名動中朝當國鉅賢若侍書虞公伯生中丞王公繼學承制李公溉之侍講揭公曼

碩村判柳公道傳余政鮮公伯倫御史于公思容無不稱其
人一池一亭皆爲品題虞公之記其雲巢棲也何其推許之至
哉以爲處士岸然自高不與世接凡琴書之樂歌詠之適舊所
魚躍之機在斯矣蓋嘗於此觀而已天下不以其言爲過而信
其志之高潔則處士之人品固不問可知其子份請曰先人弃
二十八年矣刻銘顧猶缺焉敢率前中書兵部員外郎黃璽之
狀請之先生嗚呼有虞王揭柳之文辭在焉所以爲處士不朽
之托者不既有餘矣乎復何藉不斐之言哉雖然死者人所易
忽遠者人所易忘何於其親不敢忽忘如此孝之至也其何可
辭按狀處士諱此翁字盆父姓許氏晉旌陽令遜之後也雖與
弟護軍長史達來浙東至平陽華蓋峰結廬焚舟人遂以
其姓姓華蓋曰許峰南唐天祐初十世孫明舉大夫檢校吏部

尚書文郁自建州來游遺迹許峰因家焉三傳爲處州判官國
輔子六人曰明曰暉曰曉曰昉曰時曰昕皆貴顯其後世世仕
宋多由科目出身爵爲望宗處士上距昕十四世矣宋奉議郎
淮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岳官曾孫咸淳辛未進士著作郎實錄
院檢討甄贊善堂說書一龍之孫元溫州路道判生之子也母
鍾氏少府浩之女孫處士在娠母夢雄鶴降于庭授以玉環曰
佩之當生異子覺而產處士大德辛丑九月六日也秀朗異常
兒時而孤稍長能自刻志於學年比冠卓有所樹立視羣兄浩
如也據林壑草會爲碧山堂而翼以樓虞公爲作記者也藏書
數千卷樓中與兄師古探索講說宋聖賢之言歸語人曰生斯
世也於道有聞焉志願足矣何以仕爲哉因自號雲巢處士遂
邁不群之士從之遊於是更爲亭焕館碧山堂之側以待四

方之賢士談笑傾倒惟恐其去由是聞其風而慕之恭而願見
之見其清致而益聞其誨要於今究極理趣而服膺之者蓋相
繼也以故平陽雖在海濱而處士名動京師初吏部尚書貢白
廣化以詞其先叢文錄中持歷處士概然曰先祠所在而鞠推
乃嗣爲用于孫爲嶝已嶽新之兄師古爲碧山書院山長信之
弋陽會江東被兵處士日夜憂思至廢眠食比兄歸喜極繼以
泣曰不自意復得集處也其篤于孝友如此鄉鄰死喪不能具
衣衾棺槨者輒賙之多至數萬緡家祥望道出其里賴贈遺而渡險
處士棄室更字咸當處賴以全以資行旅而食淳居尸之往來
者以爲德其好施于又如此至正甲午家罹于寇脅仁義里兩
申三月九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四越五日斂色容如生後旬
日人見之山中寄語家人曰我今從先長史遊此人間世非樂

若等無用哀戚也聞有鶴以爲尸解娶潘氏先十年卒以丁酉
十一月八日合葬鳳凰池從先塋之兆子男一份也隱武略尉
台州仙居縣丞女一適潭州海塗延檢齋公訓其婿孫男六抱祖
弟吳呈昇女一於戲與處士同郡而並時以生者雖貴倖利達而
君子不欲道之身死而未寒聲名泯泯矣處士放意肆志不人
知不爲世用而其氏名與前諸賢高文大冊並傳果孰得失哉
而況既死其神明又能來動人趾豈惟有不亡者存真可謂不
隨死而亡者矣猶以銘曰
延陽長史自何齡采葬華蓋肇荒穢蓋更以厥姓名至今并
處留誰爲嶺下柳比高陽閭伊誰云居乃雲仍衣冠奕奕如引
繩起家卑由科第與持索把節與列城何以知之譜足徵有卓
處士獨遺榮得盤高尚嚴餘負如彼石嘗以躬行奉先克孝友

子兄哀此鄉里閭野悍猶其不給以我蕭魏氏有生逢太平況
復山水美且清邀奇探勝開池亭圖史琴奕左右星將考盈既
時鳴折散名流閒達上京玉堂諸老亦心傾輝羨稱詩宇
為縣儀忽煙塵蔣厭世翻然遂上征少微一夕無光韶益館然
匪兌階貴有客林間親儀刑握手款語如平生生有異志而
生大夫似此真隱未有食之風千年
歸視聽曾我言非誕勒此銘

曾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曾山處士生於元之延祐甲寅七月二十二日卒之歲至正癸
卯正月十五日也既卒之又明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將曾括
山之原姓王氏諱文璞字子仁號曾山人因稱之曰曾山處士
蓋溫之平陽人也上世自閩來迁十四傳而至處士曾祖公甲

宋咸淳鄉貢進士祖倚以文行稱于元當路薦諸朝辭疾不行
父紹祖倜儻好談說窺經史於地理醫卜之學无不精母項氏仕
宋欽州靈山主簿宗旻之孫女也處士雖生富家自幼攖書賞
從祈鄉讀書為學在鄉校能盡記諸生所誦同其師王靜一曰
子之資稟而充之同學他日成就詎易量哉吾不足為子師也
時鄭陽易復孫為州學教授其父乃遣從教春秋寒暑不輟遂
通一經清苦之操艱哉有所不及經為士林推許既而出遊兩
浙將遂如齊魯燕趙與異求天下之奇聞壯觀以自廣會中有
用兵而其鄉亦有警曰吾久客他邦父母年不倚閭而望匪緩
急孰扶持吾父母乎乃歸朝夕親側色所欲即趨為之愉愉如
也親有疾躬自煉藥衣湯而達旦衣不解帶及親沒哀毀幾絕者
數矣杖而後能興始周君嗣德以元帥行州守事後孔君暘為

同知二君首處士鄉里而處士又孔君內弟二君方用事豪傑
非公事未嘗有所干謁雖孔君亦高其行爭為時以忤周元帥
繫獄欲將致之死哀其無辜請釋之不許請使獄囚自贖則許
時歲餘其家以輸錢猶不登處士往代之輸乃得贖人義之則曰
朋友且猶通財況兄弟乎吾鄉閭閻人患無以爭尚之童者以
哉侵掠由來者至兼又求歸田處士一不與貧謝請者於鎮士
貸錢五百緡入關行貨而又於巨室久之長老而歸要責
田宅以廣巨室巨室猶欲得承息不已處士曰仁者不為也乎
錢清以券予之清至感泣曰吾自度無以償處士計無所出將
自經今日處士生我矣其輕財尚義類如此處士為學貴躬行
不屑屑於文詞間有所作識者以為有古風樸實清苦
經典雜錄諸書日夕鑽研有所得則書以自見使後其志宣

不偶哉惜乎年五十而遽卒也娶潘氏繼陳氏子男二人曰觀
生曰士宗孫男五人敬敏叙敦效女一未行嗚呼世之士不知
學者不論如予夫徒能辭章言以考其行則背馳者可勝數哉
若處士存其善學者或偕其獨善不借諸用然豈書合於
偽多矣比於得志一時而操盈斯世者其得失何如也故於
處士之卒嘗為之志使後來知其人焉銘曰
嗟吾不爾勢吾不能學之勉勉吾之所冀躬行孝友行於鄉閭
豈要譽今聞爲知勤其爲君子之儒

陳君墓誌銘

陳氏上世河南人初從光之固始拜從閩之長溪五代之際再
徙者又自長溪遷溫之平陽其占籍于平陽也始家金舟里本
家於山則由宋應元進士澍與其從子淳祐進士繼衍至君六

世矣君諱汝楫字濟川曰藉曰大父也曰浩大父也曰建父也
三世皆不仕而以行誼聞大父號玉溪處士尤負材望元至元
二十七年括大盜詹老鴉與溫盜林雄等合勢寇掠江浙行省
參政高公興統軍討之聞處士名延致軍中與之坐問計對曰
盜雖衆大率註誤者與烏合者爾明公能開自新之路以離其
黨則賊不足平矣從之下令曰吾誅止賊首去兵即良民無不
爾有於中能擒送首惡者賞與凡人等由是賊黨爭詣道如限
全活數萬人兵不勞而首惡就誅高公賞之官辭老不拜父年
四十七卒時君甫七歲大父甚愛之出入必命從而教督之既
對客曰人見者咸曰是家當有興者君如在此子矣大父沒鞠
於大母國母楊二母所以教告之者不遺餘力而君亦自知刻
勵稍長即奮拔不辭事二母極於孝與兄弟篤於愛二母相繼

卒治喪營葬悉循大備至人謂其能子君旣悟而歸寓氣節如也
明於當世之務觀戚有事就之謀於中機會勇於爲義見利則
退辟君待宗之好賑人之乏絕拯人於患難病者予藥死者予
棺宗族弟兄婚嫁者予錢帛家之有無一不問松山閩浙所造
賢大夫士過其門無不願見之挹其風無不欣然致之琛其歸
有爭辨未直於君君曰我非有司則皆曰非無有司可以取信
者惟公議道不去曲直之以片言其見推於君者抑皆趨此自
以爲受責有司不恥而恥爲歸公姪也要人子無聊賴往往自
救要取財物者長之莫敢逼君正色責之曰君能長六尺不自
力於衣食而欲生以餬口尚誰復置君人數中也其人感悟卒
以改行鄉鄰有以凶飢而與旁縣民私鬻鹽者聚衆數十百人
君呼致好語之曰而欲得食以全性命以活妻子何不求之而

計顧出此也此豈其道哉即發廩勸分以賑之矣由是旁縣民
抵罪而鄉鄰獨免獨或感泣伏地謝且歸所貸君卒不肯受要
陳氏生子甫五年而卒君撫甲生辟包投母事遂不復再娶鄰
撫視愍長大遣師事鄉先生既授之室營別館于貞沙以家事
屬焉而出居之惟持節婦乃采歸曰我澄失父不獲事親更
安敢享子婦之養也故閩寇亂其所避之夏坡里竟以疾卒于
所寓至正乙未正月乙酉也春秋五十有四越以是歲九月戊
子葬覆葬神山月映之原而舉陳氏祔焉子男一人懋也以賢舉
經將仕郎平陽府臨州判官轉承事郎知大同府大同縣事女
一人適鄭彬孫男四人曰[illegible]曰[illegible]曰[illegible]曰[illegible]以同門友徐宗起
之狀求銘於伯衡惟節婦氏之操其美又失詩所謂載篤其慶
則林君爲見之而君雖置不在前人下今出而爲世用其所

以惠利風動乎人者當不止於一鄉推此舉利而世遠約故其所
可稱道者僅如此然有婦以爲子孫今　聖時出寄百里而諸
孫挺挺然稱其家況將必能自奮以充其宗鍾之美焉有不穫者
矣公自其身哉銘曰　節婦氏世有人敦行誼孚鄉鄰君承之
善日新惠惇婣則兄弟行吾志不求聞天之道屈必伸君有子
又有孫將自今大其門遂作銘刻貞珉

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墓表

在昔元至正己丑盜發海上又明年汝潁繼變不五六年淮東
西江左右湖南北罔不瀾亂如海中湍前者未殺而後者復起
土崩之患危在朝夕其君臣當夙夜惕厲憂勤辟媺心篤撥亂
而反之正若救焚拯溺之不暇乃誕相與嬉樂淫荒視宴安之
日猶有甚者畢不以機務事實思慮蓋懷奸竊權僉應蠱

或帝至于此則禿魯帖木兒也公于時官文字情激于衷發形
于色率御史晉材抗疏彈擊不少顧忌萬一帝心感悟爲使常
因公之言立誅奸臣以謝天下反昔所爲國祚猶或可以登
中興之功祿須臾之運奈何奸臣朋黨而遽用頤譖公非宦害
而欲殺之由是綱正解體盜賊橫行兵交闕下排衆觀望者相
踵屈膝爲賊割剝生民塗炭 大明闢罪之師至通州帝遂棄宗
朝遁而社稷墟矣是雖運祚之有所終曆數之有所歸抑豈不
以疏法家佛士忽忠言至計也哉嗟夫亡國之主未有不以奸
邪爲賢而以忠讜爲狂者也亦未有枋用非人以言爲諱而國
能存者也故公伯祖宋相宜中暴定物以攻丁大全而竄審塏
晉軍公以劾禿魯帖木兒而幾見殺丞相之言不用後二十餘年
而宋社以墟公之言不用後十餘年而元社以屋書曰與亂同

事同不亡信矣夫丞相也公也生與死會何其絕相似也豈非
不幸與然身殞而名彌之初非不幸也而況元亡公分致死以
殉國雖制舉之所而其心則與乃祖行軍司馬死汾水關同歸也
一門之內百歲之間風烈相終始所謂世篤忠貞者哉嗚呼公
姓陳氏諱麾字元度溫之永嘉人家發之簡溪自司馬始爲祖
考宋累贈少傅元贈中奉大夫祕書卿護軍追封永嘉郡侯諡
莊惠曾祖永春宋累贈少師元贈集賢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
追封永嘉郡侯諡恭禧祖自中郎司馬元贈銀青光祿大夫大
司徒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諡康順考諱萍元銀青光祿大夫大
司徒宣政院使兼延慶院使領吐蕃宣慰使高祖妣王氏曾祖
妣楊氏並封永嘉郡夫人祖妣楊氏封溫國太夫人妣江氏封
溫國夫人而公沈氏出也三歲而孫伯母陳留郡夫人江氏鞠育

之長大年十五繼入宿衛二十學書於平章康里公巙巙待制
杜公本學詩於張貞居天爾馬教授伯誠三十書名與康里公
上下欽安賢成在廷善筆札者咸書牓上進獨用公所進者至
正壬辰擢端本堂司經尋轉正字又遷文學立朝無凝滯之爲
人事無大小言必剴切皇太子禮貌之不徒以其善書也劾禿
魯帖木兒丁酉冬擢太子贊善諫得不殺遂辭所居官明年遭
海南歸永嘉郡墓下以居艇進士陳高搜尚書周易語及時事
輒流涕於邑既而帝見亂甚始思公顧其兄大都留守秀穎奇
問公安在對曰病臥故里即日以徵事郎同僉太常禮儀院事
召不拜又召拜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集太子贊善最後召以
翰林侍講學士資德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捧兩
名皆有御衣上尊之賜而公終已不起其言曰吾嘗見病者不

早使醫師治之及在膏肓始召醫從事雖扁鵲亦走而已今國
事如此豈臣子之所忍見然賢如先丞相處輔弼之地猶不能
存宋於垂亡況吾之材識以論思獨能存元於垂亡乎
王師克溫公自沉淵軍士出之引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
求無用猶安置滁州從遇 敕任便居住乃還樂清病風痺且
三年矣聞有薦之于 明者遂如察不御而卒公生以元之至
治壬戌七月一日卒以洪武乙卯十月六日葬樂清縣甘棠鄉
門村原以壬戌十月二十日娶江氏封永嘉郡夫人子男五曰
智曰聰曰常曰定曰醜女三一適永嘉鮑行一適黃岩鮑丑一
許嫁蘭溪楊球孫男二悳彭卒翰林吳君沉嘗銘公墓矣而碩
謂伯衡不可無一言白公之志伯衡惟君子所貴大節為死公
所樹立豈不偉哉乃若既貴且富而孜孜問學進德示人而不

旨以爲恩人或負之而亦不以爲恨他人未易能也在公何難焉出入兩宮待遇之隆賜予之渥他人不可致也何足爲公榮雖其宇盡一代不數人亦公餘事耳以故不備述而獨書其關於國者表諸神道其辭不敢盡以公言不用於當時爲可惜公行無愧於先祖爲可貴蓋有國者以懲而事君者以勸云係以辭曰 火之初熒未至烈烈升斗之水汏可以滅及其燎原滔滔漲天雖竭江河烏能救拯國步方艱不用公言國步孔棘乃召公還有策莫施逐也何裨不榮以祿乃分之宜国破城亡搘拄捐軀不獲直遂天欺人歟死雖不果義則無愧世其家者其在是

謝氏西山阡表

謝氏之居平陽由泰來上遡始祖勝十二世矣塋西山者四世

同域而異竁今居耶穆之首曰孝祖君曰王氏是爲泰來高祖父母居昭之次曰仁壽君君穆之次曰朱氏其曾祖父母也次於昭之右曰懷孟府君宜翁次於昭之左曰徐氏其祖父母也祔徐氏之左其父天祐君也朱氏以上四丧同以元泰定乙丑十一月甲子塟後八年至順辛未四月庚申則天祐君塟之歲月後三年癸酉二月壬寅則徐氏并之歲月懷孟君塟之歲爲至正壬辰月爲庚戌日爲丙申初勝當五代之際避亂自閩長溪来平陽因占籍焉四傳而曰濟曰灣曰澄曰浩兄弟俛娶文而爲四傳生定定生淳熙進士吉州教授岳岳生泌海制置司幹辦公事曾於孝祖爲考於仁壽爲祖於懷孟府君爲曾祖懷孟府君字惟義宜翁其號也生以宋之寶祐丁巳二月十五日自幼負志長以儒術侍補国學生元兵取江南以歸附功授懷孟萬户府知事到官未幾自免歸養年餘五十在二親側依依猶孺子食飲必適二親常愉愉皆年九十投鄉人以能孝推之爲人倜儻好施仁於宗族以信義服鄉閭或有爭訟詣府君曰此是故非略不偏黨得一言咸唯唯而退子二人長天祐次天澤天祥天祐賢而克家府君買地西山自述塘示大父母之柩舉父母之喪合塟更爲壽藏其旁以至男有室女有家無不如志皆天祐任其責家業落而復振寔有賴焉府君嘗曰我有子矣我其優游以享餘年乎而天祐至順辛未三月十二日竟卒年僅四十府君拊膺慟曰天乎胡奪之亟也哀動行路人時子泰和十二歲泰來九歲府君字之教之惻惻爲嚴師御祭享海灌爲禄與夫族姻故舊鄉里慶弔必與俱[illegible]既就外傅而泰初忽荒府君進而訓之[illegible]

祚之與替係焉爾之材不材不以學[illegible]不學則何以材先緒幾何不自隔世墜耶言未已涕泗俱下至於興同室廬雖初嗚咽述之覺而訓以前訓泰初乃大悟垂泣語弟若妹曰我等尚得爲人乎不幸早失父賴有大父在今不用其訓慍其心至使其寢不安豈有人而若是乎吏相率力學後泰初掾浙東宣慰使司江浙行樞密院泰來起直學積官爲温州路總管府知事階將仕郎入 皇朝者授平陽尹元帥府照磨府君不及見之也府君年以至正癸巳八月十有一日終四十一年爲今洪武十六年泰初既亦且二十四年泰来定始買石以狀来請曰惟我謝氏有塋于西山皆出先祖經營先父之沒也寡曼幼子気気孤立不至廢墜宗以克底今日無非先祖覆育之方積累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則是先祖有善而泰来不知非誰

無以昭示子孫抑不孝之罪將何以自逭幸賜一言而刻焉余嘉府君之爲有合於古者邦墓族墳之義又多泰來之孝故摭狀之大節以爲謝氏西山阡表

吳府君墓表

平陽之士曰吳瑗某示玉狀其先祖問樵府君卒葬歲月子孫息之數命其子禮奉以請於伯衡曰吾曾祖而七吾先人非惟先祖之行吾不及聞其詳而葬亦且擬爲君又無一言之記以傳不朽爲人之孫者將何以自立於世今雖所以表夫墓惟先生於而昇之伯衡辱交禮父子間文雖不足其何敢辭按狀府君諱應時字朝俊問樵其號也姓吳氏生于宋淳祐戊申十月七日爲人簡重寡言笑而嘗讀書經史百氏之說靡不畢貫稱通道釋之典待宗族篤於仁處鄉間篤於信誼元之延祐丁巳

九月二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維吳氏其先閩之長溪人後唐時遠祖又新擢進士第來令平陽遂家焉五傳爲仁矩凶年嘗設粥活飢民數萬吳越忠懿王聞而嘉之授陪戎副尉同產弟仁壽各二子曰元亮曰元晃曰元震曰顥曰徽析居以所居自別元亮居潭頭爲潭頭房元震居庄房爲吳庄房顥居吳樓爲吳樓房徽居仙口爲仙口房四房子孫咸盛在宋世起家科第仕者相望而元亮四世孫曰迪功郎傳娶徐氏子朝請大夫秘書省校書郎子才娶馬氏封永嘉郡君子奉議郎某路提刑司幹辦公事中孚娶陳氏封孺恩郡孺人無子府君實郡馬王公某之子生母趙氏奉議命爲子俞侍郎之孫介之以府君爲賢延居甥館又從家翁門爲翁門吳氏之祖俞夫人生于宋景定甲子十二月十日卒于元至正戊子三月三十日至正庚寅十一月二日始合葬于翁門山之原子五人長潛孝友而慈好義哉而直諒流輩愍慕諍諤落落然偉人也年四十一卒次曾來嘉場鹽司令次浩次源爲浮屠次況出繼曾氏女二人一適鄭良濟一適陳芽明浩二子瑗其長也平陽州前規務提領次稱浩後曾四子域積官承務郎江浙行中書省照磨其掾行宣政也僧同僉送里迭失抗某陳文諱編而曾易將鄉不叙名動公卿均天富南監場鹽司令入

皇朝由黃梅縣丞轉承事郎莪城知縣瑚早亡琪天富南監鹽司管勾一女婿俞端至正丁酉甲科進士同知龍慶州事瑗之子曰愷曰愷亦之子曰俊域之子曰孝曰寅奉迪杞曰孝琪之子曰萌曰畏諸若文辭工筆札亦嘉縣儒學教諭五丈夫子議請紹聞以嗟夫富與貴易致也後嗣克肖世濟其美不易致也吳

氏自縣令至于今十有九傳將五百年矣而賢子若孫後先相續豈非難哉府君復世而繼之雖不世其祿位而於曾若伯使家聲不墜則所以前承而後引者固自有餘裕矣雖然枝之繁本之盛也流之長源之深也若夫愈久愈茂愈傳愈遠則又在乎君之後之也爲孝子孝孫基前吳氏之後嗣其可不知所自而思所勉是爲表

故元承德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判官周公墓表

公姓周氏諱誠德字守仁元太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使司事副都元帥致仕贈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封汝南郡康惠侯諱奎之第七子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諱德之異母弟也生母王氏以公貴封汝南郡君方至正末南北分爭平陽總制瑞安侯府之中非無材智與之共事又有條佐布列

左右求其臨機決謀之際以其可否爲進退行師制敵之間以其前却爲安危求之他人固不能矣是以數十年間單旅之重公獨身任焉公之爲人也明敏而果毅沈雄而莊重大敵臨之而不懾小寇嘗之而亦俱失利而氣不變得勝而色不喜其紀律嚴其號令明其賞罰必其威恩洽其於士卒戰陳則先之次舍則後之其苦則同之錫予有古名將之風麾之所在爭竭力討而險阻艱難未嘗憚也故二州四境之外以至閩括之區無不至焉累計其大小戰無慮數百劉經口小龍南山擬四隅三嵑馬嶼蕩三港四溪嶴首王官閘諸岩錢金安三吳邦大磔孝師金筍瑞昇張仲鄒吳叔舉寶金龍十禽程景安葛光吳俘五酋首而分比其徒黨復松山崇政洋望方山三尖五趾捻司內冀二州而外帖閩安括遂接察剌倍尹磔婦城董蔡諸杰

流殍收恤困窮遠近之民皆安於田里而無擾掠轉徙之苦又歲漕糧儲上供京師皆公之力也以功授溫州路錄事轉驍騎校尉同知平陽州事換行軍鎮撫又擢昭信校尉溫州路總管府判官依舊職行軍鎮撫無何拜同僉江浙行樞密院事而公拜承直郎浙東道宣慰司副使僉都元帥及嗣德爲政命下而公遂以承德郎爲行樞密院判官公尤爲方明善所憚方之據溫也嘗以舟師來侵公敗之香山又敗之餘洋癸卯春復溫之兵悉發以擣平陽瑞安自以爲談笑取之而又稱兵其勢甚力路遣公麾下林撲林平中使徂同於內林撲以九月十八日執嗣德以從方越十二月林子中亦執公從之明善誘公不下已公大罵曰賊奴賊奴爾諸父行劫海上朝廷貸爾死又畀爾爵職恩莫大焉爾等不思報効而分據郡縣真大惡也我奈何下爾且張士誠在吳爾不知爲國家勤勞之願日夜加兵於我我受天子命守二州之地奈何而下爾也明善恚甚麾左右劍公反公曰醢醢粉我猶不被留苟活況剝皮乎竟以十月一日遇害得年四十有二至死罵不絕既死屍立自如雖明善亦嗟嘆曰豪傑高家孫夫人同邑陳氏諱貞一封汝南郡君父饒州路總管縣學教諭太和母蔡氏嗣德被執以去夫人曰事急矣今日死生猶在我稍緩不惟欲生不得雖欲死不獲矣我命婦可辱身以羞夫主乎以嗣德被執又明日自經死得年四十有五公歿之未及葬而見執矣無子一女曰禮嗣德歸自南京以其好子奉爲之後而延鄰全氏費鬻泰夫死禮夫婦戚任養祖母祖母年八十洪武乙卯十一月四日終遂以己未十二月十日葬縣原之東鄉而具公衣冠與夫人骨祖祔焉以爲邑人瞻祠公諱

真寺而墓上宜有刻來求文伯衡竊惟公嘗詣問以民兵請一分及臨患難則殺身殉義其功烈亦既足以暴白於天下夫人從容就死以全其節其貞何以加諸而況以一女子能盡生死葬之禮其孝又何如哉爲臣若公爲婦若夫人爲子若禮此皆無愧於人既而有補於風教者也雖欲不書得乎故撰狀爲表使刻以揭于墓以彰劉氏之盛以爲斯世之勸

譚府君行述

公諱安宗字宗甫姓譚氏其先豫章人後徙居潭之湘潭縣遂爲縣人譚本舜之裔稱其分土在今濟南歷城間春秋魯莊公十年齊桓公滅譚譚子奔莒子孫以國爲氏其後散處四方代有聞者見於歷代史湘潭之譚氏則顯自宋禮部公諱世績事理陵官至禮部侍郎兼端明殿學士宋史有傳是爲公之高祖

曾祖諱某祖諱某湘潭縣丞考諱義先隱居不仕尚浮屠法教
情山水之間自號湘溪居士妣黃氏公生而穎悟母夫人授以
孝經隨口成誦既長嗜學博通經史百氏之說至於釋道之典
無不覽觀與從兄安期安邦同居合爨友悌篤至二兄亡撫子
命次子應辰爲安期後內外數百指齊以禮法而身率之閨門
雍肅未嘗有違言勤於治生家業日裕輕財而好施歲飢嘗廣
以賑餓者爲粥以食不能自食者過貧之若予之錢不能葬者
給之棺距居之東十五里有渡曰牛欄下攤市在焉其川湍悍
涉者以病率好義之家伐石以爲梁亘渡之西自竹貫橋以至
關子衝驛道出焉其塗沮洳行者以爲病甃之以甓寺曰護法
觀曰梅仙棟宇摧圮像設敝壞爲修飾莊嚴使之煥然一新又割
田三十畝入觀音寺以飯其衆觀音之僧曰紹昌護法之僧曰

道惠曰紹祖得道雖殊皆公爲之禮聘爲人亥恨重門有吏卒
避去不與言撫良艱顧子相與談張助勞而蓋其急公閭之款
曰乞之諸子以不足爲患諭長幼毛者爲言乃止嘗有質田而
自到矣歸其田者公亦哀其情而歎以田歸之由是人推爲長
者時海宇承平士大夫以仕相高或勸公出仕公曰吾焉用仕
爲幸有先人之弊廬可以避燥濕薄田可以供祭祀且饘粥鼓
子讀書優游卒歲良亦足矣焉用仕爲哉晚年得末疾伏枕日
久卒之前一日忽曰自吾感疾明日且春矣殆不起乎而是夕
居護法寺傍梅華者夢寺之菩薩天王迎公入寺幡幢鍾磬
鐃鈸燈燭香花充塡甚盛詰旦果卒卒年諸門將曰以夢則已屬
纊矣聞者以爲異噫貫元之重紀至元庚辰正月廿八日也公生
于宋咸淳丁卯十月四日享年七十有四後六年己酉十有一

月庚申葬於縣之石塘山之原從先兆也夫人賀氏諱妙與祠
縣人父諱某母劉氏婦德母儀者稱婉嫕躬儉約善書算持
衽爲素以此終身公之起家夫人實佽助之其生以咸淳丁卯
七月十九日其卒以至正庚寅二月十日得年八十有四而以
卒之冬十二月某日祔于縣丞墓左子二人應辰應龍女三人
適王必大賀世發孫男六人明孫福孫安孫壽孫貴孫榮孫貴
孫即今金華管軍鎮撫者也曾孫男二人榮孫曾孫女二人伯
衡歸自翰林學士瀦而語之曰瀦年十有四而先祖即世踰
年而先父繼沒後十二年湖湘大擾疾疫並興而吾母吾叔父
吾二兄以及季從俱亡不肖若瀦僅存喘息又越在戎行遠去
墳墓將數千里之外二十有一年矣尚賴先祖遺祉竊叨祿
秩以不墜宗祀然先祖之嘉言懿行日就泯沒大懼異日無以

見先祖於地下敢以狀爲請伯衡謹序次其實可以昭示後人
者如右

故處士李公墓誌

臨川有學德之士曰孔德處士李公生故宋咸淳丙寅七月二
日卒於故元至正辛卯正月五日而以壬子　月　日祔于
大塋坑之原則
皇明洪武五年也後十有四年其子縉被選爲考試官而伯衡
亦自金華山中召至同事禮闈縉乃奉其友翰林修撰金珉所
述狀求爲銘伯衡文雖不足道則不敢辭退而按狀爲記之曰
公臨川崇仁人姓李氏諱士準字廷實孔德其別號也宋太學
上舍生貴義甫其高祖也宋鄉貢進士誠曾祖也道祖也
元德父也羅氏母也公資瓌偉音吐如鐘好學强記數百言過

目睹弗忘雖蚤失怙恃二兄繼亡獨支門戶弗克終學然經史大義無不通晨於詞翰談論辯博此公之學也德祐失國江南新附衆皆遑遑然公獨幅巾深衣翱翔邑里間意氣自如其餘智治生坐使貲雄於鄉此公之能也事繼母吳氏下氣婉容得其驩心以不及終養語及二親輒泣下被面昕夕必展謁祠堂歲時節享祀必腆必絜初度哀慕如初喪終其身此公之孝也宗族貧者子奉子之孤者鞠之死無以棺斂者收之有所貸不能庚而負貸者度其終不能償出券焚之或以田園來償曰遺可繼先業不可毀也弗取歲侵平賈出粟粟價由是弗騰湧人賴以濟不能食者作粥道上食之活者甚衆仰有盜廩粟者見之矜其窶更益以他粟遣之里有力役從身任之不以煩細民此公之仁也訓諸子以經術躬督視之不至夜分不得息請

子蚤暮不敢去冠帶不敢私宴飲不敢徇流俗侈靡此公之教也朝廷下鬻爵之令巨室爭取以自榮公恬不介意或持空名告身來售公笑曰我且不欲以文學干進取涉銅臭之譏而謂吾欲乎此公之義也擇爽塏地作賓館環樹松竹蓄圖賢大夫士過門倒屣以迎論文析理之際樂飲終日惟恐其去之亟此公之好士也里人爭鬪方斷斷然評折以片言曰此是彼非即兄弟頓首釋去此公信誼之孚於人也晚好神仙一日樓居有神降焉相與倡和許公壽如盧真盧真年八十五隱句曲山遂浮丘公上升去後公果享年八十六此公至誠之格於神也凡三娶郝氏無所出而曾氏陳氏繼也子四人伯彬仲鎬而鎬卒其叔季也鎬字叔剛篤學能文應　詔至京師擢國子學正轉翰林編修領中都國子監事方嚮用此公之澤也女三人丁師用康晉戴尚饒其婿也維雅維雜其孫男也其曾孫則男二而女一也銘曰

李在臨川派出隴西代綿譜牒系序莫稽繄公之生門祚中微國步又棘亦孔之熾而周於智而優於材雖云零丁有猷有爲迨元啓宗家用以肥不驕不吝既惠且慈維族維鄉孰寒孰飢孰空孰乏載飯載遺衆方爲富利歲之饑饉閉糴以要厚貲獨取我陳繙物平施粟弗翔貴澤及恆嬴閉家以則左矩右規於世無求絃琴誦詩於赫令譽遐企遊推享有多壽鄙期望顧人豈不貴輕紆秉麾多行不義瑜不掩疵曾不如公皂帽白裘無愧無怍式全其歸光也有子際遇聖時其鳴以文一代宗師何善不報天豈遠而發其幽潜勒此刻辭

李維楨銘

臨川李鎬叔剛甫爲學正國子監之六年其弟三子維楨年才十有三後七年叔剛以翰林編修領中都國子監事入考會試與伯衡同事禮闈歎曰吾兄維楨之歿久矣余未嘗一日而不念之君幸而賜之銘以慰維之不幸以紓乎余之哀也伯衡曰銘王逢原者臨川也銘邢敦夫者豫章也逢原敦夫豈於材而嗇於年惟得言立如二公者以爲托故其命雖短而其名則延叔剛哀其子閔其不朽而屬伯衡銘焉顧伯衡豈其人乎哉後二年伯衡考試陝西還次中都復會叔剛而叔剛以王紹所爲狀申請益力嗟夫天下之寶天下之所共寶也子弟有若維之聰俊穎發夫豈多見乎材成而責就出爲邦家之光吾黨誰不屬望哉而不幸夭閼伯衡固傷悼之不能已又安得以源薄而拒

叔剛之請乎。維小字寶兒，生以丙午三月十六日，風骨峻整，肌膚若玉雪，目光燁燁射人，見者以爲奇器。數歲，坐之膝上，口授古詩歌數過，輒不忘。其母游氏携至南京，八歲耳，擇曉惟諾應對，周還進退，嶷如成人。同從長者出遊，見古蹟勝槩，必詢問所自而謹識之。已而就傅國子監，受小學、四書、六經正文，日千餘言，即能了其習。作字不待提教而得筆法。朝夕諸生從博士助教問難，維輒趨而拱聽焉，於其旨歸豁然也。博士助教若趙叔、錢宰、劉紹先諸公甚愛之，試以詩課，隨口響應，若不經意而出人意表，莫不嘖嘖歎賞，以爲叔剛有子。同舍生壯者、冠者咸與伉禮，初不敢以童稚視之。貴游子姓邀與共飯，餅餌或間其故，對曰：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暇日寫山水、樹木、人物、禽羽之類，種種有思致。嘗刻木爲戲具，狀宛如琵琶，扣之琅然有聲，其智巧多此類。平居事父母及其兄，敦曲而恭敬，撫二妹尤篤。於愛居國學四年，是爲洪武戊午。其春，欲與其兄歸其鄉省其祖母，叔剛以道遠弗許，維涕泗終日。冬十月四日得疾，痊而復發，易數醫，愈劇。維見叔剛夜坐其旁，慰以危憂之，强自支曰：兒無苦，願大人就寢。席母兒姜也，疾且亟，其母哭之慟，維張目曰：天壽命也，兒死焉足惜，願母氏割愛。竟以十一月十日卒。與叔剛游及識維者皆來弔祭，哭盡哀。是月二十七日，從其柩祭仁里，以　月　日附葬大塋先祖比藏處士兆次。銘曰：

維也誠李氏子弟之秀，使造物者畀之材而又假之以壽，其所成就，豈不先爾而裕後。奈何蘭方茁而蚤萃，未駕而仆，人且痛惜之，而况於其父母。嗚呼！

華亭[illegible]重刊

誌碣

桂府君墓誌銘

桂府君仲暉甫以洪武七年四月十六日客死南京，其子彥西肯遠謁墅下，以是冬十有一月二十有九日葬于華亭鄉成村之原。前葬，齋門泣且拜求銘以之誌。余見仲暉起布衣，儒者持千里之地而治之，過事立決，毅不失於苛，寬不至於縱，吏民畏而安之，不能欺也。然竟莫能盡用者，由是與之游未二載，而仲暉挽遽以去，去僅八閱月，仲暉則死矣。於戲悲夫！尚忍銘諸？雖然，余知仲暉者，非余而誰銘乎。仲暉自未冠時，鄉推其家貲，與其兄弟入太平山中，且十餘年。父得重疾，兄又或歿或亡，乃歸家授徒以養父。父沒，喪葬一遵家禮。兄弟之遺孤寡數百指，無一死之覆、一簞之餅，而以生以育，皆賴之。仲暉至正末，仲暉携而俱避兵去數里，不以急難棄其恩意，里人高其行。或致餽遺，雖居貧，未嘗苟受，即受，後必償之。　國初，士爭來時赴功名，仲暉獨畏縮不起。會　詔被徧者，有司起中暉至京師，遂以四年冬擢奉議大夫、同知金華府事。初，闔溪民有以私鹽繫獄者，其火伍夜刼以去，既捕得之，上其獄于郡，郡當以在逃而拒捕者罪誅，連坐繫甚衆，其間有合得杖而又逸者。仲暉至，閱其獄，杖而遣之。後捕者之家奴訴于　朝，下臺司取其獄鞫之，訖論如捕者言，諸署檄者例罪，官從中立府作室。仲暉坐爲徙中立府，三月被徵至京師，役四月，竟以疾不起。於戲！仲暉而止於斯耶？抑天變不以其類乃若是耶？所謂天者，其果可必耶？抑仲暉嘗言君子之居官也，職所當爲者盡其而已，豈

復臨事而畏首畏尾。或者天利害成敗得喪則有命矣。彼暗者
以求全者。非不計較而詎知禍患之來。常出於智巧之外。故君
服官以來。事無小大。義所在。未嘗有屈也。其自信如此。而猶以
是𧶘𧶘者爲仲晦。實悲喜焉。則余之知仲晦亦淺矣。仲晦之死
金華人聞之。哭之多失聲。此豈矯然者哉。仲晦名畏。世越人。曾
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母費氏。其生以元之延祐甲寅二月四
日。娶薛氏。子一人。耕也。子耕因仲晦自號。撫其群行。爲著錄生
子傳。而語仲晦曰。乃若歷官治行。尚當書之。而今遲銘其墓
則可歎也。銘曰
際可而仕。亦順乎命也。隨試而効。砥有假蓋也。正道而行。要之自盡也
方篤而喊。是以無賜也。又不有年。天之未定也。死生榮辱。物又奚恤也

趙州判官張君墓表銘

余遊平陽。邑之士致書於其先祖父者多。請余銘其墓而表之。
至是。曉錄一日。至闕。筆泣然出涕。從而問焉。辭席曰。人之父母
皆待公銘。以爲不朽之托。而屋之先人獨不得公一言以傳不
朽。是以竊自傷也。余哀矜其情。命以狀來。至乃屬其父族金華
先生與世系爵里。因其仲父正舟拜中請。乃爲取而銘之。曰。君
諱明善。字思誠。今以字行。姓張氏。溫之平陽人。其先自閩來遷
始家金舟鄉。孫與宋端平間迪功郎縣尉。副又遷居縣西登瀛
里。曾祖𣏌成淳鄉貢進士。祖文奎。博學善斷。州推爲三老。父邦
榮。以孝行聞。母林氏。宋大常寺簿銘之曾孫女也。君生三歲。病
瘍。醫者以爲不可治。去之。是夕。醫者夢老人曰。張氏兒今苦也
何不飮以群毒。欲明日。特以飮之。果愈。稍長。曰知力學。年十五
父沒。執喪哀甚。養事其母[illegible]

養母以信誼重於鄉閭。其文辭猶有聲搢紳間。國初。孫某以
行中書省參磨。總制平陽。辟君參贊軍事。時浙閩皆未入版圖
君馳詣行省。白攻取計。令書。國李公任方面之寄。一見語合意
不覺席之前也。與之議論。連日夜。欲留之幕府。君以母老力辭
歸。洪武元年。按察司事能舉以賢良爲。於 朝。擢將仕郎眞定
府趙州判官。自內出白金文綺贈布帛之。母妻皆與焉。旣莅事
州民猶有保雲龍寨者。而征虜副將軍鄂國常公欲屠之。君曰
皆良民也。吾爲 天子牧民。坐視可乎。詣君門自言。願奉
揚天威。往諭之下。鄂國許之。卽抵雲龍寨。呼其酋曉以逆順禍
福。其酋猶據左右。趨君還復命。曰不爾。將以從期併戮誅矣。君
曰。以吾一人易一寨人之命。吾固甘心也。卒諭下之。所活無慮
萬餘人。明年夏。州大旱。君齋戒走群望。懇禱。連雨三日。歲以有
秋。方戒使者歸。 御賜特增爲母壽。且迎致就養。而明年三月
三日。君竟以疾卒于官。得年四十有三。在官二年。平易以得民
廉愼以馭吏。獄無滯囚。庭無留事。里無橫斂。民安而吏畏之。生
是會哭於庭。其哀戚與哀其親不啻。季弟正以其年十月二十
日。負其骨來歸。壬戌十一月甲申。祔於崑山先塋之次。配韓氏
忠節卓冰子。男二人。塋。其長也。次璧。君卒時。塋五歲。璧三歲。皆
君二弟。卯翼之長。大到。君之教行於家可知矣。銘曰
鸑鷟之儀。玉雪之姿。學無不窺。材足有爲。出遭 聖時。爲良吏
師。州民危疑。保我險巇。諭以德威。投降恐遲。千百老倪。乃免
殊夷。戴樹我嫠。居歲載期。民莫不懷。吏不敢欺。命也難知。竟正
於斯。不究設施。有識嗟咨。老母在闈。弱妻稚兒。望君來歸。而歸
以尸。亦孔之哀。孰不悲淒。崑山巍巍。遺塚在茲。其壁匪碑。刻此

銘詩君有餘其我無愧辭

譚益之墓誌銘

公諱應辰字益之姓譚氏相衡州所爲者行林歸安東府君則公父也母賀氏府君慕宗仁尚好施予鄉鄰之有事至其門識與之歳庚午大侵無頼子群然具姓名捕行於有家不問允不允釋發廩求粟且至府君所府君以民命方急欲因以乞之公曰借使因而乞之彼未必以爲惠也徒長劫奪者耳兄有以處之矣乃集鄉鄰與之衆曰積此將爲備荒備也平明與守之衆皆然竭盡力無頼子計沮會守亦聞其于法會有質田於府君者既而其人欲自到其歸其田府君惻然公曰何畏也出歸其人曰數畝之田與七尺之軀孰重我家豈未嘗不可以誠動亦若以誠告田無不歸者今試願出此將執所遣官說貧歸爾田乎

其人痛伏求免乃釋之聞者指與語曰譚氏有子矣門戶之事悉身任之性明敏而又有材局材且下事繩已集或料録而更辨手然舁即指趣語之曰我若君父可欺耶而填猶欲誰欺懸乎更翻改之則已不然輒語守長發其奸由是皆斂悍之爲人尚氣節居鄉里豪俗者抑之善柔者扶之拯其急難恤其窮乏而同其休戚鉅細有而無謂者諸男賢率求償於細民公曰細民饒粥且猶不給寧尚堪此出已粟以償人多德焉平生不治産業家之金帛粟布其季司之略不經意撫庭家居有所著訂陽上文翁發于古本文而不聱一旦增劇曰吾往矣呼三郎來二郎其季也季來前已不能言矣執其手觸語子作指書語告狀者三遂卒至正辛巳七月二日也得年五十公以至元壬辰五月廿九日生以乙酉冬十一月二十二日合葬石塔山先塋之次娶吳氏淑静而仁柔生於元貞丙申六月二十三日卒於至正壬辰某月某日葬於早塘衝子男三人福孫將孫貴孫女三人未行而亡孫男三人榮榮集女四人尚幼貴孫令易名濟以忠武校尉爲管軍千戶所鎮撫戍平陽使過余拜請于伯衡曰猶念先人垂没口不能言而猶欲紹告之豈無望於我諸孤哉夙夜兢懼弗克上副屬望之意際遇 聖朝幸以天寸孫獲陞序所以致是者皆先人積累之故顧以驍騎南北於其助躬樹德以前承後引者揭餘慶隧昭示後昆又猶欲謁敢以濟請於國元之將亡天家右族衆骨肉去墳墓散之四方而其後無堪類者豈少哉濟獨克保其宗祧於播遷之餘而又克立功成名有祿入以供祀事斯易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矣推原本始謂以銘詩俾子孫知其所自禮亦宜之其世系見

府君行述中乃銘曰

譚在成周附庸之國後併於楚子孫四出以國爲氏世有顯人
公居湘源端明之孫材足有餘而不樂仕儲德于身以開令子
桓桓令子既武且丈爲 天子使望于一軍孰流之長匪
源之濬惟本也豐其枝斯盛爾孫爾曾視此刻銘尚思厥自益
謹其承

故處士吳君墓誌銘

昔元氏有國自延祐之後士多尚於文而馳騁聲名其於門學不免苟且尚何望脩身踐言如古人哉及至正以來而其風浸靡矣平陽吳氏於其時曰苗府君曰游府君曰涉府君皆剋意於經術力行於家庭抗志不仕自足山林以孝友忠信禮讓應酬親戚其族姻鄉黨而聲稱遠近學者所宗尊之曰金洲先

生於宇可謂特起於流俗中者矣君於曲為曾孫於海為孫而涉之子也名舉字子厲材志克肖能守其家法為人聰頴誠達博極乎群書而深於史古今理亂存亡得失是非之際無不貫穿其辭翰亦清潤可喜平居直諒不以言為容況遇事義發動中肯綮君之為子也養志為先親所欲為善曲承順不以累之貧而儉其親肥甘輕煖皆不失時得美味數分外稱持歸以為奉時物親或未嘗人以餽之不先嘗也親沒哀毀幾絕三日不近水漿親戚懼且毀強之食始進饘粥葬祭一遵家禮人或推其能孝愛兄弟之間怡怡如也篤於教子既延致名師于家又飭禮節使之遊學而教之先踐履而後文藝善修佑為待宗族情文兼至吉凶赴告識時會集事為之規而周其窮乏恤其疾病拯其患難必竭其力至於故舊鄉里亦然不知其力之不

足少稱其情而後已由是信誼大孚里有不平不詣有司而詣其門君徐出片言曰此直彼曲咸帖帖聽受謝去嘗構小樓藏脩其間措紳學者多就之而君亦喜得朋也相與講明唐虞周孔之道或夜分不寐或浹旬忘去蓋將膏馥浸灌以闚夫聖賢之閫奧志未及就而死及之矣故君之死士類咸為之悲傷卒之日至正庚子七月十四日也上距延祐丁巳君始生之歲得年四十有四以壬寅十月十六日葬于里之黛山原娶陳氏後四年卒其生以某年月日其卒以癸卯九月十七日其葬以洪武戊午九月廿二日墓在金洲之湖里丈夫子四曰任陳出曰田曰穀曰埜側室滕出君卒時諸子皆幼後皆克脩其業以出其家任舉明經為郎福建行中書省掾練常廉聲籍籍書之最行于身後又如此余聞君子疾無聞焉非有待於外也有待其外而後聞則君子之不聞者多矣今觀吳氏一門四世不出里閈布衣沒齒而其生也有稱其沒也有傳則彼以詩書為食祿馳騖衢路而名卒湮滅者非歟然此任之請銘余喜為之辭以非徒以顯其孝思亦將以風吾黨之士云銘曰

脩其行誼媺厥里閭游于高明蟬蛻卑汙岸有典教之師儒邑有親友之大夫而講學者惟其職是趣而聞譽者惟其言是孚决匹夫而化鄉人者其非吳君之徒也歟

孔敎授夫人汪氏墓誌銘

伯衡既銘吳江州儒學敎授孔公之墓其子克烈復泣而言曰先生辛哀克烈為吾父若銘墓石惟克烈三歲即孤而不殞其世者吾母之力也願其藏其充不得合而銘之克烈懼其懿行將遂湮沒敢申請焉幸先生重哀克烈而惠以文昔吾某翁君

季明以古文名世而勤訪閭巷之士凡名稱行以其言語文字而借甚最重者彬彬焉伯衡安其道文得孔母汪夫人傳則克烈母也傳凡四百七十餘言以謂非惟用勸天下之女婦亦將使為士者聞之內愧而自省也於戲其推重之至矣則夫人豈可以今人目之哉何忍而辭為銘夫人諱淑真字道寧其先歙人靈惠公之後也五季時避亂來吾平陽至夫人父始徙君郡之垂屹坊遂為郡人父諱某崇新學行文章為鄉儒宗門人因其自號稱之曰桐陽公母潘氏有賢行夫人生而端靜聰敏加以儒宗習禮法通經史善筆札而精於組紃縫紉事父母以孝聞艱於擇配其父來與平陽州叙始以歸孔公時年三十矣孔氏宗姻以故處姑姪以和奉祀豐而潔曰吾不逮事舅姑所以報養者其敢不恭孔公官轍所至以性剛尚氣為守職所嫉而見於

禍者以夫人能規諫也歸孔公八年而孔公卒于吳江嚙指瀝
血稆內誓不他適成就人恐其一狷將葬能返櫬二千里外而
夫人迺克以其櫬歸窆于新隴舉先夫人陳氏之柩合葬之
焉辟去膏沐閨門紡績不與親戚接夫之族亦罕見之孔公有
女弟歸薛氏方姙居乃迎致與俱而養之諸子在襁褓嘗語
之曰先聖人子孫不讀書自尚將無先聖人也若父平日用以
自勉者故我今以之勉若等若等其識之蓋子五人其一前子
其一薛子夫人恩之無纖毫厚薄其子亦自以夫人之恩無厚
薄諸子長大分田廬財賄什器為七以三分與前子而命己子
學子各有其一人以此益賢之善生理家業日殷然有餘錢以施
于來飢者在門與衣食其夜者不及且勸之曰彼飽暖者亦非
力農工耳爾奈何不自力乃惰去而自力者往往或從夫人貸

錢過期而償未嘗取嬴有貧不能償者則焚其券為薛婿嘗捐
薛婿日升堂起居夫人一或夫行郎戒門者絕之薛婿惟恐見絕
於夫人咸知謹飭桐陽公捐館已久惟滿安人在堂治其飲食
起居之使者相躡有疾即端侍不問寒暑及其歿待婦弔以助
弟姪喪葬其兄嫂沒亦如之外家有田五百畝在平陽之南湖
有未力役之征夫人命諸子任之歲錢急輒代之輸三十年猶
一日切孔公作新第而出泚吳江第中時見怪物及夫人疾自吳
江歸以告且誡勿即居夫人曰我不怪其怪亦自不怪卒入居
之而怪自是不復見雖程子之母何以加諸寡者二十七年年
六十有五而卒至正戊子九月廿六日也子克叙克熙克勤遂
以辛卯十月二十日安厝南湖九保頭原銘曰
將夫人兮以柔克兮得婦訓閨兮兩儀之揆三遷之教兄允迪兮

螽斯之仁嗚呼之均與古侔兮見諸述作表其卓卓自先哲兮
遺文是徵勒辭于碑史宜職兮

夫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諱萬字妙福姓周氏揚州高郵人嫁同里陳氏為諱元吉
之妻今武毅將軍千戶馬侯俊之外姑也父諱某母張氏夫人
柔順慈恕在室事父母盡孝既歸陳氏事舅姑盡婦道生一男
兩女而元吉卒時夫人年三十有八寡居任家政能勤儉理細
微時斂散以持其門戶選婿里中得武毅君歸其女廷之後七
年兵興武毅君與夫人之子國賓乃奉夫人渡江而南僑居姑
蘇既而武毅君與國賓俱以材勇推義兵萬戶國賓後戰不克
陸以死武毅君超遷浙東宣慰使司都元帥分閫臨安入
皇朝除今官戍金華婺平陽夫人食其祿者三十年年七十餘

矣聰明康強起居飲食如少壯有武毅君姬嬖所治旨甘滫瀡
區朝夕率婦子致孝養凡所以奉之者極水陸之珍凡與武毅君
為僚為友者必升堂拜夫人見其貌豐其色和其言仁其動上
中程嘖嘖咨嗟以為聖賢之母而知其享其福祿也固宜洪武
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卒于平陽之官舍上距元之大德甲辰
夫人始生之歲得年七十有九遂以九月三十日葬平陽縣萬
全鄉瑞山之原而屬余銘夫昔者海內鼎沸毋子離散以求一旦之
命者皆是也雖今或有越在異鄉羈旅漂沫以全活免於飢寒亦
幸矣若夫人頼武毅君為之婿肥甘輕煖適其口體優游朝夕
之間周閱承平之榮此百不一焉異也復值海隅無虞高年令終
自含至斂情文備至遠近衆庶莫不嗟歎之日而為之弔卷祭以過
車送者千數百人而行燈之故此千不一遇其也夫人得此則雖歸

丈夫子以為主後復何憾哉而銘之用以慰夫人於地下云銘曰
葬之以禮不必其里祭之以時不必其子朽蝕夫人是謂安在
有宙若堂銘者太史

楊仔滿墓表銘

絳雲楊氏占籍于平陽者曰鵬舉字以忠宋太常博士繼古之孫
將為子孫生猶君其嗣也諱珹字子翰幼穎悟好學從鄉先生
郝如圭受尚書治進士業業成而世亂遂絕意場屋西雁門北
君鳳山之陽隱居以養親父既沒奉母孺盡歡暇日惟長松脩
竹叢桂幽蘭清泉白石為伍於術藝無不通曉性尤嗜書出語
清婉一時金士咸相推許　國朝初下關陝諸郡縣吏俱擇士
之知治要而有吏能者姓為之由是起君如商州君雖為列曹
掾遇事究心與守長論是非可否不少遷就尋以母年高求歸

侍守長曰予儒生非他人比　朝廷所以用予者不在簿
書細務也亦欲使予補察吾蔽之不逮耳奈何求去君故歸不
得自號商山吏隱既而父母老者例賜歸君還故鄉葺其居曰
商山舊隱方甚獲承歡親側而乙卯冬遽罹母喪哀毀骨立至
于成疾戊午五月八日竟不起明年十一月十有六日葬于歸
仁鄉玉碧金山之原娶李氏三子伯曰鼎仲曰泰俱讀書尚文
克世其家季曰戒出後求嘉吳氏三女一適陳進一適唐歸一
適孫謙孫男一曰閭閣女四余過平陽鼎奉前龍江書院山長
高暘狀因余友張正來請銘狀稱君任氣挾才所時求西風尺
骨以物腥膻之頃刻不少負知之則求嘉王麻所寫白金也或
問君曰時勢如此因有之亦可以耦口矣君曰吾內欺吾心外
欺吾交不義其甚焉所獲與所喪孰多寒色歸金王麻雖王麻

亦自謂出塵外也士以此多君君之在商州也過四皓墓下未
嘗不喟然太息曰此四人者高蹈物表而吾去鄉半萬里為斗
食吏獨不愧之他日不能去余輩不識君其為人可謂賢矣嗟
乎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貴莫大於功名君臨財則能義而又
安分澹然無慕乎外以全其歸是皆人之所難可無銘乎銘曰
學優行完利吾不遷世好德然天若以全雖嗇其年名則孔延
我銘其阡慰君九泉

見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古之君子雖居畎畝親見夫人不獲其所未嘗不以為己憂而拯
之盡仁人之用心也後世之為君子者雖纖乎茂若秦肥之視
越瘠往往皆是而況獨善於山林者乎若見山處士不猶古之
君子哉世有斯人吾得不與之乎處士敦厚而謙恭慈和而

雅飭其事親也孝致兼盡親有疾惶惶焉至廢寢食無朝暮頃
刻不離側母嘗觸熱病間食之而至于大故處士見鹽魚輒泣
涕被面終身不忍食卜地括山葬其親而樹求思庵墓前以備
祀丁故弟死十稔撫家人尤篤處士曰吾祖父無所安靈而
暇治居室乎即居址之南剏祠堂三間左右翼以夾室孝子慈
時節行禮進士孔君暘記之其在內之行如此達之於外者尤
非人之所可及也至正戊子夏大旱禱沐詣雙鏡靈湫懇禱大
雨連日歲以有秋洪武己酉夏旱禱于石梁龍之靈是秋丙辰夏旱
禱于新興之靈獄得雨如初民大悅焉里之將軍橋壞于岡
蒐行者以為病處士時石微錢費之其倚四丈其闊五尺又築
枯里路一百餘丈一錢不倫於人歲飢輙發廩賑之食者九鄉間
死喪不能收者則施以棺材所拯貳以食指衆而不能存活者

以六歲兒溺之於水處士聞之馳往止之更以米且衣食其兒于家有張生者困於役賴處士而蛙刲其瘡以爲報處士曰吾豈望報者哉不取靈鷲寺法堂之廢者莫能興處士捐貲爲倡衆雖然趍之未幾而告成於戲處士眞古之君子哉嘗聞之有天爵者有天職焉孰無天爵則孰無天職也何謂天職盡我之所當爲者是已天地萬物不外乎吾身則位天地育萬物何莫非吾之職東廣織非有民社之責而爲民請雨亦惟盡吾當爲之職而已矣處士於鄉黨之民惻惻焉憂其旱乾成其津梁除其道路與其死喪拯其飢餓濟其困窮豈不猶有職之用心哉世有斯人吾焉得而不與之乎處士伯兄子仁之葬余嘗銘之而處士之葬也其子復以銘爲請尚何辭哉處士姓王氏諱原京字子昌十四祖曰六尋事五代時自長淮泛海來居平陽金洲

人以其族之碩大也名其所居里曰王泉咸淳鄉貢進士公甲曾大父也脩大父也紹祖父也母項氏宋欽州陵山縣主簿宋英之孫女也處士襲祖父流風恬於進取築室郊明而隱居爲曰見山故朋友者號爲見山處士娶吳氏男子三人曰傑曰佩曰信女子二人康滌吳惠生其婿孫男二宜遷宜進孫女二生於元延祐戊午十月十一日卒於本洪武壬戌六月二十六日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烏石山之原銘曰

王氏之先世有碩人隱居行誼而不求聞維處士君厚德之醇高尚其志寂寞之濱我鄉我隣孰喧孰呻孰窮孰困擧切吾身利與害除小大歸仁世之君子有社有民而也其責或若木偶君烏石之原兆此新墳積善之慶燕及子孫勒辭墓門名以永存

林縣丞母吳夫人墓誌

夫人姓吳氏諱昭溫州平陽縣人宋太常博士蘊古之裔孫曾祖聲祖梅父羨母項氏夫人歸同縣林氏爲繼善君之妻舉子三人伯曰維高叔曰維行縣丞季曰杞陝西按察司書吏自二子出仕夫人居常惓惓以教成猶及家僮函杞歸覲至自陝西夫人憫其去家五六千里而瑣于異鄉哭之過哀疾且增劇竟卒于洪武七年甲寅八月癸亥享年五十有五維高奔喪抵家甫七日亦卒柩字維清先夫人卒一年癸丑十二月初三日卒之日也得年二十九維高名滿後夫人卒一年乙卯九月十四日卒之日也得年三十六仲子維行奉繼善君之命以十一年十二月庚申葬夫人於金鄉栢洋芳與先姑之兆而以爲祀爲爲既葬之五年儒溫州府儒學教授徐君宗起爲狀來請銘於氏俞氏東西聯也於夫人事得之最詳而言之最數乃爲詳而

書之曰夫人幼而柔婉長閑禮度爲處子歸林氏善事父母舅姑女工之事不煩父母教訓而能不以舅姓嚴厲而變或惰不以姑性卞急而致或專中遭兵革家計頗艱能斥奩具以致養曰舅姑難得財物易致二人要皆得揮矣欽奉養惟如今日其可得乎故蔬食不給而甘旨柔脆之奉恒竭乎厚姑病晝夜扶持久益不懈姑沒未幾而舅繼之喪祭克如夫志夫人定左右爲其夫捐玫美夫居室衣服夫人嘗曰吾聞大禹聖人且菲卑宮室惡衣服況衆人而可不儉約乎君之所務殆非所謀之遠夫善其言而爲改行與娣姒撫接婢僕各盡其道而不能成就其子女以此三子皆克肖二女皆歸於士族皆以賢淑稱於戚爲女而女爲婦而婦爲妻而妻爲母而母可不謂之賢乎謂宜見其子之成名享其子之祿養孰知天嗇其祀之命而夫

人亦奄至大故於文以哀毀卒于服次是於賢之心不爲大戚
與夫爲人如前所云而卒不至於壽且貴所謂天道安在也雖
衆人不能不置傷焉而况於其子乎因宜汲汲以致顯其不
朽也何忍而不爲之銘哉銘曰
有子而夙夜敎誨之因冀其成材而顯融於世也子焉材成而
出膺祿位是將能承親之志也爲親者不壽而顯榮竟不知
何爲也此吾於夫人之事所以拊髀而增嘆也吁嗟夫人歸榰
之銘毋傷之備則固生無憾而死有餘裕也

周君墓誌銘

破令郡邑閭巨室非不多有家而無塾里揭望也有子而不敎
家揭望也余未嘗不太息焉及來平陽周君闢塾于家歲必招
延師儒以敎諸子若前龍江書院山長高君賓叔衛福建行省

左右司都事吳君以仁前湖州判官黃君思誠皆肯就其招然
君之家不過中人之產而爲巨室之所不能爲非有拔俗之見
則何以能之余甚敬重之君一再見余而竟以病卒故其卒也余
尤嗟惜焉其子驥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其鄉某原某高
君之狀謁銘余固不得而辭也君諱守恩字翰姓周氏其先
閩人今爲溫之平陽人曾祖綱祖恒父公雅母金氏公雅生于
元之至元乙酉卒以至正甲辰歛於治生勉與不斷長不克振
者資之貲不能償者已之君嘗語君曰我勤儉致產將以宅
以遺子孫衣食自可有餘慎勿使外慕也君服膺弗替井門戶卑
未嘗見縣令丞以自辱于姪焉君家庭之於孝友愳懌焉於讓
和交朋友篤於信誼親沒治喪盡哀既葬作亭墓下以時展省
事之猶生存也每則而祭祀有先人之風嘗以宦游得此環溪隆陽

家以爲吉壤閩黃思誠欲葬父而不得地擇以奉之出契券授
之思誠畀以直君曰子於我乎館僑與我爲兄弟交子之親猶
吾親也尙須直耶爲之營日而葬其先役女兄歸潘早歿有遺
孤女君育于家比長大擇婿傳端安曾朝資其資裝遣之推婚
所在人爭趨逐君獨避遜人咸服其行每自言曰我藉前人遺
休有屋以庇風雨有田以具饘粥歲祀之供賓祭之奉妻子之
養足以給矣而猶朝夕仰拾備取是不知足也吾豈爲之哉日
惟事敎子既爲之求師又爲之求賢大夫士使承其下風而所
以奉承之者无數曲至作小西亭以備宴遊既而迋君見山下
方薪花藝竹規捷擇幹先生倘佯以終餘年不虞遽以疾不起
矣年五十有五臨終惟屬驥曰爾祖訓我孝弟忠信我遵之尺
[illegible]人則徵此也而竟卒而弟遵而祖之訓

又克勤於孝孝於母無貽祖父羞則我雖死無憾矣君生之歲
爲元天曆己巳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之歲爲今洪武癸亥四月三
十日前娶鄭氏以元至順壬申正月十一日生以今洪武壬戌
七月七日卒而以丙午十月十一日祔葬先塋之次禮也
氏子男三人長即驥前室出也次驥次昇女四人皆在室嗚呼
先哲以師敎與父生君食並稱則師之所係者重也哉奈何
叔世漠焉不知用其情而觀乎子弟之材門牆之外又何自能之
君之於子也不遺之食飲惟慎擇其人而俾之師承亦可謂特
立而獨行者矣吾故揭諸幽冚庶幾有聞風而興者是爲銘

能知州妻王夫人壙誌銘

洪武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前宜興知州能君樞之夫人卒于金
華寓年五十有三五月十七日祔于婺女鄉陳盤山先姑之兆

而爲伯衡銘其墓宜與之言曰吾妻諱晉寧姓王氏世爲平陽之襄陵人父善卿仕南昌遂家于南昌元兩浙都轉運使雖則其伯氏也初雖讀書于家吾妻處其旁日聞其講說由是頗知文史非直蠶桑刺繡繪事雖取至順壬申河東鄉薦下第補任東蘇訪司書吏轉南察院書吏吾妻侍其母孫就於金陵先府君時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需次金陵遂爲媒請婚焉其來歸也年二十矣先府君性嚴毅時事祀必極其豐腆致其精潔且喜客給交所交無非名人魁士未嘗一日無賓客亦未嘗一日不設宴子弟奔走供張治具尺寸悉其指畫已辦雖威儀備焉吾妻敷恭將事舒徐不迫無廢事無曠與先府君未嘗不稱之曰能先宜人張無毋閒時皆在堂吾妻奉承兩姑各盡其道而得其懽心家人化之庭無閒言從柩官於四方自處卑約淑穆謙

麻皐有如小家婦女未始以兩家鼎盛貴盛驕其族姻而矜假守宜興坐以大水不及以聞謫民田租既罷官寓居南京城南京督晉吾妻挽出簪珥鬻之以靜吾意且謂吾曰命也其順受之吾家息來金華家益落從徙以湖余口而吾妻益之泰然無異貴盛時上奉吾母以下撫吾弟姪初不以貧而閒息禮也相成相成以長吾子孟不能無望焉亡何見以上襄矣不起矣於乎悲夫二子長文榮早亡次文燦一女適江寧王丈毅植實從搢紳先生遊學自謂識道理榮辱得喪無嘗于中一且更患難而猶不能釋然而吾妻克有恒德謂寓而安命婦三十餘年未嘗見其喜慍以是悅之未嘗今甫七歲於其婦德懿行他日當不復能知則國其不朽固極責也敢託諸吾友伯衡序其宜與其分深至言雖不文誼則不敢辭備著其語而銘以系之銘曰

盛衰之係匪之爲雖君子猶病況婦人焉不驕于盛不感于難嗚呼夫人可謂曰賢

柳君妻潘氏墓誌銘

夫人姓潘氏諱益賢之東陽人歸同郡浦江柳氏爲務之妻故翰林待制文肅公之孫婦也有子一人曰士忠女一人適湘浦祥譜昌城夫年四十有三卒於洪武元年五月二日以十年九月九日葬蹤之通化鄉縣貝塢之原夫人之父曰達達之父曰琛琛之父曰肆宋季嘗舉進士達之配劉氏頗知書習禮法有賢行夫人自幼耳濡在室爲淑女爲結縷紝鈎劃繡不教而能容止端閑服飾雅潔諸女取則焉務之母於夫人爲姑長擇所歸遂以妻務父母愛之故其長在左右遂延務於家館越十年始聚其歸其歸柳氏也事舅姑稱賢婦任家政事爲品節各有條品嚴不傷和儉而中禮處內外親戚間咸稱其情待鄉鄰奴僕一撫以恩夫家故有田而歲恒乏食夫人獨和田服若干才三三曰與其畊而多執若稷而少稽而多所穫無幾徙因邑歛請其夫萬之更擇便利者市之仍出裝奩助之自是歲不乏食至正末盜起旁近盡室匿山谷間裹糧搜捸無遺足還家蕭然四壁也人以爲難處夫人能以理自處又能羈縫以安慰其舅姑使不知其不足而忘其憂及舅沒相夫力貧以治喪葬而種之所當爲者無或缺子婦夭死昇其嫁時首飾衣被歸其外家曰婦無兒女我家何敢有其遺貲其外家辭卒歸之亡何得盎疾雖伏枕而綜理家事內外小大事皆尋常時自度不起則爲治送終之具必備戒曰我且暮人耳終不得養吾姑矣所得

効力者此焉而已夫人之行如此誠賢乎哉安可使其無聞乎
而士忠之先既吾壻也以誠夫之狀來請銘爲之銘曰
內外族姻且華宗稱之宜於家吁可嗟壽不遐

節婦鄭夫人殯誌銘

蘭溪有節婦曰鄭氏王璡之母也其貞節淑行宗姻稱之鄉黨稱之士大夫稱之下逮兒童婦女稱之既沒世見其子孫則又從而稱之曰此王節婦之子若孫也嗚呼盛哉節婦孟子所謂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者矣不賢而能之乎家君仕蘭溪時伯衡年纔七八歲日從璡往來於其家每節婦衣衾熟食來節婦愛之猶視子自後侍游吳越及忝鄉薦上春官召爲國子博官行過蘭溪必望閭而趨見節婦三十年間或四五歲一見或間歲一見或歲一見或歲二三見節婦見伯衡所以遇之

甚厚比伯衡辭免翰林之命來歸養過其門求見節婦則死且葬矣爲之泫然出涕方叙拜其墓而璡以銘見屬知節婦行詳且稔莫伯衡若也銘非伯衡將爲誰節婦諱妙淨祖曰光祖父曰升世爲蘭溪人節婦自爲處子時以孝謹聞年十七歸璡父諱祥府君事其舅姑如事其父母舅姑死喪祭如其生爲王氏婦十八年而夫歿其夫垂沒時語節婦曰吾家素貧破屋數楹不足以存身瘠田數畝不足以糊口吾之生也存諸且猶不易況今吾且死若將何恃以存諸宜及若少文擇所依歸以吾爲意也節婦曰嗟乎我與君爲夫婦踰一紀矣猶不知我心顧以言嘗我耶君如不可諱不守節竭力於衣食以長子而有他志者犬豕不食其餘是時節婦年三十有五璡甫十一歲紡績自給性往遑且撫童奴治生事輒果斷下樹桑麻以蠶績

衆麻枲亦無寸尺廢者而尤善以儉教故當收歛時節婦單杞與夫親戚鄉黨慶弔饋遺未始以貧而廢禮璡亦痛自砥礪禮部吳公正傳以名進士里居與之游者皆當世鉅人璡出入吳公門下因得盡見諸鉅人鉅人賢其母其弟與之進節婦喜曰吾聞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吾兒接識有若而人何至爲小人之歸耶爲未古人他日有以見吾夫地下矣節婦治其家以儉約衣食常來使過之惟賓客之奉則從璡所爲不問曰古之賢母至剪髮以奉賓吾方愧之矧教吾乎自夫亡五年始卜地于家巖鄉桂潭之原葬其姑而以夫祔焉又五年聘其兄之女以爲婦又十年而爲造其家室廬之完田園之廣甲于王氏又十有四年

國朝取金華之明年按察使者始采旌貞之言將書令旌其門復其家又八年乃卒丙午正月二日也享年七十有八葬以洪

武己酉十二月十一日墓在積山鄉葉村之原子一人璡也前浦江縣主簿孫男三人琼虎琛龍琛麟孫女一人適于定曾孫男七人宋歐陽子生四歲而孤無一瓦之覆一隴之植以庇而爲生其所以成立者實出於其母魏國太夫人鄭也今璡早孤家貧賴母氏守節教養而底于成事絕相類然則璡之賢雖不敢比歐陽子而節婦之爲母視魏國固無愧也於戲可不謂賢乎觀王氏門祚之升孫曾之衆而節婦被旌號享壽考以高壽終亦足以見爲善之無不報矣則節婦雖不身受封贈如魏國復何憾哉銘曰

從一而終婦人之正不有淑德曷克自靖嗟嗟夫人獨也能靜
猶身之艱姐志俟命既全其正遂保其慶匪僞之保實篤於慶
始睨其室有如懸磬歷歲幾何家則饒盛有孫有曾以莫不令

九鄉之人莫之與競是謂祉報如響斯應猷陽之毋國魏氏鄉
懿懿夫人式同厥姓良姓既同其賢亦並四百年間輝光引緜
有崇斯丘山環川亘其藏在玆德音不斂

亡弟思誠擴誌銘

孫氏子思誠字存仲伯衡之弟也其次在兄弟中居曰伯衡兄
弟六人獨思誠質貌豐麗頑自其孩時嶷然生上有常一言
一笑未嘗妄年十四三能暗誦論語孟子詩書春秋喜筆札侍
吾父官遊四方四方賢大夫士見思誠無不指目以遠大期之
不惟賢大夫士雖吾父母亦期之當至正壬辰吾父官餘姚思
誠竟卒于官下年二十矣於乎可哀也已可惜也已其卒者餘姚
之官洎邑居之秀咸致賻其資也咸若余以過學如思誠者伯
衡俱業進士而思誠尤刻苦至忘寢食父母懼其以勞致疾也

限與燈燭思誠嘗竊燈燭以益坐必至四鼓衣若而寒之欲睡
則發之方夜半茗飲苦而寒噤之輒醒醒輒復讀讀及頗醒後
發終已不輟因此病朔旦數月矣不自言讀書為文不廢父母
怪其驟瘠不類尋常問曰爾得無病乎始以朔告召醫視之朔
愈更得咳痢疾加寒熱比半年鍼藥保剛終不驗思誠度不可
治則與父母訣曰思誠幸得爲兒意謂讀書取世科爲父母光
榮詎知事固大謬中道而病重爲父母憂也今思誠且短命死
矣死猶不免以遺骸累諸侄歛而送鄉里殯焉將使父母之不
諱而葬其與從之也則思誠雖不得事父母地上得事父母地
下矣月餘乃卒卒時拱手向父母兄弟者三連呼負負負負
壬辰之五月九日後七日權殯于餘姚之資林寺明年二月二
十日返于金華又七年爲洪武二年三月之三日祔于世父墓

左在思日鄉小青原其葬伯衡分教國子生謁歸乃追爲誌銘
銘曰
孰生邪而良也孰戕邪而瘍也吾門之不祥邪而吾弟之遽夭歿
也安所歸咎邪安所歸咎邪天實爲之也

東谷先生趙君墓銘

前宋嘉熙學教諭吳君以所著趙君事狀求銘其墓曰君諱
生也諱良翁字伯起別號東谷於宋宗室鄭勤王宗思爲六
世孫其家平陽則自六世祖武翼大夫主管台州明道觀士嶷
始曾祖汝珦宋杭州於潛縣主簿祖崇桂來太學內舍生父崇
森不仕君以元大德丁未五月十五日生以今洪武癸亥九月
十有八日卒卜地于崩門山之原將以明年正月某日葬禮當

厥望天水宋宗室鄭勤王所自出何代來入平陽諸譜皆失莫
詳由是群大父以上世皆族考君尚志好隱遁待君好學知好
色讀書不復就規帶觀悲其以勤致疾撲滅燈燭辭愈剛甚矣
默調何其隨乃至裂書加以扶掌沸附衆更補輯閱誦讀研精
不怠親乃感悟切非群人生不學面牆聾瞽田頁書以資紿致
致乾乾分陰惜大義毫分仍精析尚慮至理未融波瀾覺辟藏
遠遊歷勤求師質扣嗚呼周流吳楚與賢賢俊人碩士森拔識
聞見諮然天地間宜推群疑若冰釋稱選我者二親側問則下
推溫故習四庫群書在胸臆亦乎可當人面談意謂者紫陽陳
拾尋職秋聞乃尋北得失元不係學術自效揚塵削迹跡趾若
陳亮周造物操觚染翰事者述經史子籍名法律技決隱藏訂
訛失書成尊閣富贍删此事亦足並同桂士子趨風爭負笈者

謗猾猾聖是則愚魯眾蠹雖異皆弃不成材而就實貝
大明皇帝庸覆是方來習役如不及觀風使者暨邦伯推兌爺
勤辦愈力弟子嗣明列垂職内爲堂閣外郡邑能稱治劾擢轉
籍師之抱負固可測癸亥重九後九日奄兮忽兮貴遺易簀歷
七袠又餘七老或云亡執於式善類咨嗟反袂泣鐵非龍甍
亦厄耶曾繼林有淑德一子是尚知樹立卜兆積門風長曰
吉辰良畢窆于安穀其幽潛史秉筆名不可泯石可泐

玄逸子碣銘

玄逸子蚤歲學經於鄉先生徐南州郎如圭至於字書亦致其
力而精其藝向狩以自表見於當世也及天下兵動人皆出其
智謀乘時以取祿位而玄逸子獨諫焉觀此世若不可私者棄
其家爲黃冠師雖素相知深而赫然用事若周參政嗣德者力
挽之出而迄不爲其用於戲不有卓識烏能若是哉玄逸子陳
氏諱鎬字德高其號玄逸子本穎川人唐兵部侍郎勳之後也
勳二子曰徽曰約俱仕元州元啓乙巳從州刺史王緒避秦宗
權之亂入閩家于長溪之赤岸約之子霆霽任後周爲左廂兵
馬使顯德丁巳又自赤岸徙平陽之𢇛下三傳爲宋金吾大將
軍諸内衛兵馬副使陽祈居瑞安對村諸之孫文質大中祥
符間析居南監陳亷三族之間以道德文章有相親陳鎬則
東京上舍菜對村則中書舍人傳良塘下則釋褐進士志宗玄
逸子於志宗爲七世諸孫以咸淳辛未右科進士承節郎浙護
副都統司佳備差遣元爲當祖其後居陳忍相宜中怏府祐岔
炎之難贈武義郎督府參議以建孫爲祖以彌春爲父彌春無
子玄逸子其弟彌讓子也來爲後性至孝受書之暇亦攻筆爲侍
族媽處鄉間和而信至正癸巳山寇竊發其鄉之人士謂玄逸
子曰此志士取富貴之秋也玄逸子不答遂以丁酉入東華道
院爲道士師事饒水周先生受洞玄法籙黃白變化之術集賢
聞其名署玄門高士昇以號曰冲和凝妙通玄法師且奏授溫
州路玄妙觀提舉仍賜金襴紫衣而玄逸子視之漠如也身居
東塘闢一室曰迎真然欣䜿靜嬉清濯洞章齋睛大洞迴風混合
之道周參政遣吏六七輩延之不至洪武七年春示微疾謂諸
子曰天地間無物不歸于盡吾將休矣雖然人而不學何以通
古今識道理我死後汝等勉之翛然而逝三月五日也春秋五
十有八其配鄭氏大姓女既順且恭而書治内二子長曾沐皆
出後族伯父赴臨江府清江巡還官女適孫環孫男二曰丙曰
阜女四尚幼曾以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遺柩葬于鴉山之
原請前參政錢塘林與且狀其行求銘墓道余聞初玄逸子
入道時凡乘權勢而利達者咸咻之曰爲計抑何左也自今觀
之超然榮辱得喪休戚之表者玄逸子者幾何人哉周有云去
智與故無天災無人非無鬼責玄逸子之謂矣余高其風恨不
識其人是臨軀者尚何辭哉銘曰
以贅疣視其身以逆旅視斯世其視百歲不啻晝夜而况舉利
而胃留意遊于玄祐以發智樂乎天乘化而逝吁嗟乎若人何
謂蟬蛻汙濁之外者矣

郭府君墓誌銘

昔平陽自至正甲午殘於閩括之寇四封之内不被其毒惟泣
南鄉一隅由有若君者倡其民自相團結阻江固守寇至則出
兵力以抗之也越二年周公嗣德來守平陽撫一旅之衆有根

五百石且盡以賑饑民矣未數月而兵以足食以其亦由有若
君者散財以募之指揮以贈之也遂以丙午八月率所部從周
公出擊李師全敗績於黃浦江其冬又敗吳邦大之衆于錢川
往諭下西溪諸寇上其功行省便宜授捕安方山巡檢君曰保
全鄉井吾志願也請是得官豈吾之志願哉不赴然戮力捕賊
不懈蓋明年敗寇於兆橋寇吳天甫又明年移兵佐周公之
弟誠德擊定端安諸山砦宣諭括之青田閩之福寧功最得略
使承制擢處州措置縣尉乃不赴事聞廷授昭信校尉瑞安州
判官兼義兵千戶又不拜周公曰君命何可違也乃赴上未幾
自以為境內外俱寧謐矣父母祿於此豈初心哉辛府歸養哉
若君者其豈非魯仲連之徒歟君諱與字景和姓郭氏居汾陽
忠武王之後也遠祖太初避黃巢之亂來居平陽之錢清之溪

其地表于墓曰令公七世孫石刻殘廣德初所賜鐵券至今並
存焉其子景政又徙居郭岩九傳至宋山東帥府參議官元弼
元弼生提舉起莘起莘生道判士玻士玻生汝鈺君汝鈺第三
子生于元之泰定丙寅七月十九日爲人孝友而慈和敦本而
尚志氣貌魁然里黨有一義舉奮身首倡不求不撓而於鄉橋
梁險道路賑飢餓平曲直尤汲汲焉方鬪括寇之亂也其里之
係舊者恃功尤而矜大驕者效亂匿君毅然以逆順禍福卒化
丁壯以戰以守舉賴以安亦不污盛至今其老者語其少者曰
吾鄉之不燬郭公之力也吾屬之不助爲郭公之教也年五十
卒其歲則洪武八年二月九日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葬于
蘇湖徐奧從先塋之次娶陳氏宋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同之
四世孫女後八年卒丈夫子二人曰規蚤亡曰超富而好禮讀

然良士女子三人長適黃巖杜燁七世孫烈次適鄭縣尉之子斌
次未行既葬之六年超拜而請曰先人擇加于鄉而名不大昭
于時知得先生銘則有以信後矣敢具所世出壽卒葬月日兄
行以累下執事予觀寇難時所在巨族怖死不暇棄重寶
妻子扶攜東西走以脫一旦之命而不顧宗祧桑梓者皆是也
判殿觀鄰里中閒有衍從貲集武健爲防禦討又畏縮以爲拜
重不過僥倖以緩死而已豈誠于拼難以全鄉黨哉君也雖發
郎竭其聚帛以討賊爲己任又能嚴殿後以登倡功及乎討功
行賞而官之則固辭爲不得已拜命而卒去之其義勇智矣而
廉讓又如此可無銘乎銘曰
所貴大家爲鄉之望亦惟患難作之保障元之末造橫潰茲援
曰維郭君克盡厥道兵之未集散財以募兵之既集發粟以餽

荷其安折列于戎行與其主將右頤左頤主將因之以靖鄉邦
鄉邦靖君與有功功則校矣而君不有錫命迭至三辭弗受
樂受啟退在鄉寄傲金被當逢千載同調天胡不畀壽考百歲
百歲之年及半而逝人亦有言壽在名延身壽不百名壽千
人懷君德我高其誼勒銘墓隧垂世昭著

兩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性識　聖上軫念江南之民無田者衆而淮甸多閑田
詔所在民之無田者例遣赴鳳陽而人授之田總至淮也雖時
稱長克欽承　旨意者撫摩於所遣之人不侵牟之亦已難
矣況能賑恤之乎不困苦之亦已幸矣況能哀憐之乎平陽報
良曰王君子壽其所統鄉民之當遣者百餘人君發廩食其居
者而行者非惟給種糧且任之又念數十百人當五六月率行二

三千里縱無哭殺亦當稱觴於是延醫士馮彥文具書藥與俱而親送之往比抵鳳陽凡次舍什器具爲區處使不失所然後回當是時凡在行者目其鄉人之得於君者如此莫不幸之而又自傷其不幸獨不得齒於君之鄉而君之鄉人於別君也咸戀戀有可憐之色視其去家別其妻子時殆將有甚焉者嗚呼斯世固有斯人耶而君以憂勞致疾回次南京竟至于大故君鄉人聞訃在鳳陽者則南望而泣曰天胡不壽考王公使之庇覆我等也在閭里者則北望而泣曰天胡不壽考王公使之庇覆我等也柩至自南京其族與其里之耄倪群然相扶携迎哭拊心一口曰善人遽舍我而逝恐乎我等自今將復何賴乎及至葬又群然至類拊心一口曰善人其藏於此乎我等自今豈復見若人乎奔拜哭哭聲而去而到于今言及君未嘗不嘻嗟也夫使人感之而不能忘睹其究而痛心望其間而悲慨此古仁人之事而今於君見焉則君豈非仁人乎蓋君之於族人也聰明材俊者必資之使學無以爲生者必召而與之子本使爲商賈才不逮者又擇才者使於府之嫁娶喪葬者必給其當用財物而爲具之其於鄉人也遇死父母必曰必出其遺骸殮爾貧乏者每歲夏秋之交必家募以厚其息比他家寡歲五之二凶年則不取息或久逋不能償者則已之病者則狀購師藥救之而爲輸醫藥之費其於途人也築室將軍市之北大道之傍命頃嘗募若守而歲衣食之以田六畝月給以錢使具茗飲寒暑火炬濟往來者嗟乎實德之及於人如此則君之殁詎王氏之不幸宗族鄉黨不幸矣焉能不悲慨而痛心乎君諱元佑字壽其字也隱居危峽鳳岡之間故自號兩山而人亦呼爲兩山處士而不字兄弟四人其次第四子所爲誌墓曰子仁曰子昌其兄也其弟其世其出皆見兄誌其生以元泰定丁卯十二月五日其卒則今洪武乙卯八月十一日而以其年某月某日葬觀仁鄉西陽坂之原其所娶林氏有婦德其男女各二人男曰旦曰旭女適黃勁陳誠其孫男一曰覲昔君母項氏屢疾醫藥斯措手君默禱北辰求代以身母不藥而愈夫君之外行卓卓過人遠甚則其修於家庭而通於神明者尚何特書銘曰

嗟今之人兮詰於利誘孰克舜發兮以其所有骨肉阽危兮莫援以手矧鄉黨兮遑恤左右戚疏平施兮君何仁寧視人之傷兮若己任致恩斯勤斯兮定有定貞乃知之人兮而不壽尚彼蒼高高兮我將焉知寧雖不多兮積則孔厚後其福澤兮尚在爾後

危齋先生王君希言甫墓誌銘

危齋先生王君諱希行字希言其先由會稽徙括之青田宋熙寧中迪功郎某復徙撫東居焉四傳爲秉義郎彥顯從秉義至致政次發三世皆起家進士升致政生日章日章生鄉貢進士天貴士生元龍將史館先生龍將府君之子也自幼穎悟強記八歲背誦春秋左氏傳終卷十歲或試得第宋末賤蔑者先生郡猶書示之後服授以刻本不訛一字大爲翰林待制周仁榮所奇龍將府君之卒于官也先生年十九郡守爲某大不忍其無以爲喪舉俸爲歸賻其喪先生義不污既父終已謝不受即日扶護還括初母趙氏以延祐丙辰某月某日生先生于台寓舍甫三日而趙氏卒曾龍將府君調鄞縣簿攜之而行及先生走台及卒已二十餘年歸之人就直人謂王氏有子矣服闋奚

永嘉之廸宋吏部尚書伍夫之曾孫而謂嗣祖之女嗣祖識先生於髫齔許妻之其後嗣祖疾以先生貧勸絕婚而嗣祖泣以女未歸先生家室貧甚歸而安則先生身教也稍出應閭師之聘奉其束脩以養繼母畜弟妹備藥初不給而學從者咸旨衣食之雖其先人嘗受賕已者過之恩意如一時郎祀事必潔且豐人不知其貧也親戚故舊貸急必竭力以助之而其於學勤苦甚益甚窮探力索晝夜不遑統宗會元凡天人性命之本禮樂刑政之原古今理亂得失之故莫不洞誠而淹貫朱河洛關閩之微言則以爲指南焉雖然深公默見諸實踐隱然名動州里從學者日衆始闢門而請授焉環堵之室四壁蕭然無幾綴不足衣冠以居寡晏者不懈與學者言必以孝友忠信爲主本力誠異端之非親炙之者多所啟發先生足不踐顯者之門而郡將

郡守以下仁且賢者無不折節下交先生沉沉自持言不及其私至於民事與苦與政令得失輒條概指陳竅然之已形以稽責少詛嘗赴江浙鄉闈試兩場矣第三場主試官失待士之禮先生投筆出竟絕江東歸部長吏高其風聘爲訓導乘諸生有所矜式教授郎汝言子行不順執則先生親手毆之曰居人師之地而爲邪僻之行其如名教何汝辱吾業卒行謹飭學先生斥去之曰而以此自浸乃後亦故浸我耶未幾繼母沒解職服甚衰察舉推授君子稱焉以力不克舉也郡部府君之在滄士也與人言輒流涕披面感動石抹宜孫石抹宜孫故括寓夫長也時以樞密判官鎮括知先生前爲訓導月廩不敷給衍命給之頓以喪葬事諸來致助者一無所取中書參政哲額不花內臺治書李國鳳經略江南行至括聞先生之賢具便宜署建德路儒學教授

不就去隱龍泉山中元帥胡深擁兵里居以賓師之禮禮之石林宜孫亦遣二子往師焉　今上即皇帝位詔郡縣舉學立師知府傅汝楫奉書幣委重甚篤先生辭不聽復出訓導閭郡十年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隨其運畫左右翼張使趨於壁癖之實而身率先之一時弟子員彬彬乎其可觀乃移疾去役務之士復依依所依戀留不從端居寡出涵養益深人莫得窺其際矣洪武辛酉夏四月丁巳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六子三人長應期次應朝次應明早亡孫男一曰進女三曰幼玫玫之壻錢子盃先生圖攻葬而疾革矣應期乃卜處水餘寺行四翼合里朱岡山以其年十一月己酉遷葬致政奉先生之柩樹焉而以銘來屬惟括浙東名郡前代以文學德聞號名進士者既多人　國朝勃然熱然以貴且顯者不少有足

觀聽者矣而一邦之望顧歸之先生於此有以見其人焉則士生難世也抑亦可自反己而任性財富於轉利之末非或數吾不能不既爲自尊乎先生今兩紀每相與周旋上下未嘗不歎其剛介誠篤守經揆道不矯不亢真足振起於鄰涼哉而今亡矣哀必從生將何所仰中是以不辭而爲之銘曰

哲人云遠學失其傳有誤有訓往爵在稱孰不討論說猶辯筆涉獵爲博紛華爲妍剽掇爲工簡易爲便陸陸尚奇儀殤雷奈參淵希世射利踵接有騶較日畢陽是尤人怨天卑哉先生抑何獨賢口誦心惟持以歲年匪潤其膚寔窺其奧反脩諸身終日乾乾養以剛大守以靜專處困而亨踐行必度無愧無怍歸也以全有崔者石既白既堅勒文埤實於千斯阡如見其人清風凜然

蘇平仲文集卷之十四

詩賦辭

義門詩并序

章貢後學[illegible]校正重刊

王氏自宋淳熙間忠惠公大父諱起府君舉義爲之倡林遂潮江之峻嶺至忠惠公兄弟諱[illegible]府君始家[illegible]世載其美筆于後昆則有若善翁諱[illegible]任尚[illegible]文同尉而共爨其子三人曰士[illegible]曰士[illegible]曰士儒才皆克肖又能隨事立則爲防範計躬率群從由乎禮節本之以忠信文之以威儀習之於朝夕旦望行之於冠昏喪祭蓋至于今五十年男女百數十人莫不唯唯諾諾以敬事辭恭自牧而以浮靡傲爲恥以慈愛和睦自省而以乖爭凌犯爲戒遂與鄭氏並以孝義著稱一邑可不謂之能爲人之所難者乎余嘗過其門覩其事因詠歌之不惟美善行示風勵將使其子孫由是益光其宗也詩

堯舜之世民豈不穀其可以封至于比屋降及三代季風微俗敝可封之人萬無一二顧昭潤江百里之邑乃有義家後先炳並著則氏鄭今則氏王有閥其門揭望一方奕葉王氏族蕃且碩詩書是承孝弟是遵大合其族曰吾燕翼貽之吾抑何詩詩爾財毋分爾居毋析爾毋骨肉化爲仇敵爾爲子弟是則是效爾子受命罔不[illegible]既焉[illegible]亦[illegible]冠[illegible]以[illegible]百爲無細無巨悉立之規匪直也規以訓以教同自[illegible]凡踐敢勞于勤而謂[illegible]乃[illegible]乃[illegible]左在右有子有孫有童有冠其多如雲朝[illegible]引月升衆[illegible]大定不同[illegible]冠帶裳衣周旋堂所有閑無[illegible]出規入矩油油秩秩婉婉怡怡一門之內熙熙[illegible]有[illegible]情無[illegible]敢言号同飲一于也共食兄弟欣洽姊娣具宜[illegible]能聞之無際可覿人亦有言無行不至義問曰祖于鄭何媿

聖神在御迪下以德風教攸系爰用褒錫俾旌郎門有 命錫褒[illegible]復之加式化國俗國俗是化匪独于郎 命書下賁[illegible]錫此斯凡百士庶卑末倫刑况也[illegible]不敬而承承之伊何祖訓是式寧社[illegible]百世[illegible]敬

鈞物竹賦

文何先生之於竹也拜[illegible]怙若的蓋其形俯仰披折倚揮其勢暢達遂茂若得乎時[illegible]乎若東君失其北轍焉憔悴若拘樓而露瘁然芳潤[illegible]怡而[illegible]秀挺而不屈若致郎於盤石之間[illegible]而不悴若是操於[illegible]之際[illegible]偕餘[illegible]垂臨流而娟淨哉新[illegible]若出墻而[illegible]自[illegible]而[illegible]葉凡牙角與脈理變化雖至于萬千源委皆可以興指觸乎[illegible]理而當咲諸天造而契抉造化之[illegible]之[illegible]說色聊以寓[illegible]而其象外之意含意中之[illegible]技之助乎昔者吾祖[illegible]翁論之矣文忠公則有先[illegible]遂之說先起[illegible]之論文定公則以爲猶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斵輪心手[illegible]而后[illegible]此有道者之能事也故嘗隨之[illegible]使先生不有得乎斯則何以能獨衒斯先生魯國[illegible]出群手神[illegible]和氣春温胸[illegible]志於丘壑[illegible]世之[illegible]萬軒以怡[illegible]友乎此[illegible]其理而益其性自彼[illegible]而達乎旨趣形至乎不[illegible]好合[illegible]下而[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尚[illegible]竹之[illegible]

呑幽其風淸日矣皆能擴起拂地若香然筆伸紙風飛綿而若
抽氣浩蕩而莫禦其吾㝡於象蟠游吾神於物外納萬類之秋
聲許一元之生氣致雷霆而颺馳又申之以電雨貫乾旋而坤
轉以陰授乎神鬼初不假乎繩墨白點中乎規矩曰籀篆與恭
隸寔異形而同体法傳聲盛之巧妙得活脫之體格胸中之全
竹駿生成於刻畫忽顛脫而遊戲絶翻而掣去鷲龍蛇之蜿
胃紛鸞鳳之刷羽旣夭矯以偃蹇復蹁躚以飛舞𡡾懽惟之將
旋交劍戟之撐柱疑亂影之眩目許明月之在戶匪盧室之生
白不傳紛而含素識連緜兮曾是奇金錯刀兮庶可伍此一夢
於山陰幻兩身於湘浦引四壁之森颺驅半牀之頃暑挺芳斤
兮歎加膃淇園之漢武揮湯淚兮歎柰渼蒼梧之二女觀之者
目擊而言消受之者手追而心慕末之智盈門而接踵得之者
襲藏而鎬圉恐竹神之上訴致眞宰之或忌德造物之無功勍
六丁而下取宣有妙至乎是而推揮毫於斯今而不流芳於終
古唐之王維宋之文同蘭之李衎浙之趙孟頫且猶讓路不敢
獨步又况俗工塗抹華篆眉肖乎睢盱之間規規乎形迹之内
詎可同年而語固當望塵而拜也哉亂曰紫茅植之種種兮孰
不鍾玄黃之粹美也貞有為之婦節兮吾獨嘉夫千古之不爾
也肖雲林之表兮彷彿覩乎孤竹之子也世莫知其眞兮孰
發亦可以識其似也

雲林辭幷序

常人之情未有不好豪華而厭澹泊者也入山林而唯恐不深
適江湖而唯恐不遠非抗志幽貞寄傲嘯者孰能之六一居
士曰錢唐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
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吾祖東坡先生以為吳興山水
淸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無所爭賓客非有事於
其地者不至焉是二邦固皆東南勝處而吳興之境宛爾尤奧
豈比錢唐之紛華雄富哉崔彥暉氏錢唐人也顧去之而之吳
興營別業一區名之曰雲林小隱於是乎澹焉此其以澹泊為
樂而不奪於紛華之習為何如彥暉非抗志幽貞者歟寄傲嘯
者歟夫以端木賜之賢又有仲尼為之依歸其於道德之足
貴紛華聲利之不足尙固宜曉然若董之猶不待辨而孰去孰取
也然交戰乎胸中猶且有所不免况彥暉當聞學之士徇於外
物而競於邪侈之際乃能決於去就如此豈直異乎尋常之人
而已使克推是志以學道其於去卑陋而趍高明也尙難哉此
余不識彥暉而信其賢因張尙禮之請本其情為賦雲林辭曰
維吾父母之邦兮嬗趙宋之故都旣炎麗又富盛兮實東南之
奧區衆人胥此焉止息兮吾獨曷為而去諸此富貴者所娛情
兮雖信美不可以居羌吾舍之湫隘兮且闤闠而臨通衢車塵
滿若淨霧兮紛冉冉將况予而徘徊而不去兮幾何不為逆吳
之夫喈彼柴郊雲溪之淵兮甫若霅之瀍漪兮和吠并之韵蔚薈
蹊谿之絶壑兮抉蒼崖之平蕪阡陌從橫以甚寡兮惫萊蓋錯
若畫圖簪面勢兮構吾廬梁桂櫂兮桂杉櫨不雕不琢兮不丹
青以塗塈莳以研飾兮吾辭綺乎階除剗陡阜以為垣兮因
洞谷而成渠長松鉅竹兮森狀疎洞除霧葉兮蔚蔽虧夭矯猶
斜兮若蒼龍之蟲胡蔂虺披離兮若翠幄之流蘇積雨之後日
出之初山氣渾泳孰吹孰噓排我窗楹入我衿裾攬我几幣襲
我琴書始滃滃其來會兮旋波浮之難舒乍舞蹤以翕霍兮條

充塞而模糊何變化之無窮兮乍浮沉其勢乎四隅勾萬象以一
色兮復六合而有餘中長風之迅烈兮忽消滅於須臾若掩藏
而無迹兮杳不知其所如但見山有樹而林有巒兮掩映遠
乎之大麓吾危坐而睇眄兮增感慨以長吁曰胥貫兮負金
金球貴莫貴兮爵位名譽等浮雲之不可把玩兮喟嘆先聖其
豈我誣胡為昏之不覺兮爭自貿以衰疲况人壽之百歲兮猶
過隙之白駒縱得之亦何補兮徒自惑而自勩吾將世兮復何
需有逐隊兮競馳驅聊斂退而從吾所好兮放浪肆於水速
山阻卒麋鹿之我射兮喜鷗鳥之不我虞春茂華發君
紅綢綠張雖幽與之疾以徐兮發會明觴珩瑤娛耳悅目
樂不可言兮世間無盡何滴滴持招玄真子膾切赤鯉魚相就
東老舊酒壚狀醉汸江兮天樂歌曰澤有荷兮有蒲荷為衣兮蒲

為茵衣且食兮保我溫寧老壽兮殉處樓道遙蓬蓬兮又何必
訪怪仙於蓬壺

古今詩

周伯寧春雨江山圖

尚書襟懷絕蕭灑揮毫往往奔雲馬平生一筆藉自奇妙絕新
圖為君寫滿山遠接吳山青碧波萬頃孤帆征東風綠過汀洲
草帆是岐亭離別情一向江南一江北雖情浩蕩差何極正如
江上之碧波縱有并刀那剪得當時已足令心愁如今况復贈
羅浮掩圖坐上高臺望但見遠海遠天流寞歸朝出誰與俱登
霧靈烟結樓越木錦花落鶯鷓飛苦行長珠鵝鴣語

送裴思賢赴成都

清晨騎馬三川去今日車會蜀國同世成都亭來 詔使許驂

卿并訪府謁峰經回偶過題詩訪峽入帝採樹影空照烈祠覆篇
舊朝秦州城比隴蜀吾神交露立蒼茫鼎孫長嘯風生感慨中屯
伯皆剛剛上介隨何令見漢明公布宣 德意相如泉露指山
川太史工河疏從兹兵不構罷餘此去路相通庭光猶神珠方
物歌聲巴渝激土風最是多情江漢水直隨歸楫到江東

送秦侍制出守龍州

一麾出守別金閨渭水秦原入馬蹄按士真成空冀北壞人從
此隔關西蒲萄滿逆涼州近鸚鵡群飛隴樹齊有與交游傷遠
別要推慈澤到遺黎

送宋起居還金華

長揖鄉官徒還歸我征袖春吉幽貞盤曼在仙華龍莊眷宣識
盤考槃騎亦足能清潛皆北稚嵬耀若竹蘭佩綢春妓何發

秋靜沉澀昏衣三無影明蒼九曉從今振興鶴不復怨幽獨

玄潭古劍歌

楫舟昔向玄潭過聞有古劍留蟠阿欲一觀之躊躇復不敢只
恐開匣蟠龍入淪波此時 解君部城裏玉質珠輝那得比玄
豐外護朱匣並赤日中鴻鑑湖水揚當陸陽初鑄成寒鋒元氣
蟠六丁星象矢光彩白銳銘精靈不然長鋒尺又半如何照空
影凌亂神光電既飛雲霧燭氣龍鱗貫當來自蛟斬蛟江水中
濁世餘手誰能鑄長伴空山棲道者但見白晝風雲從遠來閬
藏未五十兩度江湖寄何蹤跡瑤臺夜月曉吹笙金界晴空逐飛
錫昔至燕京時用太平令留石城兵樓郁清乃知神物皆鎮主
宜漢自有神提携由來伯湯條忠臣非是漂泊東復西
聖明御九有妖孽俱拔昔既不假道上斷大蛇更不用匣中掛

玉斗明朝且賦歸去來彭蠡而卅落吾手申之以歌曰我如爾
兮為赤針　上帝有命兮下土留爲民捍患兮萬歲千秋㫖猶
之與兮絲綖所嬀爾之歸兮從中流慎勿高飛兮從爾倚使我
思爾兮雖豕羅蛟鱷兮與鮭鰍

送曾叔溫赴淮安候

初我識君自三山面如白玉紅頰頳平明振風入烏府行人指
點人中仙此身萍梗隨流轉浙水東西數相見時清臺閣百不
憂庵酒爲詩淡歡宴自從烟霧鎖江湖持車無複能齊驅春嵐
秋月兩寂寞不禁斷絕心煩紆今古江南佳麗地龍虎氣猶
天子氣去東吊黃金國落滿衣冠若鯨萃東華過近式相邀翁
騷嫗髮錢成翁肯抄依舊皓駝馬風雨徒步追群公過從更說
稽游好稽過若處生芳草屯約樓前杜宇啼西施湖上芙蓉老

京城官舍四千交歡安得青銅錢三百吳落花共一壺浩歌白
石看青天青瞻方寺祠晴晏披別那堪增卷養寒潮浩蕩是
秋霖木落江空欲何往紅蓮綠幔依蓮堂瞻迺嘗望揖趁山陽君
材有用乃小試千將百鍊須善藏幾年爭戰今休息鐵斷鮮頤
士飛岩歸信祖班要在我但見長淮搖落日世途反覆如浮雲
人生離合詎可云　天皇義慈同華勸肯使獨鶴終熟群

郭熙關山雪霽圖

昔我北遊月在幡燕回北雪度雁翻千里萬里皆瑤琨高迷丘
壑低迷源朔風烈烈塵不驚中野蕭條但桑柘僕夫股慄面削
仄身上波揚饒撓歸長途日暮行不前回顧塊嶙那忍得高車
既斷後車絕停驂獨徊道旁舍木頭長紅皆可去新村酒沽來散論
價卧聽擱馬乾枯草長轉轔瓶旋不安想然朔光入雲爐主僕皆

見互驚訝攬衣匆匆便尋食如此晴明喜天借可辭起暇即前
程霸拂塞驛還自路淺淺凍合足練橫徑度不用脩梁砌西山
馬首逆相迎拔起人言似萬華璜樓玉宇忽照眼行行已到南
關下時清關史殊可人不復如何乃邀近過關使客多於簇戟
挽榮東戎高駕閑情我正鏡剡溪吟思誰欺似清灞道逢軒蓋
何其都駿馬雕鞍紫錦帕銀盆藏炭爐光照面面爐惟行酒萬
徒鄉鏃紛意氣蟲錯金劍具青絲靶行人不敢既姓名但說無
非國姻趁獵袞貂帽誰知寒馳驅爭入柳林射當時有意欲賦
之討史相煎嗟不暇鶯花露宛江南春風景依依在圖畫

題張會稽扇

鑑湖波暖欲生烟太守行春放畫船儘見蓋朱幡穿柳去倚人指
點是神仙

題耕隱卷

中歲脫塵纓田廬遂幽獨靈雨春載陽繁霜秋始肅土屋自冬
溫蟓衣忘暑溽延勉循所務焉知時運遷翳翳桑麻陰稍稍架
棗栗知門無追呼登場有嘉穀臨深其網罟雖荒理松竹披帙
訣自怡舉觴念雖屬俯仰復何愧道遙遂忘俗掛冠諒力命南
華貴知足亦欲抽吾簪與爾為近局

送金主簿赴吳江任五首

美人結飛璫明月何雝雝閒之珊瑚枝其鏤以五采此物曷致
之錫貢自南海有材苟適用無然不見採
嗷嗷眾赤子望望將告誰詩人咏豈弟吾命何可違叔促為則
彼水濱魚不遊往者皆消然來者能忽思
西望姑蘇臺近臨百花洲白露正為霜行人不可留但戒鴻雁

傑不傷靡靡遊月明歌予夜氏生庶其瘳
送客京城中猶有之子並出處靡不偕豈異形與影俛仰忽不
樂暌離生織須執手臨路岐語話不知永
明明天上月既盈還復缺聚散諒如斯無爲腸內熱同氣恒相
求豈限吳與越精靈夙然合不見雙白闕

送李丞赴靈邑

靈邑古壯縣池清白連河我等遊燕吳梁舟河上遥路達而又
㚟白髮蕃皤皤自言今斯邑前後如幾何豈弟如父母張令良
不多往者不可作來者誰同科吏治日蕪穢民病日沉痾話罷
還太息繼以涕滂沱何況十年來無歲無干戈黃塵塞道路白
骨被陂陀原田自膴膴穀種少與禾遺黎靜悍悍短褐不全腰
念此衰亂餘思治意則那令爲亦已幸得見我與城脫之塗炭

中所重在撫摩視民有如傷聖德無偏頗載粮往賑給下令
蠲煩苛之子青雲彥綠鬢顏如酡壯志在經濟風學崇丘軻一
旦被推擇職此非由他丈夫貴立事歲月如奔波丞乎豈自
行矣句踐跎贈以辛苦辭酌以金叵羅報政抑何日 天門嚴
皇哉

流觴圖同龍子高作

薄言僊京國倦鬪三四齡愧非軒冕姿實切丘壑情及茲觀闡
寓振策啟遊征禊館既寂寞山復峥嵘舟崖散春綺碧樹含
秋清芳辰良議會群賢俱合并列坐稱綠褥翠觴泛清冷攜景
趣已領染翰詩遂成窮彼一日歡垂此千載名誰能繼芳躅歸
望增舟營

送饒秀村還盱江二首

阿莉登築巳是星華遊子何心更遠征昨夜客愁風雨冷寒衣收
拾寄行營
堅上風塵貌不驚將軍傳令且休兵秣田收穫多爲酒早脫豎
家共太平

送陳思可主簿赴建寧任

一別十五年倏忽若晉旦相逢京城中率風殘焉亂宦遊訪
成敗雙鬢已換留連一尊酒寂寞四門罪剪燭憶寒雨話舊過
夜半君尚有百舍亮有成一辭雖子才且賢文采甚煥爛老杜
有遺教 國光方燦爛譜正其館閣瑪猷藉宣贊如何奉
明命納考親吏案察燕乃邦本疾痛資撫按孺將遠猶事可以
小邑試心懷觸香長跡途津換撒帝掛遇順風潮生失遠岸昨
夕眷云盍今朝秋遲別後會復何時臨岐重嗟嘆

長江送別圖錢朱仲雅赴山西省掾

距馬殺江渚日夕群山蒼對酒不能飲非念川途長朔南自
殊鴻燕不同翔別長會日短戴沒無蕪章

中丞劉先生蔚閣前山茶一枝並蒂因效柏梁體呈

朔風剪剪水雨重霧寒不霜條凍且僵青蔡文人蜂閣傍山茶帐
花紅綿香中有一枝並蒂芳特彩糊若雙鴛鴦媸婦獻香盡三春
光皇英來自雲中央赤娥季郎兩作行阿母笑執瑶池觴仙靈
要要吹鳳凰綠女齊錦珊瑚琵琶色照耀青霞裳芳氣氤氳
淵中堂 大君尺劍定八荒牛歸桃林馬華陽百度既貞四維
張禮樂雖云未遑制作直欲追虞唐文人今之杜與房
主臣合德真明良翊佐左右扶綱常群寸議論安敢當一朝嘉
惠錫后皇乃是人文發祯祥玉局仙子喜欲狂更祝文人壽而

陪諸公郊行

忽憶兒童唱大堤便攜儕友出金閶清溪繞郭穿市肆舊芳踏燕泥酒旋尋得醉花下解詩成殺向竹間題始知遊衍深處睨岸芷汀楊色已莽

絕句

幽花陣陣隨風戲芳草萋萋盛雨滋陪倚愛聽兼笑不知紛蝶過朱籬

送王希暢編修使交阯

屑敉歸　冥主君方若饒撫外藩須詞翰　當宁重承恩芝檢文弥錄茅封禮更饒代言欣爾爲將指副予求動天下曾胥去賓成萬里遊宮袍裁白紵騎馬出驛關重宣皇華使名高好時侯揚鞭道趙舄祖席贈言御自覺光輝遠那知險阻俯繡句行嶺嶠何處是交州山棄魚嚀集江分無毛流至爲帆貼貼馴飛自切切綠懇枕榔浦紅看荔子洲馬人編好客蠻户總能卉日上扶桑表天雙嗥海頭昔聞銅作柱今見蛋爲樓衛使交壁沙虫或暗投由來宣　至德直放波迎陳依館迎吉使懷域拱道周陪臣偵伺謹應率往來綱紀作聆銅鼓衣更問貝裘珍羞羅遊錯妙舞雜巴渝權賞盤龍重鄰叢益序括更熟意以旋口郎扶妻事大無窮植新玉壽貝好修有承旨　屑訓策事友寘接足使誠心服端拜稜頗佇　上方思子切離敢為王留别扶邊梅雨歸期指麥秋端思金馬日須獻理雖不

即日

午門同出獨歸遲並斷銅壺漏下時嘶待綠荷千萬柄雨聲疎

芋在西池

贈徐季手

百金不惜市絶鞭兩耳不聞聽宋殺人情如此亦何以我無見之獨慨然夫君懷寶起衎右掉鞅觀光來白邊風學人言破萬卷新製我詩賦編金莖玉露足秋英林花間草爭春妍紛紛午毛豈不多根據刪爾聞嘗擁辞詞垣翱舍置携斧鄉沿乃留連所好若學殺者懸猶猶以方鑿以圓珠平手苦若冠王鄰生辯口如河縣直意投劫日三揖華首鼓歷歲九遷由來利路係遺過未必愚智殊天啁有音首者亦已重况乃殊特散不處去國不賦北門什冢經士東吳船大村小試吾鞭敷冶官不學子乃賢譬子蘭世籍四十守官太學重五年包羞待問成何席羣元坐羣壁當觀仰郎笑後篋哉浮榮勿復道歸歟事言辭官會稽曾同章幽絶鑑湖剡水支游暇玄孫補呼山近望白鳥明滅江吞天雲間往往得晉賢下時時聞采蓮多暇應爲曲水會乘閑便作東山歌村翁溪叟絕變蘇芽未不許飲酒甜更研綠綃繪草遠魏寄書並遊只許幽冠子同數後王蜀仙頭言留携以相待一曲擬乙君王前

朱澤民畫

閒閒踪隱地忽見好山川雄簡岩崖幽際有個手眠松下石虹掛頭泉使欲抽簪去依崖結數椽

方壺雲山圖爛熳胡同胡壬恭博士題

我家海嶽之畫圖乃是小米手所摹蒼山走雲氣比連檀碣南蕩長風中來吹不斷鎖有鬼物陰卷奇石林洪開發冥

濵雷雨欲至愁眺㸔分張尚覺天地窄俯瞰直與造化俱欺人
一去三百載流傳筆力到方壺請問仙岩二十四峯陰崖蒼翠凝幽
者都歸案朝朝玉氣合瓊林夜夜丹光盈方壺裡毫托孤趣生
紙素出幾尺餘天高不見青鳥下樹老似有玄猿呼上清羽士
欣入手珍重不減千明珠長觀使我長太息如此雲山何處無
武陵桃花春正開淮南桂樹秋不枯強頻笑傲金馬署嗟我豈
是東方徒乞歸何幸　優詔許逐遊便以雲爲車春秸脫靴閒吳
帝藝會稽更探神禹書昆㟝東海若木枝右折西華青天乘孳
真徑度弱水去飛行安用邛杖扶豈無清冷可洗耳亦有沆瀣
堪充虛我自持盃酌呵毋誰能搔癢招麻姑鑿翁終不愛暗嗟安
日月任使跳丸如玄圃羅浮若解石燐出海紛相嬉娛
庚戌七月九日晡時欽奉　御筆宣喚賦此

玄霜濕露動龍香水殿書聲愛曉涼幾度小臣慚識姓名衣
披五雲章
　明日入見於　奉天門有　國史編摹之命口號
聖代何曾有棄材匪才稱猶自及儒家　玉陛俯伏吟
天語金匱抽書亦許陪
　明日詣相府控辭述懷
玉署高寒切　玉清不材豈不戀　恩榮只緣多病無能冒
合山林送此生
　越二日丞相以辭職歸叅　聞欽家　俞允志喜
朝中父戀束軒寵豚下深慚返哺私新荷
君王賜骸骨家人須信有歸期
　寄校留校雕元史

聖主招修前代史史官歸草總名流胸中不識楊雄字白何蘭
臺著校讎
　寄吳史明遠副
已過風雨節不得故人書自斷千山外神交五夜初編衣天下
士白髮使君車風采能無儒知君獨起予
　贈王彥和檢校還北平四首
拜表趍　丹闕承　恩宴　紫衣羽儀江左秀藝苑中賓玉
液金盃出瑤筵錦瑟陳閶門恩樹賞遲迴樂敢逡巡
提封閉舊省地勢控全燕雪重陰山近星低瀚海連藩屏歸付
托書諾仗材賢　竹風家聲舊應須有　奏篇
避地依先隴閑居隔短牆紫荊花下醉白紵水邊涼午夜看華
月中流放野航隱淪元自好誰道獨徜行

棣傳歷長途齊封接營塩頻年經戰鬪幾處遂耕鉏小市尋多
酒貧家飯有魚重來　朝覲日爲報　王階除
　述兩雜書三首
江雨秋末已江風生早寒今我倘不樂喟然起長嘆去胡不
早無營尚盤桓貽父母憂戚見安衣裳單
東髮學爲文志在秦漢上異彼經濟具持此將安往自悲還自
慨云胡常卷卷不見力田者卑後討荒壤
嚼醉苦無聊起生讀古書一篇末云畢感觸增嗟吁儀秦爲丈
夫丘軻見窮迂是事古已然假設欲何如
　史館雜書
憂草寒煙溦苑秋書廢金匱更誰收撥亡紫缺無窮恨地老天
荒有限愁筆削自從居父後文章無過馬遷優兼銅官燭如何

蕭條絡翻惭進歲蓋

東齋夕書

幽居得自怡野性方偃蹇高枕一帷帳長嘯獨閒步白日謂云
長青山忽已暮皓月照簷背涼風滿高樹偶隨孤鶴行時見麋
鹿度卽此有餘歡何況山中去

絕句

落葉滿衡門蕭蕭風雨夕一燈映上明何處獨歸客

雪夜聯句

清夜群芳集虛館一燈開帘白雪積更霏玄雲暝逾晚跣
尊絢琉璃尾泰律瑰瑛琅珠琥間投瑤玉立每因文帘箸璧金
琅璫瑩水銀激龍琉庭指東不偃宮棍皇逾旋船羣會鞶珈鶴
屋烏蓋蕤瑣帘觴舉席既秩縱語求與方衛鞋芬郁雜桂椒蘭方

羅綺奕奕斛㪺卮酴醾驪翼疊吟互奏夜吏鋸爐焰火盤斝蘋斝煙
冉冉琥岸慣極情其吮毫錦韻陰幃思湧若有神文成不加點
帘雚然璠攲發賞酣已紅上臉輕吻桀善餽發耳熱思卧箪冰盤
乃吾嘗兆辭念誰覺帘青蕡蔵木炭黑白恚絲崇縷根衣鷗鷁
躍鼬紧羡魚鳥嘶盡姑肯添足狩禁不遺鬯帘燕用祭羅鹽燭
能任拘撿對抆辯良已放捐捭非云論瑯更移燭雙燈生又狂
終欽鈯小草奐張芝清談宋玉衡鞋寒床西卧表晚夕樂發定
剡鸊公乎材總適余也廟何忝假肆云小憩帘夢難恐成覺醒
識析或罷擊風棨忽鬧飛帘虹光射斗牛鸊妖氣湯鬨伏鼓打
藏魄瑳跎歲月傷嗟冉對起鎮聽怨雖嗚呼敬希仲晚欲洽既
無荒留連復何嫌相對總忘疲東方已朕殘帘

蘇平仲文集卷之十六

章貢郡教諭[illegible]重刊

別集

空同子瞽說二十八首

秦穆公使三帥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牛十二犒
師且遽告于鄭孟明司鄭有備滅滑而還皇武子言于鄭穆公
曰經財之謂賢制勝之謂能其弦高之謂矣夫高將市于周遇
秦師于滑知其包藏禍心求逞於我不愛其乘韋與牛十二用
之犒師以息鄭國可謂輕財既犒師矣遂奪其心三帥知我有
備氣沮計窮暴骨是懼斂兵而退可謂制勝不然秦師奄至詛
其罪之我之弗知何以能待孟明西乞白乙攻我于外杞子逢
孫楊孫應之於內存亡之數未可知也今甲兵不試邊鄙不聳

勍敵遠卻社稷用寧高力之以功莫大焉舉賢用能賞功所以
爲國也君請聞之以勸來者穆公曰無遠於善而民知所遵何
以弗爲遂召弦高賜爵高稽首曰臣世弃之臣未嘗獲當君之
與爲惟是貿遷有無以利民用臣之職也方秦師之東也不虞
相遇于滑不及以聞于執事敢致君之命有犒于其師出臣之
位矯君之命死有餘罪君惠免之而不以戮爲幸已甚何賜之
敢覬覦先君桓武莊文勲在王室天鑒其忠祚我子孫惟其當
而拜其惠秦師之不克逞志于我則由此故也臣何力之有而
君歸功於臣而賜焉使人謂君以臣之故而賞僭也無乃不可
乎貪天之功以爲己功猶竊人之物以爲己物也罪又甚焉其
敢幸秦師之退而自爲功乎君曰不聽韋牛臣之自輸於是乎
歸焉臣雖賈豎又敢取之以犯不義乎臣聞爲人子不敢私其

則義也故雖子之財父實有之子之道臣之道也如是自臣身至于妻孥私家孰非君之有哉寓於臣而已非君實賞則臣焉取之乎常在臣猶在君也輸以共用固其所也若私君之有曰我之有而求歸焉夫豈義乎雖賜而亡義又焉用之且微社稷之靈先君主君之福秦師有進而無退傳于城下其誰獲免於執干戈以事捍禦乎臣將爲亡之不暇而況能有牛與革乎今徼福于君不惟全其首領亦完其室家矣其爲賜也不亦大乎豈獨臣受賜雖國人皆受賜而臣重有賜焉人將謂臣無厭而權且以爲愿矣君無厚賜之辱免臣于罪而納之于義也臣謂之稱公曰成子之名而教民以義何故不爲遂討而君子於是謂鄭穆公君矣皇武子臣矣弦高民矣聞善而能從明也見賢而能推忠也有功而不傲讓也明以撫衆君之道也忠以事上臣之職也謙以自居民之行也君明臣忠民謙求國無治不可得也此鄭之所以免於秦之師也

魯宣公稅畝孟獻子譏曰魯諸侯之望也諸侯之望魯也曰秉周禮也今稅畝是棄周禮也以秉禮聞而弃之諸侯其謂我何先君悼公以我許田易鄭之祊君子猶且非之曰有王制在王略若以疆場爲間將何以辭其大討別取民有制而可違君之欲乎昔者先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畝百爲夫夫九爲井井九爲邑邑四爲丘丘四爲甸甸四爲縣縣四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制於是乎定焉大國食者半中參之一小四之一而其取民也皆什一爲什一制之謂也制所以律貪而禁暴也夫先王封建諸侯使治民而食其力以利民也豈爲侯哉故爲之制食於人者雖貪冒弗使過焉食人者雖鄙嗇弗使不及焉是故制猶水之防焉防猶不可決而況先王之制乎上所以取乎下下所以奉乎上也不過什一爲日久矣而君過取焉譬則決水之防也夫君人者上承天王下撫庶民而踰制斂財其無乃非義乎踰制先君斂財殘民殘君君怨殘民民怨君怨怨並興禍亂將至抑 國家之不能安靖而君爲逞欲擅自增公無封于少皞之墟十九世矣土田是賦以給公室有自來矣輕其賦役百事依共臣未聞其不足也而今不足焉庸非奢慾奢淫之日熾乎四者所謂蠹也府庫空虛則職此也不然豈不見稅斂之時入則足用在三事而已一曰室飲二曰卿用三曰由禮三者之中禮爲之綜必由乎禮而后動焉非禮不發非禮不用如是則什一無弗足也君動不由乎禮弃禮亦用非禮亦欲則雖什二又何足之有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忝爾于先公而惟三事之是務焉用稅畝謂恐速怨示貪臣恐所護不如所食也君其圖之弗從遂稅畝君子曰魯之不競也宜哉凌民以從欲長 國家者患無民不患無財財有餘而棄民聚之財而曰獨夫無民之謂也君之何凌之古之人君知國本之在民是以用其賢能爲其司牧授其田宅教其樹畜勸其耘食同其好惡恤其疾苦補其不足遂其應當致其勸懲理其等悌忠信本既固矣而後稅畝三代其制雖異其道一也今縱不能損上益下而又剝民以肥己自伐其本矣而魯之不亡所謂一世無道國之未亡也

成王問君奭以守成之道對曰恪遵成憲無不信者若無取替命令而紛更無爲前規模而改作王曰其要何居對曰在詩有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書有之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王

曰不已懼乎對曰十國之未植之非二三百年不大及乎伐之
也不累日而仆矣九成之甚築之非踰時閱歲不成及乎毁之
也不累日而夷矣成之難而仆之易也如此成之難而毁之易
也如此安得而不懼也周之天下后稷建之公劉嗣之太王拓
之王季勤之文王武王成之此十國之木也比九成之臺也如
之何其無懼也夏之民嘗去桀而歸湯矣商之民嘗去紂而歸
周矣王不聞乎撫我則后虐我則讐如之何其無懼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國何貴李克對曰貴士文侯曰何貴於士李
克曰兆民之疲君不能自撫也三軍之衆君不能自馭也百職
之富君不能自脩也萬事之煩君不能自理也而士者君之所
與撫兆民馭三軍脩百職理萬事者也得士則兆民得其生三
軍得其所百職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而君得以安富尊榮詩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得士也孔子曰仁親以爲寶貴士也士之
貴也尚矣楚有子玉晉文側席吳殺子胥句踐進兵燕用樂毅
齊不能支魯亡季孫鄰亦相侵士之用舍國勢之強弱係焉何
得而無貴乎三仁既去殷國遂墟二老來歸周業俄成伊尹就
桀夏社未亡百里奚至秦康公以盛士之去就社稷之存亡係
焉何得而無貴乎文侯曰爲得士而與之共國哉李克曰知之
則用之用之則任之任之則信之信之則不以小人間之則士
之在天下者皆將聞風而至矣知之而不用之用之而不任之
任之而不信之信之而不免以小人間之則士之在國中者皆
將治任而去矣文侯曰善於是師卜子夏田子方客段干木相
魏成任翟璜西門豹以吳起樂羊爲將用屈侯鮒爲子擊傅而
魏之爲國也天下莫強焉君子曰無魏雖人信矣哉不然三晉

地醜德齊魏何以無敵於天下也
楚王入于雲澤若虎兕若雉攫若麋豕若鴻鵠若鶖鶬若鵁鶄
若鸕鷀見王無不恂然決起翔者奮飛走者竄伏高者入雲霄
下者伏灌莽有錦鷄焉方吐其綬而王適至收綬而後作王見
其綬五彩鏡明恍焉左右開弓舟欲射之王再止之命虞人曰
其生致之虞人得之已乃繒繳者九焉獸之羅或墮于鷹隼或
瀕于罻罟或傷于網羅而錦鷄獨見焉明日王謂宋玉曰之鷄也
得全其生以綬見獎于王龍亦以綬然則士將奚慕宋玉對曰此
鷄有綬藉使深藏焉乎其飛冥冥大王何見焉彼虞人且焉乎
取哉故其無逃於樊籠之間非綬實爲之咎則使之也嗟乎士
無以材自賊哉
空同子曰陸贄之在爲翰林學士在雍中之初盧杞之相在二

年至四年以李懷光論奏而貶杞新安司馬杞之爲人懷光猶
知惡之贄與之同朝三年矣未嘗顯斥之第因奏議微示論刺
而已及其既貶乃顯言其奸邪致亂贄之擢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在正元八年裴延齡之判度支在七月贄於時極言用延齡
之非德宗不悅十年十一月猶上書歷數其罪惡而贄竟
太子賓客使贄惡杞論杞如惡延齡論延齡則杞之貶當不在
四年其惡亦當不至已於又何自致朱泚之亂而有奉天之幸
哉方杞在位也贄則不顯斥其奸邪及杞去位也贄乃追咎其
致亂而贄之於延齡也則始終言之不少置謂位不同也則學
士號內相猶之爲相也謂時不同邪則杞爲相日贄諫非不行
言非不聽也此何爲哉然觀贄語所親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
負所學也何所恤可謂不以得失爲患者也而於此不能使人

無間然余是以累欷而深惜焉

辟閭氏滿盧氏過義渠氏義渠氏與之觴觴酣辟閭氏心若不快中酒憂興欷若義渠氏曰吾聞惟酒合歡今子中飲而欷撫乃有隱憂乎辟閭氏曰吾聞危莫危於上下交征利時之人無有貴愚賢賤老弱惟利之是好以故私憂之耳滿盧氏曰君好利則有之矣若謂老弱貴賤賢愚無不好則豈其然乎辟閭氏曰子以我爲不信吾與子行試之乃拔金錢數十與滿盧氏義渠氏俱出北門外遺其二道上而伏隱處覘焉少頃一樵夫負薪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走從隱處出復遺二金錢而伏有頃一童子驅羊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出遺金錢如初尋一媼行過不拾而去辟閭氏怪之追問媼曰何之媼曰家貧將入城從人乞貸耳曰媼且欲乞貸于人道上有遺金錢何不拾也

媼曰老矣恨不之見耳見之安得不拾而已乎辟閭問安在辟閭氏指以告之媼方俯拾一人騎而與從奴數人來見曰此我所遺也媼何得取命其從奴取之去辟閭氏曰媼非若者乎貪乎非騎者乎樵夫非愚且賤者乎騎者非賢且貴者乎而見金錢然弗取吾之言其弗信矣乎滿盧氏曰然則奈何曰惟義可以治之義明則廉恥興廉恥興則取予不苟矣雖然義其具也非其要也曰何謂要曰上之人以身率之儉德是恭屏去淫色取之以道無啇之貪則其要也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在上者徒訓以義而不教之以身其曷由知所法也不奪不厭矣

空同子過北邙山見丘冢焉喟然而嘆曰人乎人乎其王侯將相乎其巨家富子乎其百工技藝乎其吏客羈旅乎其駔儈乎其叱嗟乎其操瓢者乎其人奴之類乎其童稚皷吹而挽從搥而歸之斯乎其束縛而遺之斯乎其瘞而埋之斯乎其始將錮三泉而天文地理之畢具乎將使房櫛道門關窟宣之雄且壯麗乎將祕器臣妾之備置乎將穿不及泉而丘隴之蕪廢乎將不封而不樹乎其中將珠襦玉匣黃腸題湊乎將桐木爲棺葛爲緘乎將手衣以斬乎將俠而反其真乎嗚呼噫嘻吾蓋不可知矣况乎其主名邑里可得而辨乎但見草莽榛荊寠豐列落土花蝟蝓牛羊蹄角可悲也夫牧豎樵採汎掃不至棘灯已滅陰燐昭嘲可悲也夫高冢浸坦碑碣欹側翁仲無言白日自沒可悲也夫蓑草離離露冷風淒白狐出沒鬼燐飛啼可悲也夫言未卒傍有樵者曰矣又何足悲哉人齡喻百如電之流如明之駛方其生存或窮或達或盛或衰而貴者賤者尊者卑者富者貧者智者愚者雖欲代得夫用舍夫壽殀差不齊及大期

之奄及飲長逝而莫追計如齊孔揖如秦伯雄如項籍巧如工倕辯如蘇張乎較乎執璧帛枕錦綉琨珉珠璣雖欲不同爲螻蟻之歸得乎夫歲月往兮寒暑推移則其骨毛齒爪亦將澌盡而壓飛鎮然獨存者冢毀骸之塵而已而四五世後不復能守則丘壟堙滅又將亦耕而我犁矣然知故者將空山之魑魅而已而此理勢之必然從振古其如茲夫子何乃不能忘循爲之佇立而歔欷也雖然萬物之間衆人之中雖賢雖哲立德立功沖含乾坤塞地極窮有生有死雖衆彼同其茫鬼氣則不隨草木而俱凋其令聞廣譽則長並天地以無窮苟能如是則吾矣尚何彼之悲爲哉宇宙有不朽而不務之方施營沮詐賴妾用機競浮華於旦暮較強弱於錙銖俯有拾仰有取爭勢利計崇庳特其肉未寒而名已泯何暇世之波波營營也空同子曰

善哉去其健羨脫其羈鞅放乎山林弦琴詠詩逍遙偃憩以
俟時

海賈謂漁者曰我之賈于江海也大舟如山役不見前檣高入雲帆廣掀天奇貨異寶環委其間凡厥泝求川蜀荊楚采嘉爲浪朝往夕返權利至速以得用力至逸以安爾何不捨爾之舟以利天下以濟不通乃棄舴艋而浮游洪洞之中泛彼短蓬挾窶其容徑如浮梗迅若飛鳥僕僕焉根幾髮絲長鋩蕩乎浦漵之間擴鬚髮乎濟者之前嘗蹠岸冒得蝦撲千取錙以給衣食以育妻孥抑何陋哉抑何爲哉漁者曰貨寶者盜賊之餌也江海者風波之區也分海而利者未有不困者也力小而圖大未有不危者也與其冒風波之險孰若即安於浦漵之有餘與其餌盜賊之憂孰若取足於魚蝦之無虞大舟之利吾豈不知顧力有所不足而分有所拘耳使吾舍漁又何覬覦乎乃歌曰我舟一葉兮何安居兮我魚數寸兮可充盈兮筱之豐兮莫之奪兮我何以易江海爲爾世我愚兮我寧爾嗤空同子聞之曰漁者其賢乎夫能量力者必守己能知分者必安命安命則不貪守己則不競不貪近乎仁不競近乎義義且仁漁者果賢乎使舍爾也又何至冒利而黷貨希寵而徇勢輕性命而蹈危機昧顛趾而憂乃織皇皇而不知老役役以至于斃也哉空同子行於河濱見漁者規其納則鵲也觀其所得之魚苟轉貪鳴鑄鬣鳳莫辨則其大者才如指而已顧謂門弟子曰先王發政網罟之目必四寸而魚之不滿乎市者必滿尺何其仁也當是之時[illegible]而魚之如指大者登俎[illegible]幸也甚哉乎漁者之不仁也漁者曰嘻是何足怪古者取民率什一後世則大半矣古者役民歲三日後世則終歲矣古者山澤無禁關譏不征後世則以山澤關市之征爲經費矣然則不幸豈直魚哉不仁豈直漁者哉空同子乃歌曰列彼下泉浸彼苞稂慨我寤歎念彼周京歎已而歸歸而題壁戒漁者畏曰

於陵生問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信乎曰信曰自黃帝堯舜以來居其位者有不服其服者而天下之治平何以弗若唐虞曰大哉問矣衣裳之制始於黃帝而備於堯舜其始於上衣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焉其繡于下裳有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焉所以象德也夫豈爲身之章以起人之美觀乎是故明目達聰無遠不燭日月星辰之照臨也恭己無爲萬國咸寧山之鎮也聖神文武之難名齊哲溫恭之不測龍之變也命九官以熙庶績而諧樂刑政發號華蟲之文也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宗彝之孝也惟精惟一藻之潔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火之明也十二牧之粹咨六府三事之允治烝民之粒食米之養也誅四凶而不疑舉十六相而不惑黼之斷也定天下五服十二州立牧而建長內華而外夷黻之辨也然則聖王之爲衣裳也所以象德也非聖德之有似乎十二章由十二章而聖德爲之昭焉故也服其服而有其德此乃天下之所以治平也服之在身德之不足而掛拱焉殆與被偶人以文繡而坐之巖廊之上無異矣故天下治平豈可得乎居堯舜之位服堯舜之服備堯舜之德而治不唐虞之若吾未之信也於陵子曰服以象德德稱服天子之言至矣非獨天子爲然公侯卿大夫皆當然也不然幾何其不爲彼己之子也哉

空同子曰三代之後取天下不必皆由仁義其才智高出於天下則取之矣至於維持天下係乎風俗維持風俗係乎政教則無古今一也故政教之得失風俗之美惡乃天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國勢之強弱存焉何以知其然耶西漢十有二君而其六君者賢君也成哀雖失德然猶不及民其國勢可謂強固難動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材不下坐而取之所以然者由高帝自謂得之馬上安事詩書其政教不脩其風俗不美也東漢自安順以下日入于衰亂而疽癰之壓與三季之主無大相遠宜其勢之易動而董卓呂布袁紹袁術皆有絕人之姿曹操功蓋當世而才百倍於莽此數人者莫不竭其智力而終莫能得焉所以然者由世祖敦尚學術與儒名節以表正之明帝闡設學校尊禮而傳以作新之故政教脩於上風俗美於下也然則政

空同集卷六十六　十

教風俗之於天下豈細故哉時君世主之務宜莫此之急者哉者乃以為取天下既無難則保天下宜亦易易焉而於凡大關漠乎其不留意也可乎哉可乎哉

空同子過鍾離氏鍾離氏方以油和松脂為膏塗竹枝几盤盂几席鍾侯窗戶間無不封之空同子曰何為曰吾以除蠅也油香而松脂粘蠅逐香聚集無得脫者曰蠅螫手乎曰否曰蠅吸子血肉乎曰否曰然則子何疾之甚而務除之至于此極也曰彼雖不善螫人吸人而善點人衣之白也埋之而黑生焉冠之黑也點之而白形焉吾疾其黑白而白黑也以故惡之盡除之不止也曰子知蠅之善點而不知人蠅之善點尤甚也曰何謂人蠅曰屬耳于垣陰伺邑語非人蠅而何巧言如簧離間骨肉非人蠅而何以佞為賢以諛為忠非人蠅而何以正直為回邪以剛方為專恣非人蠅而何子柰何不務除之也曰蠅吾知所以除之矣人蠅遇焉將何以除之哉曰公以存心德以為聽好惡之不作情偽之灼知是非之冀識小人欽而蠅行者不待之而怒之不怨之而誅之則彼雖欲白吾黑而白無得而加焉矣雖欲黑吾白而黑無得而措焉矣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巷伯之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空同子掩耳而避咒者而歌曰熟吾知任吾真疾吾形抱吾神兩耳之存六用之減人乎天乎天乎人乎吃者闢窮闢之壓然謂空同子曰夫子殆非故夫子矣何今之歌者異乎昔之歌者也空同子曰今者違物稍我一廢吾逐與含悉氏為友栽無形之龍以遊無象之野而遊乎無聞之鄉應乎無聲之境息乎無

空同集卷六十六　十一

惰之庭吹為姦作而吾寂乎無知矣雷破山而吾寂焉無聞況乎夜響呼龠吠蛩呻吟況戲吾之心乎夫我一瘼之完也而我適吾適也若此者誰知吾之七竅而造物不皆吾樞乎哉其為空同子乎將求我於空同之上乎吃者闢窮曰子逝心於黑望也久矣願執鞭而從夫子之後也

射者趨好為文詞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有者以詩者詩有似者有以體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切何法興哉訓詁國風雅頌切何法雖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豈其管有曰不在然不在間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鑑之於管如籥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

如履屨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準布置也如草木爲根而排條而枝枝而葉而花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所繫也如手足之十二脈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爲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靜也如滄海萬頃瀉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爲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烟雲舒而變態幻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來而氣會也如皐林如遠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冰何也曰瑩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爲家也如瀾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孔子仁

人之疑窺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劒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礱雕琢也得易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萬彙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財遂書出以告公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問敢做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坦坦於是盡心焉將於文詞焉無難能者矣

東郭氏之猫群聚乎庭皆以相扶足以相拊尾以相戲舌以相咕甚相狎也投之以肉皆縱而起得者馳而去不得者或逐其後或掀其前或攫其右或犯其左相與鬪且噬矣空同子曰利之奪移心術也如此夫物交於前欲炎於中恣已不得而人得之也雖前日之親是狎之猫鬪而噬弗顧矣而况有大於鼠者乎今之人乎吾相與握手拊耳以殉數折洽受自謂骨肉且不過是及乎勢位一旦移於得而忘其所以爲義睨視而深排陰擠而陽奪不得之不已心術之移於利也甚矣則與東郭氏之猫何異哉

空同子曰賢者難道而不諫侵故賢者難進而易退也其君知之至然後起禮之恭然後留信之篤然後用故君得之而君以

正國得之而國以安天下得之而天下以平或遇之不以其道則納屨去不終日矣蓋君子出非爲進也道合則出也處非爲退也道不合則處也吾知遵道而已吾何知富與貴哉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祿待祿而富待爵而貴外也非內也道德以爲貴仁義以爲富斯內也非外也古之賢者明乎內外之分是以難進而易退也世之所謂賢者知之不至惟然而起禮之不恭恬然而留信之不篤然而用而遇之不以其道不去也夫豈非以外者爲足重輕吾見其患得患失之不暇而暇國與國家利安百姓哉陵焉而辭職忽焉而拜官暮而辭朝而出暮進而要以其於道何如也

空同子曰君子不以卑賤而耻教人亦不以尊貴而耻教於人故君子能成己而成人也人由教而成德猶器以範模而成器

也吾之德誠足以成乎人也則吾之位雖卑且賤固教人者也吾之德誠待乎人而後成也則吾之位雖尊且貴固教於人者也是故教人者存心於成人也夫奚計其位之尊貴於吾乎教於人者存心於成已也夫奚計其位之卑賤於吾乎唐堯也虞舜也夏禹也商湯也文王也武王也齊桓也魏文也可謂尊貴矣而教於君疇務成昭西王國成子伯時子思虢叔管仲卜商曾無難色君疇也務成昭也西王國也成子伯也時子思也虢叔也管仲也卜商也可謂卑賤矣而教唐堯虞舜夏禹商湯文武齊桓魏文曾無振容豈非存心於成已成人也哉之八君者不恥教於人故不賢者以賢而賢者以聖之八士者不恥教人故能聖其賢而賢其不賢是故教人者其重已守道必若古之為教者然後能成人教於人者其心下禮恭必若古之受教者然後能成已今也在下位而為教則憮然不安而人且以為倨在上位而受教則闇然不肯而人且以為辱不中者終於不中不材者終於不材不賢者不至於賢賢者不至於聖不知卑賤者恥教人之過耶不知尊貴者恥教於人之過也

空同子曰土苴易得之物也在天地之間將詎知其限乎然使一人聚之而十人取之焉有不盡者哉以無限之物聚之者寡而取之者衆然且盡焉況乎粟米布帛出於人力而有限乎今所在耕者織者恒不備數百家而食者衣者恒數萬家物力安得而不屈乎人之力多者莫如烏獲數百人之中力如烏獲者不能二三人若使二三有力人而代數百人者服奔走轉移之勞未有不憊者也多田之家譬則多力之人也大抵一邑之間一鄉之内數百户之中田多者切不過三四户今也服役于官惟多田之家而已其餘或賈于市或商于途或執百工技藝雖積皆有餘以其無田也徭未嘗及焉則與使二三有力人服數百人奔走轉移之勞無異矣欲巨室無困其可得乎何如則物力不屈曰貴粟何如則巨室不困曰均役不然南畝之民且相率逃矣田多之家且胥為寠人國將奈之何哉

空同子曰休徵咎徵天之所以禍福 國家者也五福六極天之所以禍福人民者也而莫不有以致之 國家之政人民之行非有以致福也而福至蓋有隱德也 國家之政人民之行非有以致禍也而禍至蓋有隱惡也人不念福本於隱德而見其得福也則以為無妄之福焉人不念禍基於隱惡而見其得禍也則以為無妄之禍焉是徒知有形之惡而不知無形之惡也徒知有名之善而不知無名之善也無名之善隱德是也無形之禍隱惡是也皆萌乎念慮而常存乎心者也而政之臧否行之誠偽莫不由之一心之微貫徹三極自萬乘至於匹夫無貴賤一也善惡之萌迹雖未著念則甚微已知之人莫知也人莫之知天未嘗不知也天知之是以天得而禍福之也故天之福隱德禍隱惡猶聖人之誅心也善觀人者惟觀其所得所得福也則其以善存心必矣所得禍也則其以惡存心必矣善格天者惟慎其所存心存乎善則福應之必矣心存乎惡則禍應之必矣天非穹然蒼然之謂也理而已矣理無不在故天無不鑒拂乎理逆乎天也順乎理順乎天也逆順者善惡之機也善惡者禍福之門也而禍福未有無妄者也故隱德之報不自其身則自其祖父隱惡之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而况萬乘為天之子居天之位用天之道執天之行其感應又當何如故嘆嗃

祖心乎寬仁唐太宗心乎仁義而呂后武后不能移其終桀始皇心乎殘暴漢武帝心乎兵刑而扶蘇權其𢙣所謂出乎尒者反乎尒者豈獨兩暘燠寒風見於歲月日時之間而已善惡之幾不可以弗之愼也是以君子處三代之聖人莫不兢兢業業孜孜慄慄翼翼暇豈不能一息寧也皆所以順乎天也是故君子不必求福也不必避禍也夫亦順天而已矣詩曰昊天曰明及尒出往昊天曰旦及尒遊衍而順天則在愼獨也行乎人之所不見擿人之所見發乎己之所獨知揣人之所知敬義以自持誠一而毋貳身之所履無弗順心之所存無非善斯君子之所以免禍也斯君子之所以受福也

空同子曰古之所謂貴者不待爵命而貴也道德有諸己而已矣古之所謂富者不待貨財而富也道德有諸己而已矣貴不

待爵命故雖處畎畝爲齊民而貴莫加焉富不待貨財故雖衣不充食不足而富莫加焉處畎畝爲齊民而貴無以加此之謂天貴衣不充食不足而富無以加此之謂天富天貴天富者非之在內者也其得之自我其失之自我人不得而與之亦不得而奪之故貴富以天者通不榮而窮不醜有不驕而無不戚今之所謂貴者非道德之謂也爵命而已矣今之所謂富者非道德之謂也貨財而已矣爵命以爲貴故朝居位而夕去位則暮得而賤之矣貨財以爲富故朝有餘而暮不足則暮得而貧之矣暮去位而暮以爲賤此之謂人貴暮不足而暮以爲貧此之謂人富人貴人富貴之在外者也其得之非我其失之非我人可得而與之亦可得而奪之故貴富以人者通則榮而窮則醜有則驕而無則戚君子也者天之貴天之富人之貴富無焉者有之矣小人也者天之貴富人之富貴無焉者未之有也是故君子有人貴而無天貴無寧有天貴而無人貴有人富而無天富無寧有天富而無人富有天之富貴無寧爲聖賢孔顏之徒是已有人之富貴無致於狂愚桀紂之徒是已於戲吾身有貴富者存而世之人乃舍而求之外悲夫

空同子曰有求於人而不加親無求於人而不加疎此其人君子也有求於人而惟恐不親無求於人而惟恐不疎此其人小人也其人誠君子也其交也必不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疏於人失時之後亦不加疎於已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已失志之時其人誠小人也其交也必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疏於人失時之後亦必加疎於已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已失志之時是故君子之交謂之眞小人之交謂之僞僞交者常多有也眞交

者常鮮有也鮮眞交是以交而有始終者十不能一二也多爲交足以交而無始終者十常有八九也蓋君子交以道義而道義無隆無替者也與道義俱無隆替則君子之心也小人交以勢利而勢利有隆有替者也與勢利俱其隆替則小人之心也此小人之存心所以無恒而君子存心所以有恒也以有恒之心而與人交雖禍福死生而不能親疎之也况小者乎以無恒之心而與人交雖簞食豆羹而能親疎之也况大者乎是故君子不苟交人亦不苟交於人交人必察其所以交也交於人必愼其所以交也愼交在始察交在微察交不於微則不能得其心之所存也愼交不於始則不能得其身之所宗也夫自古及今終而相伎相亂相戕相競相傾相仇相殘者皆始而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者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

相訐於其始而相枝相軋相戕相兢相傾相仇相殘於其終僞
友者則爲之也眞友者固不爲之也故君子察之愼之友爲而
出乎眞者則內友爲而鄉於僞者則絶絶僞友所以平天下尊
勢利也內眞友所以平天下敎道義也敎道義賤勢利民稷其
有不享乎友道其有不終乎
士蔿以晉獻公惡桓莊之族偪謀去群公子乃與群公子謀使
譖富子其一公子謂群公子曰不可詐慝兇賊何可信也宗族
骨肉何可疏也信兇賊不智既骨肉不仁仁智不足將惡將至
枝拄之風角弓之推乃所知也不假濟告敢以細事開于左右
曲沃之奧有神叢叢大木也蔦與女蘿附焉神忌蔦蘿之蔓
也故去之乃謂蔦蘿古人有言曰大木之下無美草傷於蔭之
多也今木之幹且數圍而亦之實不滿寸則其枝葉實衍茲也

蔦與女蘿亦自見其甚實不如木之碩也疾之見夢于里人曰
樸非神之爲惟木之怪里人遂伐木木之既伐蔦蘿無所寄生以
亦猶富子者大木也吾儕者蔦蘿也豈可去哉富子苟去我亦
何所利焉群公子不聽遂譖富子而去之士蔿又與之謀使殺
游氏之二子其一公子又曰不可人之爲寢其中列楹其四阿
復列楹以相夾輔也滅其一楹棟必撓去其一楹寢必崩知是
寢之所倚固在楹之衆矣我之有族猶人之有寢也而吾與游
氏楹之謂也昔者之譖富子一楹去矣去其一也且罹壓崩況
可再乎而又欲殺二子將吾族之不支奇豈惟二子而不啻可
乎群公子不聽遂殺二子既士蔿使盡殺游氏之族其一公子
又曰不可耳目手足之於身一體也目視耳聽息生故能知手
捍足防難至故能衛此身之所由全也若四者亡一焉所謂絶

物也何能爲哉身之全者鮮矣今譬之一休游氏之族在吾族
吾族之手足耳目也富子之去而吾手亡矣二子之殺而吾足
亡矣今又欲合其族而盡殺之是并吾耳目亡矣游族亡吾族
必從之盍釋之以圖存乎不然悔無及矣群公子不聽遂盡殺
游氏之族士蔿乃城聚而處群公子獻公果圍聚盡殺群公子
君子曰強宗翰也同姓藏也其可自壞之乎故曰大宗維翰又
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群公子縱不是思一人
死物而發憤三焉言切而判吾昭矣亦易悟也哉而終不悟以
及于難群公子所謂殷鑒不遠昊天不忒何適其爲群民大侮
者矣此討所以爲學之未聽所以爲存亡之幾而肯乎始也詩
曰其爲哲人告之話言雖德之行
齊王問陳恒曰大臣操權重以作威福何自知之彰曰此非小

臣之所知也雖然臣乃者過淄水淄水上有兩叢祠水東之祠
人持酒脯饗之者終日不絶水西之祠終日未嘗見一人饗之
以酒脯者問其故其一神能爲禍福其一神不能爲禍福亦不能
爲禍今夫大臣者神叢也大臣之門神祠也持酒脯者趨勢利
者也王欲知權重之所在亦惟觀酒脯之所在而已矣王曰善
明日朝群臣問曰淄水上有兩祠有諸對曰有之其一嚴嚙者
如市其一無一人蹤嚙者有諸對曰有之此何以故對曰由其
能降災降祥與不能降災降祥故也今公門可羅雀而諸大夫
門車轂常擊其無乃似之乎群臣咸伏而莫敢對君子曰陳彰
之衆譬也善矣而齊王之詰群臣也則過矣夫亦自強而已耳
湯武之朝不聞主柄下移伊周之位不聞執國之命也不自強
而惟患政不自己出授人以太阿而欲無其剟得乎

空同子曰天下之物不方圓爲用規矩哉皆平直爲用準繩哉木也有直有不直不有繩焉其不直者則何以身乎歟直其不直是以繩生焉地也有平有不平不有準焉其不平者則何以平乎歟平其不平是以準生焉與不自方以矩而成方蓋不自員以規而成員故繩之設因木之不直也準之設因地之不平也規矩之設因輿蓋之不方員也規矩準繩設則天下無物弗方員平直焉是故聖人之治天下蓋莫不因而爲之制也因民之不皆信也於是乎爲之權衡度量因民之不皆善也於是爲之禮樂政教曰民之不皆從也於是乎爲之賞罰曰民之不皆治也於是乎爲之兵刑使天下無人而不信有權衡度量哉無人而不善有禮樂政教哉無人而不從有賞罰哉無人而不治有兵刑哉之教者窮焉而後天下無不信不善不從不治之民

然則權衡度量之立禮樂政教之脩賞罰之用兵刑之施可曰少乎雖然不出於結繩之前結繩之後斯出焉吾因知聖人甚不得已也雖不得已亦皆分人心而有爲哉是故賞曰其好善之心而勸之云耳罰曰其惡惡之心而懲之云耳禮樂政教之類罔不皆然亦猶馬之性行也而乘之乘之而羈靮作焉牛之性耕也而服之服之而牽衡作焉而曲李者乃謂聖人之治天下剿物之性侵物之德是烏足與論聖人

或曰言之立也於世何與焉而論其不朽乃與立德立功者等不既過焉乎哉空同子曰孔孟以空言配爲吾先祖嘗論之矣不敢勦陳以瀆吿姑言史氏之設其爲言也何敢望孔孟之萬一然要其極也使德備於身功加于時者而不有史氏焉述其終始發其精微見于論著書之簡冊傳之當世垂之後來亦焉能不朽而永存哉是故唐虞三代遠矣其聖君賢相之盛德大業仁人君子之微言懿行與夫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昭乎如日月之麗天更千萬世而弥顯者則亦賴詩書史記之存也不然流風遺韵之猶存宏規遠矩之無徵雖欲憲章祖述之夫安得而憲章祖述之此孔子欲言夏殷之禮而有文獻不足之歎也而況春秋戰國秦漢以來其功德不及唐虞三代遠甚其遺蹤何足以起人之思慕而顧不至於無聞者詎非以史哉由其史之存也故宇宙之分合　國家之理亂政事之得失習俗之美惡道術之邪正人材之賢否學士大夫得以討論而時君世佐得以鑒戒焉然則文史之職其爲重而非輕也明矣其爲要而非冗也審矣漢武帝乃以職弄倡優畜之謂之不知務可也則道明德立之士不獲見之行事而托空言以立教者奚可少之

哉奚可少之哉

公衆生問於空同子曰何以處憂患也曰聽其所爲曰何謂聽其所爲曰不動吾心曰心何以能不動曰物我皆長吾眷自安東游海至于崑山三遇颶風再遇淺一遇寇吾自分必死已視吾身如無焉颶也淺也寇也亦視之如無焉故吾起居食飲言笑與平時無異爲舟中之人皆委頓懾栗如露立冰雪間齒上下作聲無復人色吾曰四面皆水矣無所往矣葬于魚腹血于兵刃命矣死無時矣不必懼矣懼亦死不懼亦死孰若不懼哉孰若安坐飽食哉衆乃少安比登岸吾問同舟之人方寇颶淺淺颶風時公等皆懼我不懼公等皆不食飲我食飲今日公等登岸吾亦登岸則吾向云云豈不信矣乎相視一笑吾以是信處憂患惟聽其所爲而已矣聽其所爲則不知憂患之爲憂患

而自然安焉豈惟憂患哉處富貴亦然是以得失不患也世之人皆有所顧故皆有所系有所畏畏系交于中此其臨財則義不明臨陳則戰不力而不思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莫非命也又何必臨事皇皇然計其美惡而就避哉祇足以亂方寸焉耳公來生曰余聞處憂患而得行己之道其殆所謂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請書諸紳

中書生問空同子曰學何務曰治心曰心何以治曰養之曰有道乎曰有曰道何如曰少思寡欲主敬少思則靜寡欲則明主敬則一靜其本也明其體也一其要也今夫水其一人撓之而其一人不之撓者有一撓一不撓則纖芥無遁而可指取也必於其不撓者焉苟自不撓者可指取則是以靜為本矣今夫鏡其一塵翳之而其一塵不之翳者有一翳一不翳則妍醜無

而無遁形也必於其不翳者焉苟自其不翳者無遁形則是以明為體矣今夫路其東多岐而其西無岐則牧竪過之而亡其羊也必於其岐多者焉苟自其岐多者亡羊則是以一為要矣一故靜靜故明靜明一學之務畢矣苟欲少思未遽靜也少思則敬不動而無思可至焉寡欲未遽明也寡欲則情不勝而無欲可至焉主敬未遽一也主敬則有主而無貳可至焉無思則靜矣無欲則明矣無貳則一矣而學之務畢矣故曰其要在少思寡欲主敬此非余言也先民之訓也力行則存乎人

右瞽說若干篇空同子之所作也空同子習於六藝之學天子選為太學官居太學六年諸生從之授經皆曰空同子誠吾師也東西行者至　京師欲求當世文章必于其門京師之學士大夫亦多推之皆曰空同子吾畏友也而空同子退然若不友人視之呫畢一儒者耳天子知之親擢翰林　國史院編脩得告而歸金華奉其父母處於兄弟之間愉愉然間讀書為文泯泯如也余於是時甚瞽說讀之詳物以造端比事以寓意緣情以見義明於國家之體達於人情之變如鉤探物連牽不絕其出不窮蓋其敍之所始要其勢之所必至戚戚然思以杜之拯之之衰天子聖化而措之乎太平之治余乃歎曰美哉乎空同子也人之所不及知者余知之矣昔東萊公曰忠文之實也知文之與也仁文之安也義文之制也瞽說者本乎仁發乎義有進戒之忠有慮遠之智非若世之誇也憤不平而鳴者比也蓋其先世之遺風衣是而存焉若昔長公少公之事未知無不言必中天下之病空同子似之矣蘇氏之秀豈在是哉惜不令黃魯直見之而余獨為之擊節云洪武八年五月十日金華胡翰書

蘇平仲文集卷之十六